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三〇册目次

兩朝從信錄三十五卷（二）　〔明〕沈國元撰　明末刻本…………………………一

兩朝從信錄三十五卷（二）

〔明〕沈國元撰

明末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兩朝從信錄卷之四

秀水　沈國元述

十二月甲辰朔

給事尹同皋言官聯宜久任以責成效。

其最重且大者如吏部司官當以二年為滿一年方（？）二年員外二年郎中如是而後議升遷 如京營當閱科道當以二年為滿勿數月一更 如巡城御史當以一年為滿勿三月一易 如提學當以歲科兩考為滿不得乘便那移一考半考 而轉議更 如職方尤當今急務所宜一體酌議 如邊撫邊道責在封疆自應久任然不慎選其人早者 細房劄甄别者乘為見外此又不可不斟酌以求其至當者也

吏科成明樞奏飭吏治三防推諉以責實職二明進退以彰大義一杜請托以勵風節一慎起用以清朝常一速羅結以防壅蔽一禁套辭以重國是一責撫按以約考語一督監司以責守令一重久任以澄本源

禮科周希令奏曰臣前待罪兵垣得與聞邊事故前疏謂兵不可再募民不可再派止當訓練節核已蒙

旨着該部議覆矣臣愚靜聽長謂已募者隨令出關未募者即行停止將所省安家行糧抵作加派之數發遼東使該鎮士飽馬騰得餉更愈于得兵惟在將將之人善用將善練兵耳與其用烏合之衆充虛數不若用已試之將得實效彼將各有親丁可以臂指相使則李懷信柴國柱仍當調用者也開寧夏總兵王汝愈甘肅總兵祁秉忠俱久經百戰且蓄有勇士壯丁十可當百項遼左新經撫有請二帥之意該鎮當聽其去毋相批留奏銑之日三鎮并叔可也至宣大密邇神京近來夷夏雜處以爭貢未定則當年奴酋與北關相持故事隱憂叵測先事預防必得謀勇才能始克勝任乃以　當之此弁生長中土未諳全然不知到任數月激變幾番專以燒煉採戰媚人今之遼左已為殷鑒尤可任驕貪之將一候到底乎臣以此深訝去國諸臣蒸鑾之不明也聞去歲宣軍激變副將藍[illegible]能解散被中曾以盆賊為共國請不如樞臣創故[illegible]不知軍旅之　反以有用之人投之京營之地及近日有言　之短者樞臣又為彌縫無怪乎交章論樞臣之悞國矣且楊鎬逮矣廷弼勘矣宰樞者非事外之人獨得無恙已非法之平矣試思十年前寺臣專用總督臣王象乾咸以奴酋必叛為請彼時無有應之反有阻者至今釀成遼左決裂之禍追悔何及若今不早為宜大計即為臣言為得何益哉總之疆埸壞事因用人之失始也自今樞部當遵

詔旨破格咨訪天下之大草澤中豈謂無人即如臣耳目所共知如游擊夏士昌王總葉時新守備成巳百戶鄒經

武皆謀堪决勝曾經征倭并備山海及南都水營俱已經
奏效樞部酌其才用其人使地方得人若拘定條薦不論
人之有用未有不敗臣因用人關係安危故并及之至于
練臣練兵初意原為京師單弱請建敵臺教習京營戰守
以為居重馭輕之勢此先臣丘文莊三輔宿兵故智即擬
臣黃克纘先調南兵一千後募二千亦欲以練南者練北
倣漢武教羽林遺意也後乃汶失其意不練京兵而練民
兵矣民兵不能六萬而二萬又不二萬而六七千又不能
六七千堪練而老弱居半調來南兵不惟不能練北且恐
與之覵矣失練兵若以援遼則當練之遼地遼事[illegible]
局結練兵若原以衛京城則當兼以京營京營壯而練臣
成今既援遼又不兼京營則此練局亦必遼事平而罷耳
遼事平而罷則練者已散而之四方京營之廢弛猶故也
何以為衛京城豈費幾許金錢幾許官職幾許搜揀不能
為百年之計徒以備一時偷守之用罔無庸一大將又安
所庸一練臣也又部議三四千人減一千防喜峯等口又
或令三千合永平山海新兵七千為一萬移山海關則又
安所置練臣也練臣前疏自裁請及今春
旨汰處然則汰處畢而練臣之局亦結矣此一宜議也再
照南兵三千如不整之舟既已糜餉又習教玩愒安所最

之此又一宜議也近見部疏當挑汰三千務責一餉得三
兵之實用至當矣臣以為調募南兵斷不宜與京兵雜處
宜移駐通昌務合兩兵增兩鎮之重有四便焉敬陳于左
南兵仰給南粮定不能繼議者欲權以京班銀佐之此項
原為京營設數亦不多斷乎不可今于通昌汰兵三千之
遺餉即養此三千南軍則兵不闕額餉不另增其便一北
軍月米一石南軍一兩二錢操防同而給餉異勢必相抵
有甚于今春之鬬者何以比蛇足而添京營一擾乎今移
駐通昌餉既相等且兩地分曹而練各自安習其便二京
操沫明而集日餔而散不聞鞭賞一人間稍振刷群然[illegible]
嘩之南操較藝角勝行賞飭罰非竟日不完合練于通昌
不致以京操之煩勞南兵即欲藉口偷安能乎其便三通
昌藩衛京師呼吸緩急朝發夕至向俺荅內寇設有一重
兵扼其中何敢驟指
關乎今練兩兵于此隱然虎豹當南接天津北聯居庸永
可建威消萌其便四此四便者要惟因兵轉餉一轉移間耳
然臣終不能忘情于久遠之計也合無京營悉挑選鋒之
雙粮者三千即擇一營將領之另為一營于兩營酌中之
間練法受成練臣日操聽之將領自山海關內董家等處
遇有調發三營更番迭出防畢仍駐本處內京營選鋒三

千訓調一千，既果許即營中選鋒，則更選調，周而復始，其
聖問選鋒，即着原將領照舊操練，不雜不懈，庶幾六七萬[illegible]
聞京營必漸改觀，臣即以此九千人教京營，京營強矣。獨
有議餉一節，三鎮募兵既不許更番，則當另議加餉，如部
議散京營調出及南兵，或即于京班銀中量加犒勞，或于
南中一千額內量解濟貧，可也。此非臣之臆說，亦科臣楊
漣科抄中所謂更于三鎮之兵與京營兵量選成營兼
論也。至于堪任將領，于京營中無踰楊愈茂者，然臣御其
才堪大用，此當于營將中別選。若南兵游擊張超頗有才
次，可以量行加銜統領，其他非臣所知也。惟
陛下念疆場多事，內地極虛，即
勅下部，如果臣言可採，本部自有從長條奏矣。

[illegible]極有關係之疏

六日己酉，御史張捷恒微決疏曰：竊惟人主以夾輔責
之大臣，以糾彈責之言路，而中官者供灑掃、給使令、傳命
之外，無他職業，然朝夕居人主側，易見親信，賢固資其贊
襄，否則遂受其蒙蔽，豈不有關于主德哉。伏念
皇上幼沖，血氣未定，日講既輟，數日一朝，就此臨朝之頃
又不過起拜套數，半晌還
宮，其所朝斯夕斯而周旋密邇者，伊何人耶？就執六尺形
影相憐，一身之外，都無足恃，
皇弟皇妹，嗟骨肉如外人，大臣言官，望宮闈如天帝，每一
念之，臣心欲嘔。輔養之功，既不得之于閣臣，漸染之微，似
轉操之于中官，曾共受
皇祖
皇考厚恩，共是
皇上臣子，獨不一為
皇上念之耶？恭覩近日
批發科臣李春燁聖齡方茂一疏，仰窺睿明遠覽，真是
聖躬有關于民社之重，而又示該監以職守嚴密，[illegible]與
敕外廷不得過疑。夫臣子何敢有疑于君父哉？愛[illegible]
疑生焉，或起居飲食之欠調，或愛憎嚬笑之時假，如生[illegible]
存之念，或僻于皓齒蛾眉，用賢圖治之功，或分于左右便
嬖。今
皇上昭綏閣內司禮監等官，職守嚴密，此固外廷諸臣之
所深願厚望于此輩，而不敢必得者也。望之至而疑又生
焉。新進恃才之銳，或遂以竊弄為精神；老成戀寵之濃，或
遂以將順為容悅，稍成安知非矯持太阿之漸，微疵毫
樂安知非吃緊防川之自。數拜酬勞，安知非朦朧封爵之
機？臣輩亦何能于中官而疑之，倘賢如懷恩、譚吉諸人，豈
宮中能多所

揚刻背公方能此輩他便爲此所用文實

臣正，而一毫不以私意抗，外廷臣將贊揚之不遑，何疑
有不然，臣于大臣猶疑之，何況中官，科臣之疏有曰，大臣不能
與言官爲二，則必與中官爲一，知言哉，臣謂大臣不能與
言官爲一，則不如善一二，力秉至公，折衷群議，何以
無可否，而摧折之術，又敢丁明用也，大臣不能與中官爲
二，則不如善一二，固其惜富貴之心，堅其顧名義之念，使
誘掖獎勸之有方，此輩何嘗不可爲善，上以勤勞輔
聖躬，中以調維骨肉，豈無少補耶，且
朝端之地，儘有光明正大一路，聽大臣之自立自行，果
須仰人鼻息者，如今日最不可與人之大嘗[illegible]
同官徐楊先言之，部臣黃克纘又言之，支吾敗露，情迹顯
然，貪勞當酬，殊封難冒，有何不釋之疑，況
皇上篤志
聖恩加惠　懿親，不在速而在真，倘早爲他人所竊冒，而
聖母之根本水源，終無見　天之日，此正
聖心所大不安也，臣謂
聖母嫡親家屬，不狃守訪，只須究王昇父子，可立見矣，但
准其自首從寬，仍不妨量示優容，陷詐僞之重罪，沒望賞
之微勞，臣有以度小人之腹，其愚斷不至此也，今日最不
河殺之大刑，莫如楊鎬、李如楨，鎬逮年餘，如楨逮又數其

失陷城辱國，罪在不赦，業奉
嚴旨，有難結之案，此之不結，而李維翰、鄭之范、劉國縉
永春輩，又安望其議建議稱，不爲網外之漏耶，至若遼
警乎要儲，用貴存乎程品，念提期于爲國，事有興而局
爭奏軍兵尚急，航海飄報颶風作祟，動遭覆失，數百人之
囊命與魚爲寡，數萬石之軍需以潤爲倉，傳聞登萊[illegible]
諸郡，大戶虛應，窮徒包賠，不惟利彼重鍰，兼以耗我軍[illegible]
糲，載死孜澤，沒根船並下，豈可無術而處于此，既急軍[illegible]
務，而得不海運，欲善海運，道莫若覈題飭，臣于丑淵聞[illegible]
舉，且南翔臣保，往來皆之甚悉，往來清淮[illegible]
濟處徐數年，親歷斷視，鑿鑿以爲可行，官則責成治海之
方面有司，而民不騷擾，外則更番增額之防倭班軍，民不
苦勞，計費金錢二十萬，而足大新河，果成則以三百里之
安流，避大洋數十里之瀾，與其委百萬餉于莫測之洪濤，
莫若捐此二十萬金錢，聽兩臣條上而採行之，成見當[illegible]
毋持廢河悞國之邪說，便宜當假，毋蹈經臣掣肘之前轍
練臣狗國忱，而并請重任練臣者，務事權而責成效，欲漸
則必假以爲之權，不可用則當遐之故，吾之地奈何以[illegible]
乎若用若弃之間，使將來勞人志士之志，臣恐借關[illegible]
倉者誠多，顧身家則愚者亦少，旦夕有急，相舉而創練臣

覩肯爲 國家出死力者大臣于 朝廷大賞罰大機宜
自當平心定識爲
皇上力持之豈盡糊塗兩可之間揣摩于不可知之意而
爲哉伏乞
聖明察外廷忠愛之微忱存深宮愼防之至慮嚴
敕一應中官無大無小咸懷忠良罔干外政而以彼[illegible]
克舉其職言官得盡其言則官府通爲一體而明良世[illegible]
三代矣
辛亥御史王業浩奏曰今日
聖旨傳宣臣捧讀中間備述 選侍之顛末及移宮[illegible]

之光景
旨內情辭不無微有可疑伏祈更出
明綸以與中外共曉或暫收還原
諭召輔臣等商定而後播傳臣竊亦不敢明指
諭詞隱重等語而止以四言進夫一 選侍也昔爲寵[illegible]
今一子爲匹婦耳當 殘鱗之一炬而不灰而
皇上遡來所以恤而周之者更云極爲優厚罔所虧欠而
舉朝尚有煩言乃
皇上之心亦甚覺有不安而面諭批諭一諭再諭者何居
皇上之所獨知也

皇上之心安而安
宗社者之苦心血誠亦自於天下至安 選侍之遁且又
誰敢爲之恥此臣所伏願
皇上靜思者一
先帝青宮毓德止孝止慈一月當陽千古讓美聖神乃爾
何以一女子之微生如許枝節今
皇上踐祚英明仁孝逈邁百王
先帝之心亦已大慰設如
諭內 選侍不可言之毒惡尚秘
諭內閣不令發抄

聖恩如天是生 選侍者即所以不死
先帝也但如所云狐與照管并毆崩等語天下萬世不察
則
先帝止慈御家之盛德不無少損且曉人何必至此此臣
所伏願
皇上之愼重者二大祚
聖母起于困苦艱難純和懿德度越后妃篤生
聖躬正位素定何至以房闈之細橫來批頰之咒存 選
侍即死有餘辜在
聖母則生豈妬寵此臣所伏願

皇上斟酌者三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即在普天率土怨[illegible]
亦切同讐之義而
聖諭至此且曲處如此則前此之蕭清既未得為義之盡
今此之優厚亦不得為仁之至
皇上將何居焉且外庭臣工比肩共事
一主討讐問逆已矣而
皇上亦且分日之日安
社稷安　選侍則水火之情形既判玄黃之戰辯方興
不讐安不安之題且何時纔了此臣所伏願
皇上潛消默奪者四奏留中
乙卯都給事楊漣敬述移宮始末疏曰前月　李選侍移
宮一節避
至尊之宸衷與相安之分位此亦選侍本等事耳但當時
所以移宮其始末情形惟護　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
知也外廷未必盡知中外臣民則盡不知矣夫在中之真
情景未著則在外之悶猜度轉訛及今不一昭明將醞釀
今日之疑端浸成他時之[illegible]是亦諸臣含濡不言之過
矣臣以一介草茅屢蒙
先帝召見又叨
皇上眷顧嘗入護從既目擊當日情形亦且身在事內再
四思維何敢不一語請與中外直述其光景可乎毋庸[illegible]
先帝憑几之言留神
國事間亦與選侍鍾情而畢竟再四叮嚀則曰輔
皇上要緊當時　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拽
皇上而入復推
皇上而出隨有要封
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臣更不勝忿激杞憂以我
朝家法甚嚴且召對內廷更宜何如嚴肅況
先帝動念壽宮君臣正相引痛之時而忍于要挾求封作
此[illegible]然舉動似非如有顧忌憚者萬一事權到手僅得
封是了其稱制垂簾之意乎哉臣是以心口相問憂來無
端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
先帝又急召諸臣臣從諸臣再至
宮門而
龍馭上賓矣痛哉是時諸臣謂
先帝前日几前殊于諸臣戀戀今茲夜半急
宣當有未盡深語而已不可問矣此時
主君為重宜急于請見一見即呼
萬歲以慰人心而守
乾清宮門內使乃有持梃不容閣部大臣入者臣[illegible]

旨謂
先帝宜召諸臣今已晏駕
皇長子幼少未知安否汝等與宦人閉　宮堅匿不容顧
命大臣懇召請見意欲何為此初一日卯刻入　宮之景
象也諸臣哭臨畢恭請見
皇上于寢門拜呼萬歲
天語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懇捧龍軒至文華殿門行禮
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
皇上即日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備表箋未上太平世殆
不宜草率張皇
皇上斷以含殮未完祀告未行傳諭容卜吉而諸臣皇皇
猶深以本日不
登極為危者蓋
先帝變出倉卒上無　聖母之憑依中無　皇后之慰藉
而在旁之窺伺誰為可恃以故中外洶洶共有過慮此初
一日辰刻之光景也適時諸臣又議
皇上宜歸何宮有謂即當青選侍托以
皇上者臣思想
先帝要緊語意又思想前日攙入推出景象又習聞其上
有深相交結之寵貴下有忍

享生之黨與中心不敢懸承但云從來沖齡
天子不宜托之素無恩與德之婦人且　選侍如可托
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托
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強之留而亦不可得
聖駕果徑歸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光景也況
御極之期既定于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　宮之
公疏御史左光斗有移　宮之專疏蓋因
皇上一正九五決無避　宮又無復返　青宮之理而斷
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六日猶抗不奉
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有
正位叅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　宮使不得不移自不得
不以
新天子即位宮嬪自有定分亦各有定宮即欲加恩　選
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且避
至尊安本分為　選侍自處計亦不可謂不遠且深不然
當纘述相傳之初李進忠等乃敢以包天積惡挾舊宮寵
賜
天子之宮以抗
沖年之新主俾
登極之後　青宮非理歸乾清未便是尚成其體統正面

朝廷尊也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于
慈慶宮前憤爭、移宮之光景也至本日 移宮原擬向
諸大臣說 移宮自移宮 聖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
後
二祖
列聖之大寶始安
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大臣于此若有調停即本日緝獲罪
璫只宜殲厥渠魁無深求蔓引大抵
主上沖齡方其寢居未淨
先帝社稷之付託爲重則平日之寵愛爲輕及其寢居纔
定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
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猶在耳也臣之所以議 移宮
者始終如此嗟夫保護
聖躬肅清 宮禁三公大老既有主持且臣子尋常事臣
不過從傍與聞未議俱不足言不欲言亦不必言乃再拾
陳語瑣言之豈得已乎哉 移宮之宜速諸臣等一時過
計私憂而止見
皇上之當尊乾清宮之當淨絕不見宮罷之有可狥亦絕
不見移宮之有甚苦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捏稱
選侍徒跣踉蹌欲自裁處并捏稱 皇八妹失所至于投

井者或傳處罪璫過之甚者有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使
夙夜憂時之士悞收爲一時感慨歎息之資恐作此日不
白之案有關係不但在臣職安敢無言夫初一出 宮之
議事在呼吸之間初五移 宮之事爭在九卿疏請之後
懸前慮後時日宜然
九廟神靈鑒此熱血若夫緝拏罪璫等又譬如人家主人
謝世羣僕相與竊其簪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創懲甚
清釐破亿之一道只在法司酌議之平耳亦且于 選侍
恩禮何與至今日有以此爲選侍惜者臣謂寧可使今日
惜選侍無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illegible]
簾之事彼三十餘年凴依蟠結之羣邪又或得以因緣爲
[illegible] 先帝寵愛則得矣而輔
皇上[illegible]忘在天之靈果以此爲愉快也況兩奉
聖諭選侍[illegible]恩禮有加近以 噦鸞宮火復奉有選侍
皇八妹俱無恙之旨方知
皇上雖念及于
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命及于
光宗先帝之噓獻海涵天蓋又盡仁無已是善處宮闈恩
禮之間矣臣區區一念之愚願與中外示者如今當一勝
衣復之期又是天心大轉之念倘蒙

皇上聖明寬恕臣之愚衷赦臣之罪過乞憐臣之微衷更於
皇五弟皇六妹皇七妹皇八妹時勤 召見諭其
而優念其弟妹不妨曲爲其若 李選侍希請自上裁再
酌加恩數亦避愛
先帝之愛子愛女耳。實亦
聖母之所共喜者并祈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心以完
堯舜之美而以慰
先帝聖母于九天矣。愚臣幸甚社稷幸甚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上曰。登極移宮事情不惟科臣所親歷且文武大小諸臣
共見者乃極公極正極真極切覽奏甚愜朕心若昭示中
外以釋羣疑楊漣當日罄力念争志安社稷忠直可嘉
詔曰朕自沖齡登極以來仰托
祖宗默祐內外清平每思政治以爲大小臣工皆朕臣子
開誠布公協勸庶政宗社共諸不意外廷近來乃有謗語
妄生猜疑日至輕聽盜犯之流傳釀成他日之實錄誠如
科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伸諭避宮始末以釋群疑
九月初一日。
皇考賓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官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
躬李選侍將朕阻于煖閣卿等再四奏請欲朝見朕不可

得當時若非司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煖閣面見大臣李
選侍許而後悔覽朕出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
兩三次不放出煖閣司禮等官又奏說大臣朝見了就回
選侍方許朕出煖閣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護
選侍又使李進忠等將朕衣拉住不放若非司禮監奏請
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出見大臣矣及至前宮門選侍又
差人數次着朕還宮不令朕御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
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一向刑部及各衙門
欲行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爲題目使是非溷淆朝政不
寧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如此等景象斷不忍朕待

一言屏息緘默君臣大義何在初一日朕自
慈慶宮至乾清宮躬視
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于煖閣不放出入司禮監王體乾
等奏請說大臣在前宮門恭候扈駕請登寶選侍全然不
聽王體乾等請三四次方許朕出煖閣初二日朕至乾清
宮朝見選侍畢恭送
皇考梓宮于仁智殿未行禮畢選侍差人傳着朕必欲再
朝見選侍畢方許回
慈慶宮扈從大臣科道各官皆所親見一朝不肯必至于
再朝乃明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

皇考派在選侍照管，朕不在彼宮居住，其飲膳衣服，皆係
皇祖
皇考所賜，與選侍毫無相干，只每月往選侍宮中行一拜
三叩頭禮，因不往他宮中住，選侍之恨更深，其侮慢凌虐
不堪，朕晝夜涕泣六七日，此闔宮內臣宮眷共見，而不敢
言者。
皇考自知派與李選侍爲悞，每自來勸朕，見朕涕泣不止，
使各宮勸解，朕惟每日往朝李選侍，以遵
皇考之命，而不居其宮，此於親疎自有分別，朕每暗思
皇五弟亦在李選侍家，朕涕泣歎與李選侍未有覺
侍所行極毒極惡之事，朕曾秘諭閣臣不令發揚，若遲宮
不早，則選侍牙爪成列，盜柄在手，朕亦不知如之何矣，其
中嫌然安危，朕可不早避宮乎，選侍因毆崩朕
聖母，彼自知有罪，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
與
聖母下原任各宮說一句話，如有舊人來問朕安，說一句
話，選侍就罕去重處，此朕苦衷，日久難伸，外廷不能盡知，
朕今奉養李選侍，皇八妹飲食衣服各項錢糧俱從優厚，
且安享無恙，各官何乃猜度選詐，稱爲口實，如輿日選侍
恚病而逝，將用人以抵命乎，將歸咎于朕乎，豈不關
聖母之崩，繇選侍之毆，可不問乎，近來各宮奈何不爲
聖母，只爲選侍，失其輕重，理法何在，前日刑部執奏，父母
之恩，猶天地，覆后土，則思母德，戴皇天則思父仁，仁人孝
子之用心，固宜如此，朕因有感於衷，父母之讐，不共戴天，
朕不加選侍之封號，以慰
聖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之優厚，敬遵
皇考之遺意，該部亦可謂仰體朕心矣，大小臣工，何不深
加體察，惟知私于李黨，責備朕躬，不顧大義，拘於小節，朕
欲出一嚴旨，切責依庇，內臣執奏，以朕在冲齡，外廷疑爲
中旨，宣囊不休，都姑且不深究，卿等可傳諭兩京臣工，今
後務要和衷，各供乃職，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以取罪
愆，特諭。
大學士劉一燝等上言
皇上嗣位以來，宮庭肅清，政務沛發，大小臣工，幸際
昌期，勤修職業，乃以形迹影響之疑，互相紛蕪，致屢
聖懷，伏請
聖諭備述當年宮掖事情，及頃者避宮往來景象，僂境危
衷，宛其在目，臣等不勝感愴，又不勝頌仰，竊惟
聖母賦性柔雍，即早媐　主器之祥，尚忍讓以安
皇考之愛，眞是女中堯舜

皇上孝思純篤，即抱此終天隱痛，寧委曲以體
皇考之心，洵爲帝王中曾閔矣。第後先情景，宮闈秘密，諸
臣多不及知，即知亦何能詳審，以故各持一己之是，遂致
不然之疑，甚至以事後論安危，謂周防爲多事。
皇上責以猜疑，輕發議，或有之，若云庇護黨私，則萬萬不
敢。先是屢得
諭旨，舉情業已洞然，茲復蒙
皇上具述始末，披衷以示，諸臣不感悚省圖仰副
恩意者，非人臣子也。
南臺御史王允成奏保身保治之要，一防嚴宮禁，一嚴皇
城保護 皇長弟，一愼內旨，一謹票擬，一杜旁落，一嚴課
程，一勵廉恥，一接群臣，一論和衷，一親講祀。
盜竊承運庫祭器奏
聖旨：這所奏寶藏庫錢根干係重大，各當巡看以防不虞，
如何十日巡看一次？該庫職守何在？今被賊人盜扢祭器，
疏虞之罪難辭。王虎本日欠嚴，本當重治，姑且不究。姚敬
等着司禮監查明具奏。賊人敢于禁內行竊，大違法紀。東
廠并緝事衙門上緊嚴行訪拿，務在得獲。被扢墻窟水溝，
該監即時修理嚴固，毋得仍前致有疏虞。該衙門知道。
部給事魏應嘉奏曰：頃南科晏文輝邇稱南單挾賞鼓譟

燒毀公署，乞行勘議，讀之不勝駭愕。何京單敢扞綱紀，
明旨業已下部，該部應速行看議。其啟釁之原何故，其鼓
倡之語始自何人，衆軍聞訛言而喧嚷于巖府部三四
門者的爲何人，其燒毀科臣公署的自何人發謀，有無
行搶掠別項情節，此皆不可不窮究而確得主名者。夫
厥魁首，協從罔治，萬古治亂不易之經也。毋得株連，使
石俱焚；毋遲疑，使人人自恐。一以昭憲法，一以安衆心。往
時大同、寧夏之變，軍兵再定再亂，不知費多少拮据，況
都爲
祖宗根本重地，萬一引以爲例，而南京不逞者從此挑
以訛言蠱惑，其關于文輝者猶小，而搖撼根本，煽動江淮
愚亂之郡民，并窺伺之奸賊，恐禍之流濫，有不忍言者。是
在當事毋泄泄視之，而臣因是有感于大僚之不可久曠
也。使留都諸卿貳亭亭在列，豈有軍紀不肅一至此者。臺
諫之不可久虛也，使留都諸言官濟濟受職，豈一科臣歷
任至十二載，巡視營務至七次，一手而握印累至八九顆
者。人臣進退之不可不早決也，速允文輝之去，或文輝毅
然封印自決其去，豈有至爲衆軍所側目，幾爲煨燼者。科
臣遭此大難，其去當不俟再計矣。夫古有身在禁闥而淮
南寢謀，則戡禍定亂，實在用人，而銓部拔滯伸枉，尤關鼓

粲如原任南京科道丁　黄建中汪有功等其人者恭
輿文輝比肩今該部皆明知其賢者也其挺身任事獨
立敢言不畏强禦不惜勞怨徒以失一二當事之意而妒
其姤心公道至今冤之當此
聖明御極用人如流直道發舒之會猶沉淪縮不得與充
祖要人而必抑之使下手亦何以鼓舞南臣而使之盡忠
報國也哉故與其在今日獨攬魁柄而衆心不許以盜滿
召人神之厭就若在當日愛惜人材而辣手不施則勞
留都之官而一切振飭紀綱扶持公道勉强從事夙夜匪
懈臣竊願南卿貳與臺諫及六曹諸臣益專其官益精
職庶幾
高皇帝之靈實式憑之而于
祖宗並建兩京之意不至猗輕猗重六師克詰萬年寧謐
鐘阜天塹增其高深與成周歌岐詠豐者比隆論烈使臣
等藎井托在下邑俱得蒙業而安則萬年有道之長端繇
由之矣職因事直陳罔避忌嫌統惟
聖明裁察
上日南單原無賞例聞訊鼓訴法難輕縱卿部行文南京
各衙門嚴查首惡併該管衙官分別奏處
太學生方從哲乞歸奉

聖旨卿純衷體國贊襄啓勿茂建勳勞
皇祖宸衷獨斷調劑備苦
皇考新政沛著毗贊良多嗣朕御極已來竭誠調護勞著
三朝從來未有朕眷任耆舊倚賴方殷卿乃連朝乞身情
詞迫切勉從所請成卿雅志着以新任職銜進中極殿大
學士馳驛賜銀一百兩綵段四表裏大紅紵絲坐蟒一襲
仍准補六年考滿給與應得誥命廕一子尚寶司司丞稱
朕始終優禮至意卿宜愛國愛身以需召用該部知道欽
詹事公爲疏言覽臺臣奏有以萬年有道
聖人僅一月太平
天子不覺髮豎刺心掀冠投袂仰屋椎歎竟夜彷徨又聞
南北臣僚所論
先帝升遐一節述涉怪異語有包藏恐𣙜委巷之訛傳流
爲湘山之稗說俺
先帝考終之美揜
陛下共戴之仇以萬目明見之事成千古不決之疑何適
國之人安于朦朧而不早爲之辨也臣不忍
先帝有不得正命之誣力思滌濯兩月之時詞寄緒惟科
臣楊漣疏中所述情景最爲真切意欲紀爲一書傳之久
遠以贊　兩代光明諡靖之治

兵科李若珪奏肯回話奏宜臣原因司禮監李賞劉克
敬等本爲恭選大婚事內請隨帶推算官役并請給
勘合臣竊意選婚之法必由粗而後精先擇其淑女之容德
以及于本家之籍貫籍州縣而選之府縣府而選送之司
道而後推算八字衆選衆運未有于州縣知選之時即人
人推算借謂隨選而即人人推算亦宜即用各地方之陰
陽生爲便待擇其可當
聖配者衆選京時然後用欽天監推算非謂必不用欽天
監竟用鄉野之人而亂
祖制也臣習見往者選婚驛騷恐兩勘合並行一[illegible]
[illegible]
推是以私憂過計蓋謂帶推算之勘合而發非謂選婚之
勘合而發也臣禮科也方欲條陳大禮恭請
聖裁而不意抄參乃旨不諳事體之罪臣之罪豈容誅哉
除席藁待罪外請候
明旨
戊辰御史方震孺惜人才疏曰臣惟談盛治者必曰天下
太平夫天下何以不平因人心之不平而生也但使人心
既平則國是日定群下無爭鬬之風國家享和平之福豈
不休哉然太平之氣象則莫若于人才進退之關矣論才
宜公不公則不平程品宜確不確則不平用人宜當不當
則不平何言乎論才之當公也夫賢奸不並立不擇地而
生何地無君子何地無小人臣不遑一一屢指聊舉千百
之一二可乎
從龍首至于淮甸開平中山上馬橫槊下馬賦詩長江
北大者王小者侯起岐鎬而越豐沛真千古一再見矣
而 燕山定鼎則畿輔之人豪又鼎峙焉以一狂僧爲
主定策姚少師因姑蘇之產也定三大難而再造乾坤
文成一忠肅是又浙江秀氣之所鍾也性命骨鯁後先
映豫章之彥繼解縉而起者不一而足也忠靜宜于
[illegible]文安正魏[illegible]時之劾璫是又三湘七澤所幻化[illegible]
都之驅權璫趙內江之忤奸相則爲蜀之人平原蒲州內
振綱紀外修邊務則爲秦晉其人馬端肅之經濟無雙李
文達之平章第一則爲中州人黃忠宣之懇練秦襄毅之
孤清楊太師之生榮黃少卿之死諫則爲齊閩其人然而
梁文康之章詔海忠介之孤忠以及楊文襄之出將入相
不可謂粤海鬼方絕徼而高賢大良蕭索也然則豪傑之
生也豈擇地哉
天鍾異人以爲 國寶故論才者惟其才而論之而其風
土南北剛柔可勿問也各有心緒各有意嚮各有識路各
有造境父不能同之子兄不能同之弟故論才者惟其才

而用之而其梓里親戚與其知交朋友河汾間事[illegible]
所步初進而眼光忽亮亦有一行獨合而末路全差者[illegible]
黨窮豈止登九重之塔人品難定延宜改三日之觀者[illegible]
不者但用其才足以了當此事而其前段後段可勿問
焉必如是而後[illegible]人心平矣乃若程品則草場[illegible]
見有一二好柴動君子借之以行胸臆而小人亦借之[illegible]
傳名器二宗為超理而被聊以為藏身而借資其[illegible]
日豁其臭味之進者既欲盡收之而惡其品類之[illegible]
欲盡棄之盡棄之而人心不平盡收之而人心或惡[illegible]
至於[illegible]皆[illegible]此[illegible]各[illegible]有[illegible]

清合一時與徹底論之而後品可程也亦有偶然之議論
合于清流亦有生平之好修無瑕衆影合議論與生平論
之而後品可程也有羣議正紛而劇開天之妙手有滿陣
已定而拾衆口之殘涎合開創與䟽裝論之而後品可程
也即如數十年巳來有攻江陵者有攻四明者有攻秉[illegible]
者就其類而論之各有行徑各有始末亦各有假竊面[illegible]
不殊精神自別非謂題目一正遂可不問其文章歲[illegible]
差乃至晝覓其行檢又如同一論祭典而畢竟捨[illegible]
者膽氣横空同一論淮撫而畢竟拚命發端者孤忠[illegible]
同以論張差之事而垢者自垢淨者自淨同一[illegible]

招推者及罷者如見若夫坦衷直揚寧去官而不肯[illegible]
者豈容並論則豪臣徐楊先之徵言為最者也以類而推
程品者必如是而後確確則人心平矣而若用人則又[illegible]
易言哉人知爵祿超擢所以深愛人也而如其用不當
以斷送其平生人如林泉困頓為不愛人也而不知[illegible]
借促保全其身價士亦有稚質清修而難言經濟亦有[illegible]
推讓訝而未必能任遊強令劉國縉而不為贅[illegible]
悲州之擧周永春而不撫遼尚且錄慷慨之膽[illegible]
送至于送罪大抵使人者當因人而授官不當以官[illegible]
遷人授官而出人邀一官矣以官報人而[illegible]官[illegible]

矣今之所共推者如李邦華可當煩劇熊明遇深諳邊情
既已共許其才情何必深誅以門戶又如畢懋良而能任
即清卿不足以盡其才盛世承潔而不枯則林居何以償
其品韓光祐立朝有色而假元奉累至今為不了之局實
子偶居官何罪乃一棺荒草難追泉下之魂悲白日之轉
丸慨英雄之易老蓋天地之生才實難而用才者亦當不
易進其才者且深可惜而況以不用棄之也以類而推用
人者必如是而後當當則人心平矣而微臣有感于紛紜
之故而更欲暢言之也唯唯㞕靡者無所見奇烈烈轟轟
者不肯投俗而時事所長又不無已甚過當者有以激發

其不平而議論于是乎始其初亦未嘗不善而無奈逐臭者競爲貂之續也始不過因之以立節而漸因之以立功名又漸因之以博厚實羽翼既成排擠甚客雄鷙者衝鋒深客者運將同我則雲霓異我則泥土其過當已甚又倍于前于是有心者必從而厭之而議論又生矣大抵有既成之局則有必破之局而無有十年不敗之局俯仰往事真可爲三歎也哉而細窮紛紛之故乃又不止于是也夫人臣事堯舜之

冲主當休明之盛時自已身上有無限職業何暇照管別人料理閑事即爲功名計而功外有功名外有名無太迭

天光無大之地與日丸日逐患我軀幹不能氣力不前不患人之臨塞也今欲使之一歸混同永無爭軋則救時急著又可深長思矣有未防之公案講明即止而不必重題有扼塞之高賢用過即止而不必感歎有當糾參之匪人論過即止而不必株連嘗立于四虛之途使臣無藩籬之可測復留此一隅之地使此無辣手自然彼不傷心無爲後浪之推永戒前車之覆而三代師濟之風可復見于今日矣或曰此正調停者謂其不痛不癢用一半君子又用一半小人此其爲害也滋甚假令不標名目不言品類但擇其君子而用之擇其小人而去之而又惜才不阿私戀棧不過當此正所謂如劍揮空如刀伐木永斷葛藤全無掛礙至快至快者也又何調停之足言哉雖然此宰相責也司票擬者參定進賢黜奸主意將是非毀譽置之度外則衆議自爾帖然此冢卿責也掌銓衡者須將一副愛惜人才心腸而東西南北歸之派同則士類誰敢不服夫金之爲物也有雜有錫一鎔以大冶則雜雜蕩蕩皆化爲精金矣夫宰相之于冢卿司冶者也陶鑄若斯以保我子孫黎民能無意乎伏乞

皇上省覽如果臣言不謬

勅下該部採擇施行

庚午都給事中楊漣乞歸疏曰臣楚鄙豎儒荷蒙

神宗拔置諫垣本年八月嘗

光宗初登大寶陛膺老病之時臣痛念

先帝毓德青宮憂危艱苦垂二十年乃一旦禍發于衽情不八日命危于奸豎宿毒復關于再世九鼎孤懸于一絲殆哉岌岌乎此臣子致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明

聖體違和之繇一疏自分妄言

宮闈指斥陰邪禍當不測乃蒙

先帝俯垂采納特賜

宣召以一介小臣微主知于病危委頓之時蒙持

賜于大命彌留之日，三生自詫爲奇逢，千載亦誇其殊遇，
臣即畢命誓死，粉身碎骨，亦何足以酬
天地之高深，而報俟涯之萬一也。乃因本月備述 移宮
始末一疏，伏蒙
皇上諭謂臣言極公極正，極眞極切，且有志安社稷，忠直
可嘉之褒。大移宮一案，本末甚詳，加以
聖諭諄諄備言
宮闈凌逼之根因，詳及見體爲厚之次第，
皇上之量同天海，孝隆忠恕，既已昭揭千古矣。乃微臣于
此，則有大不安者三。臣發明移宮之故，祇以疑關禁近，事

恐傳訛，臣黍之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嘖起，不得不洗發
一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恩義之間而已。乃旋
荷
綸綍之褒，過徵忠直之譽，使臣區區發揚
主德之苦心，反爲誇翊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繼
出震之時，諸臣具有防微慮隱之意，當時首請
御文華殿，受羣臣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也；初出
乾淸宮，群瑞擁蔽之，且捧
皇上之右手者，張維賢也；捧 左手者，劉一燝也。臣不過

從諸臣之後，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搖櫓號呼，折應
和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愧于衷，豈可掩
人于朝，仰藉淸平，何敢貪天爲力，臣之不安二也。以
祖宗二百餘年之厚澤，兼
先帝三十餘日之深恩，
宮禁自就肅淸，
社稷有何捏扼而
聖諭以志安社稷爲言，君子有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天，而
臣獨何人，乃敢言手挽虞淵之日，徼友朋之虛譽，猶謂遭
情切

君父之寵嘉，能無深愧，臣之不安三也。臣受
皇上之恩最重最深，而負不安之心，又最眞最篤，臣今日
引分省循，可以仰報
皇上，俯全臣節，此惟有次去一着而已。夫以安社稷爲悅
臣兒童讀詩書，即知慕之，而人臣立朝，又豈有以忠直爲
諱者。又況移宮始末，了然在人耳目，且自有
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何愧怍，有何疑阻，而決于求去也。
祇緣臣生平薄相，身無媚骨，以賦命窮褰，劇世戲髒之人
而際
兩朝知遇，被

聖明獎論之過人生之願望與書生之福亦至于此極矣
今日捧戴之
恩綸披
上方之文綺賚
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
以彰
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寬對讀書而共快即不幸自
先犬馬卒塡溝壑持此二字以報
皇考于在天見先人于地下臣可以瞑目安寢且可以對
寵靈此于于當年遭遇之窮若乃因循係戀日復一日
不免借
主眷以掩榮扶忠憤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
向日憤爭詞何始奮鷹鸇之逐而終甘腐鼠之嚇墜懷蠅
鼓逐臭之情而陽掛犬馬戀
主之恩則昔臣之所以自處而亦非
皇上之所以蓄臣也夫人臣報主不同有以盡官奉職爲
報者有以辭官謝職爲報者使臣居官奉職一身之識力
幾何一事之治辦幾何或臣一去或者卿止可以風頑鈍
能退可以省議論一身之去不過鴻毛而一念之所全不
獨此也此又臣去國之深衷所欲自效于

陛下者也臣無病不敢以病請
皇上未罪臣臣不能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乞
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同無枇無忌之山農
野老歌咏堯天舜日于無窮而已除臣本科印信單欵拾
遺誥單封付在科聽臣同官題請署管外臣齎本赴
文華殿門叩頭畢移出城外候旨伏乞
聖裁
辛未
諭大臣朕自御極以來遵承
皇考詔命圖維政理夙夜孜孜所賴內外臣工協力同心
奉公守職二三大僚忠君體國表率諸僚輔臣如嚴嵩朕
首簡貫嘉清慎特用眷照何乃以微言求退屢論不遵不
得任用一人朕思
累朝列聖簡用閣員操自宸斷當時政務修明直諫不乏
亦曾有如此抗阻否至于尚書議克舉之事小嫌何難
消釋忿爭求勝輒欲乞身且吏部職司統均推舉苟無失
采何必避就毀譽即刑部近以議獄偏執奉旨不必疑惑
何又因事發端遂至互相傚效封印柱門避求去國大臣
爵位已極一去何難
皇考顧命諸臣以佐朕新政豈意

兩朝寵眷之後便為紛紛求去之圖忘國厚恩孤朕倚畀
責以無人臣禮亦復何辭歲除在即百度維新輔臣如游
尚書嘉謨克欽命着即出視事不得仍有瀆陳朕又覽科
道各官章奏持心平公者固多意見偏私者不少亦因大
臣忠愛念輕身家計重何以浮言搖動以致國是混淆人
心惶惑成何綱紀朕奉
祖宗法度不能坐聽紛囂致亂朝政特茲再加申飭以後
大臣進退取自上裁小臣去留悉聽部議如有不奉明旨
擅自去職及挾私逞臆顯肆排擠者宜下廷議治罪[illegible]
可傳示各官務各滌慮以圖[illegible]白一心恪共職業以[illegible]

明之治如或不遵朕命國法具在朕無戲言毋貽後悔故
諭

兩朝從信錄卷之五

沈國元述

辛酉天啓元年

正月癸酉朔

上御殿群臣朝賀

大學士劉一燝等上言[illegible]

祖宗列聖。皆隆典學。經筵日講。具有常期。經筵之禮重。日
講之地親。啓沃之功多。用能開拓聰明。厭飫化理。爲萬世聖
主也。查得萬曆元年、
皇祖神宗正月初七日開講。載在起居注[illegible]
祖宗行[illegible]月初三日
皇上嗣其法
祖道貴繼承。但初八日享
太廟。是日致齋。臣等謹擇得本月十二日、十六日。俱吉。伏
乞
皇上于內點用一日開講。以後節假瀰日。接續進講。其經
筵典禮。已具題于二月內舉行。容臣等具儀註擇日上
請。奉
聖旨。于十二日開日講
以吳宗達黃立極李標錢謙益知誥敕
[illegible]

移廟命妃葉氏薨喪禮
命照淑妃秦氏例行
晏朝鮮陪臣
郊壇房災

[illegible]

御史焦源溥明綱常疏曰。綱常莫大于
君臣。莫重于父子。莫嚴于夫婦。如
光宗先帝
神宗之元子也。爲
元子者爲忠。則爲福藩者非忠。
孝端孝靖
神宗之后也。爲
二后者爲忠。則爲　鄭貴妃者非忠
孝元孝和
先帝之后也。爲
二后者爲忠。則爲李選侍者非忠。此理智人所易明也。此
今日
君臣父子夫婦之定案也。使　貴妃果幽閑貞操。則推
神宗之愛。特加優厚于　貴妃。臣宜首疏以
請。而　貴妃三十年來之行徑。竟何如者。從前臣民一舉
冊立。即紛紛得罪。是何緣故。如近日召還之王德完丁元

逆叢世兆紀群鮮瑞風一時班行大爲生色然猶可謂之
曰前此逆謀未有實跡也至張差特梃打入
慈寧宮崇門濺血之變僅在呼吸矣非張問達之爰書稱
有主使何主者之□□疏頂救貴戚
皇祖安當
御前殺鞫若非韓光祐之面奏麗係劉成安能與張差並
戮而
實關之顧曲踐言哉故說者謂王德完之安
奉當何去吾之安
先帝發雖之賊有譬其言之也況當

先帝御極之初奕傳
皇祖封后之命及不可得而治奈進矣張差之梃不中則
投以麗色之劍崔文升之藥不速復促以李可灼之丸痛
哉
先帝欲諱言
進御之事遂甘掌不白之冤近見南寺臣曾珍升遐未明
□一疏無不人人痛哭流涕豈
皇上獨不動念乎今欲爲　貴妃乞憐止宜求
恩禮以榮
神宣之靈以逞也

先帝之孝而鄭養性之都督必不可不奪也崔文升必不
可不殺也若欲
皇上竟置崔文昇于不問不幾于忘父乎天下無無父之
子臣奈何敢以忘父之說導
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此　鄭貴妃之定案也至
李選侍不過一宮人耳猶非　貴妃之比使　選侍身無
失德于
聖母
皇上原無夙嫌則推
先帝之愛特加優厚可也　選侍臣亦宜首疏以

請而　選侍數年來之行徑又何如者
宮闈之事外庭雖不能盡知惟恭誦
皇上近傳
聖諭如所云阻
皇上于煖閣意欲何爲扶
皇上以垂簾禍將不測況又臣子所不忍言爽不敢深信
者乎臣讀之髮豎眦裂惟有涕零已伏思之謂此事而出
守中官捏造將視
皇上爲何如主今郎沖齡而母子天性將來必有覺察之
日何物閹豎肥大包天義之所不忍料也謂此

諭而出乎
皇上之本心則　選侍之惡神人共憤卽欲爲　選侍氣
憐亦止可求
皇上曲宥前辜量加恩禮并寛其生父而移
宮之始末閣部大臣同與此事必不可得而抹殺也盡發
之臣謝罪不在雖必不可得而寛也若欲
皇上竟釋然于罪瑜不幾于忘母乎天下無無母之子惡
奈何敢以忘母之說導
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此　李選侍之定案也過
臣因是而更爲

皇上危爲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爲司寇者豈不聞此　國
法而一　疏再疏極爲開釋國廷尉持平之說實兇豎漏
網之門開之　長安謂群豎兒賀百萬錢神有靈不借安
選侍爲題目則此輩何由得脫或司寇惧墮其術中而不
察耳如必硬執爲是則臣
請以一言折之失入與失出皆非法之平也司寇身爲九
列受
先帝恩良不淺使其果能執法何不推此心以及
先帝力錆
尚方誅崔文昇之屬爲

袁應泰　復撫順

先帝一申寃爲忠臣義士一吐氣也豈其心獨異曹珍邪
倘以縱放逆犯爲平是張差當廟食龐保劉成當追謚而
先帝豈有此一梃之擊一劑之鴆矣此說一倡人有倖心
而
皇上左右前後無一處非危機無一人非成保將
宗社無疆之福果誰任之哉臣言及此心膽俱裂願閣部
大臣毋以
聖躬爲已安而疎于防護言路諸臣共以
宗社爲至計而息其煩囂　國家幸甚
遼東經略袁應泰備陳戰守疏曰竊惟遼左係天下安危

而今戰守係遼左安危故有從長之策昔日以爲宜而今
日不出于此昔日力未能及而今日之形可進取者則惟
有復撫順一策是已自奴酋初發難也始于撫順蓋撫順
爲奴酋出入經繇之處彼可以來我可以往是必爭之地
而全遼之振紐也但復撫順不可不兼備清河寛奠然須
先製木城以自捍奴酋以撫順敎場爲屯兵之處如坐遼
衝來去若風雨刈人如草管所陷清河開鐵延袤三百里
殺擄官兵軍民數十萬而我叛賊李永芳佟養性等泪夜
引導謀畫爲陷陣封侯王之舉今奴且威脅朝鮮而將圖
犯于開鐵凱懿之境矣造鉤梯另採木片釘新造爲攻城

之具。即今蟄伏不動，非特畏我甲兵之強也。奴之舉事節
短而機深，每布穩着，彼實欲蠶食虎視而安受吾利耳。奴
嚮以殺戮，又多縱舍，志不在小，一旦以重兵薄城下，事
未可知也。夫臣以自量，豈不知才弱敵強，未可乘危，然我
不逼賊，賊且逼我，當其坐困，孰與進而扼要，兵法固有置
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者。職非敢冥冥決事也
職會督臣文球、撫臣薛國用、按臣陳王庭并道將諸臣，問
曰：今日計將安出？諸臣皆曰：宜復撫順、清河。職曰：宜用兵
幾何？諸臣曰：有原議十八萬之數，在用大將幾員？皆曰：撫
順六員，清河三員，寬奠一員。職以爲說皆是，議于撫順

監軍道高出、張慎言，總兵官賀世賢、李秉誠、張良策，尚少
三員，議將兵尤世功、尤總兵官朱萬良，將騎陳良策、童仲
揆，將步各一萬。清河則監軍道牛維曜，總兵官侯世祿，尚
少二員，議副總兵梁仲善，并見調姜弼，各行總兵官事。內
侯世祿、姜弼將騎，梁仲善并將步，各一萬。寬奠用金復道
胡嘉棟，副總兵官劉光祚行總兵官事，將步兵九千，騎兵
四千，并見調水兵七千，共二萬外，以守遼陽總兵官劉孔
胤統之，尚少一員，于續到副將內選委，以一萬守瀋陽，一
萬守蒲河，以七千守奉集，兵將尚缺，若蒲河爲撫順後應
爲三岔兒要衝，且兼防西虜，光已殘破，提兵應援，非良將

不可，查得甘肅總兵官祁秉忠智勇兼資，威名夙著，且
舊徒卒，應調守蒲河，而瀋陽、奉集亦于續到援將內選
蓋大帥自李懷信、柴國柱去後，止寥寥數人，且其中更雜
在應參論列者，故不免矜撥肘露若此，不得不請祁秉忠
以濟急需。外備兵一二萬爲臨時調遣之用。奴若攻撫順
之師，我堅壁相持，而清河、寬奠出銳師以搗其舊寨；奴若
并出三岔兒，我蒲河之師且戰守，而撫順搗其新寨
南越清河、寬奠，我撫順之師直搗新寨，而蒲河隨爲后
至臨敵出奇，招降用間，未可先定。若是而撫順、清河可
也。撫清復而撫清之內，屯堡皆復，民間之稼穡終不

貴。臣即相地築城，且急議屯田于撫寬清一帶，以充軍實
然此言之似易，而行之甚難，抗屢勝之敵，而奪必爭之地，
則難于進；處孤危之城，而爲久任之計，則難于守。此二難
者，臣任之。若夫兵馬不足而征調不應于手，則戰難；錢糧
缺乏而轉輸不及時，則勝難。此二難者，
朝堂任之。兵馬錢糧足而戰不能用，請治臣之罪；若兵馬
不足，錢糧乏，則臣不敢以三軍爲嘗試。國家爲徵
試奴會舉動，視馬力強弱，其馬弱惟在春初，我之乘
宜在春，而兵馬錢糧須齊集于二月之前，過此而奴
復制，雖極力支吾，不過仍十年之禍，而國家

之費，亦何將而止乎。其文武將士能守撫清至歲終無失
事者，儀道而下。宜破格升賞。其戰卒雖比往時戍關鐵騎
勞險更倍，而亦止照其例，撫順月糧一兩八錢，清河一兩
六錢，以示鼓舞。大約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戰，修新
計出萬全而已耳。
御史潘雲翼請留部科諸臣疏曰：日者刑部尚書黃克纘
因會推一事，不勝悻悻，而冢卿周嘉謨、署選耿志煒俱出
揭自明，且抗疏引疾矣。又見科臣楊漣
陛辭出城矣。又聞科臣李若珪亦懷有去志矣。其間或遷
怒，或引嫌，或因

中旨嚴加，或因人言微及，各有所見，不能盡知。但臣所知
者， 國事與 國體耳。誰為作俑而決裂至此。請先責黃（公道）
克纘以不可去之義可乎。蓋克纘服官雅有清望，立
朝素著勤渠，此昭然在人耳目者。廼因其同鄉張維樞列
之階推，遂惡聲加于銓部，拂衣出乎
闕廷。且揭出一段香火私情，每欲嘴託推用大典。夫以邦
刑重任， 宮保崇階，一旦有此舉動，何哉？觀聽駭然，物議
紛起。有謂其在先長意吏部，迄不能得而欲去者；有謂其
向來兼攝戎樞，無一善狀而欲去者；有謂其護庇罪璫，致
蒙

[illegible]責而欲去。又有謂其護庇楊鎬，不樂協問而欲去者。信
若斯言，則克纘亦巧于去位而拙于謀國矣。立意在欲求
去，在此則為便矣，于公論何干？一身輕矣，如三事何？故臣
謂克纘以得罪公論而去可也，以橫逞私憤而去不可也。
牙一已言去，以伸獨往可也；而拖人以去，以累同官，不可
也。不去而人言尚屬影響，必去而物議則為逼真矣。且今
何時耶，當
聖明御極之初，
天啓紀元之候，
廟廊維新，作用中外，臣屬其驕，而元老大臣進[illegible]

勤若此。自知者言之，司寇之去原來如此，冢卿之去原來
如此，已不可為訓矣。自不知者，司寇為推用鄉人不得，輒
結釁冢宰而去；冢宰與司寇語言相犯，輒忿情
君父而去，是更可令天下後世聞且見哉。至科臣楊漣雖
有 選侍移宮始末一疏，未嘗居功，而以無罪去國，殊令
忠臣扼腕。李若珪雖有罰俸一
旨，未嘗損望，而以抄參引義，更令言官短氣。夫難進易退，
君子固以之行其志，小人亦藉以快其私，其于（有傷） 國事
而妨 國體何哉。方今大選停而不舉，考選寧而輒罷，[illegible]
書未蔵，萬石未懸，且

今與時澌
大憝將衆其一二喉舌之司耳目之選去者去而辭者[illegible]
供職之時不勝其杜門之日又何望其爲 國家行政用
人辦大奸而戢大亂耶不幾元首在上而股肱手足之不
完乎康有徵而耳爲明聽之失職不惟甚幾日廢亦且
寖寖寖矣伏乞
皇上乎臨御之日
亟賜召諭責冢卿以開誠布公酬塞輿望勿避私怨致妨
登明顧後之輿責司寇以洗心滌慮弘堅新猷勿介私嫌
致表忠

君愛 國之忱並
勅銓司出疏選事科臣候
旨遵行庶于 國事國體兩存不失矣抑 臣因是而有感
焉夫大臣以體 國爲忠言官以隱語爲戒
明旨申諭不啻再三而推諉成風蹈襲有日則雖賢者不
免以致異同滋啓堅白悠分無惑乎用舍之飲氷而進退
之維谷也 臣最悉殊痛有杞憂焉祈我
皇上 嚴諭諸臣以正直忠厚之言當體東西南北之見
盡捐各矢和衷共襄治理更持公道務 泰隆平至票擬
盡歸閣臣

中旨借宜愼重庶
君今臣共相得益彰尤今日之急務也疏入已而黃克纘
周嘉謨熊志蹟奏
旨俱出觀事
戶部接出
聖諭朕惟邊餉一事該部屢奏明旨自當講求長策不得
軍需何至外解中斷動以帑藏爲辭況內帑自有經費近
歲給發數多如內帑不足該部又何所指借且該部所[illegible]
前後數目參差何從憑據但彼中告急餉庫一空軍士
艱窘[illegible]撥[illegible]帑五十萬作速解發以救燃眉

經略各該衙門如法給散官軍別項不得借用卿部仍照
屢旨集九卿科道各官作速會議足餉清餉畫一之策具
奏如其處拖欠如其處冒破卽行查參治罪該部不得仍
前因循姑息致悞軍餉
初八日享太廟
上諭吏部曰朝覲大典朕方今行新政察吏安民這所奏
俱依議行各該撫按官將所屬官員賢否核實註考務協
公確以憑黜陟該部臨期仍加詢訪有不遵的卽便指名
參奏
禮科李若珪敬明職掌並明上 國之意疏曰 臣恐

朝主乘乾權歸閣宦故凡有章奏語嘗及此其爲此輩所
側目久矣近爲輔臣大義不可留一疏益爲渠所痛心故
借抄參爲罪案而竟論言官此事前未聞漸安可長長之
則西廠緝訪之故事也可爲寒心科臣職司封駁至于禮
之議削議稷議急正禮科之封駁者臣方欲條陳大禮未
請
聖裁忽見選婚內監乞請紛紛既欲帶領推筭又爲帶領
者重請勘合臣謂既云帶領則一選婚之勘合足矣何爲
兩勘合並行一路哉臣自行人時習見此輩之騷擾驛
條害地方無異虎狼有甚于中久矣況今民生困苦萬
能堪故據疏抄參慮百姓明職掌防中官貪殘之漸杜
冠婚冒破之機乃職欲遏其勢而渠已示其權懲職以藉
言官之口後爲所欲爲天下事尚可言哉且渠以先年之
文卷爲典制殊爲可笑夫曰典制必其載之
會典或律令等書方是今乃以先年之文卷爲典制不知
先年之文卷正渠輩之所
請而增者以供使役之太監可請而增以司封駁之禮臣
獨不可
請而減乎以明白正大可請于
皇上者獨不可擬議斟酌抄參乎借云帶領推筭多給勘

合此千古不刊之典必不可易而臣亦但言候選就婚而
後用非謂竟不用欽天監之官職自以爲無過而且有當
也言官有言責今不得其言矣言官有職掌今不得其職
矣官官有氣節而今爲中官辱矣不得其言則去不得其
職則去而況辱其身乎又況辱身于太監乎一官可棄七
尺可捐而性生之氣節必不可屈不知職者或謂職爲習
條而去則不諒之甚也今天下治亂惟在爭
中旨　中旨不爭則言官危言官危則大臣亦危　萬幾
臣歷想漢唐宋之末造深維　國家大體值此時勢將欲
皇上爲何如
主將欲自已爲何如相則必日夜驚惶而無以自寧者
御史馬逢皐乞
嚴勑會議以定　國是疏曰臣伏覩科臣楊漣移　宮始
末二疏業忠直之褒
君恩太重一疏業不得輕率自遂之
旨科臣竟不自安鬱鬱就道矣去　國之臣雖不潔其名
旁觀之輩終不解其故不解則疑疑則爭公論何以明
國是何以定一人之去就關係猶微千載之功罪未分不
得不顯質于
君父之前客歲八月三十日

先帝疾革而言遺侍之封當發者科臣李若珪也初一日
先帝賓天而人　乾清宮呼　萬歲執
皇上左右手者輔臣劉一燝英國公張惟賢也初二日上
移　宮公疏九卿科道周嘉謨黃克纘李汝華張問達等
也上移　宮專疏者臺臣左光斗也初五日上疏爭移
宮以待
皇上登極者科臣楊漣也疏
下禮科而抄參者科臣暴謙貞也其後相繼有疏科臣惠
世揚臺臣張潑鄭宗周等也罪璫疏下科而抄參者又科
臣魏應嘉也如以爲功則與衆共之不獨一楊漣今罪人

未誅而發罪璫者先作楚囚之泣
聖躬初安而護
聖躬者已歎江上之容難進易退禮有明言漣當此日固
止有決去一着以明臣節耳
皇上亦頗聞出城之後物情竟何如耶况車馬塡門總爲
朱履之客燈燭耀照遂耿不夜之城鱗甲飛天不搖玉龍
之戰豈徒訪戴盡欲識韓臣不識漣何以得此于人哉漣
可以去矣惟是
朝廷之　上許其去而未正去之罪褒其忠直而未竟忠
直之猷含糊一旦舌戰不知其幾何時矣然則曾汝召議

氣之言滑雲翼忠直扼腕之語豈虛妄哉臣愚亦以爲漣
近來一　疏再　疏當時光景及三不安之故其說甚詳
總爲前移　宮一事失移　宮何罪哉無罪即功居功亦
罪此一說也罪在攻大璫功在安　社稷功大罪小宜留
不宜去此亦一說也當危疑之際處人骨肉之間者不顧
身止知
皇上爲重不知其他止知安
皇上爲急不計其他
皇上親見之重褒之勿能終庇之恐正去邪進矣直去媚
者進矣

皇上忽焉記憶若問目中不見寇準又問風度得如九齡
不知近臣何以爲對功雖終掩罪宜平分此又一說也伏
乞
皇上嚴勑九卿科道從公會議要見楊漣果否有罪果否
有功一一具單回　奏庶公論既明去者心服耳
上曰這所奏事情俱朕親歷諸臣共見有何功罪未明楊
漣忠直朕所鑒知暫准病告進退心跡自白不必會議該
部知道
刑科魏應嘉上言兵科楊漣之去以有所不安爲而去也
夫其不安者在移宮一事而臣獨以其所難能者在

請誅崔文升之一疏皆
先帝之彌留，因賊臣之誤藥，人皆切恨，獨敢直言，科臣不
避斧鉞，瀝血首陳，批鱗抒悃，智巧不處
九廟有靈，且為震悚，忠孜
帝鑒心有天知，嗣後以七品之小官
顧命同受于閣部，亦惟是貫日之精彩，感動上徹于蒼穹
簡記
先帝忽然　　待召漣時，臣等皆為失色，漣處之恬然，定見
定力，真可謂純白不二心之臣，此段手裁骨焚，斷斷摩牽
皆臣等得于目擊，李皆肩隨而饒于後之者也，若夫

待移宮則公議鴻宣于封事，于官鵠候于　　殿廷，非漣一
人之力，則漣何敢萌居功之想，在人自不必有居功之疑
惟群疑難勝，則一去非出于得已，漣之人品心事，在今日
無損分毫，而
宗廟鍾簴之所係與
先帝恩情之所鍾，俱安然如故，總是
皇上至仁大孝之　　昭垂，豈臣子濡沫承流之敢竊，則今
後言安
社稷真言安　　選侍者，俱可以止矣，倘言之不已，漣即暫
逐，而服轉多不安，衛相忘于宣，即前此小有異同，無非為

國有官相與和于朝，而天地之和應之矣。
十二日舉日講，孫如游侍講經筵。
御史左光斗上言，非歲禮臣孫如游，恭遇
孝端皇太后之變，不行講
勅，徑行札付，計告中外，為職所糾，然則如游者固　典禮
之罪人也，乃因緣奉竊，忽進尚書，貪夜暗行，再聘　東閣
夫臣方以大稱斜而
皇上乃以大權實道之所簡，主之所責，情實乖舛，不應至
此，已聞台省之彈發無剩矣，濡滯至今，皆相嗟為怪事，近
聞乘春冰泮，決意求歸，或猶有諒之者，乃陽和雖布，陰氣

方凝，河冰雖泮，心火未降，奚謂上疏求入
講筵，又再奉
旨入閣矣，似此舉動，成何行徑，去婦之首頻回，飛鳥之依
有意，如晝游之鼠，伺人之動靜以為起伏，又如入室之賊
聽主人之寤寐以為進止，全無去志，別有深機，待挺而擊。
豈得已哉，數月以來
中旨之頒，頻見章奏，閒
中旨者自用如游始，則塞
中旨者必自罷如游始，如游罷而天下曉然知
皇上不得以私意用人，不得不以公議去一人，倖端不啓

而公道旁昭元啓首元之初政此爲第一義矣臣雖竊忌
犯怨敢有愛焉
十八日補大選
贈劉元震禮部尚書廕一子入監
贈趙煥太子太保廕一子中書舍人
贈黃承玄工部左侍郎廕一子入監
皇極門豎柱遣尚書王佐行禮
給巡方印信
二十二日
上行冠禮

尚書成明啣進覽曰昔周成王將冠祝雍祝曰使王近于
民遠于年嗇于時惠于財任賢使能敬聞其義以獻
科臣趙時用折衷議論疏曰切惟言官之發奸摘伏其上
于議論而使賢奸不能摘發失眞者亦莫弊于論議臣竊
人諫垣有　國是未定群議漸囂一疏蓋深鑒往年之發
轍不可再蹈欲大家爲　國事起念勿爲　門戶起議處
可杜紛囂之援耳頃者伏讀
聖諭有曰科道各官章奏公平者固多偏私者不少此發
有挾私逞臆顯肆傾排者必
廷議治罪大哉
王言至爲剴切無非欲臣輩仰遵

明旨一秉于公而又有紛呶不定敢于折網者必非人情
然臣猶慮其參差之意見不能強之使合且向來之習氣
亦未易猝掃蓋戈矛一分局陣互變有輕據風聞橫口雌
黃此議論之誤者也誤則不可以爲實有苛求一疵束縛
英豪此議論之刻者也刻則不可以爲平有始屬無心之
責備既成有意之擠排此議論之拗者也拗則不可以爲
虛有顯不敢攻而以微辭相譏[illegible]已無所利而顯爲人作
鷹鸇此議論之譎者也譎則不可以爲正此猶一人之彈
劾而論易辨耳至若陰路相逢乃銜互競此以爲否彼且
以爲是此申其說而以爲不肖彼即逞其辯而以爲大賢

使彼毀譽之人不能自明其品而或斥或陟之柄無從
以爲依憑蓋議論至此而品流之混愈甚綜核之法幾窮
矣
皇上所諭大臣進退取自
上裁者亦其人素有才品則可若衆矢叢射人皆以爲不
可用彼亦自知其當罷恐未可恃
上獨裁也
皇上又諭大臣去留一聽部議者亦其人素無扳附則可
倘與援居間彼已自博其黨護即孔逡巡于處分即欲議
亦何容易也若有就議論以折議論之法如大臣小臣之

被糾也糾者止一人而糾無所糾則安如此一糾奔趨者
道路之悠悠也宜勿聽如其人被糾其事原無可糾則安
如此糾者非陽然其人而陰借其事也宜明詰如糾者一
人糾糾者又一人則亦見鼓動之人得失或相半而緊要
各有因也宜兩存以俟論定如被糾之人已經衆推而糾
之人忽借浮言則毋乃此浮言者故阻其作用且代人驅
除也宜集衆以參前議至于陰語暗挑使人搖撼于鬼影
吞聲告病而去偶事機在便欲坐人以奸欺成心到底不
化此皆獨逞之私明白易見萬不可據以為評者三人占
則從二人而況于評論人才有不從衆者乎大抵偏見則

難憑僉同則可信天下之人才須合之天下之公議豈容
一二輩妄生軒輊使設者劃者判者詬者日紛紛于衆訟
之場而　國家不得一別白之術將何以為用人把柄叢
故臣折衷之法不外于明公一語公則是非可以立分明
則用舍可以立斷部覆不須于踟躕仕路日見其寧靜而
本之則
上為倡也
皇上但以票擬歸閣臣無中出之
旨閣臣盡依公議代
綸無摧衆之嫌也政本也清用人則當公道彙明之證

旨無事之可議安得復有挾私者執其議而至于相爭
挑伏惟
皇上留意奉
聖旨近來議論參差幾成聚訟言官所奏折衷協公深
國是人材有裨該部院知道
禮科周士樸上言當
體元居正之初宜圖修德凝命之實敬天法祖崇儉恤
聽言
戶科章嘉禎備陳六說宜以請旨不可忽衛長策無如會
議屯田疆法而外所當酌議者加派商稅裁冗員損益
鹽法查覈寔寧出納戶部慎稽兼進法天道順人情最要二事曰

日月識宜早
日進守宜議
御史方震孺奏曰臣靜思目前紛紜報復之秋而因為拔
本塞源之論大約不越三事第一曰　國本之事夫羨羞
一案已成已往言之徒令人厭而近議紛紛終不可追塞
也則不容不平心一言以措　國本之萬膝也善處人骨
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已之調停而遂
擬撲擊之奸化為烏有也不當因已之調停而益謂前撲
者盡小人也又不當因其發奸而遂掃蕩不留種也王之
寀誠非高品臣亦言歩者自歩矣然察典自有公法而
聖旨泰其

勅命可乎陛大受之任撫州發于吸風飲露後新綍倫[illegible]
遣之而必處于隔歲之後可乎至于倖之禁錮張廷之[illegible]
死又爲甚即謂不剪元良之羽翼乃不幸而有其迹爰況
鬱既深縱一開户而又以語箝之曰此人無事尋事[illegible]
。。
夫雖不知諸臣一片之血誠幾于不見天日氣且爲[illegible]
且爲碧而仍不許人開户說一句人心如何得服試使[illegible]
還以本等之官則不平之人心已于了然了又何難可[illegible]
而顧爲此不必然之慮哉此省議論之第一事也其次[illegible]
門户之說夫門户二字原不當開之
君父自言之已自凜凜然而不新不芬也臣又不啻不[illegible]

心一言以掃門户之葛藤也東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之
流奸險貪横實煩有徒爾時不肯依附者自是剛腸男子
然不當因不肖以及賢而遂爲竭斥之論也又不當因親
以及親因友以及友而更爲瓜蔓之抄也除諸臣已經議
青會議及在仕籍者無容再贅如清慎之葉茂才經濟之
鍾惠舉趙南星挺勁之鄒雲中馬孟禎淨潔之高攀龍劉
策辣達之李邦華苦節之鮑應鰲劉宗周等有何罪遣而
錮之終身即云不驅朝士之清流叢不幸而露其形矣屈
抑無聊幾六開户而又以一語箝之曰此人無事尋事要
。。。
翻局而不知

朝廷有用之人木葉已摧折無餘珠沉于澤玉老于山石
不知人心有千快萬快又何局可翻而爲此不必然之慮
哉此又省議論之一事也又其次則移　宮之事夫移
宮之始末事關
聖躬關爲
皇祖之臣子決不敢先選侍而後
皇上則科臣楊漣似可幸無罪而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
也若諸臣居之以爲貴而未嘗邀會乘機取
中旨之劉老若諸臣居之以爲官而未嘗驅神使鬼取
龍之金疊陞賞功商居厥位其重手亦能辨之[illegible]

借以爲話柄者乎而不知何以又有交通之疑也
先帝賓天原出倉卒假令漣能于呼吸之間交
結宦侍聲色不動而置
皇上于袵席之安此固狄梁公所費躊躇者恐漣無此機
智無此手段耳而或者謂漣曾參新輔種禍有根即不移
宮亦且不免此其說或未必然如其然也人心何由得服
漣今且脫然去矣七年之候
命六月之撤垣報
主有心去　國何罪使漣猶知如此只合唯唯喏喏于謹
儞事底定後做一篇太平文章豈不穩當而何必報[illegible]

先帝將蓮之知至于杳不顧身而併不顧是非毀譽乎[illegible]
然蓮小臣也可以留可以去可以功可以罪有何關係[illegible]
是公道不彰群疑愈熾後來播之史冊傳之天下且謂
皇上　堯舜在上而真有交通之臣且朋廒之間有黨于
璫
旨之閹官而
皇上不及知所關
聖德聖政夫豈渺細此臣同官馬逢皐所以慨然而
請會議也如僅僅為科臣一身也亦何足會議也叢近
奏稱忠直之壞恐更深交翻[illegible]

中旨之疑漆科臣一増交通之案耳臣故以為此事非
皇上召對不可
皇上不召對則從前　詔諭一一皆出于中官
皇上一召對則從前　詔諭一一皆出于
聖意所以釋天下之疑而光
聖神之德俾忠良之正氣而平忿激之人情端在于此此
又省議論之一事也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從公會議陳大受等果否徵忠可録楽茂
才等果否才品可用一一照單查訪而又
嚴責吏部不須畏避不須更推勿徇人情而仍兩可其說

參駁陳諦而日姑與論定務要是是非非明明白白[illegible]
日期早為蔵覆至于科臣楊漣之就道尤係
聖斷早賜召對以釋群疑則
聖治興
聖孝俱光而人材與世運俱亨矣
丙戌夜土星逆入井宿
占曰有旱五穀不成一曰大人憂兵起又曰民饑人[illegible]
女主不能奉祭祀人多病屬秦分
丁亥寅初四刻立春應正月節其時四方有蒼白雲氣[illegible]
西南方坤位上黍微細占曰立春之節有雲者歳[illegible]

坤來六月水多恐土功興
禮科周士樸進修德凝命之說曰敬天法祖崇儉恤民[illegible]
言凡五事凝穩千餘言皆　當宁之藥石
陝西道高弘圖諦陳八患一章奏孫聽不遺芻蕘伏奏惟
于轉石通在
上而滯每在下此脈絡之患也一政府務
旨護身之爲末而衆足伏莽熱中之彈誰復灰心頑在
朝而蹤必在野此心膂之患也一言路萬國未冠咸拜
疏于雙闕六垣領袖半投簪於長林感激忠直之氣
歎紛紜之口此耳目之患也一會議被逆如沃焦釜[illegible]

帑百萬金錢發餉盡付漏卮能無怜僨兆生命不清其禍
之途轉奔其入之孔此諸臣之患也一方與一隅小醜煽
動中原之土三輔二東犄苦海陸之衡加額不問有兼將
之策于遺安望有息肩之日此偏裕之患也一起用召極
人貴于巖穴鄧元標鄒作江于之與公車相望于　長安
道南星猶懷向隅之悲豈與情有未協抑識地偏不及此
庭藩之患也一封與京朝一命而上無問淺任深任酒發
恤成相慶爲格外之恩獨補中尉而下一遇　請名　請
封而啓事反不比于異姓之臣骨肉懿親之以爲患者
也一而刑獄生于奎間之聲無遠日東山死有餘辜送明
待時西市一當速而不卽速當決而不卽決言之措膺切
齒而共以爲患者此也

候補御史周宗建奏爲直折公論闡發真忠仰祈
勅議易名以光諡典疏曰臣聞大臣事君義取致身明主
擇臣每先藎直臣聞以此評論古今貞臣烈士或絕脰以
鳴忠或刳心以見志或裡胸而進說或蹈烹而陳詞未嘗
不撫卷太息低徊想慕惟恐其名之不彰譏歎之不盡豈
謂世實有如此人顧其人其名湮沒淪落于冷烟寒莽之境
沉埋于敗壘殘函之內使貞魂寂寞化碧爲燐而肥身保
妻子之輩反得起而傲以一日浮榮數其百年共盡此遺

豈見于激勵大行之日
聖明臨御之初者哉臣幸遭逢
聖世目擊
新政凡先年批鱗瀝血諸臣多蒙　簡昇近伺
璽書俾允贈臣之　請一切予者四十餘人見在且予
不覺欣然易慮欣欣然有不得爲忠之恐而臣顧猶有言者
在已論諸臣品隲定于沒世名字馨于千年議諸朝
者無愧獨間有未經　司廷議者並名塞于予奪之間
論格于好惡之未察或事散諸篇而不及致或時遷易而
未及詳者使忠肝義魄竟終寂寞
聖明盛典掛漏不光臣實痛之惜之臣未暇援引姑就職
考掇最真耳目最著乎日耿耿胸中而不能自已者若臣
鄉先臣太僕寺卿顧存仁中嘉靖壬辰進士授餘姚令以
異等拜禮科給事中十五年丙申方藩與闔司計奏與吳
獄
特簡存仁往按存仁爲持平得以不究　朝論韙之十七
年戊戌疏上
肅皇帝爲廣聽薦斥邪佞五事中救楊愼馬錄呂純爲恩
諸臣指斥吳璞葉淑素趙與人等
肅皇帝震怒廷杖六十編管保安州爲民臣嘗攷故實得

其草疏之文殲於兵火上恩賜贈謚諸臣湮沒不彰甚
秋時已死有柱太拱九年未得生發之時蘇忠慎伴湖哭
無黠必至今固然有出於書院所著有鬼傳蒐葺四卷
慎諸篇可考也
莊皇帝即位下詔召諸言事者存仁復為疏陳前議
熊僕寺卿蓋自許於馬政諸弊擘畫所以然盡
忠見在同表時海內爭注意臣寄相其以大用宗考
存仁皆不受指送自 諸老都太士傅都送之寂處三
既老家居每朝望必朝服望闕
闕稽首而退

君又家窮產薄僅置田六百畝贍族又以田二百畝贍貧
生又以田百畝建石湖書院祠子瀚終日引諸生講讀其
中勉以忠孝大義尤好談性命時時與羅洪先唐順之輩
往復商論其在塞上有夜坐諸篇傳行于世既以疾卒家
無餘資至不能具喪葬而今其子孫單弱杯土荒涼忠魂
之魂長夜凄其嗟嗟薰臣賤士何代蔑有要以激昂
或矜于氣計其所堅尚足不朽猶如存仁一生砥礪篤行
絲衷其為令則有如水之守其立 朝則有碎首之諫其
處太常則有整頓禮樂之典其提督學政則有勵卑急退之
勇自甘家至老死全節完名卓爾可摘其有實詳

留名宦有臣如此顧乃不得與從祀諸賢之列使人追慕
咨嗟聞風增感謂
聖世實有未揚之孤忠
皇家有未揚之大典此臣所當冒瀆不能已于懇
請者也方今泉亚登 朝如新元標王德完諸人俱蒙賜
年
賜葬今日一時義烈炳耀有如存仁生當此時
元標德完諸人之所甘為讓席者也
皇上能録生者于今豈獨遺卹死者于往不惜曠冠之典
褒直臣于殉難之餘豈獨新天下耳目揚忠魂于九泉

謹之後尋崖望岸激濁揚清臣所望于
聖明者久矣若此外應議之臣如先臣光祿寺少卿顏蕙
成理探的派忠貫清霄文章氣節之俱全淑世修身之無
乖先臣國子監祭酒陶望齡素心遠節勁節孤標歷任同
邁環之明乞身有陽城之節先臣南刑部尚書王世貞文
空百代氣盛于秋操持無愧于古人著述有功于當世之
三臣者品各不同然堪不朽則有我竊惑者或皆其門踏
太廣而臣謂受小人之妬者原無傷君子之品疑望齡者
或皆其宗風太陰而臣謂當此附熱投炎之世何可無此
預言熱露之人疑世貞者或譏其好為綺麗而臣謂

鯀殛禹興聖賢家法譬君避世君子難容觀人者當觀其
大論世者當論其真如必苛求毫舉一一以俗法繩之則
必周公孔子而後可入謚林即周公孔子恐亦難免于俗
議
聖世錄人不應若是之大刻也臣聞謚者先王之所爲名
教也
皇上以名教扶天下而臣之所舉皆有裨名教之人在在
仁名字久湮松根將老臣故言之獨詳若憲成三臣氣節
尚新見聞未遠遠故臣不妨大略言之伏乞
皇上勅下禮部知果臣言無欺將顧存仁等應得謚名從

公議覆俾與四十餘臣共邀盛舉則諸臣身雖往而忠肥
如生骨雖朽而名常在臣工師濟豈無慕諸臣而爭起
者
皇上即借諸臣以鼓舞天下之効忠者有餘術矣
賜三王府莊田
起黃汝良南京禮部右侍郎
惠世揚爲吏科左給事中
駙馬王昺勝養田租

二月甲戌
命張惟賢劉一燝知經筵事韓爌孫如游同知經筵事周
道登等充經筵官太傅侯陳良弼照例侍班
浙江巡撫彭鯤化彙奏本省建言　國本三臣爲起鄒元
標請邮姜應麟馬德澧
吏科倪思輝疏請講學親賢用人納諫
御史張愼言條議起廢四說旁搜之道當廣採訪之道當
公核實之道當眞程品之道當正此法既定
皇上亟勅該部速發單於九卿科道部寺等衙門長貳以
暨其屬各以其所知履歷標繫載于單刻期而類于長以

遞于部彙而類焉
皇上又勅該部以其既彙而類者如考選例仍發單於九
卿科道部寺等衙門長貳以暨其屬各具所真知者邪正
清濁之辨才品偏全之等確計數品無涉含糊明註姓名
刻期而類于長以遞于部該部參伍而酌定焉門戶方隅
一掃洗盡一事之善不得終身掩之以爲貸一事之瑕亦
不得終身指之以爲累其才品兼全者上也有品實光明
而才不長於剸割者次也有才堪盤錯而迹類擇雜者次
也照懸若水案定如山體明彙奏稍次第而內外用之若
諸臣既用奉職無狀

國家有考功之法在既定起廢之案又有起廢之法諸
臣去 國之故以及久暫甘苦之數若數懸矣日者槩起
清朝累無位置臣以為有當以原官起者有當以原官改
者有當以原官起而陞者有當以特擢而起拔者試而後
用又用而再試是以起廢之中寓甄別考課之法賢者徒
以不次平常者循以年勞不亦人心允服而議論可省耶
遣營繕郎王惟光吳之甲督造 惠桂二王府
起灤中王府驗封郎
武選司郎嘉遇督理清黃
詞臣徐光啓練兵事竣加少詹協理府事尋以病乞歸

禮科仕慶伯敬陳新政四要一親輔弼一固邦本一恤忠
義一重督學

臨岸郡文京以惟考試曰歲曰公曰明尚祉瘡擭出
仇惻臨賓貫可俊非高以為有三反殿外史謎文猶為
清學并貧學行之架者不得與之內村場一竣桃李巳
撥棟口貲勞恣非捐惟恐不速一反也六考未遇不得
恣惻不知幾裡申籤訶部邑多十年木經成考生員或
果兮未易宗師二反也成考例嚴蹤遊學與病不免督
赴問采考畏卷多則嚴絕莫肯假借三反也有此三反
甚以劣生篤攅于腰序孤寒累足于秋闈何繇文售
木亦務結納叢刺交之不貞媢導之矣今當
謂成之額宜嚴蒴塞之路乙
陵勅以後者直督學完歲科兩考方許歷遷如資俸巳
可也寫加銜從服着擬優以內轉期十功令盡一

河南道袁化中陳言時事之漸可憂者有八一曰宮禁漸
弛一曰言路漸輕一曰法紀漸替一曰賄賂漸廣一曰邊
疆漸壞一曰職掌漸失一曰宦官漸盛一曰人心漸離
禮部請
旨定點八月省直典試官
贈原任大學士許國官階誥命
司禮監欽奉
聖旨王天爵簡任遴選淨身男子乃敢故縱家人倒騙本
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魏相奉差同事悉黙不言當重處
姑降一級俱着設該衙門知道
御史高弘圖請 召還楊漣賈繼春
兵科明時舉奏言 於典禮中尋出一本領曰保
聖躬就本領中尋出一把柄曰慎
幾命而其要在責相臣以輔理講臣以啓沃
禮科都垣楊道寅敬陳慎始五要勤經筵以慎養德之始
頻
召對以慎親政之始重票擬以慎內傳之始崇節儉以慎
祿 國之始明賞罰以慎操柄之始

吏科成明樞酌用人才疏曰竊惟言因人而有者也人以
言而起者他言忠盡而是言第患其不盡今日之言亦說
盡矣言忠異而此言又第患其不異今日之言亦甚異矣
盡之極則更無他說可以省他[illegible]

得同可以折目前之定案速為覆疏有在茲矣試思今日
之議謂何原以起用也非考察也察則十手所指大干時忌
後猶有拾遺而起用之事方遺部之
恩光也乃京也察之典猶欲洗洗以既烦支雖不起
之身猶欲覆露以浩蕩之寵苟有可錄何愛羽毛倘能服
官寧容蕞挫故起用之事第講用法而已一則當行以恭
恭此起廢之君子人品不同本末各異要之皆
先帝朝舊臣也譬之祖父之舊器已經棄置然有全者有
渺者有瑕瑜半者未至破裂皆為可用譬之祖父之舊衣
已擲不用然有修者有短者有調不協時者第非藍縷皆
讀朝從信錄 卷之五 三五二月四
可為佩不然而以榮典為盤法假教器為鬧法彼當年有
不愛爵而愛鼎者批鱗且不忌寧為今日遜人少時亦有
不肯捋鬚粲而捋官者軒組且相忘何取老大風光皆蠶
一出為之反以羈之亦可惜矣故今日可用者則用之不
用者存而不論庶山林之性命不驚久放之飲啄自如隱
士無陽九之劫盛世存忠厚之道斯為得也次則當觀其
大凡人服官蒞事甚易親望猶多譏肯挺身出一議做一
事則胆力可佳品格可重今欲從數十年後衡數十年前
局面已自時勢不同不履其地難通其地之所宜為不推
其心難測其心之所宜設故吹毛之論不必有累後之議

不必真果大節可觀則收錄不嗇三則宜核其真凡天下
補洛之才撫搗之品固可以定大難決大疑即潛中斷木
亦有用處吉光片毫可想文彩惟是嵇丘之子面麗終是
不真叔敖衣冠偶爾竊為郁榆人貌粲名寧有既乎今二
國家多事用才為上人各言材得真為要矣四則防其過
凡器以盛水水平則正始忌其欹而之傾也而正之既還
矣乃更思其前欹也而重之以力則不覺又欹矣昔時之
欹欠乃復今日善果今日之報答須問風日原因籠天攫
日之手難免後人有議呼風起霧之時豈知公道終歸禁
石火夢身舊帳已是冰山而泡影四浮新籌易思叢薮寧
讀朝從信錄 卷之五 三六二月五
再四而圖勿一跌過去人無不起假為非法事成極重又
豈善策故必提衡以平則人心妥當非調停也矯枉勿過
則佹者亦安非騎牆也五則當權其用當先定其可用之
處後起其可用之人列卿可借也建牙可用也即不然雅
望可以鎮紛何必假重留曹力量尚堪仔肩何妨佐貳藩
臬如必皆是京堂九列幾何節鉞幾何狀資等于挨頁守
官幾于守歲李廣不封馮唐空老不惟人材鬱而不通反
不若一丘一壑故吾嘗在改粧何為哉如是則起用庶不
虛矣然而猶有說与其此官聯前途有壅塞之形詎能排
闥而直上果服無分寸一衣寧能强進而嘗鼎則滯不可

不疏也，成功不退，蔡澤直傾應侯，逐日不休，夸父亦必渴
死。矧以久曠之身，長妨賢路，鶴肋不肯輕拋，腐鼠猶以自
嚇，則缺不可不清也。合于兩京及各省兩司不到任者，飭
嚴查速催，仍罰其俸，而不能來者，即予致以遂其高，弗不
容
朝廷之上有此不明白之人，應起用有着落，而用一人得
一人之益，此猶勢之不容緩者也。

錦衣衛奏
聖旨：張道安頂充駕校，擾朝儀，着拿送鎮撫司着實打問具奏。
保王英、徐安、侯倩、蘇萬春不行簡察，都着法司提問。該部

上御文華門，常臣行禮而退，爰有育駕校尉闖出西班
之前，嚷稱保
駕來遲，主公宥罪二語者再，臣詢該錦衣衛員役，奉
古余出身遼陽，出木口一面，前書關外劉備明先生
與夫唐太宗李靖四幷五幷，延太祖劉伯溫等語，幷書
遼東一處亂與夫一一足贊天行道，二是替世傳法等
語，又手持搖帖一一卯上書寫陽府亳州馬未二里七家
民張道安四十四歲，與大赤心報
國老祖傳旋恐
君不信，籤帖爲照等詞，供係本日侵晨有不知姓名人
將駕衣執事與我，代伊頂
駕，貌似顛狂，語無倫次，見在該衛羈留，臣竊詳科儀，御史
李九官高弘圖等，看得張道安語言支吾，神情變幻，顯
懸木閑，悉憑謬不經之句，戶稱聖號，犯蹕驚無赦之
條，至于錦衣衛掌印官駱思恭、鴻臚寺金吾之冢同思
王陛之嚴，校尉何役也，而可容以次身之有人，要知執
駕衣何服也，而可令其私授，幷詢分轄之不知，衛屬
探之何事，豈是平日之紀綱，難委臨時之不知
細不逞之徒，階之爲厲，誰執其咎乎，況茲

天顏咫尺之地，固不可與
寶寧門所擭之瀛丈成同日而語也。懸乞
勅下法司嚴
加綑鞫。
御史周宗建直窮數案小人之變爲今日持議之衛疏曰：
臣嘗槩觀往昔
冲主之朝，紀綱未整，議論多紛，常恨其時不得一挺立不
回之臣爲斬其縢擾，破其成心，以至君子小人兩歸于盡，
如有宋熙寧紹聖故事，今日者幸得身事
聖主，猶不以素所盟心者仰報
君父，而猶習誕取姓甘負，明時臣之大罪，執過于此，故
臣不敢以時之所害道者爲默，而願平心爲我

皇上陳之。臣聞
國家之治，治於公論，而公論多出于光明正大之途；
國家之亂，亂於偏論，而偏論多起于紛紜幽隱之路。一出
光明，則敷陳了達，無所不拆；而一涉幽隱，則揣摩意度，輾
闢轉深。此于老成之
主，猶恐熒惑，矧當變態幾更之後，適
聖主幼冲之年，頗可潛滋暗伏，以貽後來不了之局面哉。
臣無論往事，請論自
皇祖戊申以後，方故相沈一貫未敗之時，其時在朝者
豈曰無君子，而惟一䄂以小人，則沈鯉可逐，郭正域可去

察典可壞人獄可與時則有錢夢臯康丕揚等所爲之首
雖有善諛者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庚戌辛亥之交其時在
朝者亦豈盡無君子而惟一䕫以小人則大負之淮撫可
保極險之銓佐可阿窟節可摧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
徐縉芳等而爲之首雖有善諛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
壬子癸丑之交其時在　朝者亦豈盡無君子而惟一䕫
以小人則學差可拚考選可排吏兵之說事可日試亂爲
嘗考察之把持可一網以爲罪時則有亓詩教趙興邦等
而爲之首雖有善諛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夫有一翻
小人之後度卽有一翻小人之現身有一翻小人之變遷

卽有一翻小人之弊案討其時爲君子者有心難昧有行
難揜豈不欲一顧其終而無奈此諸小人占風息影擇便
投蝕不問
國家之利害不思事理之有無不審寸心之安危不計後
來之破敗惟一將尙之趣日據爲眼下之窠符苟有不合
于時者輒舉而入之羅中而一時無識之士又復神迷脊
亂爭先取怜勢在浙輔則趨浙輔勢在秦淮則趨秦淮勢
在齊則趨齊勢在楚則趨楚十年以來兩經變換雖其人
前後不同㨿猛不一而要其根器貪庸識力汙啗則此數
小人者實所以累一時之君子而使之共蓋者也夫此數

翻諸人方其患得之時東可塡門金棋戍穴官常任其掬
摒仆路信其雌黃儘足自謂英雄而迨于一　朝垂盡婦孝
光殘平時之辣手化爲糞土之螻蟻不身死于賤行辱人
卽過消于蛇行鼠伏嗟嗟諸人夫亦何利之有哉有如今
日三咨並下衆正齊登輦門之光景漸開啓事之揄揚幾
遍　臣謂君子進庸之盛無踰今日矣而　臣願欲借往事爲
衙者非謂今日遠有巳甚之事而　臣竊欲諸臣之先事而
慮其萌也姑以用人一案言之如前後諸臣所引董應舉
高攀龍史孟麟李邦華蕭明遇魏雲中等不下二十餘人
類皆磊落奇才風霜老骨在舉者光明洞達各諒無他在

用者直捷了當無嫌旁觀如必借此爲題爭相濫引若積
橫之貪邪亦思㨿架于月旦窮究之醜類尙留存夢于爽
从將
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子市德之私緣欲廣彙升反開
破綻此臣之所爲不得不慮也又以後　宮一案言之凡
前後諸臣所申論者如方震孺毛士龍等不下十有餘章
闡發旣明人言且息在科臣楊漣潔志達嫌不難聽
召用於他日在台臣賈繼春實心變
主何妨付定論于　國人若復㨿此爲名再生譏諷猜僭
談羽翼者益添臣子之不安追憶　几筵者復來事外之

德遂各欲高其聲價斜似失其初像欲掃疑端愈增旋渡
此又臣之所為不得不慮也夫臣以四虛獨立之衷旁觀
冷觀早已有此二慮而況一涉有心之人遂為幻影之播
牽連纏擾又當何如諸臣明而熟於計者豈其見尚未到
此臣同官張慎言之疏一則為用人而發而曰恐墜前人
之舊窠一則為遼與總兵發而曰恐開後日之爭端臣責
哉斯言實與臣合臣今 擬
約言
請約言之以告諸臣曰銓除在吏部自非真才真品毋容
夾襍以同升 朝論在輿評自非大枉大冤毋輕出言以
佐鬪。國家畢竟以逆璫為第一緊着當共圖殄賊毋得

起室內之戈今日畢竟以
君德為第一本根當共思輔 主毋徒為將順之節膈中
淨提筆底空明此臣于同事諸臣願進之以藥不者也臣
平言
又 請平言之以告諸臣曰一諦俯岐正可為忝互之籍
一人互異不妨酌衆論之中凡一切理外之私情儘可置
之說裏即金錢之影子亦不必留之筆端一掃虛疑各歸
坦蕩此臣于東西南北諸臣願進之以藥不者也臣更
廣言
請廣言以告諸臣曰時本無事毋以為意外之張皇用既
獲伸毋添過去之孤憤德業以虛而彌廣聲名以淡而彌
長臣即不暇遠引即以今人自況亦有央日孤忠赐其家

[illegible]市 廷杖一事亦有一生學道果成投荒有[illegible]
動天下者而晉其貌一如書生刻儒觀此諸賢足為師法
諸臣竿頭更進豈止護此為家珍朋友絕頂相期豈[illegible]
人于故步此臣於用未用諸臣願進之以藥不者也臣[illegible]
大三冬靜觀頗定姑未暇及他端而以此清淨簡淡之說
進臣非不知臣言一出必謂臣何處之太早而不知[illegible]
之說則氣或有時盛衰局且有時成壞信如臣說則公[illegible]
事伸無憂間沮仕路甚貴何惧旁撓可保諸臣一生[illegible]
人之樂 國家亦得享數十年寧靜之福以此報
聖明而消弊俗不識宇宙間一大快暢事也哉臣言及此

臣不忍當此
英主中興之日舉工師濟
明首如流為二十年來夢想不到之世界際此良時復爾
相賢將前此諸臣猶可借
先祖之前鼎為百事藏拙之叫今日臣等又復何所借以
謝過于我
皇上哉臣為此言可以對朋友而告
君父可以仰鬼神而質聖賢忠義勉為其真志願須圖其
大臣之欲奉教于君子者久矣伏乞
皇上迴察臣之愚明示諸臣洞心定氣細味臣言庶有[illegible]

臣言爲未然者、臣且樂聞其說。今更進一言以加于經筵
之上。臣且請退三舍避之，不復敢與之共口而論也
退舍于香爐山大破之
遼東巡撫薛國用請復遼東科舉
李瑾唐世濟朱世守巡撫應天南贛廣西
兵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皇城守衛朝儀禁杖及京城內巡徼事具載職掌，邇
來怠玩相習，屢致疎虞。兵部都察院并緝事衙門督率
緝巡視官嚴行申飭。盜賊奸細、左道妖言，即便拏究。遊手
無籍潛住與邑之人，不時驅逐地方。鄰佑容隱不舉的，
併究治。其錦衣衛侍衛旂尉、各門守衛軍役清查隱占、僱
覓頂冒諸弊，一體奉行。
兵部接出
聖諭：遼左危急，本兵居中調度，責任非輕。該部尚書、官諸
告杜門，堂屬空虛，豈成事體。尚書崔景榮著力疾視事，侍
郎張經世已有旨，即出供職。職方郎中仙克謹也着他出
來，不得藉口人言，致悞疆事。責有所歸，其未到侍郎兵部
移文守催就道，特諭
錦衣衛接出
聖諭：朝儀直駕侍衛起，察該衛職有專司，近來因循縱玩

旗尉人役漫無稽查，致有僱替諸弊。今後務嚴查正身，將
名籍貫清弊文冊，各管領官比較認識，照期簡點驗明方
許給牌執役。至于車駕出入警蹕，倍宜嚴整。扈從器械員
役，依次隨導，不得錯雜攙越。其原隸該衛領役旗衛人等
若干，向多奏討隱占，如違者一體參究。如諭奉行
司禮監傳奉
聖諭：淨身男子擅自擁擠禁門，着巡捕提督官軍嚴行驅
逐，即赴該城報名聽選。又傳奉
聖諭：這奏內淨身男子昨已奉旨增數選收，尚未完數。乃
敢逞兇持刀，擅行攙擠禁門，毆打巡役。着京營巡捕嚴拏
衙門即將爲首拏獲，具奏不許容縱。還着該監會同該城
御史將未完數目，遵還補完四千五百之數，再增收二百
名，以昭朕念恤貧寒之意。各宜遵守，即赴該城報名聽選
不許頂替攙擾。如年貌不堪的，着照舊規嚴行驅逐。四十
里不許仍前故縱。其拏獲兇惡王永壽等，着錦衣衛拏送
鎮撫司研審究問。該衙門知道
命禮部照二十九年例，將選退淨身男子撥給各王府
沈振龍升車駕司員外
麻運遭風
上命撫臣祭告海神

太常寺少卿李宗延奏請修明禮樂以光祀典

一曰樂章宜正。臣伏覩
列宗樂章悉出
世宗御製。祠祭孔子、一曰大哉宣聖、一曰維持王化
非洙泗本色。然竊之皆元人治策之歌也。夫以堂陛之
天朝而用元人之於樂以祭。不亦
朝廷叢當世之士耶。況元史所載源曾思孟各有八句
歌章。而我
朝一切刪去。以致八句之詞不能終一獻之禮。樂舞生
復將八句重歌一徧。以俟獻官之畢。蔑成何禮。律此樂
章所當改訂者也。一曰樂音宜審。臣稽列帝拜前神
樂觀謂哉其言之矣。故定選樂舞生子弟名
賜之禮教、臨之淨衣、拔之袍帶、與何鄭重。今殊混
不按節奏。歌舞高下。一片道聽。竊恐修革之遙
轉之中異端之聲不入杳嶧之耳。以後必會接宮商
徵羽半商半羽七音以合於六律六呂之節春夏秋冬
之序。夫然後高下有則。輕重有法。抑揚不忒。其庶
當
祖考來格。

樂后德讓鳳儀獸舞而四夷來王矣。誰謂聲音不關於
治道哉。此樂音所當發正者也。一曰八音宜備。臣伏覩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備矣。乃金石竹匏土木之音
具在。獨絲屬琴瑟袖手而觀。革屬搏拊信手而拍。三樂
靡施。臣甚恥之。查得先臣禮部尚書韓邦奇河南懷慶
府鄭府世子載堉著註為樂書琴瑟有譜搏拊有法以
及國丘方澤廟享房中樂不具備章章可考若按法而
調亦非難事。試令協律郎等潛心學習桃揉合局考擊
中度。豈不足彰
國家全盛之樂。此八音所當修備者也。一曰舞位宜定。
臣伏請六經所載鐘磬琴瑟陳列堂上。于戚羽籥陳列
堂下。自創樂以來未之改也。臣每祭先師於太和殿滿
樂歌舞在上。舞容在下。若可觀及奉
命祭太歲之神。樂舞生列于殿內。歲暮大祫樂舞生列
于殿外。孟春一時享樂舞生列于殿內。又致祭孔子、樂舞生
列于殿外。夫一樂舞生也。然而殿內殿外而殿外何其
無特操耶。問之樂舞生。則曰舊規同之。左右則曰因仍
已久。竊思舞生在內是于羽可混于堂上所稱舞下內
階者。謂何此舞位所當齊一者也。一曰香燭宜慎。臣稽

皇上之親祀天地、祖宗也。親祀祖宗則天地
尚為天祀之。肯原無致祀之期。今
皇上南郊祀天則真香燭出自宮中。于時享則
宜享帝享親可懸殊親耶。且是香燭也。有官編之有
驗之有官發之有官致使香味不精。燭多低偽。
實神明真此焉。其以後香燭于時享先期照依前
事例宮中發出真香九炷燭九封。其餘仍于本寺
辦更加天語分付發收官員務要真實精美。庶盡
抵偽以致然。制此香燭所當格慎者也。一封號宜
臣伏覩漢壽亭侯精忠空今古。節義震乾坤。
太祖建廟于雞鳴山。有
成祖建廟不寧序縣東本寺出香帛等物歲時致祭
成化十三年本
勅重建乾然家家尸之北、永作臣民之瞻、聞聖祖天
奉一念臣于本年正月親詣本廟內。標三界伏魔大
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冠冕旒緌帝服。然本寺
勅無遠也。如謂傳勅封自有三天街彩係
皇祖加恩不妨命關臣撰制祭本寺先行改正。然後
行天下是亦表揚忠義之典。此封號所當考核者也。
曰祭宜詳。臣伏觀

代帝王之統。卓為萬年祭饗之馨者也。若
建文皇帝獨無四年天下乎。
恭仁康靖景皇帝獨無七年天下乎。雖曰削奪謫廢。然
桐封之情。尋網章論全無手足之義。然帝下世系止
論統業且親叔與姪親兄與弟。又何必追究之深也。況
金山陵寢十日之前遣官致祭。
列宗明旨如新。而建文事蹟著附載于正史。表有
神宗明旨安。于列祖合祭之日。令二帝獨向山塚無
序位不聆鐘磬之音。不享杯酒之獻耶。此祫祭所當
詳者也。一曰禰廟宜議。臣伏覩
睿宗之入太廟也。
世宗冊實于先。獻孝于後。既已竭盡誠孝無餘力矣。凡
為子孫臣庶享敢復有他說。頤我
皇上之于睿宗則高祖之父也。于
高祖也。而睿宗之于憲宗則父子也。我世宗則
于憲宗則祖孫也。以世宗之
享上而觀睿宗則遠矣。以睿宗而觀憲宗則近
矣。仰體先帝之意。曲盡達孝之推。後之孝宗憲宗。其引
廟之時。或從舊說。或從新議。此雖一時。通變實酌父子
之深情。全祖孫之切念也。四海恭獻。遍朝下宜。周此

稍上親而同官少卿李瓚亦由異途況王之待[illegible]
夕上謂而　孝宗尊宗大非尋常可比者誣也此
世宗則為孝子以思事親江
皇上則為仁人以表孝事祖道實用成此非所當擬
議者也一曰親人賜一位張昉伏親太廟東廡諸王陳享則
壽春王妃劉氏為一室灌在王妃莊氏下蔡王安豐王
妃趙氏南昌王為一室家壙王妃田氏盱眙王妃曹氏
鎬淮王妃劉氏為一室寶應王六安王來安王英山王
山陽王昭信王為一壇洪武二年定東廡八位西廡八
復寧壽春為
皇伯考壽春王等七王為皇兄寶應等七王為皇姪及
英廟時壽春在七王為
皇高叔祖考寶應以下為
皇曾伯祖考世大不合外耍僭甚遠居七年改廟本麻
而樂生往往以黃紙貼祀周祭畢則去是十五王之
宜此也蓋已非親舉紙貼之昭穆臣考
祖制無親王往享之儀伯念
太祖親親之情則令祭可預如謂祖制不敢請
德祖無祖請祖當不宜祧矣此親屬所當
以者也一體曰廟位宜實臣謂十王宜祧而東廡

西廡八位宜中允慶道廟議妖僭崇祀大典
十外獨有光文臣誠意伯劉基一人而已夫我明重臣
兩景洛二有五十餘年禍一文臣從祀學不令英雄經
哉臣竊之謂日宇成　列爵各有朝祀未必皆創
氣也治王文臣宜從祀不必皆時非干戈身
無介肯學無親從李應司馬光其人武臣漢唐宋社稷
廟中皆有文臣從祀而我朝何獨乎然也可先臣楊士
奇楊溥楊榮蹇義臣望若謙[illegible]守仁可以配顯
可以從孔廟獨不可人無[illegible]臣[illegible]之功則
李化龍播州七百里[illegible]山五百[illegible]或亦汗馬功先
文官特不許封公侯耳[illegible]未嘗有從祀之典也曾議
臣以實東無以說[illegible]之[illegible]亦足以[illegible]臣丁此[illegible]所
所當議寶者也臣竊謂讀樂潤敝不[illegible]十款臣以臣見
親見者數奏耳曾與國子監司業[illegible]命[illegible]求之可
其瑣宮之禮樂一書議孔廟禮樂[illegible]足觀[illegible]乎今
變也杏之則為見任工部都水司郎中李之藻所撰
將此官訓改禮議[illegible]宮以議
太廟之禮樂又[illegible]太廟之禮樂以[illegible]鄒元之禮
將考訂有人而組豆生色要非臣下之所敢必也伏候
聖裁

開鐵五處 大同是留 恐遼中者

[illegible]　槓太子少保廕一子入監
戶部總報淮運到遼
上命紀錄勞事諸臣待事平優叙
舉經筵頒賜羣臣有差
頒天啓曆式
兵科蕭基夷謀叵測
廟算宜周疏曰臣見五月中遼東總兵李光榮有投降[illegible]
夷甲騎因爾賀總兵放進之報越二日又有投降真夷[illegible]
總兵放進收留安插之報二日中又有投降真夷[illegible]
都兒桑我投降夷人之報臣因而嘆曰推哉此[illegible]

何其輕也反覆思之有可疑者四有可慮者五有當問者
六何以明其然也遼東年荒米貴自去歲已然何至此時
方覺困餓鬬經臣懸招撫之令奴騎兩月絕踪境上而西
夷降者屬至豈鼪鼬鼠穴之象蠶鵲形鶴膝之傳保無借
徑假道者乎其可疑者一也夷虜居依草野生啖腥膻不
畏饑寒是其天性若有如許車輛如許牛羊何不住牧彼
方今乃遠來投我其可疑者二也據前役之所報者夷人
五六千牛馬車輛若干此非一日一夜可至亦非其冥冥
中而來彼中部落豈不覺知屆而藏之勢所必至而昔朔
寂寂今乃猝信其可疑者三也大率狼戾自古難馴蹤跡詭

跳梁莫可禁止今李總兵栅匝之則寂然無譁賀總兵收
進之又帖然奉[illegible]
令是何其從容向化緬讓輸誠其可疑者四也即此無所
疑矣降者真矣而狼子野心非我族類其來也原無固志
其往也誠有異心萬一約束無方安頓不妥聚之極易散
之極難狼顧而驚鳥合而起蕭墻之變肘腋甲兵其可虞
者一也彼既窮困而降我必恣其需索須人人給賞月給
其糧軍餉尚需告匱夷腹何時得飽況其投降數月甚
百以成千若源源而來安能頻頻而應是乃借餉[illegible]
以輔寇其可慮者二也關市之間四達之地居民[illegible]
人商賈之所經營驛使之所往來發糧之所輸運萬一降
夷勿跳搶掠公行咽喉不通首尾冲决其可慮者三也方
今間諜不明華夷錯處或者奴酋奸細因而竄入其中多
方偵我出沒無常呼吸之間何事不有其可慮者四也塘
報云再不許收我投降達子[illegible]與你要說箇果斷虎
方伏激之使怒火未崇燎之使然恐樹怨仰在于樹恩而
所得難償其所失倘其攜兵沐馬不却不前借此釁端索
我重賂使我成謀撓亂措置張皇欲進討奴酋又恐西虜
之躡其後欲安排降虜又畏奴酋之襲其虛進退兩難腹
背受敵其可慮者五也夫可疑者正爲可慮可慮者正在

可疑欲認爲真而萬一或僞欲認爲僞萬一或真將欲拒
之則降夷必有鹿不擇音之虞將欲收之則西虜必有[illegible]
惜主人之衆
廟堂而懸斷邊鄙之事局外而遙握局內之籌固知有所
不能也則何不問之當事諸臣也降夷果饑困真心來[illegible]
否回鄉陳友諒果可信否搶去萬田等官馬三匹將臣[illegible]
赤身放回除外再無搶掠否見在市口外住着等候果[illegible]
犯我軍卒否此當問之李光榮者也放入之時如何光[illegible]
放入之後如何光景安插之時用何方法安插之後用[illegible]
方法能必無匿奸乎能必無擾動乎能制馭把[illegible]
命使不然恨乎此當問之賀世賢者也往來委四千金子
金台什之女固是甚計然固有發弁王猷許許歲輸如何
者固我往諭而食言豈我使張汝說者渝盟貴請而我[illegible]
留倉使光如此生端將長我心餌之其望難繼遂之其[illegible]
必潰若此所傳下欺汝貌等道路所傳一切匿不以報
虛虛實實作何彌縫所當問之邊臣者也一降夷也如何
李光榮報賀世賢不報如何賀世賢收李光榮不收賀世
賢果能時其饑飽銷其怨心乎果能以夷攻夷乎光榮世
賢果一德一心乎如其措置妥當則當叙彼中招納之功
倘或尚欠商量則當採衆口僉同之議此當問之經略督

撫者也樞部運籌帷幄之中制勝
廟堂之上邊塞夷情變態固當耳聞目見况山海遼陽亦
不甚遠健兒雄卒亦不乏人遼塞既可以飛騎而到長安
長安豈不能飛騎而馳遼塞何不擇一精細武夫星夜往
彼緝探厚其廩餼限以日期得彼真形虛實回報因可以
博採羣議仰贊
廟謨此當問之該部者也統均
上持之權最與經臣聯絡任聚無使隔礙以茲危邊如此
之際應否宜儲材以待用不宜局額以自隘應否宜錄
而畧短不宜苛責以求備經臣塞外重寄應否宜聽其
宜無掣肘以關議謝之門寬若地步明為責成所當問之
部院者也趙充國之論羌夷也必親到金城後上方界今
不得躬見彼中之虛實而預為不必然之慮使彼中一則
聽命二則聽命固為踏靴搔癢若大任識無成畫本末無
定計
廟堂論之邊部邊部議之
廟堂不幾畫餅以充饑哉不知計當何日決遼當何時平
也此臣所以設為問之之法也
草場矣
御史周宗建上言竊觀東奴發難以來兩度調兵三番撫

師疲竭天下困弊中原乎奴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遼陽陸
土半淪腥膻三年于茲卒無成筭臣以為邊事之壞不壞於
無兵不壞於無餉不壞於經界將帥之無人而獨壞於大
臣之無識何以明其然也方撫順失事之後
特簡楊鎬錫之尚方十萬之師征集塞下誠於此時先
築撫順修我封疆俟其再入蹶之境上此定着也乃當
國者漫無定見徒使蹈溺畏流吹噓出議而輔臣因以為
票擬之準遍遂以為進兵之符一言督戰全銳俱亡則當
臣之無識誤之也既敗之後馬林尚未全沒李如柏也且
擁重兵此時雖有猶蹈覆元聯絡非聞為成守計此又一定着
也而當國者復漫無定見所票
明旨全無經畫二三庸流推轂一執傍之李如楨康應乾之
劉國縉僉為長城而鎬乃眼迷心亂茫然無措使開鐵繼
陷扁夷淪亡則又宰相之無識誤之也既而起熊廷弼於
田間再征兵于海內此時奴以方張之銳視遼陽如掌中
廷弼乃決計自强鑿濠峻堞使人有固志而後乃城瀋陽
屯奉集相形勢布聲援致虜酋心疑不敢深入獨以大器
得着而國祚一選復亂人志用夷之言不效同舟之劍還
與當國者復漫無定見徒使去一經臣而或戰或守尚無
定策則又宰臣之無識誤之也至于今日新臣受事臨

初更臣計此時惟有固其胆志多其嚴防守延彌已救此
規絕奴賊中土之求使其退則憂于饑疲進不至于大損
中破擄城自守之議洗明廷猜疑不平之氣持之幾年
虜無大利我無大害使奴易心希　中國市賞之利而悔
禍求服當有定期此又今日不易之定著者也乃當
國者復漫然不見一主持不闘一料理人言兵十八萬
亦曰十八萬人言餉九百萬則亦曰九百萬人言撫順可
城則亦曰撫順可城隨人高下一無知長日者入犯一
奴已侵凌蕩
上國矣於此尚不急一布置而猶從容迂緩為太平無事

兩朝從信錄

之見一旦有警計無所之則惟有如前歲之早閉九門而
已嗚呼大臣無識若此尚可與謀天下事哉臣願宰相上
佐
天子下平四海謂其有大識大力聰見天下之大勢而近
然持之始成為真宰相若今日遼陽大勢則倒戟然易見
矣一同之地戰影相交非若
世宗朝之倭奮
神宗朝之關白有航海阻濤之遠也又非若先年之套
播苗猺據彈丸其力有盡其勢易衰也彼以新銳之強悉
奪統之地情熟叛臣儼然大敵而謂二三年間可能結局臣

不信也即使今者入犯者復退去而其入犯者仍在也臣
度三年蕩平未必長驅而其可長驅者仍在也即今觀且
十四萬折抑兵十四萬而犬奴之勢絕終不敢必也為
臣者誠知其大勢而確然以定議持之此議一定不可
撫經臣以堅守明計兵食于久長使經臣不至戒心于
之被害不必備城撫順之說以自白灼知其說為勝
朝難證
是紛議東如聾然羣指我之為怯而堅不動也灼知其
為畏者則羅萬喙分牙移論終舉目買我以懦怯之名
而堅不動也然此堅不動者則天啟謀國之難

兩朝從信錄

皆小臣所可得而及者也以此收遼之局即不能出于朝
庭之上策猶不失為翻移之中計脫復如此而紛紜旁雜
變而奴退遼言進取變而奴來便恩退避啻使絲龍反在
敵手而進退我全無可據不幾為行宋之續轍也哉臣請
輔臣自今以往須先知平章事　因乃宰相第　一緊事斷
理人才乃宰相第一忠猷使全遼形勢皆悉于胸中即遇
外紛如誰舒而亂吾之謀使海內人才悉知于平昔即東
吉近與誰得而熒惑之聽使兵食大計盡籌于恩籌即道
旁殊議誰得而撓吾之畫以言議兵餉十三萬餘之外遼
報十萬餘之衆未更無煩于再議也以言兵餉而十四萬

之兵應汰五百餘萬之加派大略相當部議之条至于汰
百萬者可細為之簡汰也以言用人熊廷弼之氣吞胡虜
張鶴鳴之戮力行間王在晉之精晰牛毛涂宗濬之幽羅
紫塞熊明遇之奇翻八陣李邦華之思入重淵未光新
才足追風傷鶴之忠堪矢日俱可取而備緩急之用也
又今日一定之急著也故臣願相臣之早持定議也
其出議而後任事者有恃無恐持議者無得旁撓相臣
以臻
新主於 中興者斷無外此一事矣臣 願相臣急圖之
日能主張邊事安攘無虞即他有闕遺可從寬略
兩朝從信錄 卷之
天啟朝之第一名臣今日不能主張邊事復蹈舊日之轍
使邊城再陷危及都邑即使一批一對事事協人一身一
家件件清謹要亦為相譜中之第一罪案相臣念此宜何
從焉自古及今有卧薪嘗胆之恨然後有沼吳之霸業有
起舞擊楫之忿然後有江左之中興有力決過河之勇然
後有澶淵之觀表有熱血欲灑之痛然後有 英廟之復
辟有一日數紫飛騎屢通如拱如居正之留心邊事然後
有隆萬五十餘年之獻貢 國家當大艱大難之日不復
大臣決策而欲依違築舍伸人言以僥倖于無敗不幾叢
當保耶顧 宗社之憂哉臣忠心所激義不忍默然不敢

奏稿良梓真以計退總依庇陵內帥之

獨倍從以難為而獨規相臣以定識相臣識定而邊事
矣相臣不任誰復任者
皇上不責相臣又誰責者竊
皇上早 勅二輔急圖邊事毋再迂回毋再推諉如
臣不詳也奉
聖旨軍國大計廟堂自宜主持閫外機宜仍當參求盡
這所奏裁定兵餉尚守嚴防以待奴首悔禍及蠶叢
箸著該部詳確議奏
長陵等監復陵軍啓釁事奏
聖旨陵軍管轄已有定制着邊衛如何清理紛更
兩朝從信錄 卷之
查該道官果有牌行造冊赴營操等事從重參處其營路
軍起釁根因一併查參具奏
昌陵兵備道項良梓謹揭為逆監藉故生端欺
君亂法直揭以破奸謀以申紀法以明職掌事照得東
虜猖獗勢如破竹武備在在單弱臣痛心久自任永平
時毅然整飭恒約鄉士大夫及城操壯快吏書鄉民團
三令躬親校射設處鼓舞惟恨不一當得自效以靈猶
而振厲之幸蒙 一頑
聖明不棄芻蕘拔置臣承乏 勅整飭昌平等處兵備
及長陵等九衛專一操練人馬政臣效犬馬報効之遇
之日也抵任之初即值長陵監鼓衆挾賞之後深恨
縱态置軍役併一面出示嚴諭道以三人一面通行
餘如營路如陵軍督令本管查正身請臣占外
行文發亦不發復消盡心所事也不謂獨諸監等張
所忌上疏担臣立迫赴營操練職難取吉挾貫
正國法請查狀賞者欲行查參臣已具揭備陳
詳聽御覆又見同禮監查疏奉 旨下部擬并知
重陵已有部議法司自有定斷即以小監鉞真承

老不[illegible]乃詆監覓[illegible]中陵軍六千餘
設監額五有餘名此五千五百餘名豈歸一處有宜[illegible]
虞查者臨[illegible]虛冒衛翔家之囊索頂門一射利見[illegible]
隱此輩[illegible]祭心悖日知奸情弊無所進身矣至[illegible]
再疏孫辯欺罔滿猶可一詭其諸言而折之[illegible]
陵軍止五百名今何以開一千二十入其言此何以[illegible]
有四玫六百二十名此以外何以有延山巡邏[illegible]
據提覺其軍[illegible]無數月陵軍皆神宮監軍也揀東[illegible]
有巡山巡邏九陵提督所給有陵支何事也[illegible]
臣多就寡巳[illegible]遣訊而云分專上奉何[illegible]
有延山巡邏並無不領冊點散有何支役事豈上[illegible]
明有所向來月下[illegible]者不領月餉耶多名[illegible]
者領月餉面[illegible]乃至一萬二千名四百五十[illegible]
少而賞銀二兩今除五百名被三千四百兩耶其[illegible]
軍每名二兩何蒙中庭急追逐一[illegible]銀一之多兩備查得[illegible]
一千餘全人項軍土四千天下十皇帑九今又看守[illegible]
陵軍監各人項[illegible]四千名山[illegible]九操名[illegible]
宮軍人六百名又二百八十名[illegible]六千二百軍九百四[illegible]
五名又看備軍二千[illegible]名道共六千二百四名共[illegible]
遏賞銀一萬二千一百八兩就為[illegible]
障天該監何須實一至此也最可畏者[illegible]

櫬坐地指使發餉使臣而不許問領餉則持帖强請[illegible]
書字目講錢糧而不可查要挾又安稱舊制先事[illegible]
悔閃踪躲逃而後通近虜足夾狀把下[illegible]而羌胡接
也究山後無墻[illegible]長陵虜業七木之變出入自復
[illegible]採山後[illegible]至長陵抵東山只二陵陵軍仍無一居人關
[illegible]之平營至營防守紅門[illegible]恭陵陳蝶把守東山
[illegible]入京營大監所守上有該監盧萬足監牆既京[illegible]
[illegible]律者該無大營[illegible]一樣有該虜萬足監牆既京[illegible]
[illegible]今守不為入許耶此時[illegible]
可堅計獨不自為之數哉[illegible]
陵寢亦何盍成敗之數[illegible]
治及臣亦何蓋成[illegible]
因難北完錯亦所沸[illegible]
有前疏未行採練而五百名為採練夾[illegible]
君之罪有令疏五百名立迎操數[illegible]
東吾之罪兩者以[illegible]
諸監所寫未見馬解而[illegible]
有臣跡栗騰何給[illegible]
宵奸謀且不可測[illegible]
三尺也疏來猶[illegible]
[illegible]尚思等人人[illegible]

未究審其悉[illegible]
聖明日月之下大書乾剛張進忠等原係偶犯或首[illegible]
斧鉞之不服而尚敢究嘵賞奏爲也若牌行署備查[illegible]
各軍統領出哨搜出是否定追赴營採練今改以追[illegible]
營操爲追赴出哨理居詞窮肺肝立見原牌具在今[illegible]
軍細數附錄于右爲此具揭須至揭者
一源牌行署
天壽山守備署乃原任坐營張福安道衛爲軍務事[illegible]
得皇陵後背逼近虜巢且樹木森密或秋易于竊伏[illegible]
陵寢重地深可慮憂查有延山等軍向無專官統轄[illegible]
遇警調遣各名合行委官督率爲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
即將護守陵寢并巡山各項軍士逐名查點真正本[illegible]
軍日逐統領出哨接山自東至西遇而復如遇有賊[illegible]
即便相機截殺二面飛報本道速撥標兵應援務期[illegible]
全如各軍不遵約束及冒名頂替者即拿解本道以[illegible]
法紹行先將查點過各項軍士花名造報查考
一陵軍細數
長陵
神宮監軍上一百三十七名巡山軍四十二名巡還[illegible]
七十七名夜不收軍比十七名黃土軍四十[illegible]名行宮[illegible]

軍十六名天橋軍十三名地坟軍二十名本戶軍一名
獻陵
神宮監軍一百十二名巡山軍一百二十九名巡還軍
四十六名夜不收軍十九名黃土軍七十八名行宮軍
二十四名天橋軍十七名御馬監軍一名
景陵
神宮監軍一百十一名巡山軍一百五十八名巡還軍
四十五名夜不收軍五十二名黃土軍六十六名行宮
軍十名天橋軍十一名本戶軍一名
裕陵
神宮監軍一百十一名巡山軍一百四十三名巡還軍
四十五名夜不收軍一十四名黃土軍四十一名行宮
軍二十一名天橋軍十四名
茂陵
神宮監軍一百一十一名巡山軍二十一名巡還軍
四十四名夜不收軍三十五名黃土軍三十五名行宮
軍三名天橋軍三名御女軍一名
康陵
神宮監軍一百一十二名巡山軍六十二名巡還軍
五十五名夜不收軍三十五名黃土軍三十一名行宮

千二名天橋軍一十名御馬監軍一名[illegible]

永陵

神宮監軍士一百十二名延山軍九十八名延遲[illegible]

十四名悼陵軍一百名夜不收軍四十名行宮軍[illegible]

四名黃土軍七十名天橋軍十四名

昭陵

神宮監軍士一百一十一名行宮軍一百一十二名[illegible]

山軍九十九名延遲軍九十九名黃土軍二百九十[illegible]

夜不收軍一百名朝房看料軍四十名李貴妃墳[illegible]

二百名金錢山軍士三百名鄭女軍一名[illegible]

定陵奉旨督撥營軍看守軍上爲會愛等六百名[illegible]

內監親標亦隨陵軍給賞領訖又天壽山守備下城[illegible]

軍士九百四十五名并九衛軍士二百六十名偕[illegible]

衛領軍亦隨陵軍給賞領訖以上共軍六千十二百[illegible]

給賞過銀一萬二千四百零八兩爲此開揭須至揭[illegible]

日暈

二月初二日日暈兩傍有耳如川狀內紅白光[illegible]

明燦燦然如玉環其大竟天并日暈形如連環[illegible]

面東北面復各有形如抱珥抱道陰[illegible]

[illegible]

日暈之上[illegible]之中[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君象也宜清明不宜陰晦日有暈已失常矣猶曰暈[illegible]

耳至暈[illegible]異常形狀[illegible]不經見者[illegible]職未習

天文不敢妄談然[illegible]

此時且兵馬[illegible]

天以此象示[illegible]不可不深爲謀求耳[illegible]海道何廷[illegible]

文看得

天象示異有非必先變不虛生日光[illegible]

[illegible]

青[illegible]

行[illegible]

巢之來也[illegible]

亦以[illegible]

柴[illegible]

共[illegible]

外[illegible]

此[illegible]

兵備外[illegible]

天戒[illegible]

若象也所以[illegible]

不容[illegible]

明主[illegible]

[illegible]

天心仁愛[illegible]

之[illegible]

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條奏疏

不消[illegible]

三法司會審楊鎬李如楨等議得楊鎬李如楨所犯楊鎬

合依臨敵失悞軍機者律李如楨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

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律各斬秋後處決奉

聖旨楊鎬輕率寡謀李如楨退縮觀望因覆軍喪地貽禍至

今罪狀甚明刑章宜正既會審明確俱依擬

禮部十誥二藩並建未

聖旨惠王分封荊州乃

聖祖成命依議改見在舊城營建以免各宗移徙工費

須該部酌議協濟毋致偏累一方

刑科董承業劾弘化交劾工部員外宋良翰

時翰與同官王湛初共督陵工，翰私夫頭，冥湛仍覆實，欺侮凌辱，湛初欲恨而次遺孤零仃，時論大為不平。

免親藩貢馬

撫諭西虜

贈原任大學士于慎行秩廕

御史汪泗論請

召還諍臣楊漣李若珪

秀水　沈國元述

閏二月乙亥

御史董羽宸進補偏救弊十說

銓輸之出當平。國時批票言官之旨至有異同故也 牽制之文當去。一概

遷議有考成而無類報有提催而無勿銷積弛或廢大宜振刷有稅潟或如宋制詳閱臣或聽考察于鹽鈔茶鐵德陽之議當從也 宮府之法當一。 政刑之明當遵。

鄭之保舉之法當嚴。 巡撫之任當久。 遺佚之材當

範董羽材武不拘資格 起廢之法當核。 補官之期當一。 凡前此諸臣

以二年為期至期赴部便與請 文卷之刷宜嚴。宜嚴

給憑赴任亦不許坐家待選

凡係刑名錢穀等項宜有詳驗卷宗使義該衙門內專責一官清理收藏以待不時照刷無令吏胥得舞文弄法其

問臣為府每卷一宗必令北務立案以原卷送題視衙門

設立庫房收掌之隱匿者罪如律庶職掌巨細年月黏

炳若日星御史照刷不為故事

而狐鼠出沒之奸可稽而問也。

御史江秉謙敬陳虛己奉公兩規為君莫先于虛己而以

篤學勤政聽言為大為臣莫先于奉公而以格君用人任

事為要。

御史賈繼春直陳具揭之實奉

聖旨賈繼春暗揭流毒造言誣朕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

朕未嘗責究自繼春揭出之後引類爾奸爭端大報大臣

求退小臣紛囂咸畏繼春有倒翻天地手段廷臣莫敢宣

其非朕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仍大膽欺天郎林蔡

目無君父況選侍移宮以來未見繼春布疏明其可否卻

借逆揭為援餙逆耳之說排制朕躬要名滅罪今奏內甚

言具揭之實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昧姑若照原揭回籍

話來

命大學士劉一燝等擇日開館纂修

神宗顯皇帝

光宗貞皇帝實錄。

風霾。

初四日丙子申時風從東南方巽位上來黃塵四塞

占曰有兵戰人主憂有兵屬星害殺又曰有兵圍邊城

早風雨

則解

諭內閣傳兵部

聖諭朕見今日偶然風塵大作心甚惶惕卿等可傳示兵

部行文星夜馬上差人傳與九邊經畧督撫鎮巡等官嚴

加防備務保萬全毋得疎怠特諭卿等知之

命本兵速議復關切邊務章奏并申飭京城議察防範

禮部奉

聖旨風霾示儆已諭該部申飭邊備大小臣工仍各恪勤

職業共圖消弭以副朕謹天戒至意

御史潘雲翼救急八款簡戎政之任備邊疆之右固山海

秉天不能良其孚人哼

之防設薊門之備聯中外之心鼓士卒之氣嚴奸細之禁
遴哨探之役。
蒯王助餉
上嘉其忠義命所司貯之
贈卹原任都司馬如錦從巡按沈珣請也
戶部主事陳國綸上疏請　旌表七世祖陳榮孝行
按建寧府志有甌寧居民陳榮事母竭盡心力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罔療禱祈罔効忽聞舌舐可愈目疾爲之日舐數十遍母一朝豁然開視重明更壽十餘載又鄰火及廬勢甚危逼榮從外奔救抱母號呼須臾風返母得無恙又郡城水災人民漂沒無算榮與母兩地隨流各附一木至福唐螺州潮走岸卒遇其母扶之所[illegible]螺州宦舫內郡守夜夢神告次午孝子附舟郡守[illegible]旌至自中一木冲岸視之則陳榮也郡守驚詰何[illegible]

遣勅天曰子何知孝惟一飲一食不敢忘母而已。
大風霾
初六日戊寅午時風從東南方與從上來黃塵蔽天占曰從日風從陽從方來火旱有兵急有兵災又曰工土興徭役一曰有天災三日內有雨則災解
陝西總督張鶴鳴工科都給事中韋蕃以黔事詰奏不一
上曰鶴鳴廷推簡用又屢荐稱其勦苗事已經彼處撫臣
勘明到部何不早復以滋多議章並下所司
南臺御史曹汝蘭極言
君身關係之重宜加意自愛
上嘉納之。

御史魏光緒奏曰。臣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忠臣事君有
死無二未有普天率土悉主悉臣而寃惡容奸醜詆如今
日者也
先皇帝以
長君當主。何嫌何疑而無端燕啄王孫。瓜抱空蔓嫉衣[illegible]
嫡每思爲所欲爲旋內正人君子。一有指斥輒係東林黨
上爲附。驅除既盡。釀禍遂烈並封妖書之事。恨不從心而
張差梃擊之謀庶幾着手。
九廟有靈旋就撲滅。而招採黃花山圍聚之逆謀云于大
都頭內外多人之布列東木梘柏木等棍之兇器[illegible]

爺穿有吃有之逆詞洞心駭目無日無天此時稍有人心
請勿殺賊謂宜何如激烈。乃諸臣精神不用之以護
青宮而偏用之以庇奸黨。不用之以伸法令而偏用之以
雖問官首捏風癲以爲後來脫卸張本司官承望風旨曲
意偏護于緊關口詞七段則脫漏不載也投入黨內改爲
教內都頭改爲香頭許地三十五畝已載入招又復割去
筆蹟割蹟見在也張差以手拍地你們同謀做事今事敗
不認難道獨死還有三十六頭兒怎麼不報等語竟付之
不問也千遮百蓋惟求與風癲二字相肖。主事王之寀慨
爲赤族之禍據審原招明白入告而諸奸恨不附己必處

察典廷入貪錄
中旨追奪
誥命主事李俸曾奉堂批止參語于其轉官之日聲言處
分勒令致仕郎中陸大受張廷上疏告變其後張廷憂死
而陸大受又以大計調處此之寀諸臣所由得罪奸僞處
本末也嗟嗟逆
君者有罪發奸者何罪捏瘋癲瀬招詞者有罪而持公憤
拚身命者何罪即云之寀居官有議劾不處于作令之時
而李俸陸大受又豈俱以貪酷敗者耶且是非不兩立功
罪不相準之寀非則張差是矣之寀而當罪與張差共案

賞矣雖有瘋狂喪心之人必不敢謂張差爲是爲當賞而
何獨于之寀督過之深耶況此一事也拿賊奏聞者
先帝請下法司者
先帝
皇祖曾不以
先帝之請爲非而爲之決張差磔奸豎九十年不御之朝
堂一旦 召見羣臣 面行撫慰然則
皇祖之于此事亦曉然明白特諸臣以瘋癲二字無所歸
着故寧寬賊徒而罪之寀等耳
聖明在御恩及林藪凡建言受杖之臣先後釋于光明而

三臣去 國孤蹤尚爾不蒙昭雪此敷天忠臣義士所以
欷嘘感憤而不平也近者林居諸賢發華咨訪而臣謂忠
寀 三臣而外不知誰爲壓卷何者忠
君報 國之外無真人品而貪廉寬猛之間猶當十世宥
且臣 堂官張舊爲司寇見在 都門而逆犯供吐原詞將
一具在伏乞
勅下部院從公查勘張差原招口詞有無在卷當時經手
各官有無改竄原招抵漏情節王之寀李俸諸臣應否從
公勘 奏者有無挾私處分 一言涉虛 臣甘受虛妄之罪
僞之寀等爲法受惡果出非辜亦當破格

立賜擢用以爲人臣忘身殉 國之勸若傍撓有人務從
禁錮此種公案亦須洗刷明白使人知三臣心事亦曾有
人議之者即三臣終老岩穴亦無怨恨矣臣查之寀作令
清苑亦廉平即大受一時屈處豈足深惜而臣謂諄言之
者非爲三臣也爲
先帝也爲當時發起 宮中舉 朝袖手而三臣奮不顧
身抗疏奮筆猶能少存公道也若區區一官三臣自誓之
日業已弃却而今日乃欲以腐鼠嚇之乎嗟嗟之寀本無
罪而諸臣强名之曰罪楊漣本無功而諸臣强名之曰功
有罪者去有功者亦去然則爲今之臣必當何如而後可

隆慶三年題准行取歲一舉行

年臣願與天下萬世共覺之臣初入班行內不知[illegible]
惟
陛下垂察焉奉
聖旨前事已明這存沒各官着該部照詔例召用俾錄
吏科成明樞請復行取之制疏曰切惟
國家行取之典嘉隆以前日期不定人數不定資格不定
自隆慶三年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 題本部復准以後
行取歲一舉行則制自此定矣
神廟初何嘗不每年行取迨至二十年後遂慎重斯舉考
[illegible]
允為銓臣者亦無可奈何于是為選留各部又放假另考
人才辦官署空
國事亦壞迄今
聖主登極求賢念渴考選
速下三資連聘矣寧非盛事哉第今年之冬天下又當
覲期前冢臣申飭貪廉惓惓一疏末亦惓惓于行取復舊
之說復之此其時矣然有爲之慮者不過曰三資并
下尚有有人而無官者矣然獨不思昔日之壅滯政惟是
神廟時不肯時時取用耳苟不及今速爲節次行取將目
下已用之人至明年而始完至明年所留之人始至又明

年而始考將留部成牢不可破之案而三年一
覲之規參以考選行取之事大寤之
典又何爲而夾雜混亂至此也耶故以行取之
制必一歲一舉行爲甚便一便于歲取則一歲中之候選
者不多幾人修飭玉筍冷冷數竿爲欽亦易稱用亦易滿
無淹滯也一便于歲取則人心踴躍數日可得吾[illegible]是[illegible]
吾則無憂再無變志也一便于歲取則新新相生事業日
興前無鈍足後有先驅誰肯悞事使
國家不收得人之效也臣愚竊謂即于今年將天下推知
俸已及期者總卷爲一單即追致之各省撫按除不負
聽即行參處外有數人即合京官博中行三等俸足者彙
而發訪堪部用者即添注各部堪言路者即注以候考俱
免其朝 覲令其赴任赴京宜部者到任宜考者節次考
選續于今洛候補之後以次進銜門至于朝 覲時止存
俸未及期之官純以大察事爲主察事完即便赴任再不
容逗遛窺望至明年又有明年該行取之人另發知單取
進不與大察相混一條即功令尤爲明白可信可遵者矣
至于論俸之說
前朝皆三年內外而今以四年又以四年四月矣無非爲
前取已積後進難容故爲是難題以消耗人心耳今似當

以二年外者即算俸足不必四年四月爲俸足也此次會推
統均銓臣酌量輕重可否之衡而臣固不能代庖矣祗緣
覲期在邇行取重典故爲是亟亟言之少遲則無及矣伏乞
上命所司確議具覆
命南京諸司預建黄冊庫房愼重圖籍
司禮監勘結陵軍鼓譟始末奏上奉
旨劉馨者送刑部擬罪李受等責降有差劉尚忠既不[illegible]
情姑免究○坐營李鳴雷革任
營慶陵
愼防衛門

封郭振明博平伯王天瑞永寧伯王昇新成伯各食祿千
石
工部奉
旨定陵寶頂照
永陵丈尺培築
起董應舉大理寺左寺丞
遼東經畧袁應泰條上夷氛正熾應援太緩疏曰臣聞兵
者國之大事亦國之危事也不得已而用兵利害存亡介
在呼吸非可僥倖嘗試者也若無事而搖至有事緩斷
極至急時固可歎矣乃有事而恬若無事急時而看[illegible]

時尤可駭矣遼左當屢衂之餘奴酋席屢勝之勢破開鐵
不移時禽宰賽如反掌月收西虜之降以益其兵而土地
土地人民幾喪其半且與我叛臣旦夕圖謀大逞未嘗須
臾忘也事勢到此何如其急而中外之應援者宜何如其
知非能知兵者也但所仗者兵馬耳錢糧耳器械耳將[illegible]
耳至于布置平時相機臨敵臣功臣罪且未暇論無論諸
項之中有一可缺之者乎有一可脫延者乎以兵馬言之
征調强半尫弱召募原係白衣甚至邊鎮將領爲[illegible]
如總兵王汝愈坐營陳應武類者奸弊百端難以枚舉
[illegible]家眾牽臂之力然猶[illegible]古有驅市人以戰[illegible]左而[illegible]

在上選練耳至淮揚都司金冠江南營加銜都司王表各
領兵一千名于萬曆四十七年三月內到天津迄今三年
矣皆藉口奉部劄修船不移一步臣一面咨催臣嚴催一
面托該道查修過船隻內王表方修得六隻金冠又稱原
座淮揚巡船不堪彌縫必須拆造而復諉于錢糧不凑手
夫以咫尺之山海一葦之旅頓三年之內舡可修則請修
不可修則舍舟而陸日行五十里月餘可抵遼陽乃安坐
三年不知其曾支餉否至今糜費若干致各兵效尤客歲
[illegible]備王錫斧等領淮浙兵七千名十月到樂竟借詞逗遛
不肯渡海此猶在都門外者也至在京浙兵三千[illegible]

客歲九月內前經臣熊廷弼咨調援遼臣復任即伏疏
請咨催不啻再四聞各兵多勇敢願行乃原領兵都司殺
趄懦怯縮朒百計營脫甚欲唆兵鼓譟以遂其計是
權譣之下且敢捍罔若此矣以上共兵一萬二千餘人皆
擔援遼之名支援遼之餉又非有萬里之遙及早出關未
必無助乃久者二三年近者六七月逗遛觀望到遼何時
至近調家丁一萬名以山西三四月可至若薊門宣大並
月餘之程而蹤跡尚爾杳然此兵馬應援太緩者也以錢
糧言之馬疋專靠糧艸今糧已絕斷數月艸亦轉運不前
馬之死者十二三矣存者骨立如柴矣此可抵當奔馳
軍士專靠月糧每半月愆期輒借貸家門或質當鎧杖至
一二月不給則逃不能逃者奄奄待斃而此可抵當夷人乎
然
朝廷實未嘗有省得分毫雖云愆期亦須補發乃一愆期而
貸質子錢幾至強半名有一兩五錢實得八九錢之惠而
物騰貴馬安得不倒士安得不飢軍聲那振實由于此臣
前疏預發軍餉三月按時支給餉不加增而軍得實惠所
裨不淺又疏海運及時料理免秋風之漂失省陸運之勞
費勿再使士馬彫殘今折色愆期如故本色無銀造船將
來不知作何狀又咨

請山東二萬八千石然推運但可行運軍不可行者淡遠
往返商量又費幾月懸釜待米不脛難馳目前又不知作
何狀夫奴酋日欲乘我之飢其關係非細故也即不然而
十餘萬之兵久頓于邊彼焉能保無他虞哉且與延安等
當早辦數凡其省費相去何如也而竟不得如願將無
日戰守何資此錢糧之應援太緩者也以器械言之寧遠
長技莫如火器　內府解發銅砲雖多放輒炸裂不得不
造鐵砲然非一朝夕一手足所成頃臣疏　十省煎
請發銅保定大山西督撫料價共五萬八千餘兩分投
造完鄉咨薊鎮見存火器一年即以所造抵補乃工部尚
戶部矣戶部復
請歸工部矣二部相推遼陽受惧奴酋聞之不知如何慶
幸恐不免議定渡河之誚也至硝黃尤係吃緊臣于客歲
十一月內疏
請硝五十萬斤黃十五萬斤十二月內咨取黑鉛五十萬
斤銅鉄三十萬斤經今三月矣銖兩未到各營將領絡繹
催討迫切之狀皆口不忍讀耳不忍聞而瞻日無以應其
他一切器械無不缺乏不幾于張空拳乎此器械應援太
緩者也以將吏言之將吏關渡遼如臨虎穴如避湯火者
臣近參倪寵等今疏金冠等不必論矣文臣如前經臣疏

鬮井陘道臣朱之臣，遂從此修郄挂冠而去，惟在遣諸猛
將以身殉疆埸，不以賊貽
君父。項臣與各道議兵馬錢糧器械，件件推求，實難憑仗
臣曰：然則何恃而不恐。開原道臣崔儒秀曰：恃人有必死
之心耳。昨奴酋以數萬騎圍，惴惴之衆集，自以為敵無不
克，在其掌中。乃監軍道臣高出，鎮定調度，神色不變，覘視
佩刀，即有意外，引以自裁，挺然義不受辱。虎皮驛兵將赴
援，臣慮夷賊乘空虛，遂行開原道入守，而該道已先有處
意，立刻帶數百騎入扁皮，將奴遊騎薄虎皮僅五六里，見
揭塵大起，遂引去大營。所謂人有必死之心，已足徵其

矣。漢人有言，夫旦為必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宋儒謂仗節
死義之臣，當于直言敢諫中求之，而指斥
乘輿，易觸犯時忌，難惟三十八年來，人情世變，當勢焰薰
天之日，而不波流披靡者，亦自有人，可效遼左之用者，趙
邦清、張國儒、李國儒、宋楙，撫臣力言其宏用，且曰：吾輩身
在洪濤，期濟　國事，非有所私為一輩，轂猶膠，故常致有
後言，僕當出疏，百口贖之，擄之我見，得是官爵猶後遲恤
人言，況此際危迫，為
宗社需人，豈為一己市德。邦清則道臣胡嘉棟、年維耀皆
頌其才，撫臣張國儒與宋楙會，臣以邦清曾督臣，皆深為

許可，復臣書曰：才華骨幹如邦清，當今天下無雙，此語
極為得人，倘以治勝者治遼，有兵不練乎，有餉不屯乎，謹
既自知其人，而督撫道臣羣心如一，臣謬以為謀宜從衆
師克在和，遂列名上
請，意欲得三人為
皇上同死封疆，至于重察典，要非臣愚所及。今日以功名
富貴論，則不宜用若人以重察典；以仗節死義論，則本嫉
援若人以重封疆。如共事道臣五人，皆妙選天下賢才
而用之者也，亦皆破邊考察，蓋倜儻負俗之士，視官爵若
敝屣，視死生若旦夕，不肯俯仰時趨，故往往從盤錯中擬

而
國家有難，畢竟無此人不得。且臣求甲科推官五月矣，求
監軍道臣三月矣，而渺無一至，以倪寵金冠輩既若彼，以
推官監軍又若此，此將吏應援太緩者也。夫求者愈急，應
者愈緩，急則搶地呼天，或觸忌而傷諱，緩則視際敲箠，且
顧後而瞻前。臣雖藏三不吟三足，徒歎曲高靡和，獨拍無
聲也，不知諸臣亦念及
皇上金甌之天下否。臣謹按
大明律一款，軍官託故違期者斬；又行糧草料缺乏者斬；
又應合供用軍器缺乏者斬

祖宗豈故設此重典誠軍旅係存亡之關機務非一人可
辦欲司兵戎者司錢穀者司將作者各盡其職而後折衝
耳鍾鼓式靈嚴法律正以固　金甌也奈之何泄泄也伏
乞
皇上延覽當局淵然深思念兵馬不齊錢糧不敷器械不
精將吏不備則奴酋必不可破遼東必不可守則
社稷不安惟
皇上大賜乾斷凡臣　從前所
請立刻應援勿再遲緩使微臣早得措手或守或戰或進
或退斷于中機斷不敢為孟浪之舉也　廟堂之上勿
立一膠柱之見而謂奴不可與爭臣　前所
請可以遲應一着差池噬臍何及逗遛三年如金冠王表
逮繫正法退縮奸狡如張超黜革永不叙用王錫斧臣等
提究庶人情少龢可鼓後來抑臣猶有
請焉部臣如戶部之新餉司兵部之職方司工部之虞衡
司都水司皆與軍事最切者也今後各司定當久任與遼
事終始則不傳舍其官始不遽盧其職封疆其有濟乎并
乞
勅下該部議覆久任責成如有不效罪有所歸但使奴氛
撲滅臣當束身　闕下請受瀆聒

至尊唐突諸臣之罪臣　死而
社稷尚安猶愈于臣　死而　封疆不可為也
吏部等衙門會議奏
聖旨移宮始末事情中外臣工共悉自賈繼春揭出朝野
紛囂不已近又具疏肆辯張愼言等身居言路不肯直[illegible]
是非却借調解為名實乃背公植黨本當革職念稱臣[illegible]
講釋筵屢為申救姑准從輕張愼言高弘圖俱罰俸二年
至大年不候會議急于奔救止知植黨不顧大義且說[illegible]
主于言官無可奈何是使言官思欲上天耶亦當重處植
臣奏說孫扇[illegible]實無據姑著罰俸半年[illegible]
不思國體連章瀆奏姑且不究以後再有借端煩擾的必
罪不宥
禮部奏
聖旨雨澤愆期朕念春農宮中齋禱所奏知道了爾大小
臣工宜同加修省以冀感通祭告郊壇遣國公張惟賢侯
吳汝胤駙馬侯拱宸伯陳璋劉天錫張慶臻與順天府堂
上官各行禮
刑部主事萬爆上言乞明刑清獄以弭天變
起陞璋南吏部尚書魏養蒙南戶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
理糧儲朱禧南祭酒

五隔

情隔

大學士劉一燝等奏言

山陵關係匪輕

上命禮工二部堂上同御史傅宗龍等及前去科道等踏

詳加審視確議具奏

御史劉大受言時政五隔其一上與下之情隔其一大臣

與小臣之情隔其一京臣與邊臣之情隔其一腹裏與塞

外之情隔其一理財與牧民之情隔

保定巡撫胡思伸疏薦原任陝西按察使那雲路精於兵

法宜乘其精力未衰起用整正

那雲路年已七十 [illegible]

恤民

御史謝文錦乞申飭經撫鎮道各邊臣深謀遠慮安戢西

虜防禦東夷并

敕各省直有司愛養民力收拾人心至于練軍一事專責

各分巡兵備道以消弊孽以戒不虞元氣固而神氣自張

矣

上諭戶部太典費用浩繁額需難以議減

皇祖大婚外進數雖可據內庫湊用甚多自後屢遇婚禮

除年例買辦銀兩部進尚增數倍卿等豈不盡知照該監

原題辦進不得預擬成數候朕臨時裁酌

遼東巡撫薛國用參劾失事諸將疏曰臣竊惟遼事之壞

[illegible]

起於種種之弊蓄釀成奴禍諸不具論惟有三路敗衄後更

外爭以喋血相戒不敢窺視奴而輕言戰切切惟守是圖

誠爲得策矣顧所謂守者非徒嬰城堞深壕塹之孤城固

將四處之村落是護即不輕戰者亦止不敢妄急攀[illegible]

拱扇穴願非謂寇入門庭可縱之飽欲而去不爲截殺

乃兩年以來修守亦稍整具兵馬亦漸屯集我雖戒往

而不敢輕入則奴亦當讋我兵威而不敢遠出今何以令

老寨而結新寨近且縱踞撫順也又何昔之搶掠猶在

兵戍守之外今且深入瀋奉之内而肆然無忌也此

老寨另新向縣前[illegible]

者習蒙蔽爲故智以掩飾爲長謀烽燧每每不明偵探當

常與失故哉辭夢終日而一籌之莫展哉倉皇失措而站

立之不定哉虛憍恃氣而覩望爲之不前是以來則不能

進則不敢去則不追甚且張鋪滿紙掩罪爲功任其大入

大利小入小利而曾不能一創也所從來矣臣受事以來

經臣督臣毋相告誡痛懲此弊與諸將大家洗刷翻然振

厲庶幾不至頻越以遺疆場羞正月十九日奉集失事奉

秉誠臣不以聞臣等直窮到底不敢少諱即傳按臣陳王

廷所報殺擄人數二百七十餘名而臣等再四覆查會參

疏內多至三百十餘名矣豈不知損失已多臣罪愈重要

不遑顧視

封疆焉

朝廷信此法紀而不敢以一身庇罪帥也未幾二月廿八

日不意復有奴賊之大舉初渠攻圍奉集臣意奴雖窺瀋

集之後藩而知其必攻也再報倏至沙河臣疑或以虛兵

綴瀋陽而今兵將未敢出援也心甚危之已而得報奉集

有道臣高出在臣私幸有所恃又未幾至瀋陽臣又私幸

賀尤二帥可領精銳以馳援奴必不能得志也越三日報

教兵下寸土出境堅城雖幸無恙殺虜討或不免當

牌行分守左監軍道臣等親履地方覈查損傷士卒

去村民人高從貴開報業同經臣會題外惟是人言紛紛

有傳保全奉集全賴監軍道臣高出奮以身殉而將士始

效死以守者乃李秉誠塘報猶自矜分布之能而以斬獲

首級保全孤城爲己功也今日之秉誠猶然往日之秉誠

往奴以數百騎窘我尚秉誠敢以一矢相加遺不至有今

日則今日之禍秉誠招之若非道臣前一日至堡臨期又

非經臣懸重賞購死士突圍而入授以方略則聲息已斷

狀心搖撼奉集爲清河之續未可知也道臣雖不自有其

功而秉誠亦當愧死此所謂一籌莫展百討欺罔神之首

罪之魁禍斤未足以盡其辜者也有謂朱萬良聞警赴援

寸遲賊鋒輒自奔而反引賊深入者乃朱萬良塘報猶妄

稱自午至申盡力死戰賊見奮勇勢方少卻而當日斬獲

載道竟不相肖也萬良所統之兵原自經臣標下之兵頗

稱精選雖時教其可戰則戰固可挫其銳即不可戰而嬰

持以守亦足以堵其入何至甫遇敵而即奔散也愈奔愈

逼直抵沙河曲望見開原道臣崔儒秀所督援兵塵起身

幾不免雖曰衆寡不敵然慷慨而往匍匐而歸驅士卒以

殉也不亦喪氣之甚乎又有賀世賢尤世功爭貫虎皮驛

衆自衛藉口信地瞻望遲回者乃兩帥塘報不曰賊衆而

璧其來也未敢擊則曰以精卒爲後勁其回也若臉爲未

可追且以知己知彼不輕一擲以自解嘲也兩帥夙負勇

名而所部兵丁尤多驍健列去奉集所掠處僅二十里倘

未徹時留兵將若而人以城守出兵將若而人以拒敵躡

馬先登片時可至奴之盤兵即不敢敵而散騎零掠獨不

可斬獲乎奴之後勁即不敢擊而馱載搬運者獨不可要

截乎彼札營我亦札營雖相持日暮而歸詰二將至午方

至實爲規避悠悠逗返而奴之劇獲已盡輦而歸矣夫以

將之巨擘而伎倆若此反善爲奴描寫而張其勢若此奴

尚安所顧忌哉適以貽之笑耳故奴十二日方出十八日

復來即未深入暫退而回鄉者屢報造鈎梯置木板勢在

必遲則以我兵從來未敢一戰奴賊從來未經一挫其就
就鳥視無足怪者且役奴之計固在攻堡實圖搶掠我之
將士軍役亦曰保孤城可幸無罪而村屯搶掠姑置不論
也不知奴每一掠既得其粮又得其子女生畜是我盜糧
城之虛聲而奴得捆載之實利矣遼固絕塞兼値兵荒
村屯寥落人烟稀少然一草一木皆其皮毛未有皮毛俱
盡而本根猶能獨存者今奴漸進漸逼所過之地荊棘生
焉非若西虜倏搶倏去而居民顧未盡失故業也倘縱
一舉而畧廣寧一搶再舉而掠廣皮左右藩籬孤注勢
不支而遼陽危矣此時即治臣等以不職之罪粉身碎首

竟何益于成敗之數哉
國家建大將之旗鼓用一人即期得一人之用今遼左建
牙者齊洮徒擁名位竟不肯出死力以爲士卒先而報我
朝廷萬分之一眞可爲痛哭流涕者也向猶藉口修工不
暇拒敵今經臣簡戎蒐乘專責之待戰矣即中多尫怯未
足盡堪衝鋒而精壯者猶然却後也是誰之過歟如此積
習日復一日恐不盡三韓而胥之夷不止也遼事至今敗
壞極矣臣等豈敢過求速效且時値乏才捍禦干城又豈
敢不愛惜諸將但奴酋日剝月削業已及肩非得諸將同
心戮力大破積套率衆賈勇擱以血戰必不能遏奴肆[illegible]

俟其來也即如年來奴破諸城堡勢同拉朽皆以作其謀
臣望風先遁未嘗一相抵耳假令當時有如高道臣在堅
守不動指麾如意安至赤燐遍野白骨成丘數百里斷
人烟至此極哉昨回鄉唐秀才曾言奴之新寨不過木柵
亂石造次苟完非能如我之高城深池也者奴之兵馬即
稱犄悍數亦有限亦非如我之如林如雨也者總之奴衆
人心一我之人心分奴衆肯用命我兵善逃躲故因循蕪
蹙至至不救耳虜去漢人在奴寨者亦無不憤心抱朝臣
我
天朝有大兵幾十萬何遇賊輒不向前奴兵亦人耳我本

怕死彼更貪生若止坐守而不戰恐將來守亦不能矣往
開鐵失守大都若此則今日之高出可不特爲優叙以爲
折衝者之勸今日諸援將又可不嚴爲處分以爲退縮者
之戒耶經臣居常固已結之恩而惕以法近又同按臣率
文武諸將吏矢心誓師期于克濟乃諸將對　神明或亦
凜凜遇奴賊仍又惴惴非藉
皇上之赫濯施不測之威何以振久玩之人心而作方新
之敵氣哉臣謹會同薊遼總督文球經畧遼東袁應泰恭
所刖當日之情形具實
上陳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轉行監軍道核御史嚴加覆核分別功罪
大示勸懲庶幾懲已往而勵將來可保疆宇萬全矣
戶科趙時用言遼事有三可憂選練之無日調度之無貲
措餉之難測
昭和殿災舉臣奏慰
兵科朱童蒙勘遼事竣據實回奏疏曰臣蒙
皇上簡命前往遼東會勘熊廷弼任內功罪
陛辭而出即星馳從中途遞三千餘里行往七十餘日遼
處親到逢人密訪備查卷宗質科士馬據以言官所參款
質以廷弼所辨自從公覈實矣諸
天日其功罪之格固有次第謹一一為
皇上陳之臣伏請
勅諭曰某處被賊殺擄為失事某處堵戰修守為有功臣
勘得廷弼自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到任至泰昌元年十月
內解任其間奴賊入犯四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于花嶺等
山城六月十二日于王大人屯等一十九屯八月二十一
日于蒲河等處共被賊殺擄者共二十三處皆為失事至
于蒲河灰山豹兒斬級二百有奇所獲馬牛稱是雖不可
以言功而亦以堵截用戰者也遼陽之城深匪一牛
在領具當開鎮初開遼陽之人東援恩德教以城不足

恃也廷弼釋其外築其內繞濠兩河引水建閘城之去
窩鋪火車火器分兵防守稍開集絕奸細心思之巧經營
之周有才人之所不能到者至瀋陽奉集虎皮驛大小諸
城修工如是守具亦復如是此其修守之可言者也
勅諭曰某事為從實奏聞某事為欺隱未報臣勘得遼瀋
之事凡有查核經臣憑監軍道之開報監軍道憑府廳之
開報亦或有據塘報即入疏中者廷弼向來章奏似亦從
實而無欺隱但其有報殺擄名只開與撫臣所參稍有異
同耳
勅諭曰城堡有無殘破村屯有無搶掠臣勘得瀋奉遼地
凡有村落因山為居壘石為垣故曰屯曰寨曰山城其實
民居不過一二家三五家而為城堡者止有蒲河一處耳
至花嶺山城禿老婆山城許毛子山城四十戶屯金剛屯
僉得成屯早生屯李二金寨李沙包屯王大人屯石廟兒
屯劉普屯蕎尖屯白官人屯劉三屯頭目瓦磁子屯終节
二屯新屯趙官人莊沈寨雙樹屯皆其前後搶掠之村屯
也
勅諭曰士民殺擄幾何器械損失幾何臣勘得三次入犯
殺擄屯民七百二十三名口被傷十一名口被擄脫回四
名擄去民馬五十四匹牛一百二十一隻驢十七頭燒毀

房屋八十五間岜寨二十九處此殺擄之的數也器械則
失損盔甲等項一百三十四件槍袍一十四領
勑諭曰兵馬折傷若干現存若干 臣 勘得前後陣失折官
兵共五百八十七員名被傷兵丁共三百零七名陣失馬
一千五百零六匹現在支新餉主客官兵一十六萬三千
二百四十二員名察馬六萬五千九百六十一匹
勑諭曰錢糧實用若干虛冒若干 臣 勘得自萬曆四十七
年八月內起至泰昌元年十月十五日止存庫續收銀七
百七十四萬二千九百五錢九分八釐除收過銀九千九
百七十五兩一錢三分存庫銀七十四萬五千二百六十
六兩四錢六分其一應出入悉經餉司與推官收支廷弼
原不經手或有頂名虛冒乃各營將佐影占之弊亦嚴爲
查處而不之縱也 臣 謹恭勘得舊經畧熊廷弼者有揮霍
之雄才有沉毅之雅度極其全力固能擔人之所不能担
騁其偏鋒亦有忍人之所最不忍任事纔十餘月耳而遼
陽之頹巳城如新喪膽之人復定至奉集瀋陽二空城今
且儼然重鎮矣幾何時而金湯屹峙恃以無恐迄于今民
安于居賈安于市商旅紛紛于途而後之人因之以爲進
戰退守之地 臣 入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遮道而代之
鳴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之所留是精力悉經于此而

心服

真心服

其得謗亦先于此也唯是致辨殺擄一節嘵嘵于有花名
無花名之說以爭多寡獨不思邊疆凡有殺擄律令但論
失事不計數目當日廷弼所漏雖未必如都中所傳爲甚
爲千而即其所報亦非的數廷弼明知而敢自爲隱匿是
欺誑也縱廷弼不知而爲人所蒙蔽是溺職也廷弼必居
一于此矣惡得云無罪乎 臣 愚則以爲廷弼尤有大罪焉
夫封疆之任與諸臣不同
尚方之授金幣之錫與委任諸臣亦不同廷弼受
皇祖破格之遇即捐其頂踵誓以死報尤不足答萬分之
一乃蒲河之役廷弼知賊志在攻瀋策馬而趨以救非難
何其壯也至則諸將被沖不欲再戰威之以殺而亦不前
廷弼見官兵之怯弱如此已料後事無可成始灰心卸擔
故借徵恙乞骸以歸耳奴賊未滅何以身爲廷弼將置
君恩于何地乎忠臣必不如是是則罪之大者也然而廷
弼之罪又自其任性致之何也廷弼性甚急切而遼人素
習怠緩性不急則工不完工不完則無可恃以守況又非
常之原黎民駭焉凡借磚于鄰居揉木于園林移石于墳
墓似乎爭民施奪其甚者督工修築刻期責報鄉紳青衿
役無割免又綑打各弁斥逐諸臣能無騰謗肆乎所以流
言載道形容過實諸言官得之風聞騰傳以入告而陳于

君父也然皆繳于上焉
國家應隅疆土而以大義期廷弼耳及至廷弼勝氣相加
屢疏致辯既而一揭出一揭應愈出愈乖終成罵詈非所
以待言官亦非大臣所以自待也總之廷弼功在有遼
勞雖有可紀罪在負
君大義實所莫逃此正
勅諭所謂罪浮于功者矣臣會同督臣文球經臣袁應泰
撫臣薛國用按臣陳張從公核實謹具奏聞伏乞
皇上立賜剖斷以結前局庶功罪明而臣下知所勸懲矣
奉
聖旨近遼事會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因言
求去奉旨回籍情有可原今中外多事用人方急該部仍
議及時起用以為勞臣任事者勸
禮部奏言陵穴驚聞不底
上命光祿少卿柳佐同各官看議回奏
薦異才
南昌貢士熊長生揭稱江西臨川府新昌縣逆民全國
威揭傳之異人試之縣府品度超洒不顧受賊伏
義破賊方成奉身而退今將才技畢具于左
一算中勝算其抽中之十或將出勝偏將出勝或枇
則攻不利則守或勝負或賊來不來或多寡或伏何方
何地一天地陰陽人間禍福休咎其占不差毫髮
一混天陣此陣排列八門中央高築將臺上將綸巾羽
六營中高臺上運籌不用上卒止用五人手執五方五

旗任敵人兵馬重圍不能擒我傷我倘使敵人
也九死無一生也
一陰兵變陽于絕無人影之地而忽生單兵岳立
一陽兵變陰于兵聚集之地而忽然絕無人影
一火城此守法也不必深溝高壘畫地而陣敵人不能
越我界限一入其界當成灰燼一里之地止用十人甘
一里百人百里千人
一五砲三十攻我中國所恃者火器而虜之輕視而不
乘其盡也蓋火器未盡則強既盡則怯此砲不用人力
發引攻打無休晝夜不絕破虜之奇秘也
一渡坑飛車凡車之持重抵敵止只其坑陷也此車有
擠陷之法有渡坑之法即地中七八尺坑陷可飛而過
如過道
一堅甲此戰陣有一緊要事也虜之所恃以侮我者
力健疾身披重鎧而刀箭難入中國所恃以滅虜者火
器然火之發有時而盡而虜則強弓利矢乘盡而入百
發百傷益以我兵力弱雖披重鎧身無所恃而屢戰屢
北也造此甲有玄妙處製度異常輕而便便而堅即突
一拳一衝入敵陣刀箭不能傷也
一平地坑卒此陣以伏十里可坑卒十萬二十里可坑
卒二十萬
一錦帳伪此陣設立營帳以利誘敵來弃營而走
其入我營中之人俱身傷刀刃有死而無生也
一待火牛轉此牛一牛可當百人
一陷馬陣此陣陷敵之時各兵各帶具頂伏地中外
一坦平地毫無形影如敵人馬入其地一一縶其足
一而進退不能可活擒之
一輪蛇陣令之走車者多方不有人藏于中而虜騎
不能犯者必重難前可守而不可戰有市輕而便利
者可截前而左而右而後虜可攻空跌而有來此車取其
便而人可拾上造火器害夜不絕攻則敵陣上設水帳
以防刃矢鉤鎖連環排成長蛇陣臨敵則分于中突
敵陣于去則母頭去則子顧任是萬軍之中如入無
人之坑而我兵片甲不損敵人可俱成灰燼也
一火帳此丁山谷險阻之地難用車輪用此火帳人在
帳內敵不能傷其內火器發不絕如深入敵境誰此
不能也
一水底藏兵此陣在汪洋大海同潛而伏可飛而渡
也
一美女設餌此計敵見美女而來忽然美女不見而敵

可擬也時此揭已投兵部蒙發職方考試并呈科道見
在聽試列爲此具揭

御史賈繼春奏　旨回話奏

聖旨這賈繼春回話揭中無李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此
二語出于何項還着回將話來

吏部等衙門公疏言官悔罪無地奏

聖旨移宮本末卿等有公疏科道有單疏賈繼春都置之
不聞乃以違忤逼逐輕誣朕躬且
皇考選侍王氏等四位同日移宮繼春不惜其他獨摽選
李選侍雉經朕弟妹四位并同日移宮繼春何不重念朕
弟獨注意皇八妹入井顯受奸人買囑誣罔朕躬淆亂[illegible]
政朕歷恐至今未曾輕露向使繼春若肯悔悟引疾廻避
朕何得深究今既昂然肆辯朕須窮究到底以雉經入
井真僞結此移宮公案卿等說在禮國選當侍朕分憂豈
可旄護小臣以貽後日之慮賈繼春着再回話已有旨了

恤錄言諸建儲舊輔流鯉遵例從優

贈呂坤刑部尚書廕一子入監

會議遼餉

一崗官鼓鑄制錢　一崗官督理屯種
一南都牧馬場地　一長江上下蘆洲
一東南牛壁海田　一腹裡衛所屯粮

一南北戶工關廠　一省直房屋契稅
一督撫應節軍餉　一郡國應裁冗員
一州縣應汰民兵　一省直應裁徭役
一南北諸司改折　一內外諸司積存
一省直倉穀糶銀　一省直開地變價
一事例改輸本色　一加派分析各部
一海陸召買轉運　一省直催征起解
一內外盤核收支　一內外申嚴考課

兵亟難待前條而又欲出人意外翻許多奴

三月丙子

御史侯恂上言慨自逆奴發難上下焦然征兵索餉日不暇給內以清查望之外而外之欺蒙如故外以應援望之內而內之延緩如故泥泥悠悠茲無完局非奴困我我自困耶夫逆當摧破之餘土地人民喪折大半殘局也敗還勝我屢鄉來不能禦去不能躡敗局也奴以牢寨故[illegible]西虜翅翔而不敢深入我因得甃城設防保茲塊土又持局也善奕者審于棄取善兵者審于戰守今能往而與敵爭乎能如撫順之初議斷遏抚奴之咒而感其命乎識者料其不能也則惟有守之一局而已矣竊自今撫遼若撫

庭扨穴無慢以師老財匱一意堅壁清野簡將蒐兵修戰具養戰氣以為持久之計待夫奴惡已厭奴隙已開始徐起而圖之遼局其可結乎如是而言兵兵有見在十三萬焉足矣

請無徒求盈而求精即見在者實挑選實教訓擇智勇之將統領之聯絡布置互為犄角奴馬強橫豈其遂能得志而逋有脫伍仍用遼人漸募漸補將客兵為土者當安家行糧之費消若戍思歸之變計莫善此而土兵還兵家丁一切調遣可槩報罷也土兵得遼兵不可再抽而家丁幷其主者不歸敘也如是而言餉十三萬之兵以五百

議撥運

萬之餉餉之原自不少況又加以內帑之五十萬乎太僕巡青之二十萬乎客歲未完之三百八十萬乎截漕三十萬石可當三十萬乎鹽局淘河無兩更有四十萬乎是皆實數可佐新餉之不給者但慮答之征收猶似昔之拖欠請撫按責州縣而責司道嚴其考課重其參罰俾督催屬邑刻期起解即沖疲災荒力難遽完亦以別項抵足惟呼庚問癸之新餉斷令絲毫無虧而又覈實用之二三年間當可支持會議之舉第當議其由議鑄錢議鹽策與夫十庫之改折各工之侵欺光祿錢糧之虛靡作何修舉作何釐剔以濟不涸之源塞漏卮之竇

而搜括那借事例一切議條可槩報罷也搜括那借多煩爭執而事例收息于官猶借于民也此兵餉之定者不煩再商者也而最急則無如輓運矣最要則無如器械矣遼左本色絕少軍多枵腹故運法最急而索車至一萬八千輛用推車之卒至四萬七千人則必不可行者內地買牛買騾騷擾已極再加驅迫人心必至動搖蕭牆禍起所不忍言且千里重繭不堪費恐徒為牛騾之續也幸經臣無誇許部之商量從長設處或用抽軍或用汰兵主定撥運之法夫東南之粟駕舟于淮揚啣尾于天津順潮以達蓋州而去遼瀋不遠矣通算一人之力一月之程最少任担

運商糧

講器械

揀營兵

五斗，最近任往返六十里，通轉遞接，得三萬人而畢。累差料糧固不壓而馳也，安在撥運之不可行乎。淮海若鼓棹之候，運道險惡，可就天津糴于商，令其自販自糶，利之所在，皆爲貴。請遊陽谷價騰踊，商無不爭赴者，重價收糴，自可濟用，正不須車運耳。器械不精，以卒予敵。今外解者，盡屬濫惡；廠造者又屬虛糜。莫欲張皇耶，合精選蘇幹可官曉暢法制者，一如經臣疏

請久任，以董其事，而巡視之職，日省月試，實行舉劾，若經則工費自省，器械自精。一有請發，隨呼隨應，此兵餉之亟需也。而最重則無如練營兵矣，最便無如折班軍矣。京營之不可問者，曰影射也，侵占也。影射侵占之不可問者，鼓譟之不可問者，曰糧薄而人囂也。有法于此：先將祖軍之虛名，使在冊者真有年貌，真有保結，按籍可呼，而后行分練之法。分其所習之藝，分其所隸之將，分其所駐之地。揀以千人爲率，間日開操，以香點爲簡閱，而冒冒者無所容矣。而老弱者無所溷矣。然後從容沙汰，汰一于十，汰十于百，安其心，散其黨，而汰者可無譁也。月糧一石，軍餉太薄，定當加厚，以塞譟者之口。而四盡三空，無從措辦，合無量酌裁糧，養選鋒，即舉所汰之糧，并給于所留者，豪傑之心已收，而汰者益可無譁也。漸汰漸精，虎旅其改觀乎。所謂

折班軍

慮者百年盤據之窟，一旦振刷，不能無謗，不能無怨。忍須慷慨担當、實心任事之文臣，始可資其整理。必須韜略熟嫻、威名素著之武臣，始可寄其督率。欲飭營務，不可不首議耳。班軍之設，以擁護　神京。

祖宗兵制良有深意，而承平沿習，積敝已久。上班下班，至存其名而無其實。如職鄉歸德，春秋班軍三千三百餘人，赴京者十之一耳。奸棍兜攬，貪弁包占，牢不復破。點軍旋糧，但須數文顧覓之錢，而事已畢矣。　國家亦何愛于此有而任其漁蠹爲。故曰折之便。折一軍之屯地，可得三兩；折一軍之大糧，可得八錢；折一軍之日糧，可得二錢，是一軍可得四兩有奇。一衛二千餘軍，可得萬兩有奇。以一衛例各衛，以秋班例春班，約各都司之所領，凡數萬人，可得數十餘萬矣。不費推算，不費錢糧，而多得數十餘萬，不足爲持籌之一助乎？如慮掌與空虛，倉卒有警，防守無人，當見頹敝之衛卒，能堪荷戈，縱使赴京，亦衆人耳。今後確宜盡折，便以折解錢糧，貯充召軍練兵之費，此又兵餉之長計也。

督餉御史倪應眷上條議：一曰起解本折之有稽。進督餉必先安民，安民無如察吏。夫司農不得已，每畝新增九厘，就其中量地利之肥磽、天時之豐歉、原額之輕重，而斟酌

布之俾合各州縣原派之數酌派一定大書曉諭以便完納此誠良法至司道以下俱係親民之官因心洒潤觸手成霖況新派之煩征尤賢者苦心調劑之日藩司如爾建河南以有區而濟餉區州縣如海州客云華亭長清以撙節而抵加派上不廢法下不病民皆諸臣分所當爲亦力所能爲者一日轉運舟車之有延緩夫遼餉歲用折色三百六十萬本色二百餘萬折色絲毫皆有實在之用若本色一石海運幾以二鍾致之矣舟車腳價之費非七百餘萬不可　國初以天下全力海運七十萬茲以山東天津二處之力而運二百餘萬其能辦乎登萊明習運事去年運發六十萬餘遼人藉以無恐天津惟恃道臣賈之鳳今且以病告矣未經兩院題請法難徑去業經加銜旌勞謹無可去計必爲運務而留第天津省直協助舡隻最急此日風和水柔舟行若履平地倘呼之不應候至秋深駭浪驚駛實多不測依沙沿泊島必至后期萬竈不黔三軍立槁諸臣能免悞事之罪乎夫陸運原議僅僅至遼陽矣而又責運濬奉以爲長運逼近虜穴未免風鶴耳況人情短運易下弛担無不樂往長運疲于奔病動有趑趄須以短繇更番之說行之遼陽以西庶人心安而招募可行遼陽以東必以汰軍供運實爲兩便蓋套去內地甚遠驛騷民

遼涉勢必不能運費部臣任之運夫經臣任之有兼濟而無偏累矣京邊改本東兗既稱七難則截山東漕以補運加新餉買米以補漕于餉有預而于漕無損豈非兩利之計乎一曰支銷錢粮之有漏滑自軍興以來部發銀一千一百一十八萬七千六百四十有奇幾經清查曾未一報聞之蓋套米穀委積者任浥爛盜竊此斷斷乎不可不清者經臣宜集文武各道將取諸兵名冊叅伍之舊兵若干新兵若干工匠若干馬匹牛騾若干細加簡閱嚴爲訓練列爲等第兵數既核然后以實達部部臣照兵科餉經臣計口授餐而又責成于監軍各道日逐清理月倒之撫除

有禁家丁之冐支有禁逃亡之影射有禁料豆之侵減有禁升斗之參差有禁各道任勞任怨與餉司細心磨算按季冊報關以內各司道爲政凡糴本腳價舟車催船造柁工水手援兵防兵月粮等項種種支放名色淆溷稽數季報以混歲終查核一併奏　聞庶幾鼠雀無所因緣爲奸而運去之一絲一粒皆有着落矣

吏科倪思輝敬陳修省實政一請下恤民之詔一請下求言之詔

兵科蕭基劾閣臣姚宗文疏曰夫閱視之役原以備戎未有不能備而反以啓戎者欸恤之舉原以弭隙未有不能

弭而反以開隙者、爭獻納者嚴十事、陳五利者耗萬餘、可思
眞乎、備此奴氛未靖之時、何堪西虜叩關要挾之援、蜂起
彊埸、將無寧日、則作俑者閣臣宗文之罪、罄竹不足數也
戶每見虎酋等備極驁鷙、猰兔抄花等紛求新賞、督臣議
報皆歸于王猷之妄許、臣之兩疏、恨不得食猷之肉而寢
宗文輕信之辜、然猶曰或識不足耳、見宗文一揭、灑灑數
百言、欲蓋彌彰、始知猷之矯命、宗文故縱而教之者也、諸
夷之蠢動、宗文明知而開之者也、不暇爲猷裂眦、而先爲
宗文髮豎、請平心析之、夫金自沒于奴鋒、而虜捲之款矣
同破竹、當事者議恤後之策、爲羈縻之術、恐西夷覬[illegible]

動、假此來之亦計無復之耳、閣臣所
命以出、爲下在心、力能制酋之命、信能孚酋之心、則爲之、
不則已之、擇其堪任之人、按其宜發之地、則爲之、不則已
之、宗文素稱能者、不于此時酌古準今、瞻前顧後、可寘寘
決事耶、且王猷以亦非無賴、不堪遠遣、則督臣文球與難
畧衰應泰原任兵備時所力止也、宗文獨昵之者何心、實
宜發于邊地、不宜發于薊門、又督臣文球與巡撫周永春
所力爭也、宗文横挑之者何心、切論宗文此來失策者三、
○○○○
其貝罪者五、夫遣金入遼、捐金資遼、虜不過以金治酋
孫女爲虎墩兔憨之妻、一爲腦毛大之孫婁、藉此以結其

意伐其交云耳、不思虎酋亦與奴翻婣、不有爲其女婿者
乎、且今懸百萬之格、分土之約、尚不能激諸夷東援、與奴
爲難、而區區四千兩銜之、猶冀禁止噬操豚祈歲、彼何常
任惠我先宗以弱、失策一也、犬羊之性不恒、豺狼之欲無
厭、養虎養鷹、非明論乎、宗文亦自爲一針一線、必執以爲
例矣、王猷之妄許、既道其逐逐之念、黑字之領豕不足塞
眈眈之求、此動曰祭旗上馬、其處分搶、彼動曰東合東夷
而西合西夷、捐之何杜目後、遂之何緩目前、洶洶之勢、且
暮必賁、而宗文乃語三萬之藏、足厭群狼之腹、待十數年
後方爲鞭箠之寒、將誰欺乎、切恐五營之衆、但要子之得

擾兔巴陵之徵、抄花諸子之詐、一勍百勍、愈搆愈危、始以
愚虜、反以虜愚、而智出婦人女子下也、失策二也、當時永
不爲例之盟、虎酋背之如反掌矣、三千人入貢之說、孰開
創議、非猷也耶、夫桃林口何地也、咫尺神京、逼近
諸陵、王猷從此路出、虜謀從此路入、即今薊門空虛已甚、
東協空虛又甚、開門揖盜、未可支也、賴督臣東行、縱撫御
之、暫爲關閉之絕、而夷情叵測、來日甚長、終是借徑之衢、
虎穴未塡、狼門幾闢、失策三也、以此失策、奚逭罪狀、屛
固一也、不聞繫留我通役張爾親四人、幾悴異域之魂、聖
碎我辛樽、黃把都兒等大肆詬詈之侮乎、遺患五也、不勝

檢崖之怨毫未消釋，而先以成賜之吞恰撈什等之計，全
無照管，而滋以動封豕之蹢乎，樹群敵三也。不聞無宗原
亥之兄弟之釁，每肆搶掠于鄣原滿旦毋于小素叔傳迦
構名爲垂涎于飽吃乎，北匪人四也。不聞王猷飽囊而歸
投揭謂福府爲營進之謀，事敗而遁，循悄悄往來通潛舟
中爲逋藪之窟乎，貪賄賂五也。不聞猷利虜之利，宗文利
猷之利，參貂盈橐，行李百輛之運，私爲幽係傾折曲房之
棟爲主人，有言耳目共睹者乎。以四千兩行五鋪之術，翻
投載來韓以至今日而愈難收拾，以王猷代三巴之擾，而
揭薪止沸于將來，而更莫底止，宗文悞國若此，猶自高翻

憂國憂時之意，殊心甚矣。嗟嗟，臣更有感于宗文之從也
其揭旌出關布
一人之威德以簡將蒐軍，實未能也，搖唇鼓舌，其事氷炭
遂使熊廷弼一日不能安其位，今勘者報
命廷弼之才之功，萬不能沒矣。然則妬賢嫉能，無出文擧
者，迨其擁纛入關，自負豪擧，以爲仰荅
明旨，止此鄭賞一事，而狡弁之詭金繡之要，歲猶□歲漏
然則胎禍挑釁，亦無出文上矣。異哉，宗文鬼魅伎倆，罷將
風波，躐取太常，則以閱視爲催官之媒，樂龍無物，則以寇
獻爲奇貨之居，視 國事爲兒戲，委

君命于草莽，同事者畏其兇威，不敢直言，只得彌縫了案
掩一種啞口吞蘗之情，而功罪之案，公論難掩。今廷遜諸
虜合縱不受，戎索日肆豺狐，使西陲爲殘破之續，宗文之
罪在楊鎬下耶。當此處處危動之日，急宜嚴勘宗文，賍罪
正法，使譽衍凜然知 中國尚有法紀，不至爲奸人手障
着落宗文名下，討出王猷，斬于講賞之地，以謝諸夷之犯
厥反側，有做官守知斷矣。至其生平隱橫險譎之狀，人人
切齒，捫撣文者，臣不暇縷悉，在兵言兵，詭難隱默，即觸
尾所弗避也。臣草疏方畢，見林口守備焦慶延塘報，虎酋
聚衆三萬餘，不日內犯搶東西，不勝愕異，如果夷入內地

在薊門正兵單弱之會，何以堪之，則首禍者，其容誅哉
吏科朱欽相奏爲天儆日至，民生日感，仰乞
聖明申飭吏治，從懲貪振廉之務，與以興術者實政。章下
所司 一

先臣王疏有言，人臣貪高位，在高位，小臣貪之，無不惜利是圖，言官貪濁而安處遲，則外官敲動，無不雅何是視，可謂知本之論。

海州吳金副叛

按金副前名劉光先，僞名吳金副，又名吳太乘，以斥逐么孤散漏無知，來南衛宗虐，冒名逞驕，其屋殺人，塲也攻墾，議者皆以崗逃入盜□理起，今兩州因蝕要害，除逆臣請遣援兵，各將星馳，防聲緣宮，一面勅數縲剿，一面招安脅從，有能擒獻渠首者，破格升賞，以當絕賊奔奴之路，又當防奴乘變之攻，皆要着也。

浙江巡按彭鯤化上言首藩人才最多解額宜加乞添三
名滿足百人以光文治章下所司

壽州賊平

時鎮守李光榮與貴麻二副帥黃參將張同知會議[illegible]
定于二十七日分營圍山二十八日四面齊進重[illegible]
九日李鎮守在南谷口正分兵開而北谷口忽報賊[illegible]
生得童龜秀迎擊敗賊殺傷甚眾皆鄙走賊追趕過河[illegible]
擊高中選參將鄭國臣復回迎戰國臣中傷大眾遇[illegible]
李鎮守聞急復率參將黃璽帶領兵丁合戰中令[illegible]
者即斬于是本鎮內丁守備等官奮勇登雲等十餘[illegible]
兵奮進不避矢石一擁上山統絕其扎賊不能支[illegible]
回窠大兵遂入峪內賞承武麻宣王化溥等又從[illegible]
口進遂焚其頂而賊平矣大勢約五百餘人割首級[illegible]
十之二三陷山投水者十之七
人吳天貴羅守忠俱歿兵中

庶子駱從宇充日講官

少詹事孟時芳升禮部左侍郎教習庶吉士

南太僕卿于仕廉衛例題薦治行優異知府沈孝祁州知州
黃廷金知縣葉成章等三十餘人

按本寺原額馬價二十三萬七千六百兩有奇兵部題
准年來通將所屬州縣備查完欠知府以下能依期
完解數多治行卓異者聽
其分別薦舉否者參處

巡按御史左光斗具揭

故事有司陞擢大約爲作淺升爾設後因人數頗
不便照編遷格不行勢不得不入之揭薦爾郡貨[illegible]
其時矣此後但當行題薦但註定俸必須半年數不
得過廿庶幾此不爭于有餘彼不皆于不足亦平人[illegible]
振吏治之一
籍也

以陳大穀爲尚寶少卿

御史周邦基奏議用人宜慎其初用言宜核其實 十二

兵部奏請軫念陣亡諸臣奉
聖旨是遼左覆軍陷城文武將士捐軀效事義烈可嘉[illegible]
陣亡官兵人才屢奉皇恩慰諭越行褒卹既經敘奏宜[illegible]
渥恩劉綎以原官左都督贈少保王宣贈少保升左都督
各襲升三級仍蔭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諡立祠[illegible]
祭楚杜松贈少保左都督襲升三級仍蔭一子本衛正
千戶世襲立祠加祭楚蔡趙夢麟馬林各復原職贈三級
襲升二級從祠附祭潘宗賢贈光祿寺卿蔭一子錦衣衛
百戶世襲賜諡立祠附祭董爾礪張文炳俱贈按察[illegible]
事蔭一子入監讀書從祠附祭江萬化麻巖俱贈都督同
知襲三級黃越于守志各復原職贈一級襲升一級李等
二十員俱贈都督僉事襲升二級喬一琦贈都督僉事襲
升四級與本衛實授百戶世襲俱從祠附祭鄧儲賢等三
百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一級襲升二級馬時楠復原
職贈二級張奇策等三員各照本職上量贈一級何懋官
等四十三員各襲升一級萬邦寧等四十九員各量升三
級朝鮮將官金應河等八十一員破文破格從厚贈[illegible]
軍兵丁夷俱照數行各鎮優卹祭禁以慰幽魂

遼東巡按張銓飛騎奏曰數賊截鈎梯犄角而來于 十三

日夜半度渾河深入十二日攻犯瀋陽十三日已被賊
魁陷矣先是臣于初三日親視瀋陽見其壕塹重環火車
密布惟城垣三面毀壞板堞倒塌而城中降夷充塞倶有
奸細藏伏爲賊內應臣切憂之詳囑諸將謂賊若臨城降
夷富盡發城外若其來攻必俟百步內始發火砲而賊至
亦以鎗砲助擊賊必不能得志乃諸將皆謂城難遽獨遼
可恃意但主專力于外臣深已不然臨行于途中復再三
囑付不意其臨時錯悞乃爾也聞城破後總兵賀世賢尤
世功從西門出存亡未卜其餘走散將卒尚無一人至者
不得攻克之詳傳聞有云賊連攻數次不得入後從東北

而以新土填塹遂登城者有云連發砲熱裝藥即噴賊乃
蜂擁過濠者有云賊急攻東門城外吶喊內應之開門而
入者總之城已陷矣陷之情景且可徐查遼陽所恃爲藩
蔽者全在瀋奉二城而瀋陽東捍夷西障虜較之奉集更
重今瀋陽既陷則奉集已失犄角之勢彈丸孤堡何以自
存而賊從瀋陽直走遼陽百餘里中無險阻可抵遼之戰
將勁兵半萃于瀋奉半分應援兩副將兒今遼城兵不滿
萬皆眞保山東之兵身無介冑器不精利以守二十餘里
之城分城布列且難況于捍敵臣已與經略議急撤川浙
土兵遼陽城守而以朱萬良姜弼之兵駐虎皮驛爲奉集
聲援但恐士卒有風鶴之驚聞風而潰武靖營已[illegible]
逃矣且我所恃以勝賊者獨有火器今賊克瀋陽無數車
砲火藥皆入其手則我之長技已與賊共之萬一用以攻
城更可憂也誓與經略諸道竭力固守保此危城而臣已
先與經略面令侯世祿擒賊之巢若使得入賊必狼狽而
歸然尚未敢必也大約將士畏奴如虎心膽俱裂無一敢
戰者即如朱萬良姜弼統兵幾二萬尊使之往來應援而
扎營于渾河之南去瀋陽十餘里一步不敢前川浙土兵
亦三萬餘亦結營自固坐致瀋陽淪沒亦可痛恨矣除臣
查明另疏題參外先將危急情形馳奏伏乞

皇上軫念危疆關係 社稷亟下廷臣會議殄禦長策仍
勅兵部速催達奇勲等出關及調發各邊家丁星速來遼
以應急需臣等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兵部衙門接出
聖諭朕見近日風霾時作日光昏暗朕心深切警惕昨
覽遼東巡按御史張銓塘報奴賊攻陷瀋陽遼城萬分危
急該鎮各地方文武各官職任封疆全無備禦疏防危城
應援各將擁兵結營觀望坐視陷城威令何在姑都着戴
罪任事兵部便馬上差人傳與經督撫按各官作速挑選

精銳兵馬各陳方畧相機拒堵務保萬全如有仍前坐觀
的即以軍法從事河西并關內各路守禦應援事宜一體
申飭邇來小臣議論煩多無俾實用大臣止是謙讓不任
勞怨紛紛杜門成何國體輔臣一燝尚書李汝華都着即
出視事無介浮言
聖諭適覽遼左巡按奏報瀋陽已　似東夷攻克奉集既[illegible]
遼鎮岌危目前防禦應急長策着廷臣作速會議具奏一
面行文經督撫按各官集兵防守聲援牽制一切事宜相
機從事戎政尚書併兵部添設侍郎作速催來到任餉務
方急尚書李汝華即出料理不得藉口侍郎毋致推諉欽

事工部買辦銷算陸續運解無誤急需封疆事急大小臣
工同心體國各抒籌畧共濟時艱故諭
御史江秉謙欽簡遼陽垂危敬陳備禦之策曰今奴賊攻
陷瀋陽指臂斷為兩截而奉之岌岌可知瀋奉潰而賊直
中于遼之胸背環遼之岌岌又可知事勢至此誰職其咎
因痛念曩時楊鎬失律喪師開鐵淪沒境無堅城人無固
志當日情形之危急誠有百倍于此時者乃熊廷弼受
命田間倉皇赴　召四方之征調未集士卒之膽落未定
甲馬器械無一可恃而廷弼出萬死不顧一生單騎從數
千弱卒出關猶復收拾餘燼城守經年令奴賊終不能得
志然今之蹋入者何前此垂危之遼城賊反不知其所來
今此堅備之瀋鎮我反失其所守則廷弼之才識膽畧有
大過人者矣使廷弼得安其位而展其雄抱定不致敗壞
若此然前論廷弼者猶曰風聞不失為存遼過計至今勘
核已明而復以橫撓之私意見抹殺天下之公是非退[illegible]
上雖黃茂　國家之利害寧壞　朝廷之封疆必不肯稍
胸中之畛域寧甘心以遼陽與奴賊必不肯平氣以議論
究勢臣今日之事何不持一疏以退虜耶雖然追之已無
及矣為今之計瀋既已陷奉不可知遼陽斗絕孤城不可
不厚集聲勢而賀世賢尤世功二將之卒未知存亡若樂

部下之兵或留自固此時提兵往援得界誰屬兵果誰統
蒐卒補乘軍中或有妙算而事危勢迫廷議不可不亟講
者也山海雖為三韓咽塞但遼陽保則戰在千里之外不
保則戰在百里之內經臣久熟邊情諒有勝算而地衰難
以遏守戰卒能有幾何則宿重兵而防不測又廷議不可
不亟講者也神京為根本重地雖奴賊得志于遼諒不能
即長驅入犯但訛傳則風鶴皆驚窺釁或冤盜竊發何以
鎮人心使無動搖何以杜奸究使無意外又廷議不可不
亟講者也語云亡羊補牢見兔顧犬猶今日未壁之着而
燕巢飛幕魚游沸鼎此豈諸臣漫言泄泄之時哉

聖旨這本說熊廷弼才識膽畧過人有保守危遼之功熊
筆昨說他是罪有無私意着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從公
會議具奏
遼東巡按張銓奏請恤忠魂治悍帥疏曰遼陽圍急嗔督
童仲揆二將尚在遲疑裨將周敦吉欲直前衝賊謂與瀋
陽兵內外夾擊可以成功即士卒亦踴躍爭先匪之不聽
及知瀋陽一陷諸將益憤激曰我輩不能殺賊救瀋在此
三年何為石柱司秦邦屏遂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止留
浙兵三千餘名大將與戚金張明世在河南扎營兵既渡
河營陣未就而虜以鐵騎四面撲攻諸將奮勇撕殺斬虜

落馬者二三千人賊却而復前如是者三後虜益衆諸軍
饑疲不支遂被衝殺吳文傑周敦吉秦邦屏皆戰歿周世
祿從西北殺出不知去向鄧起龍袁見龍奪橋南奔走入
浙營賊追及圍之數重初用火器擊打賊死者甚衆後火
器已盡復接戰良久乃敗而大將裨將一時沒矣當川兵
渡河時朱萬良姜弼之兵去渾河不過數里觀望不敢進
動及賊圍浙兵兩將方領兵而前一與賊遇即披靡不支
軍四分散而賊乃得專攻浙營臣初疑南兵難用後北巡
經過其營接譽徐觀見其部伍整齊器械完備諸裨將周
敦吉等皆慷慨激烈願一當以報　朝廷臣甚壯之私與

諸臣議謂以此步卒翼領騎兵盡我全力扼賊咽喉賊必
不得出穴而後版築之役可興乃今已矣其亡歸營者每
以首功來獻者臣即昨照例給賞乃痛哭階前願不領賞
但願為主復讐臣亦為涕泣不已此亦見諸將之得士卒
而士卒果有忠勇之氣也使將士皆若此何憂遼奴蕩自
奴狂逞以來收剿援遼從未鬬血戰一場今諸將以萬餘
當虜數萬殺數千人雖衆寡不敵力屈而死其烈烈英氣
甚多為厲鬼以殺賊是以愧偷生巾幗之輩此不待後斷
乘宜從優　褒錄以鼓士氣者也先諸將當未戰及時嘗
具呈于臣求調川土兵五萬願獨以步軍滅奴臣以爲未

可再調遂之今川浙土兵守營及敗陣逃回約尚有萬餘
人可成一軍然已是中下之駟勢既孤單又無將領統之
誰爲將爲則川兵之調是不容已雖遠汲不救近渴然今
大勢已失用兵方始則此着不可緩也若朱萬良姜弼畏
奴如虎臨敵趦趄胡馬一嘶其兵相踏雖兵止萬計衆寡
强弱之勢自不相當然既不能解瀋陽之圍又不能救南
兵之覆川將焉用彼相哉按法而行自當治以逗遛之罪
姑念其兵單士疲不能抗强敵之鋒且遼之賊將死於畧
盡用人之際暫寬使過之條所當剿賊令立功自贖者也
再照經畧袁忠心爲國竭力籌遼死生既已早忘利害兩

遼兵守遼

督撫移駐

能逆覩但既任彊埸之重寄宜教安攘之定謀而上月所
閫失堅城覆軍師殺名將衆者纍纍于原野生者逃竄奔
四方使遼陽有累卵之危士民有切膚噬鳥之懼則有不
得辭其責者蓋平日手口指揮亦多綢繆牖戶之計而適
事耳目臨絕未見發縱指使之功日月恐不相假柔檢
或可收此在
皇上酌衆論而獨斷之也賊尚盤據瀋陽遼陽以北居民
逃竄一空烽火斷絕胡騎充斥已撤奉集威寧之兵并於
守遼而敗卒亦稍漸集粗可布置但遼城二十餘里城守
甚難六將人情惶惑爭思南徙臣以爲衆足則遼非誌

家之有恐不能以丸泥封山海但當竭力固守保此危疆
與經臣諸道臣發埤壕塹預戰守之具安撫賊中率厲將
士人心稍寧惟恐賊出別計深有可虞此時宜使撫臣薛
國用帶河西之兵移駐海州督臣文球帶山西之兵移駐
廣寧以張應援之勢救陷危之急而山東水兵從海道直
抵蓋州遼州團練民兵速遣出關更發內帑數百萬以佐
軍需臣身在焚溺中情勢迫切語多不倫伏乞
皇上留神此關係安危不止三韓已也奉
聖旨覽奏川浙兵將戰沒奉集各兵撤回遼陽勢益危急
該鎮文武各官協力守禦撫定人心務保無虞將亡則治

諸將血戰捐軀不必待勘著即加褒錄各將一體優卹守
營并收集各兵立營團練俟劣訓水上將官統領朱萬良
等臨陣退縮著先革去職銜戴罪立功袁應泰矢心殫力
調度不前仍著策勵任事山海海蓋各緊要地方集兵設
防其督撫移駐事宜該部一并作速議奏
科臣蕭基論列人才品題有三法衡其言而肝膽見衡其
人而才品彰衡其時而物情平銓次亦有三法優老勤恤
在加銜提携拔擢在超級安插洗滌在本等
起鮑應鰲祠祭郎中劉宗周儀制主事高攀龍光祿寺丞
方震孺言應鰲于孝靖皇太后寢園一事費盡苦心卒能委曲調停

大書體
皇祖之隱慝其作用有大過人者至于劉宗周明知
先帝之征揣此不肯隱忍數引而必欲發德其本心此
其清華將及卦十載杯居至衣食斷絕而屏頭無終散
其宦何小也哉十肥肉大酒中求之千萬一用不及時
時此等男子可於賤主爵者之務也高攀龍當太倉兵
位不配業書之史跡之一身以國爲拔萃里居且
手之時有恤有遠後之人獨其深靜中所大覺傳中精
三十年絕口不言朝中人獨其深靜中所大覺傳中精
嚴畜獄遠北闕程近巡邏此亦今世之群麟威鳳矣
兵部奏言遼陽存亡未卜河西救援宜周奉
聖旨遼左望援甚亟先遣兵將及昌鎮挑選兵俱着侍郎
張經世催督星夜出關策應京營事務暫着戶部侍郎臧
爾勸管理宣鎮等五處領兵移駐聲援該部知道卿等仍
悉心籌畫務保萬全

遼陽陷內閣揭報奉

聖旨覽奏知遼陽失陷旬日而克兩路二城未聞拒堵片時該鎮各官平日撫馭乖方人不用命深可痛恨即可傳[illegible]

總督文球巡撫薛國用用心料理倡率忠義效守危疆[illegible]安內地其遣侍郎巡閱催兵知道了防禦京城事宜作速着實舉行

奴酋於十九日至四里鋪經略袁應泰御督總兵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善姜弼朱萬良參將閔[illegible]等領兵拒[illegible]經臣與按臣張銓登城指揮兵將經臣親自出城[illegible]撫臣[illegible]守南面事相當互有勝負經臣夜宿營中不入[illegible]二十日相持二十一日賊衆擁砲車過河在東山結營大營官兵陣于東城外相對發放火器官兵不支賊遂以步兵攻小西門經臣急退入城與按臣東西分[illegible]守又出各監軍催督各將領合力殺援監軍牛維曜[illegible]

小南門突開被賊殺射落水扶傷而走有馬達賊攻東門兩處火攻火器幾窮殆不可爲經臣與按臣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在東樓共歎禁語赴難經臣曰吾不有殺[illegible]尚方寵至固當以身殉臣按臣可長恰餘[illegible]爲邊守河西計未可且不出閣外責尚可三人開[illegible]分守以延之者惟內大臣按臣知勢不可救登樓引刀自[illegible]門以延之者[illegible]救按臣爲賊不屈爲之守道[illegible]二刻[illegible]投井而[illegible]從賊之[illegible]從容就義者[illegible]將收集西兵者[illegible][illegible]將統兵在外見城中火起知已陷矣逆四[illegible]而西奔三岔而至海上而賊且四出搶掠[illegible]遼瀋既陷賊[illegible]下令括民衣食空得留九件中人五件下人三件又東教場聚貨物分數西廣二十五六日驅遼人出城北[illegible]屯民歸村里夫人[illegible][illegible]大牛[illegible]婦女[illegible]不堪[illegible]多[illegible]者[illegible]三衛[illegible]官共人[illegible]分投[illegible]民造冊[illegible]七日先令西兵出隸瀋陽二萬餘人至二十八日[illegible]商賈[illegible]者四五萬人又[illegible]東人之家但有五人[illegible]

名三人出二名[illegible]妻子二十九日[illegible]遼人之狀貌可疑者一頭目坐于西門[illegible]而殺之有生員父子六人知必死[illegible]持刀與衆砍殺頭目遂殺之四人其[illegible]手持梃共擊殺二十餘人夷奮呼[illegible]十[illegible]乘[illegible]出五六百人結隊南行夷不敢追[illegible]復命其子[illegible]領衆操標掠河淺深又遣叛將金玉和領千人南至海州傳諭歸順而[illegible]民已先剃頭待矣獨東山[illegible]兵與南衛堅不受命有剃頭至者輒擊殺之

兵部接出

聖諭國家文武並用頃承平日久視武弁不啻奴隸致令豪傑解體志士灰心今邊疆多故東夷游食大風猛士深軫朕懷卿部便張掛榜文通行天下凡山林草澤之間[illegible]素懷忠義風抱韜鈐膂力過人猿臂善射可效一旅之用者在京赴兵部報名在外赴撫按衙門驗實津送來京

皆不次擢用卿再查祖宗舊制文武各有職掌互相彈壓不得仍前牽制庶展豪傑之用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特諭奏發帑銀一百萬兩給付兵部等部以佐急需務期實用不得仍前冒破其用過銀兩仍開註具奏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朝廷設官各有職業豈容曠廢楼遲家國成何國體朕沖齡嗣位方期大小臣工靖共修職而因循若此豈朕委任責成之意爾部便查升補未任官員照水程勒限催他到任有違限的照會與例查參有官品未崇例不疏辭的通政司不得代爲封進本章致滋瀆擾其兵部左

侍郎張鶴鳴代歸巳久，奉溫綸止知畏避人言，不顧君臣
大義，兵部左侍郎熊廷弼功著存遼，朕已洞鑒，朝議僉同
特茲起用，方今奴酋猖貪狂逆，忠臣義士豈無枕戈擊楫
之思，爾部便馬上差官齎勅前諭本官，仍着彼處地方官
登趣即日就道，如不顧君命，堅臥託辭，國有憲章，朕不敢
貸，併升任尚書許弘綱、侍郎王在晉、祁伯裕，奉
命巳久，都着催促前來任事，不得仍前延緩，故諭

大學士韓爌揭帖奉
聖旨，卿復閱
皇考慶陵，忠勤周慎，仍於原處獲有吉土，天意人謀叶協，

欽朕孝思，嘉悅不巳，營造規制巳定，着上緊興工，該衙門
知道

欽限各官到京水程：張鶴鳴四十日，祁伯裕二十日，熊廷
弼五十日，王在晉巳就道，令其疾馳任事。

添設職方司主事二員，范紡、耿如杞。

起倪斯蕙太常少卿，徐時進南光祿少卿，王宗恭尚寶少
卿，王之寀刑部浙江司主事。○贈王祖初太僕少卿。

四月丁丑朔享
太廟

以李宗延為右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

監軍王化貞致揭各衙門
揭稱賊兒遼陽，自河以東，望風歸附，惟礦兵南衛不從
奴欲除心腹之患，然後為進取計，若此時有兵三萬佳
河上，奴必不來，所慮者邊外河凍可寨賓而過，然巳進
抄花道，當其沖，我能留以利虜與我合，奴何敢越境而
至此時，奴虜已有撤防，因非奴取遼陽所分者少，因相
爭殺如前日，宰寮故事正可聞也，若奴陷而使虜為區
必無幸矣，此時須兵三萬，可以暫救目前，無奈出關
托故不進，奉命者出關無期，其意為遼旦夕必亡，遲
可免于是，于賊之將不及東山之狐，夫爪牙之選
遼海之將士，朝廷儲將養兵所安用之，真可為痛哭
者也，意出兵遼可不亡，利害安危間不容髮，而無奈
髮冠纓之無人，萬一奴內患盡除，掩我不備，何以應

至本職一身，往來于七百之危邊，當人情洶洶之時，左
顧右盼，手口拮据，幾不知有寢食，此時亦不覺有病，但
心內如火，舌上出烟，業已將身許國，決無所畏，恐一
旦力盡而死，則無復有以塞轄閫者，可念也，則就近達
添道臣，知無隙言之，望廟堂之上宜急于應速
幾于遼家，鏡于方行，寬處持論，庶為得之，之間有紛稱送
家眷南還者，搖動人心，大為不便，即職之家眷淌在關
外，何關內之太早計耶，職封疆之臣，職在封疆，何敢多
言，但因廟堂多走書見詢者，以冗中不及遍答，故揭以
告之，謹揭

雲南道張新詔上固根本以安人心疏曰：臣於本月二十
五日在衙門辦事，接得邸報云，二十日西虜攻剋長安堡，
遼陽大兵奔潰，三岔河一路無人，烽火斷絕，遼城被圍，不
知存否。臣讀之未終，不覺髮豎，可異哉，中外泄泄，目虜奴
之術中而不自覺，敗壞封疆胎憂

說盡奴狀之情

亦是大臣分內事引避不也

君父以至是耶蓋遼自有事以來征兵征餉幾遍海內主
戰主守幾無剩議說者謂奴緩而我因之亦緩其實我緩
而奴未嘗緩也奴急而我因之亦急其實奴急而我未見
其急也不但逆奴并我族類爲僞爲間亦且精于用兵善
謀善作以致陷我城堡兵不血刃勾連西虜捷同應響瀋
陽破而遼陽兄危長安堡破而三岔河路梗東夷西虜已
結同心河東河西首尾莫顧即令遼陽之經道將吏或焚
渡河之舟或決背城之戰置之死地而生反亂爲治反危
爲安皆不可知而以大勢揆之山海以東岌岌乎殆恐非
我國家所有也

主憂臣辱正此其時閣部大臣尚可悠悠泛泛等之尋常
聚訟會議猶同築舍乎戾敗利鈍宜身爲任之是非毀譽
當付之不問率大小臣工日宿公所部院升道仍擇一靜
密公署屏絕廝役時爲商確謀有定畫一面質之相臣一
面入告
君父其章疏不必連篇累牘但求明白直截不但省煩文
便于覩覽且得
主上將此事明白於心其用一人授一將當立限刻期仍
不可使之借名參辭以滋規避逗留觀望者必罪不宥京
都五方雜處奸宄易生且奴賊巧偵探細作無處無之宜

如何設法嚴緝京營十萬原以備有事之用且沿城墻垛
客歲曾爲料理今事急矣宜如何安插練習城門出入關
係非細宜如何差官分守周閉城垛晝夜須嚴宜如何編
民防護其乘城器物難以卒辦宜如何未雨而綢繆薊鎮
大同
神京兩肩臂也其枕藉則咫尺相依其安危則呼吸與共
當行彼中撫按如何簡練精銳使沿邊一帶屹然岳峙潛
消外侮方無他虞且各預畜一旅之師一成之卒爲都門
不時之征調以爲護衛之用其新差撫臣當亟爲
詔勅俾得速爲叱馭毋執令勑常期致有後時失事之虞

山海爲東鄙之要害重地也亦危地也孰爲萬夫之辟易
而足以當關孰爲風練之貔貅而可恃之無恐乎此不可
不究心也天津居水陸之交沖我既可以鼓棹彼亦可以
揚帆誰人介裨可居上游之雄而艤帆無恐何處徒卒可
息鯨鯢之浪而保發當敵乎此不可不早計也通州扼南
北之咽喉京軍之倉庾在焉不但勢迫門庭更儲百萬命
脈可無重兵以宿之乎守通即以守京又不可不爲長慮
也至保定暨山左山右河南河北星布棊置原爲三輔近
藩而拱護神京又屬督撫相聯各撫按咸抱許國之忠誰
無同仇之念該部當亟行文該鎮各將標兵及甚暫調營

兵整頓二萬即少亦當整頓一萬餘以備不時赴京應援
之用蓋事尚須酌其緩急惟有備乃可無患耳此待為護
衛
帝京言也倘遼陽未即決裂機會尚有可圖夫然後再議
堪調之兵再用智勇之將為殘局之復整為捲土之重來
此在當事者另有長計非臣愚之所可知也至若遼左重
兵縣境聲息不通外援不至內呼無門在遼陽者有垂首
孤注之悲在廣寧者有喙息空拳之歎倘昔既為遼事添
設其官何不為遼事宜布其力倘為被髮纓冠之救應援
發生力之兵橫戈擐甲揚旌關外將山海以東先聲可鼓

或亦足以備強寇驚風落影之魄壯孤軍有死無生之氣
此又目前最切之着也微臣戀
主心長有志分王國之憂而辭
陛日近無計飲胡虜之血敢因一弋之獲以自効其款款
之忠如此
文書房揭帖四月初三日
元輔殿選中貴人三位
中宮河南祥符縣監生張國紀女母陳氏　東宮大興縣
民王學長女母李氏　西宮南京應揚衛舍人段黃[illegible]次
女母蕭氏

禁發抄軍機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遼患日迫內地防禦所在需人招選兵將乃今
日急務該部宜遵諭竪旗掛榜即日舉行收到兵將三日
一類奏糧餉即于前發餉銀內酌給其操練營軍編派保
甲緝獲奸細修城挑濠守禦器械銃砲火藥已奉前旨各
有專司限十日內完備違限的部科參治封疆大事主持
專在朝廷當事大臣務要忠心體國不得瞻顧人言職掌
利害豈有不知何乃漫無主持依違誤事科道官條陳雖
有職掌然議論不一事難舉行且戶兵二部尚書兵馬錢

糧責任重大動輒輕議去留致令掣肘無心圖事耽誤即
如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大失損過袁應泰一敗塗地當
時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
祖宗百戰封疆袖手送賊若不嚴核痛懲何以懲前毖後
該部即將熊廷弼更換緣由及參論各官詳開來看爾內
外大小臣工各宜洗滌肺腸一心君父共佐時艱如大臣
畏忌藐視朝廷小官不恭淆亂國事朕雖沖年副服
祖宗列聖具有刑章朕豈敢以姑息從事諸臣慎之戒之
特諭
湖廣道方震孺條陳緊急軍務除要地添設巡撫四員臣

等專疏另請外、今將目前急務開具進呈
一寧前道參議王化貞甚得西虜之情形、速宜加僉都職銜、令其便宜行事、與薛國用一同守河西等處、宜責成吏部周嘉謨、
一兵事急如星火、凡東事本章求
皇上隨覽隨下、切勿仍沿舊例、
一兵事旁午、本章甚多、閣臣宜取翰林官四員分閱、擇緊要者貼浮票、以便觀覽、當即刻舉行、
一要緊軍務、不必從部議覆、閣臣徑自票發、責成該部、以省稽遲、切勿借口侵各部之職掌也、

一遼遠風力利遣官十數員、給與勅印、限定時刻、分道募兵、兵餉即用新餉、地方官有怠緩者、即刻題參、司道有不堪者、即刻更換、
一造火器
一大工宜暫停止做工夫役、或修慶陵、或修濬城河、宜責成工部尚書王佐、
一永順鳳陽係根本重地、加派遼餉未征者、亟免以安民心、已征未解者、火速查明報部、宜責成戶部右侍郎臧爾勸、
一巡城練兵御史先募京城之兵、一以收驍雄、一以散奸

根、兵部宜請帑金分給、
一遼陽不守、海運難行、當併力陸運、宜督餉侍郎李長庚回理部事、或　敕守天津、
一各處近京諸道、應加銜者加銜、應更換者更換、巡撫亦然、責成周嘉謨、
一練兵少詹徐光啓、向往天津、即刻取回、以製火器、修敵臺、責成吏部周嘉謨、
一自通州至山海關一帶口子、或某地應防、某地應築、某地可理伏、某地可結營、宜勅少詹事徐光啓往相度之、立限回奏、

一京師自山海關、當十里設一撥、以速探哨、宜責成順天府巡撫李瑾、巡按李凌雲、
一京軍夏糧、合于通州支放、一以留京食之積貯、一以散通倉之儲胥、即先臣于謙燒通州倉之意也、宜責成戶部侍郎臧爾勸、
一遼事緊急、京官紛紛送家眷、驛遞苦累、人心洶洶、宜頒行順天撫按、不係緊急軍情、驛遞不准應付、當責成兵科蔡思充、
一崇文門外大通石橋、關係城河、作何料理、宜責成工部侍郎姚思仁、

一城外向無事砲當即日做起宜責成工部侍郎姚思仁
以上共十八款皆求其直捷可行有補于危亡者伏乞
皇上面召閣臣商確逐款承勅嚴切舉行若一再候部覆彼
此相推恐奴酋不能待矣
湖廣道賈繼春奏
旨回話奏
聖旨朕以冲年
皇考見背仰體
在天之靈禮敬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
末情節舉朝共知毫無異詞獨繼春首倡邪說揑造李選
侍雉經皇八妹入井播揚流言誣詆朕躬若不窮究分別
何以傳信天下後世繼春奉旨回話初次只一揭朦朧再
次遮飾支吾朕欲逮他來京面質虛誣今自認風聞無影
顯見明肆揑誣供招定案本當拏問處死念輔臣奏請繼
春認罪情詞可憫姑從輕革職為民永不敘用
命右僉都畢自嚴駐札天津備兵防海兼理糧餉王國禎
駐劄通州督護漕儲招兵練士
刑科董承業敬獻目前至計奏曰嗟乎自有東事以來十
萬生靈伏尸暴骨四海之物力罄竭膏窮無一日之休息
者以為遠也而今其已矣遠去而金伏海蓋不必言矣為

今之計緊關要地惟有三岔河口一帶㝡可堅守而將兵
器械安在已出關未出關之兵馬所當星火催促以齊備
禦又速發火藥器械以為奴酋必來之防一面布置三岔
河一面布置山海關而京營保定之兵不得不作速議之
以出矣若都城之備戎尚容泄泄從事耶除遼瀋之損失
事一一查明必行賞罰無再稽遲外如分整京營分守九
門及重城等事多製火藥器械等事并乞早發內帑諸臣
詳言之不敢瑣瀆者惟望其即日舉行而 臣愚見發券
十議焉
一議嚴守薊密等處宜著桃林口之扶賓永保而兼資
禦關在薊門恐喝不散宜多設兵馬以資重臣彈壓
一議招天下總兵副總推守提應襲又各衛所空閑指揮
千百戶舍人等官各帶家丁二十名以上至百名願赴兵
部聽用者果有一長可採不論有為無為考其騎射挑選
之等第及見任品級即推守提等官兵部戎政聽用如家
丁堪用起程之日各給安家行糧至京一體給餉可也
一議見任京營副參坐游各有家丁副將以從丁二百名
為率參將以一百名為率坐營各以五十名為率新升京
營者亦猶各限兩月內總督及巡視科道親自查驗如不
堪用并不及數者輕則罰俸重則革任總督衰老庸懦

此否毋悞朝廷大事也
一議錦衣衛原額營行步兵二千馬兵一千馬一千沿衛
其本衛發遣見在今已影射無存乞
勅令錦衣衛印官照舊查明令廉勇世襲官一員統之
即令教習操練此兵以備防衛仍屬兵部大堂不時查驗
以免後日侵射偷玩之弊可也
一議調莊浪衛魯都督原額家丁三千名雖兵已裁革聞
其族尚有十萬餘人合咨查復舊額三千并給其安家行
糧聽調取赴京以備出關之用可也
一議再調南兵一萬招募新兵復補而即擇本處二將率
領再調南京江防等營水兵數千而擇本地二將率領各
務刻期赴京分住通州昌平密雲以壯犄角之勢可也
一議調延寧甘固之軍一萬五千即擇本地副總參游統
領發赴通昌密雲三處以為根本之倚重而隨于彼中招
募補足其數此外若各衛班軍春秋兩班盡數撥赴京師
每三千名各以本地一將統領出關以備封疆可也雖各
有封疆抽調不無單弱而莫非王土事急寧容坐視則不
空分彼此之見矣
一議太僕寺馬匹各處解到俱矮小不堪備用又靡費途
錢每匹價至二十四兩合定改折馬價解京擇委本寺官
一負往宜大山西招商易買解京當官查驗堪用仍給各
州縣寄養以備緩急則省費多矣
一議器械火藥往往制造無關于實用乞勅工部調取各
邊精巧匠役一二百名赴京與見在匠役互相指示并力
制造務求堪用仍刻期催督可無玩惕之弊
一議罷內市以清奸細
以上十款或可以支目前之急或可以為長便之圖擬之
披瀝愚衷以為救時要務然亡羊補牢其計已晚苟然
坐待天下事去矣
續考選科道
添設薊州兵備趙邢慎言任之○嚴趣添注五府京營諸
將到任
遣主事周炳催兵山西宣大錦衣指揮張茂中往通州天
津萬邦孚往宣大山西招募精兵
兵科明時舉上言當事日玩一月人心日懈一日謹籌及
時之策張聲勢以彌賊膽修實際以固吾圉俱急有裨于
遼事者惟
聖明採擇焉
一議覓謀士遣名將間道登萊廣招健卒督見札水兵搗
舟浮海直搗奴穴

上亦有忠身任事之義

一議下密檄遣使臣以利害動朝鮮約策應舉事

一議聽王化貞便宜以結西虜自今廣寧地方孤注可虞且坊牌突被回祿明屬奸細爲政非西虜同心廣寧未易守也中書舍人郭鞏程投揭頗任義氣可賞合宜讓勸成道同化貞商酌行之許令便宜不從中制

一議止調薊兵薊門係京陵重地兒若盡調援遼兵勢單弱今復議調是以京陵戲也雖奉諭旨當從撫臣奏請寢之以固根本

一議招義兵京城環聚勳戚及宦買富室各有身家性命之重坐此漏舟勢不得不獻一點忠義心以報國家各宜及時督率家丁或捐貲招募壯士畫地操練爲首者以兵數多寡授級勅賞以獎忠勤

一議撫臣督兵移鎮先是庚戌之役保撫曾膺防風之條今奈何茂三尺耶宜大總撫董漢儒報遣標兵三千入京護衛仍身督五萬兵移住宣府卓哉此舉此可愧觀望者山東河南真定諸撫宜令刻日移鎮再延治以逗遛之罪

一議大臣司餉餉司楊嗣昌理河東新餉心血嘔盡才識兩超今遼陽既陷餉當別議矣且河西舊餉屬山東司理之關內等鎮舊餉屬貴州司理之各有典守欲求歸一非大臣總理不可當速移侍郎李長庚入京綜核此事分別

新舊以便責成

一議下嚴旨守催登臣以安人心熊廷弼等勅諭懇切讀之心動再差馬上嚴催令刻期赴召料理邊事實不可遲屑晷

一議急清水道御河之水出自西山源源而來夙稱金湯近被勳宦諸人截水灌園以恣遊玩而京城之水遂淺竭矣今宜差官查疏以備深池之用

一議恢使過之門

一議整理山海

入防未議

一議分兵防守諸路自山海以北石門路所屬黃土嶺片石大毛山義院等口皆與遼東接壤而黃土嶺一片石更平曠無大險川向來外兵多取徑于此邇者石匪口進步行逹子十餘名深至鎮夷河口射傷守臺軍十石匪距一片石僅六十里許耳萬一奴窺兵單乘虛而入山海不駢技耶宜令添兵協守嚴責該鎮撫臣

一議調勁兵日者調四川土兵是也乃甘肅兵廣西狼兵俱驍悍可以吞奴當並議調用然非風力科道單騎遄遣終成紙兵耳急宜遣官同稔知軍情將領星馳刻期調之

一議招兵近者兵部開募兵俱從五城兵馬報名無錢者定不入冊且無破格之例人不樂就設處錢糧以備募費

此參四廿七
大將也

責成將官以收實効此爲急着
以上諸欵或擬之使不吾犯或備之使不吾乘雖一得之
見應症之藥也乞
賜參酌施行
勅薊昌等處援兵俱着照原數督發策應毋得互分彼此
推諉誤事罪有所歸
初八日卯時奏告
天地
宗廟遣公侯張惟賢朱純臣李成名行禮
山東巡撫趙彦奏曰金伏海蓋原無重兵即有兵亦不能
[illegible]
守賊由蓋州而絕糧道在登州相望一水三日可到再由
由旅順而繞登州止半日之程耳登萊危急不啻燃眉已
屢行登萊青三道將沿海防禦比常萬倍加嚴海運糧船
即行停止已發運者仍差人追趕毋資寇糧去後今據遼
陽已失四衛望風逃竄勢必來奔運船投奔登州即彼中
道將俱出避禍則人民兵衆可知又安知無賊之奸細混
入其中如瀋陽攻陷北由降夷內應其明驗也又有吳金
祖之餘黨數千人尚未平靜利于有事倘從中爲難其人
不歸遼不歸登只以海船遊刴于海遼之間而人心即搖
動矣臣嚴行該道督副將沈有容駕船前往皇城島羅[illegible]

設防以壯聲勢並示彼無可乘之隙以絕其闖入之思斯
保無虞外今准部文調沈有容統水兵三千赴天津則興
萊二千里海口與酋共之誰爲防守今廟堂之上止知[illegible]
左不守薊門天津逼近奴酋有剝膚之患不知登萊蓋[illegible]
一水我可以運糧酋即可以窺犯既無重關之險又無大
兵之防其關係
國家安危不在山海下也沈有容應否赴調天津再乞
[illegible]
酌除一應招兵選將制禦事宜容臣查議另行馳報
修山海城
[illegible]者請速借太工銀引萬兩委官修理此議甚[illegible]
急但修之非可緩且補葺之道也蓋城薄則易[illegible]
之而遂裂城無鄉亦繁支撤去一重而遂招城無[illegible]
難守敵人長驅而莫禁故今之修務於城之內城[illegible]
城之守城之外增築一城以爲內城之議而部外之[illegible]
誅又自北山至南山間壘一溝渠即引海之水注之[illegible]
勢據於其上復則設之塞則撤之而備之實即於此山
取大木爲鹿角柵聯置于兩岸走鋪窩於其內以防[illegible]
侍禦敵之守營攔以外胡馬不能入柵以內大砲可[illegible]
具也或謂此時而有北衆恐勞而費查不知自山[illegible]
海適度不過六七里若皆得人只十數萬金錢爲之非
奇也見制有法只舉數十萬工一日可成亦非難也
在當事極力任之而
總督極力責成之耳

帝宮史

升鴻臚寺少卿張國紀中軍都督同知妻陳氏封夫人
江部主事金元嘉行人張其平雲南主考　刑部主事項
夢原行人張糧芳貴州主考
叛臣黃衣伏誅

劉勃疏云齊廣寧即棄山海棄山海即棄前後爲官事不察一至此言於終怨之灰呼而激於不歸御覽之亦不甚甚不再循論天下事法矣良是

刻審寧人原任通判秦經臣委投禦于遼遼陽不死乃剃頭投降甘心臣虜逆黨引見奴酋酋以大紅蟒衣與賜一頭同三侯送出招搖通市觀者如堵蓋明以厚身爲招又陽用而陰圍之也但衣冠列冠裳又爲一國恩還自賊所其爲戎首既爲請德以勞其性又爲彰其以追其從笑惑皋聽從來河西之地拱手而授之賊臣捕得之與其從前養李門令抑義并梟于通衢人心大快地方稍厳隨上疏自劾擒殺之罪恭中有言若鐵一旦恐人心愈惑內變叵測雖欲殺之有不及殺已耳可爲深談之論廷議遂之

遼原任監軍道臣高出御史劉廷宣專疏劾之奉

聖旨遼城失陷監軍官不能效死且倡爲棄城略虜之說公然投遁印揭搖惑人心蔑視國法若使人皆效尤封何賴高出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其將姑着戴罪立功自贖該部仍分別具奏

按出揭略云遼瀋相繼淪沒皆有內應也遼人巨通李永芳者百餘家豹翔於中而得臣又不聽賊等四守之策必欲使伴決一戰本取而又詐傳寫官兵大勝以僥我守侵晨令閱至申刻始攻城而西城樓焚遂內潰不支矣臣僅與一從揭開防用爲而出其數受其孤而賊亦死法不死賊亦欲有以爲國家計害也全遼獨河東不忍捨耳而既淪未矣河西又不能尔不如棄之而以全力守山海關乃河西又不宜棄賊手假富明諭西虜皆之以北地爲餌使西虜相犄而解而後我山海得守固也賊自海州而宛巳空寫三分河間賊巳誅不得已至蓋州見浮海之舫而海蓋道與張楊二同知先驍舟待發矣九能之勢若此尚忍言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疏曰頃臣趨

朝行至山東有言遼事急者臣心憂之行至前途聞遼已陷閭里遂有尼臣于道者臣笑而不應臣以身殉國既程而至則衆國皇皇臣語雖至麻故不避愚陋敢以進

君子言不入初第一勝事去國爲民之隱知餘不言而則發其忠行其議都會之紊亂惟在一堂

上清臣謂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釀所致也從者不以推賢進賢爲事以錮賢逐賢爲第一義迴相祖述言臣不以公心爲事而以分門割戶共爲衣鉢奈何朝不多事而究未臣巳死恩責梟變諸人存者談笑林泉得臣私與諸臣共憂共危何濟于事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巳庶民之家厭子孤立其家猶杜門憂勤一心撐持尺不數年家日殷盛外侮寧息

皇上初登寶極何必憂者朝臣一和天地之和應之此必然之理無不可知者何論事論人者各有偏見偏聽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有人徇不復知有人爾且遂罪

老成人國之典型信哉

不和之流弊也古人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爭如虎者爲國也不失和氣幾于無我矣今論一人當惟公推平無邀搖筆端論一事須懲前慮後無輕試耳食以矢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議論未嘗不平風波未嘗不息國家享寧謐清淨之福願諸臣深維焉臣意念在用人各處孫設逕撫諸臣言之矣然臣所知者如涂宗濬不動聲色功在邊塞李邦華赤心壯猷宜當破格諸臣業舉之矣熊明遇劉憲寵陳大綬周起元皆一時偉望今也推升臣所知則有南京戶部尚書汪應蛟邃學沉機遐齡兵可達端簡純誠大理寺丞余懋衡冊夏若寶剛梗鄰

劉曰梧剛方正直應天府尹徐必達材謹沉毅求從容
則士登學明正宗光祿寺卿蔡獻臣沖襟實學副使劉
積澄清爲志布政蕭近高恬約自如空在左右以備顧問
此外如磊磊落落慷慨力能任事之諸沉雄振翮宜務
申用懋老年壯猷半生未竟之李綍可備急使此臣所
者他未知有諸臣衆所知在用人急矣不忒臧否…
栒栒欲豪傑我用不可得也
世宗朝以麵學曾由光祿少卿遷推遼撫少年甲第…
府者此北也破格要矣然又當存愛惜推轂之意…
而至于遲須俗而立功名與其來不必過其遲…

在御之而已若既用之而復蒙疵何人無短何玉無瑕况
此時得一濟時之士如荒年之穀天下用之惜之而已而最
當豫籌者當先定勤王之着順永保河真順廣大八府請
登萊濟東兗六府宣府大同河南等府其去
神京宜計道里遠近剖符與之約期誓如期而至統兵山
東則以董可威贊承武督促至內八府則以李思孝督促
至山西則以季植督促至以郡縣方面功大者遷升京堂
方面升巡撫巡撫有功者許以通侯之爵不靳爵者冰…
所與共天下以厲世磨世之具也賞既隆重何人不願奮
身謀國哉又有超距而踊至者練兵在內諸勤王者在外

環而攻之令彼隻輪不返
學士高拱勸凱歌何疑臣昨過青州見知縣魏進悅知縣
朱應賓知縣胡良執所練兵可當國家十隊入三輔地區
諸父老子弟謂以報家
祖宗仁漸義摩二百餘年禮樂文物之區豈可淪胥戎者
今且鄒鬥有微宜各舍身來衛
國所以衛身衛身所以衛天下衆皆唯唯臣復觀山東自
四十三年飢荒至今數年如牛運馬運海運又起遼餉…
疲罷逃竄戶不勝其楚至有鬻子女應差者有泥垣走卷
以求免楚狗彌若不大加賑恤以安輯其衆與火增…

即本處撫按郡縣萬分苦心亦難回元氣于大病之後臣
難言矣山東畿輔
陛下肘腋肘腋完固則身體康寧臣愚爲兩省遼餉宜全
蠲免不然或減一半於
國家無損毫釐兩省受如天之福至于馬價倍加優恤增
價以酧兩省歉若更生其不鼓舞堯天舜日者必無是事
也臣目擊心傷故一及之惟
陛下留神省擇臣愚幸甚臣老且盡豈復省世間事蓋爲
國爲民情不容已也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績陳末議曰臣自癸巳歸里灰心兼

形坐以待晝一旦辱
先宗皇帝起臣大理寺卿十二月又蒙
陛下升今職不次之恩如天如地不告之遇以尊飯腥臣
即予死萬萬何能答
天恩萬分之一臣先是聞
陛下以起廢遺餉二事下廷臣議臣恨未形諸白日奉陛
廷議然臣久朝有見與言不盡上負
陛下下差拘弟散以舊習見聞者條呈上覽臣久負罪奉
登無沉條起家之日即默默失天此行有名想有家念不
瞿然人才議

國元氣爲
國陳小民疾苦者如日臣今此疏甚淺伏望
陛下勑下該部酌議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臣腸雖熱臣此
甚虛不敢以垂老強人以難行事也臣具諸議于左
一曰拔茅昔聖人繫泰之初爻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子
繫之曰茅爲物薄用可重也愼斯術以往其無所失矣古
人惓惓保泰之厭如此冢臣簡拔臺省搜羅諸公卿揚推
亦既盡矣而猶有未盡者冢臣如不得已誠愼之也察其
故曰月旦未一夫月旦能觀人不能盡人先聖爲善者好
不善者惡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鄉不皆善人仁者銳之

其所賤惡而驟未可盡信也得無以年遺不堪使乎人才
少有少用老有老用長有長用短有短用聚衆短以成長
正大臣裏我爲紅爐是鐵可鑄我如太虛凡鳥可飛臣具
見天下有可惜之才無可棄之才願各盡融先入無以拾
才地作選佛場凡不甘老死牖下者誰不如我而今老死
牖下非仁者乎得無以少年性氣尚未磨甎方足入執必
致多事不知多事爲少年亦非佳話三十年飽歷風霜尤
嘵嘵然此必純任血氣者則然今血老氣枯矣山空木落
天根見矣我用之仍作故態則另有公論在泰之二爻則
曰包荒無所不包也爲河者言勇于斷也臣試目以俟來

一曰闡幽人在甾載中亭亭表表照以日月澤以霜露表
靈脣墜地來必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之氣生前順遂者
死無遺根其有志在謀國遭世忌嫉不遂而死者有力播
疆場見有未申不得志而死者雖有遇不遇總之皆盡臣
也而其一生磊砢之氣手掃攙搶之略尤可想見倘在今
日濟濟彈冠今乃爲泉下人九招誰賦長夜漫漫臣一念
之神骨悽楚記臣在田間臥小榭夢原任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石星者其寓一招提上下嶝道始而訴其裏曲繼而
哉冠博帶臣請而問曰公何冠帶曰上宥我矣諸臣英爽
諒爲同然

陛下麗日當天萬彙畢照諸臣不得彰顯他日雖有大利
大害誰復爲　國家延諍巨艱大患誰復爲借箸故我
列祖朝時用此道時而雷霆時而雨露用能順天休命
陛下亦當允諸臣請下部臣部臣請下郡國夫郡國嘗善
慕義者衆亦有以無當沉閣者諸臣子固多貧乏不振雖
有孝子慈孫之念恐難勝文移查剝之慮謀諸野何如謀
諸朝陳人枯骨何須推敲一轉念間朽骨回春矣易之道
在彰往察來微顯闡幽往者彰來者察微者顯幽者闡無
有遠近幽深臣　願有請
一曰遼餉頻年奴酋爲難新餉雖苦未有如再加之苦甚
處剝皮人人吮髓有司焦勞于上里巷嗷嗷于下糧十石
以上者差可糊止一石數斗旱乾水溢外尚不能供正稅
且有虛糧虛丁稅戶相傳無人承頂他里他甲代賠者可
念也奈之何民不死徙各兵各役工食麋推各旦夕不得
休息人日不過三分將使父母兄弟妻孥其填溝壑乎從
而訴踵相屬者可憐也諸臣以國之苦爲苦未暇爲小民
計小民以身家之計爲計何知爲國計兩不相謀宜兩受
楚然民爲邦本鴻雁嗷嗷可憐也議者謂當復稅蓋爲商
賈多擁雄貲取百之一抽毛于　取窮民是求鐵于針穫
豈不津津足聽頗二十年海內趨跂者止鼠稅一事今

神宗
光宗及我
陛下慨然下明詔深山窮谷歡然更生一旦復行
先帝與陛下明詔謂何難言一開求出権稅之門難言
江濤拍天賈客風檣多葬魚腹難言二願諸臣察討之
臣以爲西江若此而山東各州縣若與西江同山東四十
三年如水如旱如蝗竭力愛養始得回生山東如此環海
外可知願計部早爲區處或九邊巡撫各處巡鹽聽十餘
公費或各區土司各倡義助環海宇如生之日也
一曰理財昔王安石在宋汲汲以理財爲第一義象胥論
之不知此迂儒見也軍國大事自九夷效塞財在外民無
復流轉今爲奴酋事司農頭搶爲白無門可控獨是加賦
一事不可長恃年年遼事不寧年年加賦奴酋未入中國
中國先受困矣此自困之道也戰國富強故孟氏以仁義
爲富強今
國家衰弱又當以富強爲仁義各疏有屯田鹽法水利在
事也屯田參議其擒謙言之詳可派也今議屯田者其說
有二有開屯田者在鎮臣能開墾者升之有清屯田者夫
屯田何易清也臣　親見上司委一官躬勘屯田官臨田而
勘奸軍以民爲屯官唯唯不知所辨臣　竊哭之臣　切謂國

有屯田原自古已然中間雖有荒蕪然可開墾其真田衛
官與軍未有不知惟以本衛之官清本衛之田則田無不
清其有能清出如干畝者或于原官量升一級或屯田不
清者本衛本所不得襲替若是可得屯田真數十之九本
地方官兼以故事應之乃真正體
國者此臣愚真見也鹽法今動稱虧額何以故總由巡鹽
不得其人故耳臣所見聞如喬應甲尤遇奇孫之益其屬
也
國家欲鹽法之永無弊在于專任之中行超遷之典如撫
不充不得交代課充而則無異議行超遷之法即諸臣為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

人皆勵即老壑亦可差不得以此作中差課不充來之
有也至如尤遇奇巡三森巡淮揚淮浙鹽清非孤風以
勞狀家而終不一行賄鄰典勞臣飲恨何故凡在事俸已
滿司計者何如計為水田如徐貞明路水客試出今西北
水田有享其利者當明不宜行之太驟致窮嚚四起今安
行有司以漸而行人孰不懽開粒食之陳令污萊不闢也
舍此三項言理財即桑孔無以籌矣
一曰振武今日奴酋作難說者謂奴酋強臣非謂奴酋强
中國弱也又曰滿一萬不可敵此更不足信也倘不敢我
太祖何以驅馳中原奴酋何以安置窮塞

成祖何以入塞兩月不見一虜而還此古今可考從北征
錄可查也臣為非不可敵中國之失算也何為失算兵法
百里趨利蹶上將深入奴巢皆自坐敗局奈何不敗臨敵
易將兵家所忌彼若若勝算此若若敗道敗固固宜臣又
以知酋之無能為也來也炒來而來破開原挑米而歸無
能為者天道神明帝德好生殺我中國人民無數量諸人
冥冥黯黯其必助我　天朝殲此虜死疑無能為者兵法
忌盈忌滿酋盈矣滿矣無可加矣倘能以官兵守內勤王
兵擾外必令隻輪不返
陛下高拱于上聽凱歌聲臣等効死守于下萬無足憂者

皇明經世文編 卷之

說者又曰無將臣為非無將也將不在武官而在文臣臣
發
朝五十年間閫士大夫推邊才者先時如少保羅通不可
得已近如毛伯溫楊博談綸王崇古又近如顧養謙葉夢
熊萬世德梅國貞三四人火器弓矢能自操作今士大夫
袖手談文墨語及兵事茫然張口即有談者又衆咻之其
人多斯跑不羈又過求之武何由振也臣愚謂兵科兵部
諸臣時各從曠野習弓馬各科道各部英果之士亦各精
社角藝文而武武而武
陛下擇月大閱各科道部屬須報名百人射者賞中多者

驛遞

優擢大破常格。朝中如是各邊如是奴酋聞之心膽搖[illegible]
我素所酣習之文臣彈壓其上武將自然挺出鼓宮宮應
鼓商商應是在今日一振拔間數百年社稷全盛今日[illegible]
不自振拔徒取文墨議論奈之何不弱且靡也易曰來之
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今坎坎矣險且枕矣不自振拔其
入于坎窞何疑
一曰驛遞驛遞之苦自昔爲然于今稱甚前者[illegible]裁役[illegible]
如折乾不足言矣士紳得夫得馬亦是
國恩又復折乾此何說也徒知爲家庭飽奴僕不復[illegible]
朝廷體赤子。臣家住江頭飽悉此苦。臣邑夫不過[illegible]
停貂征蓋不知其幾諸夫多有逃者縣官設法復招之來
每年額設工食半在士紳家奴華衣上去不肖者不足責
問有游心淵大不加檢點者不知何說也臣目睹驛傳道
如范淶姜士昌過客知微小民蒙休今不一大懲創許驛
傳道查有折乾用夫馬至五十名者每年密報部院令人
知其廉兢或加降責不然終至廢弛此不可以尋常視也
不能如范淶上疏力參者吏部查其人參處庶幾可挽諸
臣亦不記三十年前以布政宿酒店乎臣愚謂今宜大劾
奏
聖旨嚴禁折乾夫過五十名以上馬過十五匹以[illegible]

臣　　　　儉

納銀本地方自顧夫馬。年年報稍過驛遞銀若干彙解京
師作兵費此非細故也
又曰保泰有四其一在簡天生
陛下清明在躬端軌示則穆清于上臣子亦當洗心滌慮
奉公肅清于下共成一段清明盛事庶幾流光史乘。臣在
田間觀頌文日盛真意日衰心甚厭之自都門歸者未有
不道垂橐而返不但垂橐且負責其原皆起于宴[illegible]
一倡百和汗漫難言彼不過欲信奉一世歡顏而[illegible]
心非。退則口歡歸而剝小民脂膏以償我愛紛者入[illegible]
其家。諸臣入都。寧獨無念家乎。無是非無禮義也者[illegible]
稱情而止。今之二十年視前二十年亦大相懸殊總由交
道接禮之說誣之也萬章嚴小不如孟子濶大濶大流弊
更深嚴小庶幾寡過臣願以簡清之說與同朝共相究勉
都門者四方之表則也都門肅清則由此而各省無不肅
清今天下民財盡矣臣等不一爲提唱上負
明君下負所學以堯舜而心盜跖臣死不爲也其二在儉
夫臣子不清正豈樂與同濁都門米珠薪桂窮措大當之
良難總由頌文縟儀宴會往來所費不貲只得安心逐隊
苟且隨緣曰吾不與世關既不與世間昂昂丈夫之身與
塵緣共相沒矣諸臣中惟初入縉刑部大理寺詩博守在

自甘冷局人亦以冷局目之此臣向非所覩嘗者蓋忘矣
不自作上宰亦向煩苛中走是自小也臣親見先臣孟秋
楊柚求馬糞爲薪此亦人臣也朋友以折柬相遺亦古道
也今彼此往來金輝飛映所不敢加之今
上者臣子遍相往來非僭則瀆新進小生亦竭蹷遍借以
陪奉世界不可全古道于再見矣酒以合歡日月宴客樂
先憂後樂乎抑泛交乎今日當憂矣非含危破愁願齊云
宴數日之俸不得不苟取以供衆人之歡言及至此痛矣
臣亦彼此厭之矣願諸臣減茲煩費共安淡泊淡泊則公
清心清可軒然一世無所求于世矣儉而後能廉不儉奉
有能簡者也其三在和吾夫子一生太和元氣和曰達道
邦家必達信自和始人身一毫乖戾之氣與造化相流通
惡可不慎前數年諸臣和乎不和乎護門戶如護金湯入
門之內者加之膝在門之外者隆之淵如年例如考察皆
自意念一偏流于過不自知矣普天之下均王之臣萍水
相遺聯褵而列何況何升何親何疎先正云大者爲卿爲
相次亦不失爲方面一言不合必欲錮之終身曠鳴鴛張
光房濮中玉等註選已定必欲斥其異己今康臣貞臣短
氣不知同己者不過借標以進而心隱隱知其無當先伏
爲安身計時移事改抱琴過別船矣今之所是安知不爲

後日之非後日之非安知不爲今日之是諸臣未之思也
退居林下惟死而已斧斤加于林下此何爲也倘當時有
以和字進諸臣諸臣未必不爲轉念奈悠悠世路聽其自
風自波或飄或搖至今惜之易之同人曰出門同人又誰
咎也同人于門曰无咎惟同人于野始曰亨始得利涉大
川利涉大川者遭時之難也今何等時惟有和心以回天
意以逆天休而已矣其四在厚易之坤曰厚德載物天之
體涵地之體厚所以承天也今載物厚亦無自見物競有
大于人臣人臣彝倫之宗也有生者有徃生者生品無數
年太僕五卿一真自如之業茂才力障狂瀾進賢斥邪悉
趙南星恬約邃學三十餘年獨行之高攀龍有白華濯濯
天眞自如之安希范有簞瓢陋巷樂道安貧之劉宗周有
屢進危言磊磊落落之岳元聲有主事數月即錮之丁元
薦賀燦此皆國之名賢也廢事遲遲物望謂何有往生之
品則有洛浩三楚一死報國之馮有京則有進賢爲任不
湟不淄之王教孟化鯨此諸臣者領袖成鄰覩光華中人
談之髮豎念之涕下幽微不爾
國典無光則有英風壯氣昌言去國之羅大就則有四箴
效忠之維于仁則有力排封事心行雙清光祿寺少卿趙
徐杰王學曾朱維京陳尚象王如堅則有蚤夜指正之徐

御何選給諫顏文選楊文煥則又有倡道東南順事效案
故侍御之銓一本故參政之姜士昌故省郎之于孔兼故
主事之諸壽賢薛敷教生為名儒千古不朽不加恤錄重
泉永閟若復再加磨勘日月遙延雖黃髮出諸臣不負
國　國負諸臣尚論者有餘悲焉俯仰符人俱享得士之
報惟在厚恤臣下存其生恤其死如地之無所不載此為
事也惟
陛下力行之臣又維前所語者郎署小臣也有隻身當賊
儲餉備虜不得逞之魏學曾其功不在葉夢熊梅國楨
予得世廕公論謂何則有愚于任事之石星彼其念殊
和不過為國計一跌而身死囹圄妻孥戍嶺表足贖矣生
平以身殉國為復寧夏功在學曾夢熊上也加之罪既足
以寒樞臣之膽念其素亦足以慰幽貞之鬼則有以緬事
遣戍之李材夙負雄韜業鄜清于嶺表乃人一言錮之重
獄戍之出關其戍也
先帝已憐其枉而勇于在道臣工無不壯之不一體恤斯
道無光則又有以播弃孤忠被冤之艾穆江東之地之厚
也無所不載諸臣有一長者記其功不記其過如地之無
不持載是在培國體者留意耳右以上諸款臣方犯搶入
國門感時顧目籌燈而書臣未聞全報或諸臣已言不知

其為重復或諸臣所未言不知其為獨創一腔血誠救國
者不修容勢使之然亦臣區區犬馬之忱其人與事未必
皆當衆心然時迫國危一壺千金錄臣年老志衰惟取人
之長忘人之短樂人之善略人之過倘消滴有補臣亦幸
始慰臣無任激切之至
上曰積陳諸款其見有用實學該部一併議行
罪援遼逗遛鎮將王威逵奇勳
贈恤先朝講臣焦竑
命科道尹同皐等分營簡練
十五日
行納吉禮
起李茂檜儀制郎
兵部奏獲奸細本
聖旨這捉獲真正奸細供吐既明着便公同法司處決梟
示有功員役依擬給賞紀錄餘黨上緊嚴拿仍移文附近
地方懸賞緝捕務在盡獲據供從一片石進入防守官軍
如何慢不盤詰并各緊要關隘該部通行申飭如有疎虞
一體治罪　入
本月十四日本部衙城兵馬司史日錢從恕長獲剛頭
賊手一名陳于狀自七可疑似是奸細臣解新衙城賊
史方雲陽曾同起視爲兵司御史張梅審得邪情狀真
定府人于大年九月十七日隨李遊擊出關本年三月

不知此無形之城守奴之所不能攻虜之所不能動何其愚之而

十九日有遼陽東門擺貲二十一日遼陽破剋刊成逃
剃頭有叛將李永芳二十七日令丹成等一百餘人分發
給路費七錢進關打聽三岔河幾處深淺京師幾層城
隘調到官兵共有若干數目此一百餘人俱係山西陝西
夏真定三處人氏二十八日起身從遼陽東門出至三
岔河偷渡過來山海關不放進往一片石偷進一路盤
詰只以處兵抵塞本月十四日進京向鞍三人一名陳
三第一名張克成二人俱未剃頭捉獲予成時二人名
走等情看得奴賊之勝算專以內應為主遼瀋伏事可
為長歎今奴必欲長驅勢必廣布奸細雖奴計甚巧
所善奸細必使人見之而不警望之而不疑如予成者
未必真奴賊倚伏之人而為其布散之人無疑也
遼為正法京師何地
可伏奸宄之藪
防西虜

特伯酒料合各酋壁言狀 貴府館陳祀敵最當之

添設司屬官員刑部主事萬燝調工部營繕司王登庸
屯田主事○改遼東同知李增山海管糧
以主事耿如杞協理職方鹿善繼葉震生管題覆本章
起用謀勇將領
本兵題為杜先宇 斷尚文張成憲等
山東道汪泗論上言臣觀今日大勢急着莫如收拾人心
以圖恢復宮記宋人有言土地歸本朝金帛將安往又傳
語曰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臣未嘗不歎其根本要言
也自逆奴入犯遼瀋失陷河以東抹血心灰河以西聞警
股栗且將有金湯不足恃粟帛不足多兵革不足強望而
恃敗之象今百萬之金錢

皇上不吝政務以授之三軍之旗幟立可新也征調召募
事策畢舉帶甲控弦立可無單弱也然臣以為此但得其
其未得其勢得其勢者得其心者也使厮養以至將軍有
一不如指之從臂而臂之從心不得也則非如古人所謂
將必知兵君必知將擊兵如常山蛇不可也遼瀋未失時
聞川浙兵未不掩身而日支五分僅得三分五釐到手人
人生怨經臺主將一切付之罔聞近日督臣之書謂除降
夷一事其餘着着不差也何故無奈遼人之離心耳傳聞遼城
內應約期舉事皆遼之巨族倡之至百餘家前車既覆後
事可鑒則邊之人心宜亟收也京師五方雜處在昔時
都會首善之地在此時為干羽而舞之階
祖宗為巡捕設營不知今日即營兵為畫餅非惟無緩急
之倚而且有倒峽之虞
祖宗為巡視設城不知今日即城役為毀閑非惟無晝完
之守而且濫挑激之擾把棍拿訛頭等有名然有名者人
得執之無名而棹臂無人之境又不識也保甲坊牌等有
編然可編者官得問之彼乘墉伏莽匪托之無可問而覦
望一朝之釁官不覺也此輩善馭之則為吾用不善馭之
則為激變當事者何不以召募為安撫也況
宸居禁近隱憂易伏

夜寢畫地大本難拔于連網忌離測其深而任其責劉遺
甸之入心空亟收也年來遼餉之議日增月益不厭漏卮
計臣仰屋窮年太息然初意欲成袁應泰撫順之復不得
不倒囊搜之其苦心應耳今海内之力殫而人心徂搖搖
其適以農則東浸西旱仳傷不講而加之三釐者幾六實
又議九釐待掃奴氛轉望轉熾則聊生之心幾何以蔽勝
包採輸権織造倍蓰虎冠當津望闕墮淚去年弛禁今復
重興則子母之術難售近日部臣楊嗣昌爲鐵藉乞罷辦
派誠萬不能已乎萬月者也
皇上慨然經理宜以内帑任之與其厚藏以資盜賊寧

善散以寬民力此屬雖微王者以爲之天窮愁轉今冀庶
難必不反其常如蛇山之衆至于至萬井有爲之賊恐得
如此則山澤之人心亟收也數日以來驚心震迭諸臣聚
族而議曰練兵曰募兵曰選將曰清餉以至　京城之區
畫召募之機宜關内之獨梁通津之防謀臣前疏請宿重
兵于廣寧今命將出山海關不容緩一步命將守三岔河
不容退一步事勢急若燃眉而運籌尤不事事其行者或
以當機而發于遲緩則雖言行而終無解于不行之弊仍
其未行者或以擊柄而疑于叵測則惟不行而且戒于創
行之藤葛爲悠悠爲泄泄虜將渡河手忙腳亂　廟堂既

無截鐵斬丁之法令中樞又乏追風逐電之神情徒使群
念空銷熱心漸冷何以令群臣相救如左右手則同朝之
人心空亟收也蓋人心固結畫地而守即爲堅城何至見
虜如猛虎哉不過乘遼人之離心内潰而快快用其狡計
耳是以土崩瓦解之喻千古堪爲凜凜今日只在收拾人
心爲吃緊實着臣嘗觀史稱晉之壞不在太康之離亂而
在太始之清談有宋之壞不在靖康之蒙塵而在熙寧之
新法大率國家之議論多而責成之調停多而振刷之實
面多而直截之自古迄今未有法紀不整頓人心不收拾
而能操勝制虜奏伏乞

皇上與二三大臣以雷厲風行之勇視乎中外群臣百姓
各邊將士之心務求其所以收拾之者古之人主一言而
將士流涕一樂而收復同心豈非今日之針砭乎願
皇上乾斷而力行焉
兵部上言國法未伸奉
聖旨邊事艱危卿職司本兵正宜殫力盡心調度徒爾請
死何爲各督撫等官奉命調遣已及一月尚無一兵出關
顯是蔑旨抗違不顧國家利害本部當逮治姑著住俸戴
罪督催兵將勒限赴援仍報起程日期有違惧的定以軍
法從事李瑾近報援兵一萬二千名爾部查果否哲發如

薊稽延仍從重議郭增輝托故逗遛律于軍紀着錦衣衛
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該衙門知道
遼東巡撫新升經畧薛國用以病辭免參議王化貞代之
詔加解額兩京五名大省三名中省二名下省一名以
龍飛首科也○奴酋窺河
臺臣鄧秉修奏言路阻塞有可憂之漸八曰導壅蔽之
廢耳目之任起壅蔽之害開擅攬之階來挑鬬之釁成
同之風啓執持之迷闢卸過之路
兵部請死戰諸臣恩典奉
聖旨是遼瀋陷没撫按道將各官捐軀赴難忠義節烈
可愍嘉據奏議確宜沛恩郵張銓贈大理寺卿賜謚廕一
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賜祭立祠塋葬尤世功陳策贈
少保左都督襲升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
謚立祠加祭塋葬崔儒秀何廷魁俱贈光祿寺卿廕一子
錦衣衛實授百戶世襲賜祭立祠俞仲揆贈都督同知襲
升三級立祠張名世吳之𬀩周敦吉復原職贈三級威金
鄧起龍秦邦屏俱贈都督僉事襲升三級從祠附祭陳尭
甫段展俱贈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從祭內秦邦屏妻
上官秦氏特加二品服色給與應得
誥命子馬祥麟授指揮以示褒錄一門存殁忠義之意津

古主客官兵除行原籍[illegible]恤家屬仍從壇祭以慰忠魂其
餘死事大小各官績查的確一體恤錄
遼東參謀布衣張思任奏言目擊艱危疏曰原自遼東經
畧袁應泰過採人言題臣以布衣參謀軍前臣乃于三月
初十日戒侶星馳十七日抵山海關是夜有瀋陽報急
報臣亦知賊勢急于星火勢重難支尤冀兼程而得瀕遼
臣一見共商防守之策雖接踵而敗亦無所恨乃獨與遼
東趙佑輕騎並馬以二十一日馳至小凌河是夕二鼓遼
報知遼陽陷矣經臣死矣臣仰天痛哭誓不欲生原隨
經略經臣前出經臣死難莫適為主矣[illegible]臣死何益[illegible]
一身以圖報稱臣雖于敗兵中徒跣遂垢雨足重繭于生
萬死至今魂魄未收氣息僅續第惜命而出單身而歸素
華有心殘軀無用敢不披肝瀝膽痛切為
皇上陳之臣身在逃兵中遇瀋問瀋遇逃問遼其敗狀頗
悉有為瀋陽之說李永芳兵未入城而賀世賢先開門
出徑奔西山所遇兵民無不欲殺者有為瀋城外備火器
以拒奴兵賀世賢以保城為名盡拘砲手入城不許輕
看有為瀋城既破川兵扎營甚堅李永芳得我火砲來
什其縛人賞千金即用以攻川兵而川兵無不立碎者有
為奴兵結陣前一層用木板約至五六寸用機轉動如

賊必斬以避鎗砲次一層用弓箭手次一層用小鎗
土以填濠塹后一層仍用鐵騎人馬皆重鎧待我大砲
發矢而出勢若風雨又有一種達子赤身執盾用為左右
真殊死敢戰人莫能當者有為奸賊慣用奇兵前驅佯敗
以誘我師已而伏兵四起無不奔潰奉集堡之役火砲所
傷不過前驅百十遼民奴兵佯退以驕我而我遂
捷大為其所笑者有為遼賊既破李賀二叛將並
李賊坐都司衙門賀賊坐經略衙門李賊將隨身
了血戰有功者盡誘殺之以防後患而獻城之
言故殺者有為奔承芳得許遼人法諸

西人去者不追住者必殺以故遼人開門納虜甘為進
者亦有為奴賊先年打造船隻養南人為向導今將擄獲
船隻南犯登萊西犯天津扼我餉道水陸並進者以上
狀衆口一喙訊問相同非道路訛傳之比也以臣之所見
言之遼左殘兵有隨指者有斷臂者有頭負重鎗者有背
帶傷痕者傷殘之狀觸目傷心腥血之臭撲鼻載路日則
放騎求食夜則並馬結營招之不從止之不聽至今皆
塞關門又復闖入廣寧一帶以及諸堡朝猶成市午已
墟有父失其子有夫失其妻三三兩兩哭號維經者有
擄掠乘勢劫奪者總之草木皆兵雞犬無跡卿欲搶

民之圖窮亂離之狀恐不能摸寫其十之一可痛也西虜
撫按賞章兕欲堆搭于教場彼酋欲停妻極示寬留
邊事一例我之將皆甘言過禮奉之惟恐不至大言自
實之事有名無實賞布一疋僅三五尺賞銀一兩止三
錢以故西虜無不懷恨又見東夷得利窺我虛實一則
起貪心一則目無中國蓋西虜之情形若此可恨也所
管兵營馬每數十百里設守衛一員兵不滿千馬
卄且聞營有人無馬者十之五六蓋一馬之料日食
而今半且不及又羞羼累重每兵求一飽不可得
齊餧馬歷數站而不為更換經年日而不與料

毫無不大瘠者皆有養馬之虛名而不得一馬實用可惜
也運糧之車輸牛驢官買者盡為烏有民間一息僅存
穀債菽芻途很藉火器兵仗悉棄道傍不惟費財亦以借
寇可惜亦可恨也臣見河西將領與議戰守事宜皆云此
間將士尪弱如鬼甲仗不完聞奴風聲皆已膽落一有緩
急不必即走且二百里之間逃竄成羣流亡滿目至有不
逞之徒明言願效遼人獻城保全妻子者可痛亦可懼也
臣持原行薊騎人闖門關外殘兵哭聲震天慘氣
而鄉兵皆以出關為死地如牽牛入屠肆步步追
無鬪心且無生氣將安用之入關以來光景

見十新烽堠幾于斷絕空地消條人民逃徙臣救爾燕然
主人一家百口頃早臣行而人主亦舉家行矣臣竊歎焉
痛人都以爲輦轂之下不知如何戒嚴如何振刷而當事
之議論日煩畿輔之單弱如故臣始而呑聲既而痛哭不
爲奴勢如此國勢如此而中國之泄泄沓沓仍復如此
已而思之
聖天子深居九重四大臣叅尊禁近塘報既不深源
言又不易達安所得闘外之情形而洞燭之乎臣是以
群類貼不避斧鉞據其所聞一一上告不敢欺
敢於錦一字掛見奴薊之賞罰如此嚴明而我如此
施奴賊之兵勢如此強盛而我如此之衰微奴無一刻不
思謀我間我而我以桀驁自蔽奴無一日不思持我薄我
而我以延緩自愚河東十四衛之生靈可惜盡爲膏血遼
左數百里江山可惜盡棄膻羶薄海內外金甌玉燭之職
方可惜咸此一隅
祖宗二百餘年櫛風沐雨之天下可惜忽焉搖動倘想臣
狂愚鑒其誠悃 人下
天子徹惕于上羣臣奮厲于下如救頭燃如援嫂溺神氣
大振撻伐用張保河西即以保山海保畿輔即以保神京
保神京即以保天下兆一切征兵糧餉斟酌守建遠

之閫臣雖萬死猶賢于生况幸延殘喘得以耕田鑿井復
太平之民乎臣蠢愚朴陋浪得虛名兵不傳黃石之符鋒
不習白猿之術况間關餘生數殘痛體宿病舉發已成廢
人即輿扶病還山苟有視息但念主恩不可背負時懷不
可隱默敢以一腔熱血願灑于
陛下之前伏乞
皇上宏獨斷之聽廣芻蕘之采獨果斷乾剛自爲
社稷計不惟臣死不朽即舊經臣亦當含笑入地臣亦
藉手以報知已矣疏入
上曰張思任既悉遼左情形該部作速擬用
命三法司熱審○防秦菌
二十七日
大婚發冊奉迎正使公張惟賢副使大學士劉一燝韓爌
勅各邊督撫移鎮照議住信地揚兵往來并定期限閱看
疾至
廣西道游士任奏曰奴事急矣旦晚必渡河矣廣寧兵將
城池無一可恃旦晚又不可知矣所擻各鎮兵馬若干絕
無一至而廂樞推景榮口傳九紙催文便謂足以辦賊向
來只說鎮靜二字竟斷送了兩箇堅城悞殺了百萬生命
應斬一令又不差官速催閫臣言尚不急差官又只寫幾

句催文兵來定不速必又斷送了廣寧應斬二廣寧十去
山海薊門皆奴破竹又必斷送了薊門一帶應斬三若待
到此而後議斬亦何補于
君父昔嘉靖庚戌虜寇大犯城下逮兵部尚書丁汝夔侍
郎楊守謙通州都御史王儀等下詔獄命王邦瑞摠兵部
事而軍士以奮卒以收功今明日不即逮了崔景榮必不
來一面即以果畧英風之孫承宗即改補兵部尚書而協
部不可一日無請以白瑜改于協部此公論允協旦暮定
有公疏而徐宗濬王象乾已題有提督陵京之正銜俱蒙
賜俞允以便催來不嚴諭着部司官單騎急催各鎮援

限同來則兵來亦不速不即逮李瑾責以疏稱免調解散
人心擬斬則此後兵更難調西將陳愚直逗遛檢關不前
見疏參始到便應削職帶罪立功保定摠兵郭增輝近高
以涿鹿亦應照陳愚直處分不則兵將繼來亦不即出關
兵部司官覺有氣岸征調不得法亦司官之責也又不能
釐奸致來投用壯士解體而去景榮刀已加頭尚屬司官
令代擬一疏預先請處以杜人言以求爲免逮代之計應
併薄罰以責后效若山海關外議鑿河亦是急着河邊應
置木城以便闗阻放火器一片石薊門等處有必由之要
道急須造木城設木杆挖陷坑以備緩急再職前疏中若

慕草澤英雄訪知極透中多將才如巳奉
旨來任練兵游擊孟淑孔雄才偉畧有衛霍英風
欽依叅謀張思任有胆有才精火藥戰艘俱堪大將如三
科武舉原任膠州鎮撫趙佑才識與捷家丁驍勇急用可
得精兵數百人若原任山東副摠兵吳有孚意氣激昂人
心歸附急用可得精兵數千人若平播巳薦授守備未任
鄉聘魯父子勇力技藝十倍過人兼有家丁數百名原任
游擊趙鳳岐乃援遼摠兵趙夢麟之子也願出報父讐或
堪鼓舞得此數人便可得精銳萬人若職所採訪私議或
河使朝鮮或可諭山東礦兵或精太乙出邊或精騎韃靼

剩尚不下數十人而所結約勇士不下萬人不得孟淑孔
等不次聘用必不得飛將何以固圉何以滅奴又若開膠
萊河練水兵造戰艘以便運道以防登萊以備奇着職竟
可準前諸將士力任其役倘後不效即嚴加譴責職所甘
心
命司冦黃克纘暫署戎政協理東事
册封王氏爲良妃段氏爲純妃命禮臣具儀進呈
二十日文武命婦奉
詔朝
皇后於武英殿各上箋慶賀禮成賞賚有差

磔大逆劉保于市

中城巡視貴州道御史[illegible]等于本月二十五日提獲大
逆劉保二十七日提獲劉保之子劉[illegible]于南關巡
捕審據劉保稱伊父劉保素與李永芳通好每月傳
遞書札[illegible]自己[illegible]不容[illegible]每月一百
兩或係家人往取或本身家下送來假充官差或
私買馬匹劉保乃寫提塘官名票驗放出關去年三
月入月中旬[illegible]京[illegible]世賢家丁李
成棟[illegible]京[illegible]次令[illegible]四月內賀世賢[illegible]月初四
日親為伊父劉保寫答賀世賢書內開[illegible]到已知
事體停妥但三[illegible]兵馬不知多少[illegible]前來
必無敗之理如過兵馬[illegible]山海愈便[illegible]或取
京都何難目今兵馬[illegible]不前[illegible]速速可前來
也[illegible]宗功回遼[illegible]中[illegible]有示下另開隨
給[illegible]當堂供寫役書劉保與伊子供呼[illegible]看得劉
保係遼陽衛人[illegible]兵部長[illegible]再[illegible]遼中道撫有[illegible]
于作奸滑法通[illegible]官遼陽將領[illegible]為窟穴[illegible]
易通奴[illegible]至犯[illegible]天之[illegible]不軌之謀四[illegible]

皇宗[illegible]有危形[illegible]其[illegible]之烈也[illegible]供情狀[illegible]

[illegible]忠逆目[illegible]者[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逆[illegible]欲[illegible]
而飲血[illegible]謀反大逆之律[illegible]逆處決不待
[illegible]弟之律[illegible]其家人
[illegible]法而[illegible]未[illegible]如彰應高[illegible]
[illegible]俱[illegible]折[illegible]分別輕
[illegible]其妻[illegible]上請備[illegible]宜[illegible]解網
奏入得
旨俱依擬行

五月戊寅朔

奉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君統天下以為家后輔一人而正內故大
婚彝倫之本風化所基聖人謹焉朕以冲齡嗣膺寶曆惟
是宗祧重計夙夜祇念茲者遵承
皇考詔命特諭所司簡求令淑作配朕躬是用祗告
天地宗廟於天啓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冊立張氏以正中
闈而奉
九廟餙六宮以式萬方茂開祚胤之禩丕衍邦家之慶布
告中外咸使聞知

諭免經筵

時以天炎傳旨停日講照常行以後凡春講二月十二
日起五月初二日免秋講八月十二日起十月初二日
免是為
定規

兵部違

旨傳宣照得逆酋狂逞速將滿遼
聖天子赫然震怒決計除兇調遣精兵四十萬厚集河西
何敵不摧乃至　天討之方張復得　天心之默相捉獲
通夷提塘官劉保伊子劉[illegible]等潛伏肘腋之地暗結猖
獗之奴假郵筒而輸我情形私廝財而為彼窟穴詭言誑
惑包藏禍心為載難容神人共憤是用凌遲處死傳首三

姊黨與妻孥以次誅戮再照軍機秘密原未抄傳紙上逆
言何關
廟筭今劉保慄以郎報爲奇貨而李永芳又慄以郎報爲
秘謀小醜無知自干 國憲爾官軍民人等尚宜同心戮
瘝并力衛奸無蓄反側之情同罹赤族之律有能懷忠抱
義設計用奇斬李永芳等首來獻者賞十萬金封侯伯舊
首來獻者賞二十萬金封國公如李永芳斬奴酋來獻者
亦待以不死仍加官職其西虜諸部能斬李永芳與奴酋
而來獻者加賞加封仍盡與酋之地信賞必罰明旅[illegible]
之雖揚北夜歸忠立見元戎之授首特此榜諭[illegible]知之
備河西急缺陞長蘆運使薛[illegible]命山西參政專理廣寧糧
餉運同馬紹芳山東僉事廣寧監軍道○改王則古廣寧
推官
上諭戶部軍需動請內帑危言抗疏不思自己職掌國家
經制即如遼左新舊兵餉先後分數從未清查目前諸需
酌量補湊都不計筭祇靠帑金豈成政體朕念遼藩變起
倉卒防援諸費事多創加一時措辦不及已經二次給發
茲再發帑金二百萬兩給發該部公同確計陸續支銷務
當實用其額派餉銀並積欠至數百萬作速督催巡撫司
府各官除住徵停催外遲解悉必完解前仍務咨吏部從

糾董罰斥陟務花必行該科仍不時指名查參奏處
贈馬德澧太常寺少卿
贈李德陽南戶部尚書
各省典試福建簡討劉鍾英禮科汪慶伯四川禮部員外
楊弘論大理寺正梁建廷廣東工部員外華琪中書吳之
仁廣西兵部郎中孫穀刑部主事祁大章
命御史劉蘭掌河南道印管大察
命議各鎮調兵限期
兵部酌量地方遠近四川漢土官兵三萬名又李[illegible]
兵三千六百名限六月終旬湖廣麻鎮五寨司等[illegible]
兵二萬名限六月中旬浙江調兵一萬名限七月[illegible]
各選委康勇將領及該土司目把等官督[illegible]到京[illegible]
應援外今各四川永寧[illegible]義等兵素號精强兼可朝
夕發但漢土既殊井用一大將統押恐人情不免參差
從中總兵當宁恩近陞南京僉書尚在候代合改援遼
總兵官責令統領其湖廣麻鎮五寨等兵彼中撫臣慕
委謀勇素諳夷情信服將官一員浙江調募各精兵撫
中撫臣選委廉幹知兵將官各一員統率四川湖廣浙
江仍各委風力推官司道一員監督俱應事權重而
赴義自速各處按期應援不得蹉延時刻其安家行糧
糗需等項各該撫按查照加派新餉扣收支給如有不
敷即將額解數根內那川行撥新餉扣抵要使士氣壯
躍電擊風行如或逗撓指避以致臨敵提事撫按及監
督司道各一體参治
少詹事徐光啓上封事
臣朝官經遼東事之初即充責任何爲多口招尤自
棄于日月之側乎實如此事必未能了必須盡用臣言
[illegible]後可濟也念此時不言後而敗而後言之不惟無及
于事亦非人臣之義也故汲汲建議雖不用由今思之
幸無不早言之對矣臣昔年諸疏大都言戰勝守固必
需選兵欲選兵必須甲利器實選實練[illegible]臣

械不利以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將予敵也將之兵
背與知以我與敵等而前則不能戰便合嬰城之術
莫頓火砲待其來而乘之尤為中策奈何今將兵盡敵氏砲
俱置之城外一聞寇至望風先解列營火砲皆為敵有
返用攻城何堅不破軍無守兵人知必破合城內潰自
然之勢是譚設城自守之名而有其實而失地之原不
能為在事諸臣解也從前再敗病根易見及今不思
者豈征調招募更如前日如之勝勢已十倍于昔矣
未必能如前日及今欲夾攻歷之兵必悉用臣言而
營練是之數月然後可將而馭在門庭又不能待臣
愚見以為廣寧以東一帶大城只宜堅壁清野悉備
小火器待其來攻憑城擊打一城堅守必不敢越大
驅數城堅守自然引退臣以兩只合力簡大銃製造
華將使連發再用砲備招前募兵能守城大放砲者
手廣寧前屯山海諸城職之為守萬勿如前二次列
營火砲于城外擁之露營頁戰即是臣論前勝算矣令
方略某甲保精良能為敵後與戰可也至如練兵
固守尤為至急見兵家之法近攻者先奪其教惑策
者必前其根本根本一固敵必不敢深入重地自然
致敵根固本之策莫如速造大砲盡大攻之法集精兵

大勝也以多勝寡以精勝粗以有待得無將無禦賊而
達以長大中外大小火銃長為奴酋我之長技與賊共
之而多寡之數且不若彼遠近賓令所敵可大銃勝之莫以
光啓寡之蘇臣陳與京所奔所取西洋大砲以
未占之矣如依臣原建議為以讓銃以大砲護城
以我讓其製之今害之策莫過了此若能多造大砲如
前此臺聚算之內賊不敢近何況御變乎一夫之雄
可當雄兵數萬此并臣智所與亦與鎮諸臣暑不
同盡其才即用此臣所謂統銳之功一成真國家
萬世全利之策不得一時禦敵之利而賊之喘之冰
敢肆行入都人見之必肯安心固守南行之人皆
遠當承奔入奸雄亦且懷疑異志若不營此事更寢
然怨怨出恨行賊來倉皇為計必且出于下之策而
大事去矣臣建此議今已三年逅日間守
朝諸臣如刑部侍郎鄒元標等數臣力主臣說其
銀各問皆以臣言為然今日之事若盡用臣計臺
兵皆合法而他日有一焉一賊橫行城處之外若
請以身親其事矣都城既安就用此法行于邊鎮以
而京兵不必增而餉日減將此議省之餉并以厚
以精器則自然人人賈勇何至如今畏敵如虎哉

如陷井乎伏乞[illegible]社生靈[illegible]量度
[illegible]
[illegible]
客臣即日[illegible]
御史畢佐周請大發帑金疏曰頃賊窺三岔河備船九十
餘隻𧾷斯疑渡報至邦域諸臣相顧失色廿三日慶賀禮
畢合詞仰請 臣謂
陛下聞報宮有赫然震怒不待疏進立召閣部大臣諭以
無兵無將之故賁以召兵調將之費不崇朝而沛發帑銀
數百萬斯滅此而後朝食乃奏
旨借發帑金百萬且切責該部乘危要挾之

旨如出一轍
陛下豈以邊事為富强乎夫三分寧年等處必當屯重兵
也不待智者而知兵不利之現在營不得不出于調夸讀
兵一募[illegible]二者募兵不得盡之調遣又不得不出于
募募兵一萬費銀三十萬矣
陛下試度諸鎮防守之兵非數十萬能分布否
陛下又試度諸鎮調兵募兵之費非數百萬能濟用否今
撫臣道臣不奏
旨募練兵而銀不發乎尚請發門之郊發百萬之借發在
陛下若存乎見多計以各鎮借兵之費尚存乎見少數

百萬輕發於賊未渡河之日則今日及時之需爲有用矣
遼帝王賊圍城而役發則無及矣大抵天子以四海爲家
苟廟社無驚四海之財皆其財倘社稷多虞即瓊林大盈
祗爲盜資耳經臣袁應泰留
欽賞銀六十萬不發留餉銀兩月不發豈不謂儲此河爲
後需遂遂被而竟爲奴有乎即小喻大
皇上又可瞿然思矣臣願
皇上委勤幹內臣二員通查內帑數目約計發過若干尚
存若干一并發出外庫行令戶兵工遏急奏發不惟下

上無煩賠之慢則中外將士無不人人感激而思奮者矣
冊封王良妃段淑妃妃父王學純段乘食錦衣千戶俸
御史蘇速論遼撫薛國用病憊不堪經畧從臣推用非宜
或虞以待熊廷弼張鶴鳴或念斗大孤城難駐兩重臣即
于巡撫王化貞加勑一道而
賜之尚方則事權歸一既無掣肘之虞又無傾軋之嫌
陝西道李達請
嚴禁內操
欽天監推以肖丑近日
先帝梓宮發引命欽臣鼻㙮磯工

祠劉綎諸臣于死所歲時致祭
賜原任日講官袁宗道府尹王三才巡撫郭子章祭葬
議復叙原任按臣張銓父現任薦司張五典
督臣文球咨送投降夷人二百八十名轉發西鎮安插御
史江秉謙糾之大約以叛賊李永芳進逆書之說已贓合
令日用降夷之計其來者未必真金白遼部即果確然亦
必受奴酋約束指使而來此不待智者知之也方今剃頭
剪髮之殘兵遍滿四郊鼠伏狐穴之奸細潛跡郊下正在
糾察無方搜補難盡之日懸額攢眉而復明難以降夷數
百聽從何處許從何編插哉且降夷二百八十名

進四十此四十夷人今在何處作何勾當分則强坍合則
哨聚無窮之害目前已立受之蓋不必奴酋犯塞之日換
將內應之時矣夫奴勢猖獗文球關外事權在握果能簡
選精銳朝夕圖練修築險隘嚴催援兵否着着實事未聞
其如何運用如何措據收納降夷復蹈袁應泰之轍此何
心哉識不足以灼幾力不足以制變已槩見于此矣伏乞
皇上勑下兵部將降夷速行處置或殲之境上或驅之塞
外必不可留之腹心姑息安插釀內患消而疆圍永固矣
左僉都御史王德完謹陳三策一決大疑一定大獄一備大
猾何謂決大疑司禮太監盧受之當黜也何謂定大獄蓋

刑獄天下之大命也庶 時大理奏天下斷獄二十四人囹
圄幾空今以 三朝之恩赦而刑部重囚至八百餘厲氣
冲厲蒸爲旱魃昴茲熱審
皇上異命雖傳詔宜破格好生上應天心下甦民命又楊
鎬李如柏一獄關係非輕臣 前同法官會勘如蹈湯火之
難般緣之牛溷丑之鹿陳揚有懷宜前舉臣大夫通國之
公論倘以爲可生即應速成立功收桑榆之用如以爲罔
赦又宜正刑飭法勿致孽孽之機此皆重情惟當果斷稍
誤恤大柄蓋用舍乃人君之大柄也而握兵司餉猶大爲
戎詞馬玉象虬今日邊疆閫門可付以維振浙衝而應甚
爾張鶴鳴膽氣梟雄韜鈐精熟旦夕可至以鎮山海總督
遼屹然長城至大司農李汝華夙著才名乃今氣息奄奄
宜令歸骨以沐老尚書王紀汪應蛟風采赫奕幹理精勤
可爲戶倉之任三策非遠九域可平廟猶在
皇上而調鼎在輔臣於此三事暮而思旦而行所謂不動
聲色而措天下于太山者是爲旋乾轉坤臣 將謂輔臣真
倘于三事悚于耳逆于行所謂不急痛痒而視京國之危
遊者是爲祈足擁餘臣 將爲輔臣悲喜喜悲悲惟輔臣念
之經年輩臣梁之棟擒獲真奸劉保大是有功過臣梁履
邢盜臣表狀大僚而處[illegible]之論惟

皇上拔擢而大用之即宗社無疆之福也
御史周宗建奏曰日者科臣魏大中疏論僉都御史王德
完謂其近疏定大獄一款有議寬如楨楊鎬之意臣 讀之
不勝駭愕夫如楨楊鎬禍國之罪舉國所恨請誅請殛三
尺童子無不知之近因大奸既獲群心相繼共求速斷然
清內患累見章疏此正德完所謂群臣大夫通國之論也
圖見
朝廷久不賜決故德完疏語兩致詰問意專在于飭法凡
有目者誰不共曉後見
明旨有從寬之說臣 等方相私訝謂與德完疏指不啻秦
非其求決之意不虞大中于前後語意盡行削去止摘其
發端兩言爲德完罪案臣 于大中實所不解且大中視德
完爲何如人也方當
神廟宮闈不測之時舉朝惴惴莫敢一言德完獨甘萬死
擁護 孝端甗扶
先帝至廷榜百餘死而復蘇迄今談者尚有餘痛幸得還
邇
皇上復見登庸至于鄒元標兩人後先並起一時臣子聞
風慕義誰不指此兩臣爲魯殿靈光明堂彝鼎惟恐一日
不安于

諸臣

朝且恐其直心見忌于儕風波末世安息難期而孰料撲
識醜詆大中者出而謀欲排去一人也
皇上選授大中拔之省帟草一二疏曾無規正而傾誣輕
手先加于
先朝羽翼之精忠九死何天之者碩乃其巧借兩重國實
題目似可箝人言而不知王德完疏語正可共質且大冊
不思票擬之寬而直攻果斷之請今觀其疏中獨以狼心
毒口罵盡德完若有深根于中而不能自禁者誠不知大
中是何肺腸臣于良心未死夾非大中一人所能抹殺但
使一時

召用諸臣忽見大中無故而謀逐一言官　國本之孤忠
諸臣之竊位德完亦且慘黷無色廻腸自齒忘
先帝之深痛傷烈士之丹心臣不能為大中解矣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自覽文書各部尚書侍郎等官杜門請告在衙門
辦事止左都御史及新任本兵尚書二人豈成政體適覽
遼東巡撫王化貞奏賊夷謀犯河西情形最急一切防禦
無備各官如何尚未到彼着即查照原擬奏請一一督發
補任如舊十腸小醜任我一二叛人逐日聚謀乘隙思逞
乃我堂堂天朝濟濟卿士大臣畏憂譏讒動思引避小臣

挾私逞臆巧肆排擠忍令朕夙焦勞坐視封疆淪喪
國家優禮臣工
兩朝聖布恩渥即其祿位已至于此撫時省躬能無愧慄
輔臣劉一燝已着宣諭即出尚書周嘉謨黃克纘李汝華
王佐侍郎臧爾勸鄒元標僉都王德完并各衙門大小官
員即出供職不得論是辨非奴氛稍平危疆方復再聽自
尚以便身圖再任紛爭以快恩怨此時惟能私圖專意急
公位居大臣或因指摘止就事辨明不得輙託疾言去小
臣即隨時糾正亦只靜聽處分不得連章求勝務殫力協
心輸忠盡職共濟時艱如仍前抗違
國典俱存定以無禮大不敬論決不輕宥該部院一體傳

諭中外施行故諭
冊封宗藩吉肅代岷德榮蜀崇等府
巡撫王化貞為賊謀愈迫我備全虛懇乞
聖明亟勅該部多方措處以應遼急共保殘疆事本月初
五日據回鄉張天俊等聽聞說李永芳傳調船隻要在五
月內黃泥窪犯搶廣寧初七日據臣所差旗牌官云奉差
前往南四衛探聽事情回報李永芳帶賊三千名暗襲東
山將礦兵殺死許多又叛將楊于渭等將南四衛領兵照
冊勾補又差人選壯丁多給馬匹又用車運盔甲財賊之

急急謀犯其情可知我之兵力未集招募義勇及潰[illegible]
亦多徒手雖倚為用出關之兵既及數千不得不分河上
而黃泥窪之可憂更有倍于河上者臣欲厚給抄花為我
藩垣而撫賞銀帛一毫未至承委各官皆以空手不敢相
許僅加賞數千以示羈縻已耳今抄花以種田地而黃泥
窪一帶虛無人馬突如其來誰為禦之臣承乏以來手口
拮据心血為枯屢疏請兵請官請盔甲請發帑因提塘官
剄保以謀逆伏法即報不通至今未知各疏有無封進有
無下落未知
廟堂之上作何處分臣眼欲穿肝心欲嘔而竟無如[illegible]

及事何也盔甲雖有運到者皆不堪用勢須改造然工匠
沒于遼陽客匠遲于關內則無其人煤鉄陷于東山筋骨
聚于內地則無其料買馬招兵所費不貲近無銀糧皆從
停閣虜使在關坐領厚賞方肯起兵海陸二運河上修築
簡練綜核需人為急今止有廳官二人其已前推補各官
不知安在臣四顧旁皇計無所出不敢為張皇之詞以駭
中外之聽今事急矣稍遲則無及矣臣謹會同總督文球
督催援兵張經世具題上請伏乞
皇上亟諭該部將戊字庫選鋒盔甲三萬弓三萬張箭五
十萬枝煉熟建鐵三十萬斤大小鉄將軍三萬位三眼銃

十萬杆照依萬曆四十七年故事并
勅科道二員督發催覓騾頭裝至遼地并發帑銀百萬運
付山海以備臣買馬招兵撫虜之用再推一宿望重臣出
關經略并將推補道府諸臣嚴催赴任或一面擇有才智
有膽氣者破格陞擢以應一時之急其原調各鎮家丁立
限嚴催以資防禦并將天津水兵速赴三岔河口登州水
兵速赴旅順海口即壯聲援以牽制之俟大兵漸集另行
撤回此外凡以應遼之急者廷臣無俟臣即請之煩各衙
亦無俟廷臣催督之厲期于疾病相關呼吸相應庶危遼
可及待于旦夕而撻伐可伸威于異日矣疏入

命諸司如議給應仍逐款立限嚴督毋致稽悞
命御史游士任延訪奏內諸人招募徐淮精銳

[illegible]

御史蘇進請普示包荒疏曰臣惟國家設言官以廣達聰
明設大臣以平章軍國言官操是非之柄而行止則聽之
大臣大臣握黜陟之權而參駁仍聽之言官兩者蓋並重
焉言官而附大臣則溺職寧為避實蹈激之言而必不可
徇大臣之意以為言大臣而附言官亦溺職寧為獨任獨
斷之行而必不可循言官之口以為行如一事也言官言
之大臣覆之覆之如其事之酌量而止不必執為言者之
罪也一人也言官言之大臣覆之覆之如其人之品格而

止不必執為言者之咎也乃今日則有可異者即近加遼
廷弼遼東回籍聽勘今遼陽之失將致煩
聖恩及經畧更換緣由而欲罪言者臣竊度之此無論廷
弼告病在先被言在後其去也果言者出之乎抑經部議
會覆奉
旨而去之乎時臣欲上疏明之以遼事正殷衆方急望廷
弼之來姑稍緩焉以待大臣之剖分今廷弼行且至矣而
大臣寂如也則不得不言矣謂此一事廷弼有廷弼之本
色言官自有言官之職掌豈獨大臣從中之主張哉頃讀
廷弼所述

勅諭內有科道風聞糾論大臣又不剖分聽令回籍等語
是此事顛末已在
聖明洞照中矣蓋言官所陳者風聞之言也凡有而即言
始成其為言官大臣所司者剖分之事也應剖而不剖亦
何貴于大臣倘使大臣確定見定力當言官糾論之時謂
保全遼事非廷弼不可決當久任登壇可信遑恤一單之
驚爲將推若無問孟僖之嫌不早斷葛藤省今日之再召
也哉乃今日會議明日具奏今日議勘明日議覆因而擬
票因而奉
旨廷弼始望揄關而還矣此其言官之故乎大臣之故乎

如曰遼陽隔遠其諸功罪非徑勘爲不可則言者亦當隔
遠之人未勘時之言也勘者不得不勘則言者亦何得不
言總之未勘以前之廷弼不惟言者疑即我
皇上亦疑也不疑而何以勘也既勘以後之廷弼不惟
皇上信即言者亦信也不信而何以更不言也言者爲國
勘者亦爲國疑者爲國信者亦爲國交伸于國即全全異
異亦何爲而不可何也發于小臣則爲羣言而剖于
廟堂則爲國是覆于大臣則爲廷議而行于
皇上則爲主權成則言者何功敗亦言者何罪廷弼奉
旨而去遵召而來附錄總是

君恩終始成其臣節豈不堂堂正正乃必歸逐出自小臣
若
朝廷倒持其柄以授者抑何大臣之不廣也且言官何權
之有諸不具論即今庸樞悞國宰輔嫉言徒煩請劍之章
空補折檻之牘論者自論留者自留言官其如不去何而
謂廷弼之去乃言官也與哉或者憤遼陽之破而恨袁應
泰恨應泰而思廷弼因追論廷弼者遡流窮源遂而罪之
乎夫憤遼陽則當問守遼者恨應泰則當問薦應泰者即
廷弼亦當問會議廷弼者否當境而問言官彼言官當司
亦何嘗曰代廷弼者必應泰可也遂因遼破以罪之乎如

必執從人後事之善否爲言者罪言官凡出于言盡土事
必趨避焉弄前慮後避禍趨福而後出于口亦誰復敢爲
國家籌事擬策發難折佞乎而天下事去矣故今日之事
而必問也則當自大臣始而苟行株連之法則言不二一人
人不一言撻伐未張于奴酋鋒劍先起于 輦下若廷弼
此來非爲刦强敵而但爲除異已則廷弼不安諸大臣前
既順言官以去廷弼今又用廷弼以逐言官即大臣又何
以自安也夫廷弼豪傑人也今且挺身而東矣既已慫難
于 公家必不私酬恩怨即令力赴殘遼[illegible]守但得
奴酋授首自然麟閣名高萬世瞻仰在此一舉豈屑屑[illegible]

言者爲難而又何必代爲報復也哉伏乞
皇上擴天地之有容鑒言官之無他收回
嚴諭令各部大臣將前恭論諸臣俱置勿論以安任事者
之心以作言事者之氣其于任用重臣優容諫官豈不合
之雙美抑 臣更有說焉從來無事日之英雄亦無不坎
坷之世界品經衆論而定功以勘証而真如必無非無刺
無災而無難也亦何成人品國亦何賴若人而用之即廷
弼此後作用保障與遼應有偉樹當重其權以 擔當亦
何妨虛其心以聽人評論事固操于獨運議不病于互衆
自今而後若以言爲戒是視廷弼爲小丈夫不以天下奇

男子待之矣豈所以重廷弼而亦豈
皇上任用之意乎 臣草疏甫畢忽見周嘉謨一疏備悉[illegible]
揭中語因之封印求去 臣之揭原因嘉謨權加經畧于[illegible]
閫用之議是真以封疆爲兒戲故反覆發明其不當用[illegible]
耳
皇上試問嘉謨經畧是否權加之官權加經畧應否于[illegible]
疾不堪功罪未明之人既權加矣又應否不兩旬之間即
聽令其請告而回籍是何國體成何舉動但得嘉謨[illegible]
肯 下心服自後 廷推必然慎重國事庶幾有濟 臣言[illegible]
無步補矣但[illegible]一額而獨以權衡[illegible]

語爲解嘲也至借此封印求去實是欲激
皇上之怒而箝言官之口辣手又復見矣大臣休休之度
如是耶 臣本當特具一疏糾駁念中外多事非臣子角口
之時且亦非 臣以揭本以疏之本心也統惟
聖明裁察焉
吏部題 論將原論熊廷弼科道等官開寫馮三元張修
德魏應嘉姚宗文
旨[illegible]曰道[illegible]議熊廷弼更換[illegible]及聞其御史馮三元等[illegible]
[illegible]議遼事直攻廷弼解任回籍後來料理昧死遼事[illegible]
[illegible]沒斷送[illegible]可恨可憫厥心[illegible]

役不實，故著查議處。你每部院大臣，當時既不從公主持，
今又含糊恩奏，且求寬解，看來朝廷與生人民，海內安危，
利害，不若一二三小臣當職情面更重。大臣任怨，何得如是。
爲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扶同排擠，致使封疆，都著降二級
調外任用。姚宗文、陰險傾陷，實爲禍始，本當逮問，姑從輕
革了職，爲民當差，永不敘用。該部知道
從少司寇鄒元標請宥原任司馬石星子石亚奇戍
諭統領官將嚴禁援兵譁擾地方，官亦不得躲玩，嚴懲
頒行欽定考格
吏部文選司遵
旨議呈篇推
國家以官人之職責之于銓，議其甄別賢否貞邪以行
黜陟者，此考語也。乃移考不知何以必用四六，大四六
多浮泛，則不核。四六而文，文且不實，字句之組織徒工，
彩飾未必盡肖，對偶之求合雖巧，隱括以該，疑職不
自然妥，謬擬一格，凡考語皆一官而下，以守才心敢年
覆隔夕六欸嚴一然以后等爲率，守下訛或精擇或謹愼
或十常或猛鈇或污濁，才下詳或精錄或通達或平常
或躁捨或昏悖，心下迷或端正或坦直或平常或昏發
或好險或下訛或勤敏或堅銳或下常或寬緩或慵廢
未了或方或青或暴北或似半或將老或已衰或病下註
或端倖或將陋或下竟或綿弱或頹靡，凡舊抜復
命報部冊季報冊及司吏花司道進表以至各官給
縣歷一切照格填註，如監司府正佐及州縣正官有十
字該載未盡者，不妨開列事實，數附于填格之後，但其
眞實亦不必過多，惟給縣註及爲疏照用考語以別褐
言之體，其論劾疏亦不用貞實開款，不必辭張對股搪
之求爲明實詳最，不欲以文相蒙，人相背而混淆核之
理也。蓋得萬曆四十二年十一月內吏部都御史夢
定考評之格，一總鑒鑒可行，職之說蓋準諸此，非敢
謬見以爲更張也。茲呈到部，今天下吏治刷敝極矣。

不在激勸無資，而在評騭失實，鑒已甚化，要可更新
議遵
明旨以飭新規，不特人有定衡，而評者無煩于射覆，而
衡有攸當，手評者亦可省浮文而求實實，是在省直諸
臣精察而力行之耳。再照所部與月推陞全憑季報，類
例如而省直間有經年不一至，且所報者率有優無
劣，或所劣者止首領卑官，民部何所據以合咨訪而
別之也。既經該司議呈，相應題請，合候
命下，本部著爲令，與通行省直撫按，自天啓元年七月
爲始，照新式一體着實舉行，更乞
嚴勅撫按將季報按期送部，不得稽遲，府佐縣正每季
報劣一二人，以贊片幽公典，庶便責成，奉上
命如式遵
行著爲令
遼東巡撫王化貞上言，奴賊凶逆不道，自絕于天，必殲其
種類，犁其巢穴，方足快神人之憤，雪中國之恥。今之畫議
而守者，非爲區區河西彈丸計也，將進而撫定四衛，收復

遼陽以漸芟薙耳。顧非舟車並進，前後夾攻，不足以窮狡
兔之穴，而據猛虎之嵎也。則水兵固進勦時所必用者，而
在今日爲尤急。何也？河橋既斷，腥羶半壁，南衛豪傑引領
西望，至有甘死不剃頭者，冀我有以援之耳。乃李永芳征
東山礦兵，殺戮甚慘，而我不能援也。近諜者還稱九連城
有大姓招兵數萬，欲爲我殲奴，李永芳再遣人諭之，皆被
殺，以此怨恨愁遼陽之甲以往，先自有人自河東稱九蓮
城有大姓謬氏兄弟五人，一指揮、四諸生，各捐萬金收精
豪傑，誓不與奴俱生，或以爲未可信，今果以受禍，而我必
不能援也。解忠臣義士之心，而堅叛黨從逆之志，亦必非

可憐可傷

其姓在人 而我兄不 予節爲安 [illegible]

計矣所以然者以長河之險彼既未能遽來我亦何以輕
往若得舟師萬人聯海上將犄角朝鮮明示進取之形陰
寓接引之意奴兒擭船橫海則狼顧必多遼人聞伐罪吊
民則勝氣自倍此事之萬全無害聲實並利者也夫天津
南兵實係援遼之數亟宜發行登州水營雖爲備倭之用
暫借游防況有此一着而天津登萊俱可高枕臥矣至浙
江防海之兵素習水戰亟宜調發七八千人從海上來由
鴨綠鼓棹而東直指黃江繞出奴寨之後奴豈敢復安居
于遼陽乎故謂水兵之當亟調者也至川兵可用已有明
効必須多調方可自成一隊以竟其用據川將周世禮所

調券峒塞之兵就中摘調十萬立集已經咨送兵部未見
題據稱小土司畏法易制大土司驕悍難馴宜責成道府
選拔精健不可委之弁流衙役徒滋騷擾且多經竇不得
實用也但以虛銜鼓舞其長結以安家行粮人自願往又
必速行方及于事自今征調邊兵各有地方之慮精銳留
以自衛羸弱徒取充數望敵輒奔往事可鑒川兵非善戰
只無自免之策故爲川兵之當多調者此也昨據諜者稱
遼陽打造船隻及鉤梯挨牌甚多遣人借路西虜西虜不
許以此未動其實亦以南衛未定耳若南衛帖服自不必
借徑西虜一水盈盈投鞭尚可斷流方舟何難並進而臣

所請三萬之衆至今未集又多朽甲頓戈不堪爲用之
人又何所恃以禦其來耶至李永芳悉衆而南我不能與
一旅之師襲遼陽之虛紓南衛之禍坐失事機良可浩歎
臣會同督撫文球具題上請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亟行天津山東撫臣先將見在舟師移防
河口及旅順一帶以慰南衛之心牽奴酋之慮一面速調
浙江水兵及川兵勒限赴遼其各邊奉調之兵再行嚴催
如有後期不至羸弱不堪者 勅令督臣文球從實奏報
酌議處分庶免危遼胥溺之禍而疫奴有授首之期矣
遼原任布政馮盛明兵備吳瑞徵

[illegible]

加贈洗墊正議大夫沈節甫齊議大夫
賜祠額劉綎潘宗顏等祠名表忠張銓崔秀儒何廷魁祠
名昭忠尤世功陳策祠名愍忠各加祭二壇
原任遼東巡按張銓男張道濬上言親志未酬
君恩難報願備戎行以雪 國憤以復父仇臣父巡按御
史張銓原以草茅荷蒙
皇祖拔置西臺貞誠許 國矢志陳謨未嘗一日不欲以

國家何樂乎以先見之名予臣哉

于
朝廷也向者奴酋發難撫順失守臣父時在江右憿觀上
疏謂宜鎮靜徐相機宜不宜妄動速圖僥倖且恐楊鎬非
禦侮之才屬熊廷弼有干城之畧厥後鎬以輕出喪師弼
以堅守寧宇在
廷諸臣始謂臣父有先見且悔其言之不用于是以十年
資深西差告竣之御史復使按遼蓋謂遼事非臣父不能
辦而臣父亦謂遼事無難辦者嗚呼使當時有同心之臣
與之共濟又何有今日之滔禍乎初臣父行至山海關經
畧袁應泰有招降之舉聞之大駭逆入遼陽力爭之畢竟

應泰堅不可易與臣祖見任山東右布政張五典書云袁
經畧謝復無謀必敗遼事臣欲具疏糾參又恐激變降夷
其可奈何既而巡行瀋陽見賀世賢恢恢察有異志復獨
按方畧于別將詎知世賢逆謀已久瀋遼繼陷皆反噬內
應爲之祟也人謀不臧一至于此非奴酋能滅遼遼自滅
耳嗟乎臣父之始謀不用而三路覆師繼謀不用而西鎮
喪地一腔赤血徒傾碧草黃沙萬里冤魂祇寄悲風夜月
臣一聞臣父罵賊盡節長號徒跣將赴遼陽訪求遺骸而
不知泉酋尚爾盤據也道經濟南臣祖謂臣此舉徒無益
當請

國並貴請兵一旅効力行閒徐圖報復臣灑泣拜別前入
都門嗚
皇上憫念死節之臣特加欽恤臣父銓
賜爵賜諡蔭子立祠兼與祭葬一時
恩典備極寵榮臣係長男例應受蔭顧臣儒業傳家置[illegible]
不忘且臣不共戴天之仇無能報復豈敢冒膺
寵澤自甘不孝之罪臣沿途至京見招募之舉紛紛四出
使臣若得勇士數百千人自爲一軍如漢羽林孤兒故事
得從諸將出關仰仗
皇上之威靈一戰滅奴願得食其肉而寢其皮剝[illegible]

爲忠臣臣亦不失爲孝子然念臣雖懷飲血之心未有同
仇之侶而家世清白又不能散金以酬死士此不得不籲
皇上之裁處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覆議倘臣言可行臣願手刃父仇以報
皇上之隆恩庶鳥鳥私衷犬馬微忱可以少抒萬一矣
杭城火災免春運織造
兵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遼瀋相繼失陷河西督撫各官含辛防禦勞苦
揩參將士官兵生者勞力艱辛歿者死冤不泯宜有賞[illegible]
[illegible]茲當道官宣諭御史方震孺先後具奏請行者他去

絲帑查照職級各于內庫領銀兩着遵前旨箚令內給發
御史奉勅行事銀帑仍另差解官一同前去該部院作速
給發遵行故諭

大局人材大料七害摘判情弊謂者就也

兩朝從信錄卷之七

秀水　沈國元述

六月

吏科倪思輝奏曰痛自遼瀋繼陷

祖宗二百五十年開拓之封疆淪于左衽忠臣義士恨不剪滅朝食而無奈畏怯之餘人心震恐不得不暫議守以為恢復之圖顧守亦未易言也三岔河一衣帶之險我旣與賊共而廣寧彈丸之地夷與虜又交相垂涎其間則勢不得不羈縻西虜以緩河上之師脩備禦之具此雖秣馬厲兵枕戈待旦恐有意外之虞而何堪報稍緩議論又紛

大臣爰議異議之意多而擔當國事之念少平章者不聞有謀斷之資而徒推諉于

題覆究惱者不聞有帷幄之籌而徒卸擔于會議弓旌薦輪負天下之望而蹶

聖明之朝者不聞有扶危定傾補天浴日之經綸而徒浮沉于時局夫旣以身任天下之重焉得一去以明高旣受

主上之深恩又焉得托病以解免奈何數日以來閣臣劉一燝杜門矣冢臣周計臣李刑臣黃禮臣周俱紛紛註籍求去矣刑部侍郎鄒元標左僉都御史王德完皆昔所稱人望者而入　朝未幾歸念頓生矣果爾空人之國自貽伊戚清夜以思邊徼星馳而起秋風蓴鱸之興也安乎不安乎

冲聖當陽諫行言聽請官則官請廕則廕請發帑則發帑眞可為堯舜之

君也方賴老成夙望輔養

睿德鎮定人心即微有規正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倘若借此懷綠野之思而空寶山之手恐使

聖主之孤立不顧家國之安危勿論辜恩負

主大丟夙昔而試質出處之大義不知諸臣何所見而來何所見而去也方今戎馬生郊用人最急而延挨日甚蓋

岔河之墩堡不設兵將不備山海一帶議添錢粮不聞作何應給薊門一帶隘口不聞作何布置天津登萊一帶不聞募兵作何操備都城防禦不聞作何料理徐光啟以遼發　召還矣即如建敵臺一事尚未起手將何以展其經濟也李之藻以管理軍器加升矣而十六門之火藥戰器曾幾修造將何以責其成功也耶茂康以知兵留用矣事權未假措手無由當作何着落而獲其實用也今

皇上因遼東之急詔起熊廷弼恨不立至眼前殲厥醜類頃聞廷弼叱馭而前輕千里而赴難已于上谷矣壯哉但銓衡堅卧人情皇皇恐如前者用三臣之套數伏乞

皇上軫念封疆採通國之議敕勒冢臣速出視事立題廷
弼經略山海恢復遼陽之事一以委之借其平日之威名
用寒逆賊之心膽而爲廷弼者亦宜與文球王化貞張鶴
吾同心戮力密切商量並捐爾我之私急圖安攘之備則
縶虜而護神京庶不負
朝廷簡用之恩而社稷有所托也如曰虜騎未必渡河而
狄虜便爲長策習處堂之故態忘漏舟之禍神議事如築
舍用人如奕棋恐東夷出假道之奇而西虜收漁人之利
異日之憂反不在夷而在虜也願爲化貞者狄不忘備如
郭汾陽之盟回紇而非姑息以縱虜寧長城之倚爲異勞
者勞而能謙如諸葛武侯之集衆思廣衆益以收恢復
河東之功而在
廷臣言事者虛心建議勿再牽纏于異同之猜習當事者
實心荷肩勿徒侈張于疏上之條陳閣部大臣受
顧命被簡召者當挺樹風節打起精神力排弄地媚虜之
議堅持澶淵淮蔡之功默釀人心世道之和發舒血節敢
諫之氣則不動聲色而作用固已遠矣昔中國相司馬而
四夷相戒不敢犯邊豈異人任又安在斥逐言官以立威
爭字句以見奇也別今兵荒相仍盜賊竊發則當急減加
派收拾入心會量成風賢能淹滯當急復行取以鼓舞獨

吏選將選其才而一劃之粗豪未可遽當登壇之重任縱
兵練其膽而甲兵之堅利即壯三軍之前茅項聞京營之
缺鑛營甚衆萬一用非其人則害非小斷不可草草從事
也此時速逮守土之逃官急削病瞶之經略屏禁地之蠹
職正辱
國典師之興刑自然紀綱振肅而戰勝
廟堂矣區區小酋何足道哉項南科臣汪應蛟籌邊八議
志誠憂
君憂國當事者採而行之未必非救時一助也職愚不勝
惡諱言事伏惟
聖明大奮乾剛速
賜允行天下幸甚　國家幸甚
敕統兵官毋許援兵諉擾地方有司務宜處置得法
大學士何宗彥入閣辦事
雨降自冬及春畿輔久旱
皇上宮中虔禱素服
御門
敕百官同加修省夜半甘雨千里
恩廕輔臣劉一燝韓爌各一子尚寶司丞幷給新銜少保
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改吏部尚書誥命

戶部尚書李汝華致仕。

御史丘兆麟樞政料理宜新疏曰前者兵餉并患而今[illegible]
彊大半失陷則遼餉亦大半減免只今試一會所入之數
無論加派無論內帑即舊額九十餘萬之數為八萬兵之
用今可全用之廣寧大司農當自可不患夫今所患惟兵
而已今之所料理惟大司馬而已兵之所取不從天來不
從地出惟有兩言而決調焉募焉而已今九邊之簡處既
皆弱可調不可調未見叅酌今募兵之使或先言用或既
言不用或先言去或既言不去可募不可募亦未見處分然
則眞可以不調可以不募乎新司馬熟悉邊事自可一裁

決山陝宜大之調徵新御史有可自愛之身名必不肯同
棘門灞上之兒戲若是者叅酌處分固可坐而定而未宜
猶豫也至于兵之訓練有成議矣用之何處亦只兩言而
決數日而定策應廣寧為第一策應登萊為第二策應山
海京師為第三策今且專言廣寧出關之兵若干未見實
數設防三岔河黃泥窪築臺掘溝未見實用新撫臺沉
勇籌邊實心做事方不欲過為張皇而裡面人遂以為可
幸無事應之以緩而肩之以徐塘報急則急塘報緩則緩
然則廣寧遂眞棄乎鏡前人之所以失則當圖今人之所
以得我為事中之人分之他人不得則痛癢惟我自覺代

之他人亦不得則痛癢惟我自擔何以報君父在埸忠藎
何以責議論在砥躬行濟變與其用智寧用愚乎[illegible]
用躁寧用恬精神詳用之看朝報不若詳用之看塘報
智妙用之調人情不若妙用之調軍情意念常用之防[illegible]
疆之壤不若常用之防封疆之壤尺此皆新樞臣所能[illegible]
而臣姑發言之以效他山之石

浙江巡撫蘇茂相遵

詔舉遺直闡忠貞以備起用邸錄

恩詔開一建言廢棄幷積穢註誤諸臣已奉

遺詔酌量起用其有事關國本抗言得罪降斥謫戍者

終身　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請召用邸錄看得原
任都水司郎中岳元聲正氣充塞兩間直道遠追三代力
排並封之議
宗社賴以獲安獨斥東封之非彊埸藉以底定惟肯綮而
道難合故身退而名益高既有功于國家宜亟登之廊廟
又看得已故原任南康府知府吳寶秀孤忠揭日介節凌
霜丹書七年徒與累囚對泣黃堂兩月頻遭稅使含沙被
逮幸爾生還抱憤滋篤竟切封妻陳孺人烈凜冰霜貞堅
金石傷心桎梏欲訴　闕以鳴冤痛切椎胸竟投繯而立
盡忠臣殉國烈婦殉夫萃美一門照耀千古應旌表邸錄

以勵世風據司府呈請前來相應具題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覆請施行
禮臣奏曰竊惟勸學作文乃
帝王之盛舉崇儒重道實風化之先圖我
太祖高皇帝首建大禮加禮師儒功高百王法垂萬世嗣
後
列祖紹基無不臨幸
世宗肅皇帝享國長久誕敷文教再臨幸焉茲者恭遇
皇上懋贊洪圖聿新丕烈宜修文德追兩階之舞用襄
享九伐之威烈鄉闈試士之秋正豪傑觀光之日群
孔子昭師道之尊預
勅辟雍爲作人之訓于斯爲盛寧可後時臣等遵制具題
伏乞
皇上勅下本部行欽天監擇日及會同翰林院將合行禮
儀擬議上
請舉行斯世斯文不勝幸甚
大學士朱國祚同知經筵
鄉試主考浙江編修錢謙益刑科慕謙貞江西編修周延
儒戶科王祚曾湖廣簡討繆昌期工科朱童蒙陝西吏部
主事唐暉戶科主事趙嗣芳

初九開館纂修　神宗　光宗　實錄始
禮部奏復奉聖夫人客氏無例可加恩典
上曰加恩既云無例爾部所存是何典故所載　眾務當
例備寫來看併此亦無只是典章不存不是無例仍行各
衙門備查或加照別項
恩例推廣具奏
禮部以辛酉爲
龍飛首科乞照隆慶四年例加兩雍中額擬于皿字號內
順天暫加十五名應天五名後不爲例
禮部上言恭遇
皇上雖
天立極景福維新彝章遞舉即今山陵襄事幸學大閱郊
祀藉田典禮頻重必寅清之地主持有人斯能相
帝格
天安神佑民乞
勅尚書臣孫慎行趨　朝掌禮以從人望
視學擇八月初四日已而以
先皇在殯郊祀尚未躬承命於來歲舉行
敘黔省平苗功加恩張鶴鳴等有差
命諸臣題覆括取緊要便覽勿冗複

[illegible]

恒學尚書儀廷鄭疏曰事本難而視之愈易勢已急而處
之愈緩着宜先而布之愈后心當同而搆之愈異懇乞皇[illegible]
勅中外臣工各換肺腸具心實意愛國籌邊亟計軍實早
圖恢伏以救危疏以寬
聖憂何謂事本難而視之愈易賊已猖獗極難措當[illegible]
國家全力若兵將若糧餉若器械等項盡辦于遼陽今[illegible]
新計實極難置辦而議者但曰守着三岔河用着西北虜
而河西可無事兵馬調若干募若干鋒火雲集可不[illegible]
有帑金新舊餉可無虞匱竭火器車營與工製造可[illegible]
其而獨患乏大將一事耳何言之易也

何謂勢已急而應之愈緩夫賊勢之急同也即在事諸臣
一聞傚報紛紛守城門送家眷請召募移督撫豈不皇皇
着急之甚而今忘之矣調兵則邊鎮發遣無時募兵則科
道起程何日主兵則路途遙遠難到錢糧則兵戶爭執不
休器械則工部推諉不管即臣到部將一月而務[illegible]與本
堂商議某處該遣官某銀該解發某事該催趙某件該料
理勅限新司起草尚多沉閣而他衙門之緩尤無論也
何爲着宜先而布之愈後以遼論則三岔廣寧爲先着以
京師論則山海關爲先着以恢復論則廣寧登萊天津三
路皆先着督衆急則冶標一應兵餉戰具宜盡一時財力

合諸臣精神全用于此當先緊要之着此着一定賊自退不
能飛越京師自可安枕而紛紛留兵募兵築臺濬池皆以
護京師爲名爭此帑金四分五裂及其要做先着則金已
早盡而其可措手又何舛也
何謂心當同而搆之愈異胡越同舟遇風而其心必一者
自救也今中外臣工于此不但爲君父計即自爲身家[illegible]
命計亦可以同矣而部堂與部堂異有司與有司異[illegible]
與堂官異小臣與大臣異議臣與任臣異省鎮與[illegible]
廟堂異文官與武將異以致請討本急而阻之以爲異[illegible]
猜嫌數而壞之以爲異事體本定而變亂之以爲異[illegible]

論觀程休見說忠義勁然格怪人之異人之私而後衆便言無不定言行之殊耶郎有所挑激而然耶

議而挑之以爲異更有難於枚舉者然而諸[illegible]又非不知
大事之艱勢之急着之宜先而心之當同也祗緣一團自
顧之私意錮結于胸中而不能割各部曰且顧我衙門省
鎮曰且顧我地方京師曰且顧我辇轂門戶曰且顧我局
勢鄉曲曰且顧我香火甚至顧體面顧套數顧祿位顧覬
覦而誰復有一付心腸爲
皇上顧封疆顧宗社明其難務其急且先以破異同之見
者此臣願
皇上嚴勅下中外諸臣各換肺腸具心實意愛國籌邊者
此也然則今日極難極急而所當同心先圖者孰有踰於

兵馬粮餉器械諸費若幾昨向職方司取募兵數冊于內開
兵共有十一萬三千有奇除到遼外尚餘十萬了無着落
募兵廿六萬二千而差官或起程或未差官亦了無着落
眞所謂紙上兵耳邊兵向調屢空無銀解補邊臣苦之今
宜如某鎮調兵若干通筭安家甲馬器械等銀若干萬兩
先解該銀一面委該道同見任能將抽選精壯押送到關
聽臣驗發不堪者劾之一面將銀補伍庶我得應急彼不落
空前途選四川調兵科道專望部發銀兩今尚未解永西
安民兵應附前科道一人往調而湖廣土兵恐非空檄所
能制逆若募兵於河南山陝洛寧延山接迹有狗非揭聰

將各巡撫標下精壯及各道練就見兵如數揀發即將所
募錢粮聽募補庶彼此俱得實用而南浙抽調之法似亦
宜然凡此皆兵部事也乞
勅兵部上緊設處催趲與臣應急如有失悮臣不代咎兵
部職兵馬戶部職錢粮往時小小軍費安家等銀兵部權
宜協濟豈可據爲成例借今日二十餘萬兵之安家甲馬
等銀數百萬兩都要兵部處辦兵部無計只得空文調某
各省鎮只得空文搪塞此戶部餉兵法也遼東額餉歲計
不廿萬今地方亡其大半而十四萬援兵尚存殘兵數萬
所餘餉銀何在又半分其餉全何爲者今日之事不但兵

半束兵

馬在途缺之行粮在遼缺之本折戶部應任其責即調某
失銀至悮發遣亦戶部之責也乞
勅戶部上緊與兵部通融措處以便調遣與臣應急如有
失悮臣不代任咎至于大將及偏裨之謀勇敢戰者尤難
其人今臺省皆以登壇爲言若謂行伍草澤中見有堪將
豪傑是當韓范之任而臣不肯用者臣胸中實無有也臣
入臺僅一月往按遼四年南中一年聽勘里居七年有何
見聞前次經略平日所識拔皆已舉用皆已零落今亦差
人訪問而無所得而臣又不敢輕舉白丁如許定國趙勃
悲等驟得游擊而託故推病以甚保舉之咎臣想臺省諸

臣生長兩直十三道或邊或腹凡所謂行伍草澤中英雄
豪傑必胸中皆以有其人而非漫然空言責成臣部者乞
勅兵部發單分送六科十三道及大小九卿各衙門各舉
所知或堪大將或堪偏裨一一疏名付臣隨材使用而有
如不肯用不能用者則臺省執筆議其後方屬草未畢忽
接撫臣王化貞賊謀愈急我備全踈一摺不覺感嘆欷噓
回想去年在遼情景正如是如此而無奈各部之不肯照
着何也內言援兵出關者纔一萬七千內惟一千三百堪
用餘皆衆人望馬徒滋遼累京運盔甲不堪遼道高閣又
僅一道一廳無人供事其所呼籲何如其亟亟者二部見

在梅花甲京營長柄斧南京斬馬刀與定新造與蓟昌撫
用車輛以及督撫回鎮即發新募精壯兵馬出關以當
用來行之疏正與臣前謂標下見兵聽自募補之說甚合
兵部俱當如議速復如數給發仍請
兵善可嚀工部京營各省鎮道通融濟急不得執留以
失誤河西再速剿肅之禍其該道補張應征高邦佐三員
皆經命下數日俗避難不往假使人人如此
邊迯發並實罰寒心吏部吏科當一面查參責取不
敢失誤供狀之案一面馬上扎催勒限到任違即逮處
他臣嘗撫河東之事會縣各情以難為易以急為緩以
誤先以同伐異職略乘四端為諸臣提心開眼然亦晚矣
清撫之後因仍而有三路三路之後因仍而有開鐵北關
開鐵北關之後因仍而有遼瀋之事今掌大河西其餘有
幾賊特不即過河耳及今立從難處急處先處同處下手
做去而勢已過重時已難返若再因循不改舊套臣有不
忍遊觀者臣言愈直雖得一時不敢犯之諱實冲數年不
可破之病尤願諸臣恕之也
遣御史蘇進巡茶陝西
經略熊廷弼請添設監軍諸司併保繫臣高出
上命部院議復

禮臣上言比者
大婚典禮皆奉
神廟昭妃頒諭舉行至遴選教習殫厥心力以至選定
三宮並皆賢淑上承
宗祧下慰人心其勞績詎謂少哉宜有殊恩異數以答
昭妃
上命該部擬奏
上以貢途壅滯嘗酌為疏通恩貢命照
皇考例再考二次歲貢照舊行
兵科徐憲卿條上八
覲事宜免　朝之數當寬多留循良糾擾之罰當重
擾驛遠限之法當嚴稽查往來水程至于若纂之八速當議
定指之掛撫按部臣部佐之有品學者署印之考遴當議行既有考成
咸知限勵
上諭內閣茲令二十三日恭遇
聖母禮服之期朕率三宮躬詣南城宜春宮几筵前行祭
奠禮況路徑窄狹擁擠不便所有侍直圍子手等項免行
[illegible]衛文武百官俟朕還宮訖方進行禮卿等傳示各衙門
遵行特諭
廣東主考改工部主事曾櫻以時迫途遥請寬場期

侍御史張捷倖以劾輔臣才膺手辣也
降原任監軍高出二級胡嘉棟四級戴罪立功
禁抄傳私書揭
雲南道李日宣題爲天潢之后宜賓
至聖之後須達其略曰臣惟一代之興主必有一番乘時
更新之規模使人心踴躍而思奮而一代之大典必有一
番隨時補救之創制使人心痛快而改觀今年
龍飛天啓正文明將起之初科場條陳之會於凡道交
謹傳試愼房考議較閱嚴關節種種要件爲諸臣所已
言臣竊謂臣惟自鄒魯東魯聖人之後而世沐
兩朝從信錄　卷之
高皇帝造士之恩有慨於中者久矣當此
聖明在御敢不披衷以請如天潢之派不必遠引即在江
右名藩華胄隆隆維城夙儒奇美彬彬滿眼每遇督學歲
較時有冠集但至棘闈榜開人盡黜額豈皆氣數使然亦
緣資格難破以將來士部
宗學人關
國家游情日長偷惰相乘臣竊憂之嘗于宗祿一事切自
揣議將軍以孝無過限祿一法中尉以差無過力田興學
一法欲學之與無過加額貢舉一法則計宗室中尉而下
有志進取者亦既讀聖賢之文勝廣門之步矣茫茫仕路

恢恢天網何可復作羈縻學士之術絕鼓舞英雄之路乘
記自河南戊午之外此道絕響則循江西而湖廣山東山
西陝西四川等處政可倣之以行而又未可以此限本省
之途也請自今始於凡宗生有科舉至二十名以上者特
於本省加額中式一名以示亢宗盛意但一登賢書即照
歲祿如鄉里貢舉行當不侈口黃屋借途青衿即從此登
第授秩一如吏部考核斥陟法不得于會典外別有斟酌
妄行請乞如是則
宗室既不患于犄馬難龍之無以自見而
國家亦宜幸樹駿流鴻之不失其親於以興起東學澄清
兩朝從信錄　卷之
流俗所切
宗政良非小補至東魯後裔則係先聖熙運　國家文治
又非如尋常千里一士云者乃堂堂孔學自曲阜世家與
明經歲薦之外僅見戊午鵲起耳豈洙泗留餘第堪紘歌
百里而鄒魯啓後不待禮樂三千耶臣往過齊魯之封每
問　先師後裔不云振起無法則稱道佚多才臣每撫髀
籌畫臨風浩嘆計惟有加額選舉之一路切謂每歲比
孔廟宗學中才學兼優者應自不乏
朝廷當明示作興之意於省額中式外加舉一二人以敬
崇

聖學蓋不徒經明行修之有功後來開風以與起之也。上
布昭列在位到處薰德而善良其爲
大聖人錫光百世豈有既與宗室合計江西等省不過十
人而止耳
孔學不過一二而止耳而美風所布文明之治爛焉使海
內人士相向手額曰
聖天子加惠文學一舉而親親尊賢並有光輝如此其盛
不爭相奮競以自效于明時乎即令爽彭閣之亦曰人之
新朝舉動若此吾曹未可逞者矣其所關係 國運政體
不既多與

皇上倘不以臣言爲謬乞
勅下禮部速議具覆以光天啓元年新政則
高皇帝與各聖在天之靈實式臨之非止臣區區一人之
私聰也臣不揣愚昧激切叩閽
上曰宗生聖裔中式名數各加于額外勿拘定人數致滋
多礙
上諭內閣朕覽奉聖夫人客氏而奏屢辭出去是朕留爾
等有何權勛勿生猜疑爾侍朕勤苦撫勞有年且歷代
皇祖俱有聖母保護今朕尚在沖齡三宮年幼所賴調護
爾[illegible]侍

皇考妣梓宮發引癎主回京奉安畢擇日出卿等傳示各
衙門不得紛紜擾擾特諭
兵科給事中蔡思充奏曰北者臺臣傅宗龍募有新兵五千
名俱健壯堪戰又總兵楊愈茂召有新兵三千餘名中屬
出關者不下七八百名宜令經臣委司官一員再行挑選
務期精銳安家銀照援兵原例行衣甲器械如數給發蓋
選擇既精不謀泰晉之銳卒豈其索之數千里之外而願
遺之目前西兵之札營于通州者三千名雖曰入衛中豈
無投石超距志存立功者宜令道臣劉超元諭以急公之
義欵以破格之賞條其勇往者或一千或一千五百令隨

出關佐兵少集擊回通州 則於入衛之約未嘗無損用
監軍道胡嘉棟領有毛兵八百名見札天津毛兵易野馳
驅豈習水仕並宜領赴榆關聽經臣指揮者也兵食器甲
隸在三部者有侍郎王在晉總理司官三員分任似辨乎
有餘臣之所慮部分而法不盡行議多而事不盡實故考
品不相遂稽其心力之勤惰敏鈍難懸斷察其報完之遲
速至于甲器之應離在局破亦在節省蓋局破則委之漸
波節省而不堪用亦付應上須任怨副煩若著躬親獎賞
乃塞總理季報吏部紀錄以示激勸庶指臂可聯貫也抑
臣尤有說焉經臣空拳而出其聰聽反顧在三部接應而

三部頻眉相視，在錢糧不敷，夫固吾國為
國家所全者大。伏乞
皇上為社稷計，再發帑金二百萬，總傾太僕寺，不許三部
怕分，一切調兵製器，聽經臣計費派用，咨行總理分司督
催，專應廣寧之急，庶有濟乎。職昔跳將完，援總兵劉渠報
奴集馬步達賊二十萬，于本月二十五日祭旗在鐘驛站
會齊，要犯撈廣寧，不啻危於累卵，急於燃眉。伏乞
皇上即面召經臣，賜與尚方，并符驗旂牌，諭令即日啓行，
仍諭三部大臣日夕拮据，无遲時刻。如兵食足，器械精，而
成策无策，罪在經臣；如兵單食缺，甲薄器鈍，罪在各部臣。

謹以斜劾隨其后。
皇上有破格之恩，必有不測之罰，彼時身名俱敗，勿謂職
今日不言也。伏乞
勅下兵部即為議覆施行。

七月庚辰
孟秋享
太廟，遣國公張惟賢詣
定陵告祭
皇祖
嚴禁匿名文書
陞原任按察使高出為山西副使廣寧監軍
准覆試舉人張世偉照常會試 才品最優，浮論頓息。
蘇園搜卷議
議曰：主必搜者，慮致遺珠；主不搜者，慮晛別寶。不若各房考各盡公目于本房之卷，而以搜落卷歸之主考。每

榜之前一日，主司會各房一室，信手分派，目出公閱，以防遺佚，各房更不許私自互搜，以避嫌疑，庶幾無弊。
遼東西路監軍參政邢慎言，中路監軍副使錢士晉，南路
監軍副使梁之垣，天津監軍僉事胡嘉棟，登萊監軍廉使
陽述程
遼東巡撫王化貞奏曰：奴之謀犯廣寧，非一日矣，盛甲器
械、船隻、族牌俱已齊備，據回鄉報稱，只在六月盡七月初
分兩路入寇，又報稱要從黃泥窪直趨廣寧，只怕兩達子
殺截，又稱奴酋欲待九月後，各叛將說趁今廣寧兵馬未
集，容易成功。今粆花所報，果于張義站會兵，以二十五日
出馬矣。其遺人于宰賽妻所，借救宰賽為名，以要西虜拜

兵馬器械到處不虛進予奈何

覘之耳抄花雖與我合然封于奴之積威各部未集不敢
逆奴顏行奴之西行誰止禦之出關之兵聯絡河上若不
足恃黃泥窪一路至少亦須三萬 臣屢
請不得招集遼兵近二萬皆須馬匹甲仗 臣屢
請不得除工部先發者俱不堪用近
請堅好甲仗又未知何時發至原議雇驢馱送至遼今皆
及關而返關外驛遞疲累遞送不前即 臣欲待而奴不能
待也若兩路並進 臣豈能剪紙為兵以禦之哉伏乞
皇上勑下該部速催援兵及甲仗馬疋星夜進發以濟急
用并催熊廷弼速行出關調度蓋奴與李永芳之所畏者

惟廷弼一聞其出關必趦趄而不敢進兵亦不敢逗遛中
外同心協濟而遼猶可為也
禮部傳奉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准照
皇祖載聖夫人余氏例伊男加升錦衣衛指揮伊夫照子
贈官給與誥命
御史劉蘭等公疏竊惟國家有隆施之恩使恩嶄于禮之
內則恩薄而禮亦未愜亦有一定之禮使禮濫于恩之外
則禮失而恩亦不暢故恩與禮宜兼盡情與義宜相當則
今之議待奉聖夫人客氏是也方

皇上初登寶位怙恃無親孤特獨立危疑相伏外廷諸臣
所以悉心推衛者不遺餘力傾內而保護
聖躬趨侍左右者惟客氏是賴大小臣工莫不慶
祖宗社稷之靈推客氏調護之功矣今圭冠禮久成昔曾
游臻登降之儀肇舉關雎之慶方新則 宮庭之內有
聖上主持于上
中宮佐贊于內足以侍朝夕而奉起居清嚴之地似亦無
所容客氏住足客氏之當就外宅也明矣聞
皇祖大婚之後保姆即令出宮則舊例不可不循也客氏
[illegible]勤慎顯著

恩禮所重權勢歸之則嫌疑不可不避也傳聞客氏但欲
資財饒富一切身外名利俱係常物則止足不可不知也
其家已膺錦衣之榮其秩亦隆夫人之號酬報既已滿足
臣子何敢言功則遜避不可不早也夫客氏有保護大功
諸臣何得不爲崇重願恩以禮抑情緣例格應如科臣之
請

爲客氏謀究竟餘地實

皇上優以金帛大賜賞賚使之生有所養老有所歸即令
勿戀 內廷出就外第悠游家食之樂早離權勢之嫌常
守富貴之榮永無是非之及令人重其功稱其德則
皇上之大有造于客氏客氏受

恩更無量矣諸臣合辭以請其出
宮者欲以保全其功也無任激切
通州報宣大調兵宵遁數百人
上命巡撫王國禎設法招回仍行經過地方緝解[illegible]首正
軍法領兵官一體重治
大學士韓爌以賂捷傳恩具疏辭不允復上言曰臣備員
綸扉軍國之事時亦與聞疆場之虞屬方引罪乃至[illegible]功
敘賚歲月分明蓋不惟稽之典章受不任受而亦且參之
名實辭無可辭頃臣祇述初終未與之詳以俟
聖明無私之鑒乃
宸聽未回褒綸再渙諭以恩典具在不復問其差殊魁以
成命宜遵未蒙察其衷悃慰茲
隆聰愈以徊徨夫
皇上天也而恩施雨露也膏潤沾濡何能自外然亦必有
根芽之萌而後可以為栽培之地而臣當軍典之始未經
小草之出山暨凱奏之時尤為株守之閑老功非所及居
之其何以為名心所難安辭之亦非以明讓臣是以躊躇
無措踟躕靡寧無可更端祇申前懇伏望
皇上俯垂鑒照亟裁偶誤之恩俾協輿評庶免自欺之罪
感荷知遇榮逾

寵私矣
上諭兵部朕念經略尚書熊廷弼特膺新簡奉
命專征宜重事權兼隆禮數專勑各賜勑書一道尚方劍
一口將士不用命者副總兵以下先斬後奏兵餉額解經
費外特發帑金以佐軍需且起行有日賜大紅麒麟一品
服紵絲四表裏銀四十兩仍賜宴郊外五府戎政部院
堂上掌印官陪餞其隨行領兵將官紵絲一表裏銀二十
兩下各軍每名銀二兩即于前領帑金內領發該部可傳
諭行
經略熊廷弼請精揀京營選鋒
上曰卿行標下需兵營軍選鋒久經訓練當有紀律聽卿
會同總協分揀各官併廪糧優厚等事俱如議俟兵到標
下補足各軍仍撤還京營以實禁旅陳良弼素得軍心着
一同加意選發不得以攝事自諉
京營協理李宗延言練兵不如恤兵
應天典試諭德黃炳儒黃立極
從經略熊廷弼請傳國以原官駐廣寧理新餉
御史董羽宸孔廟追祀議
嘗以穆推古今道德之極莫盛于孔子矣古今隆重之
典亦莫盛于孔廟矣而議禮之別不類聚訟之口常紛
二百年來究有所缺而不備者在焉我
世廟而恭郷衆之格聖祠之祀叔梁紇是也九十年來

尚有所疎略而未周者又將特俟
皇上而始備舉之啓聖祠之不獨祀叔梁紇是也夫自
漢高帝迄宋初何代何君不加有孔子裔而褒崇聖號
止及孔子之身未及孔子之先也世宗世廟下逮其所
出也叔梁紇齊國之封自大中祥符始而名稱徒具典
禮無聞乃我
太祖開天闢子宋濂言之矣而我仁德未暇舉行
孝宗嗣服侍講程敏政言之矣而中乃議罷竟成寢閣
肅皇帝禮樂中興方用輔臣張璁議
詔建啓聖祠祀叔梁紇配享從祀齊侖一定豈不稱
禮哉惟是二臣北議不錄顏曾孔子鯉原為顏曾思
孟坐堂上父不應坐廡下孫子雖賢不先父食之禮
求所以安處顏曾而但祀叔梁紇一祀可以配諸賢
便可通祀典之窮而叔梁紇以前尚有為孔子崇報
者不敢詳矣張璁稱引是說述亦無所推廣致令之事
世宗際禮孔斷之典尤未大備缺然大闕家之典
孔子無不至矣獨是加恩所自僅及其父進之而伯夏
又進之而防叔俱祀無聞不得享封崇之榮與伯夏祖
之列目實備之若胥防叔伯夏合照叔梁紇一體追封
孝祀啓聖祠別營第宜啓聖祠與祠堂與室之制

設一堂以防叔居中伯夏處左叔梁紇居右或並稱啓
聖公而以伯夏配別之可也或以三公稱公而以世次別之可
也或各稱公而前定議以別十啓聖可也孔禮舉而
孔氏父子祖孫
恩綸並食國爵孔子又享在天之靈歟明倫恐或曰孔
朝廷之崇報與報孔子以當緊而不崇不出為然也
子之報與天無窮尤當以十世子之祀皆不以為然也
孔子之關閱公為文武之統迄王伯太王之門文王豈以
業王而啟嗣即司馬遷叙孔子經宋亦斷自防叔又伯夏
為始則溫孔子而至防叔伯夏嘗無容見少矣或又曰
一切祀典必求其所表然防叔伯夏無所著于春秋于
禮何者而日又不以為然也聖潤之何不可以觀天乎
孟氏之政公子又安知祀防叔伯夏為何似也且顏曾
思孟大賢而配
孔子既追矣周程朱蔡大儒矣而祀孔子則又遠矣彼
且以其父配孔氏而享從孔子而祀而孔子乃且享僅一
啓聖而止無所祈十諸賢諸儒何無等也不可解矣
聖明推恩四品以下上及一世三品而上遞有增加何
獨然也聖賢分量豈當殊位崇卑乃冊
恩祀典一槩而無所軒輊不可解矣臣子一品品位

恩寵榮逮三世何優渥也而啓聖祠之封爵准數配從
上不與焉豈
至聖先師反出孫傳下耶尤不可解矣為孔子暢
尊祖敬宗之心為萬古伸綱常倫理之報非
皇上尊師重道之首務耶抑臣尤有說焉契為孔子遠
祖堯所使為司徒敷五教而道五品者也此致化之
宗也孔子道統所自來也祀禮之稷教養開先並垂
永賴然與功臣祭典因湯武之故不復配享遂令廢而
不祀何耶臣載稽大觀禮契以后稷配春秋尤兩有事
焉而明倫和衆發化本源獨無處與卵禪之末何異禁
也臣謂
帝王廟傍室有一祠別祀稷契如帝稷之與配別祀所
着一并又不究有祠諸宮
詔闕里為之祭丁丁分宮致貲如啓聖祠禮則功臣祭
典之缺補塞而無參漏而聖學淵源亦不至滅沒而無
聞矣方今軍旅倉皇蓬不得迂談俎豆乃
聖作昌期正典禮修明之日而臨雍在近環橋人士觀
聽
新天子禮樂行且雲集臣敢無說而處此聊伏乞
勅下該部集議具覆舉行
賜與臣不勝
激切之至

禮部侍郎周如磐纂修　王際

戶科參定稽查錢糧法

凡省直之額解與留于餉司各邊鎮之年例俱發于太
倉出納之事原自井然無是解額之月照省分而隸
之于本司及時發之日役照鎮地而承之地司即十三
司中已自錯綜不一矣今上則司查餉止之據其所解之
數不復稽其完欠而太倉發銀亦止查餉其所出之數無
恐問其源流此中外所以非業出入所以不相照而冊
籍徒具永無清楚之期也先是本科都給事周
查盤已本條請
旨又巡視御史周某悉索該部十三司應解太倉之銀
按其故籍而理其舊額究底查算可謂洞悉其弊矣今
本科給事院某又擬為磨司合部之議按月以稽望令
各司目相磨對則于省直之入數可以通查而于邊鎮
之出數毫無錯漏其法與巡視相濟互引繩批根鑒
可行者總之外解之弊叢巧為端史須責令各省直

所支內明例係某年某項該銀共若干通解期間全完
未完例開實欠應解一次俱如此開載則數目分明
覽者知矣。

廷杖建言爲民原任禮部祠祭司主事盧洪春男生員盧
懇升上言先臣首匡
國本
章懇遍及遺忠懇乞
聖明俯宏卹錄以風臣節以光泉壤

吏科參看得盧洪春一片忠丹滿腔義赤初疏抑寵幸
駁方長立愛之防再疏攘擾起居必躬必親之慮其諫
聖怒首被廷杖迄今讀其疏想見其爲人其意氣何烈
而光景抑何慘也九死餘生千秋間氣倘老成尚在自
當見股于督撫乃天心暫遺可無蒙
歷于泉壤所應查例優卹以慰幽忠于既往以鼓臣
者也

大學士沈潅上言乘時因地小試
上曰卿召募材勇捐貲奬率前來具見爲國忠猷朕心嘉
尚收督訓練援賊統領及糧餉等事該部作速議覆
兵科酌議援備援兵協濟驛遞之法

夫援兵之惡其援也必設身處地而後援者可最胡遁
之恤其救也必額外補湊而後救者可無顧不設誠函
行亦立視其援與救耳通州以東援兵悄悚之路未有
師行路竄而不突入民房未有材狼入宇而不肆行劫
京者亦未有掠常數而可望驛遞支應者至于沿途送
亂一望無烟鉄鍋麥頬三月不運則民與國事爾若偶
驛矣歧經過地方驛站不備水火不周罪有州縣驛院
道參處倘驛衙不借兵居其在兵將虛其實者賠一兵
象示而將綱打其最前驛遞董給新餉于撥遠去馬一
欵另行造報州縣正官仍不時查核無使馳驅因以從

也

原任長蘆運同丘雲肇條陳逆奴之猖獗破虜十策
一曰定車戰行則布八門以爲陣止則環爲匝以爲營
車之上設鉄釘以捍矢石下設鉄裙以衛人足賊來我攻其
吉門而索戰賊退奏凱捷而歸營胡馬雖健我之鉄車
勢若連城我得制敵敵不能制我士卒可恃以無恐矣
一曰設地雷其法昉于諸葛亮我
朝戚繼光繼而行之邵人長恨不故把邊塞今誠于賊
之來路預置火砲數十埋于地中除以竹竿去其中節
以穿引藥線底至則遠燃藥之線頭以滑遞地雷一㸃
則震天驚地而敵之人馬皆滅無遺炭亦以鉄騎及木
賊其前鋒彼氣自奪可逐敵也
一曰立迭陣以待長鎗居前坐不得起弐
最強弩硬弩以待次神臂弓居前長百步則神臂引先
發七十步則強弓齊發次陣如之則見陣以拒馬爲限
鉄鉤相連俟其傷則更待之遇更待以鼓爲節騎兩翼
以蔽于前陣成而騎退爲迭陣人心若是更番迭射賊
兵鋭不能當矣璘用之以破兀朮此與車戰相爲表裏
者也
一曰掘陷坑奴之來也偵探必先知之可于要路夜率
諸軍密掘長坑深丈餘愈深愈妙以竿子搭其上
又以薄沙土掩之使不見坑之形跡伏下坑之兩邊來
則應發弓箭神鎗以誘之引入坑內然後大發及之以
弓弩神鎗射打之昔年徐林苗可曾用之以破套虜者
也
一曰毒河水蓋奴賊之所恃者弓力耳其來也未有不
經由于河而能飛渡者我預爲毒藥于上流使奴
賊人馬飲之不死即病安能留戰與我戰乎秦人曾
置毒于涇以敗晉軍劉錡置毒于潁以挫兀朮古人
有行者矣
一曰用火攻今慣戰軍兵下長鎗鈎鐮牢拴烟火之大
者于鎗頭兵亦既接烟火齊發亂刺一處盡一層
從之再係爆于火箭之上遠射賊之大隊中以驚潰
其馬撓亂其陣
一曰用機軍開遼東平原易地輪轂易行宜使木工造
兩輪兵車數十輛安置火砲于前一砲可藏數砲壁運
一機使從自推入賊營砲石亂打打畢復回安砲再打
打畢又回不用人而車能往返運轉晝夜一處賊潰其

建言國本所宜贈恤者

〇建言與節北神奕

馬夜整一人以驗其單奴賊必惧爲神兵而遁矣
一日用陷坂于木板上鑿大孔如碗之形于賊人必由
沒之處審密挫去止可二寸不必用深攅鋪此板于土中
留小小土基以閣板其下孔我布蒙之徧撒沙土于木
擬之上贍留一線之路使我輕騎潜引至此再以惡言
辱詬之奴必逐兵而來馬一陷而不能前自其足于孔
內奴賊引頸待誅矣
一日設伏兵
一日用夾攻朝鮮爲東藩弟其兵力微弱不足恃以制
奴之死命耳臣以爲命一驍勇上將數千精兵浮海
至于朝鮮西境挽奴酋之後以撓亂之將多帶旗幟分
布圖我廣寧之衝以無恐赫虛聲揚言一路取開原一
路取鐵嶺一路取遼陽瀋陽使奴聽前顧後疲于奔命之
後其左支右吾之不暇然後以戰車前進以奇兵佐之
步步爲營見可而進奴衆必弃去城廓而護家門矣
以上十策以車戰送陣爲正以地雷八事爲奇當用正
則用正有金城鐵桶之形當用奇則用奇有神出鬼沒
之計又百計以撓之多方以破之至十募間諜招徠士
選大將練卒伍兵家自有成法無待臣言且兵有玄機
心有妙用全在臨時斟酌難以預言伏祈

皇上敕下兵部斟議採其可行之儀可試則先之見可詢
將臣一係轉行遼東經略大臣相機而行則一得之愚
其于恢復全遼之大
計未必無小補矣

南臺御史王允成論司寇黄克纘定鄭穩山盜內帑一案
生死不同又飛焦源溥正綱常一疏刺謬特甚
原任刑科給事中已故王如堅男恩蔭生王立極上言先
臣回天計早忤
貴罪危懸乞
聖明考事核號俯加
恤錄以光盛典以慰忠魂
按王如堅萬曆十四年進士擢事工部府疏裁主事
盧洪春等不報尋授懷慶府推官茹蘗飲水治河賑濟

辛若六年節經首務三十年七月行取本年十二月擢
刑科給事中旋抗言天下癰蔽大害并陳防奸切要事宜
指中貴與故相交通剪切深根固蒂幾罹不測幸
神祖聖明疏竟留中二十一年二月一十六日禮部接
出
聖諭三皇子欲暫一并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
立長時輔臣王錫爵新從家起揭內有萬不得已必欲
權行等語舉
朝錯愕驚駭時王如堅夜即草疏上其略曰臣等連接
綸音其以
元子冊立于二十一年舉行天下臣民喁喁傾望迺
本月二十六日有并封待嫡之
旨臣始而疑既而信終而駭
陛下言猶在耳豈忘之耶前日已明之
旨。
陛下尚不能自堅今日猶豫之
言群臣將何所取信耶且如立嫡之條
祖訓爲萬世處存嫡者也今日有嫡可并乎無嫡可并諾少
選之語
陛下猶待 中宮者也果真有所待乎抑非真有所待
乎。陛下援
祖訓爲據人或爲假
祖訓爲祖天下之只
陛下體 中宮爲心人情爲假 中宮以息天下之疑
祇疑而來讒賊特不斷而開釁于此幾微之際不可
不慎也願
陛下早定大策冊立
皇長子正名東宮 皇三子 皇五子分封大藩長幼
有序號藩有體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等語二十八
日奉
聖諭已有旨了王如堅這廝逞臆修報巧詞疑君惑亂
祖法好生可惡正是奸臣本當依例處斬姑從輕着革
了職發極邊永遠充軍該部知道欽此是日執拘十
餘上
聖怒愈益甚已而輔臣容揭懇罪申救
聖意稍解二十九月內閣接出
聖諭昨發戍王如堅姑着爲民寬戍不許朦朧推用是
非
元良幾爲之動搖而外幾爲之盜竊盜與群共見其疑

林場期酌兼覽二議擇之以備一時權宜準

係先臣獨首發其大端嗣是當遵溯業封議中寢 神祖雖陽加斥逐而陰已採其狂愚矣

禮部題為襄典届期京闈當議舊制暫天府鄉試八月初
九十二十五三場二十七以後揭曉恭照
皇考妣擇吉日于八月二十七日發引前期三日百官禮
當哭臨若鄉試仍循舊制則闈中諸臣既不得哭泣之列
而吉服將事于禮不稱于心不安順天府擬暫改八月
初六頭場初九二場十二末場似可賓興早竣孝誠稍展
矣謹用具題伏乞
聖裁
禮部上言禮因人情而生然非天子不議

皇上因心創制每參情理以折衷酌古準今務會節文而
立極矧恭查
神宗顯皇帝
孝端顯皇后同日發引啟奠祖奠皆先
皇祖考而後
皇祖妣及靈駕進發宮車後隨至午門內 梓宮升大舁
舉行遣奠禮夫
神宗顯皇帝梓宮原在乾清宮
孝端顯皇后梓宮原在坤寧宮相隔不遠故可更番告奠
今

光宗貞皇帝梓宮奉安仁智殿
孝和皇太后梓宮奉安宜春宮若先往啟奠復往祖奠不
但煩勞
聖駕抑且恐悞吉時況宜春宮在東華門外
皇妣梓宮無從外入內之禮
皇考 皇妣梓宮升舉亦無一內一外之禮似應先詣
皇妣几筵行啟奠禮啟奠既撤即行祖奠禮奉起 梓宮
從
闕左門出至午門外升大舁舉然後詣
皇考几筵行啟奠祖奠禮奉起梓宮亦至午門外升大舁

舉正禮所兆先輕而後重
皇妣先出以候
皇考則禮順而心安且
中宮皇后以下隨
皇考梓宮出行遣奠禮畢便可還宮亦不至久需挨次若
遣奠該午門外較之昨年在午門內者僅遠咫尺亦仰體
皇上大孝多送幾步即哀慕之誠多盡一分矣伏祈
聖明速賜詳察庶便進呈儀注通行恪遵也
遼東邸貲御史方震孺河六不足恃遼十有可乘疏曰臣
于前月上十二日至山海關撫慰川兵市鼓事而河西傲

奠者未必能乘而恃者真不足恃

臣身未到彼中說自意並一葦口中事上撫不可據枝侍論書不可不斷之至也

皇上軫念危疆不惜精金錦綺專遣臣以激勵將士不棄
敗欲渡之時鼓舞更待何時是以星夜馳至河上臣竊意
長河天塹奴雖有不逞之心豈能飛渡我猶得從容聯絡
豫催兵將徐爲戰守計迨臣身到究其源探其廣隘始否
覺淫淫汗下不已臣前有條陳遼事之疏欲河上多置傍
房爲久住之計蓋屢敗皆因浪戰此何等時節敢輕言進
取又輕信道路之言謂天限東西河真足恃蓋臣今日而
始知其爲夢語矣河寬不七十步盈盈一水一葦可航全
不見有驚踣懲渡河之不足恃者一也聞奴斬木爲排

浮以土而用多人推之即使巨津猶如平地況接連可斷
河之不足恃者二也此河視代子河不甚相遠奴酋公然
渡代子河矣我兵一十三萬不敢發一矢放一砲且今守
河之卒不滿二萬欲望其半渡而遏之豈有是乎河之不
足恃者三也沿河一百六十里築城則不能列柵則無用
且工程浩大未見敵而先自潰河之不足恃者四也我之
地可修守而最衝淺之處如黃泥窪張叉站者皆虜地也
我即欲修守而不得河之不足恃者五也轉眼氷合遂成
平地即稀稀防守猶得五十萬人請問此兵從何處措辦
河之不足恃者六也信如是也遂將半塊殘遼拱手而聽

奴之蠶食乎是又不然我以退爲守則守不固我以進爲
守則守有餘我以河爲界畔則士氣已頹我以撫順奴巢
爲界畔則人心自奮況天亡奴奴自亡種種景象又有斷
而足據乎何者據老寨中禁息不得通今奴酋住遼陽一
動一靜皆可與聞一可圖也奴得我大砲無弄昨以之轟
我連皆碎裂神器不爲之用天心可知二可圖也奴父子
兄弟八人各將二千五百人其中不無相傾相軋即如近
日殺鄭蕙言之事父子尚有異同兄弟且有矛盾三可圖
也遼陽之民盼望官兵如饑兒望乳而痛哭慘動天地犯
誅之不勝誅防之不勝防舟中皆敵國四可圖也曩者奴

兵常專聚一處故鋒不可當今既守南衛矣守屯堡矣修
海州城矣又沿河設防矣兵分力薄五可圖也奴得叛將
雖多自李永芳一二人外未必人人效奴前立之念人皆
有之但怕奴而勉于成耳我一舉事勢必響應六可圖也
用虜一着雖不足恃然畧足以制奴近日載遼陽金銀
首飾三車餽送西虜猶不足得其歡心各亡齒寒虜亦被
撫臣黙動七可圖也李永芳攻韓宗功而中彈金鉛子留
骨間天誅叛賊之証已見八可圖也奴賊淫人之妻奸人
之女廣寧在剝膚恨入骨髓土著之民人人爲身家計越
可圖也奴聞舊經畧將至沉吟久之而撫臣膽智真足趕

臣謂手文武同心天假其便十可圖也或者曰以劉綎遼
智杜松之勇也而敗之瀋陽之堅甲利兵也而敗之今日
兵力未齊瘡痍未復乃作孟浪之言少年之事其以腐窮
爲孤注乎不知臣非敢浪言戰也正以深言守耳蓋深見
遼陽不復廣寧無站脚處榆關一線豈足以鎖鑰門哉非
非臣喜事之言而墮淚之言也我日日講渡河而究竟未
能若靠定三岔作家恐事異時異人皆聞鼓聲而奔走矣
下事不知其所終矣伏乞
皇上念據河無守法亦無長任之法益思河既無險不得
不以將兵爲險不得不以乘機遣會爲險不得不以張
聲援爲險速催兵將早早出關嚴兵以待相時决機若過
却八月九月大事已去至于萬全而後動撫臣已深慮而
熟計之萬萬不敢舍皇俯轅蹈馬上催戰之覆轍以增
皇上東顧之憂也臣草疏甫完竟見奴兵已大集河上從
西寧堡望之真如鐵壁銀山而守河之兵衣甲器械全無
惟有空拳以當百日已耳事急矣撫臣之望兵望將望盔
甲器械眼血而心枯矣惟
聖明速行該部覆題請施行
經畧熊廷弼題用原任主事劉國縉起升登萊招練副使
添十年升登萊監軍僉事推官洪敷教升職方主事經畧

軍前贊畫
申嚴曠弛之罰凡借差到任愆期者計水程議處
順天監臨御史李凌雲吳應琦
兵科蔡思充條議武試及期宜清夙弊以羅真才講策論
更特有稱者仰武舉三十名之額
濫套當汰馬上武藝當較武經訓誡當明邊塞要害當講
水戰攻擊當預
兼攻
慶陵工報竣
每一步
出田詔劉朝劉忠陳應科于獄降爲奉御外家閑住
降太監王安爲淨軍看守南海子墻舖
南兵主事何棟如陳水火兩軍

兩朝從信錄

火車

何謂火車車戰是也臣聞奴酋蒞精兵四萬人馬行枝
全甲馬首兩勿皆突長鎗對陣衝突我軍非搶白即箭
射死搏格其屢入得志也臣子
聆宗斬首上請纓一蹴已言中國之長技在火與車
而邊將募謀惟知弓馬以我所短攻彼所兵安能取
且從古出塞破虜未有不用車戰者若剗得武剛大
編輯小車各一千五百輛大小銃砲數千位結為三
發行而前則虜不能衝突我軍既有所恃而無恐簇
能及遠我軍又有所蔽而無害于是從容以銃砲擊
遠者可打十里近者亦不下數百步更番迭擬之以
月人馬俱疲營寨可燒此與以弓馬破弓馬利害何
天淵偏火軍不練與弓馬同術假臣便宜召募知火
之人不論何方何勞但以慣習為寇自擇知大攻之
積領而練訓之則火器非常一發雜禦計虜兵十萬
一戰盡也此被虜之一尚也

水軍

何謂水軍海船是也撐關奴酋新寨三面皆水一面
山我軍縱得勝長驅未易下此虜空國獨當一西
兵擎之門不敵今民開之則不衛北岁印虜之衛也昔
東坦兵王鳴鶴與臣講究海運良法部宜詔湖上賢
貴而可專責以其者官五民三船太車官驅騎檢

謂免與撫艦之堅固即百倍于造載止八分又集水
了京捨其船上領受非千人之英即萬人之傑其水
手無不實力過人武藝精强若以船之大小多寡爲序
自捐把以至參游皆給空頭劄付有功者定授又主之
以副經畧統之以大將佐之以督餉監軍道都護運使
事則人樂爲用不惟
朝廷百萬金錢且爲
朝廷練就數萬水兵誠百世之永利也臣遐見遼東
餉多買舊船希圖省事所招皆亡命無賴之徒船與人
不相宜人與海不相習以致漂沒遲兒發十艘僅來四五
萬石可爲寒心以臣愚見惟挑登萊之間擇設一副總
兵衙門召募大海船三百隻名爲轉餉實則爲兵與
陽經畧互爲聲援一同進勦虜必空國迎敵臣率水兵
直擣其巢破其巢穴則進無所利退無所歸成擒必矣
此破虜之
又一奇也

兵部接出

聖諭朕惟薊遼屛翰京師向爲九邊重鎮尚書王象乾
本兵行邊任應薊鎮行總督事責任専重體統禮數
宜優一切事宜具勅書中除諸鎮額供并召募新餉急爲
督發外仍給帑金十萬兩以佐軍需賜大紅蟒服一襲紵
絲四表裏白金四十兩仍賜宴兵部各部院掌印官陪餞
以寵其行該部可傳諭各衙門遵行

經畧熊廷弼請申明經撫職掌

上曰經撫職掌雖分各兼軍務三鎮撫臣除大關䆮處與
經畧商求濟妥其本鎮應行事務隨宜專制不得諉卸以
重責成

韓玉助餉二千五百兩

上嘉其忠義

起用原任延綏總兵蕭如薰到京面

恩賜酒飯

原任遼東巡撫薛國用病故

大學士葉向高奏曰臣自被
命後已以病苦眞情懇切控辭未蒙矜允隨復具疏申
請忽聞遼陽陷沒中外倉皇遂不敢不發今于五月[illegible]
九日該禮部差官賫捧
聖諭催臣入朝臣方偃臥山中扶曳匍匐望
闕叩謝于六月初九日力疾就道念臣一介書生素[illegible]
望往事
皇祖時際太平得以雍容奉職然其碌碌無能狼狽不堪
固已昭然共曉于天下矣况當此艱難危困之日加疾病
垂危之軀豈有分毫足濟緩急惟是臣子情義不能恝然
俟至受命之候
皇上視其庸駑困憊之狀必悔于召臣而諸臣之望臣
至者亦將自咎其失言矣臣聞定傾危戡禍亂全在人才
今羣賢濟濟畢集輦下諸所爲保全封疆剪滅逆酋
之計固已犂然畢具而撫臣王化貞條議鑿鑿神閒氣定
足當閫外之寄是在廟堂之上專其委任而重其事權

有請必聽有應必速遠事尚可辦也至于兵餉缺乏
皇上慨發帑金而戒其冒破　神謨淵畫切中竅會臣常
見
皇祖開礦榷稅銖積寸累受盡煩言竊疑
聰明神聖之主當有四海何爲若此繇今觀之殆若逆知
天下之有變而預爲
聖子神孫計者惟有言五行之類金爲兵屬今大內金氣
太盛恐將召兵臣深以爲然時衆以告
皇祖然則
皇祖之發豈非但成
皇祖之德意或亦弭兵之一道也從來天下之財未有積
而不散者而散之善者常多條封疆安和稷省徵求之苦
結萬姓之歡消內變而固根本其爲吉祥善事莫有過于
此者此臣之所以深爲
皇上喜也倘　內帑不足則如前
詔書所頒上供物料量行折價俟事平復故似愈于別項
之搜括耳惟是目前所急尤在將才唐之亂平于李郭宋
之難禦以韓岳皆武流也今天下之大豈可謂盡無若人
誠宜精其選而重其任假以便安使其爵賞使之有翹然
自喜于功名之心而作其委靡退縮之氣似亦挈拘之所

當破者若　綸扉政本安危所關今雖
簡用多賢而以臣爲之首懸衰羔袖深恐非宜謂宜俯從
言官之請亟行推擇不拘內外衙門但有夙望足以鎮觔
宏猷足以濟變者即行擢用與見在諸臣協心併力謀斷
相資其勝于老病之庸臣不萬倍乎臣愚昧之人素無籌
策萬里遙度自知無當然耿耿一念不能自已又身病途
還未能旦夕遽到
闕下恐一旦顛沛道途卒塡溝壑長負
恩私故敢恭報起程而附陳其愚衷如此以備
聖明採擇至如愛惜忠賢破除恩怨毋使梧鳳方栖復潔
身而去
國白駒將縶又褒足于畏途此則在　廷諸臣當有同心
而無待臣愚之饒舌矣
河南道謝文錦請疏言路疏曰臣聞之自非聖人外寧必
有內憂故藎臣謀國猶欲釋之以外懼減以敵國外患何
代蔑有而惟是有法家拂士圍維于內者最兢兢焉我
皇上睿齡初茂聖智日開用人快于拔茅納諫迅如流水
雖古闢門訪落何以加茲故前者奴賊嘯聚駸駸飲馬于
河破竹之勢銳不可當征兵無兵選將無將甲馬器械無
一足恃而所恃者獨

皇上盛德景福爲
帝心所仁愛
祖宗所鑒臨臣民所向往而又如天之度靡物不容若谷
之懷無言不納集羣策以謀之斜羣力以圖之蕩平固自
有其日耳乃邇來諸臣感憤時事深憂過計奏牘沓至紛
紜議論豈能脗合雖人人言殊而一點忠
君愛國捍圉滅賊之念以臣度之誰敢爲異誰恐自欺
皇上初欲鎮定囂爭不得已姑示裁抑而不善體念者遂
疑
皇上之厭薄言官也而有意刻猾者又轉疑相臣之假靈

皇上藉言官之口而搞其重也夫
朝廷設官各有職掌試問六科十三道所職何事若徒取
充位不欲其有言則于職掌何若耶
朝廷亦何爲以有制之祿而養此無所事事之官爲也從
來
聖帝明王建鼓懸鐸招之使言未聞監謗防口而以言爲
諱也臣固知
皇上決無此意也相臣平章軍國治亂安危于焉樞紐此
提既切驕吝自消媢忌所以成其聖諸有忠慮于凶但勤
攻吾之闕則武侯所以爲相天下者法也臣又知相臣慮

必及此也且
神祖末年雖不用言官之身而實用言官之言故言路重
而莫敢有竊權壅蔽者至今愈服
皇祖之神即輔臣方從哲當國以來不難以身爲閣汝之
藪未嘗處一言官以自快其私至今而服舊輔之能有相
度也臣屢繹
明綸爲戶部請帑內云即此遼餉查核一事何曾有一人
悉心謝畫疏章指陳又爲遼東撫臣催兵馬器仗切責兵
部該司內云此等緊重事情科道官何不指名奏處是
皇上于言官何嘗不責之以言而言路諸臣亦何敢不言

自溺其職哉第公車章滿積日累時然嘔心而陳者竟吐
餘而棄之矣責之以言無所逃罪責之以嘖援責之以逞
臆快私又無所逃罪爲言者不亦難乎將懼逆鱗之批懷
投鼠之忌則榮華易悴眉耳難施將指橫揹之蝕望當道
之輪則
霆震洊加弱羽易折勢必直者獲譴以行而滑捷者望
風而附巧伺意旨傾擠忠良臣竊爲言路慮也而亦爲相
臣慮宰相位冠百寮所與爭可否而司糾駁者獨有諫官
是諫官雖卑與宰相埒假令諫官不得其言也誰爲爭而
誰爲糾者操縱自如而愛憎隨意同已者崇異已者去百

官奉命惟謹可以爲所欲爲而果其有益國家無擺衾影
夫亦何憾但恐郗寳善借舒大奸喉迫至悞國家誤身名
始悔爲諸子所誤噬臍何及況
皇上聰明天縱顏悲性成從此博洽古今練習庶務一旦
豁然貫通追思從前
詔旨何者爲
宸衷所親裁何者爲閣臣所票擬慶賞刑威或僭或濫果
睿斷之不可挽回抑閣臣之不爲補救彼時迴初政之得
失與宰執之貞邪稍有差池定難回護福不盈眥禍溢于
世。

歷朝覆轍良爲炯鑑臣故爲相臣慮也而更爲
主德慮
人君以優容狂直爲聖宰相以輔養
君德爲賢今
皇上琰玉渾金未露未琢生機方長善端可充抑折必諫
豈迂儒之陳談艱難使知正老成之長慮縱或起居少節
喜怒失調措置偶乖刑賞無度相臣不能得之格心者庶
幾諫官得之顯諍方今罰調降削不啻土芥而相臣竟莫
爲調護似乎用意權姦但喪其敢言之氣若夫以爵祿還
朝廷以角巾返初服士安往不得貧賤而獨是諫官不得

行其言宰相必不得行其道試想不冠不見爲汲黯乎爲
公孫弘乎鷄死懷中爲魏徵乎爲房玄齡乎又試揣引燭
焚詔長有此擧嘗否儆責弄臣長有此作用否衛忠捉奸
而內不可問借聲鍚寵而外不敢言自是諸臣媢子稱萬
年之觴盜志惛心窮長夜之樂恣其意之所適惟其言而
莫違以可堯可舜之資而不得明言達聽之益少成若性
積漸使然臣竊無能轉移何術臣故爲
主德慮也夫
皇上睿聖達天動容中禮自非習染能移然而罔游罔淫
罔邇不殖難

明聖不忘儆戒則臣雖慮所不必亦其不妨于過慮者相
臣而慮及此也縱不爲言官計獨不自爲計乎縱不自爲
計獨不爲
主德計乎況當今之時水旱頻仍災祲亦迭見賦役張而
不弛法令弛而不張盜賊公行于
輦轂逃兵肆掠于村屯竊關艸澤之徵時聞土潰瓦解之
形立見流民之圖阻而莫上破柱之威格而難行將奮挺
大呼閭閻僅于夷狄而嘉言結舌且以爲鼠竊狗偷而不
足憂也此之慮慮在民心又況奴焰愈張我疆日蹙將卒
怯于公戰糧餉匱于私糜法立曾莫知威惠施未必見德

行間隊伍豈皆奮擊之雄調募貔貅猶是貧梅之輩且戍
守緩急尚無成謀欲用機權未聞奇着倘虜騎飛渡烽火
達于甘泉而危言虛喝且留之司馬門不一即上也此之
慮慮在邊事諸凡種種可慮總繇言路不通
皇上豈虛懷以求之霽色以承之尤懼人不敢盡言也不
得聞過也而況乎士直獻之譴責隨之也昔說者曰入
聖上非厭言也厭夫言之不當者耳夫人各有知有不知
見各有到有不到知必吐詞爲經則咨牧之朝何以有都
俞吁咈之象是在可者採用之不可者姑茹納之勿以具
顯

威嚴爲忌勿以指摘當路爲嫌昔唐太宗謂公卿曰人欲
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言君苟愎諫
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旣失國臣豈能獨全又謂魏政曰
朕嘗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
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太宗中主耳不但已肯受諫又欲魏政受諫故貞觀之治
照耀史冊豈以
皇上流唐漂虞顧太宗不足爲者乃遜此而未遑耶抑臣
因是而有感焉言路之通塞天下之大利害也然必
人主重言官之言而後言爲天下重亦必言官自重其言

俟欲言官
受諫其長
相之論

而後能爲
人主重彼其議與議革百年之利病彼關條止條行四海
之瘝承恐後寧先事而斟酌其宜毋事後而二三其說則
論事不可不重片語敲推頃減班行之色一言獎借頃生
岩谷之春秖稍分于左右衡即倚于重輕則論人不可不
重臣願諸臣以天下國家之心就人而論人而東西南北
勿問以天下國家之見就事而論事而爾我異同勿問以
藏身之怨而求人非人以勿欺之信而爲直爲諷庶乎不
媿屋漏可對 大廷言之能爲
人主重天下重者端必繇此臣不敢不與諸臣共勉之伏

惟
皇上擴天地之量采葑菲之微矜宥狂愚以疏通言路使
民生休戚邊事安危無日不陳于前而
朝廷威福臣庶陰斥無人敢竊其柄更望輔臣恢張休度
捐除成心藉他山之石增玉鉉之溫隨事以開陳迎機而
挽救務俾降削諸臣併還舊秩毋令潞公專美于前則相
道光
主德懋傳之四海播之四夷皆知法家拂士居內折衝言
路之氣壯而逆賊之膽寒內治修而外患靖矣

卷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八

秀水　沈國元述

八月辛巳

上諭兵部陝西四鎮係衝邊要地秋防最宜加謹該部便
行文督撫等官嚴督大小文武將吏用心防禦相機戰守
毋得疎虞（）陰名臣海瑞子海麥入監
刑部侍郎鄒元標乞即行䘏卹之典疏曰臣聞天下事有
議之若迂視之爲緩而國體人心所必不可進必不可無
者則今日議䘏諸臣之典是也嘗見野鹿呦呦得一萍
呼類相食臣等皆彈冠食祿不一言及野鹿之不如矣或
有諸臣中議論未一越分陳乞難容其情當事良有深意
不如品量輿情有歸亡論其他
世廟即位于正德已䘏諸臣俱蒙　䘏恩卹
穆廟登極分別三等後照等例推恩最爲簡易今不過一
轉念間國體人心頓爾亟回亦諸臣所樂爲也解之象曰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穀草木皆甲坼備甲而未
折未足以言大解追億諸臣備在其年其才其學其議寧
容多讓臣等年過其時矣位過其分矣今站立　殿廷之
上龍鍾老憊大妨賢路而諸臣從追逐寒風野草每一念
及心間沸熱夫沉雄果毅之氣結而不散安則爲祥爲瑞
不安則爲厲爲妖故古之頌大臣者曰燮理陰陽錄用臣
等是扶陽致恤錄沒臣是扶陰致残紅落葉摠屬化工寒
若枯骨半是英賢既使見在諸臣有日以見太平亦不可
使過去諸臣有勢于占象緯萬代瞻仰是在今日惟
陛下勅當事亟圖之矣

初五日順天鄉試

初六祭月夕壇

奠獻使駙馬侯拱宸萬煒　奉遷使仲王天瑞

鎮江奇捷

上諭兵部朕覽文書見遼東巡撫王化貞本稱毛文龍領
兵恢復鎮江當陣擒獲叛賊解來其南四衛亦俱望風向
應化貞指授有方將士用命遼事漸有次第但王師貴在
萬全機宜難緩須刻爾部即便移文天津巡撫畢自嚴登
萊巡撫陶朗先若原設將校標遼水兵星夜啓發從海道
前進策應其化貞調度廣寧兵馬相機征勦一面咨經畧
熊廷弼嚴勒兵將控扼山海三方協力務收全勝該部速
將兵馬錢粮甲仗等項移催濟接毋緩事機
上又諭兵部遼左恢復有機但兵寡勢孤昨有
旨傳與撫鎮道將各官同心努力互相應援務保前功以
圖進取梁之垣着即日領勅宣諭朝鮮分兵犄角措發錢

糧及升賞毛文龍等催解馬匹車輛俱如議行

遼東巡撫王化貞塘報據[illegible]下練兵游擊毛文龍[illegible]稱
龍于五月十一日[illegible]差委[illegible]各[illegible]丁二百餘名赴[illegible]
河東等處招降旋定被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立行事至三金
河都司王表餘書民裴試[illegible]元[illegible][illegible]泉民[illegible]四
夏行至鎮[illegible]宮侯鳳十六[illegible]方得長行次日至連雲島
上蓋州所屬境夕打聽動[illegible][illegible]書[illegible][illegible]人擊楊于
潤伏州尤吉單蓋一忠分州到守備數其[illegible]人爭言劉
守備甚有內順心一帶大[illegible][illegible]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天朝[illegible][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入入日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伏州防邊
把總周永齊帶領[illegible]步十入餘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守不[illegible]取水
官兵渴其[illegible]風逆不能前行[illegible]二十三[illegible][illegible]至島上岸
人民盡[illegible]房[illegible][illegible]攻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illegible]餘[illegible]日[illegible]貫
軍丁[illegible]七月初一日指島外洋[illegible]大風雨[illegible]當打回六
十餘里[illegible][illegible]結一[illegible]長手二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原[illegible]康
島任民[illegible]陸[illegible][illegible]與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島先
今李景先[illegible]島[illegible][illegible]知島官[illegible]可[illegible]等[illegible][illegible]鹿[illegible]
運[illegible]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通民[illegible]頭[illegible][illegible]差守備
其民李[illegible]官兵進島捉擊島官胡可賞等實[illegible]一百[illegible]

清朝從信錄　卷之八　三十八月

十[illegible]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七十餘里[illegible]入[illegible]至[illegible]
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書[illegible]家丁[illegible]張九證[illegible]島官
[illegible]先[illegible][illegible]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三十餘里初九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明[illegible]女[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家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家[illegible][illegible]
家[illegible]李[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首
[illegible]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里
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一十二[illegible][illegible]十[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石比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民[illegible]定主
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illegible]復[illegible][illegible]朝
鮮[illegible]其忠義厚禮[illegible]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進[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進[illegible]來
[illegible][illegible]得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民文[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島[illegible][illegible]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地方力
十餘里大其長山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李二等二百餘名地方八十二

清朝從信錄　卷之八

民[illegible]里小長山島收伏[illegible]等一承[illegible]等六百餘名地方八十餘
里[illegible][illegible]島收伏[illegible]等一百七十餘名地方四十里[illegible]
于[illegible][illegible]李[illegible]節等百餘名地方三十餘里[illegible]海洋島收
伏劉時節八十餘名地方五十里于[illegible]島收伏郭乾等
五十名地方三十五里李景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岸往其日夜想
望
天兵如一招[illegible]必爭[illegible]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等處
屯民且[illegible]其[illegible]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鼓之民
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百餘人[illegible]單職
因[illegible]朝鮮[illegible]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江[illegible][illegible]人民[illegible]人鎮江
上[illegible][illegible]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千[illegible]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六[illegible][illegible]通款
且云[illegible]業[illegible]擊[illegible]養貞選[illegible]二[illegible][illegible]餘名[illegible][illegible]黃[illegible][illegible]山
歸[illegible]人民去[illegible]單職與王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江兵止千餘船
勇[illegible]出[illegible]殺屯民城中[illegible][illegible]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進
單職[illegible]事機當在必克即命[illegible]守一備[illegible]其民千[illegible][illegible]
李景先張[illegible][illegible]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領家丁[illegible]百名屯民崔天大
等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歸路[illegible]令千總陳忠王一[illegible]等把總王
[illegible]呂一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七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一[illegible]百餘人[illegible]
職同生員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新收家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民高大等一百餘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江城外二十里上岸先[illegible]

清朝從信錄　卷之八　四八月

守備丁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內[illegible]分[illegible]巴
定[illegible]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一[illegible][illegible]
頭[illegible]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
[illegible]入陳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良[illegible][illegible]人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外夾
[illegible][illegible]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七十
餘名賊迎敵[illegible]家丁[illegible][illegible]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
其國王進與家等[illegible]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同
修豐年及家丁七十餘人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永年
[illegible]級三[illegible][illegible]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高[illegible]
并獲[illegible]江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伏
[illegible]黑夜奔逃不如其數我兵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
[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德王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伏
江[illegible]士民[illegible]百餘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數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百[illegible]之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如此
正[illegible]承勢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心[illegible]單陳
其[illegible]料[illegible]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心招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貞周
[illegible][illegible]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兵子[illegible]
劉奉[illegible]易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李世科[illegible]山[illegible]民[illegible][illegible]流
[illegible]仲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罪輕重除大逆悖叛負久爲賊腹心毒痛全逆亦天
罪不可貸解赴聽審正法外所有從逆各犯罪重者發
時梟示以警民忽輕者監候以待處分其長與守堡王
可總聽用中軍平永係束身歸命以待訊發充戍邊衛所
起一電亦潛令人送款哀求生命切爲早賜以廣東庸刺
才事二百餘島合之言步蘇三千餘里荒取河東眉之民
之間鎮江克復寬奠一帶城堡招徠歸降數百里之民
望風歸附士氣一伸奴酋有可成之機是其早識之能
哉實朝廷之洪福本院指示之功而累人之歸心宣
力不可泯也如今除蘇其民千總張板以忠實之心蘊
勇敢之氣隨戈所指人無逆者此可任干城之寄以收
猶王定國之功也生員王一寧當逆城陷沒家始嚇人
大小文武官皆出其宿以一介編生挺身渡江說
其賊同君臣起其敬畏事雖未就氣節凜然已是以振起
庸懦矣及早賜延與共事計畫立就勤中機宜所宜優
以賜銜委以軍事必能展盡忠猷以佐滅賊之功者也
千總陳忠李景先王甫把總尤景和毛永祿王鎬俱秉
忠赤之心厲勇敢之氣宜各授守備之職以寄一方之
任者也把總張元祉張魁呂一學各懷勇猂之奮累著
勞勛之績所宜升賞各盡其用者也家丁劉能湧

境今日才俗功臣計策可撥節文武世職王有
功待將自文學劉文學於世任于爾龍等俱者民章文
榮爲起鳳集成孫奐呂六彭周丹兵當勇爭先或勸
勞不惜所宜賞以鼓上氣者也其軍民一百餘人協
軍行道路歷風波嶮告敢者亦宜重加賞賚以收衆心
者也其所奉令札給散題敘刻兆則實榮向風人心鼓
舞必爭先用命擒獲奴酋可唾掌得矣再爲作下鎮江
屯民不知
天兵多寡聽羅來歸後因見兵勢寡弱人心解體
嘆晴其朝解清兵各文已經役當來見回各懼作違臣言
俱以待上爲鎮不肯進以王秦將軀兵應島去鎮江百
餘里亦不肯前進本城勢甚危如謂儘調天下大兵四
年之久未嘗收一勝之功罪職復鎮江不假餘力徒
以人心歸附故收功速且如撥兵不至鎮江必不可保
人民必遭慘戮即欲圖之此間之民心將以前事
爲戒人心必不可收遼事必不可爲天下事亦不可知
矣伏乞
今院脩登　直成之功不可再緩速發兵數萬抵燈敵
十萬速赴鎮江救兵一至則將兵可以畢集朝鮮亦必
發兵助勢鼓行而前大功可立就矣併將生擒官兵僭

奮貞等二十二員名斬獲首級七十
二顆係由呈報到職爲此理合塘報
禮部右侍郎鄒以偉奏曰臣聞先聖所傳謂之經後聖所
行謂之制孔子爲之極其志雖見于春秋之經而所遵一王
從時王之制即舉亦可觀意可知已蓋二者並存于天下
祔廟之舉奉
欽諭禮臣茲者
皇考光宗貞皇帝
皇妣孝元貞皇后　山陵將畢祔廟有期當定祧遷之制
爾禮部遵照累朝典禮定議當祧
廟宮擇日具儀來行欽哉故諭欽此臣部始發知單會議

憲宗宜祧及按太常卿洪文衡一揭大約
睿宗以藩入宜先祧奉
王之宜臣惟周禮少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臣部聯也昭穆
之序親盡則毀而遞遷見于穀梁當時猶雖不可知如朱
子周廟圖大段迭居遞遷宣王之世穆王爲昭孝王爲其
弟而繼其爲穆則以弟而處穆之位不無少異有其舉之
莫敢廢焉非者其居其不如而干中逆祧也鄭注祧之定
超近上去遠廟爲祧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宗廟之
祭所以報本追遠其始本出于思故其意尚遠遠則有終
然服窮則親盡世遠則精爽寖遙于此而不爲之節則泛

而不切，故其分尚嚴。嚴則有祧，二者實相為用。凡祔以近
而屬遠，祧從遠而超近，禮也。入當原其始，而祧當稽其序。
是入一法，祧一法也。太常題云
睿宗非繼統之君，不宜躋
武宗。是議改而非議祧也。臣以為不在入廟而在
稱宗，不在稱宗而在稱考，不在稱考而在承大統。既承大
統矣，可不考
睿宗乎？既考矣，可不宗乎？既宗矣，可不留乎？既入矣，可遽
祧乎？
祖訓親王便殿敘家人禮，來朝
天子以
祖宗所執大至兄之藩禮則然，若既稱宗，則均貴為
天子矣，勢不得不復以大至臨之，故曰在稱宗不在入廟。
今制祝文稱玄孫嗣皇帝嘉靖間祝文于
睿宗曰皇考，
武宗曰皇兄，自不得不然。然則春秋譏躋僖，非與？曰僖乃
閔之庶兄，而閔先承統，均諸侯也，而同出于莊公，兄弟不
得先君臣，穀梁謂以親親而言尊尊，故非之也。
睿宗既為天子，而父子行，視僖閔微不同。
武出孝而

睿由憲，既不先考，以尊尊而害親親，似亦不可，勢又不得
不然。又僖閔之躋，或同一廟，而今制萬曆間圖
宣宗憲宗世宗為昭
孝宗武宗穆宗為穆，宋人所謂以東西為昭穆，而非以昭
穆為尊卑，亦未如有躋之之嫌矣。故曰在稱考不在稱宗。
為人子者為之後，自正德遺詔有繼統之語，又有兄終
弟及之文，實遵
祖制，斯詔一出，後
孝宗則有子，後
武宗則非序，繼統非繼後也。詔已成矣，天下無無父之
天子，不考
睿宗而誰考乎？漢唐宋豈有此典？故曰在承統不在稱考。
肅皇帝不忍以天下易其考，遂創千古不經見之典。
宣宗當祧，先臣陸樹德亦疏請先祧
睿宗。天下非不避之，乃累朝終順從而不敢，亦不忍奪
肅皇帝之心，以成一廟不獨木，于情亦限于序耳。推太常
之意，祧而奉之
玉芝宮，蓋祫祭同集，祧 十子
太廟禘祫並重，謂祫可合食也，四時亦可共享也，則祧與
不祧等，故必奉

王之宮不必合食方爲得宜臣豈以爲非忠臣孝子之極
思哉第此等議論位序及之時因祧而議似較圓融然必
藏主藏主必祫祫禘大禮也不祫則非祧非祧則非宗尚猶
難之奉　主于
王之宮不祫則非宗尚可祫也何必先祧之爲快况序不
及之時先祧于而後父子跡欠順于序稍違無匡于入而
反索祧序未知果不悖經而及格下　朝夫
天子雖貴人子也身爲
天子與追王
及于皆下

天命也夏商止祀禹而周祫及亞圉商不追王壬癸而
周追王太王王季俱不經見之事三代之制通出聖人亦
何常之與有宋祀禧祖朱熹以爲是　德懿熙仁以
太祖皇帝遂爲常典臣鄉處士章潢曰
睿宗祔廟未可言也祭尚感通情貴聯屬稍有間斷則無
因感格自
孝宗而至
武宗乃一體也自
武宗而至
睿宗則有間也

睿宗正當父子兄弟之間而相與一堂之上也如九廟之
制則當與
孝宗同室而異坐如同堂異室之制則當與
孝宗同坐而讓席乃迎合者但知順承而矯枉者不免太
過彼布衣也其言猶若此已甚僖閔皆莊子不躋僖而並
自無間文公自可直通于祖
肅皇帝既與
武宗有間不入
睿宗則宗祀中斷而不通潢說益似有精蘊焉惟讓席之
說不知今

太廟圖
睿宗昭穆不惟與
孝宗分而又與
武宗分何緣讓席耶且自漢以下皆以人子揜天性而
肅皇帝獨以天性揜人子又以人子伸天性臣考祖制則
肅皇帝之心對
太祖而不疑然考之祝文及　遺詔則承
武宗而不慙者
廟圖則實
孝廟而不礙敢道非

聖人之孝乎祖豆將百年矣習爲經常更 累朝皆順祧
道非
聖人不能創
肅宗皇帝之會
祖訓遺詔皆定陶濮園所無定陶濮園出于後人而
肅皇帝則出于繼統者也可一槩論哉若謂毅然改正書
之史冊爲美談夫易有幹父之義而尚書無改祖之訓制
制出
神聖垂之數代而以愚賤酌改匪夷所思實于明倫大典
無着落臣是以寧不顧有知禮之名而不敢信經而疑

制太常又云
成祖宜萬世不遷當立文世室至
武宗而止
世宗入繼亦宜萬世不遷當立武世室而
睿宗宜另立 廟此非太常之說歟 伊尹曰七世之廟
可以觀德註謂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非擇德
之盛衰爲祧之前後也祧法論親不祧法論德自商而然
矣太常既以
睿宗爲百世不遷之主德莫盛焉親未盡也何祧之速也
如謂不宜而速祧孝子善則歸親況祖乎即漢唐宋亦無

人心即天理之原

此改正法若是親盡一方議不必懸立文武世室如周制世
廟盛德而祔不毀耳亦非今日事也臣等度數四心有不
敢即謂天理非能融會通之原而自以爲是請以此議與
太常議並存正不嫌異同耳已會同左侍郎周 上疏復
擴情以備
聖明採擇衆言淆亂折諸
聖明惟
皇上建中和之極斷自
聖衷早賜定奪施行臣等無任悚息隕越惶恐激切待
命之至

上曰此奏考據詳確禮制益明本祧
廟宜仍照原議
陝西產麒麟 鞏昌府會寧縣原川里閻家標宗十二月初二日戌時光緒起野家有黑牛產一犢遍身是麟稱體陸文天成鱗甲連片數群稱不知以爲怪也擊之而死欲瘞之于十一老人以爲神物取而供奉如禮凡四閱月體絕不腐臭府守知爲麟擇地置冢告祭瘗葬之速以其事聞于朝
市馬宜大
詔免行刑
命順天巡撫移鎮昌密餘鎮如舊
給奉聖夫人客氏墳地二十頃

經略熊廷弼報於七月二十日抵山海關到任進恭謝疏
中秋節
賜輔臣講官酒膳
十六日卯時啓遷
孝元貞皇后梓宮欲祔葬
慶陵故先于是日告啓仍
命輔臣朱國祚護衛
命工部錦衣衛等衙門平治
梓宮經過道塗自大明門直東直至得勝門出外直抵山陵沿途一帶街衆

進呈祀冊改於九月十五日若爲令
賜汪可受兵部尚書廕一子汪道亨入監
升授王紹勳鎮江副總兵爲上將毛文龍升叅將爲禮或
駐叉州或即駐鎮江聯合南衛東山觀望進取
經略熊廷弼奏目原汰選不堪援催發回另補併從實叅
處以警欺玩以救危亡蓋向來援遼軍馬各地方留精壯
自爲乃專送一種孱弱老瘦之物搪塞無數臣前次經略
特疏不哀求科道之條陳
明旨之督責無時不申飭而督撫鎮道等官置
若父子度外視

明旨如弁髦安忍坐視不肯照數當是時猶有遼瀋奉集
支撑可緩 陵京旦夕之危今河東既陷河西爲賊口中
物 陵京岌岌中殆矣各省鎮獨不聞遼報一至而
沖聖震驚于上都人撓亂于下家眷擁城而爭出九卿臺
地而守門侍郎巡邊而東奔本兵倉皇而請纓在京各衙
門競借差以抽身近京士大夫圖終養而南竄之光景乎
自爲人臣言念及此並可以感動其良心而勃發其忠義
矣議擬原調十五萬兵馬七八月間可以齊到乃僅僅有
四萬出關仍是孱弱老瘦搪塞之物而延綏人馬則不幸
而臣值初到親自點驗無所容其回護者每唱一名嘆一

聲驗一馬嘆一聲不覺撫膺而嘆君臣大義至今日而遂
有所逃于天地之間也本月初四日臣下教場同山右道
副使陶珽總兵官孫顯祖逐一點驗除延綏領兵守備何
達領定邊營家丁一百九十餘名王永祚領安邊鎮靖路
家丁一百九十餘員名賀登科領鎮城正右清平三營健
丁一百九十餘員名千總馬登科領寨營內丁六十名傳
良臣領原任總兵尤秉忠內丁七十餘名寧夏守備周宗
堯領兩河家丁六百餘名身材神氣頗覺精采挨十尚可
得八而延綏馬匹小瘦寧夏馬多高大亦不甚瘦但使軍
馬如此即稍夾以一二老弱臣亦包留帶用何敢苛求後

點薊守備王延祚下官軍一千一十四員名，别是一樣風
物，臣與鎮道皆處眉合眼，不欲覩，若要盡情汰揀，十不得
三，又恐退回太多，往返費累，不得已量退三百九十七名。
手總項守程下所領撫兵杜文煥家丁一百名內量退三
十九名。初七日前屯教場點遊擊高從龍下官軍九百五
員名，比王延祚所領又弱，量退四百二十五名。本總李登
所官軍六百九十五名，比高從龍所領更弱，量退四百六
十名。詢其故，則王延祚人馬猶經巡撫過堂，而高從龍、李
登人馬則巡撫委中軍咎元勛總領，委坐營高騰龍點
發者，以此兵起不如一起，而至于馬匹毛骨脫露，血肉淋

漓，即本日扶至點所，一面點而一面倒者，種種也。退回邊
下馬匹，儘揀壯者聽與留軍馬瘦者兌換，餘皆恐疲道路，
不敢領回本部。催兵部侍郎張箴議爲本且暫待撥回，又無
料行不兩三日，儘必立盡，不如變價作速處路費，除行道
鎮估值留備資軍回還外，通計四項原發官軍二千九百
五十三員名，除逃故外，實在到關二千七百六十員名，今
止存留一千四百三十七員名，雖曰留之，亦聊以備看營
守家搬器運粮之需，而非衝鋒破敵之用也。據王延祚等
揭稟，鎮將等官賣派弱椎，送押領一一情節，不欲瑣述，太
概兵如高從龍哭稱身本久廢，被原領条將吳世爵以賄

脫而砌已代替；李登哭稱身本空閒，被原管千總李春華
以賣脫而斬屈無保；甚至千總王四哭稱已李花兒謀愿
被加以千總名色，使領兵來，而地方官苟且塞責之狀亦
可知矣。頃該兵部覆職前疏，一欵內稱各鎮既已發兵，專
委該道臣督見任能將統領，其沿途逃竄生事擾民者，道
將一體議罪；如發兵之日抽簡未精，及逗遛愆期者，督撫
降斥，該鎮臣仍申遠繫之請，奉
聖旨依議行。今延綏軍馬二千七百有奇，而汰退至一千
三百有奇之多，抽簡之不精，孰有過于此者？律以新奉之
旨，巡撫應降斥，總兵便應遠繫，但撫臣張之厚素有才望，

履任方新，且所調發俱在未奉
旨之前，應重加罰治，以警其後。至于總兵杜文煥父子叔
侄世受　國恩，而頃以　廟祀郵瘡加于進剿，債歸遺禍
到今之悍陝，家門榮辱尤占所未有，若文煥亦可如感知
務矣，畏懼援遼，動輒稱病，伊子杜弘域原調東援，百計規
避，今又謀在巡鎮募兵，通州駐札。據高從龍揭稟，每兵馬
駐銀三十兩，原募許招餘丁鄉民，文煥派各營路爲子代
募，各官遂將部下精丁盡數抽選，以致正調之兵多是瘦
弱。其言固難盡信，即以項守程所領文煥之丙丁，閒亦抽
自邊塞者，而孱弱乃如此，則何不以爲子精選者爲出關

一精選也。假此欺玩，即加以逮繫，亦不為過。但事係
旨前，法無二論。欲要調出遼東，戴罪以立功。但二豎屢見
推託，臨期假以緩候事機，不如革去職任，永不敘用。其麾
換軍馬，原調家丁，應付杜弘域。年少未任，衙繫而文煥愛
子之情重于愛國。弘域一來，凡標下精銳各路殺手，及門
下慣戰之勇將孫繼光、秉忠等，一齊俱來，此亦調兵之一
法也。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即為議覆，將撫臣張之厚從重罰治，總兵
杜文煥革去見任，永不敘用。其原調家丁及此番退換軍
士，務選精兵，責令杜弘域親領來遼，代父立功贖罪。俟有

戰功，免其前罪，仍照功升賞。又據關上諸臣謂：向日出關
軍馬不堪，更有甚于此者。定擬視至廣寧，嚴加退汰，但恐
先發回去，然後換來，營伍空虛，防守不足。更祈
發旨中飭該部，轉行各督撫鎮道，凡已發過軍馬，雖係無
退回，即挑選強兵壯馬，預備待臣疏覆之日，即着該道及
見任能將，統領來遼，聽職過驗，果係堪戰，照數免補。此皆
在未奉
旨之前，既已挑選來換，俱候閱議，若來換兵馬仍復不堪
及在奉
旨之後調發，猶以孱弱老瘦充數者，督撫定議降斥，總兵

定行逮繫，必不敢自食前疏之言。使朝廷有不信之
旨，而且以
祖宗之疆土，自家之軀命，為人作情面也。統祈
聖明裁斷施行。
奴襲金州
奴賊奸細，京省俱通，向來我東勦之議未成，彼亦視此
南四衛為不足慮。今聞我將發朝鮮，遼有專官設有重
兵，而旅順實登津之咽喉，南衛之門戶，金州又切近鎮
兼者也。是以發兵戕之，以隔絕往來之路，而實[illegible][illegible]
謀犯之兵，并布置截路之計，標將風鳥，彼來為易，我[illegible]
為難，勢在孔棘，所當添兵協防者也。
參恩充云：從陽距鎮江八百餘里，且多崇山峻嶺，惟海
州密邇，為必爭之地，可復則復，不然據鎮江，復寬奠[illegible]
結朝鮮以
俟大舉。

二十二日，兆。廟是日，順天鄉試放榜、鹿鳴宴，改于九月
十六日，因喪事，故皆移期。
常州監生鄒德基請纓自効，言
皇上遣兵部郎中梁之垣以憲職宣諭朝鮮，夫宣諭朝鮮
之謀，臣有成算于胸中久矣。臣願充之垣標下以備前驅
條陳應行事務為八款，惟
皇上採擇。
一、用礦徒以鼓忠義之氣。東山礦徒不肯剃頭，數萬人
盡遁去，永芳據乘而尚有萬餘人，奔入朝鮮。夫中國費
數十萬之餉，發安家行糧二十兩，始得一人，尚趑趄
不肯出關，今見有礦徒尚義不降，而在絕域，猶不加存
恤，為彼夷所逼，竄處外方，則不惟寒忠義之心，亦且損
軍實之數。當速賫金幾數萬，直宣恤[illegible]

其後叛亦有用江東潰之計

又丁巳夫四端不忍推諉阿之滿中州軍中豪傑世
而之夷齊開之畢達而其餘亦皆田猶五百義士也
因急宜招撫者
一用韓宗功以收察者之功古人所謂無每因致為勝
韓宗功為我大磨而其所之銳以罪逮禁以而材人乘
諫其誤使抱大恨今且身陷絕國為有發率貧試存
取勝擊折叛臣永芳之千此戰傳聞未然續後與
芳為難不降者人朝鮮則其受閑之吹昭天日而當
宗功與李永芳水火之形不得長以果而自明尚不盡
取雪俾以重報其東之方一不何以鼓索然忠義之心
所當亟加大賞經臣節制之方者也
一所以錄宗功以招因衛全敗之氣四大為遼東遭變
之地世族大宗根深盤據前者遼瀋之陷人心震驚蓋
其瀋矣及人心稍定生員持白提挽其利兵以附閉敵
首聽鼠之技已窮圖者有任之心亦反受而起惜哉兵
力不足以應之耳今幸韓宗功私有作果數千人内[illegible]
無親成肺腑以招一呼閭里鄉黨可以所謀使之變服以
歸附皇大事大以兵一麻則四奇頓復四衛為我宗而遠
瀋之人心旋被附之勢眷在我矣
一用魚處逵于以弼閣夫處處逵于即所謂洋夷也[illegible]

地方參貂以夷亦將參貂奴酋夷之參貂以聚我
之財以其利其兵甲而練其衆以得志于我
然江東我之而無長奴窮而亦不能其類而
奇應朝鮮開谷問奴隊不能富其
一用朝鮮以廣奴從奴寨其之垣寨謀之
從江見掘于長白山之夷白宮塔步東盡于島
朝鮮底坡遠後井由朝夷地窟夷自島能盡皆與
朝鮮以通江夷刑江夷以通之別無可達之路則
所謂朝鮮以鼓其行之通令所第一要緊
之有其鄉朝鮮以行三心通正夷以妙行其
反開原自有赤堂但攘不可旦夷
一用朝鮮不可紀有犯朝鮮尚
天朝無小之毫現其兵三萬有稍為
自從赤依且利循其拆之自仰不可
亦欲操之然有我不可仰人欲舅息小舒則不仰
仰給于小邦則我重則威則不可仰市利而
取其自信我欲依我人鼻息安能存我戰勝
也其須則先自衛則我重則量能戰攻
一其間運用容臣至彼守之與而一由勝
多齊兵戰以成特為三路進師一由寧一由
入撫順一由撫順入鴨綠江正法日兵以
人撫順官三路之師未集臣與韓宗功孫日兵山東
[illegible]

且臣之谷原任將可該亦仁來後朝鮮久任撫營老王
行陳而與侯之士行衛前撫臣與奴日撫于東朝鮮遇
其精銳而經臣可設行渡河以人遼陽矣奴反丈夾
臣爭遼陽于再而部臣又安行入寄宮奴如分兵
以與臣勞必不能支經臣何也經臣得之後遂潘不退
據頭而敗衆不敢與爭何也臣料奴之據鎮不過四五
萬人分以守家分則成爭之勢則鎮經臣頻行
十萬之師所謂以分兵閣之後財分攻之者也臣奴易而
不能盡銳以爭遼陽則臣所守其穴奴苗奴臣
不能為奴謀矣奴如善計近者不以將共文董行思神
承一步之首可謝近引趙全故事以鵝捍臣之局此制奴
之奇也
一多責火藥以備戰守兵雖以奇勝行之未嘗不以正
兵故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節制之謂也臣在
之垣標下所須一隊大約以三萬人計之奴寨地險二不
可用車然須用車輛六百輛大勢十位虎蹲砲二萬
將軍之屬六十位佛郎機六百三眼鎗一萬
根所用硝黃三十萬斤鉛子三萬斤兵分為十隊步步
為營步步為守其間設伏用間候臣彼時相機進剿
候

聖鑒
程嘉等司禹西調兵等兵每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illegible]
二十五六日百官哭臨思善門宜喪宮
二十七日
光宗貞皇帝
孝和貞皇后梓宮發引。提督護送英國公張惟賢恭請
神位。駙馬冉興讓護送大小九卿科道等官朱純臣柳昌
祚吳宗周郭欽孫之益包見捷王德完陳禹謨田爾耕公
鼐鄭繼王佐孟時芳楊東明薛貞邵輔忠趙一鑑周子愚
陳國李精白王守謙

孫公議于經濟更精于鹽法故議論鑿鑿可謂之行

題主大學士劉一燝、監禮侍郎周道登、鄭以偉。

二十九日

梓宮至沙河。○賜全天叙禮部右侍郎廕一子。

廕劉日寧唐文獻各一子入監。

浙江道孫之益鹽法議曰、臣承乏鹺政、敢畧陳其槩。鹽猶水也、通則流、塞則壅。非開其必赴之壑、而防其阻格之端、未有無弊者。請就兩淮而推廣之。如兩淮行鹽之地止三十二府、而派引七千萬有奇、河東行鹽之地止十七府、而派引六十萬有奇、至于長蘆行十八府、而額引竟十八萬、不太寡耶。兩廣行二十五府、而額引竟六萬有奇、不又寡耶。此皆可酌而議增者。查兩淮開中之法、與長蘆兩浙河東同。有引價餘鹽、參差懸絕、此又皆可酌而議增者。至于閩蜀所在三處、止納鹽課、并無開中額引、難遍地方私鹽到處無礙、似宜每引加鹽、以塞私販之路、照鹽增課、以濟邊虜之虛。遼平即止、不久為地方累也。今不得已、括及兩淮、惟有折價一節尚可議。為商應支而責之買、灶應供而索之價、殊于鹽法有礙。或照自天啓二年始、每新引一引、令商人加帶買補鹽十五斤、連折價其納三錢、徑就引赴場關支、不必令灶戶上納。折價是商以市鹽之金、輸之官、而官以海夫之法、取之灶、遼事寧日、即日議寢、似亦可行者、在計部酌之而已。

九月壬午

初一日，進祀冊禮部侍郎周道登捧入。○地裂湧血

廣西肇慶府六月十七日天氣燥熱，其窯頭門外大起延燒小房一十二家，秋尚未熟，在任府二十日酉時天忽陰雨如注，有西門外王體積家房前驟地上微圻處，血水噴出如灼炙泉狀，色鮮紅，氣腥穢，遍地皆溢湧。體積化鼠目足飛豆于旁，血射其身并其足，俱毀患。方入告驚，沈深至四尺餘，下盡皆水，並無別物。里中言體積母曹氏，父故，復緣業家生子衆彥才，彥才長成繼受祖產，積被地方訐騙，客撿獲彥才殿殺，積與兄體積受買和銀三十兩，焚其尸滅跡，彥才積分其銀買房居住，此血或是彥才冤所激矣。考之往往徵應，又未必盡然鬼。在上者惡可不猛為修省也。

梓宮奉安陵殿。

御史王心一奏曰：臣聞

明主恩不先于至近，賞必加于有功，故漢光念戰場之將，則代分妻子之憂；宋祖恩征蜀之寒，則自解貂裘以賜，此所以能鼓舞三軍而使之用命也。不幸遼左破敗，三軍之士拋妻棄子，披路眠沙，枕戈待旦，經撫按道莫不臥不解衣，食不重飽，以拮据于青燐白骨之間，蓋今日莫苦于遼之文武將士，則　朝廷凡有慰勞存恤，宜莫先于遼之文武將士也。近者臣連接報，惟見

明旨，一則謂奉聖夫人客氏保護效有勞績，著戶部速行撥給地二十頃，以為護墳香火之用；一則謂魏進忠侍衛有功，著工部于陵工造成，敘錄在內。一似私恩為惓惓者。

微臣竊可將順，何敢冒阻撓之嫌，隱處不諱之　朝命？臣畏罪不言，恐亂

聖明之過舉，是又不忠之甚，臣不敢也。夫當此經撫協謀賊之謀，將士鼓渡河之勇，豈靈繼振，撻伐有機，人心瞻仰尊在　朝廷，臣等不諒者以為我

皇上先左右而後疆場，重懷宮中之私營，而不念邊臣之積苦，

聖德無戕忽有此累，則不便之甚。臣又恐征東文武將士聞之，以為吾輩捐軀命，冒鋒鏑，為

天子任艱危，曾不得如左右之人，微

聖衷之眷注，重

天語之叮嚀，乃解其體而灰其心，則又不便之甚。臣愚以為即客氏之保護應酬，進忠之侍衛可賞，何妨俟以金帛加若

聖諭加給田土，明示敘錄，昭播聽聞，殊傷

聖美，又況

梓宮未殯，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告成，而強入進忠之勤勞，于禮為不順，于事為失宜。臣聞忠臣愛君，必防其漸。乃臣猶未及深言其漸也。臣近讀撫臣王化貞遼事甚難識中，大帽短衣，幾同行伍，泥頭土面，有同塑人等語，深為

裴如璜錄 艱北不及 匿跡

之憮然又接得按臣方震孺書有云自來無逐水草而居
之按臣惟有戮力行間身先士卒期熱血之早洒以謝知
己而已臣又不覺為之泣下臣意以我
皇上聞此光景必且戚戚動念正宜抑宮中之賞賚左右
之恩特發
明旨遣使賚金急乘誓師之會一示不測之恩 詔之曰
朕臥薪嘗膽不忘遼土爾等其各用命殺賊毋負朕望如
此則三方將士皆知扶綱按轡四衛人心罔不披雲親日
奴之滅也何日之有臣是以雖欲畏罪不言任
聖明之願小而遺大臣又不敢也用是昧死以聞奉

聖旨這奏內奉聖夫人護墳地畝前有諭旨念阿母兒倒
不便增數不多如何又來激瀆遼東文武將士披路眠沙
朕豈不念發帑犒賞隨依所請有何吝惜且內廷恩澤與
閫外大計有何干涉輒乃牽引瑣瀆不識大體姑且不究

京城守禦定議

兵部議曰京師議守未有不以練營兵為本計者該臣
節次申飭科道分督簡練已有成書近多有陳言有深
禪營務者禮科給事中李精白欲分簡練之營數廣西
道房壯麗欲衡營軍之中伏刑科劉弘化陝西道李達
各欲擇分練之文臣南京湖廣道李良棟欲核營兵之
全數游鳳翔欲清營軍之替役南京廣東道王允成欲
革提督之勳臣大率謂
祖宗朝原額營兵數十萬兵非不足而法久廢訓練無
人以影占之餘當積弱之後分營簡閱計臣李精白摘
壯丁七千八百八十名列為上等合五營兵揀選得勁
兵四萬人宜另立營付之知兵之將庶伍以統其私高
鼓其氣長甲器車等項工部兵部著落口司或部與京營
之急需而敵施如此太僕寺往往胃名曰寺馬供車營
之騎操而倒損若此又起寺觀諸臣所當一一查明責
令製造積給以期實用者至于督輸將用漢或火器尤
宜責成邊將無令文武分則終以事從為京戲查
大明會典京營提督率用勳戚兼總協用文臣嘉靖隆慶年
間每章勛臣而以尚書都御史令河南大將營理已而又
輙易為勳臣蓋勳臣與國同休戚勢共安危六軍
之衆耳目手足屬之久矣一旦議兵于事當未便合無
仍于勳臣中選擇廉勇一人為公論所與者臣部照例
會推營多缺員二十員該臣部查明議補將從前舊將除其
文獻見任總兵張國柱見任大同總兵李懷信楊
掌甚議加將銜錄用其顧思忠監思賢將官宋紳處商
國貞總發經臣分別咨用所稱哉時異才若李孝邦
華楊鶴熊明遇為準李若星畢自嚴徐光啟翟鳳言李
若星劉時俊朱國祚韋嘉禎倪斯惠喻思恂等該吏科
酌才品及時起用兵臣郷所得接援也既經題議相應
覆請候
命遵行

兵科給事中蔡思充上言 臣遼着省章奏兵部尚書張鶴鳴
等為廣寧之機可乘廣寧兵機宜決一疏奉
聖旨據奏這取機宜便行與經撫各官參酌情形決策制
勝仍作速會疏容奏欽此總理侍郎王在晉為兵機已動
衆怒堪乘一疏奉
聖旨三方犄角以圖恢復廣寧根本進取倍宜萬全
勅諭經撫已有旨了欽此二臣之意總為毛弁孤軍當援
南衛居戰堪憐西虜已結之兵一散難以復聚河朱將合之候
奴馬易以馳驅老成長慮見可而進無悔失時而
廟算周詳于赴機決計之中寓益敵觀變之意當無遺策

臣竊度之自遼瀋淪陷以後奴之堅甲利兵數倍舊時而
我之車馬器械遠遜昔日何所恃以制勝惟是遼左之民
以憤逆制挺可以挺代西虜之助順堅盟飛鳥業懷好音
耳據遼撫王化貞書云南衛屯民俱結聚鐵山上奴衆與
攻被傷三四千人奴衆不能渾因求救遼陽奴子三人并
三四叛將又率大千人往至蓋州扮一月猶然困圍鐵山
計夫遼民萬衆一生撲險捉之以待予伐此民心之可信
者也虜或懼禍貿勇為我前矛或覘風觀勢為我後勁此
虜情之當度者也或投石超距有敵之心或梟息餘釁無
鬪之氣此軍情之當度者也數者 廟廊之上未必知雖

然亦□□知之使陽素果向出門而我合水陸之兵振
海州迫遼陽奴前退不定必悉甲而集自是勝算萬一懷
猶豫而依山之民勢難坐視以灰衆義之心則偏師渡河
潛襲海州乘奴賊之虛解鐵山之急招撫無待再計矣孫
武子曰爭地吾將趨其後奴正仰攻鐵山而吾躡襲海州
使賊不得不舍彼而救此于法誠合第念河距海州六十
里廣寧距河一百八十里計程非一舍何以潛師而渡使
敵不吾覺一鼓而成功且勢在必爭何以先聲而奪使敵
不敢援孤城可長守則或以輕騎迅發或以重兵接濟或
河上多張熾列兆以壯聲或預約西虜揚言疾走蓋州

以寒奴膽至廣寧根本之地既分兵以圖取當嚴兵以扼
陽黃泥窪永帶之隔寧寨既納賄以請和炒花固須結而
勿變經撫必能有早計也顧所謂策應者非但以外應外
必中外呼吸相通乃不若掣肘亦不慮捉襟臣伏讀
聖諭兵馬錢糧甲仗等項責成該部以移催接濟雖如昔
星今保定之車解運抵京者半月矣工部以錢糧不敷連
年莫措向貴屬處且由都門至廣寧每車一輛費不下千
餘金苟非制造則用從廣錢穀則十一切戰車揀選起運早
一日早接濟一日之急其紙甲所需舊綿二三十萬觔接
臣方震孺已激為揭請梅花甲織有造完不論多寡該縣

宜即移行川湖浙兵之在途者宜速其行不得延以養
兵者速宥其咎要必諸臣自且夢寐無忘三四月震撼光
景而後呼必應應必速雖數千里外痛癢可知庶幾無負
天語之叮嚀伏乞
勅下中外臣工乘機酌勢決斷施行
上諭兵部曰鎮江鐵山俱中國脅民貧逆窮身豈得不亟
為援救廣寧恢復根本舉動倍宜萬全覆言自明道所奏
經撫書辭互異便馬上差官傳與二臣協心商確務求共
濟仍將彼己情形進守機宜遞前
十餘疏審奏卿居中調度宜諮詢與同從長參酌贊朕裁
決以收廟勝

初七霜降遣吻武侯薛濂等致祭 長陵等陵
上諭內閣曰朕今
皇考梓宮升祔玄堂山陵襄事大典禮成閣部文武大
臣俱效勤勞特茲加恩以示眷酬所有應得恩典卿等傳
示該部酌議具奏
御史姚思孝上言
聖治以堯舜為宗聖孝以繼述為大敬陳追慕之所以備
聖明採納錄詩至閔予訪落諸篇一則曰夙夜敬止繼序
思不忘一則曰訪予落止率時昭考而後知古先哲王之
纘緒嗣服其精神意念無一刻不傾注于先王也傾注遊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八 壬戌九月

則紹述有不能殺焉者矣
皇考光宗貞皇帝以一月之德徽在有天下而以萬年之
統緒屬望
聖明當
靈駕之駐內廷也
皇上猶得以不時瞻謁依然膝下乃今
玄宮告閟祔廟禮成群臣等趨蹌有事祇從心而我
皇上至孝性成一念哀慕所為思罔極而儼如存者不知
如何愴愴如何痛切以為慕之乎凡蓮依猶其慕為虛而
見之于陟降覲揚其慕為實今

音容雖杳遺命猶新爾留之言不顧諸臣輔
皇上為堯舜乎至筆之
遺命則諄諄于親賢勤學立政安民出入起居之必慎耐
左右待御之惟謹蓋謂此數者即為堯舜之實事實功也
皇上試以今日之所行質諸
皇考之所命果克盡而慊乎亦猶有未滿而當題勉乎臣
請得而質言之大寮庶宷見滿位宁可不謂任賢然而
朝見之外未聞 召對召對之外別無數陳似于一體誼
猶未洽也稽古帝王平居宴見燕閒咨諏甚且令諫官隨
宰相入閣議政一時君臣不啻家人父子然亦何盛也我

兩朝從信錄 卷之八 壬戌九月

皇上宜以此為法心膂耳目為心膂不嫌昔枝之勞耳目
真以為耳目常擴止辇之度但使一德交孚而四聰必達
則賢才輔而化理易矣講幄弘開談經論道可不謂講學
然一歲之中所講幾月一月之中所講幾時似于就將之
功猶未純也稽古帝王春誦夏弦秋禮冬書且勒銘于
盤于昭鑒于戶牖無地無時非學者抑何勤也我
皇上宜以此為法講在而學即在審淵慎思非章句之徒
涉講息而學無息考治鏡覽質燕閒之可荒但期與日俱
新而又惟日不足則德業就而緝熙于光明矣
皇上自臨朝聽政以來宵旰圖理何念不軫民艱然而輔

輪遍于海內加派空乎閭左蕭敝小民似有不聊生者穡
我
仁宗昭皇帝聞淮徐山東饑遂召大學士楊士奇等草詔
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以當問該部為請
仁宗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
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士奇書詔用璽頒行
而始聞之抑何孜孜為民也
皇上宜以此為法水旱之蠲賑必及其時不急之徵需姑
從其減而又嚴貪墨之誅擇廉明之吏以撫循而興休之
庶幾民有寧宇而太平其有日乎項者

中闕可位兩字益建擬議
聖躬已履行人第恐怙安忘戒而起居出入之際微有不
慎所係匪輕
高皇帝祖訓有曰凡帝王居安常懷儆備日夜時刻 不
敢怠玩又曰凡夜當儆省聽城中動靜或出殿廷仰觀風
雲星象何如不出則候市聲何如抑何祇慎也願
皇上常存是心鍾鼓只楚有節出王游衍有時飲食嗜好
有度風雨晦冥有謹俾强固之福與鴻厖之祚綿結萬年
皇考陟降之靈具慰藉當何如乎自盧受王安兩奸璫各
就處分魏進忠辭免 恩叙輒蒙

皇上裁允于此見
君側肅清誰敢矯竊惟是左右之間端謹者不乏而容從
者亦有
太祖高皇帝嘗曰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其小善小信
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使僻專恣其體態也立法傳奉酒掃
不許干預政事抑何遠慮也願
皇上常存是戒其勸我以勤學聽政者必端謹也則庸之
其導我以聲色佚樂者必邪佞也則遠之推之而內降必
禁嚬笑不假不惟端謹者必勉其終而邪佞者即欲假竊
以行其私庸可得乎外此更當推廣

先帝遺意并歸對天
皇上而有一追慕
先帝之心必有一繼述
先帝之事
皇上而念念
先帝則念念堯舜矣
皇上而事事
先帝則事事堯舜矣還質遺命更何歉焉當舜之時苗民
逆命帝舜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而有苗格今奴氣未
靖虜焰復張中外搔然誠使內政克修外攘可必不然天

下事將有不知所底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
哉又曰予其懲而毖後患臣固願
皇上之畢留也然而維持匡救則在相臣矣相臣位絕群
僚主心每有所嚴憚而地聯密勿精意又易足感通臣每
謂國家有大政大疑大兵大獄舉朝不勝其抗慮而相臣
可以正色收之衆士不得于補牘而相臣可以票擬挽之
今誠得主德清明黎民安阜邊陲寧謐相臣之事業光而
言官之議論省矣茲者揆席師濟篤
歷朝未有之盛然皆
先帝所簡拔以授之

皇明從信錄 卷之八

皇上者也其思付託之隆各竭篤棐之忱行矣皇極殿主
先帝以無愧于顧命之惓惓也。
僉都御史李宗延劾充橫內使李添祥七具
命降級調用○免湖廣災傷田租
申明銓政
一款臣起文凡選官自京外以達倉驛皆從原籍起文縣州府司責保認于印信服查勘于里鄰于以防詐冒一官守也至于衆員選教則不然設一紙覆以送入修其思謂此輩委瑣臨之苦由禮義之門既不欲勞以文移自不致爲奸弊耳然不知中間一丁要事故皆不可知將一京糧市猾探本生來歷僞投一供領遷而出誰執其外假不容者此文以跡彷射之其考但府司守候勞費爲難止于本州縣起文系印信付執投部驗明驗選凡無文者供本部送著爲例
一凡通衙甚凡衙經歷三年考滿□社服報上卜部九年考滿給由赴部有過斜品選州判無過給
恩典升正七品選都司斷事此舊例也今以九年之考滿數年之候缺爲河清難俟則無如改九年爲六年俱滿日聽該管司府給文赴部考日監貢考文吏承差招其一等選州判二等選布政都事副理問三等給
恩典致仕四等授歷致仕永爲定例

鎮江復陷

三衛情形據登州水寨把總趙賢佐塘報奴酋將劉愛塔封作總督蓋伏衛三衛鎮守總兵李十總封作金州遊擊世伏州留游擊不從收聚逸人兵約有五六萬盡赴長山島逆賊駕船渡江破水遼一丁半正在相持遇見早職往帶領官將遊入張進忠領了單進忠得此消息但聚往長山島望救至急早職船隻調往鎮江料就船十五隻該恐勢孤不便接應事干軍機理合先具塘報爲諸兵船師望作速催發前來早職飛風順先赴長山島接應等情到鎮據此理合塘報
鎮江情形二十六日據原差同參將王紹勳都司中軍陣紅旗千總李應坤水兵總練孫應麟差波州兵張才齋執票船前事據稱本年七月二十七日至鹿

皇明從信錄 卷之八

島因風不順舟船泊本島二十八日夜下參將令諭李守備孫寧備郝然所據遼島民投充寧和鹿島岸上没山等毛民數千恐地方出水大仰切宮開兵船十逹將辭全賊鄉民權衆不時兵力一時救衆紮拿數十等賊來招撫惑衆民不害時兵則此多衆唯頸實今吾心既來招撫豈忍坐視塗炭況民多此義聚者正救給各民之時諭令應坤等撫噓遼等船之五十隻親督招渡之勇不家島安置島中使衆民無內顧之發可審前田到戰推拯民命亦且收復民生作速發二船十八日等五更開崇此應坤等即遼船四十三隻二十前後日五更開得辰明到浪山等屯其把總袁進隊順中軍周名世本發都司令亦發號船十三隻定擬船十隻前來應援招渡賊得民一千三百名口李獲建子四名差遣四名賊報如賊發遼一千八十名撥各島又差大寧首都司毛文遂先在鎮江子等處發偽官又賊差兵三四萬乘鎮江毛都司走入朝鮮大官被應坤等船兵甚少又無大兵應援只得同所撤遼民快應坤等諸島等處本日卯據彼遼民駕獨木船來無數哭聲震天咸稱達賊己于二十九日將鎮江等處男婦一概屠戮焚燒民房不如其數等情應坤等到鎮江目及逃難遼民三萬餘

可以無名
兩次之斷
謂神武之
上

關係之論

何可已渡過朝鮮薄海一帶存活毛都司先于二百頭
近遼朝鮮去說以各島避難遼民尚有二三萬寧情願
報到院又准鎮江沈總兵移報相同除一面選差南兵
近總李天培督解各兵兩路用板船到彼今在旅帥督
守候行監軍道梁副
使約彼相機剿復。

遼東巡撫王化貞催請盔甲車輛及借援兵馬。
上命該部催發。
將保定戰車業已解到將名該部處置不敷不支今
車者有待假之詰請車者無後急之用他只之仁急合
之義果
何居與

戶部侍郎王德完奏言將傑澤秋大雪縣集宜亟發帑
金賜衣帛以恤征戍將士。
遼東巡按方震孺請特旌血戰誓死之將張神武

上命本兵議復。
按張神武慨然之慶豐書之言第謂武將中之佩帷者
耳少遼事緊時渡河明知必死而亦行前直趨頭拼即
所部二百四十人亦知神武之必死不後前當前頭拼
獨念不顧身其忠義學能更有兄弟之與大勇也之與查
遼陽歸一意惟以神武來知名之將血少皇及登臨
立則二三大帥相將而策者如七尺之軀不知所取片
遼將徒慨然及圖圖兩論之本人樹事于七
烈未必非此舉屈顧之也足與惡可以已

經略熊廷弼三方布置有名無實疏曰自河東陷亡策遼者專屬取進于河西一路有巡撫兼經略之議而臣方倉皇從山中來不知也更端而議三方控制不虞僉議爲是仍即用職及經略巡撫臣先曾言山東緩地不宜增兵而始悟登萊建議之非又見徵水兵催監軍出關疏若皆以津門爲緩而始悟天津建設之非臺省言山海不能登州廣寧又言經略仍宜屬巡撫臣宜留本兵而始悟山海駐扎之非有是夫三方雖設而于遼無益也部議登萊用兵外該兵八萬山海關六萬半住寧前半住關上有事則盡併入廣寧一路然登津撫臣屢呼兵餉該部權其緩急輕重率置之高閣有是夫三方雖爲遼設而兵馬錢糧不與無益也又不徒無益而已且又危之䧏見撫臣遼局愈變愈危一疏言兵曰援遼原爲遼用今留于登萊天津雖爲遼而與遼隨是登津不必留援兵也又言關上駐兵未見別議若以援兵究之恐自此後山關之兵益寡是但兵當

別議而不宜留原調援兵也且其歸重則在向者彼分而我專故用奇可以制勝從此彼專而我分非全力難以圖存是兵留則我分分則遼危而撫臣遂憂不知所出也然孰爲分我之勢者而三方者是即他日廣寧有不可知之事而議三方亦于是乎危而憂不知所出矣顧豫此登津兵尚無留關上僅留二千而廣寧之全力故在猶可用奇以制勝也臣于此際極費躊躇欲徑 請撤登津兩路仍還廣寧以向者之專但恐見鐵山鎮江長山島諸事而謂于遼遠者皆能發兵策應而廣寧反覺照管不前似乎三方之設非真于遼無益者欲仍舊貫而前項內外之議論意

見又種種如彼臣實不敢任此變局亟担伏乞　勅下兵
部會同戸部總督三部及督撫兵科共策應鐵山之後謀
同撫臣欲截賊歸來未嘗不亟為救援而卒不能以救援
者非臣為異也鎮江鐵山之救
前旨所謂牽制之師非進剿之師也牽制且未能進剿何
容易臣于廣寧恢復根本而不敢輕有舉動以求萬全者
或于就裡窺見一二而非為異也此等情形臣所以書言
之而又以疏言之可以告諸臣可以告
君父書畧詳臣疏與公書無異也臣意在慎重而謀襲蓋
州斷賊還路以解鐵山之圍亟調近鎮標兵議留京軍甲

馬皆在鎮道厮兵秣馬以待西虜之至安見出奇制勝之
不同于撫臣也者而決主守撫臣雖意在乘機而襲蓋州
之説且欲之而以策非萬全不敢動過河之衆孰能禁之
而自謂無如不能何又安見老成長慮之不同于臣也而
決主進臣書與撫臣無異也臣自廣寧行時與撫臣約曰
虎酋大兵果至我自不得不應當遣人往監其師道長安
堡攻其北而我渡三岔河以攻其南此進之説也如虎酋
事尚未諧且自振堅守以待明年春夏之交砲車甲仗造
完各鎮兵馬來完津萊策應備完三方並進一鼓直前西
虜助與不助皆可不必此守之説也如聚前決主進而卑

馬甲仗屢催未至何所恃以為進戰之具撫臣已明明有
揭矣如決主守而西虜果來我且得不應乎況以西虜之
來而不得不進進非決主于我又以西虜之不來而不得
不守守非決主于我亦何難于上聞者臣愚兵機之變頃
刻呼吸間不容髮臣如決主于下而容奏時之機或非會
議時之機
皇上裁決于上而奉行時之機尙非發下時之機皆于因
形制變之妙不能無滯礙法無中制是或一道也今樞臣
日搖指秋盡奴賊精汰簡練從容整備我待其來必無幸
矣懇惟

皇上斷分成此決主進者也撫臣以廣寧城池士馬一切
防禦之具不及曩時之一而我欲制賊死命使其不來恐
豪傑不足以馳又曰此將過河我氣自倍雖少可以成功
若待賊來人心慌懼雖多亦不能守此又決主進者也夫
奴從容整備已數十年于此坐待賊來固無幸而待賊以
毫無從容整備之我以往獨有幸乎兵法議難守易不能
制賊死命使其不來但不能守也能往攻而制賊死命乎
少既可以成功而見兵堪戰者度可三萬亦不少矣是未
可以過河乎凡此皆愚昧所難決臣聞兵者機也失機于
機機現于手親手捉機者而後可以審機惟親眼見機者

而後可以應手，以臣與撫臣，且隔一手。且差一眼，而况千
櫃臣。臣個櫃臣虛心以待撫臣之自决耳。若夫兵之多寡
强弱何如，馬之肥瘠、多少何如，器甲不可不堅利何如，人
心憤怯何如、西虜可倚何如，臣前一一明白，撫臣屢疏備
兵馬甲仗，且言粆滷中奴餌而遁也，豈有異哉。除已彼情
形，進守機狀，仍惟撫臣會奏，豈先明互異之故，統惟
鑒察

兩朝從信錄卷之八終

秀水　沈國元　述

十月癸未

朔享

太廟

上御殿頒曆

傳此公論黔事最明褒然可以止矣

湖廣道徐卿伯奏畧曰臣以黔人而言黔事其情形豈不熟悉其利害豈不關切即請餘之說舌敝穎禿以博討部隨筆寫意水月鏡花之一僕而又有倡為苗可撫不可勦之說者臣安得無說而處于此討苗之倡亂以至於今也

井一日戍遐思當賊勢初起時使其發蹤擒必誅火之燎原之迹不可嚮邇之而今日獲一盜寘之酒肉明日獲一盜寘之花紅與設官縱之保路苗以撫愚我我以撫自愚卒之郭子章不能撫者遺之胡桂芳胡桂芳之不能撫者遺之張伸張伸之不能撫者遺之張鶴鳴至于鶴鳴盡翻前局始為之蕩滌其荒穢而收拾其殘着往事之明効大驗亦可見於此矣且夫原為苗寬者歸咎于馬戶店戶是矣有如刼　詔使鸞代巡戕職官戈撒道臣之輿刃傷同知之指而近日應試青衿僕遺屠而手被刖也是亦覊重阿堵為之囮而豈馬戶店戶發之縱乎又如昔之樂舞夒兒

賢何不敗

刀劍孕婦裸淫支解不一而足而上官堡一刼一燒絕戶者數十家隕生者千餘命是獨非並生並育之倫而又豈馬戶店戶之為祟乎其最可歎最可詫者尤在青鎮遠施秉以撫苗建敵臺以禦賊夫鎮遠層山曲水孤懸一綫施秉依山為城結茅而處者纔百家耳其環處皆苗也則皆賊也使苗不相安而苟存安能至今日使苗終可化而悔禍又何以至今日此亦足以明此輩之陽順而陰逆無日不撫而彼無日不刼蓋不可講以正心誠意之學而施之仁義道德之藥彼李一鳴矢江龍馬如錦牛可耕諸人皆講此旅之師建專閫之節者而束手坐斃不能制賊死命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而以責之於無兵無餉之府縣誠何悖乎黔自晃州驛至省城凡二十有二站站六十里或九十里五十里遠方道里視畏有千里之遙此十站之路寸寸皆小節皆賊可出沒之

情形了了

處其路或緣山麓或陟山巔峯回路轉數十步之內即不能以相顧崇山峻嶺蔽日干霄又非舉烽傳警可以即達臣不知敵臺建于何所建臺欲何為異時黔不立有哨手稍可以拒賊而為賊眼中之丁者必撤之而後已况乎哨兵不惟不能禦賊而且通賊又安能保敵兵不化為昔之哨兵也誰為此策懊當事而併以懊惡臣事關桑梓忠切剝膚故敢論及之

記臣法勝甲申題疏爲激于法合此二疏見書有

湖廣道馬鳴起上言臣聞
人君一身天之宗子益天以君爲元子則必當以天爲天
父母矣故所居之位曰天位所食之祿曰天祿宜乎出若
曰天言垂于世者曰天則有所賞者曰天恩有所威者曰
天罰必須頂天立地無私恩無私怒中正自持乃可以奉
家治國稱有子焉若人臣之事其君也戴之如天戀之如
父莫不欲其修德凝承之重對越
祖宗之靈豈其激聒沽名良以分義莫逃感戴圖報情
自有不能已耳去歲
皇考賓天時

皇上孤危孩宮未定大小臣工莫不飲泣含嗚憂惶靡措
及宗社　大寶莫不舉手加額共慶神民有主此見
聖孝睿達容智夙成又莫不歡呼鼓忭共喜奕葉重光今
二年于茲矣古者十五而入大學謂其成人伊始正宜修
身齊家以爲治
國平天下之本日見
聖諭朕前有諭若擇於九月二十三日午時吉奉聖夫人
客氏出去朕思客氏朝夕勤侍朕躬未離左右自出宮去
至午膳至晚通未進用暮夜至曉憶泣痛心不止安歇勿
寧朕頭暈恍忽已後還著時常進內奉侍寬慰朕懷外廷
不得煩激卿等傳示大小臣工知之特諭欽此臣捧讀未
畢驚惶無地尤可以調護
聖躬寬慰　聖懷者果其無傷于義外廷諸臣當何如特
傾以贍君父之安乃敢過爲激聒乎細思大義有殊不
然者客氏朝夕勤侍不過曲謹微勞猶與
皇考　聖母生身之大保姆外出憶泣痛心幾傷玉體之
和試思天地付畀之身
皇祖　皇考燕貽之重不知當如何珍攝至　詔諸臣不
得煩激是
以天性至情相感
皇上英明首出知此番舉動殊協輿情煩激所不免者蓋
在廷諸臣保護愛戴之私豈盡後于婦人即眷念乳哺之
情在廷諸臣豈不諒
皇上如天之德但恩可戾也錫以一品之名號加以第宅
蔭其親子何嘗不可謂不厚矣若謂在內無調護之人也
則
中闈有主已叶坤維之貞　兩宮順承共抱衾裯之好左
右朝夕不可謂無人矣乃客氏若既出而復入已去而復
留意不容割使舉動拂經賞慾乖違非所以令天下後世
見也臣以爲不便有六
祖宗家法親王既長出封就國

皇太子冊立便居東宮家人父子之間毫不假借今乃一
介保姆長居禁地謂家法何不便者一庶民之家禮法自
持者恒嚴閫域之戒時肅內外之防紫禁邃密保姆何
人乃輒輕為出入非所以肅宮禁之防也不便者二貫魚
承恩小星誦德美宜家者方慕刑于之化且女德難終婦
愛不極怙寵邀恩之漸可無履霜意外之虞不便者三
宮闈動定原非外廷所能窺測然弓影易使生疑鐘鼓時聞
于外近有權璫線索易通涓涓不已將成江河不便者四
今之出入外廷以為不可而爭之
皇上以為無傷而罪之書之史冊謂以一寵婦之故繼遂

言官貽累
聖德不便者五　國體所關內言切責閣臣不力主持則
貽譏青史主持不能得之
皇上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視輔臣不及一保姆輕　朝廷而羞當世不便者六
此固微臣款款之愚實
皇上所宜熟思者也再讀
聖諭謂臣下逞臆沽名欺朕幼沖夫臣而敢欺為天下之
大戮諸臣莫敢自犯至幼沖二字似非
皇上所宜言者蓋

[illegible]之大
皇上天縱神資當此聖作物覩之時精心講學軫念邊疆
發帑無留滯之色批荅有如流之美即問道訪落曷以加
焉況在宥以來視漢昭辨上官之詐又數年矣奚可以幼
沖自命而罪臣下之敢欺也伏祈
皇上以宮闈為重以統天立極為主斷絕小恩勿紐于喔
咿嚅唲之言採納羣議勿任夫喜怒愛憎之私將天地
祖宗寔臨式之豈特大小臣共沐高厚已哉奉
聖旨奉聖夫人客氏遵
聖母孝和皇太后遺旨保護朕躬于外廷政事有何干預
本內線索事樣指何事件是何主意且前諭已明馬鳴起

如何故不遵承又來瀆擾本當杖處念輔臣具揭申救姑
從輕罰俸一年再有這等的定行重治不饒
吏科給事侯震暘上言絲綸千古為昭寵愛一時宜斷懇
乞
聖明收回成命以肅宮闈以光
聖德以釋羣疑頃內閣傳奉
聖諭前有論着擇到九月二十六日午時吉奉聖夫人客
氏出　云云　欽此先是臣一入都門無論搢紳士庶皆頌
皇上臨御精勤問學敏練內防豢擊外揚邊鑣無一言一
動不協人心稱中興令

主獨謂有奉聖夫人客氏者挾阿保功朝夕在側恐熒惑
聖聰爲肘腋憂臣謂掖廷嚴邃口語易訛
明聖當陽幽邪立照況奉有
明旨不必鰓鰓過計爲也旋有臺臣王心一以義裁恩一
疏
聖旨寬之而不究臣亦欽仰今月二十六日果傳客氏午
時出宮臣于是舉手加額私幸有期不謬而縉紳士庶無
不塗歌巷舞頌
聖明者不兩日閒突奉今
諭職且懼且駭謂此有所矯托不出于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皇上耶青天白日之下斷斷無此理謂
皇上忍負于奉聖容遽情不忍割旋出之而旋悔之耶臣
又不敢信
皇上固聰明英睿不世出之主也臣甫入班行僅于御門
宣捷再覩
天顏聆玉音威嚴咫尺自恨目不及遠不敢逼視而心知
爲非常聖人夫且以其身在宥天下而不忍一保姆至忘
寢食明告中外有是理乎使
皇上未離襁褓則可今年已出幼外之則有凝丞輔弼內
之則

中宮叶琴瑟之逑　兩宮禀小星之義起居食息調護經
持以節嗇精神以漸磨令德其何有于保姆而爲此戀戀
耶且
皇上一身
天地神明所呵護之身也
二祖十宗所付託之身也詎一保姆得私其恩
天地呵護之矣
祖宗付託之矣而首于即位之日怵以遘警告以災傷兵
動九邊餉窮四海岌岌乎有宋人之懼者又
天地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祖宗仁愛之過借外憂以動我
皇上者也
皇上念及此即宵衣旰食夙興夜寐飭文武諸臣矢心滅
賊以奠山河猶恐不給乃緣兒女子涕泣何爲且
皇上不念邇者三喪並舉
兩母后見背于誦詩舞勺之年
先帝念載青宮三旬紫極倏忽崩殂頃雖升祔奠成寶城
未築有同胥路臣旋繞其際猶泣下沾衿竊意
皇上九重之內更有寤寐興哀惓惓飲痛者特外廷遼遠
無由得知而反戀戀保姆之　諭使臣工見使衆庶聞使

天下後世稱宛轉而猶厚也甚矣哉
聖德之累也禮曰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皆公慈母
死欲爲之練冠有司執奏乃止古之慈母職兼訓教僅恩
以義裁若是今之乳母可知也今夫諸王公主至親貴矣
朱邸既開即 疏不易奈何獨使么麽里婦狎近
至尊截德臣昔備員送衣之日爲姓爲崩千官立擁獨一
乘軒在後巍然衆中道路指目咸曰奉聖夫人客氏無不
吞播眼張者又禮臣周道登語臣云
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媼長跪路旁伏塵號慟聲聞之錦衣
臣駱節恭曰此

先帝保姆恩寵未逮是以悲耳臣嘿然與歎同此掖廷阿
乳之功適當後先繼述之際何厚與薄猶天與淵薄者使
行路尤悼厚者能不滿盈招忌女德無極高明不祥
皇上即爲客氏一身富貴計亦宜早加裁抑曲示保全不
宜格外隆恩以寵而益之禍耳
皇上始而徘徊容汁稍遲其出猶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
言也時出時入尤爲不可言也何也 宮闈禁近之地
詎宜習熟往來閭巷猥褻之身何得輙混視聽況中涓群
小內外夠連借叢爆焰有不忍言者往牒昭然足垂炯戒
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嬈寵而構曹節王甫之變
異流獨紳禍貽
宗社民[illegible]
易禍則可寒心哉
祖宗家法森嚴
皇上茂齡天縱萬萬無此乃愚臣憂君必防其漸又況風
聞藍傳種種疑議業已見端寧止萬一之慮而已哉不爾
得一嫗氏淑愼周旋無間
聖德且安 聖躬既曉勿聽何爲者也竊維
皇上此心特出于小不忍不知人各有情獨
皇上不得自有其情者也試觀客氏之未出也舉國何以
皇皇然疑其既出也何以躍躍然喜出而復入也何以

凜然憂其故可思也或未有以此情告之
皇上者竊以之爲一身私愛不抑而自調矣載誦 諭詞
恭外廷不得煩激是
皇上先有不自安者知諸臣必且叩閽力爭臣喜此心即
可以爲堯舜臣若承 旨緘默是順
皇上小不忍之心而不能充
皇上爲堯舜之心亦爲用諫官爲矣故敢齊聲上請伏乞
皇上斷然轉圜立收 成論其客氏或優以金帛或歲時
問勞示毋忘辭複再不令出入大內貼近 宸嚴至于內
侍人員亦須有荒彼老成正直者大抵不善爲逢者也但

顯。
皇上勿喜諛而惡規，勿倦任而倦飼，勿旋罪而旋賞，使展
轉猜疑，愈開旁隙，則情法自肅，城社自清。孔子曰：唯女子
與小人爲難養也，敢因是而併及之，臣不勝仰祈之至。

遼東獻俘

奴酋倡逆而佟養真等從之，助桀爲虐之冠，甘爲賊之
腹心，近借數萬公守鎮，吾欲守耽除兇，計須挽究拊
并逆者天心厭亂，負乘出奇，毛文龍一舊而佟養真等
成擒，授兵二百人，持長鎗于南什罰獨數千里。獻俘
虜于闕前，而闕奏捷山日將入闕門之期。今見檗因
之之學俠逆滅之內，聚恩山之虎，虜風稀三岔河之戰
十色成蒞充虜師此爲叫。
其二號奴受首此爲先聲。

吏科倪思輝朱欽相疏論客氏奉

聖旨：朕今早覽文書內倪思輝朱欽相論奉聖夫人客氏，
有何干預，指比宋處，前有諭旨明白，又來激聒，顯是逞聽
沽名，撒朕幼冲，本當重處，姑從輕，俱降三級，調外任用。如
有再來奏擾的，重治不饒。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公疏，侍郎
王德完、科道李遇知、道臣王遠宜各上疏申救，不聽。
江西道王心一忠言可味，疏曰：臣嘗讀漢史，至文帝有所
幸慎夫人，與皇后同席坐，中郎將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帝
怒，慎夫人亦怒。及盎以尊卑有序對，帝悅，以語慎夫人，爲
賞五十金。夫妃匹之際，宮禁之嚴，盎以小臣懇直，乃爾文
帝不惟容之，而且賞之。夫亦謂其忠主于愛君，原非有他。
不如是則人主之過失無由上聞也。況我
皇上擅天縱之聖，具堯舜之資，何有于漢文。近者科臣朱
欽相倪思輝疏論奉聖夫人客氏，其心不過以
聖明之諭吉，不可不信，
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宮禁之防閑，不可不肅，蓋望
皇上爲堯爲舜，以成清明之朝廷而已，尚不如漢臣犯妃
匹之嫌，有卻坐之懇也，不意有干
聖怒，罪以沽名，遽加降調。臣等已有公疏申救，諒
聖心自能轉圜，臣似可無言，但臣復思言者一段苦心積
慮，不透徹于

聖主之心，
聖主有納諫之資，佞臣進拒諫之計，則言者危，而天下亦
與俱危，臣是以復不能已于言也。臣嘗譬言官之有言，猶
醫者之用藥。醫者以藥治人，有如其人曰，爾何沽名而以
藥苦我，則良醫必走，而其人之病危矣。然而世必無此人
者，以知良藥苦口利于病也。夫言官亦何利之有，言者多
適以表我之能，亦言者直適以表我之能容。頌大舜者曰
舍已從人，頌成湯者曰改過不吝，蓋惟此顯名。
皇上能有之。
皇上不有而以其名予臣，于是世始將捐而稱之曰，此

皇上之逐臣曾以諫諍蒙譴者也而言官之心於是愈咨
矣臣又伏思
明旨謂內廷之事與外廷有何干預臣每反覆斯
言以謂非宜何也今日之患正在宮府不能爲一體中外
不及爲同心彼牽此制事事牴牾甲可乙否人人異指故
彊埸日危一日政事日壞一日民生日蹙一日
皇上亟宜通其血脈使天下臣工皆視
皇上之事如其家事件件照管事事呼應何憂天下之不
治昔唐高宗欲立武氏爲后群臣苦諫李勣獨言此陛下
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遂至流禍唐室大抵佞臣之言往往

類此不知王者以天下爲家一家事莫非天下事彼兩稱
臣者憂深慮遠其言不無過激然正其家事視國忠於
皇上之職分也且人臣事
君如子事父豈不知從諫可以取憎嫵拂易于獲戾但事
有順則相害逆則相成者不得已而寧逆毋順以攖君失
之鱗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此二臣之謂也伏惟
皇上諒其朴誠俾還原官行其所言令後凡有奏章更祈
皇上于披覽之時留意三思務使善曰之詞一一不礙
聖心咸受之量如此則君臣同體天下幸甚臣草疏方畢
見臣同官馬鳴起　繼述爲大一疏已荷

聖恩曲賜優容乃知
皇上爲不世出之
主舍己從人未嘗不可爲大舜改過不吝未嘗不可爲成
湯亦在力行之而已奉
聖旨嚴諭不許瀆擾王心一如何又來激聒且本內引用
前代故事悖謬不倫好生狂妄本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
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原任大學士葉向高奏曰臣以途次患病并點捷蒙
恩兩疏控辭再奉
溫綸促臣速行諭臣領受臣衰朽殘生仰戴高厚感恩之

私何可云喻自臣發疏後復苦癃疾幾至狼狽力疾前行
已渡河西比近
闕廷餘息尚存自當匍匐扶携一望
天顏祗謁
二陵少紓衷慕然後躬陳危困之下衷仰祈
天恩之允放㡳于君臣之義可以兩全而亦不負臣之此
行矣惟是加恩隆典萬難祇承竊覘
聖意豈以兩次登極曠蕩之恩及于齊天而欲假此以施
及于臣乎不知臣山居自久于
原考　皇上實未嘗有尺寸之勞況于黜事更無干涉無

功之賞占人所恥。韓昭侯不肯以敝袴與人，臣何人，濫衝
重賞，項兵部差官賞來金幣，臣亦斷不敢受，即令賫回，伏
望
皇上亟收成命，使臣得安心趨　朝，不必再疏以瀆
宸聽，其蒙恩乃更大矣。臣又從邸報見毛文龍收復鎮江
人情踴躍，而或者恐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成之
長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而定西域
耿恭以百人而定疏勒，皆奇功也，遼陽之失，似亦在知正
而不知奇，故糜爛決裂，一至于此。臣所過地方，見其士民
談募兵之苦，疾首痛心，而所募之兵，又多遊民替代羸弱

不堪，徒費金錢，無益于用，沿途騷擾，更不可言，乃目前事
勢，又不得不募。海內民力已竭，而驕兵悍卒，乘此假募，押
于法紀，陵夷喧囂，三尺不得問。奸民聞風相率繼起，似皆
視遼陽之成敗以為順逆。今幸有毛文龍此舉，稍得兵家
用奇用寡之法，臣雖不知其成功否，然為今日計，惟當廣
為救援之策，以固人心，而毋過為危懼之談，以張虜勢，即
使鎮江難守，亦不必尤其失策，使將無復敢出一奇以破
賊也，若樞府經略督撫諸臣，皆極一時之選，必能同心戮
力，毋尼成，毋旁掣，共滅奴酋，雪此大恥，消中外之隱憂，此
實普天臣民所共想望，臣一路逢士大夫，其言無不如此，

臣本書生，不知軍旅，又身未受事，不宜多言，但杞憂心切
而途中所見情形與所聞議論，欲亟聞于
君父，故敢忘其煩聒之罪，而述之以備
聖明採擇，亦不敢自謂其有當耳。
兵科給事中蔡思充等上言，遼瀋繼陷以來，最危最急，無如
廣寧，所恃盈盈一水，略限華夷，經臣三方布置，居中調度
外遏奴氣于方張，內鞏
陵京于不拔，大都無事則經撫共甘苦，圖廟勝，保萬全，有
事則經撫共死生，保殘疆于一綫，緩則俱緩，急則俱急，經
臣一腔熱血，撫爾輸關，早已籌之熟矣，本月十二日接撫

臣一揭，謂奴酋與西達子萬餘，鉄山西即攻廣寧，撫臣力
請關上發兵以壯聲勢，業于初八日盡遣，而關上無一兵
矣。夫廣寧山海，分論之，一則藏飲河之鯨鯢，一則據當關
之虎豹，合論之，一則衝風冒浪，為關上前茅，一則控險扼
要，為危邊後勁，假使廣寧蕞爾，兩軍對壘，兵家勝負在呼
吸，而廣寧以種雄關巨鎮，無將無兵將
中朝之神氣不攝，而司馬之體統不尊，今水寒河凍，奴日
睨窺伺，計經臣振威耀武，行將與撫臣戮力，分河之守，而
宣大等邊鎮各征調數千，亟宜遣官督催山海，聽經臣發
蹤指示，庶軍前充實，折衝禦侮，不至為攘臂徒搏耳，從廣

寧而西寧前衛孔道咽喉遠接廣寧薊息相通補車共依
必擇宿將提徒兵數千處道臣策應不至掣肘而廣寧大
勢亦不至孑然孤立是亦急着也從山海而西薊門一鎮
密邇 輦轂督臣所建三營該兵三萬六千酌量緩急即
不能如所請原數而行選司馬亦宜厚集重兵或正用堵
截或出奇追襲或督發關外獨當一隊或潛出一枝右挑
林喜峯等處以揚先聲此皆當事大臣早爲綢繆同心共
濟補縫滲漏每叫難叫苦徒費空言無益也至川兵二萬
八千陸續在道將至畿南是時爭先恐後勇力可賈而每
名尚欠銀六兩亟動新餉按名補給若儲積不足當亟行

嘯溯走考求 卷之七

設處隨到隨發勿使臨渴而掘井倘
皇上軫念奴警以來川兵千里跋涉効死堪憐特發帑金
鼓舞而振勵之則又在
宸斷一念閒而投醪挾纊頌聲載道有不出死力制奴死
命者臣不信也若統川兵川將不可不擇則又在職方畢
爲之計毋輕付紈袴可矣今當事據調募之數以言兵則
覺兵多而臣等據聞報之實以計兵則尤覺兵少無論其
他即登撫所望江淮一萬之額情急眼穿猶寂無音耗該
部獨不可嚴催乎如大兵雲集折色難本色尤難江南郡
縣沿河一帶米價不甚踴貴伏乞

勑下戶部令各有司量動積穀銀兩召買米豆每石貼腳
價若干付糧船運至天津海口聽餉臣斟酌遠近灑輸則
軍無菜色可冀投超馬無倒換可冀騰驤共武之服以奏
全功旦夕俟之而職尤願當事諸臣無事爲有事之防毋
有事作無事之態以至臨時束手徒付之無可奈何也
兵部尚書張鶴鳴奏曰經略熊廷弼揭稱臣與經臣書建
聖上日講畢留閣下在文華殿問佟卜年劉國縉胡嘉棟
等因蓋先是臣値
皇上臨朝後在文華殿下同九卿公揖閣臣閣臣劉一燝
向吏部尚書周嘉謨等商議

嘯溯走考求 卷之九

皇上下問佟卜年等事臣從傍與聞深仰服我
皇上明見萬里慮周九垓雖古聖帝明王何以加諸然佟
卜年等皆經略熊廷弼所舉用藉以共滅奴者也萬一佟
卜年等不知
皇上注意若輩也悠悠忽忽不竭心力不受艱苦不矢志
滅賊至于僨事則經臣之罪也臣與經臣肝膽一心利害
同體經臣之罪亦臣之罪也故星夜致書經臣使諭佟卜
年等卧薪嘗膽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國無期此天
理國法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乃經臣惶懼具奏以臣書爲
証極辨佟卜年非奴一類胡嘉棟劉國縉之賢能而深罪

為人婢槳其心原苦而其情有大不得已者矣何也經臣
之薦佟卜年者取其人有才且遼之巨室易以招撫遼人
故也臣從南來過河間卜年謁臣見其英偉不凡識遼事
詳確臣心重之詢之河間士民極感其善政極服其敏才
且辨其非奴同姓奴虜也虜皆有名無姓士民之說近是
臣亦默計此人可用至胡嘉棟臣鄉人也高才沉識丹心
耿耿可對天日臣素重之劉國縉原任推官臣過衛輝府
曾邂逅一談慷慨任事勁節稜稜高出臣不識其人但聞
少有不羈之名久著文章之譽此三人者經臣與之共事
遼陽共同甘苦同達籌畫深信其心而久試其才以為推

此三人可與其功即廉頗曰我思用趙人之意也一點苦
心為國非為私也經臣疏云將佟卜年仍舊同知安置劉
國縉仍舊贊畫待罪胡嘉棟革任聽勘議罪隱言何容易
也
皇上既寬諸臣之罪又授諸臣之官無非為遼事也今遼
事未有一分結局而一旦廢罷之不但灰任事之心而候
罪候寬候用候罷如兒戲然大非銓衡之法有損
朝廷之體臣愚以為佟卜年與奴同姓不同族臣知之不
真不敢妄定臣非賽解到佟養真云佟卜年之曾祖即養
真之祖也則與逆賊佟養性近族何疑王導曰亂臣賊子

何代無之不意近出臣族卜年亦不幸而生佟之家也言
官既言
皇上既疑何必用之于遼卜年板龍附鳳叨一甲第豈有
通逆之理以形跡可疑而遂棄一有用才能之士耶
皇上亦不忍也臣以為宜留之雲貴廣西使展其所施以
報
聖恩卜年有不痛切勉勵以報者非人矣臣曾與經臣言
胡嘉棟非置廣寧則何以立功贖罪經臣曰業已定矣今
已趨廣寧任事宜與劉國縉照新職銜策勵供職則此一
番公案上以釋

皇上宵旰之疑下以平言官之口而經臣一片苦心亦得
以昭白于
宸聰如此則經臣益感慈母不投杼之 恩諸臣亦殫心
効力于廣寧而奴賊不難滅矣如諸臣不解事又告病乞
歸則無忠無恥不肖之心也不但臺省諸臣有自簡隨其
後臣亦得以請司寇正之法矣伏惟
聖鑒
各王府及省直文武各官進慶賀
萬壽聖節表文
一慶禮民俱照萬曆元年例行進表官十月二十七
日退朝一十九日見 朝十一月廿六日辭 朝

大逆佟養眞伏誅
佟養眞三名凌遲傳國刑四名處斬功典已
故明將首梟首傳示遼東前案劉丁籍并火
遼東巡按方震孺奏曰用兵之法千言萬語總不過賞不
踰時罰不踰刻八字夫賞罰既明且白矣而又不踰時不
踰刻如是其迅且速也而後可以鼓豪傑之壯志悚庸蠢
之懦腸耳自有遼事以來從不曾見堂堂正正做得一事
從不曾見斬斬截截殺得一人人皆知進者之必死而退
者之必生彼亦何苦又欲尋死乎開鐵既陷且立功于遼
瀋遼瀋既陷且立功于廣寧廣寧既陷且立功于山海山
海既陷又想立功于都城退

皇上金甌無缺之天下不足以當罪弁幾次立功幾次戴
罪也今河西兵將見河水不開爽情緊急口口聲聲只說
守不得人人備馬一匹恩賊來先走而又愁爲經臣把住
關門不放乃有差人看一片石者差人看菊花島者臣嘗
察之情狀甚真而諸監軍亦數向爲臣言也連日廣寧城
中富家大戶盡數西奔正在危急時提督又偶中風臥床
不起一切兵馬漫無頭緒竟不知精兵若干羸卒幾許亦
不知誰爲戰誰爲守誰爲正誰爲奇也臣不得已只得督
往沙嶺而時往來于河張叉坮之沖圍而逐路挑選從丁
沙汰殘卒有驛丞典史之不肯窩者而臣月從事焉奄奄

病軀一生九死夫何能爲亦聊以固軍志而安民心耳至
看河上如平地彼之奸既不可盡防而我之軟卒豈亦所
難照只得苦求撫臣破格代提督部署兵馬令准撫臣爭
本兵馬已有着落東奏西那撫臣千難萬難惟是廣寧兵
馬單弱臣深以爲憂今再無別策關內援兵既屬集者號
不敢再言惟有揀兒在兵馬背城一死戰而已仰祈
皇上速下一嚴勅星夜飛至河西要見此番大將偏裨不
拚命與賊廝殺若再望風先走各照信地各照職掌必殺
無赦將從前之玩習一筆盡勾而廣寧塔山地方係寧前
副使張應吾管轄亦宜宿兵一枝當殺賊塞遼路使三師

之歸路絕而生路可將奪也臣不勝痛哭待命之至六月
刑部右侍郎鄒元標再陳愚悃疏曰臣頃以乞歸陳情蒙
陛下期臣以體國諭臣不必以去爲高臣且感且驚夫人
莫不榮仕進詎能遺榮者非人情也欺也仕進爭言恬淡
居九列言恬淡者是忘
君恩也欺也欺臣死不敢臣蓋有隱衷焉臣弱冠改爲刑
部侍郎朱鴻謨取士鴻謨最奇臣期迴隻千古臣官其官
不禁羹墻之思前丙子丁丑間以言事謫者臣舉則御史
傅應禎劉召賢楚則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銓曹同
官則孟化鯉顧憲成鄒觀光王教俱久歸泉下獨臣以未

死之身頓起立　朝夕憶昔游不廢琴書之戚臣猶何恐
久玷班行幽明一理無論人抑揄矣臣聞仕在遇合貴乘
時也恭遇
聖明登極公卿師師千載一時何忍言去顧人臣事君有
致身以為忠者亦有知可而退以為忠者若據之期於不負
君臣有欲死之心而力已衰殘矣夫人從仕如人飲河各
完其量量稍溢則中潰如人適路各用其力力稍盡則蹶
蹶此臣所以日夕九回不得不乞恩
皇上也
皇上如天之恩于臣足矣無可加矣臣不知足生平大罪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三十三
之志與官同盡與老俱窮矣臣如屢見神鑒之
陛下朝講無間事事法古行將追三邁五惟是遼事岌岌
犯屢
聖懷朝僉議以經撫二臣未盡和衷為憂臣謂彼兩臣不
求同者乃所以求同也業已受
皇上重托彼必思昔年一誤豈可再誤爵祿如寄性命為
重性命為輕山河為重仰何以副
陛下寵靈俯何以荅士民翹望必有究局以報
陛下惟是中朝議論愈棼則彼之神情不固三軍之觀望
不盡聽彼提算無得遙制此臣之愚見也以臣初姻寄物

於人可得失豈久之旋得之終非易事
皇上業以全遼付王象乾矣諸峯路及處可入者象乾責
也此不必憂獨廣寧一處僉謂危若累卵然王化貞能自
三月撑持至今豈其今日乃成而有倭志若昔兵未至今
兵有十三萬矣川兵行將至矣廣寧一有微儆山海豈能
坐視提兵互援相機取勝正二臣事二臣不和不得矣
中朝僉議兵四十萬每年責餉一千二百萬正賦不過三千
千七百萬此八百萬向將何處人人欲言藏兵多關戶旁
觀私議經撫二臣亦當思所以為天下蒼生計矣今動輒
言無將臣謂天生一世之人足了一時事各邊臣罷閑諸
兩朝從信錄　卷之九　三十四
將被遣有累作人策勵之耳憶臣癸未備官掖垣時偕同
事曾起遼才數十人後顧養謙田樂萬世德王一鶚葉夢
熊皆効力疆場今宜令臺省諸臣各舉所知另立一簿如
將才之類若輩既登籍自爾留心韜鈐不患無倜儻非常
之士至矣若復悠悠蕩蕩少者壯壯者老老者盡一旦有
警乃捫髀而思盱衡而談亦無及矣此最今日第一義諸臣
勿以緩圖之頃
皇上以客氏故譴言官數人言官未知
陛下意故今妄有陳乞以臣愚見
陛下必有以處此久不留客氏矣諸臣益紛譊唯女子與

小人為難養語又蕭宋儒狎恩恃愛等訓膠固胸中以狎
恩必怙寵恃愛必借寵不知
陛下成命獨握誰不信之
陛下不令之借必有陰借谷氏不知者此書生之管見也
又以
陛下未期年數處言官為憂臣謂
陛下如天如日天無所不覆日無所不照諸臣乘怙進退
在一反掌間耳始未遠引
神宗幼年于言事臣始未嘗不怒如趙參魯璟諸臣同一
言事也而輕重異處似於法不合乎臣激當也例當執法

以寬馬鳴起張捷倘寬朱欽相倪思輝王心一三人則法
平矣不然蕭玉霖震岐路怜愕江介憔悴行道傷悲諸臣
自悲更有為朝臣悲者
陛下與其使臣等今日幾入　朝受　鐘鳴漏盡之誚不
若使諸臣在　朝衍鳳鳴九臯之音臣老且盡矣無能為
矣所望收回　成命主德愈茂相道愈光書之史冊作天
啟元年盛事臣乞歸之身思後無窮故不勝惓惓雖然臣
等頭言不足諸相臣斡轉之力餘揄俞吁咈責難陳善正
相臣今日事一日萬年相臣勉之臣延日望之
禁閣礦時有奸徒陳有繼等借讖飾偽言撫礦

上曰前者戶部言權稅朕不忍小民重苦今有繼又以
礦啟奏命嚴訊之
何選孤忠
萬曆庚寅國本未定選言者指選所選則預報當中
公于時曾其草擬擬于言國所忌諱已而思之曰此其
事未可以口舌爭宮闈無轉移之機理
聖天子欲從公議而附閣從中捷之無濟也于是以
正論讓鄭貴妃嘗令其退切陳情以生死利害感之貴
妃矣轉移於內意謂貴妃竊不計宗社豈不念身
家誠念身家而宗社大計可指顧定而感悅初不忘
公言之念焉曰矣貴在此一舉耳不以性命感動爭先
得請吾儕且享及之耳與其日無罪觀矣貴晚偶乃以攜
請貴妃復有疏請早定以釋危疑疏上
神宗震怒而其罪因問主使者鞫鞠不測也彼時鄭貴妃
出公名而
神宗貴妃固已知之矣未幾因慨然從公議而降旨
之　旨從中出矣是公之得罪在援引正人其所以得

罪之由在默扶國本也不然一家辭章誦書翻
公之受罰更甚于孫公然其故可知也夫延津與講
榮以昭天下之公議者精忠曰君于日月乃公之
國苦心直欲嬰危轉移以定大計身冒虎虎之險則其
爭先難此其孤忠自許豈不可以質天地而泣鬼神
使幸而濟雖因時得翼之功何多讓焉而公且不道
故後倘若之人不知即當時與聞知之而鄉之老成或
有能道其詳者時正樂聞南之典故輔臣朱公國祚等
公揭表
明之
大學士葉向高揭請溫習講過經書
上曰覽卿等奏具見輔弼忠敬之意今天氣漸寒講讀着
于明春擇吉舉行
上諭兵部遼左調援川湖等兵啟行在途計程次第將抵
近郊朕念各邊赴義從征跋踄勞苦時當寒冱倍軫朕懷

特發帑金　百萬兩、與部所量道里遠近、派定數目、便差
的當官同本處地方官、唱名給發、就領將目、一并加賞、仍
諭鼓舞約束、作速前行、到彼其經撫官、獎賞優叙、稱朕體
念優恤至意、特諭。
上諭戶兵二部、頃因遼酋搆衂、四川土兵內變、深軫朕懷、
徧每屢稱兵餉缺乏、請發內帑、朕念內帑所發已多、全無
實用、且兵餉分毫難省、而動稱有兵無餉、是何緣故、經撫
各官、不思核兵核餉、設法討賊、但告苦訴窮、推罪卸擔、甚
孤　朝廷委任之意、今後都着用心料理、戰守諸務、毋致
躁虞、其道將等官、但有推避退縮、三尺具存、不必輕貸、發
出帑金二百萬、爲東西兵餉各項等用、爾每還酌量緩急
撙節通融、不得仍前冒破、其所用之數、先行奏聞、以後不
得再行奏瀆、故諭。
經略熊廷弼奏曰、頃見兵部河西動搖、萬分危急一疏、欲
要臣兵出關、將臣提兵赴關、鎮定人心、而且引郭子儀即
日就道之事、爲臣勸駕、其望臣果厚、臣既受茲任、出關入
關、自當聽樞臣之所使、惟是初推經略時、臺省紛紛言廣
寧事已成功已就、宜專任遼撫、不宜設經略、以撓其權、一
似多此經略者、及鎮江事出、而誇詡更甚、即報捷獻俘、不
會稿不送揭、又似無此經略者、乃奇捷甫聞、而危形立見

熱要經略出關、假使如臺省議、我去經略、不知今日出關
又當屬誰、何向者疑忌之深、而今相倚之重也、初議寧前
布置、本關登津山海兵師甲仗砲車　另似一切齊備、然
後出關與廣寧共進、今天津兵餉全未區處、登萊雖議處
又以道臣之垣多求兵餉、撫臣陶朗先塘報宣傳、兩樞臣
而動與爲難、此二方已屬畫餅、而臣又以處通州逃兵事
違忤樞臣意旨、事事牴牾、兩三月來、樞臣意與所發揚、種種情
所注向、獨廣寧一方耳、迫主進、進不成、決機機不就、以至
事急而始曰東方事專責經臣、又何向者鄙夷之、而今相
需之殷也、臣到關僅八日、即馳至廣寧、而返月餘、大晤獲
到永平撫寧計住關責成西北三四日耳、
則旨謂經撫鎮道等官、料理之已久、如何全無次第、職料
理未久也、
聖諭于鎮江捷至時、已謂調度漸有次第、而今又全無次
第者、前此之次第、乃部科道鋪張以悞
皇上者之言、而今日之無次第、則臣張皇實告之言、非識
臣無次第也、樞臣言用兵者全要主張、此一語最爲緊關
臣以無主張、何以使
朝廷今日得知動搖萬分危急狀、臣故實不得而主張也、
議三方而與計兵餉、輒生氣議調遼兵一十萬八千、止允五

于而置臣疏不覆事事類此主張在樞臣不在經畧也分布挑練城守粮餉車牛諸務無不早咨做早商量而從違遲速主張又在撫臣不在經畧也內外皆主張不得而獨以出關一事要臣主張樞臣之所責于經畧者亦微矣初臺臣蘇琰疏出臣已逆知樞臣則無調度惟想驅臣出關一着是以臣有如議撫臣住河上經畧住廣寧之疏而毅然請行以自任蓋無事則嫉臣妬臣害臣凡臣所建之議定要說壞所用之人定要罵壞所調撥之若懷定要疑及至事體弄壞又要臣去整壞而且代其壞之之任此自今日妄揉常套臣飽嘗之而兩亟認承不待樞臣使也臣亦

出樞臣之能事畢矣惟是經畧一出觀望非轉凡有兵無兵兵多兵少西虜視以爲輕重東賊視以爲進退兵將視以爲奮怯人民視以爲去留樞臣弟知經畧一出足以鎮定人心而不知無一兵之經畧出更足搖動人心也前留援兵三千今盡已出關而東矣此外無一卒一騎一械之隨不知郭子儀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即日就道是此光景否原調近兵永許五千調踰月餘尚無一至今惟催加調到于何日川楚浙兵雖報起程而萬里徒步到亦不能速戰況到尚無日不知樞臣與臣何項兵馬統領出關又不知臣住廣寧撫臣應住何地伏乞 聖勑兵部作速議處

山無使擔天下安危之重臣徒手出門爲賊虜所笑且經臣厚望于臣臣既聞命矣亦職于樞臣亦不能無厚望焉常時在遼督撫一聽本兵調度此固居中馭外之體今既以東方事專責經畧使當一一應承經畧若挈定本兵胜調或與或不與或依或不依以示中樞別有主張則中制之敗道也其望一作本兵者宜心公氣平好與人作商量何必于廣寧登萊分左右至與經畧尤當不時書啟往來商確豈可屢屢致書議事遲久不答豈樞臣只宜責經撫同心協力而樞與經不宜同心協力乎其望二本兵于邊外道里方向有所不知者不宜以己意懸斷樞臣答書謂

鎮江事謂此當發兵一萬由海至鎮江二萬出海州斷奴兵歸路而以四萬弱卒住河山乘亂攻之自可得志乃遼撫無一疏臣又無一疏所以據書上奏恐失機會而不知鎮江在何處廣寧在何處自廣寧由海至鎮江不知從何處殊不知奴往鎮江不由海州而海州非其歸路也諸如此類應問經畧問明白而後上疏方無差悞其望三今日與人言易言省言進則欣然喜言難言費言害則艴然怒此害事之最大者而至于報功一節尤不宜扶同誇張真人點破以爲打成一片相率而欺者至于高出之揭雖犯時忌正欲打破扶同誇張之原使

朝廷上得外邊真情而頓專責之不已何也其望四梱臣
誠能將此四望細細帖貼以倚同于臣則職于出關之後
始得自錄而為
望上專任東方事此封疆之幸
祖宗之幸亦臣愚之幸也
登萊監軍道楊述程請往募川中將士

述程與撫臣議刊本職久宦遼陸風諳勇慈生長西蜀
備知川兵如小寧之應脅頁其勇則有樊龍何祥孫國
稱皆千人之敵其兵可募萬人也如石柱宣慰馬祥麟
其勇則有陳恩宇尚存者千人之敵其兵可募五千也
如施州宣慰覃永化其勇覃之傑覃文化皆百夫之傑
其兵可募二三千也如蘇綱與二十四堡其長單大章
懷劉登榮等皆慣戰之將其兵可得千人也以至單
衛如方我貴之為梟將中州所劉國柱之為英果其兵

兩朝從信錄　卷之

列千人也蓋川之兵地險途隘兵不用馬又不備甲是
故其兵不練而成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行此川
楚土漢之兵所勝于西北介馬之兵也自述程為諸生
時見聘于蜀撫李化龍播州之後親過差蜀土司嶼相
認識今願以冬杪餘日親至蜀口楚江招募土漢之兵
計得一二萬人必於極勇者以備登萊前募之用餘
以各省新招者俗之有此敢死之士當前挑虜餘兵犢
其揣處政特以求制之廢寧方為着定徵調此也登萊所
缺者船裝器械甚不支用職抵川湖招募則路必出荊
州可即于荊州打造船隻凡綿甲服包弓矢鉛箭職主
之再撥一府佐指助皆可剋期而成隨水而至者也蓋
募兵道在楚勞佐職之見述中見為鄖陽監臣相與圖畫
則招徐必速而前帶發根不足皆可那借以代補還臣
職見素能以成信服四省之餉兵而荊襄材料充斥之
地指兵指撥則所造器物必且事半功倍至于募兵餉
根則登萊見有兵部發到十萬兩即于中先動三萬兩
餘皆候之陸續運發務數招兵二萬之用而二萬之兵
除于部發之原領五萬數內扣募其月餉亦于戶部原餉
數內支銷非增兵以靡餉也倘若編完兵所各鎮也
先征及期更有進武邊事太平民官說口六榫于沒土

司平州一司其主將又傑皆可一推而至之指而求之不
患無兵者于是登撫陶朗先上言臣先有疏欲于泉
調川兵數內截撥登萊而科臣亦思充以廣寧待用則
兵甚急不能分撥則合道臣往募之一途更無處法矣
夫兵在關內餉無外增似不必再費
天聽惟是道臣有境外之行且截撥有所部之
命而職不能待撥為之然有不得不
主關者矣

十一月

冬至祀天遣國公張惟賢代

上御殿羣臣朝賀

王三善巡撫貴州○贈故輔朱賡沈一貫太傅各廕一子

○給遼東賞功銀

兵科請催職方何棟如督募兵出關

協理戎政李宗延奏曰日者南戶部尚書汪應蛟差原任守備李繼祥等送戰車四輛至臣寓所見其制木堅緻釘鉀嚴密銃孔周備弩箭鋒利詢之則曰尚在南部作間遼信指倚製造戰車二百輛復因北轉止帶做成四輛前送京營依式製造臣擊輙歎曰陪京計部猶然遠慮特發兵車而況工部乎況京營我將彿邇東經畧熊廷弼留下廣寧堪戰馬匹太倉例應停止草料營軍既無馬豈與員支今車止四輛不免為一杯之水該部補造尚止涓之梅若將前項應支空月餘錢馬額銀全數給與京營聽臣會同各營經管員役前去太倉分領過營以便責成造辦戰車有裨實用噫臣為工部之不應故干澤于戶曹也為人事之無補故望恩于芻牧也展轉于寤寐乞憐于司農而為此不得已持鉢之計也伏乞

聖明勅下戶部速議支給完日仍請戶部親驗收貯

五經博士曾承業孟承光慶賀見

朝

俱曾子孟子六十二代孫

四川藩司王世仁揭請湖兵

新陞四川右參政王世仁謹揭為[illegible]之前官乃拜命之日即地方告變之日川省奉檄前往相機撫勦是以蜀省自山以蠡測海也然計之矣惟有矢志當堅期滅此而後朝食第賊勢日熾兵馬一役荒不無腸腹之患我欲稍請兵糧多歲費以推淵州一枝見在京師固昔日所稍君子之流亞也無亦家之貴所當之請如于國家根本一便于貴頓[illegible]國家之急豈分內外之見伐乞當道照題旨行小甚至于在途川兵其勢難保歸之當得一臂之力乘之恐生一路之梗又屬僚之當事所望也謹揭

起南都大司添注郎中翁元燦

十四日

萬壽聖節百官慶賀都御史張問達南吏部尚書孫瑋太常少卿自瑜南吏科姜習孔江西道李希孔都給事薛鳳翔御史李養志各疏請宥言官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以

昭

聖度以弘壽域

套虜入犯延安

陝西按臣據布政司申報稱九月初三等日套虜搶犯合水塚寨安邊因原九甚又據延安府申文送駐四五萬八月二十二日從黃花崗過邊二十五日到安塞縣洋子谷劫人民殺致畜搶擄焚燒店房屋俱用火焚燒

二十六日至延安府圍困三日焚府學拜樓用火燒城
初一日賊回留蒞諸着撫院拿了杜總兵便罷始[illegible]
杜總兵我們過年三月間大兵徑上西安等情于是遠
近震驚商賈逃竄有謂賊入千谷驛衣裳一如漢人者
衣絲帶隨押包馬騎入驛中作撫馬狀入城殺人者有
謂甘泉一縣人民盡逃上山止餘官員衙役在內犯宗
者有謂婦女擄去甚多將延安一生員女用轎擡去者
有謂總兵官坐八轎躡賊甚遠不敢近者有謂救弁遲
大撫引領搶掠稱說李永芳他在遼東被衙不能占陝
西明年定到三原涇陽且到西安地方各境者有謂賊
牽來馬駝數萬蒲載驟贖前後編豆生畜人口不無遺
落我兵收得担報奪回者又據盧施縣申稱八月二十
六日達賊三萬餘騎馬五萬餘匹由南至甘泉縣斥于街
東二十延長縣千谷驛布營本縣境地本日于搶擄後申
要熟子兵并北關文廟牌坊民房盡行燒燬西野搶擄
人口生畜踐田禾不知其數從來捨北未有如此之掠
甚者自東方不清征調四出全秦之境無不騷
動而延鎮精銳半出榆關虜之生心非一日矣
兵科都給事蔡思充上言自東夷未靖西虜躁入左支右
詘動輒窮蹶以貽
聖上宵旰之憂帑金三發　發旨屢頒　朝算可謂周詳
竟未有戮力衛鋒為　國家伸一愾此無他將無死綏之
志或真病而甜于展布或稱病而希求卸脫及今不亟議
處將來有不可收拾者以臣寧言之提督王威病矣奄滯
床褥誰為提督雖有祁秉忠羅一貫劉徵黑雲鶴周守廉
高國貞等才智逈被者固多而貪黠恇怯者不少聞有數
糧時每兩尅銀二錢致軍士枵腹不飽者有養健丁壯馬
留以自衛不肯令當鋒掠陣者有每兵一千虛冒三百折
銀入己以備公費者夫陋規且不能洗革況思其督率將

方分合如法者乎行經撫查勘果病勢難支即亟議摘或就
避中諸將推轂或另揀勇畧登壇王威仍令養病虜寧不
許入關以開規避之路此皆萬萬不容緩者至各地之材
始于拱把今之宿將寥寥矣兵部宜就科道諸臣前後薦
章存名者行取來京甄別去留以儲寄閫如著朱騰擢等
然取之數千里之外困頓之棼藪之下使後來者望薊門
而裹足也以延鎮言之杜文煥稱病矣奎虜躁入烽火達
于甘泉有言應援不速離賊顧遠者有言邀截零虜挑起釁端者
有言虜投設書不擊杜總兵明春必肆侵掠者夫虜衆虔巡
深入不能堵截以殲其醜該總何辭以解弟大將而為虜
所忌平日必非媚虜者若因設書而摘所忌則大將之去
留東虜操之如　國體何或曰文煥不拿則納款必不成
西陲必多事斯言是矣倘文煥拿而款仍不成或暫成而
仍不固不幾貽笑四夷乎況虜既恨文煥為素仇文煥更
不當解兵以避難職同官郭允厚之疏曰職何忍以數行
文墨竟為兩臣推出重担畧不為地方眉睫計誠為確論
則杜文煥者似宜量行罰治令即出料理秣馬厲兵務保
明春無事方可免議計部尤當將今年額餉盡數解發使
士馬騰飽無若茲秋直至虜圍延安始令倉皇以那借也
從來之兵莫使游防海上則[illegible]購已為多若使之禽洞發

賦用衛炮
之兆然誤
前心矣

侍進蒲南衛李制奴舒則樞部之議添五萬計部之餉從己
萬奉有　明旨矣顧裁撥既不能應而江淮之招募報發
僅滿萬閩兵之三千明春方可到即到亦不過一萬三千
就三萬論猶少一萬七千道臣楊述程所募于楚蜀者尚
屬風影則或　敕令撫臣另募海濱之士或取辦于東土
之留餉或找給于各部之接濟亟當議定俟有調發撫道
即督兵海上若有逗留觀望始議其後未晚也職聞泰昌
元年九月紅夷沉舟粵海陽江縣撈得銅銃大小二十餘
位詢之廣東舊按臣王命璿云所傳不虛但時已出境未
及取題今原炮見在彼中宜着兩廣總督令習火器者演

南疆繹史[redacted]卷之六

放擇藥炸裂者起運前來以備不虞仍選慣放之人三十
名一併起送來京以便傳授巷火炮一位費銅不上價不
下千金豈以見在之器置而不用雖驛遞煩勞而制勝者
大愈于募兵數萬也伏乞　敕下該部施行
贈黃輝馮有經俱禮部右侍郎送一子入監○贈陸可教
石應岳南禮戶尚書廕一子
廕趙用賢一子入監○贈故輔王錫爵太傅廕尚寶司丞
申飭計典慎咨訪杜私揭指貲格核卓異懲擒辦
逮鄭之范于理追贓抵餉
陞南戶部侍郎孟養浩一子入監從南科臣徐憲卿請以

功在　國本故也

當十奄斜之議諫者皆得罪孟公獨毅然不顧裂書直
疏侃侃以三不可之說諍
旨下廷杖一百爲民胃觸而復積氣絕而復甦嗟哉犯
欲從諫比爲姬下游矣乃
皇祖震怒一番即轉念一番雖齊其身而終用其言致
令
主也不驚
宗社晏如誰之力也方其家居蔡之者義爲必岸然一
激烈丈夫及乾之以絕不誤節或言
廷杖事稱引爲恥君子所以賦稿其功而又欽其德量
也

皇極門成
兵科都給事蔡思充言臣看臺臣梁之棟章奏爲湖兵聚
衆鬨殺事奉

南疆繹史[redacted]卷之九

聖旨這調到湖兵毛兵着作速督發聚鬨首禍的嚴查具
奏正法以後援兵到日該部刻期督催前赴各鎮有遷延
觀望的統領官一體參來重處欽此大哉
王言真如嚴霜烈日令起發者逗遛者膽落矣顧遷延觀
望有過于統領湖兵之張景珍者乎據臺臣疏湖兵以本
月初七日至州稽遲旬餘夫河西勢急焚溺非援兵逍遙
之時通州密邇　京畿豈容兵久駐之地況工部之衣械
銀業給散于初九兵部之安家銀續到已三日景珍何所
待而驅之不前扎兵都外例免見
朝景珍又何所爲而潛入　都下則嘗求加銜無詞以解

也何使景珍非入　京貪穢銀散即發則毛兵尚且未重
形影既不相及洏肆何從起釁是湖兵之帶傷毛兵之損
命由景坤固爲戎首張景珍實爲禍始今景坤難免議除
則景珍安容輕逭臣因是而有感乎加銜之當愼賞給之
當早也出關之將領何得加銜蓋藉以鼓勇往之氣非以
開徼倖之門以通州咫尺近地援兵過綽接踵使統領武
弁人人皆守候以待加銜日久則兢嚷多端人多而物價
倍貴恐來日釀禍不止今日況彼既以營求來奸役必從
鑿空應無乃朘軍精以飽奸人之腹乎宜著爲令一切援
遼將士有約束嚴明沿途勿擾如限抵關者度關之日兵

部即與之請加銜違是而于澤者罰無赦妥使部復因其
才毋使奸役操其柄甄別在上誰不望榆關而踴躍庶覩
業之弊可消也人情稍有藉口輙生推避湖兵之藉以爲
詞者兵部發銀也通州距都門不一舍有何跋踄而給
發獨遲今川湖之兵漸次前來樞部應將賞給銀兩專官
解至山海各兵隨到隨領懸賞在前孰肯住足于通薊庶
督催之令申也臣草疏將完接河南義兵把總羅英等呈
內稱途中飲食甚貴只糧不敷目下天氣嚴寒裂膚墮指
況皆不教之民未經訓練來閱視一番操演數日倍道出
關夫若輩旣慕義而同仇更當施恩而鼓舞合于各兵至

部差官閱視加以賞勞俾安插關上暫咨督臣王象乾酌
練俟其喘息少定練習稍熟而後赴敵豈惟三軍免露處
之虞且使當關兆虎豹之勢也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將張景珍重加議處如以曾經戰陣可當
一隊姑令帶罪立功以觀後效至于加銜必愼賞給以時
務着實舉行庶後來者有所懲且有所勸賈勇直前以張
撻伐不難矣
虜酋艮定等犯甘肅鎭番等處參將王承恩率兵將擒之
于麻山湖斬獲甚衆撫臣徐養量奏捷
附蛇山考

按蛇山界通閩浙在東海之中東即是小琉球日本等
國直北即黑水大洋係小兒女直等國三面皆不毛之
地正南及福建漳州海澄等處西南即浙之台溫界過
陸發丁入舟絲山等島即寧波定海等處入南海而
西即吳淞劉河崇明進退進江即狼山焦舍及江陰孟
河諸路稍相距二千餘里其山週廻三百餘里前溪水
可食可種稻五穀又有崇明對海面剌五日夜方到有
一山亦名蛇山又曰金家山山上形如交椅寬廣不知
里數四面悉峻嶺巨浮波發出沒惟東南一口可入山
主姓王僅三百餘家亦在山中自耕自食閩亦爲盜此
在日本南相去約百餘里

南朝從信錄卷之十

秀水　沈國元述

十二月乙酉

清理黃冊

四川奢酋倡亂

九月十七日，永寧土目樊龍、樊虎統領調兵至重慶賑，川撫徐可求點發客文，商人奢崇明謀父子逆謀挾衆嘩亂，殺傷官民，遂據重慶。當時殞命者，則有撫臣徐可求，道臣孫好古、駱日升全家，同重慶知府章文炳，推官王三宅，順慶府同知王世科，巴縣知縣段高選等；又有敘州府同知林□先，總兵黃守魁，參將萬金、奎營指揮王登爵等，俱同日被害。其科臣明時舉，董臣李達，重慶通判王天運，俱受傷，脫險而逃也。至于左右叛軍，一時逆伏，嚴判賊遍地，不可勝數矣。又約奢寅之謀，擄非一朝，故有謠一官責其二頭目各五，收各兵側目，因觀其變，

餘土兵之面，勿使寬因而激亂者。日月直夏勳有謂等止兵七千，自充一萬，冒撫臣點移，此較汰事老弱來饑偕亂者，一了家丁乘有謂其發復親起悖逆者不料者，民報出城本足憑，而推言是縣調上兵若干，復多帶若干以來，土兵入城，聽點仍據列數千，蠢乃以俟城內砲聲可威外應之，即將江口停泊商民亂所亂捨者。此報稍為可信，此賊日發起之情形也。但民不期之後，城門或開或閉，商民聚集，順流而下，然亦不甚禁。惟時廟戰鼓旗伏，賊之餘志外，尾以下亦稍孚資以遮，何此東勳賊之志，可以見矣。

遵義城陷

九月二十一日，據四川遵義軍民府申報防守黎民營千總官蕭布忠犬，濟營加銜指揮李逢陽等各報，據承宣撫司奢崇明督兵到江門，仍又歲同伏在馮壇江剿兵一十三營，鄉民逃散等情。又查得遵義縣內村阿六名，各王俱在遵陽同假稱守備同參領星龍等來雇招新兵；又有本縣白田壩余馬户王璽生等百餘人，先以援兵投入宣慰司，被遠會合作亂，全体若棄主謀，撿掠居民，規燬房屋，遺猶該府通判秦任差猶擒獲通夷犯人張向何虎、龍一，係生員，一係吏，貢到官供：奢酋崇明欲攻遵義等地方，前遣同投酋為內應，擬稱招集舊民內援外應，謀為不軌，其應調援遼之兵，命夷目長官吳龍等捫行崇明與家夾目雜龍等將兵兵半數，折回巢穴，逆欲乘援三路進兵，直搗遵義亂據，已前勢不可遏，而兵撤。有報十月初三日，威時遵發府將印，通判袁任攜該府併遵義縣印，奔往貴州史按臺，冢稱永寧宣撫奢崇明同子奢寅調兵攻遵重，牌下分，奸徒反據州治，所存言度上捍保合民一時逃附。段遂將府屬州縣殺擄空堯，府縣遥民黃驚，無措，各自奔逃。本職數次撫諭，附調不住，泰本府知府杜天璋荊故本逃，本道李仙品招兵援遵，家將萬金全赴重慶未同，應有本道標兵二百名，參將標兵七百名，守城兵三百名，同備充援遵去，至十七兒在數百名，或隨本道遣出，或隨參將赴重慶，成遂一杜知府椎至樹梓兵數十人，民無固志，備役全逃，惟賊一人獨天無恭吩。九月二十八日，只得賚印出城，瓜刻逆兵，采至遵入府城，已是賊人之境矣。職殆奔至烏江，章布泰參都司許成名，并都指揮徐用有等，督領奇兵，擁兵把兵，殺復江赴援遵義。職疾呼遇渡，擁去，殺獲賊方，應命前來等播。

石柱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勦五牧聯，廖道秦氏求其助兵，秦氏斬使留銀，進兵隨重慶，邠陽撫臣楊述中奏聞。

上諭兵部曰：宣撫秦良玉，聞賊勦逆，忠義可嘉，并貴州宣慰司等司，檄調協勦，着會同該省撫按，便宜行事。

賊攻合州江津，知州翁登彥、知縣周禮嘉率衆禦之；攻興文，知縣張振德死之。

時賊勢甚延，遵徒借逞，成民望風遁竄，賊守無一足恃，納溪、瀘州、江安等城，俱被燒劫，興文知縣張振德勢不能敵，遂同妻子自焚。永州、長寧、榮昌、隆昌、璧山亦俱陷。奕合州翁登彥，打律周禮嘉，請兵堅城，屢挫賊鋒，其胆

力有足
嘉者
賊逼成都
行人張紳致各衙門咨曰川中兵變入報久未見
旨下茲事急矣酋兵圍省城逼二十日盤踞松林鳳息
不通竟在呼吸有如省城失守全蜀潰裂難以收拾該衙
萬不得已走健足具疏報
聞天地翻覆突起穽土身罹其害慘不忍言矣而在台
臺東位老先生遠聽聞心其苦更倍倉皇疏揭僅得其
槩其危急情形以烽火阻斷未能盡推至望爲力協之
遠爲拯救
請兵請餉請官請將看實上緊方克有濟萬一如仍前
救遲故事又無望矣就中
請內帑尤至急者蓋被陷諸新縣公私俱入賊手而附
近地方官逃民散餉無自出如省城堅閉府貲蕩盡而
此後將何支撐至官之飲之在平時已不成景象而今
盡化爲烏有最急者將領官無一人敢者城之圍蕩疏
恩援惟不奏乎今東西南三方阻塞僅有川北一線河
道車書可容遠俟而岌岌乎旦夕不可知矣併此路

斷後圖恢復從何處置尤此時急宜關一援手無善之
監司遠來坐鎮劍門必保守川北門戶不至四阨俟與
神京氣脈相通方可措置而亟設監軍于潼漢間與撫
邛兩道四面策應尤不容少緩時刻然且不知省城光
景如何恐此說無及痛哭何補惟台臺裏亟圖之最可
恨者重慶報變承差沿途索詐不肯兼程事非小可時
勢至此尚可奈何紳深懼辱
命狼狽惟有伏當討不旋踵而坐視
宗國傾危無能爲力勢迫情危爲乞垂垣
吏科給事甄淑請崇遣公忠敏慎文臣一員駐劄夔州細
密探查不時差馬飛報非獨不敢欺即彼在事諸臣亦不
敢不據實以求底定之策也
石砫司秦良玉乞
優賜加恩以鼓忠義疏曰臣司世受

國恩素懷忠藎自遼瀋陷沒親兄秦邦屏邦翰當場戰歿
親弟秦民屏遁體全傷衝圍突出親族叔侄百六十人血
濺沙場弁懷裹革操戈以待切齒復仇奉部文征調臣兵
三千續調二千蒙此蒐簡挑選精銳秣馬洗兵以備點發
蒙本省撫院先發承寧平茶邑梅三處石柱之頭限
以九月二十六日起行不意永寧頭限于九月十七日在
重慶發場候點闖因索錢糧輒起悖逆戕殺撫院道鎮府
州縣官戮辱士夫軍民其中有不可言者雄據渝城遍行
擄掠大逆不軌臣聞怒髮上指切齒酸心誓不與賊共戴
臣即首倡大義憤激所部精兵萬餘自裹行糧同胞弟秦

明屏胞兄邦屏長子生員秦翼明守備秦拱明催兵都司
胡明臣鼓舞激勸協心籌畫先發兵四千捲甲疾趨倍道
兼行銜枚勒馬潛渡諭城札營于南坪關咽喉之地以扼
群賊歸路暗伏兵四百夜襲兩河斫燒賊船以阻泛舟東
下臣親統殺手六千令胞弟秦明屏督陣前鋒沿江而上
水陸夾攻擒賊必矣臣又留頭限一千多張旗幟護守忠
州一帶地方以爲犄角之勢移文夔州府設兵防守瞿塘
上下聲援星夜進兵仰祈
聖明急敕部院速議文武鎮撫監司等官刻期任事以解
倒懸臣今統領親兵萬餘協力左右維持全賴[illegible]信賞催

同佐指揮籌畫。惟臣胞弟明屏征椿征黔先立微功近從
援剿豫部札銜都司僉書復差四川催兵抵家一夕聞臣
與賊相持孤軍進退無措幸屏即續統領精兵往救論城
要地似此一腔忠義勤王圖報可嘉伏乞
皇上敕下兵部俯念忠蓋謂臣不謬加賞發帑藏御責令
分統司兵獨當一面平舜臣存上貢泰冀明提調楊學體
俱係文武全才祈各一銜以便軍前效用庶人心得以鼓
奮會且夕可平臣竊思世受
皇恩天高地厚無能報答滅此賊以報萬分之一也又據逃
難商民傳說仁懷赤永遵合州縣爲奢兵所殘長壽涪陵

百姓乘機自亂草木皆兵除臣一面牌復諭賊安撫鄰邦
州郡外復有捷音另行飛報
上諭兵部曰援遼川兵准行原領李仙品等押回討賊候
事平優行敘賞其賊情着陝西鄖陽巡撫官差人偵探不
時傳報餘着該部議覆劉時俊既諳蜀事便着與彼中應
用。
廣東道董羽宸奏曰蜀于諸夏爲十絕北有劍閣東有瞿塘
原是有割據之勢中原一擾輒有僭竊自雄鼓亢泥而封
之者在往代猶可言也據蜀則去窩耳我
朝幅幀四擴蜀之外有黔矣黔之外有滇矣延袤數千餘
里差直當天下藩者五分之一而盡處上游秦楚江淮其
其建瓴而下者也蜀一失守無論滇黔非我版土其爲中
原禍豈淺鮮哉臣因謂蜀患不減遼患而救蜀當與救遼
並急也
蜀警倏傳一時建議者或念切封疆或情關宗國或痛
生靈之塗炭或慎蛇豕之薦窺忠形布書義見籌畫用
京畢集之嘉猷永
藏不磨之令畀
議重臣。
董其曰蜀兵單弱捷伐難恃勢必藉力于滇黔秦楚而
一日無兼制之節四省之兵一臣不能撤也猶臣可見
恭繇
本兵曰是推總督已稱得人惟是駐蜀之撫屬中書夏
應在東南而今敘瀘一帶半屬賊巢則控禦之權宜稟

上蔣廟廣一府南戰重慶勢可比于建瓴而應成都戰
不難于及腹此建節之無容再計者至臣兼轄四省
責任既專事權宜重是
皇上畀以寵靈賜之尚方劍俾得便宜行事而提兵
討用赫天威猶宜資其調遣原調川兵奉
命巡撫恤聽相機發蹤中制
撫之嗇曰牙書虎騎誰爲捍禦今幸補撫臣朱燮元矣
惠上有夔龍可以釋
皇上西顧之憂但恐入覲在先附報在後地方仍虛無
人可慮也宜星夜
勅印前往即使在途已久必令趨赴何但相機撫馭應
文武有所稟成而地方得賚其履歷之望也
又曰川省無兵不能不借兵于別省遠者欲觀長不及
言
勅諭湖廣貴州兩撫臣一提兵夷陵已就以壯上游之
聲勢一提兵于永寧境上以作犄角之聲援二臣即于
此地誠代不相妨也
勅令沐國公提選兵于緊鄰滇境上以助聲援并兩
掃蕩又
勅奕宜督率雅邛洛雅或籌其巢穴或截後追襲被應

茅塞服世受
國恩當盡有令率之變而不爲
朝廷効一臂之用必非情也乃
勅諭陝西撫臣速撥兵一枝于朝天嶺上以爲屏蔽守
禦之資應四路擊壯而賊氣可先奪也
臺翼曰蜀以劍道爲門戶門戶不通堂奧安得而有之
秦豫之出鎮潼也更一旅往爲陽戎往翔叢以犄角援
乃能撫商鎮原爲四省而北蜀之瞿塘忠州衛所並東
而撫
祖宗之法無有除竟乎亦
勅令移駐荊晉發人募兵馬如情州之役調臣江錦
發督臨元事似然楚蜀舉報不至隨經而蜀之陳南酉
北首尾可以應援呼吸可以通氣也
又以道路之梗宜酌今日之蜀首莫急于重慶次莫急
于知州而渝陽去渝城止二百里三道皆有事地方一
日不可無兵要害者乃徐如珂兵國任事已奉命有日而
履任之期尚杳如也能不關報而來之後有叙州道
缺員近在咫尺可備緩急耳急宜蕩寬將促該道而
之恐無濟也就附近擇才
宜破格擇補亦實計矣

議道府。

臣之愚曰今道府衙職者數人矣則欲另推何時可到
宜于本省府官中之有才略者即遴選缺從二中有才
略者即將府縣中有才略者推補府佐爲之裁其
有經濟長才者卒應變者不妨破格錄用以濟危疆即
從司不能一一盡知其品今督撫臣與之睥已入報矣
其于諸臣之才品不啻燭照而數計可一問而知也
梁之楨曰今蹤兵無餉無民無丈莫急于無官即保寧
接壤漢中爲西蜀咽喉很奔獨突鐵衣馬蹂躪之所共
突以來郡守周道直等上蔡儲據咽守要害慨慨幹濟
群勢大振人心所恃無恐城隍接臣撥移川東兵守道
又已疏陳矣宜就
近推補以資保障

議城守

臣之愚曰承平既久人不知兵烟爐萬里誰是金湯宜
速下一
勅諭川省各官今歲自春祖司以下俱免入覲令府州
縣正官議督鄉兵護守城池序遂次閱
詔者速回到任其日賦至而能出奇制勝者與護守有
功者俱從優論遷者以失所城池之罪罪之不得以入
覲在途
卸責也

議將帥

臣之愚曰今成兵作亂上司在在生心宜于秦楚甚近
地方擇名將一員統領重兵鼓行而西應先擊所至賊
首其根應而不致之擾中原大非細故
革蘇曰今之將蜀兵者已歷道楊愈懋矣而蜀自成都
至瞿塘可三千里專且有步兵箭粹險阻可以一余總
適制于宜併
勅新設鎮蜀總兵蕃未出統領援遼川兵之選留省從
由至夔通忠涪以防奔逸出峽之路
國初之平偽夏何常
不以兩路並進耶

議兵餉

梁之楨曰比聞錢糧必有一縣一圖之爲籌爲之首倡
寧無有如合州程守廣者盡輸儲全數者倡率義勇

蜀曰形勝對魚示險之據得以扼其要害者宜急全
木建郡官士大夫備能解衆致盟擇全激勸與地方官集
議據力請告者即爲招隊覘者起用集監生員皆分
類優異而素封之家亦令指資助募助與之以千把總
等職銜以示鼓舞則成自爲守人自爲戰必無逃遁而
就近州縣之相應援烏合之衆豈能堅壁以老我之師
也
臣之愚曰守邊兵備官及各衞所官其各有城守之責
民兵壯義宿所也軍令星夜查核補足原數予之器械
作其忠勇令嚴則賊守則固此是臨渴掘井而救焚燃
潤合此急策焉
梁之楨曰益州人民新罹兵禍流亡在道亦心恤流
者有父兄子弟化傷者驚悍之民誅財物採婦女不甘
心叛亡即撒爲盜賊當拔令郡縣官照糧追兵酌其
丁壯習力并家精強悍者編爲隊伍州縣官牌勤徵收
餘糧當亦賞費備有膂力機警之輩或命爲十人之長
百人之長特原其罪俟其功果能劫殺事平以敍長
賞其仍分別蠲免以酬其勞蔚亦灾荒之賑原久免
于弟不輕去其鄉而思亂之民不爲賊用而我乃收一
時之力也

董其曰蜀自變取吏兵絕無一毫帑金之發蓋蜀府庫
從前三十餘萬支撑不給而變起矣撫臣雖中詢衆呂成
等縣一空不但以府庫委賊而諸藏其復有長物乎
都所調一松潘威茂等衛想已集二萬人而秦良玉之兵
長壽而伏土沱者當亦不下二三千人也帑發而遲遲
不解何不趨前車之轍而為北邊遷延矣宜急遣賢能官
以帑金二十萬為兩路以三分解赴成都以
一分解赴至夔急餉軍士毋俾脫巾可也

議防守

貴州巡按史永安曰黔與滇連又地界聯邇烏江之險可
阻敵兵之來而沿河覺空虛黃平龍泉一帶賊可長
驅而入與一二逃七寨兩山之險如虎傳翼黔之大事
去矣即今把守烏江諸防湄潭非兵數萬不可而所餉
二萬八千金兌買于重慶僅餘楚餉陸解到者用盡銷
到者止一萬二千金備募土援兵四集不足以供一月
之行糧是時無兵則憂賊無餉則又憂兵
湖廣按臣餘　曰賊中于重慶則荊岳震中于遵義
則辰沅急通分守荊南道劉澤深以領表入會城陵舍
撫臣撤鎮歸州而以江防道移駐江陵聯絡策應稍稽

防援。一帶江城嚴行申飭
荊州知府熊秉鑑具揭按臺云薛萬鑾前募土兵一千
二百人其親兵一千近在襄陽或可呼之即至又有夷
陵州教師孟希淑者亦募壯士百餘人願隨薛將軍滅
賊一得台臺號令彼即鼓行而西此兼為我守歸巴直
為蜀平大難可用職竊見此人勇而有謀士衆為用麾
令嚴明必能成功其所揭稱共一萬有奇蓋兵帶至山寨
隨支前隊者為上部主事之銀則所以餉者兵今即以
餉食者減省為直截但須台臺知會兵工二部一面
又發似亦無不至于守禦之策必職者所能為者止里
力為之其不勞為者尚俟本道移鎮具詳申請大約日
前吃緊之着則自巴東歸州夷陵宜都枝江松滋以至
荊州之沙市有在如人日日有備其州縣正官除
松宜原係裁處術門發恐歸夷巴松當免觀萬一歸
不即平他日征調紛紛俱由此
路誠有一日不可缺正官者

議賞罰

本兵張鶴鳴曰夫郡邑守令賊至當一死守城孫自
合州江津而外為邊義之責任者尚有此也烏容賊衆
未必遽能陷城而城先自陷勿論死勿去之義諸呂衢
殉于寫瀘嘉翁登彥龍城獨任應行彼中撫按從優給
典仍聽吏部加銜重用張振德死難自莫應聽該部即
錄其餘遠竄諸臣併乞
敕行督撫按臣查
勘情形分別論罪

議賞格

本兵又曰重懸賞格如有擒斬逆賊者不吝萬戶之封
脅從投獻者許開一面之網庶衆皆懷貳歸心奢
賊其為釜魚乎
上諭兵部曰土舍承襲地方官因循慣規大干法紀著嚴
行禁革違的巡按官參奏重治永西屢從征調効勞安位
着即與承襲各土舍宋嗣殷等盡行催襲不准稽延以鼓
督張我續提督川湖雲貴四省軍務

上覽吏科甄淑邊情疏諭兵戶二部曰這本說的是封疆
大計豈容意見參差經撫共肩重寄着尊旨實心協謀督
撫道將相機戰守本兵調度兵將居中運籌共挽危疆如
彼此偏執內外推諉致誤事機罪責有歸戶部專司餉餉
尚書并總理糧務着及時商確料理毋致匱乏
祁伯裕為南都御史
原任禮科都給事中張貞觀男張鎮比例陳情乞表卹忠
以光

恤孝

昔貞觀在禮垣以
國本未定疏凡九上卄　貶為民

贈恤遼瀋死戰武臣

張神武贈都督僉事襲陞三級楊宗業贈都督同知廕

一子本衛正千戶梁仲善贈都督僉事襲陞三級俱從

祠祭郭有光役原職贈二級襲陞二級劉芳華等五員

各照本職上贈三級襲陞三級曹登翰等三十三員各

照本職上贈二級襲陞二級張彥等九十二員各照本

職上贈一級襲陞一級丹見龍贈指揮使李柯彭贈都

督陳彭相丹各贈千

戶侯世祿等依擬

吏尚周嘉謨奏言老臣去　國身輕犬馬戀

主情重敬陳四則以新

聖鑒一曰顧養

聖躬二曰培養

聖德三曰責任輔臣四曰愛惜人才

上嘉其忠愛

禮科左給事中周朝瑞請儲才以應急需疏曰臣荷

皇祖多年培養

先帝一朝錄用原言忤　旨被特

聖意雖未即赦然臣已自甘斥遠不驗用

皇上龍飛御極新　詔首復臣官此真　國家二百四十

年來未有之遭逢非常之契合臣感極涕零益

思報國是以發憤

剝家多故漢人情偷安心切救時凡有可以安社稷　國

家無丹不披何暇顧忌不諳諱忌誠有如

明旨之所切責然猶薄罰示懲

天地同容臣清夜捫心不知何以得此于

聖上半月來反躬自訟日求其無忝言責以仰答

殊恩于萬分竊思諫官以言爲職舍進言則無可爲効忠

之路臣安敢因言未投機遂從此以言爲戒乎且今天下

豈不千

事千差萬誤臣雖欲一一言之當從何處言起惟此時邊

場大患終莫急于妖氛正熾剪滅此而朝食力尚虞于不

能厚備之而全制之局亦恭于未定賊之滅早滅晚專看

我之整頓遲速而當鋒戮力又全藉有一班急難之才近

見廣寧巡撫王化貞題監軍道僉事馬紹芳患病一疏大

約謂紹芳去而殘遼陷氣亦甚憂其接續無人是遼臣今

亦慮及之而臣慮此則非但今日始矣居恆私議除在遼

受事諸臣外試詢其再有誰堪經撫誰堪按道方今舉朝

搤腕共嘆乏才若然則須是目前一鼓殲賊事無中變人

狃故常而後可設使賊滅難期而天意每深人謀不及直

至遼左需人乃始倉皇驅馬于水盤舟于陸不惟誤國亦

且誤人以臣之愚度之天下畢竟有才不用何至欲用無

才在人主知所以招之耳上古不云乎夫用兵之要在崇

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臣謂方今在

廷諸臣師師布列其遂無可備經撫按之選者

皇上宜勑當事先事識別破例儲畜務必有以繫其心使
之戀
聖主禮祿之際而不能含芻仍循資盤擢官思擇俊才願
投閑即至事急容有不得已而牛捻苗提以往乃人言且
動設其忠
皇上復不惜其苦木問表幗之須一任諸書之積又何以
慰勞臣之心而鼓豪傑吞賊之氣乎若夫在外分符諸能
吏令藩臬以至郡邑其于戢寇安民頗多經歷窮情弭變
路熟車輕苟官不敗于垂成智必優于排解今當大計之
年總萬國之人才盡集

闕下合先勑各該計吏諸臣于入
覲各開官務隨時隨地廉其根基審其標表察其苟幹耳
目可備緩急者藩臬知府中或七八人或五六人州縣中或
三十人十數人俟計事既畢其在藩臬知府處以搢紳京
堂其在知州知縣處以各部主事但關勘貲長才窮限關
郛一務夫搢以不次人不難制所發以從而重以廷推
以及欲蜀者才以副觀夫倚于巡次羅之以風影其洽之
誠得成夫且不害星淵懸也以當一面之來監軍之選遊
擊知其時有餘地矣然業已蓄之夜案備之歸獵原則緣
亂者取養尊如要害之需才時觸未及寇寧鎮任之救兵

書騎督餉觀師但憂蹈試不效倘然大用無時部署宜用
之戶兵工三部或資其心計理財或假其前籌致勝或精
其巧思牧堅甲利兵之益如是則管理新餉監造盔
甲與夫職方郎亦不患于偶缺無人久之累各有成績可
觀不妨俊以內轉則不至旁開倖竇俾諸臣務得祿是為
速化之術京堂其陞內地趨撫部署謀改各省銓部一番
鼓舞祇以長異時躁競之風人言奴酋爲僭官呈不誣矣
當事可不熟慮于先而預防其漸哉至于山中被
徵諸賢如鍾羽正趙南星鄒元標李邦華等峻節通才人
飛仰其變化已亦須趙風雲一出而表儀寰宇界限華夷

正宜傲雪凌霜勿復較長論短徒令知之者起有心閉戶
之疑不知者叢張盜虛名之誚即所以自爲豈直無見第
如危牆
沖聖何猶宜
特勑該部急催到任以無負巖穴之聘共佐 國家之急
者也聽此久遯幽人本是濟川舟楫然亦有感于遼撫疏
未遐想邦華而速棗及之臣一念報
主矢誠忠心難昧故復不禁誇誇備蒙
聖明裁察稍化拘攣用塞罅漏立 勑衙門議覆施行眞
祖宗有靈天下大幸臣不勝激切之至奉

聖旨時事需才着該部加意訪用鍾羽正等都着上緊催
來到任不得任意挨延
纂修實錄禮部尚書翁正春等
纂修玉牒禮部左侍郎郭淐等
太僕少卿劉時俊贊畫川湖雲貴軍事
廕馮琦劉夢先各一子入監
遣原任遼撫李維翰
元輔葉向高祗謁
定 慶二陵還恭進詩章
上宣付史館

御史江秉謙直言天下所最急最重欵曰遼左禦奴一事
祖宗之金甌視爲安危都城之心視爲離散草澤奸雄不
逞之徒耽耽視爲動靜而我
國家兵餉全力亦盡萃遼左無餘矣此其托于經撫諸臣
者何如于係而
朝廷之上或以意見爲愛憎以愛憎爲低昂又或以含糊
爲兩可以兩可爲責成乎臣又欲吐胸中憤懣而緘口者
三經撫議論不合幸奉有會議
明旨矣敢直言以佐
廷議即犯時忌不顧也

皇上再起熊廷弼授以經畧假以節鉞不啻曰疆塲之事
不從中制乎而數月以來經畧若不得措其手足展其尺
寸呼號日夕辨駁壅至其勢爲題目者日惟曰經撫不和
王化貞欲戰熊廷弼欲守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
後可進戰也化貞銳意進戰耶戰勝而可無俟守乎萬一
不勝而又將何以守也此其事勢情形夫人而知之而又
欲一置之于九天無一言不聽從一抑之于九淵無一策
今吐氣豈真盡無心知不明于戰守之說彼原不從戰守
起議但從化貞與廷弼起議耳夫廷弼所稱爲經畧節制
三方者也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皆當一一聽其指揮一一
聽其部署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隨之而進化貞欲退則

使廷弼隨之而退化貞之倏進倏退則又使廷弼進不知
所以戰而退不知所以守是化貞操節制廷弼之權而經
畧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是經畧爲具官寡成則無權
坐罪則有主 國家亦安倚此經畧哉故今日之會議非
經畧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
左右戰守者之議論不合也章疏交上之時
皇上明發一旨曰朝廷既設經畧廣寧戰守悉聽經畧節
制如不効則罪坐節制者臣意廷弼亦習知兩河東西之
形勢奴出沒之虛實必辦心經營化貞果忠于謀

國家必自消其意見共與商確有何經撫不和戰守不合
而紛紛頫
廷議爲哉若夫會議之指臣有以揣之矣意或偏于詆廷
弼之多而前日旋罷旋復恐蹈往轍意將倚乎須化貞之
口而寔言之用虜用間未必收功只得付之九卿科道會
議目前可以塞口異日可以卸罪也臣以爲首輔
三朝元老一腔忠赤自矢以遼事出羣情無不景仰
宗社無不嘉賴果眞有見于廷弼之可任而遼事之不可
無廷弼也則宜明告
皇上以閫議自有獨操不復分任之而旁撓之使之一籌

莫展果眞有見于廷弼之不勝任而遼事之可以無廷弼
也則宜明告
皇上以奏績別有奇才不必陰棄之而姑存之使之百矢
交集若猶是兩可含糊勢必兩有所掣肘而安可責之成
乎竊恐轉眼凍解春回虜騎長驅備禦無策手忙脚亂兵
將之耳目不一口外之人心動搖此病再議又晚矣當茲
東寇西擾之際
國家能堪幾番會議哉嗟乎
朝廷之封疆莫以供睚眦之報復數萬之生靈莫以佐偏
私之愛憎拮据徵調之兵馬莫以快餂戟之唇吻勠忠殫

力之世界莫以長門戶之葛藤臣于首輔有厚望焉臣非
不知附和可以養交緘默可以無咎而獨恨明明利害明
明是非前日不鑒而有今日之敗壞今日復不鑒而醸
國家措日不可救藥之禍豈不痛哉故不禁其狂愚至此
伏惟
聖明裁察
九卿科道會議得遼瀋未陷以前皆戰不成戰守不成守
往事不可追矣就今日論雖守難以言戰雖戰難以言守
執守之是而非戰執戰之是而非守皆不知兵機者也主
戰主守經撫二臣議論畧見參差然勢有緩急着有先後

言戰未嘗忘守言守未嘗忘戰二臣之持議不惟不相左
而且相爲用矣撫臣身任危疆支撑數月虜馬無一渡河
者不退怯于遼瀋方失之時豈退怯于兵馬既集之後經
臣奉
旨[illegible]非常之寵前代所無
君命既有專屬每事俱當責成譬之同舟而遇風波未有
不同心共濟者二臣安危相倚是必協力臣等何容輕議
續接經臣守事分撥幾定戰事收拾難進疏布置周詳防
守縝密經臣有畫撫臣未嘗不從伐異爲同此事概見臣
等正奉

肯會議開于初七日接經臣手書內稱進兵之事而賊
將人馬甲仗糧草件件皆中打透不過不敢不進自
即撫臣亦見河上西寧兵將存劄不住撤退而相與議
無復進意矣三十日以病愈閱城忽接其書言率兵取海
州辭意甚決並聞回鄉鄉明經等之言而又動者也當今
人詢下書者云撫臣明日即往河上當親率人馬前來已
是著一商量不得即援筆作書不必糊混而第勵以慎重
問以做法仍遣中軍官往請指揮以便策應雖身邊隨帶
兵馬不過三四千人勢未能前而亦不敢不步步趨趨隨
撫臣而後也或謂毛弁能以羅兵殺奴衆三千餘而不能
以一卒走河西通消息能先期報與安勿拘寒暑而不能
臨時約日期定策應此中之故殊有可疑然撫臣絕不疑
且與介監軍道書曰即有不利不過殺傷相當必不敢復
渡河也以示此身一來必不復西之意于是乎始服撫臣
當機之勇非蹈所能彷彿其萬一也關係進取不敢不預
以密聞往復書稿併錄呈覽等因頃之復臣賠書並至併
經撫往來回覆書俱封進臣部牛庄亮子灣海州等處進
兵防守堵截等事密議分布各次序臣等不敢瑣瀆
聖覽其毛文龍殺奴衆二千未有的據臣部亦未敢據
彼中進取情形定于呼吸着一商量不得布私匿避之勢

強敵在前須專心并力以圖制勝今日之議合責成二臣
道無由矣至于高出胡嘉棟原係經撫共薦業奉
明旨責令竭力建功贖罪姑容使過以望後功臣等又聞
在遼文武諸臣勿陽威而口諾勿陰心以面從見在器械
細細整葺見在糧草源源接運一心以佐經撫勿兩可以
滑稽人心合一勇氣自倍奴酋可滅而河東已失之疆
可復矣伏祈
皇上嚴勅經撫齊心協力料理戰守如河東果可進兵大
兵渡河經臣即多方調度首尾接應如虜中間諜未真前
隊未可輕發即仍前畫地分守申飭功令務須鄭重以收
萬全建功之日一體陞賞臣等恭候
勅下遵奉施行
大學士葉向高上言為
廷議紛紜主持無力敬述愚見以備
聖裁臣鉛槧書生不知軍旅頃者扶病出山每告人曰今
邊事叨勤支持不易使我廣益集思屈舉衆合羣力以徇
國家之急此所能也若運籌制勝料敵設奇指授閫外之
方略并無遺策則不能也初聞遼陽之變人情震懼即京
師士民亦多逃避而遼撫王化貞時方為道臣獨能從容
鎮定使河西不至潰散心竊壯之未幾用熊廷弼經略之命

眷禮殷隆則又竊意以爲
朝廷委寄之重如此廷弼才又足當之遼左必無虞矣然
推時談者已虞經撫之不合臣曰不然也同舟遇風則吳
越可爲左右手矧二臣共事地方成則同功敗則同罪每
論封疆利害即身家禍福亦彼此共之安得不合其後見
章疏中稍有形迹臣亦以爲小嫌耳何至于參商惟毛文
龍鎮江之事撫臣以爲功經臣以爲罪意見大異臣竊謂
國家費數千萬金錢招十餘萬士卒未嘗損奴酋之分毫
而文龍以二百人擒斬數十功雖難言罪于何有以爲亂
三方布置之局則此局何時而定以爲貽遼人殺戮之禍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則前此遼人之殺戮已不勝其慘豈盡由文龍故文龍之
功罪可勿談也受事以來即移書二臣力勸其相與輯睦
共保危疆而微臣不足感動心甚愧之然私心願望終欲
二臣之歡好不敢有一毫左右袒于其間即頃者言官論
高出等意或有爲臣亦以爲非曰如此則廷弼不自安矣
近見廷弼有分布防守疏則甚喜爲擬
旨稱其有次第又于朝罷告九卿諸臣曰經畧此疏甚佳
遼事有着落矣諸臣皆同聲以爲然越二三日廷弼又有
書聞毛文龍殺奴防守兵三千今邀撫往援當進至廣寧
爲之後繼臣又甚喜曰如此則經畧不惟無嫌于巡撫而

且無做于文龍遼事亦可爲矣詢之諸臣亦皆以爲然以
此見人情之于經撫非有厚薄但欲其同心幷力爲遼左
計耳而南北言官屢有條陳皆以經撫不合爲說臣與同
官商確議以言者旣多若全不照管殊非事體議擬下廷
議臣向者見朝端有事輒下廷議心亦爲非惟此事重大
不敢以冥冥之見輕爲臆斷意欲議上乃可酌處耳而言
者詆臣謂目前可以藉口日後可以卸罪夫人臣處 國
事而以藉口卸罪爲心則不忠之大者也臣見漢史述趙
充國平西羌以爲魏相能用充國亦充國亦自言兵難遙
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而其時廷議亦多異同最後是充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國者乃十人彼何嘗廢廷議且充國雖主屯田惟時辛武
賢亦竟以力戰取勝夫安知羌之破散武賢盡無功乎今
使廷弼能當充國臣亦何辭爲之主張且留化貞以爲武
賢亦何不可者惟是廷弼之與化貞作用旣殊而欲化貞
受其節制則舉 朝之人皆以爲難行臣之同官皆爭之
甚力豈臣一人所敢獨任臣嘗見前代奸臣妬功嫉能敗
壞 國家如盧杞秦檜之流心甚痛恨毎讀史至此輙爲
掩卷如使阻撓廷弼以自爲藉口卸罪則與杞檜何異今
日不畏言官他日獨不畏青史耶頃與同官談及戚繼光
相與咨嗟思慕願爲執鞭即具疏請追錄其功

皇上亦以爲然傳諭擬
旨下部議覆矣死者如此生者何如臣愚衷但以年來
征兵轉餉民力困竭若邊事久無結局則內變必生恐其
禍不止于蜀也昔宋趙充國策與經臣謀度而經臣謂屯
田必不可行不征兵不轉餉必不足以守邊此臣之所爲
過計深憂而不敢力主者也臣病昏遠隔事情憒憒其不能
主張不止此一事徒以受事未幾未敢言去然其伎倆智
能大較可見不去亦終無益伏望
皇上下臣章共部斟酌如邊事可以專委廷弼則鄉甲餉
垣撫將吏一聽廷弼之節制不得分其事權至于毛文龍

蘆墩後存稿　卷之八

事得于回鄉之口經臣亦未深信須彼中確查如其果眞
則二臣仍當督率道將合力救援不得以人言撓議自失
事機此又臣之所惓惓而厚望也統望
聖明裁斷施行

附鋐器能廷弼揭帖回報見閣下葉老先生座廷議紛紜
既內一段謂年來征兵轉餉民力困竭若邊事久無結
局則內變必生恐其禍不止于蜀昔宋趙充國策與經
臣蓋度而經臣以屯田必不可行不征兵不轉餉必不
足以守邊此臣之所爲過計深憂而未敢力主者也臣
老病昏遠隔事情憒憒其不能主張不止此一事云云若
謂屯田一事職不由其主張然者讀之不勝駭愕蓋
老先生原書曾引酉夏事未嘗舉趙充國策語度也蓋
恐仰體元老憂民憂
國之盛意亦將地方情勢悉心商度其所以不可行不
足守之故而後作書還答以副所問合候後札偶在也
若謂屯田必不可行不征兵轉餉必不足以守邊但

一付之補救元氣足當閫外之寄者行之而後始職以
不任之罪易易耳何處不能生殺之權得者畫主東壁
諸君書勸儀不用邊人不肯屯田以天下幾肆一寄之
者父見戲爲職罪若不如書中所以不可行不可
許面但想必不可行必不足守八字爲目後再依一補
公案設內變一生而職不知死所矣讓將原書發抄與
海內共質之蓋相公來書云永散遠事未可戰自是確
論即垣部臺省不能易也今淮臺已歸想此念亦合權
是明歲之事須當講求三十萬兵勢必不能集海內坐
此騷動已極若征調不止其禍變恐不但蜀中即使保
得廣寧復得遼陽而天下事亦已去矣且今廣寧之兵
已十餘萬而在事者僅以爲三萬可用然則此三十萬
者即倍而六十萬猶以爲未足也門下試細籌之于
國家物力果能辦此否歷觀史冊一隅有亂亦止于一
隅即弱如宋以元昊之強鬪地萬餘里帶甲數十萬
然其所注竄不過西陲數郡而已天下宴如無征調轉
輸之擾也今奴酋雖橫其勢尚未及元昊而海內囂然
決裂一至于此果何故耶往生在政地時門下按遼言
屯田之利至爲詳悉懇動
明旨褒加獎許

蘆墩後存稿　卷之十

神皇之所以知門下者亦在此此後經略其地全不議
及又何故耶即云開鐵清河諸處近賊不可耕然全復
潦藍之間何其寧也何以一粒一粟皆仰給于轉輸東
用兵而盡仰給內地未有不敗者今每當奴至蘇河能
怨我屬寧但使盡三岔爲界虜騎不侵而每年千萬之
餫從何措辦不戰而我已困矣夫人身病亟爲毒識是
傷生乃善治病者必節宜其營衛調護其元氣使毒
去而人不傷若但用金石克伐之劑以取効于一時曰我
能治病也不知病猶未去而腸胃已先裂矣屬欲劍爲
公寧不計及此哉頃光祿何公條爲此慮上書欲置遼
陽專守廣寧非然有能守者則不愛茅土之封談者輕以其
弃遼陽爲非然使徵其意而行之有能復全遼者即令
世守其地如黔國之于滇市租田賦有山澤之利盡與
之俾之專力非奴毋累四海內此幾有息肩之日矣
屬壯猷如門下亦豈有意于此乎此亦書生之秋末必
有當職以質之高明至于大札云云千言萬語總是經撫
之不合而此中稱紳千恩萬想只望經撫合經撫合則
遼安不合則遼危其關係甚大想其不合之故只在不
受節制之一言生亦遣書力勸之以聽指麾聽門下矣
更望門下深念封疆之計舍短取長共建非常之勳

業研至下兩敗而俱傷則天下幸甚辱在夙愛故盡言無隱倘恕其狂懸而敵教之術生之幸也臨回書云墳示從示柴以遂東用兵弊動海內為憂欲變加點國側損逆之御俾人世守其地專力擇奴毋累內地此罕邪之至懷而固圖之長討也反復壽之辦已復全遼驟贓籽巢而恐其不前萃淮進擇迴守以得奴乎揮就今目而言指叫西之桁尊河西之力以擬奴而掠界內地也國切逃來官申日貸兵地後人民詠惹屯權荒廢難有租賊招放單詢陸存原額十三帶有繕說從供官役稟料分費由搶貿之周而每仰給良支衛訓民入十萬馬債入九萬撫資十餘將未有條利可指而于也元具難積而我所據守活陳參屬囊察諸州廢背生齒齊物殷盛之詢其人皆中華國誥而無二志以此自足假留而下下畏如無征調轉輸之裝遼東三絕地也自奈漢以東止設督護為際未若聚關後比論入夷秋千餘年未有歸於一統如此其父者而氣數循環或自有壹是謂夭絕四面周邊三十餘里皆虜皆濟僅關外撫亘千界兵內處相接如筋縈贅尾于身外而尊難數猶是講寇絕其風胃性偕與鳥相禦循役術急則愁言面聚廣寬去見謂人挽足奴畏以柰蓋不為以邊守邊之說開莛

撫驗主力行令而不教李如楨自請埜緊而不效劉國晉以遼而不效令趙撫單募鄉兵一萬七十有奇半多屏討苦人引食三兩護如驗子議一遣往西學鎮武設跡而京中馬以投可東者屢見又生商西少料民提朱且當無馬而何見兵馬其不將不微于內地者舉出東中所河鉄鉛踝炭騎角系議付木一切務料以及各色匠役又西一無所有至于未豆食物向多仰給河東高此路又騎孔屯附之利後道時嘗詳言之此太平疏也故經界其剿鉄清撫諸嶺竊但遁賊不可耕且皆為賊所有全伏海盍之區難甚寬然向來不受虜河西開鉄避虜者往依之人稠而地磽又重伏由闊不似開遼平坦有可耕之地見往者且開山而種何田可屯而遠陽地土見為民積夷未有奇諸民而與軍屯之邨先是時滿本與賊對壘僅六七十里與撥貧道每馬隊王化內撥一單總領放牧亦不可得與兆屯田惟是三盆河以西三百餘里上疑可屯而且無勤壘之危僅書者皆騎具

遼責成地道行之而也道皆以額軍已失不能屯另募又無人應若留援軍亡兩標戰支餉甘餘所出不足備所今議遼止言按遼兵額軍月止二錢五分或三錢四

分故留屯半以食半以供餉為有利而今止人人食餉方月支二兩外者時調不同也今三當河與賊哉劉僅賠七表帶水而以兩荒令又不得乞矣其不得不轉輸于內地者亦勢也夫不復全遼斯已矣如欲復金遼定借內地徵調轉輸之力不徵調不餉輸而欲損河西之利專河西之力以復遼而得奴恐蔣荒再生當用復出亦不敢任況黔國之於滇亦足全用亦原之兵心乎定其抱而後損滇之利以但下之非光妄滇於黔而呈其自馭自守也光蹤何公所上書慮深見遣而御以欲宜遼陽專守虜容之況意其詔滿為言者所驗不却能專守廣章者即能全復遼陽者也若洪河議除抵固內護營田以培其根本外何費原以圖其撫會三誑年調必有一該光署可見何公之意正可做而行之耳頗見既氣甚惡人人齊情急徵歲北朝食故議三方齊遣一完俱完為不再岑之計兔得零於延快貴友尤是其設登津兩路者非其為賊能海上來也謂舟師後漂索射俾廣穿一來萊事也如自下兵衛必不能應手而三方之設無用其者逃議蔽而歸者廣穿一路募將久之計則山海兵馬亦可斗數通郡可省兵餉十先大四而遊納之嘗以少舒十四之急豈非審將費力敵將國夫發

議而但以今日之情勢揆之恐決非中望所能獨斷賢相所能久相科道所能爭聽而外亦非令撫所能諳將通、國家教之孤獨所能更端而議也那揭讀以復問闕依惟古皇我示若絕無不合之故豈只在不受節制之一言宜見意見作法有斷斷不合者若但不受節制而苟於事體果能持而相成正是大有所合也雖不肯指並而行而獨獨重謀奉封疆以從哉有異同于其圖哉更惟台臺亮之不書

以左都御史張問達為吏部尚書。鄒元標為左都御史。

謚原任大學士高儀少保廕一子中書。

贈講臣郭正域太子少保廕一子中書。

賜蕭良有祭葬

禮科左給事周朝瑞奏曰。臣聞自古天變惟見謫日者所

昭如之詞
又敕從行
日無光
十二月十
四日日無
風共
晴
變

關最大日君象也非非集之辰忽失其著明之體天之示
異如此有不待瞽史重占而知非吉兆即君臣動色相戒
尙懼不能挽赫怒之威救釀成之禍顧可泄泄然冀其不
應而居若故常耶臣于是月十四日早起看天便覺風色
黯淡不類常時猶意冬月晨霧未消曚暝固所閒有迨時
且向午日輪上值中天而光不射目臣因凝睛觀之但見
日上恍有一物其體可比日大而混沌無光伏壓日上東
西磨盪非煙非霧如蓋如吞惟風揚沙一坐濵濵翳天皆
赤臣審察移時不勝錯愕竊思太陽除在雲中再有何物
可奪其照大雪連朝嚴氷在地即撒風怒號而久陰沙重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撮起爲難乃須臾之間紅日無光乾坤失色事出非常變
不虛作臣非天之吏亦何暇遠索庶徵然如此之物常
得之目睹屢有試驗矣臣憶奴酋發難在萬曆四十六年
三四月于時天每飛塵日常生翳觀昨十四日之發難
差別未幾而撫順報陷此一驗也至四十七年之二月進
又四路進兵一日狂風大作拔木發屋半晌而止當其舉
火鼓之時日天日頓晦亦大略相同未幾而王師覆沒殺
戮更慘又一驗也如今歲之春無日不風無風不霾入於
日在天日之下而杳不見天日者殆一兩月來地重發赤
宛然非日風烈異常未幾而河東淪陷甄亦半積殺餘

風因凡三驗奈何天不悔禍而風霾日暈之變又謹告乎
東西交警之時臣慈
皇上見此天變不知當何如戮惕而臣下食
君之祿亦必分
君之憂乃數月來雲空漫無々條問無解乎尸官
皇上以體天之心爲心天變如此若罔聞知而濟濟官僚
方且笑口如常計謀依舊大臣比肩搆難臣工傾擠不協
和小臣呼類奔隙估權恃勢不務節義各圖快其私心不
恤斷送
皇上之天下今日廣寧迫而近郊關一有不虞再無退步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一

祗恐禍成不救召此天戒有如人不畏天愚何感格願
皇上鑒此陽德非常天變非小屢有徵應禍患不輕省躬
慮敗虛已求言并
嚴勅內外臣工盡化陰私共圖濟否無復仍前借徑貪頑
甘心誤國更誅責欽天監官今茲天日晦暝有目共睹爾
屬職司何事一任昏迷既于先王之誅宜按後時之律人
心大警知儆天意庶幾轉移臣感此屢試之天威未必今
番不驗念念成灰言言皆血當
皇上自爲金甌計乃不敎于小臣之忠爲
皇上計而尙可容其戲豫耶在昔聖君首稱堯舜當時大

風為妖洪水作孽故至今有十日並出之紀有九年不見日之傳二君不該為適然之數而克謹天戒禹皐諸臣亦矢心承任用能撥亂反正終保無虞矣

皇上倘有疑于言官之入告亦属張皇

先皇帝曾命諸臣輔

皇上為堯舜之君矣何不立召諸臣而一一問之

史官董其昌奏曰臣聞齊式怒蛙勇士爭赴燕收駿骨知者輻輳以二物之微猶有伯王之資而況忠義奇杰奮不顧身之士立功于萬死之場稿目于無援之路而弃之以快敵疑之以資奴此行道之所咨嗟愚臣之所扼腕而為

兩朝從信錄　卷之一

國家惜也臣伏覩奴酋發難以來河東世將望風投降叛兵內向蕩我疆圉百姓莫不剃頭乞命我之師臣與各道臣奔逃鄭重經界三授尚方劍加設撫臣沛發內帑竭天下力以供方虎之所指揮竟無敢一矢東向者而兵亂于內疆從于外舉朝文武百官莫不變色相對設曰無將無兵臣竊惑之豈遼東數千餘里無一忠義四海九州之大無一奇才異等之士超距投石之勇堪為

國家吐氣者觀前後邸報南衛鐵山諸處遺民猶肯徒手保險死不降奴號天飲泣以待王師尤幸有毛文龍者持孤劍穿賊中與其豪傑王一寧等設計明誓以二百人奪鎮江擒逆賊佟養真等獻之

闕下且不費國家一把鐵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當時登撫若肯疾速策應資以器械衣粮使之收拾遼民立成一軍時出撓賊凡諸陷賊之人必有思漢內應者豈非制奴一奇策耶奈何信王紹勳之偏私稍口先發為恨一不策應坐令孤絕又虐塘報破壞功臣臣竊傷之以為文龍不幸既陷于奴又陷于登萊無生文龍矣今回鄉人又稱文龍于前月中設計殺奴賊二三千人執李永芳佟養性以車駕砲往與文龍為難又放還朝鮮人約共與之當事者以文龍無的報恐回鄉人為奴所遣以誘我從

兩朝從信錄　卷之十

賊多計其事誠不可知然使實有此捷而望其來報則事勢之至難者何則奴既絕河東之路紹勳等又譏妬其功惟恐文龍不死茫茫大海何處可得達乎抑愁以為文龍孤無後功但以鎮江一事觀之此真奇傑絕倫可以寄邊事者

陛下試問滿朝文武從來有大將不費一鉄一草一糧而能立功如文龍者乎有能置身四陷之地孤絕無援能當忠義子遺感發成功如文龍者乎卻此膽畧夫豈易得使今有三文龍奴可擒遼可復永芳養性可坐縛而繫之麾下矣且可就遼平遼鼓舞殘民用其必死之心鍊成精卒

不待四出征兵擾動天下川蜀之亂可以不作矣今弃文
能于絕地委忠義于虎狼之口力盡而不救不資以器械
衣糧使之坐斃以飽奴所魚肉以爲養奴報仇佐奴首而
致疾于我也豈不哀哉豈不惜哉夫舍殘遼必死之精卒
不收以爲用而遠募天下以致亂亦奇矣有救之之文龍不
救而偏信一籌莫展之紹勳復口三方並攻而索兵索餉
無時可成不知存立文龍一軍即成明前三方之策舍有
用録無功孤忠義輸殘賊不顧天下安危但利予一己好
惡如此不已 臣恐天下耗蠹尚不能越三岔河一步而
社稷已危也 臣愚無識誠見邊事危急而阻絕忠義坐失

于城內自賊而遺禽于奴深爲失策如不遂狂瞽言之伏
乞
陛下嚴勅經撫諸臣消融成心亟圖救援或飛一詔募慣
海兵即所在拜文龍爲大將録其民之有功者次第陞遷
仍
勅津之垣當日險曲達將所齎銀兩賞犒
朝廷德意遍加
賜予使益感激立功早收全遼不至搖動天下則
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兵部覆飭薊門守禦

自有遼難以來二路精銳掃蕩空虛幸而不逞耳倘
竟我無備則其戎之發賞有可憂不止遼左烽火之私
照也蓋原伍之兵抽而不補額將日藉而況老弱者又
大半原中虛占者且影占無實延衰于甲其誰禦之分
查原額名數陣亡者議給優卹不得久占名根見在冊
者另給鹽家所選各鐵忿行召補而或以簡練之法選
路此誠上者食其根爲遼鎮次焉守兵又次爲雜兵分
別等第以行賞罰而且用爲將領之差有關臣之京營
在又誰不聲然學示前兵求臨正馬人共上者則台堡
即其家業戍守即其手旌旗兵帳管諸事之勤籍轄在
目中又而漸非其親宗慈如荷制名列前營者不許下
臺應役仍用當自統之使將與兵相兵與房營遣羅之
上必有復視覲數將軍之費者至于傳將妨以鐵嘴而
府壯壯以塞報而諫更調毋以疲而而託逐虛人說
相習爲通融役方復多方爲營竊竊事之弊徵獨戳
門爲然雖畫整飭不能不衛于塞上之當事者也
經畧熊廷弼又奏不和非關節制奏
聖旨遼事既委經畧但悉心擔當盡心料理誰能阻撓近

經會議奉旨有以職守機宜聽卿自斷從來中外事只恐
中制今却紛紛責朝廷遙斷牙將諛撓奏與巡撫當必
不相合封疆大事豈容彼此爭論爾致敗壞着兵部差堂
上官一員該科官一員往諭旨意如再有抗違不遵的着
分別明白指實參來議處不得含糊了事其道將等官有
規避交構不肯實心任事的撫着會同巡按官指實參治
作速去
補余懋衡大理寺右寺丞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一

秀水　沈國元述

壬戌天啓二年

正月乙巳初一日午時

上御皇極門受賀在京文武官員及天下進表朝覲官等各具朝服齊赴行禮

禮部先一日具禮儀凡在外二品官列于在京三品官之後三品官列于四品官之後在京文武百官在外布按二司方面等官俱赴金水橋北所有運司知府以下俱赴金水橋南候皇上服弁升座內外大小臣工行慶賀禮錦衣衛鳴鞭鳴贊排班齊班鞠躬四拜興平身鳴贊贊跪鴻臚官宣宣上官退中跪致詞畢起奏禮畢鳴贊贊禮畢錦衣衛鳴鞭駕興百官退

考察天下諸司

起葉茂才太僕寺添註少卿

贈舊輔余有丁太傅廕一子中書

遼東巡撫王化貞謹述始末疏曰臣資望淺薄待罪羨疆過蒙聖恩陵躐非望受命感激誓以死報憤茲小醜必欲滅此而后朝食又見幾固空虛四海騷動懼有他虞爲國家憂而奴猜忌疑慮有必潰之理左應右顧有可乘之機河東之民剚懸望解甚於水火弔民伐罪時不可失此臣區區主戰之愚見也十月以前虜騎甲伏未能奏手臣自不敢輕動今中外協力百事稍備兵亦足用又冰堅可渡飄忽往來進退如意冰解之后則難圖也東人絕望奮向爲吳幸而成功誰與吾守且與將各處屯民盡驅出塞非所赶羅州等處男婦計二十餘萬戶北行因聞鎮江之事斬背海州城外男子不許挾貫婦人不許纏脚凍餓而死者日相枕藉嗟嗟此孰非皇上之赤子乎皇上命臣爲巡撫今遼人塗炭至此又何撫之爲也東望憤激徬徨中夜一月之前回鄉屢報毛文龍兵至鎮江奴發兵東往臣不敢信屢遣人偵之所報畧同臣思文龍前具稟云冰結之後奴必狂逞當約克殘之人共舉幸勿拘寒暑不興師之說今果有此報勢不得坐視不應傷忠臣心因謀取海州以應策之吉以書商之經臣經臣報書亦謂虜誠諜著得豫之震甚吉亦使人有見獵生喜之意因問臣進兵方畧一一具對于初二日臣至鎮武容行部署次日監軍道高出胡嘉棟皆至嘉棟謂臣曰此時寒甚文龍或無如奴何奴亦無如文龍何奴兵雖東出恐其中有詐宜勿動再偵之臣服其老成長慮因諭具稟經臣且無求該道亦回城摠兵祁秉忠久病小愈未能上馬臣見其

贏弱將之兵令回城調理時南路將領亦來會臣云亦援
以方略以師期未定令各回信地以須后命臣獨與高出
馳赴西平與摠兵劉渠兵議謂卽不能大衆亦須設牛庄
之夷以奪賊氣以撤鎮江之師初五日接經臣書謂數人
者出其不意故能得志度賊此時准備已久未可以輕騎
襲也大徵之法必三方齊備然后可等語經臣意在持重
自是遠慮臣自不得不從之會薄暮偵者至海州有部夷
七八千人皆無馬初一日選三千東去持挺徒行强半畢
棍其精騎三千皆駐牛庄臣詢之甚確因喜曰牛庄近易
襲所畏者海州來援耳令海州步夷不能來若以輕騎斷
道伏海州道中以計誘牛庄之夷使赴海州吾潛兵躡之
中道伏起前后夾攻可大殲也奴氣必奪鎮江之旅必撤
矣問諸將誰敢往有二號將願往請兵二千不勝願甘軍
令臣因傳明早西還邸賠召金礪等于鎮武使以萬人往
監軍高出同摠兵劉渠命臣旗鼓官傳稟曰適細詢偵者
及回鄉數輩備悉彼中情形幸先返卽當具稟經臺仍議
進取不然是文龍獨爲男子而吾輩爲婦人也正具稟間
而鎮臣遣李旁華良佐持諭帖責該道之侫違有厲辭復
下發于摠兵有危語咨書及臣反覆語難恐挑釁速禍源
不覺憮然鎮道亦來勸臣且回臣嘆息謂鎮道曰奴旣東

顧必不能來轉眼兵洴可幸無罪此吾輩安息之時也今
日之事眞爲蛇反顧不能恐文龍與聚義之衆心灰意解
矣卽日西還至盤山道中復接經臣書咨內有台鶩歸矣
何以進何以退其于人必有詞也而恐其以僕爲詞也自
承乏以來爲樞部臺有所推敲日來更甚作已難矣而何
可更爲人詞也等語臣答之曰昨日之事台臺旣以吉壁
報又親督車騎而爲貞后勁所不感台臺同心之雅者非
夫矣旣至鎮武胡道始有賊隱情以謗我之疑不可輕進
高道亦謂土兵且至待其來可以萬全天氣甚寒少候數
日當和也因諭道稟台臺且無來而貞至西平之看兆至
西平奉台檄夾意西歸而仍欲以鋒營襲牛庄者恭牛庄
精騎三千奴特爲當關虎豹設法誘而殺之奴中必潰可
以舒文龍之禍而高道以台檄語意稍峻懼而勸止貞是
以翹台臺意主愼重道在相成貞豈以是爲慰封疆大計
往覆商量貞嘗以之望鎮道況台臺乎議論不同貞自不
敢輕進非爲台臺阻也今早見高道述道路之詞以爲高
歸侯土兵耳接邸報見閣臣疏有經撫之可慮百不在地
勢之隔而在意見之不同外旣分水火之形內又分左右
袒此遼左深憂也念吾輩同荷封疆之重使廷臣以爲
憂必亦何安貞竊欲彌縫之望台臺日角間稍斟酌貞贊

不敢以不進之故語之台臺也而高監軍亦遣人致稟曰偵經臺咨戰一札及錄覆咨報書二稿見小札中諄諄言其書咨直是恐以阻進藉口實爲萬不得已之情蓋在此方可以不必求明而在裏科道不敢不求明也戰愚千慮萬慮惟望台臺相忘無言直以未有此番舉動者雖惡聲可以無反於台臺何損益見台臺之大耳等語自以此不敢問人一言亦幾望土兵至天氣漸和尚及冰之未解也而不意經臣有兵息常玩屢報見虛之疏謂戰之進及今五次而竟不知誰爲此言以誤經臣經臣遂信之也臣六月中赴三岔河勞師一次道將無一從者八月中會同高監

軍赴柳河一次九月中赴西平閱邊工一次十月中查勘河上冰牆一次皆以二百人自隨此豈進兵者之所爲乎經臣曾以避難之百姓爲臣進兵所過河進兵五次而百姓之逃者一次乎令戰實欲進各備煤炒行裝而從者皆褁餅餌以行實不虞及河而止進爲見可止以知難此亦何傷不意經臣之汲汲自明而乃以爲戰罪也謂兵嘗玩而無成又謂賊窺破伎倆夫自有奴事以來三餘年矣我之伎倆爲賊所窺者豈待今日賊小入小利大入大利而戰并不以一矢相加遺亦可不謂不玩矣戚安有耶經臣謂戰快快而歸實有之若謂鎮道力持不可則誣鎮道甚

矣至謂南路軍兵饑凍狼狽有怨言臣敢謂無但係半係罪徙畏寒拳曲然遠至鎮江不敢怨今南路兵至鎮武不過五十里卽有怨言養兵何用給之皮襖欲何爲乎經臣止知將士之畏戰而怨不知其因不戰而怨者聲更多也經臣謂前疏拿定主意之言皆言下藥臣必欲滅賊正是拿定主意至進止機宜變于俄頃何可預執若必欲還一定之畫守不易之局則必兵至三十萬三方並進恐無復滅賊之期矣經臣謂臣屢進屢退爲兒戲爲見虛夫奴不嘗屢進屢退乎乃一進則不可禦豈奴之兒戲爲是實而戰之兒戲獨見虛耶經臣謂今日實不能進或謂臣太

不堪與進耳若謂奴不可嘗我兵不可用臣不敢以爲然經臣憂賊窺破而欲來夫前此奴固未嘗來矣今終日言戰而奴反不來則知奴或別有所窺不在我之屢進屢退也臣嘗語經臣曰譬之奕然公固國手而使愚者當局宜不能如公意今進旣不能退又不可徙使臣躑躅而不敢一下手臣滋苦矣臣今與

陛下約臣在國家如雙凫乘鴈何足有無臣原請兵六萬今願以六萬進戰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但願從征將士厚加敘賚遼民

賜復十年海山除去加餉而戰歸老山林爲太平遼民于

聖主龍飛請廣制額在廷皆能言要使感興國求才首蓋五士思乘新運而彌光恩

願足矣即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奴不復振保不渦河西憂也猶需時日經臣以三路蹙之滅奴必矣臣又願與經臣約怒蛙可式無摧戰士之氣勞辛可念無灰任事之心但逃河之后將士有不能破奴而逃回者盡殺之其軍前機宜許臣便宜從事若一切指揮又責將士待報而後行則無幸矣奴之破城皆以葫蘆先登守者即紛然逃散其臨陣以木夾前驅將士望而奔潰此中國之虛也我實未與奴戰而言奴不可與戰是惑也無論封疆利害即臣螻蟻之生亦知愛惜肯輕試不測之淵伏乞

皇上敕下兵部覆議如以臣言為不可行願罷臣或削去今官仍舊以道臣管事軍旅之事專責經臣庶得一意圖賊不至為臣所撓亂也

經略熊廷弼亦上言撫臣自許六萬進戰一舉蕩平懇乞聖明亟如撫臣約乘冰急進免使兵因不戰而然併亟罷臣以正摧戰士之氣灰任事之心之罪

禮科都給事中惠世揚請廣制額疏曰竊惟在昔虞舜即位首闢四門故勞搜俊又畢竟為聖主第一善政我國家創制立法雖三途並用大抵尤歸重南宮一選二百

年來經文緯武之臣十九由此途出上既視此典嘉重而士亦翕然望之為重即絕倫之才終以不得身與斯選為恨而天生賢杰亦非此進士一網所能盡取是以每科此諸士就試斯迫禮臣必循故事請增其制今皇上龍飛聖主覃恩誕布庶人不沾豈其于計偕多士而反靳之當此廣門初闢必有一番非常之恢以昭聖主廣被之澤矧于鄉舉已行皇上弘恩各增其額有差夫鄉舉既加于往例勢亦不能不廣制科以登進之有須禮臣自宜執新恩浩蕩額外乞恩按

皇祖近年如癸丑丙辰己未制額俱定于三百五十人其在今日鄉舉之溢數自合疏通推新主之覃恩斷當破格增額而進至四百餘人諒聖明必無難色願臣等備員禮垣例得與聞切思進賢大典且謂推恩而用何如因才而用與其下先為設不如上先為施從來泰運何常但有人事以導迎之則氣化若自闢而漸開而天下蒸蒸盛治臣等考宋太平興國之際魁星燦燦多士彙征惟時入穀者至五百餘人其初亦不過欲廣登庸踐近何常逆揣夫天地豁變而拔茅茹以其彙自是貞吉之象究之一榜果稱得人有如呂蒙正張齊

賢等英才輩出相與內調玄化外靖胡氛而一時治化旁
流遂亘絕近古
皇上寶籙初登治機方敵趂此多士鼓趨之時四綱羅之
不使宋之太宗專美于前定以五百名之制暫行一科以
觀雲龍之會以延治平之來安知無命世之才遘會乘機
匡時翼運群賢出隱竟成治徵
新天子向明而治一代芳規此爲最上斷而行之惟
皇上之所命之若猶是拘方泥格躊躇于氣運之轉未必
山人賢才之生雖盈此數亦須于近額三百五十名之外
大增其數決非僅僅再加四五十名便足厭群情而應景

運
聖意斟酌因自飽滿更宜早渙
明綸使深山窮谷莫不知
新主臨軒大張羅網以蒐群英風聲所播賢哲競奮舉多
年約結之氣一旦發舒野無遺佚之嘆國運滋至之休勿
或
傳宜後時乍至乞請之章屢
上乃始命停報可何求何應
認肯未宜從令海內外謂今
上單恩即至胥吏尋常之賤猶然下兗故是科禮部選士

亦得推廣此意慨沐洪波夫此恩皇多士
聖主所倚爲王國之楨者乃亦勉引施恩之例以求假推
恩之名而進士方俛首希榮而兩闈之英華不制自盡于
裁太交之期秪以侈一時之費亨而
上無定命下有倖心真才因而短氣
盛典爲之不光斯亦臣等不能先事開陳者之過用是早
計披誠仰求
聖明裁察速勅該部覆議定奪至于賢路宏開澄觴爲慮
則夫今次科場簾之內與外規制又新隄防更密容臣等
酌昔準今另議條

上斷不敢苟且疎畧負此
昌辰貽目前之羞滋日後之悔矣
遼撫王化貞揭明用虜之故
揭云職聞邸報見吳北陽見滿山二老道長各有疏言遼
事大意在慎重不宜輕戰要江慮迷可謂盡謀之極思老
成之石畫也貞不佞職不似服人言西虜助兵戰許多要
結許多金幣其后驕窮難填要挾貪其忍禁勢必循于剝
削又謂唐以前詔攻土番而唐竟滅之于南詔以女直
滅契丹而宋竟滅于女直二代用夷殷鑒不遠無異引虎
以自衛況結而欲卻之豈可數以窺利未可知且誠貞實百
萬和投無背之背等語職謙之不勝覈覈除進衆一節貞
發以爲言不道亂後已情形言之可上有
廟謨下有合謀職自不敢獨行其意而用虜一著貞起于
職敢不服習方從潛之所西虜求撫撫涉循前平軍民
逆貴人心消滯覆且遣使福之以若日西征永與與虜把撥
荒用之剛遺使要我無西仰許納欵擇粉花之役撥欵不
服今一旦檢情故乘機驅虜如賞觕三千六百餘兩而定

孫公一疏當爲要領抄于虜分置此不覺邪則無生抄矣

虜亦有志義狩惜

虜以去人始有鬪志虎墩兔憨詰其貴人桑阿思寨等來詢我西言共殺奴酋五萬營其時王欽差止韓撫賞五天賞銀一千兩爲乾糧之資定約而去料花用之亦率其五萬營來言助兵亦領乾糧銀一萬兩留候騎爲我哨探吳有斬獲當時諸大老皆言得虜不合于奴雖重費不惜勇塵之日書特處勢不得不出于此負以身任此料日後彈文少此一條不得此用虜始來亦因其勢而用之無費許多要結憨入大營領去銀萬兩小歹青領銀二千抄花五大營領銀一萬抄花等增新賞四千餘兩並以終前歲加幾賞之烏分外又復各來講亨及賞有功之費不過數千通計二三萬餘兩一一皆有籍記亦無敢輕百萬于無當之費想當者道也總之用虜原非得已黃泥窪一帶迤隔境外非我兵所能守而抄花之部落在焉我不用則爲奴所用取賊曾云憨遠而難恃可保其不合于奴抄發而貪利今與之約可保其不爲奴用也蓋奴入遼陽曾遣西虜于上憨衷措助奴兵三千殺傷數百茲索償耳非抄花也憨爲虜帝念奴之不共戴奴之心殊銳于吾故先遣使來言其視奴如以山壓卵非所畏若謂持兩情及不利于我與樂遼瀋之所介焉而馳何畏于我尤俟吾與奴相持然后就中取利耶推是讜

堂堂天朝方欲輕提四夷不宜借力于虜則恥關係全除抄花駐養吾木去遼可二百里其北憨部夾先到五千后到一萬尚有二萬將到其憨率大部四雪未至此時謝絕尤未爲遲彼一二時也虜不得不用此一時也虜可以不用但奴之防我止以精騎三千駐牛庄其駐海州者皆東部也乃黃泥窪把用精騎入于以此知卿不用虜不用無此虛辯也謹揭

起孫居相光祿寺添注少卿

陞戚太保繼光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

享太廟遣官朱純臣吳汝徹分獻

吏部司務孫學詩上書輔臣請免西蜀加派

給事中侯震暘奏曰竊惟遼事之壞向不敢一黍未議戰守捷也今事急矣經臣撫臣意見乖張各已明告君父素

旨會議處分實着乃紛紛尚主調停欲兩存之其餘並是臣亦有心能茹而不吐乎然臣會議之日猶謂兩臣必乘當就兩奏疏折之一主戰一主守一主任一主推任者齋以身許遼雖成敗之數未能逆覩無可詰問也惟是經臣去留關係匪細謂宜

特旨傳諭專問經臣毋以必難供之兵餉強責中朝必欲現在十二三萬認真訓練進止遲速惟其所裁不從中制能終始全局不負

國恩遂撤去撫臣一以付之如其不然明白回奏或罷議處收拾殘局專任撫臣此職立議之大端也此時尚存衡

樞臣張鶴鳴與科臣甄淑劉弘化並有相駁疏語頗多激烈憶鶴鳴以議經臣之人亦復效經臣意氣乎古來英正豪傑能定大難成大功者諒不出此既有此番饒舌處其覆疏決不能明白處分一了百當再覆再議決于何時又見部臣徐大化疏論廷弼要多激烈廷弼見之必不肯再留關外即詰問亦不能待

請亟陳安頓之法以祈

皇上之立斷撫臣王化貞之不可更也謂其得遼士心而用虜一着雖不可恃亦不可廢也或矯爲未擒以誑惑者此非真實語也然能保進戰者之必勝乎既不能保能戰

經臣擅自解免乎故宜留置近地以防意外其乎泪滅遼
猶足以憐奴志而牽李秉芳議者因欲移之關上與化貞
畫地而任臣又斷以為不可兵家呼吸相通既知其不可
合也而分又安與其既分也而合力以濟若左右手乎此
難為居外者任戰也臣謂宜移廷弼于寧雲出本兵為經
略而行邊之舊規仍選撫部鷄鳴威望素孚慷慨自命與
共聽關外之紛紜事敗同罪何如挺身報
國作蘇常不朽計此一說也如本兵未可輕出或遂以經
略之任授化貞另擇一深沉有謀略者代化貞為遼撫以
資后勁此又一說也再不然直移廷弼于登萊以斡其三

方布置之局與化貞水陸並峙各效忠猷各盡伎倆合而
分分又未嘗不合此又一策也若登撫陶朗先勒令解任
以聽事平議處臣謂經撫不和大半出登撫之誤經臣三
方布置雖津門稍覺紆廻登萊去遼一晝夜可達出奇兵
以綴四衛聯絡朝鮮以助聲援未嘗非是而朗先欲居首
功迎合意旨自誇變尾為首四路進兵橫絕海州分搶老
寨剿藏可期恢復唾手不意毛文龍之舉竟亂成算再難
下手夫果有成算豈其不密告廣撫併無輕動乎是不可
解嗟乎龍小小一捷因自矜詡何足深忌乃偏信反間之
王紹勳不為救而故為排擯人心不平全在于此且謂廣

寧從望洋耳不能進一步斯亦失奇正之術矣今罷朗先
遂紹勳并查梁之垣何在取其所齎二十萬金及紹勳所
統兵厚資文龍
勅為帥以聯絡島嶼間狡黠之壯士漁散之人情自能遊
兵一枝出沒變化不受束縛亦一奇也處分既定若更有
推諉更作咆哮
主豈冲幼
祖宗之德澤猶新紀綱具在一人有命三尺無私勿謂
尚方劍專用之邊臣也今日之事非內外臣工改換面目
洗滌肺腸盡去從套另做一番而

廟堂之上非以法從事决不能有濟又時不可待及今修
救亦云晚矣故敢直陳剖臆如此惟
聖明立賜裁决施行并再該部議東師幸甚
宗社幸甚
兵部奏
旨會議先該本部
題為遼事日危辨言日亂謹陳會議根因懇乞
聖鑒以定國是以保危疆事天啟二年正月初一日奉
聖旨這會議事情知道了不必深辨非經略官言會議未
盡群情兩部還再同大小九卿科道官作速確議覆來

說不得仍前含糊塞責欽此又該本部題爲東情亙棍構
形
朝使不宜輕遣仰祈
聖明詳擇以尊
國體以定人心事奉
聖旨東事緊急應差官着併議來說欽此該臣先期發單
遍集諸臣各書一單公同商確至初四日在于中府齊集
大小九卿科道官各有議單臣細閱之議主責成二臣同
以
嚴旨戒諭俾其竭力邊事功罪一體者張問達等三十四

人也罷經畧還劍希另推經畧者王紀也專用遼撫[illegible]
賜劍許以便宜行事者周如盤也專責任經畧人臣不當
不和者黃克纘周道登李宗延許維新馬逢皐也不許經
畧脫卸應削奪職級待罪以少抑其跋扈不臣之氣者張
鳳翔董應舉也責成二臣分任其事者史弼周希令等十
人也撤回經畧廣寧經撫幷經畧者王永光也令各自任
者何士晉孫杰汪慶伯也專責撫臣任戰者太常林學曾
等八人也經臣別用或移薊鎮或召還京或住山海者兵
科蔡思充徐景濂吳應琦江日彩等九人也經撫撤去其
一者侯震暘也三說調停者王達宜潘汝禎也專責本兵

出代經畧者惠世揚周朝瑞二人也登萊廣寧二撫並進
者徐揚先也必不得已而去其一須先撫臣必不可輕去
經畧經畧亦不可藉口不和而委卸者李精白也諸臣之
單萬耳萬目共見共聞經撫之是非不辨已自明者矣而
皇上必欲責成部議歸一臣等豈敢復以責成之說含糊
不決自取罪戾切照經撫不和必悞邊事人人知之頃部
求所以和解之者曲盡而亦屢窮王重以
明旨之責成而其不和乃益甚撫經臣所形諸章奏者其
意必不能與撫臣共事矣移閣臣書言嚴君不能奪慈父
不能强猶差官宣諭而仍不聽不亦褻

君命而悞封疆乎臣等再四商確經撫既不相容勢必重
任其一然早決而專任即未必萬全十分之中尤望四五
倘不決而兩存則萬無一幸耳夫以畢遊尊今日之事倘
令撫臣退步尚聽經臣之所爲然議者必以爲撫臣一撤
毛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士兵必潰西虜必解體而去合無
因撫臣之自請便宜行事而特
賜上方劍加卿二職銜廣寧之事一以委之若經臣威望
素著受
國恩豈可遽聽優游不以畢其圖報之志是在
廟堂斟酌推用而非臣部所敢擅擬也而王紀張鳳翔董

應樂王舜鼎姚思仁蔡思充朱童蒙蕭基楊維新李遇知
侯震暘吳應琦王大年江日彩徐景濂皆主此說其餘議
雖小異無妨大同事關軍國原非獨見之可持言發盈廷
詎有二端之可執善均從衆採以
上聞仰邀
明旨歸一之說不敢含糊塞責者如此抑臣有慨于任事
之難也衆
國俱不言之同心而不敢輕决祇爲
封疆之關係重成敗之料億難事后追咎殷鑒不遠耳使
臣子而各顧身家之利害
國事何賴焉爲
國而使臣子有不容不顧之利害于
國何利焉事係安危只得各以其見决之幸而中不敢居
功即不中亦宜稍寬其罪庶遇大事尤有人肯任耳成敗
利鈍諸葛亮且不能逆覩而可厚望于今之人也更祈
皇上軫念軍情大計亟決實難
明諭在廷諸臣有議論有成功以爲人臣任事者之勸謹
將告文具揭進呈其諸臣議單俟寫完日另呈
御覽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則封疆幸甚宗社幸甚

遼東監軍道御史方震孺以遼局不易結遼苟不容不結
敬陳籌遼五要疏曰舊年除夜臣往河上犒軍在西虜歲
至一鼓時喊聲振動臣以爲賊兵且至急召游擊鄧雲鶴
問狀雲鶴云無他乃軍士哭聲耳河東之民望河東而悲
關西之軍望關西而號土住之民經年苦兵之騷擾想望
太平而慟頻年之征戰孤兒寡婦燒紙錢而呼天叫地也
臣不覺傷感倍嘗撫膺几絕既而思之東事一日未平此
哭一日未了又思自臣入遼以來每撫臣相晤但愁用兵
既久海內供億不來故汲汲爲思乘時以結局而一時兵
馬不得湊手又日夕恐奴之來而思所以亂之撓之以救
凡事皆有草創之意蓋時勢不得不爾也轉眼冰泮奴未
必來我決于往我決往而必勝之具不可不精而且備且
圖省事而可久者亦時勢不得不爾也謹謬陳五要一
曰用短不如用長一曰用雜不如用精一曰用多不
如用少一曰用分不如用專一曰用舊不如用新何
謂用長奴長弓矢我長火器昔者遼陽火器如山盡以資
敵此用者之不善非器之不善也而遼將遼兵遂言火器
不得力不如短棍腰刀之便今車營火器從杜學伸一營
其餘火器擺列城堡可以爲守不可以攻也遼將既不知
火器爲何物矣西將習火器者大將獨李秉誠偏將獨談

克從骨之由一二人夫以火器如此之多而習者如此之
少為自舍其長以趨短豈有幸乎則九邊
鎮精宜急選精通火器者三五十人為教師使人人皆火
工人人皆火技而別項器械止以備追剿之用方為完策
所謂用短不如用長者此也何謂用精彙者意主防奴救
象人塗馬皆可站城令一心進剿非精悍之卒豈能濟事
則無用之兵量萬人以砦衛輜重足矣其餘當盡汰之然
汰有汰法各將先為汰各道次為汰而臣與撫臣面為驗
看真老弱者面上用印關臣驗印放人庶精銳者不得冒
替以去則有一兵得一兵之用而汰一人可省一人之餉

且不至集一羊以厭群虎之氣所謂用襍不如用精者此
也何謂用少除主兵外客兵僅八萬九千有奇而自總兵
以至千把總多至一千五百八十三員矣祇祿河東新失
人畏逐如虎不得不以一官名招徠之原非得已然一官
有一官廩糧一官又有一官役廩從糧之縻費且不必言
而役從則鎮守二百餘人參游亦數十人次至數十人而
止則有官千五百人而萬五千人之軍有名無實矣邢道
臣胡嘉棟申文言官有額數軍有額名必按軍法而后軍
志踰一特視不亂深得行軍之法此其意正與臣合即撫
臣亦深以為然今冗官宜盡數汰去而擇其可器使者在

撫臣轅門候缺委用不得干預兵事庶將令畫一而軍餉
餉省猶屬第一義也此所謂用多不如用少者此也何謂
用專夫兵之當精練也
廟堂責成甚嚴臣等豈不知之然臣與撫臣不過一心[illegible]
手耳而又東走西奔眼看手畫若逐人逐器終日簡閱恐
心力有限而窮此監軍道之責也非撫臣議定以道臣高
出統北路胡嘉棟統南路牛象乾統中路三道各隸一大
將將各統軍三萬人甚為吃緊之著則三道臣自分孤后
宜老實各練一軍而併將核錢糧之冒破異時某一軍得
捷則某監軍有不次之賞不則罰無赦而各軍有渭[illegible]
多監道猶鼠同眠者臣之曰藺首道臣而次及於將領如

是則何兵不精而何餉能濫所謂用兼督不如用專者此也
何謂用新邊道之使過而寬其前愆也因其歷練既久駕
輕而就熟耳比見近時光景諸臣當摧折殘敗之餘卽強
打精神終不煥發而將士又持彈章而抑揚之威令不行
軍法所深忌切思天下甚大豈無邊才而用人者亦須用
其鼓舞方新之氣然后可以建功立業又思古之成功者
不但有才亦要有福若夫敗軍之將不可言勇志高發奇
昔賢所悲由是而推之將卒亦然蓋鳥敗不復鬭而乳犢
不畏虎則用舊不如用新者此也凡臣所言皆平平無奇

而數四諦思至奇者舉無以易此外或有用奇用敵用間
用諜臣亦嘗間一試之而卒不得其人用又不敢信其為
我用蓋有五要而后不得其用不敢信其為我用者一一
皆真實有用矣譬之醫然臣庸醫也然日在藥室中亦精
窺一二藥性臣再為處方方未必驗而所言曰參耆補苓
蓮寒薑桂熱雖有盧扁不得不為然也此臣之所謂平平
無奇而奇者卒無以易也伏乞
勅下部復以備經撫採擇奉
聖旨這所奏切實可行該部作速議復
河南道周邦基內修議曰竊惟敵國外患每不足為人國
憂而惟是內地動搖人情偷薄其可慮殆甚焉者矣蓋者
奴氛未平衛首卒起戍士輿嗟乎釆薇勞民致慨于萇楚
此乾坤何等時為今之計再無可誣調之兵矣而東征西
討其能已乎則衛軍之虀額當清查也此無可加派之民
矣而呼庚呼癸將何支乎則軍餉之虛冒當實核也至于
廟堂之上殺時之藥如省議論專責成去私植定
[illegible]是肅官常嚴進取而已夫巧言如簧而築室無成若之
何以休明之
新爲聚訟之世也一人唱之又一人和之遂成市虎此一
番疏發彼又一番挑激竟成川鬬使一人之身而甲可乙

否則進退何憑一官之設而朝更夕改則施為難竟甚且
盱衡人意指不難妄言以博名高者矣可任其俞[illegible]
倡議挽哉夫問耕于農問織于女若之何各有職掌不各
求實效也局外者兩可局內者亦猶是兩可誰為仔肩之
人事外者推諉事中者亦猶是推諉孰為結局之時且也
苛責于人而寬貸于己則固循者多避罪于己而分担于
人則核實者少甚則有不顧叫號之意遲緩以圖報復者
矣可任其悠悠忽忽漫無責成乎東西南北總屬同僚而
相猜相訐分域分秦何無已時水火之形既成從旁之伺
疊愈熾玄黃之戰一起從中之蠹滿闢甚且寧誤
國家必不肯忘藏宿負不得其解也則同心共濟所當與
廷臣約者也功罪勞逸若列眉而不相蔽弄長獲短人豈
甘心使瀝心瀝血者有不為之賢勞仔肩力荷者有不明
之罪案甚且寧為賄賂必不肯為虛公真不得其解也則
伏公持平所當與廷臣約者也從來不畏獨知者尤畏清
議論笑罵由人而好官自我不亦辱
朝廷而羞當世乎至于明知其無可避而拚身撒潑任口
咆哮無風斯下矣方今
聖明在御遠龍援武誠使振綱飭紀而禮義廉恥不至潰
裂何患官常不肅哉從來抑競所以養恬倘奔競者得志

而株守者無聞人亦何樂乎自好而不爲遇附耶至于以
咨訪公典而任意愛憎信口雌黃爲其黜陟者益亦難矣
方今行取已畢麟鳳雲集但能矢公矢慎而眞才眞品將
以見奇何慮
國家無英雄哉凡此皆内修之要圖外攘之至計職愚不
識忌諱敢效其芻蕘如此

擬進劉瑕

周順昌轉文選主事
四川巡按薛敷政奏報奢賊攻犯成都該職與左布政督
管軍務朱燮元悉心料理一時乏人不得已將指揮等官
冉世洪雷安世瞿英周邦太張儻前后領兵二千名堵截

總兵周邦太等戰敗降賊

險隘十五日周邦太先至資陽遇賊兵萬餘迎戰邦太下
馬投降兵半隨半散十六日冉世洪至九泉扎營賊兵已
扎營山上彼遽高臨下衆寡不敵我兵陷陣世洪雷安世
瞿英死之張儻未及去而十八日賊兵數萬已至城下懸

冉世洪雷安世瞿英戰死

旌僭號四面夾攻放火砲燒寺觀廟宇及居民房屋威焰
不可向邇城内僅有鎭遠營兵七百名調到松潘茂州龍
安兵一千五百餘名分布防禦職思川省夷酋雜處力弱
則資無兵征戰即守亦難言之役與未布政及右布政周
著按察使林副使胡承詔戴燝僉事劉可訓共議戰守機
宜而適松潘參政帶管副總兵沈崇極至皆暫署兵管事

蜀中情形一塊寫盡

陳繼先張承恩遊擊魯美中及陝西遊擊薛來胤原任遊
擊范繼道綠事副總兵循鳳翔各官兵奮首衆薄城晝夜
攻打不息我兵用矢石砲銃飛射奮及亦既不遺餘力乃
賊鋒愈熾從來内應甚多變幻危疑事機莫測賊又旁掠
鄉村慘殺男婦截奪蜀府庄田米穀若爲持久計者夫奢
崇明奢寅父子何物土酋敢于乘援遼之役逞亂逆之謀
擅殺冠裳塗炭黔庶殘破數千里而白日至斷人煙屠戮
臣萬家黃昏俱是燐火妄窺神器顯冒
天誅誠宇宙之窮奇古今之大惡也蜀中道府將官多缺
寥寥臣等數員坐困圍城髮膚靡愛獨計都城不保縱九

死何贖情極呼天惟恃
聖明之拯救耳
命蜀中督撫按査勘科臣明時擧調募起發撥因
禮部給事中惠世揚奏曰會試節年題准事例業詳哉其
言之矣但法立而弊隨事久而變生臣今摘擧一一緊要
所當申飭者陳之一正文體夫文有一定之體猶天之日
月星辰地之山川草木雖極萬至變而自然之妙脉脉可
按也水得風而生波谷受響而爲應總之不離本體者近
是是在衡之者廣爲羅而精爲辨使天下人心翕然一歸
于正凡離經悖註之言有類齊諧抵絕者悉置不錄要之

務不傷者同不襲務思極天地精華識合
聖賢妙道斯得之矣伏候
聖裁一詳批閱士子運智于片時嘔心于寸管一家言未
足當五色之迷也而主司冬烘苟且完事至于留連卯飲
徹夜怵呼沉酣之際以魁元相許直至末場本色盡露而
后易之那場嘖有煩言會場當以為戒也
國家取士三年一舉選擇而使各宜盡心總裁與分考皆
以閱卷為事細看細批即二三場亦皆批閱到底無后查
各房之卷有全無筆迹似未經目者參不待言至塗抹數
句着一不相干批語似看而實未看者亦必重加參治庶

可服士心不負
朝廷任使之意也伏候
聖裁一禁攙越夫門生故友誼則無之但統以
君父則私情不敢徇也邇見無行之士揣摩莊宦大簾預
拜門生討題目通關節多方營求期取大物而奸橫考官
為其所餌遂于場中託言搜卷巧取私人肆行姦通淆亂
大典如戊戌之事至今為世道之蠹今欲痛懲此弊非不許
隔房攙取總裁慮及遺珠或可從公搜閱得一佳卷即付
本房恭酌批詳以示無他而別房不與斷然之風可清也
伏候

聖裁一重后場夫后場之當重也言之屢矣而衡文者但
取成乎篇章不論通達時務甚之才情學識有不逮入止
以頭場取中遂爾略其所短而不知空疎無用如台臣余
合中所慮今天下非無事時也倭猷戡亂斷非摘句尋章
者所可勝任是在各房考加意表章俟總裁于每一房中
特拔數卷風勵廣示中當必有經文緯武之彥待先資而
奮勵者矣伏候
聖裁一信功令查往科條陳謹門禁以防傳遞之弊勤搜
簡以防懷挾之弊慎彌縫以防鉞眼折角剝頭裁尾之弊
嚴謄錄對讀以防裘表探花插換搭配之弊功令至詳且

明而人乃故希視之無怖乎鬼蜮之易行而議論之滋起
也今當責成外簾官務要任怨任勞各盡職掌以釐諸弊
而于彌縫各役厚其工食絕之以重法使之懍然樂為禀
然不敢犯而謄錄對讀尤當申飭何也謄錄生于先后巧
拙聞用通神手段不可不破其奸對讀草草往往悞事故
在此時當取附近州縣曾經考労年壯而目力精明者為
之果能用心對讀無差落且無弊端事完之日社青復附
增廩免停降否則同各官一例參罰伏候
聖裁一速題紙近科第一場多至日出散題二三場有遲
至辰后者蓋緣詞語行長鏤板為難而主司過于愼重失

之大艱諸生鋭氣全在于朝至展后鋭氣已消大半且呼
號搶攘群集至公堂上滿院如狂亦大非體合無內簾臨
場前嚴戌刻即行鎖板黎明早散至其關防愼密毋致癆
洩則在監臨及主考耳伏候
聖裁以上六款在職等循故事以請欲收眞才爲
皇上襄維新之治至力而行之在有事實與大典之同効
公忠以光文化矣伏乞
聖明俯賜採覽
勅下禮部施行奉
聖旨這所奏科場事務切中時弊着嚴行申飭文體釐經

釐正竟不遵行今歲省考官每房各搜舉一卷離經悖註
及文辭怪誕着于揭挮日送部奏請參處如容隱不舉着
部科查明參奏該部知道
時臺臣李日宣請添房考科道一體入簾大約以十三道與六科職數相等科臣入內而錮臺臣于外非所以平科道之觀也且各部尚從科而入何獨于臺臣而遺之此亦二百年來未有之正論也
御史高推進無逸說精講學勤庶政戒逸豫詳召對親閱
史看章奏修怨咨明法度惜人才崇節儉而致君堯舜則
其要尤在于守卹諫官加之意焉
京營戎政右僉都御史李宗延上言臣見遼東塘報聲息
甚急隨于十四等日會集京營大小將官講求護守防禦
良策因思今日之最畧凌最渙散者莫如京營之人心今
日之最頹弊最疲龐者亦莫如京營之士馬臣際此時安
敢頃刻而忘惕厲之思又安敢頃刻而忘整頓之舉哉切
照京營自昨歲以來總督陳良弼侯代半載舊協理許弘
綱告病泰宗濬殞身而新推之饒景暉被人彈射是一載
無總督二載無協理刑部尚書黃克纘着協半歲卓有成
功但終以目覽萬姓之愛書手裁四海之獄訟而精神有
餘職守少分矣以京營之官言之總兵楊愈茂副將郭欽
等參將金汝佐等遊擊殷體信左擊段應龍等坐營張萬
春皆相繼升去其餘號頭中軍千把總等官百方營幹謀

求外推新升京營副將等官祈留外任不肯內轉夫京營
之官陵替如此尚得謂之有官乎以京營之軍言之每軍
月糧糙不堪食用一石仍加破銀四分兼以　抽扛脚
錢等費凡用一錢貧而預賣者米貴得錢二百八十文米
賤得錢二百二十文是一月辛苦止獲糧餉如此且稱雪
扒沙以非門關宿毫不敢綏搬運肝秋軍器撞送銀兩火
藥時不敢停此京營之軍若果如此尚得謂之有軍乎嗟
嗟此時何時與言及此才言先淚今除工部所進收入
親臨甲器械糸備過京營者職已具疏請還其中推山東
河南春班京操路近二萬遞推入都大加整練以備緩急

撥用其箭樓滾木雷石炸砲水斗等件俱前有成畫候臨
時査點料理無容再議外惟是城外舊有九營外以捍虜
内以守城最爲緊要且最當預講職謹于九營之中復陳
三事其一曰營車之當置也營車者即職之所謂金木水
火土谷六府車也以車彖以蕭環車車中實土上列水桶
中載追風翼虎等砲毒箭弩弓等器大約五輛可放十次
車之内步卒六人馬兵十人車之外火輪炸砲滑埋暗發
營有此而後可以無望塵奔潰之虞也此一事也其一曰
營臺之當建也每營建臺一高三尺廣半之更鋪望樓連
絡布置步卒火藥臺上射打馬兵利便臺下衝擊既可蔽

馬兵兼可獲步卒我所制敵敵御攻我營有此而后可以
無隨風披靡之患也此一事也其一曰營墻之當築也每
營築墻墻濶六尺而底四尺身高一丈上列子墻十步一
堡百步一樓四門啓閉塞以戰車墻中藏軍附近民移入
墻中既可衛軍兼可衛民營有此而后可以無臨時瓦解
之慮也此一事也至于每營京卿一員大將二員紀功御
史一員司餉主事一員皆至則分守各有司存此九營三
事之大槩也夫京營之官惰而兵弱天下所知本不能戰
然至于封疆失事而使京營之兵戰于城下則天下大勢
可知況戰之機鬼神莫測戰之情轉盼難定非可逆睹我

陳故臣且未言戰而先言守并先言以九營守城以三事
守九營之畧懇推
皇上勅下該部及總協諸臣于前三事將用于外臺築于
中塞以戰車實以軍馬講求妥確竭力盡心亟爲修整脚
根既牢則勇氣自倍然后戰與守可期至于臣衰病之軀
祿戎銜將一載茫無寸賍當此多事之際安用閑贅之人
或放歸田里別簡賢能添設協理庶壁壘一新不至以兵
爲試而以社稷爲戲也奉
聖旨京營重務屢旨整飭未見奉行這所奏三事及總督
官等項着該部作速議覆李宗延還協同黃克纘用心料

理不必辭
遼東巡撫王化貞以奴衆臨河欲渡官軍據命相持錢糧
匱乏餓凍可憐上疏請速發餉銀并補還用虜銀兩以保
殘疆其言曰年前十二月二十六七等日偵者報海州用
沙土墊街臣知奴有西犯之志恐驕行部署戒嚴頃之報
奴于二十九日大宴燃[illegible]分撥戰車赴海州初一日陸
續俱集海州次時摠兵劉渠駐西平飛書告急職于初二
日盡發義勇五營及職標兵徃一面請于經臣一面分布
前茅后勁及左右翼復申以號令有退縮不前讓賊長驅
者將士皆斬先是虜酋密請于職欲東援奴職以

廟堂多言虜不宜用而戰守又無定議不便令其獨進止
之令奴報緊急不得不令之往除十二月十四日先到萬
餘騎有鉄甲三千餘綿甲二千餘無甲者五千已經臣按
臣差官查驗外其續到者或言二萬或萬餘茫無定數因
遣同知萬有孚親往偵之得以知其多寡強弱之數據報
虜兵彌漫山谷爲數甚衆但近來無草馬瘦者多祗挑精
騎七千劉世勛率遊兵一千監之以東職諫之曰遠偵纔
行聞奴過河即急擊之又令副將鮑承先率軍于大黑山
一帶夜多燃火以爲疑兵奴必畏懼不敢進惟柳河之兵
尚覺單薄恐奴乘虛扱掠復移書鎮道將杜學仲專營孤

朝棟步營預置河上大兵連絡其后驍騎伏其兩傍以圖
守康羅萬言之哨卒過河誘之奴若隨來入吾算中可以
大創奴若不來亦必與吾相持不敢輕渡柳河是謂以戰
爲守之意各道以爲得因吾圖是矣而誘其來非計也遂
止今奴騎數百至柳河有回鄉百餘人驟車牛以來將至
遇奴騎縛之以去周應乾聞之率兵追趕三千里人畜俱
奪回斬三級生擒七人以來奴知我有備亦不敢犯柳河
矣復遣人追諭虜兵及河而止勿深入蓋我兵既不進承
可使虜獨當之也職料奴左牽右顧必不敢入惟是我之
蹊堂亟言慎毖將士皆枕戈坐甲以待辛苦萬倍雖糧料

孝廷然荒涼無人之處鹽菜柴炭之數非貫之鎮城不啻
得十二月糧銀尚多未給至食舊餉之軍入九月餉亦屬
烏有恐凍餒饑嗷嗷哭訴不忍見聞河上之軍頼
皇上賜牛酒銀兩按臣復千歲抄馳往慰勞西平哭聲撼
臣猶以爲聽之陽斷而本地之軍既無本色可食又折色
夫之數月皆擁訴職閒而泣職以書達之餉司郎中付國
求其速發本官回稱庫門不封者已半月矣舊餉欠四十
五萬部裁不發國勢不能有生已熟計于自經仰藥兩者
輕重之間矣又曰惟坐待脫巾以取信于該部耳職不得
已將兵部解到賞功銀十五萬兩借給餉司十三萬一散

而盡稍濟目前然所欠既多又值米珠薪桂之時枵腹索
哺衆愁如沸餉司以此稱病不出惟倏急則就死亦可憐
也在餉司一死足以塞責在職有封疆之計非一死所可
了每有額請戶部多不之信惑于人言謂新餉併以媚虜
及侵盜者職以催册來報不敢一言自明全册俱催完業
已咨送部科聽其查核中有冒濫批裁屬職掛號屬各道
支放屬該廳各司其責無所逃罪若其非濫非冒也望廣
部爲厄邊之臣一注思也至舊餉屬河東者雖已損失河
東之兵原少又食本色應支折色不過一十五萬有奇而
兩次加添反比舊數增二十三萬有奇今以河東喪失之

附惠在懇
實發後力
請先修先
廟實錄後
是非早定
光為事識

故裁餉之半不發至欠四十餘萬河西之兵本以防虜
又以防奴勞苦過于新兵而使之數月無餉邊臣何詞
謝諸軍況於兵部之銀原發為用虜之需今除招兵買馬
外盡以給餉虜王且至賞犒之需俱應預備戶部應加徵
補還庶濟緩急且從古軍中之費不止一端今一庫如洗
一切雜費難以為槃卽如近日小車擁至口袋立絕無銀
可買鎮武等處收貯糧料須用二千領本處既不可得欲
買之關內無銀可發事事妨悞事事艱難點金無術職安
所取給伏乞
聖上勑下該部作速解發除新舊餉外仍將借用兵部銀

補發前來以備緩急之需職無任激切懸望之至
禮科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臣惟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
史有一代之人文乃有一代之著作史固生殺予奪之要
領而人才則是非邪正之必不容假者也頃見
皇上允閣臣之請命纂修
兩朝實錄業已題官開館次第舉事料難草草臣禮臣也
有概于中久矣敢不避忌諱一畢其愚以相道明君道以
光宗之苦頌
神宗之美乞
皇上垂鑒焉

光宗
神宗之元子也計卽位册封自
萬曆丙戌至庚申三十五年初壽四詡僅僅一月餘耳其
間事故人情反覆變態有筆不忍書者而其禍根則自進
封
鄭貴妃始夫
鄭貴妃之
先王恭妃而進封也在
神宗不過一時寵愛之情卽于
光宗請册立不報請儲講不報亦不過再三愼重之意而

諸臣爭之不得若沈鯉王家屏姜應麟丁懋遜等相繼被
斥諸奸遂窺其微而思有以中之忞指纔還册立之
詔以為意不必急者也向非羅大紘陰伎病臣依
回固寵之疏則事不可知矣忞指三王並封逢迎
貴妃意者王錫爵也向非馮琦援
祖訓以折之鍾羽正等正論以爭之則事又不可知矣借
國本攸關以害沈鯉郭正域因之搖動國本者沈一貫也
向非
宗社有靈皦生光死不肯承認事不可知矣
福王之國賴劉爆鎔勿老臣苦心定策而言官勳孫愼行為

臣不敢居之功就中主張之者方從哲也自此而刑科之
流岐黃之術屢試毒手從哲曲爲之庇今且貪緣起用事
愈不可知矣職痛
先帝四十餘年備嘗艱難險阻因思
皇祖之神謀大畧亦即于善處家人父子之間見其大端
切意實錄之修在此時一則速完
光宗之錄一則徐完
神宗之錄何也
神宗享國長久事難卒致
光宗極古今未有之變當三朝興革之間善敢罔多雄葬

未竟且大漸彌留之恨至今傷心既沒紀元之稱從來僅
見而移宮一事曾經
皇上處分昭示中外不逾年而是非變亂朝端且然何論
天下目前且然何論後世
先帝始終苦情勢必參差錯漏而難爲
先帝之人如沈一貫等鼎諸兼加恩廕濫及非所以别忠
邪而昭勸戒也去年居事公鼐請修
光宗實錄一疏忠義勃發職甚偉之至欲倣效彙愈所作
順宗實錄於理于情尤爲允當此則宜即令公鼐專任其
事又令孫承

賊爲民所了十指掌報蓋映合帳于案未王于先宮成速征進可謂木蒼之前安

宗互相商訂而林下之賢通達國體號有才學如李邦耀
喬允升及時起用加卿寺職銜協佐其事庶幾計日成功
是非可以不謬也若稍有差謬職得據所見跟明爲較正
豈但成一代之信史且以廣
皇上孝思早慰
先帝在天之靈覩之悠悠忽忽故意遲挨待故老凋謝而
思以神說亂之者功相萬也惟
皇上俯從職請立命閣臣暫名臣奏議及海內遺書付史
館先修
光宗實錄既成而後併力于
神宗實錄用以懲前毖後寒奸雄之膽銷肘腋之憂關係
非淺鮮也

南御史趙世期奏言臣見邸報累累蜀之東南及西皆殘
破陷沒所存者僅川之北竊料酋之兵馬能有幾何遽敢
馳于東騖於西入於南分投剿遺披猖至此此皆各州縣
不選惡少無賴窮民展轉爲祟當賊未至已流言恐人至
其逆寬而窺殷實之藏及賊一至遂倚草附木隨人行伍
而助兇殘之焰是民變憂方大耳此時計蜀中之大小諸
臣
廟堂之長慮那顧與新督臣到彼一着避下半耳速則太

兵一至依附之民必自效逆亂民散而亂兵之勢益孤終
歸於散而已不然久入其黨者處騎虎之勢既尾大而莫
掉即未入其黨者受流離之苦亦饑寒而思亂禍可勝言
哉且最可慟者蜀之民無他生計惟耕田耳　今轉盼
春深矣人皆流徙他鄉潛藏林箐不得安入家之井行播
穀之事一春不耕終歲何望恒產既亡何地不可爲何人
不可爲也且數月伏匿于山澤之間凍餓于霜露之下望
大兵之來何啻雲霓遲則謂
朝廷弃我矣毋論空城之民不得寧家即克城之民亦難
久居而生疑畏故曰速之便顧解成都之圍與重慶其道

二成都賊在城外城中有傷且餓患也僅力殺之有功繇
損重慶賊在城內吾民如箭虎狼而處荆棘而眠縛之
急則相殺不可勝矣故拙于解成都者巧于復重慶也然
其法亦只有一賊住重慶又掠成都中間榮永隆瀘則脈
絡也屯大兵於資簡之間賊不斷而爲二乎賊面西吾由
資簡以攻其背勢必轉戰向我成都之兵躡其後此一鼓
而盡殄其醜類者也由永川以壓賊之肩賊不爲死守計
則有渡江遁耳忠涪之兵扼其鋒而絕其歸路賊寧有幸
哉故曰巧于復重慶不忍吾民肝腦塗地也雖然賊何足
道即食其肉而寢其皮有餘辜者獨無知愚民或爲賊誘

脅從之人

或迫於挾從使之騈首就戮自新無門不忍也故兵刃既
接不免玉石難分不若告戒先施使之悔悟及早或令其
投戈而歸農或令其殺賊以贖罪或令其內應而陷陣開
其一面令得自新約爲三章示之禍福既不濫殺以傷天
地之和或可使過而得一臂之用民散而圍解有期矣然
此時廟算其密定已如斯而逋寇小醜頭顱僅寄項上原
無足慮惟是蜀爲天下險國此處一失其憂不小其土地
人民五越月在刀鋸中不知如何過日早收伏一日民受
一日之福晚一日之難故惟以速之一着上請伏願即限
督臣刻日就道以靖大亂至相機制伏輕重布之俱屬不

可遙度臣亦不敢瀆
天聽矣

關相將足
務帥首著

南臺御史歐陽調律奏舉將才疏曰督臣文武壯猷沉雄
備畧運籌决勝慨慨乎有餘而摧鋒陷陣整師櫛旅將爲
政即昔年播酋初甚猖狂一聞劉鋌而賊胆遂寒惟其威
名素重耳然猶有大將陳麻諸人而參遊偏俾不可勝紀
今推轂專閫者楊愈懋一人也仍宜再簡宿將以先聲奪
彼之氣則李懷信素稱忠勇海內知名雖託遺矢實堪提
鞭且自秦入蜀道里最便惟
陛下嚴檄責成彼分何所逊者至于誠意伯劉藎臣索餉

議戰　議兵　議餉　奴過河

謀畧大有所肥已總監臣戴君恩保舉合無今其提兵楚蜀之間控扼要會得此二將一從雲棧走劍閣直薄成都所謂建鈴之勢一乘長風破萬里浪居然虎豹當關謂賊不望風而奔竄者臣不信也將誠重已乃我旣無兵可恃而專恃土司在我則有狠虎之慮在彼亦有狐兎之忌非勝算也今計撥回援兵萬餘薛來儀招兵數千臣鄉太常倪斯蕙亦云倡鼓義兵萬人劉贄臣又素知忠勇之士不難立致萬衆更得督臣原募兵萬人携行合之可數萬健足制酋死命伏懇

皇上憫念西蜀公私如洗慨然再發帑數十萬星夜馳解

充餉以保無竭澤并免脫巾耳兵食誠足進伐無難然待其備而後圖之已無及矣

二十日奴酋過河御史馬鳴起固神京疏曰惟逆奴犯順五年于茲矣而時東不守共處一旦長驅得稍緩旦夕可以經營料理及奴酋得勝戀巢此正投我以日時也今任事之臣勿虛驕勿恃氣收集殘卒召募近畿不俟日三四十萬以驟援天下縱逆奴未即撲滅決不至復闖西蜀之叛逆矣又令同事之臣勿輕信勿躁功練兵選將固守以需庶幾有備無患亦不至互用枘鑿而鬪戰守不和之病暴矣又令揣究中樞有遠見有偉畧雖蒐天下之奇偉而

授任之卽不然採葑菲精擇人言而急施之迎爲當有次第不至以人國而僥倖矣奈何世無可與之人事無真切之謀日復一日悠悠泛泛延至於今而無兵無將猶故也朽甲鈍戈猶故也信地空虛猶故也向謂河冰將泮虜必渡河今冰凍未解傾巢而至聰兵劉渠落馬大營遂潰是乎殆矣不可支矣萬一廣寧動搖則山海前後風聲鶴淚皆爲無人之境

皇上試召舉朝臣工賜以明問將一蹂躪深入何策以待之乎今兩日俱無塘報聲息似乎斷絶河西存亡已在呼吸今右屯重兵互相策應想彼中勝敗已分不能及矣惟

督臣王象乾提重兵而鎮山海未見發程封疆何事存亡何時可濡滯觀望至此耶宜嚴爲申諭責令移鎮以兵備張朴爲監軍此萬萬不容緩者也總督既鎮山海則薊鎮密雲前時爲虜寇進人之地者豈可緩防須用謀畧大臣知兵黃克纘王在晉選擇一人行邊出鎮以爲山海後援至一片石古北口等處各屯重兵以備不虞如南兵部主事何棟如原有請纓之志今正見奇之秋職同官鄒復宣所募浙兵原爲東敵之謀其所召集盡到通州而棟如見抵京師似當尊勑兼程前進屯于薊密爲山海後勁此萬萬不宜緩者也至京城輦轂亟宜分地設防各扎營數處

毋營用兵數千互相犄角擇勳臣大將統之而以李宗延
爲提督蓋京營素爲訓練士卒相習允爲可用此斷斷不
宜緩者也至城中奸細不可方物聞神棍　十百爲
群號人通衢愍不畏死安知非劉保之輩閃爍變幻而不
可詰者乎宜勅五城嚴加訪緝庶人心安而根本固耳夫
抑禍者臨譬于處堂之燕臣謂此不足以喻之也處堂之
燕火勢棟焚鼓翅奮飛便可全軀遠害今四海奸徒蠢蠢
思亂大似釜中之魚火未及燃忘爲江湖不知禍至之無
日也職小臣也徒懷赤心制禦無權惟以鄙衷上瀆乞
勅大小臣工救焚拯溺被髮纓冠勿再委頓則宗社幸

甚臣民幸甚
兵部接出
聖諭朕覽屢次奏報奴酋渡河迫近寧遠深軫朕念中外
一切防禦事務爾部即便條奏施行仍懸示賞格但有智
謀勇略建立有功擒獲奴酋者封公酋子者封侯俱予世
襲如擒獲各頭目及叛逆渠魁亦准封伯賞賚有差其賊
中有能用計效順獻出酋首併各賊一體封賞決不吝惜
故諭
御史林一桂奏言
大駕親閱勞軍欲以破狃玩而肅軍容勵人心而寒賊胆

也
兵部接出
聖諭朕覽章奏逆奴狂逞山海薊昌等處已嚴行防禦其
京畿官民人等恐有惶惑動搖該部便移文五城廠衛督
捕各衙門多方布置旗尉番快人等晝夜巡緝密行體訪
緝獲奸細仍出示曉諭各宜安靜都重二城居住人民不
許擅自放火砲致生事端如有不遵的拿獲究治仍令正
陽等九門併永定等七門守門員役啓閉照常差官將各
門直日官軍查點不許擅覓頂替搪塞如違從實參處盤
詰捜覈務要加嚴如有異言異服面生可疑之人即時擒

拏具奏其灰石砲銃等物多行預備所有外來及在京商
賈開設舖面照舊貿易不得關閉恐歸以致遠近驚疑廠
衛城捕仍嚴行禁諭各官有搬運家眷的參來重處會試
舉人私歸着禮部查奏除名逆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朕仰
承天眷憑藉祖宗威靈期與臣民力行殄滅一切爵賞朕
俱不吝凡爾臣民宜體朕意故諭
兵部尚書張鶴鳴以河西瀕危自請視師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爲國忠心朕甚嘉悅加太子太保賜蟒
衣玉帶逕與尚方劍行事王國琛升總兵何棟如升太僕
少卿發帑金准發三十萬兩速解至山海關應用諸職

守率務，卿與總督王象乾悉心計議，便宜行事，仍上緊星夜前去，餘俱依擬。題差中書沈自省等五員解帑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黃克纘條上京營急務

一議備官。照得三大營額一營各有副將一員，共六員，今見在止有三員。此官乃各營領袖，如五軍一營則五軍之二三四五營屬其統率，六營亦然，此豈可久曠之官。今于五軍一營添設總練火器副將一員，以備官署營之用，俟建夷平定，方復其舊。又各營參遊佐坐至三分之一，已升補而未至者甚多，往時則一官可攝二三營，今非其時矣。到營城外，及領軍登陴，俱苦乏人，當聽臣等咨部，于武舉頭中選擇者，推用應營管軍，有人管領，設急不至誤事矣。一議增城守。恭照三大營遇有警報，則刻營城外，舊存營盤幾處，每處用兵七千人，除照舊外，其城守每垛只派軍二名，今宜併垛軍至每垛編一名，仍行五城御史查在京有身家者，每垛增編民夫一名，庶有急可分城守。一議築壁。一議築堡增建議協理戎政都李宗延疏請營壘各築土牆甚當，但築之若太長廣，則

難卒就，今議定每所周圍各以百二三十丈為率，長短廣狹，隨地形，不得過五百丈，築土牆高不過丈，闊于牆外開濠，闊一丈二三尺，深一丈，其土即用以築牆。其工費似當責之二都，每小堡不過費三百餘金，若營中有柴賞餘銀，則令營將量足土室二三百間，以為各軍容身之地，平居無事，令各夜各撥軍二十名看守，有事則令營官札其中，庶不至暴露無棲。一議濬濠。查得京師城濠，近經二部開濬，視舊頗挑濬，儘為用心，然終屬太淺，可乘春雨未降，于濠心再開一深濬，闊五尺，深三尺，若有水，則人難窺淺深，其土須挑入短墻內，庶兩至不復壅濠。一議軍器。照得營中軍器，如臣所造呂宋大砲、守城鉄斧，及南京紅祠大佛郎機，與買到稠木棍，向此致若已被遼東取去三分之一，而紙甲之料亦為工部借解，未遣各州縣輸觀，官帑有限，軍器械合容臣其一官赴工部，揀其可用者盡數取發各營，以為城守之用。一議教火器。查得營中頒火器只較弓箭行賞罰，前議火器者十無一二，今既添一副將專管銃砲，再操日演協理入教，一營盡將是日應操火器手議至官驗，前令升將較之，盡一日之長，每中一彈賞銀五分，其鉛彈打選鋒及百步壯丁射，每五名補砲手一名，箭手

一名，銃刀手一名，皆以精熟多中為主，使人樂于習技，并總協會同面試，不許徑補。蓋弓矢奴賊最精，而我以其所短製其所長，決不能勝，惟多練火器，守城則列于城下，扎營則列于軍前，庶幾可以勝之。一議給硝黃。查得工部新造火藥，軍士若不堪用，臣在營乃另造，有二十三萬斤，收貯庫中，但可備守城之用，至于常操則不能給也。今議會工部官一用心督造，必要堪用，每春秋操照原數給藥一半，其餘一半給與硝黃，聽總協委官領來另造，收貯庫，不至虛費。一議防奸細。照得建賊日遣恐有奸宄潛伏城中，當令臣選兵馬挨戶編立十家甲，將男子十歲以上姓名俱列其中，富家貴室不得遺漏，而寺觀僧道亦令住持各照方籍定，無得遺漏，如有不率生理，蹤跡可疑者，令甲赴城察至于巡捕營官，遊亂科道衆執而總協則各惡並聽總協舉劾，庶可紛不至有意外之變。一議取選車馬。照得營中車馬，工部不造久矣，兩年間又被取去赴遼三百餘輛，遼又工部造完所有二百輛可即還，又于承恩寺而未完者有數百輛，可催令星夜造完，發營至于營馬，去秋被經略熊廷弼取與軍騎六千匹，部留在廣寧，今宜令太僕寺速補還京營，庶

軍士戰守有資。以上數款，乃今時京急務，其餘補忌軍類及千把等官，臣等總協科道勤于操練，皆可以徑行者，不敢盡責也，伏候

聖裁。

薊遼總督王象乾馳報遼變。

其疏曰：臣聞遼左之變，急行各撫鎮，臣徵調兵馬收拾器具，以備戰守，又聞東來遼人傳說，奴酋西乎堡來下，劉總兵與劉參將殺賊數十，賊離廣寧三百里外，未敢西犯，及御史方入城下，道到列戰，一殺賊甚多，與一臣所謂相同，臣隨出大牌三面，但自山海一傳至德州，一臣齎至大名一傳，至宣府，諭民使知奴兵已退，坊從驚惶，衛民之至關外者彌望，出大牌我面

西歸者應盡數放入闢罪過已極若保得十餘萬生靈
入關亦足消藏況係
朝廷二百六十餘年受養赤子生靈叩關而逃彷爲犬
其此
中聖仁慈所不忍聞也等因王本日中時經臣進義羅
城臣與部道詣臣說入約領定事說其邀兵官劉渠陣
長廣寧城內人民逃散不願虜者逃門而遊遇虜者封
等車封大棄康人生員百姓俱已剃髮龍亭欲鄉無臣
王化貞迎賊有西將江朝棟開之急入化貞以內化貞
方檢書見之大參將貞之國化入貞日事急矣伏
走伏走化貞邊出所養馬匹皆爲叛兵盜去有名將逃
化貞七萬家人半多所走化貞有行李四箱以一兩騎馳
驟之行至城門人爲民所閉化貞你去不得要上一騎化
貞曰此嘗副將者長無絕所以群賊破開衆化無所救賊
門化貞訂江參將隨行親十人一騎至月破化貞辛未之
陽有化貞官江參將陪行親族十人一騎刃前貞至闘陽與
得免其不從賊者又與鄉民斬殺從化貞至闘陽與
經日商議亦保此數十萬生靈入闢不忍以盡如之
祖宗德養赤子治于左右與日化爲夷虜且以蓋據之
至而樹我之敵也治遼遼人數千撥於西虜沮截劫掠

于前也宇前等處逆難遼民不得前進縱賊兵殺擄
下被虜婦女財物給與各主及收拾治途潰兵所奪甲
代與逃民丟棄幼小子女不計其數經臣恐軍民內藏
有奸徒夥關倡亂身率親丁馳至關外彈壓收其兵伏
以炎於入世臣恐人心驚擾與宰前道諸從張應揭特
發後等語又傳說廣寧前各部道將領諸臣假陸續
到關各另查明再報諸情形先具疏飛馳以聞
吏部舉阜興部臣布政洪翼俞自瑩共世峻接察使
堅完學程啓南王謀立郭尚友張鳴基恭政路爾達李
成名劉洪謨流自彰羅說王化行張副使英田徐如珂
真憲瞭恭議宋榮知府沈奉願孫昌齡徐從治王琬方
惠明黃元會
上命部院堂上官吏科都給事中河南道御史引奏
商加黃堂吏部紀錄即與不次擢用

禮科惠世揚摘參場弊

者陷秋闈大可議者南京則有高如麟已經徹中當事
郎時料發矣頗天則有二十九名張惟勤文亦祖通惟
雖控搞獨其家傳不善便于作奸且發覺顧勤之親罪
誅係勤之友有指表中切惟上爲關兩者又有言王考

之添改批語似有別說者已經法司提問不知得情與
否又順天府中式第一百二名查廷搞首場七義聊可
支吾但應勤及其七藝大抵皆顧一手直書每一草塗抹
數言其改註于旁仍于所塗抹者一字不異長及價
多口霜讀囊有嚴全胸無片玉場中文字的係買人代
筆得號後爲稽促踪跡得此送黃夜至據所試卷明有
百八十全以去植以此深愛號破假兩弃三尺浙江第四
儀闈人言從關增切宜思杳提問以信三尺浙江第四
十三名錢千秋三場清與似不難徑擢高科磨勘共
首場七義每一作篆是一字牽強支離及台七作七字
瑣屑荒云是一朝平步上青天一語執爲關節似亦
無辭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一　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二

秀水　沈國元述

二月丙午

欽定會試主考何宗彥顧秉謙，房考彭凌霄施鳳來李孫宸姜逢元孟紹虞李光元韓日纘錢龍錫羅喻義賀逢聖林釬丁乾學薛鳳翔蔡思充惠世揚周希令王淦耿如杞桂紹龍楊嗣昌。

起馬孟禎南光祿少卿

加平越府通判萬䌖遊義同知管府事

得旨近該吏部奏薦楊學厚兼通韜略才識亦副紛擾經從從新風稱再堅昂符與遠大得民和邊義之民閒風該附官加驗術著廟堂使之一面經理。一面整飭督官兵以從思歸之士令義旅以助討賊之師。此收拾人心保從請撫之要着也。前議從之。

大學士朱國祚辭免典試，奉

特典

聖旨今歲係朕首科，特用二輔臣以光重典，卿不必辭，該部知道。

力行此法則千日有益於廢弛有所恢復矣最關名詩

吏科侯震暘乞簡別嚴選守令疏曰，賊惟庚戌虜變，先臣徐階上言，今日之事當責將士戰而守令守，將士一不利，撫坐死，而守令慨然自如，及城潰矣，將士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何以勸懲。夫能使民者守令也，兵一而民百，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奸細必不作，守令仁則鄉兵必為用，故宜重守令。

敵攻急　改限

肅皇帝立賜報可。今職觀九邊郡邑，大約以科貢充之，平日既不能固結其心，臨變復誰與為守，況大計入觀，地方各官非一人兼攝，則他途代署，望輕時暫，其不能展布四體以固吾圉也明矣。即如今酋一朝發難，而烏驚鬼遁者，豈在思亂之民，心實長吏倡率以去言之變。指今廣寧消息已斷，山海勢切剝膚，且接壤虜與奴通，薊門永平一帶在在阽危，不惟外發，并慮內潰，目前第一急著，安得不于守令而責之。欲重責守令，安得不乘此計典方竣，察其實能堪與不能堪者而簡別之。伏乞

皇上立敕吏部，將近邊守令倍加綜覈，或才守無大乖張，而冲危非其所任，或年力未為潦倒，而戡定非其所長，勿拘一面備速與更易，擇才望卓犖膽力猜猛者，立限到任，各保疆圉以護　陵寢以固

宗社。逆時平事定，准與不次之擢，此實至緊至切，勿更因循牽制，使地方卒有不可知之禍也。乃若就計吏中拔異等謀略堪任折衝之寄者，科臣周朝瑞剴切指陳，職甚韙之，茲事更急矣，概未見舉行，或恐應變之才難以舉職，咸謂宜即日摘簡列為條款，令各揮方略，或抵鑄自紙，或薦引他人，并及將材等項，書之于牘，明白數陳，不許緘默投

送該部即于給領水程之日照過堂例分次省直據其所陳再爲逐名質問語云百聞不如一見地方利害與本官才貌歷歷在前除頹齡弱植覩面而知其不堪者該部自能分別固難强人以不能如年青氣壯早負能聲故爲謙讓不進之狀者立註劣考其有察典掛名而才實有用者據職所知如張福臻呂廧李建和等現在京者並從咨詢廢國無遺人人無遺技而危急中得其一臂之用

祖宗二百餘年培養不于此時竭力自効漫誇甲第爲榮豈復有人心者哉至于士民商賈輻輳　輦轂或以利或以名夫孰非憑依

皇上之寵靈以榮身肥家一旦有警悼府狼奔是何肺腸是何景象且使道路之間馬駈塡委風聽訛傳起奸宄窺伺之端携善良固守之志實情法所不貸乞

勑下諸司一併嚴禁職不勝激切之至

兵部參論經撫道將望風逃竄奉

聖旨年來紀法不行邊臣偷玩遇敵逃奔罪在不赦經撫官姑依議戴罪聽候議處高出胡嘉棟已經再逃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其餘道將各官着張鶴鳴會同王象乾嚴査明白具奏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覧科道官屢疏紛囂全無正論遂旣附背由釋[illegible]不和以致官民塗炭朕深切憂憤張鶴鳴慷慨自請視師具見忠義爲　國江秉謙等妄言亂政已從輕薄罰近今必結党責奏各逞己見不恤　國家之急臣誼何在着部院便傳與大小各官以後務要虛心協力共圖

宗社大計將當行事務着實整理毋得虛言再有仍前亂言混淆是非的决不姑息故諭

刑科給事劉弘化奏曰扁惟邊事之壞壞于欺蔽然或邊與邊合而部議折之即部與邊合而

朝議持之又小喪失輿論無輿假避勍浠冀其匪蔭洱

未有偏疾主張凶德聚貪直到壞不可支猶敢失大家說謊如今日之棄廣寧者也先是前月二十四日奴賊過河報至二十五日御史方震孺遍請兵科同官等見之急言于閣臣恐廣寧或爲賊圖當速求一守關重臣以爲後塾以固　神京保障今閣臣言兵部尚書張鶴鳴扶病來見似不可往而他所舉之人又各未有灼知因天色適暝而退次早　朝畢臣等與閣部大臣再申前言鶴鳴挺畏害難撒潑攬詈滿口穢汚大無人臣體孝閣臣葉向高敷語折之又臺臣劉鵑和鶴鳴行語以解之汝何媿毆臣即欲料參處問其自知亦有責任具疏請往旣聊慰其撒潑窘[illegible]

亦援其誤　國之罪耳。二十八日。經　臣塘報。言撫臣已棄
廣寧。而兵部故弄機關。竟不得其全　抄。未敢輕信。次二十
九日。　朝畢。諸臣仍聚語。而職方郎　中耿如杞言王化貞
二十三晚。差人口報。尚在廣寧。雖臣　揭報閣院云。撫臣且
至寧前。亦不之信。及閣部進塘報。官　問之臣同官又呼口
報人問之。則明明恭出失城景象。特　其口似藏頭露尾。又
似左支右吾。而未嘗直云失廣寧也。出而問此口報。耿如
杞實教之以致許維新等出疏。特叅經略。爲撫臣也。臣猶
未敢信。及三十初一二日。連見督臣按臣疏。始知經臣抵
關。撫臣殿後。道將相率而逃矣。其按臣貽兵科書云。撫臣

二十二日午時。已押百姓。而西更爲明悉。臣不覺仰天泣
血。向使撫臣不厭言守。如按臣述向經臣之言。則廣寧守
備雖不設之甚。亦决不至此也。或將自許六萬蕩平之兵。
悶守振武。如按臣計。奴不能破振武。則廣寧必不內潰也。
又或將十三萬之兵。悶守廣寧。以待奴至。爲五日十日計。
奴又不能特久而得利。廣寧有恃。亦必不內潰也。又或現
在西虜之四萬騎。首揚兵河上。果如撫臣言。奴必不敢狼
顧而直前。廣寧特西虜。亦必不內潰也。豈謂半年説謊。一
朝斷送
皇上之封疆。乃如此乎。即有甚愛王化貞者。再曰莫驚慌

再曰人先不信。其尚敢出口乎。經略罪狀。許維新等五臣
叅有獨叅。又兵科及臺臣徐揚先并叅巡撫。皆欽奉
明旨。不敢不靜聽。惟是巡撫王化貞罪案尚未説明。臣濫
叨刑垣。不避忌諱。一臚列之。夫化貞擁十三四萬衆。專鎮
一廣寧。不從中制。不受夠撓。人皆信其成功。從無一言指
摘乃以
祖宗朝百戰之疆場。爲説謊之戲。且持三窟內倚百足之
扶助。爲護身之靈符。平時實未一戰。而啓吻妄言可戰。以
愚中朝。以批強賊。臨期畧不討守。而執絝盡驅之戰。以致
奔潰。以致逃亡。賊未至而棄城先奔。一年之撫綏何在。城

已棄而猶疏請渾身之斗膽。無雙既能使本兵職方與之
挾同説謊。以遂其前非。又能使舉　朝惶惑。經略獨叅劾
以掩其新罪。臣職掌所關。惟不立請正法。豈真畏其羽翼
甚多。如徐揚先所言。以少此一段公案哉。特以耿如杞造
捏以報欺誑臣。像遂使臣言而已後耳。虞世基抑損表奏。
煬國忠隱敗叙功。盧杞陰謀激變。韓侂胄蹤跡首禍。千古
而下。靑史者恨不手刃奸臣。豈料淸明之世。有如斯兵部。
如斯職方。而人不敢言。邪黨横行。一至于此。况
遼瀋則不常以見虜城下斬丁汝夔乎。
再曰人欲希以誤主封疆。遂石星于　獄乎。而以遼事論。一

敗于紅旗催戰，而李維翰逮人，且屢責夫尚庇之津要，再
敗于馬上催戰，而楊鎬逮人，且論罷夫共事之輔撫，三敗
于出城浪戰，而袁應泰死，亦當禁罷人，且問罪于撫地，卿
張鶴鳴且恒言發憑為巡撫者之當究，又只以廣寧論。
高出以言兵逮，熊廷弼以控地山海任臣且深有欲弃之
誅心，豈有公然主戰之樞部，情勢册此之職方，長師弃城
之巡撫，而寬于評論者。
皇上試問閣臣，于古有此國是，于古有此國法乎？臣謂張
釋之曰：法者
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又聞陳雍曰：

朝廷之是非也，天下之是非也。若取捨簡擇，一以私意，合
我者是，異我者非，即楚非亦取之矣。即閣臣葉向高，老成
長慮，屢疏剖析，戰守并明，而臣與有恭有隙張鶴鳴亦有
成言在，俱可覆按也。
皇上第念二百六十年之疆土，何以當
皇上不次用人，不吝發帑，虛已以聽閣部，無一過舉之時。
而廷俊遼東盡至淪亡，又試查半年以來章奏，巡撫在官
時，惟人有障之，巡撫走時，到今有疑案定讞，羽翼是何情
緣？兵此亦可立斷。更乞　勅督臣將巡撫道將逃回者，速
速明報與經略同時定罪，仍乞　詰問耿如杞，二十二日，
巡撫已弃廣寧，二十三應何以又有口報，既知實有全報
二十九早，何以代為收撿，直云巡撫尚在廣寧，令其明白
回話，然後斟酌處分。兵部尚書張鶴鳴濫賞已多，力主難
然勢甚重，法必不行，亦宜姑令戴罪策勵，庶關稍存一線
之法，以警將來。庶國是明而
朝廷尊，國法伸而後來之邊境猶可為耳。謹題請
旨。奉
聖旨：國家多事，爾等大小臣僚，當協心共濟，何必力爭，
經撫功罪，一體同論，前屢有旨甚明，豈容輒行。今尚望其立
功贖罪，故暫寬假。張鶴鳴自請行邊，豈得肆行阻撓，姑且

不深究，着罰俸三個月。
科臣惡震天，戚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熊廷弼、王化貞，若能出關，保守右屯，漸
次恢復，姑准贖罪。如不能立功，即令同正法。其道將等一
體同論，該部知道。
御史張汝茂奏曰：臣考之律例，凡守邊將帥，被賊攻城，不
行固守而輒弃去，因而失陷者斬。今經撫賊司節制，身受
封疆，乃無端而橫爭口語，及將緊要軍機盡成兒戲，及虜
一渡河，望風奔潰，守土者視弃城為尋常，監軍者用脫逃
為故智，賊仵里巷之間，以反戈降虜為便宜，令人髮豎眦

裂今廣寧失守料山海之外雖留尺寸之地以爲障蔽所可惜者殲土之敗亡所可傷者生靈之塗炭耳若言守不守而先入關言戰不戰而不以身殉與夫一逃再逃諸臣自應立加　尚方之劍夫撫臣當與廣寧爲存亡經臣當與撫臣共生死此已是鐵案何必更煩議論願以公虛之心正失律喪師之法以緊切之若急亡羊補牢之謀臣竊以爲今日事勢固是殘敗之局猶未必非整頓之局向者人心以關外爲沙漠之地出關即送死之鄉故裹足不前抱頭欲竄今關內是中華矣人心可以無畏一也向者人情河涯渺渺營舍寥寥故棄而不守坐而待亡今關內庶

幅輳矣人力可以盡用二也職請略言大勢而與當事者商所以守禦之策夫　燕京禹建卜萬年之基雄關屹立據一方之險

祖宗創業固有深意以沿邊而論自山海歷一片石以至喜峰古北考之舊制防守甚密迨承平日久漏税者逃伍者漸開別徑用之成路遂令處處可以闌入今宜速委通曉細密之人逐節逐處或復舊或創新設險駐兵而關上重臣時時踏勘親督使鳥飛莫渡而後闌入可遏也以腹裡而論自山海而歷永平以至通薊密雲皆爲緊要重地今宜速置廉能道臣忠勇各將或沿河設險或相地築壘使處處把守節節聯絡而後長驅可杜也如各鎮調兵恐此實彼虛宜派定密約特製兵符開召即至是在各督撫妙弄神威以爲應援至于　京師門禁盤詰爲嚴在太平之日尚須加意職昨歲入長安見門禁漸疎故謂閒譬則緊驚緊飭稍寬則一弛盡弛曾疏及之乃今更何時哉奴酋慣用奸細效如影響　京師係四方雜處之地倏往倏來朝遷暮徙兼有憑藉而不可問者稽察尤難令師濟在列分布而各効一臂着實舉行定有頭緒其城外增墩撥濠札營清野諸事亦宜先時鳩工督驗毋得今日虛應故事臨時措置無及至於曉諭百姓安輯人心令市井仍舊

安業商賈仍爾通行尤爲第一義而二三大臣時以金甌鞏固之勢仰慰

皇上宵旰之憂使上下相安中外鎮定勿以張皇爲憂勤勿以葺靡爲持重勿以意見爲議論勿以調停爲和平則未必非易危爲安之一機也若夫任事在人

皇上拊髀而思當事慮懷而訪豈無幹濟之士應運而起顧知人固難用人猶不易如遼瀋之敗持節使從容就義豈不千載流芳二心生娩絲共事非人卒使未捷身先死英雄之淚空流事後遲封疆之削日甚茲者失守之經臣尚有惜其才戰敗之撫臣人亦憐其志而追其敗轍亦祿

並棲兩闕為法廢身雖非自造之孽頓封疆幾何堪削文
臣幾何堪此推折故自後用人宜珍惜酌量毋貽后悔夫
忠義在人心耿耿不磨國難見忠臣後來愈勁如諸臣所
舉孫承宗鍊達老成忠良慷慨以文事兼武備以入相兼
出將此正其人他如介介清儉之沈棨即盛以一事件件
精堅井井論列之楊嗣昌即兵餉一疏言之切中皆實落
做事之人無愧職掌者今日用則武將更急如麗為之李
懷信自發之毛文龍皆宜速召的用使之戮力夫文臣力
才已經部院咨訪乃武臣熟識及武舉中之才堪沖邊者
亦應令科部發單咨訪即總鎮衛所亦令舉其所知奉給

召用如文臣行取例庶幾可以鱗集至備禦之方如所稱
品字坑陷馬穿鹿角柵堆地砲高壘深溝皆足以備防禦
所謂人事不齊備之天險鬪力不足勝之鬪智嘗思古人
用火牛五采文朱束薪縶尾當其功未見時豈不令人掩
口而笑又如竹頭木屑之需當其用不着時豈不令人鄙
陋而譏及其功成用濟始見一段巧智率令樹功不朽今
既不能為堂堂正正之師又不善為用智用巧之計只是
不做便了豈不令人攢眉頻足乃目前之最緊切者閣臣
兵部兵科咸宜添設報馬使邊塞信息刻刻相聞近如蜀
之圖成都遼之困廣寧每成沓絕夫知虜而後可以備虜

豈得視為細故嘗見鄉會之報題名算如神行飛渡良以
利之所在人爭趨耳矧以軍機重務宜亦優以重賞給以
駿騎固策應機務之要着哉職言如此所謂甲之無甚高
論且多經諸臣已言願力行何如只爭在名實緩急之間
耳惟
皇上亟賜施行
練鄉勇從御史梁之棟議也
駙馬王昺招練京兵
上嘉其忠義○戶科陳熙叢捐俸預買煤炭
上嘉其急公命支太常庫積銀協濟

遼東巡按方震孺上言封疆再已失守奉
聖旨廣寧不守大事各官情罪深重國法難容羅一貫只
一裨將守堡殺賊六七千至死不屈勇烈可嘉高邦佐以
身殉難足愧偷生併祁秉忠都着查明卹錄其餘道將等
官姑着戴罪防守經撫仍候
旨定奪該部知道

高岸節烈　臣老眼衰次寄大臣

按廣寧既潰監軍高邦佐趨松山見熊經略同事多諷以出走不聽念四日夜邦佐謂其僕高永高岸等曰我受國恩我不偷生貴死猶之矣好收骸骨歸里以見吾親隨跪拜高父墓側使知有死事臣不死也高永等痛哭勸之行邦佐不聽沐浴衣冠西向再拜如儀遂自縊死高永又謂高岸曰主人待我等厚我等不忍主人獨死無他念于前者亦從死顧我其負主人言畢亦自縊死高岸年十九徒步入京歷訴其事為佐陞高經遵之甚

不意陛下 皆裁之日 責其孫不 極伏之論

方遣督將 兵之疑臣 督率花略 軍中作覽

良策經略 將帥矣多 付之經則 非經略先 急矣 經撫推事 擇各有可 際而法無 論按

詳夫形勢無憑冠之地有八十四處之多
向兩處鍛丸難從容就義與其默丈夫哉

以禮部尚書顧秉謙右庶子張鼐充經筵講官儀制員外

馬應坤補講章尚書張問達等侍班

命宿將杜應奎募兵訓練蕭如薰等分營練兵

都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職適接督臣王象乾按臣方震孺

塘報夷虜琉通于正月二十日渡河攻鎮我兵迎戰敗北

經臣熊廷弼身自右屯趨闖陽以援廣寧廣寧棄于二十

二日是時奴尚在沙嶺也化貞休于先登又為孫得功所

迫脅馳至闖陽河廷弼並馬過寧前至于今而駐中前所

駐關上與道將等官覥顏苟活以待斧鉞之誅三尺具在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二　十三

豈容偏為出入惟是關以內處處單虛此番失事情形不

比往時而舉朝婦人徒為鎮定之言不為鎮定之事延挨

過日凡幸奴酋之不即來且現可無他虞猶然望門投刺

應酬人事而已猶然送往迎來征逐宴會而已猶然寬袍

大袖威儀為群而已猶然飽食安居體貌自雄而已猶然

修文束武矜名失實而已猶然交搆立蝸遊言是聽而已

猶然驕蹇不情厭薄

朝廷而已猶然色厲內荏逗遛國門而已猶然一柄衆操

置身于是非成敗之間而已猶然一面數椎調停于東西

南北之間而已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以天下安危付之

皇上以

皇上安危付之　天地

祖宗試問誰守山海守之之法安在則自慰留經撫而外

茫然無應也試問夷虜合謀只通山海而　京師何以設

防使人心不亂茫然無應也試問奴若至城下勤王之兵

何以次第入衛布置何方糧料何在茫然無應也試問都

重二城周廻數十里守垛官民何以分守內外奸人何以

清查各門何以關閉粟米何以蓄備茫然無應也試問京

營軍兵分練何處待其分定敵已入關以演習戰陣而外

尚可撤入為城守之資否茫然無應也試問　輦轂之下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二　十四

有奴賊焉戎政重任屬之黃克纘想其忠孝性成不負

聖意此外卿寺齊濟尚可簡擢一二以備緩急之用否茫

然無應也非無以應蓋欲應之而不暇堂堂敵愾之念移

而為全身保妻子之念為一事變非常有大家相率而逃

且如經撫道將奴未至而棄城奔竄舉數百里土地數百

萬生靈數百年積聚拱手予奴而處法止于再逃三臣矬

臺官言事少拂當路之意便遭摧折至斜羿櫃藏方之

不得而失官封疆必再逃而後議罰也況而效之天所毒

尚忍言哉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立命閣臣責成當事一切戰守機宜勅限

刻期報　奏施行。
巡按方震孺上言山海不可無外護急宜駐兵中前以爲
山海眼目夫河西既陷經撫既已入關山海一墻之外即
爲賊矣真峰桃嶺之間處處防虜處處防夾安堄榆關一
綫遂足以鎮薊門耶山海之外必不可無眼只或置重兵
或設遊騎或安烽火此守山海之策萬萬不可易者中前
地方因臣駐扎其地又嚴論守將周于才謹防西虜故城
郭人民至今無恙此處宜宿兵一枝以寧遠爲燧道此目
前之急着也據道臣韓初命所報吴自勉等營尚有兵幾
人伏祈
皇上急勑督臣速遣將發兵駐扎勿使此又爲西虜所據
好民所焚以致后日欲取而不得也臣草疏甫竟忽報虜
騎來搶中前隨被我兵斬虜首十一顆繼此一剿則寧遠
之路從通其城中廬舍雖間有焚者然無損于城郭也但
有好兵將急擇一人守前屯當不復再計矣
川師克復安岳樂至二縣
四川參政王世任報云撫臣朱燮元按臣薛敷政及諸道
臣同夜率盡督學官兵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攻潰賊營恢復
安岳縣二十五夜又于榔壩鎮斬賊首級廿五顆生擒十六
名滅斬賊級四十五顆生擒二名本月末時又戰斬首四
十七顆生擒二十名二十七賊衆萬餘來到石橋添清鎮
大戰我兵斬賊一百八十二顆生擒千揔二名二十八日
夜攻破營恢復樂至縣斬首級一百十二顆各路兵集此
已多秦良玉兵三千亦至約于正月十七日合戰揔將大
兵二萬五千六百已到共計滅賊只在目前矣省城路尚
未通按差一時難出臣身到地方聞已真切不敢不報以
寬
皇上西顧之憂
御史謝文錦以經撫罪案原明謹平心直剖疏曰槪自河
西告報方傳軍民奔潰如水一時人情洶洶議論紛紛求
必盡平盡確職以事起倉卒語屬傳聞何敢輕置一喙今
經督撫按各有疏揭其移閭陽離廣寧並入關日期歷歷
分明鑿鑿有據職亦可付之無言但前者邸報抄傳人心
疑信相半從今不立定案後來必伏疑端謹據實爲
皇上陳之經臣熊廷弼控扼山海調度三方廣寧原非其
外而必欲驅之右屯初因賊報緊急移駐閭陽分兵應援
未爲失策逆至軍民奔潰率兵殿後與撫臣並轡而西不
能隻身殉敵惡得無罪但兵忌嘗玩業已具疏
于聞而守定後戰又與樞撫爭執成仇者此經臣之案也
撫臣王化貞從鎮廣寧專制一方滅賊固其壯志而素昧

確有成謀。初意所慮外則來芳內應，僥倖奇功，不覺臨訌
乃復催兵浪戰，守備不設，棄寶窜，馳馬而奔，不暇照管封
疆，罪復何辭。但六萬蕩平，業已誓師入　告，而又不共戴
天，亦熱腸激烈，殊有擔當者。此撫臣之案也。據經撫見戕
之案，議經撫應得之罪。
朝廷自有處分，決不意為輕重。乃幸災樂禍者，藉以報其
宿憾，而望風承指者，詐欲取夫新令。或請逮經略，或請
速斬經略，而撫臣身任封疆，若漠然事外，可不問者。平乎
不平乎。近且流言蜂播，謂欲井心廷弼而以化貞仍移薊
鎮，是非至此，顛倒已極。恐兒童婦女，亦有心知其何以服

經撫，又何以服天下後世之人。職竊嘆經臣責任雖重，事
權實輕，不幸與本兵相忤，縶手待足，展布無由，雖欲圖因
守而不可得，則經臣之罪，其將安逃。撫臣意氣既銳，變或
復多，又不幸有本兵為主，言聽計從，祈請如意，雖欲不言
戰而不可得，則撫臣之罪，又將安逃。是二臣之陷于辟者，
實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運籌決勝，職在中樞，審彼已之勢，
決戰守之機，豈與人任而待詬詐，置變漫無定畫，乃分左
右之袒，激成水火之形，以致斷送河西，震撼山海。本兵其
何辭以解于眾，而顧得優游局外乎。值茲國難方殷，需才
正亟之時，職豈敢有意苛求。況本兵自請視師，新膺特

恭逐東之事。一以委之，但亦當在戴罪立功之列，試奇制
勝，收拾殘疆，以報
天子，庶幾不負此行耳。職憶中府會議時，本兵怒色痛謂
經略蟒衣玉帶，逍遙河上，于心何安。今本兵亦荷
廷遣，恩禮優隆，蟒玉駢錫，今當有所以酬　殊恩，愜本心
者。本兵好為之。至于查核失事緣由，尤當同科臣至公至
虛，按情定罪，勿以偏憎偏愛，毛髮高下其間，庶足以昭
國法而服人心。職不避忌諱，冒昧剖陳，仰聽
天聽。伏乞
皇上俯賜採擇，職無任惶悚之至。

以孫承宗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起李
懷信總兵大同。
戶兵二部接出
聖諭：朕自登極以來，夙夜孜孜，惟封疆多事，民困未舒，是
念。所有加派錢糧，俱充兵餉，亦惟欲剿除兇逆，又安方內，
使吾民得安于田里，室家相保，以稱朕愛養惓惓之意。無
奈東西告變，經費日煩，以重累吾民，朕甚悶焉。今以將吏
之用力，士卒之用命，共誅西賊，蕩平有期。惟是東賊猖獗，
侵我西河，轉輸征調，未得息肩。地方官當曉諭百姓，以
朝廷不得已用兵，暫時加派，吾民當以急公為義，稍俟事

年，即行蠲免。其帶徵錢糧，已免二年，非直隸地方，頻經兵
擾，苦累尤甚，併免加派，以示優䘏。有司設法團練鄉兵，令
各自保閭里，中有智勇才力之人，即行獎勸，或關送督撫
兵部，借門酌量擢用。其河西逃難士民，不肯從賊，來歸內
地，尤可憫念，地方官即便安插給發，多方賑濟，仍撥
與空閒地土屯聚耕作，毋使令其失所。有壯勇願充兵者
聽，有奇謀異能，志在復仇者，即與錄用。爾部即出榜曉諭，
仍行與各省直撫按官一體遵行。朕實不德，貽累吾民，惟
祖宗德澤國家法度，朕不敢忘，二百餘年金甌無缺之疆
宇，朕不忍棄。凡我臣民，悉心殫力，共期匡濟，以安享太平

之福，毋負朕意，故諭。
總兵楊懋基、吳守德出缺，更緩寄見。
十三日，宴阜吳于禮部，命侍郎周道登、徐元輔、葉向高陪
俸助餉。
上以其為國憂民，深嘉之。
禮部侍郎來宗道充日講官。
御史賈毓祥上言：兵潰習以為常，來
聖旨：廣寧失守，經撫罪無所逃。王化貞着錦衣衛差的當
官扭解來京究問，熊廷弼着革職回籍聽勘，其道將等官
着撫按從公分別具奏，情輕的姑准戴罪立功，分

孤，受用不得推諉。一應防守事宜，着張鶴鳴會同王象乾
用心料理，便宜行事。經略員缺，作速會推來用。該部知道。
王紀為刑部尚書。
袁崇煥為職方主事。
贈清節名臣包見捷工部尚書。
遼東巡按方震孺奏曰：
皇上空四海之金錢，微九邊之精銳，一片殘疆交付經撫，
而兩臣終日鬨口，精神不相聯貫，臣業有屢疏，而又告之
政府，告之本兵，自言無死所矣。今上之不能為戰，次之不
能為守，首尾四月，河西盡陷，從來失事，未有如此之速者

也。向經臣以為原不敢主戰，原不主河上駐兵，原言遼將
不足信，今其言一一皆驗，即臣亦不敢深求。然經略一軍
之主也，說不得苦，說不得難，可以張主者，固宜儘力擔當，
即有掣肘者，不妨委曲相濟，期于裨益封疆，經略之職始
稱。而今日上疏，明日出揭，成何職守？因遼東而起經略，詎
期并河西而失之，非常　寵眷，位極人臣，不識何以辭此
隆典？臣不敢為經臣諱，廷弼寬也，撫臣吞賊之意，真可以
對天地而質鬼神，汲汲併四海之困窮，未細察奴酋之利
害，未免過信回鄉之言，易視奴而以為無我也，過信我兵
眾將，真足以制奴之死命也。如臣前日直述情形之疏語

節老道破矣撫臣亟議移廣寧非忍矣者全猶劉渠不進前
後計較遊擊鎮武廣寧守兵僥倖一戰每鎮武兵敗則潛
蘇空廣寧兵撤則威催存焉心安得不亂惟臣離廣寧并
撫臣對臣所言曰今年三月大計待子來進兵臣即可將
撫臣言賊幸未必來即來我當疾趨廣寧幸留因撫木撫
後許日豈遂忘之耶人心一變賊未來而廣寧先潰鎮前
尾解矣至于出城一節實因逆將孫得功黃進封火藥庫
器等庫迎接奴酋非江朝棟先知其謀撫臣不免家臣不
兵守即撫臣且奈之何撫臣常言賊一過河斷斷不能守
是以坐而待亡不如制之之疏誠欲先置之死地而後生

也奴過河而逆孫得功叁動業當亦無叁臣不敢為撫臣
上化貞寬也若督臣王象乾鞭長不及馬腹自應免議至
于諸道臣有裁罪受苦而無功者高出胡嘉棟也有聞廣
寧不守隨從撫而西者韓初命也有廣寧人心既變城內
相殺撫道幾不免隨撫臣出城者牛象乾也有策應廣寧
而廣寧已陷者邢慎言也有因西房縱橫人民盡逃而城
郭無憑者張應吾也此皆失事變起呼吸賊在肘腋且皆
臣隨經撫而趨情似可原然封疆既去照律亦別治罪伏乞
顯加寬宥　按
肅皇帝之法亦與前議當此呼吸存亡之際修飭責其死

守山海不得以待罪卸擔俟各有代者至從容議罪或量
釋一二人而用之然非臣之所敢寬也惟巡道高邦佐懷
慨自縊于松山可謂一時之烈其　鄉典宜從重頁不待
言若諸將祁秉忠扶病力戰中箭而死此為第一劉渠傳
聞落馬不知下落宜俟其死者非亦差史崇芳自鎮武走
出見其妻戰馬家人私報其妻渠以墜馬以入劍母為托
項渠之家屬且伶仃而渠同死矣惜哉又奴攻西平
一日一夜不下砲打傷賊兵六七千人尸與城平賊于夜
布十面雲梯竟不能下賊臣李永芳知守者為羅一貴欲
招降之一貴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貴是好漢肯降爾

奴亦登招降旗永芳四面環攻三進三卻城中火藥盡于
貴遂自刎死城內兵盡為奴所屠非楊丕顯走出始得其
詳嗚呼烈矣其他諸將死生未有確據容備細查明與府
所各官另行具　奏至于事定之後查功論罪然臣自反
獨無愧于心乎去河上僅十日耳遂有此變直夢想不到
賊臣出亂巡撫走廣寧死守有志不遂水上一跌背脅俱
折病發懷事無有覥顏延帶之理且時不敢言病危但席
藁待罪聽
皇上敕下處分審也無任惶悚懇祈之至
川中兵報

陝西巡撫呂　　報先發聯報滅向賀司承巫判時
發其題奏
聖旨賊情著陝西鄖陽撫按撫有差人偵探不時催賊
兆陝將已經撫報外今撫按陝西分撥間有道協先
報稱今將四川陝中所遣總兵都一先生者札諸奉鄖尊
台前完中將不能逐往撫報營將十一十二日至十八日
止事貴上聞十三日有兵與各尚打陣殺斬首級
十五六斬十四日擦營兵北營于本州臨大陣日即往牟
張鎮指揮馬賊劄討斬獲十餘劉內有大戰完事矣
十五日賊巷秘部兵等子六安宋求同去殺賊有
萬縣兵三十餘人同去首有二百餘名手前村將賊正
賊開往云殺僧首打子總者北將兵民不是止正總等
只去不時即與殺打可誅忠寶之兵其兵賊發止有入
人大傷殺回各首說部民出兵之兵大數向白打
子云我們去殺我首級民兵殺了二三百人寫殺痛哉
至十六日首去云我兵將他人殺去甚多賞賜下十七日
五更自有起身直抵石梯橋將標營則引加街指揮賀
民惶爭曾與首等在重慶相識認得將即同大馬營陣
方出營針設民莊將白猶子一錠刺死各頭爭先又馬
乾組督我違須徵援萬標兵齊出將首賊三千餘騎圍

敵大戰自辰至未斬獲首級無算俱是騎馬雖發賊兵
回馬三百匹五營將官俱各得功總首必宗心而逃矣
正從二十餘看有緊急逃否其報當中元究不及奉前
它將此旨看酒一處寄一處報道望之債擴報打探
事宜一抄報千一日起至十四日打陣共計功二百餘顆
得馬一百餘匹記功箭內查明十七日有兵覺領二本
有餘數一繳獻劉往交戰力敵不任鄒推官放白杆子油
陳兩兵一汝將奔兵固揭河中府與故大說圍敢武周
得功九十有餘至十九日來報又來戰場中死屍內事
著從明叔父的屍首今二十日夫說式有埔報去總出
監軍道報香賊差馬兵十字騎前往步採聚恐往總
行至安樂壩打退路十往各制標去共各營隊設
當要監詣不可亂放云大營長主場千戶領兵去
計功總打鬥前息法了人役人有報來今抄聽報斬
奧通總都可須營兵提供監諸如御不可大直大約
未半不當進指以等情據報到職除係報兵撤退理合塘
報
以白學慶爲都督同知王世欽加署都督同知分管神樞

營戰兵
舉經筵○○○
搜訪將才○○○
中式舉人劉必達等謝　恩
刑部主事王之寀奏曰今天下大患不在夷狄而在中國
中國大患不在外訌而在內應內應者應在內也臣敢爲
皇上直言而聽誅可乎竊聞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義不反兵士弗共　國臣子且然而
況於

兵朝宋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易世且然而况於當
世徐歲李選侍氣毆　聖母崇
皇上再三出　言布告中外即姆相方從哲還一詔言仍
諭發出自是中外知選侍懇同武氏日夜爲西宮貴妃詐
明市點破逆計潛消
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仇一大義也乃
先帝一生擢遭三十九歲之多難不克享四十八年之壽
齡頻留之際飲恨以崩此時言官論之卿寺論之而
皇上若除求之行也夫李可灼之誤用藥也引進者誰也
崔文升之故用藥也主使者誰也時從哲聽政將誤認故
平原情定罪不當置從哲於可灼文升之下此

先帝之仇未復者一也、夷狄之横也、戎無華也、張書紳四
人深入奴穴、致銀三十兩、一背包脩書請出帶書、漫罵、則
盧受之爲也、博士徐大相兩疏特參、而
皇祖從受遺四人、鄭貴妃主之方從哲嬖之、且馳書催師、
明知其敗而催之、至今遼東變闠、海內騷動、失事諸臣、罪
固難逃、招之者罪大而不可解矣、此
先帝之仇未復者二也、乙卯之變、當張差執梃闖進、時寔
犯
先帝安危只在呼吸、
皇上安危亦只在呼吸間、此乾坤何等事也、乃延覗

皇城御史劉廷元、遮蓋奸謀、以風顛具奏矣、本部承行郎
中胡士相等、改註口語、以貫柴成招矣、五月十三日、借名
拜禮、關王神、逼請堂官張問達力疾視事、五鼓批行、即於
是日欲决張差、滅口、而不知臣疏已在袖、即於是日入告
君父、出揭各衙門也、後十三日、復審張差、招同謀做事、裏
外有伏兵、他的人多、着裡李守才、招商量打發、朝來馬三
道招商量同來、只在城外邊、詳其張差出首手本、并抹殺
逆情、一十八條內、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
九廟震動、何物兇醜、敢於作亂、至此、緣劉成、鄭國大私結
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等、金帛珠玉、各滿其欲、言官塞口

其敢誰何、遂無復忌憚、而睥睨　神器、欲化家爲國、耶國
太雖死、罪不容死、法應開棺斷尸、夷其族、豬其宮、以爲人
臣大逆不道之戒、此
先帝之仇未復者三也、總之用藥之方、即逆夷之術、逆夷
之術、即挺擊之謀、共一線索、共一把握、無非深恨積仇於
先帝、而荼毒至今、未敢也、何使張差事發、追究根[illegible]究治
逆奸、今日之薦、受文昇、敢復還哉、在京之方從哲、敢不在
位而謀攻哉、長安公論有曰、風顛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
就廷元、許廷元也、奇貨無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光
復許光復也、擊不中而假之夷、夷勢殺而促之藥、是昇之

藥、悖於差之挺也、是受之書、烈於哲之書也、張差之前、從
無張差、劉成之後、豈無劉成、誠恐亂賊接踵、而忠義難以
奏手也、臣見
皇上之孤立於朝也、爲今之計、惟乞
皇上與閣臣深圖蚤慮、　貴妃選侍二宮、川女官侍奉、毋
令中使往來、聽其自栽、
皇上前後左右趨府若而人、司出入者而人、如周禮所列
內宰、內豎、閹人、寺人、隸其名於冢宰、使外庭曉然知保護
聖躬之有人也、其通夷者、進藥者、主使張差打發進來者、
敢乞

皇上應為處分。京師內外驅除內應如龐保劉成之徒
無使滋蔓至於卒不及圖也。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晉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女戎
勝而男戎遠矣。內憂弭而外患消矣。
祖宗誅奸之法行而
先帝畢世之仇復矣。不復法不行而姑息因循日甚一日
萬一房簿城下自遼西土皆可為患即死雖百千何益於
成敗之數乎。臣恐不識忌諱敢昧死以聞。○欽犯張差出
首手本。欽犯見鷄籃張差手本出首為無知犯法事有
差母舅馬三道繫紅封教道人同丈人李守才在庚伯鄭
爺毛爺趙爺處門下做莊頭差到黃花山遇見馬三道李
守才龐內相劉內相衆口說來正好只用你的名字使裡
老公與我棗棍一條本月初二回到玉皇廟右內院裡喫
茶說明日去罷好的多著裡初二日離了山龐公騎著馬
我跟著走到燕所東不知名姓鋪歇了初四日來到不知
街巷大宅子內有劉公公與我飯喫不要餓著他休要多
了你先衝一遭去領著從後宰門入你的力大走著一個
就打殺一個闖　宮門入內犯
皇帝太子死了與你地土喫不了富貴受用還有大好處
還有紅批印票叫我從四十一年今還在收著裡小的只

喫這齊他的天下人多著裡商量三四年了所首是實臣
問毛爺是誰招云是庚伯繫鄭爺兒女親家問趙爺是誰
招云他門下的官號梅山臣問撞着打殺他家亦不得了
招還欲打上　乾清宮去原看此首詞怒髮衝冠即日具
呈堂上商議半重大封識收訖後十三司會審招詞與手
本同各司胡士相等從主風顛者也堂官調停風顛者也
若無臣疏風顛結局矣竊擬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許
無隻字頗多溢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風顛后
寬奸究因人作事欺世瞞心傷一路行騎兩頭馬死神碁
于筆鋒之上鼓正人於口實之中罪有重輕法無偏護伏
乞　聖裁。
欽審問官抹殺謀逆情節一十八條起視劉廷元攢謀胡
士相員外郎勞永嘉等同惡相濟多遺口詞本月十六日
四司官員會審提牢廳未問張差永嘉手舉四指口說只
審四句衆問何意答只用四犯人姓名不及深究士相呈
稿陸夢龍堅不書押堂官講亦不至委十三司會審欲抹殺
一十八日會審張差招龐公劉公同李外翁馬三舅商量
明白遣著他來說明白做事去罷好的多著裡不曾入招
欲抹殺二差招教我打上　宮去打　小爺問龐保劉成
他見做官怎麼要害　小爺招他一統天下要選官裡不

曾入招欲抹殺三伏招劉公領我進去教進著人就打我
到　宮門前劉公還在分付在朝裡休要說話不曾入
招欲抹殺四於念五日會審在山東司差招老公外甥楊
廷斜五月初二日商量到黃花山玉皇殿西構石寺小庵
喫茶畢龐公說你三舅是誰丈人是誰三舅不明說晴廷
他怕失言他背做老公與我明鬧了我丈人說你和老公
說話只有好就是了招詞止有小庵字跡內削去欲抹殺
五李萬倉招張差原莫有風病只是說話風風勢勢莫見
他喫藥士相說寫此一段雖為避親不曾入招欲抹殺六
李自強妄招兩年我們柴米都被人放火燒了柴不燒張

差不要他不借銀自強即燒柴之人也多寫風話欲抹殺
七差招外父同在三舅家商量就了初四日你論去撞一
遭李守才招與龐保劉成原同商量與他地三十五畝還
有許多好處裡馬三道招原與同謀又招小的同來只在
城外遊玩犯招詞十八人眼同落筆士相割單各經有堂
印此印欲抹殺八差以手指地招你們同謀做事今事壞
了不認鄭說教我獨死又招還有三十六頭兒怎麼不報
叫李真張東周來就曉得了劉繼證說干連人衆士相攔
業臣聲言曰此按宋江三十六也如何不見鄭守唐嗣美
初未受賂舉筆直書而士相於旁邊私添十齊宗字此不

對見者歇之欲抹殺九又招你們東邊一起幹的事幾起
說了龐岳駁聲等言波及無辜要說莫人問後問有鼎鼐
業王伸為首欲抹殺十至二十六日會審孔道招小的喫
肉喫酒原不曾胥度招見了鉄瓦殿高真人與他們賞當
堂教唆張差劉公是好人你將劉公去招城北富家總撻
下背標子約會衆人要我說初四日來快了日期也活
不成孔道仕此庄豈不知情欲抹殺十一差招提頭有鉄
東有鉄人也有莫鉄的裡外有伏兵他的人多着裡又招
此會叫龍華會衆人做事商量三四年了此未入招欲抹
殺十二差招正月初三日封我張真人就撒了提了本司

改為柳本提臣請吏招詞堂官言柳本提亦打死人又於
尾後項小字兩行原單未有臨行又加封號俱未書卑欲
抹殺十三原問口詞堂官手抄五段臣同科官李俸看招
陸夢龍任寫岳駿聲躲出許允臨完抄看語一二句塞責
而已欲抹殺十四六月十三日龐楠驛與問駿聲等填入
原口詞五段約同為有其呈堂官而且不同本司看語必
不盡揆欲另奏事堂官答本司看語一字不改始諾諾而
退試閱本司看語有十字為肯宮否欲抹殺十五復於
十四日永加駿聲同曾日唯至本科令該吏章承顧忌而
揚言山東司原招誰人擅改李俸直任曰堂官令本科做

招差處駁正何爲擅改三人辭色不善賴主事曾曰唯解
之日午具疏欲抹殺十六自知計窮又以山東司看語粘貝
十三司發抄十三司不知也欲抹殺十七招內共主奸謀
馬三道與李守才各不合不守本分同張差投入黨內四
人挑朱崇勳改爲投入教內臣義詰問堂官言更一字亦
難臣言大獄一字豈可擅更且招內有紅封票又
有高真人主持跌坐殿上相說是高高的真人不是人姓
永加說不及究紅封教今尚一本見監薊州年四十五歲
緊鎮朔衛人欲抹殺十八益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
三道管給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一夥人撒

棍者也今內封號之人即執棍進　宮之人改究爲教欲
爲奸人尋活路而不知其與教即同黨也張差所執之棍
即劉公所撒之棍以撒爲砍欲爲奸人滅蹤跡而不知兇
器在　內府也崇嗟諸奸亦爲人臣有人心者心知非風
顛口說風顛以堂官對衆千單而大膽擅改之以十八人
會審公單而私意增減之
國家大獄官禁人逆欲朦朧結局并亂臣賊子掩匿之退
何心機是何行徑按律劉廷元劉光復等已犯十惡之首
大逆不道非止大不敬也馬三道李守才等罪在不赦之
條因謀危　社稷非止蟊　蠹人民也伏乞

裁奪
聖旨奏內事情已經
皇祖處分不必追論
大學士孫承宗敬陳目前切要疏曰臣幸以章句供奉
講帷今且備位丞弼得趨陪同事諸臣遵事納忠且
國家急切大務爲言官論列閣部見行者無復可更爲是
白但以臣愚仰見
皇上講學勤政虛已任人其端凝清靜天下固已引領
望太平而一隅不靖四海騷然一時大小臣工聞警從惶
莫知措手且見年來兵務多不練餉務多不覈以將用兵

而以文臣招練以將臨戰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爲邊備而
日增文官于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于朝種種誕漫
因循之象從相與咨嗟而不能追救以一隅動天下遂至
歛天下之兵於邊而既壞一隅兼壞天下臣愚以爲今天
下急務在以拾人心而欲收拾人心在大振天下之氣其
綱紀大要惟願
皇上勅勵臣工共奉　祖宗之法度以油
朝廷之德澤而先選精敏有爲之才蓋從古　國家多武
健之吏敝爲嚴陵　國家多靜惜之吏敝爲惰窳方今百
事因循庶政叢脞宜令吏部細加體察凡究悔近迂文藻

近歲邏巷延袤意爲量稜務得精敏有幹局者布列兵馮
錢粮之司既用老成供以果銳一時撫道務極一時之選式
破常格勿拘資叙又不得借破格以循情分至京內郡邑
之長務擇廉幹勤敏之人任之夫廉則不私幹乃有用速
事術循祿兵凡應辟之徵皆可咄嗟立辦一方城守事事
爲需此于北地甚然而城內爲急至于武吏宜令兵部調
諸將才望者爲發之擇一沉雄有氣略者授之鉞俾得專
辟置凡偏裨而下得自擇其人而授之或仍令其自擇所
意氣相合者即以其人若所辟置其所分募精卒多不過
十萬或有見兵若調募來者仍當令其自爲簡汰而用之
如所自募設其撫賞之費而任屬專聽信明文吏得與謀
議供軍實不得制其師甚文吏拘泥不達時勢好用小見
所以御吏卒而得其死力者講說或足以爲勸而法固近
人而入其心今以文統武自是敝法以極不知武之文統
極惜文之武吏屬極敝之法如東之役止合設一大吏兼
統登津萊
國家爲全遼設官不避撫鎮其下可指數也臣謂今之國
家但得無多設文官則武吏不喜如向者劉杜近者羅什
貴之勇烈俱爲可嘉御史曾言羅一貴可將宜加之兵而
卒以三千死惜也假令得專制之權而伸縮可以如意何

至于敗臣又以爲既重武吏之權則當覺文吏之罪文吏
起家毛錐詎盡韓范而矯矯見氣岸輒用爲邊才然賦輒
不効故年來經撫而下多起于廢棄之餘及稍加之貴甚
予之以不宜得之榮實予必不可逃之禍其拜命之日退
視爲飯簋而擇一賢才勇者嘆悅故賢才相與避匿不肯
往備既重武權而文吏不得侵其事便宜輕文之罰而罪
得與總于法庶賢豪肯任事于冲邊而不致于敗則死
敵死法者累累如三經撫何事不可爲而相次於緝羅者
可惜也臣愚又以爲既得沉雄膽智之將便當以邊事畀
之小勝小衂皆勿問要于守關無闌入而徐徐兵力之應
爲恢復非廉而虜東聯海防無諱于所未效遂以爲不可
向而城堡有所復則以其人畀之法黜國使其人之精力
全用于遼甚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以幹家之智幹國必無
遺力而
朝廷特賞其兵餉明其賞罰以防跋扈之漸如周宋之初
法至西虜或謂虜不足結而臣之爲外藩似不可略臣向
與督臣王象乾言欲細偵其部落情形凡大小衆寡强弱
與其尖兒子弟夫妻子册之屬無一不悉其數擇其可以
彈壓衆部者而挈其要領爲之羈縻使畏于所必動而不
侵不叛又略如谷吉之役以十餘萬爲外藩然偵諜須得

流民　備邊　練兵　設將　守城

沉靜有知計者厚資其用而勿以沈惟敬王猷輩爲娛至
於關外即未盡頻復而當爲急計其流民數萬必穰藏奸
到在近關亦易爲奸細之穴似當分徙于遠家大而難遷
者安插其地以歸故土而天津非平居京東皆可屯田閒
御史左光斗言有遼人可占此事或畀遼人之少有力者以
渠限胡馬以糧餉軍不比登萊之不可田也且以遼人安
插于此亦可爲異日故土之着至一片石而西有戚繼光
故壘在焉似當大修葺即可以按其蹤跡而爲之備薊門
永平今且爲　陵京重鎮更爲山海後勁其防百倍他時
而阨塞險易二司馬亦且有方略而遼吏遷將爲急至于

兩朝從信錄　卷一二

營兵之濫久未變易催其徒煩盛而易譁也臣以爲先簡
清其營將務得精鋭志功名者無以文吏摽之而清其拜
座之主質倣古制徒升爲親筆而拳勇絕技皆籍記之以
次遷用而類比其擊刺騎射之藝數賞其能精絕者且化
爲親長而後除責其瘦病並不變常不動衆而陰奪其勢
至于清許冒但責其着役有人强壯即冒亦當予帑以爲
其弱卽兵亦當備帑其未可替姑任之爲老家更宜發數
萬金令近　都三百里外儲米豆爲備無太近
都門備而不用倘可平糶以惠于人而官餽其息至城堡
可爲守者其大概之備可令彼之城堡與夫練鄉兵練小
探皆郡邑吏之能至于各省直郡邑衛所俱令各該鎮撫
府道一一料理以銷亂萌如淮上當南北之沖當以總鎮
據其上游或即以漕總但精選其人而四川之亂其乘亂
之民多于賊法當散以孤之而擊其情兇此數事非有深
遠難行且
皇上湛然虛明無他濫費可以俯養戰士而懸重賞以勸
功寬文法以重武何功之不可成何兵變原野議紛
廟堂此往代夫着至言出而各票擬之不速　旨下而忘
責成之有效臣願與諸臣戒之然惟法乃定惟斷乃成臣
望

兩朝從信錄　卷一二　三六

皇上定志綜核而持之以斷蓋法非一人之私必先立身
于法以率天下共由于
祖宗之成憲有言必課其實有事必考其功寬于用言以
倡敢諫之氣嚴于奏成以息衆議之紛然臣非欲棄老成
奬新進也又非欲遺道德尚名法也天下因循誕設如衆
偷安大廈之不支而者守門戶要領之不問而半護面皮
臣誠不忍見
皇上之法格于因循而虛文相應遂敢冒天下之私忌以
徇天下之公夫自古法之利　國家者大非得　人主爲
之斷不能行而奉法者之害其中於身者亦大非得公論

自有奏以
防奸說

忘身者，不能定。一時老成長慮，何敢自顧身名，不為
皇上主持。但
祖宗立法，事事有法，若言必遵
皇上之心，動必諾衆人之意，不参酌時勢，則于合法亦何
主持之有。臣願
皇上斷于奉法而已。為此謹具　奏聞。
護守朝陽門恢誠伯趙之龍奏曰：臣聞戎狄豺狼，不可親
也，自古記之矣。昕該臣坐守　朝陽門，點閘官軍，忽報領
賞属夷一起三百進城，車馬雜沓，道路成烟，不勝駭異。乃
絡繹不已，且傳通州尚有百餘，臣愈怪之。我國家

神聖開基，怖山航海之國，似雜更僕，獻珍貢矢，而至者，不
過三五十人耳。即如漠北大虜，受戎索而授之王爵，恭順
有年，歲時須賞，俱于口外，未聞匹馬入關。今朶顏諸虜，竟
至三五百人，且其獰獰驁驁之狀，所過不無擾害。一入
關下，潜結居民，横行市肆，致與營兵相鬪，至有殺傷，即太
平無事之時，尚懷隱憂。今東酋西虜，似扨似合，疑鬼疑神，
且屢臨名城，俱由内應。此中能保無東酋奴細混入其中，
以窺我虚實者？無端縱數百豺狼于　輦轂之下，而費刀
賈鉄，適夷實繁有徒，部臣之摘發，枷號懸見。憂
國之患，伏乞

引命令乎
諭人之案

已定

皇上亟　勅該部不必拘往例，就廷時日，即頒賞勸令出
境。仍集廷臣，行督撫按諸臣設計款諭，照西北諸虜事例，
俱于口外領賞。彼畏威懷德，合將驛遞之費，量增賞額，
欲令辨髮文身泥首　闕廷，以點綴太平景色，合擇頭目
數人進京足矣。臣有
欽命護守之役，諸夷之進實自臣門，職守所關，倘有奸萌
發之不蚤，臣實無所逃罪。為此冒昧
上聞，曷勝激切之至。
行邊贊畫太僕少卿何棟如揭明經撫定案。
揭云：職自十五日[illegible]
從來治事之狀，各部道將與鎮方耆老所言，[illegible]

大部言奴酋攻西平，失利，將[illegible]臣用將得功為
先鋒，劉[illegible]為[illegible]歲[illegible]頒兵分為二
翼。退後[illegible]劉宗先出馬繼一文[illegible]此衆先奔劉
渠兵見[illegible]帥奔亦相奔，而[illegible]投，比時奴酋尚不信
孫得功等投降之心，見[illegible]兵不[illegible]臣堅守廣寧
不敢，故撫臣將所帶兵[illegible]自閉[illegible]寧人心亦
自為定，不敢從逆，豈意二[illegible]一自廣寧，一自閭陽先去，
以為民望，而部道將避之，士民各兵又隨之奔，如頹水
不可復禦矣。以
臣言失在柔，而愚。[illegible]間[illegible]解信逃人西虜不得其
諸將各將之心以
將臣言失在剛，而愎不寫預備，不為同心協力，且放西
非[illegible]兵之人，然在撫臣所，就逐自好遊一道，而[illegible]
三[illegible]經臣單騎夜行，百姓若閭知絕[illegible]一逞，則寬嚴
之[illegible]則柔之別也。孫子曰：為將之道有五，智仁信勇嚴，
缺一不可。撫臣所缺者智，經臣所缺者仁，病則一，敗罪
亦[illegible]一等，至于不擇將，不知兵，紀律不嚴，賞罰不明，二臣
之失一也。議罪以意而輕之，[illegible]
朝廷不欲恢復全遼則已，如欲恢復，必另擇一智仁信
勇嚴全備之經略，而後可。否則愚柔者去，剛愎者來，往

費兵馬錢糧何若勝敗之數此職無得與所同行典 掌臣從無之嵗非頭無人出於一頭稱之事實又报西 商人北有二□餘時行人 事牛得上政緩矣誰問

閣臣明知得報非之以請隨輟講奉之也至于其責但書事而臣溺其職

給事中侯震暘以　聖學輟講可憂輔臣溺職非宜乃上
疏言臣於昨日接得邸報中見內閣揭帖奉
聖旨云云欽此職伏而思之不得其解矣閣揭未經發抄
不知其所奏何語乃邀此　俞旨若謂輔臣奏免而
皇上從之是以循安養問學之路若謂出自聖意而輔臣
不能救是以阿順開怠荒之漸也　輔臣老悉于謀毋視
今日此舉爲小小關失也
皇上以沖年紹纘踐祚之始登乘憂危今邊疆失利喪師
蹙地日甚一日稱之

祖宗朝之登極者事所遭困步多艱未有甚于此者安攘
之至計非誠爲宵旰講求猶慮不給言者已盈廷矣
主上未嘗不虛心以聽受然臨御十瞻惟有　經筵日講
二三元老可以宗臣腹心訪議啟而啟聖學而寂乎其未
有聞也職攻欲效愚忠而恭　以多難之故輟講學
之功試問
祖宗有此家法否試問歷代明君詩相有此國法否豈
經筵日講之一娛惟以章句精讀爲粉飾太平之具一切
時政禁不得聞陳乎豈時政在臣子宜講求而

皇上獨不宜聞乎豈講求恢復諸臣真勞若憔悴而不暇
務片晷造膝敷陳乎至謂寧謐后擇吉舉行尤屬難解東師
于今將五年矣未有平定之期倘天未悔禍或一二年或
三四年從容稍故將
皇上春秋猶盛終無間香之功就將之益耶此所緩言之
也今日三韓盡失全無一人能頓上京撫將流亡若將有
朝不及夕之勢倘一旦而烽火徹于甘泉禍變又生于蕭
牆之內亦聞
皇上于內廷深宮託之婦寺之手使凡席以外遂不聞不
見乎凡晏安鴆毒未有不始于微而戰于漸鑑不在遠

即如
皇祖神宗皇帝之靜攝不出乃　郊廟不親朝講不御二十
十餘年群臣惟心力爭卒不得其片念之開悟所幸者初
年　英斷不移太阿獨握以在內之近習左右到底不敢
恣爲欺罔然而威情之格則釜鬵之始而易世猶蒙其害
今
皇上雖聰明天縱實未曾得力于青宮保傅誰能譚之而
辯頡鉛餘　御左右恐多有辟恩每溢施尚其
國家多事之際所謂防微杜漸[illegible]
杜勝守寨止行于閫外故將軍人任而翻以捷報之自道之

寨乎在　廷之大小臣工實不可解而猜疑四出謂人心
方以愷切之論責獨奏于輔臣而輔臣不能惟幄講可以
覆短此一疑也謂望之者切則責之者深輔臣既無挽回
人主之術又關要譽　君父之門惟幄講即可以什其故
此一疑也宮府相結久矣外而邊事日壞內而是非日淆
親近儒臣非中人之所便也則亦輔臣之所不得而不便
也此又一疑也疑至此而輔臣自無安家之地矣一時有
只千古有詐事已至此須撤却毀譽利害猛做一番不避
害而害反去之不求譽而譽反隨之或不可以必得而知
之也而仍是容容故智愚圖　國之不藏身于何有今歸
師濟濟在列見廷而救主之缺草朝之勤說乎未有所聞
焉則亦斯
皇上寮宗一念以自爲悚惕亟諭輔臣　經筵日講立刻
舉行毋以訓詁了事直取從前禍敗之故從后修儆之方奏
聽施行庶　君心可清而君德克修其于妖氣不日可
掃而蕩乎目下可期耳職草疏畢見禮科諸臣有公疏已
擬契草及奉　言仍云輟數日可見全是抵塞人言非有
一毫反躬自咎以資　講求之意且職等一見
言時所相顧驚異者正謂此時此際雖暫輟一日亦非所
以爲名又何事數日與數月也哉邇者

皇上朝御之期間從傳免昨忽爾訛傳遂至班行寥落幾
不成體以褻　朝儀益晏安不止于此見端矣向風鑑四
塞白日無光者兩晝夜不勝憂懼仍敢以責備輔臣之言
達之　天聽以祈
皇上自爲計及時修省惟
皇上立允施行
閻鳴泰袁崇煥監軍山海
職方主事袁崇煥仰荷
聖主殊恩謹列急切事宜以圖報稱疏曰臣小秩也兩年
作令
皇上即拔之樞曹分已逾涯又允寺臣之請擬職銜監軍
此從前邊臣未有之知遇苟臣一孫臣不竭犬馬之力不
但非臣且不得爲人矣臣願以兵部主事即日辭
朝出關不敢妄有所覬苟能集事何擇于官不能集事何
取于官普不以身蒙逆進之恥趁今未陰一刻可當千金
運一日候一日之封疆早一日修一日之戰守但事難遙
度機不可預圖惟竭盡肺肝借視師行邊二尚書尚度職
事事手到處處躬親必不令虜半步闖入榆關凡所急
需容臣陸續上　請惟器械待用甚急或催驟或駁乘立
刻發去至于立營壘諸料如竹木蘆蓆秫稭鍬钁到即必

用者但關上無餘物即撫寧亦荒縣不得不借材于別地
如竹木草盛于天津應動何項錢糧及何人可差屢收買
搬運將去若兵則見在浙兵新到者及汰練逃回之舊兵
自足以固守山海若遠圖恢復非銳卒不可勢必用廣兵
除陳九德所帶來水兵三千聞其在道秋毫無犯節制可
觀已常部復欲至山海令臣監練防守南海口此誠急著
但恐稽赴發兼費其道路之往返本部宜差一人前往催
督然防海則必需船又當及時早計須如廣船樣範方可
以禦銃砲彼中自有匠人帶來當于天津打造俟兵到日
先發至山海為目下急防船成之日方發船于南將庶補

防禦如奴敢以舟師犯順臣督此三千之卒橫之海上有
餘雄也惟廣之步兵勇捷善戰必不可少臣向已屬江西
臣叔平樂府推官袁玉佩見收來　京令其整將所結納
之死士盡數帶來併臣之結納如武舉謝政洪安瀾湛濯
之侯題中書原抱奇原任典史洪錫朋毛亂昌把總許應
國布衣張時傑羅本均俱能以謀勇宣力或調舊兵或招
新兵共成六千臣叔監之前來將知兵兵知將一脈貫串
生死不離不必如部議另委道臣府佐以滋擾也然安家
行糧衣甲器械每人非二十餘兩不可部謂量給行糧升
斗安足以致豪傑但十餘萬之費應用何項錢糧須明白

關坐以便給發至廣西之狼兵雄于天下衝鋒陷陣捨不
畏死須于田州調二千泗城州調二千龍英州調二千狼
兵例無安家衣甲止有行糧計每名六兩可到京矣亦應
動何項錢糧令土官選擇精銳親自押來赴戰見在蒼鎮
督餉推官林翔鳳臣之至戚慷慨知兵凡善武藝與諸土
官交歡最厚可假一京職往彼催調本官見任玉田縣臣
過玉田時與言甚悉如廣兵之逃而罪也臣與叔任其咎
土兵之逃而罪也林翔鳳任其咎招之且練之督之整之
而戰始終臣與臣叔及林翔鳳三人並文臣而躬武將之
事托性命于衆兵之中圖之必力者況臣叔官粵林翔鳳

官薊俱以廉勤見稱為敢孟浪作事也且識夷得力如在
朝鮮播州時必此兩路之兵分明也他日戰之不力也即
斬臣于軍前以為輕事者之戒伏乞
皇上勅下部再復立賜施行以不就時此東事之最急著
一着臣所以報
皇上知遇者為敢有留而不竭之肝腦今奴眚當此著走
之衆謂海內無人而貽羞天下也如聽臣之言行臣之志
臣必立效以紓　中國人神之憤不但鞏固山海即已失
之封疆行將復之謀定而戰臣有徵長也為此謹具[illegible]
奏聞

關日講
原任大學士張位男張太朴陳情奏
聖旨贊輔張位佐理忠勤功存國本既復原官蔭伊子太
朴尚寶司丞應得　邺典着該部查例具奏
大學士沈㴶直陳安危之介一疏曰國之安危在乎任人
失忠與略何以事主若優褒脫卸并無殺賊之志而以封
疆委之則國大危萬一用此等人既已失事惟有三尺法
耳惕然正法則國安則謀兢法則國危安危之介不待智
者知之也然智者占風望氣顧惜情面反不如愚者一意
奉公爲國討逆討不復知有身家性命之私計失身家性

命且不知又何知人之毀譽愛憎哉臣愚人也竭蹶數千
里而來爲遼事也凡同官及部院台省會議臣即盡言商
確不識忌諱爲遼事也然而台省諸臣連篇累牘攻臣不
已者亦爲遼事也但臣之爲遼事者惟恐熊廷弼本無殺
賊之志而王化貞有其志者又無用兵之略皆足以誤遼
棄遼而諸臣之言遼事者則不然本非爲遼直是護一熊
廷弼耳既以誤遼矣河西之百里棄之如脫屣矣既以爲
不足守而猥之一炬矣尚曰使之守關爲此言者爲關乎
爲廷弼乎譬之守家者京師堂奧也山海關門戶也而河
西藩籬也今既撤藩籬而實遼又將以門戶付之豈欲其

關門延寇乎故臣于此時不得不正言諍于諸臣既已不
用廷弼守關則旦夕之危或可稍紓其或逮或勘及後來
議法之輕重有法司在難違公議尚書王紀于熊廷弼審
語有云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應泰又少一死此十六
字可不謂鉄案乎故臣以正人許之而豈知其中情亦怯
也奉
旨而佯爲不聞既難逃明眼之覷破獄成而歸于同辟又
不禁邪党之慫惥迷巧出奇兵歸誠言路何其自待之薄
也總之臣願諸臣卑愚毋智守法毋顧私交爲
朝廷堂奧門庭計不得不惜藩籬河西潰而藩籬撤矣臣

恐門庭不固而堂奧危也不能不痛恨于棄之者爲
朝廷賢才上下計則不得不破藩籬南北分而藩籬樹矣
臣恐賢才不信而上下亂也不能不深望于撤之者

仁首舉劾 射千萬台 子古同狀

沙時俗稱 去遼論狀

三月 丁未

桂王第一子生。上疏請名

命照福王庶子例行。

命另推遼東經略

時已命熊廷弼經部矣，連章皆辭，且將發。上怒其規避，遂任為民，令另議用。

升王在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遼薊津萊軍務。

陝西鎮巽

初一日三更時陝西延寧三邊鎮同時地震，郡縣城郭人畜多形損。

經略王在晉上言時情甚異，伏念東事離披，一壞于清撫，再壞于開鐵，三壞于遼瀋，四壞于廣寧。初壞為危局，再壞為敗局，三壞為殘局，至于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縮至于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故今之所稱經略，比前事勢更難，而今之任經略者，又比前責任更重。人以此為棄官之地，亦以此快報仇之私。臣以駑材責之千里，既鞭策漫加，忍覩崄巇之顛蹶，又羈勒緊把，直令蹤蹟之難前，不行則以

國法繩之，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之，謀詭而機深。甚則借事以微名，無端而起訕，徒聞聲者或併疑其人，而顧影者必潛匿其跡。平地忽生荊棘，暗中盡伏戈矛，真使笑啼不敢，行止皆難，此今日之時情也。即使奴酋捐金反

遼疏信詞 可憐

間，亦難得此卌反之人情。

國家何負于群臣，必欲覆雨翻雲，顛倒簸弄，以

人主為孤注哉。但願

皇上默矚臣隣中，議論孰為直，孰為邪，孰為

國，孰為人，邪正之分，是非之辨，自莫逃于

睿照者。夫天下事決裂至此，諸臣尚不回心滌慮，急救傾危，而徒立戶分門，互相攻擊，恐

二祖十宗在天之靈，必將

昭鑒。非以愛國，亦非所以自愛也。臣行矣，不復泛議朝事，

一心以急邊計矣。臨發可勝悚息之至。

原任經略令革職回籍聽勘熊廷弼請逮以免飛禍，疏曰：

再勘余生，再叩

皇上沐恩重托，職豈銜結不如蟻禽，職豈報効不如犬馬，祇緣共事匪人，怨毒並作，事事破壞，若着着牴牾。既要臣同功罪，而又不許臣節制；既要臣往來策應，而又不與臣兵馬；既駁臣主守，而惡守若仇，及棄守而又以不能守咎職；既誣職沮戰，而玩敵若狂，及戰潰而又以催戰咎職，乃人猶有言。早知今日，不如去年八月過河一戰，尤可存廣寧者。不如撫臣特以戰哄

皇上，哄士大夫，而屢屢與臣手書，則皆言進兵為虛聲，而

非其貿也非出其書與撫臣張鶴鳴一一看視始悟撫臣
為說謊悔巳為悮信又自謂悮
國之罪不可贖而謂臣何不明白早參之為餓蓋至此而
戰守之是非定矣即党護撫臣者亦如此說之不勝而別
主先逃入關為題目以定殺臣之案不知撫臣不逃即道
府官何敢逃撫臣不開門放民閉獄放囚傳令箭放軍兵
而死守以拒賊臣何敢不援救撫臣不以城池庫獄軍民
付叛賊而全以付臣臣何敢不移鎮撫臣不逃走近閭陽
臣何敢先出閭陽一步撫臣不承領臣之兵馬護民緩行
臣何敢先抵關門一刻蓋至假捏戶報被人參破疑自賂

程開報明白而先後之是非又定矣于是乎撫臣無詞而
党護撫臣者亦無計也相與共謀代改疏揭扯絕不相干
之事造絕無影響之言買網羅理會之人紛紛責議言出
揭疏自驛遞村市以及
國門無地不傳遍自門廚卒徒以及長班貢房之類無人
不傳遍而猶謂未足以殺臣也則但造謀反出戶之說而
內外布散之樞臣原未遣指揮下書于臣臣原未殺其下
書者而造言者曰本兵差官為經略所殺以致信者謂我
欲差官往下吝而愁其被殺也臣一日出關門看邊城高
卑以便增築而造言者曰臣往芝蘭灣投廣東去幸得縣

鎮守趕回以致臣不敢一足復出關也關上官軍士民競
曉擁臣門乞留守關者屢日而造言者曰經略素得人心
然性急不堪屈必激變而據關以叛不如先奪其兵柄不
知臣原無兵無馬何柄之奪而徒恐軍民懇留不敢白晝
離關門而夜靜潛行也臣十九日住海洋民間候完奏繳
事理其地去山營十里石門又三十里臣約該村兩生員
往看險隘因知一片石黃土嶺為東賊冲地極近極淺當
亟亟設險防禦其又險界嶺谷口昔隔西虜且遠且厚但
馭西虜如法而東賊斷不能入意欲得此為新令尹告而
造言者又曰經略已出戶去致臣一路驚惶而投奔無所

也此等流言既已早布于
京師豈不上達于
禁密極知此沒理不足信之言必不能以惑
聖聽而曾參殺人三至慈母為之投杼臣不勝惶怖惟我
皇上至仁如
天地至明如
日月于撫臣則遣于臣則革職回籍聽勘而其後又奉有
已有分別處治之
旨王言渙汗臣似可恃以無恐而推是以勸東如此之密
邇行踪如此之明白尚不旬月間欲加臣以殺身滅族之

事而臣若南還一步其流言又不知當何如者又伏蹐踰
不若自請
詔獄以息流言以消殺氣尤足以全身名保宗族而終我
皇上放生之初慈也此臣之所以不敢回籍而請
旨原逮者也臣此回籍不敢用夫馬不敢入衙門催脚下
店以盡罪臣之分今已到薊州矣不兩日可抵都門之外
聽候處分伏惟
聖明立 賜
裁決施行
大學士朱國禎上言典試偶因特點人情遂生猜疑

上曰典試出自朕意豈得妄疑今疆事未寧正需匡濟卿
還仰體朕意即出佐理不必再陳
巡按方震孺奏報前月二十日據監軍道邢愼言等密禀
據回鄉言奴賊四外搜粮今覺華島尚有米豆二十餘萬
人民數萬船隻器馬無數今祖天壽據而有之旦夕與賊
通此山海剝膚之患臣當時欲遣人撫之有水兵都司張
國卿禀稱事體重大非撫按自去不可又奉樞部密言議
此行只宜安靜不可生事臣心服其言于是浮于海連日
颶風船不能前于三月初二日風始定臣從芝蔴灣票船
寫牌十數道一諭祖天壽曉以利害一諭潰回兵將示以

寬政一諭島上士民激以忠義又訪聞祖天壽之婿吳良
輔者見在石門臣自遣良輔同國卿往說之且戒之曰脫
有差錯即按院在船上爾等共往殺按院可耳良輔受命
而去一連八日無消息至初十日未時見大船十五隻自
東飛來則臣所遣張國輔也據稱奴賊已數遣人報致島
上一二叛民已造船欲往投奴正在猶豫間而我招撫之
人適至天壽一見良輔且聞臣在船上等候不覺痛哭生
員數百人見臣諭帖亦哭遂糾衆殺順先用大船十五
隻載天壽妻子兄弟及士民千五百人至關而天壽仍暫
住島上爲我搬運以通判吳自科往島上監之蓋遵臣之

憲牌也是役也共救回兵十餘萬人民萬餘器甲無算牛
馬千餘匹皆樞臣之指授也
吏科侯震暘疏論葉輔
上曰朕方臨軒策士明日讀卷今日上疏侵及輔臣是何
主意侯震暘不諳事體姑調外任以安輔臣首科盛典輔
臣還體朕意遵旨供事不必介意
吏科趙時用
恩典不宜濫徵疏曰竊見年來仕籍大疏
仁恩普遍林下諸賢已破久鬱之烟霞即九泉故老猶沾
身后之雨露蓋

皇上所爲張綱恢羅者眞無一賢不舉無一人不卽矣推
是有一官則有一官之序而歷此級斯有彼級之博功令
較然豈容混越而今奈何于京堂而獨越之也乘疏通之
會爲速化之機尙未經任遽爾移升家園可作宦途攫取
眞如捷徑以致光祿大僕尙寶之三堂添注幾無坐處而
內外南北之例轉閒忽不啻過電卽謂林泉已久不當復
拘以常格彼非林泉者何可令之無一日之任目轉遷之榮
使人沾沾然有倖心則銓府權宜之至所當俟其到任再
計俸量遷者也至于故官之贈卹自是新
朝恩典稍有優厚原不爲過然亦須論其人之平日立

朝有何勛猷居鄉有何風節不幸而奄逝有何完節爲之
子若孫者夤其疏上
請而同鄉士大不妨明以公揭乃今濫觴極多求
贈求卹祇圖
恩蔭崩者因緣于利卽揭者亦多出于私情恭備
國本爲題目則挺邊功爲勞勛以致生前之奸誘一身可
以盡洗而未定之茅論代口爲之游揚此雖未必盡然而
濫賞者多有紛紛請乞迄無了期若以爲
覃恩無擇也豈
新主之曠蕩專爲此輩設乎且贈一不當而卽非其人不

大議深中邊機可謂老成謀國之至計

亦輕
恩例而失風勵之權乎此後還有限
請該部須當博訪使公論有歸方爲覆疏無槩據一字之
游談便作準
朝之公案也夫前任未歷而后任已升本官既該加贈后
人又蒙廕錄此皆今日之新例莫不倣誠以爲故事卽臣
亦豈欲沮人登進之說而使臣后有零仃之向隅所慮者
銓法浸移
恩典大褻則人皆倖于一得後且莫知所底
國紀所關正須杜漸于微耳伏惟

皇上
勅下該部每京堂有升轉必以到任爲底故官有
贈恤須詳核其生平則畫一之法申而倖竊無所容其私
矣
經略王在晉防內應外疏曰臣至謬菲棠
聖恩拔臣于儔儕委以經略重任今天下事孰有急于遼
者耶
朝廷用人孰有重于防遼者耶以
社稷山河之重而根基命脈寄于一丸泥隄防疎竅安危
立判左山右海人以爲天關地軸而不知山海之無足恃

防內患

也關以外付之祝融焚殺之餘爐徒存關以內惕于風鶴
奔北之驚魂未定鈍戈敝甲委頓成丘廢壘頹垣凋零度
歲欲恃兵力而兵力不可恃恃人心而人心不可恃恃地
險而地險又不可恃所恃者
宗社無疆之福耳
聖明出類之姿瑞應河清
一人有慶弟自蚤之呵護耳然必內嚴而外自治內安則
外不危則今日之急急于要內請得而陳其略一曰防內
患當河西初潰衆心惴惴焉以募兵為急而臣知
搶殺之下無兵也招兵則閭左之家草澤之雄一時畢集
兩朝從信錄 卷 第十二
爭鬨必多焚掠必起臣是以不肯多招而又申嚴入城之
禁盜無兵之患患在虜有兵之患患在兵虜之患遠而兵
之患近各宜督責招兵將領嚴加挑選舉師挺手須用防
閑賭棍酒徒悉行汰斥一兵為樣一伍並坐凡暴戾兇惡
之人無容混入以致敗群其有自關上逃歸及通津食糧
原兵去彼就此棄少就多押解歸營仍以軍法從事庶得
兵之用而不受兵之害矣二曰詰內奸奴自清撫開鐵以
及河東西之陷何者不用奸細之潛伏而用計最詭用財
最廣用人最密故破奴之法莫要于查奸細
都城一塊之安殺劉保之功也今

防內備　嚴內衛

長安之衆劉保者不知幾何緝奸之人即為奸故詰奸不
在遠求之左右而其人在也流民之中有奸焉潰卒之中
有賊焉城市之中有窩焉腹地無奸賊必不來即來而不
敢入城內無奸賊必不犯即犯而城亦不陷緝奸者必精
密而後能得之必重賞而後能構之一家容奸即將本家
財產盡給獲奸之人知情者並斬保甲容隱者連坐臣于
山海薊昌等處即以此法行之無敢縱矣三曰飭內備夫
內備者何積柴米運磚灰買煤炭凡油臘銅鐵竹木皮革
等鋪選徵即徵移入城凡倉庫銃炮刀鎗等件選督即分
撥坐派營屯臺堡之急修哨探守望之必謹今
兩朝從信錄 卷
都中緊事莫緊于衛重城以重城可階梯而越也莫緊于
守草場以草場可火箭而焚也人莫侮予則有未雨之綢
繆在矣四曰嚴內衛洪武間凡
朝參午門先放直日提督將軍及一應帶刀千百戶散騎
舍人以次而入上直官軍三日一易于
朝退辰時交代凡內使大者出門必比對銅符密加搜簡
今漸非其舊矣班行叢雜防範疎虞羽林佽飛但消糧而
掛伍金吾力士徒列戟以排行至于虎賁龍驤破衣敝屐
皇城守衛常朝之日僅有疲卒數個遨戲至于等閒時
日查點不至任其高臥是以

祖制盡壞銷萌剔蠹底
皇居蓮密杜蕭墻之釁矣五曰節內供年來遼左軍興供
億傾浩甚以川酋造孽支應東西新添五百萬有奇而歲
費且三倍民間之力竭矣外無可供則不得不取給于
內帑而　內帑非淵淵無底之物取亦有時而竭用亦有
時而盡
皇上欲恢復遼左城池人民須從新肇造芻糧軍器須從
新搬運料來經費不可勝算即防山海而築城造堡建臺
修墩編單買馬整器治械所費不貲如欲聯屬西虜歲費
尤難預計必非司農所能克辦也

陛下于燕閒之暇須密密清查　御帑若瓊林大盈之積
百凡內廷供應服　御頒賞之類俱從節縮以佐軍興臣
亦嘗量力而進不至束手無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六
曰急內應關內住札兵馬一應本折色芻糧銀兩銃砲盔
甲車仗等件悉取給于戶工二部惟是外關待用甚急而
內者悉多推延疏發數日而抵京三日而候
旨又越一二日而得科抄又抄到累旬而不復者有起解
逾月而不到者來者急足而馳去者緩步而應以呼吸之
軍情為等閒之泛視痛癢不關秦越坐視臣深有憂矣請
與諸臣約凡本章一下公移一到朝至而夕應如過三日

即令科臣參奏着所司回話庶聲響相應表裏協一不至
臨期誤事矣此數者皆屬
廟廊之主持而其要又在
君心之默運
皇上清心寡欲勤學好問親賢遠奸感格天心以綿國運
臣願竭犬馬盡力封疆奴酋不足平而
聖世中興之業卜期可睹忠臣去國不忘其君一得之愚
以當獻曝惟
聖明　裁察焉
御史江秉謙罪樞臣宜正法疏只頃者河西不守失地喪
師臣疏糾兵部尚書張鶴鳴謂其罪在經撫之上法雖不
貸
皇上特以其行邊方新蒞事為重薄罰臣以安之未嘗許
其無罪也今
簡用經略王在晉受事議行業已有人彼鶴鳴者猶襲其
蟒衣玉帶優游闕上乎將猶靦顏入　朝還據中樞乎
朝廷有法紀
祖宗有典章非
皇上之所得私非鶴鳴之得所得避亦非臣下之愛憎
所得而高下者也蓋我

朝設立兵部尚書其責任最重凡邊疆之調度戰守之機宜
悉憑其操縱指示故勝則與邊臣同功敗則與邊臣同罪
即鶴鳴去歲辦臣樞經相左之疏亦云經臣無功臣部與
罪經臣成功臣部與榮臣部與經臣一體此固二百年來
之律令實鶴鳴今日自供之罪狀也
祖宗故事如
世宗朝之斬丁汝夔法已凜凜又再以
神宗朝石星事按之石星非有失地之辱與尸之凶第倭
奴侵屬國借主和議遂以僇 國論死觀鶴鳴之剛愎自
用夫地幾千里喪師十餘萬其罪更何如乎經撫罪可註

司道師案案就逮鶴鳴豈身在事外法有兩條而可不亟
逮不亟下法司乎且鶴鳴非獨法無可逃而其 一國之情
更有可恨方其一坐樞堂即與王化貞相比與熊廷弼狙
作初尤不過內存而無遠慮急于貪功輕躁而無沉機作
于一擬迨至陳發日深殺心頓起明知兩房鬧謀俱虛而
猥于賭心明知戰守參差難合而使為責備何處有機會
而曰機會可乘何日可過河而曰過河必勝既欲驅經略
以出師又不肯付經略以節制既疏置廷弼于廣寧又求
旨駐化貞于何地一味糊塗一團撥捩只殺了廷弼便了
快心縱臆了化貞亦不顧是鶴鳴故壞封疆之情殆有甚

于失誤軍機之罪也尤可怪者
皇上只命鶴鳴查道將各官具奏耳而鶴鳴復疏首言廷
弼起用當駐廣寧不當駐山海為變局是查舊案也是查
舊政輪也併
皇上當日委任查其不當矣鶴鳴何不早具奏耶又言廷
弼一咆哮言官即為佐鬪先伏救逃之機括不思言官之
言已驗而愛 國之誠反指為佐鬪
皇上曾命其查言官乎其中種種舛戾難以枚舉凡是隨
廷弼者道將俱該處死凡是隨化貞者道將俱有可原至
明明棄城逃走件件斷送河西而猶云化貞功罪相半其

此一語寸斬鶴鳴不足以贖其欺
君誤國之罪矣鶴鳴猶侈口以穿他人罪案乎抑鶴鳴罪
矣職方之當論罪又何逃耶蓋中樞與邊臣同條臣方與
堂官共論鶴鳴之失着敗局盡職方之詭計陰謀若使目
前之罪狀不定縱其抽身而去異日之是非漸冷又將家
面而來是罰無損其毫末而且為彼卸担自在地也世寧
有此 國法哉伏乞
皇上仰念
祖宗之法不可不正俯念僨死之憤不可不伸大奮乾斷
將張鶴鳴

一十可愛七 可推皆盡 時親深言 係千萬天 言明當其 砂也

勑下法司研究耿如杞如徵應賞罰平明中外震肅天下
事尚可為也奉
聖旨樞臣奉旨視師凡夷虜情形兵將布置尚未報命且
會查功罪獨力担承不避嫌怨何得遽爾苛求以阻勇往
江秉謙欲申前請余皇賫陳好生不識事體本當重處姑
調外任用
尚寶司卿滿朝薦邪實心忠濟議疏曰臣惟國家之與成
于眾正國家之敗始于官邪從古及今未有易者行述一
殘之患恩所酬之難夫一畜之微不負所養況
祖宗二百年作養詎止一殘臣子手生光 禁奚啻一畜

假令海所酬虛所養寧無靦面而棘心也武者世主副復
釜甬閼格仰有誠惻未得除兄猶可原也今者
講座時臨
天顏睟盎諸凡以
經筵請以推升請以枚卜請以廣額請以發帑請以募兵
請以設備請何言弗聽何計弗從道此
聖明之主大臣小臣果秉實心勿私門戶果課實效勿
私徇體面則下濟上行何治不臻奚至舊競乘以壞弛隳
為士夫可憂而以其憂貽
君父乎職謹具陳

祖宗剪棘披荊以有疆土得尺得寸皆櫛沐所貽也作僨
于輕視奴酋稔孽于重用叛將撫順開原束手歸酋失塹
瀋之守開遼熊之端賊 國辱 國長此安寢食其食衣
其衣忘其所聞其纍此大可憂一也方撫順開原之喪惟
然正法誰甘犯刃矢投穽鋒者錢神作合與援庇私尤而
效之莫可底止繼之而遼陽繼之而廣寧武弼門而媚虜
或闖風而棄城 國家二千里疆域頓棄于門戶私人
國家千萬生靈百萬糧餉斷送于體面私好今且有山海
關之虞不大逼乎腹觖舌飲甲乙角勝紛紜今 國家作何
結局大可憂二也廣寧之役撫臣先去以為民望經臣亦

隨之而奔躍此後風鶴成敵草木皆兵致解經略規避遊
議今業有專屬矣議者尚歷前車之鑒課材課品果有加
于三方布置之略乎且樞臣臨塞贊畫題兵未見確有勝
算乃其請餉之疏請為偏裨加銜之疏併報奴酋驕横必
犯之疏不一而足假屬三鼓之氣能責成功乎近遼索餉
之伍至導道臣能保驍率可用乎樞部會推將材有人即
其衷亦不識兵家之奇正布置何擬而俾氣為驕代冢爭
餉欲加于邊臣之上者其果能將乎新推經臣能滿并寵
令凜然歸節制乎如不能令歸節制何可以督守督戰惟
其為廣寧之續大可憂三也 國家惟兵糧一毫假借不

得蓋兵權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從古究之于大司馬故
本朝土木之難于兵部獨力經營第犄楊石二將遂能長
驅逐電耳漢唐宋之季兵權散寄因祉遂虛何至今日而
相臣有兵禮臣有兵內監有兵外戚有兵各以衛國實以
自衛兼以射利何不重自愛惜甘于作俑而令　國家尋
三季之後車也假狐鼠羽翌之便閒猴雄紛挐之途遊手
無氷山誰敢盤詰奸細投奧穴莫與追尋倘不急為處分
此正　國家大難之端將來最難收拾者大可憂四也國
之錢絡民之骨血也膏血只此數耳一彈于惟正再彈于
推稅再彈于遼役之加派師行而饟愈須輸重而求彌刻

島渡而簽谷蒿里多盧舍滿徧弃骸遼陽陷而七八十萬
之餉消為浮海之渫廣寧陷而五六十萬之餉難止望梅
之渴去年六月非有奴師撫臣何以為西虜兵集而捐十
餘萬之犒逆後十二月亦非有奴耐撫臣又何以為西虜
且至而糈十餘萬之賞又聞廣寧至右屯其弃地積食有
十里之長六里之寬堆集如陵阜棄時撫臣何不以餉兵
令其餉而內潰也膏血剝之如此泥沙弃之如彼山不供
野火水不實漏巵展眼數載便成懸磬之象大可憂五也
草澤之于旅雀符之庚癸綠林之結聚黃巾之縱橫豈伊
異人皆窮匱之民結轄之氣匹夫肯難雲蒸風從輕則裂

封疆重則壞　國祚方今東征西討碟骨剝膚家無信宿
之儲生有須臾之迫逡訖而難停派不得加派而欲禁民
亂不得民亂一發而與備所失亦不得已恐危亂不在邊
疆而在窮民螞蟻沸盪朝不保暮大可憂六也森嚴宫
禁日仰天高蜚語飛傳疑鬼疑神爲萬年共主雅有
天地河山之護持凡蠲微陰敢效魑魅魍魎之竊發皆人
或藏劉呂之左右但蕭夫亦徽成吉之伯仲訂回視萬曆
初年離禮保者未久一張居正彈壓之遠邇帖然而今若
此寬垣有戒伏莽有虞大可憂七也廣寧一帶編戶避亂
奔關當事者收拾未爲不是但其給屯安插不宜寬邇

京師寇插處之衆仍照保甲法儘查防範彼開審遼陽之
外合廣寧之內潰夫非此民耶須此插處者其妻子皆在
奴境瞻戀骨肉自是至情萬一窺關安保插處不爲嚮導
恐又尋開審遼廣之覆轍也近關外將來歸第宜處之前
後屯等處按季給餉藉爲外藏勿令內擾勿尋李永芳孫
得功之覆轍也大可憂八也三代禦夷六部羈縻之耳唐
之借師突厥頓虧國體宋之合元破金臨餓國祚狼子野
心吁咒瞻撫嗒尸嘗試言利在速戰與金婚虜云西虜足
恃夫昔陷遼陽西虜不嘗借奴酋二萬卒耶彈力取糧能
加于奴酋所奉遼城餉金之數十萬耶撫廣寧所撤之

十餘車邪覆轍如此翁訛傳西虜之留戀賠撫也賠撫猶
揚言孫逆之先戰後叛也
天地有靈
社稷有靈恐五丁押神弋群厲攝奸魍如此顛倒庇護始
于党終于貴 國大可憂九也法司因犯愁苦無聊應與
昭雪者或以一人私憎遂淹閣獄或以前官積案倦于平
反應與讞決者或以鄰家吹黎寒谷借陽或以孔方作線
福堂養冦案增一案年復一年積至二千有餘累幾許愁
腸安知無一緘宮約希心外徼乘急內訌隱隱蔓延危于
累卵大可憂十也有此十大可憂

乾坤何等跼蹐
君父何等宵旰吾意凡為臣子者心營身理不愛髮膚乃
不負
天所委不負
君所寄也已而今何如哉共事一
君何彼何此各營一壘畸獨畸淸意氣投則推贊之揚詡
之甚或托腹室于心知而多方以葛藤之臭味殊則誹謗
之推折之甚或假狠拳于儕輩而百計以排害之不獨通
過闕都往往塵于
睿覽臣怪其是非之失實也閱其言詞不如稽其事蹟大

抵有本領者必不觜逢人工彌逢者必是無本領若交厚
則罪可飾而藏醜交疏則長可匿而呈愆焉護或捨衛亭
之敗今公或案析趾之刑臣怪其功過之失實也見有以
將門借譽者驟寄以戎索未必班勇之繼父勛見有以邊
才自售者輒委以兵機而或傳中行說之習摠領臣怪其
推引之失實也將壇漏混一之圖草廬籌三分之鼎定計
于早程效于當耳徒陶叙之師覆絲宿望富平之役敗自
名流所長不符所任也何為乎借籌見長提桴遠畧者而
必欲斥之謀致有聲轀鈐未試者乃曹議陟焉臣怪其材
與地未相習也

皇國基隆萬方俱受其福慶明羅豈
皇國乃得即寧臣各有心奈何不為 國用而為党用豈
私交斬于
主恩盡朁加于匪躬耶曾不思覆舟寧有身骸顛樹寧有
遺卵臣怪其為 國與家兩俱外也已或茈所私而党也
先誣人為党以張瞞天之羅已或有所染而汚也先指人
為汚也以置箝口之鐵臧獲謾罵之口點綴白簡婦姑誶
誶之語妄瀆
紫宸公然混薰蕕顯為恣鹿馬蔽目塞耳覆地番天甘以
自身為彝為鼎而不恤襃賊流禍覆宗毀玉而奚辭臣怪

其俟　國與家無了期也臣從入　京後陸續得閑邸報
儘有清議堪效者　嚴廊上不亟是之儘有橫恣不執者
嚴廊上不亟黜之聽其爲中流不係之舟坐看夫陰晴未
定之候臣尤怪其爲樹爲棟未究用也以此七可怪之變
態合于十可憂之禍機忽忽同舟之風濤噴噴蝸蠻之穴
鬭時艱已迫于燃眉臣不忍問賈生之涕也井故習爲吽
號也當途半就于虛術臣不樂問朱雲之劍也亦不甘于
喑啞也一縷血腸數幅衷語仰干
皇上明勑諸臣云凡爾大小臣工各實圖靖共實效匡襄
勿蹈模稜勿背件食勿躡向陽之跡勿服影子之抔勿再
狥門戶寵而舊套從損我邊疆動搖我步至有不惜今者

繩以法無貸然臣又有進于
皇上者在昔
帝王有師傅勝通承及翁羌者盛治光萬稱焉采朝講之
令清問其大臣巨卿盛典也臣以爲卽文之而部院大條
又次之而察宗散職亦當就會輪班須問其群策畢衆昌
職靈長益宰亦何憚而不爲此臣夙負強項之態不識忌
諱臚列
上陳惟
皇上視臣疏爲鄭俠之圖慨然嘉納七可怪加與一一滌

除十大憂從今密密搏挽則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薊州緝獲奸細杜茂等題參刑部尚書張鶴鳴奏曰自遼
瀋失後奴賊與李永芳佟養性陰謀多遣奸細多齎金銀
布滿關內布滿長安全遼之失盡繇于內地之姦臣每恨
之而不得眞確情形玆薊州拏獲奸細杜茂招詞詳悉的
爲李永芳差來無疑其招終十年適李永芳往來蹤跡差
人姓名使費銀兩犁然可疑但十年咽登進士受　國殊
恩豈無一毫犬馬報
主之心而尤犯萬磔夷逆之罪非爲昏愚大無良心者端
不至此然據茂所供則

輦轂之下皆逆虜舟中之人皆敵國殊令寒心旣有聞見
不敢不入　告伏乞
皇上勑下法司將杜茂終十年等嚴提從公究問果眞逆
正典刑如在宜爲昭雪庶紀綱振肅而奸宄亦可以消矣
陝西難興
郡民王蓬榜家
白蓮滌生兇

南朝從信錄卷之十三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戊申朔

三法司集中府會審熊廷弼王化貞

先是二十九日內閣票發書與三法司明日中府會審熊王當以公道不可狗情

是日三法司會審

河南道王問先書何人衆位一一報上同大理寺出位一一責問熊廷弼之罪過來熊廷弼一一認罪退廷弼方從因同起原議往扎山海無可奈何出關戰見廣寧撫臣不守而弃城恐山海有礙罪之難辭先並不曾議戰任扎廣寧如原議我住廣寧罪亦難辭一一認招一一招認又呼王化貞過來王化貞跪下大哭賊在廣寧屢言大賊如蟻台光說我的主意幸大兵過河竹戰成功而賊大得賊河西地土寧小[illegible]征戰[illegible]賊[illegible]是在旦夕經台[illegible]西兵前來救援賊聞之驚喜不盡不幸熊經略先來火兵竟然進回此罪歸于廷弼不于化貞也投上一揭亦一一躬而指各案定訴

我師復新都縣○斧寅敗走成都圍解

復遵義府

時賊首符國貞屢爲官兵所挫殺陽任知縣督丁文明等進攻又聞大兵且至賊宵遁歸冀任知縣請萬三府入城協議進復桐梓

湄潭賊降

湄潭爲川貴要衝有叛民王倫引誘焚劫地方殺掠人民都司陳一龍進至木西地界倫懼投降各兵進剿遵義湄潭一帶以寧從自悔向爲賊據民

起升張孔教李若星楊漣吏兵禮科都給事中

此處大關係會看者

狀元文震孟授修撰榜眼傅冠探花陳仁錫授編修

大學士葉向高等條上　切要事務疏曰臣等竊觀今日宇內東北西南叛亂繼起民窮財盡兵革不休奸宄乘機禍變未艾天下之勢非有異常舉動于以收拾人心挽回天意必無救寧之理以祖宗二百五六十年金甌無缺之天下而破壞于今日臣等蒙惡名于千載固不足惜皇上聰明睿智卓越千古踐祚以來毫無過舉而亦丁此厄運不得與古之聖帝明王並休媲美他日且將爲宗社受過而臣等之罪安所逃哉爲今之計[illegible]如拯焚拯溺竭歷從事庶克有濟如其泛泛悠悠日復一日無改昔年苟且因循之弊則天下之事去矣臣等庸庸書生茫無算策但以目前最緊最急事務不容一刻緩者開列數款上瀆聖聽中外臣工苟少有爲國之心者必不罪其狂愚共圖報效其事關　朝廷并皇上留神採納俯賜施行項者皇上以臣等求去益下　溫綸諭令供職蓋亦望其勉效贊襄削平禍亂臣等若緘默苟容何以稱塞倘上不能得之

入分屯以安流民既可以散其勢又可以耗其力之策

君父下不能得之臣僚則雖　紛屏尺地千百為擊終無益于事而臣等亦徒付之太息無可奈何而已伏候
聖裁
一安遼民臣觀遼臣奏報遼民避難入關者至二百餘萬彼其倉皇奔走既不能有所扶持即有微貲亦隨手立盡糊口之計既窮走險之謀必起自來流民為亂殷鑒昭然及今不為處置悔將無及臣聞自天津至山海關一帶曠地甚多處處可以屯種御史左光斗言曾少試其端即得穀數千石今宜做古屯田之意分布遼民量給資本使各力耕二三年後可變荒蕪為成熟亦可聯保甲為戎行固
國家無窮之利也然須專官督理方有成績乞
勅吏部擇廷臣中慷慨有為實心任事者加以憲職專任營田其分理各官聽其自舉所需錢糧須為設處即捐二三十萬金亦勝于坐觀其亂為費更不貲也至山東登萊一帶遼民亦有數萬併責成撫按官一體布散安插以消亂萌此實今日第一之急務耳

遼見

一省煩言年來議論紛囂人情厭苦即自廣寧失事以來業已兩月章疏如山半為經撫爭論而一切戰守兵食事宜併未見着實料理言當做者即是不肯做之人言肯做者又不必做之事其究只是爭門戶角意氣使

開時論為干戈盜賊皆議論之流禍可不戒哉

國家不得議論之利而反蒙其害此其為禍甚于干戈盜賊議者先之今經撫已俱送法司三尺之刑書具存千秋之公論難掩亦何用曉曉為哉
一明職掌　我　朝革中書省散其權于六卿閣臣供票擬之役耳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即其大者如吏部之銓除兵部之兵馬法司之問斷閣臣得而參之否令議者責臣以推讓望臣等以評行臣等亦曾從條陳中略有擬允而部中之沉閣如故臣等不得而問也不得如銓令科臣糾參而科臣之不糾如故臣等不得而強也嘗擬九卿諸臣宜將應行事件列為數款某項責某人以某日當完建者參治諸臣皆以為然而竟未有舉者臣等擬旨故事不過曰某部知道其急者則曰該部看了來說又最急者則曰該部上緊覆行如是而不行則臣等之說窮而每當票擬亦自知其虛文而厭苦之矣此亦諸臣之所當共圖者也

懇言驛遞之害

一恤民困今海內征兵轉餉疲累已極猶云不得已之役也其最為民害而最可省情最可恨者莫如驛遞臣等見向時搢紳往來水行不過二舟陸行不過數十夫即有假借勘合答應人情尤未甚累今用舟動至三四隻用夫動至一二百名不知其所攜載俱是何物而輜重累累一至

於此而且有分外之勒索常例之折乾要挾作擄敞職教
尤難屢奉　明旨嚴禁而週密等于弁髦地方官亦莫如
克耳順良鄉百姓甫　聞告若訴窮真可痛哭是何列在
冠裳身受　國恩而捍網虐民如是甚也近又加以河西
夫車中外驚惶計差告病之官絡繹不絕彼其目睹邊塞
心違飛騎去則去耳百姓何辜而為供給夫馬傳遞鄉
當此紛紜擾攘之日又多此一番之苦累乎頃
皇上不許將淑忭之備兵與是神見而各衙門遞差請告
紛紛無已臣等謂今後須真正公差外其有借名差遣及
告病回家不得冒用勘合即有勘合亦不得應付其應補
勘合船過二隻夫過六七十名者悉行參治罷斥有不發
覺者罪坐地方官併及撫按是亦紓民困之一端也
一收人心蓋人心者　國家之所恃以立安危存亡皆繫
于此苟人心不搖即有禍亂亦不至糜爛決裂而不可救
今日人心以征調轉輸之苦處處騷動人人不安以故點
蜀逆酋一呼响應不可撲滅切恐海內聞風相挺為亂又
不止于二方兄兵餉匱竭司農束手催科太急禍變愈生
内帑所積亦自有限臣等再三籌畫無計可施惟將十庫
錢糧猶可發解者盡行折色本二年以濟軍需其蘇杭各
處織造自供應袍服及賞賚段疋外尤加裁免俟事平之

日仍照舊例雲南貢金道路已絕征之無益亦宜傳示免
解使　恩出自　上至于內府一應宣索雖常例所有者
併行節省仍亟下　明詔使普天咸知
天子之聖神明德加意蒼生歡然堅其愛戴之心而消其
携貳之志即有不軌奸萌無從鼓煽則
國家安如盤石而東西亂賊皆可漸次而削平矣昔唐德
宗中主耳然即位一詔淄青叛卒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
吾屬猶反乎此所謂戰勝　廟堂不煩兵而天下服今日
之安
宗社致太平其策無急于此而其他尤為末務臣等之
望于　聖明者亦惟此為最切耳臣等亦知與條　上供
事關內府未可輕言然使天下又安
皇上何患無財有如危亂積金北斗亦安所用
朝廷今日省一分即民受十分之賜斯民受十分之賜即
有萬分之安輕重存亡在
聖心必自洞然而無待臣等之畢矣至于目前緊要諸費
無可措處不得不有望于　內帑者尚須給發以救燃眉
總之為天下國家計耳臣等為事勢急迫敢為此言耳
欽定纂修實錄諸臣朱之蕃起改吏部右侍郎溫體仁起
升禮部右侍郎各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沈

賞録正副總兵備禦莊際昌、孺偕賀逢聖、林釬、米繼祚、張
兆梧、討丁乾學、金秉乾、姚希孟、楊世芳、丁進、劉宇亮、充纂
修官
登萊偵報
滁州米倒爲王將勳偽將內言五月二十三日賞總兵
借之英將竟二處奏兵一萬與彼兵將同賞寧兵馬在
寧三斗十八里雙樹子上陣如南赴回廣寧寄住民就
趙逆所東所希可前縮刀與懷留牧壞再逢子說作耙
所東當了文係河島我寧等不遠沒了我要與休所殺
有錦義高四當人民當來當賜寶家寧富戶宋屬平巴撲
住平逆切三日逢子往古毛前者粮由十三站從通二見
山上人馬宋多號文打一陣被山上石砲亂打查傷二
踪王示錄恭詩
掛虛回
黔恤遼民
在京外者發撫恤使其流寓京城者查明
分派各令安業生儒查考試照附科舉
光祿寺少卿高攀龍奏爲释羣疑消隱禍以固人心疏曰、
臣觀今日中外人心皆疑戚畹鄭氏并及其昔日所用之
人以爲奴賊奸細已伏
陛下宮中一見寇臨于外奸發于內其禍有不忍言臣田
間久聞此語今來都下人言更甚通國危疑莫必其命且
流言入于　大內矣臣伏而思之人言胡爲而然耶往者
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差之供招具在劉保謀逆實
係盧受劉汗鉛供招具在受亦鄭氏之人不可掩也則人
言洶洶有自來矣

祖宗功德甚厚
陛下福祚方隆　天地鬼神森列擁護故張差劉保先犯
伏誅凡謀者必敗敗者必誅即天下至愚不應復蹈此轍
况鄭養性等蒙　三朝不殺之恩正保守富貴之日豈復
更有邪謀而無奈人心之猜疑不解也人心與　國勢相
爲存亡人心疑則懼懼則易動而不可爲雖有高城深池
堅甲利兵其何以守臣以爲奸細之說不必論其事之有
無當思所以處之之道不過從人心所積疑者而解之非
以害之正使之遠害以自全也故在養性自爲計不宜以
人所共指之人自處危疑
陛下爲養性計則不宜以人所共疑之人寄邇　禁近爲
當今歸湖廣原籍仍令帶俸以示優厚者也至如李如禎
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殺百萬軍民失千里土地禍延
至今皆其兄弟所爲劉于簡原招明言李永芳約如禎內
應
陛下不誅如禎真養虎遺患所當亟正典刑以除禍本者
也至于崔文昇者當
先帝新喪哀痛勞瘁况有疾病其症必虚雖至下愚
賢亦能辨之文昇故用泄藥元氣一泄不可復收是明以
藥弑也在律故違本方殺乎人者皆斬况于　至尊乎

調理聖慈
極得申救
之休

陛下不即誅夷僅止斥逐四海人心忿憤鬱不平今安得
復潜住　京師意欲何爲亟當明正典刑以全[illegible]
陛下父子至情示天下君臣大義者也蕃文昇素爲鄭氏
腹心特當時失刑不及考訊致不知張差劉保明供主使
之人不同張差劉保豈正謀逆之罪豈在張差劉保下乎
天下事當其可爲則絲綸出納而有餘當其不可爲則斧
斯破缺而不足今事急矣伏望
陛下立斷乾斷將鄭養性一家發回原籍將李如楨崔文
昇即正典刑則人心之危疑可釋肘腋之隱禍可銷
國家之綱法一明天下之神氣一振然後職守之事庶幾
可行也事關安危決計臣下皆可直言臣不敢自引出位
之罪不勝戰息之至奉
聖旨朕御極以來宮府協心禁廷安穩外何由知妄生猜
疑輒形章奏鄭養性着回籍當自行奏來係全國戚你每
當仰體朕心何必多言李如楨已成獄并崔文昇朕自裁
處不得牽扯生事該部知道
御史倪思輝等奏曰三月十九日刑科奉有　駕帖二紙
一開杜茂等一開徐小溪科臣姚德陽當即簽名衍誤第
眞等之一穽開告訴之門滋羅織之禍竊爲戒諭如斯而
已兵部尚書張鶴鳴有奸細已入皆有一疏內稱科臣近
許李杜茂一人如多擊我二本係李諾科臣隨蒙[illegible]
旨拘外任用卿見我
皇上杜漸防微之意匪深遠也夫奴酋賢難以求賞用奸
細若韓綸惰匆夷則奸實國中外共爲切齒漢奸三尺誰
敢以私縱之但素懸律應懲其奸而株連法當防其濫我
祖宗朝凡奉駕帖必付刑科簽名自有深意非徒防奸藏
亦以資駁正也奸細杜茂奉　旨逮繫而等字不無多起
株蔓倘奉行者吠聲射影張羅天之網得無編地皆冤黨
良民盡奸究乎目今人心洶洶外畏虜內苦兵驚魂未定
流離轉徙藏道而復遭以奸細之猜疑羅織之騷擾[illegible]
以從不駭而鹿奔則挺而走險且科臣仰體　明旨無得
驚擾地方波及無辜之　諭再申約束除暴之中寓安良
之意于　朝廷之法無撓于臣子之心良苦而乎樞臣亦
無所抵牾于其間也樞臣乃突出一疏備肆挑激且拾細
人之口吻入告　君父是誠何心哉其說據揣弃別有難
端職等不暇直抉其隱但據事評理豈鵰鳴爲發奸而德
勝爲庇奸者乎我
國家處患防微上以持　一人之紀綱下以司萬方之平
允惟二三諫官是藉知而即言匪爲溺職言而得當是即
忠猷列官旗傳言來朕　聖明業已洞悉其枉而獨不可

以轉圜耶猛獸在山藜藿不採叢驗在漢淮南寢謀官府
負于　國而一旦降謫恐奸細未當斧鉞之誅而忠直先
蒙竄逐之害豈清明之世所宜有哉伏乞
聖慈包荒亟　勅德陽照舊供職庶奸宵永塞言路宏開
人心國是永賴之矣臣無任悚惕激切待　命之至
兵部尚書孫承宗請亟練土著義勇
將以選兵選民與不可則有以何仲綱足智多謀有武陳廷綸義勇沈客吳文煥李一厚等同心戮力禾乘感發可立致萬人號中營選百示乘成一軍華之出關必有成績
吏科給事中今　聽調候處賜讓條田賦河渠事宜疏曰臣
一鳴既斥何敢復言天下事顧時值多艱其于
國勢安危民情離合有不能釋然者而臣義方去廊廟而
適江湖將與田夫野老商畝畝間事則夫錢糧之利弊地
土之瘠饒水利之廢興爲臣所灼見者宜舉以告惟
皇上棄其身毋并棄其言可乎臣觀今日之事雖土崩瓦
解業已見形然未嘗不可爲也要以收拾人心爲第一義
夫收人心則去其失人心者可已而失人心則莫如增餉
然遼餉不可撤也亦宜酌其地而差等之毋以一切法驟
變地方臣以爲應議者有四京畿及近關者宜議也滇黔
川廣有事之地宜議也原額最重如楚之荆德辰襄等府
而最重如臣鄉蘇松常鎮及浙江嘉湖杭宜議也何也遼

地根本所托征調倍煩轉輸倍苦也皆不得援也遼地臨
則易詐有司掊尅最慘而強梗易借以爲名也原輕者本
未倒置民其有辭而原重者皮骨已枯不勝再剝也此人
心向背之機樞也今近畿亦有稱兌楚中尚有更照派爲
照糧者而　恐未遍法未均也臣曾巡視太倉知外解錢
糧弊孔百出未易窮詰而倒批其最著者臣以爲宜立號
批其法由巡視衙門印批一號至十百千號用印鈐蓋半發
省直半存巡視以便對驗以防洗改蓋錢糧難厘一省有
一省之頭緒府直各府有各府之頭緒首解用一號批
次解用二號批二號批內并填首解數目三
號批內并填首解次解數目批批如是項項如是更于進
表將各將已解數目先期彙爲一冊報該部與巡視互對
即有神奸如假印假批迴等弊恐無所容矣且如臣嘉
定縣調布一項有五六年前解戶領銀二萬金或五六千
金至今查無着落者夫萬金不爲不多萬金而辦之一邑
不爲不苦以萬金付解戶五六年不爲不久不在官不在
民置之何地乎一項而則項可知乎一邑而他邑可知及
查此項布頒非比鋪宮細布亦非實軍避布爲決不可緩
之征先撫臣周文襄公痛江南賦重獨此可以寬民力而
職邑號瘠特甚故全以派之二萬年來良有司征者絕少

間有征解，不過通融別項以塞誅求云爾。近歲歲入考成積逋無算，海濱窮黎惶駭無措，屢有揭竿之梟。有司或未任而詐休以待之，或久任而戴罪以需之，究竟無以爲也。聞撫臣將悉其狀以　聞，爲民請命，此而可無變計乎。職因此而知十庫本色之決宜折也。以極急之金錢，撑極朽之庫貯，以有盡之脂膏，供無盡之輸墊，而執成例而無變，通臣知其不可也。年來發帑已多，而臣猶存乎見少。何者，貞說等項，特可見者耳。他如賊臣所儲，世宗朝沒入嚴嵩等，以千萬計。其後所藏，皆齎貲出塞，竟以爲稅物，悉置不用。

神宗朝沒馮保、張鯨、張誠、張明、陳矩、田義及帶庫孫順，及霍指揮、徐寶、石尚書、楊兆等，以億萬計，總不可以數量也。今所發千萬，即以爲保一賊當之，有餘矣。遂總總塵堙爲慮乎。豈年遠數多，盡充狗鼠，遂不可查覈乎。至于理財大端，莫如地利，地利莫如用水。西北水利，言之者詳矣。此在畿甸中，飭令其中州與山之東西四撫臣會爲一心，問源尋委，高下相因，首尾相應，方克有濟，未易言也。而職鄉吳中爲重賦根本，則水利尤急。夫江南七郡，幅員最狹，其所以國而未來相者，猶此兩手兩足之人也。計畝輸賦，何以百倍也。自豈非震澤爲之輸泄乎。水能爲利，亦能爲害，禹貢

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吳淞江其大幹也，自海忠介公開濬以后，漸就堙塞，且中斷矣。彼震澤所瀦七郡之水，無由宣洩，一遇春潦，千里爲湖，其水遇不通之處，則又涓滴無資，勞不能稼，則與各省之石田何異，而貢以百倍之重賦，其能堪乎。前撫臣　曾宣上　聞，
旨下部，至今杳然。甚矣任事之難其人也。凡此皆據臣所見，舉其概以告
皇上者如此，其詳則聽之任事者，臣未敢及也。要之
國本在民，凡有地方之責者，倘能推此意，實加整頓，其于收拾人心，振起殘局，尚有餘地。臣子亦何忍爲朝不謀夕之計也。夫既批，與開濬吳淞，舉而措之，度無難事，若言減賦，則司農不樂聞，言折色則內璫不樂聞，言務本則
皇上亦未必樂聞，倘不早早深維，玩時愒日，天下事尚忍言哉。臣久鬱于衷，方擬從容條奏，今雖以罪去，終欲一獻其愚，惟
聖明自爲　社稷蒼生計，即更以臣爲迂戇，不辭矣。

初九日，三法司大堂會審熊廷弼、王化貞

是日，三法司大堂在京畿道會審經撫。午時，方審都御史鄒、刑部尚書王、大理寺周同審，言職等奉旨會問二人，熊廷弼號下言職起田間，後任經略，原議止扎山海，並無住扎廣寧，實係都察院云失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況屢奉明旨，內云提審三字，又有廣寧喬宅，公竟然不理，公今

身勢必畏刑則自死誤點見了算擬口舌

日必須暫進刑部是非自明公不必說
旨如此又得罪于朝廷熊延弼言職奉
明旨聽問不是送問字樣焉能將職下獄延弼相爭多
詩王尚書說公今不肯進部叫錦衣衛旗校暫時陷到
兵仙應任一日職等上本請
旨究參部王云請過王鈍夫工化貞跪下言職若職
自知一言難盡面取一揭投上部王云公
必須進有在　朝朝班之日一齊而散
原任經略今革職回籍聽勘熊廷弼謹自請詔獄
疏曰職經略無狀前已蒙
聖明照察革職回籍聽勘職當回籍祗緣王化貞張鶴鳴
等造揑流言欲加職以赤族之禍職不敢回籍具疏請逮
恩未允旋于閣疏着法司從公問明具奏本月初一
日中府十三道村三司大理寺屢官會問職但爲封疆受

過不欲多言今初九日三法司堂上官會問職亦不欲多
言惟是　前旨止于革職職猶一解任官也　後旨止于
着法司問未有下送字樣也未定罪而先送獄未奉
旨而先赴獄法司之處職與職之自處者俱覺有所未便
夫法司待罪人之體與
朝廷待大臣之體兩者俱不可不存以重法司執法之體
兼重　朝臣之體伏乞
聖明勅下法司以便遵行無任迫切待罪之至

憤心此忠之言

欽差賛畫軍需舉人臣孫元化上言臣惟人臣之分無所
逃于天地則有難而不避有知而不言必異域之人可共

廣寧言棄八日而臣至京五日而出防守都城之揭不忍
日而出并防關口之揭斯時有一念及身名者
皇上極之且亦謂關口之失危及都城都城之危更及天
下無論富貴卿相即貧賤士民安所保其妻子而共享時
昔榮肥哉故爲京邊此所以爲鄉非古人所謂以保富貴
之心者　君顧與同朝共勉者也臣下第之後臣宜去矣
而科臣侯震暘疏薦部臣沈棨苦留繼之以太常寺少卿
董應舉禮部司務楊世賞先後列名上聞　天聽臣非不
知相度脩禦攝人情忌功者多任事者少必不容青衿
之子得効涓埃顧臣生平分榮尤可待時而疲羸之士卒

單薄之邊墻危如累卵不能待也令兼兵部題覆
明旨允行且置其弘仁容臣不受職銜使得以葛巾布衣
周旋秦捷斯誠曠古之希迹總亦當世之招招也第臣學

茶刺之語

有淵源行無虛飾如其法則能成其功行其志則能竟其
業雖一介無聞半通不及而用兵莫如火器急守莫如銃
臺議論戒于二三賞罰期于信必此四言者莫能易也氣

天下賜名立事治人味觀

數有盈虧起事有遲速施令有順逆踐臣之言而後責臣
之自踐其言臣死不悔萬一材料不應臣手而謂工作之
遲兵將不由臣練而謂器械之病是傷以數步而罪臣操
刀受傷而誅匠也非臣所敢承伏今既膺　簡命本線索

心豈敢復憚勞揮險惟是旣不受官又無專敕不過爲謀
畫相度之人。某路某口。宜築幾臺某口某臺宜作何形。或
銅或鐵或大或小。宜用何銃兵數某多某少糧數某多某
少。宜作何區處。臣言之而當于用則臣留。苦言之而不當
于用則臣去亦不敢逗遛苟且糜俸冒差以干
國之辟也草野臆臣先布朴悃伏惟
聖明裁鑒責成。
都御史鄒元標疏曰。恭惟
皇上龍日當天奉
皇祖遺詔薄海遐陬悉覩光明可謂二百餘年盛際矣顧
後者　恤錄矣然恤而大半未恤者臣拳拳言之。以各省
查核未到乃今各省文書到久矣。每覩其子若孫重繭而
來空囊而歸心切悲之諸臣大者身膏泉石小者名湮塵
埃幽鬼精鬼肅風雨之氣倘在今日卓犖之用亦曰瑚璉
一往不返　國家不得收其半臂之用可痛也諸臣之痛
豈後臣也即贈已爲後時宜不俟終日矣與臣同起家者
幾百人而有謝世者臣每在班行中覩諸臣鶴髮蕭蕭以
資多出諸臣之先南北廿餘人沉滯尤然三十年前得之
官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臣靦顏踞其上眞堪愧死愛才惜
才如輔臣與冢臣若何爲起廢諸老臣計也開府之缺有
限南北三品似可添註亦邇遐佚之一道也今仍以其老
與衰遲忽之不知今人設宴置一古器主客爭容何獨
人不然且諸臣眼看榮枯坐守歲月者不知幾春秋矣願
當事深維之也此諸已廢之臣人所共見共知也邇年京
察滿　朝不平察其故以門戶受鋼夫門戶者朋黨之別
名漢唐季世所以空人國者多坐此以臣所聞如胡桂芳
金士衡章家禎葛寅亮楊廷筠沈憓李吳亮劉吳良甫吳
爾成賀烺丁元薦李炳恭史記事劉定國沈正宗韓萬象
秦一橡麻僖王時熙陳二元荆養喬張篤敬皆門戶中人
也諸臣各在其氣之所至相激而成皆其自取然人有得
過于君父者尚曲而容之一病世綱便爾沉淪則諸臣忍
怨之過也或者擿諸臣之隱以明己之是不知人品瑕瑜
原不相掩取其瑜略其瑕可令之老死牖下李朴死矣不
再挺起後惜諸臣猶今日惜李朴也或者謂此倒一開塚
國令卑不知在人真贋公私何如耳臣在吏垣疏魏時亮
周世選諸人破例而起者三四載魏得美謚此亦從破例起
家者宇宙萬古不磨人心萬古不死真是真非直道而行
至不能保無一時淆訛之　國是者必有萬古不泯之真
心嗟嗟千金買駿死馬且然況其生乎恤錄死者所以厲
生者于今日重用生者所以慰死者于前日撫爲

處則中才此而八股不出其右之也

皇上沒者恤錄存者召用之　旨臣不過推而引之耳蓋
性善走役使行者爲同類也臣豈鹿不如哉臣衰晚愚頑
忝司風紀夢寐思歸不敢起只無能爲
陛下振久弛之頹綱務是洗累年之蒙氣使人心世道不
盡澌滅是臣所以報
陛下萬分之一也
廣東巡按王尊德奏曰臣惟天生人才僅足以供一代之
用豈宜沉淪棄置伏覩
皇上自登寶位以來網羅賢俊凡昔被謫諸臣皆已錄用
山川流落者睹天日而會風雲並已野無遺賢矣惟是嶺
海尚有二臣所宜　賜環臣巡歷事竣例應薦舉查得海
陽縣典史楊文煥識朗爽星丹誠貫日當年白簡尤存大
史之編此日青山頻返還棟之駕香山典史曾六德葛目
憂時披鱗論事言無忌諱身反僨于雷霆討有補裨位當
還乎鸞鷺此二臣者皆　國家之楨榦而宜急爲徵用者
也
純撫之獄既斷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
卿周應秋等進呈獄詞會皆得當奴首之猖獗也遼陽失
陷都城震驚此正　主憂臣辱枕戈待旦之日也我
皇上不難拔化貞於監司起廷弼於田間畀以軍旅重任

亦是公論不然無以服化貞之心　是是　命論

可謂非常之　寵遇矣在昔俠士猶爲知己死況兩人俱
以豪傑自負感恩圖報宜同心戮力誓滅此而後朝食苟
濟則爵列通侯垂功名於竹帛不濟則以死繼之豈不毅
然一鬚眉丈夫不虞其相鬩一場挈河西拱手送奴竟以
一逃結局也試問今日遼山遼水竟屬誰家數百年相傳
疆土淪於夷狄數百年生養赤子化爲左衽孰是經略孰
是巡撫釀此喪敗望風先遁罪將誰委乎不於大公案一
殿覈破一日道破而區區拾紙上之殘瀋爭長競短强生
分別吁亦左矣王化貞受命於敗軍之際廣寧危若累卵
隻手撑持入關月嘔盡心血費盡氣力人誰不憐之但生
來是一朴實頭地人全不知兵用虜而反爲虜用用間而
反爲間用其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侍左右而不悟認賊作
子伎倆已知乃敢口口聲聲要戰渡河及至胡笳一鳴風
鶴皆兵鼙鼓鐵騎尚隔在百里之外而弃廣寧如敝屣匹
馬宵遁若追逃之罪其後而驚寬迄今未定也哀哉化貞
有憂　國之心而無謀　國之智有吞胡之志而無滅胡
之才是天下熱心人也亦天下痴心人也事已至此安所
逃罪宜伏上刑以正厥辜若熊廷弼才識氣魄睥睨一世
往年與遼而遼存去遼而遼亡關係似非小可再起經略
廷弼居然以衛霍自許而人亦莫不衛霍廷弼也入都之

見當持此不敢知何從又旨意

夫之

日兒童走卒咸相率焚香羅拜喜其來而悲其晚即我
皇上賜劍賜緋玉佾以金帛餞以九卿殊　寵異數近世
未有廷弼何以仰答乖知副此千載一時之遭際哉追惟
初出春明門即徹有控扼山海之　音識者已知其無意
於廣寧矣抵關以後却徹有可觀如言我兵不宜浪戰西
虜不足盡信永芳降情之叵測廣寧人心之不固語語若
持左券其料事之智豈不遠過化貞哉獨剛愎之性虛憍
之氣牢不可破以爭毛文龍功罪一事開釁化貞水火之
形既分玄黃之戰遂力今日具一疏明日具一揭筆鋒舌
陣相尋不已而蒐乘訓卒厲兵秣馬凡可以為守備計者
悉等閒置之迨虜騎動地而來錯愕不知所出急急飛檄
督戰若狂曰勝可以成吾之名也即敗亦可以驗吾之言
也吾已等之熟矣不知前後矛盾戰不成戰守亦不成為
守反以巧而成其拙也雖欲引平昔不主戰主守之說以
求末減其可得乎使廣寧告　急之日廷弼肯仗義誓師
或春甲疾趨廣寧提一劍以戡禍亂或堅壘固守右屯收
餘燼以圖恢復反敗為功死且不朽計不出此一聞大兵
既敗疾呼不救先奔榆關尚書平日何等威風一旦作此
舉動豈不負　國恩而遺咲於天下乎即有蓋世之氣料
夷之明亦不足以贖喪師失地之罪矣嗟乎封疆大臣破

僅此等清議于人間却懸之律令使人不敢輕犯

壞封疆　國有定律百口何辭乃會勘之日刺刺不休若
謂不宜與化貞同科誰知功罪一體
明旨昭然即廷弼與化貞書札亦有吾兩人同功罪禍福
之語可至今日移異其說乎廷弼試捫心一思喪師失地
同抱頭鼠竄又同而其罪安得有差等哉不引從前經略
觀之也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厚
誅化貞而廷弼少及於寬罪同罰異非刑也不唯無以服
天下萬世之心恐無以服楊鎬應泰之心矣宜用重典以
警將來說者曰兩人皆國之大臣應在八議之列臣等謹
蘇軾刑賞論云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臣等敢竊附
於執之一義若不測之特　恩是在
皇上非法官所敢輕議也奏入奉
聖旨熊廷弼控制無方王化貞棄城不守以致河西失陷
內地震驚且當封疆多事正中外觀望之日情罪即殊法
難懸異會同覆審既明俱依擬
禮部尚書孫慎行奏為綱常大分宜明弒逆顯形難掩欲
禁外寇須除內奸欲息羣囂須除大憝懇乞　明速正典
刑以圖　社稷疏曰臣以待罪家居杜門七八年不敢一
聞朝事偷
皇祖考相繼賓天慟蹟諸臣銜笥哭臨哀號無地傳說紛

紛語
皇考違豫雖云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審一時形迹可駭
可疑覩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藥兩丸乃原任大學
士方從哲所進凡進　御藥須太醫院官呈方并傳示天
下藥咀片須一一簡驗明白恐致失誤可灼非用藥官也
丸不知何藥物
皇考病症相宜與否又不知何如而乃敢突以進春秋許
世子進藥于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弒不食死春秋尚不少
假併直書許世子弒君然則從哲宜如何處焉速劍自裁
以謝
皇考義之上也閤門席藁以待司寇議之決也而乃宴然
傲然含吾支辯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四稍調理豈以已實
薦灼恐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受而
皇上反可恐乎又豈以已實爲受不知爲罪夫許世子致
死受父尚不能自明而從哲之受
皇考于何處明乎且我朝　列聖實天曾有大臣薦藥事
否乎臣以爲縱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益難
免弒之實實錄中即忠愛存心欲爲　君父隱諱不敢不
直書云方從哲進紅藥兩丸須臾
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萬世解矣且從哲所不能解者

非獨于此也先是則有傳　皇貴妃欲立　皇后事夫皇
祖制未有以妃爲后者古今亦未有
帝崩立后者　貴妃寵幸數十年
皇祖英明絶世未嘗有楚歌楚舞欷歔之態即曰爾稍建
際尚不能因緣徼倖而突傳此旨不知何因觀禮部疏共
內閣輔臣方從哲傳其言可味可思若非禮部執奏諸科
道力言貴戚而貴戚上章請免幾何不誤立　皇后貽羞
宗廟　社稷以受顧命元臣而視非常大變若漫無主持
一不可行止事成則已操其重何所不爲即事不成亦其
任其愚無所復忌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解者其事之
也先是又有議上尊謚稱恭
皇帝事謚議　旨雖下部然主之者閣臣臣部不能主也
夫宋之恭端已係將亡衰主職又考晉主降宋其亡也宋
謚爲晉恭帝隋主降唐其亡也唐謚爲隋恭帝周主降宋
其亡也宋謚爲周恭帝以
皇祖四十八年并平天下平倭平寧夏平播功烈無前豈
無他美懿可稱而此降王適裔若非言官預糾便爲如議
以上天下何恐傳稱
皇考　皇上覽觀前史何恐爲念豈真不學無術至此謬
謚貽乃咒曲　君國等于弁髦此從哲不能爲天下萬世

解者其事二也。自後又有選侍垂簾穩妥稟失選侍宮來
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即劉遜李進忠之嚐小豎，何遂
膽大揚言。言者以為遜忠偏晚業偷珠寶，被之從哲。此事
曖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以受　顧命元臣，曾不聞抗疏
一言，若非光卿言官急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
皇上幾無駐足所，以
皇考　社稷將不血食，可為寒心。聞報時，從哲濡遲不肯
進，科臣拉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肯急請，以為遲數日也無
妨。已又欲急退科臣，擱之以休，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喫
李家飯，知此流景，豈可繼調任婦寺之縱橫而特佐其焰
恐　冲主之捏扼，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為天下萬世
解者其事三也。以此三事，傾彼進藥，此是非易了，而臣所
宜急擔當之事。一切苟且泄沓，彼以利害叵測，推臣所宜
極慎重之事，無勇猛嘗試夫進藥，尤可為忠愛，而三事尚
可為忠愛乎。此又職于從哲終始反覆深維，不能為群者
也。職在禮言禮，弁票一事，其罪惡逆天，萬無一可生之路。
若在吏言吏，妄上行私；在兵言兵，督戰責　國；在刑言刑，
縱情蔑法；其敢于干犯天下之大名義，蔽成　社稷之大
禍忠者，章滿不啻公車，職不能意數也。即禮言禮，亦就易
章闡一時事，若其他罪逆天萬無一可生者，職亦不敢瀆
數也。大都從哲扶私任術，寡廉鮮恥，有威有力，不以之衛
公家，而以之趨私門；有志有謀，不以之捍外侮，而以之禍
國脈。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真無以過。凡此皆群臣所極口
急攻者，
皇上素所痛心飲恨者也。然第退其人而不加之罪，職知
皇上英明洞然，神武淵謀，未嘗一日而忘也，直以大寶初
登，群情未定，而從哲又暗藏多機，傾排中外，
皇上雖有除兇雪恥之思，正在含垢匿瑕之際，群臣雖有
借劍斬奸之義，不免戀城憑社之虞。今請陰將終大禮畢
就，
皇上急討國賊，職惟癰疽不決，後必大潰；積蠹不去，終當
極壞。今正決疽去蠹時矣。昔唐相李林甫，殁後追事，窮兇
極惡，然身不能禍，而至斵棺戮尸；楊國忠阿附權臣，窮兇
極惡，然　朝廷不能討，而至斷頭註槊，千古人心尤有遺
恨。今
聖明握鑑燭邪，出唐宗萬萬，而從哲弒逆顯形，又林甫輩
所未有之惡，何不亟為一討，而徒使人心忿恨，如着燃薪，
如壅大川。夫奴酋為食，直迫郊關；仕賊跳梁，禍延兩省，勢
岌岌最可憂者也，而職以為是四肢之病，非腹心之病，是
醫藥可痊邦之病，非膏肓不針砭之病。若從哲之弒逆，蔑

一日不誅則　朝廷之綱紀一日不明太阿倒持議論滑
訛我
皇上即欲一怒安民而無從除治羣臣即欲九死痛國而
坐受推敗絲棼莫理土崩立見是乃腹心之病膏肓不可
針砭之病　國家之大可憂者也職爲是抱恨已久夙夜
不寧一承　恩召便欲叩咩　帝閽發抒積誠祇緣兩足
麻裂跬步難前有懷至今職覩
皇上大孝宏仁追踪堯舜貴妃選侍優待各得可謂仁至
義盡無容言矣惟是從哲置而不問何以雪不共之仇慰
皇祖　皇考于九天何以彰不軌之罪銷奸臣逆賊于異
日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赫然震怒毋訪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援舉
也毋怕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立下職奏會九卿科
道從公詳議如職言有當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罰速嚴兩
觀之誅併將李可灼嚴加考問寘之極刑如職一言無當
即重治其心爲職知此疏一出身無處所矣然職之身孤
雛腐鼠之身也其于　國無毫毛之益而從哲之身封豕
長蛇之身也其于　國有丘山之害職故不惜其身以爲
國脉營安所以仰報恩遇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孟子云無禮義則上下亂傳云見有禮于

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君者誅之如
鷹鸇之逐鳥雀也不然職何苦以后輩不善事先輩以部
臣不善事閣臣而爲此急切之言生嘅嘅之口耶職誠不
勝激切之至奉
聖旨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慎
皇考彌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所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
卿科道官多所親見蔣實曾奏以釋羣疑其李可灼輕易
進藥不能無罪令並議以聞既而從哲連章申辨奉
聖旨覽卿奏事情始末皆朕所知遠方傳聞未確誼臣職
債有言已有旨令各官據實奏明以釋中外之疑時諸臣
集議如刑部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副都御史馮從吾太
常寺卿陳于庭太僕寺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於
鉉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何景滿朝
薦熊明遇黃龍光光祿寺少卿高攀龍鄭三俊順天府府
尹沈光祚給事中韓繼思魏大中陳爾翼郭興治方有度
薛文周章允儒張鵬雲薛大中朱童蒙李遇知甄良佐沈
應奎朱大典林宗載魏照乘霍守典周希令沈惟炳劉
劉徵李玄吳其貴周宗文馬逢皐馮嘉世吳甡喻思恂樊
尚燝塗獻明鄒從宜李日宣吳之仁逯猶龍錢士貴等共

意雖有重輕則皆執法駁正之論也

議撫西虜

行邊尚書張鶴鳴報云臣至關之日八里庄以東人煙斷絕督臣王象乾差通使從各口外踩同夷使韓玉廣寧沿路探聽消息據夷通使報說賊情形探西虜情形多恐其不的一案不敢入探探察顏三齋三十六家頭目兩箇大頭腦力兒剌剌莽御不能宗只速台吉洽那彥不能愛台吉台耶賴帶金也不能蘇不的九旦則青又罕宗羅世等前後報京夫都為楚左余失恐額貴集虛出拜要扶奉折其欲無厭其書然而欲貴我奴之賊我則我難過他得其怙然不來作叉不與奴合則貴奴人以何也違左金汶善籌緣襟甲奪就壹委而責便關為兵馬稱集然散籌無裁聚未續一論之外恣夷出突安誇違于輕無處非虜突無論如萬即西虜一動可入者甚多我防後不服不敢言低復故今日來事修無賞西虜為第一案要者數不待首者面知也今各房俱上馬帶兵黃餘人暴體佳帳口外名把奴而實為扶貴督臣再職委代管山召遣區畢孝遣

卷十三

折懷言拔官虜寧寧前虜賚錢報委事前遺副使張虜吾卑賞虜寧寧前虜貨物委同知華宗會寧前懲虜委副將王教民游吉貳定都司關守信名色寧前裴來正名色千總部人虜宗貴慈節傳官守朝宗王守謝尹末春李升提泰出入虜宗貴奏來傳宣王律崇夷遺續語剛參事禀計析合宜委香借諸皆前尹遵謝麻得剛療精以爲弊觀虜情服冀首替廣頂禮書中論以竊覓以紀潮職人信服夷信節經拜額西虜王在皆到自後皆以紀一同職虜人情大羊其臣曰西虜責不可逮惟有甚之一非所已但虜人大羊其臣曰西虜當此新表規之後甚非絕之理其勢必出乎其欲參萬不得已之勢也然得自亦首也以酉至薊領一茶染頗三猜之虜也雖猶子野心將有歹然試宗規模設立庫善成利虞賞綵就諸宗自染宗寅皆虎狀兇勢苛寶等虜元之齋也亭違以東多事等不難未利我逢賞爲武厲然其心皆不可落醫遠麥夥之恨法等虜寄多積聚人取此皆以昔之捻當彔兵戰撲不給賞虜速出人所遠擾至办而說攏貴數不開上撥貴虜科其身百姓利其嬲來小虜便名壁尚有道就秉民遷取為劫獲賊回大炮

七十二從寧遠去覺華島陸路六十里步甚來虜權拖直邊至寧遠緣上一時勤驗可謝燕而夾甚無害擇渠進處臣踏皆東一軍道防松山寶蘭西海者虜飲察來邊職來經無奏不知其情督臣在宣薊前後三十餘乘本責賜宗供賞無實督發當之論格于殿十道之虜皆加之繼刊拜痛哭收受以輕事熟緣情之論其于戴之明宗皆之方般可痛提後育臣頗服不虜遠情徑重之恤實決十道業諸虜之所有大難下手之大為難處局有諜實厚隨之虜梅夷之所不有知者臣處視一之為不討之臣有邊交明所言此臣之所不有知者臣處視一不爲則計明白處視之邊所遠言定說迹不之關外群務到原兵者一外明白原視之遠所遠有名定數迹風外群務到原兵有人如邊明果來曰邊之遠所遠當名曰報其事名報某祭口臣不益其兼人如遠明果來曰邊之到酒當賞曰報其事名報某祭口臣不益其兼人如遠明果來一到酒須賞之郵毀以上賞者貨某貲額樁正多請貲數郵原不酒在一到人郵經上賞之以事賞夜貴更指子額西貲額都原不酒在一到人繫經上資之以事賞夜貴更指子額西貲額都原不酒在一到人風上恩恐而不教緊下無含怒而東借于西軍言少有和百須有莫排王朝蒙即以一切文法遵其後邊事之職多由于一莫排王朝以一切文法遵其後邊事之職多由于一

須的槓賞新餉之數計之用之山海關門并用之費緯有陸辦而又不爲節省空名臧其沿以貽害鋪事此一定之籌不必再計又須督臣督任山海月餘左不定也名造既然後一意戰守料圖恢復知難功旁觀之意見以一切之文法則邊事必不可爲而猶且及于
宗社矣

輟○

寶和店稅○清查侍衛

以太僕卿董應舉兼河南道御史管理直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遼民又發銀十萬兩賑恤之

祈雨

熱審

刑部尚書王紀劾罷舊兩司官徐大化

南京太常寺添註少卿區大倫進

聖學三札其疏曰臣聞爲人臣者懷堯舜之道以事其君
忠之大也是以孟軻氏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
以爲必如是而後爲忠且敬云爾臣自壯歲從事堯舜孔
孟之學切願致忠之日久矣蒙
先帝起臣田間
皇上復寵以清卿美秩豈徒榮臣之遭遇乎以其有所陳
說上佐
聖明之萬一也臣竊
先帝以堯舜望　皇上以輔
皇上爲堯舜屬諸大臣誠見
皇上聰明仁孝可以當此也邇者伏覩
皇上法　祖精親勤學親政信任大臣禮貌耆碩廣開言
路軫恤民隱盛德嶶猷果可以當此也臣幸遭逢
聖主不思勉圖報稱寧不負唐虞之世哉用是不揣愚陋
謹以素所習聞
先聖之訓括其旨要條爲　聖學三札曰定
聖志曰一　聖心曰明　聖德三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蓋
法堯舜之聖在求堯舜之道是以定　聖志先焉夫堯舜
所以爲萬世法者非以其生而神聖也正以其學而成聖
故足法也三代之王蓋有志堯舜而法之者矣若夏禹

湯周文王皆聖人是也故臣願
皇上定志爲之也志惡乎定志在初年淳一未漓耳未
然志氣清明爲力最易堯之爲君也十九齡而即帝位與
皇上同當是時天下非盡平也洪水艱食獉狉滑夏其與
非少於今也堯能容嗟厥咸與其臣撥亂而與治其效至
協和光被在位百有餘年榮華至今非　沖聖之定志明
驗歟
皇上誠毅然志於堯舜俾精神收歛宫闈　宴閒之地常
有以自保非堯非舜之事自不留於念慮　聖學從此始
矣然法堯舜之聖又在見堯舜之心是以一
聖心要爲夫謂堯舜之心者何也堯之授舜曰允執其中
止耳舜復推中之本於心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此聖人之心精皆得之天下萬世者也請得
釋之蓋所性之靈妙於生心而形質之欲亦爲心累是故
心之乘乎動也動於所性之靈其心道心也動於形質之
欲其心人心也人心累於所欲則竊據光矣故曰危人心
旣危則道心之存者無幾矣故曰微人心危則道心微聖
人所深戒也精以別夫人心而一之於道心所謂惟精惟
一也一則瑩然無事廓然大公而天然自有之中出焉順
而應之所謂執中也

皇上誠欲見堯舜之心精詣所自越于人心之微惟是戒
慎恐懼以溫養乎性體則人心化道心自一隱微之間渾
然德性用事而中由此出矣乃法堯舜之聖必在合堯舜
之德是以明聖德終焉臣聞孟軻氏述古聖相傳之統由
堯舜至湯至文王孔子皆曰聞而知之者何也試在大學
之明明德矣康誥言克明德即孔子所聞於文王也太甲
言顧諟天之明命即文王所聞於湯也帝典言克明峻德
即湯所聞於堯舜也乃知明明德為萬古一宗之學聖王
莫之能違也論明德直捷易簡之功則顧諟明命一語尤
要而明命果可見乎見之仍在心矣以心見命猶作二觀
即心是命無所不一非顧諟之力也敬畏之極也
皇上誠戒慎於所不睹此心凜上帝之降臨轉瞬皆天即
動目成嚴畏而帝則默順矣夫此帝則之順在知為致在
意為誠在心為正在身為脩而家國天下無不各臻於理
所謂明明德而平天下者也堯舜四千年間知之統
皇上直續而承之盛德鴻號將與天地齊壽
皇上之法堯舜者此三言而已矣臣生平所學敬用為先
資之獻或謂今天下多事 聖主焦勞公卿百執相聚而
譚兵慮無佐國家之急今以講學為獻無乃迂而無當乎
臣謂不然書有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帝所以制御夷狄

蓋由此已夫封疆多壘寇盜由臣子忍乾餱嗷積玩隳廢之
所致臣所陳堯舜之道皆儆戒無虞之意夫惟 天子
思堯舜之兢業羣臣凜凜奉職豈憂夷虜哉此所謂折衝
于樽俎制勝于 廟堂又甚有急且切于此者伏惟
聖明留意焉奉
聖旨這所奏聖學當法堯舜深契朕心知道了
壬辰大雨雹

是月念七日申刻也黑雲不雨陰風怒號忽如雞子人首屋瓦俱碎草木禾稼敗折不可勝紀真異常災 變下令省愆

吏部題補恤自省武英殿中書

禮部請贈恤死節之臣奉
聖旨張振德守土殉官闔家死難褒恤宜優准給祭葬建
祠立坊還與他謚伊妻錢氏等一體旌表附祠義僕顧美
等查照近例給䘏已而得 贈光祿正卿廕一子錦衣正
千戶顧美等敘恤有差

按振德蘇州人幼即以名節自勵長為有聲有名所交多賢豪長者講忠義之事遇其與物貢尤授徒概以敝廬數椽風雨不蔽既謁選得縣令遂之巳蜀一家相隨災荒節義常讀書不輟不特一文錄家常三署包象三有尸祝至今蜀人思之猶誌其遺事者乃不幸一旦寇舊首之變其將振德南出赫刑急趨羅色楊三日面既兵奄至督戰力盡斷矣入城遂率其妻錢氏長總顏夫人子張逸及其女叔安叔慶姑向羅孫盡投烈焰其時童僕顧美等長幼二十一人皆慷慨激昂皆殉死止長子顧震以遺試先歸幸存一息嗟乎死

生之答祭素勝辦明翁郡民并冥之時興作苟且悉之計而振德從挺然自異矣泰崎群下卒家焚燬
一繳北真疾厥中之効常而水處中之砥柱也
都御史鄒元標奏曰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而
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茲臣去年丹過南中諸士紳
爭言
光宗皇帝卒然而崩大事不明難以傳信臣謂
光宗皇帝本金玉之資膺萬幾之煩試無妄之藥逝或有
之而以誅心之法例之臣未恐聞既入都門臣向人問
光宗皇帝一月仁政媲美堯舜漢文宋仁遠出其下宜達
登信史諸臣曰說到
光宗皇帝大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書之成知何年月日
臣于是始不能無疑于南中之人言矣近讀禮部尚書孫
慎行一疏令人神骨為悚則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
既不中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謂其無心無能以解
人之疑也從哲負此大疑之名于天下科臣惠世揚言之
詳盡令其術術綠野猶心欲躍河魁在手反覆並見從來
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一脈今不成何所底止
上曰實錄據實開載
兩朝近事中外所知各官奉勅纂修豈容以意筆削
已經開館自當各遵程限晉完大典舊輔從哲秉政始末

自明近又奉有屢旨卿夙紀重臣事關國是正賴持平據
奏不勝疑慮意則甚忠朕已知之
大學士沈㴶官勇出征疏畧曰臣數千里奬率忠勇効命
邊疆若久在都門坐食無事雖無冒破臣心不安今因遼
兵部覆題分撥山海四川盡數出征則故官有人部伍不
患無約束派守有地而出入不患無稽查臣一念朴忠亦
稍有裨于封疆矣奉
聖旨覽卿奏分撥忠勇從征具見忠猷濟用該部知道
大學士沈㴶敬循職掌剖明心迹疏曰臣待罪政地將及
一年未有建明而諸臣求多不已大都起于職之多言也
職非好為多言也今請先言職掌蓋看詳章奏乃閣臣第
一職掌也當票擬時職若心有不安噤而不言無論非同
寅協恭之義而亦豈所以忠于
陛下之職分乎年來大事無過防遼當　廷遣經略時職
欣欣望其成功及出而聽其議論殊無著落且視流而兵
揚似乎無意辦遼事者至河西人心已去一疏職惡其解
散軍心又一疏有云慈父不能畜威君不能御臣惡其無
人臣禮皆明白向同官言之亦知言之無益而祗取怨然
此亦章奏之當看詳者都院臺省既莫敢言亦當存職此
一言使知

朝廷之上尚有人焉不可聊脫而蹤危也蓋東西交訌禍起于遼遠之兵者全在多兵兵多則頭緒多糧餉多監軍多將領多卒天下而兵多則力疲不堪命竭天下而供兵則財盡不堪供此民間所以困窮而盜賊所以蜂起方川孩始發臣以爲憂甚于遼而班行中多謂其過慮者今竟何如山東盜起又接川禍而任事者亦未有蕩平之方畧要十八萬要三十萬便是熊廷弼大錯處而謀國者飲其酖而不自知

朝廷幅員雖廣有幾處七百里堪此付託非人一朝淪棄耶

五月己酉

陞岳元聲光祿少卿

御史周宗建目擊時事之非上言曰臣聞天地之和氣必先聚于

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祥天地之沴氣亦必先聚于

朝廷而後天表之應應之以異近者入春以來連月憔旱草木爲枯伏遇

皇上側身憂傷甘雨忽零人皆謂

聖德格天有禱卽應顧臣未敢言賀而言憂者竊見未雨之前先降氷雹一時菽麥半見殘落臣謹考天占盛陽雨氷陰氣脅之則轉而爲雹者陽象也陰爲臣下爲小人爲夷狄陰之勝陽爲臣侵君下凌上小人乘君子夷狄竊中國昔晉僖昭之際冬春雨雹解者尚以爲陰脅陽臣追君之象漢季春夏連見霜雹衆皆抗疏而諫本

朝天順弘治元年或四月雨雹或五月雨雹其時皆惕厲修省遣官祭告矧今當奴虜交訌川黔告變之時乃于盛夏陰之日大雹忽作推之人事豈爾無因臣且未暇遠指姑以近時推測畧將大臣小臣內臣外臣條爲四端凡此皆

朝廷陰氣之所聚也伏乞

皇上符賜視覽立與消除庶根本一端即元氣俱為倚賴庶
內蘊一祛則外發漸見救寧扶陽遏陰實關天道即遭懸
類之嫌有不惜矣
一曰大臣名節宜亟夫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大臣公則小
臣自不敢以私見大臣正則小臣自不敢以邪干大臣剛
決自任則小臣自不敢以便辟取適大臣高尚自矢則小
臣自不敢以迷戀求容今乃所謂大臣者位極宰輔而患
赤全無從思繾綣寵列公孤而恬然入直曾無戒心豈遽
而自執之義可長借以護身而笑啼不敢之狀可翻留以
謝衆夫人臣委身用世止有此氣此氣一折萬事俱靡矣
以論厚之餘自甘頹靡即此行徑豈復能伸肩昂首再議
天下之事又何頒長呼遷歲須袖百僚之前此陰象之在
綸闈者宜挽之以名節者也
一曰小臣忠告宜寬夫
國家廣設諸臣有官守者詠之以官守有言責者詠之以
言責苟有寸忠可效豈難觸忌取嫌而近者諫草甫投譴
呵隨下數日之內並遭摧折在
明旨豈不以為之有故而側聞外論皆謂參劾輔臣之故
皇上先有成心而後因事而發鉤使其中機括果如所擬
是

皇上之震疊為左右之機阱
皇上威宗適成左右之神蠱上之厭薄愈深則下之猜度
轉盛使一言一政皆堪假竊以行而一舉一動盡可煬灶
而出
朝端之上壅蔽將成魅影之逼毒流何已此陰象之在言
路者法宜開之以忠告也
一曰內臣宜付宜防
祖宗朝內臣干預之禁勒在
成憲後漸疏防釀成二正茲幸
皇上英明天挺自當獨斷獨行而近見朝廷處分一二章
奏外庭嘖嘖咸謂與寂之中莫可測識
諭旨之下有物憑焉臣即未敢盡言而千人所指如魏進
忠者目既不解一丁心復不論人義炳其忠慮有何遠謀
皇上試思細旃之暇此輩趨蹌其能迴
皇上以祖宗之法進
皇上以習講之勤勤
皇上以艱危之苦規
皇上以是非之實乎度必不能則耳目嚬笑之暇漸與相
悅
宮庭禮法之事漸覺相若一切用人行政隨于其說必且

探議暨徹
見微見
甚之智

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使寄勿之內原無成
心如近者衡文之
持衡司空之用僧尚須幾許之卜度必至久而後知若更
有他事復如斯類將使
內廷之成見與外廷之公論互相水火而
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復互相雷同甚而巧立聲名
全無顧忌離間之漸起于飛誓譏猜之端生於長舌其為
隱禍豈不堪憂此陰象之在
中禁者法宜振之以嚴明者也
一曰外臣附和宜化我
皇上御極之初日照月臨人各有心誰敢不效乃近者河
西再陷罪案甚明兩祖之分既息一鬩之鬨何為乃至黃
髮老臣史欲尋端于理外句爽大獄再思羅織于爰書大
僚既構此為新題宵人蓬雜附以譫語噴血之口任旁吐
而不慚吠堯之聲愈顛迷而難解眾觀斯舉正復可憐不
思古人意見何嘗不在議論時亦相爭執焉先曾論韓琦
不聞幸災任禍之敗宋鄭曾劾仲淹不聞窮追元昊之責
乃不學兩君子之公虛而欲效晉豎子之攻訐將使十載
而下復譬心于樂羊之謗書再濺涕于李晟之代竹鬼神
可畏青史難磨此陰象之在士紳者法宜消之以融化者

也夫此四者近在人事何必遠稽之天而臣視從古天人
相感實有斯理誠使
皇上明示臣諸卽與訓飭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之上所重在風節則所輕在浮榮所重在忠直則所
輕在僉佞所重在賢士大夫則所輕在左右近習所重在
光明正大則所輕在曖昧幽隱從此陰氣一掃卽陽氣殖
升凡臣所言皆陰陽消長一大氣運也毋論
聖德感通自當立為旋轉卽輔臣道在燮理諸臣職在燮
修可謂臣言無與天道而僅以膚寸之澤便足了修省實
事乎昔申豐對季武子曰聖人在上則無雹雖有不為災
太祖高皇帝嘗勅侍臣曰朕在位固嘗勤惕自克待旦而
朝夜臥不安席每披衣起視乾象見一星失次卽叫為憂
惕因圖政事嘗舉行者次第條計之進明立見施行又嘗
得雷斧
命內官藏以俟
御朝置案上得顧視時儆焉今日之異此亦聖人警心惕
慮之一助而法
祖敬天之一念也今臣于羣陰方盛變孽漸生之日敢以
此進惟
皇上默鑒

天意仰祈
聖祖下採狂愚 臣 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試御史蔣允儀培養士氣疏曰 臣 觀今日之人心埋沒于
情綠爪靡于科套營惑于奸詭深入膏肓不可救療几于
賞不為勸罰不為威矣然而璽事一番敗壞定有一二捐
軀殉
國者出而壯
中國之色發青史之光此皆
祖宗數百年培養之餘為
皇上留一綫忠義之脉者也獨恨恢傲死事之諸臣平日
不索知遇不見委任而所為受
殊恩負衆望自矢報稱者反一敗塗地貽羞千古又其甚
者以同罪逸罰之人而揚揚市
寵樹威張儀設衛宿憾以鳴得意
主憂
主辱之義若所未聞舉
國業知其憒憒而猶且干城倚之心膂寄之
朝廷之用人倒置如此人心所以解體即有表忠䘏死之
典亦祇為文具也今欲以風勵之權振起人心將何術之
操乎 臣 以為莫先于士氣也者今之士氣盛竭之候也一
人之氣有壯有衰一時之氣有偏有止一世之氣有鬱有
鬱而皆有機焉行乎其間惟人主能用其翻然勃然之機
振其易衰易竭之氣故可以一人而轉移一世我
皇上嗣服之初孜孜求治一切用人行政期于大破積習
而臣等耳目之司尤延布列猶數十年來未有之盛士氣
可謂振矣然臣竊計之有前此之抱負而摘者後有今此
之連茹而升渭用者舍之因也既設之官以責其言復因
其言而奪之官則名者實之反也且起廢郵録若將買千
金之駿骨而掃除摧折就知有當戶之芳蘭畢與錫進竊
以示勸阻乎且大臣不任而轉惡小臣之議言路之正論
刑處而開曹之旁蹊則不處愛與憎奸何以持权衡乎夫
人臣生逢
明聖固欲有所建明時際艱危豈忍居于循默今
皇上以聖明而屢艱危諸臣處可言之時更有不容不言
之勢古人所稱於犯顏敢諫之中求仗節死義之士者此
其時矣乃今言官稍進苦口輒見齟齬遷謫未已申之戒
諭使諸臣不遵
明諭而引裾折檻以甘斥逐天下事猶可為也使諸臣果
遵

明諭而箝口結舌以保祿位天下事尚忍言哉頃者楄賜
不雨二麥無秋荷蒙
皇上惕然深諭令各官修省而先之以
宮中祈禱佇見
聖明敬天勤民之意宜旦夕有甘霖之應何以得雨奄之
災無論搏擊所及百物俱傷覩稽隆之虐更甚而陰戾之
氣備發于初夏陽盛之時更可畏也夫變不虛生各以類
應試思今日以中國之全盛而衂辱于醜夷此何如變挪
乎以坤維之厚重而震撼于妖孽此何如蹶蒙乎以鬚眉
之丈夫而關通于婦寺此何如卑蹐乎以積叢煬灶之姦
而托之乎本公深已此何如壅蔽乎假皆陰脅陽之微也
而法家拂士能為
皇上長養陽德忠言讜論能為
皇上發舒陽氣試一鼓其壯而疏其滯將見
廟堂之上一變而振肅清明如迅雷之破積陰賞出于上
而人不得借之飾喜賞始足為勸罰出于上而人不得借
之飾怒罰始足為威人人為
公家用而不為私門用人人為邊疆謀而不為身家謀于
以轉離為合化弱為强在指顧之間耳頃聞鐵山一帶君
民義不臣賊彼奴戕殺靡有孑遺此皆田橫之客也其忠

魂怨氣亦有以干
天地之和而短烈士之氣所當速下
明詔褒其忠義令人讀之感泣并
勅經督重臣設壇招魂而祭之勿使一腔熱血徒然化碧
九泉反為叛賊孫得功輩所竊笑也其詞臣所薦將材沈
之楨聞其果有勇略憂時者急欲識其人便當催取來京
如驗試不誣即與破格擢用登壇推轂一新耳目此亦感
發人心之機
人主所操以勵世磨鈍者也臣入告之初首揭忠義二字
為救時針砭而尤望
皇上優容直諫以風頑鈍誠謂當此危急之時不宜教人
隱忍求容為全軀保妻子者揣摩準耳
吏科趙時用疏畧曰當今之事有不當做而做者請歷請
郵之
（恩倒宜核）恩倒濫觴已極而彼此更相慫恿隨叩隨從至以名器為
市也有當做而不做者李懷信明明託病何以不逮之來
（貫祥宜治）貫祥沿路縱兵竟爾置之不問法紀蕩然恐人皆效尤而
（兵餉宜急）漸不可長也有宜急而緩做者兵餉之文移與各部之註
銷動關軍國大計因何彼此相遒無可躭延而日公然閣
（京營宜練）之也有名做而實不做者京營之軍已付三總兵分練乃

舒明意切請使賢良法須生恐不能加一聲危之詞冠其上

數月以來不聞其作何演習另換規模而依樣葫蘆則亦
如無設也
試御史張應辰以奴婚蕩不可支人心一無足恃請
張國法聯羣情以保危疆以奠
宗社共疏曰慨自逆奴猖獗開瀋遼陽相繼淪陷今廣寧
且拱手授賊封豕長蛇薦食上國衣冠黔首爲肉爲血而
山海一墻外盡成胡地杞憂者惴惴焉銅駝荊棘是慮而
臣竊目
國勢傷心特甚因想賈生當文帝朝烟火萬里方內載寧
猶痛哭流涕不已乃若今天下中外人心舉無足恃真可

爲痛哭者四可爲流涕者三關外諸臣固
皇上托以節制寄以封疆授以三軍其濟
君之靈不濟以死繼之可也乃持弱衣縻者聞先聲而宵
遁若草木之盡甲兵秉憲行師者望虜塵而敗走如狐兔
之避鷹犬尤可異者已逃復出而殺掄慕收猶哆哆高談
若自比下一青之孟明彼古者力疾就戎寄死軍中身親
督戰誓不與賊俱生伊何人哉可爲痛哭者一材官武騎
持節佩印執殳荷戈固用以殺力疆場斬將搴旗也乃執
稃肉食者見虜股栗未對壘而氣奪陰謀叵測者倒戈相
迎反向道以助逆又如遁者遵義把總揷血締盟列營壘

外公然與督臣爲難而廣寧一二逃將匿影埋形莫蹤難
捕竟成不可問之南陽未其爲我
皇上盡瘁無二如左輸朱般不敢言病食不下咽當指示
信義誰其人哉可爲痛哭者二士卒披堅銳列行伍指揮
唯將軍令乃今之兵何如也索安家索行糧何嘗鯨吞而
虎噬乃或中途星散或臨陣瓦解無異鼠竄而狼奔又如
通者登萊西下十百成羣謀發大難之端而都城募兵白
晝持梃聲揚糾黨條將之門聚尾探囊莫敢誰何
輦轂近地咫尺
天威尚爾無忌今日不能使之俛首帖耳異日安能令之

皇明經世文編

赴湯火也彼羅雀掘鼠軍無叛志食樵槩莠節士無二心
者豈另一肺腸哉可爲痛哭者三項閱經臣疏稱遼難人
言奴酋欲攻山海事急矣謀國者當如衆鏑之叢體芒刺
之負背乃處救焚拯溺之時持悠悠忽忽之心終日講選
將令趄趄于城安在終日講練兵令投石超距安在終日
講器械令騎龍斷蛟安在言者自言矣而行者如故卽奉
旨切責矣而因仍如故忘以爲奴故可以虛聲恐喝未必
卽來乎臣以爲正患在不卽來也諺云虺蛇終日不噬則
醫草木以肆其毒天性固然今之不卽來正策萬全圖大
舉以甘心于我而我因嘻嘻然如燕巢于幕不知禍之將

及巳也可爲痛哭者四以天下人心言之無賴貧民窮于
加派迫于追呼剜心嚌眼嘆溫飽之無時鬻毅賣綵嗟身
家之俱困斯民秋秋蹙額無措愁歎之聲愁慘之狀不忍
見聞唯幸目前有變不顧天下太平而煢煢黎庶或晉然
喪其樂生之心矣可爲流涕者一不軌奸民包藏禍心聽
日語難或呼朋引類而借行竊聽或潛往潛來而廣結死
友或揑造流言而煽惑人心以爲時平梭塗則劫盜奸淫
猶有明法變生搶攘則子女玉帛唯所欲爲因恢乘機伺
隙之計爲斬木揭竿之圖黄巾赤眉恐在旦夕間矣可爲
流涕者二其在守法良民誠逆奴而色變望榆關而心搶
一聞訛言舉一
國若驚父詔之子子兄告之于弟咸思爲全軀遠害之計
欲垂橐而往徙乎恐不能以聊生將襁負而行將衆皆因
以自焚室室翼翼進退維谷咸自擬于山頭之雀似此景
象無論大敵壓境即草澤間有揭起之奸宄而離散分析
之象成矣可爲流涕者三將心縮朒矣軍心驕悍矣民心
在在搖動矣臣故曰一個足恃也倘天未厭亂奴不悔禍
將空國以來窺我關門恐腐薪不可以拄兵鈍刃不可以
截肉債帥市兒不可以禦强人悍馬嗟嗟此時豈臣子所
忍言哉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赫然一怒借往以儆來逃臣罪案已定者
可稽兩觀之誅懲一以戒百募卒鼓譟不法者可從市朝
之肆乎且下尺一之
詔告布中外明示加派期
國耻原非得已擇一二被災地方或賑恤或減加額之半
以明示我
國家山河一統幺麽小醜其何能爲務各安室家無動搖
其有妖言惑衆者即坐以不赦之條以此震聾將士以此
聯絡民情則
雷霆之威足破披靡不前之積習雨露之澤足紹離析不
屬之渙心三軍用命萬姓效順于以圖恢復而張撻伐寧
畏奴酋哉
皇上何憚而久不爲此也至當事諸臣亦宜可[illegible]之
疆域外之觀勿立水火勿[illegible]好[illegible]何[illegible]
責惟是剖心當胆[illegible]從巳近如
四川巡按[illegible]等二人入都爲
閫[illegible]備極[illegible]
青依式製用矣而無人照管致兩人貲斧不充寄食於都
新道臣家舉一事而他事怠緩可知何復泄泄也昔金人
渡河笑曰南朝可爲無人願諸臣共相策勵者且經營使

奴畏
中國有人而勿敢動則
宗社生靈不有厚幸哉
降科臣倪思輝朱欽相福建湖廣按察司知事
御史王心一江西布政司都事各添註
廣東道李玄條上定
國是振
國紀三說意以天下之所以宣鬱導滯修廢舉墜集野謀
而佐
廟筭者孰非以章奏哉章奏者元氣也元氣一日不流行則
天地為之否塞章奏血脉也血脉一息不條暢則肢體為
之痿痺我
太祖嘗謂廷臣曰治
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
過言塞則上下壅蔽
成祖謂學士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所
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狀與爾等皆勉之煌煌
聖謨俱求言之為兢兢即我
皇上御極以來登[illegible]用人崙征起廢無不隨請臨下媲美
二祖天下稱為中興今延乃始未常不虛受而今漸厭致

也有陰收陽弃者矣如曰知道了已有旨了有明推顯棄
者矣部院接出
聖諭曰再有結黨排誣的決不姑息甚至近日有罰俸者
降級者調外任者挫直臣之氣而灰任事之心幾令中外
以言為戒何也豈止辇受言遠遜湯文而從諫如流不及
唐宗哉亦建議票議覆議者之未盡其道耳蓋章奏在昔
日患其不足在今日患其有餘在長年久視之主或兩端
椒請以聽宸斷之自裁在
主少國疑之朝當執中獨斷以補
聖鑒之未及今新咨諸臣又濟濟盈
廷矣感
恩圖報不問而知其各有疏奏也但發砌之亦易傷于新
勵而久鬱之忠或涉于激切倘
皇上不畧其迹而鑒其忠則苦口之良藥不將為逆耳之
藥瑱乎臣早已慮及此矣敢列為三說以前箴當事之臣
共成納言之美可乎一
言曰立議忌于頌嚚同立一朝共事一
主如父子主僕之相聚期于共成一家之政足矣何必功
自我收何必名不自人收故有當言而人未及言者吾言
之如已言矣[illegible]俟更端以頻聒耶有我欲言而人先言者

弄聽之如已行矣又笑事擬拾以塞責耶每見袮服持白
簡者不皆以台省之人雜然並進以各有主之心鬪各爭
鳴之喙呶呶然非樹巳之援則拾人之唾甲可乙否此是
彼非今當事者應接之不暇記註之不遑無論其他即如
朝廷爵王化貞一案均之失地喪師必誅無赦
祖宗之律例昭然中外之輿論共著何明明白白而言各
是其是各非其非紛然無巳何耶頃讞案呈矣如山莫移
似可無言乃臣細讀
俞旨味其語意覺其中微有軒輊識有變局恐異日交射
之的尤從此起不得不于今點破安用是多指之亂竊耶

臣以為自今以往除機密重情不敢預洩者照舊聽其單
疏直奏外其餘如
國是民瘼係
國家之大紀大法關天下之公是公非為舉
朝臣工所共知共議者不妨會銜連名六科合為一疏十
三道合為一疏或科與道各為一疏或科與道共為一疏
既上之後寂然靜聽不許一人別生旁竇以開聚訟之門
倘
俞旨不得以公本催之至再至三必得請而後已亦不
許有初鮮終任

皇上之擲置而竟落空談也如是則進一疏獲一疏之效
公車不煩而批答最易且有前疏無後疏之虞議論歸一
而施行不難較之煩言起厭空言無補者功相萬也此省
議論政所以伸議論也
一曰禀議忌于模稜
國家設掌執所以平章軍國豈其首鼠兩可而奉
旨唯謹乎年來一力担承者不乏兩端推卸者亦多此在
平時且不可為訓況今何時也羽檄交馳于東西兵餉屢
催于中外人心洶洶
國勢岌岌呼吸之間其關于成敗利鈍不淺而猶得泄泄

乎臣不暇悉數巳往騎墻占風之私情即如近日慶決之
奸宄塡滿獄中無名之騎玉招搖關外仗馬之斥敢摘黃
台之瓜指鹿之奸實假憑城之焰
中青屢出非
祖宗任相之鴻規紅丸輕進擊中外臚謳之公憤此皆輔
臣之責任不可他諉者如徒以該部議復等字樣推去不
惟誤
國且誤身矣不惟終無令名且名節併棄矣自今以往臣
願輔臣于各章奏細加覽閱力為担當務要當奏議者照
常批該衙門知道如係

宗社安危邊關利害抄
朝共以為可而我以見其萬不容已者便當一手握定批
筆批然即宮府危疑之情府人駭為不敢當者不難直報
明告惟
皇上傳宣之令說臣僤為不敢逕者不難引燭補牘限之
以時凡勤之以奏報
朝廷不須兩可之詔臣僚自脫規避之門將見一疏之入
足當百人之請一
旨之出可垂百年之模其于調元贊化之名義殊無愧乎
十曰覆議急于催仗

國家設立院道等衙門各有職掌業已奉
旨下議其可否自洞若觀火按
祖宗之成憲而參之以時事之機宜即朝受
命而夕奏報亦何不可一覆則萬口自息而人之去就可
決也一覆則百實自塞而事之興罷可定也議論化為成
功
明旨便為令甲當局之職業既盡接踵之清議不起不惟
國家得結不了之局而各衙門亦享無事之休求救求福
豈與人相何年來大謬不然也傾情恤面占風望氣習成
推卸之套養成模糊之風在言者之胆氣可定僅兩可以

塞責若疏中之意義有岐輒高束以莫閣
皇上試簡御桉未下部之
旨有一二月覆者幾何有一年半年覆者幾何即嚴旨痛
責之章奏有實實見之施行者幾何遠不暇論如近來梁
之垣二十萬之帑金有無遺遛風議竟借海名以掩貪何
棟如以六千餘之浙兵果否交割明白敢不拜表而遂行
此何等關係乃悠悠忽忽歷數月而未有着落也非玩覺
之極不至此自今以往願部院諸臣各將奉到章奏以虛
公參之勿惡人之代吾之斷而故為徜闇勿畏人之議吾
之後而故為觀望勿慮前官譏吾之形短而半吞半吐勿

顧後官謂吾之路長而旋舉旋罷竊議者即議可覆者即
覆大家放下參而各衙取出熱腸務使袖中之彈文歷歷
見諸行事而
廟堂之頒降一一果有實績可也近見邸報條款兵政一
疏唯盡心血句句救時急著便得實見之施行收效不淺
但恐各部不肯速應之也則六科註銷參奏之法已經
明旨申飭者不可不着實舉行者也大抵我
國家受病之最深處不在嚴核而在縱弛
國家縱弛之牢不可振處不在省直而在
朝廷

皇上試看
祖宗立國之初與嘉隆初年之致有官弃城而將逃伍者
否有軍脫巾而民揭竿者否人人視功令不啻呂鑊孰敢
甘縱肆而以性命殉也昨霾霧之戾氣可駭可詫近
皇城內外之間而百數年來未有之變天豈無故而洊怒
以遲無亦目及我
皇上姑息之過坐視倒圖肘腋之奸連袵比肩而不速除
去故爲是震赫之象以示法乎無亦目及我在廷諸臣推
諉之甚共視倒圖肘腋之奸隨爲請托而不速正法故爲
是肅殺之象以示斷乎臣初入班行亦極知不應履虎之

尾而攖亂之頭但一腔熱血亟欲灑之
丹陛即犯時忌所不恤也伏乞
皇上察臣微忠嚴勅中外諸臣同心戮力反怠緩而爲振
奮別做一番世界庶國是定而國紀張積衰可挽回而清
議亦可省矣奉
聖旨近來章疏煩多違本說關係事務連名合疏不必項
陳依議行該部知道
定道臣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
應秋等會看得自昔豪傑之士掃蕩妖氛勒功名於鍾鼎
皆以氣爲主有吞吐山河之氣然後有塵芥性命之心不

然居常奄奄如泉下人亦聞虜儆望風遁逃此婦人而試
居者耳辱身辱
國莫此爲甚詎可令胡雛見也而歲遼陽失陷以身殉國
若張銓何廷魁崔儒秀諸人項背相望高出胡嘉棟亦既
聞且見之矣惟夫棄義何處不逸況兩人素以才名自負
哉何爲抱頭鼠竄揚帆航海偷視食息於人間也迺臣得
見叠鼓亦可已矣高出乃敢倡爲捐棄廣寧之說炫惑人
心蔑視
國法罪更浮於嘉棟一則赦而不逮一則逮而不蘇識者
已知

國無法度矣未幾以孫爾之推轂兩人復覥顏仕遼白骨
再同報
想有日宜少立微功以蓋前愆孰意其有大謬不然者當
經撫盛氣角口之日兩人秦越相視袒既分於左右謀更
疎于綢繆大敵在前恬嬉如故豈真有勝算能固吾圉不
過預畜一騾踏以爲走入玉關之計故一聞虜儆惴焉急
奔若驚鳥之投林而唯恐或後也雖
祖宗數百年疆土數百萬赤子淪於夷狄不啻芻狗棄之
矣嗟嗟遼陽之陷死難者纍纍河西之陷死難唯有高邦
佐一人骨成灰於節完血化碧爲心丹雖死猶生也高出

此時當國者能無愧否

胡嘉棟與熊廷弼王化貞韓初命攜手同逃因服對簿不
知他年何面目見邦佐於地下耶平日讀聖賢書所學何
事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豈其渾忘邪也以彼其材世作淮
齊之婦而不羞亦大可哀矣雎友何薦可輩反稱之爲忠
義是世間另有一種逃忠義士也即今開局修史當爲五
人同立一傳植書曰是役也虜騎尚在沙嶺五人聞風先
逃喪地七百里此古今之大恥也必如是方成信史方可
爲人臣誤國失節者懼不然逃 臣 勿加重討恐人人效尤
萬一戎馬生郊無爲
陛下守國者矣按律軍官軍人再逃者絞監軍軍之司命

也一逃且殺將可再乎宜服重刑以彰軍律
定前兩獄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
應秋等會看得奴酋阿骨打之苗裔也梟雄有謀彼焉思
逞非一朝一夕矣即使壯猷元老仗鉞臨戎猶懼非强胡
敵手今維翰何如人哉正所謂空有其表而胸中全無甲
兵者也誰秉
國成而畀以閫旅之重寄乎奴以李永芳爲心腹我付之
兵柄而不問奴以互市爲機穽我聽其款關而不知一旦
變起倉卒屠城如刈草當天方授虜未可與爭使維翰卽
已知彼堅壁固閉猶不失爲 中策乃紅旗一催而二三萬

無辜亦于利鏃弩鼻白刃刺胸傷心慘目所不忍言太勢
一潰越城緣堡勢若破竹屈指二百里山河拱手送賊卽
陸機河橋之役房琯陳濤之戰不慘于此矣維翰稽口兵
難遙制鞭長不及馬腹古所謂運籌帷幄决勝千里者彼
何人哉墮軍寔而喪名城迄今青燐白骨隱見於塞北誰
實貽之維翰喪帥失地之罪雖百口無以自解矣坐之重
辟庶懲首禍若鄭之范尤可異矣視危邊爲金穴倚署道
爲壟斷且無論剝民剝軍見金不見人卽擭取官帑一節
贓私狼藉是胠篋探囊之雄也利令智昏雖强胡壓境而
一切防守預備之策悉置而不講豈非

天奪其鑒而速之戾乎最可恨者聽周永春一紙手書盡
放兵馬於村屯胡騎驟至縱欲甘城借一能支手以抗虜
乎旣開門而揖盜遂策馬以疾奔此逃之首而罪之魁也
犬彘不食其餘矣肆之市朝庶快衆憤
授毛文龍總兵王一寧登萊府通判贊畫文龍軍務
經略王在晉綢繆山海之防疏曰臣聞應之道以豫勝也
豫之道以懼勝也 臣之守山海也能知懼而不知豫也以
時且及而不可爲豫也夫山海之防亦艱矣奴之煽禍攻
無堅城戰無勁敵聲勢正熾而又襍之以西虜也來不來
往不往順非順寇非寇予之而靡厭其欲懼之而恐失其

懷一心以防奴又一心以防虜可不謂艱乎奴虜交訌而
又礪之以流人也懷之而非可懷遠之而非可遠飛鳥有
依人之意饑鷹萌攫食之思昔以防外今以防内可不謂
艱乎内外多長而又雜之以奔卒也養之以　恩則玩樹
之以威則懟同舟已成敵國蕭牆潛伏隱憂兵以禦患今
且貽患可不謂艱乎内患正殷而又雜之奸細也始以疑
而用間繼以信而賞奸我不能得彼之情而彼能盡得我
之情遠不在郊圻近即在肘腋可不謂艱乎居新設之衛
門事事草創守破殘之　疆土任在顛危馭捏抗之人情
時時防發收奔走之魂魄刻刻驚惶器械盡已拋曳馬匹
俱已倒損黃沙赤地關河無草色之青墻上腥風滿
骼骸之白數萬人民野棲露處詎任祁寒千閭廬舍破壞
柵塌曾無土壘草料無錢可買而軍士竊以充薪物價凡
百涌騰而錢糧更加節省關上皆浮寄之民人家久已遠
遯關前多散潰之虜虜酋又爾淪亡我惟幸奴之不來一
聞奴至恐潰散之形立見而離披之勢遂成此時即有孫
吳督陣管樂談兵而披卒不可使强餒氣猶難立振矧以
臣之寡昧無聞智能盡索者哉然此猶以人情事勢爲憂
而未談及地理也臣請以山海形勝言之臣所居者一掬
之城週圍雉堞相望者也乃南北邊墻倚墻而築者亘延

二十餘里其南則海洗舂埋城極天無際虜奴舍騎登[illegible]
掛席乘風鳴槳破浪瞬息直達即以千百船艤灘而岸[illegible]
滄海之一粟而今所移千百之舟師安在哉昔呂頤浩謂
虜必不乘船而今蒲軍駕船直犯明州復犯温州臣不敢
顧浩之愚以海爲無足虞也城地爲角山山脉從居庸古
北喜峰迤逶千餘里沿山設關隘以障朶顏諸夷部關城
枕之緣垣于山是爲邊墻而峰巒更高于垣數仞賊如憑
高擊下何能站立左山右海之關中關爲關刀[illegible]
[illegible]絡迤繁抱關門横高于城張弧决拾矢達城樓登[illegible]
瞰六城盡在目中若架火砲樓堞何能遮蔽高嶺[illegible]
之便十城無頓兵之助不知战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
有战地而我無守地山海一關不過通貢夷之道嚴逃戍
之防有兩河爲保障何夷虜之足憂而今且以爲衛邊絕
塞者豈真謂峙有形之天塹成不拔之金湯者哉臣與同
事諸臣謀之有欲築敵樓先據高山高嶺者夫敵樓孤峙
能擊遠不能擊近倘爲賊所乘則益助其憑高搏擊而我
失其所控御矣有爲築邊城從芝蔴灣起或從八里起者
約長三十餘里北邏山南至海一片石統功總報角山及
歡喜嶺悉入包羅如此關門可恃爲捍蔽但計費正鉅而
民夫當用數百萬大國家爲萬年不拔計何恤一二百萬

全獨是數萬人夫復召募乎
畿輔之地蓟永之民不堪勞役柴米益貴而兵民益無所
安如是召亂之端也欲用兵爲夫而兵不習工即多加工
食亦不願赴且廢其操牛離其行伍而虜騎卒來大衆奔
蹌有汗漫不及收之勢況內城止有向南一面從新整砌
而東西北三面皆寥寥落落俱未修築羅城破羊可越尚
未增高而乃舍近圖遠似非得策然此墻畢竟當築不築
則關門必不可守此非旦夕之功不可若是其幾矣 臣子
身任事知危不避見險不辭斬退蜀以釁鼓血郅支獻業
鍔決不以虜遺

君父惟是地利人和全無倚藉頂抒情景並無一字之欺
一言之謬倘夷鋒突犯攖城莫禦彼時百喙亦難自鳴臭
命所不必言而
社稷爲重 臣 敢不控聞
宸聽爲先時內備之計所爲內備之計不在募兵而在訓
練實在之兵不在添將而在選擇有用之將夫兵之難散
也甚于招而將之難知也甚于文從應數而不以實求則
失人徒精兵之用而不虞兵之患則醸成禍 京師有募
兵之令而邊鎮逃攜貳之心單逝而鉄伍又牽引守關之
上從之彼爲趨利此爲避害人情有不樂 京師之安而

苦邊塞之危者乎有不願長安之新餉而就邊鎮之九錢
及四錢五分之餉者乎今薊密永俱有增兵之議甚一求
增不得邊軍立潰則 都下之召兵爲之崇矣也添一官
添一官之費用費在
公家添一官增一官之役使其苦在軍士營路積敝一經
查閱巡視先科分使費差舍差官祗奔波驛馬令折令箭
但驅使錢神威愈嚴而愈添孤雛之焰體愈峻而愈藏兎
窟之奸
尚方之劍難利不能斬斷藤蘿今而後始知冗耗之踈而
壑潰離之繳收聚烏合之兵即爲狼奔獸散之兵雖多亦

奚以爲薊永之間通津之地阮氏叢場穿穴搘骨亟宜令
彼處撫按鏟弭前患
輦轂之下潛伏奸細李永芳孫得功之計廣行間諜窺我
虛實人面獸心妖言鬼技暗中結構執楚兵之急走致西
虜之乍驚訛言繁興群情惝恍陳平有捐金之智越栢嚭
形粧之辞誥奸之令當嚴緝奸之案早結
朝議息而邊患止庶可救危邊之一綫乎
兵科朱大典上救時實着疏曰方今九列克廷百僚布置
我
皇上沖歲廟精臨御不暇於凡發帑用人諸疏朝上夕下

提如轉圜似爲無不集之務無可摘之端矣而無柰綱紀
空懸章程不飭　綜綸之柄務稽夫序之規漸替朝講祇
循故事修省僅習靡文兵農各有專職以邈視而叢生紳
弁原自分途以指多而肘掣盡結言路之舌空攸在事之
心內外大小之間相冒以名而不相責以實諸可指而議
者未易枚舉也而今日之重大而急切者莫如東事向來
之飾虛而坐壞者亦莫如東事職以五年外吏拔置西臺
感慨遭時安敢勸說竊念自有奴變以來費餉不爲不多
征兵不爲不衆經畧凡三易而喪地千餘里此豈建酋存
撥覘驅神之術奴兵盡拔山扛鼎之倫哉亦以致所以從

我者者者皆實我所以禦奴者者者皆虛也試觀奴之謀
主奴之頭領有一不畢智盡能實實爲奴效死力者乎而
中國無有也奴之部落奴之甲仗營壘有一不精悍堅鋭
實實欲制人死命者乎而中國無有也以臣生平之所窺
酌目前之所急竊謂將必以能戰者爲實而無畏蒞名非
不知上將貴謀而賤力而以謀爲借者藉口韜鈐妄談象
緯皮相之輩駭爲孫吳彼生隆中再出每見一疏而萬百
十餘且淺夫因之而轍言深人假之以苟推窺利而避見
敵而避如是以爲將即如斯之多何益也兵必以堪戰
者爲實而無取充數按練兵之法首言練膽有膽而後察

敵不奔方可收技能勇畧之用自壯者者多言數多召集
者務求足額如何禁如之兵半空於七千之內安家之目
破難稽買解之兵皆損於五百之外沿途之逃據最酷而
准兵之到東者既不受登撫之節制又不聽天津之調
援殊爲二東隱憂如是以爲兵即有如林之衆何益也技
藝以用之對壘者爲實而無貴花法凡花法有進有退而
對敵有進無退當以人身爲準立標於十步之內上下左
右睛凝手穩不差毫末而弓矢樹的於五十步以水平貫
革命中爲奇今教塲之選練演成局套如某某者始以吞
刀吞索之徒充選閭有檢闘之詡遂挾衆貲委甘心[illegible]

前日闘奇弄捷之技巧安在也火器以利於施打者爲實
而無務誇巧稱火器最便攻打者無如鳥銃佛郎百子等
銃而埋伏有地雷焚燒有火箭近者紅苗火銃最爲猛烈
可用而好奇者增添爲火鳥火虎火人火馬毒烟毒砂之
類非不炫燿聪闘不知制愈巧用愈外反致悞事彼身不
習騎射胸不諳韜畧者多借爲售用之地未見收尺寸之
效也營陣以利於衝突者爲實而無泥往法凡營陣之設
不過藉以一耳目齊步伐使夫奇正相生首尾相應已耳
自推奇之秘不傳而便於演習利於攻擊者無如鴛鴦三
迭陣法乃厭棄勿習而竊裝緒李荃之僞演托於八陣[illegible]

花五行生尅之理識者辨其爲兒童之戲巫覡之妖彼岳
家背嵬教以低頭砍殺卽兀朮鐵騎止令視兵器戰未聞
有奇巧陣法炫人視聽者也戰必實修戰之具無如河西
之僞言戰一切士馬不練器械不修究且兵未見敵而先
潰矣守必實葺守之備無如關門之浪言守一切城堡不
設濠塹不挑究且賊未消城而先奔矣此因前事之膏肓
爲救時之針砭若能亟亟改矯七年之疾可瘳如復泄泄
從事懸絲之息不接然治極虛之症參朮雖具必得桂附
以回陽則
國憲軍律固當今之桂附也今日之將非貪則懦今日之

兵非逃則逆何可一日無法臣愚以爲法行自遠不若行
之近者之倍爲震也雷霆一擊而仲聽者殊疾也法行自
賤不若行之貴者之倍爲悚也敢表一斐而望景者自端
也今
鑾轂之下拆廟拆屋之光屢屢見矣若不盡法處治何以
嚇係兵之夯途在逃者不以鼓噪爲常事乎司寇之獄逃
紳逆弁之速累累見矣若不速爲斷決何以禁後來之若
大若小者不以徐生爲得計乎庸醫不識病有淺深新有
輕重一味以平穩爲王道遇沉痾之疾桂附不施輒謂參
朮附效亦猶是也臣以禦虜諸實著進而終之以法紀誠

有見于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故不伏乞
皇上赫然震厲大奮乾剛
嚴勅大小當事諸臣發志易慮以實心圖實事以實事課
實效一惟
國法爲凜凜寧直書闕爲守於以恢綱振紀何難焉
兵部侍郎陳邦瞻敬陳功罪之議奉
聖旨這本說內供錢糧及奉聖夫人皆已屢奉明旨若欲
盡屏左右何人作本陳邦瞻職任兵部當盡心料理邊務
何爲效小臣沽名瀆奏其京營練兵事宜着邦瞻便與總
協各官商議整頓來說毋事空言該部知道

督餉御史江日彩直言偷關盜
上命各監軍兵備嚴加稽核
天炎
命暫停講筵
刑科沈惟炳請廣庶常選額以新泰運
上諭候臨時裁定
復諸言官
上日朕以時艱求言豈不能容直陳但因搜拾煩瑣撫補
蔓急姑示薄懲覽卿奏開陳剴切諸輔臣同詞申請具見
忠悃帥衆姑免調外任又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奏內給事

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修德劉廷宣原以言事降調陞
其言既驗併給事郭鞏亦因建事降處都准復原職賴為
補吏元臣屛棄補牘不難特簡卿宜即出佐理表率百僚
以後科道各官都着洗心盡職因事納忠獻替可否各求
實濟不得空言沽直自取罪愆該部知道
江西妖民程鵬伏誅
按鵬自號西山布衣私藏天文兵法讖緯諸書刻有西山亭妖書三十三篇皆妄言國運至于氣數一篇尤爲大逆不道以此遊播搖惑人心謀爲不軌一時省城諸言突起附耳偶語喬喬紛紛士民惶惶挾家居出城避禍號季房公升聞急法密捕之得其妖首程鵬正法梟示盡與黨散人心復定不動聲色消弭肅之謹嚴其大落于譽石勒亂之暴偏文哉
貴州土酋安邦彥叛攻陷龍里甕安囤囤等城
兵部奏議宜達
皇言共襄撻伐以張發援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遼東
經畧王在晉揭前事又准天津巡撫畢 某 揭爲運艘回津
順齊公移據實塘報事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爲照毛
文龍寄命朝鮮潛蹤海島囚虎難鬪飛鳥難依臣部向議
發關兵三千航海應援仍乞令戶部給銀六萬兩以濟其
急誠憐之也已而關兵不能即發則請淮上兵剋期渡海
稱爲奴酋雖鳴金而西反顧巢穴未必無恐或以偏師出
其不意搗其虛而擊其懶或以得志于奴乃疏甫上而經

臣與津撫之疏俱先後至矣據所稱運糧委官陳汝明備
述文龍彼中情形與臣部疏意相合似已無容再贅獨是
朝鮮一彈丸之爲國耳四封之所至所出幾何而使之供
則臣必不能聽空拳之將而使其取衣食于外國則臣又
不忍惟有急呼偏于計部而已臣前
請餉六萬猶存見少而該部復吝其出當此軍興缺乏臣
豈不深維計部之難而有此可用之師不圖接濟無論灰
忠臣義士之心而亦何以令屬國勸也除淮兵見在登萊
堪以即發外今當天常晏就近糧二十萬石僅十萬石戶
部再發銀十萬兩動支買布三萬疋解發文龍仍
勅工部給以火藥火罐鉛鐵皮革盔甲等物隨船帶去
各兵衣食不乏而器具應手矣至毛文龍備歷孤危猶倡
報
主僇議方略尤徵壯猷即授總兵職銜
須給
勅印旂牌一切假以便宜行事仍令王紹勳嚴大瀞等同
心協力共圖征勦有功之日一體陞授既經議呈前來相
應伏
請合候
命下容臣部咨發接濟奏上

允行

山東妖賊倡亂攻陷鄆城撫臣趙彥發兵捕之

巡撫趙彥奏報曰本月十一日據兗西兵巡道閻調羹呈據鄆野縣報白蓮會首徐鴻儒等子兄弟各倡異教煽射予聞皆爲打撲令二邪流傳尚有餘黨未散等情十二日又據該道呈曹州報稱白蓮教頭李人洪世[illegible]千人來自大發札營本州并鄆野縣武卑錄去[illegible]人[illegible]李太等各擒拿刀拒捕將李太并[illegible]五十六人當即提獲身送捉出押[illegible]人四[illegible]大今刑趙某一人自[illegible]一獎到州其餘四人[illegible]人又據該道呈據鄆野縣報白蓮教首徐[illegible]人發[illegible]鄆縣[illegible]白蓮教黨[illegible]餘人翻本縣梁家樓閘坊當令[illegible]官督[illegible]使民[illegible]餘人拿勢甚兇勇不敢向近距縣僅二十里急[illegible]然有[illegible]因又[illegible]皆[illegible]報得白蓮教首徐鴻儒[illegible]人[illegible]在下[illegible]殺一州[illegible]一[illegible]以祭刀往梁山取[illegible]同[illegible]西[illegible]二頭目兄弟不如數日同行約至梁山寺下[illegible]山數[illegible]防言支[illegible]由到職處[illegible]即[illegible]都司[illegible]

營[illegible]步兵二千名臨清[illegible]郎司[illegible]修[illegible]領兵一千[illegible]州遊擊張[illegible]領兵一千名[illegible]鄆城[illegible]野二處會[illegible]鄆捕[illegible]有城距野[illegible]鄆城[illegible]自[illegible]里[illegible]德二州[illegible]七百餘里未[illegible]旦夕[illegible]至[illegible]兗[illegible]東[illegible]昌[illegible]老[illegible]五道[illegible]各道營兵并沙[illegible]先[illegible]就近防勤外藏[illegible]民[illegible]被[illegible][illegible]

所[illegible]城[illegible]賊勢雖重[illegible]非[illegible]一[illegible]救[illegible]無奈[illegible]予翼之不[illegible]也[illegible]報[illegible]一也城夫[illegible]占不今[illegible]之[illegible]罪之三也火起內外束手無[illegible]掉[illegible]不顧罪之五也[illegible]之律以失[illegible]官到任未及一月據報二子[illegible]姑貸耳[illegible]城之後[illegible]獄[illegible]殺[illegible]人[illegible]惟失城已[illegible]事[illegible]敢一[illegible]少[illegible]理河道陳道亨[illegible]按王一中[illegible]下兵部[illegible]已經職等提問究報[illegible]黨[illegible]于[illegible]亂也不[illegible]而肆[illegible]逆天[illegible]五道甲士分路[illegible]心合[illegible]賊[illegible]則生[illegible]則追[illegible]君父[illegible]若[illegible]狂[illegible]恐[illegible]

著明[illegible]

重[illegible]

川師克復險關攻逼渝城督撫監軍諸臣報捷奏曰逆賊樊龍盤據重慶扼險二郎佛圖二關爲父子虎視瀘納專倚聲援形占三寨以爲天險莫敢誰何茲官兵一集始破二郎關賊膽已寒再剋佛圖關賊魄已奪以千萬之衆直逼城下環而攻之則釜底遊魂繫頸可俟若渝城恢復即移得勝之雄兵擊瀘納之逆酋勢如發蒙振落不耆可知矣。

時賊兵堅據七月有餘而渝城三面皆江今春水泛漲一望瀰漫賊不能飛我亦難渡其出入必經之要地惟有佛圖關至二郎關一路故賊自李城之通遠門至二郎關連札十七大營而以精兵數萬其[illegible]謀慮亦[illegible]我兵前此[illegible]江而守[illegible]一以力防下流一以[illegible]攻城意將出奇以取勝耳然不若[illegible]

史戰芻糧食之路、國絕而[illegible]應援之兵、鑿衆益成猶難守、是總理四川監軍道丘志充、貴州監軍道楊述程、會同總兵四川總兵杜文煥等、領兵等官軍前進、二十二日突佛圖關、二十三日再戰、奪入其關、二十四日、參將杜文煥率領鄭丁及毛兵、參將羅象乾等兵征衝賊營、石柱宣撫領兵秦明屏率部兵、迎出賊、從賊營兵五千出戰、杜文煥指揮象乾奮勇前入賊、衆大敗、入佛圖關、王殺死三千餘人、屍積於滿兩岸、俱下賊營二十餘寨、一時俱空、真渝城有受困以來未有剿賊之捷如斯相者、惠二十五日、都督行兵、奏賊同日又據重慶府忠州酆都、陞河南新鄭知縣劉年表報、甲賊十二部酆分布涪河府、北兩路溪十官兵連營已畢、二十二日、發部下衝鋒將士斬首須兵探取佛圖關、二十二日、督令宣撫司女將秦良玉領官秦明屏率各將官秦良明該良保等併力攻打、斬獲賊功無數、二十四日、復與賊大戰、燒燬賊營一十數、奪關、賊兵大敗、追殺至城下、仔斬甚多、俟[illegible]查明另報、一二日內即可恢斬逆賊、恢復渝城矣、

壬戌、給事中張鵬雲疏曰、昔者張差持梃闖

宮正、

東朝危急、

聖祖震動之時、舉朝皆有

宗社之憂、即鄭國泰亦有家門之慮、此何時何事、廷元職司巡視、視鞫其事、以臣子而首定亂賊之獄、當何如忠憤激發、乃平平點綴、插入風顛、輕輕轉語、贊以點猾眼目、顚然伏案頗巧。然則廷元爲鄭國泰護法、爲龐保劉成卸身也、其設心良苦、而其造謀殆不可掩矣、及提牢詰究、而風顛之計破、

文華鞫問、而欽犯之案結、廷元網羅家爪牙、底滋張孔爲

國本倡正論者、或斥或徙、或察或謫、以爲張差報[illegible]、風癲結局、不惟一時之人才消磨殆盡、而數載之公論顚倒無餘、總皆廷元之爲也、聞當日

慈寧宮

召對之時、

皇祖面諭羣臣、御史劉廷元奏原是風顛、外邊如何有許多說話、即此觀之、風顛二字、喫緊乎、不喫緊乎。廷元之入風顛二字、爲保姦乎。抑爲發姦乎。若非

九廟有靈、

皇祖獨斷、風癲二字、到底糊塗。持梃奸謀。一筆抹盡、即[illegible]

先帝一月之太平天子、事尚有不可保者、不知廷元此時將與胡士相等同功乎、抑將與王之寀等同罪乎。章下所司

禮部尚書孫愼行上言、垂簾欲聽政、據從哲疏云、具揭立催、亦止爲移宮耳、夫諸臣請在初二、從哲請在初五。其一切章疏在

乾清宮、不入

慈慶宮者、已三十五日、國政幾于中斷、賴他輔臣訪知之、而臣工更益急請。

皇上亟簡從哲移宮揭、中曾有一言及垂簾聽政之非否

轉會當奏未上克得先有此揭

臣從卿報中恭誦
聖諭云輔臣誼在體國為朕分憂又諭云凌虐不堪朕晝
夜泣涕六七日從哲為
顧命輔臣紹播貴戚誰非姻里倘少肯義形于色何至今
皇上受盡苦楚如是而臣謂其未嘗慷慨一言殊不能解
也
原任大學士方從哲自請褫奪明罪釋疑 弗允
兵部尚書黃克纘議曰
先帝即位正當哀痛焦勞之時因感寒即患虛弱之症嘗
召閣部科道官入

宮語以病狀至八月二十八日疾已大漸臣等至
宮門外有鴻臚寺李可灼自言欲進紅丸臣同今吏部尚
書張問達與閣部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可灼袖出萬病回春書一卷載有此
方諸臣亦未敢以為可進也及入
宮問安叩頭畢
先帝言及輔
太子擇
壽宮等事因問有鴻臚寺官欲進藥丸者與他進來可灼
入因診脈奏藥即傳取人乳藥臼和藥以進

先帝舉玉杯飲藥曰朕 欲少休諸臣出候于
宮門外至申復
召入曰朕飲此藥倦欲一睡及覺體有微汗似已小安矣
早即聞
上昇矣此進藥始末
皇上所謂諸臣多所親見者據實會奏以釋羣疑者也臣
臣所言君臣大義忠愛至情欲使天下後世為人臣子者
於君父有疾凡一飲一食之微皆不敢忽而閣臣實未嘗
使可灼進藥即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為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

上仙也輕易之罪將安避之至又言移宮一事臣 記九月
初五日
皇上將登大寶而
選侍尚未移宮九卿具公疏後於
慈慶宮前問三閣臣答云已具揭擬一宮使之撤移矣閣
至十庫前而揭已奉
御批移之噦鸞宮今閣臣疏稱
仁壽殿登臣所記憶或未確乎
國家大事當聽眾卿具疏臣 因當日親見且彼時大九卿
今在朝者惟冢臣與臣二人無他議矣謹具揭以便會奏

御史張慎言奏曰
先皇帝德政丹無虛丹史不絕書乃深宮之中偏處傾城
當先巧逢狐媚蠱惑美疾滋毒男戎不勝再設計于女戎
寶玉大夫賄窩近幸如此舉動意欲何為通國之人皆知
之從哲身秉國成獨不一寓目耶安危之幾間不容髮乃
封后移宮喫緊大節一則委于禮臣一則為臺省諸臣強
而後可禮臣孫如游題以
傳宣宰相爲公論所鞚乃執爭封后差強人意從哲當日
委卸禮臣迺謂爭之而得閣臣居其名不得而有不測則
禮臣受其禍即移宮一節尤羽翼已成
皇祖之鄭貴妃先去爲望從哲方敢且揭此亦庸而役老
左旁矣
浙江道日彩進
言會議疏曰臣接得吏部傳到議疏册叅爲禮臣孫慎行
疏叅舊輔臣方從哲引李可灼進紅丸事併傳封議論並
移宮三事奉
旨九卿科道據實奏以什羣疑夫
神宗賓天鼎湖再泣臣在河東越盈未朔逢一切𥳑筆大
事何敢妄言既會議矣言官又當義得無言竊惟李可灼
進紅丸一事果係從哲引進非從哲引進當日在

朝臣不自有耳目即爲從哲有心而故投不效之藥亦未
必然但以大義斷之庸醫殺人律且有條可灼非精醫也
官紅丸豈漫試之藥兩丸既進
九五龍升從哲爲元輔何故不置于法重則辟輕則遣只
令回籍調理而且賞之其何以示天下臣民臣堂官所謂
即未必有其心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
奸之典無以解人心之疑真鐵案也貴妃之不封后也選
侍之宜移宮也從哲非不兩有揭進但大臣當
國家危疑之事機緘倏忽謂宜不顧死生決當直前爲廷
臣倡無使功落人後禮部執爭之後有停封之揭閣其人
宮時意復態態若在可速可緩之間昔宋韓琦値英宗病
慈聖太后一日臨朝謂曰皇親輩皆笑太后欲于白窩中
尋兜兒琦應聲曰太后不要胡思亂想大臣決大疑定大
難其勇決類如此從哲視茲寧不愧死
神祖四十八年英明神武屢定大逆乃以衰世之恭號當
神聖之嶽稱直是不學無術此之咀呪未必從哲肯心受
也至于張差肆不執之誅逞闖宮之一擊罪誠大逆然當
時處法只合如此何者
先帝因無恙尚可以全骨肉也若必直窮到底則必蔣外
戚去愛

妃應親藩此等光景能得乎

神宗否

神祖不傷心否

先帝能安否從古有明行之法有不必明行之法直以行之史冊此類是也然處法只合如此若夫何士晉陸大受等直攻諸秘危言正論侃侃不諱可以折奸逆之萌而寒賊臣之膽以風癲處者所以全家庭骨肉之恩而定中外一時之危有何士晉陸大受諸臣之偉議所以折奸謀之路而維萬古綱常之大有此處法不可無此議論有此議論無妨有此處法兩存之乃成偏執之亦非今后封[illegible]

矣移宮定矣

神祖尊諡改矣獨李可灼尚未置法爲數年不了之局或辟或遣惟所用之方從哲未必有他腸惟是卑卑庸碌悠悠富貴議既不足決機力亦何能任巨情又多于牽制所以遇事踉蹌常局氣靡青史自有定評萬古難逃斧鉞若必欲以春秋誅心之法啟我

皇上孳滑之事乎

先朝顧命之臣恐

皇上未必肯從

國家從此多事亦臣子所不忍爲也臣堂官疏云此等大

論方并論兌本兵

事苟待千秋史筆也臣愚謂無私處衆無祖直布其不欲自昧之心知我罪我所不計矣伏乞鑒察施行章下所司

造青冊

時工作煩興需外解甚急而役胥奸弊百出于進部科議務令各省直備造青冊一樣二本于進表之日一送工部一送工科得以互相覺察而法外之奸杜矣

星變

山東巡撫趙彥奏報本月二十五日巳時見天上日明當午時東二丈許偏北有一星明顯隨日而轉

尚書孫慎行奏曰前臣有疏遵

旨會奏辭聽處分雖是從哲疏支吾轉辯以爲無端被誣亦不得不就折之李可灼進紅丸據從哲疏云再灼見[illegible]

及同官於內閣又云因令可灼與衆共議臣不知令之者

誰又云

內傳進藥甚急遂同看調進夫不言人之同已而惟言已之同人是非身進之而誰又云

皇上時亦侍側必能記憶夫

皇上雖侍側實未知紅丸爲何藥味

皇考證相宜與否如何也而恐謂隨藥隕崩非藥之故乎

此時從哲亟

請速治可灼猶恐無以謝

皇上痛恨雪數天共憤而滿

朝舉攻僅票囘籍調理非巳實進之何究其如是夫實含
可誣曰
皇上而票囘籍調理亦可誣乎孫前則過信可灼有妄進
藥之罪孫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皆無辭乎
弑者也非見戎政尚書黃克纘疏據實會奏自其職分其
言進藥事云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即知慎重之見深以藥爲大不可者
也第云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則臣不能無說
皇考在深宮何知有可灼紅丸其中引奏當有情節豈能
臣巳明見進之之人而爲從哲解乎何不明目張膽
言之不然非其子弟之親又非朝夕之素使朝有營爲豈
能盡知而云實未嘗使耶乞
皇上將臣疏及臣頃并下部速將從哲罪狀剖明并李
可灼拷問當日引進畢竟何人一一窮究庶可以慰
皇考在天之靈抒
皇上終天之痛中外姦邪亦有所畏而不敢其手
國祚靈長殆非小補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覆奏御史劉廷元當
先帝青宮危疑豈不熟聞之突有張差持梃闖入
啓門此何等大變廷元職司巡視宜何如憤激乃徐徐云
迹若風魔貌的黠猾以
君父驚天之感而斷以不關休戚之詞幸仗
皇祖神明立斬以結此案設眞信爲風魔俾元兇漏網不
知廷元今日何辭以謝天下乎提牢主事王之寀明其不
癲不風有心有膽此語可以動
皇祖之慈念可以堅
先帝之孝思可以遏
宮禁之邪萌可以明臣子之忠愛功在
國本義在人心廷元不聞一語以贊其長反若挾私以持
其短嘵嘵於忠義亂賊之混爲指衛　前星者爲亂賊乎
阿
後宮者爲忠義乎抗正直者爲亂賊乎工邪媚者爲忠義
乎臺臣馬逢皐科臣張鵬雲含憤不平連章瀆奏皆爲
宗社靈長慮至深遠矣疏入乃降廷元三級調外

從信錄卷十三　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四

秀水　沈國元述

六月庚戌

浙江巡撫蘇茂相請恤錄　昭代第一慘忠疏曰臣聞人
臣事君以忘身忘家爲極致　國家勸臣以褒忠褒義爲
大典故忠義之臣即在勝國首賜褒嘉如唐之於元君素
宋之於韓通皆以其抗節不屈事定之後　特詔顯揚凡
以忠義爲　國家命脈必命脈固而後　國祚長久
本朝有異常慘忠累蒙　列聖軫念而所司未蒙極力表
揚選

皇上激勵節義之　朝奉行猶可緩乎則遜國之翰林院
學士方孝孺是已臣按孝孺浙江台州府寧海縣人自幼
誦法聖賢步趨仁義
太祖高皇帝以布衣　召見稱云異人留爲子孫光輔太
平及　建文時爲太常博士
成祖靖難兵至孝孺抗志不順其身被戮誅及十族蓋古
今人臣致身之慘未有如孝孺者及天下大定都御史陳
瑛請治建文時諸死事臣
成祖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于我
太祖故盡忠於建文洪熙元年

仁宗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忠臣宜有傳不言付
以示勸至隆慶六年
神宗登極　詔內一款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
刑戮有死無二此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謂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語是皆
臣罪在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我
皇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　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
官查諸臣生邑或特建祠或附本處名賢忠節祠實時
量致祭其坟墓苗裔存者厚加䘏錄欽此是爲褒揚之始

列聖軫念忠義如此獨登而所司未見有奉行者故人心
未見激昂秉彝未見奮發以臨難苟免爲智以舍生取義
爲愚臣日今因督師巡至台州寧海經方孝孺故里是其
人烟寥落風景慘淡及詢其遺裔有方忠枝方振節方繼
忠方維節四生來見皆容貌朴魯衣食不贍不覺潸然出
涕夫以
太祖尊賢禮士故後代得此仗節死義之報
成祖之靖難比跡湯武方孝孺之成節同志夷齊乾坤所
以不毀日月所以常明恃有此忠義一脈耳今日必特
加　褒贈錄其子孫庶以舒二百餘年鬱抑之氣培于萬

年悠久之基是所望
陛下 勅部亟為覆行不容延緩者也或謂孝孺當時血
胤盡戮存者未必親枝臣不謂然夫忠義之氣在天為星
辰在地為河嶽從捐軀致命之臣肝腦断骨碎即崇褒顯
隆於永者何有要以 國家自培忠義一脈則鄉錄諸
典皆宜備舉以樹風聲大抵今日欲張 國勢在固人心
欲固人心在奬忠義又當奬與忠義勿致濫 請謝濟臣
在浙言浙得於見聞不敢不以入告伏乞 勅下該部速
為覆議施行臣易勝悚息待 命之至奏入
上嘉孝孺忠烈特與祭葬伊妻鄭氏准補葬原籍仍 命

卷十四　三

論閣苦心于此可見

議謚并所在有司新其祠宇
大學士葉向高等奏曰竊惟今日封疆多事東西逆賊勢
甚猖獗各處索餉 請帑皆急如燃眉臣等節當稱帑不
勝愁悶欲報可則內帑有限且恐
聖意未必概行欲遽不允則地方委係危急不容坐視欲
進今戶部設處則戶部亦束手無措尚書汪應蛟且稱病
求去欲遽行各省嚴追逋欠則民窮已極嗷嗷思亂追征
太急必至生變蓋臣等之苦心于是而窮而計真無所出
與項科臣薛文周請盡括天下布政司府州縣錢粮言若
可行其實府州縣庫藏亦皆空竭安有饒餘布政司或有

數萬所恃幾何且恐地方有事亦當存留以資緩急若皆
括而空之見如目前山東白蓮教之亂何以支吾此無益
于事而徒多一番之紛擾耳至于十庫錢粮雖皆額設不
可缺之然必太平無事之日則可言額設今地方多事如
川貴雲南湖廣廣西數省錢糧或經陷沒或係截用每歲
所入戶部之數失其債者多矣何獨取盈于內庫哉臣等
竊觀天下太平日久殺之氣數人心恐又大亂一番即白
蓮教布滿海內四川江西業已蠢動僅一山東未即撲滅
四方奸雄必有乘之而起昨督臣張我續曾移臣書謂各
處土司亦有聚衆數千看川貴消息而動若然則看首不

卷十四　四

誠安酋不驅其禍豈獨在川貴已哉此非
朝廷之上大破常格以收拾人心處置兵食臣等切恐其
靡爛决裂而不可救也目前最急如經略王請修邊鎮兑
者萬總督張 請留湖廣全省錢粮四川撫按 請留京
者萬貴州撫臣 請餉五十萬除湖廣錢粮聽該部題復
外其餘皆係 請帑臣等未敢遽為擬 允示擬下部俟
其覆上當酌量給發其他如登萊之接濟毛文龍董應舉
之屯田安插遼民皆係急務亦須量給若虎憨兎憨舉部
索賞挿罕諸夷欲合力𢧵奴則所費更多當俟邊臣奏事
再為議處耳臣等非不知前此所發帑金皆虛靡无益

但據今日時勢不得不爲此又切窺

聖心爲彊事焦勞而臣等堅持籌無一籌可以仰贊屢

煩瀆以發帑庫爲言慚愧無地要以天下太平何處非

皇上之財自古未有患貧之

天子如其大亂則雖積金如山亦不能守此亦

皇上所當深計而熟圖者臣等亦萬不得已而效其愚耳

伏乞

聖慈俯垂鑒採

山東妖賊復陷鄒滕二縣延撫趙彥奏報云二十一日據署鄒縣事兗州府通判鄭一杰稟聞香教二千餘人于十七日三更西門蜂擁

三更吶喊三聲用斧砍門城中內應通判掌印走出東門又報稱十九日四更時有聞香教內應外合群賊齊入滕縣城內劫房庫燒房殺其參縣官姚文蔚逃出見令遵據著賊罪惡滔天神人共憤闘數之日即委都司楊教撫沂濟守備王文燁率兵馳赴征勦外查營兵不及三千業已盡發而臨德二營亦發強半白運在在倡寅州縣不在請兵者幾無兵可與只以標勦兵晝成郡沭縣已百于去歲會選調州添兵一萬二千名會戒添兵二千名已奉欽依推摘將官矣因登萊關圍三方並進計部之額餉不足海上之標腹可囊臣不得已添新兵一萬五千晝趲登萊爲局舟共濟節木襟貴之朴忠也不意計部許前撥臣題准九千兵餉亦不准留用從捺露肝無可奈冋今妖賊突發不惟無兵而出征之兵亦無餉可給矣若非遼事之決裂欲薰堂敢橫提又非遼餉之援括東省豈至空虛廣亭決後臣遵知草賊蜂起除議留鐵根一欵計部不惜費行危急至此欲臣不用新餉不可也臣前疏已先言之矣今賊賊俱在兗而郝歷五況南非孔道臣獄親爲惟剿賊此而后剿食司選殷會爲白蓮邪教無一州縣殊之觀望切發處堪兒

暨鎮人心動搖恐變生四起難于收拾居中調度可者臣因之不便輕動非敢憚于行也幸諸將奮勇卒用命都司廖棟一鼓而擒級一千三百有奇燒殺無算少保兵將會合盡勦鄒城之賊發各營兵齊至鄒滕恢復城池掃蕩妖氛亦不難于底定矣惟臣奉職無狀禍亂至發萬死尤有餘辜伏乞

皇上先削臣職級薰罪討賊候平之日恭候斧鉞者誅臣謹會同河道總督陳道亨巡按王一中撫賞上陳

伏乞

敕下兵部覆議上請嚴加查勘失城通判鄭一杰知縣姚文蔚并行勘問庶法紀昭而人心肅地方事尚可爲也

魯王捐貲保城

上以藩屏有賴深嘉之

贈瀋臣唐文獻太子少保廕一子中書○賜侍郎王德完祭葬

觀此疏足知王公綜理精審實情邊計指掌列若不勝于此矣

經略王在晉款戰疏曰自正月復廣寧五百里之間西虜隔斷音耗遂絕自虜設盟爲我向導哨馬達于前途而回鄉人祁天祿等言奴于正月二十四日進廣寧二十六日伊子即領賊抵關至十三站馬驚而墮地死用紅毡包裹隨行之處皆流涕奴以爲不祥而罷兵也斯時也慣卒能披人被馬倒關門一漏趕想不能禁也萬一賊乘其後何論山海豈復有薊永哉夷善于馬而馬蹶

思之痛汗淋漓

皇天后土念我

祖宗之功德

冲聖之仁明惟呵護于百年乃奮怒于一旦此無異奮怯

實許

浪之擊。立挫神魂殺樹岑之兇旋催兒錄我明萬世無疆
之祚即此已寬數之嘿定矣嗣後聞賊在十三站等處殺
遼人之不順者又執少壯奪妻子是以哨聚于林莽山谷
間奴亦不能盡殺也近保定人王愛逃回順帶錦州生員
趙啓口詞始知錦州城南等處遼人結聚者甚多賊在東
屯大凌河住而有李世英劉承功等自廣寧滴水寺逃回
等距城十里夜望城頭燈火達旦以防西虜之掩襲賊之
不攻關者懼虜也非懼虜之強懼虜之衆招呼其部落也
又有樂清人王國自遼陽蘇胡子堡逃回知奴住新城衆
承芳住遼陽奴發兵一枝守鎮江防朝鮮發兵一枝守南

兩朝從信錄 卷十四 七

衛防登萊發兵一枝守廣寧防西虜至五月十六日聞有
一湖廣人走回足跛落後爲絲暈大夷人所掠傳報李永
芳何在遼陽今渡河來廣寧奴差遼人齎參金進邊偵探
關上兵馬若干令調何處兵打聽內邊怕我否非無意窺
關者奴既糧足草長馬肥而我城郭未完人心未定終朝
有戒心焉此夷情之得于傳聞者也今之欵關受賞者爲
哈喇慎大宰首宰羅貧伯彥黃台吉及桑顏三衛諸夷衆
共二大部營三十六家爲薊宣之西虜守關一事職未敢
藉其力亦未可必其終惟是目前得其大用益遼人饑米
于窖虜發窖得米日運來八里鋪關上居民以粗布易之

民得不餓今干戈擾攘關民不田不稼職懼來歲之無以
濟也虜人有哈喇明暗歐兒討台吉有王燒炘部落不受
賞哈喇乘覺華島之解馬欲圖搶掠今諸夷亦勒之使受
款矣王燒炘射殺一哨探家丁搶馬五匹今諸夷亦擒其
奸人使之受罰矣惟是虜中有歹青最貪最橫奴乃齎黃
金二百兩銀若干貂參駿駝以購歹青必欲與之婚媾太
之侄即歹青之婿職令婿太聞之未知得聞否奴之購虜
金銀甚廣而我寸絲寸縷一分一文不敢妄費關財有
皆奴之不知貧虜爲其所賺或遇欵于奴所不可知西虜
之近廣寧者爲虎墩兔虜中之王稱憨者也而昏于酒色

兩朝從信錄 卷十四 八

謀遠志其叔腦毛大專權得衆又老而不能自強奴不爲
憨而勝歹青豈謂憨之不足與耶抑憨先爲奴所中耶五
月初旬報憨來助兵駐寧遠到關索賞矣久之而不果至
也必有阻關之情憨來而據帳之虜不敢不避其王也
憨之歲賞甚繁職嚷通官副將王牧民詢之歲賞二季每
約銀千萬今遺去秋之賞夏索其來無以應也遲一日則
有一日之供給其費不可言也憨貪二十萬之賞且金帛
緞段皆取給于我必不與我絕弟虎憨與奴陽離陰合以
嘗我又虞奴借憨索賞以乘我其來也不得不嚴兵自衛
也不得容其逼關此又關門一難處事也又哈喇慎三大

部白言黃台吉韓不世台吉恨奴之陷全遼藐視
天朝誓必復廣寧以洩忿欲差人往召卜火及諸大酋糾
衆攻奴其志銳其言確職與督臣議虜勢雖而難合其合
也靡常而不可恃其離也立渙而不可收虜來必大費賞
無所出即得廣寧人民已散城守傾頹亦難於守且虎酋
近日言近者坐視遠者就功我未收鷸蚌之利而奴且劫
卞莊刺虎之法爲一桃殺以遠之兵渡河而不可遏潰離
之後計非萬全顧叛賊重至廣寧有捲土重來之勢彼方
以亂之分其力伐其謀亦先發制人之策而邊臣之審時
觀變未能自決者此也今宜密探虎酋之情而斷哈喇

之氣如哈喇討賊之師累動而虎酋衆索賞之使重來
在關既不能空言以塞酬又不能點金以償費倘不先期
以奏聞勢必臨事以束手其在今日備兵以戒不虞備財
以應多費有萬萬不容緩者又奴賊指金縱間倡言朝鮮
已受奴封梁監軍不許挾見又言殺遼人二萬毛文龍僅
以身免夫文龍以二百人往勝乃爲倖敗則其常不貲
朝廷之供億不煩海內之微調收功固足以壯　國威即
取敗亦無傷于國體奈何海上官軍惡成樂敗創不必然
之議論囂囂餘直前之氣令三軍咋舌而相戒哉美醜相
伉功罪見嫉致毛畫壞而良工之苦心裂足蹶塗而憎

騏驥之千里雖黃其口誰不其然釜鬵之形于今成矣奴
之所畏在文龍我不得不竭力以應之以成其畏天窄已
治裝糧蓑裳拯溺登萊如不發兵策應年來招兵選將
留餉請餉所幹何事嚴正中等分兵出汎所建何功試問
江淮招集之兵今日不用更待何日取用盡人操不二之
心則天下無難爲之事至于錢糧用之切當處萬不可愛
惜萬不可推諉茶緊要爲
社稷安危所係呼之即應乃克濟事若夫騙錢騙官輕舉
輕諾多言多指用人于所不必用用財于所不必用用兵
于所不必用用心于所不必用及其當用乃加靳焉因淇

所不必用害其所當用甚矣往事之多舛也及今圖之猶
不及耳伏祈
聖明垂鑒
山東都司廖棟破武安賊巢焚之撫臣趙彥奏捷
妖賊盤據巢穴動以數萬將官兵奮勇力戰斬首三百餘顆火砲打死六七百人又毀焚武安集賊巢及近德小寨賊膽已寒然巳窮悉奔潰家攜去矣
吏部尚書張問達擬覆恤錄差等疏曰諸臣五嶽挺骨三
光誓心少海之淵可回還知滅項前星之色既正安問理
虎雖鬼抗虎冠而身訖圖土血濺麟陛而影落長松一
事攖鋒各堅難人併案一官忤

青蓮株之坐無遺，方俟河清已集座隅之鵬，浚發天陛，底
從地下之龍。凡此黃髮登　朝，半白揚伏，擢闡幽陟，冀
憑夷賴有老臣，殫任同心，幽冥甚孤良友，是用採飛奏于
撫按表遣事于門下，恭以公評分爲先後，計受禍深淺，爲
圖報重輕，馬鬣雨滋，㮣恩忽施白骨，鳳毛塵點，光華載映
青箱，是用宅　一人之寵，靈貴亦寵
兩朝之志事也。除將采訪未備陳乞尚稽者，容臣等陸續
酌題外，謹將原任湖廣僉事等官馮應京等分別等第應
給　贈官，庶泉路九重，感白日之深照，
君恩十世，結玄壤之長春，予以勸爲善而彰顯忠所稱感

教非淺鮮矣。所有各官贈秩，既經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咨
揭前來，又經奉有前項
部查相應題請，但　特恩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
擬一等應該復職贈廕官九員。
馮應京，南直人，任湖廣僉事，萬曆二十九年首參稅
監陳奉，被逮拷問，捏奏爲民，擬太常少卿。吳寶秀，浙江人，任南
康知府，萬曆二十七年以礦稅被逮爲民，方欲逮之日，
其妻陳氏縊於榻之下，因此死節，擬贈太僕少卿。下
沂，湖廣人，任吏科，萬曆十六年疏劾內監兇篤受異常
楚籍爲民，竟論妻以擬贈光祿寺少卿。曹學程，廣西人，
任廣東道，萬曆二十四年疏爭　冊立大體，繫獄加旧
封復拷問，部擬遣戍終身，後擬太僕寺少卿。

浙江人，任禮部主事，萬曆十六年因論
閣本疏發若楚一斥爲民，憂終集，擬光祿寺少卿。
王志，河南人，任富平知縣，萬曆二十八年因劾論稅監，
被逮拷問獄斃，擬尚寶司少卿。華鈺，南直人，荊州府推
官，萬曆二十七年被稅監誣奏逮獄拷問，擬尚寶
司少卿。王之翰，山西人，任山東監知縣，萬曆二十九年力
阻稅監開礦，被逮獄拷問身斃，擬尚寶司少卿。吳應鴻，
贊東人，任揚州府通判，受困，萬曆三十年因參稅璫
虐害良民，本官直抵，以致稅監題奏，被逮拷問，禁斃獄
中，擬尚寶司少卿。
二等應復職贈官共六十六員。
顧憲成，南直人，任吏部勳司員外，萬曆二十二年因救御
史高攀龍等降雜職爲民，三十六年起南京光祿寺
少卿未任，擬太常寺卿。張棟，南直人，任兵科，萬曆二十
年因請預教大典革職爲民，擬太常寺卿。李獻可，福建
人，任禮科，萬曆二十年因言預教大典革職爲民，擬光
祿寺卿。孟化鯉，河南人，任文選司郎中，萬曆二十一年因言
因推用張棟補兵科都給事革職爲民，擬光祿寺
卿。傅好禮，北直人，任太常寺少卿，萬曆二十六年因言

礦稅，擬太常寺卿。雒于仁，陝西人，任評事，
萬曆十八年因建言革職爲民，擬光祿寺少卿。王教，山
東人，任文選司郎中，萬曆二十年因推閣員欽補建室
府條官革職爲民，擬太常寺少卿。塗本，江西人，任光祿
寺少卿，萬曆二十一年因請　冊立大典革職爲民，擬
太常寺少卿。范儁，江西人，任湖廣道，萬曆十二年因建
言條陳十事革職爲民，擬光祿寺少卿。何選，北直人，任
湖廣道，萬曆十八年因言黨疏不應留中降級，擬光祿
少卿。楊文煥，浙江人，任刑科，萬曆二十八年因言鄒元
標屢推不下降級，擬光祿少卿。王之棟，北直人，任江西
道，萬曆十九年因言老成不起用爲民，擬光祿
少卿。董春和，南直人，任禮科，萬曆二十年因言預教
國本降級爲民，擬光祿少卿。錢一本，南直人，任福建
道，萬曆二十年因論　國本革職爲民，擬太僕少卿。賈名
儒，北直人，任河南道，萬曆二十年因救李獻可等降
級，擬光祿少卿。楊其休，山東人，任工科，萬曆二十年因
言預教大典革職爲民，擬太常少卿。舒弘緒，湖廣人，任
吏科，萬曆二十年因言李獻可不當降調革職爲民，擬
光祿少卿。吳之佳，南直人，任刑科，萬曆二十年因預教
國本降級爲民，擬太僕少卿。陳南象，貴州人，任刑科，萬

歷十二年因言預教大典革職爲民擬光祿少卿安希
范南直人任南京驗封司主事萬曆二十一年因論救
臣革職爲民擬光祿少卿張貞觀南直人任禮科萬曆
二十二年因言冊立講請諸典革職爲民擬太常寺少
卿王如堅江西人任刑科萬曆二十一年因言　冊立
三王並封之命革職謫戍擬光祿寺少卿沈璟南直人
任稽勳司員外萬曆二十一年因抗言　閑本寢降擬
擬光祿少卿吳弘濟浙江人任湖廣道萬曆二十一年
疏論閣臣革職爲民擬光祿少卿丁宇貞廣東人任光
祿寺丞萬曆二十一年請　冊立革爲民擬太僕寺
少卿顧文選南直人任南京戶科萬曆二十一年因言
員擬鄒元標不用降一級光祿少卿朱維京江西人任
光祿寺丞萬曆二十一年因言　冊立論輔臣先軍擬
太僕寺少卿于孔兼南直人任儀制司郎中萬曆二十
一年因言趙南星京察不公降級擬光祿寺少卿楊天
民山西人任禮科萬曆二十九年爲三禮猪星詐論極
還擬光祿少卿喬胤江西人任刑科萬曆二十二年因
申教彭應參革職爲民擬太僕寺少卿吳文傑南直人
任兵科萬曆二十二年因言革致考選降級擬太常寺
少卿馮生虞四川人任文選司郎中萬曆二十一年因

兵科逯中立鑑論選臣相繼屛三革職爲民擬太常寺
少卿劉弘寶福建人任工科萬曆二十二年因言
朝陵木忠日深降級擬太常寺少卿陳加訓江西人任
南京吏科萬曆四十四年因論輔臣降級擬光祿寺少
卿建中鄉山東人任兵科萬曆三十二年因言廷臣相
爭去降級擬光祿寺少卿張問德河南人任工科萬
曆二十二年論定國公徐文璧以化祭加衛太師革職
爲民擬光祿寺少卿時偕行南直人任四川道萬曆二
十三年因論輔臣降級擬光祿寺少卿惠文徵北直人
任江西道萬曆二十四年因言革巡江察不當罪及畫
臣多官降級擬光祿寺少卿劉任參考察人任兵科萬
外二十三年論事政考選內有彜文炳以保德功自副
于戶校楷揮同知降級擬光祿少卿郭延彥政川人任
戶科萬曆二十四年因中接劾隨港等革職爲民擬光
祿少卿馬經綸北直人任河南道藏曆二十四年因言
算政考宗不嘗要交別楷咨道革藏爲民擬光祿寺少
卿職臨龍其直人任戶科萬曆二十四年因言軍政考
察家寄爲民擬光祿寺少卿宋燾山東人任直隸延按
萬曆三十五年論輔臣非中救姜二昌降級擬光祿少
卿錄道炤江西人任禮科萬曆二十四年御按郤王龍

等革職爲民擬光祿寺少卿劉有楷北直人任吏科昌
曆二十六年因
上怒吏升不納舉吏部降級擬太常寺少卿林培廣東
人南京河南道萬曆二十四年因言礦政可冀降級擬
光祿寺少卿戴士衡福建人任吏科萬曆二十六年因
建言革職議戍擬光祿寺少卿錢養廉浙江人任驗封
司員外萬曆二十六年護貴號別司官　欽升爲民擬
光祿寺少卿陳泰來浙江人任禮部員外萬曆二十二
年因論輔臣革職爲民擬光祿少卿劉道隆北直人任
吏科萬曆二十六年因論輔臣降級擬光祿寺少卿楊
深山東人播勦司員外萬曆二十六年因吏部等衛打
賓號道　吉職刑司官　欽升爲民擬光祿寺少卿王
稻先陝西人任戶部主事萬曆二十六年出內監論劾
本官劾撫軍撫將問降級擬光祿寺少卿寄陳鎮陝西
人任職方司員外萬曆二十九年因楚東稅監高淮梁
總兵馬湖復本衛遷將木官革職爲民擬光祿寺多歸
陳總春江西人任刑科萬曆二十九年宗劾稅監舞級
擬光祿寺少卿貴必具河南人任南京晉科萬曆王刊
四年因申救致隨龍崇職爲民擬光祿寺少卿王生兆
南直人任評事司郎中萬曆三十年因言起用千玄治

意職爲民擬太常寺少卿萬國欽江西人任山西道萬
曆十八年爲阻宗伯有問東降州判擬光祿寺少卿趙
文卿江西人任文選司員外萬曆二十六年爲推匽遷
諦官員調南京擬光祿寺少卿彭應參河南人任南江
巡按萬曆二十二年因致祭消范惠時妻吳氏誣奏掌
職爲民擬光祿寺少卿朱長春浙江人任刑部主事萬
曆二十四年因言石星婦儀革職爲民擬光祿寺少卿
張納陛南直人任儀制司主事萬曆二十一年同禮部
員外陳太來疏論輔臣將不官一緊降級擬光祿寺陳
鄭顏允成南京人任儀制司主事萬曆二十一年同少
奉來論輔臣降級擬尚寶司丞諸壽賢南直人任職郎
主事萬曆三十年論白高原海端萬共冠審同稽擬府
賓司丞薛敬教南直人江職教萬曆二十一年論大臣
降級擬尚寶司丞崇楷湖觀人任職方司主事萬曆二
十四年因東封非業一號
陵達降級擬尚寶司丞

命考選勿拘資格。即科。貢。亦。一。體。與。選。

禮科汪慶伯請責成大臣直。進。進。藁。情。形。酌。定。罪。案。以信

天下萬世疏曰臣伏見吏部尚書孫愼行綱常大分宜留
一疏爲
皇考賓天李可灼進藥一節引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
義請正傳輔臣方從哲弑逆之罪奉
聖旨鄭言忠愛然事係傳聞幷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卿
科道官多所親見還着據實會奏以釋群疑其李可灼輕
易進藥不能無罪着併議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已而吏
部發冊科道建議言人人殊各攄胸臆然皆云奉
旨會議則非也
明旨惟着當日親見諸臣據實會奏耳夫大小之疑於衆

衆証不到而可招詳許 允者今許世子趙盾古律也進
藥新案也愼行從哲兩造也而當日親見各官不曾衆証
也事關
先帝之終
皇上之始非但從哲要領家族而已
先帝果由可灼而賓天可灼果由從哲而進藥此其本末
曲折非親見莫能悉也春秋弑君三十六獨許世子以不
嘗藥趙盾以不越境討賊筆之聖人至今議者紛紛況以
新案傅古人果偏與心服否非親見莫能折也猶未也從
皆爲許世子趙盾似矣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

之當日比肩諸臣不聞阻其進且共同其賞若非愼行此
疏將終存而不論耶旣有愼行此疏乃欲集議于事外之
人射覆之口以定此案不知前日自處謂何今日奉
旨又謂何猶未也意見尚有異同若親見之事無異同也
議論尚有彼此若會奏親見之事無彼此也尚書張問達
黃克纘皆親見人也又有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韓爌見
在班行皆 顧命元老豈肯爲亂賊之黨如此大事豈可
善忘如師丹模稜如味道竊謂爲大臣者斷宜遵
旨自行據實會奏臣等執白簡爰書從其後則綱常可明
議論可定天下萬世可質矣然臣所質于親見者以弑逆

二字耳若合和御藥大不敬之律崔文昇李可灼明無
辭不難議也若從哲大事糊塗無論依違于進封移宮議
蓋三事即李可灼罰俸票四藉調理明以 君父爲戲而
庇罪人不難議也委柄私人大張威福催戰四路斷送封
疆誰實遺禍可冀全恩不難議也臣之所能議者此也
神廟實錄臣知其止于仁
光廟實錄臣知其止于孝享國不同考終無異弑逆之實
臣未敢定弑逆之名臣何恐聞往事不具論即如科臣楊
漣抗言崔文昇以爲外廷流言進御不節皆文昇藉口蓋
其投藥之奸愛君卓識臣甚韙之然則史筆之無恥亦無

謂思過半矣臣之所能議史者此也至能議者據所聞

備

皇上之採擇臣不能議者乞

勅四臣據所見以聽

皇上之處分總之共成一個是而已

川師克復涂城

浙陽巡撫揭述中塘報云五月二十七日薛總鎮盧參政張副使用計誘擒賊首樊龍張彤領兵入城搜獲餘黨矣

山東巡撫趙彥請暫留班軍以靖妖氛。

疏略曰鄒滕之賊多梁家樓數倍而官兵反少何日撲蕩滑運咽喉豈容爲賊所據臣爲是憂心如焚招兵無

餉無失難妖但得梁家樓之賊旦夕底定以全力攻二縣何難之有然不敢以預期也日與諸道博訪良策惟有暫留秋班還軍一年免其赴邊練兵精壯者隨營勦賊兼其老弱者在省守城庶幾臨敵隨足可省召募之費有官有糧又無飢凍之累藉以興工催取不啻再三然以輕重緩急權之山東之禍亂甚急而薊門之修築爲緩圖也查秋邊在營二千九百六名在營三千名貴在濟南附近地方駐一面題知一面挑選勦賊即其練詔之罪不敢辭矣原任總兵楊肇基一腔忠義備極甲兵素裕運籌決勝之才稍有衝鋒破敵之勇職雖咨請督兵以來奉

明旨難議約束兵將柄應升題責成者也東省額兵僅有數千而賊分三路督路各齋數萬安能分身變化撤豆成兵乎況各府州縣請兵之詳分至沓來職惟以調發鄰兵責之固守而已僉議借兵于鄰省協力掃蕩豈非良計但職在力守封疆義同休戚非與諸官軍以東省之兵足了東省之事何敢乞靈于人自其推委之督也初三日拔邸報見湖廣道吳之仁一本爲妖賊剿家將亂半事出得留唐兵三千名藉兵三千名鎮宗濟乎張賊以防潰運一隊及深處遠賊潒所敵賊本部以

總河陳道亨揭新運漕備甚急奴賊既聚可虞等事內稱滿降旨漕運督運督臣河南撫臣各調發營兵赴濟護衛新運一節壯猷偉略職所感銘復思鄆城之賊既圍不出鄒滕之賊屢經敗衂截運之事向未可知惟河臣之議調天津或保定兵三千由東昌入再調天津保定兵三千由臨縣入並本省之兵會同一處兵多將勇可以立剿掃蕩又何運道之足慮也

考選庶吉士三十六人蔣德璟鄭鄤李明睿倪元璐楊玉珂倪加善黃道周張士範朱之俊張四知楊行恕黃錦蔡心孝劉必達方逢年陳盟鄭之玄王錫袞許士柔劉先春李紹先陳維新文安之陳其慶王鐸李若琳孫之獬陳寅王鳴玉梁元柱謝德溥杜三策屈可伸王啓元

桂王選繼妃

詔給冊命冠服。。。。。。。。

禁鹽乞恩典。。。

禮科彭汝楠以罪璫崔文昇多口肆辨再劾之。。

上曰皇考在日親傳在青宮得虛疾輔臣熾等在前皆知如何說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新進小臣不諳事體姑從輕罰俸三個月

刑科沈惟炳一本奏以釋群疑事奉

聖旨選侍向有嫌怍朕一時傳諭不無忿激追念

皇考豈能恝然爾每當存朕意不必多言致留疑議該部知道

侍書疏依覽

復鄖城鍾野
工科方有度奏曰閣臣票擬所以宜
皇言即所以定　國是一日之擬議千古之是非微蔑近
禮臣孫慎行恭舊輔方從哲綱常大分宜明一疏奉
聖旨會奏諸臣或揭或疏凡滿公車指日該部具奏直道
在人公論在　國職可無言惟臺臣徐景濂疏而票擬旨
欲付史館若以史為一人一家私物而不知史也者紀載
必核一時之實予奪必合人心之公非但史官不能私筆
削實亦
人主不能私是非也今宜

先帝聖德孝慈中外所知政惟中外所知能宜可灼不進
紅丸乎
皇考不服紅丸乎從哲不賞灼乎可灼不受告乎宜宮閣
等事
皇上所親見是矣政惟
皇上所親見也能宜　泰昌元年九月無選侍毆辱之
聖論乎　天啓二年六月無選侍觸忤之
聖旨乎若以數者盡屬烏有也皇皇
天語赫赫人言有目共見有耳共聞國史豈不能一筆抹
殺若舉前後

旨並書也則一事自相牴牾職謂票擬不可不慎者此其
一也又職同官彭汝楠疏票擬至借証于輔臣夫
皇考在日得痰疾見矣政惟是
皇考得痰疾所以崔文昇不宜進下藥今試問昇果應進
下藥
皇考果應否服下藥恐輔臣韓爌等不敢任也
皇考上仙之速輔臣之心必有惕然追悔奈何引輔臣之
親見以寬文昇之罪職所謂票擬不可不慎者此又其一
也職聞
綸綍之地為政本以天下治亂之安危所權輿于此也故

自古未有政本張而天下不安且治者未有不張而不危
且亂者從哲執政數年祇是庸庸持祿綱常大事不肯主
持擔當遂至今日口誅筆伐自蹈汚泥之中不能自脫今
日事理黑白雜揉玄黃番覆幾令綱常無所係屬且相臣
不主持誰為主持以重
皇言定　國是相與扶持綱常于不墜乎前日兩番票擬
先後參差觀聽之不一何以心服中外而信後來職可封
駁不敢不忠告于
陛下奉
聖旨國史傳信萬世但當據實直書李可灼已有旨處分

移宮亦曾奉傳諭何必爭論這所奏併付史舘纂酌
督臣張我續請超擢城守恤錄死節諸臣
疏略云知州翁豸之保合州而兼復安岳也其安
州知州楊汝升之保真安而復州桐梓也綦梁之知縣南
弘業之保綦江劉梁縣之復大足也崔學從川之知縣一旦即復
川綦江也安岳知縣謝復學從之知縣一旦即復
兼復縣至中也州知縣崔道遠之城逸人黃曹元龍彭
知縣州縣安岳知縣有文之學等也而又多龍彭
也且元爲者其知縣有大人程也翁令行彭
已踞超升兪本矣弘業謝行來擢見發令行
斷旨故以台省淸矣楊汝升韓應龍仍應超陞蓮同
飭仍皆以州縣事尊元龍以文百姓也乃若一與
知縣各奮本州縣以叢施以安文百姓者之若一與
四川服基振德妻子兵長寧主將徐大也之家文
從龍驛知縣屯也新之知縣王府肯宅之力不支
犍爲之破城遂失五知縣兵與賊封據知縣洪
西門之外府成都府指揮接省與賊發倖殺縣于
同前
藩司指揮羅英之池諸賊發于
成都指揮徐孟之督兵援救小河蘇子草堂寺
武指揮李世勳之閣戰于百戶張衡之殺偷乃
總兵之與賊與交戰陣亡百戶劉國府同知董之
江指揮王朝卿死于西茂州同知董盡身
之率各官兵追賊都府張州同知董盡
以上一十二員者其忠足以報國也其死可爲義也
神威若指揮者其忠烈丈夫如此者亦可以示古之
易加爲義其功勞不朽又其忠義可以勸也
諫議於其事不宜忽也兵烈先逝者忠勇可見
可以褒綸建祠以爲人臣之節其可謂宜以
並建城功史大臣死事者之風勸至于董盡
食米子孫者光前所以
原任湖廣提學副使葛寅亮上都總憲書
頃從邸報中伏讀大疏爲分別先後被察諸臣云昔門
戶中人原以門戶交謝嫉加罪用而亮名並列焉此乃
台臺振肅於一彼以不滿於人才甚心也即亮不自知若亮亦蒙
當及直被以不屑之華衾而明且險矣切推台臺望
傾朝野一言之出萬世奉爲楷模而獨于門戶名號亮以
覺亮欲不得安乃者蓋門戶之説無稍亦非有意

同之也二三君子以同道相切磋而德望既崇
重于是有指門戶之目爲東林之名而出入
惟不免指爲門戶之黨也莫可測識偽
攻擊適爲其所以依附者得借口
以逞其私黨之主盟而其外復有門戶以
其徒甚多亦互相倚伏其門戶之也
國朝所附其黨與衆又分爲林者也
主考而也直至善與蓋
開選之所以門戶者不惟台省君子不門戶非
國家所謂門戶也者以爲是其至是門戶矣
宗之名其所以名者人心所謂之萬世宗之人寔非
爲國之時乃爲所當爲者亦非門戶之
也化之有若門戶將之是以門戶也
二家論爲之所奉實不營三公之職之者
而宗直以門戶起之彼以三代之美而不可爲也
門戶生平事其實乃至於明之叢百世之大
情局促其寔無主義以至實在之業也
因文從而安即變其以至門戶門者
參差中李主安即至之天以至於一而不可
有出不無門戶之天
長敦由寔自爲天
兩朝從信錄卷三十八
原其故有門戶之
寔非人之所以不即
不能遠行何以可用之以門戶
至從黨各與文無所以用無以門戶
家相遇計其門戶
壹台事之臣與文黨論已
不能遠行以
豈故禁門戶之爲黨
實爲其所以門戶
宗國之變自三代
國朝以來門戶之説
久患在于
全自
末爲破格
願以
豪衆至
門戶
唐劉元稱二千入疏

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略曰竊
惟
國家有不可不正之綱常有不可不飭之法紀然必法紀
飭而後綱常正必綱常正而後史錄明禮部尚書孫慎行
疏論舊輔臣方從哲從哲有辨疏都御史鄒元標繼以疏
論從哲又有辨疏此事于
國家重有關係且仰奉
明旨命臣等據實會奏并議李可灼輕易進藥罪臣等謹
以三臣論疏辨疏送各衙門觀覽又于邸報查當府允御
禮部科道等官諸疏并類送覽仍會各衙門各出議覆總

彰至公其各衙門送到議單并奏疏本內不能盡者另彙
錄一冊隨奏封進
御覽臣等據各衙門參疏及各衙門議單參之衆論証之
當時情實會奏上疏慎行首論乃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
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至奉
皇考宣召英國公輔臣及九卿科道進
乾清宮候之丹墀輔臣與臣等乃共言可灼進藥多言不
可進或言可進俱慎重未敢決又 宣臣等進 宮內跪
丁 御榻前問
聖體安奉

皇考諭朕以哀傷勞瘁成疾身甚虛弱并
諭壽宮留心 諭臣等輔我
皇上為堯舜隨問寺官李可灼在何處趣 召至
御前親疾啓進紅丸
皇考意欲進藥取奶乳和藥可灼和之以玉碗進一丸少
頃又問進一丸至申又問
聖躬安 諭服藥後少出些汗身覺溫熱就寢此進藥之
始末英國公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見聞者是時輔臣與
諸臣親
皇考之疾為我

皇上乞保安急迫奈皇情然其切就進二字何可忍言在
諸臣因諒輔臣無是心即今禮臣之疏內語意亦已相諒
但以我
皇考調攝慎養之身凡藥不可以輕易進可灼妄意進之
輔臣從哲未能力議止九卿與輔臣并候于 宮門內亦
未能力議止臣與諸臣均有罪焉至于可灼之處分人又
以眾擬罪從哲可灼進藥之後適會我
皇考賓天大漸之期中外共痛之恨之臺臣王安舜等疏
參重處即應重票乃先票罰俸繼票養病去則失之太輕
失之輕故即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

以慰
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臣于辨疏後皆自認其罪自宜
削奪斯以自白其心而并冀以釋中外之疑也即臣等亦
云輔臣欲自白其心釋其疑似應如輔臣自陳請之疏為法
而任其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爾然而非臣等所可
議也
至于選侍欲垂簾聽政輔臣與臣等于
皇考升華日黎明候于　乾清宮門外急欲進宮閽者猶
攔阻臣等排　闥進哭臨
皇考畢即請叩謁我

皇上良久未出臣等懇請之
皇上始出叩頭畢人心洶洶始定臣等相目視　遂擁護
我
皇上出　乾清宮門外坐素輿扶進于　文華殿先叩謁
皇上即正我
皇上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
聖駕還于　慈慶宮偶有三二內使走云此事何不啟
李娘娘臣與諸臣即斥言是時上無
聖母惟知有我

皇上何知有選侍而使輒去臣等與合　朝諸臣[illegible]
皇上登極又議登極日即應住　乾清宮斷無再回
慈慶宮之理吏部九卿等臣即公疏奏選侍移宮科道等
臣又各疏奏移宮輔臣遂于直房內共具揭奏移宮
皇上允其奏令即日搬移諸臣共快之然其心猶以輔臣
之奏不發然先為諸臣倡也儻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
奏搬移如再稍遲則　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令其窺靈威
福又將如我
皇上登極還宮何哉
夫奮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脈知藥者也一旦以紅丸輕進
[illegible]
[illegible]
龍馭上昇攀號無及可灼罪勝誅乎應即敕行該省撫按
官拏解可灼于法司究問如何輕易進藥以正刑章若復
聖濟殿提督太監崔文昇當
皇考哀傷感寒之疾聞進大黃涼藥罪亦當誅可灼輕進
紅丸文昇何不詳察此藥與
皇考疾合否應進否臣等謂進藥何等慎重文昇在左右
乃寂無一言議藥具奏身膺提督太監謂何文昇之罪殆
在可灼上矣法應
勅逮文昇于法司從重究擬與可灼並正典刑是以[illegible]

除二惡黨法罪而公慎與因以扶綱常于未墜中外之疑
應可以釋輔臣之心亦可以自明矣禮臣與憲臣以忠憤
之心發憤懣之論臣等會多號具奏亦合各衙門之議定
天下之評嚴懲創于既往垂警戒于將來臣等爲
國是爲國祚計慮誠不從忿而從實哉況史館臣聞
實錄之成在即又自有纂修執筆之臣定見衡爲公然仰
望以俟之千秋萬禩而已毋庸臣等贅言爲也伏惟
聖明垂鑒
上曰
皇考是我累因虛弱朕與各官親聞

聖諭其進藥亦只求安好各官並無人阻止但李可灼奏
不知醫希圖倖倖委應重處舊輔方從哲票擬先于太監
懸心甚自明豈容輕議你每說他諸事還緩姑息傳游致
邪佞开詩教輩把持朝政責誠難誅朕念兩朝舊臣輔
理歲久事關國體不必苛求與李可灼着該衙門從官拿
解法司究問正罪崔文昇仍發遣南京此事爭論多時今
處分已定以後大小臣工都着平心和氣各修職業共濟
時艱不得牽纏瀆奏再生事端
而是時以次出疏則有薛文周張慎言江日彩安伸道皇
而謂周南令汪慶伯方有度傳櫆徐景濂馮時彥大中
沈惟炳彭汝楠韓犢
尚書張問達

侍郎張經世陳邦瞻尚書王紀侍郎傅東明尚書趙彥
侍侍郎丁紹軾選左副都馮從吾左僉都徐羽王通政陳
自瑜右通政林應聚劉宦賓參議馮時行張世則呂邦
耀韓之彝左通政何喬遠大理寺卿周應秋少卿施鳳
扶元倫曹于汴郝尚賓吳應奇王命璿太常卿陳于廷
少卿朱光祚王紀敬延柏鄒三俊太僕卿
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孫慎行之藻顧劉策孫
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泉滿朝薦董明遇黃龍光光祿
少卿高攀龍徐宰中趙時用賈毅薛文周章允儒陳熙
昌周希令周朝瑞朱童蒙李遇知熊良佐沈惟炳朱大
典林宗載羅思乘魏光緒黃劉弘化沈惟炳大中孫
雲翰魏大中方有度黃承昊郭巩真治御史王遠宜
崔呈秀周邦基楊新期李茂芳朱泰禎江日彩潘雲翼
李春燁陳保泰陸文明張文熙漆毓珠
皋謨馬鳴起劉芳郝復宜李日宣吳之仁 蔣允儀
馬逢世馬鳴世侯恂沈猶龍錢士貴吳甡徐憲卿楊
孫蔣允儀劉徽李玄王大年周宗文吳其貴張慎言一
尹洗光游學或章殿試合篇文宄不能盡錄聊述一二
于左以
備考據

給事中沈惟炳奏
皇考賓天之事四海臣民之疑有自來矣前有崔文昇之藥其
根其事甚顯而以風寒二字結案後有李可灼紅丸之藥其
情甚隱而以篤疾不棄至李可灼非御藥供事之人
也胡爲乎有紅丸之進予藥醫與醫院原自分職太
醫之藥物豈可輕投以
君父爲漫嘗以深宮而得進所云大不敬孰大于此
可灼罪不容誅夫復何辭哉政向書黃克纘會議一概
稱與閣部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藥言閣臣未嘗使可灼進藥乃
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爲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遂棄而朝
上仙也夫克纘之言實是
先帝上仙之促則以不能受之藥留之也此實可灼
案之一證也克纘爲顧命之臣又司寇之長設與輔
臣從皆討輕易進藥之罪將閣文昇李可灼並置之法
聲俾四海臣民懷疑至今乃當時不特不實之法已也
名督小吏微刑倡調理之言又冒無功厚賞以搞私也
鬱不平凡有忠心之性者能不爲之發豎大抵是案也
宿今可妨亦處得其罪有未盡之案查輔臣

當聽之公評。在
皇上當斷以公義。一時之執所定，萬世之言錄存矣。
二曰李可灼已有前會奏議罪，不必紛矣。
給事中魏大中奏遵旨詳議行紛
先帝崩逝時首輔方從哲以春秋之法
皇上令諸臣集議會奏，何以迄今未奏也。蓋
先帝之棄羣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奉旨忠義之對
言者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前日之説不中，而國所
以中
先帝者百端，至藏脈壽于攻瀉，奚元精耗損，憊不可支，
而後以暴下之劑，繼以純火之劑，
先帝所以彌留而不可起也。其罪其言，何以迄今未奏
也。然則張差、崔文昇諸人，所謂
先帝之賊也。要使孔子而作春秋，定首罪必在不討
賊之臣。何也？春秋書趙盾爲弒，惟以其不討賊也。不討
賊何以名爲弒？以消爲正罪也。傳曰：罪責執政之臣。
然則自乙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討賊者誰？甚鬪
也。何以迄今未奏也。且升鬪不討而已，鬪可灼宣賁，
可灼以忠愛見，可灼以劉倖僥，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
者狀爲褒赴予。

先帝未病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所養明所羽翼
之元良，數十日深山窮谷所譽學之
先帝，于一旦欣于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反從而議之，從
者真無人心者。何以迄今未奏也。春秋之法誅意，謂惡
莫甚于意也。問入亂宰，非張差之意，國即國泰之意
也；投劑于崔文昇之意，國鄭養性之意也。而執政
者何又不以聞也。春秋之法，誅賊必誅夫賊之所倚。今
逆意者何所倚？實賊者何所倚？特從哲也。不參紅丸之
逆出從哲之意，而從哲已爲罪之魁也。何以迄今未奏
也。李可灼之案不合之，崔文昇不當，崔文昇之逆不迴
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參，之三案
不定。崔文昇之情罪，宜不下張差，而李可灼次之。
如是而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所以自處者，可以
推斷其罪矣。何以迄今未奏也。
給事中沈惟炳奏：九月二十八日抄到
聖諭有云：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
聖体，以致懷憤在心。十二月初十日又抄到
聖諭：選侍因毆崩
聖母，彼自知其罪，朝夕使宮人係藏，不許朕見
聖母。下旅任各言訟，一以諸不知此而

慈孝真耶？假耶？如以爲假，則克緒之言是也；如其真，則
皇上必非無故而傳毆崩之旨，直
奚明矢于恐，亦非權璫媚臣所敢爲捏。克緒是何肺腸，
乃欲匿選侍之凌虐
聖母之悲鬱，是何肺腸，乃欺以臣子之逆
選侍之哀告，且是兩蓋皆爲移宮發者也。臺臣左光
斗尤是厲清宮禁之職，內有武后之禍，立見乎今日之
語。臣彼時尚疑此言不無太甚，後讀
聖諭，則光斗尤言㮣日後有先事之憂焉，非過計矣。而
臣同官楊漣前疏亦清宮禁，後皆繼之移宮於未中間，
獨力持事，委曲調停，一段苦情，不過一時忠愛。王安乃追
功不能自禁，亦臣子尋常職分，何嘗認爲己功，而後乃
有居功之說。此朝爲者造，而果居功也，何其固之甚與？
蔡而罪之者必無已耶。以上俱奏略
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議
光宗先帝御極三旬，鴻業偉略，史不勝書。議者曰：一月
太平天子。今也
萬年有道聖人，此贊詞亦實錄也。追想
蒙嵗之令人發欲泣下。迨其末也，聞人之
進涼劑寺之紅丸，同一机，令之
媽讒者也。嘗輔方從哲頗秉 國成，慎結與撰，止知有

貴妃，不知有
君父，包藏禍心，其貽惡更在西明上矣。此權臣張論
行所爲公正發憤，欲申大義以討賊也。其要緊全在李
可灼進紅丸一節。夫
先帝當鼎湖落之時，遍哀過勞，已成虛損，庸醫誤令，
可灼之紅丸，又繼文昇以進乎。方是時，
先帝大漸，召大臣託張託后事，一息僅屬，易簀在那，
此正盧扁望而却步之日也。金丹之僞，何益？雖
先帝考終正寢，曉然明白，而可灼輕易進藥，令人不能
無遺恨矣。何物么麼，不知重討而責之罪之寺，以
盡言遺去之，可謂 國有刑章乎？聲請而覲從哲遇信，
可灼有安進藥之罪；由從哲而觀，則可灼有不討奸之
罪，即係長三尺，亦無以自解矣。有條乎左都御史鄒元
標誰秉 國成之言也，可謂千載鐵案矣。嗟嗟！一則扶君
國法、國史交相吿，或寢臣寵臣，至爲昭明；
臣之大義，一則成古今之信史。老臣忠
君愛國，既微性漸老，苦心本可爲清議者遵也。繼之此
者公素投夫貴以損傷元氣者，崔文昇也；進揉藥
者，對可灼也；主使李可灼者，方從哲也。不速可灼無以

宸天下不違丈冕無以服可眉不俯奉從哲官階錄處
無以度天地神人之怨爲泣愛惠百口何所辱
國計界三尺不貸是在
皇上大奮乾斷毅然必行耳即今開局修史將職等議
畢及慮事公備科臣惠世揚議史二疏一併宜付史館
以成
光廟實錄底 國法清議大明于一時矣臣邪當國典
于萬年其有補于綱常名教非淺鮮矣
尚書汪應蛟王永光侍郎陳大道李宗延議
皇上登極年已十六與
世宗入繼同歲選侍藩籬意欲何爲說者謂與封后
穆宗一傳入閣并臣等所敢知倘二事有一得行不知
神廟作何景象從哲擬有二揭一是至一十日一選至
初五日豈總歸於死之想乎錄令而觀封已停宮已發
往事若可無論然皆藉
天地 祖宗之靈與禮部臺省之力從哲以
顧命元臣海移于可否緩急之間若有若無若痴若聾
臨大節而不可奪無望矣且以封后移宮二事令于進
藥一事下知萬世春秋之筆當書從哲爲何如人也
侍郎張鍔世陳邦瞻議 選侍之移宮從哲難以辭擯

藉口然味其語意即從哲不能自解而欲人代爲從哲
解不可得也夫
帝崩而立后此自古未有之事豈待查例而後知其
有無哉從哲不于此時顧選內降引義力爭而設淚傳
本下諸禮部若禮部之奉行復如從哲則事遂成而不
可挽矣吕武之禍能保其不再見于夫以封后必待禮
官之迫而後上以移宮必待言官之迫而後行從哲各
以一揭塞責試臣所居何地而舉動若此其又何詞以
自解也
太僕寺卿董應舉少卿申用懋於倫李之藻歸
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昶滿朝薦焦明遇
黃龍光議
聖體違和豈宜投以泄瀉猛烈之劑乃崔文昇初以泄
藥進李可灼繼以紅丸遂消天之罪即肆諸市刺猶不
足以謝
皇考在天之靈況謝祖人鬼之情也身犯重譴何爲而
賞以大府之金藥背謬誤何罪而累以回籍調理之
責舊輔之心雖亦曲亮可均以爲自覺之地耶至若
賞加之后事從古未聞有也后下
帝崩之後者雖輔不能引論力爭顧含糊其詞曰不知

有此例否至若移宮甚嚴辱此乾坤何等事而優柔觀望
不勇決倒陳利害及衆議逼迫而始以一疏了事古大
臣有主議之風而莫
神器于太山之安者若輔聞之當愧矣若泰昌之精
誕入宮古今莫大之變風顛二字終非信讞舊輔于秉
國之成何不存一段公案俾后之考信者得誅姦雄于
既殁而預信史于天下萬世也昔周公爲流言之故居
東二年舊輔身此不避公論不容豈僅僅流言之比更
當斥同原籍無踪迹而不能遠之戒使得狹莫盤據焉
將來宗社憂無窮期也
光祿寺少卿高攀龍議 刑部尚書孫慎行論劾方從哲
一疏發數十年神人之憤問罪千萬世君臣之義其
功偉矣夫春秋之義本誅亂罪坐主者故趙穿弑君
然歸趙盾爲救也夫孫善之心矣然之獄大賁之藥
相迫而來同一弑也罪也知臣子之義忠憤當何如相
圖處之嘿然若秦越人之相視也豈獨嘿然且力爲調
護力爲庇護力爲考索討賊之人君與賊不兩立相
惟知爲賊而已寧知有君乎諸人若無相國何所恃
而敢無天無地無人理之至此極也相國所以爲無君
所以無逃首惡之罪是春秋之法也臣以爲鄭[illegible]

國原是一人刻爲與可灼原是一案進封移宮之事諸
臣當日所目見相國雖因人成事尚有兩掣進美女進
泄藥之事亦諸臣當日所親見相國何獨力爲揜護曾
無一言相國處分自有公議非臣敢言鄭成固着已事
理前可逆升遷乎輕易進藥可灼處分自有明條文昇
下藥先乎紅丸可廖 圖典乎
給事中劉弘化議
先帝升遐環海慟痛仁之未久
皇上踐祚孺慕敬承之有 君凡爲臣子知勝知愛
而已何忍議遽及宮闈素情卑侯當機最宜決斷而
舊輔方從哲處之偏者依違若隱言其裏執闕疏爲可
駭李可灼進藥一事終不能疑幸于
皇考夫新先者正隱諱有與之藥處民有疾亦未敢書
試者也何以遽其公然投聚之藥敢然調進耶總引進但
因尚在該卸而同籍調理之罪出于何人之手即遣不
見庶之論泌其近不見了全等所生法于舊輔于是惟
有東身聽崔崔蘆薪跡市朝以聽
皇上處分而已其于緘默之則
皇上之孝也其猶先之而
所郵舉恩所進階級陰姑從 此奪職

皇上之仁也若夫道路所傳使宦小之邪謀翻□□□之
定案則逆惡罪大公自愈深恐與非舊輔之隱矣
給事中韓繼思題大中方有度陳兩其郭興治議
先帝疾革之故中外一詞神人同憤孫慎行入
朝抗章誅舊輔以春秋之義痛哉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學自尊崇瑞感足智工奴恩以與錫毛雜處之視踐冰
大義所關綸非辛苦比著者也鎮
神祖剛明乞成定策編諸之宮大本爰定而陰險未堅
其乃益棘悲慶之甚幾入五步之內反中宮嘉者以
孝乃之法宮其時狼藉溺道路以目難其開闢劉紅
乃驟發乎端而鞭策差者如出一口誰秉國成亂臣賊
子接踵矣
神祖登遐
先皇踐祚反覆者愈不自安進文哀之慶進御下之劑
進就火之箭既剖且疑危症驚即金石雖體其係固
手自非包藏禍心豈爲素其何以遂節之形者三首尾
其間乃克畏視之而不一置討夫統圍之獄結罪于覆
亦推以其不討賊也況宜而爲之地乎冊革之際復進
進于后之封宮之遷而不以 上
吾父爲意故李黨故相應罪惟斷而三逆所爲抑又其

甚但罪在大臣未可指定若鄭國泰既奉
明旨寬宥從寬追罪大昇之尊哉首子業術李可灼黃
是狀號于鄉雖斯罪難正天討御
皇上斷以爲人子爲人臣也天爲人臣也此春秋之義
也
若事中光守典議曰封后也而浪傳擬議也而妄議
移宮也而息懷菊非包藏禍心何其大事糊塗若曰剝
黑肺腸豈盡不爲無臍正與進藥之事大抵一副心腸
所當並觀而合議者也
御史劉芳議李可灼試不斟酌之劑宜不可知之藥進
應重罪者方
先皇哀毀之際萬幾方殷攻瀉爰加此中不無機關罪
在李可灼上至若臣妾億兆下臣豈息安人有崇伐性
敢爲輕弄
聖意以逆
聖疾益劇文昇罪浮一操縱而疏漏嚴光爲巨測流寇
何辭得輔身完給與勝腳鄒職卓首
先帝百
皇上而不思射既生覘逆萌之著而無一詞罪之謂
何辭以謝天下萬世恥

御史侯恂議
先帝飢飯未幾頓嬰痛疾之深紅丸一進
龍馭隨泣瀉隨非診脈之官紅鉛非對病之劑嘗試
人法當杖殺易用藥嘗試
至尊豈非向代然則李可灼之罪真自日莫贖矣然而
執寶土張之非方從哲手身爲元輔
君父生死忍聽小人嘗試甚至於舉
朝攻發而仍票回籍調理之
旨明示優容庇奸加此欲無同罪得乎論進封則累
皇祖以龍命之失是爲得罪
皇考以進藥則陷
先帝以正終之非是爲得罪
先帝論移宮則貽
皇上以喬康之禍是爲得罪
皇上人臣有一于此足以正不忠之誅矣願
聖斷之下得而速誅之也
御史蔣允儀議李可灼進藥彼時王安傳諭獎勞袞內
有誰薦舉李可灼者進紅鉛一丸
先帝服之不復等語已爲明罪之一罪案矣乃一筋
稱既致擇訓讀解可灼見伊予內閣自稱有紅鉛藥

可救危語因令與衆共議久之不決而閣臣太內之時
先帝因問有誰聽詩官今在何處遣中使趙召夫可灼
若無閣臣何故呈身內閣輔臣先令許議
先帝臨有故問事宮遣進就有專進此自辯乃自承矣
至貴妃待封選侍移宮二事千古綱常名教所關
不待智者而後辨閣臣但無二心便亦事加恭孫
明是逢迎矣
御史劉徽議
先帝於落青宮四十餘年稱藩母子朝夕困窮一時
羽翼之寡伊而同業從李自侍左右豈無心加乃從
氏之進吳女也而不聞諫止聽崔文昇之用泄藥也而
不聞諫曖昧李可灼之進紅丸也而不聞考究致
先帝以女寵之極縱以毒餌須臾不救輔臣爲
人主之家相凡宮府內外之事皆如吾一家之事不得
推于不及加亦不得諉于不能爲不根究宗尊之主使
是成姦也猶可以
神宗之命爾以至女謁之入明擬以伐性之斧而曾不
於正此何說乎不進諫封后之非紀是聯傾也猶可以
光宗之言爲詞至冒封之號主喙
皇考之賓天而反行賞賚又何說也

大學士沈㴶請告疏曰職之看詳章奏爲職掌也爲國家
封疆之事重也而諸臣即以此欲逐職而後快職若不明
心迹而隱忍以去則是屈于威武而坐視
朝廷之紀綱壞于朋奸之手而國亦隨之若隱忍不去則
是咲駡繇人貪戀富貴舉平生硜硜之守而盡棄之進思
兩無所據職將何以措手足哉今蒙
陛下明示商議之爲正理且云何妨異同則職盡忠之本
心昭然揭于白日而諸臣影響卜度之疑情亦便可憮然
自喻職雖今日即去而使古先哲王陳殷置輔之微指與
祖宗多備閣員之淵衷借一愚戇之臣以稍存于天下後

世則職雖去亦榮此職之所以感深而泣下者也然職寔
有不可不去者五職病宜去負重劾宜去同居政地而心
不諒于寮友宜去身爲大臣不能調和百官宜去事
陛下堯舜之主而危不能持顛不能扶宜去臣去而區區
不遑朝夕者唯是外患未平人心未定議論之水火不獨
小臣也大臣亦有之蓋奴之患如肩背之癰疽一潰則禍
中于腹心故所爲至危而至險者也議者不知顧腹心之
計而虛海内以事此一隅徵兵徵餉日搜索無已一朝蹶
蹌并舉而委之於敵川中之變黔中繼之滇中亦被其蹂
躪誰不繇此而今又舉東省肘腋之間運道咽喉之地叠

叠躝目逆我顔行海内幾何堪此決裂哉忠臣義士夫誰
不太息痛恨于此着而尚欲堅護前非不許有人微言及
此天下事豈真一家私議耶

文定立　朝日遂志業未竟其歸也則以能王之事荷
痛致書勸其協和共濟已而憤爭愈甚從遼海起念者
亦無不致狠于經撫而況政本之地乎直陳安危之介
一疏言皆足以快遠邇遠非蒙王而隱然可知是非當
久而自定
至在閣議以圖邉𥨊有備禦力主遣王象乾總督薊遼
一時廬情夷虜頗以撫字稍紓
天子東顧憂不可謂非其謀也

七月辛亥

錄敘山東平妖將士楊國棟等功績

護衛運道

時山東妖賊據夏鎮，阻絕運河，侍郎陳道亨告急，上命該部議添兵防守。

川中逆酋投遞訴詞，多涉贊畫劉時俊，督臣張我續奏之

上以時俊素受

國恩，如何敢作此事，逆賊訴詞，未可輕

信，着暫回籍，仍行撫按官查明具奏，以憑處分，不得含糊

了事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請盡復言路諸臣以光

聖治疏曰

今日我

國家當外氛內發，迭見層出，財賦甲兵，捉襟露肘，撥之雖

來，開見若岌岌乎病入膏肓，扁鵲望而卻走之日，而臣等

日夕綢繆，恃以無恐者，惟仰藉我

皇上之仁聖耳，自昔頌湯德者，惟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而

皇上清心定志，本源已澄徹矣，揚武烈者曰不泄邇，不忘

遠，而

皇上几席萬里，呼吸已應通矣，勤政務學，親賢恤民，飭兵

選將，令德美名，相望簡冊，而所最可欽者，尤在優容言官

賜環降諭一事，夫言官之責最重，蓋為

國家論可否，爭是非者也，然非好為爭論也，而事有所關，

機有所觸，害有所伏，勢有所成，不得不張膽明目，直陳底

蘊，盡此言以盡此心，惟此求稱職，乃其忠義所激，或嫌過

激，或觸忌諱，倘非諒其無他，原其本念，貰之于事前後，而

容之宥之，鮮不片言觝齬，終身紆結者，幸我

皇上曠然遠覽，廓然兼收，已將科道魏應嘉等五臣，俱

賜克什，盡復班行，異命甫申，歡聲雷動，及時其減，天若有

以應之，一時之和氣，而互相響答者，此臣等所以頌

皇上于湯武之上，而相恃無恐者也，然自五臣而外，科道

則有朱欽相、倪思輝、侯震暘、熊德陽，道臣則有劉重慶、賈

繼春、王心一、江秉謙，皆以言事相繼降謫，雖事各有屬，而

愛

國則同，言各有跡，而愛

君則一，意為

皇上一原百原，一錄盡錄，必有次第之詔，以快聽聞，相戒

靜俟，在揚盛美，乃今逾日，尚未舉行，想萬幾叢煩，無暇省

視，而致美錦不完，臣等不能逃其罪也，近見新咨諸臣，旋

考旋

命下，其科貢未敘者，且論破格錄用，大哉

王言，曲成無外，益見明聖之心，巨細不遺，其戴乾坤之量

而獨于遷謫朱欽相等，未蒙錄用，我

皇上愛惜人才之念必不其然尚有待于臣工之再言乞
也臣等仰奉　新諭故爲稍瀆伏乞
皇上垂鑒臣言恩普一視將被謫朱欽相等八員總
賜錄用盡還原職庶施仁于切望之際則
聖主之鼓舞既神鞭力于垂瘠之後則諸臣之感愛愈奮
精白一心以翊　五位兼集羣策以制四夷
聖德不揚
皇靈益暢內治外攘之績端必由此矣
太常寺少卿高攀龍恭陳
聖明務學之要以立政治之本疏曰臣觀

帝王之德惟明而已惟其明也天下誦之曰明明雖以堯
舜之聖不過明其峻德爲明明后也故明明后必明令
德明德者何人之心也人心本明有不明者何也心本明
又須人自明之故放于外則不明復于身則明着于欲則
不明循于理則明動于氣則不明安于止則明荒于忘則
不明居于敬則明騖于動則不明主于靜則明其明與不
明在一念轉移間如反覆掌無難也今
陛下臨朝百官肅肅于下
陛下肅肅于上
陛下之心無不明也

陛下臨祭百執事肅肅于廷
陛下肅肅于位
陛下之心無不明也然而未爲明也何者朝祭之頃
陛下之心無不明　陛下不自知其明也必反而思曰此
心思中不着一事豈非心爲以守至正乎是所謂心循于
身也循乎理也安于正也居于敬也主于靜也是所謂不
放于外不着于欲不動于氣不荒于忘不騖于動也故曰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得此知吾心之明本來如是不爲
造作也然後
陛下知吾心之無外即天也吾心之有主即上帝也故曰

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故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心一刻
放失即二其心非所以事上帝矣夫然後宮之中得肆然
欲不棄然保之不可得矣至于深宮之中得肆之地癈然
保之而後爲明明之德夫然後
陛下讀聖賢書知無一字不言心無一字不言心之明而
津津有味焉至津津有味于書而此心之保不難矣自昔
聖帝明王未有不好讀書者人主好讀書者未有不爲賢
君令主者人心易放而難操舍讀書別無操之道如大學
一書既講于經筵入于
聖慮臣以爲御此書浚擾玩味明明德于天下標如矣推

而廣之宋臣真德秀大學衍義不可不讀也再推而廣之
先臣丘濬大學衍義補不可不讀也
陛下盡心于三書帝王心法治法無不具備夫然後知無
不明也又如此戎政尚書克贊論選侍一事
陛下念
聖母則寬選侍之罪念
皇考則優選侍之禮義之盡也仁之至也而說者乃曰為
聖母隱諱則為孝明如
聖諭以為假捏忠如楊漣以為無功人臣避居功其居罪
君父有急冷眼旁觀此大亂之道也不可不明也若其

說孝也不知其為孝不孝也以為大孝忠也不知其為忠
不忠也以為大忠大孝大節皆可反黑為白何事不可指
鹿為馬昔宋朝欲貶蔡確嶺表宰執恐開端朱光庭曰使
後世見無禮于君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必此言夫今務隱
諱而已將何所不至哉事有不辨于至微貽禍于無窮者
皆若可數在
陛下多講書精義理此心常明自能辨之果其辨之則如
方從哲鄭養性大義豈不容不討何可一日復令晏然
輦轂下耶臣蒙
陛下擢于廢棄玷于朝班八閱月矣見

陛下真有為堯舜之資天下真可被為唐虞之福而禍
亂未已治平未臻群臣之言鉅細畢舉然舉而措之在
陛下一人所以轉天地之運握宇宙之樞提挈綱維兼總
條貫又在
陛下一心不然如無能之舟無輪之車何所執持何所適
從乎臣故舉要言之必讀書以明理明理以明心明心以
出治始得弘濟于艱難建中興之大業也臣非迂言四十
年體驗于身心考究于經史信其理之必然負芹而美曝
日而溫以獻 至尊臣老矣不能久事
陛下不敢不畢其所欲言伏惟 聖明少垂察焉奉

聖旨這所奏方從哲崔文升鄭養性等已經大小九卿科
道衙門公奏明白奉旨處分再不許牽扯生事高攀龍不
諳事體不遵明旨又來瀆奏其選侍觸犯
聖母朕豈不報但看
皇考優待今被天灾報應如何又言朕兼孝本當重處罰
俸一年
擇二十四日卯時冊封范氏為慧妃 命駙馬侯拱宸持
節大學士葉向高捧冊
兵部上言奸細關係宗社奉
聖旨毛文龍因牽佟養真佟卜年遂被陶朗先處監軍議

害毛文龍，挐到劉一爀、杜茂等，刑部官縱容通同，改口不
認前招，着三法司上緊問明，擬罪正法。劉一爀等身邊奸
細在各處甚多，遼上見有劉得功等，錦衣衛便着的當官
旗密訪拿來，送法司從公嚴訊正罪。刑部等官徇私賣法，
悞國欺君，通不上緊問理，着回將話來。
禮部尚書顧秉謙、侍郎周如磐教習庶吉士
刑部尚書王紀乞恩認罪奉
聖旨：挐到奸細劉一爀等交通逆賊李永芳，坑陷全遼殭
土官軍，其情最大，至今不行問理，反借升官為名，顯是推
故違慢。支吾法司職守何在？王紀着革了職為民，其餘各

官姑且不究，還着問明具奏。
禮臣請視學釋奠以信
王言。
天啓元年六月內題請擬于八月初四舉行，已因皇考在殯，部覆尚未無秉，更于來歲擇吉幸學，至是
禮部復奏謝。
淫雨頹壞山海邊垣官民廬舍無算
經畧王在晉與行邊尚書孫承宗交章言寧遠水災堪憐
情狀
上曰：覽奏，大水為災，壓人難苦，營城各處傾塌，關係緊
要，宜急防，便行文經督撫臣，酌處錢糧，嚴飭將吏，于分轄
處所，應修造的，速行料理，其傷害人民，亦量為賑助，以救
殘生，昭朝廷軫恤至意。
行邊尚書孫承宗請急安遼人奉
聖旨：遼民窮困至極，甚軫朕心，安插事宜，關臣董應舉丞
行招集，經督併各巡撫官嚴飭道府，各設法撫綏，毋徒驅
逐出境，終至失所。其在登萊朝鮮者，行文劉國縉、毛文龍
作何分插，一體矜恤，併俱如議行。
鄖陽巡撫楊述中上言驚闈異揭奉
聖旨：劉時俊、伊男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挐解來京嚴
審具奏，該部知道。

御史帥衆奏曰：臣於前月蒙
恩調外補，已　陛辭回籍，行至雄縣地方，接臣堂官札付，
始知復蒙
聖恩賜環。唯時臣已在途，白雲係念，恨不一依子舍，祇緣
聖恩深重，不得不趨回謝
恩。復任以來，惟兢兢思過之不暇，又何敢為陳責，第目擊
疆事，如身處敝舟，在在滲漏，至二東之禍，猶肩背與腹心
交病，所關非小，臣安能默默處此而不為
皇上陳之。自河西失陷，寇逼山海，諸臣之借箸者，幾無遺
策矣。第屈蒙者當提其衛，擢救變者宜居其要，乃今揄關

片言居要

以西無不厚之防無不備之險榆關以外增城以爲蔽倘款以爲潞虜天險人險亦既恃此而不疎矣是守法之不可無而非其所以守也蓋善守者必以戰非以驅之戰也謂以料戰之心料守而守乃固也臣按關上諸隘獨一片石一路無榆關之扼塞無西虜之撫賞嘶梳疾趨信宿而至此入犯之最便者也關頭者增兵不過數千增將不過偏裨設奴分道內犯而宿重兵於此路萬一堵截不住爲所闌入彼且分兵一枝以綴永平之援而以大師抄出山海之後則東西之勢斷而嶺溝以西皆震動矣所謂一路瑕處處皆瑕者也謂宜重兵宿將預屯此路奴從此入可

控其大舉之狂縱奴若趨關并可爲關門之犄角所謂攻我之堅而瑕者亦堅矣皆撫諸臣議以山石二路付主將江應詔以馬世龍駐永平尊管東協爲山海後勁誠得此意然使兵無固志有望風而潰耳與無險無衆同欲固其心尤在統以良將令其各有所恃益將賢自能練兵以作勇知方而不潰將賢自法嚴兵以必死而不潰將賢自多謀兵以籌無敗着而不潰將賢能燭奸兵以撕無伏隼而不潰又以車爲衛運有足之城摧搖孩之騎奴之長技靠敢格也兵又以有所憑而不潰兵心固民心亦因之而固并將兵若亦因之而愈固以此爲守而衆心成城矣以此

爲戰而背城可借矣不特此也夫可恃在我醜虜亦消其要挾之奸而款之成也易可恃在我朝鮮亦絕其依違之念而毛文龍之孤寄也穩守關之策其直截湊手似無要於此者雖然去疾宜速師克在和霆擊之振酷毘用不潛蹤同心之朋鬼神若爲避銳苟利計疆即如虎之相爭勿計也臣願在事諸臣出此也苟知探驥即偉甲之多寡勿問也臣願在事諸將出此也幸今經督道將俱悉心邊備而樞輔孫承宗又躬視關上矣知必有一番方略以紓主上東顧之憂但謀不厭審將不厭多以不情款之心用款以不忘戰之心議守以長城之才求將如杜應奎李懷

信等俱宜置之要害與江馬二帥同心訓練以堅三軍之骨則遼事尚可爲也遼患息即畬安二酋且蹈風景奪又何難妖賊哉此臣於羣策中揭其最直截簡要有裨於疆事者爲

皇上陳之伏乞

聖明留意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杜應魁見報新兵著即馳勅限統領前赴山海李懷信有兵都調赴山海與同杜應魁公同江應詔馬世龍置之要地同心訓練以堅三軍其圖剿理屬寧疆土其間事體或有當議者着輔臣承宗詳議來說

大學士葉向高申救司寇王紀疏曰臣病臥旬日閣中事
務一切不聞昨方具疏乞罷束裝待　命乃今早忽聞有
旨刑部尚書王紀革職爲民矣紀與閣臣沈㴶相攻談者
亦以爲過
皇上但責以六臣爭論之失體紀自無辭今乃以佟卜年
劉一爌之獄而遂斥逐一大臣則從來所無之事大小臣
工莫不疑駭夫一爌卜年之問在法司誠失之遲然如此
大獄必須詳審讞議其情果真則雖父子兄弟不能相庇
如尚有可疑亦宜虛心以求其當三尺在衙
天地神明在上誰得而枉縱之有一毫枉縱之心便得罪

于　宗社得罪于天下萬世問官之罪且在各犯上矣紀
歷官中外素有清正之名乃敢欺
君枉法曲庇叛逆之人以誤　國家而蒙戮辱臣知其愚
不至此也自臣受事見言者從年來之廢弛每以嚴威果
斷勖
皇上臣時語同官
主上英明天縱所少者非威與斷也正恐威斷未必盡當
臣下不得言耳今旬日之間　嚴旨屢下緹騎四出又繼
之以逐尚書
天怒赫然如雷霆之奮無不摧折威已彰矣斷已行矣然

而王紀之斥辨非其罪即劉時俊之逮表亦竟以巡按官
之勘明爲妥故臣雖當身病力竭奄奄待盡之時不敢不
陳其愚伏望
皇上少霽天威收回　成命令紀仍照舊供職責以作速
問明前獄則大臣之體全而國法
君恩亦爲兩盡矣昔皐陶爲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
曰宥之三張釋之爲廷尉文帝將殺人什之堅執不聽此
二事者或主寬而臣嚴或主嚴而臣寬跡若不同而要之
皆斷于法微獨皐陶什之無心即堯與文帝亦無心也故
爲世稱二臣帝堯文帝之仁不衰臣敢爲

皇上誦焉至于蜀中鄉官不許領兵則臣聞自有蜀難鄉
官如董盡倫以計全城張德金富廉李大儒等誓衆殺賊
似不必盡奪其兵楡關之監軍贊畫但不可侵大將之權
若全無一兵管轄何以展布江應詔
物書兵部請之臣等撰之有無重賄必須查明應詔已操
大將印守關又有馬世龍爲之後勁而又調李懷信杜應
魁諸鄉兵往彼作何管轄是皆該部與經督諸臣之所當
詳計者臣老悖昏迷自知言之無當而犬馬有心不敢不
盡決不敢黨護狥私爲　九廟神靈所殛伏冀回占語無
倫次統望

聖明鑒其愚誠而裁察焉臣疏已具道與同官亦有公揭

列臣之名似可無言但彼此各盡其意以俟

皇上裁擇理亦無妨故仍敢封進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

奉

聖旨覽卿等奏知道了叛酋謀陷三韓戕殺官民喪失疆

土通國飲恨逆虜陷没皆奸細所獻今屢次拿獲奠正奸

細通不上緊會問奏請正法任其躭延藉口爲辭至紀全

無急公欺君誤國遲慢支吾本當依律重治念係大臣姑

從輕處了予奪出自朕衷有何猜忌卿等不必申請已有

旨了

貴州巡撫王三善餉缺堪憂疏曰臣初疏擬住沅州者爲

行師之道莫先于足食而黔省兵食尤當先議夫人而知

黔之貧而不知黔必仰于楚第由黔征楚遠者四五千里

近亦二三千里往返必須二三月安能必有司之速應安

能必解役之疾趨沅州者黔楚之交便于期會者也爲餉

計也弁疏擬住鎮遠者臣住沅州月餘一切分派糴買差

有次第而所募楚兵必使入黔然後可以核實可以歸伍

待粮米運至鎮遠稍有積聚然後可以親提大兵而上數

路並進一舉蕩平不然有米不至與無米同有兵無食與

無兵同故被圍者雖急而解圍者實不能急且不敢急其

所以不敢者自圍臣視臣猶解倒懸若臣自視尚存孤注

會城圍而尚有臣臣舉事不當而黔遂不可收拾矣故臣

再疏止擬住鎮遠非逗遛非畏縮原爲慎重而不敢輕發

以誤封疆今聞會城之内粮食已盡力難復支會城之外

文武將吏一無可恃臣若不進會城倘有不測封疆之任

誰實用之死于法與死于敵孰勝此臣雖極知力不能進

勢不可進而不容不進者也臣五月二十三日抵鎮遠二

十八日即提兵赴援矣各兵關支行粮悉于俸米載道而

來臣視之皆糙米中參和燕麥且半多腐臭畜亦不食何

況于人如此等米即運至百萬何益嗟乎此楚有司之罪

抑督餉官之罪將責楚之有司則遠不可問將責督餉官

而黔省寥寥數員無可代者亦不過付之長太息而已微

臣此行雖事處萬難亦必出九死一生之策不敢負

皇上委任之意第恐臣心無窮臣力有限既進而援兵復

不能退而慮餉伏乞

皇上將新簡貴州按臣董登

特賜專勅提督湖廣一切軍餉任扎鎮遠仍准其不必候

旨以臣具疏之日爲始即便移文管事其方面有司敢有

仍前怠玩溺職者不時糾參提問則風紀張而羣吏肅是

不動聲色而濯輸于不涸之源矣又新按臣雖將蒞任黔

按臣史永安尚在閩中新按臣已任監鎗舊按臣慮任監
軍並其任黔久熟諳夷情身臍重圍練習兵事兒剿麻世
災與同仇之義更倍恒情此尤當賴其共濟者也至于藺
撫臣李㮚前任御史劉述祖題議留鎮偏沅彼尤止藺州
一酋之變當此兩酋並起之秋爲變更大而所在土司各
懷觀望尤不可不先事設防則此鎮萬萬當增應否即留
任偏沅乞
勑下吏部覆議施行
司禮傳出
聖諭諭內閣即今封妃大典在邇所用冠頂塗冊等件錢

糧頻多例應該部辦納自奴酋發難以來兼之滇黔蜀營
交發軍民塗炭以至各省直加派重征民不聊生況內外
庫帑罄竭軍興不貲朕特命官于內庫査齣修造至期應
用以稱朕節匱之意卿傳示大小臣工凡有軍需等項錢
糧務要各秉公心樽度不得靡濫仰體朕衷特諭
廷璧御史傅宗龍奏曰臣滇人也冐險出滇爲鄉人乞旦
夕之命謹以臣鄉危迫之狀爲
皇上陳之方奢酋之發難也臣鄉之文武大吏投袂而起
搢紳庶士聚族而謀僉曰蜀與滇唇齒也無蜀是無滇
不停征繕以俟

朝命既而曰蜀危矣 朝命遠恐不即臨褁糧而前不遑
啓處不謂 天禍滇國又生黔禍以分覆滇師都司楊朔
延以三千人敗歿于畢節矣叅將尹啓易等一聞敗信自
烏撒奔回而霑益矣方松林皆不守平夷衛遂爲土婦設
科之黨李賢所破矣都司李天常以四十人敗于疊水矣
尹啓易又以三十人爲設科之數十人所敗而交水及曲
靖城外之村屯焚劫殆盡矣武定尋甸嵩明之間日尋干
戈無一日不傳警報遂援兵四集而東川之賊乃始出巢
幸也天之不以滇予賊也土官沙源再戰再捷而後賊首
璜賊首璣賊衆潰滇之會城免爲成都之續也嗟乎滇人

之瀕死者屢矣被兵之處不忍言矣水旱連年四金而易
米一石行賫居送秪爲盜資避難流民顛連載道即受廛
附郭者倏移入野倏移入城憔悴飢疲無復生理毋謂逆
人巳人最苦不幸滇人又身罹之今東川業已遯歸霑平
已次第收復天暑雨寇必潛踪驚蒐似可粗定矣然一
賊未除司帑告罄兵以無餉而難聚賊以無兵而復滋九
月十月之交米已熟而未收是賫寇糧之日也且按臣楊
春茂行矣撫臣沈儆炌行年七十拮据愁苦通身是病矣
司道各官察處者差行者擺踵而去見在會城者僅林壮
標一人迤西僅徐秘玉之機二人迤東僅潤鵪一人監偏

惟有責士華而要譏畏議日求解任亦不過排空名而已
至于將官中能勝討賊之任者更無一人撫臣即竭盡心
力不敢告勞而一心兩手安能應日新無窮之機務耶臣
等覩其癃痴楚楚可憐惟有相對太息而已是將有賊
無兵欲增兵而無餉既無兵餉又無將吏以調度之
皇上誠一垂睿思如此光景滇南能不淪爲絕域乎尚能
保一年無事乎臣寬私省親于去年十月抵里方期叱馭
而前所遭地方大亂臣自分必死于賊永無事
皇上之日矣茲獲苟全性命皆
皇上如天之庇也臣懼與全滇億萬生靈並膏原野萬不

得已循漢丞相諸葛亮征南之舊道從鎮雄入雄安從貴
郡渡金沙江而入會川遂從建昌渡瀘入蜀今已抵成都
矣臣之勉爲此行也仰奉簡書圖畢力于理鹽之役臣之
志也然冲炎犯瘴割父母妻子之愛而冒險出滇爲鄉人
乞旦夕之命于
皇上尤臣萬不得已之至情也臣之所首懇于
皇上者乞　嚴勅新撫按及新推司道諸臣從建昌刻期
入境受事蓋此時黔路已斷粵西亦有一路可通而夏秋
瘴癘爲虐或諸臣所不敢輕涉也瀘江雖有瘴而不甚毒
且臣可以來而諸臣獨不能往乎諸臣入而法令一新盜

賊亦當斂手此救滇第一急着也撫臣所題
請就近推升及添設將領諸務亦望
皇上勅下部院速見施行早得一人入滇即得一人之力
矣其次則　請發帑金
皇上于東西交訌不惜傾帑以供軍費溥海內外無不謳
歌即加派未停不敢懷怨夫滇亦一藩省也顧不能當西
蜀之半乎乞
皇上慨賜二十萬金與蜀並運責令蜀撫差官轉運入滇
以爲滇兵續命之劑仰見
皇上慈愛仁明不忍一物失所其不忍以二十萬金置滇

可知也且臣之求原不侈也其次則乞
嚴諭督臣張我續乘取重慶之聲勢速勦奢賊即乘勝以
勦水川若奢賊未即就擒亦須分兵從鎮雄烏蒙先平東
川爲臣鄉除腹心之疾臣鄉原無一事以救蜀而全省皆
擾督臣能不念滇而早引手乎東川先平次及鹽倉滇兵
可與蜀會即百奢酋無能爲矣其次則乞
皇上諭全蜀中撫按開通建昌臣鄉在天抄蓋自玉斧一
畫而滇不通于　上國矣
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自黔取滇取蜀今之東西二路是也
太祖遣將南征亦有貴州原非上路之

曲阜為先聖之都，賊攻其城

諭以蜀中未下，故不得不先從黔入耳。今黔省傳聞未確，則東路尚有可行之時，然不可以歲月計也。粵西未開闢，則舍建昌何適乎。必建昌無梗，而後有入滇之行。然滇與蜀氣脈流通，而後可合力以圖賊，此理之一定不可易者。臣親履其地，求其利病，而力為調停，亦不過給應付之餉，補原額之兵，假便宜以殺賊，而取山澤之產，以濟驛站之窮，不必創非常之原，而兩省可合為同室矣。若廟謨獨斷，肯以會川改隸雲南，聽其制置，而自建昌至黎雅青之蜀中，尤覺便益。以會川至滇僅九日，而至蜀必一月，遠近之勢異也。臣已將彼中事宜面告之撫臣張論，書

達之撫臣朱燮元矣。兩人俱為社稷，業有同心，然非明旨諭行，恐究竟作道旁之議也。今日之勢，似蜀急而滇緩，然滇亡則蜀必不能獨存。其奢賊一窮，不入建昌則走東川矣。故滇之可慮，猶在蜀之上也。通建昌以安滇，實所以破奢酋之後窟也。滇蜀合而俱安，無憂黔矣。廣西南半壁，終為朝廷有耳。臣聯滇無奇，又奔走困頓，係上辭見，非宰無倫，而區區之心，甚於飢渴仰望

皇上之一憐憫也。

賊攻曲阜，却之。

報稱六月二十七日，鄒縣奴賊領馬步萬餘擁到城下，知縣孝貞武率坊樂捍禦，賊不能犯，復退至

向日得畢力以攻府，賊欸令擇鄒縣也，動亦徒叔

挨營而去。

沙溝兵將擒斬妖賊，奪回糧艘。

報稱六月二十二日辰時，有朱滁州所屬通州所庶鄉共四十六隻，在于運河彭家口湧往，有招夏縣妖賊千餘，名陸續前來搶掠，沙溝營官姚文殷，帶領等齊集本營快壯軍兵，并沙溝所近四處衙兵共三千餘，一字彭家口拒敵，擒賊人孟尤漢等，有安等共十一名，殺賊人四十餘名，孟尤漢係鬧香總兵官，有安等二名，五工貞夫城搶去龍袍七隻，俱係光漢並有武，領勤，滕縣者也，糧船俱光漢等攻搶，被淹沉水二隻，撈回韓莊，與各船速成大封縣

淮兵驅斬夏鎮妖賊，運道復通。

淮兵與賊交鋒，殺死大半，賊窮無路，從東路白山走；沙溝營官姚文慶等率領營兵，齊兵趕殺，殺賊九十餘名，將前路去糧船七隻，撈回韓莊，餘賊盡奔滕縣

遼陽城火

塘報五月二十九日，遼陽城先起白氣，後起黑雲，紅雲一塊，從空墜下，火燒城內房屋，人口被燒死無數

禮部尚書孫愼行以病請歸

上曰：卿淸修峻望，倚毗方殷，覽奏懇誠，難切暫准回籍調理，稍可撫按奏請起用。

加惠安伯張慶臻少傅兼太子太傅，以賑迎

護送

皇祖妣神主及光廟護送

皇考梓宮，屢著勤勞故也。

內切要之
疏可備南防
部人留心
將八九

二十一日祭告
神宗顯皇帝
神主奉安太廟
升李若珪楊漣太僕少卿
山東一日二捷
撫按奏報七月初九日據總兵楊肇基報稱本鎮力疾六月十九日兗州府即遣游兩連游幸于本部院于下七月初五日親臨祠師初七日早李監軍王副使徐副總兵本鎮督師兵將至鄒縣閘官兵隨招勢六月念三日陳仁將士忠勇痛哭拜莫不人感泣正切奮志同仇殺賊來竟忽報妖賊衆擁一萬餘五路而至已近城南三里大肆外掠鎮兵承本部院方略同兩道中路號令先發游擊將紹芳王化淳領騎兵一枝迎賊截殺而都司楊國棟分兵二枝遮出賊尾賊驚背受敵殺死千餘抱頭向逃我兵追至橫河山水暴發賊奔寘梳

張被水淹死無數俟天晴道路總兵南下勦滕之賊不足平矣。

應天巡撫王象恒亟備勤除以衛根本疏曰頃者滕鄒之變臣曾草疏一用撫諭之人一用附近之兵一用見在之粮于時賊勢稍息遂未敢頻瀆不謂彼賊雌伏之後復爾鴟張夏鎮之禍慘矣且因沛縣攻濟寧窺兗州索戰于徐淮而邳州更岌岌矣腹心咽喉之地遂至梗塞衣冠文物之區盡為戎馬此其患何如者況南則鳳陽泗州東則淮揚再南則留都關係何如重者寧可不急備乎除將前疏補牘以進外臣已調兵防守鎮江等處而更有最急當請者江上之要害有三事機之當議有三而勦賊之要着

惟一敢備陳之一則京口一則浦口一則安慶京口項臣疏添游擊就見在舊兵整理之此時之言也今事急矣京口須再加兵一千以防水師而作淮楊之後勁此一要也浦口南北之冲在南都城外六十里大江之岸北則滁鳳喫緊門戶也此處必增兵一千一勇將領之庶可以折北來之瀾此又一要也又西則安慶為諸省問渡之津而應安徽池太寧六府幅幀參錯祗兩道臣平時已苦于奔馳之不及而況此何時也徽安道且倘以押運行矣千里之區豈可無彈壓之人故安慶必須添一道臣而以安慶之全應天之半屬之江浦六合皆可遙制且有事可以移往

二縣拱衛留都就以本地兵操練急則再加兵一千庶西路可以無虞此又一要也夫此三千之兵其大略也急則增緩則減原無則就近召募之各營有餘則就近調發之隨時斟酌焉若夫粮餉多則用須一兩少則九錢大約兵一千月有千金之費而哨官隊長之加厚衣甲器械之新增大約有一兵又有一倍之費臣與道臣皆隨時酌處或動協濟海防銀或搜括帑藏不問何項許為佛給事平查補此所當議者一也又有砲臺之當設各處俱有砲臺而南方則無之合于沿江諸處如京口如龍潭天寧州浦口孟河福山靖江等處俱係江岸渡口皆立砲臺數座上蓋

一房中留砲孔下空之可以藏兵每臺大者一二百餘小
者百十餘賊至渡口則火弩齊發可以堵之于彼岸可以
擊之于中流雖費多而其用大此所當議者二也又有漕
糧之當議今糧在河萬艘鱗集而此賊乃扼其喉緊項已
奪砲船糧船十餘隻矣及今宜將漕舟在徐者斂之瀕南
江南附近地方行者量留數處積貯有方查安慶一府漕
糧尚未起運須該道府申詳欲留之以爲該府備禦之需
臣以彼時事勢尚緩未敢輕議今似不得不然矣以上皆
防禦之着也若夫勦除緊要之着必須
勑山東河南巡撫總漕總河及募兵居中合力併兵及南

京操江與臣衙門佐之兩淮鹽臣巡漕御史又繼之各便
宜募兵便宜支餉或因糧于漕艘于鹽課多者四五千少
亦一二千四面環攻剿于盡殲總之事平銷算摠合則力
大分則無成急則濟事緩則難備故盡舉力舉策以救焚
拯溺而後寇盗不足平耳不然若膠守故常坐以待斃噬
臍而圖之不亦晚乎臣此時見目前事勢緊急不得不盡
言如此者伏
天之靈得漸漸就平是在臨時斟酌耳伏乞
勑下該部酌議覆請臣等遵奉施行
朝鮮陪臣吳允謙等四十一名

論文能者當以此疏爲準的[illegible]

大崇教等七寺喇麻僧班就頡行三十六名入貢
禮部尚書孫愼行歸
兵部尚書黃克纘亦歸
光祿少卿高元察奏爲 因辟輕撤可痛帥尾孤提宜併
作開海外消耗描寫島中情形略陳
聖聽伏乞 勑下廷臣詳議監督撫按酌餉飽士牽襲攻
守漸圖霆取除兇事從來譚國勢者必通華夷疆域爲一
身而後脈絡可循經畫不錯
皇上試披皇圖而俯觀遼河東西疆土南至旅順北極開
原延袤一千幾百餘里非我

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二百五十年來
皇上所恃爲 社稷左臂而身使之者乎此眞臥榻之側
也
皇上豈肯容他人鼾睡者乎臣歷覩數十年來豢養遼臣
戲視 社稷恣塡谿壑循至二三殘臣跋扈不恤我
國家全盛金甌頓棄視殘缺如未渡河而主帥先逃奴已歸
巢而城池終弃金戈鐵馬肝腦塗地忠臣義士塞草萋蕪
風聲鶴唳驚盡公卿之壺域恫疑虛喝煽起草澤之波濤
海內豈少李永芳之賊哉盈庭之不忿而憤然作色也豈
非

皇上忠義之士。爲　社稷圖復此左臂者。乃道傍之築迄
三年而未有成言。致使徒步海外之一毛文龍。稱將軍於
皮島也不謂我　國家熊羆塞外之氣象之可痛者如斯
也臣於文龍之報捷鎭江城也初實駭之。度酋奴必有舉
致全城之慘。及鎭江城之既屠也。甚爲文龍危之。計文龍
惟有疾走朝鮮之着若以文龍之舉動核文龍之伎倆此
非大呼盧博塞之徒呼號僥倖一擲捷試而捷得之者乎
此何可恃也所幸天助　社稷逆人忠智不二心之人之
避禍各島與各島逆民之生長於島嶼舟楫之間者適與
文龍遇合於間關險阻之區由滿川浦至皮島而止焉至

此而文龍之伎倆始可次第見矣文龍所居一皮島也而
進之犄于島鹿島石城廣祿長山諸島文龍據一島而諸
島皆皮島之島也據皮島則皮島之人民與之訓練而安
全之勢必與文龍求其同生不求其同死而各島之人民
生死肝膽與文龍同也計各島之人民初之救死不贍得
文龍與之唇齒爲命而以漸觀其中膽智勇敢之士而劄
之以稷兆給之以器械馬匹而壯士有死之心無生之氣
與文龍誓期食奴肉飲奴血。其有北向報効
朝廷之心可知也此文龍雖視島中之情形可描寫而得
之者也如此情形而有不甘苦與共飢寒與俱者非必文

龍與非文龍之爲心其同舟共楫之相顧相恤亦勢之所
不得不然也茲臣謂籌　國家之變與兵家之宜者因其
勢利導之而已矣此又文龍招視島中之情形可描寫而
得之者也文龍仗　社稷之靈以徼天之倖者此也以臣
計之天之不可長恃而倖之不可屢徼者其說有幾臣謹
揆之海外之消息集之爲愚者之千慮而
皇上試垂聽焉臣觀今日　國家功令殘逆流移之民混
亂竊入內地者定以奸細論此令中外奉行嚴於細柳矣
登萊之地逆民不敢瞬望海濶一步則夫遺黎之在遼陽
者勢必盡驅而置諸海島間有逆民之奔竄于風波而止

乎內地者亦如驚魚駭鳥逃之乎深窟而後可得其性命
之情則逆民之不竄入於酋奴而依歸於文龍也即三尺
乳臭亦文龍之義士矣文龍而有人心有弗飲之食之者
乎度文龍亦勢必不能不飲之食之也試問文龍持籌足
食作何料理此其可憐者一也或曰文龍尚有朝鮮可藉
聲援佐餉之一力無非爲我　國釜山之援其君若臣誓
不敢後以負我
主恩監軍一過不禁騷擾而　國澤蕩然使伐戎之禍遂
見于李暉爲首奴驅朝鮮之叛逆者且在肅攬之內矣文
龍不懲創而濡沫之朝鮮之民又未必不藏虎而包戎也

如此而欲望緩急於此輩試問文龍講信修睦作何方略
此其可憐者二也最可慮者謂文龍性忠義其人耶則今
日尚方之劍何殊蘇武之節文龍臣鄉人也文龍而果至
于此也臣且當執鞭拜下風何敢重疑之文龍而猶不免
於中材晚近之末流也萬一興師日費不支仰天飢餓其
告上無以答
君父之命下無以飽島人之腹酋奴乘間葉香餌以招搖
之文龍於此生死難持而進退維谷彊埸之禍有不忍言
者試問文龍銜鋒馳突作何韜略此其可憐者三也酋奴
鬼蜮幻有幻無海上訛傳朝三暮四或從榆關而逞聽或

由旅順而塗說逃兵廢將之口吻江湖術士之揣摩或慕
祖功宗德而居無事或效指天畫地以倖邊功訛以傳信
信以傳疑葵藿之夫似迂似痴燕雀之輩亦醉亦夢
皇上山海以東一片錦繡江山等於沉舟破釜矣傷哉不
知篙師孤撐之所以也中外譚者徒舉毛文龍爲一話柄
可謂一文龍之外遂絕孫吳之跡乎請就文龍而詳文龍
之說喜談文龍者謂遼事兵興以來從來未有手擒俘奏
眞父子一報奇捷　賜劍賜蟒洵是赳赳干城此夫鼓舞
文龍以賈餘勇者非乎此信文龍而過者也過計文龍者
謂酋奴毀滅遼城收拾老寨以東絕無有入犯聲息又何

必毛文龍添此贅疣諸兵耕餉並嗚呼浮浪此夫裁節漏卮
以求實事者非乎此又不信文龍而過者也乃文龍之自
信何如也文龍踞皮島畫圖立說而號于衆曰龍居皮島
跨鮮制遼控阨上游躡踏寬奠撥履南衛撓奴手足居奴
腹心更有餉道直搗巢穴壯哉言乎譚何容易臣度文龍
就中進止機宜而竟其著數韜略進之未必制酋奴之死
命退之不至損我　國之威靈文龍便宜行事將略義能
出此乎獨憐其孤棲窮島置身絕塞投石超距之未遑生
聚教訓之不免其心於貓鼠之眠辟張爲龍虎之鬬仰海
天而飲泣於巖岫濱渤之衢望辟長而號呼於登萊山海

之間文龍之最可憐憫者此也又文龍所自信而中外大
心所未能全信者如此也而由斯以譚文龍鎮江初捷之
時則爲倖得倖失之文龍鎮江既屠之後則爲若存若亡
之文龍皮島未營之先則爲可留可去之文龍皮島既營
之後則爲千慮萬慮之文龍
皇上試下尺一昔諭文龍曰爾居島中山川形勝聚米可
圖爾共墾漑屯牧與士卒耕者是共練楫師沿海哨偵以
制奴出入就關嶺設奇潛伏扼奴項背與朝鮮臂指相通
不失輔車之倚登萊天津山海諸要害務爲率然策應使
酋奴不得兄長萬里金湯將在皮島焉如是則

皇上之倚畀文龍不啻心膂而文龍誰不手額頂踵捐糜

香擊以報

陛下乎。

皇上試下一檄予朝鮮○○○○○曰爾國淳容文物。略似中華風俗

人心與他國迥異垂二百五十年來世受國恩。毋相變。毋

相軋。矢心戮力以匡王室。朕將嘉勞之不遑其或左右觀

望畫首鼠之端功令具在。毋貽倘先正蓋。如是則朝鮮感

恩欲死。且吞刀浣腸。上下相安。與島中漸成犄角之勢而

領可祭　閣下矣若夫遼之土地在也遼之遺民在也痛

楚鬼之莫返。悵呼搶之無從。

兩僧餘僧象一閃 卷十四

皇上試下一令諭之曰爾遼煙雲稠密爲國保障。一旦權

歸此。朕心彼痛。爾豈不知。爾其收污口。屢生聚。朕將責

且社。嘗爾所以恢復永圖遼家。如是則遼民死而未盡者。

將扶老扶幼裹糧荷師以候王師之至

淮揚兩以臨民力城新防以其民窮盡人同天其修首之甚急者

秀水　沈國元述

八月壬子

山東巡按監軍御史游士任直陳人妖地變天異以資修省疏曰人妖謂何臣初來入揚也揚之人流言曰淮兵亂矣揚城陷矣庫金劫矣臣在舟聞之笑曰此必有人倡此以激吾兵耳及四月初至揚淮兵寂如也無何又匿名帖曰淮揚至于五月廿六日起兵臣又笑曰此必妖人倡此以搖吾兵耳至是日兵盡過淮淮兵亦寡然也然後查揚城內真正思亂奸民殆以數千計而蛇山一派則不止揚

郡已也江淮一片地無適而非矣尚不知何自動也此未發之人妖也臣正欲離揚而白蓮賊起攻陷城邑徐濟一帶水陸並梗自南自北咽喉斷矣自度前去之兵豈能飛越而發兵時不干一甲一械防生事也寧知其有此乎裁留揚郡鎗鉞等数千件以解發前去之兵入淮已在六月初矣清江浦有曹汝風者來首妖賊四十餘人名姓皆的傳頭也然窩于糧船且皆此四千人勾連可萬人賊不敢問有深意焉非畏賊也至黃河口據都司徐尚元報稱初九賊以萬人攻夏鎮吳典史率鄉兵千人先潰賁中軍領徐兵四百人不援防守夏鎮哨官不見守備葛秉忠經過相值無馬無械兩羞怯化熙仗之使戰猶冲殺一陣殺與亦相當因見鄉兵既潰徐兵不來四面火起乃奔還船船已先焚矣先化熙之手書現在化熙權一時之急非有他腸也齎書官鄉手殺數人亦戰疲至宿遷職前營守備王鳴鵝與把總劉國忠百總李桐珍等遇賊于黃池山下幸自封有火罐數十件向前攻打敗賊走力追之擒賊首一人併奪獲刀鎗旗幟百餘件宿遷知縣所目擊也職鞫賊首名劉永明係滕縣一派分據艾山主艾山者名曰趙大偽稱安民王以廿八人塗面稱廿八宿口稱我佛出世廿八宿俱已下界爾何不速從有大利益以此惑人約集有

二萬餘人合鄒滕等處共十七枝尚有十餘枝未動云云職已決意殺賊即于宿遷縣推牛誓師將劉永明開刀祭旗詎臨刀猶稱寡人受享已鼓但弟子不來救云云當賞王鳴鵝等銀一百兩又杭州知府李犨然船已被賊留住亦藉鳴鵝等救脫蕆至桃源李犨然賞銀六十兩此亦少許之功也若在他人決定粧點一篇好文字以報內矣職羞而不爲也夫葛秉忠之敢戰忠也其潰也以無械且無援也突然之遇非奉職令也劉國忠等之捷也以稍有械也亦突然之遇非奉職令也職尚在數百里之外及誓師厲兵一面發檄文數十道招撫鄉愚曉以禍福以發解散

計一面委加衛都司盧學信統領三千兵而以張思任吉
監併發劉佐兵二百名原任知州徐長祚兵一百四十名
赴夏鎮矣及過諸城令亦云近偵探得妖賊十七枝鄒縢
之數尚不過五六枝耳語若合符此已發之人妖也地變
謂何六月十六日臣到宿遷之次日也未刻黃河忽清可
數百里許鬚眉皆照掬以烹茶潔淨無滓家語云黃河清
聖人出
中聖已當陽矣安用再清爲且萊郡七月初五寅時地震
有聲如雷吼自西北往東南去屋瓦皆動天異謂何六月
廿二日怪風大作折木發屋黃河岸之船竟有被風浪擲

送在岸者殺穀不知何如七月初三申刻日四珥珥旁有
赤氣一道狀如虹蜺忽成一人字頭向南腳向北如筆寫
就久而不散夫年來怪風屢發不應而赤氣似人字頭反
向南腳反向北又橫旁日珥豈即人妖之應乎而蓮賊之
爲人妖即見於天象又應在日珥之旁故職見河清不敢
喜而見地變天異又不能不懼矣
主上宜何如早計何如修省以爲　社稷計也若夫驛遞
當蘇人人言之即沭陽贛榆相去一百八十里而額馬止
十二匹昔爲僻壤今有逆賊則濟兗鄒城路皆阻塞而此
二邑頓化爲通衢豈十二匹馬所能答應每一使客至正
官輒單騎自顧馬於民間若可知矣推斯以往苦寧止於
兩邑以職計之猶昔有腰站應卹伏之無腰站則應加馬
自行軍調遣飛報賊情外惟發鄒符而倘馬戶逃竄官亦
逃至
國有警急亦中格而不得達全局之血脈絕矣若用兵之
地應急減新餉勿驅貧民以資逆賊此尤要着也此亦早
計修省千百中之一也夫職以痴心苦語後以熱腸陳言
職恐已不可藥矣
太僕寺少卿滿朝薦天人交窮疏曰臣薦每覽前史辨忠
邪之分途著興亡之先鑒君能親賢遠奸日趨于治君或

疏賢親奸日趨于亂千古一轍世有大忠直進危言援引
正類葺鋒補漏可轉亂爲治世有大奸巧飾讒辭暗傾善
類黠寵惜援蔽治而爲亂亦千古一轍也
陛下恩加于大小臣工亦欲其汲引賢能淸理刑政爲
國家計靈長豈欲其排方正壞典刑而習　國家于蜩螗
沸羹之場耶
主有帷幄之任臣無犬馬之誠天威赫焉尚不悔其顛倒
也二乞骸耳周嘉謨劉一燝願　命倚重之大老以構譏
去孫慎行守禮介石之宗伯以封典詘王紀執法如山之
司寇以交章革職皆不顧惜焉獨朦朧于三十劾疏之閣

臣即去而尤加異數焉控其藴于鰤頭屏刻壯于逐臭之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等之倒籍
已重爲藉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揚等之拂衣又中一網打
盡之計孔融等去而漢益促李膺等逐而宋不競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邊策耳伏羌索百萬之費遼臣尤
虎其少伍卒乞鍋銖之餉度支尤戒其奢恐驅鶏終至厥
室呼庚難與荷戈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棄城耳且多年議確之犯或以庇
厚而緩求旬月矜援之輩反姑深而苛督怨婦霜飛于六
月竟臣冤報于三生所必至者張什之不再內徐有功且

真咽也
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循奸耳正罪有常律乎庶無溢條
至于遼虜爲奸細獻送使其果獻送也即萬段何足惜乃
湖兵則臣鄰辰州應募者遼虜失陷郡人在陣目及身以
桑梓求見臣故得訪其遼虜二事之詳遼陽之禍起于袁
應泰之納降夷盡佔民婦女置不理以故遼民髮難遼鎮
袁撫開門獻于奴酋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
廣寧之孽起于王化貞齎金以啗西虜而不給使卒偶有
聲息驟之城外扞禦連宵苦雪難爲固守化貞知其不足
憑議閉奴酋過河又不見西虜策應也不覺手腳荒忙他

頭走矣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一謀深一謀
一局巧一局謀求于奸細不過爲延撫脫卸之地耳
皇天后土可欺乎三光百靈可欺乎王紀想亦訪知府賞
不欲殺人媚人耳
祖宗朝豈有此顛倒乎賊會輪之近資軍困歛之民皆髓
血乃棄城數撫鄉三千萬如落而之沙巧驅撫夷餉三十
餘萬若草頭之露何至重疲省郡水火迫于旦夕 請調
加派播遷觸若 九閽步步誅求挺而走險恐異時叛亂
不獨蜀黔齊魯已也泥沙委弃而漠勿求膏血殫竭而征
勿減

祖宗朝豈有是顛倒乎閣臣職掌調燮票擬主持清議況
全劉伏闕顛政宜謀斷共矢從前撥正不爲不多何至今
日見有忌才壞法之疏不公斥之輕則兩可其說重則徑
行其言矣見有極奸匡國之疏不公持之輕則姑不究重
則遽加罰矣平章謂何
祖宗朝豈有是顛倒乎尤可恨者奸璫家居迎款過道中
托數千金于蘆受借譽起平章入邸而蘆受敗則又營窟
于輿籤遣押客日伺 內府交歡巖扈之奄借以招寵又
勒奄以撥感樹黨清裂之衆皆奸璫作之俑焉
祖宗朝迸流所必加者也至若戚畹所不當問何至以奄

人銷骨之私説哉。
皇親之三僕。 三宮分有長尊。何至以美妹傾國之私陞
淸 毋儀之芳規貌娟胥于典臺褻壺範于屧扇此
祖宗朝防微所倍凜者也臣之所陳。種種顛倒。無一非實
陛下倘以臣言爲不實則願將臣疏焚于
太廟告于
二祖十宗之靈若朝存之言不實願徼恩于
祖宗之靈遞五行吏拘其魂督六甲神斷其體臣且毋之
以凡此種種顛倒成于
陛下者十之一二成于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剛愎者激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五 七
縱而沓美机鋒柔險者委蛇而固護營巢狙獪者徵譽而
寄探聲息浮游者虛擁而并視蓬蘆以
祖宗金甌玉燭之爽與屑越于畫蛇指鹿之訛言以
祖宗龍拏鳳附之忠賢推折于劍腹戟拳之毒螯以
祖宗櫛風沐雨之基圖破裂于雕虎羙犬之樞策詡子計
尊槐水濯媚口善汚人此言雖小可以喩大臣不知
陛下何負于臣子乃臣子之恐負
陛下一至此臣子亦各有鼎不自愛惜乃汚面衣心甘爲
青史斧鉞又不思
陛下祿陞之及臣可以覆露爽代臣子顛倒之弊

國不顧傾亂斯須恢復天刻能容此輩哉漏哉臣豈不知
韓文謫于暴奄楊繼盛死于毒楠然一腔血鬱極而溉誠
不忍見神州之陸沉致
陵寢之震驚也即從逢干于地下猶生之年也訪巢許于
山中亦臣之願也所望
陛下終覽臣疏希發乾斷嘉與閣部大臣掛明種種顛倒。
不憚改絃悉軌于
祖宗之掌故則君子道長天可回人可收一旦而黃虞天
下無難者如執成心詘詘血流恐遲則瓦解魚爛之端急
則四分五裂之禁留此公案于天地間吾之葉伐不很耳
兩朝從信錄 卷十五 八
疏入奉
聖旨落職爲民
科臣朱童蒙疏劾馬并張士顯妬害揭楊劉鎮華情罪請
丕議處分
貢臣辭歸
上曰朝鮮王恪守臣禮助餉恤民忠義可嘉着賜文綺
一襲銀一百兩仍 賜
勅諭以旌忠節差來陪臣吳元謙等航海入貢艱險備嘗
其領賞外加賞綵緞一套通事等官加賞綠衣一套隨從
員役各賞銀三兩以彰朕懷柔遠人之意該衙門知道

禮部侍郎朱延禧姜逢元補經筵講官

御史侯恂按黔陛辭條

奏十事

言據臣六月初六日抵平越各兵將在新添龍里相距止
千里臣至見之言哀調衷和下降惟聆遂于初十日督
兵此時副總兵孫時逢與參將范欽擢各不相同
十一日範總兵于賓濺河洗賊交戰官兵失利上所追
數百聞時總兵亦略相當尚未敗也而孫擢兵不援即
由范參于黔廳言其僉達前制輕戰之失判黔撫即差
官拘促范參將令其兵悉發徐節制花之兵鎮其省兵
入千人督其原額各兵一關此指進一開而散千進少矣
議停徐便勢孤至十七日為安賊所困遂至全軍覆沒
是兵知未長實滿害忠等圖不足議者焉一龍白滇盤
皆表裏者而今皆陷豈不痛哉
聖心之憂勞念事之追急敢以此論黔中之事即安位且
去國家遠總一主巡按于萬敢者能自己切與
今式曷路蘇且久從滋豈曰無將乃天下而皆負人也而
人乃天下之人漫無措中外交瑕豈曰無人乃人
君未嘗負臣也而臣每負時清事有濟行惟大
矣茲舉目前要務因大計事得十事為
皇上陳之
一實業不可不定也嚴爭不可不和也權貳不可不稽也
一安撫不可不擇也保思不可不救也嚴威不可不審也
一邊若不可不念也兵料不可不諳也召募不可不戒也
一驅遊不可不節也美官定國家政體
于部總于閣一切機宜須再三斟酌然後請
旨條下所司書一一行之令論異之議先自異同向
者撫黔之集附戰撫之說與夫監軍贊畫之不得兵也
李情信之調山海也
明部臣領罷撫方其實在而又令人按所行事之
家那而謀則吏資若非在意見之不設部兵量之未

臣之所言之也曷謂權貳當□大師之先于樞密也其經
最重而在今日則又最難故必威名素著諳練有餘者
乃獨肩其任而後快焉即如吳仁度清品雅士授以軍
旅之業若才與風違矣中途告病不出不另推而又趣之
使來夫其無病抽身則必坐視
君國之急將安則之而如果病也少司馬登萊有之官
也曷謂安撫當擇撫臣之設所以布德宣威彈壓一方
須得其人監司而下稟稟望風提封以內無不畏然矣
即如張鶴翔之在發南綏兵黔滇撫保障王象恒之
在留都且以餘力遣將解往馳山海名省而皆如是之
也千城豈憂無托耶故當事宜慎擇之其循貪依恐哀
暮者無人展布也耶撫清望恐淳剛者無真幹局也是
安襄之第一義也曷謂侍恩當裁
聖主踐祚之一意恩廣被一時乘機遂會乞請乞陛者慮
不無僥倖之心焉上姑予以為榮下濫得以為嘗或主
弁易名之大典而亦徐邀之矣嘻人主摩禡宇內
止此生前對賞與沒後之襃衰耳惟蓋難忘禁嚴可惜
願
皇上持吝嗇之戒而已矣曷謂嚴威當齊堯舜之世都
俞吁咈濟濟一堂周成唐虞之治順者
嚴言屢下震怒不測司寇實黃華職去
國而近又有建言削籍者矣
聖明初政御寺之臣阿逆等于侯訟之元首股肱之
義舜乃少傷乎國體嘻度關係不淺願
皇上寬雷霆之怒而已矣曷謂邊若當念今之為邊吏
者不歿於敵則死於法又不則以參劾去耳彼其王闓
之入難期全印之盡何日一望疆場氣索然盡矣豈安
望得其東力乎請自今凡任沖邊者得以破格論陞
滿報遷別求才賢代之使進可以望封拜退可以侯陞
韓關功名之路鼓舞豪傑之心斯亦激勵之遺意云
耳曷謂兵料當詰從來刑名錢穀有識者皆可以單
也措辦而獨用兵有專門長有別業焉今將官出而與
兵樞筦轉而銜文何兼才之多也而一遇緩急又稱乏
才無論官易方則人有異意之心而技不素習者不精
也請自今慎選兵部司官而久任之漸而邊道漸而
邊撫漸而總制又漸而樞密悉于此取才焉彼其閱歷
而諳練者皆兵事也庶乎治兵不患無人耳曷謂召募
當戒自有東事召募者紛紛矣而究竟無一兵之與
俾國家無數全錢枉付逝波而轉徙逃竄誰笑而漏
官爵無倒而得稱踵其後亦可承以為職矣非不討違

卒告覈發在鄉兵也內有營兵外有游卒設法整飭備
嚴防禦世爵世業蓄之家下精核而尊信之勝烏合畜
萬萬也易謂驛遞當前驛途之困蠹矣宰榮究極何啻
解懸惟是清覈閧局蕭條逆旅而資郎任與鑽營一差
反得鮮衣怒馬騶翔道路此輩假差為利需索歷擾何
所不至乎欲清驛傳當無禁止正途而禁雜流一應借差
馳驛者盡行停革至于指資斛遞費本少而取償多明
是騙局尤不可不共而諸部名色之差亦各量為裁減則
輪蹄省而疲累甦矣以上十事或人所未言而陳其端
或人所曾言而臣竟其說總皆目前之要務耳 圖之
大計惟望
睿覽留鑒焉矣一一採而行之 光望
皇上務勤政親賢納諫以蘇將弱兵四字則衰微以應
吏知民四字乃盜賊勸精圖治坐致太平臣趙在迎荒
趙肯
闕廷有餘福矣
贈義烈○鄭賢董壹倫光祿少卿蔭一子正千戶世襲仍立
祠歲祀。

免。磁。羆。等稅
妖賊于弘志糾眾倡亂于武邑諸處保定撫臣張鳳翔請。
遣兵調剿以資勦禦
平遼副總兵毛文龍遣部將陳忠等斬獲樓桃塢湯站等
處賊級械馬有差
平遼副總兵毛文龍劄奴滅奴疏曰切臣一介庸愚在遼
二十餘載謬蒙遼東撫臣王化貞委任遂以孤軍搗毀逆
於遼民潰散之餘復鎮城於麗國畏懦之後雖至風兢冰
堅根匿援絕而猶伏
皇上威靈廟堂勝算討復寬奠鎮江聯南衛而上年十二月

內奴賊渡河之後尚餘十餘萬歸義之民實陰謀其志之
麗人牽制奴無西犯遼津登之援師一至廣寧之進兵有
期臣張勢光鎮倡率南衛用報王撫臣知遇之恩即以報
皇上寵異之典矣乃令津登之應援議同聚集山海之防
守急切剿虜設奇正以定分合保危關以衛
神京復如理亂絲臣雖孤處海隅瞻依 闕庭未嘗不太
息悲咽而繼之涕泣也敢以一得之見為
皇上陳之西虜反覆不常誠宜待以羈縻至於喜峯山海
各處用先臣郭登守大同空營火炮地能及劉基磁石之
屬以資城守而更寄還 神謀以折虜志使彼為我用而

不為我患此山海待西虜法也朝鮮素稱小國自我有東
事以來兵餉喪於遼瀋河之役水卒死于 詔使之還既發
我卒於彼之江洋更恥彼餉於我之兵士困疲極矣而無
端之徒非謀貪經撫咨文則鑽求部府批扎勳騎官爲滿
馱私貨隨途擾害舉國盡為擯眉臣思奴酋發難皆爲市
井無賴所激宜速
勑登萊撫臣嚴禁奸人托名咨札以入麗者此登萊聯朝
鮮澄邊壘於三方布置之謀以廣寧為正登津為奇今則
山海宜守登津宜戰若就登津較量則津兵當以應援山
海而登萊接聯旅順密邇朝鮮但令各島聯絡其中島上

居民自王撫臣多方招撫而各民自多感德應無不効命者夫或招或勦或戰或守或進或退或合或散出沒海上神島間之奇謀用登鮮之聯合固非特牽制奇着實爲恢復要着然自各島布置始查得廟島鼉磯島皇城島爲登萊門戶兵將船隻急宜往守諒登萊撫臣自有成算惟是旅順之險設若爲奴所據我之往來不便旅順東距三山島三百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隻七十號用經略標下練兵都司陳大韶以旅順南營遊擊職銜居之從島入守旅順則登津朝鮮之水路通矣三山島東距廣鹿島二百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餘號用經略標下練兵都

司王學易以旅順北營遊擊職銜居之從島入守金州從令陳大韶應援則彼此牽制率然之勢矣廣鹿東距長山島五十餘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號用經略扎委練兵遊擊宋鵬舉以復州參將職銜居之從島入守復州則斷奴酋之左臂矣長山東距石城島二百餘里請以遼兵二千水兵船五十餘號用經略標下參謀都司劉可伸以海州參將職銜居之入守海州石城相近小松島請以遼兵千餘水兵船二十號用經略扎委加銜都司林茂春署蓋州備禦事入守蓋州即命劉可伸爲之應援石城東距麗島二百餘里請以遼兵千人船五十餘號用遊擊

委守備張從皎以岫岩備禦居之入守岫岩麗島東距鮮境寬奠二百里即用經略扎委鎮江練兵遊擊張忠扎委練兵都司署靉陽守備尤景和各率所部乘除于鮮鎮寬奠間并相機直入奴寨且分且合以疲其力且進且退且戰且守以挫其鋒學彭越肆楚之法孫子罷吳之術虜之逸者勞合者分而後臣督率衆營各兵憑山扼險直逼遼瀋山海關更出師應之如臣前揭部院謂山海扼其脛三岔截其腰臣等于東南拊其背而躡其尾奴可滅也夫招練遼兵既免安家行糧又省日月擔閣兼習虜情而我得一人賊即失一人兼之得也乃遼處者謂遼民藏奸冊令撫

海正不知遼將或多通虜遼民反實懷報國且據其壯丁爲兵截其家屬遷登安插遼處何奸之有攜遼給臣餉三十餘萬差官刻期押付并再挑選登津各處遼丁二萬召募浙兵精於火器者萬餘給發甲器械分往各島俾圖戰守以襄恢復至計奇正互用首尾夾攻豈特奴酋不敢窺山海即河西亦不敢輕渡矣伏乞

勑下兩議處分倘以臣言可采速

賜裁決誓以慕義之餘年爲　國家竭東隅之報効且臣受王撫臣東行之令原約七月襲取寬鎮八月撫臣即渡河東從以事多掣肘坐失機宜奴勢益熾各城復陷致臣

効忠効義之雄心淪沒於堪悲堪咽之時事而更遲延僉
遲候兵候餉沓然一載此何時勢也而堪此空談空談乎
況去冬奴賊先攻鎮江知江東無兵是以新正突心過河
以攻廣寧今又牽制無兵則山海必成孤危而　神京登
能安枕且奴衆雖不能搖舟而遼民捕魚為生者多為賊
用彼如先據各島則登萊亦成危局是奴可水犯陸犯我
總難戰難守即殺身異域徒增泉下之悲而一片忠肝無
補孤魂之泣矣萬分緊急敢冒斧鉞上瀆倘　廟堂以未
經目擊之情形偏執登鮮無益於恢復之大事優游不斷
挫過六七月光陰秋高風勁漸至冬冰事不可為奴得併

力山海海之衆及臣身居險地言出痛心不敢自附否晝
希祈我
皇上　勅諭諸臣用臣末議使得悉心計而盡弄乎鯨吞
鱷噬之中即粉齏有餘恭候來
聖旨　該部看了來說欽此隨該兵科抄出到
部為照毛文龍接濟之說急者自急緩者自緩此已腐舌
彼如充耳致使君令不足以敵臣意當局不足以勝旁紛
奈之何哉假令榆關可丸泥封西虜可覊縻使文龍即不
遠置弃于虎狼搏噬之穴若猶未也則何恃而不恐數月
以來寧前諸處奴未敢一矢加遺誠恐長驅而文龍之議

其後也文龍滅奴即不足牽奴則有餘議者毋棄文龍如
潛中梗奴一意西向捲甲疾馳危關孤壘奚以禦之況其
列兵旅順改造風帆萬一據海島望登萊混稱兵鼓棹
迅至彼時即悔接濟之遲恨何及哉據文龍塘中諜奴情
甚悉又謂某島該兵若干統以某將誠不欲海上各區使
奴先據長彼覬覦之心絕我牽制之路也夫遼民苦奴之
虐逃依麗國者以十餘萬計其心為中國者亦且數萬
誠　勅令戶部亟如臣部議餉十萬前往接濟選遼民勇
者置之行間列于各島以所舉材官分隸之既無招募稽
遲之慢又無安家行糧之費較之客兵不習水土不耐風

寒不勇戰鬥者費倍省而氣倍壯是一兵可當數百兵
也夫共不可丸泥封鞭策使者　朝廷且不惜數百萬金
錢為補苴之計而明明能乘奴者任其疾呼不為引手臣
竊惑焉臣部前疏所　題問兵部撫援海有日可無容贅
獨淮兵前奉　旨過海而裹足淮揚藉口劉妖勇猶之威
稜自行自止　廟堂之旨意朝四暮三其何以示令共勍
昭畫一耶夫一渡海耳懦者畏之以為害而奸者願延之
以為利所稱假借劄委擾害無厭藉其牙不恤其私利其
物致拂其望則柔逆之謂何臣部當剪浮撫諸臣亟嚴加
申飭矣既經具　奏前來相應覆請合候

皇撫州之自安而誠然藩之於首尾非遼易撫輿此其心固足以係于天下鼓世矣

命下遵奉施行。
太學士孫承宗以經略遼難得人願親督理關城兵務上
䟽曰臣頃于講筵請奏關城事宜仰蒙
皇上一一　俞允且急催更易經略一時諸臣同心憂
國無不悉意商確而目前人才止是如此欲求滿足分量
衆口稱快者極難但關城之事擔擱已久半年來兵未合
營將未來臣有進撫議築議鑿曰口聲聲俱說要守而將
不前兵不練何以爲守西虜央央非守關之人道將紛無
守關之計以三十萬可了之工而計百萬以八里地費百
萬之工而待歲月道將之破局道道之籌策寧足爲乘營

山三萬之衆民豈可恐其化爲夷虜關城數萬之流民豈
可恐其盡爲淵藪而方且釋最急之計與可緩之工如寧
遠以內二百里之疆土幸奴酋所未到而今讓爲西虜之
暴壊今之遍關而處也我漸實其土則西虜漸遠于關議
及而進受難于危也可乎至大將方在經營而彈文稱其
手足矣道將倘有籌策而彈文又剪其羽翼矣將使才賢
臬討于道官敢勇程材于道將滿鎮之旌旗無色一方之
嘲笑有聲益精神意緒理于顰眉神情凝滯于偏枯識不可
愚之數以爲遠大而反失其目前略不可忽之幾以漸坦
前而又失其遠大倚不可任之人以爲公勤而或膈于忠

計聽不可信之話以爲忠計而更昧于公勤此山海之大
槩而道官道將之爲也經略王在晉清辨嚴明公忠拜鎮
意在守關自是滿　朝定論而無奈將吏之進者遂皆守
之說以謬逢主意而既無將遂無兵更多方以去異己之
不爲進者在晉業蒙
皇上召還矣然而代之者實難其人已令舉
朝皇皇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可應其求即臣所職三四
人臣所未見者既不敢任耳而臣所久識者亦猶未盡滿
心臣再四思維與其以天下之重付之不可知之人而並
以身從何若以身任之即天下以爲不可知而臣尤得以

自竭其力願以本官赴山海督師既可以用道將之長而
柔其短臣亦可以爲道臣用而補其所不足如秋高馬肥
之日奴未窺關則以見在之將督率三軍爲
皇上力守雄關必不使匹馬橫行如賊稍知欽敢犯鋒則
臣與諸臣將先簡驍勇有智之將以訓練士馬兼以提撥
全鎮之精神如遼人可用決不敢以衆疑而棄弃遼人西
虜可撫決不敢以衆信而遂懸西虜待兵將調和文武附
豫進可攻坐可守然後用事諸臣中擇其可付大事者授
以經撫之任是臣所以忠
皇上而報

神皇帝
光皇帝之生成也臣適與禮部侍郎鄭以偉議以偉謂臣
不可去中樞仍當擇任經略而以臣往來關上爲督視其
次第㮣知才力綿薄未必即可擔任然當今萬不得已之
時諸臣或抱欲爲之志或抱有爲之才而未見關城之事
臣亦既見之而㫖故身任之豈惟仰負
皇上委托盛典即自修省何以稱塞職分至于不量
臣心或謂妄以經略授欲得之人而又或以爲才不堪負
荷妄自擔承且成敗利鈍前途自難逆睹臣俱有所不顧
矣事急情迫惟

皇上憐臣眞懇之心唯臣以本官督視關城兵務數日内
便可單車赴任待歲終稍有次第便可還
朝其合行事宜容臣另具以聞尋得
俞旨
遼東經略王在晉請旌苦節䟽曰撫平遼總兵官毛文龍
呈稱照得職原係山西平陽人也寄居浙江杭州年九歲
父監生毛偉弃世母沈氏年二十六歲即守制家事家落
職伶仃孤苦無以爲生幸母舅令順天府尹沈光祚養育
成長職念母老家貧因遊邊塞筮仕以斬獲西虜功升遊
巳旋蒙楊經略加銜都司母年六十有二髮抱霜在杭歷

書召職私情烏鳥罔極私衷南望涕泣膺爲百斯陳情晩
道不俞給假此時職亦念忠孝不能兩全 國家正需多
事不即南歸而母因念子展轉床蓐已成終天之恨矣雖
比皐魚之痛竟同吳越之仇此職所以呼天望雲而每不
禁涕泗也然在遼走言上院亦未嘗下擇蒭蕘遂致遼廣
速陷職每念臣子當以身許 國故沙塲拋骨爲將之榮
但慮一旦聚葦則職之爲臣盡忠 廟堂必爲職顯揚而
職不及爲母氏陳其苦節則爲子盡孝之道職實有虧而
職母冰霜之節操是以子不孝蔽其善矣今當
聖明以孝治天下以節義風天下如職母者應在旌節建

坊以彰風化而本部院鼓舞將吏之法必能達其萬分積
結之心事以得其寸心感奮之努力職非負駭亦恐雖也
願居鼓舞之中敢求心事之達且職有職無援自分一處
報 國職歿而誰爲職母鳴節乎即職弱弟毛季龍肄業
錢塘庠學亦安得如職存日有本院鼓舞將吏備職之詳
外孤危爲職題 請旌節乎庶職生彌奮斷結之必奮當
奧賊不共戴天即或從事疆圉而忠孝無虧得含笑見母
氏于地下矣伏乞照詳 請建坊 旌節施行等因到職
看得毛文龍之母沈氏青年守節臣從浙多年業聞其梟
文龍剔歷邊疆伊母倚閭屢易寒暑遊子念華髮之垂遲

海外孤臣咸白雲之在願齒貞戢其赤志底彰伊尹之吁
激蕩本自名門玉成厥嗣乎武文能爲　國忘家焉
君忘親當體必至之情而
朝廷教臣以忠教子以孝須爲錫類之典即其立功名于
異域亦宜標懿指于所生　旌表之恩似應覃及經具呈
前來擬合題　請伏乞
敕下禮部覆勘旌揚以示激勸施行
政經略王在晉南京兵部尚書
以聞爲泰疏撫遼東山海等處
三法司再會審佟卜年仍議流三千里杜茂劉一𤍞劉弼

功等俱斬罪寶承武斬罪
但兵達奇勳等釋放立功
華進任總兵薛來胤回衛聽勘
憐才公揭
浙江在京大學士朱國祚工部尚書姚思仁兵部侍郎
王舜鼎吏部侍郎翁應祥翰林來宗道錢士升等爲
剖久未明之公論雪久未雪之沉冤懇
賜泰伏以昔
聖臣以振士氣切惟賢與取士國家盛典理宜殺瑜
不能長爲蒙存何秉至公理無昔貴豈直至于嚴及修
士子闈遂不容端忽玄黃之戰爭斷成彼一大之蒙非尚
果學賢賢鋼考官而斷士子之波及諸上又借士子以爲
考官有史當時輿論今日言有餘痛以微聊示于聊之
名中式事八今狀華以覽生遊選童學緊者誠其勤則
不擾不屬而望何但卡非論與負則露壁房隨鵬表不則
象而結試以平日好奇之過試卷不盡句字之鹹適當

會號之紛擬三假謂革之機關密一秋流落四科吁
闈補讀至再至人皆知其用意深不惜其濯落昔
先帝登臨匪月恩遇匪宗升遐一
詔悽慘士類之無辜被黃此但深臨屍開之昔弟悽戚
勤所司奉行每恐議論之紛遷至
聖恩之組批有等誼切推求均如究困試以一言覽之
公論近來士子中式之文安能片言隻字昔無瑕疵但
收羅出自無心則遇會亦其運命況文之奇正工拙不
能自言初其則書已成不妨收之一種縱以好尚有
豈僥倖紅不嫌遺正但當輕則之試重則討抵試賦裁
罪見所令已藏之案竟爲反之舉試是嫌尼訪驗哀苦
狀元我同人能無酸鼻況
先帝恩詔澤及指衍豈以文理循齊之貴士不得此
作升犯升之部人均沾
聖治以此敎彼情何不乎伏聞孫宗伯予學賢之呈批
以久潛不准以知宗伯懈但悉仁業心閒學賢之困但
怪前人之禁開結娛異日之乎反但在宗伯未免成心
況天下更有公論許等言之又言自知其贊伯未免成心
難保人壽幾何尚學贊奔走長安窮途無措一旦長將
成病李況霜露使士類長有不伸之冤氣

先帝有未有之深仁
天下久有不明之公論豈不可竊豈不可慨且學賢名
雖被斥志不少衰朝夕手不許毫苦以前者之未既則
請再觀其因舉之求後舉是亦保全之中不失慎重之意
子濮老先生未老先生皆在京師夫昔日學賢之業而二
考鄰老先生詳學言則奧息耳鄰蘇門者先生臨
公去今日二公歸而學賢則候之日也
二世老先生皆學賢頗正公道則假之
華恩之際更以王于儀中未復二生爲賴分考
吾思師義兩賢豈有私哉若夫學賢原于
首卷之非鄰之之門生若以之一門生座主之
則當之際官之時何不爲學論有若以學主之情
之嫌一必有改之意公論再一兩之日何以復
科與賜謂是亥寅之則學驗之學賢論兩日論之
不相一宜之不斷以賢者也以學賢既宣
時不第之人紛紛爭建不化皆知至學賢輩
尤能遺之不必更言奏伏乞達章恩給之籍聊先
賜奏復寬學賢後來利會試　國是幸甚　溶公論

學術歷科已久世道風俗理趣洋溢非教無道學可及

九月癸丑
初一日
皇考大祥奉安
先帝暨
孝和皇太后神主
左都御史鄒元標謹陳共學之原以完衆志疏曰臣欲待
畫之年日有家國之志行裝已束待期而請備闕
聖嗣誕大小臣工咸悅
聖皇有子臣受不武之恩不隨班行歡忻祝頌豈臣子之
情臣所以眷戀遲回者以此本月初四日接兵科朱童蒙

一疏爲憲臣議開講學之壇
國家恐起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
爲戒法度風俗進退賢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深識科臣
心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
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只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
本分與否也天下治亂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術法
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術其道無繇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
惟是欲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
名教所不載也泄泄嘻嘻容若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厚

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士人成大小成小德可成才可達
蓋是
皇上大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不有泮宮會館舉目如
林韻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得此寥寥則古昔賢先王之
儒紳邪豈獨多此海內衣冠萃正之壇坫耶臣嘗思之千
古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
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至宋而諸儒竝起我
明益光大有耀臣等言欲爲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
思爲東魯延箕裘之說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竊冠
幸棄孝廉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
遂深山者三年後入夜郎兀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棲

遲田畝又三十餘年頗有此學死生夷狄未嘗隕志所藉
朝夕切切者無論他省卽東魯劉孟秋朱洪謨王汝訓其
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當
國集諸計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
今未嘗以是少徐階相業
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講臣等亦每集于演象所日有講
論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
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弃斥逐之日以此洗其覬覦消
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竊爲淸危救

苦良方非盡惟至命妙術亦觀斯道太極諸林下臣亦
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
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類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
位極人臣勳剗旗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虛死
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漂泊何所此臣所
以束髮至老不敢頹墮自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
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岐意見
一倡衆和幾消清議懲前毖後不在臣等臣心在光天化
日之下身在藩籬垣墻之界聞童蒙之言惟自散自策更
復何疑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尤求有聲矧伊人矣不求

友生神之聽之中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等
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願罷臣以為倡學者
之戒臣歸為順則之民足矣願
陛下經筵日講為諸臣先無以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
斯文幸甚世道幸甚
國家幸甚奉
聖旨朱童蒙疏已有旨了卿積學真修方資表率不必介
意該部知道
左副都御史馮從吾上言頃臣見朱兵科議闢講學之壇
等事臣讀之不勝恨愧竊惟世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

恃有此理學之一脈亦惟恃有此講學之一事講學創自
孔子而盛于孟子故孔孟以作春秋闢楊墨為一治至孟
子後有異端蜂起列國相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良可浩
嘆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然中與于宋而禁于
宋是宋之不競以禁講學之故非以講之故也伏惟我
二祖開基表章六經頒行天下
天子經筵講學
皇太子出閣講學講學二字昔為厲禁今為令甲是周家
以農事開國
國朝以理學開國也昨二月間因東事暫停

經筵而言者以為不可旋復舉行人人稱快然臣子望其
君以講學而自己不講是欺也倘
皇上一日問講官曰諸臣望朕以講學不知諸臣亦講學
否不知講官何以置對倘
皇上一日御朝問諸臣講學亦有定所否不知諸臣又何
以置對今臣等期建書院于此豈為名豈為利豈為官豈
為一身宴遊之地豈為子孫世守之業原為南京十三省
俱有而京師為
天子之都為首善之地反無非所以壯
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盛況今夷虜交侵邪孽猖獗正當

正而和毅而切可謂善言學問淵矣

講學以提醒人心激發忠義先臣王守仁當兵戈倥傯之
際不廢講學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不恤得失
而甘心冒昧爲此也臣罪良深臣心良苦矣夫以二百五
十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眞爲可喜然以二百五十
年所未有之事而一旦爲之眞爲可駭無怪乎童蒙之有
此疏也童蒙欲臣等修職業惜精神然講學正講其職業
如何修精神如何惜耳童蒙可謂愛臣厚敎臣多矣臣方
感之服之而又何暇與之辯惟望
皇上察臣無他罷臣歸田使
廟堂之上省此一番議論臣卽耕深山亦有餘適矣奉

聖旨馮從吾品望素孚何以人言引咎著照舊供職
左僉都御史鍾羽正講學欽贊
聖功疏曰臣叨任
聖朝伏覩
陛下篤志向學緝熙惕厲親日講御經筵講讀之臣諄諄
進說文武公卿序列充廷
皇上潜心聽納日就月將大小臣工非不歡欣祝頌
聖學日新
聖德日躋登唐虞三代之隆俾天下臣民莫不同心而向
道此舉

羣心盛舉

朝之同心也夫君者臣之師也師旣向學臣獨敢自弃乎
且仕學非二道也學者學其所仕也仕者仕其所學也賢
傳聖經總是治平之具官守言責孰非性情之名判而二
之豈仕之學經徒爲俯拾青紫一登仕路便弁髦經傳禁
口講習之功師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非吾師之訓與若
帝王可不學而精一者何傳大臣可不學則啓沃者何事
羣臣可不學則面牆者何云前代勿論于祖宗講讀之官
崇顯問之佐何者非勤聖學以爲臣民之法乎從而禁之
其奚觀焉或以爲
國家多事兵寇相仍講學似爲不便臣獨以爲文事武備

源本一宗稽古聖人赫怒發于道岸誅罰出于帝側智節
勤衆必以降衷恆性爲言至于魯之多士克廣德化晉之
元戎詩書禮樂豈必無學乃爲能用武也哉臣待罪西臺
切見左都御史鄒元標理學節義卓冠羣倫左副都御史
馮從吾默証潛修特超塵俗其杜衙門擯[illegible]紀表率憲
綱案無留牘廷有暇功至其倡明經學成就人才惓惓惟
恐一日不聞道義之談一人不入聖賢之域者僉贊
皇上講學之勤率臣民而爲
皇極勤典之人必共忠且勤也而奈何其禁之也書院之
設實爲

皇上闡首善之功臣入署新治事未與效草昧之力非
異同也惟臣學識膚淺不能取信于人至累三臣謬衆
議乞先將臣罷斥臣退復丘林山詩讀書以終路幽伏願
皇上益勤聖學講明經史清心窮理所其紀造大小臣工
同心同德悅禮樂熟詩書以贊內修外攘之治登斯世于
唐虞三代之隆矣奉
聖旨朕留心學問登禁臣下講學且仕學相資何可偏廢
這所奏知道了
太常卿朱光祚遂稽月令除骴之仁兼倣厲官遣禬之義
近擬

國典復有明徵祈廣大德生生以消民厲以勿傷宇宙泰
和疏曰臣幼讀禮周官借人之職以掌除骴凡國有稚
骼埋胔之令卽古之築觀者豈徒示武功明德義哉蓋謂多
殺露則傷天和大亂大荒所必至也查得
皇帝朝先臣李秉巡撫宣府奏據土木鷄兒嶺戰歿遺
骸一萬五千仍
請下令大同紫荊諸鎮并掩不下數萬皆捐軀邊臣也而暴骨
如此則山東四川景州灤縣等處弄兵潢池之赤子餘披
宗報今日殺幾千明日殺幾萬恐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
人之血是亦知

天之
主所必惻也則掩埋之月令不可思乎李秉故事不可做
而行之乎禮有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二祈曰造與所
而祭之也三祈曰禬凡國之凶荒與民之亂喪皆禬焉又
有小祝掌小祭祀時事候禳禱祠之祝號以弭災兵解者
曰災人患兵人難也以遠皋疾解者曰皋自貽之毒疾者
厲氣也臣看得山東往歲大荒衆
皇祖遣穩臣過庭訓發帑施仁全活甚衆今瘡痍乍起而
妖教繼之大惑不解斷首就戮臣恐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也查得

穆皇帝朝先臣馬文升為兵部尚書會江南河南山東泰
晉大旱特
請遣使崇祀羣神為民祈福
上從之今思
泰嶽鎮東方號曰天帝之孫生人之府倘邀
皇上靈寵發德音遣一人造而修禋明信潛孚兵荒永息
古帝王有行之者不可謂其為荒唐矣臣官贊太常例亦
祝接經據典欲仰佐吾
皇上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以孚天和以消民沴識者或不與
宣室夜半之對同類而共識之乎所以然者為

國以禮禮設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
日傍有陰氣相侵犯也二曰象陰氣附日凝結成象也六
曰瞢陰氣蒙蒙日光瞢也三兆數見而東省所報人字之
象尤難緩豫則所以預禬國荒修禳民亂忍不與禳祀
綢之仁亟亟並行哉雖明德薦馨無煩尸祝而遇災知懼
不廢禱祈。臣素未習占候家言但以闕詩闕禮滑擬其為
上為民之忱如此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行令各該督撫按臣遠遵周禮近循
景泰弘治二朝事例遣祀除厲用禳氛祲俱限冬春之交
各該有司于厲壇相近所在另置漏澤園一區收掩道路

遺骸分別男女勿容混雜先日冊報院司於天啓二年三
月奏繳報部分別賞罰各有司除原設郡厲邑壇外仍宜
倡建鄉厲壇社厲壇以妥先祀其有好義士民捐貲葬骨
設壇虔祀者撫按徑行旌奬此事據臣所知在山東則濟
南府同知唐謙吉昔為石首令著卓異之聲華近賢之山
西撫臣劉策太僕寺卿耿廷栢籍籍同聲東昌府同知李
自遊前令天長慕古循良之治近賢之保定巡撫張鳳翔
光祿寺卿曹珍洋洋一口是在該省院司專議委用必稱
任使非虛也推之楚蜀相鄰凡蜀中身首異處之遺骸
浮江而下者臣鄉賢監司守令自能視物興悲恩流枯骨

無假臣言斯其考驗亦易但下流已若此則上游之仁
政可知已二議倘通行庶幾堯天舜日長視昇治民安臣
犬馬悃恍無任激禱之至
山東妖賊流劫金山口徐州震動
起原任吏部右侍郎蕭雲舉王圖充實錄副總裁
復編修張廣陳玄暉簡討王祚遠纂修實錄
起原任南禮部侍郎范醇敬纂修
王牒
紅面黑字揭帖
聖旨九月二十二日批封

信王二十三日
皇極門外東廡百官行禮該衙門知道
經略王在晉恭報虜情嚴防爾虜曰西虜以憨為主憨之
順逆西虜所視為向背亦東夷所視為重輕故講賞為羈
之費鉅而貴英恰者虎酋之倖臣其部曰朋素其人則桀
驁其言則滑稽其舉動則貢重而不與諸名王仰奉憨之
令先索去年秋賞并今年春秋二賞職思輕與則多索始
不慎則終必溢觴使通官告之曰虜擘為受賞之地虜當
長何以賞為去年費巨萬金而虜部未聞大至以致虜
腦沒憨賞誤我何以賞為我兵當賜數十萬尚欲撥奴

有西虜不款有戰耳何以賞爲如此者往復諭折虜不能
難卽一年一賞臣亦未許而通使委曲調劑僅與今年秋
賞以寓羈縻之意而責英恰復索往歲王獻之賞而臣復
諭之曰獻何在其誰與賞又索王巡撫收過進馬一百六
十六疋之價而臣復諭之曰馬何在其誰與價酋使語塞
而始就盟八月十三日令山海道閻鳴泰關外道袁崇煥
同撫夷官李增等出關俾令鑽刀歃血立有盟詞願助兵
滅奴并力恢復
天朝疆土若奴兵到憨兵不到斷革舊賞倘奴酋通賂背
盟陰合當雅顯罰蓋指天爲証也姑與之而深褻之處其

有後謀也是役也副將[redacted]撫張喇嘛王桑吉
叭臈白爲盟而後與虜盟所以通官無所剌謀於其間而
浮議絕牧民老且病然赤心爲國口枯舌敝千廻百折而
款事成所費不數萬將來一年兩季計費不及二十萬蓋
以來人之多寡爲盈縮來少則食費少臣不欲其多來而
先使人力拒之故費省奴聞憨之助我足欲動而沮矣
此外又有錦州大康堡開元鎮安堡之賞爲虜寧高台堡
之賞爲寧前又歹青雖係憨族而不與憨同賞然其賞有
數不若憨之費矣鎮安卽宰賽也開粆花亦願來受款近
復以爲宰賽粆花切近於奴奴動粆花必先知之奴地距

虜三百里若不結虜必不敢深入而虜乘其後不得志於
我不能歸故西虜受款後我無以挑之必不動奸細無以
中之必不動今日以款虜爲急着而謂其不當款者慮其
費之奢也費不奢而入我之戎索恐舉朝亦不以爲迂矣
然西虜雖款而其間隱慝必至之情有足虞者抽扣爲虜
中最桀與拱兎歹青爲一黨抽扣當設盟之日不肯受約
曰憨卽受一季賞我必要三季賞憨不敢爭而抽扣代之
爭其擁臂者八部旣强使之鑽刀而其心終未已可虞者
一先是督臣遣使至歹青拱兎所適與奴使會彝食於帳
中奴使讓我人先食是我欲勾虜奴亦勾虜我之歲賞不

能勝虜之多金虜畏其威而更饞其利念或他岐而交或
不固可虞者二憨貪我之歲賞以爲恩見我拒之力姑與
姑就然去歲虜寧進馬實未償價而諸部爲之撥置藉之
爲墻壁恐前闕思補而後求且懼虜盟雖訂未必厭我一
季之賞可虞者三虜素狡詐今用邊人邊人蓋爲嘍兒稍
諸部亦漸生需索矣昭明信於犬羊責寒盟於猶狗難爲
久要不忘之事可虞者四哈喇愼白頰台吉原非薊鎭之
虜乃宰索羅部窺我之弱率衆要賞其心不善比往往借
助兵之名以索臨邊之賞夫臨邊止數百騎耳此數百騎
者爲足勦奴而先索賞其來也爲賞而非爲助也助不可

常而賞遂爲例我畯拒不與究必生事然懲可懼若臣初
亞路頭目妻子被賞英略所占頭目憤投鈔花鈔花不能
養投奴酋奴酋用之守廣寧而以眞夷雜處其中間我圖
恢復遂悉選五路投降之虜於海蓋間悉用眞夷渡河以
居守萬一用投降之虜相混我以爲款虜也而不知其爲
降虜也我能用計以餌投降之虜可有機畧於彼腹心之
間彼如用計以混受款之虜亦能興禍患於我肘腋之地
可虞者六款之可虞如此故款者羈縻之術也戰守者自
强之策也夫籌邊滅虜

虜謨自有定筭至于俊虎酋之賞在閣部督撫大臣當議
成之臣可藉此以竟
聖明暫時之東顧矣
吏科給事甄淑請文武一例
刻能可行
殿試以尊主權以別眞才以濟實用疏曰我
朝之制武科舉于鄉拔于會選于兵部
祖宗之法至善也但思文致治武戡亂古今兩重之在文
固寬取于三途制科以三試而武獨畧非立法之意有偏
輕也葢兵者凶事也談兵者雄心也在太平之世宜鎭之
以靜故凶事不使之爭嘗而雄心不使之妄動聊設科以
收之以存武之一局以適少文者之用而已不似文科尚

度許備令其人户誦讀率士之濱莫不務爲守途也此丈
則勸之修而武則示之以偃之隱意也今何時哉四方蠢
爾處處兵興博衣大帶之儒不嘗伎鍼披堅之味卽號曰
大將偏裨亦不過平日之按籍而選循級而遷以充員數
而已見猶之撤而遽責以戰奚能之
皇上軫念封疆屢出榜招天下智勇而竟無一應且大小
諸臣抱憂危之心亦莫不各舉所知而竟無當于用者非
天不生才亦非草澤有眞才恐不效于
上也品必受鑑而後妍媸辨木必受削而後曲直明人必
觀察而後眞僞定今六比武士天下英雄之萃拔矣與其

出榜勸使招募不相知之人于不可得之數孰若采其羣
劒抱策羣然而赴
闕下面擇之而精練之爲便哉與其以無功之爵縻無窮
之豺貪飽有名無實之人冒上濫下塞之欲孰若宏吾綱羅
嚴吾明試行無私之登庸于無私之爵秩之爲公哉與其
寄耳目于羣情旋蒐求于影響孰若聚之
廷下俟
聖聰
聖明親見親聽之爲確哉凡此人數多士另馬試矣策論
試矣恐射騎之一或遺諸藝之全而尺幅之華難信韜鈴

之實況論武與論文不同其膂力欲強也技能欲精也年
力欲壯也神情欲奮發也心膽欲忠也志量欲沉毅也才
德欲智勇仁義信也眉宇骨幹欲超也此數者可于尺幅
弓馬間悉之否臣讀
皇上此照之蠲例除頭場項屑不致煩
宸嚴而以策問而試之再以考選之法參酌共用待放榜
之日暫令中試武舉以本等巾服謝
恩本月末旬職方司查照各生履歷前數名如列單察訪
會同九卿科道備細查核其單次分年貌勇力謀藝才德
填註簡明句語或二字三字四字十月上旬內該司投單

諸生過堂諭令各陳所能先期演驗部臣閣臣商訂揭進
十月之望
皇上臨軒策問閣臣與兵部尚書提其銜分官讀卷一聽
皇上欽點傳臚第一甲三名始擬僉書都司二甲三十名
始擬守備三甲百餘名始擬鎮撫各出身職方司陞轉遇
欽補授定于三年內選完以免壅塞臣之膚見如此況總
督鎮守廷推
國家之舊典也大將廷遣
皇上之新美也當武臣進用之始而儼然
廷試豈不赫赫盛舉哉然
祖宗原無是法然于
舊制加詳非于
舊制有背也倘于百六十人中得五得十以濟目前實
而繇是永行天下不復背文賤武人皆童習而壯行之閭
里健兒良家義士不堪章句者莫不磨礪以圖一售而
國家從此收武之效矣伏祈
勅部酌行臣無任激切之至
揭屯田事宜
直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撫逃民事務太僕寺
卿兼河南道御史董應舉謹揭自古屯田皆於兵爭最
吉關難難之時為此急圖屯即救未有待利於後
年者故以兵屯當年遣兵即成如趙充國使先零不遂

拙告馬須所見扞九萬石相三兩六十云餘是也某人
屯當年兵備取足如此重事皆代此募人篤十五屯義
各處奏簽二千萬稱是也臣以今年季夏視事去耕種
之期已遠又兼安插一件相持地方不報地遂人不斷
屯不得已已用吞公孫議買賠馬臺安屯青苗熟地七
千畝又虞同知姜陳雲議買四當戶錦布賣出熟田七七
千餘畝青苗方熟忽被水災公衙所買地地得高粱一
千一百三十八石四當戶因陳雲漢戶報無多值王鴻鹽
屢銀至頃其後視收穫六百餘石此二頃及諸荒田召
人開墾收歲收入必多至於水田臣近到天津歷何家
圈白塘口雙港辛莊羊馬頭大人莊鹹水沽泥沽葛沽
見汪司農往日開河舊跡猶存可作水田志氣畫加
分與屯主開墾不及十之一職惜其時之需屯甚急而地
利之遺甚多也於是請今之因閩經營據曰六處
荒廢不久開之甚易請設六官督勵一畝農工止用人
錢可得粟三石三斗久荒者畝用農工一兩其挑濬者
河為力不多其餘農器牛種可以數計鑑老於農者也
其人忠實可任屯田今光祿署丞陸基善田皆熟于兵
張光宇等照此法往試之遍訪六處並近將求其田
可二萬畝亦奇即雙港白塘口辛莊一帶果求田可亦林

旱田可二萬只須撥給舊河數尺明年萬石之糧可不勞
也所令召人耕濬陸師請人皆要事勢力其行也不費
馬不來船自備盤纏以往可與趙鑑等共事者其何言之
圖馬尚數處則宋耕擊承壽張思忠等皆能任之孫鑑蕭淵
管理始自天津天津南北皆以趙鑑法爲之孔
郎任卯秋但恐地方有司不肯以
國家爲念雖勢不得行
聖鑒可奈何耶護揭

直隸巡按馬鳴起馬政空耗已極疏曰臣聞之語曰問國
之富數馬以對故馬之多寡關國之盛衰粥烽火戒嚴千
戈正急際
祖法而議更變空內藏而罷外寂非奉公之臣救時之策
也 國初馬額多至數十萬
孝廟時亦有七十萬之多良以 撥京運地畝貯留備緊

運十有三萬而馬更寡之自種馬變爲俵寄而額日耗然
猶牧養近地以備緩急今何時也萬卒星馳豈堪徒步且
請討之議屢奉
欽依嚴行禁止今甲昭然今保定總兵督欽請裁解 京
馬價支收買馬矣不如今日 京師何恃而僅僅六千八
百之馬爾是用乎謂有備乎而外鎮更急於 京師乎添
於借價收買是欲空人國矣全遼已失奴隔一墻東省之
叛民黔蜀之騷動 京師地面幾何而當此四方之觀何
尚不欲其馬之備也邪如嘉靖庚戌之變虜馬踐都關
世宗皇帝以馬不足用赫然震怒更置戎臣於法而今日

之馬豈更富於
世宗時哉在在思逞豈更減於庚戌時哉一旦馬不足罪
責將誰歸邪誅督欽其何濟矣且馬價一定例止三十兩
耳欽請一馬可買三馬則以十兩買一馬矣古有千金市
駿以爲招徠今以十兩之值欲飽市者之心則數年之馬
尚可謂之馬乎
祖宗定馬之則年以四歲高及三尺七寸以上則形偉者
力强歲少者耐走而算足草料銀七兩二錢正預備待用
之意也今欲以草料并入馬價無論召買馬誅養馬果能
給食否乎輕議更張節省買馬是徒供他日誅罰之抑越

不知甚矣若謂事有關於民間利病
祖宗豈不籌之甚熟哉願 臣 愛
命卯馬職掌所關雖該部奉有
明旨然深維軍國利害匪輕安敢無説而至於寺卿張與
王所議給與平人自買誠爲閱時救弊之計但軍警不時
朝夕而市者未易遠來倘預給價而後買貧軍難免逋逃
先交馬而領價貧軍亦難應發而疏末云行此一年後不
爲例是知
祖宗立法自有深意不可更易第行暫時之便已耳臣謂
惟此一年之內緩急取爲臣測莫若仍舊貫之爲妥也伏

乞
皇上　勅下兵部從長酌議。亟行該寺。遵照
祖制、速催馬匹、務足二萬之額。庶　陵京有恃。臣等
幸甚。
宗社幸甚。
禮部抄出、
聖諭朕皇五弟今封信王。其已故生母選侍。誕育勤劬。見
在選侍李氏撫養有勞。朕念皇五弟已選周氏。所有恩典
李氏應得封號。禮部便查例來行。特諭。
上諭禮部、

光廟選侍李氏冊封為
莊妃、禮部擇於十二月初三日行禮。
內閣抄出
聖諭、朕今中宮有喜。且誕育伊邇。發德兆之祥。俾刑獄重
犯甚多。本當處決。今歲各省直姑俱暫免行刑。刑部着牢
固監候。愼防出入。挾帶疎虞。勿視泛常。容縱其逆叛妖黨
强賊所犯情真的罪在不赦。宜應誅戮。勿爲姑息。爾等傳
示該部遵行。特諭。
贈直諫吳中行妻鍰廕敘。
左都御史鄒元標請

聖念貞勞。憲臣以勵羣工疏曰。臣　讀書至九經章曰敬大
臣卽繼之曰體羣臣。曰體。在血脈心志。罔不相流通之謂。
故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在人臣之義也。在師中吉。王三錫
命在
明君之仁也。蓋臣不以時危改節。
明主不以遐邇忘念。載在史籍班班可考。願
陛下念辟數政。全蜀危城。陞太僕寺少卿諸臣無不頌
陛下體臣之情。知其清貞。故舉首爲百僚勸。然數政外　臣
所痛心眙望者。則有御史史永安。永安力撑貴陽數月矣。
此兩三月不聞消息。𣺌憂心如擣。平越兵敗。不知誰爲援

濟援。我黔羅偏流。不知何時有濟。遐想永安。與遹撫李
樸、督學劉玄錫。此三人者。如稿槖之繫衝壓。一出入息。若
日如年矣。意
世宗朝胡宗憲。夜出禦倭。一戰得捷。卽陞都御史。浙竟賴
之以寧。倘永安保黔地無他虞。卽便優陞非過。此
祖宗朝舊例也。劉錫玄在兩司中。孤掌獨拋。如蜀中之𢧐
燎。周著萬紹等。困在孤城。似當從優議擢。無拘常額。俾諸
臣履危之形。有生之氣。語曰
明君之行賞也。煖如日。故人勸。極力而樂爲盡情。雖所以
厚諸臣。亦所以衛

社稷也雲貴兩差御史其當差也臣等不得不責之以大
義其既差也臣等又不得不體其私情其中間有進回老
亦人之情不然涉屺岵之事執掌偃仰安處之詠陟詩備
載不遠見古今人情不甚相遠臣愚爲雲貴兩省及山海
關當軍興時三處按臣宜以一差筭兩差事平仍舊無論
事體不比中原之一即道路嵐氣見者心傷亦鼓舞人情
之一道也臺臣雖有志操如近日梁之棟先年拿獲劉保此
奇功彼不自以爲功今驅馳于居庸山海多事之時亦嘗
作二差彼不自以爲勞臣閱其復
命冊籍纖悉詳備有臣如此

國之寶也彼雖不言臣不一言使差者無所用勸臣心豈
安臣敢昧死惓惓臣等無任領
天叩懇之至奉
聖旨這奏內川貴各官職守勤勞應錄敍納餘與錄敍其
李楷史永安劉玄錫萬編等見在閒田着即加銜以示激
勸雲貴及山海關按差准筭兩差候事平照舊梁之棟依
議優敍
二十八日卯時演象所內火藥房燬
朝鮮國王李倧直陳黠虜誣枉疏曰六月初九日據副總
兵毛文龍接伴使臣李辭遠馳啓節該本月初二日副總

明廟代之
叙之所長
也不可不
辨曰以破

兵所送軍兵三百餘名回自湯站擒斬假㺚近十餘名生
擒眞㺚五名前來獻捷眞㺚五名內有所供或稱俺乃朝
鮮國穩城通使人出來被捉或稱滿浦通事以護送金元
帥出來被捉其他不測之說皆是構陷我國之辭意者此
胡欲爲生計以爲我國之人則副總兵必不殺之如是飾
詞欺上委極痛惋聞者不辨是非恨其邪說誠本國之不
幸着令通官朴更生將此事情再三論辨於副總兵則曰
我之經歷已明於中豈待爾言而知之等因據議政府狀
切照前項眞㺚欲圖不死假托我國之人造出兇言極是
譎詐副總兵雖已知伊情之不實展轉傳說不無遠近之

惑合先具本備辭奏聞
天朝以辨誣枉等因具啓據此臣竊照偵探虛實乃是兵
家不容已之事也奴賊情秘無路詗知或使小邦時時往
來去年鄭中信之往探何瑞國之過宮胡書之投送無不
奏知於副總兵豈有容地使人之事乎今者被擒之人詐
稱小邦之人或稱穩城人或稱滿浦人莫適所從穩城在
於小邦咸鏡道滿浦在於遠西平安道地方其間相去幾
至千里係是小邦邊地而互相稱說又以護送金元帥爲
說則尤誕妄所謂金元帥即指被虜人金景瑞也渠係賊
營已經五載賊虜以此爲奇貨不肯還放安有護送之

事乎據此推之虛誣之狀不待辨別而自明矣此外所傳無非搆陷小邦之計而其中妖妄盡此類也設使此言流之於
上國必未免有所致疑而市虎之傳或亂於人聽投杼之說或入於慈母此臣之所大懼也小邦事情不得不陳於
宸嚴之下伏願
聖明曲諒小邦被枉之情洞察黠虜奸邪之說將臣此疏並下該部痛加辨析大釋羣疑不勝幸甚

朝鮮國辨奏賊虜之凶猾甚悉奉

聖旨據奏逆奴情形該國捍禦具見屬邦君臣忠節其一切同仇犄角制勝佐天討以奠藩服該部知道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六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甲寅

川湖總督張我續獻俘疏曰據四川監軍僉事戴君恩呈奉職紙牌照得逆賊樊龍張彤黑蓬頭等戕殺大吏竊據岩城已九閱月矣今官兵奮勇齊攻堅城克復擒斬無遺所有當獲樊龍等首級并生擒石永高既經監軍紀功各道驗審已明并准撫院差官解送何若海及按察司呈解周鼎等通應解獻

闕下請

旨正法情罪稍次應候會審就近處決等因審驗得樊龍等身屍首級并逆賊石永高樊友邦何若海周鼎等通共三十一名俱於　天啓二年五月被官兵先後擒獲解到驗審無異恭看得樊龍張彤等人本么麽性最兇狡孀奢酋而謀為叛逆事豈偶然假援遼而明動干戈志不在小戕殺撫道大吏傷哉流血成渠攻破州縣名城慘夷積屍盈野竊據我城池自恃地利抗拒我師猶罔識天討逆從三巴半壁乾坤所在震動四省小民物力是處罷騷幸

天威之遠播致嚴郡之立平元惡束手以就擒易若拉朽逆黨繫纓而盡戮從若承蜩事豈人為肇由已作亟宜解赴　國門用以張皇我武伏遇

皇上天威赫濯

神武宣昭文武同事同心將士竭謀竭力兵連秦楚餉滿川原遂乃秣馬誓師共矢沉舟之志因而晝攻夜擊人懷背水之奇一戰而危關立奪棄甲曳兵之黨擒斬不下萬餘再戰而援賊盡驅扶傷帶死之苗追剿殆無噍類乃賊猶以欲走愚我妄為後舉之圖而我即以許走愚賊密定暗擒之計終徘徊而難去卒次第以成擒雷擊電馳一路烟霾盡洗根除蔓剪四方羽翼全摧豈獨漏網遊魂業已望風而解去自今狂酋殘喘亦將指日以歸降是真足以

大彰

皇上不世之奇勳而更可以預卜

天朝無疆之景運矣恭候覆　請照彼律例分別正法其樊龍張彤黑蓬頭首級仍應剉碎與同各犯首級應否傳示天下以為主司目把人等反逆不軌者之戒

湖廣道徐卿伯奏曰臣前疏欲督臣張我續救黔路由綦江住遵義蓋遵義通川貴之咽喉扼水藺之吭背去貴陽不過三百里可以作黔省之聲援去平越不過二百里可以為撫臣之犄角至于牽安酋使其內顧而省圍自解斷水藺不得合交而奢勢亦孤為黔為蜀計無便于此也亦

無重于此也譬之奕此點眼一着而全局皆在我矣督臣
聞　命之日則倍道而趨尤緣其綫乃職期其仰遵
明旨一疏大意欲住辰沅噫吁悞矣悞矣夫辰沅在黔之
東去黔尚千里矣進師也止能解黔一面之危孰與夫三
方適中形勢利便如遵義者之爲得力也且所責督臣援
黔設以兵見在兵將妝以應急耳今舍川適楚又須一番
料理道里迂廻不知久困之黔能待乎否也職謂督臣斷
宜住遵義再不然令鄖陽撫臣暫時移鎮沅州事乎即囘
俱無不可而督臣辰沅之住當夢想不到者也職　請以
遼事驗有毛文龍以住彌串之間可以窺奴不敢狂逞使

文龍今日囘而戀山海始出廣寧戀廣寧始趨遼陽則失
算矣是役也何以異此伏乞
勅下兵部即刻議妥馬上差人傳諭張我績無得畏難遷
延規避辰沅致悞封疆責有所歸矣
四川巡按張論塘報夷情事奉
聖旨滇黔不守賊復猖獗着督撫各官調度兵將堵禦援
勦總兵官就近推用餉銀着上緊措解馬鳳鳴勤事死難
併龔萬祿等俱與優恤該部知道
命督欽以原官總川湖貴州土漢官兵進勦刻期起程
貴州巡按史永安上言安酋叛逆罪惡滔天萬難招撫今

徐侍御之言甚平也

月初九日接貴州巡撫王三善題稿一通臣讀之知臣奏
稿二通撫臣業已代題矣安酋叛逆與黔省困危情狀得
達
聖覽我
皇上必不忍棄置此一方赤子于度外大兵大餉當旦夕
至矣第讀題稿內有部咨所稱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彥
一語與臣書內有稍緩征戰規其動靜若首鼠觀望即內
外夾攻擒之未遲等語臣不覺仰天長嘆恐撫之一字悞
黔之生齒封疆不淺也夫部臣遠在萬里揣摩未真或因
拯救無術始爲此漫語塞責無足怪者第撫臣至沅州不

爲不久矣臣告急文移求援塘報日日遣發矣安酋叛逆
聞之不爲不悉矣豈尚未信爲真耶豈臣原稿爲賊所得
被賊改竄撫臣代題者非臣眞稿也撫臣何爲望臣稍緩
征戰覘其動靜耶不知安賊動靜臣覘之已久矣第覘奢
自二月初九日統領羣賊苗仲數萬圍攻省城今五閱月
矣其造雲梯製滚牌築墩臺百計攻城矣又恨士民之固
守將環城墳墓無不剖掘枯骨無不抛揚矣其今日打一
堡破一寨擄掠男婦數百自西山過明日燒一洞殺一堡
劫掠牛馬數百向東山過矣第覘其今日縛我一塘報明
日縛我一居民矣又覘其今日挑戰明日蠶攻而無休息

矣又覘其沿山扎營四面伏路把截尸骨遍野致令播種
無地運米無門城內軍民餓死無數矣外此又覘其攻威
清攻平壩安莊烏撒安南普安定番貴州矣又覘其陷安
順陷廣順龍里畢節赤水矣其殺思石道副使孫克恕安
順府推官徐朝綱廣順州知州鄭兆擄駐鎮畢烏同知楊
以成憲西守備王愷淑各衛所等官殺擄更不知凡幾矣
安酋之動靜大略如此叛耶非叛耶征戰可緩耶不可緩
耶閣撫臣趙兵措餉倍極苦心倘數萬精銳飛電而來藉
其威稜退賊三舍果勝其首鼠覘望之心乎乘勝長驅固
可殲渠魁赦協從亦可彼時勦撫惟意又不必執言交逆

矣大抵安酋之叛也安邦彥倡之四十八枝與頭目安邦
俊魯連安若山陳其愚陳方典李希堯等和之奢社輝至
今部咨謂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彥豈非邦彥叛而奢氏
未叛也況安之叛至三省土司在在猖逞處處盤據乎塗
之內生靈殺擄殆盡地方戕破無餘臣獨恨將怯兵寡不
能一啖賊之肉寢賊之皮尚欲緩其征戰耶緩之尚有悔
耶閏二月內賊困普安安南最急該衛求救于滇滇撫道
都司李天常領兵四千來援意主招安戒其不許妄殺共
竟賊首羅應奎等率衆詐降迎西盤江渡口執禮甚恭誘
至孕水鋪賊伏四起遂致天常全軍覆沒此撫之為害也

近自安營逃出擄民有言撫臣所遣招撫官員已被殺死
者有言已送還者殺之尤叛賊常態不殺不知作何伎倆
盤江之覆轍具在撫可易言哉從來局內之人多言撫局
外之人多言戰今撫臣日在圍城中倘若可撫之賊何苦
言戰況賊未叛之先臣之撫之者不翅傾肝吐膽及叛之
時臣之撫之者不翅舌敝髦秃如可撫豈待今日仇圍城
之初賊射書云爾城內之人觀此景象尚可解散否蓋賊
已咲我之言撫矣況賊焰已熾何所畏而聽其撫耶夫黔
當萬分危急之秋切恐　朝端之上與來援之臣為此撫
之一字就闊措遲致令黔之生齒必不能保黔之封疆必
不能守也敢以一言道破惟祈

皇上發雷霆之怒迅風雨之師則全黔幸甚
上念黔省城守之功陞撫臣李橒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
御史按臣史永安太僕少卿仍命協心調度相機戰守務
保萬全其餘文武將吏統俟圍解之日一併優敘
贈恤難副使孫好古大理卿廕一子衛千戶世襲與祭葬
候補科吳弘業條議蜀事奉
聖旨沐昌祚世守滇藩遠征調援勦等事著給敕獎便宜
行餉銀除奉旨給發其本省各項錢糧該鎮併督撫各官
催督湊用仍着該部議處接濟不得專靠請帑建昌道路

已進新任撫按官推他上緊前去到任不得仍前延緩詒
誤等加銜復職已有旨了

備紅夷

福建撫按題稱前事兵部覆請亂曰紅毛番部落種類
不可考萬曆三十三年實以兵船泊閩之彭湖島嶼奸
民潘秀等實勾引之六閱月餘帆而去何以生心而往
何以未絕而纔我不幾覆降夷者之三十弟閩淺有窺
以美食鐵之以其言退之耳夷是役未甚知有大利也
然而犍智頗開貨形漸獲十數年來舟巨炮載我商于
交趾呂宋之間者始蕭虛處絲綿貨物悉爲彼有而商
亦循揣畦之夷從海上無所獲遂欲如粵之夷則往內地
而與穴窩市之粵不從轉而之閩初尤泊十二艘于彭
湖今且以三舟直入悟峡矣其欲愈奢其勢愈迫其駐
則前後左右供裝巨炮一發十里當之無不立碎我
有利兵勿可與敵雖有銳兵勿可與戰倘或陸倖一勝
徒足厚彼勢而損中國之威甚非益也又聞夷舟高大
原利深海不利淺水其人利水擊不利登岸食糧有限

人數不多云亦當自去所患附近奸民誕其厚利貪其
高值私載食貨而與之通而沿海諸將吝往往多不法
交斷貴放以兵之船其文通之穴數則閩之要害
和在粵紀和夷而在船民不在鄉民而在洪家兵甚
該撫按所宜嚴禁奸商不許寸板下海使其坐困而
令鎮道諸臣選重兵就近防禦使不得于閩亦皆其不
得志于閩即不須邦以善詞而數月之內未有不鼓棹
遠去者也既經會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
命下移文該撫按
將門遵照施行

給事薛大中請擢耆碩以光史典疏曰惟 國有典立必
重信史謂其以一字衮鉞佐刑賞之不逮而丹青片語令
其人亘古如見于以維人心持世宙頗至重也我
皇上嗣服之初重崇儒又横經進講千載一時欲紹述
先朝美政加意實錄太天弘開纂賢萃止茲昔編摩各優

長其間揭
兩朝之鴻休樹百代之令模者豈曰無人而才不厭多務
不厭富耳目聞見之閱歷久則議詳而儲備是以獲麟之
年勤于暮年垂憲萬世者無論矣他如丘明立言于既耄
董狐決策于志邁即歷代良史屈首班馬必得之名山大
川偏遊之餘商古確今論定之久故其文登肆而著益核
司馬通鑑纂之官成紫陽綱目刪于學老即我
朝丘文莊諸儒每以老練方成一家皆足取信一時光耀
千古夫孰非篤任耆舊發抒積學之明效大驗哉今
聖明羅才恢張天綱寧職虛已日闢東閣兆講幄勞臣爲

人公論共惜在廷素旁搜顯舉野无留良矣乃五十餘年之
舊詞臣舉世咸推其詞淵學海如李維禎者久借啓事非
所以崇名儒而光盛典也按維禎一生著書奕葉清芬東
北遍歷疆土隨分盡職毫無拂色論其孝友大節不愧古
人雖以不類弟李維標骨肉蠢賊亦委曲友愛卒若于調
此誠近世士類之所難者昨起用清卿竟以人不盡諒決
意懸車今事過論定又值史局需人之日凡布衣名流交
章論薦無非欲資一得以裨大典之意而宿學舊臣五十
餘載反不令留寸墨于鴻篇鉅簡之間竊恐凋謝之後有
讀其遺書者不能不爲一時用人之大惜也彼蔡邕党卓

欲留以成一代之史危素再仕
高皇帝心厭薄之。特以元史未成容其卒業。愛惜良才。業
短取長從古如此。而況完名完學如李維禎者可不亟爲
起用俾操直筆于秘部哉又有原任刑部主事周獻臣學
問該博文章鉅麗與李維禎結契論文雅稱金蘭所當如
宋啓明事例以翰林院待詔起用令其共珥筆于天祿恭
佐載紀者也外此如昆宜諸人亦小有才。然其言則非臣
既惜史才。又慮世道不敢混收薰蕕以滋秦竇伏祈
皇上念史典綦重史才綦難
勅下閣部將李維禎周獻臣即將　特起俾預纂修之列

政典董其昌共事留都考求年記早成實錄庶黃髮無憾
青史永賴而我
皇上愼重史局。得人共理。鴻模駿烈。與天無極矣奉
聖旨。李維禎學問優長着與推用
山東登州府通判王一寧上言援遼原挺同心報　國豈
憤異見徵陳悮聽譌因兼報出海日期懇乞
聖明亟賜嚴斥以安恩分事臣聞遇事而協謀者就臨事
而忤見者危臣讀聖賢書閱古今史豈不知臨事好謀是
何等語廉藺寇賈是何等人而身處于至危至險之中乃
當此無蹤無影之謗聊謹請爲

皇上備陳之臣一介書生去年因憤遼瀋失陷挺身獨往
朝鮮借兵回至鎭江適遇毛文龍禮聘央策捨護佟養眞
俘獻　閣下蒙
皇上欽賞職銀五十兩及後部科僉議授職以通判之職
職受　命飲氷圖報無地及今春
聖旨前往朝鮮救援毛文龍恭酌軍機相時征剿職于五
月二十五日出都六月二十日蒞任隨將所帶官丁八十
子監軍海防道處過堂關帳因船兵未到齊候至七月十
八日祀海開洋間忽奉登萊撫院批道據平遼副總兵毛
文龍呈稱上年在鎭江差生員王一寧及加銜守備蘇其

民解功請兵今春千總李景先回稱一寧等船駐鐵山收
換文書有孫尚武者蘇其民奸從之女冒名領賞眞狐假
官李世科是一寧受其二十金收在歸順數內并挿入游
擬名字及世科歸嶮山殺人是一寧受賄所致公文九角
止投二角有功官員都無陞賞各懷憤恨等因職讀之裳
曰異哉何異國來此異聞哉夫文龍與職桑梓至誼設李
至情他鄉并結患難共之盞骨肉不啻其切也胡爲乎來
哉此語職涕曰必此天之不欲職捐此餘生以助文龍成
此斬賊恢復之功乎何物李景先么麼讒口毒人一至此
乎查景先向在遼與職有隙此番以職將佟養眞等俘獻

必獲我
皇上俯賞都之深故不覺讒之毒也職不意文龍豪傑屬
敏與職如此交情乃爲一謗言投抒則文龍亦大乖生平
矣且無論職與文龍爲官職係生員原未授手職屬文龍
轄文龍未得輒稱差職第請就其所諳者臚辨之李世科
者文龍所錄錯之解犯也當其既赤附舟時數日不得食
賴者民單文供食之則其貧可知焉得誣職受賄度世科
至廣寧方按院因其善辨釋之且妝之答應是方按院撫
之也焉得誣職責放文書九角除經撫按院今遭離亂無
憑查考外其投兵部者見存明開擒獲哈山守堡李世科

並無歸順字樣且文龍書手張元祉可弔審也焉得誣職
改文龍鎮江功。 去年七月內擒獲佟養眞文龍于次
日即差家丁從陸路馳報撫院據此具 題蘇其民所奪
報功公文行按院查核未蒙 題覆兵部及通政司可查
焉得誣職埋人之功以致衆情憤恨抑不侔是也李景先
以去年十月內復回鎮江既稱職有改換文書等弊何不
即于彼時稟鳴經撫而及今方言此又最不可解也切照
原奉
欽旨渡海救援文龍文龍第聽李景先無稽一言以呈按
登撫職豈敢因文龍之言輒中止以違

皇上之命生死須走此一遭故今以八月十三日解維攪
帆出海但職既被謗職爲敢權重以故原奉兵部
題准餉銀五萬兩今盡數解發與守備唐堯卿等而
僅留一千兩隨帶官丁塡粮之費原 題准領過海兵三
千今盡數解發交與守備任崇孝等而僅留八十八名爲
隨身隨從渡海之用嗟乎職與異域孤蹤形影相弔此千金
爲八十八人食給所費幾何時職此去惟有藉文龍爲命
耳文龍與職素辨結無嫌隙職面文龍時自當責剌以前
謗文龍 國事爲重即職有大罪狀定當冷然一咲釋然
與職仍好如初共圖勦滅惟是李景先無端謗職天下寧
職者謂此行不入虎口必葬魚腹然天下豈無知職者謂

此行是重
君命亦以敦友誼哉嗟乎職本書生苦志燈窗顛毛避種
種矣爲乃爲國分制餉職辱文龍之救而辭共成功乎是
職之幸也倘職不爲文龍之敗而喪身他鄉乎是職之不
幸也倘既不成功又不致命斯此八十八人飢餓于海外
既如獨謫濕又如斷梗飄颻則惟願
皇上垂憐職蒼復還青衿仍賜環裁
聖世菁莪樹栽若非泪瀝此訴並以入之命是職不幸中
之幸也職今出海去狼潮蘆魚不能以文益此而忍不

史臣不宜遽信無憑之言以自誤其用心

能以武將背盱徒立後來人榜樣曰武臣之未成功也多
藉文士之籌謀武臣之既成功也必諉文士以竟死職回
首五雲不知其涕泣之何從矣
贈袁應泰兵部尚書蔭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
兵部諸孫義烈立祠
贈彭象都督僉事彭象周彭鯤翔彭天祐各
贈都司僉事
奉旨按遼一門戰殁
責直錄之所不容緩者
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孫承宗以災變頻仍引罪請免
大約謂九月間已收聲雨亦稀少正各兵催趲發身之日

忽于二十三日雷電交作風雨晦冥而雷更迅厲寅卯兩
時始晴朗融和至次日時當午後有聲如雷有烟如雲倏
起西城外得總兵江應詔報有守備丁起鳴與張雄試銃
于寺延燒大寺寺中貯兵器臣于先一日令沈杜兩主
事查盤明白今舊物未甚失佚獨新造火藥二萬餘斤一
時盡燬火藥有五大局向沈主事又新造一總局此係造
成尚未入局者臣初聞疑有奸人為謀再四審覆供稱相
同委屬試銃而火于其旁者藉藉如張雄輩皆關于火藥
之人則其非他人所至可知也方提補該管員役嚴行究
處至次日水兵營將駱金冠等報接濟遼十三山逃人王

十四名口據難民口報女酋自八月十五日圍十三山至
九月初六日山民被陷夫酋務方興秋防甚急天出雷風
之儆臣何敢謂遠不可聞而況軍務之急需即秋毫不可
損而二萬頃燬于一炬中原之赤子即孑遺亦可憐而萬
千逃散于久圍此其天心之愛既而嚴外人事之殊更屬
惕厲除臣與合鎮文武痛加修省外伏念臣督理一方所
關甚重而臣又輔臣也天人之變又不專于一方懇乞
皇上大奮乾剛嚴核邊政立罷疏庸之臣以謝天人之儆
臣無任悚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到關諸事已與整頓今雷火示儆正須加意綢繆
以安疑圖何必謙讓該部知道
禮部接出
聖諭天啓二年十月十六日丑時朕生一女該部知道
御史蔣允儀上言賞罰宜新奏
聖旨周着城守有功着即議起用林宗徐如珂從優議敘
其餘道將各官着有功次被人指抑的都着查明具奏兼
我稽屢奏
勅諭嚴旨督援剿賊不得輒議更章以致推諉
贈章文炳太僕寺卿蔭一子本衛副千戶世襲
欽賜冊封各府正副使代府趙之龍潞府劉嗣爵霍

守典荃府趙時用、李苾、晉府李國楨、李彬、唐府黃龍光、盧
承欽、韓府王廷、宋鳴梧、慶府金秉乾、閻可昇、趙府李精白、
陳堯言、潞府李孫宸、張其平、福府魏大中、李昌齡、建德王
府、 繆昌期、金麗兼、樂安王府、 韓日纘、謝雲化、
鄒城恢復元兇就擒題撫趙彥恭報蕩平完局疏曰鄒魯
本禮教之名邦忽有白蓮之妖孽蓄謀日久睥睨甚奢乘
邊疆之多事因人心之易搖輒敢糾衆倡亂僭號改元一
舉而陷鄆城再舉而陷鄒滕與嶧縣殺人如麻虐焰薰天
南北梗塞遠邇震動二百六十年未有之大變也元兇徐
鴻儒極奸極狡如鬼如蜮始稱雄於梁家樓爲我兵所敗

遂過河東繼竊據于鄒王城又爲我兵所敗逃入鄒縣結
納衆士五千人廣布走馬數百匹忽然在鄒滕往來召號
踪跡詭秘又善能用衆群賊效衆善能守城我兵多傷故
攻取鄒縣三月之久者以此賊爲之祟也職等竊計此賊
不除終爲 國家之患隨令總兵楊肇基挑長壕設長堤
以困之如天羅地網水泄不得通又掘隧道築馬道爲必
取之計賊之力始窮而食亦垂盡矣職等竊計城中男婦
尚有數萬逆黨固多其人亦有無知被惑者亦有强擄入
黨者勢非得已情有可原破城之後不免玉石俱焚恐傷
天地和氣恭繹

聖旨愚民被妖賊誘惑已多就撫朕心慰悅欽此仰承我
皇上好生之德解網之仁宜布
皇恩惟開一面各照州縣分發復業總計全活凡三萬餘
人皆我
皇上納稅供賦之赤子無知而入陷穽者也職等仰體
皇上之心槩與矜全非敢屈法以市恩也兵法云全城爲
上破賊次之諸將士之功視破城爲更大矣妖氛已靖城
池已復殘賊之逸入徐豐者又復追勦無遺而滕封之北
直河前并無一賊之擾征討之局已定諸將士之勞不容
泯也前後功次相應 題覆乞

皇上 勅兵部照例施行、
天啓二年十月十九日平東總兵楊肇基塘報云照得
賊首徐鴻儒自鄆城發難鄒滕嶧三縣相繼陷沒本鎮
荷蒙撫按二院會題督勦臨所兗東道徐從治於六月
初九日發兵十一日抵復嶧縣則郯城由阜之圖遂次
師兗府七月初七日本部院同監軍道王從義徐從治
誓師大會與諸將戮力同心剿十三夏店紀王峨嵋山
等處巢穴殲天津監軍道東斯行幾領從兵七千員名
至相與復嶧城平郯山救濠沛殲餘氛計大小三十餘
賊與狂塘數萬鄒縣圍又未下賊自錫山旋師賊大衞
賊背陽鄒督兵九鴻總兵楊七等據城乞降拔去其賊
三巢餘鴻儒從中有出高尚賢敵陽德鄒九就許道亦等
三百餘人復行死守本鎮與諸將分地督攻部院傳令
徐鴻儒不出則四面攻城一人不能衆賊慌懼投降
鴻儒出城就擒見以甲胄適值投降以觀師勦盡下令
所留本營同三監軍道督兵叁縣崇千十四五日安撫各
州縣之民于十六日會議給餉縣城在鄒之民共二萬
七千餘名造冊呈報收遺馬騾三百餘頭匹給發縣以
供驛遞之用計給七百四十九斤大炮二百一位大將

鄒元標予告

軍餉絕五萬鐵斧九十九柄短刀一千三十口長鎗不
計其數弓箭一千五百副鐵盔甲共一百二十副藤盔
藤牌共一百一十五副銅鍋十四口俱經縣官驗明收
貯訖恪遵憲禁無無一兵敢入城內動一草一木於但
見此中百姓俱焚香結彩迎新縣官反側之地復見漢
官威儀良可慶也至于借發叛元之賊首徐鴻儒等皆
械赴繫府獄無一漏網真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能
剪實而
皇仁廣矣
長驅抵趙境擒總兵楊肇基當機審向深出萬全料敵
明而勇敢了脫東兖監軍副使王從義兖州監軍副使
徐從治天津監軍僉事來斯行運籌則聯策併力兼沈
督陣則八戰八克並奏山東都司楊國棟僉書廖棟天
津都司劉永昌冒險衝鋒而力戰復擒巢穴以成功內
劉永昌以報國之忠兼保家之念每爲必克厥功尤
著以事驗之渝非溢美
二十七日城守火藥被焚巡視打道劉弘化劉芳等奏言
自有遼警以來火藥草廠屢被焚燒深求之有奸細之疑
窮求之有間破之疑承管監督官員自難逃咎

左都御史鄒元標四疏乞休奉
聖旨卿耆德真儒忠誠端亮方賴總持憲紀表率羣僚乃
屢疏控陳情詞懇切特從雅志准馳驛回以需召用仍加
太子少保以示眷懷該部知道
左都御史鄒元標去　國情深疏曰臣一介書生
三朝恭養犬馬無知尤知報主臣届人類而敢忘　君臣
欲望　闕叩首行矣思今　國家大事惟在憂虜策虜者
何慮數千百人以臣愚見祇定守之一局夫衆不過數萬
車而帶甲不滿數十萬者未易言恢復也即恢復矣其誰
興守
陛下無輕信諸人急恢復也廣寧還我則內顧有基不然
山海岌岌矣薊遼永平二大鎮戚繼光壘城當修補品字
田形亟當議行此竟塵故牒臣嘗思遼之失始于李成梁
李成梁封伯遼之諸人各有雄心每殺熟夷上首功家家
萬戶侯者然酋不解之仇尤于殺其祖父故今稱戈不已
也且一鎮之內絨管四沸婦女衣翡翠竊比王侯男子習
袒詐奈之何天不厭其地而使淪于夷也次壞于高淮淮
在遼東地皮欲穿人人思亂而遼遂不可支矣三壞于鎮
臣往者遼才而界近皆半門生故吏敢效之橫辛而諸鎮

臣自囊人參貂皮外別無奇策惟聽李成梁鼻息以取功
名而以全遼畀奴酋矣今計之可爲堅髮
陛下豈盡知乎
陛下次憂在黔酋藺酋之逞也蓋蜀遠而黔近其種種作
惡黔撫臣按臣數其惡狀當兩臺按院及諸縉紳起而與
黔爭養如嬌子釀至今日楊應龍非真有叛謀也五倫滅
絕自其常事好事喜功者開其端往勘居間者利其賄勸
不足憑居間不足憑惟有獸窮必鬪爾安酋鑒彼覆轍原
蓄异志貪夫因其藥詐而遂激之今炎炎之勢未易撲滅
料其所自必敗者有四背面受敵必敗者一四十八枝人

三難　淺謗

皆有心鬬而攜之從中爲難必敗者二我雖無餉楚與滇
尤可策應彼之農巳兵矣田土荒蕪矣餉未必繼必敗者
三我兵有制彼留衆自綿被斗擔外一鼓而竭望若以奔
能善召之又爲我用必敗者四有此四敗彼自作孽然我
應之亦有三難播州在一山中環而攻之其勢聚安酋四
面受敵我亦四面出兵其難一昔一播酋三大中丞方能
成功今當用中丞四始可動兵其難二昔物力尚盈今當
家窮人竭之時非發 內帑不可濟其難三將才別有一
種意態今輻輳京卿者非才也新發于硎尚屬朝氣在當
事慫而收之耳用之于試不如用之于習四川左布政林

宰夙有令聞功在危城可任蜀撫原任巡撫朱燮元即以
左司馬兼總督付之搗巢奢酋可無憂矣見任少卿滿濬
原巡按貴州楊鶴令付以黔事稍日封疆諸若指掌可借
著也又如原任尚寶司卿彭遵古給事段然原任知府黃
洽中皆有軼才可使楚與黔近朝命夕至惟
陛下擇而用之今天下加餉民窮極矣民望久矣臣嘗告
司農汪應蛟曰宜先裁半付之各省兩臺司道府縣乳爲
議處但可爲民極水火之阨不必究其施爲一律也惟
陛下毅然行之
陛天挺聖神即位二年勤法古帝以臣度

養身　安民

陛下秘享有道之長
陛下即位未幾黃河澤清與
世宗初年一致地呈瑞者一項山東亂糧船難渡天雨粟
月賊窟澤山飢寒者半天助順者二年發帑賑民皆有秋
天助順者三雖各處有賊寇之儆然
世宗初年亦始于山東如福建如大同三處兆告今日時
勢耳
世宗朝無異在以定見定力挽回天意耳
陛下一身
天地之祖宗之身山河

社稷之身也語云自天子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
臣謂修身當以養身爲先孟軻氏曰無尺寸之膚不養式
曰養心莫善于寡欲養身要先寡欲爲先寡欲則精自充
精自充則心自廣體自胖是爲德潤身臣嘗見市人一服
寺藥昕夕津潤不使枯槁因思潤身之言不敢褻瀆其敬
故敢以養身之言進即此是精一即此是克復帝王大經
大法即此爲之根本亦所以爲社稷也內帑府發臣不爲
陛下憂所憂者在民之聚散耳先是有開財聚民散之言
臣謂聚內財猶水也欲其流不欲其聚水之聚也必至
潰屋蕩舍民惡得不徙水之散也民始安土而芋以居惡

得不聚。
神宗括據三十年內帑之積雖爲兵事散盡好賊賜盡此
亦聚散常理內帑空而邊事寧矣有志士秉且視阿堵如
糞土而況居九五之尊順天應人之
聖主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陛下可以聖自信凡有諸者慨然捐發無憂貧矣近時臣
工或以門戶自相標榜此從身名上起念臣與冢卿張問
達相處年餘
陛下試問張問達臣曾說門戶中一人乎蓋臣實見天地
間一草一木一民一物不忍傷殘其有才有識者安其職
崇禎存實疏鈔 卷二
事而已耳又實見得人之真氣各有偏全人之識見各有
高下從德性用事者反求諸身不作異同見不作人我想
從情識用事者但求諸人東猜而西擬左旋而右轉曾不
思前數年諸人始而盟必既而倒戈相向者何以故而
猶不務行所知以求負所學能耶
陛下洞燭其情處之以和平則
朝端享清靜之福不難矣年來一種委靡退託之氣急宜
蠲盤如諸臣建白議奏
責必行矣綜覈
責必令速抄也抄而不必即行行而未必即覆也月振一

旬年振一年兵餉政務俱從此與上談過伯
上無責實之令故下多因循之習愚謂一科宜嘗三月自
正月至三月以吏科始凡奉
旨下部者限以某月完如各省考成事例一冊送閣外
留科至豐月終科臣以完與未完事件報閣以
旨上裁六科總一考成不完者罰有差等庶幾事事有實
不託之空言矣世之所避忌者惟府怨耳苟真有爲
國家心即府怨何妨丞相夏開河功高怨亦多千年萬載
後功在怨消曆古人已言之其千百載下自有知之者不
必避也然廢棄諸臣老成端重者不必盡徇當路山林久
崇禎存實疏鈔 卷十六
滯者亦當念其乘遲見遲如熊德陽等亦當導爲舉
復以天下人才豪天下事治平以扶我
皇上依舊戴樂聽之誼原身惟原跡得觀
堯天舜日之盛臣生同數衆亦榮矣臣遠離
闕廷不勝耿耿血誠之至
翰林院修撰文震孟爲□圖報恭疏
聖裁宜除從隙勤政講學之實以禪治本社亂原事職謂
古議有謂厝火積薪以爲安者可爲痛哭乃今日之勢甘
推厝火幾于燎原矣寇賊悅氣狂爆鶩膺傳豺方深除議
十震則江北江南齊魯燕豫之地聯絡依傍則東楚西楚

且處怔忡之憂濟濟班行未見腹心爪牙之足寄紛紛與
飭推鬨瘡痍溝壑之堪悲覆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
所在相聞此真大小臣工戮力同心嘗膽卧薪之日而猶
循格套粉飾虛文耶
皇上具爲堯爲舜之資亦毫無啓心沃心之助將使
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銷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
同河決此皆諸臣誤國以至于此明知火之將炎而處
堂自若但使火炎而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遊釜安然猶
冀水沸而魚躍此又諸臣自愚而自誤今日非
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

氣天下事固未知所終也蓋常人之情激于震發則奮
之士皆可引于功名安于頹靡即道德之士未免流于迂
腐
皇上睞與臨朝界麻轂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
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
則
皇上之聰明何由開暢聰意
祖宗之制倡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唱西臺則西臺
必當以次白事奉
旨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科

彈者科彈職條奏者條奏剖折機宜獻替可否
皇上蒞而聽焉與輔弼大臣面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斷
不猶豫不惟
聖智日以明習練達即在廷諸臣亦且可以激其氣節可
以試其倉卒當事者日精思于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事
外者亦與起于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帖一紙
長跪一誦拱面一揖周旋進反祗畢朝儀安取此爲行
才繡衣玉軸金者爲也經筵日講臨御有期于學非不
講矣而講學之實未見也史臣進講鋪敘文辭第如蒙師
之誦說無少開悟則

皇上之睿智何自周通識聞
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國重事間關繳
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慎奸
挾術既無釁可以自藏左右近習亦無緣可以蒙蔽若使
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
而生倦狡倚之衆亦怠而欲休經傳典謨祗成故事安取
此正笏垂紳展書緣筆者爲也
皇上之神情既與群臣不相浹洽則
皇上之靈爽必與天下不相聯屬及退入內廷而再涸
所編發德性所薰蒸曰不越于中涓常侍之口頻大

折從之機

天君臨照之體段

帝王宏遠之規模又豈若韓之所能解于是無名濫予而藩封之踰額屢煩中旨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吁嗟君庭以致諸藩之停封恩肯久壅國與家範盡蔑之爲弁髦此何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來衆喙之紛紜恣羅織者既引繩而批根護著類者復因枝而惜葉國憲刑章悉付之於蒿萊此何法也危如山海而關臣出其偸安于無事全虛癘算何以張撻伐之威慘如點圖而撫臣坐視兇殘諉之莫施無非優柔何以成脊指之勞乃近日中朝衆動則更有可異者空人國以庇私黨幾

似濁流之投習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僞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永鑒亦未有以明告我

皇上者耳去者爲榮則仕者不責矣

天子之所以勵世作人者惟此爵祿名號而至使策蹇挾乎驅驛角巾尋于冠冕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職史官也本無言責不必深言是非以批乎辨但念世受

國恩更榮寵拔日擊府事阽危人心玩愒每當食長嘆斯時涕零敢不避譴訶臚陳時弊備蒙　府覽稍見施行

職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

廣直士鄭洲昌言當採疏以上數

明指切指丁子■杜史鄭洲像自是詞林嚴峻

聖恩讀書中秘既觀往古興亡之數復覽今日理亂之機每中夜屏營憂心如搗頃見修撰文震孟一疏私慶有爲

明主忠言之人矣

皇上天佑聖明必將逖恩深悟立見施行矣乃候之浹旬未蒙報可臣切疑之臣惟章奏之批答宮府間之脉理也蓋朝上而夕下或夕上而朝下則君與臣相知君與臣相知則大臣不得以攬權小臣不得以營窟近臣不得以蔽明一付之闇寢而中有不可知者矣夫上書不報者是留中之漸也留中不下者是壅遏之萌也壅遏不通者是竊美之機也此不可不深長思也今若經

御覽而留中則非止禁轉圜之義若不經

御覽而留中必有伏戎援輿之奸有識寒心未得所謂考之

本朝故事此弊惟

武廟與

神祖末年最多在

武祖時皆因權璫之蠱惑在

神祖時則係奸輔之藉叢

聖主當陽如日方始且何以忽蹈其弊此所謂有不可知者也

國家之患其奸皆起于不可知及其可知則抑頓莫息而
無可如何矣方今時事日非闒茸多故中原有很豕之突
當關無虎豹之雄臣謂此皆已見之病醫者力能可施爲
留中之事症候做結非
皇上推見至隱未易藥也臣稽史冊中召亂之端有二而
今皆已見之曰內降也留中也內降之屢言用以肆斥大
臣其机關使人駭而留中之一幾用以陰淆
聖慮其從竇使人疑
清明之朝豈宜有此語有之其未徵易者也其未兆易謀也
臣願

皇上之早圖之也臣荷作養本無言責但實見留中爲治
亂關頭且數日以來未見爲
皇上言者故不敢避出位之誅更陳硬梗伏惟
皇上垂賜省覽
國家幸甚奉
聖旨朝儀大典累朝成規如何輒肆輕褻比擬偶戲藐
視廷臣如戲文震孟好生可惡鄭鄤這廝黨護同鄉窺探
上意本當重處念服首科取士新進書生不知大體姑從
輕俱降二級調外任該部知道

十一月乙卯
禮部擬出
聖旨　光廟選侍劉氏封爲貞靖賢妃皇二弟追封爲齊
懷王皇妹追封爲悼懿公主
大學士葉向高慈有詞臣疏曰　聖節在邇扶病勉出恭
候流虹之期共效呼嵩之祝其一切閣務非病臣所能料
理今未敢貴其他事惟是修撰文震孟庶吉士鄭鄤近以
上疏觸忤致蒙降謫舉朝臣工無不惋惜臣與同官冒昧
揭救尚未知足動　天聽與否臣欲再申一言恐益滋煩
聒之罪然耿耿于衷終不能已竊觀震孟所言請學勤政

皆
皇上所極留心其所闕
聖怒只在　朝儀一節此
祖宗朝相沿舊規非創自今日者震孟書生也但見史冊
所載前代帝王無不與臣下面議政事臣下有所獻納無
不面奏即在　二祖時亦是如此今百官　奏事皆是常
套　堂陛之分雖存　君臣之情未暢故不勝欵欵之愚
而欲效之此書生泥古之過非有他也至于　講筵之啓
沃在　聖學固已日新而章句之數陳于　宸衷終未盡
徹臣等私心向亦歉然不敢以震孟之說爲盡迂也若

言稍有過激則唐虞三代盛時危亡禍亂等語。皆未嘗諱
漢文帝賢主其臣賈誼至痛哭流涕長太息。文帝亦恬然
受之不以為過于古傳誦以為盛事。
皇上方為堯為舜何論漢文豈其有成心于震孟終不可
解哉若鄭鄤所言益因震孟疏留中而為之申　蒲且鑒
于向時留中之弊欲杜其萌亦書生之見耳好名則有之
非敢黨護震孟也　國朝科第重詞臣尤重鼎甲尤莫重
于鼎甲之第一人。
天子臨軒而親擢百僚屬目而聳觀至鉅典也今歲為
龍飛第一科關係最重震孟夙負時名。

皇上首拔于多士之中臚傳之日舉　朝相慶以為得人。
四海聞之莫不稱快乃以單詞片語遽罹譴逐非但無以
彰
聖主納諫之明而於盛典亦大不光矣人情過小小知己
即思報答苟有所知之人亦無不欲愛護而保全之震孟
受
皇上千載殊異之知當何如感戴倘有一毫欺謾之心。即
非人類。
皇上既拔擢震孟稱知人之哲矣曾未數月而遽摧折之
亦豈
聖心之所安乎且今歲館選濟濟彬彬鄭鄤亦三吳名士
也。乃與震孟同去殊為可惜竊覩
聖心或以詞臣言事非其職掌故欲小示挫抑以成就其
才耳然臣觀　國朝詞臣以言斥者皆得盛名羅倫羅洪
先皆以狀元直諫謫官至今稱不愧科名者必以二臣為
稱矣而惜當時處分之太過今震孟等被譴于彼之名得
矣使他日以惜二臣者復惜震孟等得無為
聖德萬一之累乎況今悠悠人情猜疑多端將謂我
皇上之罪震孟等又不在于　朝儀之一節也臣草此疏
畢見臣等公揭已奉　明旨不必申救臣何敢再瀆然臣

老臣也苟心有欲盡默而不言是為負
皇上負　國家負
皇祖　皇考即生入山中死入地下皆不自安故敢畢其
愚如此伏望
聖明俯鑒愚衷將二臣寬宥則
聖德與　天地同寬而令名並　堯舜無斁矣
玉牒纂脩已完。
勅司禮監送館。小示
欽賞大學士葉向高韓爌何宗彥朱國[illegible]史繼偕侍郎周
道登所正何承順與耤鄒泉光等六員中書潘宗本王應

進筭三十四員銀兩紵絲表裡鈔貫
御史蘇瓚理財三要疏曰臣聞古今之言財者曰天地開
只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而言理財者但有開其源節其
流之二語職竊觀今天下之財以爲在官耶則官之倉庫何
如也以爲在民耶則民之蓋藏何如也以爲源未盡開耶
山澤舟車加派抽扣搜作事例其條分縷析無不備具者
又何如也獨有節其流之一語似乎知之未能詳明行之
每有遺漏而姑以錙銖毫末之嗇爲省之耳職見今之
司計者眞如拙婦有米則炊無米則餓內外家衆隨擊索
飯半饑則猶或能忍全饑則與鬨哄者爲伍當此家計何

知明告主翁將一家多寡有無之總數細細催度於萬不
可省之處議其常經向來豪奴悍婢慣作侵欺沉匿者不
憚勞怨痛究而追奪之而後家業可再振也職展轉思維
條爲三要望我
皇上省覽即賜施行所以備救於目前者不小矣一曰明
示會計出入之數以便稽會計之有餘也進呈　御覽
則天下之入數與　國家之出數
皇上必了然於胸中臣下不敢妄用不敢侵匿矣公示之
諸司百執事使之各就衙門經費中覈可替否補救可得
而施也職請舉其大槩今夫戶部工部是天下財賦出入

地也則完欠分發之數不可不使人知也人知之則用者
不濫求者不奢有奢與濫者可議其後也兵部者取於戶
部以爲各邊歲額又取於工部以爲戰守耗費說者曰邊
額雖亡邊費方鉅獨不可使我
皇上及在　廷諸臣周知而熟計之乎班軍入衛舊額十
六萬是皆有行月二糧者也今班額僅萬而各處多　題
留矣此二糧者戶兵二部尚派虛耶抑寔耶作者覆　疏
何未悉也光祿寺掌　上供燕享之需者也其歲額之盈
縮廝役之虛掛可得而議也大僕馬價之支消以何事何
地何年何月遺買馬之數亦不宜沒沒也戶部之各倉米

豈盡無陳積也陳者任其日腐且消新者乃嗟其不繼是
司庾之守株也鼓鑄之必有出息若干亦不可不報也事
例之分二部也但聞其爭三爭四爭六爭七而竟不知其
所補於二部之經費者幾何也職即未習錢穀之籌願僭
請司百執事共爲
陛下筭計以與幾於涓塵之助者合會計之明示將馬之
爭二曰斟酌本折緩急之宜以省靡冒職聞主父偃之言
秦事也曰使天下飛芻輓粟率三十鍾而致一石以古者
豆區釜鍾之積計之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十九石之費
致一石也其可致者僅一石則費不勝其缺乏而致之必

也人之言

以十九石之費則民不勝其愁苦官匱民窮則致於亡亦
惑矣我　國家貢賦其水陸舟車之用大約有倍蓰者未
必若是其甚然非身所親歷何從知之苟知之而忍不告
之
皇上乎職今奉差十庫而後知有至微至細之物破冒以
不貲之費者此矣職見諸臣往往以十庫改折爲請而
皇上槩未之許也豈非以應用急需之故耶職謂諸臣不
明開某緩某急一槩而　請之
皇上惟未知或緩或急故一槩而拒之職　請爲
皇上略舉緩急之目一剖分焉摠天下外解之貨物其爲

用之不可缺者若干或　京師所不產之物卽不改折可
也抑或前項之積有餘則以一年折色一年本色相間而
行如浙所請亦可也蓋我
皇上於浙之織造以十四運准其爲十八運矣財本循環
似亦宜在所許乎若以外解之費折色買於京商可以得
其二倍之用何者其搬運水陸不至歸於烏有所謂不在
官不在民者悉爲我用也又有過時則朽爛而不堪用及
物粗價賤必數千里外運解以入是以百錢之費致一錢
之用殆有甚於以三十鍾而致一石者矣職竊謂自顏料
以下逐色估算俱令外解折色而令戶工二部領其買進

痛切

之事每月朔望如光祿寺坐門之例又將前件貨物定四
季通融之值使商人不得騰於貴而惰於賤卽商亦不稱
厲也如是則　內廷之好用原自不乏而無名之費靡矣
有用矣蓋職嘗聞　先朝典故如先臣周忱之爲戶部易
水磨明盔以擺鋸則一盔可作三盔之用敝爛牛皮以煮
膠其新者又自足用是計臣之能權緩急者也職竊於今
有望焉三日遠究侵欺虛冒之弊以塞漏卮職所謂節其
流三字行之每有遲漏者則擬於人家之豪奴悍婢慣作
侵欺沉匿無有任勞任怨痛究而追奪之者也夫天下百
姓之輸將亦惟是軍國是給至於外彝日發干戈日尋我
皇上且屢發帑以補助當此之時猶有人心者惟恨一錢

不作十錢之用況於受
天子明命藉　國家寵靈征兵治將乘　朝杖目而擬齊
跪役如某某三四輩既以有限難繼之物力充其私橐復
以延挨停閣之計較援其查追臺省章　疏言者舌敝抄
者腕痛而彼且揚揚得意或畫錦優游職不知積匣積分
之所抽扣萬水千山之所遞送朴府敲骨之所誅求考成
參罰之所勾割千軍萬馬恃此以戍守　宮闕　陵廟恃
此以呵護四海九州恃此以綏靖而徒爲四臣窮奢極欲
之資也且

之以充今入已然則且

皇上以四臣之所間為少乎哉合其所出之數幾於百萬
以視太倉一歲之入足當四分之一矣即諸臣以補助
輸于
皇上者未敢一日以百萬 請也奈何四臣之乾沒聽其
日居月諸花銷沉閣也
皇上若更有臣如數人者則不待外夷之侵內寇之鬨而
天下已敝矣今夫李承芳之叛逆也裂我疆土劉保之奸
細也漏我軍機彼四臣者殆與叛逆奸細相為表裡故職
所謂節其流之三字雖纖鉅不一恐無大於查追此贓者
也所謂當急而不可緩者也不則何臣之不能盜又何臣

之不敢為盜也已上三端明白易見亦甚易行惟望
皇上速勅當事如議而急行之則天下之財或可得而理
餉或可得而充乎抑職又有說焉凡今日部覆之參往往
大分吟域每日某臣疏中條某事屬某衙門非某職掌應
待分抄 題覆職之所言雖事體多端而今日財用則戶
兵工三部實其出入之總萃惡乞
皇上將職疏著三部堂上官及總理三部事者作速主張
與各衙門互相責成刻日
上報庶職言不成畫餅而得措之實用矣職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御史薛九儀敬陳扶陽抑陰大義疏曰臣備員西臺列在
交戟之內恭遇我
皇上萬壽聖節獲與千官萬國共效華封之祝而
皇上聖誕恰在冬至之前當九龍結
聖之辰應五緯連珠之候陽氣方至璧星正中猗歟休哉
臣觀古之臣子自
聖誕則有千秋金鏡之獻遇冬至則有進履貢襪之事所
以祝泰寧而介景福如此其至也臣聞冬至之節陽氣應
黃鍾通陰陽交爭陽氣尚微故先王于至日閉關扶助微
陽以養成來復

皇上以當陽之 聖主遇一陽之令節所以扶陽抑陰謂
發太和而維持元氣者在此時矣臣謹北嚮而悉數之夫
賢士大夫陽也宦官宮妾陰也
皇上恭默臨朝緝熙懋學其于陽德可謂如日之方升矣
然深宮燕閒之中尤宜提醒体認常加對賢士大夫至
于嚬笑必嚴威福維楷盡杜擅竊所謂冬至子之半天心
無改移者此扶陽抑陰之一大緊係臣所願首為
陛下獻也中國陽也夷狄陰也西蜀東省相繼獻俘捷
音時聞稍吐連年屢衄之氣然嗜食之奴酋方窺伺于一
關之外觀師之行直須振旂恐非中國高枕之時也宜

惡　允臣同官劉廷宣之　請吏選大帥選擇監軍于以
新壁壘而煥旌旗廢殘捷伐之威振而陽德以奮乎爵賞
陽也刑罰陰也非例之　封旋見停止失事之辟明罄爰
書可謂陰陽不二矣然囊頭之人犯無踏斃于三木之餘
罪因之鼓不出司寇恐非先王泣罪之意也宜　深省科
臣尹同皐等之疏獨免立枷永除苛政廢幾好生之仁合
而陽德以光乎至于君子小人之爲陰陽也係于　國運
者也君子進而陽長也小人進而陰長也君子小人互爲
進退而陰陽倚伏也關于　國脈者也
皇上御極以來遺廢登用言路疏通眞陽長陰消之候然

而有可慮者　三朝之遺老以講學而去官　一代之名
賢以讜言而削籍切直敢言之臺省未盡廢三折而收連
翩抗疏之詞臣又至以一鳴而斥典刑日寡士氣日衰恐
亦非
皇上之本意也年來門戶畛分斜羅密布丁巳之察凡抗
論　國本繫籍正人者靡不巧加羅織橫被摧殘陰邪盡
而陽氣傷馴致有炎秋之禍今計期已迫丁巳之事可鑒
于前矣君子之氣屬陽陽則向明其意氣每多發露小人
之氣屬陰陰則向晦其設處巧于彌縫君子之落小人也
常寬于待面而小人之傾君子也多甚于一網丁巳之被

察者傷鱗鍛翮撤致亨途而斬刈未盡之英賢爲小人所
側目者尤不可不加愛惜也詩不云乎王國克生維周之
楨以　國家楨幹之木使之摧傷剝落爲斬而復生之孽
豈盛世之事乎臣願當事諸臣痛戒丁巳之覆轍尤愼防
丁巳之流毒畢伐邪謀旌護善類凡一切陰邪小人遠竄
甚語一一禁絕此又進君子退小人扶陽抑陰之一大端
也臣欽欽愚誠情獻日久敬因　聖節陽生之候冒昧披
瀝以比于古之人臣金鏡履襪之獻伏望
皇上留神省納　俯賜施行奉
聖旨言官以獻替爲職多事之時正當條畫急務何得浮

泛且近來狀臣求去者因科道宿屬直攻擊辭闕或心窮
典屢奉諭旨瀟期自有參詳令說丁巳羅織致右夾禍當
時部院主察何人曾不指名直說殊含糊遁何哉著
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諭內閣
聖諭前歲曾諭科道將宦擅鬪若輩輒行恣肆報復潮鬼
國是数覩朕躬本當重處姑已從寬旨示儆況今朕書
發覽所宮中外事特將前時劉重慶倪思輝朱欽相等
從中果應稱各准復原官都着各借乃敢而肯似前滋生
猜疑遷懟玩愒激辯後訐翻案縫罪行重究不宥與等俱從

該部通行撫諭
貴州賊首苑板角聯大坪殺掠
守備指揮胡報稱賊首苑板角[illegible]等號兵
數萬，擁營清坪、長安堡、大坪，焚燒生靈數百，殺死
千總一員、指揮一員，又于本月初六日殺
害縣、宗鄉、陽溪等處，殺死士民不計其數。
江西巡按汪泗論奏曰：竊惟天下事，有勢在必然而不得
不然者，早圖而曲計之，則雖小有所費，大有所全。明知而
諱言之，將其患日甚一日，而至於不可結局。今日　宗藩
之當議處是也。蓋宗人賢不肖雜遝，志意各殊。賢者指不
多屈，若貧者鶉衣索食，流聚市井，而不肖者，小則豪强撓
奪，大則行劫流剽，公然抗三尺而不顧，殆如齊民人不肖
[illegible]亦一不
之尤者，乘釁竊發，譬之蔽隔心腹，幾於蠢蠢欲動，幸發伏其
謀，未得猖逞。蓋諸宗以無所事事之身，而錮之一城之內，
即兼以常祿，猶不能保其無邪思，矧祿無所出，是率之出
而罹之以不道之行，罔之以必陷之罪也。臣以爲等費耳
以內外論，則邊餉不充，其患在肢體；　宗祿告匱，其患在
腹心。而　宗祿等耳，用以撒啾待哺之時，則
亡見恩而易德；不得已而與之於歎望鴟張之後，則費雖倍
而衆不親。相提而論，不待臣詞之畢也。抑尤有說焉，天下
有必至之勢，通之以時，則無弊　國家無不救之
患，節之以禮，則何久以今　宗藩蕃庶之勢，其不可不深

計者三：一曰限祿之　明旨當遵也。頃
皇祖允部臣　請業已頒限祿之　命，第須欽祗而力行
之，無使毫釐少溢，彼以有限之餘供無窮之齒，不得不自
爲珍嗇，花生姬生之弊不禁自除。此以限祿而兼釐弊法
莫良於此者也。二曰賢不肖之激勸宜舉也。宗齒多至千
餘，臧否之品懸絕，妍媸不彰，則善者將依怙淫無忌，則惡
者日多。臣請風勵之典宜歲舉行。諸宗中有恬靜端謹德
行卓然者，歲舉二三人，報之撫按，量動官帑爲賞格，令守
巡道造其廬而禮焉。其有志氣不倫，作奸犯科者，廉訪驗
有寔跡，亦報撫按，或察本管戒飭，或具疏　奏聞，有華衮
前賞後信[illegible]
以誘之前，而又有斧鉞以懼之後，庶其束於三尺，而弗潰
乎三百。管理之舉，判宜行也。管理之設，董正諸宗，而往往
妄自菲薄，賢者弗職，枉者弗理，塊然尸素，將安用之？此無
他，任匪其人而責之以不寔也。似宜慎管理之選，而稍重
其權。　賜以璽書，寄以督率，而仍以激勸之柄屬之，兩院
每撫按復　命，必另疏具　題該宗欽戢守法者，是維管
理功，則有爲歲久則　請賜
明旨表宅里，以旌之；該宗恣横賢姦不能鈐束者，是惟管
理罪，則有劾　請廢罷而更易之；或貪黷昏憒之尤者，仍
聽不時劾處。權有所歸，而職有所繫，管理必人人兢奮而

奉迎約理

諸宗必無敢即慆淫以自抒於法網者矣或亦齊壁之二
策乎臣非不知事忌紛更宗政整齊非易第　宗藩勢難
剗削機肯預防必有　宗祿以安其生而後可以施整齊
之教必有管理以約其散而後可以全親睦之恩勢似迂
而寔急治似標而寔本此本可以緩視而諸有之未見其
形願察其影又曰有不終日之計有數十年之計有百年
之計臣之所請固不敢自謂計安百年第設誠而致行之
數十年可保恬然無事不然以既匱之恩而又務於無可
奈何之勢日窮一日日迫一日後來景象有不敢言者矣
伏乞
皇明從信錄　卷十二
皇上深維綏奠之策　勅下該部速爲覆奏施行
諸宗幸甚　社稷幸甚
貴州道御史孫之棟奏爲適當　獻俘之日　請邮殉難
之臣以旌苦節以慰忠寃曰臣惟人臣事
君有死無二然有死而功在　封疆尤爲重者上也功
業未著蹈節輕身者次也或駢首就戮斷臂捶心然猶身
死名寃悲情未雪者又其次也然總之或立功或明節或
爲　王事而喪邮之典總宜寛厚矧　封疆多故抱頭委
靡之輩競指爲柔而仗節不屈之臣反令幽寃寂寞不叶
闡揭者重傷之愛院道府縣流血横尸一時風聞之誤不

此疏賢明忠義之心引証擇倫之例肖史一時鐵筆頰生花筆青紫

貴之一史

日無粮而譟則曰有激而變若然即死亦何辭寃哉杳杳
謀叛已非一日覩變于俄延發難于重慶未出江門而何
若海之輩幾倖有成執訊獲醜見在可問也尚可謂之激
變乎變升激成則無臣希可求鎮臣王守忠催兵援遵爲
王事也變起倉卒百計餙頭撫臣爲榮罵賊而死鎮臣義
不就擒而死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維周監軍督餉亦爲
王事也或肝腦塗地義不反顧而死或引頸受刃赴難如
飴而死又如李維周領兵出圍聞變回援甘心祇受而死
至如循良之章文炳死之日諭戒子弟以身殉之者數圍
即逆酋叩頭膜拜尚有悔殺廉吏之言清風勁節施及頑
皇明從信錄　卷十六
夷也再如同知熊嗣先洪應科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
蹤尸淫火冠屨枕藉也悲夫犬豕嘷嗥寧傷殘我將吏腥
羶偏地不屈辱我冠裳諸臣之死幸矣尚可曰變出突忽
不得不死乎正惟不得不死而諸臣之死愈不幸矣諸臣
倘得死所則英風大節不惟殺身成仁之張銓當爲從容
就義之高邦佐拚命殺賊之潘宗顏豈不稟凛見節而乃
目激變之名于殺身之禍茹苦含辛徒使夜雨啼寃空濛
煙燐之碧愁雲慘結終于造物之和諸臣之死愈苦諸臣
之心愈堪悲矣然凡此皆奰龍張形之惡逆而若海之指
縱也逆酋一日未擒諸臣死必爲厲鬼以殺賊元兇授首

至論

擘逆酋而獻之　闕下。則諸臣之寃憤亦當稍雪且道臣孫
好古府臣章文炳于滸子磨矣此數臣者其與受同其死
節亦同。而　邺錄之典有不同則　國法爲不公。然此猶
云禍出不測也兼將援兵臨陣戰殁者灌縣知縣左重也
結連土司解危成都者推官郭象儀也義與一指于梁州
而軍聲大振赤心濺血于江門而志寒秋霜象儀之前功
尚未賞死更堪悲又知慷慨殺賊之楊愈懋耆遊之杜文
煥孰得孰失而尚且責其輕進倘危城一解援兵從叙瀘
擊其歸路此時賊可就擒則愈懋之搗巢臣猶悲夫尚曉
今不罪逗遛而罪輕進何以服忠臣義士之心也則

國法爲不平然猶曰職守所關務在滅賊也鄉官董盡倫
無城守　封疆之責者也倡率義勇力捍孤城功已著于
合州再救重慶身死逆賊之手此一臣者即破格　邺錄
猶無足慰忠寃而乃一外衛千戶遂足盡優異之典乎果
不倖于逆彌之張銓高邦佐潘宗顏乎。果盡節　封疆者。
死亦論資格乎則于　國典爲未當臣謂可求等之死節
無功亦無罪。推廣
皇仁以旌苦節則有孫好古之例在知縣左重臨陣戰殁
則有潘宗顏之例在郭象儀楊愈懋即目輕進亦有杜松
劉挺之例在。鄉官董盡倫比之張銓潘宗顏輩則多捍賊

之功比之孫好古則無自守之責即不得錦衣之世廕亦
當褒以重慶衛指揮以示優異者也其他先後與難大小
將吏仰惟
皇上惻然軫念　勑下該部查照按臣原疏一併破格
優邺加其蔭秩襲其子孫議葬議祭議謚分別叙錄廣賞
罰不紊而拱木欽寃不至墜心地下孤兒寡婦亦不至茹
嘆含酸其激勸人心非淺鮮矣職蜀人也知而不言罪實
諸臣言者

擒獲海盜

時浙江海中網船洋有大盜哭一等駕船三隻從日本
飄來趕逐魚船擄人打票取贖綵無院張挨臺密令飛

雲關把總楊懋中計擒之生擒三十七人獲有偽
票爲印海將器械旗印等項除賊溺死海洋以宗

六十滿五
戴四十足
千此宗

憐才公揭

浙江在京官錢士升魏大中朱泰禎等謹揭爲辛酉科
浙江中式舉人錢千秋一事覆奉　明旨自有法司具
聞有無情弊自在執訊究竟士升大中等何敢置喙
然千秋之不[illegible]則合部之所共加共棄者不得不
公言之千秋原名[illegible]覆試前列食廩學宮館穀以
戊午年之今名[illegible]
爲得一宿名之[illegible]
歲借此無論鄉里[illegible]
諱也夫貴[illegible]
千秋之才[illegible]
誠衆之目[illegible]
以言其無他是千秋之才[illegible]
遍獨于長安矣國法在[illegible]
京見分明[illegible]
孤寒才士[illegible]
衆目中[illegible]

刑部奉
聖旨逆犯徐鴻儒等著便處決劉崇喜劉尺王文臣梟示各
犯首級傳示九邊昭布天下
李可灼遣戍
賜徐可求右都御史廕一子本衛千戶世襲

十二月丙辰
冊封
光廟莊妃大學士何宗彥捧冊
吏科陳熙昌上言東省妖賊雖平地方善後宜策并請復
祀孫侯孟氏孫遜廟
上從之命該道官司致祭
御史吳甡奏異登見疏曰伏見邸報山西有天鳴地震之
變陝西有星墜地震之變城垣廬舍頹塌過半人口牲畜
頹壓數萬嗟乎此亦最可憂最可懼矣然竊觀
陛下似未嘗知憂未嘗招懼者[illegible]
聖諭無非爲萬國二得狼獻快意武功豈遂謂已治已
安即天變不足畏乎蔑不習占驗但揣時事可憂可懼者
爲
陛下陳之今國家所患奴酋安酋而奴爲甚奴之謀窺
出萬全而我求一大將備折衝不可得奴之奸細遍
都城而我求一邏卒探虛實不可得營之敗壁頹垣未施
補葺風雨猝至則飄搖傾覆曾不旋踵夫逆奴至猝也至
叵測也一旦窺關見風雨之猝至也而不及今補葺其何
能免於飄搖傾覆之患
陛下試念山海一殺止仗一援輔其上供樞輔罷策者尚

冢冢也而得無憂得無懼乎安首之勢工搖者首之與未
傾而督撫新更兵力未集終無更盼之期各處之備全虛
枵腹之卒易譁而太倉如洗匱發時呼將有脫巾之變
陛下試一猛省某憂無兵猶議召募召募不足猶議徵調
今募無可募調無可調則竟無兵矣某憂無餉猶議加派
加派不足猶議發帑今加無可加發無可發則竟無餉矣
豈惟無兵今之劫奪行旅梟貨　閩門者皆
陛下之兵也不禦寇而為寇者也豈惟無餉今之驕官侵
帑剝削肥己者皆
陛下之餉也不飽軍而飽貪者也夫此猶小醜蠢動然巳
困天下矣萬一別有不測何以支吾
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且今日民心何如者水旱
之災頻仍未已誅求之令四出不休離人父子鬻人田宅
以供　國課國課未完而巳作無家之別易子而食析骨
而炊以給俯仰俯仰莫措而盡為潢中之赤於是人變為
妖民驅為盜弄兵潢池終無噍類至今齊豫之郊黔蜀之
域流血成渠積屍蔽野寒狐夜嘯犬烏日號眾人肝腸飫
人腦血死亡者白骨生苔流離者飛鴻滿野天未悔禍使
我西陲復遘茲變
陛下不及今下　德音發　明詔急加蠲賑收拾人心而

視同泛漫置若罔聞百姓方恐死以望再生而當事者拔
立視其死而不救萬一有司不體　朝廷恤民之意而懂
於考成重加剝奪使小民流離在道化為盜賊妖民齊呼
揭竿四起奴賊動於外窮民訌於內此時即良平為謀韓
白為將計無所出
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嗟乎處有百破而無一完
民有百苦而無一樂官有百偷而無一修
國有百竭而無一餘時事至此可為寒心
陛下但見內軍三千甲光耀日劍戟如雲以為武備在是
而不知關塞之上有拔朽持鈍戰不敢戰守不能守之將
士但見獘賊獻俘如釜中之魚俎上之肉以為盜不足憂
而不知山海之外黔蜀之間有侵我疆土殺我將吏屠我
生民之強敵但見妖賊就擒山左蕩平以為太平可期不
知閭閻之間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生不得歸死不得葬
之赤子且也日日緝奸而　畿輔之奸細布滿則闕門識
察安在日日詰盜而禁城之盜劫公行則官軍守衛何為
陛下念此而得無憂得無懼乎人事廢弛天怒孔赫德之
天鳴地震之異恐有土崩瓦解之憂今日不戒懼且有不
及戒懼者今日不修省且有不及修省者噫危矣哉職又
聞古之帝王遇災則省躬罪巳下詔求言上白皇[illegible]

庶政凡有闕失皆得直言無諱。今
陛下諭廷臣但言邊事不及 宮府闕失忠言日寡不能
盡所未聞見所未見諸臣又皆以為
陛下冲年未敢直言觸忌夫古稱冲主無如周成王當時
周公為師召公為保閎散之徒為之左右先後有無變伎
纖巧之好內無游畋犬馬之好外無夷狄盜賊之警猶訪
落謀始小毖懲患七月之陳王業公劉之勤民事無逸之
戒盤游如此而後為守成令主今
陛下自視孰與成王諸臣孰與周召今日時事孰與成周
而泄泄沓沓若此何以濟艱而挽天變乎職竊以為
陛下春秋方盛宜練習國事凡一切章奏有關係軍務夷
情與四方水旱盜賊之變皆當寫置座右時加儆戒或有
疑問則召諸大臣共相商確而諸大臣亦宜盡心輔佐日
取四方所奏水旱盜賊災異及軍務夷情條列利害指陳
得失使 人主知小民疾苦王業艱難庶幾豁悟
君心就成
聖德即今天鳴地震未必非知憂知懼之機也然諸臣以
防武備恤民災為請而猶候部覆遷延歲月何濟是事謂
宜即下詔令頒示海內責成各邊將吏急加訓練嚴為防
禦以安反側以戒不虞責成各省撫按查遇災傷地方除

援黔將料
心破谷龍
司賊巢

蠲濟外其加派自今年起永行蠲免被兵火地方除免加
派外其舊額俟三年後方議起徵懇切痛快出自
陛下真誠惻怛之衷使人心振發窮民感泣方于時艱有
濟天變可弭職愚不識忌諱冒昧貢陳俟乞
陛下留神省覽立見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川湖總督張我續恭報擒燒安酋之黨并選將援黔疏曰
本年十一月初一日准貴州撫臣王三善揭帖內開十月
十三日據總兵劉超軍師李世將先鋒恭將楊明楷史器
都司孫元謨報稱蒙選職等襲打谷龍司于十一日督兵
後行夜抵賊寨此寨深峭四面盡皆箐崇又在萬山之中
懸崖之上官兵不到之地賊不知防忽聞兵至盡皆驚竄
止生擒賊屬二名段守貴陳應與因將其寨當時燒毀其
至天明辨驗特于灰燼中認得院內燒毀長鎗三槓約二
千餘根又標鎗一大房約萬餘根已裁未成皮甲一房并
生漆顏料數十桶。擎箭斜馬甲衽一大房米十五倉萬餘
石生畜無數據段守貴供稱首賊宋一龍宋顯俊已隨安
邦彥攻圍省城不在家家中無人止婦女俱從山逃散等
情已發新鎮道研審本報有兵搶得未燒長鎗等物當即
驗視鎗長二丈提弓五尺俱金銀畫杆精巧鋒利上嵌書
壬戌元年官置嗟乎觀此而逆酋之處心積慮非一朝夕

矣則此一司之當殲則安酋可知是豈易擒者哉又豈易剿者哉等因到臣爲照劉超者臣遣之援黔而撫臣委以外戎之寄者也超爲河南兩科武解元謀勇兼全臣居恒物色草澤中英雄以超爲異等是以拔至保寧忽值黔亂遂遣之援黔超僅帶中原家丁四十餘名耳人人精銳一可當十今遵撫臣之指授方略果能夜襲賊巢獲其倉米萬石牲畜甚多雖生擒者止于二名而焚燒者不可數計似于援黔之着數爲不虛矣誅賊窩以孤賊勢亦兵家之所上也臣第一次遣將援黔是爲劉超超已先建此功異日大兵雲集而其功當不止此臣第二次援黔是爲陳于

龍龍乃川人川事未平川中官民皆不欲其往也臣屢檄催之而該道報稱水賊烏河逃但截烏江中致一龍之兵不能前進退而把守桑木關矣臣第三次援黔是爲秦明屏屏亦川人雖臣 題升黔之叅將畢竟自顧其家徘徊涪州者閱月臣催之始過思南矣總之驅川兵援黔千推萬阻不肯遄行者亦其勢然也以臣一人楚中而分遣荆南道盧璞田募施州兵一萬四千已令游擊周基命等領之而辰沅兵備道胡一鴻募鎮筸兵二萬已令總兵金汝佐游擊李師元領之而巴東知縣戴文箕募兵一萬已令都司馬倫領之又有泰中叅將部總祖光師尉帶姚河家丁二百名臣遣之星速前行臣既奉 勅撫蜀援黔豈敢有靳焉以上各將官兵數目俱臣屢次遣以援黔而不敢不報于

皇上者也除河南兵路遠猝難便到俟貴陽知府朱家民親往催促至日另報外止將擒燒賊寨功次會同兩撫王三善題外

勅下兵部紀錄事寧之日一併議覆施行奉

聖旨覽奏劉超等深入賊巢燒毀甚多其見勞勣張我續王三善督率有功俱候優叙巳發援兵還着催他上緊前進協力蕩平

賊內踞險六廣危關有如洞鑿之為路乞無路求出無門比而知乃致身無地之論也

貴州巡按史永安奏曰臣等苦守貴陽已歷四序不爲不久自援兵覆城失利賊志益驕賊黨益衆我兵飢餓逃亡殆盡不能守營壘退守城垣而賊營直逼城下四伐數里之木樹壘戶墻以坐困我即鳥雀難于飛渡兩月來塘報絕迹上下音信無聞而梟首之攻城益力城東隅數處有山岡高與城齊賊居其上作廂樓下伐我城樹扳砌石以絡銃弩連木成山意欲通路近城幸我官兵設計燒毀其廂木火延三晝夜未絕兩門外數處皆有山岡東南隅城架廂運草控㴱砌石逆攻更急我官兵亦用計破之其所扎營梯數架擺列城下希冀乘隙攻進使此時糧米未匱

則兵尚可驅賊尚可守城而倉米罄于六月矣而餉米罄
于七月矣是八月已來孤兵坐食于民間民間之米又罄
矣今計合城官軍士民餓而死者已十之八其二分亦奄
奄待盡兵尤日攫其米搶其金士民之苦不堪言矣至兵
之殺人而食之不待言矣甚而易子而食者父子母女竟
相食矣城上城下小巷大街處處白骨成堆血肉淋漓官
法無所控矣即官兵之死者逃者不計其數今止存飢餓
之卒二千多僵臥不起矣斗米價至四十金且無尋覓處
矣大抵士民所遭者古今來未有之大劫臣等所遇者古
今來未有之異變死亡幾盡士民尚欲固守飢餓之極兵
卒尚未大譟亦古今來未有之人情貧瘠會城其大如斗
一綫烏道四路雲援臣等堅守經年雖至食盡力竭貴心
以沒然對之
二祖列聖似可無愧質之天地鬼神似可無忝臣子之
心盡矣獨恨撫臣王三善者受 命撫黔業經一期當水
藺交叛 封疆大變之時尤從容就道閱半載而始至沅
州兩月而始至平越又五月音問杳然不知所趨兵將幾
何所糜費 幣金楚餉又幾何竟未遣一將一兵而至有
未發一鉄一粒而資者蓋告急之疏報之 題請而不應
求援之文急于疾呼而不答不惟罔無 國法且天理人
心喪滅盡矣據往來塘報屬官公移皆謂撫臣自聖自賢
司道府所不敢備一語所信而用者皆河南隨來無保舉
之官將所用以把門打路者皆河南隨來極驕悍之兵至
去衙門半里無一人敢近九轉羽書至者候一二日不得
投見即見有不容發一語若啼泣求投者即以奸細縛之
遂至猜命投文人役數十次圖不得一回文有謂其見
塘報罵貴陽尚無恙即局促不悅者有謂其怒鄉官王應
德催檄之急即尋罵之欲其心坐刑部牢者有謂其恨監
軍所添衛之發兵即不勝忿罵遣移怒參將范仲仁差官
提之致三千兵散營壘一空遂有甕城之敗帥是三萬之
性命僅足以供其怒者有謂其有主意已定專爲被逮之
揚經略必不爲靈經略者有謂其故意延挨用賄買囑希
圖牠搪者有謂糖卩田進士之招撫縱貴陽失守猶可諉
罪者有謂其兩次差官入賊營不知何幹者有謂其賄賊
賊約指斬添爲鴻齊者種種情節嘖嘖有口顧綦辰遷延
之罪尤可言也割地娛 國之罪不可言也至于總督張
我續及奉 旨援黔余滇粵各撫鎮並未見遺一兵將答
一回文至黔而總兵杜文煥不知尚在何處俱已忘黔矣
此在 朝端自有公議亦 國家自有憲法耳臣通藉本
第三年歷宦五任歷 命無年被黔又一年被賊圍困皆

據防禦受盡苦楚糧餉又匱兵民俱無此際惟有 天兵
神兵旦暮間從雲霄而下或可救援不然新兵大兵刻期
進發恐下及待況未必發乎臣雖非守土之官然無偷生
之理與張許結良友于地下足矣但念
祖宗故土不可淪沒夷酋懇乞
皇上速治撫臣之罪以謝億萬生靈選簡熟于黔事之大
臣經略黔地以臣復此千里 封[illegible]南半壁猶可見
天之日也想像 天顏萬里咫尺矣奉
聖旨
兵部議覆奉

聖旨覽三善張我續着戴罪督兵刻期解圍揚進中協同
進勦朱燮元相機應援其滇粵援兵作何進發也着作速
具奏李标史永安等候事平破格優叙
黔師擊殺逆酋安邦俊等餘黨潰散以捷聞
上嘉其功候事平優叙
左都御史趙南星等疏曰令甲六年一舉內計將以辨別
官方澄汰流品典綦重也項六年而登進士版者未易屈
指數矣一人有一人之本末要使人品各具其生平行事
有一事之是非斯于參酌歸之至當能自察者而後可
察人名行所關自應憑一時僉同之論察人者而即以自
察去留不審又慮貽後日異議之端此豈易易事而臣等
敢盟心 天日務秉虛公以仰佐我
皇上首舉計典平明之治于萬一哉大都人臣服官無過
職業操守兩者而已勤慎主于集事則冰淵自凜早夜靡
寧者為真才不則厭薄簿書驕語高談當與委頓不前者
併論矣介節矢以持躬則淡泊自甘苟類不苟者為真品
不則往來竿牘伏勢私撓幾與苞苴公行者無殊矣以此
觀人尤貴嚴之畔而責之自也無俑說也然而未易言
也用獨不如用衆則各衙門之咨訪欲博焉單冊彙之印
官而奉 吉書名應自無含沙之害信耳不如信目則各

堂官之品騭欲定焉揭考選之歲裡而畫題面訂又何有
捉影之疑乎署也或清流之標武或敗類之比肩數有兼
除盈縮何拘性額一人也或名實之不孚或初終之互異
品有斟酌題評敢信虛聲如醜如嫫當人之面目自在無
意中賞鑑偏與東西南北任人之途徹儘寬大同中方隅
何議公論共惡者數其罪與衆棄之固不敢藉口惜才致
憤奸有漏網之倖輿情共惜者原其過與衆觀之亦不敢移
言齒斥俾中人與竭擇之嗟以至匿名飛揭多出仇口中
傷宜投水火貴郎墨客曾有造草往來直屏不懵狀之耳
目既彰據實處分則亦已矣何必甄別擇而徑受誅情節

之裝點羅誣。愚公昭雪。有何不可。豈得拍破甑而溺彈章
總之無黨無偏。可以遵王道蕩平之路矣。公矢慎。欲以奉
聖主所陟之權。如是而已矣。乃臣等猶以為挾成心而破
門戶。于今日之弊為第一焉。益論人不分畛域。則混同何
至不忘。論事不涉根株。則空洞豈遂深入。惟是藩籬一別
勢必遞衍而窮源。局脈一分。輒以索瘢而洗垢。人因人而互
及。不限臭味之本殊。事與事以相連。勿念異同之各別。防異
時之報復。盡剪前葉。慮倒說之不平。時深羽翼。世路未必
嶮巇。先為不病之呻吟。人心向作崎嶇。何怪無端之風浪。
卒之彼形迹紛然。而朋黨之說。挾談相嘗者。有擿參之
[illegible]疆域因而多
歉。人才催折。因勢為之空虛。元氣凋殘。
故。前車不遠。已事可懲。快意一時。貽譏千古。故臣當謂揖
成心而破門戶。尤為今日第一義也。既經科道及南北科
道條議奏　吏部院集議。復行臣當會同擬具覆乞
敕下臣等通行各衙門　欽遵施行。
原任御史劉重慶王心一補山西江西
山東巡撫趙彥奏請　獎勵賢王
上曰。魯藩素著賢聲。今又捐資助餉。除亂安民。有光屏翰。
著寫勅獎勵。加白金百兩文綺十端。以見優禮之意。
上以趙彥蕩平妖賊功。特加升兵部尚書兼右都御
史。張鳳翔為嘉會。與[illegible]民。華著功勞。升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俱照舊巡撫

[illegible]從信錄卷十六　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七

秀水　沈國元述

癸亥　天啓三年

正月

吏科陳熙昌上言歲序方新乞推廣德意兼恤人才召還諫臣熊德陽侯震暘江秉謙賈繼春四人

督餉巡按江日彩因援遼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海運委官輪放按臣復　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語特疏舉刺甚至朝鮮君臣與夫宰執經略督餉部院司道管餉主事登萊巡撫海防各道以及於餉臣無不人列姓名盡在薦揚

之中而歸重於撫官孟養志武臣越祖深駿聽聞乞勅樞部行查海上若果文龍所爲則申飭文龍只宜練兵乘隙搗巢奴穴以慰中外之望無節外生枝自累功名若奸人假托以害文龍或有躍冶之人借文龍所爲以誤文龍則遠查其人正法以清播奸之計使外國知　中朝有不可踰之紀綱而文官振紀於　朝武將奮功於野各自盡職正所以愛文龍也

北直巡按倪應春上言盧龍爲　神京第一咽喉永偏爲畿東第一關若謹備目前關切事宜仰塵睿覽切惟永平彈丸即云外障其實腹内拱　神京萬姓云也百務蝟集著此土者力殫于急公皮骨幾不能存乎此地者譏瞻干當局綱領茫不知問苦者自民終日在水火中誰肯實心拯救賜之安全乎何不借遼事一照乎遼之失非盡天運然也軍民雜處民不勝擾又不勝濟文武恣悠恬不加意于是民心潰軍机失遼之土安得不失也遼失而永平危矣永平危而天下能安枕哉然則安永平者正以安天下也臣敢摘其大關切者爲我皇上陳之一議驛遞往時車馬二役計六局站銀共三萬二千九百七十餘兩召募積役加編役不能支而逆且盡矣有司不善酌處遂僉富民充之富民不能支往來之遞

轉而催督之積慣者恣其所費索富民無厭富民又費不可計矣且地瘠人疲富者原非真富一家充之又扳兩三家幇之一僉再僉一扳再扳富者几家安得不貧哉至于富者貧也勿論軍需不可問而驛路不既塞乎及訪之六局呈云二次加派站銀二萬四千四百七十餘兩何不以此銀召募舊役仍苦富民乎如謂銀尚不敷何不再爲酌處乎最可恨者富民久爲應役而不與以工食則何辭也豈非以富民可以魚肉而積役不便勒措乎借曰積役無多產不敢再召何前此之易使也果能停酌處當令彼稍得沾潤彼積役原寄衣食于此豈肯不應募也則加工食

以募舊役毋令偏累富民真有剜刻不能緩者矣一議協
濟永平六驛每年自有額銀自東事興而加派八千六兩
矣不敷仍議河南山東山西協濟一萬一千五百三十六
兩五錢零外解不至又加派一萬六千四百六十八兩矣
夫此加派二萬四千四百七十四兩者原以此代天下之
役而各省尚欠一萬九千二百有奇奈何秦越視而漫不
為應也向為軍儲一派今為驛遞再派民其能堪命耶且
此協濟銀兩各省業已派于民而入于官堪為永平驛遞
之需不解而民受其害官收其利竟無補于永鎮車馬之
萬一則協濟竟屬空名而加派徒滋漏卮耳臣以為宜如

考成法一切各驛協濟銀兩勒期解給歲給聽本省撫按
官該具　奏祗候
皇上斥陟驛遞庶其有濟乎如不足用請于新餉內照數
支給夫新餉糜費金錢數百金即以永屬加派之數添入
其中不過江河涓滴耳而永派竟從寬免其何愛此涓滴
而不以救窮黎涸轍之困也雖然驛費雖涯物力有限節
浮清貿惟監司是賴如見任薊州道臣鄒可立原任密
云道臣李養質查核牌票料理錢糧于驛不擾于民不困
口碑載道芳規可即但得各道臣加意振刷其遵制之所
餘弘矣否則錙銖取而泥沙用烏用此道臣為哉一議糧

草夫糧草軍馬之命也當事者可易視哉況東事茫茫萬
平日遼物力有限久用即窮何不亟議屯田之法也或謂
分土已定無田可屯何如擇民間之土地多價易之立官
屯田亦是正法也然世間人止知吃現成飯用現成物耳
幾个家事視　國為軍馬國永賴者哉即求心計之長如
督餉道錢士晉者亦難屢指也據永平郡守慨然以米豆
為已任製前年未用之價權買運于天津于民不擾于軍
自裕則真督餉者矣第米豆乃便運之物惟草束則最難
運也經撫濟災部兼取附近亦臨渴掘井之計耳使當秋
初即議採青何至強災民以不堪耶雖名曰官價非白白

取民者然物粗路遙每束所值幾何而往來之費不啻十
倍也有法于此未秋之時擇一精廉判官議定市草之場
價此市豈誰不願民富而多草者爭赴于市貧而無草者
且不難為販草之行等官價耳以官價迫民則苦矣以官
價與民則甘矣唐陸宣公之議若為今日而作者做而行
之真可對症舍採青利市別議積草者除是天降地湧可
耳天地不能為我積而我不豫辦甚至迫索于隆冬沍寒
之時此軍民兩困之術也一恤臣私向司牧非平者政事
本簡而養廉反厚今各官拮据十倍于昔桂薪米珠又數
倍于昔乃抽扣馬夫銀兩濟遼每年以四十金計夫府州

縣正官尚有別項經費，而各驛則仰事俯育實式賴焉。前歲裁草紙張銀十二兩，至文移自行買辦，已屬不情。而邇減邇削，各官既憂百責交萃，又苦一飽無時。重祿勸士，此何地何時，而令彌其心于遼，復奪其粟于遼。在太倉得之何加毫末，而在洽若失之，奚啻百萬也。至于齊役朝夕奔馳，勞苦倍常，工食不加而反扣其半，毋乃謂之盜乎。臣督餉時業已奏
旨通行搜括各役始為措行之攻，所宜免行扣扣以恤其私者也。一議衙役[illegible]一[illegible]往將一通州一職，乃僅足列前諸大吏不恒得札也。今文武星聚

諸事草創，武將添設，然軍餉各先其用，不勞另措焉者。至經略各道衙門新開，各有應用人役供使，或關部與武之役算者，人相懸殊，且諸臣所用役皆取之六局，更番往來，道相望也。工食不充，役成苦之。六局則知諸役之苦，雖欲豐其工食，啟其易使，獨以公賦有限，用難旁及耳。添衙門而不添差役，添差役而不議其工食，乃民之最不便者。計諸役所費料不甚多，且事既成行，便可取足軍餉。事體人情只此為便，亦安地方之道也。一議鄉兵。古者寓兵于農，惟農不擾而後兵乃足耳。唐之府兵尤有遺意。今民與兵分，祇知募兵，不知安民。今日募兵，明日加稅，內心不安，外訌終是亂局。或謂募兵善逃，群然起鄉兵之說。夫鄉兵莫可練也，禦不測，防小盜，一呼立應，豈不甚便。然民窮極矣，彼且朝不謀夕，易動難安，不圖所以安之，輒迫而練之，不閉門而走，借戈而亂矣。是練兵乃所以召亂也。安之亦有道焉。永平距賊只隔壁耳，人心久已渙散，若不早加收拾，則內潰可虞也。須將兵中諸色之川盡取之別處，且嚴禁貪墨，勿使脧削，瘡痍疲累之民稍見甦息，然後曉之以利害，激之以忠義，而鄉兵始可練矣。練之又有人焉。遴化鄉官馬恩恭，原以兵備致仕，胸有甲兵，非為行[illegible]之而遴人失所，乃慨奮出捐貲，贍痛恤令人動其桑梓之思。今其

揭爲慕義者刊遍長安，其爲桑梓慮最詳且遠也。此時宜酌量起用，關募永平，責以練兵，後有成效，優擢以風有位。或者曰：推撫兩大，得無以鄉紳掣有司之肘乎？不知以鄉兵衛鄉土，利害自然關切；以鄉長而統鄉兵，聲氣自然應求。有司簿書殷煩，不暇時時照管，第聞一至鄉，與鄉紳次第操閱，勞以牛酒，獎以花紅，且念人情難于慮始，既練于鄉來，不得槩以兵而征調，不及需索有禁，誰謝恩威不局諸有司也。如此則人人爭奮，步步皆兵，即有不測，制挺撻之有餘勇矣。安永平而保山海，大計不出于此。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酌議，上請施行，俾留此一路孑遺焉。

皇上供軍需打城圍庶山海之鎖鑰益固而邦畿之聲勢愈壯矣

兩直隸按易應昌進車砲製式

其說曰東西奔馳所在告急[illegible]以[illegible]一路之[illegible]

而一路之兵[illegible]我兵有一

甚能堅東連以[illegible]至堅[illegible]之守也若

徒恃其[illegible]不盡[illegible]定之[illegible]之三此

以當奴之三長[illegible]不走[illegible]之策耶

[illegible]之[illegible]山海[illegible]之

[illegible]計曾

[illegible]者

[illegible]臣[illegible]延歷之

[illegible]而

[illegible]

前朝從信錄 卷一二

者其言曰兵家壁地應變各有所宜豈載者不可語

于水中國之戰不可語于夷狄非虜之戰者不可語夫

東虜故虜一定而戰法異者其[illegible]之[illegible]木草無定居不[illegible]故

傳不定陳故城有所定[illegible]而敵[illegible]其[illegible]

其[illegible]不應勢有所[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步[illegible]營以迎之所[illegible]進[illegible]則[illegible]

我而營不[illegible]也[illegible]

其[illegible]中而不[illegible]也[illegible]一[illegible]

立一營盤其製四輪其[illegible]

各一尺上[illegible]孔而[illegible]

火[illegible]下[illegible]則[illegible]回[illegible]

藥傳其[illegible]九[illegible]而八十一[illegible]三[illegible]

車之中[illegible]為[illegible]木心出車頂二[illegible]

心則四[illegible]飛[illegible]

拔水二[illegible]其[illegible]俱[illegible]

推之而走于中可施[illegible]士卒[illegible]不至[illegible]

北車式[illegible]

[illegible]曲頂以[illegible]

騎何敢[illegible]

而[illegible]進[illegible]

已也[illegible]矣[illegible]何可不[illegible]

夫[illegible]横木[illegible]前[illegible]

[illegible]足行則推輪止則按[illegible]足入土使[illegible]不動一人推之[illegible]

四人執[illegible]之車前[illegible]

心銃一[illegible]

放以[illegible]

進奴[illegible]

每銃一門[illegible]

即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并提心[illegible]

遠可二三里[illegible]

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宜[illegible]

斤藥力[illegible]

[illegible]

前朝從信錄 卷一二

[illegible]

定既定[illegible]

遠[illegible]

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三[illegible]

[illegible]

心[illegible]

亦不[illegible]

安銃[illegible]

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見即以[illegible]

交迭未知
五花八陣
出沒變化
循環無端

勝任奴主安得此丈長之堅體若以他木爲之鈍擊一
撥有立折瓦又使用多木爲之便假數重而雖爲行如此不而
車一軍便有五六十輛奴何能便以已倒擊未有于斯鋼
住者也至于倒擊爲多或不止站不住而已也又于此不
輪車營盤弁前後左右四門每門左右爲二臺其真其製
進二車盤爲一臺上安一將軍二門牢千叁枚不致震
發弁四隅共爲臺車乃十二安二將軍者二十四位亦
從高倒擊此于邊輪之撤車而多其輪閣載雖充營大
將軍爲三提心者論一篇令若發二將軍爲三提心則
衆臺之倒擊亦簡發不致但向未爲之耳有此臺車營
進則臺車亦推而進而不必有誦鋼輪車或不止者率
已也合車砲而言則以四種之式步步爲營士卒戰
依倚此實法也步步推之而進止牢成可轉動爲落
也以鋼輪車爲營實志也以臺車爲衝以小車爲鋭
法也因門爲臺實法也以臺爲車以鋭爲虎法也以
提心爲循環法法也以鋭爲衝車實法也以高虎實以
循環倒擊法法也下營則張而向敵實法也運行則
合車短長輪而收之法法也有實法而活法者患而活者
法而實者患實即不知奴之退而不得不應而不
[illegible]
此製法則用于前人者止鋼輪一車陳孔而安大營實
前等艦于中團有之至于上後鋳板運星而中爲運鋭
之心下爲三匯營與夫小中車長短尺寸提心鋭前後
轄重平等衆夫火貢台車皆發炮前後團營手遣以息
按工成之以爲安營推營之法大砲步千如此至貢金
營體成仍台所必備者如車營自己周環中堅更有主
張之帳車與北將齊之事又有定營諸砲與夫中軍現
兵若干輛馬若干以備近殺須夫推戰天虎貢以陪
無雲梯之類而多其擊衝其言難以盡葳又即小三軍
以部司馬宗衆之數群積良令其膽以塞爲是故兵雖參
終不就近而取我而我反以遠而敗之蓋不以士卒爲
中而以鋭爲衝發令士卒一人不得至于每車五人各
持長短兵器又自有宜備而不必言者也即今所進有
其式而製仍未全者加防牌以內宜有以裝鋭一位
提心仍加添四門共成九門應先拔之提心之氣既參
乃更裝藥裝天虎貢之車翼尚有防牌鋼輪車之車輪以
向宜高大以便行之泥沙中皆未及更備而據現在以部
進呈者第以具其式如此其大勢展布如此云耳
臣之意竊謂
內務府承護漆木良材多產南方欲稍諸江漢富家

[illegible]

真等不可[illegible]易逐騶
其文以著叢豐彙
黔撫王三善兵進龍里解省城圍師次于宅溪
御史徐卿伯奏曰臣惟黔省被圍在去歲三月初七日殆
書告急則至以三月十七日也維時閣部大臣有見職者
皆憂類長漢雲以爲黔不可知矣其後求救之章日急一
日至撫臣之髮可截按臣之血可刺即督臣趨遷不進臨
書長安觀以膚寧騎黔即是前者指關以外之說此時頻
旁觀局外者亦視爲釣一系其勢不能以旦夕而兇身遭
鼎鑊之中冀得一人焉以抽其薪而止其沸又何怪乎大
聲疾呼或譏爲妄或詬怒而漓沸也今以

聖天子之威靈撫臣之督率諸將士之奮勇䏻荒債之餘
十虎狼之物黔之得全幸矣然回想嬰城死守之初援兵
一日不至阽危一日不解且爲犄角久爲計益艱羅雀掘
鼠僕巢穴之已窮易子折骸嗟生靈之有限長泰而恐難
前晉鄙之軍宋果無奇從堅亞夫之壁詐無復之有諸葛
許于地下付焉葦于夜郎已耳嗟嗟此情此景想天地亦
爲震怒鬼神亦爲飲泣故飢餓垂絶之余猶能銳然賊首
火燒雲梯舉裁爾貴陽城卒如銀牆鐵壁歷歲月之久矣
取之頻而不輟夫然後一旅之師得以從容解圍猶壁壘
城以爲向往不至力圖恢復遍地皆是毯裘有臣如此雖
致身其所當然不敢妄希冀而
朝廷爵賞以待有功豈有斬獲職謂冲鋒破敵斬殺猶待
按臣而精忠大節所宜即與顯庸而恐後者也不然違左
之役
晝土厚經撫以不叛而貴陽之圍薄賞撫按以守難躁以
爲天下勸耶職所謂黔實功高之宜賞此也臣閱奏捷之
報其披靡大敗者或云十萬或云三十萬即安邦彥僅以
身免亦幾無賊之噍類矣然何以不報賊之回巢而曰追
至鴨閘也未寢師在省城及北離城只五里職前歲北
來猶道西溪盤食于此然則所謂披靡者只云

十步之走耳武功之赫濯固可以震觀聽而夷情之叵測
恐尚費乎綢繆職願撫臣乘破竹之威掃蕩諸醜類以奏
廓清再莫之烈且聞彼中疫癘甚行糧殺亦詘我非乘人
之危彼自干天之戮一鼓而盡殲其衆轉禍爲福黔可百
年無事是撫臣之大有造于黔也即不然陳兵境上勒令
奢社輝母子縛獻罪奎安邦彥李希瑤陳玄黔等僞職背
地以陛廣河爲界而設一副將統兵五千以戍其地此本
可以貽黔數十年之安不然草草結一援剿之局如前日
渝州初復即議撤兵且引周代獵狁漢家冒頓爲証則奢
寨也何也獵狁冒頓塞外之夷也來則禦之去則不追至
者之行夷猶自應倘然此首不相與我同　中國且肘腋
而腹心之患也其宅舉賊猿不當燃眉剝膚而我之拯溺
援焚者又幸觀釁于一步之內擇地于千里之外安得李
樸史永安諸人長與敵力持死以得全于萬分之一耶臣
所謂黔事之計畫宜周者此也黔爲鬼方地稱不毛力耕
火種終歲之力作止是供終歲之生計今孤城圍困一年
高山白骨總撑鍋爨食之餘野紫青燐皆筍頭刀頭之血
室廬化爲丘爐丘隴蕩爲荊榛衆者固含恨于九泉生者
又將尋夫丘壑此何莫非天地之生靈
朝廷之赤子而恐令其展轉以俱盡也尋常災荒且勞睿

貸之惠即他省兵亂亦蒙矯恤之　思黔禍非比凶年黔
民無賦可免蠲願
皇上體堯仁之如天舜德之好生或再另發
帑金十萬或令湖廣仍留南粮十萬不改運于黔以爲賑
恤之資起白骨而肉之黔之民現
聖壽以無疆矣臣所謂黔之民所宜救急者此也乃職吏
有說焉黔遠在天末荒僻之區止賴楚蜀爲之協濟今蜀
亂正殷前此無出乎非兩省交濟尤虞不足今日折此一
股何處賠還况黔遭大亂之後征剿之役未易結局征繕
之費尚無定數取之額外還有　乎見少而雜之額內何
前朝後仁後[redacted]八　天一〈　二天三五
以能不用也懇乞
聖明立下戶部將前項錢粮作何議仙應久病得續命之
劑而起痛伏深肉之功桑梓幸甚封疆幸甚
黔師取了陸廣鴨池

二月
翰林院添註待詔宋啓明獻鳳鳥呈祥賦并疏曰竊聞人
主德合兩儀必申保祐之命功歌九叙允來嘉會之徵自
古雲官鳥紀之世逮後膺圖受籙之君凡能仰慰黎庶俯
協三靈者景福加臨不可泯滅然又有文學之臣鋪張潤
色以垂之無窮是以芝房寶鼎朱鷺赤蛟洋洋管絃灼灼
簡冊茲者鳳見中州斯誠不世之瑞伏惟我
皇上御齊作聖明哲通玄道化周流德澤汪洋等乾元之
覆育合坤載之綱維就焉股肱台輔合星辰之象心懷俊
乂卿佐成河海之功起廢林泉月潤烟皋動色受言華路
前朝後仁後[redacted]　一日　天三三月
青蒲白簡生輝銅齊齊之旅蕩破桴以靖鐵黔蜀之蛇豕
徒御不驚綏撫西夷金石動和戎之　賜振威東虜旄麾
加受劍之榮斯真左右天經戶牖神衡六合啟同人之頌
八方昭大有之和億兆歸心神靈行聽鳳鳥之瑞所以呈
祥也臣深維多幸獲睹斯徵昔在承乏二年曾獲騶虞待
請揚榮作頌賦在史館　臣不敢謂敵金馬玉堂之筆可追前
人特自附含哺鼓腹之歌用彰　聖瑞撤作賦頌以獻
賦曰鳳凰仁鳥也彼其綠祥丹穴騰耀紫氣鴻前
魚尾龍文右智左賢戴仁膺聖六德咸備九苞悉舉其
所到之地能使雷電不作風雨不興草滋木植谷靜川

澂德非常有瑞以時出惟夫王者承乾順理調和陰陽
乘天者明審地者昌上假玄命悟翕乩祥延頸奮翼集
於東嶽斯軒轅氏圖籙之所存也赤捡玉絕降於祝樹
斯陶唐氏符璽之所遇也有虞揖讓作乂黎蒸乃爾儀
於紫廷焉西伯至德天休攸顧乃爰集于昌戶焉自是
以後神雀五鳳徒以紀年建武元嘉景德諸紀皆德不
赦靈祥不配治夫又何能別其真偽邪惟我
皇上堯儀舜軌通玄化於自然天啓人從儼明命於顧
諟
御講幄之必勤蠲鳴鑾而輟喜豈東鼎之戔戔昔林岩

之悉被台斗星高槐棘山峙平陽蒲坂二十五人之賢
臣顓頊高辛一十六族之才□不寅亮天工明宣治
理元首股肱之泰明良喜起之賡後刑尚德敦洽澤周
文經璀璨武緯綢繆恩從風翔膏隨雨沃澄清金鏡擁
和玉燭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不愛情覽德輝而下之
瞬千載而放靈紫禮霞之紫氣繞天河之紫光紛虹霓
之燦燴增日月之輝煌斯真瑞中之瑞祥中之祥於是
人民欣忻羣工踴躍謳歌彌山海景仰偏宸宇莫不曰
斯鳥也翥藻騰輝翛然高逝隱德幽光爲
聖明出故旋青旻而遐騖戢瀛州以無斁知景星之灼

爍知慶雲之飄颻於惟
皇上承休祉受景命撫盈成於月中聖不以自爲聖諭
臣工以交儆用答
上天之慶益務勤思治理勵精萬幾好學不倦從繩飭
維張皇六師昆明習戰中使來從邊關澤徧霜肅風清
人無乘傳鼎輔有鳴和之聞台垣悉朝陽之選吏治嘉
懿和之能兆庶懷文母之懿英華道德浮湛八區昔天
幸土罔不沾濡要荒異服域絕風殊武功所肩文德所
敷莫不宣靈暢化鏤髓刻肝順則受來琛之貢逆則獻
俘庭之俘天下恬然無事奠於泰山安於磐孟泰階平

而王衡正帝德茂而
皇心愉然後知鳳鳥之呈祥誠盛世之禎符
頌曰聖作物睹兮天朗地寧玄功不載兮至治無名
朝野不知兮罔之四夷羽族有鳳兮軼羣表珍五彩相
宣兮八風合節虞樂馭世兮充文同轍于齡一見兮史
册寥寂惟我
聖主兮上猷允塞望日齊仁兮占天比德申祐自天兮
神靈斯呈山器瑞跡兮律協號聲鴻圖永祚兮駿福億
齡小臣作頌兮敬炳丹青
右翰林學士陳懿典爲少詹事

字學會編

經筵講官國子監祭酒蔡毅中進字學要覽疏曰臣聞蒼
頡作字而天雨粟則字者文章之祖天靈示之廣布也言
孳孔而浸多故曰字然一字有韻有音有義有點畫之從
而五方之音萬有不同歷代相沿七音四聲隨方淆亂至
唐則音宗沈約義尚顏籀點畫之訛聖聖相傳體體相襲
字學之壞極矣宋臣朱熹始以吳棫之補韻協三百篇之
音以群儒之註疏釋古人之義點畫亦各有從而習者亂
泐可勝慨哉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啟運文明揭日月而中天洪武正韻一
書卓哉萬世文字之祖猗歟休哉莫可尚矣天下學士大

夫以及博士弟子溺於見聞狃於習俗於音韻意義點畫
猶不知正韻之宗將詞一章錯愕盈幅蓋緣庠序不以課
程科場不以經重童而習之白首紛如耳臣自舞象時即
攻此業每讀書於每字必求其義考其音韻清其點畫積
久成帙昔在史垣欲進
呈未果令叨侍
經筵叨司國子則正字典文臣之職也乃集四書五經字
學要覽為
皇上
經筵日講之供又集註字學會編以訓諸生彷周禮保氏

教國子六書之法且備詞臣進講之資蓋
君執要臣職詳之意也其四書五經字有當辨音韻當解
意義有當從之點畫一定不可易矣然字有一形而數音
者一音而數義者不容不加分合如辟字一也分讀則有
八音慷字一也分讀則有三音惡字一也分讀則有四音
數字一也分讀則有五音齊字一也分讀則有六音集在
會編者經書悉以音韻配義析而分之比而合之纖毫必
備在要覽則止於各字各註一音其分音不載各音各著
一義分義不載正文小註疑難備收似無遺漏總之欲
聖目目一覽即見不煩翻閱此愚臣一得之見以愚蓋

聖之心也若等韻纂隸說文韻略諸書臣雖日加考究而
於正學無補若近年五經直音難字有紀而有音無義近
日歸德沈氏關中劉氏江陰王氏四書難字有紀而有音
無韻有韻無義且三分未有總收偏而不全博而寡要臣
有蓬心焉茲謹以四書五經字學要覽八卷隨疏上
進其會編字多一時繕寫難完臣已捐俸鍰刻未竣容再
進呈伏乞我
皇上誦讀之暇不棄要覽併
賜電覽或可少備彙文有裨
聖學之萬一云得

字學廣規

旨奏進字學要覽。有稗考證。原本留覽，仍爲刊板布行。該
部知道。已而刊完，恭進成書。又上言臣敍中，前奏進經書
字學遵
旨，送稿禮部，移咨工部，發工價八十兩，送監刊行。臣日廿
孤永，悉捐俸薪，今刊板始完，謹以要覽會編，並續進廣規
蕆印恭裝一部上呈
御覽，二十部供
皇上頒示
經筵日講諸臣講讀之用。計要覽經書八卷，共字七萬二
千五百有奇；會編經書八卷，共字一十五萬一百有奇；廣
國朝從信錄 卷一七 十六
規三卷，共字一萬九千四百有奇。要之皆生於羲畫之一
字也。夫伏羲以一畫生八卦，而帝舜演爲十六字，曰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字學百千萬億之
音韻意義點畫相從，皆肇於是矣。蓋中之一字，堯傳之舜，
舜傳之禹，湯文武孟子所謂禹之惡旨酒好善言，湯之立
賢無方，文之如傷未見，武之不泄不忘，皆是物也。至孔子
曰，君子依之，聖者能之，則知一中字包涵天下之道，收盡
百千萬字之繁，眞爲古帝王傳心之要矣。臣在成均，日誦
高皇帝監規，皆說中之訓，而衍其義爲廣規三卷，皆借竊
發明一中之學，以收百千萬字學之本源耳。恭惟我

神祖字學

皇上登極以來，時開
經筵，時親
日講，好學不倦，字字究心，言言考證，萬幾之理，敦孝明倫，
親賢納諫，一一皆執中之用，眞上接十六字之傳，紹二帝
三王之統，得
高皇帝規訓之心法矣。臣以愚蠢
聖猶願
皇上於中之一字，從喜怒哀樂未發前，默識存養，於發皆
中節處，體驗躬行，於危微之關，會精一之旨，則此心如日
中天，無微不照，而於百千萬字之音韻意義點畫，相從之
國朝從信錄 卷一七 二十九
是非，一覽無餘矣。臣今纂修
神祖實錄，嘗
御極方及十齡，首習書學，眞草絕精，每於
清宮宴閒時，以習書大字爲樂，每大書堂額，以賜輔臣，而
字學之妙，今古罕儷。昔賢云，習書可以誠意。又曰，心正則
筆正，惟我
皇上誦讀之暇，勤學於此，亦正心誠意之大道云。臣進字
言字故復申之，謹以要覽會編廣規共三百九十九卷二
十一套，隨疏上
進。臣不勝惓惓待

命之至奉

聖旨覽奏進刻成字學廣規併陳典訓要指知道了書俱

留覽還另裝青帙的便給講讀及正字官各一部不必具

本該部知道

宗伯公以諸臣推薦而陟宦以不阿權璫而休致其於出處之際亦無卑然矣昔在未天多苛進搜羅海內及任成均鑑貌以斥私奉公振勵數情為求己之事雖諸悠沛聰明一覽不齊類聚也嘗其異者間出四齡便能拼音弱冠成名然終不以仕途供咏相禁其志自五經至百家天文及神木無不研窮其源竊音韻異同輕重是非罔弗人之驗覽筆所見文所義然如字學要覽曾編顯較而然別為六經解及攻書皆已進呈悉掌

像貴襲嘉一以為研心實學一以為詞林風望瀾哉餘如四詩志已付棗梨詩存二十卷候梓者人此特公偶臍之術見耳烏足以窺其淵博乎哉惟是有所會而樂與天下共知其覺不自唁為山藏捲秘必力上獻

當宁下裨後來始終不渝其公鮮之一念斯真美而足紀者方今樂觀河清平朝之議翰如公者必能起而析衷之劍小于抵田乃侯考公辛丑進士起家庶常河南光山人子琮與背以能文名

…俱以內 …乘外為 …而得補 …之僅從 …事久 …用外之 …豈也此 …對鄭 …不削例

三月

南科臣徐憲卿上書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尤注意于救

時之相今　黃扉未嘗缺員也端揆坐師濟樞輔蹕岩關

蒸衆矣政以其衆也而支誘卸之豈盡得鹽梅之和票擬

亦未嘗無權也昂則為雲低則為泥為鼠基重矣然恐其

重也而調停布之未必收風雷之益偉哉輔臣葉向高籌

之類　請添補閣臣也護窩誰肯引同心乃向高再起未

越一載而屢　請枚卜良謂時事多艱大厦非一木之支

相國職薦賢在大臣之韻應如是耳乃未幾閣邸報奉有

會推才望老成幹濟館用之　旨臣不勝加額然枚卜于

今日諮閣論相指發豈令詞林一局占定捷路使剔歷中

外之臣明習庶務之意强幹骨力之輩無從與釣渭耕岩

同類而物色耶臣非敢謂讀中秘書者之無濟于顧問而

可盡廢之也不以內遺外原立賢之經也又非敢謂部院

者之必當于平章而可盡用之也第以外參內原

祖宗之舊也臣考無暇遠引如金幼孜不以給事相乎而

錄御史相者則有王毅愍薛文清其人張孚敬不以主事

相乎而縣審理長史相者則有楊士奇袁宗皋其人不特

此也黃淮以中書入許瓚以推官入陳山以鄉舉教官入

又甚而俞剛以生員入矣此皆

祖宗朝故事何嘗必拘于詞林，而其中相業琳瑯，行已端
潔若薛揚之取重中貴求一面不可得，是亦內外兼用之
明驗而無奈枚卜一番，諸臣紙被塗淦，以用外望之銓部
望之閣臣，而狃于相沿之衣鉢，曰吾以守吾例也。視
祖宗之故典，又不若一私例之可憑，見言者無以自解，故
陪外臣于尾末，曰吾亦薦若人也，總亦塞責之陋規，何如
不列之為愈。臣願輔臣襄此　大典，稍去窠臼，其疏名
上請也，必一內一外相間而列，為
國運爭盛衰，不為衙門爭情面，令萬世而下，紀天啓三年
神聖當陽，首票枚卜，相臣宏開薪標，兼用外內之制，從茲

再票吾
君吾相，不均荷其休歟，此臣所謂論相之局，不得不逆者
此也。至于相臣之脉，當一轉者，亦自有說，蓋自張居正以
權閑禍，而繼者遂嚙指相戒，江陵出匣之鍔，化為繞指之
葉，如沈一貫、朱賡，至今部薄不已，夫未出而望其出也，交
口以譽之，既出而不能饜其望也，又彈舌以嘲之，每每有
初而鮮終，前恭而後倨，則何以故，良由矯枉太偏，情面太
重，欲避權之名，不覺脫權之實，今何時也，夷酋跳梁，兵餉
缺乏，利害判于絲髮，功罪決于片言
下命則動經停閣，會議則紛紛道旁，首鼠兩端，與調和衆

口，均無當于今之相，要在實見得是，即一直票定，踏虎尾
而不辭，衆議僉同，即當下處分，頂飛矢而不懼，針封墨敕
之降，力能封還，而不使外出，御寇傳宣之輩，誠足感動，而
不使內煽作用，欲如江陵而去其騎扭衙，欲如江陵而無
其刻，托後輩為虛避，祇言首輔分功，不言首輔分咎，即于
輔而僅同一輔之用，其何取于承陳寶之同心，房杜之謀
斷可倣而行之，廣樞輔之遺意，而廉靜者雍容論道，博練
者分次行邊，出將則入相之人，而何悖于制，唐之以平章
出鎮，宋之以參知經略，可倣行也，此皆相脉之一轉，而言
論相之局，當一更者也，尤望留推諸臣，去桃李之私，化門

戶之見，勿摽截以市恩，而占風而投契，務求真正幹濟以
資爰立
大學士孫承宗謹兵政以隆大計，慎使命以嚴大防，疏曰
臣惟方今春防正急，所在嚴戒，臣以衰病，日行閱城內外，
與撫鎮申飭調遣，夜與幕中諸官商確，動至夜分，不解衣
而假寐，漏未盡，輒儆披衣起，治文書，日復為常，而西虜日
報掠劫，時傳烽警，所在要挾，出語甚驁，未得以漢法相羈
縻，東奴聞臣且帥大兵臨西闕，則先驅四圍之人于北，而
上荒不治防戒自飭，于敵即令窺伺未起，而狡謀日在櫺
慈所幸遇

皇上以綏寧天下為心凡一話關東事無不立見施行為
浩蕩
天恩有加無已凡此文武將吏無一人不感奮圖謀期以
仰報
聖明適聞
欽賞既頒而又特遣近侍
勑使臣以不擾動地方以無虞仰見
聖心為天下大計周切詳盡臣何能仰贊一詞且內臣原
奉　命交割器甲金幣未有　與兵務之事臣方將與文
武將士仰戴

天慈誓捐頂踵何得有言但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誠
邊人竊見
皇上命使不遣各該兵略大臣而獨遣治兵內臣又不遣
一人而更以四十餘人明側
敕旨遂各相擬議一謂
皇上特重邊人不難勞親近以遠慰紛紜一謂
皇上或不信邊人特擇親近以體察情形夫以邊臣治兵
無狀不能仰釋
皇上東顧憂勞敢謂體察之為疑獨是主兵之臣所為令
行禁止以振頹氣中權是仰藉

皇上信任威靈而道察之說一聞即主兵之臣心搖搖不
敢自信又何以號令文武將吏而令其信諾不云乎君子
善謀小人善意切恐諸人意之而生不信之心則主兵之
臣且為輕人二二兵臣何足惜獨天下輕我
皇上之兵臣而法日蓄又聞諸內臣欲從北邊來臣向以
鑾車巡行邊人向為驚駭而今以水雨荒疲之後又請責
要挾之將令各該將領罷邊警而逢迎貴人各該士馬器
戎甲而供應雜役俱屬未便且中使俱忠勇善治兵者切
計

大內所習見者耀日甲光凌霜鋒刃而各邊疲卒羸馬寒
堪當眼此時諸將吏欲伸志禮文而不能不諂意兵馬之
類閱即請隨從不貴講交際而不能不恭酌類閱之兵馬
即臣欲諸將吏昂首而當貴人則恐為侵
天使遂無以仰對
聖明慰勞邊臣之盛心臣欲諸將吏俯首而事貴人則恐
向來所培養提撕以養其飛揚踔厲之氣稍稍見于眉睫
而一旦頓銷鑠于內外交際之文又恐無以仰副
皇上鼓舞豪傑之盛美山海斗大一城諸將吏閱邸報不
遑寧處者幾晝夜矣飲食居處百無可藉然臣所深念更
不在此凡以仰賴

皇上明勑不擾地方自可無虞獨是中使觀兵古來有戒
即諸臣知道理仰奉
皇上明法不必過計而臣所深念殊爲惓惓即今
天語既頒命使既行無容再議但念兵不可玩使不可
常其或以創而成例或以暫而爲久天下不明于
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
皇上有不信大臣之意是皆足以害政臣願
皇上嚴于兵事毖飭使臣無以此行爲常令諸臣先布
皇上德意無逞以觀兵爲威諭以全政體以昭
國體

御史霍鍈參國史犯于傳信疏曰臣惟宇宙有大經雖當
紛囂聯塞之日而人心直道耿耿常存霧盡烟消天光立
見有世道之責者要于此際剖明以存天理關係良非細
故乃邇來諸臣建白愈出愈奇黑白混淆是非倒置豈其
積慮處心甘操入室之戈相持以犯天下所不韙無亦同
此忠愛之發而情有所爲遂成水火之形亦有共此好惡
之公而意有所矯乃決玄黃之戰究使言路泰務世道變
夷白馬清流自貽摧折而 國運隨之臣爲此懼請以其
大者一爲折衷以醒當世人心可乎夫春秋之法身無存
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即或逭于當時尤追誅于后日

此三綱之所以不墜一統之所以常尊也至所以寬假叛
以愛在
君父遂遺誅討之公舉數十年窺伺之奸久已敗露人人
所切齒腐心思啖其肉而不能者一旦爲之洗盡凡爲臣
子中夜思之忍乎不忍乎敢乎不敢乎借曰爲親者諱爲
尊者諱春秋法也此亦謂失在
君父臣子不忍盡言特婉詞云爾若
皇祖與
皇考于父子骨肉之際處變而不失其常仁至義盡超出
千古天下後世表揚

聖德之不暇有何可諱若夫禍蘊于歲月之久難發于居
處之邇情不及覺事不及防此亦
先帝適遭之不幸非有曖昧心腸難以舉示人者則又何
嫌何忌而必使
兩朝實錄强爲亂賊遷就而大失其真乎如謂
册立分封之后遂可無疑則張差之事不見于儲位已定
之日
平臺宣諭之後遂可無疑則崔文昇等之事不見于
大寶既登之時乃不幸而實有此事也此即善爲諱者必
不能爲持挺原未入 青宮泄補之藥原未總安諮而必

進呈　御也天下自有耳目臣民自有心知豈在人情疑
似之際懸虛而斷乎蓋至機局屢易總此線索一條而
垂簾之覬覦復欲傳向者衣鉢　乾清久據冀可寒心向
非楊漣左光斗諸臣拚命力爭二三元老維持左右
聖明在　御思義兼隆臨机決策毫髮不爽天下事非有
智者不可至今仗義忠臣驚魂未定每一追論輒致疑亂
臣賊子之猶複　天誅思一得當以申沐浴之請乃無端
而力開四面之網則臣之所大不解又其甚者
三王並封一揭陰陽近合于　國本未建之時此固亂賊
戎首久為人所唾罵而不齒者亦復比之洗日虞淵之華

乎夫事無與萬世之名義情不係於一世之倫常又不關
于誅亂臣討賊子之大法或猶可恭以歧趨之見惟是非
常之事臣子所疾首痛心而不能自已者斧鉞之誅從古
無有二義第今此義常明而不晦則此言亘古而不磨
中國之不化為夷狄人類之不殄為禽獸全係于此臣之
所以反復思維而卒不能已于言也倘執南史之簡者此
有處焉據事直剖略不假借亂賊之陰謀陽惡自著而兩
朝之正慈止孝自彰　國是定而世道賴之知我罪我又
何埋乎抑臣于是而又有感于持論之不平者紛如也東
夷發端踞旅相尋大變法紀不明以致喪師辱　國能廷

務剛愎自用致悞
封疆鉄案已成千載不易誠宜速正刑章以快公論而必
株延蔓引旁及多人無乃啟我
皇上猜疑外廷之漸而開傾危者以羅織之門化貞號任
封疆墮賊術中委而去之即儻才有心何能以撫民教虜
之微長掩其喪師失地之大罪如必欲寬一化貞以甚之
廷弼之罪正恐廷弼之臬只有廷弼而又借化貞得一幸
免之倒可不深長慮哉況同此遼陽被逮經撫厥罪惟均
何至藥衡之法嚴于經而寬于撫嚴于今之經而寬于前
之經與撫此則議論之不平者也又如遼東巡按方震孺

楊一桂陳士廷同論以　疆事壞也自爾森然誰能寬貸
第思在巡方糾劾功罪者不識與　封疆守禦之臣當有
分別否募兵御史游士任與何棟如陶朗先聞議以糜餉
多也招撫遇災誰信其為念毋受過但萬有餘衆之兵業
已分發各處不識與玩冦遊棍私販軍糧之賊臣又有分
別否罪異而罰同恐非所以示懲也又如安酋發難兇鋒
不可向邇人情觀望裹足不前乃有奮不顧身之馮勞謙
首先赴敵解重圍而出會城于水火此拔蜀第一功勞何
以不與戴君恩等同沾優敘妖氛猖獗虐焰彌　天來斯
行提一旅轉戰于廣川東省之間所在皆有奇捷此固道

臣之能然非天津士卒招撫有素不及此至今優叙未及
手發微而厥初招選兵將之非自擬何以不與李邦華并
入紀錄功同而賞異恐非所以示勸也諸如此類既覺臣
心之未安必知公論之不平因并一一拈出以備司勳之
採擇伏乞 嚴勑臣工各捐成心以維直道以明千古綱
常與乾坤相爲不毀議論悉平明之休賞罰令是非之公
如此而臣受和衷之庥
國家享和平之福矣
以禮部左侍郎孟時芳充
實錄副總裁
兩朝從信錄[illegible]
兩朝從信錄卷十七終

聞之尚堪傷沸況身當事

免盡肝腸痛非舖詩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八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

貴州巡撫李摆敬陳新撫救援之功疏曰自貴陽圍解職有報捷一疏為新撫臣王三善稍叙其槩然從前半載苦心堅忍之由及臨期七月捨命赴援之力新撫不言職又不為之言誰當言者職在途追憶圍城措餉費幾許心神當事竭防受幾許怨謗揔為此一片城池數萬生靈而且久無援財盡民窮兵驕將悍衛民之兵盡是殺民之兵護民之城池反作銳民之陷穽是時不禁殺人不可禁殺人又不能徇法並窮笑啼俱碍即鄉官潘潤民倡義捐貲破產聽兵猶不免抄其家而殺其女其他可知職痛念身家不死於賊則死於兵婦女數口投以刀繩聽其相機自盡尚有十歲之子七歲之孫不能死職又不忍殺之職妻馬氏曰父母死而子生生者不義妾能生之亦能死之願授火藥一霍足了大事毋落逆賊亂兵之手職泣而許之嗟嗟此時此景慘動天地職捐此身家妻之刼數獨無奈二百年城池數百日憔苦付之烏有切恨死有餘辜孰意日延一日有新撫臣之兵從天而降救此幾山剩水還之天朝救此憔孑遺黎出之苦海哉說者曰不有守者援亦

切當

無及職則曰不有援者守終無功嘗試譬之職等如水火中人救援不至有俱沒俱燼耳自遺自受無可奈何新撫則望洪濤而投足覩烈焰而引手非有一段血誠俠骨誰能強之臘月之援不至職等不過以身殉之何益封疆且安所得功又安所得叙功人而累累陞之賞之為此職所以轉思轉憶職之苦又轉思轉憶新撫臣之功也新撫與職共處二十日荒涼城郭不能具杯酒勞苦獨有彼此骨立相弔職經年不見邸報從新撫索觀數本封識宛然職問之曰日來止辦討賊無暇觀覩之徒亂人意耳職服其立志之堅從征將士有護職入流者沿途指點何日進兵何地扎營先登報捷者何將奮勇齊力者何兵言之甚悉乃知昨歲十一月終楚蜀兵不至撫臣不得已召諸將諭之曰省城不能待矣外援不能來矣吾輩死於法亦死死於敵亦死爾其效之於是命道臣何天麒督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為右部命道臣楊世賞督兵萬餘從都勻進為左部而撫臣自將二萬兵道臣向日升從中路進當賊鋒人有議臘月不興師者撫臣斥之職服其決機之迅臘月朔窮日之力欲抵新添人有言部署未定盍俟諸撫臣曰毋庸兵貴神速二之日次毋豬洞三之日次新安去新添四十里矣是夕合營大驚報賊至兢議退兵撫臣曰退則蹙

千載如對

份耳吾以死捍之按兵不動卒無賊知爲奸細訛言使訪
立不定又是甕城河續危哉職服其凝定之識四之日命
劉超爲前部抵龍頭營撫臣以身尾之相去不二里聞鎗
殿衆股栗欲止撫臣曰前驅當賊必有退者吾當爲後勁
遂策馬而前未一里而捷音至曰劉超破賊矣超兵遇賊
果却超下馬斬兵二人持刀斷賊一標有賊酋阿成驍勇
特甚超與部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賊遂披靡適撫臣之
兵後至大呼齊進奪龍里城賊四門齊攻復大戰却之職
服其敢勇之氣五之日住龍里城衆議曰此地去省會四
十里賊必有重兵堵截量而後進可乎撫臣曰此行[illegible]
日糧爲必死之計不能持久吾初至賊不知我多寡宜急
擊之六之日侵晨策馬先進衆隨之賊覘者始知撫院自
將意有數十萬兵至相顧駭愕安邦彥紿其衆曰吾當增
兵來助遂遁去賊衆相率退屯龍洞我師遂奪高寨七里
冲之險七之日進兵畢節賊步騎如雲觀者失色孫元謨
將所製水發貢七門齊發之賊死無算楊明楷率烏羅司
兵如墻而進賊亡弃所棄錙重器械山積遂乘勝抵城下
職與鎮道各延之入城新撫不可曰賊去未遠兵心未定
吾主帥也不可即安遂營於南門外坡上設帳大雪中次
引移營宅溪賊聞之遠遁陸廣河外職服其決策之審此

一舉也人危之者曰奇着險着有幸之者曰天助職曰唯
唯否否夫以二萬餘遲遲之兵捷發於一旦及龍里而賊
不知及閉城而會城不知何謂非奇撫臣一書生耳將孤
軍深入而不顧苗賊之截不慮糧糗之乏何謂非險以二
萬師當十萬衆屢戰屢勝兵不血刃而僵尸載道且進師
七日天風清爽退賊之夕雨雪驟至何謂非天然而非然
也使人人畏奇着必尋平着畏險着必尋穩着比及乎穩
時求黔城官民於枯魚之肆矣即云天佑何日無天何人
不可邀天必待撫臣下奇險之着乃恰逢此或然之數耶
且如職所云立志之一發機之迅堅定之識敢勇之氣深
策之審天耶人耶乃說者因其後舉之捷咎其前事之遲
嗟嗟撫臣之遲得已耶不得已耶兵之不得不遲其咎獨
任之耶衆任之耶職自聞甕城之敗每每致書新撫諄諄
以分路進師選將擇兵解散苗仲多備火器爲要着此數
事非數月工夫不能了究竟師出三路賊不能併力以禦
我者形勢分也走數百里寸寸賊巢而無爲賊耳目者苗
仲散也龍頭斬二選兵誅一首賊而得勝者將得人也龍
洞之捷衝鋒破陣者得力在火器在烏羅兵也此誰非從
遲中得者遲而無及則職等之命封疆之不幸也遲而及
及而有効不至如四月六月援兵勞而罔功輕而僨事測

史公深知黔中情形故建議甚覈可行

勦撫之計出於此者

撫臣半載運回之苦心七日衝鋒之定力職烏得不表而
出之以爲畀功之定案哉伏乞
皇上褒揚優異尊任責成仍
勅諭撫臣集思廣益用謀勇之將收一戰之功併收萬全
之効而各省催兵催餉毋以畛域掣其肘一時小勝小敗
毋以議論撓其成則不負新撫一番之敢戰亦不虛職經
年之苦守矣
貴州巡按今陞太僕寺少卿史永安敬陳蕩平疏曰貴陽
之圍解也皆緣撫臣王三善親身督陣道臣向日升負弩
前驅故將領爭前兵卒用命能以寡而禦衆以勞而破逸

孤軍而脫十月重圍即此便是奇功何必論斬獲哉第賊
潰矣而尚以全力歸也奔渡陸廣矣而四十八支頭目惟
安邦俊先覊於銃其餘尚偷於食息也河以內之疆土尚
延袤千里也烏得而易視之使此際更加一番愼重振旅
河干俾爲搗穴或駕言招撫姑以緩寇賊必不敢輕出陸
廣我可以先固根本一面將續到官兵自龍里以下處處
布置鎭壓苗仲疏通道途價糧催餉充實會城一面與會
蜀滇各路并進賊雖狡能出吾掌握乎初撫臣迫於倉庫
之空虛而計因糧於敵遂決其乘勝之險着而希旦暮收
功僥

天厭賊惡而奪其魄一鼓掃蕩之不亦奇乎哉無奈士卒
不飽採取易窮險易未嘗倉皇深入遂使賊得肆狂而有
鴨河之敗據各道府稟報有謂先鋒楊明楷率官兵萬餘
於去歲三十日渡河札營於三十里地外正月初七日會
獲奸細吐供賊糾大衆於初十日接陣遂差人報劉副總
發兵接應副總不信兵未發而賊果於是日以數萬至矣
明楷方奮勇抵敵蒙兵先潰電光營兵亦潰兵將奔逃溺
水死者不下數千明楷未知下落有謂因採取浮糧賊乘
營壘之虛而擊之殺傷將領四五員楊明楷竟被生縛者
有謂前後參差南北矛盾致有是敗者有謂西賊糾龍會

與安效良等衆并力而攻陸廣復并力而赴鴨池與張總
鎭交戰賊衆我寡勢不能支遂退守威清者有謂秦兵因
五月無餉浮糧將盡無處採取又見賊勢重大各懷歸念
未交鋒即於十七夜遁而全營楚兵亦遁何監軍見勢孤
遂同張總鎭退回威清止獲商游擊劉都司等兵黎明被
賊圍掩及冲突而出賊來勢逐擊以致各官兵余復奔竄
不可安撫緣是逃兵絡繹漫散而下道路傳喧人心震動
遂致苗仲復肆荼毒龍里復爲占據據廣西監軍道副使
周里報從龍里以致貴城被刼殺者屍横四十餘里向參
議何副使劉鄉官孫鄉官楊舉人馬指揮門承差運糧楊

通判武家人被擄武子媳盡僇或刼其輪扛或搶其本揹
軍師李時將卒兵三千被賊沖營幾損其半嗟乎如此匪
截何殊未解圍將之光景況下而重安楊柳一帶所在流
刼亦復如是目今省城鬭斗米至銀五錢矣雖較之曩時
百餘金之價尚遠切恐危急已甚如之何也有續到之兵
無續到之米無可奈何而言採頒我日採米而兵則並擾
其囊篋並採其妻孥既撫之復害之一鬭敗盡擧起流刼
則實傷之緊譬之尤是昔之苗仲從賊尚懷心於我今之
苗仲從賊再言撫誰肯一心於我況我日採於苗仲而官
兵則並採於軍兵即避難深峒者亦不能保其蓄藏是向
之守寨殺掠百里內將　無糧之可棄且新到之官兵難
以協力復業之人士未定驚魂傳聞逆酋攻底清不得攻
平廣不得復還而札營於河岸倘狃而猝至城下大勢將
有不可知是餉一日未通則會城之生機一日未固糧米
一日不運則會城之人心一日不安今日急着惟有疏龍
里餉道以通會城疏清平餉道以通平越則疏龍里餉道
非亟除何中蔚不可蔚一乳息然今甘心從逆經年截殺
罪惡貫盈而數百部苗剪除亦易惟得一重將督領新龍
相機擧之當如探囊今督臣已催施滇兵二萬將到付之
總理會欽管領則此路可以料理矣疏清平餉道孫家墳

重安等處之惡苗不可化此苗援則出刼官道急則遠竄
山菁難以遽言掃除亦惟置一重將設萬餘兵留鎮偏與
上下把截苗自不敢出臣欲暫留總兵麻鎮當此而業往
廣西催泗城兵去矣切計總鎮張彥芳部兵飢已盡督兵
不聽其約雖在會城實爲贅厖不如調之於此使其招募
調兵肅清此處庶人地相宜不至稍其驥足也然此一要
害關係最大當兩河進兵時臣每慮酋勢急迫或出烏江
出湄黄沖突偏與以塞我咽喉則清平而上皆成釜魚一
慮及此汗即浹背當除夜猶發牌嚴飭哨探令新恣屬專
稱得奸細一名供稱羅賊出入山菁非陸廣鴨池之助欝
者實令蘭兵七萬猶欲發兵由漏斑以下偏立興與截擋
餉等語是賊果有謀矣大抵黔所倚以爲命者惟楚楚之
咽喉斷則黔之事去矣非得一鎮撫駐札豈得無虞哉是
在當事諸臣之留心也今日大舉又非合蜀黔而爲一不
可欲會蜀爲一非共一總督不可今兩省之總督分矣分
則各顧
封疆而不相照應不知蜀黔合則水藺之勢分蜀黔分則
水藺之勢合使我兵進搗兩河時蜀亦進搗紅巖則藺兵
何暇而助水西乎又使滇兵亦進搗烏撒則安效良又何
暇而助水西乎是欲搗巢不得不期會以交攻更不得不

設五省總督以專調遣專征發而后呼吸應血脈通此理
勢之必然此今督臣楊述中誠可當此重任但以蜀人督
蜀不知於例合否如無碍一則遠旦夕之期會一則以省
添設之煩擾計無便於此至遵義一路係蜀黔之要會水
藺之后門當重慶恢復時黔苗屈朝宜等各領烏合之兵
萬餘即聚於此且閒道驛皆到城中路途未甚阻塞使當
臣張我續而出此路便可數日收拾黔矣后復被賊窮擾
有言今已恢復者總未恢復大兵一到蟻聚之寇當即解
散亦惟藉一大將統萬餘兵坐鎮此地以通蜀黔道路且
西下以掣水藺之肘東可以壯瀘變之藩達可以與[illegible]
聲勢相倚而消逆酋冲突之謀近可以聽進攻沙漠而為
直擣大方之舉惟是賊顧首顧尾勢將自分而陸廣等處
自可得志督臣已計及此但不可不早圖之耳又自省而
上至安南處處賊巢處處當備使麻總兵果督酒城至伊
其恢復安順而暫駐之約令恭將許成名都司黃運清副
總張鶴中土司於勝龍等相機勦洗羅沙諸寇以通滇黔
道路蓋黔可以得滇之力矣如是蜀滇黔交相為用又何
難擒逆酋之魄而制其衆命乎不然自黔而蜀路必由楚
自黔而滇路必由粵西往返動踰幾月機宜變在呼吸縱
設總督調發不來亦何濟於緩急乎願急着督臣大舉也

有糧有餉則可圖無糧無餉則終成畫餅當解圍后楚兵
勇西兵其石柱司兵絡繹至黔者不下數萬餘聞省城官
兵亦過三萬矣皆因無糧餉逃亡幾盡夫聚之數月不足
者散之一日有餘前此所費金錢盡付東流不亦甚可惜
哉臣前疏所
請二十萬兵三百萬餉留全楚之漕糧耗米盡以供黔省
亦揆時度勢非此無以計蕩平耳近讀督臣一揭大約調
實得餉銀五十餘萬而前此已用過百萬矣此百萬之用
僅解得一困城而勦洗所費不貲可知是在
皇上
垂念西南半壁
亟勅廷臣設身處地實籌畫一番如臣前疏所
請數目
慨發濟急無惜小費而悞大計庶使督撫諸臣得以藉手
而逆之巢穴靖之數千里封疆以還我
皇上矣顧師行糧從自古記之有糧而無餉尚可濡之日
月有餉而無糧又安能待於須臾夫全楚漕糧耗米不知
一歲之總數幾何但以二十萬兵計之百日而用二十萬
石況黔之一線鳥徑九曲羊腸不惟患無糧且患有糧而
無轉運之術則糧更當急講也然臣猶有說焉量能授職

復遵義款 偏橋

用騎策

五貞

層累而上之則上易示德下易感
恩倘人非國士一戰倖成輒以布衣而登壇不惟將來窮
鼓舞之術而人無根蒂且有飽則颺去之虞矣況勝則破
格而賞不勝則優容不問不知威之孰知德乎驅除虎貔
皆一家蕩惡稱氣皆一人今闔南將與北分既以矛盾敵
令參差解圍之將與城守之將又分恐以枘鑿生頻軋辭
當事刓藩籬平心駕馭則陸廣之鑒不遠矣戰守機宜難
以臆決而夷情地利惟土著之人能悉之處益於衆獨斷
於己則奇正變化自有不可勝用者威愛可不濟乎群策
可不集乎此一時之對症而濟備其藥石者也三百日告

守之驕上實不能忘情敢效揣摩之說如此愚乞
皇上
勑下該部酌議如有可採伏
請施行則
封疆幸甚臣草疏畢即得新按臣奏內都勻留尚未解新
銅仁之紅苗思州之黑苗群起爲亂逆酋近日借牌造橋
直欲進逼鎮遠等語固逆酋之蓄是謀久也臣疏言當復
遵義議總鎮鎮偏橋正以防之倘戶牖不綢而狡賊巢沖
突至此乎則兩江九股諸苗當一日而殲附者數萬黔事
眞有不可知者詎謂清平而上盡成釜魚豈危言而聳

聖聽哉念及於此
皇上之
發餉與楚粵蜀滇諸臣之引手誠不容旦夕而待也

戶科韓繼思議請
發帑五十萬以救危黔其便有五
朝允夕解刻期而行所用即至較之歲月催征者此爲
最上急著一便也或用以補一從前之缺或蓄以待日後
后之闔領無一事也不凑集無一人不蒙恩德之遷者
括者此最爲實在二便也古有以投醪而鼓衆志者
恩自上出雖微必感況以五十萬之金錢須自內府
軍有不感泣而效力乎是爲鼓士氣之機權莫妙於
發帑三便也古以五十萬之金錢
敵自無敵死況以量沙而僞折敵鋒者使知軍有
九重之
寵命貴五十萬之金錢不以遠驕而志
優卹實稱有不風聞而遺思乎見爲敵膽之妙算莫過
於發帑四便也賊非爲了此不過五十萬
帑金可救五十萬
帑金而盡令諸臣之條議也以
帑金發在旦夕而協濟者通融者乃能陸續接濟不
取乃公事
皇上不愛
帑金而諸臣又何敢愛夢虞之蕎餘乎是以一兩月見
在者而連三五月以佐之征解又以五十萬金錢而合
所數百萬之
湊處五便也

戶科羅尚忠疏請
勑命輔臣編
建文年號追復
位號並復
剏祀并贈歷祀議仗節死事陳迪景清黃觀黃鉞王良

鉉練子寧陳思賢八人其妻子節孝忠貞者宜今從祀
廟庭
聖朝無缺典為世有信史矣
按陳建南直人
建文間為禮部尚書
文皇帝
登極
召建責問建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全日就戮剮
戮等鼻舌食建建仍不服與凌遲死妻從取合門絞殺
遺孤孤五月戍繆青氏從濤中措出之至八歲年遺
建戍遂來縣永禁來遷
黃觀南直人
洪武間廿二元
建文間為禮部侍郎侍中督兵師渡江觀奉
詔上游家人自
京來言其妻翁氏與二女被執翁氏携二女投淮清
橋下死家屬戍人盡投水死觀北向再拜曰臣不能

皇朝從信錄　卷十八

陛下矣投羅溪死籍其家并逮姻黨
黃鉞常熟人
建文間為給事中以外艱還蘇州知府姚善義激當
一面兵雖兵勤善總蘇松常與五郡兵勤王不克善死
鉞聞變餓哭曰吾與善同受
國恩善死吾獨恐生乎遂奔入水死
練子寧江西人
建文間為御史大夫
文皇帝
登極方孝孺等死清獨委蛇弱
朝人疑之一日早
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奏紅星犯
帝座甚急清獨素緋遂被之得所藏劍詰責不屈而死
是夕精魂見夢又其家為人
破走為厲又籍其鄉轉相攀染為之風虛丘村里為墟
王良
建文間為浙江按察使
文皇帝
登極
召良良集臬司諸印私第積薪木縱妻問其故我分應

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子為男子乃為婦人謀乎遂
抱其子投池亦良舉火合室自焚并諸卷
亦焚
上怒徙其家屬於邊
鐵鉉先為山東參議督兵東昌
文皇帝還
駕北平后為兵部尚書至
上登極尚擁兵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令一顧
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顧殺碎其體至死子福安戍
陳思賢為漳州府學教授捐
詔至聞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逮率其
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
為
君位哭臨如喪考妣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皆不屈誅死
御史彭韶化謹陳時務切要八事欲收人心先減加派欲
足民財要嚴稽核欲示激勸在明賞罰欲用人才當崇拓
選欲省議論當息紛囂欲飭獄事須省煩文欲與吏治要

皇朝從信錄　卷十八

嚴官評欲計戰守要擇勇將。。。。
廣西道宋師襄請陳審勢馭臣疏要疏曰臣惟
國家之定亂猶醫之治病有標有本有症有變治其標而
忘其本防其變而忽其症未有不至於憊困者今
天下危急之患獨患有奴酋耳席捲兩河紀年僭號是非
其本歟滇黔巴蜀聞風煽禍是非其標歟練兵積餉睥睨
關城是非其症歟沿海揚帆海外窺伺是非其變歟數月
以來籥
天叩閽為黔蜀
請命此何其詞之凝灑也至於逆事直謂姑置之而姑聽

之耳猶曰急則治標此亦一法也若夫關城一障
內護　京關外屏
陵寢
宗社之安危
皇業之隆替悉於是要窺豈與夫區區海上之一旅較輕
重乎哉今之策山海者不務多其備而務多其官斗大一
城耳文武之建牙列戟者何其累累而若若也官多則事
權分事權分則意見雜事權分則功罪易以諉意見雜則
議論易以囂雖有子儀之畧猶以九節度而無成功則雖
有狄青漢武猶以專將而得成功自古及今未有將權不
一節制不行而能立勳名於閫外者也且如楊鎬與劉綎
春水火而有四路之喪熊廷弼與王化貞冰炭而有廣寧
之失姑欲兩用以助其成卒皆兩傾以速其敗詎非已覆
之前車而目前之殷鑒哉設使廣寧未敗之前或經或撫
亟撤其一
封疆大担界之一人悉心備禦而不以
中制不以旁撓或尚可支吾歲月即不能支而潰也處分
情罪片言亦可立剖何至如今鐵案久定而袒分左右者
猶交戰而未休乎若未從山海而津門而登萊則緩急之
情漸以異矣蓄兵於險關以振

中國之威置偏師於登萊以張犄角之勢而以數千兵置
之海上使毛帥時出不意以疑敵瞰敵誰曰非策然而與
微勢阻有小才而無遠略可以瞰敵亦未必足以制敵也
胡張鎮江詭遇之功又倖獲屢撓聚機械習詐反覆傾危
之數十輩而望其全心勦賊豈不貽笑於夷虜哉近見登
撫
奏報文龍移文自謂諸奴奄有兩河以來目中已無山海
若非本鎮屢擊其后復何憚而不前等語似已不知有督
師大臣矣及詳其制敵之術不過曰屢次開洋披風出哨
而究竟曰內督師關上將士洗心旌旆改色又何矛盾
不倫乎若欲獨倚以成不世之功而反視關為可緩可急
之地閣臣為可去可來之官抑何輕重之倒置耶此臣所
謂治其標而忘其本防其變而忽其症者也嘗稽古之知
人善任者每每有術淮陰彭越則御之如養鷹時其飲啄
而謹縶絏之惟恐其飽而不為用度毛文龍之為將其視
樊灌等爲若乃任以大將　寵以
賜劍彼此迭視而求夢未夜而與暮其惑何如彼且已躋
富貴之極而又肯出萬死一生為
朝廷堅尺寸乎不然海風占候夫豈異術何渡海之師偏
與石尤相值哉始也知有歌舞而不知有鶩馭繼也知有

驕惰而弁志共爲鼓舞矣何壑邊防之鞏固而究逆之抵
掃乎抑臣又有　請罵軍旅之功罪亟立斷於
封疆官方之耗治當亟決於　衡慮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
國此分閫之義古人所以外無敵而內順治也今不得於
外者歸捷而邀重於言路不得於內者嘗竄而借譽於邊
臣以致慶罰無章所陟互異不但遐患深而
高皇帝之三尺特甙剝蝕於有事之秋者其亦無幾何矣
甚至
廟勝未決

廟議勿定而建藩之假路救虜之僞稟予奪生殺
天朝幾爲無措其於尊
中國而輕外夷謂之何哉臣初入班行感慨扼腕顧念
朝廷大事莫有重於
封疆者故率狂非陳其一得伏惟
聖明當斷即斷及時賞罰庶使黠酋可滅東虜掃蕩冈奠
金甌永保萬萬矣

此疏關係世教不偶援引古今兩切爾雅定也

五月
御史吳甡請舉視學
大典疏曰臣惟自昔盛王莫不崇尚風教雖時當衰亂群
雄雲擾東西征戰不遑寧處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誠以
治亂之原係於教化而風厲之術倡自
朝廷況孔子萬世之師
神京首善之地躬行倡率風示海宇使道化翔洽文治畢
數家敦詩書之好人多君子之行大小隨化八方清肅是
亦
帝王之盛節也

國朝舊章凡
列聖御極之初舉行典禮
郊社以敬天大閱以講武視學以右文甚鉅典也
陛下兼天地之資纘
祖宗之業勤學圖治三年於茲頃允諸臣之請郊祀大閱
次第舉行惟視學之典未沛
德音在
陛下垂情典誤游意經藝必知崇儒重道爲千古懿舉從
以禮臣高蹈致稽上
請朕海內嚮化之心每於臨御之始引領觀望未可視爲

太祖
成祖

虛文遂致因循昔我
太祖高皇帝肩億兆君師之任當宇宙文明之統首建
國學親祀孔子
御筵講書取尚書大禹皐陶謨洪範等篇親為講說反覆
開諭群臣聞者莫不悚悅
成祖文皇帝視太學行禮畢
御彝倫堂諭諸臣六經聖人之道彌綸天地明揭日月當
憲萬世率由彝訓與卿等共勉之後撰
御製碑文峙列學宮自是而後守為彝章無不紹明績述
以光

大典者在昔漢明帝駕幸辟雍引桓榮及諸弟子升堂齒
自為辨說諸儒執經問難其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
聽者以億萬計永平之政書史榮之魯僖公紹修文德思
樂泮水無小無大從公於邁是以有采芹采藻之頌卒之
淮夷獻琛懷我好音益古之哲后類皆崇尚文教若此若
衰季世主則不然用鬼頭之人行因循之政棄先王之道
達經術之士或焚棄詩書爰有坑儒之禍或崇信乾竺漸
成左衽之風益倡率不端則人心日偽人心既偽則風俗
日偷廉恥之風形而忠義之節衰斯道否塞國運隨之如
秦皇梁武之世可為殷鑒伏願

陛下遵
祖宗之成憲追哲王之芳軌黜闇主之衰習端風教之首
務
勑下禮部預為修舉或待仲秋或俟明春幸臨國學躬行
奠禮講習聖經寵進儒雅仍博求海內經明行修之士徵
詣公車如李光縉陳繼儒之徒督率生儒闡明經義以張
幾執經問難之風又如詞臣文震孟磊落倜儻素志忠孝
感時念殷報
主心赤偶以字句未愉致被嚴罰夫非
陛下首拔之士歟何斥之速也夫翰苑清華之地但知培

養元氣坐致鼎鉉一有諫諍便託為異然
先朝如岳正羅倫舒芬皆以直諫著顯詞林至今猶賞其
直不罪其戇如震孟輩正未可少儻旦夕
賜環列在經筵必能剖忠陳讜開悟
聖聰此皆名儒有關經學故臣縷及之昔漢臣匡衡論政
治得失謂長安
天子之都親承
聖化遠方郡國於此則做此教化之本原風俗之樞機宜
先表正臣竊見邇來風俗靡陋士習囂凌不勝慨嘆即如
國家去天咫尺而假生市猾充斥其間見於詞臣姜逢元

所參摘者棍徒得濫衣巾而干禁私謁肆行無忌見於臺
臣方大任所糾題者畿內尚然何怪各處青衿鼓譟無忌
哉夫爲
陛下教養人才者外則提學內則祭酒司業在文字考課
之間尚存木鐸警督之意今國學廢弛已極博士諸賢倚
席不講未見有胡瑗李侍勉其人者申嚴條教甄陶造就
江河日下狂瀾安砥臣切有世道之憂焉兩京學政克舉
其職至於各省學臣邇年以來求其卓粹清嚴持正不阿
自譚昌言洪承疇文翔鳳而外指不多屈若夫驕蹇自恣
取舍任意逢迎勢宦進取徇情則比比而是矣學政當飭

臣有特
疏奏
旨看議司官何意久沉高閣如謂臺臣不堪任督學之事
亦當明白具
題如果督學不可無風憲之官何不酌議覆奏不惟視學
政如贅疣亦且等
明旨若弁髦臣竊覩今日
陛下有納諫之美部臣有拒諫之寔其所覆閣不獨臣
疏但臣所言者學政也不速爲釐正恐天下孤寒之士闒
而憤悗以賄綠鑽刺之習終不可破有灰心焉而勢必至

安鑾挈趙邦
清招降酋
日安鑾

弟則舉手相賀風俗日偷人心滋僞此關係甚不細也
陛下方建中興之業海內日望教化之成而諸臣以風紀
爲綴圖經術爲迂譚何以仰贊文明之治共襄雍熙之理
乎是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矣
就質遵義
時叛賊九[illegible]桐梓[illegible]新鄭應熊[illegible]僭府城副將秦翼明
會同張參將一面親督大兵二千分布各路夾攻兇黨
鈔手埋伏誘戰於九[illegible]接戰先斬[illegible]令頭目抹賽領賊[illegible]
殺擒[illegible]獲賊擊殺又斬獲十三級賊即潰敗遂走復[illegible]
南城外羅網渡斬級三十顆并獲器械馬匹於二十二
日大城分扎四門防禦出示招撫殘民至於城內民居
燒燬大半僅
存瓦礫兩[illegible]

安鑾挈妻子部衆來降
安鑾爲劉尚行監軍趙那清謀所以招之密使副總
兵侯良柱[illegible]拳心交倍人門[illegible]說之又使劉祝倡文高
曲勸之恭爲[illegible]射降[illegible]亥不氏切子安伯副闘入大
衆集計可施自官兵抵藏付人河口扎營十四日與賓
賊既之是時總郎袁繼繩揚應芳前上騎誘安鑾心腹
大官事劉崇德親管事羅加[illegible]等前來密諭厚賞以結
其心發同勸化安鑾亦見形貪[illegible]敗向順之念愈堅隨
即帶約良柱副兵扶取妻子渠料良柱木必救兵亦借
以窺我虛實良柱深[illegible]此意一面諭令羅安良進鄭公
滌以葉賊一面挑選親兵余人促因滿等七百餘名良
多帶精利火器渡河同營鄧兵於十五夜經三業銃砲
靈大賊不知我兵多少將圍誠兼兵先走餘衆但戈叫
降安鑾當將妻[illegible]尺子安有[illegible]鼓微同并欄[illegible]三泰
及[illegible]劃二丹爲都司[illegible]江等討五千餘民[illegible]日[illegible]河[illegible]國
壯沈今多兵扎營刑損接應并安[illegible]濟橋接引[illegible]兵李
家口過江富貴安鑾伊伊子安[illegible]紅民各一端[illegible]衛
銀牌各一面冠帶一副得取良壯黃蓋帶插二兩銀花
鼓樂迎獎其餘把目逐一順賞伏令安劉父子[illegible]後偽官

盧江爲滋甚與[illegible]劉[illegible]加[illegible]閣忠翰富王永經[illegible]
遇富翰兵與明水崇[illegible]發兵[illegible]四[illegible]等崇[illegible]提兒速
進體有變誘禦岡職部兵三千餘非游擊引兵攻取
立功旭以彼營初寄在空鈍遣立功之志故迸擊之
營乘勝以收全捷料審實等語可計日而得也

朝鮮國王李暉爲其侄李綜所篡

接李暉系以前王李昖次子得立素稱仁柔李綜其親
侄也是馬試劍發勇善閩苷堅其與婁表庫其富存李
暉左右用事掌營等壯之役入參因見李暉有疾遂起
謀逆先令心腹臣[illegible]部將平山郡慶使李貴報錦
馬五百詞赴王京陽[illegible]又密約綜社毋王太妃等
初九日在於宮中舉火爲號李綜率其黨指以收王
爲名召兵入宮擒李暉并[illegible]中以死并其黨是去
奉太妃之命信之人擇行殺傑議政府有自盡本月
奉以左右親王太妃從人義敎言數李琿之不忠不孝而
并[illegible]立[illegible]李綜篡即王位又差官立誅平壤守縣
戎邊[illegible]將注逃數其元年冬月晴通奴頁引賊
戍遼人而諜毛鎮是陷籍口以報
我國者也今貴李綜李綜親臣田府其[illegible]

張晚鐵總兵以守鴨緑用内威將復議爲本國都總兵
以鐵王京又令通官傳語於貴使直推官曰向來舊王
不以并力遏奴爲恭今我正不以絲毫爲恭而尊以倫
助爲恭又曰一向小民窮苦今助兵則可其供應亦照
常若以貨物易參則不能從命今各衙政勿復挨致
天朝
使臣貨物之集貽害我國以故接伴各官其禮見亦殺
勸如非而館穀漸不逮嘗昔矣李暉之事
天朝痺心竭力彼國老臣有身被侵難者皆所樂從而
少年新進之徒或多不欲兼以供億頗煩國人苦之余
春幅卧日久有以爲真病者有謂知關之將
及巳而深居以避者乃不覓其竟以不免也

登萊巡撫袁可立請討篡逆疏曰本年四月十八接得援
遼總兵毛文龍揭帖爲戡定正義以安
宗社事内稱天啓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據朝鮮國議政府
左議政朴弘者等申前事於三月十三日[illegible]承奉王太妃勅

吉我先昭敬王不幸無嫡嗣先於萬曆三十六年間奏案
臣民惟予忝居儲位乃將先王遺意以巳故妾金氏出兒
海郡琿請爲承襲節次陳奏
天朝欽蒙
皇上特允封典而嗣位以來失道悖德罔有紀極聽信讒
言自生猜嫌不以予爲母戕害我父母虐殺我孺子幽錮
困辱無復人理彝倫歇絶舍歡一邦慶起大獄毒痛無辜
先朝耆舊斥逐殆盡惟姻婭婦寺之徒是崇是信政以賄
成昏墨盈朝撤毀民家創建兩宮土木之營十年未已賦
役煩重誅求無巳生民塗炭嗷嗷度日不特此也我祖先
祗奉

天朝殫竭誠悃二百年有餘況我先王虔恭侯度衷捧前
世在位四十年居常對越無敢或怠而嗣主琿忘
恩悖德罔畏
天威督府東來義殷動人策臣不誠未效同讐神人之忿
至此已極
宗社之危有若綴旒何幸大小臣不謀而同合詞舉義成
以陵陽君綜仁毅夙著
天命攸歸仍於今月十三日討平昏亂已定位號以嗣先
王之後彝倫復叙宗祀再安合爾政府備將事意具奏咨

天朝一面咨會督撫衙門以憑轉疏具
奏欽此欽遵甲職等竊詳
天生蒸民樹之后辟登欲叙彝倫立綱紀上奉
天朝下安黎庶以光海邦之初嗣實惟我太妃具
奏
允者也不諒大義徒信讒言悖德失道之狀實如
勑旨内事竟使二百年禮義之邦不免禽獸之誚滅絕天
理斁喪人倫上得罪於
天朝下結怨於萬民其何以君國子民承祖業乎在廷諸
臣請陵陽君主臣民乃昭敬王定遠君之第一子也自少

聰明仁孝有非常之表王冀之養於宮中屬意重於諸孫
今者人望所歸太妃克循先志承襲特另差重臣具疏奏
聞於
朝廷外等因到鎮看得朝鮮向來奕世忠勤本鎮得以駐
師牽制實借其力也然流離無衆糧之粟兵卒乏隔宿之
糧又盈盈一海仰食
天朝縱其借羅措勝謂非屬國之依不可少有阻撓亦姑
爲容忍不意於本月二十三日據朴弘者呈前事始知清
大變臣民廢立出是王太妃之命者歷數李琿之不君十
三日立嫡孫綜權知國事民心已歸萬口一辭大彰法紀

即召虜寇誅逆臣鄭遵等肯即卸罪明心之舉益知倫理
之萌遂使李參甫以恭賫文懇乞轉
奏鎮係武弁罔知可否因係其臣民推代位分已定況合
夷狄竊發之際東西多事之日鎮惟幽慰溫詞冀無意外
之虞雖然鎮居其東稍知始末今據來申合無揭報該衙
承襲得無借越請乞
上裁庶典儀攸遵藩封可定而進勸有依矣等因備揭到
職該職看得
君臣之分等於
天地無並之罪春秋必誅名分之變綱目重書凡藩國

自廢立皆法令懈弛人心變亂之漸也
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威雖東西醜類尚稽伐用張討日
投首況有朝鮮李綜之異變哉夫李琿之襲爵外藩也實
皇祖之
誥命主其子之遺軀雖稍柔靡未昭大過已十五年矣自
遼興師以來供餉助兵慕義效順使臣絡繹奏章恪恭亦
足嘉者何一旦遽廢置乎據稱李綜爲該國之嫡孫且爲
前王所寵又稱琿立太妃實爲具奏得
允者也夫琿既奉
命爲王則該國之君也綜雖親則該國之臣也君臣既有

定分冠履豈宜倒置乃云討平昏亂何其敢於無君又云
正位號何其敢於專擅也即琿果不道宜聽太妃具
奏以待
天朝之命援寘另置乃成法紀何今以臣篡君以侄篡伯
頓使
天地之大經一旦攸斁而萬古之倫常遂致泯滅而不顧
也不意
聖明在上而敢越志橫行所當亟爲嚴討以振王綱者爲
僞爲
封體襲事恐勞師害民當

遣使宣
勅布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中臣民曉然知君不可易亂
不可長亟討篡逆之罪復已廢之主大倫大法猶不致廢
若果李綜迫於妃命臣民歸心亦當令其退避待命而後
朝廷徐頒赦罪之詔令其祗奉國祀如
國初之所以待李成桂者亦
皇上不怒之威俾華夷皆知有其主不敢逞爲弄兵以圖
存名器此又不得已之議然職猶有聞爲煇境往來員役

肴語朝鮮舉國皆欲從權而獨李琿念昔年禦倭之
恩望報
中國因權今日之變而李綜又係倭夷之婿廢立之舉實
借倭爲之倘如此也則徐可北聯夷南通倭舟楫帆檣儀
不可不慮對此
所慣習載奴以來海上之事將大有可慮者職接報之日
偶彼慶賀陪臣李頴棨等渠時獻進國之登職且從前恣
故因以其事告之意兩臣必痛苦流涕有不欲生還者而
兩臣應對如常若事外旁觀則該國之人心大槩見矣此
職之所以駭聽痛心指髮嘔血亟請
廟算爲肘腋藩屏計長策也伏乞

勅下禮兵二部酌議施行
督餉侍郎畢自嚴奏曰李綜之事 臣 以爲不必議討者有
三而其不可遽
封者亦有三李綜篡主自立雖犯無將之戒然爲李昭之
孫李琿之姪枝派頗正且其假義國中臣民李多歸向令
若輕言廢置必當先議興師航海萬里勝負難必窮兵遠
騖非力所及是不必議討者一也逆奴之蹤迹未著享王
之常禮未失且其即位數令頒布國中咸以恭順
天朝爲念以協力助兵爲辭豈其以此翹前王之罪過而
躬自蹈之耶一更置不得其人違順即逆厥計良左是不

必攻討者二也李倧篡主之後每有公移與毛帥往來冝
非大有協濟亦覺別無齟齬近聞毛帥自用銀往安州糴
糧五千亦未過糴總之毛帥之居皮島四面皆水與前駐
宜川時依倚朝鮮大是不同可無他虞是不必攻討者三
也惟是
君父大倫炳若日星亂臣賊子宜齊斧鑕李倧以臣弒君
以姪弒叔既逭
天誅遂叨
封典煌煌
綸音驟加匪人彼箕子禮義之邦將無爲有識者所笑是

不可遽
封者一也李琿之事
天朝也甚謹助兵於四路進勦之時又助餉於毛帥駐師
之日其有功於
天朝也甚鉅彼國家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若
中國不爲一言昭雪而輒
封弑逆之人幽冥之中未免負此忠順外藩于地下是不
可遽
封者二也李倧素稱狡猾語言應對之間不失恭順
天朝之意而其虛心積慮尚屬叵測據其咨文雖稱權署

國事然而居王之宮服王之服行王之政全無辭尊居卑
供候
册封光景誠恐別有肺腸遜辭方物大慮覬覦向背倏忽
是不可遽
封者三也以臣愚見固不必窮治其篡立之罪使其挺而
走險亦不可遽與以
封爵之榮使其狃而成玩俟其請
封使至止收其
表箋一切方物始寄別所即令來使言旋賫
明旨詰問要見李琿是否當誅李倧是否當立候其輸服

請罪往返再三而後許之不則俟其進兵勦奴功績昭著
而後
封之庶幾操縱在我剛柔互濟不以恩掩義不以權廢經
天朝之綱紀大伸而屬國之邪萌自戢矣說者又欲遣官
前往查勘區處未爲不可但官卑則不足以示重於外夷
官尊又恐損國不服反有褻於
國體似未爲得策也至於以後
中國之使其以公務入朝鮮者寧希勿多寧簡勿煩仍令
謝絕一切交際毋得黷貨致輕
中華此尤喫緊要着亦宜申飭者也仰祈

聖明
勑下該部酌議施行若夫原任推官孟養志轉餉異域夫
有賚於軍需出使屬國復不辱於專對并祈
勑下該部查照臣與督餉御史江日彩原
題昨運
疏內將推官孟養志與都司黃胤恩運官王文憲等共[illegible]
優叙孟養志與復原職加同知銜杳部除授黃胤恩加以
游擊職銜王文憲等各加守備職銜庶勞功不泯而人心
競勸矣

御史游士任請于討賊之中神滅奴之用其言曰臣居朞
沽得海外之報最遲初五日始見撫臣表可立有屬國擅
行纂主之疏而鎮臣毛文龍之揭又至臣方卧病忿懣而
起不覺髮指又思軍機所關股栗汗下急欲草疏以
請討又念臣奉
旨候勘之臣固鮮人一大變却是我滅奴一大機也然善
下此着便是滅奴之大機不善下此着反破制奴之大局
臣安敢嘿嘿而不爲
皇上陳之今
天朝之所以責鮮人者非責以策應乎責以同讎乎而鮮
人之廢李琿也有王妃之敎旨爲曰忘

恩背
德罔畏
天威也曰策應不誠未效同讐此鮮人列李琿之狀而爲
之名也而即可以知李琿之狀矣
請即以此爲問罪之法臣去秋之疏有云四日五日以後
鮮以增夫數千助奴修築此亦先見之幾等語事到於今
怨自漏洩罔畏
天朝一面擬差重臣具
奏則猶有凜凜三尺之念在正未忍艸艸也臣請
皇上特遣風力科臣賫捧

聖諭往彼曰爾爲大臣作王心膂當琿通奴爾胡不諫阻
誰代下令令邊臣鄭遵等作是狀忘
恩背
德當自爾始則議政府無辭又出王妃而問之曰通奴一
事使出於臣下而琿會不知則爲主昏昏可廢也使出於
琿而臣下不敢阻則爲背
德爲逆可誅也顧或廢或誅先
請而後廢則爲大義今乃見廢而後
請是爲背
德或李綜借胥卜之婿臣下或外人之閒互相構毀或相

煽惑而促爾以先廢乎則李暉齒亦長矣豈遂無一弱可
嗣耶使無子猶有昭敬王之諸子在豈皆賢不如綜耶而
又胡不
請於
天朝擇而筮吉而一廢一立迅若掣電且曰天命攸歸曰
已正位號耶則王妃亦無詞又執李綜問之曰爾非篡也
待王妃
奏允
天朝而後君之耳則李綜亦無辭既一詰則矣必曰吾爲
恭

天朝也爲多行不義且負
天朝之恩也欲先
請恐語以泄敗也李綜之立果順臣之戴非有他也則又
勅王妃與議政府曰廢立之役逆理順理只在爲通奴二
語若不爲通奴也是篡也非恭也逆狀造於至下而嫁禍
於君姪聊以不軌之名而自爲不軌爾問寧復有人理乎
若果爲通奴也是恭也非篡也且多一脅耳而綜之應立
與否又當再論今且觀爾事以見爾心爾能集鍊精卒十
倍於初乎猶臣百姓既聞戴綜而罪之所能皇皇赧割於
誓

天合國之人共爲綜出死力以殺奴而明綜之無他明王
妃之克循人情乎乃益信向者之舉是爲我
皇上討賊以亢爾宗即以李成桂例處綜當無不可而王
妃亦當可原觀過知仁於王妃何多求焉否則禮義之邦
明紀大經大法書之史冊以遺千古羞辨賊不討我
天朝亦貽千古恣豈敢有愛焉
太僕寺卿董應舉安插遼民事竣進呈列名冊并請存遼
一學以示不忘三韓之意
太僕安插既定於是爲之查其原衛所其姓名據各州縣原報寄住地方以開今而后士歸之學院并若民歸之地方有司矣至於遼學一議尤爲喫緊

永寧大捷
四月十五日李總鎮於十三夜密命秦國偉等兵潜至藺寨城下分攻十四日本鎮同參將楊應高等督陣軍官呂嶽等百餘騎兵四五千人一齊殺至城下數出四門皆裁兒勢將潰將房屋亂燒張命官等殺入小西門賊相秦接應張命官等就馬上生擒賊沖大西門出除投降二萬賊雜亂水死者無計城中烟焰蕭天逆酋父子今陣列在江岸上本鎮於此坐對面高山上投降多人本鎮親出於大賊父母首遣其父親伐命外出大民札諭山頭不許奪營混亂如思永寧之賊兵已散大半本鎮必欲生擒逆酋以報國恩
貴州巡撫王三善策平黔大計疏曰臣於
天啓二年十二月初七解圍以後初八移營宅溪即遣貴
州衛指揮朱國安劉光持白牌往諭奢社輝母子速將安
邦彥綁縛來獻准爲代

題免死諜報白牌已傳過河候十餘日未見動靜至本月
二十日援兵俱抵會城此時府無半鏹倉無斗粟諸軍嗷
嗷臣亦籌餉乃心謂其坐而待餉聽軍旁掠一空且失苗
仲新附之望不如分兵進擣就掠浮糧以食衆賊衆心攜
膽折之時猝而壓之或可撲定按地圖陸廣河一路抵大
方奢氏鴨池河一路直抵安邦彦巢穴楊明楷爲先鋒孫
元謨劉志敏佐之副總兵劉超統之都清道楊世賞爲監
軍進龍里又以劉范領戍爲先鋒黄運金汝李師沆等佐
之平蠻總兵張彥芳統之思石道何天麒爲監軍進威清
據正月初二陸廣河塘報監軍楊世賞暗渡大破賊營于

十二月三十業已渡河又據正月十五鴨池河塘報秦明
屏等連戰破賊獲其子母等因職不勝私喜以爲二路俱
勝賊雖不降卽撫之亦易爾不意十二日報賊數十萬環
攻渡河諸營因衆寡不敵俱各奔潰楊明楷不知下落王
之將王成等自死細詢其故曰各兵因採浮糧壁壘不固
賊因而乘之故潰也職當下令撫慰諸將及詢楊監軍進
止據言雖有小挫非戰之罪姑斂兵高壘暫養鋭氣俟人
心稍定再圖更舉職以爲然又于正月十一等日見坡外
逃兵岌岌而下詢爲某兵皆威清兵也問曰何逃對曰無
糧也已而鎮臣亦至初聞陸廣失利見秦楚之兵各無戰

氣姑退守威清比至威清潰兵並下遂不能止因令劉范
河守威清苗兵楚兵已盡去矣未幾廣兵又去矣又未幾
而秦明屏兵亦去矣其僅存者不過陸廣撤回劉超等原
提解圍兵祁繼祖之家丁與貴陽知府朱家民新招之兵
乃安酋探知我兵之潰扇誘苗仲糾合逆黨宋萬化等復
欲圍城人心洶洶咸無固志幸將吏與職誓衆而人心始
安適解餉銀五萬到卽時給發而士心稍安職究惟此賊
賊使何中尉據龍里斷我糧道使李阿二督四十八莊兵
圍青巖斷我定番糧道以困我已與宋萬化銀一萬一千
兩水銀鍺二千桿馬二千匹封爲僞總督督洪邊之兵苗

仲爲右翊與僞督兵游擊吳楚漢銀一萬兩買八姑蕩平
八莊苗仲爲左翊而自統水西之兵共犯會城職思先發
制人迎其合而後圖之必爲所制而兵少欲分之四出謂
度不敷又慮出而會城虛賊或因而乘我必飄飄往忽忽
來戰士不至久頓於外而會城不嘗虛於內使賊不知守
我之所攻而復不敢攻我之所守然後可正按兵不動也
忽遣游擊祁繼祖統盧吉兆左世選之兵下龍里一鼓而
破蓮花堡連燒上中下三牌賊寨百五十處斬首四百三
十級而何中尉敗逃深菁龍里路通忽又遣參將王建中
劉志敏宋廸屈朝先等救青巖斬首三百零二級王元佐

等之兵再進青巖盡焚賊寨四十八莊斬首三百二十級
李阿二中神鎗迸歸水西而定番路亦通矣偵者曰安賊
見焚伊四十八莊心中大忿謀糾八姑蕩洪邊二路兵於
二月二十八犯會城臣於本夜密遣王建中祁繼祖等兵
一萬五千進勦八姑蕩焚八庄寨二百餘處斬首五百級
窮追度河溺死者不計其數此四戰焚毀積聚以數萬計
而賊糧窮殺死賊黨以數千萬計而賊兵窮其謀遂寢而
宋萬化不知也許降以覘我動靜職佯許之即調委監軍
楊世賞督劉志敏祁繼祖等捲甲疾馳賊措手不及倉皇
出戰遂被擒此賊之惡不減於邦彥而其勇十百於邦彥

職不慮邦彥而慮此賊此賊擒而邦彥無能為矣此
皇上之福也四路既清黍明屏兵至平越復回與鎮臣同
守龍里諸苗叛者復來因委監軍徐清多方駕馭擇其雄
者官之賞以牛酒花紅札副冠帶群苗來者日衆有求為
開場貿易者有求糾兵保路者各許之盡給就撫黃旗使
各高豎寨中實欲邦彥見之也邦彥見諸苗多豎黃旗果
懼而不敢復肆猖獗但於鴨池陸廣諸要路掘坑塹於水
西城偺補屯兵而已職初聞楊明楷之被執也傳一白牌
與安邦彥魯達等若不殺傷叅將盡准投降不傷一人如
有損傷本院親提大兵為伊報讐寸草不留二月十二日

忽有二人持賊楷稟帖乞臣往救兹述彼中賊情戰恐不
勝降懼不容等語職又發一牌差守備李贊傳諭水西內
云前牌已許不殺楊叅將悉准投降近訪果未傷害今行
招撫仰安邦彥等即速具文投院以憑具

題請

旨定奪迄今二十日尚無消息據宋萬化妻丁氏云奢賊
欲就撫而安邦彥不聽尚不知移酋又作何狀大都逆賊
伎倆不過如此只恨我兵力不加不但苦糧餉不足若得
四五十萬金一時解到不旬月閒可募精兵十萬夫此十
萬兵皆係土著不須跋涉一便也自食其糧二便也道路

習熟深知地理三便也我成指臂賊失羽翼四便也討人
給餉毫無虛冒五便也或者慮夷情叵測不知省圖未解
之先苗仲畏安酋圍解之後酋遁水西苗仲於酋遠而我
近我勦速而酋救遲故苗仲附我況又習我之利誰不樂
從即有反測我從而用之其孰敢生心不此之務而遠求
異省之兵分發現在之餉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二千里
何時奏

旨何時發兵何時抵省若候兵遲而二百萬之餉已用盡
矣顧安能更得二百萬以益之乎後到者未至先至者已
老老則思歸思歸則避職恐終不弊而會勦終不成搗巢

近日人情、似急者自急、緩者自緩、不過空文以示諸臣之
請帑以塞責而已、言念及此、眞可痛哭流涕、職至愚謬、以
爲救黔、則兵屬黔、餉當屬黔、不必更分與有、但令與者、協
濟盡付督臣摠理、兵到、即以其餉餉之、而督之否則以其
餉自募、而督之麾幾、事體歸一、緩急不失、此쮒莊一得之
愚、謹因報捷、會同案臣候恂而陳之、伏乞
皇上速賜勑下該部、如果臣言不謬、即將新增餉銀二百
萬盡歸督臣、止令各就其應解之銀、募精兵若干、選委有
能將官任事、監軍道統來、再有觀望退縮、如廣西監軍厲
世臣、叅將王愼德者、俱聽督臣查明叅究、其入黔之行二

月二糧、俱於督臣支給、又先
勑湖廣撫臣、於布政司庫中不拘何項銀兩、先借解五十
萬、用果不足、再行續解、但將得五十萬金、目前之用、不致
掟衿露肘、必有以致逆酋之死命、但零星完解、職見後解
未至、前餉已空、募兵慮餉、借餉無兵。大用小用、必不能縱
橫由心、揮毫如意。其究也、耽延背日。坐失事機、雖累數百
萬、亦不足也。伏惟
聖明留心電燭、
速賜裁察、俞允施行、奉
聖旨、據奏黔省屢戰、多捷、道路頗通、著會同總督官盡心

調度、務保封疆、糧餉已有屢旨、還着該部確議具奏、
御史彭鯤化以朝鮮變出不意、宜嚴山海之防、其疏曰、自
全遼盡失、中外僅隔一。關其勢危如累卵、而奴酋不即來
者、雖養威蓄銳、有待而發、亦因朝鮮國雖弱、而頗大有毛
文龍在島、與之犄角、爲牽制、奴欲引兵而西、恐擣其巢、而
無狼顧、故關上得緩須臾、大都得此力、今讀邸報、忽聞該
國内變、國王李琿十數年來忠順之臣、不圖有太過矣、㝡
且爲姪所廢、彼先自亂、安能助我、況無
君之人、豈肯倡義效順、助力
天朝、且爲倭將與奴連若、舉朝盡歸順奴酋、其勢益大、

虎生翃毛、文龍失其左單、心難久居牽制、無人、奴得安意
西來、無復東顧之憂矣、山海危關、恐難以丸泥塞也、今殼
罪致討。力不能支、勢亦不便、文告責諭、雖不可少、亦不過
存此體面、先自治而後治人、綢繆牖戶、爲保關計、萬萬不
容緩矣、然則今日之關、而作安關視、是燕之幕也、今日關
内之地、而作安地視、是魚之游鼎也、雖關臣苦心極力料
理、整頓、必定規畫、屹然金湯、然閫實心憂邊者、惟關臣一
人、將吏之下、不知果皆同心協力否、人心固而脚跟定、然
後一夫當關、萬人莫過、而人心尚未可必也、
皇上聖明、仁厚培植

國脉甚遠
上天眷祐必助萬年有道之長而亦未可盡憑
天運也急修人事修城練兵使器械皆極精利而士馬不
致饑餒仍鼓舞振作一番激發其是忠義使人有勇知方
有進一尺無退一寸而後此關可保也此外急着猶有
偵探查奸細製火砲三年遼左之失皆自偵探之不早賊
已近城而尚可不預防也今我之動靜賊無不知而奴之
消息杳然無聞萬一出其不意何以應之宜募敢死之士
遠探虜奴情形勿止憑外國之口捕風捉影庶制人而不
制於人向來遼城之不守皆奸細之內應

祖宗德澤
天高地厚而奸民甘心爲奴効力雖奴酋揮金不吝小人
易爲利使何至人心多爲所買大可恨也今前後捕獲雖
多而此類實煩我之人不能向東一步彼之人隨兵俱來
火藥之焚多出此輩宜
諭內之五城外之有司挨查搜捕客隱不舉者事發連坐
庶戎狄不伏於肘腋也
中國長技火砲爲主呂宋火砲閣中放之既效今潰夷達
來矣已有放砲者人而尚無可放之砲宜
勅當事者速如式製造預先演熟安置關外庶幾有備無

患不致臨渴而掘井也此三者皆傾大補牢之急着惟嚴
加責成着實舉行而已頃占候者云大捷城火戰之事朝
鮮之變適值此時危亂深可寒心若猶悠悠忽忽採時虞
日以山海孤懸侍之一擲憂根本者寧無左袒之慮予處
分早定專有望於
朝廷臣因是而
請內操之當停焉時方多事梆上內操古有
殿廷習射者雖示安不忘危之意然西夷兇猾根承斷
一了百了矣乃兵出賊伏兵還賊出勢益猖獗禍益蔓延
致煩今日之舉然目前借兵威以平之究竟議善後以堅

之德之威其撫局而已

六月

御史王夢暾奏曰臣惟山海一關
宗社安危所係一切防禦大計全藉樞輔爲之主持乃分
猷共濟則遼撫事也得其人而旋
奏安攘之績非其人立見顛敗之形今日之遼撫固廟廊
特臂而不敢前亦當事酌量而不敢輕受者須
廷推撫臣四人亦極一時之選
聖上猶然愼重其事
亟命該部斟酌堪任與否並及保舉之人仰見
聖心特屬危疆必用人得當而後可爾有
君如此逆知夷氛漸消侵地可復
祖宗相傳之天下可保一統於無疆矣臣方慶幸之不遑
有何奇計可以仰贊
廟謨萬一惟是兵當屢敗之際氣已不揚將經數易之秋
志復靡一所恃者獨樞輔承宗義膽忠肝圖上方畧在剿
夫五部瓜分各據信地中部統之焉豈能以守關而不知
廣寧已空無人矣既知奴酋欲剿河東因而圖守寧前爲
恢復河西之計此着廟可已乎尤世祿爲前鋒王世欽爲
中堅馬世龍爲後勁且北據山南依海結排山倒海之勢
所謂攻守相兼者是也由近及遠漸抵廣寧據河西以嘗
河東如毛文龍令之揚帆鎮江楊肇基尹大升俱膽畧過
人用之整兵益奮遠近同心首尾策應而又激遼左久積
之人心開叛將投降之生路斬將搴旗之績可計日而待
矣且今樞輔既以艱心任事撫臣當以生死聽之益樞輔
自請督師居可進可退之地若撫臣以遼左爲名當出守
遼地爲將士倡山海豈遼撫駐足地方況三軍惟開府是
賴遼民惟開府是依號令惟開府是肅居中布置與王世
欽共處中堅前後照應方爲萬全如縮朒於關門之內無
論一柄兩操易生嫌隙且寧前窎遠責成贊畫矣然而責
成久任之法又不可不審也事惟責其久任斯閱歷深而
調度精至如李維翰之後節節敗衂累累楚囚致山河淪
沒於睨睨孰若責成久任一意府承之爲愈也若其噤縶
處又在重其權寬其文法毋掣其肘俾得展布至責成鎮
道一如前法而夷氛不靖
封疆不復臣不信也
羅平沙賊作亂雲南巡撫閔洪學發兵平之
按羅平故土爲州有寓用十四年州治之建在十五年因奢囚氪平各寨夷民不通漢語怕見官府於是設立撫差議以漢人領之謂之歇戶國朝建置上下守法猶覺相安十餘年不寧有司輒於正糧之外擅添派一項以剋剝夷民而歇戶又尙一科十倍其馬牛牮折其田土各夷始欺然畏其索生之心退動矣值天啟二年東國烏雲擾害庶剿撫聚首搶劫乘而用之遂以九月率衆攻城芹我兵大集圍城七月乃解然二十四營土

滿營環逆若時，數不過七八千人，使能盡解散之，賊窮黨
之紅窩屬處分，俾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僻壤在近而
九在邊

兩朝從信錄卷十八

兩朝從信錄卷十九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南御史李希孔再折邪議以定

兩朝實錄疏曰竊惟　國家有一朝必有一朝之實錄謂是是非非功功罪罪一錄其實而不得以私掩也夫惟其實也彼身為不軌乃可逭鉞者雖幸漏于生前而口誅筆伐難逃責於身後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雖游夏輩亦不能贊一辭蓋折存萬世之公故無敢惜有所假也今者

神光兩朝宮闈之際難言之矣然而不能掩也而纂修將欲告竣而擁戴鄭氏接傳衣鉢者敢於翻騰筆舌遂變是非舉

君父三十年憂危惕抑之苦境置之罔聞奸雄數十番睥睨懷竊之隱謀同於風影天下忠臣義士之所眥裂濺血爭大計者皆成大罪案若是則于實錄錄乎何居而亂臣賊子更復何忌之與有職為此懼故不避冗長請得而直折之夫昔鄭氏謀危　國本而奸人之左袒之者莫彰著於

三王並封之事而黨之者不謂非也且推其功至與陳平狄仁傑並此其說不可解也當日並封未有

旨輔臣王錫爵蓋先有密疏請也迨

旨下禮部而王如堅朱維京涂一臻王學曾岳元聲顧允成于孔謙等拚死力爭又共責讓錫爵于朝房於是錫爵始知大義之不可逆而天下之不我予隨　上疏簡罪而封事停也假令如堅等不死爭朝房不責讓將並封之事遂以定而予毋責之說且徐定策　國老之勛誰出錫爵右者而乃飾之云旋

命旋引咎事遂以此止嗟嗟此可為錫爵諱乎哉且聞錫爵之語人曰王給事中遺悔不其辣心如此故事關國體

諸臣稿項黃馘終錫爵世不再報不如前代之安劉復唐者誰阨王陵使之不見

天日乎今翦除張柬之桓彥範等五臣而令賫志以歿乎錫爵之罪上通于天矣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一也其次又莫彰于張差闖　宮之事而黨之者猶謂無罪也且輕其事而列王大臣貫高事為辭此其說又不可解也王大臣之徒手而驀至乾清宮門也馮保怨舊輔高拱置及其袖而挾使之供之然而非實事也張差之梃誰授之而誰使之乎貫高身無完膚而詞不及張王赦故漢高得釋赦不問者可與張差之事造謀主使口招歷歷者比乎昔寬處

之所以全倫。今直筆之以存實以戒后。自兩不相妨。而奈
之何欲諱之。且諱之以爲
君父隱可也爲亂賊章隱則何爲借
君父爲逆賊護身符。青史爲私家作人事。有人心者如此
乎。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二也至謂　封后道
詔爭之易而傳之難明乎爭之非而傳之是矣則當日何
不直斷寢而又云輟以明家法也輟之者爲家法則傳之
者非家法傳之者爲從先志則輟之者爲逆先志此就其
說巳矛盾矣自古未有
帝崩而立　后者

神祖英明天縱豈不辨此況其肯抑情于
臨御數十年而忽欲加號于彌留之后此不過　貴妃私
人謀假　母后之尊以彌羿狀故稱
遺詔以要必行耳在
先帝因非中女謁之進而中焉知無進冊之情奈何猶稱
先志以重誣
神祖而陰爲阿附傳封者删一而也職之所以折邪議者
三也
先帝之令德考終自不宜訶因藥致崩被不美之名而當
日在內視病者烏可于積勞積虛之后投攻伐之劑罪誠

洶洶方當疑處變之深。賡值
先帝升遐之遠而又聞有此下藥之事如何不痛之恨之
疾首頓足而深望之乃討奸者憤激而甚其詞庇奸者借
題以遁其罰主意蔽有異仝矣
君父何人臣子可以僥倖而嘗試乎。職之所以折邪議者
四也
先帝之繼
神廟棄羣臣也兩月之內　鼎湖再號
皇上孑然一身怙恃無託　宮禁深閟狐鼠實須其于杜
漸防微自不得不倍加嚴愼仰不然而以

新天子儼然避正殿讓一　先朝宮嬪萬世而下謂羣如
何　國體。此楊漣等諸臣當日所以權衡輕重亟以移宮
請也宮已移矣漣等之心事亦矣本未嘗居以爲功何至
反以爲罪而禁錮之擯逐之是誠何心即　選侍久侍
先帝生育公主諸臣未必不力請于
皇上加之恩禮今
皇上既安選侍又未嘗不安。儘可付之無言有何寬抑。而
汲汲皇皇爲無病之沉吟。此輩臣霍鉷楊方盛所以慷慨
而言也范濟世自謂背時嗟夫濟世背時者也濟世以爲
真見聞矣于

先帝之憑几則見於
皇上之出居慈慶宮則不見于選侍封妃則鬨于選侍之
欲封
皇上則不聞文華殿之欲稟命李娘娘則又不聞世有如
是之言官乎藉畏王安乎世有畏權璫之吏掌科哉且濟
世之入長安亦久矣何不言于初入朝之時而必于會議
之日粃點罪案以爲矯殺王安者陰關一面是濟世所言
者非特時乃正投時之極者耳鬚眉婦人不在諸人下而
可令賈繼春見乎哉職謂繼春眞忠孝人也彼初原爲
君父起見不意爲邪人簧鼓至此是以其後深悔而奏辭
一片光明可對天日絕無渣滓隱護之意此亟宜還其原
官以旌其孤耿者也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五也雖然職言
猶有未盡者
神祖與
先帝所以處父子骨肉之際仁義兼盡孝慈之極本無可
以置喙卽當年毋愛于抱外議諠譁然雖有其城社媒孽
之奸卒不以易其祖訓立長之序則愈足以見
神祖之明聖與
先帝之大孝何足諱何必諱又何可諱若謂言及鄭氏之
過便傷

神祖之明則我朝　仁廟監國危疑何嘗爲
成祖之累而當時史臣直勒之汗青並未聞有嫌疑之避
也何獨至今而立此一說巧爲奸人脫卸使昔日不能寘
之罪今日不容著之書何可訓也嗟嗟王之寀亦幸存者
耳陸大受李俸張其廷等則墓草宿矣生前三斥自甘沒
後九原不作而擁戴　寵妃謀危　國本猶得賓延于世
繇此言之誰爲欲富貴人哉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而
日以排害孤忠則自親附劉朝用諸臣黃克纘邵輔忠等
倡之夫輔忠以
皇上之大吉祥日駁致不詳語以恐嚇職切恨之糾之
劾今輔忠不能回話而別尋題目迎合劉朝用傾毛士龍
彼其所謂不屬好名者如此職言及此不覺淚下白髮上
指極知此言一出必有以爲迂且緩者然職自知非迂緩
也意以闢邪說以昭信史以褫奸魄以示後世之公端在
此舉今史局開公道明而坐視奸革陰謀辨言亂義將令
三綱夷九法滅天下止知有私交而不知有
君父故敢披瀝
上聞一一述其始末伏惟
皇上留神裁察將職疏發下史館特
勑纂修諸臣據事直書無疑無隱則繼述

大孝過于武周而世道人心良有攸賴之矣奉
聖旨實錄傳信萬世自有公論這所奏着付史館參酌務
求至當以光重典該部知道
川師進勦魁險剄破蘭州并獲偽官偽劄再報捷音
四月十四日官兵既攻復永寧遂各路前進疾追二酋
十五日趁紅崖人囤 十八日攻取天台囤賊郎具
牛酒李領數千人納降 二十日差官張華等分投安
撫紅崖四十八寨一帶安插計連日共斬獲壯功一千
二十八顆 五月初一日又紀功參政閔夢徙副使李
仙品劉可訓等報稱帶管坐營事總鎮中軍杜世偉呈
解偽巡城御史汪澤遠樊虎參謀文道南父副將秦
明呈解偽監軍道烏奇雲偽兵科給事中孔聞過又
總司定邦呈解偽副總兵陶勝顯偽參將趙日光又加
逆擊李上進呈解過賊王維臣宋萬華周世昌等又
廣都司標下中軍守備徐先睿呈解偽參將宋可
世卿呈解樊虎偽元帥印信一顆偽關防二顆又

杜中軍參將秦可?解奢崇明永寧撫司印信一顆又
餘永寧衛指揮雷躍忠解永寧鎮撫司印信一顆又據
楊應岳呈解偽逆臣斧各一對到道該道進一會審得
王澤遠永寧衛舉人係偽巡城御史先年賊初反時本
犯在南溪居住反賊攻城本犯對賊曰馬賊飽壯裏空
並言城中無人也後賊聞言攻打益急縣城送將官民
盡遭殺戮夏前空永寧宣撫司生員係偽監軍道聽奢
寅出門到處設人逞為寡婦孔聞過江西人住永寧為
兵科給事中收光倉出徵虜人子女寫偽書于秦安
崇官科出其秉哉與江津縣人往永寧原係驛吏中寫
偽劄偽誘陷勝顯永寧衛人審係行營參將朱國忠部
下領兵打龍洞打竹洞水且承責客貨不知其數趙邦
光苗城人係闘兵泰守軍參將專一占人婦女先臨邦泰
出門殺人參惠莫已故偽大將軍夏永忠樊虎家丁為偽參
軍王遐的供係承寧土同知宗丁在樊虎部丁為偽
都司令見供兵打進走上紅崖行至中途彌兩道拿送
到官張興本地人供係樊虎部下先鋒守備曾滔淪關
閻省城宋萬華供係永寧人樊虎部下為先鋒接參將者
文道南供係永寧生員充樊虎參謀及出示寫札行県
害人無賦周世昌供稱永寧生員先充兵部偽員外害

此酋之情以今良麥可不慮

可供係永寧左衛所軍隨奢崇攻破榮昌瀘州殺各偽
守備伏攻竹洞水竹洞江門參將加授偽都司職游擊官
口詞在卷又據三道轉報撫官胡平表等各部下將官
奢應奎等生擒永西驚獲偽都督總兵駱文奇監軍
李采并偽都司欽天監等項偽官陳所蘊錢國選田有
金等偽留防一顆逆寅與兵加為徵號手卷一軸偽劄
書一張交通各夷錦書路四封偽府日一本又初七日
淮馬湖鄭知府塘報據加銜守備任道重呈稱部兵陳
友傳于初五日至李家店生擒安兵一名田克忠到府
審得田克忠係畢節衛人乃安酋何紀名下兵壯隨新
賊計窮將美女貢金降永西借兵安酋計兵十六七營
已過河到鋪子山有酋把昌什兵領兵六營尚礼赤水
河聽得酋衆商議將兵一半同樂雄兵三營包永寧之
後以兵一半同奢兵由普市入新寨攻永寧之前十三
日將官羅乾象偕同官兵殺
入古藺焚其巢餘賊奔潰

八月

貴州巡撫王三善除賊雙須獻俘

王恤力解會賊之圍凡十入大戰而胜乃斬洪遂造洪
作據腹心塞爛張不可不亟爲底定者無若洪邊十二
馬頭與夫龍里一路蓋十二路馬頭西陵安會水外六
路之地綿亘數百里而富者會之腹裡者新添平越
上游基布數百里寨而富者會之沖安邦彥敢于跳梁
將無須忌者特有此也乃宋萬化據恐窮克精得而縱殺
復有登州神奸劉洪祖以仕之交邦彥僞官總兵同謀
造逆當邦彥初圍之日潛入城中縱內陵見走禁獄署
戀于金賞合從萬衆併力搗之不得忽而遣出犯罪平一幹
陳龍里餉濟兵自解龍里王何中新共處邪彥前圍一
勇兵而食人至今全黔大斷烟消一望千里積屍流血
白骨如山邦彥之得以有聚仲苗數十萬圍省城十月
月王巡撫力盡心肖矣石而復解者以有此兩賊也解
圍後諸苗亂動厥在晁告邦彥聲言挫上重來深山窮
谷無不聚黨以應若謝死反可虞者
亦以有此兩賊也兩賊既除黨勞孤矣

登萊巡撫袁可立偵報逆奴內潰情形

三年二月內復州爲總兵劉興祚即愛塔欲反正內應
使金應魁黨送至京卑求登撫免死加銜劉票登撫以圍
問月間計給與之命總兵尤有容于三月十三日率兵
出海相機接應上從四月內致兒登兵北來毛帥之兵
又交相接應疑其聚變將金州沿海兵民挈眷復州及
到復州又差張惠料通將歎城冰船接兵息大抵言七月
系歸也五月登兵與呂帥布置相應六月續有獲冊劉
愛塔據元文并全州生孫應武王國佐等各差人同原
差哨探回鄉高飛等仍通款訂期已會議于六月二十
五夜先取復州仍令高飛約定愛塔不意有復州備禦
王丙貪暴愛塔具將怒王內鋒去丙佗戶首愛塔
內應情事怒奴發兵三萬圍復州鋒愛塔等去其復
州居民勒殺不盡者赶往北去并將永寧蓋二城男婦
盡驅北行南衛四百里膏腴之地叔一旦棄之閻奴也
將劉興仁王丙忻范心腹潰亙特叛奴
諸將將當人人自危矣此可乘之隙也

九月

麻羊島守備張盤收復金州

六月中奴以劉愛塔之故將金復衛等處遼民盡行發
遣難人民甚多守備臣馬鳴等帶領健與往青山清
按換盤招撫遺民男婦老幼共計四千名口並無尺有
遠身挑選壯丁剩有三十五隊因宵探金州城內有遠
民五六百餘守城亦有鳥鎗大炮等器再探州約離于老
月初二川統領該部島兵并帶壯丁三十餘隊以及老
幼遼民聯張聲勢黑夜上岸青夜行于初三夜三更
時分齊至金州南門城下各舉火起一齊吶喊鼓噪
發振天達賊從北門逃出天明進城安撫居民畢又
城南丁家寨搜得數二三千石當時給散各兵兩復
共得大小炮鏡一千零十四位礦黃連藥五百六十斤
大小鉛炮子七千三百零二個因帶領兵丁往割金州
城池但船隻少力量薄火藥少糧食寡中報毛帥乞發
前割付銀牌等項大發兵將協守金州等情毛文龍咨
報云看得金州地方濱田上肥饒城高且堅又爲海
咽喉復四衛之首地今張盤率所部之島民就崙新
之頂來能用計以取衛也又有聽而失心守此金城實
扼復四衛之首功況金州至南旅順口一百十里形勢
蔔蘆既得以扼要則西南之奴島正南之旅順口東之
三牛與皆爲長有因城南之一百二十里與可以駐兵
提招撫屯種卽登鮮船隻往來都布停泊處所來無大
洋之患東可圖鮮盡二衛而可通勳寧等處是進取之
有其基臣向用間招撫圍取金復介爲此若唯是無險
可據不敢嘗試今城南二十里地係廿蔣蓋之頂獨虛
距海中乃山危渦衛一百步其處設立重關而金州防
守又得方略便可諾住足保無虞然預不撥兵不獨爲
船隻又少大哨路城其在汎東者尚不供用何能以望
揚之請修無米之炊是其所當寡者嗷嗷急要情形急
亦之
接也

平遼總兵毛文龍奏滿浦昌城之捷

按奴酋設立賊臺甚密以備鎮江北岸凡遠滿浦
江至老寨至甜水站由水口至甜水站至沙場等處
其道逕險易文龍素知之前自值探回報奴賊有西冠
之明以爲非從根上搗亂之策不至窮虜救渴方略分

搜諸將兵分五路，而文龍親為策援，計我兵渡後必傳
檄加且，親全軍內顧而返，遂三變營，以疑益驚以堅
益疑，因以刻其時，且復令杜貴相機直衝，則承訪奴必
彼親全軍回顧，勢所必至，豈知其既墮于堂奮火砲徒
墮于自相踐踏，又復斃于奔砲
力竭，奴困頓已極，敵西向矣。

防紅夷

閩撫南居益塘報云，看得紅夷倚被既毀投獻，復嘯結
擾彭湖北港，往返宣諭，責為無益，其停泊風櫃仔，乃彭
湖信地，此外若語與白坑、東碇、莆頭、古雷、洪嶼、沙洲、浮
洲等處，皆漳泉內地，亦於下往猶出入矣，彝稍擾銜往
日本，既明示我以勿發之意，而巨冠如李旦、華，又陰
以為內向之媒，設誘詭路，用久受許百出，要挾不已，兵
至任選，除行該道查奏運同商新以杜奸細，仍嚴
各道選將練兵，倍加提防，使兵力剿克，相機進剿
接彭湖為漸直謝患總要之路，且止關閩中自全，實
邦議力爭守此地，闔二十餘年，不受侵害，漸直諸處
受其福，不如何時撤守，竟
至今日，設為複措題聞

南道御史趙應期等上言，頃接邸報，見婦寺子任繫籍世
襲者十餘人，不勝駭愕，夫此等爵蔭，非軍功不授，當有澄
汰之日，今日與之，既以為榮，他日裁之，必以為辱，
皇上奈何予一朝之榮，而使貽後日之辱乎，如以寵幸之
愛，其實難割，惟有優以金帛，賜以良田美宅，五陵裘馬，翩
翩豪舉，上之惠在繁纓敝袴之外，諸監之肖總歸韶華富
貴之中，實不犯公議，官不褻
朝常，豈不子孫長享安樂，共維名分乎，夫諸監以私請
皇上猶以為情難遣也，遂聞而奏懇辭，則非諸監之私請
而為

皇上之特恩明矣，
皇上何不遂聽其辭免，成諸監之美乎，夫人各有志，誰無
遠謀，無故之穫不可守也，非分之榮不可久也，
祖宗之法不可壞也，國人諸大夫之口，亦不可不畏也，誰
謂中涓遂無賢者，見不及此耶，此事一寢，在
皇上為施既沛之育澤，諸臣已感其鴻涯，在諸臣受括聽
之美名，守分益高其品格，即紈衣而纓食，何忝于清白華
之子孫，雖今是而昨非，何見有日月明之虧損，且東西鋒
鏑，遠者四五年，近者二三年，從征將士，或魂化遼東之崔
或血流西蜀之髓，生者霜露為餐，觸髏作枕，即臣子鑑分

不敢希望
恩澤而
朝廷鼓舞怜恤，惟有此術，若婁御用之將人，亦泛泛視之，
不短英雄之氣，損壯夫之色歟。
遼東巡撫張鳳翼規復遼東疏曰，臣受事後，見邊報頻仍，
秋防漸急，兼以戎士方呼庚癸，遼民正苦流離，關外之情
形，殊難逆料，局中之戰守未敢輕嘗，因于八月二十二日
出關，由前屯以抵寧遠，又衛嶺而北，遵海而南，凡依山阻
水之形，一一得其要領，已謹據實為
皇上陳之，夫自廣寧奔潰，極目兵燹，河西七百里邊城俱

為狠燈逋入之負險望救者既已殁於東東避難深藏
復敵截于西虜財狠當道烽燧全空關以外幾成異域矣
李督臣用表餌之術設防禦於覊縻而朔漢拱逸鋒鏑
有為我迷砲銃者然而剃獲猶未斬蠢慕猶未務也逆
韃當剿軍威大振於時驅逃以死遂將徵兵於是大師
關前提十萬師不瑰上層層布置節節安插遂庭有掛
之旌旅島嶼有相通之舸艦分合具備水陸兼施斯可
寧然在山矣故向來關門未因虜馬驕蹶居民思接
進行旅亦荷擔而立自分防有兵將而山海之人食
呼而臥始貼席矣向來難民被奴迷虐欲死不得
所自嘝兵出而接回男婦一萬餘人矣向來叛賊
行或據河干或防海口自舟師擾而奪逆火砲六十餘位
矣凡此皆輔臣之安攘大略豫畫先筭故戰得頭首受
爲
皇上撫茲殘土以壯關門之氣也惟是地無所不守則兵
無所不分奴全隊衝鋒而我以偏師拒敵即極精極鋭
處多寡之數難當而乃器械不克强半是甏挺持竿
盛甲不備大都皆赤身露頂之人且馬匹以水草艱難
而莫由問富稹餉以內地之告竭而屢見欠缺最可慮
識破燒殘在在盡頹垣敗壁人當往勤時時驚

雖輔臣極力綢繆苦心爭勵然八城畚鍤非四年可就
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起之病倘天不悔禍奴復窺
覦旁阜誰爲衛霍所爲鰓鰓慮寢不寧者也故今議勦不能
言戰不得計惟有拿定一守字庶幾安將膽而固軍心然
守又非以五大部僅僅乘障于十六里邊城也假令奴
實擊虛從寧遠走界嶺桃林又或因利乘便從前屯
片石淩假而造作浮車用紅夷之海而來我何以應之
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于險以千擊萬
於阻釋此而關門之守愚遇窘矣故職謂守關
其一以山海爲家當以前屯爲門戶以寧遠爲哨探以
片石芝蔴灣爲左右翼共置兵二萬分屯駐紮且耕且守
奴不來則用趙充國困罕开法奴來則用李武安守雁門
法養威蓄鋭使我生聚多教訓熟然後與問罪之師此正
着也其一以前屯爲家當以寧遠爲門戶以廣寧爲哨探
以與水城覺華島爲左右翼亦屯兵二萬張疑設伏漸進
漸逼諸虜可使則如督臣誘哈喇花與之從殺以伐其交
叛將可通則如輔臣間劉愛塔與之疑貳以潰其腹乘機
觀變候彼釁可投隙可抵突然爲批亢之舉此奇着也其
一以毛文龍爲前茅以沈有容爲中權以査圖芳爲後勁

一則揚帆皮島二則拮檣運寨三則鳴檣于三岔且出沒
使舳艫相望風訊特通又善結虎會假金自復佻之舉然
言氷攻老寨陸取新城奴必狼顧狐疑不敢出遼陽與戰
而榆關將假以粗安此虛着也夫正以待其來是堅壁清
野之法奇以俟其變是處女脫兎之法虛以亂其謀是多
方以誤之法總之爲守關計耳而關門及水兵非不壽吞
足以壯虎豹在山之勢扼鯨鯢横海之氣不然我之所隊
在此奴之所攻在彼彼瑕既[illegible]此堅亦提關以西尚得安
枕乎此皆輔臣秘筭深圖而職得之面相商確者也若夫
全聽回鄉之語謂奴會八子已亡其半佟李忠賊貫盈

能其棄廣寧而不取爲畏我邀遼陽而不居爲遠我饑困
雖伏便忘鴟張羹師老財匱之談爲省餉銷兵之計此非
職所敢任也目今關外室盧盡毀衙宇皆灰即佛刹神堂
燕巢古木山房鳥舍鴉嚎寒煙燐鬼夜號妖氛朝捺尚不
是可居之地但業已分泒兵馬安插遼民我進一程則奴
近一步安得三台高坐傲倖
封疆應照輔臣原疏簡才智沉雄之道將出而料之庶倖
地分明人無推委城池修守士可憑依當必有蚤夜圖維
爲
皇上出死力以悍嚴疆者何至安厝火坐燕堂以奴爲不

來爲幸哉若職既奉勅巡撫遼東山海自不宜駐足關門
則冬夏居山海春秋駐前屯俟臺堞告竣雞栖有地當身
先將吏以爲榆塞嚆矢惟望
皇上憐念孤蹤有求必應職即不能爲郝靈荃傳介子函
輸攻墨守饒有成謀此時且亟丸泥塞月徐操尺組必不
敢負吾
君吾相使逆奴笑
中國無人也
職方司員外郎維璉上言臣觀近日刑部主事譚謙益疏
爲與才宋明時臣初意其胸中必有數萬甲兵足以登壇

專閫旦夕提一旅滅奴賊除克雪恥在此一舉臣同官郎
中王繼謨叩其中蘊不過書符作法請
玉帝之勅旨調天闕之神兵而已始曰需兵十萬同官以
爲難則曰一萬亦可同官請試其法則曰法不可試試則
法敗惟待時做出一奉而復廣寧再戰而復遼陽果若所
言
朝廷何惜一萬之衆不以蕩平門庭且邀而使生靈苦于
戍守軍國疲於轉輸哉但自古及今未有使鬼役神能破
賊成功者臣請歷數於
皇上之前古者蚩尤作亂能布大霧迷軍士其術神矣黃

帝與戰斬于涿鹿之野漢之張角晉之盧循孫恩元之韓山童劉福通俱以使鬼邪說燒香惑衆矣後竟敗亡

國朝永樂時山東妖婦唐賽兒聚衆作亂自稱佛母能剪紙人紙馬相戰旋即破滅近日山東妖賊徐洪儒亦以白蓮伏誅此皆借神說以倡亂者也其無成効已若此矣又有借神說以弭亂者宋時金人圍汴何㮚孫傅惑于郭京之說請選年命合六甲者七千七百七十七人謂以神術作法不獨可生擒金之二帥且可盡復已失疆土襲擊直陰山乃止其時又有劉孝竭等獻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天闕大將之法皆類郭京所爲宋人信之及後金人攻城急郭京孝竭出城禦之皆敗走都城遂陷此非覆轍可鑒者乎夫選將不以韜略而以鬼神則郭京孝竭宜可全宋而閉門修齋之王欽若誠得滅虜長計矣世間寧有是理哉臣嘗謂兵家之事雖可肄習亦由天賦自古布衣登壇如呂望韓信世不常有。其餘如衛霍李郭張韓劉岳諸人則多起于卒伍偏裨積功累勞方爲大將然其人皆絕人之膽智超世之才力未嘗屑屑著兵書況談神說鬼也夫趙括能讀父書不免長平之坑晁錯善言兵事不能當七國之變馬謖議論過人不能救街亭之敗又況役鬼使神而可濟于實用耶嗟嗟今日時勢何狀乎白蓮妖賊所在見

告託爲可憂

廟堂之上豈宜先爲左道樹赤幟臣望

皇上再

敕該部斟酌愼重揣度明將果有眞正將略不爲浮誇之輩即築壇推轂亦無不可不然臣恐天下後世笑舉朝之無人也

再起余懋衡南京吏部尚書且疏力辭得

允

後公既沒士民請祠於朝某邑令金[illegible]立本堂一代醇儒千秋名世[illegible]

兩朝從信錄　卷十九　六八

[illegible]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

民生吏治全此何遺

兵科陳良訓兵民實政宜修疏曰令之司計者日窠窠憂
餉之不足無日不勤考成之令益因催急急外解彌殘蝗
欲不嚴考成法不得也然而官司者征餉者也百姓者輸
餉者也既有法以待官司可無法以待百姓偷敲比年楚
一年民生年促一年官與民年離一年而餉愈不可問矣
藏
　請籌之益藏覲今日言餉皆言火耗富華藏再拾言
之似廓似苛然而餉之不足實未必不由此也小民総歲

禁火耗

勤儉所得寧幾乃既輸正額又輸加派又輸火耗每兩增
有盈餘民必蹐蹐而斷措已復移以供朝夕俯仰之用而
逆餉姑放下矣今日欲完逆餉必明禁火耗如原任撫楚
熊尚文較正法馬通行各邑復諭旗儀門書征收不用火
耗六字令有司綱目暢然而小民亦實知火耗不用不為
收納吏胥等欺蔽可法也至爭訟為民間細事而耗財實
甚藏每見中人之家片紙入公門衙娟數十革魚肉之迫

清詞訟

一訟經年累月而富人亦為窶子頃日撫按至府縣以少
准狀清其源以速與歸結杜其漸行此二者民無重征又

寬恤民情

無構鬬相安而耕鑿足當漸有寬盈之意其輸納視昔必
易此即孟子所謂省刑罰薄稅斂而耕耨出入奏楚可撻
挺平也非迂也方今民間最蠹無如州縣佐貳佐貳為官
轉甲于民轉近害民轉切彼無做官求名之想而偏多毀
髓剝骨之技一墨堂官之委用恣生平之咆哮殆無不至
矣藏伏願
皇上下一　明旨令撫按嚴諭佐貳不得濫一辭管去孽
州縣凡事親決不得批一辭委一事而又特偵察有濫擅
營事者急逐之有輕批妄委者立劾之而又通行郡邑刺
舉衙諭與衆通知廉正官寬恤之所得不克佐貳之橐而
民得盈餘奉公此完餉一急務也然又有署印官當議藏

每完邑之衆諸會數年掛之未足署官數日剝之有餘切
宜者之令甲通行送升官非科日出身者不署官非數有
賢聲者不署倘委刑乏人寧以鄰近廉明官兼攝而無多
種蟥蠹廉前官寬恤之所得不克署官之橐而得盈餘以
奉公又完餉一急務也夫是皆省事也防奸也懲貪也撫
歸于阜民之義而餉之根本植矣若用餉有當議者關門
必須清兵夫清兵非揠轄所欲言也然而清兵非只為餉
也閩關城不過斗大客兵十四萬僅得武亭良未深便清
其則必練兵練其能戰之技而兵不逃練其能戰之氣而
兵不逃兵不逃則可戰而守不足言逃則不可守而戰無

論前者之餉半月逃散四出民心大略槪矣而今得無清
兵與清餉耶清與卑俸新等皆清兵以清馬耶清豆等費
而清餉在其中清餉而足餉亦在其中矣此說終難議罷
也若催餉有當議者部司官斷不可遣夫餉亦每省數十
萬或數萬爾撫按專制一方豈不足智竭慮爲
皇上致之　閣下設撫按何用撫按旣總于急公不爲
皇上致之　閣下部司官去又何用夫部司官等于撫按
也部司之威靈豈勝于撫按道府州縣也迨至號令不行
部司束手而撫按且藉口曰差官已目擊矣勢如之何司
農又卸責曰吾業已差官矣姑俟其至上下相推餉[illegible]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　三
有而徒爲部司官添榮遷之樂爲不肖有司開箠楚搜
括之門驛遞極煩供應浩從嗟咨害難言也恐此說終難
議行也若夫餉之不完其來有三有自民間逋者有自州
縣吏者有自司道私解別用者此在各撫按先清欠餉之
之窟穴而后增完餉之實效訪得實明白具疏指明入
告方有歸着而第是泛泛責參曰某知府幾分某縣若干
故事塞責恐于今査餉不關切矣夫是用餉也催餉也査
餉也職言之甚陋而足餉之道處不出此抑職更有說焉
今天下呼應不靈全由法紀不肅　朝家無點鐵而金而
殊甫巧術要變如登叢益撫勘臣之言曰不懲奸雄于旣

往苟徼倖貪饕于將來有盜如此而遷延掬攏不速正刑追
庄具告
皇上則國家其寧有法而該部亦何說之辭也則又何怪
幺麽之譁譟溢竊取三萬金入手而以數帽兒戲之事完
局復以說鬼說夢之宋明時擾局也若議論混淆功令失
實至今日而極即爲行取一途今日軍功明日邊俸根不
肩摩入朝而眞正廉明便民功在保障反不表見于天下
而徒以供人之汚蠛克人之刀俎今豪傑徒氣欲死又如
職已未咨中多少龔黃卓魯之吏沈景初鄧良知華皆治
行第一而曾不與清華之選至今有遺珠之嗟乃今着此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
及三年便思躍治天下事可勝抵噫哉職在戶言戶芹曝
于籌餉安民而併慮切于功罪名實竊祈
聖明垂擇
聖嗣誕生命國公張惟賢祭告　南郊伯張慶臻祭告
北郊駙馬侯拱宸祭告　社稷祭畢百官慶賀
諭停刑
平遼總兵毛文龍上言海外兵民月急亟請兵餉
上命給漕粮十萬石其招商等事速與議覆
加屯政卿董應舉巡撫之職以重事權也
詔嚴獄禁

時李維翰等俱出入長安右門伍錄長板恐家人侍之。上怒其非法，令該科參經管等官。

免。河南進貢圖屏

遼東撫陶朗先

閏十月

遼東巡撫張鳳翼以關外遼民嗷嗷，謹陳賑恤消弭大計

疏曰：職以十月十二日從輔督二臣之後再閱邊城，見操形菜色之民，無地不有，告苦陳情之狀，無日不聞。夫職固守土之臣也，兵馬之權，雖操之大將，而封疆之責，則莉之微臣，職不揣東安邊無所逃罪，況見聞已確，何敢不以實陳告，以辱

皇上任使之仁。慨自廣寧失陷，河西一塊土盡棄，履遭兔賴輔臣憤慨當關，經營閱歲，挽方張之虜勢，聯幾渙之人心，收破碎之河山，葺丘墟之城堡，是昔日為虜國，而今日

為豫國矣，豈不快哉。然而細察人情之恬苦，詳觀時事之隱微，則見可憫者有四，而可慮者更有五焉。何謂可憫？

祖宗細世澤以厚武臣，亦為載在盟府，毋相忘耳。乃卒亂以來，號吊告身，幾為煨燼，其僅存者又力不能承襲，併無處關支，困懸頭遠，日向職哀鳴求祿，而職不能為計者，此可憫者一也。國家廣學宮以作人材，亦自庇此薪槱，以求用耳。乃奔逃而后，衣冠圖史，盡付泥塗，其苟全者，又無黌序以棲身，无祖廩以代食，流離尾瑣，日向職懇悒乞恩而職不能為謀，此可憫者二也。人必居食饒而后稱樂土遼民俱苦困饞，俱歸覆沒，或糧芻不備，一飽無時，或苦蘇

不完數椽罔措如田珍張思聰等千萬口何嘗號寃而賊
無物罔全此可憫者三也人必室家聚而后慶有生遼民
夫妻父子強半仳離或被俘東夷寃消雪窟或見屠西虜
淚洒氷天如羅舉劉漢傑等數百家向職泣訴而職無計
救援此可憫者四也嗟嗟干戈患難死別生離為人之苦
趣極矣遼人兼之
皇上試思此室家關分之衆不抚然在湯火中耶若夫寧
前一帶雜處賊巢嘗聞殺掠況今有間可乘王燒餅之往
方新哈喇慎之窺又至須且欲使通奴開夷使射傷出帑
宮寄吳汶前狼狽此在數眾者可慮一也然猶曰遼寧

是犄也若戍卒臨戎從來善走以十四萬之衆猶忽爾潰
亦況今無强兵健卒故缺餉則甘心投虜從出則跬步難前
須防寧前者報駐前此亦昔遁矣風聲鶴唳在在是矣此
可慮者二也然尤曰彈法足羅也至遼人避難入關如飛
鳥依人爭入州而州不見嘗投縣而縣不任受甚且挾騙
者指為逃黨佩劍者目為封徒以致忿懟出關但言報復
倘叔氛再燄恐其有倒戈鄉之戈者已此可慮者三也然
尤曰恩齊難結也彼奴酋斷用漢人嘗開關探事遍從水
來以萬計投降者以千計不納恐傷王度納之俱藏奸
人卽盡城之內短髮成羣倘奸細匿中恐有胥三稔之續

侃言曰能任如此推

者已此可慮者四也然猶曰盤詰難清也最寒心者新遼
之驚寬未定收合之餘燼難支且城郭不完米粟不給單
弱不充應援不及萬一奴驅長騎岌岌危垣其有幸乎此
可慮者五也職所謂日夜焦思而肝膽塗地者也幸輔臣
多方存卹惠此孑遺極力綢繆迫彼亂略亦既令逆奴氣
伏畿輔不驚矣惟是可憫者惰殷于望救必發金發粟以
資播種不能以安集哀鴻可慮者禍隱于難知非足食足兵
以壯干城不足以剪除封豕則今日政無容偷安旦夕而
以 封疆性命為嘗戲也第恐是五者兒之關門內外商
旅犄屯亦屋雞穴方且言兵可日銷餉可漸省職于茲有
大恐已伏乞

皇上 勅下該部以收拾人心為第一義至于還鄉男婦
于撫賞內量行賑濟凡指揮千百戶文武生童男婦容職
行關外寧前三道查明便宜處置至于扼西虜備逃丁懷
保難民隄防奸細與夫相機進止以岌戰守機宜職本輔
督許撰已指據臣襄幾倖秋防無事至此而一切軍需之
湊手不能不仰聽於 廟堂主持也更乞
皇上發盛甲并遼東節年馬價並求發用以市虜驟庶安
民禦虜有資矣臣草疏方畢見輔臣有任事得人一 疏
內稱使撫臣得展布四體以盡其才切照關門軍務輔臣

覆奏何至浪費百餘字耳敢

提其綱領，臣理其條目，譬之家督授任，而主伯亞旅各效其能，亦何體之不展，且盡哉？見各鎮援兵非輔臣提之不動，五部將領非輔臣運之不靈，中外流言非輔臣鎮之不肅，東西殺虜非輔臣綜之不成，此何如關係，而可一日少輔臣者？若欲臣肩茲重任，是責小犢以當轅，必無幸矣。懇乞

皇上 亟賜 慰留以安危鎮，是 宗社之福也。

附吏部議：迩來官舍襲替例，三輪論亡，二十五衛之官舍，死亡竄伏者十之六七，其殘存者向存三四，其祖宗汗馬之勞，非有罪犯，一旦斬焉而不得襲，亦可心寒。實之事出非常，要宜從權，勿執邦政條例，責其實戰勤。册緒請項，是皆查得史正道、張竟年、王某三名已有綠補紛號紙路阿官、康宇祖、康所開、湯孝武、康理其名錄，有可據所供錯亂，履英榮、逆改逆劉文炳應襲懇選部天重史洪謝于妮貴捷武等，雖有自供宗圖衆以補作與監準給執照，咨送督撫衙門會總鎮逆會倉狼，若能立功，再加升賞，候逆平之日，准其據執照告襲。贊勅自天啓三年十月以前人文到部者照此施行，以後凡有逆舍等襲者，俱從逆道逆撫衙門告詳查覈無碍，方為起送，本部詳審施行，蓋恐舛生意外，弊出冒宗，混一緣紙，易一世官，濫觴之弊，所當預為之防耳。

吏部接出

聖諭：朕頼

皇妣慈佑，延育皇子，實深感慶，茲特推恩皇親太子太保新城伯王升，着准封新城侯，伊男錦衣衛指揮僉事王國興升指揮同知，伊孫王國泰升錦衣衛正千戶，俱給與應得誥命，該部知道。

冊封慧妃范氏為 皇貴妃。

吏部又接出

勅諭：朕以皇子誕生，內閣輔臣忠勤懋著，宜特加恩示酬。元輔向高加上柱國兼支尚書俸，廕一子與做尚寶司丞。次輔燝加左柱國兼支尚書俸，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宗彥、承宗各加少保兼太子太師，國禎、秉謙、延禧各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讀書；廣微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廕一子入監讀書，餘官如故。都照例給與，與應得誥命，如勅奉行。

宗馬佃捷報。

宗馬佃，達在江東，奴酋部兵俱在佃山放馬安歇，毛文龍偵知，督官兵一萬五千，分路齊進火攻，斬獲級畏驗，賞有差。

牛馬大捷。

時擒奴偷壘，勒文龍調水陸官三萬餘，二十日旗兼程而進，分為三隊，奮力逆殺，斬級二百三十有奇，生擒四人，獲馬九十四匹，器械二百三十件。

天啟大謹司佐銓典

御史周宗建謹列保養大端，以佐銓政，以迓吉祥，疏曰：臣以一介疎愚，荷叨拔楚，受 命而往，中心冰惕，勉思所以御報

皇上以總負任使，而顧臣竊念百姓之安危于外吏，外吏不職，即百方彌縫，皆虛文也。 鄭端之虛，係于內察，內察

不整即百端紛飭皆故事也以合 天庥
聖明誕生元子舉 朝臣工莫不欣欣頌
皇上以無疆之休而命有新冢臣之 命適當其時懌心
踴躍無不謂迎和集吉收天下之善事以迓太運者允在
今日矣而臣以為慶有自生祥有由集賢人君子者和氣
之所鍾而人主善事之所集也天既合珠海之祥而以華
之
皇上則
皇上安得不合師濟之祥而布之 朝班臣敢稽列大學
御覽 採擇而其一在用人之途則宜闢夫班行充滿之壅

士布列可謂適于寬矣然臣尤謂得百衆人不若得一賢
士拔一乎進之賢不若拔一久鬱之賢彼有事起一人之
攜者當就一事而日其端委誤出一時之倡者尤當就一
事以雪其生平蹤跡抑以暢太和蒸吉人而光 王國者
此今日新銓秉政之第一義也而臣以為用人之路則宜
清今用人者首重起廢一途顧起廢者拔之久錮勢難拘
以資資而考其生平應稍為分別有年資同者當論其才
品之各優有才品同者又當問其挫抑之來歷有因抑回
者當核其詿誤之根因有詿誤同者又當齊其情事之異
處同一爭 國本而或杖或奪或留中宜分同一爭礦稅

而或逮或譴宜分同一爭 國是而或抑或伸宜分但使
為冢臣者預為參酌若權衡水鏡之無私而後遴抉推遷
規矩準繩之不亂又何至彙升之世反開躁競之門而中
正之途反來濫觴之誚也此尤今日士風臣節一大關鍵
也而臣以為用人之權則宜專夫冢臣者庶長之鄉而為
之表者也家有長子羣主伯臣旅莫不俯而受成 國有
保衡即羣僚百工莫不望而起憚而今使長督之前致關
名利之口于主伯之地屢開升除之自所來日廣則後應
之路且窮周旋日煩則失望之嗟頻起毋論權旁護而不
清亦且體褻狎而易犯古大臣正色立朝啓事入而人沮

莫知其由除書出而下且無從措手此風執未逞可師可
法此尤今日澄清世道一大本領也而臣以為用人之法
則宜一夫用人者有進退兩柄故文選主進者也即當分
別其應退者毋混于賢路考功主退者也即當分別其應
進者毋滯于積薪自昔唐虞尚嚴考績之朔豈於今日反
可行越俎之事在冢臣夙望新猷自當大有整頓而以臣
愚見請于天下凡官各定其應轉之格仍預列其資俸之
序勒成一書令于格者就其官俸之上下以為遷轉之低
昂而不及格者即賢者勿遲此功令一定懸諸日月即有
躁進者自安心于資序之尚淺而無營即有孤子者各類

旨于程期之相遇以自慰用人者循常循而易恭而特別者
途清而難漏于升除之中寓化遠之法又何統均之府爭
為講讓之易也此尤今日疏通內分一大補救也臣閱世
三十餘年曹局屢更是非無定往往十六年內計六改用
人之色往若癸巳一察持公秉正人無閒言惟有乙巳一
察而內留之科道至今噬為奸府又繼則有丁巳之察而
妄掛之名賢至今猶潰公車頃者公道昭明世路漸整我
皇上倘以　英明而照臨之一時之景運豈宜虛度而海
內之沉滯尚須彙通移封疊而擲沫之勳猷可思預轉輸
而督運之功人可念矜齒沉而數奉

明旨之部臣可通體輿論而斥退之諸官可轉凡此皆所
以伸和氣而增休祥以終今日用人公案者豈當以老成
簡命之初而獨無一番之大關係哉而
皇上之信任在時而老臣之報　國亦在此時矣臣仰承
察吏之責而敢效用人之言當羣情鼓舞之辰而進彙征
入之說凡以為
皇上之吉祥善事也臣身遠　天顏聊抒芹曝之獻統祈
皇上速　勅允行
南京廣宗府鑑監生陳與相謀逆事覺捕繫
署倉場戶部侍郎陳于廷題請查核積米酌行預放以免

壞以裨實用言職代進倉糧遣得浪遣歲剩四百萬石陳
擬派改折貨進正兌改兌漕三百三十餘萬耳自秋潰放
變運使塞至今歲之夏月始進昨年之陳糧而今歲新糧
兼帶昨年糧五十萬石諸府已疏其苦茲昔秋涉冬更
日輪坐撥未滿一輪轉眼水落冰堅不知陳糧又作何狀
則近來事變起運之難如此也進京之糧既止有此數
又裁去賑濟資州八萬加以振武營新兵入衛禁兵贍任
家兵撤軍等按月坐索難以禁寒則近來事變增出之數
又如此也是以進賑者日縮于額而支放者日浮于數舊
之支撥難以通融五六年以前今之支放挨陳幾在廿五

年以內耗竭之形可為寒心足食之策何以措手且每糧
一石起腳水次輕賫等費比之到京貴價不啻五六倍非
比田畝緩急加編尤可立時催宜者縮則日縮固別無取
盈之法也職正與司屬日講粒米如金毋得漫視太倉一
粟積餘一項須求實用無為虛文而若新太倉運倉主事
潘履吉呈稱自
天啓三年正月廿五日受事歷任九個月放過挨陳米五
十二萬五千石零免尖東糧四萬六千六百石共三十萬
萬一千六百石除加放安家米三千七百五十零外俱斛面堆尖
包米堅[illegible]不損軍[illegible]積出雜米[illegible]萬[illegible]石

並節貯厥國貯俱係揚淨籽粒可次乞行坐放覺致壅盡
高幹放積票另報等因臣徙查前總督倉場戶部尚書李
宗延于七月內具
題放粮必依挨陳遇有糠粃浥爛另駁收貯各官不得冒
羡餘之虛名將客米北米舊厥米混報其歷年餘米倒盤
驗作月粮坐放明見各官若心清操不許歷年久貯今又覆
爲塵飯土羹者慮無非欲軍有實惠官有實濟也今該司
既已挨陳除去浥爛以盤新積自立廒原至于請行坐放
則冥知顆粒皆實與昔上虛扯別項者何啻星淵而留貯
給軍則正前督臣不許久貯令人指爲塵飯土羹之謂也

夫廒吉管倉不匝歲耳而積米至萬石餘司計者若若此
何憂　國用之絀匱倉有大小放有多寡而祝九閱月所
放新陳多寡之數以爲積數雖不可也臣方苦積貯不足
憂心如焚而乃有溢于額外者臣之喜亦出望外矣本官
雅才卓越而乃竭力與司事精會計尤足重也臣故予批
行坐放外特爲具　疏以達
聖聽伏乞
皇上　勅下吏部紀錄自後督臣于各倉積米咸令各自
並廒各于任內隨時請充正項隨時儘放坐放乃稱實節
省乃爲實幹諸將虛報者無所容而苦節者有所勸甚便

人理肝豈曰小補之哉
湖廣牛妖豕怪
長州沅陵縣民宋狩牛生犢一目二頭三尾當即剖殺
一心三臂又民家豬生四子最後一子長喙豬身人腿
雙
眼
陝西怪鼠
鳳縣民入山刈蒭忽見長尾大鼠一羣在地剪食禾苗
打獲一鼠狀若山雞之雛尾長一尺八寸闊一尺兩旁有肉
翅腹下無足足在肉翅之四角前爪趾四后爪趾五毛
細長其色若鹿尾甚豐大人逐之並去甚速亦覺能飛
許不奇耳則其
復行有千丞

十一月
吏部尚書趙南星再剖良心疏曰 萬曆十七年臣爲文
選司員外、畧士習之不端、慨民心之日壞、陳剖露良心一
疏、言大小臣工之干進、及守令害民等事。于在位者多所
譏切、而爲科臣所糾、蒙
皇祖優容之、請告歸田二十一年、起爲考功司郎中、以借
察得罪去、蒙
陛下復起之、洊至今官、向時天下方太平、臣之言似爲私
憂過計、然大小臣工、不能以其干進之精神用之脩職、因
循苟且、以至今日士風大壞、吏治隨之、而民愁苦愁苦而

外夷乘之、內侵外夷內侵而愁苦之民乘之作亂、天下之
平去矣、此前臣之罪、而今臣之責也。今臣復不能改、則天
下之亂、當不止此矣
陛下之 社稷何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爲竭智力、于
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其良心爲 社稷蒼生而
已、今科道諸臣之條陳登政者、大都皆言干進之勞、欲奬
恬而抑競、然其良心爲富貴湔沒、皆以干進爲當然、若臣
先無良心、干之則力爲推轂、不干則任其淹滯、誰將之而
誰抑之乎、且夫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于
吏部、臣亦人也。豈無鄉里親友門生、豈無私心。然而不敢
行也、何也、臣之私必與司官言之、外人未有不知者、且臣
亦豈無好賢之心哉、然見今之荐人者已多、無庸復贅、亦
恐干之者衆、而及于匪人、是以臣平生所傾服者、未敢荐
一人、亦未敢爲人求、若臣之所以保全其良心者、亦甚苦
矣、今內之爲人者、講調者、與夫外之咨升者、調煩者、保留
者、履裡而作遷俸者、何其不憚煩不避嫌也、想其初指舉
出于好賢、而未之深思、此門一開、不可復閉、其若枕之臣
也各相體悉而不行爲便、今
陛下之小民、皆在水火之中、而居官者皆欲得爲京堂、若
賢者皆欲其爲京堂、南爲京堂、即欲爲巡撫、爲卿貳、若絕

無救民之意、可以救民者、莫過于巡撫、而此官甚不易作、
必使望威稜、貪污絕無者、而後可耳、其次則知府最急、知
府賢、則縣官不敢害民、二者官有大小、皆貴選擇、破格
而用之、久任而優擢之者也、近聞多從人討而得之、何怪
乎爲選者以討缺爲常也、語曰、意苟善、雖不智可以爲長
夫既已爲長、則宜以長待之、若人人以其智求多、則一事
不可行、惟大意既善、則從之而忘其小缺、此又舉人所以
相容也、天下之最可患者、莫甚于民之作亂、而夷狄次之、
今幸而稍定、尚可不爲之防乎、臣以爲防之、自知州知縣
始、蓋民之將亂、必相結成黨、由三五而百十、而千萬、夜聚

既散非一日也然上必知必禦役必知之而有司不知與
傳聲皆何異及其覺也乃聞之上官為之興兵動衆以屠僇
之既平而論功升賞守土者為最孔子曰虎兕出于柙是
誰之過與今出師無過以與衆逐之為功則孔子之論刑
無謂宜有司以民亂聞者斬任則文給前官任及一年者
則令之義罪捕賊為能弭亂于未作乎然莫急于懲貪令
有司之貪已成風而長安之言怕作十二金而至一百有
至二百封者此皆何從而來安得不貪貪則多酷既朘其
脂膏又加之毒痛民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行商
而得累封有歌舞而為耳謂宜以贓跡昭彰者撫按先行

究問確然而復其 奏追贓正法以抵洪餉而減加派如
有所囑受賄曲為庇護者臣參奏重處庶貪風可漸息而
亂萌可消矣疏曰

法行則犯者自斯

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賄賂章也臣既以自責矣
司官所言其事者也臣欲遇各省直司官之缺殘單于其
省直之鄉寺科道及吏科河南道掌印官會舉其才品堪
任者幾員具 題上 請以憑
聖明點用務極一時之選至于掣籤之法上古以至我
朝所未有自
皇祖年間始用之以不盡善其初即不能行遂有造籤之法

許獻無不如意御史張學程之疏至以為可笑良亦無從
其然荀卿曰探籌投鉤所以為公上好曲私則百吏乘是
而得偏此假議以見行法之在人也而不意天下之果有
此事矣似宜變之以復
祖宗之舊例臣必不敢徇私官無不相信即有徇私者亦
以不能率屬治臣之罪而必無所怨矣而人雖為善必得
天之心而后利有攸往
陛下猶 天也伏愿 鑒臣之朴忠事之不可行者必不
敢望
陛下行之人不可用者必不敢望

用人行事當求其可是大臣心術

陛下用之可行可用而犬馬之誠不足以動
天心煩瀆則恐得罪然而息婪則衆皆責備之以為持位
保祿無面目以立百僚之上伏惟
聖明 留神 省覽
御史樊尚燝飭鹽法議曰竊照歲額之所入自民賦而外
鹽課其最鉅者矣三商流擁九塞飽騰事因而不設機運
而無端立法亦最善矣顧始也因民之所利以利商而因
以利國詎不妙若轉圜沛若流泉哉第
祖制漸失人情滋偽以兩淮鹽課足當天下之半無奈浮
課之後繼以套搭而商困即今套搭漸解私販盛行致害

鹽壅而商愈困困而虧損額課而　國亦困甚至私販不
已加以私囤乘急高搶利不在商不在民并不在　上
罔徒以飽奸究之腹而　國與商民俱困此豈大海之利
朝廷不能禁而反爲若輩攫取乎則以有治法無治人積
漸致然耳誠欲裕額課無如行正鹽行正鹽無如先禁私
販而欲禁私販無如愼重行鹽之官而遴使其最要者莫
一切引目之收發疏課之領解何者不經其手於此而清
何所不清然而清之亦最難矣引目有新舊之混淆商竈
有奸良之襍沓就中狡胥乘間利之所在自貪千孔非眞
得廉明敏練有定識定力者于以澄其源而障其漏安能

令商匱弊絕稱愉快乎故職詳者無如此官任勞任怨者
無如此官則所當破格優擢者亦無如此官試思一邑之
長吏以催科兼撫字者即以循良卓異徵夫軍國命脈皆
托其身曾不計所以旌其廉而獎其能縱勞人任主未有
不灰心短氣者錢政亦大不平矣臣以爲自今以後斷宜
酌定成規遴使官果有淸才長才能牢其局以甦商裕國
者即查照三品官階一體升遷無濫擬其前途之不遠無
棄其後效之已成當此三空四盡之日必不可無此激
揚之一法而運同副判以下不肖者誠無論白簡果有清
勤自好能效丁官者亦宜照級敘升無以財賦之地視爲

瘦瘠之物一入其中竟爾埋沒斯尤鼓舞之大權也如委
掣鹽斤一節往多營求大都求委之官必非自愛之官其
肺肝便可立見臣每痛恨邇來時事日非世風大壞皆緣
情面太多以致寡廉鮮恥　國憲昭然誰敢假借在臣等
自能持之惟是比來各船動多夾帶私鹽而回空糧船爲
甚舳艫百千揚帆鼓鬪倘搜緝稍急輒延放火羣擁拒捕
莫敢呵問夫百萬漕課九邊急需而糧艘敢公然攙販大
損　國儲此其目中寧有三尺哉況名曰回空原取輕便
若夾帶太重不惟害鹽亦且害漕不及今嚴禁所畜於鹽
政漕政者不小皆以押空無官至此合無　申飭各官選

船交卸必親自押空回南更
勅戶部行文各船到彼不許私買以杜其所從來及糧船
到淮進閘與瓜儀出江仍嚴行盤詰違者依律更取押運
官結狀如前途有犯一併連坐如是委掣得人以清於內
又押空有官以清于外內外交清私販路絕　國課自寬
然有餘司農何煩仰屋
聖明何事焦勞哉然私鹽之禁總在官鹽之行而行鹽之
官在外自鹽道而外莫親于守令亦莫急於守令其間行
鹽口岸與引鹽數目皆其職掌
邇制鹽法攷成最爲重大爲其與民賦等也近多聽私販

私囤。一遇考滿，虛捏分數者十有六七，又何怪乎正鹽之
壅滯，而內商外商不俱病乎。自今以後，務定令府州縣官
照引行鹽，鹽完引銷，吏棄銷粟繳由府而道而院，確查其
銷繳之分數，以爲殿最，有不及額者，照例恭處，庶督責嚴
而商本 國課咸有定濟乎。臣極知
聖朝無鷹禁，明主無專欽，獨是傷心加泒小民之膏血
已竭，驚神缺餉飢軍之脫巾可虞，苟有利于 國家，誠何
愛于膚髮。諸所陳喫緊事宜，直擄愚悃，用佐然眉，仰祈
聖明採納，國計民生幸甚。
戊峪河[illegible]

上以川貴撫巢解圍，各官勤勞日久，功當先敘，于是朱燮
元加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仍舊總督；楊述中升俸一
級，仍候推用；王三善加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薛貞
加右副都御史，俱照舊巡撫；張論、候恂、林宰、楊松年俱候
升京堂；蔡燝升二級；閔夢得、王世仁、李仙品、赫奕、陳龍光、
吳光義、劉可訓、朱芹、繆國維、陳堯言、向日升、徐清、楊世賞
各升一級；周著、楊述程、丘志充准各起用；楊恭、程丘志克
仍加升一級，餘俟平賊另敘。

平遼總兵毛文龍報牛毛再捷

是時奴得奴首，欲集兵渡河，文龍即統各將陳繼盛、許日新、寮進、甾尊據險設伏，斬獲級馬有差。

西賊合兵窺我遵永

時蘭賊翁崇明、奢寅屢敗，心大衡愧，蜀府已將告失，而水西安賊復助兵合謀，一窺遵義，一窺永寧，而黔事愈急矣。

僉都御史王洽、程正己、徐良彥、魏雲中，巡撫浙江、保定、偏
府、寧夏。

總緣輔車不可偏一，黔事已去，滇且有剝膚之憂，何能袖然共曲之還乎，乃弊計乎。

雲南巡撫閔洪學，滇力已竭，疏曰：今之爲滇寇者，內患曰
稱酋，曰設科，曰張世臣，所謂腹心之疾，不能一朝安者也；
外患曰安効良，曰祿千鍾，曰雨于保，所謂肘腋之憂，朝不
保暮者也。至於黔之寇曰水西，顧滇門戶在黔，滇與黔寔
共安危，亦不得以門庭之患作膜外視者也。試思此諸寇

者，有一焉不誅鋤勦定，滇能安枕乎？又思欲平諸寇，需幾
許兵，幾許餉，幾許文武將吏，而滇有一乎？或見滇師平羅
平、摀六佐，以爲所向無前，不知漢兵數萬，衝鋒實止三四
千，並暫爲呼集，非長川可將之兵也；或見東那西泰，滇餉
苟延旦夕，不知已括底倒囊，而各兵歷過之糧餉半年未
支也；或見監軍有人，統兵有人，不知手握四五萬，定不敷
顧此失彼也；或見祿千鍾二月獻賊之後，瓜吻皆匿，張世
臣亦赴府投降，不知二酋鼻息仰于水烏，未可認賊作子
也；或見阿九已授首，稱鮮安應龍已逃，不知二叛見逍背
原，捲土重來，夢寐不忘，如近日平夷大佨，情可槩見。憂未

歎也至安勢真綫驚由來也又方藺州未叛時臣之前折
又先尋矣彼狼子野心寧貞俛首帖息就我牢籠不過彼
以侵我我因以愚彼今情見勢窮恐觸機猝發東川無塗
普安一時雲擾滇必不能四面應援此目前大危也又米
西聚壞泗城臣初欲用之為牽制水西之計乃頃者滇師
襄驅黔境既四百里連拔其三板營轉戰殆十餘日而泗
城未以一旅來會其不為我用可知泗城不為用恐安南
不能久持必折而入於賊滇黔一綫自此永斷將來規復
便無處下手此又目前大憂也亦既遍集士馬撫以諸將
以參將尹啟易駐交水以參將袁善駐平夷以參將龍鰲

駐越州衛分兵馬龍以遊擊李思忠駐羅平往來師宗又
盡發武尋兵之在城者於各隘以守備金為貴駐偏頭以
名色守備李璞駐補知各所統一二千多不過三四千若
未足捍大敵而此數萬兵之糈安出乎臣又擬普安州署
印同知劉世龍收拾餘燼遴其精銳成一軍就以本官領
之駐新普之間使東望安南西聲平夷相為呼應臣所為
不宿滇兵而用土著以客兵地利不習饑運不繼勞逸之
勢不如未能持久不若以本地官募本地人守本地方食
本地米無携散之勢無匱乏之憂他日滇師大舉因之為
東道主固策之便者而黔路方梗滇兵乏糈滇不得不技

月暫給又安南孤城又困城中至易子而食臣責銀千三
百兩分發賑救焉
皇上延此孑遺以待恢復乃滇不能自活呼呼吸吸救死
不贍又有餘貲以及黔乎竊計西南數省既無事之
國號稱安上蜀非無事而兵力十有於滇黔之危歷難與
滇埒顧地近路活呼號可以立達　朝廷亦以全力赴之
屬指兩年來西南用兵費數百萬金錢遣用之文武道將
不下百十數員而滇所承受幾何哉豈茲雲南獨非
王土官于雲南者獨非　王臣與言及此臣心碎矣滇至
寃至苦矣若不及今將前後縣上　題允之餉一一如數

立刻解發文武將吏不亟遴選殊異促使來滇臣無米必
不能炊一手一足必不能撐持雖　廟堂上無棄滇之心
乃不幸而有其事矣按臣二月將行部臣固止之謂兵事
方急呼吸安危疆事視巡方孰重按臣以為然數月間臨
事商訂幸未有失一旦孤苦危迫情狀惟臣與按臣身閱
之共嘗之而　廷臣未盡悉者此臣所刺心泣血而不能
自已于籲呼者也
皇上未忍棄滇接濟拯救寧待臣詞之畢耶抑臣猶有
請焉　朝議以援黔倚重鎮臣將莊田仍歸管業矣若謂
有鎮臣則援黔立效有莊田之歸則鎮臣立奮袂而起不

知援黔者鎮臣自有之心不待賞而後勸其有志而未遂
者鎮臣直無如之何又非賞之能勸也兼滇飢饉之後繼
以師旅地方在在殘破人心處處動搖臣徧飭有司加意
拊摩多方懷集恒慮莫挽樂生之趣猝成瓦解之形奈何
更以莊田一事過驟而驟亂之民已沸而加薪焉獸已驚
而又爲毆焉此兇兇蚩蚩者非轉死溝中則羣噪揭竿耳
正恐黔難未紓滇禍已烈矣夫莊田爲滇民患苦其荼毒
楚毒之狀前後臣周某按臣鄧漢之　疏盡詳言之臣亦
何必再言惟昔猶太平無事之日今乃戎馬倥偬之秋昔
不難解之于倒懸今何堪再驅諸烈焰憶鎮臣今春曾移

牘于臣謂莊租起解迂廻布政司非便欲徑赴該鎮交收
臣雖其說見在舉行是莊田仍歸管莊鎮臣之意初不及
此今乃以此畀之非所謂愛鎮臣以德也鎮臣持重不擾
其御左右不少假借但厮役之衆安能一一防閑兩迤之
廣安能一一伺察莊田貽害固有不期然而然者臣姑未
敢深言伏望
天語叮嚀將鎮臣莊田容有司照舊徵收以成鎮臣之美
以奠瀕危之疆一舉而兩利矣
大學士孫承宗奏曰臣據各道塘報具言山右作惡爲酷
剌慎部夷郎素貴英先是永平道張稱孛只素報郎素等

三十六家夷入于前月之十六日去遼東看谷難不據店
竹路希州梁往朝報稱郎素于二十八日回巢有留達子
三百餘騎在于遼東邊外打圍賭要作歹又據些門夷人
讓奔召吉報山右作歹係郎素三家達子按郎素乃長昂
之孫貴英爲虜中頭目住牧喜峰口外近挾賞于關門
驚狡猾至厮通事之髮燒毀奈之窩撒去些門夷人蘇
木以東爲拱兎些門不撤而高臺江西既撤而蘇家河
寺地未歸也此番賊殺明係郎素爲祟臣于初四日遣
兵馬世龍率馬兵三千備持火器會同山右廣寧兩道鞫
夫事緣由并相機剿捕仍行督臣王象乾從喜峯口諭督

喇慎部落分別順逆安慰恭順之心以孤賊黨臣又行副
總兵趙率教諭讓奔台吉各安部分獎其恭順勤勞毋相
狡猾臣又以向來遼東失事俱因將不固守兵不顧將今
麻仁之將既死職下而所部狂奔問明即梟廣寧將來璠
該總兵官同道臣查明陣亡者重傷者優恤其嫡推其逃
官逃兵周繼武等當場梟首傳示五部希將王楹并死事
員役杖另　題備郎外又據鎮臣報初九日有數賊騎深
入黑庄窠地方見有徵備晝夜游遊而各處且報郎素之
欲非心于所不遂也臣念東賊方倡不得不撫西虜猶是
虜既不以撫去殺奈何我以撫羈勒爲意小有殺傷即行

勳爵冊得事事姑息如養癰終潰爲患更深即建酋亦然
虜也玩寇養驕遂至于此至于臣原不知兵安知勦撫稱
是臣所爲訓練者什舊係于諸將而且以臣一片肝膽提
掇一鎮之精神見一奮爲奮前之士則立加獎賞立加獎
提見一頑鈍觸懦之夫則立加斥逐立加顯戮一時將裏
似覺漸有生氣即王楹稱是逃將以臣再四激厲遂以報
名自朝每托其子于友誓以死報仙遊之役楹自可以逃
即逃無罪而奮身背城立戰而死乃一時同死者僅六人
重傷者僅三人而百餘人逃潰不顧特令總兵官擇其將
恩深而負義重者梟十九人以令五部然而臣之爲撫爲

勦大略已可見矣伏乞
皇上念臣衰病　賜罷別選經略大臣以清撫勦事宜以
定　封疆大計臣曷任激切屏營之至
既而復上防秋事宜內言明知西虜之不能遠爲服而要
不能不撫謂撫之非且日撥不撫又將何如然而撫之地
界宜定撫之額數宜定撫之欵勦相合相分諸務宜明與
御史李玄相輔遼撫并宜疏曰閻鳴泰報見云貴總督楊述
中緊急軍情一　疏如陸廣鳥池二處進兵失利黔危不
可救此處一撥恐九邊所領莫不生心則根本之地亦不
可不倍加嚴提備因思榆關去京陵數百里非黔滇之遠
在天未者此寧可拉日前日前之安而遺忘業主哉前
皇上眷樞輔孫承宗仗鉞臨戎拮据關前許以過秋防還
朝辦理關事此固惻念老臣體恤功臣優崇重臣之意中
外臣工誰不欣欣欽
皇上使臣之有禮哉茲秋防將畢臣愚以爲度時度勢則
今日之召還尚屬太早業具草入　聞見臣同官劉廣
之疏內言及樞中宵煩臣可無言及讀
明旨猶兩可游移未定　欽限也豈以是爲非與緊否豈
哉樞輔一身非可有可無之身在　朝朝重在邊邊重
奴酋屢危之窺伺莫不眈眈于此朝鮮登萊天津之觀望

莫不攀攀于此撫院鎮道軍將之血脈莫不流通于此滿
貫士民之精神莫不係屬于此試觀去歲廣寧一捏俱捏
所關非淺鮮者試觀去歲廣寧奔潰之后人心洶洶不啻
鳥驚魚潰一時遠邇有口者咸謂榆關以內非吾之有幸
皇上于危急之際推轂輔臣以理殘疆未幾單騎到關而
驚者息潰者定帖然無譁人心遂恃以無恐則輔臣之去
留豈其微哉職每讀輔臣　奏報而見者節要精詳指畫
周到其一段深謀秘計長駕遠馭之略不惟他人擔當不
來恐他人亦無此識見不惟他人料理不到恐他人亦無
此才識適見遼東撫臣閻鳴泰　奏報擒獲奸夷人一

就內稱不他氣將伊犯邊賊夷塔不代挖兎兒等三名梟
斬以獻爲數百年未有之奇事此非輔臣之威信素孚有
中國相司馬之望何至使夷人之悔罪若此又聞沿海一
帶捴從之民望　天兵如雨歲鎮則西赴榆關機會如此
可不乘之以圖進勦而輕撤輔臣哉況輔臣在關則浮議
不生輔臣去關則異政必起寃且各鷹一說以掣當事者
之肘無論年來經撫之從躬欲摯不遠即如近日貴陽之
圍撫按嚙指斷臂折骸易子其危苦之狀許遠而后未能
前匹率能效死全城以成外援雖與王三善同功並勞而
猶謂失輕重之平又且有以消未亂之患者妖賊冉渝山

左幸撫臣趙彥之赤心報　國亟爲撲滅　前　恩升賞而
樞輔令欲撤同恐撤後未免無煩者況今內計公平人心
痛快適　國威服已無癸亥內計之害臣方欣幸之不已
而項且有以香火之情爲展舒之計不願
皇上　明旨之已　諭甚至以衍　國本除隱禍之忠與
煩抹殺清議亦不確　國家萬世之非又何有關底諸臣
義邪議之洇淆而妄談　國是横議封疆所從來遠矣如
爲　社稷封疆計輔臣必不可撤撤則恐榆關失所豹之
勢而毯裘重聊睨之心矣職爲輔臣計不宜自求撤撤則
九仞之功成虧而三至之杼投矣

皇上即垂念元老不可久歷邊外亦自有奉養優禮之法
但願在關諸臣大家同心協力皆足以分輔臣之憂而輔
臣則當坐鎮幃握爲萬里長城而以軍　國重務分寄之
則群策群力之畢集自不至焦勞稱苦俟待秋防后相時
而進必自有成功可紀者也職念切危疆不徒爲輔臣之
勤瘁計亦亮輔臣　國爾忘家願自忘其爲勤瘁也故爲
陳其款款之愚伏乞　速賜允行

實民生也
為史以從
方之偽職
為術職意
不悅風紀
之異
嘆見其大

十二月

左都御史趙南星申明憲職疏曰臣衰頹無識，蒙
皇上拔置西臺，爲諸御史之長，兢兢自守，以求寡過。而保
身名，然未可謂稱職也。卽此闒茸之心，請除去之，夫臣無
職也，以諸御史爲職，諸御史皆稱職，卽臣之稱職。彼出而
巡方者，如使百城循理，萬民樂業，則爲一方之太平，則爲
天下之太平。所以致此者，非有他術，惟在舉劾得當也。舉
劾之所以不當者，人務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往者御史
之巡方，事竣覆命，薦舉皆拘舊額，固已不當。其後倖深升
任者，皆在提薦提薦之外，又有揭薦。昔西漢號多循吏，史

止載六人，今
聖世雖曰多賢，然亦不能如此之多也。如此之多，則宜有
治理之效，何小民之窮苦愁怨，莠皆爲愍，桀驁者爲盜
也。以戶所聞見，天下竟無循良，而貪墨成風，無術可禁。自
大戶改爲條鞭，征收日重，行一兩加二三錢者，貧民糧少，
則倍之，雖父子不許合封，故有司無不立富者，買物則給
半價，名曰官價，或分毫不給，參謁上司，令行戶隨行，置辦
下程，所餉酒餚，皆受其累。又有喜于作威者，不問事之大
小，一怒卽析人之肢體，傷人之性命，此輩亦得薦舉。非上
官不之知也，又豈真不知而故昧心也。不過曰此我之同

御故舊，不能怨也。曰此權要之所托也，非能報復不可劾
也。不劾則須舉之，又從而過譽之，貪者廉于伯夷，而酷者
和于下惠，卮今之人，誰無相知，求人請托，誰不能者，以此
譽人，誰不可舉。其所劾者，皆貪酷而孤拙者耳。又卒多從
寬，故曰舉劾之不當，必人務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也。夫任
怨之于保祿位，甚爲不便，臣年歲以忝位竊過分，如不肯
任怨，而徒委之後進小臣，以苟且塞責，則亦不忠之甚矣。
夫京官六年，而察御史差滿，堂官發河南道查核，亦謂之
考察，言其任怨同也。萬曆二年十一月內，本院題爲考察
事，奉

神祖聖旨，御史差滿考察
先朝事例甚嚴，近來通不遵行，一槩都准回道，豈人人盡
皆稱職無過者。又遇京官考察之時，如何又紛紛議論之。
今後務要申明舊例，着實舉行，其不稱的，卽便參奏降斥，
不許回道。欽此。十八年十二月內，該本院仝吏部會議薦
舉規則，具題節奉
神宗皇帝聖旨，是近來薦舉泛泛濫濫，屢有明旨禁飭，通
不遵守。今後撫按薦舉，務查萬曆九年例，不得徇私，違的
該科參處。欽此。俱
欽遵在卷。每遇按臣差滿，具題回道，皆以爲據。臣極力行

請爲次第之救

之節爲盡職何必多言哉但舊章之廢弛已久則修舉反
若亂常人情之偷惰相安則振作即爲多事臣德薄名微
適足以結怨而無益于殿最也必仰藉
陛下之威命以行之而後可紀綱之廢弛人心之邪慝玩延
未宿而遽繩之以法則人不能堪必先教誨之使知
陛下之德意而後可天啓二年十二月內該山東巡按臣
羽宸糾劾不職事奉
聖旨這論劾各官贓私數多着巡按官即提問追贓究擬
事完議處該部知道欽此仰見我
陛下之整飭吏治若此其嚴也臣請以後按臣差滿還將

以舉劾當否爲稱職不稱職責實而行法效

其所舉劾令河南道發單各道一一細加咨訪如考察之
例類送堂上官必舉劾允當而後爲稱職不則即以不稱
職論夫臣之欲報祿位非與人殊何樂乎任怨若此哉誠
以不如是則民不安民不安則社稷不安今天下禍深于
東夷兵連于黔蜀而內地之赤子化爲妖賊俘虜亦可謂
不安之甚矣
陛下即位以來宵衣旰食未得享一日太平之樂爲臣子
者乃忍以市恩自便有人心者之所必不忍爲也臣望
陛下渙發德音使領民之吏知貪酷之必不可爲巡方之
臣知貪酷之必不可薦提薦必不可行所薦者縱不列爲

爲巡方不可不舉糾劾者

溢美之言所劾貪酷之吏必不僅擬降調從此惕然猶省
赫然愧汗翕然回心而向道共圖百姓之安使臣無怨之
可任而諸臣功名日高祿位從之名實甚粹美光輝及子
孫豈非任人大願哉如以臣言爲迂濶不可行而冀之于
耳臣不敢愛一官以負
陛下高厚之恩也臣平生不敢多言日夜籌度者三月矣
爲素食已久于職業毫髮未效必不可以無言然述
皇祖之明旨
陛下之德意非敢自爲議論也伏祈
敕下吏部協力舉行

上曰御史周道考核載在令甲邇來視爲文具巡按所屬
各官舉劾失眞貪酷漏網及至報滿復命不論稱職與否
槩擬回道上下徇情市恩避怨以致吏治日偷民窮思亂
所關豈小這所奏差滿舉劾咨訪考察等事俱依議卿以
公忠奉職申明憲紀表率振飭各官遵承規例察吏安民
人思盡職有何嫌怨着令開載憲綱永遠遵行
川貴總督張我續病免以楊述中代之
陞懷隆兵備張光縉山東按察使仍管道事
陞張師繹浙江參政
陞張鳳翼河南參政仍理遵化事

寬甸牛馬兆出島錐可爲多方以擾之使其奔命不遑西行耳

崇禎陞吳驗封郎

島雖太捷

平遼總兵毛文龍塘報天啓三年又十月初一日據添差哨探內丁千總陳國忠等報稱于本年十月二十日奉差前至遼陽往了三日據有天命黄鏡探得奴酋書了兵馬撓從老寨回至遼陽傳宮祭祀性極淡探度奪奴賊犯搶只在又十月終準要往西等情到職遣調各島官兵從各島進發於撫江淮兵從下家莊進浙直兵從永甸進征東兵從方山進近學長嶺和兵從鎮江進易從思從寬奠進向水思從綫陽又撥王輔社貴風凰城進剿以四月終至易新關聯于本月初二日統督陳繼盛陽操等全軍從昌城過江直至鼻梁嶺其餘各路官兵齊集令王甫齊領所部兵馬伏于開在社貴等領所部兵馬伏于閣右將全軍退閣十里下營其日空營埋藏火炮布內令選鋒遊擊馬熙奎統哨兵五百直進攻潭河寨斬達擄三名遣家奇山佛督青前攻至三日奴酋全兵俱至馬應奎不戰而走賊聯衆兵赶數百騎擁力追赶馬應奎引賊進閣界近我營空營號

炮先發砍賊陣內賊衆摧亂知中我計便折歸路正奔炮間兩山伏兵鎗炮矢齊發賊衆愈亂因敵全軍盡力中攻後令各營馬兵各帶鎗炮直聲追逐約十餘里未使深入收兵關門進發撤行至鎮江城查獲功次各營將官具某等帶領官兵共斬獲首級二百七十八顆本月十二日又據撫麋島遊擊某報稱奉朗進兵行至騎眠堡驗駝山塔遇有守達臺達于三十餘名衆兵追殺斬獲首級三顆連前共斬首級二百八十一顆先是家解到銀一萬兩除將五千五百兩給賞前功餘盡付管官李華去賞往朝鮮買米接濟後復借本權賞官兵未領分毫得獲有賞也但我空費又失將兵之望謹查斬獲功數先為報聞併銀至驗賞兩給一兩仍移官兵部勒川理合塘報

平遼總兵毛文龍爲乞酌安危孰重省費孰真謹請足餉以完復業事臣聞諺云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是從來軍興以餉爲第一着顧議餉出之何項貴從長酌算庶

三軍無唱籌之憂主將有足食之庶此在承平皆然況全遼已失乎此在邊腹皆然況臣居海外乎且遼地一日未復兵須用一日奴酋一日未滅兵須用一日夫既用一日兵便須議一日餉臣已董遵觀師閣臣所議以山海爲正爲首以鮮鎮爲彙爲尾而擣其巢夫牽其尾而擣其巢兵須用五萬足以了平奴之局今臣有江淮浙直南北游營征東等處南兵八千餘名挑選遼兵三萬七千餘名再用招練遼兵二千餘名業共四萬七千餘名共募足五萬亦易之矣然以五萬官兵計足一歲之餉并軍器火器盔甲馬匹舡隻等項應總一百五十萬兩方能足用今臣止願

請一百萬兩權宜運用一切兵馬舡隻軍需等項悉皆具足更弗煩廟堂一事是已體貼艱難業爲籌著矣但臣屢疏請餉戶部屢以匱乏爲辭又以兵民並言爲托今即就兵論戶部何不打出算盤明與天下共昭見之也自有東事海內加派新餉每歲四百萬足供今日山海之用矣尚有遼餉舊額每歲一百萬兩今全遼已亡而此項銀兩用之何地所當行查出給臣應用者也別登津俱有歲額糧餉于臣海外獨無定議三年以來止給銀一十一萬兩運米二十萬石其殺養官兵殺養馬匹乎朝鮮告荒客帳尚欠那借無地如此情景使臣無力制之奴將西寇孰危而

僅節餉足
而不能平
寇耳

靴安也海內之民實盡矣得早平奴一日即早省一日費用如將應用之費反吝而不與不早乘機蕩平使奴得迁延歲月句連岳山內之異種害豈忍言哉孰省而孰費足餉不過百萬若遲一年便多四百萬又安知省是費而費是省也使

廟堂果以節省爲心是餉不發即三年以米給臣數萬鎌米不能平奴大事爲社稷莫安亦屬虛費何不撤回兼征兵馬放職歸田連此數萬銀米省之之爲益也今人說至平奴便皆駭愕此是不知奴賊情形心生疑異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臣則知之矣知鎮江之可克率臣酒鎗

人以往知遼民之可鼓招致之而無疑知麗地之可居不猜嫌而竟去知年餘之無應援而不爲害安生以圖牽制知奴之可以計取屢設疑而獲勝又知明年決可以平奴特請足用之餉遍者大徒本可堅據險要以老賊師因糧不繼無奈只得撤回以知粮之關係甚大今者之請不難舌敝臣意無他專欲平奴仰報我

皇上以暨報數知遇了此心事倘即蒙我

皇上照鑒怜臣海外微勞允賜給發而職掌大臣又或推三阻四使臣終不能成功臣再無計只將印

劝畢劍盡交之南北中軍隻身洒去斷不忍袖手窮島坐視山海之愴惶神京之震動今天下萬世笑臣之無長識也伏乞

皇上審安危之機酌省費之要大發乾斷速

諭閣部臺省諸臣即查全遼舊餉一百萬兩付臣應用完此剿巢大事如有不然臣心已苦臣力已竭無能爲也知有一去以謝

皇上于萬一耳弗謂臣今日不言亦弗謂臣他日輕去明日臣去後有代臣而不須粮餉以平奴者臣固千秋慕之矣

韓逆之得
得行社稷
幸有幸臣
天奪其魄
自來就戮
快哉

叛逆奸細韓宗功等伏法

按韓宗功係原任副總兵同伊男韓三至登萊州作奸代奴酋來京探路聞山海關有兵馬董守難以奔入乃喜峯口進於正月內起馬大興李永芳爲總領奴之第四子與來奴兒哈赤坐老營兵馬十五萬來京把劉令同逆酋一人進京宗功在張家灣潛住探聽消息是親西城御史崔奇觀訪的獲之審稱宗功叛者也原與逆犯劉保通謀數往來京寓[illegible]永芳之心腹官逆奴之間諜又查賊間官梁之棟[illegible]保奸細兼內閣戴劉保子劉千爾供伊父寫[illegible]李永芳書內開[illegible]宗功至已知事體亥當之時又有稱宗功梁火內應之說罪惡通天[illegible]可考今劉保等已沐[illegible]說[illegible]網[illegible]其罪奴[illegible]

秀水　沈國元述

[藏書印]

甲子　天啓四年

正月

王師進搗大方奏捷

總督王三善督同總理魯欽總鎮馬炯監軍道尹伸岳見卿向日升等各領兵渡渭河賊衆潰散奢社輝安位焚大方巢穴入火灼埜賊首安邦彥奢寅逃匿織金

獲逆首奢崇明

川師殺入龍場擒逆酋奢崇明妻安氏賊黨蔡金貴李廷三承恩張向極等

以黃立極徐光啓充

實錄副總裁

盜起長興時知縣石有恒主簿徐可行死之

吳野樵爲葉朗生徐蒙威匡與范長興交界地方舜官日羅浦之役乞假其官久矣相傳石知縣族人十二房有所干謁而帳其不從恨怨入骨無賴黨哄於心于石令恭於正月初一日賀正同野樵等到縣放火殺一令一簿地方舉兵追之當獲吳野樵王召盤等餘黨逃竄皆編戶無生莠而獄中惟強盜皆以出押去時滿城震動男婦多驚隨城浮水而逃長至有鬥殺者而吳名真拋劫之一奇變也

削蘇州同知楊姜職

以素隘與倉監李實忌其疑頂遂以遲誤織造被告逮之撫按周啟元力諫得李疏歸里

御史李應昇入劾議清

國儲疏曰竊惟京通各倉百萬軍儲

所係閩萬曆初年積粟可支十年之用乃因循至今廩庾

倉儲積弊盡於此疏

告竭日甚一日庚癸頻呼亦日甚一日臣職掌攸賴體訪

弊端稔知今日司庾諸臣賢者不時留意節省在在有之

然追論往弊不意有經年出納甘爲碩鼠之搏志切貪饕

莫厭飲河之腹因訛襲舛視爲故事法紀凌夷羣情玩愒

有謂收漕米一廒索運官常例一百二十兩有受運官賄

賂而從容過囤將多補寡者有以漕糧掛欠爲市而賄金

旣入竟那餘米補其欠額者有將耗米作楂頭聽旂甲與

歇脚運出販賣而官因之射利者有放糧之日巧借各役

討賞名色因而用小脚牌照出乘機盜米數數千石者有

躬操市販賣紅籌與鋪行每會五十石者每日數十會外

人知爲官販而恬不知怪者無異掩耳盜鈴甚至數籌下

籤之役而亦有常規者有乘遇古董玩器過廟之日令歇

家挾貲相隨耽視貨物兌換而歸而以倉米取償者有征

逐子母閱月借米與歇脚抗市各役及派糧完日領到輕

賫脚價而任意扣除取具收數倍得元寶之美者有規避

陳米浥爛糶販價輕陰遣歇家至管糧廳營派新倉紊亂

廒口常規者有巧借當月名色而剝取歇家常百不補一

者有糶米不數又糶豆亦用紅籌爲記者有倉口空廒不

預爲修葺而毀傷各薪木至今修繕之日工部賠累稱苦

者有剝削窮軍每月支糧一石僅足八斗實以爲自潤之

劉萬春清
李孔度
熊師旦

地又縱令沆夫挖去二三升袋中仍有剩米敢怒不敢言
者共陋規大畧具是矣夫上天不能雨粟漕輓不能神輸
則所與約已裕國留有餘於太倉者藉有清貞廉潔貪泉
不飲之人耳以臣所聞如前任主事劉萬春懸魚比潔茹
蘗同操列厥萬斛粟紅公署一庭琴鶴至今惟淵本官自
臨庾之日不取署中一物無媿冰壺秋月之品主事李孔
度矢心砥礪鋭意奉公釐弊披沙風清積谷數盈巨萬閘
之司庾諸臣之絶無僅有允稱精明幹理之才管新塲之
日有報餘米五萬石有節省八千餘石有作正支消不等
至主事熊師旦清介絅若淡泊矜飾之守尤足表表一時

從來作事之人斷不能厭左右之欲央不能順上下手之
情往往守正不阿挑法反不如苟且者享容容之福狀處
鈍之功其素以奬廉懲貪未必收懲忿奔濟之効又如管太倉
主事蕭持籌每見瑇張潤囊珠覺醜態雖經察處尚未盡
辜項復借叙功之　典准以原官起用夫爵賞原酬有功
而起墨吏貪人遽獲厚賞而又加之顯名如此行徑不止
一端何怪乎奔競成風而　法紀之弛是在銓臣爲破格
懲勸計勿使節次漏網之后司庾之臣不另一番振刷也
臣復查
祖制凡各倉監督皆額設主事遇缺註選三載考成奏進

然後升轉比之祿米各處倉務事體瑣屑頭緒煩多非需
以三年不能剔釐清查而勝其任
祖宗亟重此官所以爲　京庾計軍儲計　國脈計非諸
臣擇利乘便計也頃成法變而爲一年人人視　國廩爲
福地羨時日之遷流于是又謀運别差而據此中希捷得
既垂涎如囊橐復僑寓如傳舍而倉政大壞諸臣之自爲
計則得矣如百萬漕粟掉臂而不顧何且不特此也官數
易則奸胥巧猾之叢弊易生而倉米已乾沒數倍矣迎新
送舊之騷日益而倉米又耗磨數倍矣新官舊官之常套
必不可捐而倉米又剝蝕數倍矣漕艘之粟三十餘而藝

二乃令泥沙而用之豈能堪者甚則甲斗役夫凡上任之陋
絹帕禳心紅紙扎一切咸責備焉令一年俟俟而供之其
能堪命乎合無仍遵照
祖制監督定以三年爲限除祿米倉司官一年一換外餘
悉久任如故庶賢者得安心供職諫習倉務清查弊端而
令一歲可省數十萬石其于阜裕節省非淺已也乞
皇上
勅部速復降行并允臣款諸弊懸之木榜永爲懲戒勿徒
徇情面輕　國體坐令官府日壞一日而莫之底止也
大學士葉向高翁請召還文震孟諸臣　不允

三患　三病　是內病　是外病

御史李應升請救時事疏臣惟治天下者必有精神課
銳之氣以呼吸而通天下則權立而勢尊夫是氣者何也
賞罰之用是也天下何常一日無賞罰而狐鼠有權豺狼
不靈跋盩之極乃遂至于痿痺而不救今天下之勢何以
異此蓋天下有三患一曰夷狄峞背之患二曰盜賊猖獗
之患三曰小人腹心之患三患不已乃有三病邪氣在病
元氣削則病內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外庸醫四出參錯
之劑亂投補其邪而伐其元則病醫是三病與三患相終
始何以明其然也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倩兩重者鮮
殲輕私太重者

君父輕官爵重者倫義輕行如鬼蜮言似風波四維不張
形存心死故曰病在內人主財用立國之本今妖璫一呼
響動王孫妄作狐鳴將軍夢斷于三韓太倉倒囊而一洗
愚亂心恢渙羣無計本末俱喪手足不仁故曰病在外治
病之方審其標本劑其緩急今急黔即捐楚以予黔急奴
即敝天下以備奴如漆泒條手剜肉征調急於沸羹睥睨
艸澤輒借鷹鸇以代驅剽掠
都門轉聚虎狼以自衛乃至金繒媚虜任其殺擄以吞聲
甚而竊國者王竟借保結以賞亂譬如一局而來者數人
一室而鬬者數起是豈治病而反以增病幾何不喪痛

醫之手故曰病在醫若天下原非沉痼之疾也而庸醫爲
之岌岌乎有不可爲之勢者何也治天下之有賞罰猶醫
之有針砭賞罰不明則小人日肆針砭不施則二豎不去
數年以來二豎之患不可謂不深矣
皇上試問罷璫還而媢書入者何人馬上催而三路取者
何人中樞執拗而經撫受敗者何人貪殘激變而貽患黔
蜀者何人脫盜庫表裡爲奸而一綱善類者何人此不
知斷送幾許封疆盜騙幾許餉殘殺幾許無辜赤子從未
申常憲傷彼毫毛所幸天牖

聖心劉朝斥死然天下之爲劉朝者不少而賞罰之倒置
者尚多逆黨漏網不問毋乃以護紅丸之故護風癘經封
疆之故輕爵蔭績奏金城之趙率教幾蒙逋虜之誅而蔭
有乎何以賣款議敘力爭
國本之何士晉且不保黔之賞而袁可立何以安坐加銜
內臣之蔭冀滿志矣而轉移愈難坐視直臣之錮老成之
排衣屢見矣而慰留無據養成頑鈍之風尤可異者高攀
愚織骨久沉突爲昭雪試思
冲主在上垂簾尚不忍言況權臣在　朝禪受是何題目
號綁之巡撫方恨玷我名山媢皂之考官妄得并翻公案
狂瀾一倒誰不披靡于是新妖四出伏戎漸興或勢若負

嶋巧通脈絡咸謀戾捲土客布機關雖死灰不燃恐百足
未已而又有安身無計入室操戈羃戀方濃望門搖尾何
怪乎譚謙益之欺騙　朝廷楊招袁之混淆蘭艾趙令祐
劉繼禮之積穢見糾公然反乞升差也哉長安道上覘彈
墨爲飄風小人聚族不免鼓掌而竊幸豈非止聲之風遠
故避驄之氣衰耶
皇上志氣淸明聽覽周徹卽言官或有觸忤
聖德每見優容獨是齒及路馬每承詰責而邪臣引去
批答數行風采不揚王甘立仗不鳴之誚觀望日甚讙譁
轉喉觸諱之憂徒瑣事之條陳亦補牘之何益從此以往

容容多福安得淮南寢謀如汲黯豺狼斂跡如張綱者乎
蘇軾有言奸臣之始以台諫持之而有餘如其既成以干
戈取之而不足蓋猫捕鼠畜犬防奸皆善喻也故臣思以
爲盜賊之患實於小人之投所以決賞罰之壅而疏其滯
彼皇皇於夷狄僕僕人求濟是欲飲鴆却病也二者爲我
操其重輕操縱得宜則勢當權我之不趨虜穴也彼亦
慮爲賽也畏奴之虛聲勢受虜之實列款虜增賞曲意彌
縫虜飽驕后憂方大猁李倧身負篡逆之罪虛托效順之
名萬一結倭結奴明受其侮極遣甲官貪鄙辱　國彼坐
邀其封爵我難責以勤王聲實無憑義利交喪不能自立

何以平奴今闖門之事特有握輔効命用奇用正壯我社
稷之靈因人因地結以忠義之膽倘爲珠桂可念風鶴易
驚分兵二萬駐永平爲后勁省運餉款虜之費以廣投醪
挾纊之恩撫道嚴餉粟之尅侵大將同士卒之甘苦軍心
一固闖門自安何至一聞警輒發家眷去關以爲民望哉
盜之肆行也兵爲盜藪也況政以賄成官資諱盜緝獲無
數之贓實出胥卯之署而縱兵肆掠萬邦孚嘖有煩言請
宜責令移營城外戮力自明務擒郭縣渠魁以見練兵實
用更飭行通州高密房山涿州良鄉一帶近畿地方專務
逐捕流賊招撫逃兵大開自首之門重懸捕盜之賞彼虞

朝三科募士之意收其豪以爲用至三空四盡民心已離
獨有節省之法可搜括加派乃十庫織造監局倉塲一切
付之不問閣部會議碩畫如臣黨官鄭三俊科臣解學龍
二疏亦復久束高閣新舊交征挺而走險吳楚之交漸有
呼嘯計惟專賜璽書而黍昌以前舊逋盡行停免貪官猾
吏巧獵無名民心猶可收拾何至掉臂而去弄兵潢池哉
若夫小人者其勢旣根株不斷其途必錯出多門卽如事
例之設原幷專利乃今枉尋直尺兩部爭言可借名器愈
賤墨吏愈多狡者百孔鑽入劬勞儒士獵取而規騷釘日
糜大官之俸而甚者升賺濫觴任子如賊先臣李夢陽所

誚黜其父而陟其子黜其祖而陟其孫如葉茂不分顛倒
莫適 臣爲逓查四年來得罪 封疆公論共棄如張鶴鳴
黃克纘之類停其 恩廕以示勸懲亦未也明王賞諫諍
諍乃昌補鈌拾遺官府一體人止問其賢不肖何問大臣
小臣事止問其是非何問眼前過去白簡原非虛說皂囊
豈屬空懸因一言遂錮終身言路寧不卷舌今抗疏綱常
者路迍黃扉殺人忠孝者身歸綠野執法擊邪者白衣高
臥灑丹楓陛者青史空傳劉朝謹死而抄恭者削藉不返
張鶴鳴罷斥而糾彈者環召無期忠臣之藁葬幸已推恩
而特表孤忠異獨遐棄唐事之協理幾於充棟而並推鞠

厥者反爲不祥懲極而通實在元輔試觀添註之得請可
知誠足動
天且觀留憲之轉圜益見
聖人無我倘 賜环之典一行正人之氣日王將負嵎者
斂爪而捲上者灰心是則防小人之要而方今對症之藥
乎抑臣猶有說焉君心者治亂之源源之既清流於何事
皇上
聖德沖年正精華果銳之氣光明有餘之日不患
庶知之不日闢第患
神明之不日鑒顯于 深宮燕閒之暇澄心靜慮以思推

四方之艱難左圖右史以鑒觀前代之善敗 批覽章奏
必辨其邪正之歸 出入起居必謹于逸豫之戒偶正于
羣陰之上嘗立于無過之途志氣如神賞罰不亂則大臣
效引燭焚詔之誼羣臣矢靖共爾位之義小人之患見睍
自消夷狄盜賊之憂干羽可格所爲 堯舜建
天下爲一身何盧扁之足喻哉
御史張鏞上言 國家設立卿貳非徒欲其養尊處優虛
糜俸祿而已將望其捐軀圖報時平則贊襄
皇猷時危則折衝樽俎者也 朝廷分遣按臣非徒欲其
持斧衣綉耀道路而已將望其宣上達下使

人主無壅滯之德意而萬姓無抑鬱之隱情也故無裨于
用則有官不如無官況當躁競成風推諉胥濫之弊成習
之時何愛而不裁去添設乎俾有任人乃能集事況在輻
輳遼潤轉輸艱難之地何靳而不增一人乎以爲長便之
計添設之當裁則無如兵部二侍郎矣自督臣王象乾以
憂闕總督一官非天下所視爲安危而不容頃刻緩者哉
乃推敲兩月累累樞貳竟無一人出而担當今雖奉
旨停推總督必不可裁暫停久終必推則夫愼擇于先而
待用于後當事者不可不圖之預矣樞貳誠反而自揣如
其能當此任也則樞貳一身

人有邪心必有邪術以訪之[illegible]之謀已先為之[illegible]

宗社賴以保障蒼生賴以奠安即添設一員臣猶存乎見少如其才不能任武力不敢任則司馬豈優游之宜拯溺豈觀望之會家國豈養俸之地彼李瑾之飄然遠引未必非藏拙之高蹈而解經邦之間 命脫卸措共戕矣顧樞貳孰思之也按差之當增則無如楚省矣臣作令于楚見楚中州邑之中山川之修阻錢糧之劇繁案牘之紛紜藩封之棊佈苗夷之環伺視各省直尤為難理直指使者每每足跡不及到耳目不及周且滇黔粵蜀壤地相接壖因黔蜀告匪議專差督餉御史然事急則設事平則裁者以為苗夷之性反測無常主司之勢負固難伏今雖狀蕩蕩平未必後日之不竊發是宜添差御史一員巡歷荊襄岳長寶等八府其駐扎之處或在長沙在常德從長計議無事則攬轡澄清有事則扼要控制則隣省有事亦可以同心共濟莫便於此者况南直隸以十四府而設五巡方豈楚省十五府而可僅一巡方乎而或者謂官多則費多此又惜小費而忘大計願當事者熟思之也

獲妖首王好賢

山東邪教之繳也賈好賢之父王森所倡森家灤州以按一妖狐狐令斷尾藏之掃人令人聞異香皆歸從稱為聞香教主遠近[illegible]依而森死[illegible]此謂[illegible]勇敢之[illegible]及[illegible]急而[illegible]徐鴻儒好賢密約以天啟三年八月之望三方同起鴻儒等以他事相激先發後難連[illegible]差官所[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

得以拒捕逃去挈妻子家丁二十餘人東走為揚州所獲禍本永絕天幸也夫先是徐鴻儒既敗嘆曰我與王氏父子經營天下二十餘年按籍而數吾法門弟子已逾二百萬更遲數日吾橫行天下孰敢攖吾鋒者然知一敗而好賢竄遁天下豪傑遂寂無一應者矣由此觀之使妖輩發之不速其患可勝言哉

地震

二月

禮臣請舉詔

祀典

允之

御史喻思恂上言治道循多闊畧大約謂中外不盡相應
名實不盡相符人地不盡相宜法守不盡相信
提督操江熊明遇請軫念根本疏曰天啟三年十二月廿
二日申時四刻忽發地震失常令行通查府屬各縣有無
損傷等因當據上元江寧句容等縣各稱地從西北方震
起向東南去墻垣動搖屋脊梁柱俱各有聲城垣墻梁倒
塌又據常州鎮江揚州等府申稱地震有聲自西南來屋
瓦搖落房窓鈄傾且多倒塌一連兩次移晷方定等因各
呈到院該臣備查時日俱同從念
陛下居賢沖齡心神明廣開大道尊賢顧士獨臨四海
修廢舉墜固應天出禎曜地吐寶符醴泉湧流枯槁榮茂
使邊城守境之民父老襁帶稚子咽哺晏然而享黃虞之
盛也何乃孽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上下相望
豈可不怵惕而戒萬一乎近者如關中異風中原承妖
有蟲豸之徵昔臣不必越俎陳論第以臣耳目所經為
陛下臚言之則天之見異以示戒敕者毋然泄泄也癸亥

星變

六月望後火星入南斗逆行二十五夜以後守斗口七月
二十五夜順行復入斗魁逾五十日不退舍漢志曰斗江
湖揚州分野也八月初四日昏火星犯斗魁之東一星東
一星亡其時月在昴初度昏初見月如彎弧金星落彈丸
少頃金星為月所食金星亡九月十九日昏酉時金星正
凌心火星金上而心下相距如被劍十二月初四日日加
辰太白晝見於坤宮又自去冬木星逆行貫黃龍至今正
月初凌歷軒轅大星相距不五寸天官書曰軒轅大星
天子後宮之象而吳楚之疆候熒惑占鳥銜則軒轅星正
直南京朱鳥又古人所為吳分也此精稜見於天者如此

地變

而黃河為四瀆之長今乃羨溢大決流漂邈凌秋水灌淮
徐淮間殫為河諸臣負薪沉璧勞逾瓠子費倍宣房斯固
陰盛違經之應而潤州毘陵一帶河水盡竭民不能濟此
逆盭見於地者又如此夫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
於星氣日月地變見於奇物震動地道以柔靜為陰之常
義震則不寧豈非災異之至大者哉臣雖不能知董仲舒
劉向兼治公羊穀梁之學數其禍福傳以洪範但念
根本重地豈宜兆搖動之象臣官署寄邇鍾山朝夕遙瞻
高帝弓冶萬靈呵護當地震時官署屋瓦皆然則
山陵松栢可知臣微辭伯從恭謁　几筵儼儼同祈禮

小數
陛下試思今日　南都之關係何如民心何如風俗何如
吏治兵政何如斯
高帝之靈有恫乎其不安有六焉曖夫經女方疾耕力織
以佐
陛下之錦衣玉食而傳造之題派太深內監之料價踰額
致撫按不能伸其庇民察吏之權水衡不能操其量入為
出之筭一不安也吏道龐雜漁奪百姓奸邪並生赭衣塞
路而良民常以掠辜飢寒死獄中彈劾保薦率憑氣力為
行止而田吏野叟之公評壅淤不得
上聞二不安也箱籠空虛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有
之屬吳中數郡猾豪民負田宅子女投充貴勢漁食閭
里曲避征徭繁劇由役專累單寡剗產鬻奴搖手觸禁民
怨私沸有司莫告三不安也水陸軍兵緣承平之久戲同
場上而將吏貪不愛卒又役卒之各衛祖軍挑揀其形侏
儒其腹府吏胥徒抗敝巧法剝貧單之糈為常倒牢不可
破開　天首善曾無武營精兵一當緩急四不安也浮遊
奇民剽輕奸怪談兵說劍家藏禁書路蜚妖訛不奉　虎
符擅行弄兵詛盟歃血伏莽候揀其雄者又能蒙子公之
力走貴人之門操持長短惱亂視聽而三家五戶之閭必
抱雞狗之才者無不橫金張蓋煇赫鄉井五不安也中都
帝鄉芒碭荒莽淮南喉咽梁豫犬牙五湖浩渺吳越盤互
鹽丁鹽徒非民非商所以盜賊如雲連帶江海焚燔官寺
篡取獄囚劫殺長吏益天下極大利大害之地倘有司撫
御不平搶攘立見六不安也此六者如討奸猾捕盜賊飭
江海懲吾羣臣敢不惟力是視而臣所不能行者樞臣必
能行之樞臣之所不能行者撫按諸臣必能行之當此天
人交儆之際誰敢聞不急之常論角無用之虛文惟是臣
等草茅疎賤區區自効不過精衛塡海而
君相則所以造命也昔殷高宗時雉升於鼎豈不為異高
宗能省其故恭默思道遂享百年之福而振中興之盛齊
人有告其君者曰地將動晏子曰此不足慮是見勾星伸
而維星散耳能脩其政齊亦無他伏願
陛下穆然深思淵然遠覽官府中外之間所當崇陽抑陰
者端在何事反身脩行思其咎譽一舉念而神明之應若
景響行將
上帝如響海內承福東夷貢楛矢南部獻威鳳
陛下方遠邁殷宗以綏　萬壽而燮理大臣宜陋齊相於
不足譚矣豈不亦善承
天心之仁愛也哉

江西巡按田珍破察吏積套疏曰。臣嘗謂賞罰不明。天下無吏治。而賢否莫辨。天下無官評。顧其病源。大抵成於當事無誠之譽。而根於寮人偷利之心。蓋樹黨徇私。任德避怨。無非自爲。則無非爲利也。且不特道德功名之士。然亦無幾何人矣。下之擬魏科者恃資格。出世家者恃門第。有黨援者恃墻壁。善結納者恃錢神。眈眈於富貴之途。恣所欲爲。而司察諸官復多牽制情緣。以堅其所恃。用致貪風日熾。民怨日深。識者不無土裂瓦解之憂。是蠹民病　國誰實尸之。不亦可怪之甚耶。職有慨於中。謹述江藩官評一事。以及振飭之方

皇上試垂聽焉。照得司道郡守暨刑官。皆與有察吏之責者也。職自筮仕以來。每憤當事之官評。與士民之公論。多不符合。故入境之初。得以六等別吏治。因囑之曰。毋鮮中行。不妨瑕瑜並列。非以求多也。亦欲於因病而藥之中。寓愛吏及民之意。不謂聽者全不照管。漫以套應。追駁回而列等以報矣。有以印官註二等者。甚則印官槩居一等者。而揭送逼真。指不三四屈。嗟嗟。上官之阿奉有司乃爾。世道可知矣。且纚纚贊揚之詞。直當揭之通衢。儘是見德而印封釘報。甚屬無謂。職謬謂負

君之託爲不忠。養人之惡爲不義。失民之望爲不仁。套冒之候人乃爾。世道又可知矣。然振飭何術。惟有責成一法。無奈功令森如。鮮不文具視之。因思有開報。然後有舉劾。計莫如於舉劾之外。仍揭註開報之官。但有失當。併行而處。庶可挽情緣之世界。而躋於清明乎。職請得暢言之。試者曰。藩臬雖有司。頗遠不得不借手於道府。職不以爲然。自古爲民者吏之趕也。試觀衙門之日爲出入者。無非民。則無不可問矣。無不可問。則耳目既已旁通。而賢否當有定評矣。雖司務煩難。而大政所係。雖以他諉。苟此處失當。豈得諉以上考次。而道府之所爲責成者重矣。吝識事者一路而一路之利病。即其身之利病也。孰是代爲興除者

曰。勸懲當而已。方面非徇情之官。百姓非做情之具。且作官至此。雖多好修。而賢否不明。便屬溺職。府官表率一郡。凡郡屬之清濁。即其身之清濁也。乃優劣豈不均知。而病在偏護其蠹民者。便不可以爲民上矣。至於刑官專司官評。職謂地方之理亂。其關鍵全在於此。而墮落套習者。亦後不必竊意洞花素之別。則傷明目爪李之嫌。則傷操守。非道之說。則傷品。三者宜何居焉。於此不嚴加追論。則官方必不清。地方必不治。乃若職之自律律人者。獨此公道耳。一切官評論治行。不論資格。從民欲不從請託。互証於司道府官。亦即此而繩司道府官。其所舉也。即揭試該管

各官某某共報以爲賢或某報　以爲否者
其有所劾也即揭註該管各官某某共報以爲不賢而某報
以爲賢者如是則司察與所察之人其優劣公私俱其適
於通　國之指視矣倘有不肖濫竽大慾漏網即從其職
並以原開報等官推其重輕分別處治以爲諸臣不職之
戒顧爲此不憚煩者原爲賢否明則勸懲當於以破其所
恃而蕩其貪風耳若司察之官先以賄聞其何以訓所當
亟以自簡從事不苟徇者倘異日職帶一毫一縷至家亦
即稱臣職以爲責人而忘自責者之戒大抵官之不肖畢
竟爲被牽于舊例當論劾之時纔一揚息職妄意無且不

行物色每季即出論疏即復　命大計少用幾人似亦無
妨然職首道之行不徇於時而恰才之意不后於人恬終
者必不始待遷善者加與維新即有前議併爲剔洗此職
之所爲惓惓以自新望有司者其意良厚若聽養成其惡
以爲疏糾以伸風力而民之罹其害者不既多乎懇乞
皇上勑下部院立爲科條持以信必庶或旁於不容私之
地以今其各自爲之心而職亦得仰藉　威靈用答
使命所裨於吏治民生匪渺小矣
科臣程註請惜老成以重表率疏曰切惟古稱冢宰爲六
卿之長其來尚矣至我　朝而南北並設吏部尚書豈無

意哉蓋　陪都爲
祖宗豐鎬之區清議所從出之地分而各標藻鑑之司會
合而共成統均之治也自尚書趙南星秉銓以來有再部
良心疏而倖門頓塞仕路漸清大小諸臣相慶彈冠皆曰
皇上簡用老臣得人如此若原任左都御史鄒元標者固
素講良知之良與南星爲一代人望皆
先朝之遺直也方其釋褐之初抗疏顯斥柄相受杖邊戍
瘴鄉迄今筋骨拘攣痛踊　陛級人盡憐之此亦
聖明之所洞燭者而當年之骯髒可知矣中間召補拔垣
餘隗樹乞言再起功曹啓事違時歸而受徒講學絕意仕

進蓋投簪岩穴者幾十年矣履　朝端者僅一載今因人
言飄然去　國一時公論惜之今南冢臣懸缺未補　廷
臣秉彝之好衆口一辭咸謂非元標不足登此席者遂於
前月二十三日共爲推轂而銓臣因之具疏此職等會推
之始末也乃靜俟旬日而元標之疏獨　留中未下職等
始相顧駭愕而莫知其故矣或疑其以講學不合時情職
等則以講學非自元標始也宋程顥得孔孟不傳之學爲
諸儒倡其在經筵每以禮法自持議者謂不近人情於是
呂陶劉宋愈孔文仲輩連章力詆以去宋朱熹入朝相知
者謂曰上方厭正心誠意之說熹曰生平所學惟此四字

竟以入對。百世而下。究竟以顧熹爲何如人哉。我
皇上聖學緝熙。 月講經筵。寒暑不輟。未嘗厭正心誠意
之學。而既學朱熹之學者。不用於時。職爲
聖明之世惜之。元輔葉向高先爲元標奏論甚明。近爲揖
請甚切。豈汲汲元標一官哉。誠恐元標不用。百世而后推
原不用元標之故。將元之名益重。而
聖政爲之不光。老成愛
君。自不容已。
皇上推重元輔之心。以重元標。不待職詞之畢矣。且元標
非汲汲一官也者。觀其正色立 朝。慤流勇退。與馮從吾

先后並去。 國門進禮退義。儼然聖賢家法。視還來彼言
大寮。甘心頑鈍。氣節何啻天淵。天下第一等官爵。自宜首
及於不愛官爵之人。今從吾已授留臺。又何惜南銓一
席地。獨令元標未蒙求舊之 恩。而抹何來會推舊例。且
從此厠名甚省。皆作其敢諫之風。而忠藎日聞。屢采班聯
者。觀其難進之節。而廉頑立起。未必非激厲人才。磨礪世
風之一大機括矣。又豈獨爲元標一身之用舍進退而已
哉。
命優議輔臣孫如游恤典
御史吳尚默請宗吏等稅役以補民賦之所不及

議以清查其頂首。而撥歉稅之照民間田房稅契。每兩
納銀三分爲率。又限其年月。而更替之。官該以三年役
滿。一切書辦等役。亦以當該爲率。滿則出缺。聽本衙門
官考擇其勤謹者代之。代者納稅如前。間有競求
令。又無害者。或不易其人。必易其契。亦納
稅如前。或少循粮餉頒內。額外所欠之數。
黔撫王三善被陷。
撫臣人大方。首把陳守愚詐降。故其罪。予以參謀令招
安。但身亦此其以動爲撫。者數原自不差。及提兵回省
中途被圍。鬼諸苗所截。谷在
撫臣蒙譏。督臣無備耳。
兵部以黔禍未弭。陳戰守善後九事。
其議曰。黔省孤懸絕域。固幾年所卒以忠義激發。誓死
固守。則人心未嘗不可鼓也。撫臣立辦省會。重圍直破
大方。老巢皆躬擐甲冑。以身擊衆。則黔兵未必不可用
也。維是大方之后。回省運籌。討敵勦伐。令總兵出鎮其
地。措縱皆得于如意。乃奮不顧身。勇往直前。不意爲賊
之誆。討所誘也。其志誠壯。其遇誠足悲矣。然勝負兵家

之常。多難興邦之基。我兵亦有屢捷。賊計豈能萬全。今
之所最急者。在督臣收潰散之兵。將使士氣之復振。固
遠近之防守。使人心之不搖。督兵理餉。撫衆守城。責留
既得完全。撻伐何難再舉。是所當急者一也。
撫臣出征。數月督臣兼已代埋之。賊勢綦急。督臣有調
度兵餉之責。難以一臣力獨肩。應簡雄才大畧。習知西
南利害者。或進或調。立刻 簡用。虎豹在山。威靈自震。
北所當急者二也。
偏沅爲黔楚居齒之衝。輔車相依。黔急則偏沅亦急。況
楚之背。土司多窺。閩有孤兔之悲。覬望成敗。以爲順逆。
故先年征播之時。議撫臣以鎮之。事平旋革。昨已會議
已得 命旨矣。新因貴陽屢陷。又復中止。今事急勢迫
而偏沅撫臣仍應復設。擇就近之有才望者推之。令其
暫挂銜兵。駕黔從及。畦格士司。保障三楚。均之有當
爲得其人馬而黔楚皆有福無禍矣。當急者三也。
至臣得宗龍。屢言滇黔苗塞中。敵其人忠義果敢。
請諸貳督之夷情地理。皆洞悉于胸中。韓有成算。
宜以監軍視師之任。與督臣同商。確做宜大展壯猷。
必能平定兩南。不建膚功。候欽至之日。破格優異以勵
其勞。令臣桑梓。接壤義氣。不能作此所當急者四也。

與師動衆十餘萬乞皆撫順其同心共理自非寬找不
能爲非深沉不能用全黔遠在天末久值干戈之亂司
道諸臣皆規避不集就之一時之在位者多由府縣佐
就近推擇良楛不一是以深入窮邊卒無超異今各道
缺使之未可知宜速選附近道府及部署之有才知兵
者速爲推補勤限任事防戍之日破格大用以顯揚之
此當急者五也
黔夷種數甚多最以羅鬼之兵勇猛難敵今我兵被害
覺已挫賊兵新勝焰熾非固守無以禦賊地非力戰無
以嘗試亂而黔南一路兵將有限賊夷四面蜂息難制
應照原議滇蜀西粵各發兵合勦使賊腹背受敵始可
除逆雪恥撫臣陷在賊中諒亦不較加害非大集兵協
力不可勦非堅其致討不能撫先勦以明威後撫以結
此當急者六也
安邦彥之悖逆慾道陳其惡之詐降取事者神人所共
憤而王法所必誅者廣布腹心重懸賞格以施其離間
除此二酋不赦外聞安位母子屢稟乞降不妨相機宰
藺之霸羽四十八枝中亦當分別順逆而收爲羽翼之
于孟獲也服之而已自古未有絕其種類而兵連不已
者節郡縣而留兵設藩亦所異日之要當急者七也
安奢二酋連姻狼狽非一日矣昨奢寅觀兵于安酋營
中則奢酋今之舉動視安酋爲進止可知已今安酋倡
亂恣肆酋亦將乘釁一逞義危急則川南一帶又從
震動合行四川撫臣宗表宰以趣其中嚴備壅義以防
其亂首惡如奢世輝奢寅者明示赦生之路陰施羈縻
之計一應機關若不開使酋試備之心少解而後亂
制羈之術得展邊義安而全蜀俱安奢酋得而安酋自
孤此所當急者八也
貴陽急矣自鎮遠以及偏沅皆有土司錯壤由辰常以
至荊襄皆爲黔楚要津不惟苗土司并我族類洞易
搖即各邑患切震鄰亦惶惶靡寧萬一不軌之徒闘隙
生心勾夷爲亂關係安危豈淺也者合行湖廣二撫臣
嚴飭兵戎嚴行保甲安輯以預折其萌務爲
先事之防毋貽後時之悔此所當急者九也
風霾
工命內外臣工各歸修省
兌川廣閩浙香貢

刑科解學龍飭玩愆貪疏曰封疆有苟且之政不可不知
中外有貪鄙之臣不可不問微臣義難緘默敬直陳以告
之
皇上竊維　神京之安不安全係乎榆關之固不固而榆
關之固不固全視乎奴酋之來不來去冬掠回鄉之口傳
與撫道之揭報岌岌乎朝不保夕而今徵倖又復二月
矣噫亦危矣職謂奴酋去冬之來非其來而今日之不來
非真不來也請得而悉言之奴號騎有數盡來不能不盡
來又不能進有主客之慮退又有巢穴之虞非萬全之策
故奴不來也既得河東固形勢任耕種不得不用遼人又
不能不防遼人虜雖不能加奴然奴不能不防虜皇皇爲
內謀之不暇故奴不來也其國東接朝鮮西接岔河南臨
滄海北界虜穴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奄有千里之沃土妄
想亦已少歇故奴不來也昔年一敗清撫再陷開鐵逼近
遼瀋勢不兩立其志甚決其勢甚銳其必欲得遼瀋不待
智者而知也今三岔距榆關不啻遼矣明知我不能往故
奴不來也此職所謂去冬之來非真來也奴知　中國防
我良我竭海內之力從之供應騷驛民不聊生可一舉而
乘其罷則奴何以不來也自廣寧潰散　中國何曾探得
彼中一毫消息而田有倉赤沒哈等分布偵探出入一片

石等處有如無人之境今有畲雖就撫然先有畲而颺去
者不知凡幾此中情形彼知之審矣如未嘗忘　中國則
奴何以不來也李佟二賊雖傾心於奴但非彼族類終不
能釋奴之疑若不日日有事於　中國不足見歸附之誠
而歡奴首之重夫有此二賊朝夕擅擾則奴何以不來也
朗素不過虜中一部落耳公然率零星之卒殲我將數百
人而我吞聲不敢問夫虜不與我合則必與奴通小路不
防之處皆奴虓虓之地也鄧艾之綿竹白馬關之雞王略
皆可慮也則奴何以不來也此此賊所謂今日之不來非真
不來也此宜何如綢繆何如拮据何如從實處做功何如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一　二十三　天啓元年

從根上着脚何如同心戮力以奬　王室何如知人善任
以備指麾乃現在鉄衣曾有的數否閱撫臣欲點閱而各
帥不應且亦無如之何也收買馬騾硝黃盔甲曾經驗否
聞各道與各鎮將交歡結契修飾情面試問馬騾若干硝
黃若干盔甲若干當必茫然無以對也兵馬操演未嘗不
脩其故事然不過千把總領百餘遊手之衆在演武場放
砲吶喊辰而集未而罷已耳彼大將不借病以偷閒則稱
觴爲樂事近且遣人於南都置買名妹此乾坤何等時而
爲此也司農告匱束手莫支曾有一日不言餉缺否乃三
帥各領銀一萬二千爲治第之資令人且駭且愕曾不思

何可不爲不防

斷石刊山即此霄啼露處之征人而窮工極巧無非斂骨
吸髓之物力且所貴大將者爲其申明軍令有犯必斬乃
出關之總兵共伴作家丁在中前所好宿逃民之妻本鎮
賊叫反綑打其夫以致來恥奸淫而不敢言廣寧道具揭
而該鎮稱病不出此于軍政之律何如也忽而荷戈忽而
掉臂誰司總領而令若此也乃大帥之營逃亡倍於他將
有遊手而出入於虜地者有在豐潤玉田三河等縣見爲
響馬行刼者自知逃亡日衆而拿一做工班軍梟首警衆
何不仁甚也營房每間領價六兩乃賠自僱覓每間費不
過五六錢拉兵爲工築土爲墻而已如一遇風雨而軍士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　三十

露宿如故也馬料草豆倉升視爲奇貨十扣其半以致朝
對尾而入暮伏櫪而斃且倒死又不即日呈報開除錢粮
而遷延爲月支之計　國家有多少金錢而堪此浪擲也
嗟乎以奴之情形若彼以我之備禦若此而諸將領且大
裀高巾晝夜聚飲沉湎於金谷流連于清樓弓矢罷械十
無一有惟望奴酋一到爲遼陽廣寧之教場耳天下事尚
忍言哉至於撫賞一節尤願與當事者共商之蓋虜明明
挾奴以要我奴明明借虜以困我直待彼中養得氣勢十
分完足做得事體十分停當且俟我東奔西走無暇照管
又伺我東缺西殘漫不理會然後一面討賞一面聲擊使

我財匱不能支兵困不能守於是或合或分或奇或正欺
我之疲乘我之怠不識我之債將單兵羸軍下駟何以應
竊謂從來款虜之法不過藉此以紓吾邊鄙之警而未
嘗恃此以撤吾戰守之防若以款而離奴虜之交則可謂
彼受款而爲我出死力以得奴三尺童子知其必不然也
夫一意於守而後可言款舍守言勦不得也一意於勦而
後可言款舍勦言款不得也我當示以不欲款而後虜不
得挾款以求多於我我當操其不必款而後奴不得借虜
以坐困乎我且以撫金爲餉金而指升斗以寬加派則民
不困更以撫賞爲犒賞而散千金以酧壯士則將自勇屬

虜有天險人人有戰心彼望而必不敢來來而必不能逞
我無如彼何彼亦寧如我何哉從古三代禦夷深得此法
逆宋之終沒於夷也以歲幣和戎殺武穆而戒言兵也最
錯謬者奴之貪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
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擇其逆也不若擇其小
善哉蘇子審敵篇可爲今日左券不可不深長思也大抵
治天下者須有治法又須有治人有治法亦可以立人有
治人亦可以立法有治法則人之貪者貞頑者廉吏舍無
不醒之酒暮夜無故人之金故可以立人也有治人則法
之墮者飭玩者併紛賜斂祖於平章淮南叢謀於長孺敏

可以立法也邇來高者優游以養望卑者豁納以當身
在局外則爭梟奮一當事任則甎鳩藏脊封疆者多全軀
自營之臣而膺圭組者乏一絲不染之守職竊懼之至于
部曹奉差而出既爲臺省耳目所不知又當撫按糾彈所
不及而撫按既假以體貌而不盡言州縣又假其威靈而
不敢言以致狼貪扁噬不顧墜地之訛而狗苟蠅營喪心
無知之餽如某某者眞士紳所羞稱名教所不齒也所以
使
朝廷之德意不宣閭閻之生理不遂天下脊脊大亂皆坐
此輩伏乞

皇上赫然震怒　天語叮嚀
勅邊疆之臣鞠躬盡瘁毋以閑着作急着
勅中外各臣精白一心毋以民財作已財則文官不愛錢
武官不愛死而天下平矣
大學士孫承宗奏曰臣於正月初十日接得平遼總兵毛
文龍具詳呈解屢獲首虜隨行關外道監軍副使袁崇煥
逐一查驗三次首級三百七十一顆俱係眞正壯夷當陣
生擒虜賊四名除二名已故不解外見解二名俱係眞正
達虜臣隨賞其報功員役陳汝明等銀兩有差令中軍官
集將士于衙門外三砲三爵用綵亭送各員役於寓所臣

無況失事 非明功領 峻且賞折 得力矣

時在寧遠適春賞夷人虎首等部俱到特令各官解其首
虜經各賞夷部落乃抵寧遠不獨風示邊人抑亦見天示
尚有殺賊之人賊自有可滅之日一時人心殊覺感動因
念文龍以孤劍臨豺狼之穴飄泊於風濤波浪之中力能
牽屬國收離人且屯且戰以屢挫梟酋且其志欲從臣之
請牽其尾擣其巢世人巽愞觀望偏偏於自守不能者獨
以為可擒也真足以激發天下英雄之義膽頻令縮項欲
足者愧殺無地臣讀其疏輒為東向再酹隨寄金幣以見
慰勞之意又臣近有諜于東諜回具述文龍有諜為賊階
察而廣寧人鉄信其諜主也近亦逃來言其事則文龍之

膽智無日不在賊巢之外願撫之而不能深則彼之堅自
若數四擾之而不能入則我之計且窮是惟大兵相機而
入方可殄殲而文龍所 請之餉尚未一有夫邊人之相
蒙也上以實求之下常以虛應之况予之以虛者責之以
實效上不能以虛為實而下又何能以實應虛即如文龍
報功則疑其不實而亦喜乞餉則信其非虛而甚難此等
舉動皆足以解天下之體而無以鼓動英雄任事之心蓋
嚮來做事無有了期且有不可言者臣謂登萊防南岸不
防非岸東江作虛應不作實應似寄而誅似省而費如臉
理有家接之不又終不關痛痒究竟誅且為漏費且不貲

伏乞
皇上 勑該部查照有功員役照例陞賞其所 請錢糧
酌令給發責令登萊撫臣綜核其事無曰功不必核其虛
餉不必問其實令瓯懸異域之臣捐身為 國大聲疾呼
而不一應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四川總督朱燮元議處藺地

疏曰臣屢我行間古藺密邇大壩新黎太平遠江一帶
皆奢逆地也地雖黔土實作蜀令二賊逆逆事
首征討臣與撫臣并遵將文武不惜躬親聚五路之師
費三省之力以有今日雖二逆逆奔境外尚未擒獲
而藺州疆土業已平清矣自尊義郡縣以來不以得
土為利反以養兵為累故議及改流設置宜詳之
遺適消天遺年血戰僅而得之即欲仍置宜選將與之
諸人手况永寧一路土西自建武東至遵義三面而錄之

之時欲動則無處不可隘出而我設防則二千里之遠
最難照應如人腹心腑臟之間去一虎可復進一狼矣
當
擎隨將天造[illegible]而兵無不畏法故就中議建衛所
以[illegible]則[illegible]之威浸尋至于二
遊[illegible]已無[illegible]大有[illegible]以為土司而究其文網
在黔以為[illegible]而獨之不快除謀[illegible]久一劉驟蔡[illegible]官
民不[illegible]此直[illegible]未有之發尚可因循苟且不為
長久計哉
論者欲以赤水河為[illegible]自可以東龍陽一帶悉以與黔
自[illegible]以西由赤水至永寧悉以還蜀就示寧城中設立
[illegible]義建武至相[illegible]則[illegible]息勢兩[illegible]用
以[illegible]諸東[illegible]內地計無善于此若郡縣省以為衛
阻[illegible]肯更張[illegible]平鎮遂之于[illegible]北[illegible]自郡縣黔仍衛
[illegible]孫[illegible]枝亦無不可臣不敢多[illegible]之名以遂多事
[illegible]地勢參人情似不得不出于此惟聖
[illegible]室之公議
皇上之[illegible]裁耳至于二[illegible]舉已無[illegible]無家人[illegible]遠[illegible]或
且慕[illegible]或遲以歲月遠未可知惟黔蜀[illegible]相
[illegible]依[illegible]省[illegible]臣[illegible]會[illegible]臣已[illegible]兵

二將殺衙并子張從等闖直入大吉談撫臣郢留令營
臣又行令總鎮李若新搜着事畢再發重兵應援外循
此務連年用兵公私俱匱庫藏搭括又括錢糧借而又
借小民之餘髓未寬者血盡竭不能自支宗爲臣憂心
知剖不能刎久顯上既消早宜從議一面設法將各兵
漸撤以省民力臣謹會同撫按會詞上請伏乞
皇上賜裁定仍勅部院會集九卿科道從長確議覆
請轉行臣次第料理湊韓慶西南夷犴之地莫安
于萬萬年矣

上第二女生
上感風寒命醫視藥閣臣奏問
萬安賜銀幣
起南京吏部尚書余懋衡疏辭得
允首在籍調理

三月
樞臣請亟推薊遼總督 ○○○○○○
時薊督臣王象乾告歸議代而難其人樞輔孫承宗謂
不知且行之然而寧遠去關門二百里遠矣至三協又
數百里遠矣樞輔以一身任千里之封疆寧無太勞乎
且督臣駐密雲而策代則義也行之日軍民擁道遮留
三十六家夷人伏地痛哭不起非威望德澤素洽華夷
之人心焉能及此本兵之請留舊督而緩新總意蓋
深矣
孫居相爲兵部左侍郎。濮中玉爲尚寶司少卿。歐鳴鸞爲
尚寶司丞。
冢臣趙南星酌議銓司變通之宜 ○○○○○○○
時科臣熊奮渭臺臣李喬崙皆言文選考功司郎中宜
不拘資序擇望而久之五真趙太宰之言會欽上疏曰

吏部四司官額設十五人今從有八人惟稽勳有見郎
中驗封考功者皆從家中起之而來至文選以員缺署
之而三司俱無員外惟主事不缺皆新選而令之代署
郎代庖亦若更易遷轉太驟而事多擊滯識善雖有一盡
忠之志而不能盡行者以司官等者直言二三人奪署
人自主事而員外而郎中皆輪歷西司知員者尚在署
者欲請出則須於應補者來不符起補從入則此出是
以通無決人大率十年而後得爲郎中文選考功郎中
事任尤重不可缺人則從他部調之列光祿寺議決
劉若是也近年出署者皆之人則自代兼轄則相引薦者
遂謂其有速資之嫌是以積筭人遇員缺擧事以訪羼
以爲謀臣絕疑諸之端也而傳者每人日以多責日以
若循資而起用之則遂者猶以速至是必擇其道里之
近者積之尚不足以滿多者決而錯千備資之就其學
必至起悅千數十里之外以實選而經年代庖考察疑
道爲上備與實察者來而駐且完事而稱臣之所言者
是以職等不得而從近循循
命下即時就道依限而至其遠而不能一待者亦就近調
補不必一處二人待遠者已至而後以一人遷之可也
乞尚書坤黃克念皆寧毀人而同時罷減霜鴛朋鄉諸

江陵人卯目時共職前星之所親見也行此之道何期
之內而四司俱滿矣文選郎中必嘗六選而後內轉者
功郎一年即內轉不必皆選如一年已及而遇考察則
考察完而後轉見爲經曹者試于職業而淺于營進也
然司官殊難作典選尤難人人皆欲其官皆欲速化既
自求之又爲其親舊求之或凡親故而所以者來
之典選者一人耳不能盡滿多人之意但以一語議何
之而杜門求去矣職等條議司官與之同心奉公如有
升除相札者一一與職等酌之如振拔淹滯昭洒冤
抑正臣等之所乘者如長勢徇私即聽參處或以任恣
招尤即爲查明留
用必不聽其引避

秋闈在邇禮臣請防滇黔試事

上曰貴與大典雲南京官主考仍早與題差貴州不得停
科暫照壬午前例聽御史便宜行
時禮科魏大中以南服未靖請以雲貴暫緩壬午試前
故事

勅彼中撫按便宜舉劾近隣省或司道府有職業廢
而文章素著者或即于舉監試四人中省二人者或
起撥御史無監軍之責即監軍而將道奏疏無須推薦
者專以御史領其事故兵部甚有此請已而
命工部主事施邦耀行人張鳴鶴往仍
勅諭有擅責者逐嚴兵嚴送務致將真

大學士孫承宗列邊務疏曰臣于禮部時曾見捕獲奸細
紛然見告而左袒經略者捕皆巡撫之人左袒巡撫者捕
皆經略之人此豈奸細分曹而應抑豈遊徼擇人而捕闘
不招辯成獄口口爲眞甚至暗昧之孤見立殺受賞賣刀
之殘卒以路相獲即如近日刑部咨稱臣傳稱將要殺王
喇嘛奸細董成從從羅城密放王喇嘛逃走見今王喇嘛
日在關城原爲尚書張經世從宣鎮招來而督臣用之款
暨臣見臣時有賞慰何曾要殺何曾在逃大約反側之輩
何豈盡無因而番快之極楚何求不得臣微聞東省有陷
虜者之親戚極欲招爲緊屬可借爲間更可因間用間識
知城中陷溺者寶爲已極又見脫身來者流離更甚至其
携有家口挈頓歲時方且中懷猶豫乃更迫以係殺死豈
擇音挺而走險誠念陷身于外者未必盡是其心而脫身
于中者豈其願爲惡黨無奈衣冠大列尚以苟全登榮路
庸流盡責儻慨況東省之瘡痍未定或併生心遼西之插
泊甫安時爲驚骨而大姓豪族流落中原日繞三匝之樹
人播未定之魂垂橐而往靡室靡家既苦奇窮攜資銀

親相傍動遭奇禍寧惟中土致豪居奇蹤跡抑且同來流
冗相告要挾蓄作客他鄉聚什有山河之異遂歸西封投
足皆豺虎之叢臣抵關郎嚴海禁于津登嚴越冒于山海
并行瀕海郡邑不許私買賊黃下海向來以備資本借官
批上納者槩行嚴禁蓋法嚴于防而未敢槩苛于搜索且
自楊文通蓋州而陷溺之民心日動自劉興祚通歸濱而
殘暴之賊殺日煩我方開一面之網借賊之殺機以散其
不附之心豈更密羅織之條失我之寬政以斷歸來之路
誠恐逃難中原者尚以爲叛卒之瓜葛人徒知張元吳安
之賊人爲可防也不知野外大都之遺孽亦有機也臣職

謂已誅者爲枉而謂法當慎其將來臣敢謂立防者可識

而謂刑無濫于無辜且令關外十六萬共民一聞訛言驚

疑不定臣與諸臣仰宣德威日在約束日在撫摩遂且怡

然安輯伏乞

皇上俯察人心特勅所司調濟寬嚴無以逃民之在苦而

疎于防無以流民之可疑而苛于誅庶邊臣仰

天恩之浩蕩以安集亂離𠊱乘困迫之釁以殄殲醜類矣

先是灤縣獲解奸細謀逆張道心等逃人皆重足而立

矣時論者言逃人必亂之勢以及解獻之冀若以逃插

太平且盡其下之拿發以奉逃徒逃之人泥沙用之新

承美食想爲稅身以爲常存絕不知稽檢之歟與飢寒

之遺令官氣已重牢不可回不耕不織坐食梁粟富者

欲保其身常懷而貧者已見無不足此逃人自處于離

之勢也不安一也逃人新集自屬流寓而東人之暴戾

類者往往怵民土著者逃客于自逃與撫不相長也不

安二也三韓之衆漁海之卒離者近三萬民中自不無

貧富自不無貧貧而饒者武弁求民來已是逃貧富與

比不相安三也同是逃也又分文武所爲文如牛貝監

生山人之類是也而其依諸兵在邊左請託爲間別囑

富貴者今幷昔比而若鼓之貧鶯無厭鵲伏披髮耳太十

難榮營鳩居營請託而無可請欲居間而無可居者活

是非逃人則曰濟人欲計心我也而濟人則曰某某檢

百萬將不利地方役武弁者目不滿丁行尸走肉好醫

懷于難託之餘內不耳于難創之欲不安四也夫此四不

安勝逆謀未發以前之情形也而今何如哉計所解散

之人難百人小縣七十人爲之南卓山東河南之州任

其情之所欲官爲弼引士農隨之物以胃牆花旋荷掃

焉是在撫按有

司加之意耳

吏部尚書趙南星請革乞恩空選

時舉選請託紛紛然皆言本以需次入京謂當郎選

而宦候咨文上言之人益多衣食之艱恐一官終不可

得而爲與衡之鬼悲號嗚咽不忍見聞其人大抵皆吏

員也流品猥雜巧猾多有臣等惡聽既不能禍其隱微

之弊乃就其公然壞法顯然亂政者而不敢問則負三

皇上之任使太甚矣我 國家科貢外資吏員一途援

職部職掌納銀充吏必考其文義行移書札三事俱可

取者爲一等二事可取者爲二等且一考不已又再考

兩考不已又京考御史考不已又部堂考其間考不中

者又有停參斥退郎中者入參先擬擬月損月累必俟

三考役滿然後題給冠帶蓋冠帶若斯之難也至冠帶

後又官辦半年回家又省祭十五年或二十年到京又

守部半年或一年過期者又有歷選後考聽又分辦考

中不中者日積月累必俟各項俱滿然後取次選除蓋

除選若斯之難也蓋豈非其人衆而缺少故險其途而

抵其選以限濫觴歲遠事例既開鈔政已壞矣乃今又

鑿空出乞恩一例而 祖宗立法之意蕩然無餘矣初

吏典有隨軍隨工隨邊事完而各衙門則與具 奏以

歲久其當該省祭官兩考試者後遂有非軍非工非邊

而冒言三事者因又有冒工役外私勞者因又有非邊

非與而徑登其規如使令之白丁走卒者因冗有不

奏而務皆臣部者總名之乞恩不知此恩何謂而耋蠹

朝廷之官可謂臣子之私恩耶且乞恩之職又編得丞

簿夫丞簿者 朝廷之八九品官也如實歷則吏員正

八省祭考中者始得丞吏員正九品省祭考中始得簿

即援例亦納銀八百七十兩者始得丞納銀七百七十

兩者始得簿今既不實歷又不援納初而白丁夕而品

官貴爵已爲褻政而乞恩則爲許事矣至于官有定品

行有定序前後既紊越衝從方今又有空選一例納

銀于吏取選于部不論年日不論上下首一有庫故便可

得官于是後者既空而前者遂壓而後已壓又空實者

休日出頭次序一淆吏弊百出而 皇法益不可問矣

夫吏員無轉且乃明經正途亦有空者此其人理都盡

而可疑之者于民上裁之事例行則實歷三考孫之

恩行則綜納與實歷併染空年行則狀卵出序者亦隳

此貧窮守候者所以肩摩而泣血也臣等萌自冠帶此

恩俱用舊法乞恩空選者一槩停止若夫已空之官每

行每選十名撥選二名漸次消除其明經空選者不得

選爲正官大缺止乞恩不必再行照其則者郎患貧何止

有空選之例大省史上乞不問行理而累以三十兩

非戶工例乎各吏李行俱二等推職纸選誤選而朔典

上援則貸九矣州司上援則正九矣府司上援則實承

矣通司上情則正入矣以無名之會送覲有品之秩不書天爲倆正以三大兩製運令給徵而上也正劃餘轉考俱准上糧假令力役三年者納免之費不過四十金以三十金准上糧行二年四方役少上以一金免可乎何不納免自納免上糧自上糧而上糧之數裁定照品級爲多寡夫然後以上糧之所加裁它年之所裁無損戶工之歲裁而不煩部之遣官奔命乎夫自遣左用兵以來司計者所爲羅掘之術至竭盡而猶無所軍以爲不若追貪官之贓爲便今世道衰頹上下通貪官甚多有一人而至十數萬者何不追之以充軍餉民貧極骨以此而省加派一便也民之怨由貪官積矣以貪而農衆懟二便也士風吏治或由此而稍變三便也

杭州兵變

正月二十日夜陸生員家開宴張燈火起延燒有關詔兩生與救火者兵丁爲閧衆生員及市民遂入按察司衙把總等爲難而把總衆號爲號各兵雲集執生員而訴之撫按遊將生員杖責竊假以謝亂兵而九營兵心憤憤不平竟將所毀貨物門外以北更接十餘矣有一營若見變出示約束營兵不許與民爲難而各兵手持本兵憑營聚之法當開弓以戟矢以費之而后快爾游擊跪拜求之得免令楊把總且革退矣似此亂象西湖一片地几同戰場矣此印東之敎宿西南之安衛也嗚用此兵焉哉

貴州巡按侯恂按黔事竣敬陳安邊蕪疏曰臣受命按黔一載于玆固愛咨詢其于地方之利害悉知之矣大抵黔中受病根源千言萬語只是以貪之一字遂致軍實日隳夷患日熾又若料理無人裁判不振譬之羸尪之夫臟腑不充百病乘之復無良醫以爲治療有立而待盡耳目今萬不可望矣固更新之會而不可不急爲整頓矣臣謹以地方利害開列　上陳

一在添將領以裨戰守黔中土司賊梟苗賊生發兵獎之餘殊費布置如銅仁逼近紅苗而三山諸苗又爲腹心之患近奉總兵赴鎮省會大肆猖獗方今事勢未定正須元戎彈壓自宜永留貴陽用以全黔虎豹之勢銅仁應設參將一員以爲保障盤江最險實爲盜藪一巡簡司不足有無應設勁兵建立營于上下遊村官二員加以守備職銜督兵巡緝鎮黔血脈可常通矣洪邊十二馬頭西接安酋水西陸廣之地東通烏江遵義枝角綿亘數百里在省會肘腋間安酋遺孽尚有潛滋此應設守備一員責以控制苗倮此皆腹心爪牙之不可缺者也

一在加兵餉以資防禦黔中兵力單弱雖有營哨餉多領兵亦虛伍至于撫鎮暨諸參將守備額兵合之僅三千餘耳凡有勦勦借力土司是以土司偏張卒至決裂不可收拾故足兵者今日之要務也大約撫鎮各須兵三千參將各須兵六百守備各須兵三百緩急始克有濟而吃緊地方如黃平清平等處尤必添設營哨之兵庶可制伏苗患舊兵餉支協濟矣新兵餉安出乎借有乞留楚餉鼓舊每年按季解黔乃不若乎呼庚耳或謂　國用方詘豈能常割楚餉以供黔不知黔中開　國以來幾番大征每一舉事動費數百萬而生靈殺戮之慘且不忍言何如未雨綢繆建威銷萌長享無事之福所省更多也

清田賦

一在核田畝以定賦額。黔中在萬山間，谿壑高低，並難丈
作。其田大約有三：一曰衛屯田，一曰有司民田，一曰土
司夷田。初制犬牙相錯，三項互混。先年曾經清丈，而事久
弊生，私頂暗投之蔽，莫除也；繼絕無憑之孫，莫察也；影射
飛詭之害，莫禁也；吞併丟壓之奸，莫釐也。法有遺奸，也有
遺利，所從來也。況近洪邊龍里等處，新經勘定，而者會安
順等處，戶口流亡，滿縣半是無主，不可不一開者。莫若及
今亟作一番開拓，逐一清丈。某係屯地，某係民田，某係夷
田，查其各原納差糧若干。如叢撥派土司忠順者，各管原
土；叛逆者悉歸版圖。原未派定差糧，照例起科，即有號稱

明朝從官 卷三十一

絕斷人煙者，並當逐寨逐莊查造入冊。中有鄉紳富豪冒
占者，亦必造入冊籍，差撥有稽。況得田地糧之積，習其
無主民田，應入官者，相應責成府州縣設法招徠開墾。又
拋荒者，量行減租，而軍衛節年凋殘，屯堡更多衰旺，相應
責成管屯衛官，督令五所，偏給屯軍耕種，用抵例額之乏。
如此力行，其利無方，何憚而不為乎？然必專委一道臣領
之，始有實效。運事告罷，分巡新鎮道無所事事，合無加以
專敕，俾其悉心料理，巡行所陌，一切查勘勸課之事，着實
舉行。至于清丈屯田民田夷田，各造魚鱗弓口差糧冊籍，
一報部奏繳，一貯布都二司，一貯府衛州縣，互相覺察，永

禁免扣

永無虞欺沒可也。
一在禁免扣以釐弊政。黔中諸項應支錢糧，一切累于免
扣積猾，發擾帑廩。如洗即如驛遞馬館，例係餘糧，縣司如
徇征完起解，該府轉解供應。此一定之例也。方今積弊相
沿，卒係奸胥包攬承走卯。須一張熟主。領征縣司，撥出納
戶，賄通催差吏皂，逐戶秤收、加耗、需索、勒逼、折筭之害，不
可勝言。愚民飲痛，產蕩家傾，一遇風火，更稱逋欠，累此馬價
害也。而供館銀兩，該驛官吏亦被剝削，剝害鄉民，加征過
倍，此館銀害也。若衛所站鋪，營哨官軍俸糧，有就近借動
餘田遞馬糧米，而過期仍赴布政司支協濟者，有已借動

明朝從官錄 卷三十

餘冊馬本銀兩，而正關一出，竟不扣還。官若有衙役豪右
四六和買軍糧，私自免扣者；有官吏師生俸廩支屯科秋
料，而私自下鄉通同納戶，并免者甚至貪弁奸吏侵隱入
己，藉口拋荒，或曰田被淹沒，或曰小民拖逋，長此安窮也。
今宜嚴禁前弊，勒石為令，凡每歲出入錢糧，毫釐俱要征
解在官，貯收倉庫，依時起解，道府查核支給，毋容積猾收
領。仍前免扣和買科收小民。犯者從重究處，庶積弊肅清，
而窮黎可起矣。

增佐令

一在增佐令以藉分理。黔中荒服也，居諸夷穴內，設官多
不備員，亦以供廩之不繼，而物力詘也。惟是安順一府，乃

通滇要區黔藩咽喉先年止以一哨兵競安順等田州六
衛厥後改州為府而首邑缺如用是而堡寨各司紛紛助
逆內應陷城總之文臣少而土官多故不能相制也今應
以西堡等處各叛司及原十三叛地方并各司吏目除去
建一縣于附郭令尉供稟之費一取沒入叛田給各官額
俸是無增官之擾而得設官之利也垻陽在粵西諸夷界
限過定廣谷隘見設守備仍應添註一安順通判以為駐
防行伍既得稽核民情亦便調戢自威清至平垻亦甚遼
闊界首藍荘等處莫非要害自應以安順府推官駐鎮平
垻左控垻陽右帶安順互為犄角庶衛并土酋知儆而譬

哨驛遞并藉以整頓此土衛興革之要着也
一在酌升除以勵官方黔中缺官廢事則以官黔者相率
畏足也當事鰓鰓不勝焉目于是有超遷之議有邊俸之
議可謂多方鼓舞矣而人終不樂就者何也事勢搶攘俸
薪匱乏且也一入金筑便同投荒蠻烟瘴雨幾成永錮其
有刪歷十年勞深望著不得遷轉者則亦何苦而頓足窮
徼哉今莫如酌之二年三年之例其治行可觀者即為更
置善地有人地相宜為撫按題留者聽之至于黔南天末
萬里鳥道崎嶇既而動迴車之想而猿癘嵐氣景味絶惡
作居其土無不病者此亦宦遊一種苦趣臣前 疏議用

川滇楚粵之人以其壤地相接不難于趨裝而風氣相近
亦便于服官也是在當事之留意耳俱候
聖裁
剎升沈惟炳時事百無一恃疏曰臣還署後應有入告之
章以廣
聖聽而章滿公車幾無剩語即
皇上未必盡行其言而言已盡矣第一年來東北之烽警
未傳西南之兵氣略振便以為太平無事作燕雀處堂之
安而一旦黔禍再張撫臣被虜風霾地震黯黯三精天道
恒暘月食再告而又值

聖躬違豫靜攝幾朝則人心皇皇遂不無愛君憂國之臣
屢于中而不得者矣以
皇上孑然孤立於上而 內廷無可恃也諸臣怠緩悅從
於下而外廷無可恃也戎事僥倖相蒙於各邊而長城無
可恃也百姓剜肉醫瘡于蔀屋而邦本無可恃也徼天之
幸
祖宗之靈
皇上如天之福以幸一日抱火厝薪之安諸臣乃得以功
名富貴粧點盛世之景象萬一叛不悔禍虜且敗盟不知
此時家居何恃以無恐則 君臣交儆轉念徹桑尚可不

爲汲汲也哉。如節起居。省侍御。約恩賞。親正人。遠逐臣
簡名碩。停內操旗　中旨諸事。此皆諸臣所已言
宸聽所習聽　堯舜之君。必有次第采納之日。斷不至以
規爲瑣所慮者　主聖臣直之盛事。或撓亂於在旁。將弌
亦獲之苦衷。或擠落於敗類。陰魔有伏莽之戎。陽德受駁。
樸之累。至如諸臣各勤其職。共白乃心。以對
聖明之主。則有心者應知自效。無俟職瑣瑣條陳矣。
麼魏忠賢弟任一人錦衣百戶。賜銀幣鈔勅。

以獲僞造印劉通同貴官項君錫英守祠宗并前後搆全聞礦監與勅銀量除河禁故也不知權擅作威之漸已蒙于此矣御史宋禎漢臨上疏言爵賞不宜輕畀有以故說者曰于此可以觀賞爵之失宜矣並陰除奸璫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二

之功與梁待御獲奸細劉保之功孰大而此輒得爵廕啟不過叙尋常遷叙流轉人心何自而平耶

應天巡撫周起元奏曰。蘇松袍段四十萬。分爲十八運。按
運支銀。原編正額。止有此數。同知楊姜奉法急公。並未擅
減。乃李實來蘇杭。一味營利。兼饒辣手。講屬吏之禮。罰府
官之條。開寄訪之門。捉民機爲匠人。甚苦之。又背違成憲。
侵漁歲改。擅增袍船。鎮徵寧廣各府。向無貂璫之跡。一旦
添一中涓。騷動其間。不但条隨絡繹。騷逋怨咨。萬一奸民
搆出事端。誠恐禍生不測。臣之所慮。不徒在爲有司存累
等之規。而深爲地方防意外之隱患。近來數郡中攫取已
取去銀鉅萬。並未聞一縷解京濟用。則無益公家而有害
于地方。不亦再計而明矣。且太安池等府四司料銀　慶工
與惠桂府第。及買銅鑄錢等事。坐給于此。皆累奉有
明旨。實圖兼併。依有司盡停諸項急需。不敢起解。是實以
一歲改而妨　國家一切公務者也。　袍船每歲八隻。
神宗已裁定。著爲例。劉呂兩監行之久矣。今忽增造二隻。
歲歲要加派脩造之費。郵驛要設處夫廩之費。李實不過
得奸猾船頭等些小微利。而有司加派之擾不顧也。萬里
挽曳之苦不恤也。漏關開萬千之稅不念也。大凡營繕造
之官多勸
皇上奢侈少勸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二

皇上節約。臣何敢以盛德事望實。但望其照舊例循行。不
至格外作耗足矣。仇士良言固寵之術。必使人主廣侈其
耳目。而後我輩可以得志。呂强每事直諫。力求先我。一切
之虛耳實自視于此兩人者何居。則所謂不敬莫大乎是。
伏乞
皇上嚴諭李實。歲改袍船。但令照舊。勿聽宵人撥置。恣意
更張。此江南之大幸。
皇上之至明至斷也。楊姜雖已飄然遠引。共爲
聖世逸民。更當諭其無擅減之罪。曲賜輕處。則職言見采。
地方蒙庥。雖加三㣲。臣有餘榮矣。

撰心迹如覺登門之策遊有來獨

御史李應升錢訴民隱請實行寛恤疏曰臣觀今之議者
但知急則用而不暇急民生但知憂邊疆而不知憂内地
方加派之始在在重額取盈即不毛之土求捐絲毛司農
堅不肯應及欲急民飢賊乘其隙川黔滇齊相繼而告變
所在題留分給捐天下之半而又益以太倉之轉輸皇皇
焉應之恐後然後知人心一去所得之不償所失也今四
海之中稍留寧宇以供數百軍萬儲者九踦一系之全在
東南半壁而使東南有事即欲開轉漕之粟豈可得哉故
今日安天下之大機括莫如恤内地之民生民之憔悴極
矣興利而未必可興不如且與之除害徭役繁重姦胥欺

隱一害也長吏貪殘酷罰重耗二害也逋家鋪訪株連誣
陷三害也馬戶河夫破家蕩產四害也盜賊充斥邪教勾
連五害也拋荒虛糧賠丁留欠六害也里甲倚理糧長鋪排
七害也俗吏妨農非時而比八害也白丁下鄉乘船騎馬
九害也勢力投占私債侵奪十害也又有五反 國家設
預備倉以為民今僉糧里買穀以厲民而該部至欲括取
平糶之半則郡國何以備水旱乎一反也
祖制立保甲以弭盜今立汛地捕役以誨盜而議者尚申
鄉兵召募之說則秉耜盡化靳木二反也侵欺抵獄而攀
指平民以完贓預放工食而搜征民欠以抵解三反也懲
貪無法而轉以王官進其贓察吏怙恣而仍予州縣肆其
毒四反也詔書停關而丞尉硃票如飛誠飾横行而南院
十詞九准五反也臣聞之養馬者去其害馬此數者不去
則民生之憔悴未有已時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撫按應禁革者禁革應清理者清理毋使
貪墨長氣塌冗捱時而貧民嗷嗷日在水火之中以傷
皇上平明之治若夫加派之害勢未能去者臣不敢言而
又有灼然宜去者莫如積欠併征之害今夫人日有百斤
之擔疾病不支委積數日一旦舉而併肩之則立見其仆
民方剜肉醫瘡完天啓見征之不暇而能完萬曆年間之

舊欠乎該部明知無益姑免參罰然
朝廷既未蠲除人戶日見追擾州縣滑吏甚于誅求營幹
司府糧房一串行催即紛然出示僉差每牌賞錢數貫虎
狼四出雞豚一空公家未獲絲毫胥役之腹已飽故蘇軾
謂積欠之民為縣胥食邑民哀怨之氣上通于天大江南
北連省通所所在以地震告盜賊既作水旱隨之復有徐
鴻儒葉朗生史八舍陳鼎相之徒一呼而起實可寒心
皇上試思前項舊欠與其空掛虛名不見實利年年搭帳
終無完期何如下數行之詔明示蠲免以感格天意收拾
人心有不鼓舞終事以輸見徵者臣不信也所謂捐虛名

而收實利無逾于此又近年吏部申飭考察各官不許征
科可謂曲體民瘼第計吏往返少亦四月察處留部更為
遲迴且三冬收穫之際貧民亦可奉公轉盼春夏之交荒
月詎能應手今四方多事議可從權必查州縣正官官評
無玷俾未及期者悉留免　覲早與題明免其數月之前
營營于行李餽送之費既可資地方之撫循亦可省長安
之書帕豈非安民之切務哉惟望
聖明採擇實見實行不以猥瑣棄之民生幸甚

四月

戒奏疏冗濫

原任總督楊述中回籍聽勘鎮道各官戴罪立功不得概病推避于是御史張鍍上言今邊事之壞也大都始失于恩秩太驟繼失于戴罪立功終失于回籍聽勘黔撫王三善以孤軍深入大方信陳其愚之詐降師老財匱事久變生受鉞落馬中道被執噫抑何其閒而疎于討也三善之罪不待言矣獨一時總督鎮諸臣平日享

國厚恩則高牙大纛握符分閫儼然當軍旅之重寄倘功成奏凱又將勒名鐘鼎叨榮封蔭受不世之殊寵乃何以大方深入之後二十日聲息不通前無偵探後無救援又何以霧匿蜂擁之時進不能摧鋒陷陣退又不能捐軀赴難在楊述中以水火之見而成秦越之視在督餉馬爌紀律疏于平日臨難惟有退蹤至張彥芳之托病規避罪浮于二我而尹伸輩之抱頭鼠竄亦何顏以見梁思泰方明棟于地下哉試引遼事律之廣寧之敗王化貞孟浪起釁其委任孫得功即信陳其愚之故智也其摩拳擦掌言戰即郡縣大方之故智也况三善親履戎陣直擣虎巢一

已竟黜陟之矣否

旦變出意外身爲因虜雖其輕敵致敗功難償罪然以視化貞之望風奔迸者亦微有間乃化貞逮而廷弼有控制無方之　旨今若三善被擒而述中僅僅以削銜處以聽勘處豈總督無控制之責耶抑撫臣被執而督臣之控制猶爲有方耶不惟無以謝三善且恐無以服天下之人心矣議者謂廣寧之敗河西淪沒今大方雖潰猶未至斷送封疆述中之罪似當別論是不然　大朝赫赫重臣俛首而受縛于苗夷視喪師失地者其辱同也則其罪同也今新撫臣蔡復一此行計已入境受事　皇上宜遣緹騎逮述中而致之闕下治以司寇之法使貴陽士卒知袖

手旁觀者之終難逭夫三尺也必且誓竭頂踵以圖報復且使天下封疆之吏知戈矛起見者終以身齊斧鑕也其不洗滌腸胃以期報塞至鎮道諸臣臨難已無固志後來安望效忠罪不容誅功何能立彼高出胡嘉棟等之覆轍具在胡不一併逮治以爲保命全軀者之戒哉臣嘗慨年來貪懦成風廷議相習小有功則晋秩錫廕昧心而冒上賞大有罪則議減議寬靦顏而偷餘息　封疆之外以欺罔爲故套朝端之上以調停爲忠厚戴罪二字視爲護身之符聽勘二字真同續命之丹

朝廷之賞罰無權言官之糾彈不靈上下相蒙養成頹靡

機要所在不可不慎

駟心

之世界天下事尚可爲哉臣草疏甫畢閱邸報督臣楊述
中疏稱總兵馬爌病故張彥芳病勢危急萬無生理馬爌
喪師失律死何足惜彥芳之病兵部原疏謂督臣屢疏無
一言及本官之病其爲托病可知又云怯敵之病貪生之
病知有已病而不知有　國之病今督臣稱其朝不保夕
豈督臣驚悸之際心神憒亂代爲遮飾抑彥芳自知難逃
憲典憂鬱成疾乎臣謂彥芳即眞病亦宜令其駐省城調
理毋遽聽回籍以遂規避之計嗟乎貴陽何地總兵何官
彥芳以卷卷待斃之人當岌岌垂危之勢述中早不具疏
請代至今駢事決裂而後奏　聞則述中之昏庸危玩此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三　三十四
亦其一矣毋怪其坐視三善之困而不之救也
島師擒賊將又敗奴衆于高嶺沙松牌獻俘奏捷
賊將金重德原係叛投奴一總兵毛遇河之往敵差往
平鹿於東路以把截和路口防守女眞請如山偵事
騎報毛鎮隨營出哨阿丁部總王造等于三年十二月
三十夜陣擒金重德把總房大龍頸房二百總王金等
共十六名
又于正月初三日發兵過江初八日將士王輔李種盛
陳繼盛等與遼敵慶職擒眞夷奴目大奈斬獲數馬罷
誠有差分別賞罰重俘解首惡梟示賊黨其餘發島
中屯田
舊歲秋末冬初奴屢謀叩關而屢爲毛鎮掣制但韜罷
不備戰守誇張故
吉急之文累報耳
禮部侍郎董其昌著致仕　命
上口錄完即報并選討奏章多卷見纂輯務發選史館來

爲利樹微實貴以良心莊所有不面靜心鑒者幾人

用李維禎既稱宿學史才耶與惟用
宜大奸挾方大任歷辭矣因臣觀今日之世運亦可謂不
平矣觀之天道則星變風霾觀之地道則震動坎陷蝗
雨非夷虜狂逞而匪茹　都城內外刦殺横行而莫制長
此不已亂將焉極此誠卧薪嘗膽旦夕孳孳之時也我
皇上　勅講罔懈批答如流上既有精勤之主群臣當思
迅速馳行無斥　亦不可謂無任使之臣乃寧謐之休未
臻傾危之象滋至此無異故臣嘗以爲世運有不平人心
先受之人既不平世運轉受之今天下人心何如哉其畢
者惟富貴之是求全不知有　國家其高者借功名以爲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三　四
媒究亦歸于富貴棄法紀而不問憑胸臆以徑行智可矣
也不羞鬼蜮之陰謀强可恃也輒係虎狼之爭攫集莞集
枯笑計靡㝠錙銖翻于覆手倏忽頃成雲而名爲愛
君而實則所以庇身跡托憂　國而實則所以營家嘗試于
清夜平旦之際衾影之間自省自思自盟自誓果有
一之眞出于虛公而不稍倚于偏私者乎此皆人心之崎
嶇險側變幻譸張臣雖不敢謂
朝廷之大忠賢之多人盡如是然而十有六七矣臣又思
之其始也相軋相排皆起于不自知𦲷世運之所潜驅何
敢以爲諸臣尤其終也相沿相習竟至于不可返即世運

之所有衆何敢不為諸臣懼語云君明臣良汝[illegible]
而然平夷相率之謂也今之群臣果能于此不失則
兒家之念自消焉。若夫國之忧自切無委曲無
一人如是則一人之心平人人如是則人人之心平
爲良心于臣爲忠臣而由此以求平也世運亦必象
預危之不爲定何寧擔之不可圖哉顧此非可以
白非可以章跪披陳要在獨知獨覺處思之省之[illegible]
之而已伏乞
遊敕吏部爲之宣諭廢其殼然悟翻然憤而之[illegible]
皇上[illegible]之入世運之平[illegible]
在西台已兩年言事極少一則以暗昧鮮識無能剿有
見一則以忠藎已多不必斯爲驚衛而其最躊躇最斟酌
而不敢輕發者甚有見人心之不平[illegible]有嘉謨嘉猷不過
吻中之浮物紙上之具文言之未必用用之未必真祇有
一段議論焉是以寧甘寒蟬之誚不遂鳴雛之鳴而默默
坐是也
擒獲龍華會謀逆妖首金科馬永等
[illegible]

河龍華妖黨有李英其人者發覺于沛邑妖言滿[illegible]
[illegible]前督臣李[illegible]題請勤問供有渠魁王道古
[illegible]

密行取以備[illegible]

[illegible]朝廷者也內[illegible]府[illegible]宋祖[illegible]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祭復一以總督兼巡撫貴州

馬申勅尚方劍。

登萊巡撫袁可立奏報朝鮮更立情實請

勅專使以重

冊典

朝鮮陪臣[illegible]外具[illegible]之所以[illegible]李倧之所以立事

情[illegible]大[illegible]以[illegible]毛[illegible]同報禮部[illegible]以

[illegible]議[illegible]明[illegible]行[illegible]慎[illegible]未可以毛弁一言決

封[illegible]國大典[illegible]立人故宜[illegible]

之也擬合一面移咨登撫一面扎付毛帥[illegible]其[illegible]遣[illegible]

密官員到彼詳加体訪取有該國臣民公本回覆始[illegible]

與臣具奏恭候

聖裁以重朝体以伸小國誠服計也[illegible]上奉

旨[illegible]議行仍著勅限作速回奏[illegible]本[illegible]十月[illegible]

咨扎到院[illegible]

[illegible]中軍[illegible]

[illegible]李光庭等三陳[illegible]三百[illegible]十七員[illegible]

李宇一等四百一十四員會議得人之所以爲人

其有人倫也人倫滅絶而[illegible]不[illegible]

無復爲人之理而其[illegible]不遠矣[illegible]

而保

天子之寵命乎此廢君之所以自絶于天而[illegible]

之所[illegible]命[illegible]

東國民情[illegible]

朝[illegible]

[illegible]

軍御史譚車之祭，彼又內應，終不復為賊，民用事以固
搶取糧乞，搶奪所不至，自知罪犯，必致覆滅，土人在
館另加護送，從衆以衛之，其費並禁貴助兵費之具費
陽口，其他賊員
天朝觀望成敗，非一二計，而終不以失戒為念，務不以
臣道事君，其如君臣之倫，果何如哉。嗚呼，父子君臣
綱常之重，窮天地亘萬古而不泯，苟或一日得罪于斯，
則臣失正歸，猶不得保，況為千乘之君乎。其神怒人怨，
衆叛親離，而自底滅亡，理所必至，無足怪者。所賴祖先
舊業，幸有黎氏先君血肉，莫能下，獨推戴黎君，乃罷兵
于第三子定遠君之長子也，聰明遜倫，仁孝出於先君
撫愛，或加輔翼，隱然賢智，令聞彌彰，天命人心，默有所歸，
易如水就下，莫之能禦者。老宿遺忠臣義士大小軍民
不謀同辭，乃于三月十三日相率而奔迎，迎歸敬王就宇
嗣門之中，恭承先命，擇之權眾圖事，是真循至正之舍
而行大義之秉，國勢之運，而甚蒙祝之精，其所以為
蒼天心，雅特人紀，日月重陽，區域再造者，探諸往古，
可以無歉意之未純，永世有辭。今略言其初政，則皆治
論檢奉養慈老，日新三問友睦親命，禮遇備至，有因家
人存念，毀君蠹部，職貪少無次，鉄骨肉俱全，其虐盡罷
兵正之害，頒民稱慶，而事之視昔，猶將排擠遷莫，首境
上拮据，撫恤以謝窮究之患，當謂才必用，民隱是恤，貢情
遂從惠兵，卑以敵愈實，由富士為氣，其說立綱陳紀與
為除害次家，參樂而風，素有立爭者矣。夫何一種流言
註誤，黨與徒如市之役者曰，稍熙，翁彪矣，大廟廢，花興
搶賊者口，某欲宮室，承用后之所，令復臣民之請已者
門蓋逆至于引用，偽竟期猶，致請火之說，尤不近理，又
以不先其命為各等，春秋之義，內有所承，然後上有
所請，今弟之詞，亦妙，試然，凡此數端，不待辯說而明矣
且令專以赴訴，創議未得經理，行李往復，難期，點為
何為江水已合事，機之宜急于時，既未如此，何等機會
何等交家，部尚且遲疑不決，誤大事乎，伏卑備將，小羿
筆情，惑矣
朝廷遣下
冊命不勝，懷恩等情，呈懷毛鎮，又據原委官陳繼盛等
崔傳口述，理餘罪逆，忠願情狀一一與前，與本國臣民
共結無異，既具回文，併前鮮公本一通，結狀四本，附原
委官李維棟，親賚回覆，並據袁公本，結狀同文，內事
理，頗嚴之，維棟語言相符，隨具奏，復云彼國臣民之衆
推戴已定，一歲之久，遠無異言，人心所在，可

天命攸歸
封除之典，殊不幸已者也
朝典宜重，以
朝使則尊
舊章隆，大典帝之愛
命而王，由誠戴之光，對典誓刻同永矣
茫茫海國，歷陸情形，臣民苦于多年，而或擁其郁主籌
帥付其皆請，而表強已托，同終卡，可但必且益以賞
勸明其人心之向背，而後議討，焉可論得，大概矣
奴賊攻旅順堡，都司張盤大剝之
守全州都司張盤，撫得復州，連賊兵搜掠，遂至三年
月初五日，袁可立手傾兵業之，奴衆奔真，未寧等，堅鐵下奴
賊全衆，來攻，堡以衆寧，賊敢頂鐵兵出，城中兵，手立開陸
攻又無，書處已定，我兵貫之，賊兵，轟，家不發，兵，襄，實，要
賊等，遠偏賊，亦而來，以兵少，擬之，不敢，同復，復，攬，賊
于我，順三山海口，偶有風夜，南船內有退，賊退，遭敵，卑
將石兵，是往，愈極，以拒，接來年正月初三日，敢，散，斬
兵未，攻，旅順，堡，我兵，奮擊，賊不能下，是一鼓，木，賊，兵
與撫之，以確守，衆大，集，砲，石，務，盡，盤，與，家，議，被，備，俱
兩山夾攻之
賊大敗而去
刑科傅櫆參邪臣比昵匪人，把持朝政，衆皆側目，人有危
心懇乞　立賜遠分，以銷隱憂，以保太和事。職惟天地之
大有鸞鳳，則有鴟鴞，有芝蘭，則有荊棘，雖極盛明之世，安
得有君子而無小人哉。惟其位置不尊，則其播惡不衆；黨
與不合，則其虐焰不張。故聖人作易，既責君子以射隼之
利，又望之以獲狐之貞，此所以謂之有憂患也。職竊見憲
臣左光斗、科臣魏大中，貌醜心險，色取行違，自命為直性
男子，人亦視為聰明丈夫，然職久知其為匪類也。今
皇上陽剛中正，名頑耳舉，奸回屏息，二臣方斂其鱗甲，戢

彼不矛，粉飾虛名，未敢顯然與清逸相背，依附有道，未敢
公然與善類爲仇，乃久而不禁技癢，欲貌爲君子而不能，
欲不爲小人而不得，夫甚之而不顧名節，遂反戈君子，孟
恐爲之且呈身于小人而甘心矣。即如內閣中書汪文言
者，非即程犯賍吏李
青傘問漏網之汪守太乎？守太初充歙縣門役，獲罪充本
縣庫胥，竊藏擬戍，營脫潛逃京師，遂交事內監王安，內外
交通，事露擬配，人皆以爲失出，而且敢易改名字，營納今
官。光斗身在憲府，不能追論，而且引爲腹心，大中職添諫
垣，不行驅除，而且勒其貲斧，自是脉路潛通，機鋒弃露，湘

與招搖都市，覬泊升遷，二借權璫爲名，而群奸貨收其利；
一借銓衡爲市，而端人反受其名，不惟使豐蔀之罪夫點
汚禁近，而且令一時之士路盡出常蹊，其于小人以從邪
爲得計，盡其伎倆，可以無所不至；君子亦以此匪爲無傷，
則其肝胆可以爲所不爲。世道爽害且貽之于國，此臣
所大恐也，是以臣不避冗鋒請我
皇上大振乾剛，立就光斗、大中之職，以爲人臣潜畜私人
之戒，而汪文言即嚴行究處，以正其未盡之辜。職亦知光
斗等三窟之兔，善營百足之虫，不僵然憤積于中，發難糾
舉，但望

朝宁清明，吳孼消弭，即諸奸剸孙于職，職亦爲世道其之
矣。奏入，
詔下文言于獄，令嚴訊之。
左僉都御史左光斗上言：刑科傅櫆論臣及科臣魏大中，
一篇之中，終不得其指歸着落何在。倒戈于君子，君子何
人？呈身于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薊聰
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閑也，臣于山人墨客
絕跡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藉延譽，何事引爲腹心？臣有
以知櫆之意矣，櫆之意不利于考功有鄒維璉，不利于銓
司有程國祥，又不利于吏垣有魏大中，一則逐之去，一則

不欲其留，一則不欲其到任，而懼臣之稍稍持清議也。則
併欲羅于一網，維璉十八年孤鴻，臣雖未薦之爲銓司，亦
嘗極稱其才品；國祥二十年清冷，臣曾隨閣部諸臣後縱
訪，彈雖未嘗期其必用，而不敢自昧其良心；大中爲人不
可親，跡臣與之落落而已。凡此皆負海內之清望者也。科
臣何事而必欲與之爲仇也？豈其性與人殊也，抑亦有神
奸播弄，揑造黑白，簧鼓其間，不覺目側而心危，遂手忙而
足亂耶？人言科臣曾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不許，因
求多于新安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清人爲難矣。願科
臣之愼思之也。臣待罪風紀，揚清激濁，自臣職掌，人材進

退倒得與鬨，何事攪洎，如其納賄招權，引用非類，指有的
實當明白糾參，若其未也，科臣失言矣，以科臣之權力能
使
朝廷不能用人，銓司不敢就列，省垣不許到任，把持
朝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冒認東廠理刑傅繼教爲兄弟，
脉絡机鋒，長安冷覷久矣，窟穴深藏，布置已定，將用邵輔
忠陷毛士龍故事，比匪人者莫科臣若，名義至重，鬼神
難欺，欲人勿知，莫若勿爲，願科臣之慎持之也，臣一官黍
竊，久思避賢，且見人心日下，清正難容，義憤填胸，生趣都
盡，何有一官，伏乞

皇上 勅下九卿科道明白處分，要見鄒維璉程國祥等
是否清品，科臣身處言路，不能灑括扱濡，爲何掃除清流
顛倒 國是，仍乞將臣罷斥，以謝科臣，仍選賢能代茲重
地，臣愚幸甚 國是幸甚，奉
聖旨，左光斗以清望協贊風紀，這所奏心迹自明，照舊供
職，
御史宋師襄奏，言黃克纘多方辨異，當寶之劉朝得
不必，然恩陶郎未救而以成政，內宜矣，毛士龍暴得
抄參，意肯凡中穀朝切齒腐心，部議忠秉机獻贊
何而以投匭制，籍矣，故不惡引言之
魏大中亦上疏陳辨
上曰，大中新推吏垣，據奏心迹自明，着即到任，

大臣之識
大臣之度

臺臣袁化中、科臣甄淑相繼上疏，爲左魏諸臣剖白，昔
報已有旨，
大學士葉向高懇 恩允放疏曰，臣十八疏乞歸，同官擬
旨，謂時艱 主憂，責臣即去，于心何安，詞嚴義正，臣復何
辭，顧同官第知臣去之不安，而不知臣在此尸位素飡，一
籌莫展，一事難行，誤
君誤 國，遺恨無窮，其心之不安更萬倍也，他人不知臣
之苦，同官獨不知乎，此不欲過加臣以負義無情之大語
使之不得善其去耳，臣前疏固云，一切惡名悉皆領受，蓋
已逆知其有此矣，臣受事多矣，罪戾如山，毋論其他，即如

科臣傅櫆所論內閣辦事監生汪文言，實臣具 題，左光
斗魏大中之善文言，尚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事迹甚
明，無可推托，科臣以師生之誼，不欲明參，而微指固已及
之，臣所取罪之故，當聽公評，臣亦不敢爲辨以滋紛紜，耿
耿愚衷，竊謂言官之計奏，其不可開 催帖之拿人，漸不
可長，自此
旨一傳，中外惶惶，盡懷憂慮，伏望
皇上盡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于以釋宮府之嫌，而消縉
紳之禍，其裨于世道良不小矣，臣非萬萬決去，不肯作此
言，是在

聖明詳加照察毋聽單詞如以臣爲非所宜言而重加之
罪臣亦甘之奉
聖旨特艱主憂元臣恐去同官即擬允朕即欲聽卿心亦
何能安還望慨然回念即出輔理慰朕爲國留卿至意
此世道治亂人心邪正是非顛倒之大關頭也許遜瑨羽翼已成内無有敢與之衡者環觀外廷惟此朕朕敢人贊爲觸服得去羅之以去而後可以惟吾所欲爲故借文言爲别而激又遣供其卩實煉爲無文言必直朔幸遊日另生事端茶何以此爲元輔尤甚
太僕寺卿王之寀奏言官討賊甚明奉
聖旨
皇考實錄紀載留中各疏近又錄付史館始末自明何待

再勘王之寀原以功在　國本不次擢用心跡昭然不必
辨
大理寺少卿范濟世請遵
先帝遺命封李選侍爲妃
上曰朕體
皇考遺意選侍八妹禮待供膳有加
累朝家法具存加封自有時制且朕未嘗冊立何云太子
停封其原住宮殿根因自明何疑人誤見住　慈慶宮何
云一號殿范濟世誕妄要名或有受人指授情節着回將
話來

四川總兵秦良玉以撫臣王三善被難弟秦明屏戰歿侄
佐明祚明突圍重傷因上疏言仇不共戴義難苟安懇乞
聖明垂憐血戰優升忠義大振
天威盡殄醜類以拔生靈以慰死魂
上壯之命急議贈卹而并徵其兵
禮科劉懋民生疏曰臣祖父治農伏處民間至臣始起家
進士任縣令五載蒙
聖恩拔授諫垣俾得有言夫縣官止知有民事耳敢以小
民今昔之形與吏治污隆之故爲
皇上陳之臣憶職束髮時適當

皇𧶽中運礦稅正行閭里巳空然而勤痒之家猶留未盡
之蓄婚尚有奩葬尚有木歲時伏臘尚有斗酒慰勞徵逐
豈至于今自一二富室外婚多野合葬多土培自五歲兒
童至七旬老人窮日力作經營苦而日無黑半菽不飽
且也催征浩酷罪逼網密叫罵乎東西跳突乎南北曾無
寧日一値凶災壯者逃亦他鄉老者弃稚子溝中飽鳥魚
之腹矣夫亦有面目有心血張口和食抱背無衣妻孥于
室子滿于懷吏催過于門外無生人之樂而甘心待斃豈
人皆大賢乎前年職鄉延綏之警烽火傳于會省官府戒
嚴小民恬不爲意且蹙額曰幾時得來了了這苦罷人只

此篇自作聰明偷敎俺耳而不知人已據以為斯失又有蓋

曾名盡實訂若如是

李無登吁者耳何怪乎齊魯徐淮之哭聚繁有徒也臣又
記
皇祖時官方漸壞法紀猶存雖有貪官橐貲歸家滑匿別
所俟夜搬回猶然有顧畏名義之念漸而攫金不見人漸
而誇厚實務多貲矣始猶在武夫王官佐二雜流輿目兼
途窮之輩今且移之州縣正官以上每見新官到任聘材
詭能先出告示幾張逐出詞狀幾紙矯說仁言虛立清名
迨三五日後本色立見塗面喪心大肆貪求征收有羨餘
又有額外之征罰贖有加耗又有法外之罰扣差役工食
月貲牌票減驛所站價坐派里甲行戶無物不取卻一錢

不給市稅私給行帖又帖上加銀官貪而官之下尚有吏
書有門皂兵快里甲若而人若胥豈皆廉潔上越取其一
下恣取其十民有三兩銀不能完一兩有些一罪而傾百
金之產者在在皷骨日日吮血柰之何不窮且盜也臣非
敢謂州縣官盡如此也每見官滿還家除在闕在匣不實
外甲第連雲膏田迹陌動以千百計斯豈盡積俸得來且
也過客有費考成有費朝　京有費與薦還轉有費上下
交際有費每一上官每歲四節每節除下程外大幣八小
幣十二應費若干三五上官應費又若干三分應酌七分
處索又約不下幾千金安在非百姓之骨血也雖曰彈壓

有撫臣矣巡察有按臣矣勒參拿問追庄法甚嚴矣願撫
臣越在千里不能以一人耳目周遍一省按臣一年一差
又不能以一日耳目細察多官勢不得不借聞報于道府
該道府果留心民隱着意官評民情有苦樂一目可見民
口有是非一問可知即臣適者奉　命入　都一日之勢
凡經過州縣大略可得總計府屬多者不過三十縣府達
佐貳少亦不下四五員經年所耳目朝夕所訪聞何貪何
廉何昏何明豈不明知無柰有昏昏不可問者臣姑以所
目聞者質之昔雲南有一州守具帑送該府內有金盃二
副該府辭之州應曰老大人認此當金非也僉省原有此

等銅速工價每副不過一錢六分倘不弃菲姑留以送鄉
親府笑而收之又應天有一府守行文下令屬曰交際禮
所不廢但各屬多備本府不收則虛費無益自今約為規
則大幣正二小幣正四在各屬少幣易辦在本府有收無
辨夫大幣二不過十余小幣四非五十余不可此兩官者
人述其事不稱其名臣猶不敢盡信若不才有司自知囊
橐滿身時擢雷火燒體私餽賄投往往有之夫上官臨下
止憑剛膽傲出鐵面衆一切柔以重賄又何處別覓鼻孔
正色直指乎是以小民有貪狼猾豺之恨司評咸有歲鳳
祥麟之褒臣不敢謂道府盡無人也民生多患禍亂將遊

果此邑皆鸞鳳之棲，亭閭里有鵷鶵之張，恐賢者亦無辯于人言矣。職謂開報州縣，達之府道，不如徑以開之虛實註道府之賢否。凡道府屢開報州縣賢否，不必四六，亦不必闕白。每州縣各另置一手冊，為日報朙列本官貪廉，皆明事件，密送撫按。一月一冊，司道府屢俱准此撫按各密收一冊，至巡歷之日，即照冊開面詰，果與冊開合，賍少者戒飭，如法賍多者參拿究追。若別有所訪，他有所犯，與冊開不合，則開者之貪昏亦自可知，即于開者名下定注貪昏二字。一體罷斥，至劾薦而本撫按不必會稿，亦不必另取考語，各就冊開者撮為數文，其或中間或有異同，不妨于異同中查考賢否的當。若劾薦人數，薦者止于舊額，劾者不妨倍加。蓋今日吏治貪者十七，廉者十三，即倍加猶不能盡也。臣聞淡雲薄霧，微噓可拖，若積陰沉曀，非迅雷疾風不可易掃。此正迅雷疾風之時也。臣又嘗語臣鄉先年有張御史，臣又不記其名，巡歷之前，單騎赴郡，親訪官評，比考察之日，賢者獎之，不肖者責之，甚者趕逐之，若司道府屬，當面究詰，不少假貸。一時任事諸臣，大法小廉，風清弊絕，稱一時名御史。今巡方諸使執斧行郡，俱稱表表風力，豈不安民善事，若吏治得人，此輩一縣官肆之有餘，似不必煩繡斧之斥正也。臣目睹甚真，痛心甚切，願與諸臣共破情面，拯此危急，不覺其言之贅且戇矣。伏乞聖明仰賜採察施行。

要領之故剴切之論試一實體實行之而其効當必有足予所言者

獄是實政

五月庚午

刑部尚書喬允升廣教化以省刑罰疏曰

皇上　聖德日新

御極以來嘉與天下更始停刑之

旨屢下矜恤之

詔再頒捐　帑金以舒物力節財用以蘇民困妖寇而赦

其黨與奸細而寬其株連即如天好生之仁不過是矣至

民之有耻且格頑須臾無亦以觀化而何犯法者之衆也

爰昔日奏斷獄日多而血猶腥而桁楊接踵豪猾未淨而

枷楔盈庭臣等職在法司凜奉三尺以從事求其生而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二　二十一　五月

不得弗勝哀矜矣然蒙主論議當相顧慘慘太息曰有是

哉蚩蚩者罔不畏死一至于此又竊嘆

皇上好生之仁而民乃自暋其生而輕犯法是臣等奉職

無狀以致

主德之未洽于民心與抑皆有司不能推廣德意弘敷教

化之所致也臣竊悉言之今天下州縣長吏名曰如保又

曰父母于民最親于澤最爲易下乃賢者視官如傳舍計

大可慨

察據實

日還去恐不以民情爲事迂視教化不屑務不肖者朘民

以自殖征斂吸其膏髓鞭撻若其肌膚虎窟而縱爪牙于

鷹犬兜蹤而陷山雉于綱羅善良莫必其命奸宄誘引爲

非旣喪其樂生之心遂趨其必死之路而僥倖于或然之

利跳越于逋逃之間以是無宗倡亂叛惡黨戕縣令家僮

戕本主其他殺人亂命潢池綠林通衢大都往往見告臣

等嘗反覆思維教化衰而民心離以故法愈密而犯愈衆

操之間不可不併

爲今之計欲爲轉移化導之機易風移俗之舉願

皇上頒布

明詔刑刻大字榜文徧行天下曰

祖宗德澤養育二百餘年恩至渥也奈何甘心從逆以自

速其死亡又曰我

皇上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二　二十二

聖明在宥于古無兩寬大之

詔無歲不下裁減方物豈止數萬第深山窮谷不盡知也

有司播不以　聞也合無勅

勅下各省直撫按下之司道各府州縣宣揚

德意俾無忘也至鄉約保甲二法我

太祖高皇帝易海內治萬世之要訣也合無隨里隨地各

定約所爲已大者訓詁講解

聖諭六言及孝順事實爲善陰騭等書以發其良心而熟

玩其耳目又于鄉約之中嚴保甲之法清查戶口稽核生

理一切流棍奸宄之輩自無所容若有鄉約以開導而親

上貽長之心與有保甲以稽核而比閭族黨之中聯農民
不輕弃其鄉而亂民相勸以爲善成法具在今保甲非不
日
詔之行而虛文相應未見實稽實查鄉約豈不稱善而假
公濟私托以問刑告密非法之不善也乃有司奉行者之
不實也誠使有司着實舉行勿爲故事每月記善惡于簿
報之郡長提綱郎以鄉甲二事爲縣令奏績之最上之監
司而達撫按如此大家提撕日諭而月醒而又寓撫字于
催科甄淑學激揚將見
聖德日洽民心日固昔漢下尺一之詔而越王佗稱臣奉

貢唐遣黜陟大使分行于天下而百姓又安吐蕃入貢況
皇上宣布教化覃敷普天率土上下同心中外一體郎奴
酋安問闖之將其威懷德備預之恐後矣
刑科給事中傅櫆疏參科臣魏大中大中疏奉有到任供
職之
旨大中于本月二十六日到任詎忽二十八日鴻臚寺而
恩起數奉
聖旨魏大中傅櫆互參事情尚未明結何得到任而
恩以後有違等例鴻臚寺不得開寫朝儀起數櫆上言大
朝儀報單從來未有

旨意此
旨之自中出無疑也臣一見之不勝驚愕蓋
朝廷于諸司章
疏以票擬付之閣臣則外廷之耳目不惑以酌處付之部
院則一人之喜怒不私若
天威之嚴重輒從內降以傳宣而巽命之更張不由章
奏以寄發則不惟閣臣部院皆爲虛設人將揣摩于不可
知之地以爲左右之人或借
皇上之威靈以爲所欲爲遂致是非可以違心僉壬因而
盜肆臣又安得不以忠

君愛國之公情轉爲防微杜漸之隱憂乎且大中小臣
也奉 旨未有不到任到任未有不商 恩者乃
明旨忽二忽三令 朝端且疑且駭至大中之進退與微
臣之論列俱未曉然明見于天下當
盛明之世見非常之事此微臣之所大恐也不特此也即
如汪文言者以亡命之輩作通天之奸何可倖從寬政然
刑章未付之司敗訊語徒恣其游移而么麽侻煩縱騎
皇上復兩
勅該司雖本犯罪固應爾其如
王言之體何哉臣非敢爲大中等解也特職畏恐開邪之

徑爲害不小故視同官之詆獨輕今見旁竊之漸爲憂深

大故較

殿上之爭更急不然浸假而內批可罷浸假而墨勅可封

雖大中非其人

聖世無其事獨是近臣因不測以市私將忠臣避言路塞

中旨而籍口前有說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天下事去矣

言哉伏乞

皇上赫然遠覽明還閣部之權特重

絲綸之體庶 雷霆之斷天地之公並運而盛治有光

國是可定矣

斯時也巫黃之斂方深而中旨之旨忽出照府疏規止其意甚厚其言甚公乃人李不能無議焉外之疑宗已通故毋呼而疾聽耶述習欲閑禁而無猶故乘此以挑其間而於左其祖耶或一時進于私情而究竟權乎清歩好以此舉交其非耶鄉以舉動乖外人疑其從我不言而人為誣所何不先發以羞悔之猥耶

欽定各省主考福建簡討顧錫疇兵科董承業四川主事

劉餘祐許事馬之陛廣東兵部主事吳時亮中書曹師稷

廣西戶部主事林肇開工部主事王廷相

福寧州軍變

事起于倉官林廷柱之盜竊軍餉怨聚于州同徐士章之營路顧爾王州守又庇佐貳而不爲之調辦于是才軍流民張天錫王一麟鄭州祥而起脅眾閉其局縱吏圖署拆旗拆屋附城門閉塞者七有三日宅道禾

書生往視旣諭解散旋就寧謐眞幸也夫

以許頤純掌北鎮撫司理刑

兵科董承業請預儲將才大約以途不當拘用不可輕賞

不宜吝可謂知要矣

戶部尚書李宗延左侍郎柳佐大理寺添註少卿呂大器

太常寺添註少卿薛大中光祿寺添註少卿李本固太僕

少卿黃運泰公疏請

勅史館將今任戶部左侍郎前任工科林熙春疏救官[illegible]

始末備考 實錄并乞

欽賜馳驛 詔該省撫按有司歲時優禮以彰

朝廷優崇忠直舊臣之意

萬曆二十二年冬儀神祖籠沒翰詹文劄庇時怒謫言官三十四人一時聖威不測大學士陳于陛疏救而各官降謫矣已而尚書孫丕揚等疏救而各官謫爲民矣宗延等從服南歸共祇長安青瑣蘭臺之間幾乎盡闕待復紳矜之班相爲吞聲獨工科林熙春御史馬孫翰應文散三臣義憤申救悉遭貶斥士論榮之

內閣傳出戶兵工三部

聖諭 諭內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塘報准平遼總兵毛

文龍揭前事爲屢獲活夷斬獲首級併獲達馬夷器等件

功雖微小實挫賊鋒其復遼之機端在斯乎朕心豈不嘉

悅其呈稱奴酋親信奸人李茂隆畫謀商議欲以賄買我

衛公于觀 忠於鄒公 而并有以 知黃公

虜更挾旂幢借路潘家口等處進攻誅逆朕思奴酋所謀其意不小更甚于昔也倘狂逞長驅其害非淺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卿等傳出兵部作速馬上差人前去傳與薊輔總督鎮巡等官詳計塘報作何料理作何策應籌畫周全務保無虞其沿邊各路并東征將士俱要防禦謹慎併及各隘口守把將官切要晝夜不時防守盤詰出入進貢夷人其中恐有奸細夾帶情形仍傳與戶工二部并專督遼餉等官詳確毛師如果缺糧餉踞真情并撥船及應用器械一併速發解去軍前應用不得遲滯有悞軍機責有歸焉特諭

御史黃尊素奏曰臣聞古道之不可行于今也以奔競日開逢迎日熾如流斯下莫有底極於此有一人焉踽踽凉凉信心孤往而偶遭獨知則世反訝其從得之自而必目之曰怪物曰不祥如吏部考功司郎中鄒維璉是焉維璉謂司一事迄今紛紛未有已時臣以維璉爲臣師不欲有言而竊嘆古道之難行又懼公是之漸泯則義不能已于言夫維璉之入銓也正值公道昭明之後而又遭冢臣破格之時如其不賢也則源頭必不清楚而既已知其爲賢也則水石原自分明今之疑維璉者不過重視吏部小視當世而以爲此物豈無因而至哉又或者深視當事過視

與人分聞 貴矜多得

觀其人取 所交友所 以 防其攻可 定品

維璉而以爲此物必有爲而設也夫不知維璉豈肯去謀原掛冠以救實于傳之賢而不肯從撫臺而幾幾欲挾阻袁一驥之詞而不肯附監司而獻媚寧失考選而勿受有力之招呼寧忤權貴而忽恐妖人之朋比其心爲已置一官于度外而進退何不了了且維璉猶與鄉人共立邊昔之當路爲邪謗之而不入其籠落今之清議皆賢譽之而亦不屑其獨激居官述蘇軾之言曰假使今日朕損尚如少年合王安石以求進哉則其骯髒自負勁骨不靡亦足曉然表見于天下矣其同事而知維璉者爲鄭三俊周順昌方震孺趙將用諸人其有靦面并未面而知維璉者

爲李邦華朱吾弼鄒宗周解學龍諸人夫取友端則其人必端維璉之一身生平益足自信矣臣思中外多故無一足恃設有人焉居不求蔽風雨食不求供朝夕孜孜職業隨地表見在兵部不受武弁一毫在吏部亦誓不受外吏一粒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不惜緩急有賴

皇上以爲疵乎非疵乎屢奉

嚴旨　勅使到任維璉一介小臣似無容別議然臣復思之

朝廷所以用人者使之得展手足耳維璉以落落寡合之身寵辱交加之後悄悄憂心豈因無之而此而或出於

諒或出熱語若有意若無意令人惡亂局中則氣短而傍
惶事外則神分出不成出處不成處不亦困維璉而重負
國恩乎夫維璉一身不足惜愈臣求去矣私臣杜門矣今
家臣又
諭告矣以一人之人登而名賢半不安其位古道之不可
行于今如此也伏祈
皇上特
勅冢臣覩事主持古道勿徇羣議勿介小嫌使維璉進退
有據不爲維谷竝
勅大小臣工虛心公體無猜無疑則仁賢不至隕亡而邦
家亦可無殄瘁焉耳矣

大學士葉紛高乞歸已二十一疏求　允復上言臣奉
旨責臣以主持
國是平章議論　臣　三載于茲有何
國是力能主持有何議論力能平章他人不知
皇上獨不知之乎
皇上知之而尤以此責臣則
明旨爲不信矣想同官諸臣票擬全乖非
皇上意也則同官諸臣亦豈不知其不能平章主持而以
此悞天下耶臣一闒此

旨惶愧無地汗流浹踵正草疏申請忽見南道黃　揭帖
名爲留臣而其大指乃直攻講臣錢象坤處臣去象坤且
入閣臣愈駭愈懼愈不得不去象坤在詞林與臣相處日
久共事恭閣旋入講筵毫無間言士大夫之習象坤行多
稱其清修恬淨居鄉居官素無此論議
皇上頃在
講筵面諭閣臣論留象坤臣方喜象坤之得蒙
殊知而言者之說若以臣與象坤薰猶花素之不相入是
象坤爲君子而臣爲小人矣其于
聖言亦大相左矣臣不知羣臣何所鬪遽形之章奏以重

臣之罪也且枚卜大典自有公評亦何庸如是之過訐乎
公輔又謂臣去而在
天之靈無不震怒武夷山靈亦爲拂然其責臣甚正然臣
復思之人臣推欺
君誤　國貪權固位只圖一身富貴不顧萬世是非乃爲
神靈所譴怒覆載所不容若臣先該備員立心行事皆
二帝所鑒知今以年老才盡力窮不得已而去使
二帝而在其決而允之也必不待今日矣古有非山移文
托于山靈以嘲出山者耳未聞恃人之還山也臣自知其
不能若復浮沉不去他日敗壞決裂并但無辭于山靈亦

天災流行畏人不冷雖病能免識者伐其言

內足自閉而不受所貽之患者矣

處難爲之勢與易爲之日視然不同調停將來只救得一半

無而日見鄉邦之父老臣爲此恐懼而求去不冀臺臣以此而見責之也年來人情分開一起一復互相猜防以臣持論稍平故其欲留之以彌縫調劑于其間不恐世路如水微風鼓之而生波疾風激之成浪欲水之平者當息其風今日之風求波浪之作即馮夷海若亦縮手而莫知爲計矣自漢唐宋以來一有此勢便與

國家相終始中間經多少賢人君子費盡心力不能消弭至使人主數息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要其病根所在只是爭官競進一念牢不可破日甚一日歲甚一歲舉天下士大夫無智愚賢不肖精神命脉皆歸併于此而

又公然講說無所畏避有不遂意則怨謗橫生觀此景象令人轉思昏夜乞哀者比今爲高臣無拔毛洗髓之術以爲滌更換其肺腸能以一空言而除歷代所不能除之禍勞乎使臣得脫然而去天下人或以恐鈍如臣尚頗知足止之義萬一或有所感動而少抑其躁競之心其于世道士風未必無小補是臣去賢于留也臣往者諸輔士大夫同心報

國勿作異同忌者罪臣以調停攻之使去昔欲去臣以便其驅除今欲留臣以防其患害總皆矢口而談全不設身而處而留臣者其困臣更甚臣見此　疏時刻難俟伏乞

皇上即傳

允放臣歸爾家以示山靈或即死而請罪于

二帝皆不敢辭

禁私鑄

科道周之綱許譽卿劉廷佐交章請勿輕用立枷

嚴朝覲官貫科歛餽送之禁

叙黔中解圍役城土司各官功次秦良玉馬祥麟銀二十兩太紅紵絲表裡秦翌明秦拱明銀二十兩選秦游鉄推用其餘將士冉天胤等陞賞有差

廕馬德澧子馬嘉植入監讀書以功在　國本也

廕田爾耕一子錦衣衛百戶

伊以緝捕人命一起又受世廕易哉

命誅劉鐸於燕市

京師旱

舊將李懷信病故議給卹典

貴州總兵張彥芳病故

加魏忠賢原廕姪男一人二級賚給銀幣

以其術羈縻盜使各犯及冒官假職也尤狗是年四五月後忠賢游刃令人不可意度

廕石有恒太僕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徐可行湖州通判丁元薦吏部候擢

浙江撫臣 奏稱公帑不如縣帑印紮庫銀俱不可
得誑之而行不肯離縣門一步延頸以死反入其署
得俸銀二兩葛布一端茲亦相顧驚嘆眞正好官
嗚呼臨難不苟與邑相殉節精忠於昭日月

部院會議黔撫按道互奏疏揭論定具覆

貴州巡按今陞太僕寺少卿史永安
題參提學僉事劉錫玄奉
聖旨劉錫玄着從公議奏史永安不必引咎着前來供
職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原任貴州提學今陞參政未任
今被劾劉錫玄奏爲微臣被留按臣太切論劾臣罪太
迄不得不剖款控辨伏乞
聖旨嚴勅根究的確情罪以正
聖明法紀以明藏臣心跡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原任貴州巡撫周釋養病李
標奏爲辯明心迹以俟公論以候
聖裁事奉
聖旨李標既以城守功陞撫公論自明黔事尚未結局
這所奏一併查議具覆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原任貴州
巡按新陞太常寺少卿史永安 奏爲學臣撒潑肆誣
瑩說議賊逐句駁參以質公論以祈
乾斷事奉
聖旨該部院從公看議具奏欽此吏部會同都察
院看得黔隙之凡撫按學臣歃血吞天效死捍禦保
臣城守是
國家豈非同功一體之人哉而後何以隙末鮮終若此
也則起于閧與疑非危闘因疑入旋從因閧生展轉相
牽予是弧張載鬼之車成而猜鐵投杼之隙深而不可
除矣臣請參劾其大者按臣之參學臣一事在獻戒責路
一事而臣之辯按臣重在撫留按臣一事夫當瘠城
之陞也按臣史永安欲發都司出城說流出往新濟平
越督以陸而罷其不能濟乃欲出城說行督催心極害
氣按非此正罪志誅稱所爲學臣剿墮玄舊禁人言以
爲按臣眞有尤志禀稱抵留過矣院按訴以則抵又遇
爻錫玄陰難不雖調曲支撫賊功不翻無論氣生呼吸
之黔安有黔貸之會貞即云敵設傳按出城然自請留
成作府待死有此一許亦足表其心之無他家獻城責
路將詢院而自偷生亦按臣訴意之論耳而非貸生錫
玄有此事也臣此疾不頼錫玄之李色至如撫臣李標
若態懲狀實心必難亦豈直行還

國闕有之意而大奇錫玄之策之事哉
議講自明公論自定大抵惡弁蔣運流并彼此交構以
闕此隙遂使三臣始相好終相構學臣因而揭侵按臣
按臣又安得不
疏參學臣弁侵撫臣哉今合三臣而論永安雖才大畧
巡遠自親可以泣鬼神而光日月爭以功實爲等一
郎錫玄言語之小過難以掩其公忠之大節李標以被論
之撫臣抗大難于方殷可謂亦手而救桑榆矣郎近有
以全爺之說爲言者然臣謂此大臣萬死一生從前
論俱可想况乎興賭未必盡眞取傳曰記人之功忘人
之過書曰方疑惟重罪疑惟輕此足爲李標斷案矣史
永安亟宜不次大用以究厥抱劉錫玄亦宜優叙以酬
厥勞李標業已加銜示優還起用以爲人臣當難之勸

六月辛未
吏科許譽卿上言東南浙直之變舉猬叢以恫喝脅人財
而富家兒卒多愁狂不撿大言易信而務外不根之人易
投實非有斬竿揭木之勢也比于盜賊死可比于妄男子
死可死如其法人固無怨罪如其人人亦不懲如指龍
蛇山名色必欲一網以包羅之恐江淮吳越之間愚者駭
智者疑弱者惴勇者肆人無樂生之心而岌岌有異卵之
勢此今日之大患也盖刻核之流以株連爲利究羅織之
吏以鍛鍊爲功名塞乎天下豈堪再擾耶夫民未亂而喜
事者恐其不亂及其亂形見而束手無可奈何安若靜治
不擾爲得策也
兵科章允儒請核外地之兵餉裁內地之
恩蔭二者真救時急劑
御史張鑰言人臣職業當盡大要在止躁競明職掌嚴甄
別
樞輔孫承宗進呈車營圖冊
上嘉其爲壯猷成畫
魏廣微顧秉謙朱國楨朱延禧入閣
左副都御史楊漣題爲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
君蔑法無日無天大負
聖恩大干
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
賜究問以早救
宗社事臣惟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在內廷祇供
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循謹奉法爲
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瑾其人
者旋即誅戮故
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
朝常閉上行私傾害善類損
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
賢其人者舉
朝盡爲威劫無敢指名糾參臣實痛之臣前以兵科都給
事中親承
先帝之命輔
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畏禍不言是臣負忠義
初心以負
皇上也臣特恩他日有何面目以見
先帝于在天之靈謹據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
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亡賴入耳中年淨身夤入內地

非能通文理自文書謄起家者也
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俾以
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
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既而敢爲
大奸大惡以亂政
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靜心參酌權無旁分
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等擅權
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眞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
而僞誰與辯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諠嚷致事之堂
幾成鬧市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
殺人
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眇小以致閣臣鬱鬩堅意
求去壞
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
嘉謨同受
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著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
于於潮下義斥鄭養性立撤居封以清宮禁
皇上登遂志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翦己之忌不容
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先帝壯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

恨惟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愼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
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搖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
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于護黨氣毆
聖母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何親于亂賊
而仇于忠義偏不容
先朝有孺念弓劍之老臣大罪三也
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
爲司徒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于堂廨而迫之去
一則與沈　交搆陷之削籍去至今諸臣求一復職不可得
顧于善類善附之人破格黜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眞與我善
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
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欲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愼
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是眞欲門生宰相乎要餽
金甌之覆宰圖作招生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
是推去歲南太常北少宰推皆點陪二蓋枚卜點陪之案
一復借用羽翼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
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爲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
謙徐大相等九人抗論剎忤忠賢傳奉盡擯降斥屢經

忠與竟阤賜環長安詞
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銷。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
臣子也。上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
寵。汁忠賢　恐其露已驕橫擅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
掩殺。是
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
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
以抗不附己。矯其私比。捏無喜矯
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

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喜在。安知
不爲堯母
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
猶曰在妃嬪也。
中宮有娠。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知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
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
謀焉。以
皇上嚮逝關雎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
皇上亦不能自保第一子矣。大罪十也。
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感動之

不動利謗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未月致殞斃
安不可謂無微功。
皇上念其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忠。卽使有
罪。亦當聽
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
旨擅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
實敢于仇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老犬馬。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謹肯爲忠義者。其
餘內臣無罪擅殺擅逐者。不知數百千也。大罪十一也。

而欲廣願者。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
近又于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
築愁樹愁。欲恨吞聲。又不止于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
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蔭中書。明日蔭錦衣。金吾之
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卿、魏良才、魏良
卿、魏希孔及外甥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
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招業。甚褻
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麤。用立枷之法
以示威。前歲枷殺皇親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振嚇皇
親也。其振嚇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爭

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撤房之威又與大獄矣大罪十四也
猶借曰禁平人開税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
提學乃以爭煤窑傷其墳脉托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
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
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
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三木拷掠身無完膚
以
皇上右文重道秋與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衿赤子
之氣先挫于璧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不無怨恫大罪十
六也未也且明懸監槽之令于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

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夫使吏部不
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陰邪因之以偷換手眼
那移叙升致士樸卒困頓以去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
而
聖朝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且將削籍之毒
于縉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枉刑言刑
也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
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將使羅錙吉網然後快心于
是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脉何可崇此蠱毒大罪十八
也未也且示稷　大陞日之手于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創

任已來
明旨鴻臚寺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拿省交章又再
欵
王言幾成解組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煌煌天語提起
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
皇上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
擾平良也自忠賢受事雖大不寧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
野子傅應星等爲之招搖引納陳祿爲之鼓舌摇唇羅織
之投匭打網片語違忤則
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拿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

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尤日夜未已勢不至于與
周文之獄刑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
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東酋未靖內外戒嚴東廠
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
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廣
通城下忠賢固爲奴酋首功之主　矣其殃僇七萬兩更
創肅寧新城誠可作爲郿塢深計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
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
祖制不畜內兵即四衛之役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誑
同奸黨沈　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

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倚西靠之人寄名內相家不倚戚
何陰謀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寒為
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納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
弟姪傾結達官忠賢盍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為大罪二十
二也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蟒玉之追隨
耀日驚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為 駕幸涿州及其歸
也以輿夫為遲故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
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即馬獻策者實頗有徒忠賢此時
視為何如人想亦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
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盍寵極則驕恩多成

怨聞今春忠賢走馬
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
聖恩已厚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
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
皇上果真有此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致收
拾不住奈何尚可養虎兕于肘腋間乎此又寸斬忠賢不
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
與長安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意度者忠賢之二十四大
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擬者擬左右既畏而不敢宣

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
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攀附枝葉或依托
門牆或密攜居停或投兒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
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
見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其罪戾
而遮飾其囬護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即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不
知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
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
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奏
奏之上反覺
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
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票擬必忠賢到始敢發批嗟嗟
天顏咫尺之間忽漫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
之外事勢至此
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耶否耶毋恩至此尚為有天日
耶無天日耶天乎
聖明屢行遠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

又以三月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獨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
象
聖明猶不覺察猶加之恩而忠賢愍不畏死更甚之惡羽
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持主勢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職
不知
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二宮九嬪之安危何所托如此毒心
辣手益横已不能爲下意狠不肯容人即普天同戴之
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不犯其所忌
又不知貴妃
皇上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池職即欲以死報

皇上亦復何及伏念
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么
麽小醜令中外大小俱生對壘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
職在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
御前蓋實有見今忠賢狠于野心不可向邇不意
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悠游姑息再念隨侍舊人
客氏又或從旁巧爲營解不即加處治小不忍亂大謀矣
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内侍以久侍内廷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斥還隨諭羣臣以漢唐之禍雖曰中官之罪亦人
主信愛之過使然而使宦者不得典兵預飾雖欲爲亂其可

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亦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警
將來也洋洋
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
君無上罪著惡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
皇上大奮雷霆立集大小文武勳戚
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
朝中官交通内外擅作威福之違
祖宗法塲
朝廷事告天下以欺
君罔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客氏亦幷

勅令居外以全恩施無復令其厚生毋于
宮中其傳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者法司以例然後布告天下恭其狀示
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禁已密如此天意勿囘人心勿悅
内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
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
賢以不悮
皇上竟竊之名即可以報命
先帝可以見
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
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已畢死且不恨惟鑒臣一點血誠

師
賜施行等因
聖旨朕自嗣位以來日夕兢兢謹守　祖宗成法惟恐失
墜凡事申明舊典未敢過行各衙門玩愒成風紀綱法度
十未得一二遠本　特從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親攬未
從旁落至于中宮皇貴妃并裕妃事情宮壼嚴密況無指
實外廷何以透知內言毒害中宮忌貴妃皇子等語懸騰結
禍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豈是忠愛楊漣被論回
籍起擢今官自當盡職酬恩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款窮
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置不問以後大小各官

務要修職不得隨聲附和有不遵的國法具在決不姑息
該部知道
先是漣疏入逆璫持之不下併辭廠乞罷而旋繇
溫綸慰留乃徐下
嚴旨切責漣一時臣工無不義憤于是科道則有魏大中
陳良訓袁化中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方大任劉芳劉廷
宣許譽卿房可壯喩思恂胡永順胡良機朱大典陳奇瑜
瞿學程熊奮渭劉之待段國璋曹守典甄淑孫紹統周汝
弼吳弘業劉其忠陳熙昌劉懋王政新李先春潘士良謝
文舉胡士奇劉朴楊玉珂劉先春　南科道徐憲卿趙應

期等兵部尚書趙彥詹事翁正春　太常胡世賞太僕
朱欽相　撫寧侯朱國弼南公疏兵部尚書陳道亨等先
後申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而總受抑于煬灶之奸
一高下其手而得罪之輕重從分矣如朱吾弼則以激聒
削奪停祿五年復嚴究其代筆書寫人役比之詰責停俸
者更爲慘矣
時有陳思恭等業已被諸疏明參乃亦反戈糾
論鬼蜮心腸不知其何見也黃尊素劾之最快
御史袁化中上言忠賢之惡外廷久知之特
皇上未之知耳惟
皇上未之知故忠賢猶有畏心時而爲小忠小信以結寵

明面已發勢必決裂
今憲臣明明告之
皇上矣
皇上即念潛邸微勞未必不貸忠賢以不死而忠賢則日
日自懼一死懼死之念愈深將免死之術愈巧其狗黨狐
羣或憂禍之心轉迫將挺而走險徑失身失足墮其中者
將騎虎之勢難下教猱以升職恐積痛之毒不在縉紳而
危言極言激不容出
在
皇上矣
皇上明聖試思深宮大廷之內何可使多疑多懼之人日
侍左右而不急爲之處分也

晉馮保從

神宗初年豈遽遲不執只以威權日重黨附日眾不肯回
頭後。
神祖春秋漸盛太阿稍持保遂須其身命今忠賢事正與
保類若不及今嚴為裁抑恐形迹不避而罪惡貫盈逼迫
事敗
皇上即欲全忠賢而不得忠賢求如保之下場亦不可得
也職等願
皇上早俯之也或傚王安例置之南海子身室既傚舊受
例置之鳳陽

祖陵生殺予奪皆
聖恩也即忠賢自為計今年已邁矣富貴極矣亦當叩頭
益
請退居田里而後已不然夜照鏡明見魂累累執簿相索
忠賢將何以逃乎至傅應星等仍付法司帙
朝野之心以洩神人之憤端在此乎職等無任激切之至

特旨者以忠賢已老許歸之勢業元輔意主調劑謂調忠
賢退而諸黨自戢冀其遂善歸邪使立召王紀文震
孟諸臣復其原職以為綢繆之計者矣而執處忠賢之
決不能從也說者不無歸咎于閣臣持之不力不知章
疏
得收者不下數百疏幾以一揭再揭爭請忠賢根蒂
固能遂投之使去耶然則聽其必趨之勢而與束手而
受其斃乎此際在閣部大臣宜用術用權在延事諸臣

宜用應用氣何謝權尚張明辟之流亦有所聞亢應其
中貴無一二人知禍福利害者當世激烈些使了然
賊福易盡殘虐必露私智不與一念論難說性命族為何
可不念後者即悟終闓悟請後一念當必非可以族受而
願其身家必要然忠所以保身家之計不出十來運
毀過之二道亦何途之從也首臣爭國本諸公術惟
利害感動鄰成而得此術貴把明吉
神廟卒定大計者可敬也何謂聽氣勢片謝矣帝臣豐
矣中心惴惴或貴忠以洩成旁蹊而無繼不可知勢分
力承作先安生大事去矣諸君明一而謀於計者肯不逞一
諸疏已入彼且按其言而徐處之一綱立畫耳不況諸
世廟初議大禮楊慎等號闕叩閽長號累日者乎徒
公合志元宰必得請而後已彼羽翼甚成亦慮乎公議
之不許眾工之相持此來可以力爭者也聊有辭從之
意固其專輔我而大臣操其權衡以利導之易危為安俄
頃間耳然從來未有內外上下大小臣工之志氣諧協

不今不過而可以一二章疏爭
君側之大奸者試觀嚴嵩一外廷之孤鼠然山草猶力
護之而未易動況忠賢乃大內之虎狼哉諸公易視表
裏內特有據張之賢官爭外特有楊李之自相乎持處
不見倘亦發運之宜難
未假個得事不無三嘆

工部屯田司郎中范爆 題為
陵寢用工甚緊權璫造意故違欽由前疏仰祈
聖明立賜處分以謝
先帝以襄鉅典事蓋聞之龍不可離夫淵虎不可離夫山
而
人主不可離夫權夫
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一日不在
人主則德分國池威分出蘊而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權
日不在

人主則竭澤而漁飛人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患由此言
之是
人主之權臣下且毫不敢睥睨朔刑餘宦官乎茲竊見今
太監魏忠賢性狡而貪膽粗而大口銜
天憲手握
王爵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痍如廕子姪至一世再世賞
賚隸至千金萬金立枷士民幾至十數命驅逐大臣處置
言官空至十數番是一切爵賞生殺予奪之權全不爲
皇上有而盡爲忠賢有矣
闔側目鰓鰓然有不勝太阿倒持之憂焉幸天奪其魄神

禮其婦借靈于憲臣之首發假手于九卿科道之交章臣
又何敢掂拾強爲附和獨忠賢有大不忠于
先帝而敢不一妥
先帝九天之靈大不忠于
皇上而敢不慰
皇上永思之孝如盜利權供
陵工爲通天第一大罪而闕切于臣之職掌者尚未言及
敢臚諸臣後而爲
皇上陳之夫忠賢團供
先帝之役者也

皇上之寵忠賢亦以忠賢嘗供役
先帝而愛
先帝因以愛
先帝之役者也忠賢既爲
先帝之役宜當事
先帝之事忠賢既受
皇上之寵更宜心
皇上之心試問
皇上之心有一刻不在
先帝之陵寢乎則爲陵工而用財是

皇上不以天下儉其親之極念也至搜財以急
陵工之用又天下臣
皇上昊天罔極之苦念也況
陵工原無續派盼盼於外解而外解無至特盼盼于事例
而事例又不多向來乏實源局隨蒙升授他司
陵工正其職也當　臣在局時目擊銅錢匱乏因進局中人
等而問之曰有何術而得購銅入局乎咸言有內官監破
壞銅器堆積朽爛不下數百萬但一移之旦夕可至臣因
移文請發數日不發細細訪問乃知忠賢怒云外邊敢權
查內邊之銅故不報也臣時憤激于中遂于三月二十八

再具疏特請查發廢銅到局鑄錢濟
陵工忠賢益怒旋出中旨
旨謂內庫銅觔已有屢言何得再請
旨下之日而臣又以得代遂罷請銅一事竟不復越俎相
聞矣嗟嗟以無用之廢銅而鑄爲有用之錢以若大之工
程而採於若嘗之取償臣區區一念不可謂不周且追晃
而無如彌忠賢之忌而寢閣何也豈惟寢閣且併臣任事
四月若積補拜錢得銀伍百七十餘兩報明
陵工亦無一語之及夫寶源局二百六十年來未有積報
補拜錢者報之自臣始然臣夫豈好作破格事以要譽哉

因會見得庫藏之虛
陵工之緊而飾此一念急公之心耳亦以動後來當局者
急公之心哉從此積一金即可佐
國家一金之度支也又或從此積十金百金便可省民間
數十金數百金之辦納而飢忠賢之見不及此也且忠
賢原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顧忠賢之名而思忠賢之
義乎試一繹其義政宜諒臣之心行臣之言清查各監蓋
揀破廢銅器發局鼓鑄少濟
陵工急用令其工程蚤竣蚤妥
先帝之靈蚤慰

既承利權又擅政權朝廷將何理之耶

剖入心曲敢慨成不評

皇上之孝亦未必非一節之忠一事之賢而必憂憂焉猜
孰不許專制不發哉夫以忠賢珠玉盈箱金銀滿屋何求
不得何欲不遂似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亦
必一手拏定者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拏定無以操天下之
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
深蓄謀最毒臣益有以窺其後矣臣猶記今三月詣
陵開工轉至小山玉泉山各工於過香山碧雲寺親見忠
賢所營墳墓碑石崢嶸隧道深閎翁仲簪朝冠而環列羊
虎狻猊馬以森羅制作規模彷彿
陵寢且前列祠宇又前建佛堂旋題耀日蛛網懸星金碧

輝煌丹堊照耀竭東南之物力窮西北之輸挽歛歛久之
不覺拊膺而嘆曰何物么麼而敢于逞逆如此乎是何忍
乎得無恣肆窮內故潛擬窮外乎且夫十萬費如此乎是
何來乎得無取盡錙銖故用揮泥沙乎使忠賢果忠也果
賢也必且以營坟墓之急轉而爲
先帝陵寢急必且以美梵刹之貲奉而爲
先帝陵寢貲乃鑿池壘坊杵木雷動布金施粟車轂如流
曾不聞一痛念
先帝之陵寢未完曾不聞一蒿目完
先帝陵寢之費無措即不痛念不蒿目而於臣所

請發廢銅鑄錢一事僅僅一引手之勞使可立救
陵工萬分燃眉之急者能朝聞而夕從之朝查而夕發之
猶可以備忠賢之爲而獲不忠不賢之真意如其覽天下
之政權以操天下之利權而罔知顧忌誠恐不以假人何
大抵
人主雖不可有利之心而不可無利之權有人政惟寵利
之權而始得逞專政之心利以政奪政以利專其究必至
于盡內廷之財而悖之出盡外廷之財而悖之入盡
內廷外廷之人而止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浸假而狐假虎威浸假而蠅噴龍壽
萬曆從信錄 卷六十二 壬寅六月
先朝王振劉瑾之禍可忍言哉臣恭繹
皇上下諸臣疏奏
明旨大小臣工毋得瀆擾以沽名夫臣子事
君但知有
君可愛豈知有名可沽況此時忠賢被人彈射幾無完膚即
臣再爲論列亦後人而非先人名且無之沽於何有惟是
臣職在
陵工痛工程之垂成無期恨請發廢銅以協濟
陵工之前計有限故不識忌諱再伸前疏伏乞
皇上俯念陵工之急總攬河壓之權

勅令該監盡撥廢銅發局鑄錢僱散夫匠給還料價將見
錢糧應手內外一心如是而
欽限十月內當不能完工以仰慰
皇上不信也仍祈
皇上大奮朝綱立寘忠賢盜利權悞
陵工之罪于以謝
先帝而快人心則臣之職掌盡即言出禍隨視職歸田今
日亦可以報
皇上他日更可以見
先帝于地下矣臣不勝激切之至
萬曆從信錄 卷三十 甲辰六月
奏
聖旨陵工費用浩繁內府廢銅能發局中何人見知萬爆
輕信奏請前旨已明今又儹言瀆擾胃朕不孝且皇子完
逝便來激賠好生狂悖無禮着錦衣衛拏來午門前着實
杖一百棍革了職爲民永不敘用前後發過帑金并太僕
寺助工銀共八十二萬取用過銀錢各若干着查明開疏
具奏
閣臣葉向高工部尚書陳長祚等各有疏救而爆旋斃矣
皇子薨
貴州巡按陸獻明請

恤録大方班師陣亡將吏。

文臣同知方明楨梁思泰推官田景賢知縣萬應奎揣
官楊思炎知縣陸從龍武將上建陳奇民李邦王建中
王得勝董兆貴秦明府監軍陳捷朱國佐龍耿長張
吳宗延於尤正國周國用萬然應馬武邦大猷李紹忠
誨李若劉泉民羅承官曹思敬黃中邦劉應龍陳富俞
報國張偉楊德羅爬羅承寵劉伸時林通張懷邦等。

大雨雹。

江南水災。

杖汪文言爲民。

前巡按貴州御史議設監軍道於普安一帶地方彈壓控制，又於盤江上下設一州官一遊擊統領防禦，庶滇黔之氣脉通而恢復之成功不中委矣。

上從議封。

光廟選侍傅氏李氏，禮臣林堯俞奏謂

皇六妹婚期已近，皇八妹婚期尚遠。選侍李氏似不宜封，况當

皇上登極之初，移宮之際，議論紛紜，封號一節宜俟

皇八妹選婚之日另議，無庸汲汲爲也。惟其

選侍傅氏封號，上

請。

上不聽，命一并舉行。

逮御史林汝翥，命杖之，削其秩。

府火者曹進傅國興等乘驕大之勢與鄰人爭嚷服毒
身死，進等二十餘人，攻毀鄰人王家，并臣之橐，掠其財
物，復向晁家用葉雜牛臣數百，投擲可官，竟無蹤，白申
報到道，著研審報聞，曹大傳出，會進傅國興等五人行
拘拿，曹進到官，顯然求免參
奏，著輕恕之，責以五十板，比入城，而傅國興截之於途，
惡詈不已，著收之于鋪，漸撫其兆，次日到官請罪，乞如
期追訊，著又海變之，各以無譁，未數日而萬衆被杖，諸
璫遂設謀，虜逸
延杖華駿之
旨下矣。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二

秀水　沈國元道彥甫

七月

林汝翥自疏遵化軍門獄翥催木受　廷杖而先頓命于中涓之毒厥以越出都門請遵化撫臣獄求救代題各道潘雲翼等公官慈瑋多疏救不允乾肅　旨如赦之而贊杖創甚幾斃

決蘭首賊首奇吏部等處夫葉亮洪斬首蔡宗輝剮屍梟首劉仲賢等首級剮示仍與各犯首級傳示各邊昭布天下

紅夷屢擾閩中近復勾引日本倭人通連地方奸猾敢于西寮古雷一帶燒劫而我將士玩縮不前寧論無日于是

撫臣南居益請

旨申明賞罰以振　國威以惕人心而又親閱邊海議臣要之防嚴通倭之罰關出有禁越販有禁入閩賴以安枕

司禮無忝于撫

失火內使郭光裕李福揚國貞崔吉祥等罪責降取有差

文書房傳出

聖諭六科廊微臣所有原貯文冊係累朝典章見行規例俱屬緊要文書當即補查照原開郊廟群禮聖節冬至正節四季中秋等節乾清宮坤寧宮各王府公主等麻御馬監各司庫貿等衙門各該通用各項錢糧并天下田賦戶口文武職官俸祿五軍都督府京營各衛兵制及邊鎮兵馬糧草額數錦衣等衛官軍鹵簿駕儀人壽山謁陵幸學耕籍大閱朝儀纂修經筵日講大婚王子誕生冊立出閣講學王府冊封喪禮科場廷試內宮賞賜各邊問視審錄熱審恤刑四夷貢賞一應文書看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六科寺府監衛各衙門各照經管職掌通查存貯文案章奏副稿開寫明白簿籍六科廊以備查考仍查緊要文冊剋期寫送　傳兵吏部

嘆及留都總公首從其狀可謂到實紀錄　之處　通其

南禮科楊栻朝奏曰魏忠賢種種罪狀憲臣楊漣疏臚列甚明諸臣科論更悉臣不敢再為掇拾以瀆

天聽獨計其溪壑無涯之慾搜括之術漸及　留都籍

明旨以恣盜行假傳造以擾公帑如龍旗如鑾袋據所頒式樣上料撮要銀五六十萬責縣之奸究伏為冰山鉅萬之金錢盡入私家蕆成過甚則群小必閉戶而訴曰曾與內邊魏公處費了許多使用稍不稱意又私相計曰必急走北京魏公處弄得一

嚴旨下來夫宮禁何地票擬何事宵小大言無忌敢于玩弄是

陛下邃密之處為忠賢壟斷之所誰可部無外人知之覺也今近而　中國遠而四夷孰不知

朝廷之上有一惡璫殺忠賢者是司生死爭奪人也足得
竊票擬之權。而大臣小臣。惟所黜逐也。從此而趨赴奧
者。遂非分之求。耿介忠直者。灰任事之念。遂還自此日底
盜賊自此蜂起。宇宙無光。兩間若瘴。詎非忠賢一人爲之
起禍作崇哉。惟祈
陛下以璫一疏。逆一省覽。
勅下法司。嚴加勘問。如果情理未眞。則諸臣當伏妄言之
罪。如研究得實。則或誅。或遣。自有
聖明英斷并
祖宗三尺在。恐不能爲忠賢貸也。如此則閣臣必不求去。
小臣必不紛紛。人情之慢惑盡消。東西之議定立待。萬代
而下將頌
聖天子一番剪斷一番振刷。而
朝野臣民。且共欣躍于淸明之化理矣。
御史李應昇請念死諫之臣作敢言之氣疏曰。臣聞唐魏
徵對太宗有言。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爲忠臣。良臣稷契
皐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稷契皐陶荷美名而君罹顯號
龍逢比干。嬰殊禍而喪國夷家。唐宗魏徵。可謂君臣相遇
千載一時矣。三復其言。猶有餘痛。
聖上御極四載。寬仁恭應。旱被臣工。人人仰

聖明天子。近者盈庭請劍。憑社難薰。孤憤痛沈。已光豁然
原任工部郎中萬燝以　陵工稱贖。遂觸
震威。然恭讀　明旨。一則曰從輕。一則曰爲民。仰見　聖
皇上聖明。以爲燝之罪。不至死矣。杖亦必不至死。意燝生
出國門。編氓原籍。長爲
皇上太平之民也。而燝今死矣。未報　國恩。先塡溝壑。加
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閭旅櫬。無歸遊魂。戀闕臣僚。飮
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亮非出于
皇上之心也。彼璫群璫。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
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摧殘。種種不支。故出于此。而令
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暇爲萬燝寃。而
深爲
皇上寃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奮發。不能自已者。獨
念
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牆。且在旦夕。故懷忠仗義。感
恩圖報耳。而一言觸忤。廷辱身死。豈所以作忠而勸士哉。
失職戶以待遷。厚利也。危言以招殘。實禍也。身死而天下
悲其忠。虛名也。合榮妻子。肥身家之計。而側影編戶。取侮
于鄉里小兒。區區博此虛名。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
之。況乎傷殘父母之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逢比干于九

原此㲋微所以不顯爲忠臣也懸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扺
觸折檻之風雖賢者猶或難之若曰吾不用直言而可以
致治則是刳心不亡腹詠不滅而惟言莫違孔子不以爲
一言喪邦矣臣切願我
皇上惻然與思瞿然動念也
皇上元首也臣子其腹心手足也人非奴隸法非訊囚罪
非死刑命非草芥 廷杖重典殊失士心動杖一百尤不
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
剝士于杖下而後快心也爲左右計則得矣
聖心何以自白

聖德寧不重傷耶直俟
天心悔悟乎旦與憐死者不可復生傷者不可復續而後
問罪左右耶死錄孤臣何及矣昨禁地失火
天譴甚明心火蘊隆于下精祲感盪于上御史之杖血方
腥祝融之烈焰旋作董仲舒曰罪在外者災外罪在內者
災內可謂深切著明矣伏冀
皇上因建言者之死覺借威者之非優容言官喜怒時節
無致積威所劫人畏避恐天怒而莫之敢告人怒而莫之
敢言而
皇上與孤立于上也繼而黃尊素王振奇杜三策周洪謨

萬言揚等各上疏報已有旨了不必瀆擾
御史劉廷佐奏人臣有言不當搶擊
主之能容故引裾折檻季世中主猶有之留爲美談
先皇帝期
皇上爲堯舜而忠賢不願
皇上爲何如主使
皇上有殺直臣之名傳之裔夷書之史冊大爲盛美之累
其極惡巨罪又浮在二十四款之上
皇上可仍親信之倚任之不亟加誅逐乎
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

據傳聞萬曆四十二年 神廟特封自此使株案
晃至聽中秘錄禱青不得其詳至是奏請定此詔海
內 遵
行

加張五典兵部尚書終養仍候起用
詔進大學衍義補
命行人呂邦翰齎送大學士葉向高回籍
大學士葉向高陛辭疏曰臣聞蓋臣之事君也不以身之
去而忘
社稷之憂
朝廷之待臣也亦不以人之怨而忽葑菲之采昔有至遂
放者懷其一飯既去猶爲之洒掃庭戶以謝主人况臣受

聞
三朝至隆至渥無可仰酬今歸伏田里遠隔[illegible]
天顏永無抒忠之路所有犬馬下情能默默不[illegible]
君父之前哉然亦不敢多言煩瀆以瀆
聖聽謹擇其最要最切必不容已者言之
皇上嘻天地
祖宗臣民之所係屬也其關係何如養身之道莫善于寡
欲寡欲則心志清明筋骸强固非但延年亦可廣嗣故昔
聖人著訓少之時戒之在色
皇上春秋鼎盛精資方剛還日
天顏似微消減寡欲之義萬不可不留神也
君臣之分雖尊卑隔絶然
君爲元首臣爲股肱
君爲腹心臣爲手足一體相關無分彼此
皇上 御極以來待大小臣工恩禮可謂厚矣近因陳
奏煩多致干
聖怒當廷屢處
駕帖頻傳以數十年不行之 廷杖三見于旬日之間萬
燝已亡林汝翥汪文言亦將就斃雖[illegible]過激而論
以

君臣一體之大義所傷多矣長此不已將至上下相疑政
事阻格奸雄夷狄聞之且復生心昔符堅欲攻晉其臣諫
沮曰晉雖僻處江南然君臣輯睦尚未可圖故內釁不生
則外禦不足患也臣願
皇上當多難之日深懷一體之念委任大臣優容言者
廷杖之事萬萬不可再行其以前譴謫王紀文震孟等盡
賜召還而群臣亦仰體
聖意若有論 奏平實婉明勿以忠愛之心而過爲激昂
之說勿以藩籬之見而輕開朋黨之門至于
朝廷諸臣朝夕左右責有調護勤勞
朝廷所不及知然但未親闈
聖心力行善事一時雖不見亮久當自明卽人不能明
天地鬼神亦當明之歷觀漢唐以至
國朝中官之邪正善惡昭然青史從未嘗漏却一人如必
欲矯激作快意彼此紛拏終至決裂而愈亂無以解于悠
悠之口矣此臣所忠告于內外之諸臣也自古禍亂之生
多起于凶歲民既窮無聊非爲盜賊不足救死綠林之嘯
聚黃巾之橫行皆此類也今歲江南洪水爲災數十年所
僅見
國家財賦之區盡化爲魚鱉之窟山東地方復苦荒旱齊魯

未起溝壑又塡此非破常格另來拊循必無以安民心而
弭禍亂臣備員綸扉見東南之民最若織造地方官將扉
爭論當此災傷之極必復陳請誠得早沛
綸音擇其可緩者暫停一二年亦收拾人心之一道也
國家用力半竭于邊疆往臣在政府
封疆無微計臣猶屢額措措然尚有兵工太
僕寺可借其後各藏俱空專靠內帑即臣在事三年所
請帑金至六七百萬今內帑亦竭矣而東西之役未
休額餉日加竭天下以奉一隅猶若不足臣不知戶部何
以支吾廷臣亦遂恬然不復談及臣恐事窮勢極有不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六

止于臉巾鼓譟而已者
皇上爲社稷計與中外諸臣爲
皇上計萬不可不亟圖也三代以來
天子親衛之兵皆列于禁城之外唐雖使內臣爲神策然
其所領猶外兵也自遼左失事九重戒心乃擇中官之
健者爲兵逐日訓練銃炮之聲徹于外廷古稱軍容不
入國况宮廷之內肘腋之間豈宜有此臣知在今日必
無可虞而在他日實有隱憂
皇上既許謁陵後罷之臣何敢復言但謁陵之期遠
近未卜宜權將免其操閱候

聖駕展禮時再行演習未爲晚也以上數款雖人所共知
而實則
國家精神命脈治亂安危之大幾畢繫于此臣自度衰老
力不能爲恐負誤
國之罪不得已而去不忍不言所望
皇上自愛其身又與群臣通爲一身群臣亦皆以
皇上爲身宮府內外以及四海九州疾痛疴養無不相通
關節脈理隨處周流天下事乃可爲耳西南事終不能大
肆督臣才自足仗東事則關內外防禦俱已備飭奴必不
敢深入而毛文龍又牽製其後亦是一奇此輔臣孫承宗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七

拮据料理之力可謂勞苦功高臣書生也莫効籌私心
所憂內甚于外故披陳其愚慮如此

內批下外
一調但令
無限

禮科劉懋奏曰

方書奏疏
賢良名言
三百年來
無此奏疏

皇上登極四年有
皇子女共四位乃一歲之中相繼而逝爲
祖宗來未有之變人世間不常之遭無論
皇上天性眞愛痛心難割即屬在臣民孰不悲愴我
皇上子然一身早失枯恃中餘手足所幸麟趾衍慶前星
助曜以綿
宗社之安繫兆億之望而不期天之不如人意也臣昨祠

皇子薨逝之故原因慢驚風盡驚風有急慢兩種其中驚
風又有胎中生後兩端凡受胎之日血氣交凝母子同脉
苟震撼之威暴雖間有驚有不驚入于胎無有不驚者故
生子而頗有赤文頭有縱骨是胎中受驚之形也既生之
後知覺漸生神魂未全而震之威暴然觸之有動有不動
入于內神亦無不驚者故長而鬢有青痕髮有沾豎是生
後受驚之形也受此兩驚日煎月剝神氣漸耗形色漸瘁
調養已難爲力矣若又不善保護再加震驚因熱而動是
感于陽也目直視口吐涎啼哭有聲名曰急驚風不過三
泪寸有五全若乘虛而入是感于陰也目半閉口搐纖啼

哭無聲名曰慢驚風纔延多日十有九危今查
皇子受疵于五月二十九日薨逝于六月十六日延挨半
月餘而不能救是以知爲慢驚風胎中生後兩受驚者也
此等病症小民之家固時有之皆原不善爲保護也者
皇妃恬養于深宮之內
皇子隱臥于保母之懷有何惡聲疾威交加受驚者也再
三思維則內操之故也臣每早趨 朝侍班親聞銃炮之
聲飄若迅雷傳于天角屋瓦爲戰河水爲波臣等手足皆
爲動搖重門之隔百步之外尚爾如是況 宮禁之地密
邇肘腋之間震撼更烈聲聞尤疾雖然 皇妃習于常聞

而不覺保母慣于久聽而不知而聚精未堅成形未固能
無暴加而撼動者耶
皇上兩年四哥而皆不克終是以知爲內操之故也藏利
刃于臥榻之傍禍機尚隱而有待蓄殃殺于長養之地毒
氣更烈而難堪
皇上聰明
天縱誠體念及此果能一息安寢乎已往者不可追而方
來者不早爲計乎但內操一事原
聖心深慮以策不虞見今諸
大典禮尚未舉行何敢遽望停止再四圖維有可以救藥

兵之用而不受操兵之害者莫如將內操各兵發出城外
武場合營合隊並演比偶較射或另立一營自行肩隊飛
矢走馬一如內操自長而出自酉而歸囊弓發矢潛入得
勝門內藏刃武庫以應肅殺之氣更換常服環衛 禁地
以養陽和之脉庶幾兵仍在內而內地不受震撼之驚況
以衆鼓氣則氣益壯以衆較技則技益精視單騎虛發徒
作眩目之觀無益修備之用不相遠哉如是而和氣致祥
靜則能生有不百斯男弄璋弄瓦累累者臣不信也乃既
生既育矣調養之術宜講而保母之選宜慎矣何也子當
胚胞饑飽之節嗔喜之性惟保母能爲默體倘保母不習

調養之方乳哺失其節喜怒違其性已失天和矣若又輕
而更換兩乳臭味不合必致惡發嘔吐加以漸次認識又
哭啼不食盈日之內而中氣又傷矣此保母關係最重也
必選老成醇善者一乳三年再不更易則子與乳相尋莫
逆而神不旺形不壯百病不潛消者臣又不信也夫千金
之子慮箕裘之傳得一子而防衛之密哺乳之周靡在不
用心況
天地祖宗之所托重億兆臣妾之所仰賴關係何如而可
以屑越當之乎願
皇上之深思早計也臣又聞人之生也受氣于精血而酒

怒爲最耗血者也傷而能節嘗故一醉則百脈亂一怒則
全神解精之所以不固也心以統血而受能傷心氣以行
血而鬱能滯氣故受多則血枯鬱久則血竭血之所以不
和也哉
皇上春秋鼎盛血氣方剛則戒酒毒懲暴怒以固陽德厚
恩愛均雨露以滋坤元而培宝豈非今日發解第一方術
乎草疏已畢忽聞前廊火發急趨長安右門兵匯不可入
兵猶火也不戢則焚主于肅殺又陰也原陰鬱火不殺又
火裂橫發故鑄錢之制皆屬金銅火鬱極疵發遂至迅疾
而不可遏物理也今

防御之候忽然火發而又屬章疏妝貯之所人事感召豈
爲無因
天心示警豈爲無意則降伏陰慘以疏通陽和貴在鍾和
氣于
清禁仰答
天眷端必繇之矣
河決
六月初三午時黃水海湧叫山堤潰四散奔流沖
沒徐州東南城垣平地水深丈餘淹死人畜甚多
平遼總兵毛文龍進呈地圖并陳戰守糧餉軍需事宜
上曰覽奏具悉海上犄形戰守等事聽相機行有在內應

各餉相關的不妨商確但不必露章傳布餉銀緊急着該
屢旨措處給發器甲火藥并天津本色糧布俱速解給[illegible]
圖將覽本內保舉官員甚衆以後不係軍中緊要事情不
得輕議
賑恤山東江南水旱災民
帝不豫改明年二月視學
島帥三捷
毛文龍塘報經把黃骨島分水嶺三戰三捷斬獲
夷級四百五十餘活夷二十餘名所得馬騾無數
杖禍首傅國與一百充南海子淨軍
命大學士顧秉謙朱延禧撫

冊封
光廟選侍傅氏爲　懿妃李氏爲　康妃
詔祔葬懷寧公主丁未寧公主墳側
說者曰此亦節省之一端也按順妃及懷沖太子
喪遺與自去年十月起至今將及一載一棄耕供養每
月共費銀八百餘兩各監掌印等官分派折銀每月三千
餘兩又支粳糯米二百餘石絲計一年所費銀四萬餘
兩粳糯米二千餘石可謂不貲矣若總等　皇子與
皇二女之喪更當何如此御史王祚昌有喪禮宜議之
請亦有此命是　皇上能
以禮制情者矣
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陳道亨右侍郎岳元聲等論權璫
公疏曰臣等遠在南中近日屢接邸報左副都御史楊漣
有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一疏列東廠太監魏忠賢罪

狀恭奉
嚴旨又見魏忠賢孤臣熟直招言董罪東廠一疏恭奉
溫旨因是在廷諸臣前後疏劾忠賢罪狀宜戮楊漣疏奉
宜納並奉
嚴旨群臣爲之駭然頃見閣臣揭帖奉
旨譯讓乃知
皇上竟念忠賢今昔之勞不忍聽其陳請不但不加香處
而已于楊漣則謂其指摘牽誣非無因而發不但不賜採
納而已又責群臣隨聲附和紛紛瀆擾不但不崇優容而
已此以知

聖心堅如轉石即臣等奚容益之頊耳哉然竊凜凜伏思
皇上一心宮中府中之所取平大臣小臣之所禀命假如
贊御嬖近之臣以一指蔽周天之日片雲掩白日之光竟
令盈廷忠佞口噤心悸曾不得關苦詞伸明法將使天下
後世爲
皇上此舉何
先帝嘗命漣等輔
陛下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漣並受顧命又感
陛下拔起之恩其奮激觸邪以其見聞之真者入告正建
忠于

陛下之職分豈敢妄有牽誣以瀆
聖明臣等知其必不然矣不第楊漣而已即在廷大小諸
臣一時盡抒忠赤疏論忠賢惡貫既滿必不可容楊漣疏
詞過真必不可棄此豈盡出于忠賢而比昵于楊漣哉凡
以公聽並觀見忠賢假以小勞恣其大逆是以部寺科道
諸臣各殫一心以効于
皇上奚容致疑不第廷臣爲然臣等仰窺
皇上以英明果斷之資親朝勤政請學不懈並閹宮中不
邇聲色不事逸遊不貴玩弄難得之物不厭披閱章奏而
又從諫如流任賢勿貳似此舉動光明宜庶幾于承平之

異然至近年四郊多壘而未弭又加以天災地變物怪人
妖種種選見雖中外大小臣工官守言責亦各恪恭厥職
而卒左支右吾捽捐不遑邇來愈見 朝政參差 國勢
搶攘物力凋耗世界勞敝豈無召致而然今槩忠賢罪狀
如是假令十有一眞已足虧損
聖德傷和致戾況如是臣博採就中十無一虛
陛下尚且拒之不信獨信一忠賢而不疑豈諸臣反出忠
賢下哉豈任忠賢服食起居之勞便足致
皇上于堯舜之理哉臣等又有以知
陛下之必不然矣

陛下秉道執邪洞燭事機若徒念忠賢勤勞末節遂舉魁
柄而授之忿所竊弄任其決裂姑息養奸優柔釀亂謂將
以是酬勞何稱實之太重而視天下太輕耶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家法者
祖宗之家法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
無赦今忠賢違法若此而不一問將如
祖宗何夫不法
祖宗即非所以爲堯舜竊恐
先帝在天之靈必惻然有恫于忠賢矣臣等益用凜凜合

詞上請伏乞
皇上勅下閣部集科道諸臣將憲臣疏列忠賢罪狀及
臣疏論情節逐欵參實情罪擬疏
上請恭候
聖裁即賜處分以消肘腋隱禍萬一垂念其今昔微勞稍
存顏貌亦乞亟罷厥務置之閒宅仍一一暴其罪狀布告
中外俾咸知
陛下威斷明察去大憝以順人心豈不休哉而又愼選小
心謹愨近侍填補監局供事諸凡一遵律令勿得相沿蹈
惡如是而宮府一體
祖法昭明成規
陛下英資篤學漸登堯舜上理其于
先帝惓惓顧命之重慎乎其有光矣奉
聖旨這南京九卿公疏所奏事情屢經諭明已有旨了該
部知道

八月

禮部左侍郎薛三省充

實錄副總裁編修姜曰廣充纂修官

順天鄉試主考左庶子李康先左諭德王祚遠

時初九頭場因村舉數至六千餘名人多雨猛阻塞宣[illegible]府尹[illegible]名不能識聽[illegible]至巳刻方出題[illegible]提調官[illegible]

御史袁化中叅革錦衣陳居恭職

黜師魁岩頭寨

謝里一司乃興清偏鎮之藩籬官道轉輸之咽喉也先年杳場山苗[illegible]二載始殄故謝里建造城池[illegible]屏障自[illegible]平茶苗各修宿怨始而[illegible]而[illegible]岩頭[illegible]香[illegible]山[illegible]動四衛[illegible]

[illegible]

宣大備虜

[illegible]

禮科盧時泰條陳時弊九極一曰民生凋敝之極一曰財用匱乏之極一曰仕路躁競之極一曰老成凋謝之極一曰人心渙散之極一曰法紀凌夷之極一曰名器濫觴之

極一曰風俗奢侈之極一曰災異譴告之極

詔肅朝儀

是日上御門左班有嗽聲六科恭事華亭御史科傳出班事本違聲低不明爲此戒諭以後朝官進左右掖門勿高聲說話當朝與錦繡不許用天青明綠顏色著鴻臚寺傳示各衙門禮遵行

褒封五經博士孟所舉母張氏貞懿

耕耤田

命照萬曆八年例行

加順天中額五名因視學監生侍班人多後不爲例

禮科查守典請申明會典輿服之禁

時戚臣多越分比例互請肩輿不知非例洪武中一款內坐轎止許婦人及官民老疾乘之在景泰四年一款在京三品以上許乘轎其許違例在外各衙門俱不許乘轎在弘治七年申明京及在外文武官員除奉有旨及文武例應乘轎者止許四人扛擡其兩京五府事並內鎮守守備等項公侯伯都督等官不分老少不許乘轎違例乘轎及擅用八人者皆實奏聞又萬三年京在武職衙門及勳戚等官俱不許擅用四人轎與肩輿及擅用交牀上馬違者聽科道官及巡視門參奏重處今皆違例僭用甚至士人服紅黃優珠履遊人張宗傘于都中僕役服色衣千朝人自丁冒監頭巾不知是何出身而朱履便服看來知是何官紛紛擾擾殿論禮部出示申飭者

黜師破平茶

陝西地震豕妖

恤商[illegible]

臨行凡此稍社有盤宗之安臣康弊有不之懷謂不且不能也

署國子監祭酒事禮部右侍郎蔡毅中監丞金維基典
士門潤開鄧光舒王裕心助教張翰南徐伯徽姚士儒
孫世裕董天颯學正王承典將紹堂學錄蔣雲翔杜士
基典薄尚民懲典籍陳烈等請納忠言以杜禍源安
宗社疏曰臣等在監日以忠孝節義之道教訓諸生凡事
惟遵益現不敢一事一行有違 祖訓爲
皇上敦風化之本源也縣曰天子將出受命于祖受成于
學益言學校爲積思廣益之地爲天下公議所從出也
臣正與諸生講爲君難一書忽接左都御史楊漣論劾
內監魏忠賢二十四罪疏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不鼓

掌稱慶以爲
皇上有忠正之臣如此寮采有忠直之友如此
祖宗社稷有靈得忠正之臣如此以爲
皇上見疏必憬然悟赫然怒雷霆之威加以三尺將疏發
下九卿科道逐一究問以正權璫之罪矣及奉
聖旨乃
皇上不惟不行而以一切朝政皆云親裁是
皇上以奸璫爲真忠真賢而代受其過矣合監師生無不
拊心愁嘆不已也臣謂二十四罪魏璫之粃膽顛冠大
端畢盡矣臣不敢勦說而同以責

懼罪之至

天聽經云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夫勦說者竊
取他人之說以爲己說雷同者聞人之聲而附和之也
臣皆不敢惟則古昔稱先王臣敢爲
皇上陳之古昔三代而後漢隋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
與處權璫之法載在通鑑臣不必言
太祖高皇帝及
列聖受權璫之害處權璫之法載在
實錄臣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
武廟毅皇帝之處劉瑾
神祖之處馮保二事願

皇上遵之夫劉瑾在
武宗左右其初不可謂不善承事稱狎親矣不可謂不信
任不聽從矣後一聞諸臣之劾奏夜半自起擒而誅之
武宗之威明何其決也今 國史載之以爲千古美談然
武宗猶在壯年也若
神祖之處馮保眞可爲 聖子神孫之規則矣夫
神祖臨御年方十齡馮保左右扶持盡心竭力與張居正
內外輔相一時中外嘖然稱之未幾馮保少作威福方
萌尊擅臺省抗疏劾奏然亦未有合朝公疏也
神祖遂不動聲色而戍保于南京以中國法以保全其首

欲於
朝罷跪以候
旨聞忠賢云但謂
皇上入宮不聽羣臣遂止今欲于
視學之日羣臣及太學諸生面叩陳請矣夫公莫公于舉
朝公莫公于太學皆謂忠賢之當誅也而
皇上漫不經意豈合朝諸疏
皇上悉未之見歟不然何初猶
批答數日以來但有及忠賢者留中不發如此蒙蔽其中
寧可測哉伏惟

皇上將楊漣之疏發下九卿科道一一從公究問
皇上不即加劉瑾之誅而以
神祖處馮保之法處之俾得全其首領而免于誅戮則恩
威並著千萬世後將
皇上與
神祖並美矣臣等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領至享四十八年太平之福
實錄紀其果毅史臣贊其神智今忠賢在
皇上左右也無馮保之功而備極劉瑾之惡何也劉瑾雖
多僭踰未聞以私塚而等之
陵寢也劉瑾雖暴當宮未有死
宮妃　聖儲之蹤迹也未聞以
內操之甲兵內將入
太廟也今忠賢
宮中之受害
陛下知之外臣不敢盡言即

內操一節炮之聲驚天動地而
九廟之神靈不安每郊
太廟御路之上乃勒甲兵圍侍如麻兩豈掖
聖躬步行如飛臣等跪迎跪送俱在甲兵之後欲一望見
聖顏而不可得設使有奸細刺客僕于兵戈之中是時變
在呼吸何以為計此二十四罪之中所當即行罷禁不
俟終日者也至加以門戶而驅逐正人以無辜而枷死
多命竊恐黨錮之禍成忠諫之臣不免于凶人之手矣
此二十四罪中無一不當悉究而此猶當急行昭雪者
也漸不可長若待其惡滿勢成不可救矣昨舉朝羣臣

九月

偏沅巡撫李仙品奏請設兵三萬，倘稍之，以備策應[illegible]

原任大學士沈淮孫如游奏[illegible]

命各省搜羅誌傳奏疏文集等書，附進表朝覲官齎進[illegible]

備纂修編輯[illegible]

禮部右侍郎蔡毅中既與瑞作四疏請告

命留總裁 實錄

諭內閣

聖諭，朕以東事孔重，于殿日開獻界，布宜兵威，震壓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旅後兵有次緣，其摹盔器甲等項，巾諭折何以時[illegible]

[illegible]

發內運庫，併新造神器軍器精堅堪用的，商發軍前應用[illegible]計發安邊神砲、虎蹲神砲各一百四十位，佛郎機九千位[illegible]內提砲八十箇，三眼鐵銃等，全明盔甲一千項，大小弓一萬張，火箭三十萬枝，各樣腰刀一萬把，各樣長鎗四萬千，開山等斧四百把，斬馬刀一百二十把，勾進鎗三千杆[illegible]差總督提督內忠勇營御馬監掌印太監劉應坤，與同忠勇營付提督[illegible]太監胡良輔，親用陶文，督率中軍[illegible]守誠，并牌子手金捷等七十七員，齎至該監局庫查照[illegible]撥數日印信揭帖二本，一併解赴[illegible]照數驗收，用助[illegible]威，以備征剿滅虜之用。卿督師行邊[illegible]

計，朔進營設之安，堂廟堂備，與勞苦，朕日夜念，特賜尚方[illegible]朕調蟒衣、長羅各一襲，采段四表裏，銀三百兩，以示褒[illegible]至文武將吏，効力宜勞，戰守各官，軍行關密，方准解功[illegible]銀備賞，賜御前銀十萬兩，各鎮牌，承朕褒獎，守[illegible]一百五[illegible]定，酬卿不時賞功諸需，卿以心膂親臣，肩封疆重任，指畫軍國大計，除章奏批發外，一切情形機宜，不時人告，仍密閣中奏揭封固，徑送朕前，庶借邊籌用，負廟略[illegible]歎至意。朕時佇望焉。特諭。

朕九載奉臣王□善賞與，

[illegible]

[illegible]

未有奇傑若世也，共事者[illegible]其貧生[illegible]

[illegible]

雲南副使周三錫致仕。

公有練達之才，沉毅之守，汪濬之度，人在其宇下，如入春風中[illegible]

命瑩葬贈太常少卿楊繼盛。

平遼總兵毛文龍獻俘疏曰：臣自壯年秋冬，兩大牛毛寨之捷，敵愾倍增，于是哥將營兵鼓舞，練膽率之，深入[illegible]有烏雞之捷，今春夏金州宮兆上下把官寨堡[illegible]甜水站高嶺伏兵東南[illegible]海州[illegible]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三

永寧、鎮頭、寨、佟班、勃烈寨等地之捷，從地自金州至永寧
堡、旅順、岫巖、蓋州以及清河、寬奠、靉陽、湯站、鳳凰城、併鎮
江一帶，計地千有餘里，已經逆奴爭守數月，以來與
奴有報怨之讎，我兵先發制人，屢挫其鋒，從共斬首級
七百二十六顆，生擒活夷十四名，擒獲婦女萬名，撫定新舊
一名，金重德據有傷札符驗，一併發覆，除備開功次首級
外，其活夷類發奴兒獄之　閣下全賴
皇上之福　社稷之靈，諸大臣之略，閣上指示之力，登、津
應援之功，許中書鍋賣鼓舞之神，群將士戮力同心，當先
用命，賊不能猖，遂爾以少擊多，兵成列而載，揚故疆，失而
復得，所以屢戰屢捷，臨危致勝，成功較易，人皆曰臣之功
也，臣實何有焉，伏念臣受
命海外，荷
皇上不次擢恩，誓與逆奴勢不共戴，稍有機毅，即倍道長
驅，奴且退從舊遼陽，而不果，後衆族順新城，以爲攻復之
計，臣急尾其後，搗其巢，作其狡歸，彼方首尾兩端，自顧
不暇，安復他圖，所望鎮御充足，閣上先應，便可充復兩河，
直搗其穴，唯是借箸而廢，汗馬千城，皆萬死一生，得博此
捷，既無按時甄敘，以激死宿飽之計，又無顯名厚實，以
慰披戈帶甲之發，恐英雄百戰之氣抑且灰，豪杰任

事之心所望　量材授官，如奮勇設謀諸臣所宜酌量賞
授加銜以酬其勞者也，臣察諸將士人品心術，悉忠貞不
二，忘身徇　國之英，其含贊序而就退，荒撒生死而拼金
革，固忠憤所激，亦好名之念未有以鼓之也。
皇上若以遼平之後收功紀録，而補其立功，不若因允係
之時先事超擢，責其速効矣，伏乞
皇上俯念海外效惆，孤軍用命，諸士亟　賜俞允，
勅下該部速爲題覆，將參將陳繼盛等照項加擢，參謀葛
應貞宜加實授職銜，以示激勸鼓舞者也，其陣亡官兵王
德栢等共三百三十八員，所當優叙以表幽魂者也。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三

時毛文龍献俘至長安，爲鄭以功在海外，來河聯寨遂
傳單會審，約於本月初五日中府審夷，初六日朝陽門
外會審，報是日三法司，并兵刑科臣，河南道俱在，十二夷
至堂上，劉販等五人，係發解，言語條陽旁立，通事代
稱有言其爲官兵爲將，當陣擒獲，事之處，實盡不可知
祿之皆無夷狀，功當歸叙逆之律，而幼童四名，婦女四
婦一，俱住旅順，原非地方作孽之人，不過山居夷民被
夷執擒獲以歸者耳，哀哀無知，發之或傷天心之和者
之盛影
時於是台臣袁化中上言，臣查律令所載，凡叛
逆之族，男子十五以下，婦女不計年，皆免刑，給功臣爲
奴，今楊把等四人，止十五以下，而劉既等五人，雖年當
不齊，乃不計年，長也，事與律合，伏祈
皇上大開好生之心，以施寛貸之恩，將此九命俱免行
刑，不惟慈祥所斂，上召和氣，即四夷聞之，有不歸允
向化者哉，乎後我文龍將士宜行一畏，臣以爲論功行
賞，只宜就島上諸將士言之，若泛泛叙功，中外之人無
一不從，一不入，泛泛川惡，甚願當事者慎之，往時獻
俘之凡告
賦今日之事，萬不可出此，臣恐當事者，或于一時修大之

不□□□□□□旦□之循行之臣以爲□□之□□罰□
于□爲其實□□前平之實也今如之貨附如故李利芳
□□□□之□□□□□□□□□□□□□□□□其德
□□□□□□□□□□□□□□□□□□文□或
□□□□□□□□□□□□□□□□□功在數
□□□□□□□□□□□□人心
□□□□□□□□

逆賊陳其愚伏誅。

其愚至安邦彥之□□稍後交邦故逆苗皆出其愚問造
仍賊□指數巳甚□佐何而又爲路以指王應麟貴
□情□□逆及泰如等奸我□其□可一日不□者李鑑
□□□□□□□□其陸郎楊□之□安西之耳目除
□□中之□□
□□

糾輔撫承宗出關

大學士孫承宗請戍□臣楊鎬熊廷弼王化貞等□不允

□□□□一□不□
南京□科給事中□□以江南被災之民急不能忍荷□部權□
疏緩不切救乃上疏曰東南之賦甲于天下而蘇松常鎮
四郡之賦復甲于東南非其地廣利厚足以倍他省也計
東西橫直幅員不過六百餘里而提輸五百萬六千有
畝之所入率幾而漕米連耗二斗丁白銀連加派若干
分以時價斗米一錢等之每畝共輸正賦三錢餘銀矣而
運糧收兑解布等之飛差足以傾家蕩產者不與焉然
派屢加民之皮骨雖盡猶忍死急公者祇以年來□□
可當所入以供歲額孰意災天不弔洪水滔天□□
務本之民輪賦呼籲地幾荊先以其被災之慘者為之□

郡四五月麥收成時也自今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二十
四日雨點如麻勢如傾盆凡三十餘晝夜不休而麥泥爛
無顆粒矣五六月禾插蒔時也窪者多僱人工車救高者
又貸金錢插蒔無失之于麥得之于禾耳乃六月朔後
之雨勢比前更狂更驟于是圩岸圮崩田河混合而苗不
能插寸莖實架室于楊樹之巢繫舟于庭樞之上雲水連
天所陌如江長海闊。煙火斷絕村落皆蛟穴龍宮假使前
此之雨稍後民猶得留二麥以糊口于青黃不接之時後
此之雨稍前民猶得留禾本不至盡于澎湃若天之日今
既腐春麥而絕之又誘民貲而竭之正撫臣所謂災甚于

戊申而戶在南中此等情形皆得之目擊者也至近日景
象更有可異者戊申之水易盈亦易涸茲去大水之期几
三月矣海潮以驟漲不容湖水又暴溢難洩迄今高低之
鄉猶一望無涯三宋之都尚乘船入市此一異也萬曆戊
申之水民雖艱于食而魚蝦所產最多故小民皆得網罟
之利以自給若不知有荒者今以如此之巨浸獨不產鱗
受害而受害中之利偏與戊申異此又一異也鮮食與粒
食俱艱恒心安得不同加之以盡役入口嗷嗷忍珠桂與
何來惟搶掠可苟活于是群聚勾連以借借爲名欲強闖
富舍之廒壓撫臣之廨今者于是胡行亂走乃忍餓不得

發强搶販夫之米，產積臣之鄉里者，此撫臣所謂不敢詰
不得不言，而臣在南中，又近日論亂之景得之確聞者。
然使止于民窮術之可耳。獨蘇郡之民游手游食者多，
有業不過輦玉點翠、織造機繡等役，一遇凶荒，此役遂
所用，而立窮于論，故奸民往往乘而亂。臣猶記
神祖時稅監孫隆以榷稅爲名，偏袒一呼，千人立聚，白晝殺
鄉官宋杉捨一空。萬曆庚申，因遏糴米騰，一二饑民登
微商之米，有司稍繩以法，而隨有萬人屯聚府門，毀
役，几致大變。况今日閭閻之消耗，益甚于昔；人心之思亂，
益甚于昔。如雅揚敢兌裝與逆徒所世
心，奈何不預爲消彌，而堪令心腹之地再有剖裂肘腋之
患，坐視蹂踐也乎？然其故不過米貴爲之祟也。臣以爲欲
地之安靖，必先定米價之平；而欲米價之平，必早　下改
折之令。我
皇上若亟發德音，明告以天啓四年分之漕糧四郡盡行
改折，每石五錢，則人皆知江南係百萬之米，而富者不必
留以射利，販者不必靡以爭贏，米不期平而自平，衆不期消
而自消矣。且以今歲漕事度之，亦有不容不折者。漕
山東妖變，回空已阻，漸類愈遲，翳至六月，未齊瀕滄
者，竭盡心力而莫可挽，勢必將壓下十年而折之，既

漕規又可蘇民命，無損于上而有益于下。想
廟堂之上計無出此者，臣非不知漕儲甚窘　國大計，河
虞窘迫無策闢之，擇害莫若輕，而用財太嗇者究之太費。
嘗驚心于齊蜀已往之變，寧獨不能貪土之毛，又倍加削
年之費。臣是以權于緩急輕重，而願
皇上暫捐一年之入，長貢四郡以萬年之供者也。想撫臣
揭疏旦晚呈到
御前，乞
敕該部將撫按二疏與閣臣省台徐吉等疏亟議，再復災
重者蠲，災輕者折，于以沛

皇仁而杜隱憂。
社稷靈長之慶端在此矣。然臣因是而慨南中傳造之監
焉。
留都之被災同也，思亂同也，
將撤之匱乏同也。臣自七月奉
命巡視營操，見內監日催綢布，併制帛該部方苦無以應，
而黃紅銅錫、琮瑗、鼎彝、山龍、螢及進茶果等件，而傳造又
至矣。夫此項錢糧數多，開天啓二年之成造者尚未解運，
曾幾何而又以可省之務，空懸罄之帑。古者年不順成，昭
表布措木闕裂，亦獨山澤不賦，今何時也，遼土淪亡，黔師

新喪脊貪殘遁而走冃三路後棲蓮妖雖滅而失業之民
又動水旱盜賊天地時有震裂災變無日不書九邊之士
方枵腹以控結草澤之雄日窺覦而嘯聚此不減損示恩
從派汲于供應之器物恐非
明主意也內臣啓之也夫內臣受
恩隆盛正宜為
天子節財裕民輩 國計于磐不而後此輩亦與之俱安
若急無益之役以困民爲一旦變召禍此輩身家又于何
處安頓雖有金玉焉得而享諸是在
聖明超然遠覽毅然獨裁

諭該監毋輕請
旨下 部該部毋輕得咨報南使南部不盡之物力尊留以
佐軍興勿徒以資尾閭于今日救荒一策豈曰小補臣職
掌所關又慨于中不得不因論荒而娓娓及之惟
皇上詳察
部停刑
以甲乙建議郎不 天禁道
皇祖恩例故也
鄆泗盜平
山東逆賊魏光緒從秦孫自鄆滕用兵而後已經先後
重巻臣趙彥力招撫勦竟無意外之虞矣臣差新
勞勦時止鄆泗接連去處一山內值巡撫數奸人異非
省保該賊即聚然而為賊不多一時可查處方官滑之

錢心即可臣到嚴也隨經臣出示撫論附散安插而鋪
縣官關事糾異竟不照管新調各官又以都臣遞未
卽役任兼之舉馮為虞河工中潰各處假民團聚于鄆
泗等處者約有三百餘人俟出搶掠設緣州知府于尊
文衛都縣知縣郭人吉到任之後親諭賊巢安撫李守
巳等七十餘人皆謂都里處遠太具悉許無門不得巳
圖數山谷願就招撫等語隨取各親詳保結人保甲
仍各捐俸安插鄉境速寧所給酒飯無發日內可了而
鑾崗好提吏書劣生濟不法等借言賊數千挐有三
大營等語搖惑遠邇民心偵收
登府兵承奉借言蒙兼首選輻重都知府貴有蔥歲切
禁止民心猜定各官于是張大其辭爭言幾萬表千無
請兵進勦而領兵官途次稽遲又不杜其場路以致下
處出恆四散搶掠警報月至變在目前隨諭撫臣檄
知聚詳悉臨盡而以其從閻中往返商確朝夕籌畫舉覆
全佰亂史言滿不浴等立刻下獄嚴論各官十日內或
勦或撫不行平定安插者卽行
題參重處積議當管所州道右布政使徐從治親論
嚴撫兵以示威之之勢傳牌以示撫之之覆復該部
知縣衆人言仍諭賊巢前以禍福各賊一一見舊[illegible]

而至隨該導知府張同知郭知縣偏行親審原係縣
者歸鄆泗長安等縣曲阜等處共各歸本處
安插外省者類便四散仍各詳造花名文冊備開報
外復該知府會文衛參將李承恩督泗水縣同知張萬
目于本月十七八等日親詣各山內搜索絕無一
賊惟滕縣兩伏山尚有舊賊三十餘人隨該曹知府李
恭將郭知縣領兵親征旦夕可平等因各票報到臣該
恐有中變未敢輕信候至本月二十二日據所州道徐
布政回省臣同三司官開門迎見及同在外三司官親
行勞問但云地方安靜無一賊等語見在各官及
隨傳各官役親行當開名冊牌各處留兵防守臣已行
文責成及秦安等處應行救援安撫各官宜各行文傳示
一外臣蓋因是而不能無責守土之臣也者臣身任
一方獨盜民是其職實今兌事一陡然祭事臣又不
賊拿及至事勢猖獗莫可救拾而一味請兵勦喜賽
邀功起司民駐而頓令至是地且如一派申兵之法
有何難事臣久境首列條約相見郎行而論及參官査
勅官無一事行而入奉以速李擾各府參貴縣酒縣曲
專聽撫息等縣等處入賊以失事不驚兵失乎將既不能
行臣之法矣在至今日始乃敢優言賊勢甚何無恐之甚

[illegible]

也今事勢初定臣尚以各處方完全什之一各守令殘罷
典守之考覈之法自後不行兼以兵荒而撫以失事罷
者一次二次見參賊三次事狀類
題罰依三個月殿罪奪賊兩次者罰俸六個月五限
嚴拿適限不獲是諸降用如只兵荒不必指者遽
出地行參處失事地方不論何患流賊止責該地方官
不得借口推已故諉推諉于州縣道府統論合屬州縣官
失事四處以上聚賊至二三百人以上不行解散捕賊
行
請旨者一體
題參諸罪如是而仍前不至行捕賊不散臣不信也
如臣言可採伏乞
勅下該部即速
題覆施行臣草疏已畢聞知總督熊人言又將遠去賊
首戡聞至賊巢擒捕其餘賊黨兼營兄在追逐
旦夕可了郡縣之賊大槩定矣敢奇羅查勞報

闕議纂修
神廟實錄應分任責成按年完進

[illegible]卷二十三

上從之命名官加意綜揩協恭裁酌務期早成大典

大學士孫承宗疏叙關外勞臣

其略曰關河依舊之役將吏當是閣門而廣郡承里鋪
殺大東兵方自人之心可以與敵相持及案前于時視中前
即為所恢復而前屯寧遠各城已以九月遣經歷程
審開各營兵馬之自寧前者而東至前屯皆巳自前屯
脩寧遠及城等兒收復之民而安集之民百餘人以騎
守所得總兵趙率教以三千守前屯而鎮撫之墾荒新
振撫不可知之人來不可加之地而兵手為防捍賓為
役令所部官兵六千餘名皆其所招撫者盡歸實為
守據河而安先安插遼人五萬有奇時其之衣食還粟
以資屯為勸為懲不責公家一錢而時出其餘以修堡
臺故勞城入寶有新收寧其馬騾器甲關公私其數
十頃即將年分屯可值十餘萬其修城有功思有堅工
一真可為百世全計其兵馬錢糧算分明不獨手不沾
一錢亦不令部下沾一錢而莊等遼于後見遼官咸循
此一官者猶舊衆間新功衆中德撫一闘難又死未葬
而更從臣其遼事且而發碑于其撫父歲變獨先獨

[illegible]

雖共所為臣所以謂臣勞者其在意氣揚擢不爾則有付臣總
守也當加意兵當以勦撫兼長所先為中軍從衆為其借遼之寧遂送
兵滿桂初以勦撫兼長所為中軍從衆爲借之事遂送
能遠降夷撫賞一意用衛其民留約束兵丁無賊相
謹撫其西虜役我將選役我西來撫民于是衛以傳何
之役尤世禄斬獲四十二級奪遼馬六十餘匹而精銳
受敵雨首至異性招撫之書屬將撥及料器撫叙而桂
以臣言之定者可二十餘萬當撥科慰與屬有功簡
遂殺一者先遣諸責而房諸言去當是寧野盡權
諸之穿房珩城盡遼房髮之遼于而衆方參擊兵盡烏合
特能事料理人實奚補合兵民五萬餘屯種至五卜
堅而關堡從來事人為實其撫合兵民五萬餘屯種戶牙
而關撫鹽來事有其體恐人情能保障戶牙蒙
別須心所驅使丁壯能用兵死力至假胡服以從一射殘
步用間諜以往來戰巢賞出人意表而每欲獨出路
以當賊且以諸勢之材而荷就服善每事輒以超卒教
相倚乃至精有所不實故寧夫官而不肯為夜關殘典
民戴為神墊而大凌河之役諜頭敵五百而合營盡爭
為頭敵此臣爲大勇流營與忠懇到從來中權之任
體貌寺降脫參將立為登壇而桂能表最矣開為地
執最登遼之區才既優為性復堪膺擢又撥直營以嚮

[illegible]

大用合與趙率教祖授總兵官仍管寧前衛事務其佐
先後出關防守諸臣如魯之甲等宜酌量論除叙其所
長而舉
為卿升

振輔孫承宗以病乞歸吏科許譽卿上疏請留曰臣接邸
報見督師輔臣孫承宗遣原臣一疏心竊訝之幸
聖明有揚鎬等姑待以不死之
旨大哉
王言神武不殺當刑罔赦備載是矣又見五防叙勞各疏
舉前後大小將吏無一遺焉有見任而叙者有離任而叙
者有死事而叙者有罪議而叙者或有曾經考功法處
旨處分而亦叙者識者曰遼土未歸叙闘遼而盡以難叙

毋太監旣臣猶望樞輔或借此鼓舞人心。共圖滅賊。是亦
一道也。故未敢據職掌駁正而不意病苦怨放之章同時
而至。夫樞輔不嘗更調各邊丁壯乎。不嘗備戰車于兩請
火藥于朝。及催器械于工部。括馬匹于太僕寺。將謀大舉
乎。
皇上近日不又嘗發　内庫之兵仗。捜　内帑之多金。皆
遣中使宣賚軍前乎。舉　朝方鰓鰓焉慮謀不萬全。必不
輕動。曾幾何時而乃以病求放也。然則進師者其耶。稱病
者其耶。不暇繁詞。就樞輔近疏亦曰。
皇上勑臣以漢臣亮唐臣度。寔請即以此効鞠[illegible]之[illegible]

乎。諸葛武侯食少事煩。爲敵人所料。猶鞠躬盡瘁。裴晉公
削平淮蔡。始奉身以退。開綠野之堂。故至今人一惜之。一
榮之。樞輔之病未必如亮。恐奴酋一日尚在。斯亦淮蔡未
下之日矣。說者又曰。樞輔久勞塞上。此舉當再入中書耳。
臣則曰否。從來伴食貽譏。史不勝書。而惟寇萊公之在北
門。韓魏公范文正公之在西夏。于古以爲美談。臣知樞輔
生平自待必不以彼易此也。不然昔之超同列而
宣麻者是何特恩。今之懷萬邦而錫命者是何　殊寵。而
草草以一病結局。夫豈當年慷慨誓師之初志哉。臣不敢
忌諱竊謂樞輔一卧病。則將吏人人解體。不知叙薦諸臣

者謂何。而計復出此。伏祈亟
勑樞輔勿申前
請。務成後功。毋緩失事機。毋踈防縱計。庶上釋
皇上東顧之憂。下答中外推轂之望。而
社稷封疆有賴矣。

十月巡撫程紹奏報玉璽見維濟大約以
聖明不貴異物宜登庸至寶以圖萬世治安其疏曰臣謹
按史傳秦併六國得楚卞氏之璧命廷尉李斯篆文玉人
孫壽刻之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遠漢以還相襲為傳
國璽至永嘉後沒于列國遂不可復得暨宋元符元真之
朝段義翟朝宗崔戓楊桓之徒遞合臯宗附會太妃假手
為僞按蹟相悉見於李微之楊慎所辨駁者班班可考鏡
也蓋秦璽之不足徵久矣今管河北道臣張夢鯨呈稱漳
河之濱得玉璽一顆親齎至汴臣諦觀審視方稜無缺依
然全璧聞至漢平世巳缺一角知此斷非秦璽至津潤瑩

潔精光內蘊應是數百年內物一旦風撼水湧出河恭誦
篆文八字誠萬年
天子之吉祥嘉兆也臣以記載所傳聞實有不在此者昔
王孫圉不寶白珩而寶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獻
普政於寡君齊威不寶照乘而寶照千里之臣彼叔季侯
王寶得其寶因是猶能名斷列國聲施來茲斯足述耳今
聖主惜才賜環拔滯固宜哲人布列野無留良尚有一代
名臣如總憲鄒元標馮從吾尚書王紀周嘉謨盛以弘孫
愼行鍾羽正余懋衡侍郎曹于汴等沉淪丘壑咏賦白駒
不及今大用人壽幾何又有一斥不返之詞林一錮不起
之臺諫此皆
皇閣祖祥
盛朝珍寶臣不能即于
天聽故之
明廷乃僅僅執一古璽光致比七十二代之後故事臣實
羞之惟是玉璽之出實托職封疆之內事關覩異道路喧
傳郵亭驛使恐方聞之
禁闥者既不應還瘞地下又不敢私秘人間欲議委的當
官員恭進
殿闕蹤涉首獻亦非臣諠然似應少緩須史恭候臣

皇上之命至璽之世代篆之工拙俱非臣之所敢知也臣
廷且固不能歌天保之風始效華封之三祝惟竊自附於
尊
君好
君之義伏望
皇上達觀承命之真符不在偶藏之舊寶怡神寡慾親賢
納諫在
朝之忠直勿專蒐拘遺野之名流急為登進圭瓚集於
清廟瑚璉貢於明堂藹藹吉人為
天子賛襄神器永固金甌雖謂虞舜之黃璽夏禹之玄圭

至今存可也

九月初四日臨漳縣學生員王思極王燦同鄉民郭一秦等在本縣地方旂本庄東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平地忽風大起旋遶直轉而上視之即出黃白色物一塊大如斗晶瑩異常光耀陸離龍紐龜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重一百十餘兩上有篆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奏聞命進表官齋進

福建撫臣南居益遣兵破走紅夷焚其城獻俘奏捷其辭曰紅夷之睥睨彭湖自辛丑郎始非一日矣彼時賴良將講媾猶能以三寸舌立功而此番到彭湖則酋長不止一人酋衆且以千數築城據勝實懷久假之心為食啓疆每作橫敵之勢海天風雨盡染鯨梟閩越山川幾成腥界安危所係寧惟半壁藩籬強弱攸關幾累

靈長社稷所幸

廟靈默祐將吏同心共擊楫於中流必滅此而朝食往年中左之役業半盡於殲俘此日彭湖之師遂全收夫掃蕩壓壘而營者三閱月固知釜有游魚毀城而遁者十餘艘已見穴無伏鼠稍開一面見天地之包荒恢復寸疆亦山河之增壯蓋惟皇威赫震神武丕揚睿勿定九伐之謨樞府佐六師之命臣等忝承重寄幸効微勞銷鋒鏑于中興願為嵩矢慰

冕旒之南顧敢作蔑除謹露布以聞知

天顏之有喜也

閩久受夷患但向來寇泊海上忒市舶猶可逐逐據彭島築城三載以來進退自恃無以彭湖風濤為險難戰官兵彈壓蹂有中左之劇夷無退志於是南撫臺力主渡彭搗巢之舉移會漳泉募兵買船選委守備王夢熊諸將士開駕于天啓四年正月初二日縣吉具突入鎮海港且擊且築壘一石城為營屢出奇攻各有斬獲夷退守風櫃一城寨月南院發二次兵策應舟師委加都司顧思忠等統領至彭湖鎮海會齊嗣是攻打無虛日夷猶然不去南軍門慮師老財匱于四月內又行巡海二道親歷海上會同漳泉二道督發第三次接應舟師委海道孫國禎督同水標劉遊擊彭湖把總洪際元洪應斗駕船于五月二十八日到娘媽宮前相度夷情地勢風櫃三面臨海惟將上嶼一線可通擬斷深溝舟列守宜先攻舟後攻城舟不可泊城必不能守夷遂

于六月十五日誓師進攻夷恐為留有民內應盡殺放還適南軍門又授方略嚴火藥火器接應即日運火銃壁陸令守備王夢熊等直趨中墩紮營分布要害絕其歸道與共兵搜擊其號城夷亦又令把總洪際元等督兵應援將泊鎮海營前海船為犄角水陸齊進七月初二日夷計無復之令夷目同通事赴鎮海營面見求和一路孫海道同劉遊擊嚴責令即日遠遁信地遂師攻勦無遺初三日我兵直逼夷城夷分兵三路齊進而夷恐甚牛文來律隨竪白旗差通事[illegible]宮袁棄牛文來律求暖留吧[illegible]公夫進報本院遂漲作歹乞緩進師容運糧米上船即當[illegible]退地孫海道會恐攻急彼必死鬥不如先復信地伙一網盡之為穩然許之夷果於十三日拆起運米下船止東門大樓三層為舊高文律所居尚留戀不忍乃督王夢熊等直抵其巢攝盡行拆毀夷船十三隻俱向東番遁去我師對壘營防其復回并議酌善後事宜是役也同心戮力諸臣則有按臣喬　左布政游漢龍陸完學康使[illegible]參政朱一馮副使高登龍參政孫國禎[illegible]副使沈荃顧桂紹龍胡爾慥僉事蔣寅亮知府潘師道同知趙綎通判舜齡推官林棟隆郎中甌文知縣李紫[illegible]

延議劉斯濂陳以瑞等武臣何[illegible]
南路副總兵[illegible]
文錫遊擊鄭嘉謨[illegible]
洪應斗守備王[illegible]
剿功次陞賞以[illegible]
夷市立名色長高文律[illegible]
起
曹於汴南都御史
慶陵王完
申飭監規
時監臣言太學爲首善近來成規[illegible]告假不已且
起撥起撥不已竟欲納班所需[illegible]告假不許曠撥
不許借假借[illegible]免坐班則考較有時[illegible]微有
糾[illegible]教之初意矣相應題復申飭其
先附[illegible]出身[illegible]貢[illegible]八箇
月充附[illegible]
改浙江南[illegible]
命行人姚昌蘇護送故都御史孫瑋喪回籍
兗州知府曹文衡以平[illegible]功陞兗州道右參政
原任太僕卿史孟麟以
國本功得
贈恤典
進王天瑞承寧侯郭振明博平侯
兵科劉先春請用未盡用之賢以暢人心疏曰先是南銓
欽家宰臣集衆論以鄒元標名上一時
聖意難測慎重不報中外[illegible]議騰涌至有金鏞勿陳東[illegible]
[illegible]其來舊矣[illegible]內[illegible]以來而無不[illegible]

[illegible]爲已[illegible]
[illegible]可不停

今爲從吾以南憲晉大司空矣余懋衡南宰曹于汴南憲
大第報
俞旨矣獨元標未有所底一似留銓舊旨果
君父之有成心而拜禮難爲傾[illegible]之拔棄物拔茅之頁
不勝連茹之[illegible]談者[illegible]而臣竊以爲不然夫元標筋力
未衰者也設其果衰几杖之須從古自有優處元標狀下
餘生天留之以裏堯舜之治意者實曆[illegible]注几杖遺意不
欲以筋力煩老臣乎是
皇上之意原非厭薄元標昨陳良訓
聖主無成心一疏奉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三 四十四
旨該部知道則以推擢付主爵矣是
皇上之意又未嘗不欲用元標今日者
聖意漸昭且衆正彙登不謂非同陞之漸顧人情疑信尚
半
皇上於此亦何靳一如綸再
勅啟事皆一視之仁暢羣心之望以見元標立須起用者
也
中朝士紳又誰不加額彈冠也哉
兵科王鳴玉請停貢例以惜名器疏曰竊惟國家二途並
用除鄉會兩榜外額貢循資恩貢考選皆以文字爲致身

地故雖門戶單寒之士肉食紈袴不致與相頡頏豈非重
詩書而恥以賄開也哉其他事例輸貲盡屬末局雖先年
例貢偶一舉之限人限時隨舉隨罷天啓二年工部以
陵工議開遼視利道臣劉弘化劉芳力持不可三年戶部
以濟邊議開奉
旨各款俱
允准例貢獨停蓋于萬不得已之中寓愛惜名器之意焉
須遼視臺臣疏上部議
陵工十月限完事急無措暫開貢例內有十人可得半萬
之語工完卽止法非不善而部疏爭執科臣調停稍示兩

存之遂倚爲銅山金穴一往不返夫以
陵工則十月已報竣可以止矣若曰海邊雖盡天下之庠
序而貢之毋乃猶未足乎臣約而言之有不必者三有不
可者三廣寧陷矣遼陽失矣兵無片甲例無粒米此告身
易一醉之時猶不以正途爲市顧冒濫于泗清觀是重出
命新之日乎其不必者一兵可核也而不核餉可查也而
不查稍一留心可餘數百萬乃泥沙虛擲于紙兵而錙銖
濫取于正途乎其不必者二例開于庚申之年天下庠監
輻輳雲集今已五閱月所得幾何
爾冒濫爵之虛名其不必者三庠生曾經學臣優取盡一

時譽髦閱各省賢書中式大半今一趨于捐士風日下士
氣日卑所憂不但在乏財矣其不可者一富者倒出囊中
貧者鬻之借貸仕宦之捷徑取償於他日欲世不濁民不
窮豈可得乎其不可者二兩部取數既多吏部選法益壅
正缺又少勢必與貲郎等是
朝廷以正途爲餌而懸天下之寒生也彼斯蹶之才階身
未艾尙欲逐初服又可得乎其不可者三有此三不必三不
可而昌昧行之得少失多當事者可不深長思耶
降吏科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御史陳九疇吏部尚書
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乞罷

允之科臣沈惟炳疏救亦降調時山西撫臣缺南星見有
行能以求之者故特以太常卿謝應祥沉靜有爲能稱其
職言于員外夏嘉遇嘉遇述于掌河南道袁化中化中深
然之及化中遂過大中告以故應祥曾令嘉善大中其知
其才守力贊遂會推焉乃御史陳九疇論應祥昏耄大中
有所私其間訐辯不已有
旨會看吏部與都察院等衙門復疏言臺臣論人失實九
疇大中嘉遇各降三級調外任及
屢責部院大臣含糊偏比于是南星攀龍皆引罪去大學
士韓爌朱國禎等以一事而免兩大臣降處諸言官且御

批徑發不復到閣而憲臣一疏直示帖又蒙
御筆改擬大駭聽聞有傷
國體具揭請留三臣并宥言官
上曰卿等奏假禮大臣朕豈不知但我
祖宗設立會推會看原非為師生植黨比今冢臣及憲臣
附和依違全無公論知有情面不知有
朝廷或
世廟時必不敢如此其沈惟炳妄言選臆降調已示薄懲
周昌晉疏語稍平是以姑從輕處朕前已有諭旨着部院
大體申飭卿等必齊重臣不必挺身救解亦不可過生猜

忖致滋煩擾紛嚚還遵前旨行
推炳疏內有云恭循
聖旨有曰朋許黨大諸臣方比肩立　朝司必報
國非為此言以出
皇上從來小人禍　國必指正人為黨攻一人者僅
可去一人而黨之一字則可空一國發端甚微貽禍甚
烈
皇上玄覽古今當必看破及此近大小臣工請還已往
臣方且靜聽
俞旨而復有此變除辯使蘭蕙不芳荃蕙為茅而後可
矣
御史謝文錦等請恤
國體而待二臣以有禮關言路而還沈惟炳以原官吏科
許譽卿等亦有公疏俱報已有
旨時吏部文選郎張光前甫入署三旬以冢臣後先去位

朝人品事業昭然在人耳目一旦蒙
嚴旨以去誼不自安亦上疏求罷大畧以選司為部堂特
指南星所甄敘而進退者臣實佐之功罪共焉前此啓事
既無當于
聖心用後升除懼難逭於
譴責臣不知所以自救矣
考功司郎中鄒維璉亦自請罷斥其疏曰臣荷
皇上厚恩拔置銓司待罪考功夙夜兢惕俯而思曰何以
不負
聖明之任使則亦惟於奏章題覆之間分功別罪以佐吏

治而明
國是少報
聖恩于萬一耳故自供職以來信理信心矢公矢慎積有
可錄雖被浮議斷不以刻薄入罪有難逭即憑城社必欲
以法從事大討在遠方國與臣堂官趙南星澄清世道畢
臣報
主之一念而後乞身不意臣堂官竟以會推晉撫一事奉
旨看議遭誣受譴矣竊思題覆雖繇冢臣主持而考功職
掌承行起草呈堂功罪一體今以　三朝夙望之元老任
怨任勞力為　國家慎名器抑僥倖且蒙不公忠之

吉以去臣又何能辭罪乎臣若瞻中縣因循默不出以為
苟免之計賣友之人即是欺
君之人臣豈敢蹈欺
君賣友之事而令皇甫規笑人千載之上哉疏入允去
上諭大小臣工曰　朕紹承大統四載于茲值軍
旅頻興封疆未謐兼天災踵至歲事不登致海內蕭條民
生重困所望君臣一體上下同心登進仁賢講求兵食夷
中國以禦夷狄修人事而補天工朕每食寢弗寧焦勞罔
恤未得安攘之道乃爾等大小臣庶坐享　國家之祿靡
懷君父之憂內外連絡呼吸應答盤據要地把持通津
念在營私事圖顛倒誅鋤異己朋比為姦欺朕幼沖無所
忌憚通年以來恣行愈甚忠貞皆為解體明哲咸思保身
將使朕孤立無與而後快罔上之心抑使人盡緘口然後
滿其無將之念歟朕前已有特諭備極詳明如何大小臣
工視若弁髦全不尊信幸天啟朕心豁然頓悟近覽御史
陳九疇會看文書乃國事依阿輒任情軒輊法紀所係謬
與調停統均之道既乖風憲之猷更失因思從前所為皆
是欺瞞但逞營謀之私不顧腑肺之見今元兇已放羣小
未安或公相黨救或妄肆猜忖本當根株盡拔徹底澄清
念玉石猝未能辨

雷霆詎可驟施論循徒眾姑與維新洗滌腎腸脫換肝骨
果能改圖仍當任用如有怙其稔惡狃夫善類甘為指縱
之嗾罔慮踰逞之禍憲典將力行
祖宗之法決不襲姑息之政矣
欽此　御史高翔龍疏曰御史同道察覈綱紀嚴飭奉
列聖之明旨
皇上之申飭不為不諄復鄭重矣邇不意有慢視憲規恣
行無忌如巡按淮安等處崔呈秀者
陛下不以臣為不肖使臣西臺豈敢其是則是非則非漫
無可否為隱默乎臣初入院適見有兩御史圖差一為江
西巡按謝文錦一為崔呈秀心訝曰異哉兩御史一時圖
道一至清一至濁行徑較然臣不別白焉
皇上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察河南道考格無何河
南道袁化中以其考核謝文錦者至臣即以稱職考奉
聖旨謝文錦著回道管事欽此越二旬而化中始以考核
呈秀者至化中蓋難於言者矣臣去年奉
差而出復
命而入今年復奉
差而出復
命而入往來淮揚間所見淮揚士民無不謂自來巡方御

史未嘗有如呈秀之貪汚者彊盜地方大害也每名得
三千金輒放訪犯地方大惡也得賄千金輒放不肯有一
應劾者多以賄免不應薦者多以賄薦至御史出巡每每
節省公費助
國用者呈秀到處透支一萬四千兩各縣賠補不勝其苦
彰彰於地方耳目不可得而掩臣時以非職掌所關不敢
訪其士名何人至於舉劾失眞貪酷漏網則有兩淮運使
同知譚　是在呈秀所薦也呈秀甫離地方而鹽院劉
大受且臚列其罪私入告矣則又有霍丘知縣鄭
在呈秀所薦也吏科魏大中且發其饋遺[illegible]
旨提問矣是賄而薦之實証也臣嘗竊嘆人臣之負
國又自負也受
國家之寵榮若何而所爲者不務於可榮皆蹈於至辱御
史巡方寵榮極矣如呈秀者辱身辱
國何如哉臣閱其知譚　之貪汚論劾也夫相捻其[illegible]
與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夫相盜捻其易與也丞奉
之以千金求薦而卒薦則是搖山撼嶽之威祇供其饕[illegible]
攫金之用而播間楚斷之職且自居猾奸指佐之官臣擬
謂其至辱所當重處以示洗巡方之辱者也伏祈[illegible]
勑下吏部議覆施行奏上

上命吏部重處已而革職行撫按勘明透支數目具奏
御史李應昇糾閹臣魏廣微負罪愈驕疏曰臣聞分莫嚴
於
君臣禮莫重於
朝祭罪莫大於不敬此三者盡人而知之也大臣有罪席
藁以待臺諫執白簡隨其後其誅之則國之法也其赦之
則
君之仁也未有驕蹇不恭于前恣睢無忌於後如大學士
魏廣微者方其偃仰高臥不拜正朔迨其日中祭畢然後
闖入
廟門科臣以無禮糾之所謂自作之孼於人何尤哉
皇上至仁既已赦宥不問而姑以敬愼二字示金錢愧心
之義廣微杜門省愆亦應咋舌愧死而不意其因禮科諸
臣之言悻悻托疾招狂哮號若撫劒疾視以恐喝諸臣而
鬪其舌者臣不知廣微品足以服天下乎才及以匡
社稷乎抑軍旅之勞足以勒鼎彝乎三者無一焉所翘然
自負者不過曰罪止失儀云耳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謹
按
大明律失儀糾劾者皆四十祭享先期懈怠者杖一百廣微宜
何居焉可覥然復入中書之堂乎而一則曰違旣愛國曰

違時臣聞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雖違衆吾從下孔
子之違時者如此豈廣微之慢
上無禮者爲是而時之歲星悲言末章駁奔者反爲非乎
國家設言官稱耳目近侍言及
乘輿則
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父守爲言官公
正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何比
之路焉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另有一輩作緣
方今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廣微有何疚心之事日夜抱憾

欲見指摘輒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最可駭者
身爲宰相固已位極人臣猶快快以不得好官爲恨矣恐
更有從念而公然出此語以告之
皇上是尚有人心尚有人臣禮乎伏乞
皇上戒諭廣微釋彼慎之
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窩與言官爲
難庶上可以對
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于地下也
疏入罰應昇俸一年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四

秀水　沈國元述

十一月甲子

特各衙門奏

旨會推吏部尚書署部事左侍郎陳于廷等以資望所屬

列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各推

上

聖諭曰吏部都察院濁亂已久失　祖宗設立初意朕已

屢諭更改如何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擬用之私人甚是

陳于廷楊璉左光斗鉗制眾正抗旨徇私三兇旣倡率于

前誰敢不附和于後又會推職名都察院不曾全列兇近

日楊璉既曾親接聖諭今値會推之日豈可佯爲不知怙

惡不悛註籍躲閃又前與高攀龍會看陳九疇之事黨比

不公頗屬楊璉左光斗張主而乃了不引咎公然欺朕幼

冲眞巨猾老奸冥頑無恥陳于廷前奏從來會推吏科河

南道與參與舊規袁化中不無扶同情弊陳于庭楊璉左光

斗俱恣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都着革了職爲民仍追

奪楊璉左光斗誥命許與期追吏部即將堪推尚書都察

院的不拘見任在籍多會舉六七員或七八員各開寫履

歷職名來看該部知道已而袁化中亦認罪降一級調外

任

選郎張光前御史房可壯以會推事認罪各降調

刑部尚書喬允升引疾求歸

崔景榮仍以太子太保起吏部尚書

李宗延改吏部尚書掌都察院事

戶科陳良訓上疏曰

皇上御極無念不對越

祖宗無事不欽求典要止因年來一二臣工習爲禍追搏

擊之事

皇上薄示懲譴因而銓選空累已更思計典屆期務然深

念急推兩大臣而用之於都哉此式序百辟之盛心用人

圖計之弘軌也然而

聖意淵微輕狀窺度人心妄揣不無執會推故典若謂

皇上非薄天下士一切變更若職伏思之

皇上天也　天覆幬萬物川澤山藪疢疾都容行雲流水

庶滯都釋古帝王立國仁明並運寬嚴適宜

皇上豈有念焉

皇上聰明　天縱直自謂駕馭一時振剔千古急取崇官

無誤　計典但恐循此不改

祖制蕩如今日以爲權宜他日以爲故紙則願

皇上防其漸耳職愚無識竊覩方今事惟與章可限人而
使不逞惟名義可束人而使不越日者臺臣游士良會推
務極虛公一
疏業荷嘉納諭以有關銓政倘
皇上再下
明旨布告中外自今以往凡遇會推一遵
祖宗成憲無少易變諸仍聽拾遺補闕之臣評可論否存
舊章于勿淆留清議于一脈則
皇上之于諸臣也範圍弗遺曲成不過雖怒與
黜用並無成心總歸大造羣疑渙消

堂陛喜起太平有道之長如日方升歡呼豈有量哉奏入
降三級調外任
大學士孫承宗上言臣于九月初八日遣鎮臣馬世龍王
世欽道臣袁崇煥率水陸馬步兵丁一萬二千人東巡至
廣寧抵北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以陸營屯賊東二十里
遂入舟師歷三岔河二家溝以都司楊朝文揆薊州共鎮
道汨高坟發桅遙望約有賊騎三千掠廟正縱舟欲前而
去是役也緣我兜志通我間諜凡三州情形兩河地勢水
陸機宜兵馬虛實頗得其大特臣往寧遠而撫臣喻安性
同鎮臣尤世祿獲歷錦州抵右屯遂與諸臣安哨兵于錦

州松山以堵西虜挨歸正之民更以兩前鋒輪駐中左所
而兩營之兵更番分哨于松錦之間益去寧遠凡二百里
而哨探既遠耳目既明諸臣以十月十三日旋寧遠臣
于中右所相與計議從大畧無一人一語不欲同心僇力
滅此朝食盡以爲時機央不可錯而撫臣更急于爲備蓋
從來議論合一志氣奮揚未有若此者臣念今天下唯此
一事爲最重最大當邊人心意未一何敢語及天下即今
邊人心意既一而
中朝議論或有未定又何敢拘執于邊人臣行令鎮道嚴
防精練務踐所司且將撫臣從擬督促道督飭右御都史

學自歷來關門遂與商議俱苦粮料無資臣乃由石門寨
閱歷薊邊完臣八月欲行未行之意頗益苕潘石古北東
路爲訛臣不敢不兢兢而關門之議雖同薊門之見未合
且近議薊門有當加之餉衆議薊門有可減之兵事體重
大未敢臆裁遂以先後會督臣吳用先撫臣鄧渼詳計可
否共不可宜之筆札者畧可商確而且以約畧兵馬可駐
可移如撤鉢貧見遂得綠門募化事畢當由通州承乎仍
詳該路可汰可借之兵以回山海因念奉違
天顏三年今去京僅數十里而時當普天嵩呼之日臣
以鞭輕近臣不勝瞻戀依依遂擬以十二日入

都門以十三日早　朝以十四日隨同官恭賀　萬壽仍
乞于另日准臣
面奏機宜出與文武衙門商確可否面聽諸臣數言遂可
以稍解羣疑即以事畢之日由閣門旋寧遠以督諸臣爲
大計而論所未備其狼倘最爲緊要容臣
面奏揣摩臣極知此時事體紛紜不宜冒入但邊備尚有
未齊機事勢難更緩要于速出都門以免猜疑伏乞
皇上念臣真切誠懇　准臣暫入班行董差官齎捧具
題以聞
兵部接出

聖諭遼土淪亡乃
皇祖以來三世之恥朕朝夕痛恨于心督師輔臣孫承宗
既膺重任駐守榆關一身所係宗社安危茲覽所奏知遼
探已至薊州登撫曾見虜騎奈何未奉明旨親歷薊遼且
以朕壽節爲名欲入京隨班申賀又以爲狼倘不接欲面
與該管商量往返之間須曠時日寧不啓夷虜窺伺之狡
謀致沿途百姓之驚駭兵事不可踰度固老成詳慎之體
然無旨而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容況三朝優典乃不
共戴天之大義壽節躬賀乃平常臣子之儀文緩急重輕
明白易曉倘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猝之虞其一應
相機調度將屬誰乎爾兵部即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
速東亟還山海俟犁廷掃穴盡恢已失之封疆斯飲至策
勳茂著渡河之偉績就或眞有密計何妨便宜封進以聞
朕志以滅奴爲期必不肯從中牽制爾部即宣布朕意愼
勿再有托陳該部知道
兵部奏
聖旨毛文龍孤軍海外屢建奇功昨以不行反間升秩賞
賚茲從優再加左都督仍賞大紅蟒衣一襲銀五十兩加
銜參將陳繼善汪崇孝加銜遊擊陳希順李鉞時可達王
輔朱家龍毛承祿程允加銜都司僉書許武元項選李

鎮張舉各准實授參謀葛應貞王命卿各加都司僉書職
銜解俘官周世登蘇萬良各實授守備陣亡官兵查明優
卹歲運糧米務各二十萬實授數目朝廷以滅奴伏遼爲
重毛文龍還厲兵相機進取以奏成功
先是毛文龍奏報七月初二忽有奴酋吞文技龍求和又投李永芳手札將龍在遼撫馬未遺番兵者盡行優待語龍同叛中分土地等情乞發帑以濟號守并宜內防以備其西來又奴酋來使暨李永芳逆札星夜差官解封疏進呈覽故優賚陞賞
大學士韓爌引疾歸
時有嚴旨欲責逐乞歸

賜號釋尖

戶科齒崇道普天同慶謹陳一得以弘治化以圖報稱其
疏曰臣江南監儒學識寡昧叨
國厚恩中萬曆三十八年進士爲令東魯正值奇災性命
僅存筋骨俱竭特薦蒙
皇祖拔置言官今遇
聖恩復叨禁近里居者五六年趨
朝者十餘月孤踪自植不知有東西南北之分家學相傳
敢諭于正直忠厚之訓茲當受事之初值
皇壯彌精之點滑埃不逆報高厚職所素知輒懇有以悅

聽採深用自愧敢因稱慶之後畧進蒭蕘之例輩餘四事
仰贊
聖明狂瞽愚衷冒觸忌諱職誠不敢復坐矜容一曰慎起
居
陛下
聖體關係匪輕下地　上天謂不仰藉誠觀今日之衣冠
萬
國拚舞千行望楓
宸而稽首伏丹
闕以呼嵩者無非爲

陛下祝億萬斯年之壽也羣心如此
睿慮可思向時曾聞
玉體違和未幾旋即平復則
皇上調攝之功鬼神呵護之力咸可見矣何待小臣再煩
天聽而觀聽一念終不能忘者正以
陛下春秋鼎盛意願張銳列在
深宮何求不足竊恐簡省約節之意一刻不存則損精損
氣之事豈能盡免至于忿喜溢怒之頻生亦犯養心養體
之良法所當愼息以葆元和蓋在身之血氣同于在官之
貨財撙節于豐盈之日當見有餘追求于空竭之時益加

不足況今當長日微陽始萌
王者承天尤宜靜攝故職所以爲芹曝之初獻也一曰去
疑彖語曰疑行無名疑事無成蓋言疑之不可有也百人
信而一人疑與之共事尚罔成功一人疑而百人阻責其
取效是猶有濟自巧心貢譽者高語奇功原未必盡予于
衆志兼之進退無據又豈能獨勝于
聖心迸令
陛下若似乎有致疑于羣臣者夫
皇上不示以無二之心則羣
臣必行其揣摩億度之見于是事本一而必更其端以見

江要緊之
上語刪者
臣之庶言

誠理本難而必迂其途以衆信或賢或否寔猶于兩可之
間似鉅似肩取具于形似之內則尚能為
皇上進一人於一眥乎自今以後伏乞
皇上釋去疑衷謂青天白日之下決無有魑魅魍魎之徒
且抒青拖紫之人何敢造犯法干紀之事使任事諸臣直
抒初心奚作四顧然後課以實業而賞罰隨之古
聖帝明王馭世之法如此而已蓋
君臣相接比于和羹易牙善調不過信口倘倚鼎而不敢
烹迎人之舌以作味必無善羹況軍國重事耶此所以為
諸臣請也一曰慎名目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

綸其出如綍易曰渙汗其大號言王言之不可輕也若上
有所指而德之以為端則傍有所視而竊之以為識夫天
下無疾而可使之必呻無癢而可使之必蹈無影響而可
使之必不能不辨無刑刈之勞而可使之必不能不盡則
命名之一字嘗嚴也日因諸臣之紛錯遂致
天語之頻煩欲以靜囂貴以朋比夫諸臣各執成見不無
異同猶望
皇上盡入陶鎔化其畛域如彼此之局面一開將水火之
情形立見或進或退者一時之人才爭勝爭負者異日之
隱禍況借題立目百弊叢生鈎黨獵名機關反覆夫虞廷

一念在此
上下情
儒士
之公

出涉不過賢奸唐宋末流可為殷鑒使諸臣功罪賞罰皆
以職業為程不致毀譽是非得借傍躁作梗則人才伎賴
國是亦攸賴矣一曰鑒下情　君尊如天臣卑如地赫赫
在上誰敢不欽況士人在野皆求官名及至登　朝千百
一二僅以功名之私念敢忘就業之小心惟是識見偶殊
學術各異或以防流之故而森其源或以護名之故而畧
其實或多方遜謝反有似于經濟或求治太深跡遂疑于
尊揣即或倍推崇
纔正是
聖度公虛既入格事之中豈曰斜封內降止在兩人之內

亦非顛倒英雄而當時過計亦遺
宸聽遂傳
九重漸生疑厭夫孝子志切順親羣工務在獲上乞于形
跡之外畧存體察之心勿以一事之詿誤遂謂其心實然
勿以一人之虛張遂曰其徒實正當知敗人之躑躅志在
求前蹙夫之呼嗚不過欲語自今以後凡臣子偶有未經
聖心者需其無他盡從錫宥若果狠狠其人臣當自行鳥
雀之逐白簡森嚴誰敢恕之此亦君逸臣勞之道宜然也
已上數款卑卑無甚高論惟以一時之皆見忘其淺陋之
私衷倘蒙

皇上鑒職言之難鄙察職心之無他留神採納見之施
行俾臣幸甚天下幸甚疏入竟以不請事體降二級調外
任
自陳而南諫臣降而
王言之氣亦稍折矣
御史馬鳴世條奏計吏先論其守懲貪務澄其源懇乞
聖明
特勅申飭并催會計諸臣作速到任以襄
計典以清吏治疏曰臣切惟今天下吏治壞極矣民生困
極矣苟吏治無振刷之日則民生終無稍息之候臣家居
兩年今歷秦梁燕趙三千里而來目之所見皆蕭條之景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四

耳之所聞皆愁嘆之聲說者謂軍興加派
天災流行實重之困而不知貪官汚吏借征收以填谿壑
敲骨剝髓使之至于此極也且貪以濟貪上下相蒙日甚
一日如醉之弗醒即有一二撫按亟欲振刷者亦在重雲
登霧中耳目之不靈其柰之何幸壬戌
大計拿貪臣一二必知儆惺然而小小結局旋復以故貪
視之矣今當
大計之年
皇上採科道條陳勅下部院申飭知必大加懲創一洗
貪汚之宇宙以甦久困之民生在此舉也臣何容贅語惟

是部院諸臣一時俱易則不肖有司希免生僥倖之心恐
囊金而入長安者必不少也可無所以申飭之者乎且以
貪官之術亦多矣或括贖鍰之利或通夤夜之金而皆未
甚也惟征收一節收之錙銖積之巨萬利歸一人害貽千
家聞言之所切齒痛心含怒共怨者莫此為甚今合無征
收二字填之訪册或重或輕各令明註其于此而輕其他
雖小有出入在所必留于此而重其他雖有區區小節亦
在所必處倘實見以為重而為解之者曰其才諳可取也
不知貪吏之才不用以理政事而用以析秋毫其為貪也
更巧又有為之解者曰其愷悌可取也不知貪吏之仁不

兩朝從信錄 卷二十四

用以愛小民而用以縱衙蠹其為貪也更大總之貪者不
可不處處之不可不嚴每次必拿問二三人或付法司或
撫按對簿追贓必有實足充軍例貲可以儆貪墨毋如
曩者贓至成千成萬竟歸之莫須有而為贓吏開一面也
臣所計吏先論其守者此也至問有司之敢于貪婪甚至
贓私狼狽而上卒不聞者此其故非司道府廳之責乎是
司道府廳也生辰有餽令節有餽土物有餽小然熟有餽
甚之薦獎亦有餽罰緩既寄肝膈俱熱術貧此有司之所
以恣睢民上毫無忌憚且有公然指止司交際而取之民
者此誰教之也則令次方面之處更宜加嚴而有司之大

貪臣惡有得之露章之外者并理刑同論何也臣所謂懲
貪務遏其源者此也猶未也撫按之露章祇他人之關報
不肯自用其聰明間有偶得之見聞亦復曲狥情面此非
受人之欺而因以欺
君父者乎猶未也長安之咨訪郎無各具之獨見當事衆
論之僉同乃一人之單揭南人通
國之耳目遞遍此非代人報復而自昧其良心者乎他如
抑奔競禁餽遺尤爲正本清源之第一義業經諸臣條陳
不啻詳且盡矣統乞
皇上
敕下部院嚴加申飭務期決在必行至于計期相去僅四
十月而新冢臣崔景榮尚千里之遙何日戒途何日到任
即竭蹶兼程恐事時迫怵亦大草草矣而更乞
嚴敕急催毋得倒辭并考功司郎中亦旦夕管事庶幾
計典不悞而貪吏不敢漏矣抑臣又有說焉言官者
皇上之耳目也耳目欲廣不欲隘欲通不欲塞臣記初入
班時科道員缺既盈尚有需次者及納選者四五十人今
不三年而見缺六十餘員矣目下諸臣蘖集
闕下其中賢聲茂著意氣方新足堪清華之選者正不乏
衆懇乞
皇上
敕下該部仍照辛酉例以十二月行取計後即與考選庶
幾言路克盈忠益日廣且使天下曉然知不貪贓者有華
選之榮誰不爭自砥礪以清白期而于吏治民生未必無
小補矣敢因論計事而并及之

十二月

復逮汪文言

時御史梁夢環條陳計典復追論文言得
旨前部院諸臣自取斥逐皆誤文言革職以後貞形且清朗廷杖着盡其身遣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窮以清禍本

是役也為一時羅織之張本諸綱殺奪之端將文言入品必衡原不足立然特以小物聞誅奇詭公卿羽翼者公絕不假借而文言不免外示揚揚小人情狀千古一轍乃竟為紛紛門賞者開射之的是以君子貴謹於所忽也

召還臺臣賈繼春徐景濂王志道等

會見律令有從重歸結之例則擬罪一案自宜從
神廟寬法而從革多官業經會奏屢奉
明旨總之
先朝為用事之人所挨非未長生殆全無以致病者可[illegible]

民何必以不得止終為演實奸軌惟真不可解矣若夫官未移以前當慮其變既移以後宜反於常者握手者俱於憂不無曲為調停蓋心者躁於未未免激於已甚是以官人日無居功之心而旁觀反多推敲之論遂致眾議紛更聚訟成黨亦世道之一大否衆也尚論者宜折衷于情法之平焉

原任淮安司理朱邦臣卒

臨川[illegible]朱司理公諱邦臣字公羅號調鶴一號[illegible]大參錫城公其祖也公自幼[illegible]明理[illegible]長[illegible]府庠[illegible]望與其里中[illegible]一世[illegible]公先[illegible]志[illegible]可一世[illegible]公[illegible]諸生[illegible]千言[illegible]不[illegible]一時[illegible]公[illegible]諸生二十餘[illegible]明[illegible]公[illegible]為[illegible]癸卯[illegible]舉[illegible]官[illegible]信之王[illegible]任不[illegible]學宮之[illegible]其高下[illegible]後進[illegible]士風[illegible]公[illegible]節[illegible]也博士員大吏[illegible]公[illegible]志[illegible]不[illegible]

推屬縣賜以道德自負絕不干預公事當路者高公清狀未滿擢淮陰司理時逢丙辰公車府中關報淡游不獲與試事為歡酒已湘備揭界遂單車之任屏除左右衙蠹手裁性素嫉邪兼戢其風霜公曰是可行吾志也決斷一以明允聽斷為先案牘擇之人弗敢干以私淮故豐沛遺風背公死黨冰竊[illegible]遠為西方甫庫之所輻輳民雜言龐游手者輒羣百成羣持兇私賊官吏條急動衝脫拋刃相抗而一二巨豪豎旋元其間[illegible]公法而走包苴尺符所抗擇委還相與左右而[illegible]志加故故時有天星之墜公廉得其狀緝渠魁三四以聞兩臺大加獎且咨後舉尚以右職月後權多中廢未盡成擒然士民已額手稱慶而姦黨不無側目云時壽阜赤地千里流民竄淮者日餘億萬計郡守以[illegible]故責居民存養戶領其養期以秋望生還否則律坐[illegible]郡縣然思亂者十室而九公亟條陳救荒賑務以[illegible]其事乃撥各縣分與給所治流移甚衆[illegible]已而蝗起飛蔽天郡守下令捕蝗委公悉其務公[illegible]心夢瑱請醫惡三春亦死從相半蝗不為災時賈[illegible]嘗流民于公為利者郡守業將屬[illegible]遂有為投書所擊因下淮理公試其[illegible]

憲為公弟之省頗然微識矣篤到府屬舟延丈望錄益他益役者畢屬公公素嚴未盡事且遠走升豪竟真之為關或有為公慮者曰奇天恩[illegible]也迹於任然應官衆使民也憐於居功反宗贈似許也之明雖于其為上謝豁務疑暴已之清雜于其為前公曰率吾素盡職耳他邊恤焉無何於公者果[illegible]徒影後公行思所以隆拱之而莫結之愆隱隱然兵公閒飄飄然解組即日就道卒不更理其說曰吾年望歸車微此舉固願乞骸歸乘因問也烏知拱我者不為福我耶既歸里中清約不殊寒素絕不齒及生業所餘俸悉盡出以供祖塋及各族蒸嘗之費贍之外毫無長物蓋公常學措修居恆宗理不[illegible]出其舊人范氏手周歲自除夕元旦一至日然無刻不抱暇為率大丈所貽諸生時袖[illegible]通籍仍廢文無論李[illegible]也兼六閱月而罷歸復輯遺緒林之難宅第與哭公哉不身見聞之後竟不克於寡大都公生平說詩不設城府樸行惟孜大體不斤斤經緯[illegible]蓋其天性然也非重蔵點戮妻子無[illegible]秘然諾意氣誼敢任[illegible]為重然坐[illegible]不冒世周旋甚所系多著落數次大戚人益謀[illegible]則求往往[illegible]嘗以故壯不得於宦途而志終[illegible]不求展者公之所[illegible]

兩郡公亦赴公兩所二人長太齡次二南太齡先[illegible]
庠有子也欲爲健儆年丙同領鄉薦二南邑卒早[illegible]
孚伋顧年蚤謝絕世務日課諸孫手不釋卷至[illegible]貧[illegible]
乙以夙抱未展屬子孫以先業繼志無一語及家事云

正月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五
乙丑天啓五年　　　　秀水　　沈國元述
正月
皇帝勅諭平遼總兵官都督同知毛文龍遼登萊撫臣以
爾所報奴情具聞朕已勅樞輔督撫諸臣申飭警備念爾
海外孤軍尤關犄角數年以來奴未大創然亦屢經挫衂
實爾設奇制勝之功朕甚嘉焉茲特
賜勅諭爾其益鼓忠義悉殫方畧廣偵精間先事伐謀多
方牽制使奴狼顧而不敢西向惟爾是賴其所需器械已
着該部即與餉臣酌量接濟朝鮮形勢相依恭順素聞已

險中外所請先准王封聽行國事尚需特遣以答忠勤爾
其宣示朕意俾與爾協同心力以制狡奴軍興有年兵機
宜審爾及將吏酌審情形便宜從事務殄兇逆用佐天誅
朕不愛異數以竈爾將吏欽哉故諭
禮科劉懋愼舉
大典以昭公道疏曰臣項薦事本科接禮部議謚書冊開
列有五年以內應議者有十年以外者又有年久事湮者
無近不搜無遠不羅盛惟恐卓行奇節偶沉于
明盛之世以爲
大典憂甚盛心也臣竊以爵賞榮之生前爾有功也爵名
崇之身後褒有德也生前之榮賞或有力可以權取身後
之崇褒非無德可以倖獲切于謚之名若鄉于虛而忠貞
自好之士必不甘以一時之浮榮易百世之汚辱則虛名
正以佐實賞之不及又甚重典也若之何可不愼第所議
者而止于五年之內則人也近而行實易稽事蹟顯而是
非易核其應謚其不應謚一比勘可明固不煩擬議也即
不然或意見偶有不同議論偶有不合寬之亦不過十年
之外勢緍到此休歇公論到此昭彰某應謚某不應謚一
諮訪可悉又不致失眞也若泛而及于二十年五十年以
至百年之外其人世旣已澗絕其事跡亦已湮沒問之建

臣廷臣無耳聞者問之鄉人鄉人無目見者無聞無見安
所據以用其諮訪况
謚典五年一議迄今幾經議論矣豈前此不在諮訪中乎
豈當日見者不知其人今日無聞無見反得其詳乎若曰
故老相傳尙有可採事臣自入都以來見各省士紳各爲
其鄉人請謚其各子孫各爲其祖父陳乞或公揭或單揭
不啻數百疏大都以一節槩其生平而據墓表爲實識夫
墓表子孫私揭祖父之言僞增事情粧點文采十有九假
言無一眞雖大奸巨惡舉世唾棄不難冒忠臣義士之行
如以私表當實錄則人人皆大賢人人皆可謚矣彼不由

亡議世臣

立意甚公但恐人不能耐

以華衮而濫百世之榮名豈不辱于
大典蓋于忠義之志哉臣愚以爲自二十年以後曾經
謚議兩番者苟非齋凛大節耶耶史册足信今傳後一槩
除名勿濫訪單寧重毋輕俾寧人有遺于謚毋謚可議
于人庶幾有謚必賢而謚在可勸也乃議更有進于是者
凡不肖子孫不能光大先德以益前愆計假祖父之餘蔭
僥倖當身之顯榮每以央囑有力轉行圖度彼有力者顧
念香火托名先達亦每每曲狥情面爲營求况以有力之
人自爲當身之計乎勢在可以驅羣力權在可以奪衆議
則廣布揭保濫膺賢聲何所不至其爲

大典辱又可勝道哉臣愚又以爲子孫見在要津其祖父
雖在應議之列姑暫停留以需本官謝政之後從公另議
則抑私情以伸公道却小嫌以清
大典豈徒爲
朝廷重名器亦以爲本人惜名節矣而皮情多公論易淆
典禮攸關祭酌宜慎臣不識忌諱謹循職掌冒昧上言伏
乞
勅下該部酌議施行
左副都御史喬應甲在道陳言請早設門戶疏凡十上總
以東林得淮撫則皆有所恃淮撫得東林則兩有所挾奏

入下之所司
疏中以李三才爲黨魁顧問達趙南星高攀龍
于求假然皆在論列蓋者爲其所爲

二月

吏部接出

聖諭朕覽各省試錄有湖廣山東江西福建策問內語言

狂任、任情恣肆、兼有詆毁朝政譏刺朕躬、違詭諸之辭是

非任其顛倒紙難責之只誣蔑罔所顧忌皆因彼時大講

臣奸招權納賄主持于中故各省考官順指占風附會於

外朕思遼瀋未復黔省未寧政君臣勵精求治之時亦士

子攄忠吐欵之日舍實政而勿詢徒兇人之是悅壞作人

祖宗之至意斯生可恨難以姑容傳諭吏部即將正副考

官八人都著降三級調外任用聊存解網之仁用作維新

之路欽此

實天下卓異官員江西左布政談自省四川右布政詹爾

選江西按察使蘇進湖廣按察使黃景華山西右參政賈

克忠真定知府馮師孔西安知府鄒嘉生武昌知府周鎮

福建左布政陸完學河南按察使真憲特

吏部會同都察院

題覈四川等省直左布政等官閣夢德等二十四員

堅亡遺所舉卓異官員著部院堂上官吏科都給事中同

掌河南道御史孔奏酌加獎賞爾部另叙即與不次擢

用見在的還賜宴禮部以示激勸欽此于是吏部會計

見在憲

則卓異官該自有等入覲并前計擢舉未經宴賞見在

應

朝官福建左布政陸完學河南按察使直宴將二員共

二十員請

欽定日期恩天啓

三年儀注衍禮

大學士顧秉謙魏廣微充會試總裁楊景辰朱繼祚蕭命

官姚希孟楊世芳胡尚英莊際昌孔貞運吳士元侯恪張

鵬姜曰廣許宗禮羅尚忠白儲焰等充房考官

禮部侍郎薛三省知貢舉

巡按陝西蔣允儀條陳籌邊七事一酌移地鎮一易地而

官一選擇有司一積貯為本一酌補馬匹一鼓舞宜先一

撫賞宜議一恤核墩夜

延綏邊長一千二百里處處皆衝而保寧常樂又止六

墻之隔沙與墻齊至設法掃除隨掃隨壅虜馬一躍即

入矣能無虞堂之慮乎軍丁設有額數查萬曆十九年

之經制官軍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四員馬騾四萬

千一百三十二匹上次閱視太昌元年十二月終止有

見在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三十六員馬騾二萬六千九

百十三匹至二次閱視則又減少矣若欲復十九年之

額則添一軍需一軍之餉近部議有增餉之說又

有議裁餉之說此時增固不可減亦不得等邊者將何策

馬議機就見在之軍馬酌地方之緩急如保寧之上次

閱視軍丁八百一十二名今因接邊調去未補見在止

五百五十九名比原數尚少二百餘名此可不急為之

復乎馬騾今三百七十一匹上次閱視馬騾五百

四十四隻又減六百六十一匹矣此可不急為之補乎

此營有一將官而統此家落之軍馬何以展其生

即日附近城有營探兵可到恐虜賊不將發疾雷

掩耳乎此補兵馬之宜急也常樂居鎮之東其中

猶之保寧也且邊化之援甚于保寧一軍下止三百七十

五名除長夫守城外不盈百餘馬騾一百二十九匹

不足迎送之用將有虜變何以應之保寧因警而探

若此地獨可不為未然之防耶保寧常樂之左右

惟舊黑保寧儼添一路將勢必不能不行之則

啟軍廿一千三百五十四名馬五百七十三匹創可騎

此地以一千軍丁將當樂合當樂堡三百七十五名

是一千三百七十五名數齊馬五百七十三匹□□
原有一千三百二十九匹頭共七百餘匹尚餘原營軍丁□
百死十四名補撥保實共計九百一十三名數六百□
賊營在矣其未充保率二百五十三名今根查自今年
月日住支可爲補馬二百匹之用如此則保率□
撥全營之處家樂得有兵之勢誠撥益之蓄也
新例大將易地而官并歛聚斛奈游盈易之何也盡□
國家承平凡登壇之選皆借人之力拾級而升而取信
于古役則軍則本地各本便切指其家之老幼并其親
職僕謀無不可言也兵不論其家之營作與夫親戚之
營作無不可役也有功則私其所親至賞弗勸有累則
中其所說全罰勿懲豈惟弗勸弗懲且因其偏聽甚而
表視之倚辛飾之暇爲父兄子弟何辭固之同于閭里
鄉黨之子則
新例之易地而官也甚言而士人又視此官爲世職見
外來習之小竟眼日傷托一有不遂便厲怨譏且檢鎮向
有養廉地支自本鎮入總兵將會服日漸侵借爲爲已
案今所存已無幾矣無廉可養能禁大將軍之不擇爲剝
軍而而出卜又復來之勢不至外人衆是不來主人之
背而往不止而疆事其營蕭據乎是宜再申

皇明經世文編 卷二二五

明禁以易地永著爲令而并清其廩之占地照舊額
歸之于官照總撥一方老帥中亭士猶有責也向副參
游者體戶爲崇所漸兵馬亦漸衆其上軍役單也亦親
大將軍爲等殺而近日見欲以各堡官之賢否責之開
報是其賞罰之機亦重矣而可不與大將軍
一體易地以處禽路之軒破備而之委乎
給軍全忠足做災延鎮黃沙四寨給地可耕本道折色
俱印給十民運則運民之解十刑縣者最切最急時
有司率皆玩惕或借名于花户適飛或托言于加派不
堪或推諉于水旱不時即有征撮那借用私充囊橐
逮至不可問況
功令嚴而官之途窮難徹著刑逆知出題之無日益甚
誅求罷無清楚民且無死所矣尚軍餉之是裁則寬
功令而擇有司以貪調度宜臨才而用資格偏不可狗
者也故當選授之非武調轉之地亦必爲此藏地另著
分職界凡經察處及敍職年棄者勿置此地則如舊
揚之
褒章保舉之大亦當念此苦地另出一分照賞才直者
勿拘常限至如經川宜川等縣量選得甲尤當用遠才
之例三年即准行取不准調縣如此則十年內轉爲充

足之
覺矣
然得安邊之道必以備貯爲先延綏
鄭房穴兵馬□□
天下宜乎積貯之久奈近日民運通矣
京運飯期參庫爲然幸就我索尚得蔣延家月倚一且
香變如辛酉故事康馬餓夫欲以對蘇必不得之數免
若事而攻之以老我師能當半月之支持乎此又不忍
言也且年一來木旱不時粒米如珠勢必不能取辨十一
果取積貯一著最爲緊查廬有庫之正項兵餉事需亟
須召省給營外不錢已而後行措有之遠合無干新應
運撫言聚營暫措遣賞等項契二萬兩并清查各堡節
省賞銀并易買無賞節省銀各若干分發各路監淑官
于就近米賤其地方參賢從官舞人多不過于石限以增
月穩買糴量其堡應時多菜堅疏少其見在有煙者
不必至年平秋成買米入倉另服積盤來春併騰出糧新
一如常平常例另置印簿于院道查盤以驗多少不等
注消年積月累不有餘利不然計又須計審恐召民
之人捕初捷親借日價值不等各要猶未是敗不苦依
幹就落鑿擾只問其中撥移傾來必無升合之折推
量聯時領每斗多五釐而買者不苦于符折則得通遞

皇明經世文編 卷二二五

以法矣監收官郎令上倉亦不許索取常例致延歲且
該此每查之郎可知買者收者之賢否矣三年內孫示
五百爲監收官并要買官郎與優敍視錄以示激勵一
以爲軍餉之先議一以爲救荒之預計其于邊疆利鞘
良非
淺也
虜之利在馬我兵之利亦在馬虜之馬甚多愛惜郎弱
常亦不騎至所以養馬力也而我偏不然不征不惜且
駐其牧矣延綏收馬自援遞託誘以秦猜鞍軍馬祇巡
毋盡而倒死馬與又一時不能全補採合缺萬曆十九
年輕年例之額馬驟則少八千七百有奇補一匹則得
馬價十二兩差盡數濟補一騎難將合無點發于兵部
或滿者
諸發缺二萬兩以爲實補缺額之用查往時馬匹倒死
仍支料草一遇騎驗屋馬花數其買馬堡驗多乘嘱託
驗中末幾瓶報倒死誤卯此頻數以牧牽合先行令該
遵嚴行查核如死馬之稱莫栽日生支發報官領少
成多添補之買馬及驗馬一乘至公因符者計年違遞
駁量追蹤此亦粘驟之急者也若外有將官家丁其人
率多驍勇非將官之手足乎乃不肯武弁平常有小馬

之說致令都爲步兵皆隊馬皆屬法新令宜以東西
老弱軍丁責令守城即以其馬免給一家丁照爲兩便
小馬之弊不能盡除該道仍須鈐束一一親查點即
用印烙但有瘦損影占者軍丁綑打將官議處
邊材難得器使宜先凡各營路副參遊守中千把官
因其職實以課其勞績故才守兼全謀勇俱備者上也
或才遜于守而足以調度幹理勇勝于謀而走以敵
衝路或有諳天文六壬之謀或有精火器製造之用皆
有稱或行伍合兵農若各官加意於平時軍馬不缺劍
起來問弱力于秋防邊塞寔然地方多將者一年當議
萬二年當議薪三年當超擢陞事以責其功因
功以給其用上兼勸而下奮發邊事有賴矣
中國所以駕馭夷狄與夷狄所以內附
守國者只在撫賞之多寡不善耳故撫賞有定數勿外溢也
撫有定時勿候邊無物有定式勿損也然延續撫賞
發歲三節八季稍減而段絹布疋皆在其中是買貨
之官往往以賞物爲奇貨以差遣爲利藪借庫折之經
夷兵節省之名色買皆濫惡銀多折取以致夷賞不兼
當有煩言或再三爭拒不肯收領亦忿怨而去此狀房
頒心歛堅呂能久也合無以後凡差委各官必選廉幹

之賢老郎一試類其人亦必縣佐貳之賢者該道無
狗集花而動參無京省之名而令委官蒞爲魁落之
坊一買貨必如式而收其委官既省求情之費亦須先謝
紀一切貨物照所估家數中則自身與之集驗物論價
貨何名估之不備刑示數官即以此爲收賄如
價值相當絕無點染者即爲處業以防其弊倫物惡買
卽全問中道所究罪者
軍中耳日盡在墩夜荒邊貧苦恤之不可不問核之不
可不盡但各墩軍皆採守生堡差以統之將領不得過而問
焉或扣小數以充軍或假雜役使是墩軍皆採一堡
所使之軍也非老弱責成而無人者之間有有虜
二人者有之北權頭在採堡以壯聲勢亦不能日無議如煎
又避人不犯紫時傳烽出方虛張聲勢以禦耳目者達于
延安者人犯時傳火烽至鎮而聲息已聞邊有之有千
傳火者必審傳是皆田守墩原無人稍然之兵
足將亂此時遊之以法亦無及矣另有千日成顯不吝
路領與該時師不遲之以法人稽查之候虛懸役使嚴查
到并夫傳遞火軍以法採堡卽有究事天事者將駁
一體論罪既夜之兵不知所以恤之先悉罪有若宜有

不知與不核同知之而不識恤與不知同查軍依一石
又小粮三斗所以贍恤之意也今因房款扣一斗以充
撫賞之不足是何異割肉醫瘡也所在見告皆鵠面鵠形
形之人而冀其遠覆近望之能得也蒞則別項或可撫
此種之決不可扣撫賞原自有之銀何獨于告墩軍而
而奪之食乎如前規已定或量撫賞之銀何獨于告墩軍而
太冲者量給牛種力田墾荒除豁不之爲冲而爲扣如
可耕者量給牛種力關墾荒亦不科其遺下有扣荒地
牛種豐歲復徭役如此在戍不起其小墩畫有作地
可食有地可耕者有資而食扣其有軍無地可不種不報
趨宿飽以傳烽燧者有恤之即所以核之可也足誰有嚴
行各營堡以傳燧蒞有恤之即所以核之可也仍嚴
緊勤限全備嘗據虜賓殷及原無墩台堂房查則仍嚴備
修水舍一處預令墩軍有所棲止可以長川背室又各挑
修防邊積水以免墩軍取水被虜之患此亦
之一策也

華刑部侍郎王之宋職追奪　誥命
御史杜繼垣劾之宋以張差一事倖功濫冒
皇祖顯
先帝不復無功郎且有罪何以服天下哉

大理寺丞徐大化誣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
詔俟汪文言逮至審明追贓
修理弘政宣治二門

三月
奴破旅順，將士張盤、朱國昌死之。已而遊擊林茂春等邀
擊其歸路，擒斬有差。兵部奏：
闕
自奴酋犯遼，土沉淪，而南四衛屏蔽之邪，恐屬腥羶
戰爭之地。惟金州東縣海蓋，南近登萊，為奴之防我所
必爭，亦我之伐奴所必取。遊擊張盤以孤軍僻據
而兵力單弱，旋為奴兵所攻，退保旅順，欲圖恢復，而孫
愚不可持也。登撫前議據南至旅順口一百三十里，三
面距海，惟北面狹，東西相距僅十里許，扼斷此地，割
游水以自固，設墩堡以防守，則百三十里沃壤可屯可
耕。臣部可圖聚遼民數萬人，金州以南旅順以北，遼虜不
據之勢已經覆議，允行。聞戶部會議，裁登餉十萬兩，孩
弗固扼塞之費，是所出尚未舉行，胡遼有旅順之失乎。
張盤駐師旅順，朱國昌駐師長行島，曾有功駐師三山
島，皆毛帥所發守，百里棋布，鼎足傳烽，自[illegible]
虜以待三方與師為犄，後事同物如奔如，曾有功都司
孝鄉兵練之命，撫鎮約張盤、朱國昌被土與功，及二將至西
有功遼約不來，朗有事於至多閏我師，張盤方戰，被
擄，朱國昌罵賊，忠義之將為朝功議，陷一至
此也。奴兵復至旅順，破城殺將，並屠遼民之慘，不忍見
聞。當有功潛匿四日，生覩諸將之死，竟不出一師為救。
後又扁舟至旅順長城，焚其火藥，擄其婦女，細觀前後
情節，有功之罪上通于
天矣。應行登撫會同毛鎮設法擒補，立正三尺。張盤之
敗，勝必葬生理，延節之朱國昌，俟登撫查報從優議恤。
進雖遼民流離可憫，通應亟行賑濟者也。至于旅順口
直對登州，不及千里，為我師東渡之門戶，今金州城池
已為奴酋削平，而孤懸旅順，何所恃以自固。應聽前議
速為關城南之一百三十里，築引海水以民
天險，安插遼民漸圖恢復，誠不容一日緩矣。然撫議必
用登撫原議取給于額餉之內，無事他求，以省糜
費。近戶部以關門新增議裁登餉十萬兩，從將前江寧
闕近准登撫題[illegible]六萬六千兩，不能[illegible]
萬之數，亦見當裁之難也。夫惜六萬餘金之費，而失
百三十里之險，所省者小，所失者大，權其輕重，[illegible]

害，則登兵二十萬額餉似不宜以累我也。夫計部若平
衡臣則省兵為便，臣部急于備防，則留兵為亟，各為
國家起見，為
封疆長慮耳。既經具揭前來，相應覆
請。伏乞
皇上敕下臣部會同戶部將天啓五年登萊額餉二十
萬仍照舊全給一年，即將所留之銀為旅順再整士卒，
修復城池，及督率諸將領挑濬開濠，南海口且屯且耕，
保固藩籬，振起兵威，漸大而後全遼海蓋以為犁庭擣
穴根本。再乞
天語申飭，一面鼓舞毛鎮，益資忠勞，勿以小挫為嫌；一
面責成登撫，益勵壯猷，勿以裁餉為猜，則所以圖雪耻
而成大功以紓
聖明之宵旰者，端在此急著也。除旅順將官另行查補
外，承圖收拾之要務如斯，統乞
聖明裁定。

初六日

上臨學，釋奠先師。

擒賊首安應龍。
巡撫雲南閔洪學奏報：安應龍者，係六佐縣安京營營
長，令補鮓為亂，以天啓二年七月逆知縣封所應，而潛
六佐，又以本年十一月圍羅平，與阿九分營上下五營
而潛羅平之半者也。種種逆狀，詳在前後
奏報中。自臣等天啓三年四月移平彝之兵，覆其巢
穴，繫其妻女，此酋遂逃入普安，又逃入烏撒，屢發兵追
捕，深山密菁，莫可蹤跡，故因安效良與文稱降，姑責其
獻補鮓、獻應龍以贖之。如是者經年，姑貸應龍以
來，蹤事關三省，大局未結，安效良之所逆不以此論，幾
在滇言滇，渠魁不過數人，昨年九月既係設科李賢，今
年七月再擒獲臣所未得者陸鮓與龍耳，茲復生致
龍亦聊以了六佐恢復之一案矣。除諭安效良切責其
不并獻補鮓，并飭道將令兵責守相機處置外，理合塘
報。

三月十五日殿試第一甲第一名余煌，第二名華琪芳，第
三名吳孔嘉。

黔將魯欽劉超等深入水西兵潰督臣蔡復一既列諸將罪狀自劾復疏言協援無實乞專節制以轉敗局于是兵部請

申飭當事諸臣并進懲前毖後方畧

疏曰黔蜀用兵數年矣糜費多少金錢損傷多少人命兵連禍結迄無成功者率由意見之相左責取之失宜人心之不固法令之不行也去歲喪師之後上廑

聖慮特簡督臣專以事權假以便宜冀收廓清之效奏志前徽之鑒也近報我師勦至織金節次斬首八千有奇可以稍大張夷臣等方以克敵爲喜復以輕敵爲懼恐各將狃小勝而忘遠慮成敗未可必也業馳咸論之機務慎全勝之策忽于本月十二日准督臣蔡復一咨文內稱將領故違節制土兵首倡叛逃總理魯欽劉超貴總但以致驕開釁臣鼓請未免不覺撫膺長痛面哭息曰非劫運之難逃實人謀之不臧亦非酋之勢張實

工實我謀者之拙也夫千有限之兵能堪幾番破衄本役之士氣能幾番摧折且逆酋偏堤黎等若乘勝出兵貴陽又若可虞今之貴陽其物力人心又非昔日比矣將來何以禦禦何以圖督撫二臣自有成畫臣部遥度應攝者及于齊而千慮一得可備黔事之採擇者敬披愚爲救

皇上蔭之一日鼓士氣諸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蓋有軍心齊一視死如歸故所向無前非能兵所能制必有勝攻必取無往而不利也自來西用兵以來奔潰成風未交鋒而先退者累累于道未由將領制削日甚不能將士奪之心當事法令不嚴無以制將帥之命也今陽之勢危矣一退潰豈可再見而督臣所嚀告戒嚴行請革俾士卒領兵一分得一分之賞惡管伍自費一人之欲心平時常有役撫之恩臨陣自有一親上死長之義又約束領兵官齊心戮力盡忠報

國進前者有殊榮退後者有顯戮倡率而先進者尤加倍賞之重典如是而軍感恩不逃將長咸不逃又何患功之不成賊之不滅也一曰定兵籍語曰師事而與其謀而成千古用兵之要訣也黔兵具至今有酋國之新兵矣故有式廣之敗有大患方之役矣蹟有重臣之未者

織金之報矣又有擁兵之逃將敗反撥無二善畫者皆妬詳之不慎而論事之輕率也今逆酋罪惡滔天不容以不討再舉闖保存之堂可以背城合行督臣因時制變細心參酌兵將謀勇可任前鋒某將機變可備策應某將堅貞可保輜重某處中要可以進取某地山險可以埋伏某處適中可以接應毋以收之毋以恃而輕戰不察情形而拘以守節之勇一鼓而不自審勢以進取敵必士有投石超距之勇一長而後快之心毋以有所畏收必而勝之策而發與之戰敵一兵小作之隊而後有與之全必勝尚論之志壁謝玄之淝水一戰成功永無後患斯之謂善謀斯之爲善戰不然寧堅壁自守以待時無輕挑戰以貽患處桑榆之效可收而底宜之戰亦終有日矣一曰明論援夫列國爭衝尚有急難之義一統全盛纂纓冠之心四者協勤茶事

明旨申飭者屢矣督臣之疏曰求蜀出兵渭水而蜀不能應求滇兵出霑益而滇不能應何怨于親隣國爲至而置

君命于罔聞也向聞兩省以缺餉爲辭今命餉臣已解餉十萬餘蜀並留協濟黔餉三萬九千餘矣分其閒而不與以兵殊不可解令烏象芝部與安效良奉新稍

安酋所包合四省之土司以抗我獨以孤軍排持于危難中賊合而我分賊衆而我寡不爲土司所卿笑乎再請

勅行蜀滇兩省速發援兵與會合師期各分信地或擣其穴或扼其背或擊其腑分道并進使賊首尾不能救總斯爲萬全之策黔督本救肥督則滇蜀皆其所屬全撫臣商榷行事將以下不可撤行調遣乎若本省將臣而不聽黔督調遣重則軍法從事輕則參拏逮問皆督臣所得爲者自不以屬省視蜀滇彼亦不致以鄰省視黔督也倘所舉之不以應以致悞事即兩省撫臣一有不得辭其責者況于道將在黔督之斷然必行也一曰別順逆王者禦夷狄尚以不治治以詞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役而使亦順其性以羈縻之已自有職章之議從遽起孤兒之悲是以黔驅衆七司以與安酋合安酋得藉衆土司以與我爲難兵戈相尋有由然也臣前傳聞黔事內一款云諸將之于土酋也服之而已古未有盡其種類而兵連不已者聞郡縣其地皆兵設狀將以爲異日之患又復議曰向用安民以制猶夷者今可收諸司以制其安民轉一安邦彥以保安民之親族夷目把以堅其安僇

母子之致時若安民皆樂貫固使富裂其亡以封助康
之土司而我無愛為臣部置議如此叛誠見土司加速
奢貴之俞未遇賊沙源前如土等寨漸自敗宋招撫之里
艱而裒之於卒之衆等進入按之勢奏良王揚喬背之
功素男只抗殺身之節土司忠義僉有人奈可含以寄
治夷之術而使求援伐我今日十人枝未必誠心歸附
于逆酋也特畏其虐明不能以抗衝耳我勝則附我賊
勝則附賊勢所必至之理為今之計惟願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救此水火之民特
諭四省將吏宣布
朝廷德威逆酋如安邦彥奢崇明奢寅計在必擒外其
餘諸酋諸土司助叛之罪盡皆赦免能擒安奢二酋來
獻者仍舍罪論功即以安酋之官爵土地畀之降司之
功順亦照例封賞有告以安酋部亦以不安土地之心而
其死傷我力之朱安位面下予以立功自願之義解彼
合從從黨之謀從征上官也我亟與家書以鼓其志意
之氣散衆安民以撫一安民者斯正准西治之日濟
青劍戈之時也所前立大指昭明威亦聶速無預前予
其不可已也一日嚴飭制昔根其斬失期之罪實踐予
新建令之要略軍法所在罪者之責率不可貸為宜

必誠威充振安自古用兵法主于嚴未有姑息而成大
事者前撫之失隄也請將棒針不顧寬從寬與今日之
進責非前日之洪當久矣臣已條
向方之氣何獨遠顧之弥今疏云
賜劍以專事權所誅自都指揮始總付參先取死罪情
由歲罪獲賊等議信斯言也獨不聞軍前不用命者之
斬之例乎將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蕩免斬定制之罵遂亦何待于救
進而死敵人孰不欲揚遁而不死人孰不規避此東事也
以求進將驟兵按紀于道而黠事故左亦數見矣今之
毀更有大小異者按亦不免敵而光事庶焚赤數見今日
兵盡惑人心此風不止後將何所底止不以為務急為宗口
督臣富查審一二首倡者得其實情正斬以狗使其進
而效死退敵步而得生退而求生必至死人畏其法
而不畏敵有備自無思匿匝小醜何難定哉總兵失
半徑行解京請
青副將而下皆所以
賜劍從事戴在功令斷在身親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轉
敗為勝惟有此著為吃緊矣一日選調募夫善克敵者
以節將練兵為根本而兵為精爲也必有紀律方整齊

其志使不能不用命有恩義以固結其心使不忍不用
命又有威令以振作其氣使不敢不用命有能之利
制之兵亦可以鞭撻四夷序錄叛不令師何如我節
兵業已奔逃之土兵又多頑兵如兵不可已遣哉矣
何聽逃也其然之誅安以六七萬金傳其一可謂又何鼓
而俱逃也聞兒兵願與安酋通謀其當為號又何鼓皆
不自欲歎亦營以應之各營散已大約必出調募二
皆募必附近之有名將者以揆遁之無事
土司之有忠義者好鬥者之以之捕之處以招募之
發兵以作調其氣當勇知我好以應其招以又善其有
恩以作中矣其但氣有勇為我可之以又善其出吾
掌握中矣但蜀有勇知方一又可為之百厚其給不出
與領一偏無以濟黯貴陽十米一價值七錢轉運艱難
費于餉實犬者發于急益食足兵保一戰可以成功火
非臣部所疑迎而總議後日順司衆多方奏疏及早籌餘
富有來心不必憂當有奮心精兵一家之常勝自不足憂
土重來何難到益運賊富畏我之後力討費用不足士卒
司誤戈之患心亦餘家當用間謀以其亦散矣作者兵
來以孤其勢尤兵家之所不廢而令日之當謀求廣也
令日之失非賊之多謀乃我之寡算論貴勝之機益
可致而貴于能為臣不敢求之于遠惟就其切近可行
者條議申飭諸事乎平無奇而平定西南之道似不外
是伏乞
聖明採擇施行

建徐州新城于雲山天啓四年六月初二日徐州題山堤
決徐城潰陷洪水消涸無期今博採輿論鼎建新城察險
要之機宜測山川之風氣審道里之遠近舟車之利便期
衆謀之僉同初卜基于泰山再卜基于牛山一謂地脈未
宜一謂輿情未協今嗜咨荒度定謀于雲山矣尋源尋派
皆曰有情人謀鬼謀咸云協吉淮海道開報城之紆迴九
里有半高下二丈有七其廟社衙宇之應建者三十有三
取舊增新計銀八萬九千五百有奇

諭平遼總兵毛文龍
聖諭朕念遼土未平逆酋讐伏尚稽策勛時懷旰食惟爾
爾文武大帥殫力竭忠設奇制勝期靖妖氛用雪國耻匪
須厚賞以勵精忠爾提孤軍駐師窮島偏師時出奇捷屢
問使逆酋狼顧未遂鴟張已三年矣惟爾之庸朕實嘉尚
又思各將士戮力行間暴露良苦朕嘉于督師輔臣有錫
賚矣茲遣內臣司禮太監王敏政忠勇營御馬太監胡良
輔賫捧詔諭冕服冊封李倧爲朝鮮國王道繇皮島特賜
爾銀一百兩大紅蟒衣一襲以示眷酬從征將士擒斬功
多忠勤可念朕御前搜括銀四萬兩各樣蟒衣緞疋

絲一百二十疋用爾以備賞功之需爾尚益矢壯猷秘籌
勝算糾聯屬國奬率三軍養我餘鋒制奴死命使封疆克
復卽帶礪可盟朕不食言爾其仰體欽哉故諭
錦衣衛指揮寧北鎮撫事許顯純等勘問汪文言獄辭連
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毛士
龍鄒維璉鄧渼盧化鰲夏之令王之寀錢士晉徐良彦熊
明遇施天德等大抵以移宮建議者爲立名囑等之資整
頓銓政者爲偏聽招權之藉布買命之金而楊熊之刑侯
啓賄賂之門而陞遷之法盡總歸之文言得力于父事王
安結納權要濁亂　朝政者

敕下法司研鞫已而逆璫傳
旨則仍發顯純嚴刑究問矣于是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
並以求緩楊熊獄入焉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
瑞顧大章奉
逮追贓其餘本內受贓各官趙南星等俱削籍撫按提問
追贓具奏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六

秀水沈國元述

四月

福建巡撫南居益條陳控守彭湖添設大小將領水陸官兵城池臺舍廩餉屯漁事宜

一議專設遊擊一員鎮守彭湖以二遊兵兩把總隸之再添遊擊標兵一千一百六十名仍聽南路副總兵節制以成犄角之勢一議中左地方逼近彭湖居漳泉之間設將兼制仍移南路參將移駐中左所添兵必須東有衝要其節制而銅山金門高浦中左各營所切近地方各營各官兼九點不必以中左各將聽鎮守西洋為彭湖之聲援一議增兵以資彭湖遊擊兩營兵之舊額宜移駐遊擊以資控制如此則無增兵之費不可省彭湖衝鋒遊兵兩營欽設舊兵共九百三十五名今增新兵一千一百六十九名共兵二千一十餘名一議設卡標守備一員轄水兵八百五十七名領船四十隻分屯媽宮等處左營把總一員轄陸兵六百二十四名屯媽宮後哨天分頭太武等山港諸處各營把總一員轄陸兵六百二十名屯風櫃仔蒔上澳口總一員轄陸兵六百三十名屯紀三遊擊調度哨守中標水咾咕宮六名右營各立哨領官四名共二千一百餘名水陸分布首尾相照亦可以壯軍容而除叢叢矣第兵行撥從來有增兵而不計餉者查原彭湖中兩遊新兵川九蛾春冬兩汛至彭防守每月加給行糧三遊錢今議長城彭湖不許收江南來一地桑給銀撥一兵一年該餉銀十四兩四內一議添設遊擊一營兩陸員役一兵一百名連水陸新舊兵通餉共二千一百餘名原額餉外二萬八千有奇而船衣甲等費不與也除舊兵原餉外約增新餉二萬三千兩見行布政司撥餉道處查有汀漳道防海項銀內計二萬餘金以海防之役供防海之用似為本分其不足者臣會同撫按項無碍者補之總之一項田一千有奇銀計得有二萬餘金充之一議彭湖之民鮮居之時曾為計處不至加派病民漏危病官耳一議彭湖築城建立衙舍營房查得彭湖築城去處惟媽宮少寬處風櫃水合陸特形勝合無於此地築城一座四面各闊三十丈高一丈五尺砌上之約銀五百兩城內起遊擊衙門一所用銀一百五十兩札總二處約用銀五十兩門外起營房兩座二廳收貯西衛米糧約用銀三百兩遊擊衙一座兵一千二百餘名大約以五名為一間該營房二百二十餘間約銀四兩每間約房合約起造二十餘間工料各加營房一倍每間約銀八兩以上通計用銀三千十餘兩應等餉銀內動支一議彭湖之設越在海島以控制海防咸隔夷冠之沿海各將官精加擬應收副總兵衙門照例聽給

嗣封新牌外合彭島孤懸須寄郵重仍
一欽給關防印記一顆以重軍壓若標下員役中標守備一員左右翌總二員外再立中軍官一員游牌官三員聽用官十員各役錢糧撥於新增例內選支非此不足以重將體威瑞島漢必至于事權則尤宜節制于南路副將應標內外呼應有掎角之勢無隔閡之虞一議屯田彭湖險島在海外推從遺向稱鄉險且此島頗稱饒沃者以為閩墾屯可復事舊查彭湖被沙碛田高山以闢之機特射不遠種植中堆山前中地無高以闢之可得此沃處可得用二千餘畝但取衛戍之家將而標南畝勢必不能合

二十六

無恐示聽官兵自行開墾收獲子粒一切不問俟府縣三年然後徐議起科沿海居民有願耕者亦依此法行之此一議也又彭湖周回數也若招置沿海漁船鸞其
答恭遠栗給處蒜泉行付一之稅以海為田周海漁之
長利莫非兼流之借貲而必播植乃稱屯田哉此一議
也一議禁饒臺查彈彭島浮于海上信稱天塹其地平
衍遂有蛇勢岐港零嶼甚多其江洋空闊可以穩
泊巨艘惟媽宮暗澳海口兩山對峙左為風櫃右為
西安計水面相距五百七十餘丈兩案山鼎立其中最
稱要害此夷向日據此以與我抗也向為夷之所必爭
今為我之所必守合無于風櫃西安案山三處各築銃
臺城一座

科臣霍維華疏曰頃者邪臣假借題目誣衊宮庭觸犯

聖德如所謂延擊紅丸移宮三案巳捏形章奏簧惑聽聞

更欲竄入纂修迷亂萬世用是不避忌諱據實剖明仗

祖宗在天之靈

皇上纖遠之志其論移宮者曰
先帝彌留之際所拳拳叮嚀不厭諄切者輔導
嗣皇與
冊封
李選侍而已
選侍之居
乾清宮也從侍
先帝也
宮車宴駕
選侍自應移居別宮亦自應俟

旨令
選侍移居何宮而後可移也
選侍何敢擅移亦何俟臣子爭執之而始移也丙子昧爽
元輔以下文武大臣以及省臺郎署無弗入者何爲楊漣
一人獨以排闥稱也比羣臣見
皇上即羅拜呼
萬歲又何煩劉一燝楊漣左光斗等傍戶擁戴之功哉且
元輔之方從哲首揆之范濟世掌道之顧慥無日無事不
在一燝漣光斗之前者又何只擁戴之功獨三人攘爲自
居也使當時灑掃別宮請

選侍入居議曰
登極後遵
遺命行
冊封貴妃禮此不過一內使傳示足矣何至煩諸臣之紛
紛也臣常問其槩矣當濟世與漣光斗等之入也見一宦
者手捏數紙箕踞怒罵有如今還要我叩頭叫他認得我
之語濟世等詢之乃知爲王安也問其所罵何人則應爲
李選侍也所持之紙即冊
選侍之揭也安將揭人投一紙濟世等心訝而面拒之獨
漣與光斗口誦心維不自覺其席前膝促神馳而形就也

舔是而播自后之說舔是而煽垂簾之議舔是而捏宮嬪
之詞誣告
選侍之穢名舔是而興盜寶之獄羅及
選侍之生父樁成莫須有之疑以熒惑
聖聽矯
詔恣惡震駭遠邇皆王安一人居中爲崇漣與光斗等入
幕運籌而助之虐也移宮之日宮布多人擊攢
選侍之奩篋併攫及頭上之簪珥俾令自負
皇八公主踉蹌徒跣而奔
一號殿吞聲飲泣莫從控籲而隨侍之李進忠劉朝等十

餘人且毆傷狠狽面縛下獄立刻擬斬逮及侍父惴惴思
死此不過假盜實以爲名因殺此數人以滅口耳向非刑
部尚書黃克纘據法力爭嗣諭保全侍父不得共死
選侍何以安其生進忠等三人旋畢命于刑毆之餘劉朝
等數人又安能延喘於犴狴之中他日復得見
皇上之面赦其餘生以正王安篡
詔之罪哉覩於李進忠劉朝等之下獄而
皇上不及知則
選侍當日艱險之狀與
一號殿蕭條之景
皇上亦必不及知以至自后垂簾種種不情之波槩可推
矣臣以爲
選侍之請封也請封妃也
册封貴妃之
旨
先帝之親傳者三
皇上之親促者再王安猶能朦朧挑激錫蔽稽停迄今讀
范濟世請封
選侍一疏猶令人痛哭而流涕焉妃之未封而況於后請
之不得而況於自后不妃不后而況於垂簾倘
選侍而與有自后垂簾之成權也王安焉敢不叩頭奉承
敢箕踞而怒罵之哉臣以爲宮不難移也王安等故難之
也宮月
皇上幸見羣臣安等卽來
皇上歸
慈慶宮不復至
乾清一步者欲
皇上不與
選侍相見乃可以行其離間之計也故難移宮者用以激
怒
皇上而重
選侍之罪貽惑中外而張擁戴之功也不然何御史郭如
楚疏有移宮原係定理不得居以爲功之說邪窟很之入
骨俾不得一日安乎其位也豈非犯其所深忌哉使是時
有
旨令
選侍移宮而擁不肯出或
皇上力不能使之出然後臣子得以借口而幸功耳乃移
宮之說甫出遽徙
選侍徒跣奔避進忠等收手就縛而

皇上尚不知也，是尚得謂宮之點移哉。臣又以為李進忠
等未嘗盜寶也，乃王安等捻之也。夫寶誰之寶
選侍之物寶
先帝之賜予也，以
選侍之物，選侍之人自移之，何得謂之盜也。且徒手數人
所執有限，何得謂之盜至數萬也。以
先帝之賜予者，王安等捻而還之
皇上，臣同知
皇上之不悉受也，乃竟以
選侍之奩箧捻而充王安之橐囊，不罪捻而罪盜，不亦顛

倒之極哉。王安風譽
選侍百計排擠，毫無顧忌，猶權璫跋扈之常態，無足深怪
遽與光斗等讀聖賢書受
累朝深恩，亦復甘心蹈亂賊之轍，犯神人之憤而不恤者，
何也。不過欲假此以結權王安，依為奧援，線索潛通，禍福
立見，可以庇邪害正，納賄招權，為所欲為，而無不如意耳。
然非輔臣劉一燝權與其間，謀去從哲，獨專政柄，逆命羣
擬仰鼻息而聽頤指，為禍亦不至若彼之烈也。及王安事
敗，一燝懼罪及已，猶極力彌縫，再次徵遽提取劉朝等之
明旨，豈非朋比為姦之左券耶。王安罪狀彰彰如是，死不

起贓而周嘉謨且感且憐，忿然不平，代為報復，驟訐向大
曰王安罪不至死。夫假
親王令旨者死，況矯
天子詔一朝而辟無辜之數命哉。幸
皇上日月之明
雷霆之斷，立正王安之罪，並遵
先帝遺命，加
選侍以康妃之封
恩禮優隆，家庭骨肉之情，懽然如故，從前雲霧風波，小人
費盡伎倆難施

天空日霽，終歸水落石出，若輩無限罪孽，以次敗露，自作
自受，誰怨誰尤。然臣猶惓惓於實錄者，特以年來門戶為
政，投意纂修，實者未必錄，錄者未必實，當
神祖壯年在御，
冊立東宮稍遲，一時諸臣私憂過計，羣起而爭，委出忠愛。
乃爭之愈眾，持之愈堅，無非欲事出
宸斷，以見欲行
冊立之本懷，是以建言者皆蒙譴謫，而篤愛
宸寵之心始終不渝，及外庭寂然無言，而
明綸忽渙。

元良既建
宗社有主、二十餘年
宮闈晏然、未嘗有他說也、倘果有如奸邪所捏稱、廢立巫
蠱之謀、則
九閽邃密、必別有詭秘之術、而後可徼倖於萬一、乃從藉
一風顛之張差、白晝持梃闖重門入
大內、而行刺、萬有是理乎、當日巡視御史劉廷元之奏報、
鞫審司官唐嗣美、曾道唯、岳駿聲等之口詞、明白甚當、獨
贓私狼藉、自分被察之王之寀、與同惡相濟之陸大受等、
無端造辨謬之說、謂張差爲山間窖戶、龐保劉成領

西宮金錢數萬、起蓋廟宇、差謀包燒磚瓦打點、使費多金、
半出稱貸、業已得之、復爲有力者所奪、懷恨二端、不勝憤
忿、持梃尋覓、氣激迷心、不自覺其亂闖而闖入
禁地耳、向非
神祖同
先帝與
皇上慈孚之御、親賜剖决、其開釁骨肉、流毒縉紳、可勝道
哉、及
先帝嗣位、一月之內、未聞有纖毫芥蒂疑、及張差之事、則
神祖之止慈、

先帝之止孝、與平日宮庭原未有嫌疑猜忌之情、益太彰
明較著矣
先帝至性天成、體素清弱、當
皇祖遐升之初、哀毀踰禮、飲食不時、幾務煩殷、勞苦爲甚、
以致風疾陡發、荏苒委頓、理所必然、而悠悠之口、致疑於
宮掖之太盛、豈臣子所忍言夫
先帝即位不二旬、而疾作、十餘日而不諱、女謁而病耶、抑
疾在哀之時、而溺情女謁、季世之辟所不爲也、病而女謁
耶、岌岌不起之際、而女謁是殉、千金之子所不屑也、况
先帝以千古純孝之衷、當四海托重之日乎、甚矣影響附

會者妄也、伊時以誤用下藥、歸其罪于崔文昇、
先帝猶口授
皇上傳諭諸臣、以爲原有風疾、因勞致甚、大小臣工、莫不
欽承此當日
父子
君臣、出口入耳、由衷根心之言、亦
至仁至明、危而不亂之證、足盡破從前狐疑之說矣、何爲
復有向後蛇足之口也、先是、元輔方從哲等疏
請早建
儲嗣、以奠國本、並

請如期
視朝以慰羣心及聞病日增劇愈且不測率九卿科道官
問安
寢殿再申
建儲之議旣求望見
嗣皇淸光此際此情臣子之心叅百迴腸而後敢一啓口
也
先帝矍然首肯出
皇上於榻前並承
顧命有輔導

皇子爲堯舜之言是
先帝業以天下授之
皇上業以
皇上託之輔臣矣且云
壽宮要緊者再此其旦夕莫保之情景羣臣耳聞目見者
誰不願得長生久視之方延
萬載無疆之壽李可灼復神其藥之奇驗羣臣無不思幸
一試莫敢先發遂流聞
禁中有
旨召可灼進藥少頃

傳諭稱進藥善戒姑退勿去
褒賞有加日晏復
傳諭進藥可灼難之詞曰止可一丸强之乃再進一丸而
退詰旦昧爽而
龍馭上賓矣夫
先帝病係勞弱則可灼紅鉛正屬對証况迫以
先帝立待之
嚴旨可灼安能不進藥
皇上與羣臣亦安恐不令可灼進藥特無救于大漸之勢
耳卽今日豈遂忘徬徨無已之情哉孫愼行自隔年之後

起自田間突興大難之端借題紅丸誣
先帝以受鴆之慘加從哲以弒逆之罪片紙傳播旋奉
聖旨有輔方從哲素稱忠愼
皇考弥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倂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
卿科道官多所親見還着撫賞會奏以釋羣疑其李可灼
輕易進藥不能無罪着倂議來說該部知道吏部尚書張
問達削去前段止將卿言雖忠愛以下半段發出並改會
奏爲會議以啓邪黨之附和以示指鹿之姦謀不知以肯
者欲殺人以媚人畏避兇鋒者不信心而進心僥有乎乖

半吐之詞多屬畏首畏尾之輩猶黃克纘王志道徐景濂
汪慶百等明目張膽連篇累牘侃侃鑿鑿足破一時之狂
瀾定千秋之鐵案時非
皇上天語親傳有
皇考進藥亦昇天不進藥亦昇天之
旨邪黨窮追不已羅織之禍勢且燎原而不可撲滅矣至
可灼情出迫切似亦未忍深求介業知
康熙雖欺輿情難奪猶隱心昧已故遣戍以存不了之報
火亦太毒而彼哉夫可灼之心果出於毒
先帝耶卽肢解不足盡其罪果出於愛
先帝耶則遣戍寧不重其冤
先帝之逝果出於毒耶不獨從哲當任其咎果不出於毒
耶何爲從哲偏受其誣噫愼行之心路人知之矣不過以
丁巳被察從哲實在政府黨人乘其倖倖從旁唆弄日以
報復爲謀一旦死灰復燃遂爾急不擇音並思假借題目
陷衆正以悅黨人可以立取大拜耳孰知
天鑒昭昭枚卜首推竟以紅丸之故斥而不用小人心勞
日拙亦復何益此實錄之當確者二也繇今而論孫愼行
斥矣李可灼之遣不可不還也何者情無兩是理本相因
也據臣又聞鄒元標鍾羽正當日亦各有疏入

告而猶不發抄而臣立名非眞晚節不振委身門庭脫壞
生平其秘疏不抄必陰附鬼魅之說而又欲朋逆非刺之
外也韓爌會議之疏足破一時之謊何以元兇罪惡貫盈
猶爾倒身庇護說者謂良心難昧是非各不相掩也至如
江西監生楊維休泰昌日錄一書草莽一介何從而記註
朝廷之起居且刺及
宮廷之隱微中間語意閃爍穢遊外錯非潛授意旨則揣
合類笑眞無忌憚之小人豈非
聖世衣冠之玷哉伏乞
皇上嚴諭監修纂修諸臣將未完
神祖實錄從實紀載將已完
先帝實錄再行磨勘並將公忠發憤如劉廷元黃克纘王
志道范濟世等與假借誣蔑如王之寀孫愼行楊漣左光
斗等一應章疏單揭備細搜錄與臣疏一并宣付史館藏
存公案以垂信史庶是非邪正開卷瞭然其於
三朝聖德
慈孝深衷光大闡揚所裨不小矣
先是御史徐景濂亦言禮部尚書孫愼行疏參舊輔方
從哲據李可灼紅丸爲弑逆罪案併及傳封選侍
宮三事自附於孔子沐浴之請而陳恒從哲也不示
其亂賊之黨除忠義之思哉臣職主纂錄與編脩倪
不明白一言告之
君父質之天下後世而昌言弑逆情事厚則不忠悉

以心照之
虞心照之
平心斷之
耐巳了然
矣

尤也竊惟世道有公是非人心之真是非是已今且論
從哲且勿問其他最吃緊者弑逆二字須辨其真不真
也真則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寧止議削而議奪不
真則天地鬼神猶默鑒之誰敢殺人以媚人夫
皇考期月幾號其諱萬年
天子只緣體弱兼以哀傷當其 召見文武病積
太子爲堯舜之君蓋已知自無起色矣不虞
賓天之期適值飲藥之後攀號無從不得不歸咎不嘗
之藥幺麽可均安所逭三尺僅僅奪俸回籍乎哉憲太
監矣責以不誅奸之義從哲自當心憐而必曰鴻臚進
藥有然寧馨匪特重誣舊輔也正經誣
先帝也恐 天上之靈不康臣子所不忍言者也夫紅
丸之卽爲可亦臣何敢知第想當同受 顧命劉立藥
曰之旁恐一從哲也見而知者有英國公張維賢在寡
閣臣劉一燝韓爌在又有部院臣周嘉謨孫如游李如
華黃加善張問達黃克纘在以爲壽乎舉疑之當必有
抗顏力爭而何必闇然忘語以爲丹乎羣信之不必有
未達致慎而胡以禍俱無猜無亦勞處猶留
主與臣交迫於同天之望乎愛則司心過亦同謀弑逆
太惡誰甘獨承是、顧命諸臣皆志君皆不討賊而里

居宗伯獨抱孤忠也臣萬萬不敢以交醜謗
先帝以弑逆寬舊臣而紿嫡禮臣也若夫 貴妃
封后不早爭禮部之先諡號稱恭不詳訂降匠之議頁
之議力全大措當慎行歷數而督過之誰不謂之而謂
此亦弑逆事臣子所不忍言也獨有移
宮一節中外久疑臣訟言之可乎蓋當㝢謝再泣實御
未登郎契幾孫于靡依夫原無嫡無少長之嫌不借羽
翼定策之力儼然
宗廟社稷之共主也選侍雖鍾愛於
先皇曾受護持
太子之托然非兩宮比也館於別殿則名分肅體統嚴
正
祖宗家法宜爾今諸臣行所無事輔
沖主以孝治也不成清寧乾坤歲須子然一嬪孤孤一
女遲留不從者何故豈希冊妃之 遺命耶抑有要挾
之隱謀耶宮中一段真情景亦推我
皇上自知確然獨斷中貴之目臣家之耳皆風影也自
垂簾語出而
內廷闐然矣促移宮者輒擬爲奇功矣自李監語出而
外廷閧然矣言 加恩者幾中以奇禍矣嗟乎此輩根

發明屯田
舉發國之
自國言是
政務多少
北遼餉則
要宜

也翁一引王安之媚猶默弄邪臣狐媚而不亡國鮮矣
之末猶以前鳴
國之急自啟陞移以後居功之情太驕致有今日寒賤
多事而致李家宜乞今家敵此等市儈語可潤
宸聽乎可識大臣當鳴不臣因是不能無說焉
先廟責録自己閣臣真冒則一字真然以史官之直筆
實錄片語春秋須總裁之忠扰捐門偽錄已駕盧而上
實錄史鮮揣疑而亂於麥所取故今疏經會暴
非當聽之公評而投總裁筆削或疑其私臆夫以好
修考終之 臣民方思舉之不遂揚之不盡而日
之曰弒將之視
先帝何如主視 陛下何如主借
君父之大變淺臣子之私使欲加指鶴以弒逆之名猜
污先朝以不美之詖恐亦春秋誅心之法所不貸者也
伏祈
皇上特論禁修端臣矣公夫孔無克無刻無輕言弒逆
汝傷
主德以悟 國史正禁道人心一大關頓也并乞罷臣
以謝禮臣愛君心赤但臣得天下萬
世一段不滅之公論耶受勞敬不辭矣

兵科王鳴玉請停舉屯田疏曰遼事初起兵餉都盡倉卒
無策不得已議發 帑並加派議按括特一時權宜之便
計豈久安長治之計哉乎今奴雖暫伏三年又發焉思動
矣欲滅奴卽各邊鎮之人兵苦戰不得息地蹂躪不可耕
充國之困先零孔明之屯渭田恨明爲然奈何非可乘之
時置自然之利而勞勞焉按進亡病故之虛數乃取盈而
攤責於饑羸之貧民以應之猶不足哉脫有不測未知簿
可再發派可再加按括可再議否今各邊本色折色無餘
而關門海外縣中遼化審塞以及各邊實費數百萬司農
嘔心瀝血無可奈何尚欠二百萬

明旨屢催會議言者欲汰兵減餉夫驟而議汰不至散歸
深林不止也驟而議減不至謀爲萃聚不止也不汰不減
而以驕子奉之勢必如索驕不饜不休此不待敢國勝
負之變未必田虜而先困中國矣然則舍此更有奇策乎
屯之爲利 臣同官林宗載前日曾專言之矣
明旨屯田既有七善何不着實舉行而但未及所以行之
之法也請自山海以達各鎮如兵每萬各簡弱者三之一
以屯人予旱地二十畝准種九月寬其所入以示屯之有
利利之所在人忘其死其羸不能勉從事者約而言之不
但七善更有五利焉以此稍抵月餉則無汰兵減餉之名

而有汰之減之之實其利一也抵餉屯租取自邊土則腳費
自減而津門之六十萬漸次可裁其利二也米貴于珠草不
啻宿邊屯產穀則價賤而士服易果其利三也牛馬仰給全藉
芻稿邊屯畝種則草料充而騎可應驟其利四也饑寒不迫
人心有恃屯之所以不能已也其利五是因虜而不困中
國兵馬用而若無兵馬豈非惜餉之急乎或曰屯與操之
時士飽緩而不服習以其牽于畝也夫東作者以三月始
六月終秋穫者以十月始十一月終他月皆可待操早涸
更多餘閒況所簡特不任戰三之一其可被可操者固不
妨也且昔之望風而逃潰蔡豈皆不操之兵亦豈盡爲屯
妨者乎或曰債帥快而貪平將據虛餉以自肥相沿成風
牢不可破誰肯割見在之利以爲
國減餉者是不然夫債帥之愛功名也甚於其愛財貨也
加一師得萬人能簡弱者三千人授屯是能於每萬
減司農餉三千兩取該道覈實冊簡單若干屯田若干
畝代餉子粒若干石備細報部移咨本兵照軍功加銜
一等以開屯減餉之多寡爲本帥賜爵之榮卑彼貪冒矢不
殺虜固功此開邊利以困虜亦功也況彼危此安人皆
尤樂趨乎屯之與兵相利不相妨斷斷無疑矣第不爾虎
狼時待事切追士無固志將有危心人力不齊虞其

然後晁日采夜稍稍不效而曰屯不可爲此非屯之罪也
又屯熟之後搜括滿家貪弁橫索起稅催糧致茨苦之兵
裸飛債失究必拋荒鞠爲茂草而曰屯不可爲此又非屯
之罪也惜能力破諸弊堅意必行則二百萬之逋金可省
數萬之人心可固能富能强可戰可守司農得免措處
郊外不盡竭澤所謂久安長治訏謨非耶若夫順天時相
地利買犢計種酌盈濟虛則有論功行賞鼓舞振作之方
略在惟當事者亟圖之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察臣言如果不謬覆議施行民生
國計實賴此矣

兵科薦基奏議東西用兵機宜其策數事有二者一專管轄一神鼓舞一審布局而要以坐困為鵲巢之機括策遼事亦有三者一善御將一審偵探一定戰守而要以牽制為恢復之根底真石畫也

工部接出

聖諭朕自御極以來每念兩門三殿工程宏鉅費用浩煩該部那湊術窮內帑搜括殆盡悠悠忽忽何日告成朕念茲在茲未嘗一日釋於懷也今中宮等官諸王公主并司禮監等衙門各監局司庫掌印管事牌子及內外私家閑住太監等官恭進助工銀共十四萬兩俱發二廠貯收仍

著內外經管監部各官會同巡視科道眼同給發支用俱要實心任事仰體朕懷作速催趲工程早完

三朝闕典毋得仍前怠緩冒破侵欺違者從重參來必不究於該衙門知道

五月

御史顧宗孟謹陳清勾備役營官疏曰近見我

皇上傳諭兵部邊疆多事不可濫用債帥以致勾餉剝軍

赫赫

王言直令司馬驚心而職方動色矣臣感時觸事竊謂以債得官以官償債者不獨大帥偏裨為然只各路領兵把總近年兵部改作部選濫用三科武舉闢此一途以便請託通賄此債之藪而營伍之大蠹也行之已經兩年在外撫臣人人苦其不便而莫有痛言之者今據實為

皇上陳之

國家制科文武並設武舉會試中式者始以夫

題授守把部之

欽依其名正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其體遊游兵二千分關一方其責重若此外水陸把總領兵不過一二百守巡各道中軍所司不過奔走傳宜從來無兵部

題授及經用加銜之例止聽各撫臣就聽用官及哨官中擇其人地宜而才優者挨補之謂之名色把總經撫按屢

薦方

欽依此舊制也兩年前突將名色把總之欽改為部選濫用三科武舉托名疏通實皆鑽刺其中式者反或多墊濫

不得徼一命之榮或予以閒地不得叨一旅之寄致將之不平孰甚夫武舉下第仍是市井無賴乃百計鑽營多方稱貸但得千金之費遂儼然三品之榮黃蓋服金明輪廣從覲燿于道路所統領不過一二百之兵而已兵部祇以請託通賄之途猶臨時開此方便之門曾不思名器之濫至此極矣至于營伍之受害則更有可言者名色原無重費不必挨叙今況以多貲得官必以剝兵填壑月糧幾何堪此名色人與官相宜官與兵相習背指之勢易速緩急之因可恃今官兵了不相關操演虛應故事如是而欲兵心鼓舞其可得乎臣故謂欲杜鑽倘之原必請復營官之制仍改部選名色更有數便焉哉原給之費可以餉兵省隨從之役兵皆實用一便也懸補以為招則水陸哨官各思自奮二便也守巡各道易于約束有犯者徑行申詳撫院不必報部三便也至兵餉之不受尅剝又不待言矣三科武舉濫受

欽依此兵部兩年內之敝臣故得陳甚悉如此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將各處部選三科武舉原係名色缺者盡數列名具

覆行各撫臣盡去貝缺聽撫臣從公推補如有復選者該撫臣指名參究此亦杜鑽刺之一大端也

御史張栢直陳驛遞若累疏曰臣竊思言官無職言者其職然言利不若言害議除百小害不若議除一大害臣按視今天下有極苦極累爲民間第一不堪在撫按方爲調停而竟罔實益在科道屢經陳　奏而未見奉行者無如驛遞一事臣兩令衡嶺身經萬苦茲欲

聖明不棄拔置西臺且當

朝政聿新之會正臣子披肝瀝膽之期請先言驛遞之害而後及職以除害之方可乎夫驛遞之害自昔若之其需索刁難鞭朴凌轢之狀令人難堪臣自家食耳而目之不禁扼腕不平矣而尤未身當其任也乃筮仕中牟甫到任有馬頭十放革牽轄馬十數匹陳乞替代情形甚慘詢其所稱本役俱係富民僉派走遞有應役十四五年者應役二三十年者產盡衰亡業無立錐之地父遺子代承襲卸擔之期艱辛萬狀愁苦異常臣於此有不能爲情之甚者無何其申院道量添工食贈議僉派簽至是而數十年未舒之困十已去其八九矣然此尤非急見也逆後調煩河內郎以調倅驛差爲受事第一義夫河內之驛有二夫萬苦去縣二十里且近山路往來尤少惟草橋一驛則係四通周道過客之馳驟如雲僕人之需索若鶩應付愈遲刁難愈甚如是而驛遞安得不日壞哉問料理則有官參

之法有前任知縣廓存性之條議在臣於是備查故案覩
蜀愚衰其置買馬騾糴草料俱照市價毫不虧若至於
柴薪之散給夫役之催攬料草之收放槽鍘之安置與夫
醫獸之調養差撥之輪轉逓件安排每時查理叅詳當官
之心力僅半已注之於此而後乃今往來應付遂足驛有
接替之便而民旣不至于病民里無僉派之虞而吏不至于
病驛雖行之在有司者不免任怨任勞而害之在里下者
禁已去太去甚臣自惟彼時蒞驛若心不過爲身家地方
之任力救湯火之民見之恢復所爲如孟縣武陟修武等
縣已放效此法又稱便矣夫此一驛遞也河目今第一大

苦身是職者非不累牘條陳然不無貼馬借馬之當裁也
索酒索飯之當禁也假牌陳票之弊宜懲積弊也石碑木
榜之竪宜垂永鑒也此其慮雖甚悉其心雖獨苦無奈言
之未必行卽欲行之而又無奈勢不可行也何也有司之
在今日其視借逆之過客不啻如該管之上司一有弗備
卽指之爲朽鈍而長安之物議騰矣其視過客之僕隸又
不啻如親臨之過客稍有不遂因之爲中傷爲反間而主
翁之慢忮起矣夫爲有司者俛首一經折腰五斗寧肯倐
一時壁奸剔蠹之名而拚天下錄金鎔骨之口哉以故家
之者視爲固然之物而應之者亦視爲必供之需年復一

年莫無爰計致令富者肉剜皮盡而目以就貧貧者典妻
鬻子而恐于徙去驛遞之害一至于此竊亦苦之極矣臣
計河內雖冲不過海內一隅夠臣類愚蒙才非通達然實
心料理之餘猶能使積疲之地少見起色分符衛衛者固
多才也肯推廣行之則是役也其權約而易操其方要而
可循成轍具在展卷燎然似無一處不可行無一官不能
行絕無可掣之肘更無可撓之議直截痛快未有如此法
者也伏乞
皇上勑下該部檄行各省直驛傳道查理凡有驛遞處所
除召募已行不自覺其苦累姑從民便其舍召募不行僉

派里下者務令有司洗滌成心不妨做倣河內俱行官養
將殘黎漸就昭蘇于
皇上維新之治未必無小補矣
原任刑部郎中岳駿聲復申奏挺擊顛末疏入起用王之
寀逮訊追贓
科臣楊所修請
命史臣將三案內前後章奏撮其大略分類編次成書刊
行天下
戶科薛國觀上言竊惟館選之設我
國家欲得坐而論道之臣上可以備

聖明之顧問下可以作百僚之表率重其人而先爲足遴
以備之者也故每于會試進士之後定爲舘試之法以選
之酌爲論爲之規以試之試中而擇一舘師以督課而成
之其上者備爲台輔之耀而其次者爲廨舘而分布用之
要于貪真才適實用選固不可不慎也乃邇來選舘則假
有不盡然者持論不必其傳洽楞腹也而以書筒救之矣
爲字不必其清真潦草也而以如椽救之矣或稽世族而
閥閱之肖擄中秘爲世襲之業或借援引而夤緣之輩親
史局爲取寄之物總之借奔竄爲關合依錢神作打點盈
厚之室恭金輸璧日奔走而無忌寒素之家產竭囊空即

稱貸而弗恤彼亦知
明旨欲嚴揣恐餽遺夜之金者則益滋其智故彼亦知
明旨欲痛革恐臾推門之耜者則貴禁其奔趨矣
明旨自
明旨饋送自饋送無論諸臣之舌敝筆禿無益得失之數
而
王言於蘇直弁髦弃之又何以肅中外之人心而爲倖進
者清此一途哉夫士初中爲進士尚未涉仕途一日正如
處女將適人宜自璧觀躬以無忝于歸而奈何以貪滓不
問自壞其真耶竊意此三百人者是四海之民命賴以造

五方之士習賴以維
國家數十年之制綱風是行將賴以撐持而鎮定倘于始
進之一時一開饋營之徑毋論倖得者乞哀媚人有媿玉
堂之選而未得者鑽刺慣熟廉耻掃地又安望其羔羊素
絲之節以造福生靈而振起習尚不幾長天下貪墨之風
而重負
祖宗開舘選士之本意哉我
皇上近日于考選一節裁爲四十之數示懲示公凡以杜
倖售而求真人海內方賜之向風而豈肯于舘選之法一
聽其濫觴至此故職以爲饋送之路不塞而

明旨之奉行不嚴則饋送之路終不破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諸臣各察其所屬觀政進士除進面觀政
以需効用外卽宜杜門靜養以俟舘選不宜長安道上紛
紛黻馬絡如朝
覲禁饋謁之事而察其所訪拜何客所饋遺何禮如係藉
幹倖訪其所過付何人訪出許指名參處而卽以亞縣[illegible]
静躁註考官之貞邪庶
成吉格遵不至作紙上之空文而錢神不靈或可洗競[illegible]
之倖賓矣而又鄉評宜採也周重鄉舉以鄉之人壞地湖
接耳目相習某之學行或優或劣可以得其梗槩如詞林

之人未必知也恐離鄉之人而更熟爲之知者今宜就鄉之有品望者一爲採訪畧如考選發訪之事而即以所舉之真贋爲舉者之能否而鄉人斷不作違心之語矣考閱宜嚴也詩論爲不足以盡人而
國家既以此選館士則即就此而嚴之詩論取其韻而騰典而有闕者焉而摛腹者不與字取其端而楷者焉而潦草者不與更嚴代作顧爲之禁未試之時題目勿令預洩字號勿令暗記彌縫必察關防必謹鑒閱必公遴選定而闈試之卷悉傳示府部院寺諸臣令人人得寓目焉畧如鄉試會試之法將能者得以自見而不能者難以僞投矣

舉新進諸臣之日夜馳逐于誅百鎰而總盡于魄之一竅舉魄之鬼選神輸屢奉
明旨不能禁絕而總盡于實爲奉行之一言實爲奉行而魄不行。不行而僞進可防真品可核將館選得人其養之則台鼎之名臣其散之則冰蘗之良吏于以清始進而儲相器也豈渺小哉伏乞
皇上申飭屢
旨斷在必行臣愚幸甚
奉聖旨

六月
初一日冊封　衡　魯　慶　潞　周　蜀　德　光澤
永和各王府
上親詣　內殿祭告遣正使郭興言副可陞等十八人行

頁實有益下民生吏治

禮科葉有聲司牧依重疏曰覩　國家外征兵內征餉有纖毫不從民取辦否而今日民生何如也皮肉俱盡竊恐奄然所爲昭蘇而生息者惟此二三司牧是賴顧自去歲入計以後行取者行取澄汰者澄汰復任者未即之任而催以此孑遺無告之民俾之署印如劫之手不知數月來

其條直言

剝削幾許元氣殘閱幾許事件故小民之望新令也如暑

赤之納于懷而新令之應急予以褓席也更不啻父母之推其疾之憂也幸而目今大選近矣新令尹之叱馭有日矣然而愛一新去實全從此立腳孔邇何務全從此處着根是安可泄泄從事已者且不必縷悉當官詳引治法即就新任一事言之而切爲營缺之情分應杜也沖疲之甲科

慎節取事

應急也憑限之克期應嚴也交盤之錢糧應核也到任之陋規應裁也上司之參謁應禁也臣請得而悉數之夫新選之擇地者曰吾寧淡無濃寧簡無煩風氣水土之不習寧近無遠使其果淡果簡果近也猶之可也而否則圖應地方者于已不勝珩玉之思屈抑借款者于人不勝市德之

想目今多一番情面，日後多一番葛藤，則何如東西南北
信命，潔潔淨淨，一絲不掛，直直捷捷，展布自如者之為得
也。臣所為營缺應杜者此也。各處共此土地，共此人民，何
至極敗大壞，不可收拾，其始蓋錄一二鄉貢闒茸之輩，積
漸養成，即有起而更張者，又吏議隨之，由是甲科累足不
入，而疲者益累。夫人欲于其所甚易而強以其所甚難，今
即不能復邊俸之例，而有能于此中苦心調劑者，務劑必
俟以前第行取另列為異等，如是而甲科不售者未之信
也。臣所謂沖疲懸急者此也。諸臣由新選以至計偕，作客
已經歲月，盡歸似可逍遙，獨若代庖者，原有傳舍其官之

慮，而聞將至者益不勝五月京兆之思，錢糧停征，復將新
舊不并征矣；詞訟停獄，復將前後不并獄矣。夫一
命服官，則官事即我事，與其濡滯鞅掌而無救隨誤，何如
作速料理，而早得清楚。此非但為地方計，亦自為計也。臣
所謂急限應嚴者此也。凡一邑領賦京邊為緊，雜項工食
之類，無如署印者盡放工食，而不樂解京邊也，于將離任
為甚，彼固將留此宿逋而以需之後耳。夫以後人代前人
征比，則後解益遲，以後人代前人參罰，則功令不信，切為
莫如于署印交盤冊內，明註原額若干，征完若干，解過京
邊若干，申詳撫按，而撫按亦即據此以報部考核，庶乎為

陋規

署官者有參罰緊迫于後，不致蕩擲金錢而為新任者存
分數，截分于前，亦可安意催科也。臣所謂交盤宜核此也。
士人之初試為令也，猶處子之初嫁也，是何等觀望所係，
而山鄉僻縣，往往以新令作守什物，一派里甲甚之里甲
有見面禮，胥隸有公堂禮，不肖者猶存乎見少，即賢者亦
且因之為固然，寧知此際一有濡染，後來便難振拔，何如
立定腳根，脫盡因緣，提起精神，抖擻整頓，一番庶幾割捨
淨盡，規振卓有餘地乎。而撫按于此亦須　亟以卓異優
薦，以示風勵者也。臣所謂陋規應裁者此也。人臣甫離鉛
槧，拔膺簿書，即甚明敏，初時亦覺戛戛心手不相習，而況

捷磨硎銳鍔，特日于道途奔走飢渴之際，由是長接短接，
路隨輦，晝夜乘風，又得伺其意旨而揣摩之，曰寬也，曰嚴
也，曰明也，曰暗也，因而上下其手，則新官之坐席未暖，而
奸胥之窟穴已成矣。合無撫按與新任初自道府一謁而
外，可以一意料理簿書，且不致以禮數下問輕假頻咲而
後為所當為，習所未習，衙役不得占風望氣也。臣所謂參
謁宜禁者此也。竊意人各有才力，亦各有精神，用之照管人
情，即拙于本等職業，注之逢迎上司，即踈于鈐束左右，未
嘗缺也，沖疲也，與定限也，所當內而責之銓司者也，交盤
也，陋規也，與參謁也，所當外而責之撫按者也，而不特此

也夫選缺之不能不分南北也勢也然切見蘇松四府兒
嘉湖杭相錯如繡且烟火之相望曾衣帶之幾何顧往往
易地而官于是而或關說也或抽豐也或撞太歲也前罪
未離其境上而奸徒錯趾于道途矣夫人誰無親戚誰無
知交誰無皮面于其望之斬釘截鐵以賈嫌怨孰若違之
瓜田李下以省粘帶乎此在一省如此而他省可知也是
又在司銓者加之意而亦足以明慎缺者之非善自愛也
臣以選館有期輙敢獻其芻蕘伏惟
聖明採擇施行奉
聖旨這本說初選情弊深切民瘼至謂蘇松常鎮與杭嘉

湖土壤相錯瓜李當避不宜易地而官尤為確論
浙海官兵擒滅寇盜撫臣　奏捷
二月廿二日外洋有大夥劫賊稱王開府為用兇初年號以國元帥將軍等僞職有紅夷等連入犯幸將士用命賈勇爭先一戰而勝當將賊船焚燬一隻擊沉二隻斬級一十三顆擒獲二十八人紅夷淹斃赴水溺死奪獲槍礮鳥銃火器藥刀器甲等項一百餘條餘賊遁逃海氛頓息
越國公胡大海七代應襲嫡孫胡汝鍾選奏為奕世
國恩宜報狡奴逆命當誅不費織忽金錢自督親丁赴勦
以襄蕩平以光前烈事職朂裔應襲幼孤未嗣取具結保
赴部候擬正值奴虜猖獗又稽　天討征兵曆餉海內騷
然職自措時艱匪愛髮膚列在勳舊義切同仇敬陳勦滅

逆奴之策惟我
皇上俯賜省覽焉夫奴賊之發難七年矣凡畫策滅奴者
率言三方布置矣然皆係紙上之虛文而未嘗有布置之
實着往事未論姑就見事言之關門為正兵汰兵核餉以
轉弱而強則當關者貴得其人也毛帥為應兵設立將官
以策援其後則航海者貴得其人也至若居兩軍之中而
潛伏上游出不意攻不備以直指遼陽者此奇兵也職願
與同志湯有光李懋範簡選親族胡雷動韓昊策援應各
率親丁當之甲仗自備舟楫亦自備既無安家行糧之費
又無馳遞供養之需功成之日方受爵賞惟願我

皇上鑒職等一腔血誠勅令駐軍海上相機進勦定當恢
復故地縛逆奴而獻于　闕下于以報累世豢養之恩光
山河帶礪之盟斯已耳昔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成千
古奇功職竊慕之故敢冒昧具陳合用事宜另具條議外
臣無任激切之至
兵科陸文獻謹陳疆埸積弛之情疏曰今日　國家之凋
敝以天下之大奉遼之一隅而又無一人不以遼為言言
者曰賊惟不出出必侵彊我惟不出出必喪師在莫可誰
何之境此皆襲彼與我之形而未悉其情也臣所憂者不
在東彝之橫惡而在人情之懈弛不在遼事之難圖而在

廟筭之長定聞奴酋之在老寨也無日不討其部落而訓之其在遼陽無日不討其軍實而警之其一切用緩用急用撥用搶用間用諜用詐降用埋伏無日不伺吾隙乘而襲之其并河西而守遼移遼民而城東北示我息也誘我怠也議奴以爲老而欲思而病者恐懼之談也議關以爲今日堅明日固者堂雀之恬也倏聞賊急倏則不急又墨兒之喜也推官會議推節亦會議今年會議明年亦會議築舍之謀也假張皇以示其能任假鎮靜以掩其不能任盜鈴之術也借奴酋爲催官之符尋題目爲脫卸之計自圖之便也輪槐不以餉士而以肥家禦敵不以甲兵而以

文墨倒行之法也須更圖已難代歷年尚爾優游遂使叢挫之患自上受之通國並已明白而 朝廷尚示撲接遂使壅蔽之名亦自上受之夫奴何足畏吾所以待奴之情如此乃可畏耳一人之情如此而人人且然一鎮如此而各鎮且然無以待奴于今日無以圖奴于後日玩一日弛一歲如此乃可畏耳此何等事體利害安危間不容髮而可依違苟且乎此何等時候萬年大計只爭一日而可遲回隱忍乎總之有做桑蓄艾之圖無不可轉移之時有救焚拯溺之心無不可斡旋之事有同室纓冠之誼無不可得同仇共濟之人就今日之遼爲今日之計請籌樞輔三方

策應之略以及師情之分合逆情之差欺可乎毛文龍孤提一旅駐扎乎島招撫遼民結連屬國分屯採營倏來倏往以擾奴境界蒲浦諸戰屢奏斬獲動輒以千百萬計即韓白之智劉岳之勇當不過是去歲八月金州被削十月旅順失陷腹裡幾乎無窺何之門而海口似乎阻饑餓之道者數月以來絕無後着豈先後智愚勇怯爲兩截人與其在 朝廷不得不信其在士論不得不疑非疑文龍也疑執張盤之人即文龍平日所信用之人則爲文龍者亦跡矣疑 矧有伏戎舟中有敵國無處無曾有功則爲文龍者亦危矣勝負固兵家之常而不虞正恐人所戎令患

遺智臨文臣一員撥視二番整頓一番仍飭以寧重毋輕寧容毋躁乃以作文龍之弛氣而壯東彊之瑕釁者也楊肇基于白蓮倡教之時據彼中報明一疏內稱本將戮力擒賊掃清二東仍亦鼓擊中之錚錚者移鎮登州責專海防旅順之師獨不聞乎大將不能親提紅旗渡海殺賊何至差救諸將藥托海風以結局也夫風濤誠難逆料幾月到今不當暗伏精兵于灶殘灶廢諸島伺其來窺滯師夜渡一舉而盡殲之乎蘇軾知登州屯重兵于各島且烽傳烽以通警息意可知矣夫兵之勢分而其情欲合彼文龍雖銳豈一旅能制奴之死命哉乃云不許西兵擾亂以壞

成局此其語意大可揣疑所宜亟勅登撫就中樅量督責
建立通烽火以壯聲援乃以作登萊之弛氣而杜登鎮之
瑕釁者也神京係天下根本所恃薊門八百里地面為護
持之左臂邇因逆氛迫切故建議添設道鎮令其畫地而
分劄之內脩守而外設防焉兩年以來試看薊門險隘之
屯重城京東州縣以及桃林喜峰古北馬蘭各要害曾有
一處之堅壁岩栅否乎時久已廢弛臨事不加整頓豈增
官祇增糜祿之費而于軍機成敗之數絕無關與抑亦撫
鎮道將幾番更易將號無以見尊而臂無以使指與舊督
撫已非見任之官新督撫又無到任之日倘虜酋忽焉蠢

動誰與守禦所宜勅限授事處處固壘層層列障以某將
守某城當某口以某兵援某城令賊進無所攻退無所掠
乃以作督撫之弛氣而杜薊鎮之瑕釁者也三方越大海
阻羣山或會至而機移或應來而局換祇賴樞關大帥捉
機權而居其會以振率然之勢以息狡焉之心乃大將馬
五載行間原無寸竪一旦尚方秉鉞而登上將之壇
集十五萬之兵于塞用六七百萬之金錢以餉之可謂非
常之寵矣計宜蚤殲奴賊朝食以報
君父以答知己不謂虛具表儀全無紀律貪殺之形又著
縱誕之術偏工嘗聞段熲征西羌二十年未嘗寢膚誰出

關門視師輒以盛氣凌厲至殞樞輔之調停也餉為養兵
而設不用以享貔貅而用以供晉匿多官之用多金之入
也每百每千之口難防矣兵為防禦而設家丁不以禦寇
而以為寇指揮唐堯臣通判何仲炯其被劫之著者昔之
奴在千里今之奴在几席矣將有狼吞虎噬之形軍有獸
驚鳥散之象平時無挾纊投醪之恩臨事豈有赴湯蹈火
之勇設遇警急有一潰而逃耳其何以籠蓋于三方諸將
領之上與
皇上圖今日之事耶古有誦書盈篋不敗樂羊之賢即有
街亭之斷戮無損武侯之重者樞輔採與言而更置之何

難作諸將之氣而一新壁壘之色乎嘗聞宋國相司馬而
弁丹求無生事王瓊為兵部尚書遇宸濠之變任將王守
仁而有餘今司馬當關而守仁何在臣非敢苛求文龍天
下事以一人成以一人敗孽奴未殄疆場屢騷天怒有加
而爪牙先挾職所為大恐也傳云內無良將外有強敵全
盛之餘其君臣猶動色相戒矧今日乎大將之精神一弛
何人不弛矣重鎮之隄防一缺何處無缺矣今日不言恐
有倉卒不及之患惧其中于逆而移于 國耳然亦不獨
此也武官在轂下求安卑榰腹削之利文士在階中觀鬪
爭談出塞之功嗟乎我豈一日忘奴酋哉但兵機貴密遠

此騎方剛不避忌諱

事實暇彊土不可不復亦不宜驟復將士不宜忘戰亦不宜好戰我之調度不容指麾不暇徒以君皇口耳僥倖一戰之功亦同水西之故智已右忠臣自失賊殘則生不殲則死綏則償事急亦生事則貪功用罔與玩寇失防究竟同歸于弛之一字將臣習之而不振在經撫振起之經撫振之而不得在廟廊振起之職不願國家蓬弛軍法使衆職推委人思逃死又欲暫究文法使文武同心人可効死則今日振起因循而弭寧疆場之要務也職一腔血誠不避忌諱冒昧上聞伏祈聖明俯鑒施行

沾益久弃草賊至是始恢沾之

恢復沾益城池

雲南撫臣閔洪學奏云沾益之為州也夷居其九漢居其一吏之為營火者四十有八設州治焉惡土官主之而流官竟拱手而受職焉至十一之漢人則鳥竄而散后所官軍自天啓六年閏二月設營合一安岑良為鳥撒而四后十八營火不知有朝廷矣天啓二年于月鳥撒后所官軍許弃城逃散而州據矣近臣受與以天啓三年九月日土官安佚使死取頭其家至是亦乃從復下令諸夷曰土官安實總遂死其地是既失身亦從其清經天下一撫會逆總之時下官士為之承襲未易輕不若錢把沾十八營切誓順逆之時流官為之承襲後者三令五市而措沾十八營火知有沾州而驗後不善復不若理沾益亦有三深心兵雖不有分駐城而不容急復不幾也特此地腳會宮大悅無處益不駐而不善沾益救大所以定也日耳耿一敗症腔詳臣前者屢一騷日未收復總非臣意也惟今日沾城一日未復臣之恤局一日未收功歎斬將吏楮據之力沾無少舒欠夜與言濾亦庶幾卿歡皇上之靈可謂全既無缺矣一時在事文武同力同心歎勞並矣可以而宣撫沙源急公赴義出兵三日自帥

援狼騎將守城池在土司中尤未易得假以名位以示鼓舞之使一路護叙仍于沙源指加優異以示激勸下該部一家將士益知奮勵矣

水藺烏露三逆合兵數萬攻沾益敗走之

四川烏撒土酋安效良水西酋斷之親也其順與逆推水西之親頭年來以飲賊兩字涉之際之豈背已哉以擅在井底飼斷猴絕數十輩順之師與無如效良何耳兩年之間殺良亦倍焉奉順自檢安應觧以來不意所遣數功之人人領文同逆被劫中途而躬良又見點師出六讚滇師入露益懸然有背統捐捉之祈而州烏益成號虎矣賊自分終不得生所以衆一截然之餘殺逆南面而向滇也見奮之疑蘭烏割合成一井矣衛諸夷三十

允賞其衆始十倍于我其目中固無復矣使淌淵之守不因則我衆馬必實人安之接間不容髮稍將士智足料賊勇足成衆賊以衆募不知之勢決有死無生之心血戰登城下拾五日以五萬衆出奇兵攻賊五六萬衆亦足奇兵將領則副總兵袁善宣德使沙國守備吾必李龍在旧郭大極名色守備王顯祖浜保張貴竹把總子

國忠木凸等有功可知荒文武之良劉世禎孟胖光馬先遺等參監軍布政谢存仁右參政王犹問知吳思溫先贊退號余選之功雲南按臣洪聲瑞吾必李知兵害皆有紙皇繡撫臣在田撫察兒至洪貴其協守二官所當量加坐賞都司駿兵責成以兵討賊紫色至于袁善所題惟知

君父股掌可玩諸變用兵四年屢建奇功不得料敵設奇變之化無窮更有神氣之既堅而暇万萬賊窮城雨軍對壘之隙保客堅立城樣神色不動綽有古名將風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將文武將吏所有功次紫候一體勸叙仍將沙源吾必查龍在四等二土司先加獎叙以昭激勸袁善暨以督御克副總兵官沿平遊擊事覆議上請行臣遵照施行

周朝瑞表化中左光斗顧大章魏大中楊漣于詔獄

下司

一時武臣撫按刑掌訊文言巳駐獄中罪文窮極一如前振誠上又程旨斃詔逮凡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七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脩撰王應熊條議平定西南五策一曰固本之要一曰行師之要一曰屯守之要一曰進取之要一曰勦撫之要

公蜀人故情形利害知之甚晰談之了試內蜀天險土苗雜居非無事之國也此議宜留意

蜀府長史曹大受條奏制禦之畧大約言安藺之勢地之廣踰險夷兵之彊弱多寡迥異安不必勦而須以撫而藺勦之局乃爲得策

順天巡撫申用懋交代疏曰切念臣　薊遼而兼順撫也與

他撫臣異而年來榆關之震隣緊惟艱危之與共則今日之薊撫尤與昔日之薊撫異其必緩其征調省其供億恤其飢號止其追呼稍爲休養民力不致所在敝敝而後可以言撫其必葺我兵將儲我糗糧固我城垣利我器械俾匹馬不入諸夷守戎索惟謹而後可以言備其必薊門烽火無警發民安堵無虞留有餘不盡之力聯絡關以內外百萬軍民之心而後可以壯前茅振後勁而無悞于遼事此皆

勅書中所爲諄諄懇懇以丁寧告誡于臣而臣一片血誠所欲寸寸尺尺　勉竭駑以圖報于

皇上者雖擬纔伊始籌畫無奇未知其志之果遂與否竊之鞠躬何如而奉揚

聖天子

威靈督率所屬將吏自不敢不躬厚以先之刳心以繼之者也

詔飭司凡餉有解到各要刻期登報給發以救饑軍

時樞輔稱五月無餉戶部又云六月已解一十五但未前故有此命

御史倪文煥疏論東林渠魁尚伏奉

聖旨李邦華東林高足向與李三才結爲死黨同姪李日宣狡計陰謀傾害善良竊附東林營入吏部貪横異

常仇逐朱童蒙不安其位厚結汪文言呼吸相通又與魏大中構黨同盟還過姑蘇留連十日以女許配婚目中罔知國法林枝橋改調署選惟賄是聞縱子林堯世私藏庵觀收銀賣官鑿鑿有據都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內有贓私狼藉者還着撫按提問追贓充餉其私刱書院扁額雖去碑記猶存着禮部即時毀碎回奏以爲植徒聚黨之戒

其疏曰自東林以毀道學實鼓呼朋引類排陷正人乃就一己之功名沉埋數十年之公論焉

聖主之優民久矣宰天厲

皇上廣東諸奸屏逐不一處幾仕路從清再見中天之宇宙然狐蠱潛伏實須有徒在今日爲淵藪在他日爲禍蔓爲嘲局故臣所親聞尚有數人焉原任兵部侍郎

李弥華以東林窩見害與李三才庠人爲死黨卓彥
一廢頻害善類網之長林豎草者不知數何人至今猶
沈淪氣其士爲心當年號稱五鬼之首今四鬼俱竄而
五鬼尚逍遙爲伏㢤衆朝人心之所不快也且邪華之
任李日宜爲御史時崇寔正千尺一紫尾鄒元標輩
人所更而欲加諸賢惡而欲墜諸淵者皆日宜除爲謀
主招摇
長安必待計事已定然後徐出吞明佯爲迴避而邪華
來矣復與魏南星趙大中等衆向陰謀役計除異善勝
孫于善類又爲之一空矣此邪華之有日宜如虎之傅
翼今瞻顧息恭突知不勿建南非驕召鉉寔遠消息
于吳安精弄其翻雲伏雨之伴于毁于于原任文選司
員外周順昌者初以福州司理升擢上官頻將察友已
期吏議轉周籍附東林得升吏部秀與大中魏黨同盟
假科臣朱童宗抗論鄒元標講學一
疏逆將童宗何轉蘇松道爾時周順昌居里于童宗爾
部民也乃與魏大中商其定通謀所以去之首倡亂民
极建坊捐貲崇宗不安其位而去且去年江文言
廷杖回南家居僕與時爲偏身與顧昌會于姑蘇白門
之間謀傾松路走數部門呼吸相通後文言被逮茲覆

呂愛托之使路擇于逆謀所以白之卽如逆曰又聞逮
璟大中于姑蘇爲于日之飲大中以一子托璟而順昌
以女許婿爲此其意欲何爲哉且中已無
皇上矣至于在吏部時給假南歸因至二大邪貲充遠
歷沉一舟一狼精州于自錄暴露通州之人王今推已又
其貪饋之一端耳原任吏部文選員外林枝橋寬實價
廉絜一善狀徒以好掌牧夥枝逆是職者有嗣子林尭世
于正陽門外私祭巷觀牧銀立祭者有謂江節主持頗
托吳火房送銀一千五百兩得一升河下一号如縣者有
潮招典府判斷托朱火房送銀一千二百兩升頃
天府判者有罰貲求討息縣知縣托花火房送金
于一百五十兩贓五十斤者有謂鄒
縣主簿托吳火房送一千兩援遽者良安民議上覺林
闕大尺凡夫一千五又非銓政之大蠹鄒夫東林諸人
其職者既不堪問而奸者又役臣倜若此乃
皇上方以爲仕路已清矣在
廷諸臣亦謂宣人飄伏庶幾無患而不知漏網神奸爲
國家之隱禍者正未有歇也且
皇上宵旰科臣之請將鄒元標等講學者院改爲祭忠
祠閉已大快人心矣今爾顯耀更百碑砂堅是不惑人

心而反爲叢擊留一赤幟裁伏乞
皇上懸始終顯翁杜黨鄭李邪華分別處分並勅在
廷諸部將舊講所石碑立行毀碎則在仕路肅清黨禍
永息而太平可長保矣
賜吏部尚書崔景榮馳驛歸候病痊起用
兵部酌議旅順駐防定畫先是登萊題撫武之望題旅順
漸成可守等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撫
題爲殘兵被撤急請兵馬以保危疆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該撫
題爲東鎮回文有據信防應照救書伏乞
敕下並加酌議以便遵守等因奉

聖旨是兵部並加酌議具覆欽此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照得海外之事論者多端非過信則過疑今內議未定
而外勢已更矣敢推本末而爲平論與中外文武畫剖前
疑一開新局可乎當毛帥之徘徊各島也豈真相如要害
惟敵是求夫亦騎虎之勢姑苟安焉以覘時變而流竄相
依漸乃成聚將軍于是乎有生氣有幸心而登陸以探之
乘夜以試之間有斬獲張而大之
廟堂之上亦不得不過情奬許耀威遠方或一道也俄而
分曹漸廣哨瞭漸西因旅順之弃地而聚息焉見金州之
沃土而垂涎焉舐䑛之高名而先手焉意他鎮之坐縻

志大足高臣子豈所宜有

其論甚平

而傲睨焉志本大而氣亦張則耿視乎同列局已闊而亢
不副則歸怨于比隣東之于登也卒多激詞而登之于東
也認為諷語豈待今日而知尾之大足之高乎頃者撫臣
以張扳之節制屬登而為額餉處以南關之挑築責登而
為經費處科臣王夢尹臺臣汪裕亦鰓鰓雜之科臣李魯
生則又切切然急之速東將至殘兵撤撫臣不勝詫異科
臺臣汪裕科臣葉有聲亦不勝疑于是有協和之請有請
肩之請議論幾同築舍總屬旁諜事勢有似搏沙要非登
而坐負臣揭已至而撫臣
揭總兵矣臣有平論于此未文能者以為征勦之太鬆監
督險以窺老寨越遠以襲新城則誣也以為牽制之遊兵
而練舟師以習水熟海道以通關則不為多矣以為撫招
之地而護難民無使為奴盡致降民無使為奴用則更
不可少矣此東鎮之平論矣若夫用兵之道我為正則未
可戰者必先言守我為客則未可戰者并勿輕言守旅順
之撤張盤原屬倖功毛帥後遠畧而命將往事自非鑒前
事而撤兵改圖甚切南關之工作更不待言善乎撫臣謂
鎮臣日左右肩背接連之島度量遠近圖為退步留為安
宅試覘毛帥孤懸海外寧不至險然惟至險所以為安[illegible]
人不制于人毛帥所長者熟在于是故雖欲其近患不欲

其遠矣欲其遊也不欲其扎今宜令張扳暫屯近島為犄
帥前鋒養威蓄力以待大舉或風日可乘不時遊兵亦不
得輕騎深入致有疎虞其挑濬長城子鹽場以不費多金
不延時日鎮臣經畫已見一班宜定為張扳哨之地冬月
氷堅仍撤回島至毛帥動據撫臣徵言張扳肯想似乎抗
旨矣然該鎮發文回登則四月中旬事也所回者則臣部
二月末旬未用張扳時
旨也大率自部咨撫自撫行鎮約四十日則張繼善之調
遣回已在先回文不及張扳必非有意至五月十九日而
繼善等突棄兵民以去則各弁自爭此遺黎而不知至糜
之體已傷矣又半月而發牌清野非各弁之矯以飾奸即
該鎮之善于處過其口有藉可無問也第究觀情勢則繼
善實覬旅順為畏途而反托張扳之爭駐以速其歸東鎮
實置旅順于度外而反乘部
題之改屬以擒其弁臣有以知其不來然來守不必也來
哨不可少也
轄再為二臣平之搶金掠女之人應在各島東鎮所據總
屬傳言在東不必信為有在登不必為張盤而揣摩百出
歸咎有功陳國才之言亦何足怪既東鎮之証辨堅鑿而
有功自當未減矣么麼國才置之不按可也即如去歲領

報十載其爲府屬和犒領委侵匿總不可知
封疆若輩固多安保登屬之盡賢東委之盡善而動鼠傷
心而不相下乎故張板之詈辱亦武板自言之繼善告鎮
臣之言未必即張板告撫臣之言今東登信地從此定矣
願相更始勿聽細人察理原情恕心平氣無開天下以尋
不和之議亦無示海外以不可知之端是所望于中外之
通達
國體者伏候
命下行令各該撫鎮速完長城等工食張板設哨其旅順
南關姑且停工令兩鎮會哨其餘信地悉依原飭悉依原
派不必更張曾有功既無別項情由罪止援遲聽該鎮自
行軍法
賜黄洪憲祭一壇仍給合葬以酬講讀之勞
選駙馬劉有福尚　六公主齊贊元尚　七公主
劉有福十五歲八月十五午時生父劉宗正母鄭氏
齊贊元十四歲十一月廿六日子時生父齊歎鼎

八月
御史石三畏疏論京察三變
言辛亥丁巳癸亥察事也
科臣吳國華直糾部郎曹欽程奉
旨曹欽程既已力攻群黨況見在陵工督理不必苛求周
詩雅熊江作令府大千物議近乃屢登薦剡非祿行賄定
是徇情吳國華如何顛倒任意顯是徇情報復周詩雅熊
江吳國華都着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追奪李朴于玉立誥命
亦爲人言所詆也
御史張訥請廢天下講壇奉
旨鄒元標孫愼行馮從吾余懋衡俱削籍仍追奪誥命鄒
三俊畢懋良姑冠帶閑住其東林關內江右徽州一切書
院俱着拆毁暨田土房屋估值變賣催解助工
上諭閹臣等楊漣罪惡多端今雖在獄身故未完贓私行
彼處撫按立限追比
賜黔國公沐昌祚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師祭十六壇
工部給價差官造墳兵部行文該省護送柩至南京祖塋
安葬仍與議諡
周如盤丁紹軾黄立極馮銓俱入閣辦事

立命赴

時海外

獻俘中途更換户科楊文岳上疏請

勅部嚴查以核軍功其畧曰閩毛文龍恭祁析木城等處之戰俘獲多功擧

朝言之無不色動項接登撫武之望疏云七月初旬毛文龍差官汪崇教等各解到首級一百二十顆活夷三十一名内遊擊董武周所解七名到中路逃去三名當即拿獲其一名情急而死又云董武周稟稱所解七名行到廣鹿島忽毛帥差官毛承選解活夷六名赶來持令箭稱前違

俘六王子營家今有機密重情着速將前違換回那羅延不勝疑慮不勝驚怖夫以兵家之事數千里之外風濤海浪之中須萬分隄防始保無事乃解官轉眞致俘夷夜而逃逃而死徒斬首以報斯其眞僞已不可知矣至更換一事猶屬大異矣獻俘之事奏之

皇上告之

宗廟用以遠播威德明示寵綏此何等大事爲毛帥計果係臨陣所擒即前解已行后有俘獲不妨陸續解報倘或乘機用計事干隱密必欲生此數夷借以爲用亦宜列其名數密具

皇上陳其機密之情揭其愼重之意乞以暫留東奴未必驟至乃不遑待信不聞移

奏忽然解來忽然換去人不同名姓不一前解者不審何以處發后換者不知何處得來一生一殺倏更倏易生既不重殺亦不威如此事情眞同兒戲豈毛帥所以拔罪致

誅

奏凱動上者而可听其若是乎又豈

皇上所以宣威四海頒示天下者而可听其若是乎此等舉動以報功則似混以對

皇上則似欺以嚴邊情則太易萬一狡奴設計探我動靜

乘機挾詐因而用我人以示假既合擧以示眞驟然追來一時莫辨而解官混混若此不猶可深慮乎然此亦憑解官與還官之言耳就其前後應時支吾不一彼紛累而來前之解者眞耶假耶後之換者眞耶假耶以彼代此以死代生其逃死者在未換之前耶在既換之後耶皆不可得而知也其解其換俱出董武周一弁之手且登撫疏末云外議嘖嘖猶有不敢盡言者恐解官中有别情今俘夷將報功旦夕此係邊疆大事豈不可不核實而深計之也伏乞

皇上嚴勅該部查審眞僞令速行即奏方議紀錄仍諭毛

文饑以後開報軍情須急加敬慎務求真實以副
朝廷委任責成之意庶人心知懼矣

一鎮補孫承宗汰關門冗兵歲省餉七萬有奇

册封任氏爲容妃

決熊廷弼傳首九邊

時魏忠賢以妖書誣逆等事坐熊廷弼乃嚴覈熊之賞而廷弼之死速矣

說盜情甚悉　精說　確著

九月

御史張繼孟謹陳江防八要一察官吏一清盜源一精戰舡一嚴會哨一足兵食一肅鹽捕一嚴操練一除民害

清盜源以靖江海臣訪孟河地方江海交灌之處素爲盜賊淵藪每冬春水涸河窄糧艘及民間貨艇悉由此河以達三吳一入于口遂何封拔搶擄將甚至于瓜州京口等處夏秋湖水泛溢二三淮丁搭駕小艇作捕迪舡僞晚泊于岸邊遇有也卸孤客急欲渡江者探有貨囊隨入大洋不知所終又有一等雙檣沙船專消到河崇明孟河京口瓜州儀真各港口交通積年埠頭窩紀攬裝客貨至夜深辟地或引賊或謀殺商人往往有之皆由不肖營官受其常例任伊出沒實爲江上厲階且以江南吳淞劉河等港與江北狼山等營對峙出巡官兵與賊舡對敵追趕或至南北信地賊舡拋棄財物不肖官兵利其所有不行并力擒拿縱放賊行蓋盜賄害莫此爲甚以至夷帶硝黃蘇木等物出海通夷同則載犀象牙馬尾等番貨而來賄此輩爲之防護

不可不慎也所宜令各江防海防及各州縣并各營官兵有能潔身任事悉防守擒獲大盜及通番私舡即行獎賞紀錄如因循積習仍蹈前項諸弊者事發之日除正犯以律擬究外各任職守官分別參處擒賊船以實信地邇來將官優游歸怠派信官兵林名文罰絕不出江一查任舵兵安坐私家消船港口或令一人看守似比贓發仿行遣撫支報上下相蒙不獨有發而官哨季知即船泊岸久經風日保無不朽壞乎如近日撥山周橫營兵船百隻見雖參補而承無給派信舵五斷不能水棲彼有責伊擒獲膚可得耶所宜令各營船兵時時苦基船隻往以爲家過有盜賊出信書力擒架仍一面放砲鳥鑼如會鄰信船兵協攻追勤一有擒獲有功負役分別獎賞加有船無兵閉開淺難及有兵無船權募應縣者查出以單法究處嚴會哨以寄恐撤江海信地遠滿原款會哨之所令南非各營撥哨等官幸兵駕旗每五日一次會于適中之地隨用私記印戳于哨單哨海其南非上下將頓官亦令毋半月會哨一欠徐至附迸有司用即錄蓋俱官兵遊延江上以張單勢以銷盜係甚著也過來將官解備總哨諭安預將發單差一兵持帆齎赴有司請印到期亦令一兵執憑填寫了事官

兵交俱何以興懈所宜行南北各營將官嚴令總哨書遵舊規如期駕船會哨附近有司亦驗人船俱到方從用印各兵俱要南北面會互相用戳如仍前因循敷處除哨兵以軍法行事外將領參究用印有司正行議處足兵食以實營伍年來毁閏多故兼以水旱頻仍徵防不處則無加練兵足餉為實者乃近有不肯將須者則兵糧任情占役以致營伍空虛且慣于令補熱補之法一遇巡閱緩則借從應此急則募民頂兵一旦有儆備何恃而不恐又有不肯將錄減赴兵糧致激鼓譟往往有之至于伍營斷兵糧在原編州縣有司征給無豊月責籌餉查近來歷年延遲拖欠全不依期解發致令營官申請軍兵治訴至所報支解數目並無稽考此係兵食大計毫不容後者所宜行各該管印官速查應給者營衛報餉銀兩免以前拖欠者盡數征解以憑支給番察行稽報解發撒如仍前拖欠定以故違軍紀參處處鹽捕以緝驗徒詩科沿江近海處所有等鹽徒擋駕因乘快船出沒江洋公然無忌名為鹽徒實行劫掠事發自認私販問罪結局事完隨復入夥肆劫商船是鹽徒即強盜也蓋緣巡鹽員役或養盜分贓或月受常例書而坐視小船指名盤詰打劫商貨是鹽捕又一强盜矣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十 天五九月

各府州縣印官嚴責鹽捕員役務于各該地方晝夜巡邏遇有鹽徒船隻即時擒拏如偷安不緝仍受賄縱容並借稱盤詰反行劫掠事犯之日除將正犯重究外各鹽捕官定行參處嚴操練以鼓士氣國家戶餉以養兵將原欲閑習武藝為有備無患計耳然力在兵而教兵在將必為將領者熟于步伐精于騎射然後責兵以練習誰不奉從邇來各營將領狃于承平偷安作奸持希長袖狀似縉紳舞女歌兒酣恣夜飲發馬弓矢濃不親披出入乘輿而髀俱生肉矣一遇巡閱則托二覧即稍知操作而失之上天入地[illegible]令傍觀詢蓋令之乘馬則按轡徐行若不勝愉愉然夭不自閑習而徒責之兵庸可乎臣謂閱操時務須騎射逞試射以觀其功才騎以觀其膽識二事兼優者給以上賞仍行紀錄如閑不机乘漫無一長者分別重輕以軍法究處庶無事而練習有儆即可無怯然矣象公江防入要著著宜實心舉行而此尤要中之要故詳誌之以便當職者省覽

御史蔡國用條陳七事曰定相術曰備經略曰選將領曰卓軍將以備才臣曰尊言路曰敦吏

詔推官須計開列名不得混在本內

罷大理寺卿曹珍以刑科潘士聞論之也

吏科黃承昊進御佐銓政疏其一嚴州縣之舉其一嚴部屬之查其一預選才之儲其一清吏胥之弊

御史賈繼春請發

定愛書奉

聖旨先帝升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何得居功而楊漣左光斗等妄希定策中通王安倡為移宮之事煽造垂簾等語王安奸惡異常乘機報怨內外交結傾

兩朝從信錄 卷之二十

衆特强不許康妃從容奉 旨而逼令跣足出宮

先帝當尚未寒言猶在耳漣等即有權勢自亦人臣乃弃禮忘君犯上不道至于此極使非賈繼春等疏揭明斥于前天牖朕心憬悟補封于後將朕終蒙藐恩禮有虧于朕皇考且不得為純孝耶寸斬楊漣左光斗何救于事況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同結招權納賄罔上行私黨護廷弼形壞封疆鐵案既定猶貪其重賄力為出脫託汪文言內探消息嘀天機關通樹私人布滿津要壞法亂紀及汪文事發奸謀畢露自知理屈乃巧借別樣題目以掩其罪夢所忌而肆其咒詈口裝誣毫無影響肺肝如見欲

命賴彰朕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廷弼處決傳首九邊
楊漣等雖追庄身故而顧大章係同惡之人仰送法司將
前後事情逐一研審取具招詞從重擬罪限十日內問結
仍送鎮撫司追贓發書既成就依這本上說的將諸奸罪
狀及守正諸臣向來疏揭并近日屢次 明旨與着史臣
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垂示將來以昭朕孝思據事直書毋
得回護使善惡昭正如日星而寃與不得借口文奸倘
非惑衆其傳紀小說便着禮部行與各撫按官嚴加禁止
自今以後非有部文不許擅刊書籍違者着科事衙門訪
獲治以妖言惑衆之罪

門工成賞敘諸臣有差
大學士孫承宗奏報關外哨探巡河俘沒大將奉
聖旨馬世龍調度失宜輕進取敗軍法具在姑令戴罪立
功樞輔身膺重任着一力担當督撫道將嚴加守備務要
萬全不得屢疏稱病
時關內道劉詔查報前鋒營總兵官之甲原寫東蒲撥
廣寧民統領官兵于八月二十一日申時右屯衛起身
會同錦州駐防前鋒營參將李承先俱于二十五日未
時抵三岔河原奉馬總兵爺諭各營改擊金冠等船
發之甲見大船未到隨于二十六日辰時用小漁船六
隻每隻止渡七八人船小往返不能多渡先發游擊孫
總鳥吉賜守禦等統領有馬官兵一百五員名將李承
先孫遊軍備張文擧都自濱等往船有馬官兵二百九
十餘名過河先往蓋州去訖總兵馬世龍于二十六日
自右屯衛起身至二十七日抵柳河只見魯李二將已

發兵馬過河廝殺畢務隨差定武營都司張邦才
後勁左仙井沖武營及鎮標下兵四百餘名過河前
往蓋州應援有魯之甲遂同李承先于二十八日五鼓
又着錦砲手八百餘名過河在東岸州子營設防營
給聯營將聞有先發官兵于二十八日五鼓至蓋州
城而奴賊早已知覺將火已傳伏兵四起衆寡不敵
兵潰則至數也從賊隨逐追到河岸有魯李二將營未
下定壹橋未成奴賊突至面前遂涉數死賊亦使傷殘
多李承先手執鳥銃打退賊數名因冰水深價
不便進頭中二刀面中一刀身中一箭而死魯之甲
被殺傷相投水而古中軍錢應科亦落水而死也
兵科李魯生言自柳河覆沒有書多年就中情節各未
瞭然據鎮臣有報詳其語意各有異同察其指
歸只一回護數月以來今卑之貫詩問責尚幾無遺情
矣至道路所傳率言有參伯強者昔爲降虜生員今爲
歸正遊擊蹤跡詭異言語誕狂報稱四王子往在
虜兵不滿三百我師過河逆民即殺王子擒其衆以
富事者輕信便欲邀此奇功以爲欲手之兵而不知
中敵人之計也兵至蓋州下寂無一人城上鼓掌大笑
面伏兵盡起我師奔逃無敵悉與殺戮降夷撫賞

納既掛禍生亦掛者有言衷官兵幾萬將馬數千者
言只幾千幾百者總之驅我精銳以遺之餐饒倖不
啻言東哨所謂按濟遼人安得此說花水月不即
之語而勝之氣我貪我必挫背而思圖上策
則此一役也未必非從離人心之具而轉危爲安之
也
皇上明見萬里不遺從具見 溫旨嚴諭望其策勵防
守以圖萬功不以少挫爲念然
聖情徹戒天語輝煌煌乎有一重門限之慮嚴
在門庭而不能一夕安枕者則東征將吏當何加欣喜
于德惕于威各思報効以蓋前愆而免殺罪也乃東
友之論字虎甚揣摩之志病愈急古人馬革裹屍
計賊輔臣獨非人情而善病至是職聞輔臣即出治
簡士馬討軍實收保聚業探聽集右屯錦義之兵
遠與撫臣從長計議循遊臣之宿有才望者使之收
堅壁清野深溝固壘遏賊不得西突又招號殘兵
中奴搶屍埋告以作三軍之氣急治金冠泄泄不
其以鎮河上遊又學之致令之出奇幸剿使
願不得一意長驅重致可守而稍京無虞上
皇上東顧之憂下以鎮撫事誤軍之罪豈非東隅之收

而且有以病科也
戶科陳序疏參諸臣奉
聖旨孫居相身齊東朴贓擴節鉞托名問餽銀至二萬一
千有奇又禀取黃金九十餘兩俱有印冊可據若該撫按
提問追贓助工梅之煥以孫居相為介紹由越南星之門
躐巡撫入王安之幕固結私交及楊漣過麻城盤桓兩涕
黨惡異常并着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此時人情水火議論支離要之是非自在久而愈明亟存之可以參觀耳
御史卓邁上言奉
聖旨熊廷弼失陷封疆已經傳首周朝瑞楊漣受賄黨護
尚在追贓楊鶴江秉謙夏之令蔣敎有據即係同惡本當

重究姑從輕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蘇茂相合中林
一柱力犯究銓致遭排擠俱着以原官起用鄭國貞從重
議處該部知道
御史倪文煥疏薦邵輔忠劉廷元姚宗文崔謙叅孫居相
史記事夏之令李孔度奉
聖旨崔景榮東林的派倚奸細劉保為腹心着削職為民
仍追奪誥命李徵儀曾未奉旨不准起用逆着該部查核
具奏李孔度貶睨邪黨削職為民夏之令極詆毛文龍幾
誤封疆着錦衣衛差官扭解來京究問吳世科目濫兵備

刑鄧渼衛孝迭謫撫司追臟助工一切私記私揭粘貼通
衙者着緝事衙門嚴拿究治
賜太監魏忠賢印信
削科臣解學龍詞臣侯恪職追奪誥命
時冕與孫承宗學龍劉宗周王象春王之寀侯恪交甚大中姚希孟繆昌期故也
御史趙胤昌叅李瑾劉愁為門戶
削奪
丙寅顧大章獄成刑部尚書李養正周應秋等上爰書
從之
逮惠世揚王詩顧純等鍛鍊成獄與楊漣等同招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八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初一日

皇子生陞容妃父任景春錦衣衛正千戶帶俸

禮部頒行天下慶賀

皇太子誕生表文格式

某衙門某官臣某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明德維馨福祉延綿於寶籙

玄穹樂眷禎祥茂發於璿源慶溢

宗祊騰歡寓甸恭惟

皇帝陛下

孝隆四海

仁育羣生

宵旰憂勤總萬几而無逸

帝親糜格敷八政以克虔既協氣通於神人宜履綏申于

祥祉

乾元為父甫御瀛圖之五年

震索將男適頒鳳曆之一月共羨吾

君有子行歌

工謳得人將止川草木之生輝自南北東西之咸悅臣等

恭聞

玉葉之敷榮愈覺葵心之傾切受

天百祿

帝子之生育原

三多比封人之祝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膺躍懽忭之至謹奉　表稱

賀以

聞

川湖總督朱燮元陳會勦機宜言水西安酋向化日久忽

因藺逆搗構用兵四年猶留負固者蓋欲撫

主以連絡諸夷成合從之勢且見我軍未生撫藺之心各

將士非不奮勇一入其境林谷深茂而瘴潰元兇或入山

洞或入鄰夷一時卒無擒法故雖以諸臣之戮力而猶未

慰

皇上之懷臣重將

明命嚴問無將之罪仰體

聖慈仍宣不殺之仁倘其自省夙愆擒逆求贖三尊兒殄

平而可問領受任專征職在討賊若非震以

天威安肯遠就我索屬查安酋地方千有餘里內則四十

八月分據要害別削仲苗等苗爲之羽翼討能戰猓苗不
下十餘萬自播州改流蔺究蕩掃酋之東北已失二窟今
所倚爲援者多在烏撒而所恃爲險者不過恩國耳滇之
正兵須出沾益過牧良佐閘之誅而又另布天生橋尋甸
等處以杜其走蜀之正兵宜臨畢節扼諸夷合縱之區而
另抄出龍場岩后以奪其險黔之正兵宜踞普定渡恩賊
河徑趨遮彥巢穴而另踞綠廣鴨池以搗其虛粵西之兵
徑出泗城分頭策應之方布置既定八道聲勢相連臣率
大兵踞遵又約定期會鼓行並進俾令應接不暇戰守兩
窮料此役夷不難撲滅嗣遵又郡城逼近酋地集兵匪易

運餉尤艱自江津挽舟五日而至綦江自綦江起旱八站
抵郡城較之偏沅運黔省路不相懸而險更數倍臣以移
駐重綦須兵集而抵郡俟集而治兵未有當大任而可嘗
試張空拳而能作事者查據戶部給發黔餉一百六十萬
撥該省布政司揭帖自正月則以寅支卯糧隨到隨給已
去其半臣意欲取之于蜀公私罄竭實無點金之術欲分
之于黔自救不暇不勝剜肉之痛竊念部議既置臣以重
地必濟臣以資糧盡餅望梅終屬無濟臣今不敢張皇妄
請姑求
皇上

勑下先付臣一百萬俾可經營備兇豁
天威立致底定名爲多費其實節省也事權在握不便遙
延已檄湖廣布政取三十萬兩又檄四川布政司兌米十
萬石暫爲料理以樹先聲外伏祈
皇上軫念俯允臣議
勑下戶兵二部即爲給發自後不致容臣陳
請俾可早發期會勉其愚鈍地方幸甚
上宣兵部尚書高第至文華殿
賜尚方劍坐蟒玉帶銀幣經略遼東已而復接
聖諭曰朕覽卿奏有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之語朕心嘉悅

念自逆奴發難以來於今八載征兵轉餉宇內騷然選將
練軍迄無實效致天誅久尚緩實人謀之不臧特允廷推
授爾經略文武將吏一體提衡進止機宜不從中制果能
誠心任事何事不成公道待人何人不奮集思既集便能
擇善而從忠益既廣何難同心共濟毋徇情廢法毋偏聽
生奸毋以意見爲聰明毋以恩仇爲誅賞務使將吏用命
士馬飽騰戰可犁庭守能堅壁順時以動無倖未必之功
好謀而成無中叵啻之訴意氣無朝盈而暮息謀議無先
潰而後行事事經心時時驚醒大張撻伐之績仰紓宵旰
之憂克踐所言用慰朕意功茂懋賞豈有靳焉爾往欽

裁拔諭

詰勅房辦中書舍人事吳懷賢下鎮撫司獄

時值逆璫魏忠賢竊弄中國宮閑傾陷忠良市威箝制懷賢目擊不平每閱邸報有擠發逆謀者及楊漣二十四大罪疏輒擊節稱快遂加圈評有訃當加圈守忠即時安置等語適有工部吳昌期科於侵冒竹璫疑忌懷賢以同鄉服其不阿遺書稱之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之句諸多散佚凡對同官及搢紳親友拜手札往來無寫感慨義形于色亦意何官隨應星即逆璫嬌嫐也關之切齒入告忠賢而書役蒸道懷賢左右矣懷逆僕程達犯陷以東嫁富貴將乎曰圖誣疏稿及書疾畫逆送璫大怒曰甚等官兒敢於此化我遂疾怨死獄差行對百餘無私無所將懷賢乘捕臣妻兵子療監吳道昇并西席貢生程于古皆繫之去使賢囚我獨當之汝等死無益於是于古得見到嚴嚴刑鉴掠擬無完膚逆彪楊寰孫雲鶴無訐獄編謫勅後結東林賄納友光斗等妄說鄭政揚

南擊送鎮撫司逆彪許顯純又非刑掠鞫僅旬餘即而係賢已斃杖下矣妻程氏在籍聞變而死女及幼子道照痛慟而死舉家亡散行道傷嗟遂昇神首出其子吳道昇上書訟冤得贈工部主事

御史潘汝禎誣參刑部右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楊一鵬

兵部侍郎劉策布政陸完學

十一月

旅順城成

停刑

南道梁克順疏參梅之煥撫按提問追贓趙時用陳以聞

先是論者欲坐逆弭以逆罪故之煥方言以明其無亦公道良心之所在也奈何科臣陳序巳參之削李秀而克順復爲風影之說逞以賍私至重以提追助工不亦過乎若趙作用則謂其曾薦逆璫陳以問則謂其結納楊左于高趙賀諸臣此不過偶題疏贊又無足發

削奪

南兵部主事袁玉佩請削前任兵部尚書趙彥世廕并

勅山東鄒縣等處所築京觀路碑生祠宜盡行推毀

言妖賊未發不能銷弭既發不能疾勦遷延不能致賊勢蔓延民生魚爛乃會兵入兗若非兗守孫朝肅之堅守獎兵楊肇基合兵破賊彥尚得侈口言功耶京觀碑祠適爲識者所笑即其在事之勞昔階蒂録足矣予之世廕則無以爲軍功勸

尚寶司少卿劉志選再疏參原任禮部卿孫慎行株連去輔

葉向高舊冢臣張問達并請前後論進藥兩疏宜付史館

志選一疏不已繼之以再向其恐耶

經略遼東高第上言我　國家居中制外邊鎮攸分故閫

一鎮之　封疆必設一大將以統練兵馬鎮守本轄地方

于別鎮無相牽制自奴酋犯順以來因將畧道兵馬人衆

潰散不一暫擇其老成者量加總督二字以爲衆將之領

祖者其鎮守遼東掛印總兵照舊而不加總督二字也不
意山海中都總兵又濫加以節制五鎮及經理名色夫惟
督師樞輔及經略重臣間節制五鎮之 特勑以事遣將
調兵之大權也豈問以一鎮總兵而節制別鎮總兵者乎
不過假此名色自道曰吾爲武督帥武經略也居于巡撫
總兵之上非惟獨擁驕傲不肯屑屑任操練兵馬之實職
且總覆兵官致院道顧忌而不得稽查兵領衆將畏憚而
不敢自展籌略更于封疆防禦之專責兩相躭悞矣從今
制去節制經理濫銜止用平遼將軍鎮守山海等處總兵
之銜庶職掌明而 封疆有賴矣至于每一鎮設總兵統

練兵馬又設經督軍門正爲彈壓大將計也蓋大將出身
武弁與文臣不同握兵馬重權每易爲驕蹇故舊制總兵
初見軍門必披械叅謁于平時抑其驕悍而不敢恣肆臨
陣遵其紀律而不敢抗違
祖宗朝立爲額制必有深意矣自往年總兵江應詔入
京貪緣要議禮部見軍門用官銜拜帖不披執行禮軍門
送出門者上馬在大將必曰吾與軍門平交安肯受其節
制也此從壞
祖宗之額制即經督軍門不能以軍法臨大將其體褻而
其權輕矣又何以威讋華夷而提綱文武哉從今當查照

原定舊額盡革去近來弊規凡總兵叅謁披執行禮舊文
俱爲改正體統正而紀律不紊矣
命修建均州淨樂宮
均州城內有皇都淨樂宮歷代
祖宗崇重福地不戒于火著該管衙門嚴行究治城操刻期
修建
禮部接出
聖諭朕弟年已長成禮宜婚配爾部便出示京城內外官
員軍民人家父母行止端謹家法整齊女子年十四至十
六容貌端潔德性純美言動威儀咸合禮度者許赴官報
名聽候選擇應行事宜爾部便開具來看故諭

吏部接出
聖旨朕覽皇極殿豎柱升梁工程已有次第三朝曠典於
焉肇新萬世丕基成之有日惟
天地祖宗之顯祐亦內外執事之勞賢輔臣寀勿贊襄區
畫備至各官虔恭厥職拮据惟勤朕心嘉悅特用加恩首
輔顧秉謙加尚書俸仍賜坐蟒一襲丁紹軾黃立極各賜
坐蟒一襲兼官如故馮銓加太子太保餘官如故各賞銀
采段表裏各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以示眷酬內臣魏忠
賢敍意圖謀殫精襄事況多撙節倍著苦心歲加祿米一
千二百石其督工官黃克纘等各加俸一級賞銀綵緞表

襄崔呈秀陞工部右侍郎李養德加通政使楊夢袞改太
僕寺卿各賞銀紵絲表裡潘汝楨等各賞銀
進封皇貴妃傳制誥告及百官稱賀俱免宮中禮儀照天
啓五年例行
刑部捧出
聖旨圖屏重地屢旨戒嚴火燭主事林萃岕玩失事降
三級調外任堂上官不行申飭反稱夙夜在公成何政體
姑不究李如楨身犯重辟部又不加小心并典獄官吏痛
責示懲
冬至遣侯陳良弼等伯衛時春等祭長陵等陵

臨雍禮成優敘孔聞範等三年俱准送監
南戶部員外胡芳桂上疏自辨并參原任御史胡永順座
師甘易應昌房可壯并通判陳應霄削奪
削科臣陳熙昌詞臣陳子壯職追奪誥命
時論指摘試錄內有庸主失權英主獨攬等語又詆其父子依傍門戶並列黨羽故也
遣行人護送大學士周如磐馳驛回籍調理
削宗藩限祿成書○戍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
御史王時英疏參浙撫劉可法吏部郎中唐暉削奪工部
侍郎胡世賞閑住○御史梁夢環疏參唐世濟閑住張綖
徐如翰削奪○逮揚州知府劉鐸

虜人本兩偽撫詰三章至　京師為逆虜所將王從民逆執愚生詩詞為執詆
朝政下本籍鎮撫司拷訊并逮繫
禮科張惟一陳闖門積弊奏
聖旨這六款中闖門情弊經臣宜痛加釐革撫賞濫冒自
騙官民且挑虜寡許入張早山諸棍着巡按御史嚴究道
文武和衷以克敵有濟登撫或裁或調着該部上緊從長
酌議具奏

一曰屯田之弊與屯本以佐餉闕門條言之然不惟五丁力作不足償一丁之餉試問歸屯各軍歲費二十餘金未之獲也即京運歲額多寡爭之遲速較之者那曾咸得分毫而徒事坐糜之兵丁操合并之備禦儲之外是處青稞武田殫望者皆鎮將撰為養廉遂而豪者始為軍屯荐野荒蕪小民始務生而趨利焉必芟田

仍而無變計屯種之利在武弁而不在朝廷惡取此塵飯土羹乎奈之何不嚴核之也一曰林官之弊大營伍之中累累横金者盡官也委用不由一道撫一營多至百員累見于戶科疏參者眾可知矣將一官而設兵數自丁而營加銜諸營振練等營副將守備等官在似用不用之間居不戰不守之職甚有人浮于缺者又闕正副以廣其額山人星客故舊親知群聚之以蠹我公廩者實須有徒且所須家丁多者百名少者五六十名操縱何以自由而一選汰之所不及以此贅疏冗員零星兵丁分部之不成一營合計之歲糜或甚國家曾竭資其半餉之用而徒取耗蠹為乎奈之何不嚴核之也一曰撫賞之弊年來不變多金以與西虜撫者以方有事於奴耳然其積弊不勝窮也以吃食言之酒內皁處有定值亦有定額委官一分解破而二之無夷一千已有邦五百金分矣且虜人來去登報稅息之間忠一月破之數而諸虜之所不得人絲毫沾者也至選賞花紅總屬恩濫須指官銀以買貨而要留一半以備打點比至給賞仍多不堪貨如九九之數應領段一者但以毛青布四五疋折之其雜花殺段官錯之類莫不皆楚歟此等者法何不選之　朝廷且通官總委披鼓

耗而搾其纍講數不多則藏幣不重故今再加□□□
加貨點虜之價馬扶裝若輩發之也虜入得貨或寡□
惡或僱騎載仍減價而括之以收買之人又半屬通□
數計加銹蒸早山輩皆赤手鶩觀不過私動些賞之銀
買得之而仍蓄以醫之貝擁貲之官貴者取利甚從買
者又爭落腳撤通同作弊一線串來買入而貨出宫窗
出而買入之祇將
朝廷銀貨騙轉甘破而官銀如注奔赴諳好之塗矣不
但耗餉更挑戎心奈之何不嚴核之也一日轄車之弊
關門車營十二每營興車一百二十輛每輛以二車小車
佐之每車騾二頭大二名月餉七兩二錢一詢其故則日
馬運之糧用也夫軍丁領糧近取海岡月鎖一次耳□每
行之日失穄衣糧自有倫廟騾馱畢載此爲者也不□
遄搜運載石鋪公孫鋪舍之終鑿已耳不則貪肴用之
倆載西成之利獲已耳私攬商貨滿出之以規厚利
耳其委官騎之通將領作法而脧脫得騎者更多規之色
擧二十餘萬金而留此無用之物令人不□条之何許□
發積之也一日草場之弊雜不稽利與空手自入何□
行差開支千石門等局處貴數萬金積皆以一月支□
殺經牛鬼名鬼補一規願領軍丁馱票而不顧一領□□

且山徵矣近日裁革幾處馬匹此物費帑許多金錢悉
上黨廄之耶即若落經手者廢價甚遂官或造花冊亦不
至於其役馬之皆須領現兆皆領之之氣色豈便以爲屬
而奈之何不嚴核之也一日營馬之弊朋買馬匹瘦費
不肯然後次起領之銀向來到手而前項買得之馬死
且過半豈盡馬之不壽哉并給發者侵扣貨賠其虛則
驗收者當規之重心而私情之固而成弱匹官給十兩入
而而或以十金六七金得之款良羸弱者過而問馬本
領到手無意餵養即有存活皮骨發栈弱登有無之數
手且有將官駕言草料貴乃若就役皇王之說而實則
設法吞取馬乾者有馬餉不發而月歸分肥者有閒營
擬派鎮小馬銀而私置筌馬以長光者甚之私騎盈營
悉仰給于官 餉道府之故多超來而行伍之馬 群空
矣而臺裁革之說不爲無見奈之何不嚴覈之也
御史田景新參兵部侍郎唐世濟工部侍郎王惟儉閑住
左通政王孟震廣西布政李守俊江西參政蔣詮俱奪
號中言唐世濟昨夏嘉遇盟主爲左光斗先鋒此猶一
尉順精之借景獨誣其反覆幾幻譸張閃爍則有不可

夠考月世濟居鄉書獄藉名所交無匪類濟負恬覆□
初市素其在仕途可以與推矣若裴梁輩瓌之故智曲
風吹燄煖乎其有不被貴滅者哉至以王惟儉爲結納
當路屢膺遷轉王孟震迎觀奈指爲寄應印所科發身
東林畢職銀臺誣李守俊宣隨限于兵宗黨高舉龍得
遷臬長蔣詮爲移吳朔真通吏尊以讓詔爲業總之恩
猶無計非詐以門戶汚以脏私何妙選傳擊正人之身
而搏逆璫之一快哉
禮科李恒茂上時艱疏奉
聖旨近來仕途壅滯皆因該部不肯任怨摠抑以致人情
日競郎知改教不及三年郎署營差任意成何政體吏部
司官無缺先推選轉太速尤非舊制莊欽鄰未滿六選疏
格先升圖便己私壞亂成法孫之益阿附富人皆學署□
都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扶克儉牌壓之愚騃

所親見着冠帶閑住以後選郎再有不及六選借教職考
選爲名擅自升遷者照莊欽鄰例重處不饒該科記着這
本內揚漣左光斗竟不書名豈奏對之體姑不究
尚寶司卿吳殿邦疏入奉
聖旨樊王家逢迎救黨誣害鄉紳借名窩訪打死多命故
入人罪慘殺異常且遼禁捐餉至十萬餘兩殆生貪縱可
恨着削了籍爲民行廣東撫按御史并衙蠹李榮吳光提
問追贓具奏其違革羅織前人還恩詔即與查釋陳保奏
着該部院從重議處
刑部奉

聖旨沈有瑞欠賍銀一萬七千兩着行原籍查追伊子沈
天挺解部監比朕覽斯奏因憶張愼言周宗建提問追贓
事旨將及一載如何不見遵行地方官好生違玩併着嚴
追速解限次年正月回奏

吏部奉
聖旨聶心湯貪穢著聞與韓浚董事極可醜察處浮躁未
盡其辜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御史張樞上言奉
聖旨陳伯友附袁化中周朝瑞而驟躋通顯黨穀中借援
左光斗顧大章而至擢清華都着削了職爲民當差仍追
奪誥命

原任貴州總督蔡復一卒

戶部奉
聖旨李承恩王昇叢應地土盡數還官共截扣見年子粒
銀三十七百餘兩着該部科道查收以助大工

平遼總兵毛文龍解進俘夷奉
聖旨海外頻報俘斬勞績可加但不係頭目渠魁告獻太
可輕舉着該部酌議行

御史徐揚先叅工部侍郎董應舉
加原任南京工部尚書丁賓太子太保賜蔭建坊褒其好
義施仁也

文學公慈仁爲質而於便民利物之事無不力行如居
鄉而賑窮恤苦繫江而設渡拯溺其在南工凡河渠堤
防無不修築及築丹陽道路五二百里削險就夷砌
石找補俾士商車馬如游樂郊如登坦途其工費皆設
法募助不動縣官一
文尤爲奇功偉德云

十二月
兵部爲海外情形微變屬邦携貳可虞等事職方司案呈
送兵科抄出武之望 題前事奉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爲照 國家兩大局一在關門一在
海外其犄角之勢同其所關成敗之數同其兩不相下而
成相逼之形又同川以海上言之牽制奴酋者朝鮮也聯
絡朝鮮者毛鎮也駕馭毛鎮者登撫也傳云以相忍爲
國又云師克在和今日者詬誶之事起以小不忍成其爲
大不和撫臣與鎮臣不和以至鎮臣與屬國之臣又不和
使敵得以何其便而抵之𡾟此奴之利 中國之大不利

也蓋先是李綜之無國而有國也文龍與有力焉雖日强
以戎索乎于 大典 國家豈不能驅一介徉問其故而
輕罪之如綴旒然倘亦明以封鮮之德予毛鎮以便毛鎮
之能用鮮人耳故使他人不和于鮮而謂鮮人有二心則
可不謂鮮之携二竟以施之毛鎮毛鎮故以豪傑自命者
也豪傑之作用規其大不規其細能爲介不能爲其離其
不肯屑焉爲一麗紙麗參與之較往來之厚薄明甚不縱
耕牧之遼人實逼處此以爲鮮人樵蘇憂明甚而嘖嘖以
爲言者或亦少貸其饑廪牽縻以命征藉而所云米價不
貸正如泰之輸粟借以爲沉舟之役亦未可知又或者當

室須知亦以退爲進而所云相保無虞免守土責正如李
牧之救保借以爲破胡之役未可知但謂之守土守鮮土
乎抑守遼土乎守鐵山之謂守土乎抑守須彌島之謂守
土乎毛鎮于此必有所以審處矣今據揭報李适等之叛
主也該鎮撫不憚出偏師躡其後爲之撲滅之韓潤等之
匈奴也亦何難出多方以誘之而誘其來而鮮人所由終
始給我毋亦是彊埸之事一彼一此彼有內變我則靖之
彼有外侮我則驅之使封畛五路大有寧宇正文能今日
事耳若猶是退據深島使鮮之人日嫌于逼必不其然至
于尹義立之爲內應臣部即移文禮曹四夷館查報義立

原未來京無憑譯審且義立之叛蓋叛鮮也且宜就鮮國
爲內應原不須譯差
天朝而後爲內應縱使其人其事誠有之亦第俟其來爲
之羈縻于此以徐觀其變或于其投事而返也付之該鎮
解伴官伴與俱往聽鮮人之自治亦甚易事其現在陪臣
令館人緊行記訪不得私易禁物自有典屬者在至云釐
東擊西此真毛鎮處患之用不得不預防者即轉而爲關
計自宜因而戒嚴倍修守備況近者柳河之衂閣上宜鑒
前轍凡有守土之責者盡法無蠹雜新是圖猶懼不及而
尚敢爲此泄泄乎所教

皇上遠爲慰獨爲斷擅不必動在有此一番易置將大創
一新必有國手之錚錚者後起以應其求而先聲以奪其
氣何鮮之不劾順何虜之不劾救而又何奴之不成擒哉
奉
聖旨聯絡屬國牽制奴酋此係毛文龍事韓潤淵尹義立
輩若朝鮮國自行處分登萊撫鎮務與東江同心共濟仍
嚴飭內備訊察非常以消窺伺
以楊麒爲總兵鎮守山海經略遼東
御史倪文煥疏參太常少卿金世俊撫按提問追贓副使
宋萬鍾參議王繼謨削奪

疏內言世俊爲左魏私人萬鍾出李三才門下繼謨爲[illegible]之家私賓大約以門戶疾之
削奪原任太僕卿馬孟貞易州道副使韓奇象原任吏科
方有度
爲御史王業浩所糾也
削奪歐陽調律翟學程公鼐冠帶閑住
爲什臣葉有聲所糾
御史何可及疏參廣西巡撫董元儒太僕少卿倪應眷削
奪
疏中大約言彼爲左璫所昵也
禮部尚書薛三省請告

從之
削奪錦衣衛李不矜周顯祚王受善等
俱以依附門戶永不敍用
削奪萬邦彥
命楊國棟以原官充總兵官鎮守山海關南海口地方
御史陳睿謨疏參原任吏部稽勳郎中劉廷諫文選員外
孫必顯大理少卿章蕃削奪
疏中廷廷諫一科耳倚稱權黨被擢該部吏部必顯交通勢要營謀銓司
御史石三畏疏參禮部侍郎周炳謨致仕南京工部尚書
沈儆炌閑住大理寺丞張廷拱削奪

疏中炳謨爲王之宋所薦儆炌四川多議廷拱與王之宋同門
御史盧承欽疏參大理寺卿曹珍工部侍郎董應舉兵科
給事中李遇知奉
旨削奪
刑科潘士聞疏參大理寺少卿吳之皞四川道御史舒榮
都原任山東道御史鄭宗周工部員外何顯宗削職爲民
追奪誥命
御史王珙疏參方大任問徙追贓
吏科趙興邦疏參御史饒國事李玄王祚昌霍鍈楊新期
削奪

御史劉宏光疏參談自省賴良佐張篤敬奉
旨削奪一
刑科蘇兆先疏參　周希令御史蔣允儀趙延慶奉
旨削奪
俱中亦以
門戶爲辭
文書房傳出揭帖奉
聖旨朕弟信王婚禮合用府弟着該衙門上緊修蓋務
要如法堅固毋得滲漏虛費工程該衙門知道
又揭帖奉
聖旨皇子百日命名內閣擬名來

賜工部尚書黃克纘馳驛歸
改陞登萊巡撫武之望爲南兵部添設左侍郎
以島帥不受駕馭
與之不和故也
御史吳裕中再糾閣臣奉
聖旨次輔丁紹軾
皇祖初起熊廷弼時即首論廷弼蓋已具先見之明足徵
實心爲國今廷弼旣伏厥罪神人之所共憤吳裕中乃以
鄉戚兒女之情輒敢趁空乘机逞其報復斯肆狂悖詆辱
大臣顯與廷弼一條肺腸與廷弼尚在何異似此擾亂本
當從重嚴鞫根究與廷弼同誅姑從輕着錦衣衛拏來午

門前着實枷[illegible]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衙
門知道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九

秀水　沈國元述

丙寅天啓六年

正月

御史陳以瑞疏參太僕少卿劉弼、吏部郎中吳羲禮、工部
郎中呂克孝、南戶部郎董達先，閑住。
疏指劉弼爲鳳泉遊說張問達爪牙腹心狼狽黨徒講學
窠人之鷹犬，指呂克孝入張問達之幕而呼朋引類，董
達先通交楊左，北逐南及楊左緹騎所過，贈以百金
爲行李費。
刑科劉先春、御史高弘圖敬陳營務十一款。一、會補之
制宜。復夫營官設有五百餘員，督以總協二臣，察以巡視

科道四衙門，一體統轄，原自並行而不悖者。故
大明會典一款內開，嘉靖二十八年議准三大把總等官
員缺，提督文臣會同該營提督巡視科道等官選補，俱務
在得人。會典開載，炳若日星。嗣後凡選營有欽員類齎若
干名，必先移會職等衙門，屆期公同會補。見今總協二臣
掛號虛公，事事僉同，破畛域而渾協大道，首在斯舉。爵人
與共，是亦得人之一機也。一、聽用之謀宜勤。邇來聽用各
官止掛虛名于標下，經年不見一面，直至年終覲別，然後
入營較射，一味鑽求，百端僥倖，有因東隅之失而思援炮
者，有厭循資之鈍而覬躐進者，輒援壞例之事，執爲常例

遇有老弱不堪者，即批令弟男子侄告替，內有戶絕丁稀
無可替者，亦准異姓頂補，每月新軍過堂，職等與戶兵二
部司官面審膂力強壯，即許摘牌，晉役不必關支，以后月
糧人情，自欣然樂從，而無年老不替之軍矣。一、火器之技
宜練。竊惟京營官軍十萬有奇，弓弩短兵居其四，火器軍
人居其六，蓋爲火器能以寡敵衆，以近制遠，軍中第一長
技也。自今宜責成各該將領，即將六萬火器手嚴汰老弱，
責令該管千把總日逐教演，變怯懦而精強，轉無用爲有
用，誠今日營務之最吃緊也。倘該營將領澄汰未盡，年
終即以此爲殿最，千選把總訓練不精者，立行黜革。一、勇

衛之器宜造。查得勇士四衛兩營，創自宣德八年，設立坐
營中軍把總等官，軍勇鱗集，戰騎雲屯，實爲
天子之親兵扈駕之近旅也。其旗幟響器盔甲器械等項，
爲軍伍中必需之物，除內庫收藏外，合無照三大營軍事
例，分別項款，立弓弩手若干隊，短兵手若干隊，火器手若
干隊，爲造各項器具，分給軍勇，仍令時加訓練，日逐操演，
以使行伍整齊，軍旅改觀可也。至于給錢糧、造器械，或該
呈部，或該內監，伏乞勅下該部酌議之。職等衙門不過逐
一爲之稽查，弗使冒破已耳。一、營馬之補宜合。夫三大營
巡捕營軍選騎操馬匹，每年倒失缺額者，各營將領呈報

者種種弊端今八厥罰而希圖薦剡猶其小耳嗣後宜聽
職等衙門四季考查先覩步騎徐試韜畧果其負韓白之
奇窺孫吳之秘者不難咨部擢用即抱一材一藝亦必遇
缺會補若猶一無可用所聽何事即為除名斷不使儲材
一途為銅臭借階之路一選壯之隸宜亟京營軍選通計
一十萬餘衆每軍月糧一石壯丁加五而選鋒倍之凡以
此等技力過人為是優異之耳今宜于常操之時行令各
該營將官每日調隊比試如式者賞不如式者責并連坐
本官不貸候臣等入營調射亦如是法內有老弱者即當
面陸續批汰復于春秋兩季設操後又定期逐名試驗能

勝者照舊充數不則遞降单糧或有单糧之中技力不可
以堪此者亦不妨遞為挨補也一老弱之汰宜審國家養
一軍期收一軍之用營伍若此豈容聽彼之糜占乎而職
等有一法焉請以隸之法為汰之法按營新設壯丁七千
各月每食糧一石五斗為援遼設也豈可令其嬉遊與營
軍必立之教師每日操演中有技闘力壯即以選鋒名缺
補之是以石五而補兩石之缺遣下壯丁名缺即選各營
精壯尖手補之是以一石而補石五之缺其在下弓弩手
亦必定補尖手而人人自奮不立簡汰老弱之名而老弱
自漸退矣再臣等進營點閘時復取年貌操冊按隊比查

兵部隨該兵部照數具題選補視軍之殷實可以滋養馬
匹者方與法至善也但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各衙門不得而侵越之亦不得
而專任之夫軍營軍也所補之馬營馬也俱巡視二臣所
統轄者即如替補營軍下糧與驗軍廳必會同查驗年終
印馬冏寺與車駕司亦會同查給何兌馬一節職等獨不
得與而司馬近訪得衙役作奸選補一番徒為彼居奇貨
軍之殷實者未必與與者未必用有錢者免無錢者取在
三大營猶可而捕營為甚有選之名無選之實欲以益軍
反以損軍弊何可勝言哉嗣後合無永著為令各營免將

馬匹缺額細數一面呈報兵部一面呈報職等衙門必候
移會日期公同合驗擇各軍之殷實者面給馬票赴寺候
領庶軍無指索之苦亦無使費之煩矣一捕官之任宜
重夫捕營把總于各軍馬領袖一方為保障也捕總得其
人則巡軍勤而地方以寧非其人則巡軍怠而地方難靖
此勢所必然者嗣後如遇捕總員缺該部必于京營中軍
遴其精强廉幹技藝優者而後推補又如各把總賢能有
功者仍各照信地之逸勞以定陞轉之遲速功令信賞罰
必如是則各總咸知所惕厲而奉行謹衆軍各知所警儆
而偵緝勤查賊有不消而地方有不安靖者職等未之信

也。一捕總之居宜定。夫捕總一十八員，多係在京衛官推補，各守祖居，安土難遷，故有信地在城外而住居反在城內，信地在城內而住居反在城外，無論夜間點查巡役，往來不便，倘狐鼠竊發，一時豈能就知？誠有大不便者矣。嗣後合無責令中把總各照該巡地方居住，不許自圖便安，致有疏虞，仍令兩班把總協同緝巡，無致如秦越之相視，功同賞，罪同罰，第以班次之上下務為分別耳。違者容職等衙門參革。一隘口之防宜密。巡軍一萬一千有奇，分為上下兩班，每班派撥五千餘名，巡夜不為不衆矣。然夜巡愈緊而盜賊愈滋者，何蓋由各軍俱各撥于街巷零

星防守，而盜賊出入要路反闃若其無人，故耳。職等以為莫若將步巡分于各街衚巷內偵探，而騎馬遊巡專撥扼隘處所巡緝，令其鳴哨為號，如遇巷內哨聲一起，馬軍輪撥巷口者謹守弗離，又不令此輩畫地以偷安也，必使往來不絕，有警彼此互相應援，一夕之中，馬步二軍又各分為上下半夜輪流哨探，如是則責有專屬。一夜禁之令宜一。都城五方雜處，傾蓋之間驟難別識，合無勅下該部列款禁約，張掛通衢，凡軍民諸色人等一更之後不許行走，至鐘鳴漏盡方許出入街衢，其酒坊水戶，併一應舖家沿街貨賣者，起更時候，即盡行禁絕，倘有不遵約示，仍前違禁者，許令各該把總巡軍鎖拿解署，重懲枷示，庶人知畏法，地方有寧，是亦清盜之一端也。緣係

聖裁

刑科潘士聞直糾不簡之臣。奉

聖旨：曹欽程不簡敗群，着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領過陵工、神木廠二項銀兩，務要銷筭用過若干，見存若干，交割明白，方許回籍。該衙門知道。

上傳與吏部、都察院：犯官王之寀、周宗建、張慎言、熊明遇、方大任等及已故陶朗先、楊漣、左光斗、顧大章等家屬，奉旨行彼處撫按提問追贓，如何久不回報？顯屬遲玩。還着

移文各省直，勒限速解，以助大工。

兵部接出

聖諭：朕以渺躬纘承

祖宗大統，夙夜兢兢，志期保有疆土，而遼陽淪陷，未見恢復榆河之捷，益用痛心。朕是以更置經臣以及鎮臣，政期一番振刷，立奏膚功也。廼今逆奴且有將至右屯之報，其于山海勢已逼迫，一重門限能無凜然？是惟爾經臣、督臣、鎮臣之責。爾等受命方新，籌畫必須其務殫心料理，畫地分守，應守則守，應戰則戰，毋得輕率躁進，毋得觀望不前。度茲小醜之情，不過為搶奪右屯糧草之計，而籍茲為餌

政逆奴天下之日也。向所患者文武不和，今其一德一心，
毋相推諉。向所患者望風而逃，今其申嚴法令，逃者盡斬，
其推諉亦屬特簡。在內如何策應，糧草器械作何區處，不
得怠緩事機。膚功既奏，凡在事文武大小將士封爵，朕所
不靳。如再仍前泄泄，至有債事，
祖宗憲典，朕決不為姑息。該部馬上差人傳示經督
鎮臣，欽哉。故諭。
上傳與兵部，邊情緊急，昌平薊鎮各路口，一應道將各要
嚴加防禦，不得疎虞。其昌平缺總兵，速推謀勇堪任的數
員來看，以憑簡用。

經畧高第，榆關修守宜嚴，疏曰：據前山右關內二道袁崇
煥等呈，蒙臣案驗，仰道會同各道作速查議天啓六年春
秋兩防關門及關外工程某處極衝，今應亟修，某處次衝，
可以稍緩，逐一議按呈詳，以憑覆酌具題等因。蒙此，該職
等為照逆奴未滅，窺伺日殷，關門防禦之着，總在修守。及
查關城南至海口十五里，北至角山五里，邊城單薄，議建
空心敵臺四座，圍墻各一道，及城西南面坍塌敵臺一座，
關城外南北二十里應築護城拌馬墻一道，內置火砲，向
東平打，以拒虜不得近城。南水關、北水關各添吟月墻一
道，一片石極衝之口，先年止修南半壁，舊墻朽爛十數丈，

應急修築。又角山以北應修補邊墻約二百餘丈。前此鎮
西城尚未修完，今應補修。錦州係寧遠藩籬，城垣頹壞，皆
應修築，以資保障。又關外歡喜嶺八里鋪原議創修大臺
一道，以禦虜騎馳驅。前年業築臺數座，猶有議其當修者。
工程浩大，修工班軍合無仍照舊歲例，薊遼各分其半，庶
兩不相妨。而邊工有裨，緣由到職。據此案查，先為東迤已
陵，聞見頗真等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覆順天巡撫申用
懋修議內一款，大畧謂薊鎮邊垣連年坍塌，班兵約量歸
薊，齊力興修。其歡喜嶺八里鋪建城拓地之議，仍聽經臣
從長區畫等因。覆奉欽依，備咨到臣。又准都察院咨前事，內

開薊昌二鎮例設修工班營，自天啓六年春防以後，盡留
兩鎮等因，俱經備行各道會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等看
得薊昌二鎮內護陵京，而榆關為神京門戶，前屯錦
州當奴虜之要衝，其工程並重，不可分緩急。揆今日之賊
勢，則關邊似尤急也。臣自蒞任以來，巡城南北邊墻及羅
城外歡喜嶺八里鋪一片石等處，除歡喜原未修築八里
鋪工程浩大，且免議外，如修補城西南敵臺，城外建空心
臺四座，又二十里長護城攔馬墻一道，一片石極衝之口，
修築北半壁城墻百數丈，及修補角山以北坍塌邊墻二
百餘丈，皆所以壯關門而固根本也。至於前屯城修完，空

面而西南未修則防禦何恃錦州城軍民叢聚而頹壞難
守則保障何依又皆不容緩之工程將班軍盡撤修葺昌
二鎮而置關門爲緩圖是重堂奧而棄門庭豈防禦之長
策哉合無如該道所議仍照舊歲例半留修昌薊半發修
關遼斯工程兩不相妨乃持平之論也伏乞
皇上垂念榆關安危所係匪小勅下兵部再加酌議如果
臣言不謬將天啓六年春秋兩防十二營班軍薊遼各分
其半庶內外兼修而金湯俱壯矣
兵部疏言本月二十六日寅時據寧前兵備袁崇煥差撥
兒楊景松口報二十三日大營達子俱到寧遠扎營一日

至二十四日寅時攻打西南城角用火砲打死無數賊復
攻南推板車遮蓋用斧鑿城數處被袁崇煥綑柴澆油并
攪火藥用鐵繩繫下燒走至二更時候方纔打退又選健
丁五十名從城上繫下用棉花火藥等物將達賊戰車盡
行燒毀今奴賊見在西南上離城五里龍宮寺一帶扎營
約有五百餘騎其龍宮寺收貯糧好米俱運至覺華島遺
下爛米俱行燒毀訖近島海岸冰俱鑿開達賊不能過海
袁崇煥於賊退後差景松與馬有功從城上繫下前來報
信等情到職看得奴兵五萬餘圍寧遠城自寅至亥攻打
一日頂車鑿城勢甚兇狠該道督率官兵堅志固守多方

打死奴賊[illegible]五千餘

應變打死賊夷數多并焚其戰車而賊風稍挫然尚扎營
設計後爲狂逞彼謀叵測除一面申飭道鎮將領等官萬
分加謹隄備務保萬全
袁崇煥當奴賊未至之時椎牛殺馬引佩刀自割其肉食之以饗將士
吏戶兵三部接出
聖諭朕覽塘報賊攻寧遠甚急當被城中道將諸臣協心
設法砲打火攻賊營少退危而得安且遠焚寺糧米不爲
賊擄之資遏鑿近岸堅冰消過海之患袁崇煥血書示
衆將士協心奮運師中調度有法滿桂等捍禦孤城矢心
奮勇雖未盡殲逆奴然已首挫兇鋒似此忠勞朕心嘉悅

今特賜獎諭仍着該部從優陞敘照舊供職戶兵兩部發
銀十萬爲犒賞之資用鼓戰氣以勵軍心其經督鎮道諸
官還要大家倍加細心料理相機接應以爲寧遠聲援以
固山海保障務在萬全期奏膚功不可以小勝自滿仍鋭
意滅奴全復疆土庶仰雪三朝之恥慰朕宵旰之懷兵部
馬上差人前去銀隨後解到欽哉故諭

處十款正
自備易不
險關外隘
內近虜之
練行之則
勢無之可
異

二月

經略高第塘報虜情、奉
聖旨、覽報捷音、朕心嘉悅、袁崇煥已升僉都御史、滿桂、趙率教升實授總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着查明優叙、所發犒賞銀十萬兩、聽經臣分給寧遠前屯四處軍士、督臣出關援兵、緊集當相機調度、逐虜過河、各路口尤宜嚴加防禦、毋至疎虞、兵部知道。

順天府府尹沈演謹陳制禦十款、一城垣有無完固、壕塹有無深廣、樓櫓有無修葺、皆應作速區處。一器械原有件數、果否堪用、敝壞者整頓、未備者脩造。一墩臺以備守望、舖舍以傳警報、豈得任其頹敗。墩軍舖夫、或加添、或更換。相應各給器械、以備巡警。一各口子道路、或虜可沖入之地、則宜抵塞、法當督民開塞、深溝陡塹、以陷虜馬、或虜騎必蹂之地、則宜堵截、法當造暗坑埋地雷、以扼虜沖、隨地相機、務期費省而有實用。一各市集居民、何處為虜騎稍遠之地、人烟湊集、原有墩堡、應脩築完固、以資捍圍、其脩築捍闌、擇居民中有力有才有行義為衆所信服者、倡率鼓舞、官為調度鈐束、無致擾民、何處為虜馬必蹂之地、零星數家、氣力單弱者、應收斂入城、以資防守、作何安插、俱要曉以利害、聽從民便、與高年知事者熟籌其宜、務使民

心樂從、無一切強民徒滋煩擾、亦無得因循怠忽、臨事倉皇、使民無措。一原額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快壯若干、子弟兵若干、即今有無足用、何人武藝高強、可備戰鬭、何人年力精壯、可備城守、何人機巧便捷、可用偵探、務要試驗真的、花名冊報。一各衛所官員、何人弓馬熟嫻、可備統領、佐貳以下、何人調度有方、可資贊畫、鄉紳中何人諳習兵機、可諮韜略、至士子之有志當世者、父老之歷練有識者、子弟之驍勇警敏者、俱要不時延見、訪以機宜、務要上下同力、官民一意、如指臂之相使、如呼吸之相應、為百姓保身家、即為
朝廷保護
封疆、但無得偏聽一人、輕有舉動、不合衆心。一民間丁壯、如諭令習射、除督率獎賞外、果有弓馬熟嫻者、彙為一冊、如登名冊中、小過應笞、及無名差徭、量與蠲免、偶有訟事到官、免其刑責、從輕發落、以示鼓舞、如有教師打手等項、皆查造入冊、量加獎賞、既收爪牙之用、亦消肘腋之虞。一鄉村戶多人衆、不願搬移入城、自願立柵築垣、團練守禦者聽、但宜申報合干衙門、掌印官親為經理、務期地形得利、守禦堅完、無躁荐苟且、以資寇。一申嚴保甲、以稽查奸細、為第一義、面生可疑、蹤跡詭秘、即行根究、一家不舉、十

家連坐、如常法、但要着實舉行、無跡無擾、以上十欵已經
通行二十七州縣訖、伏念諸臣之建白者在言、一蒙
皇上嘉納、即爲石畫、臣所欵列者在行、倘州縣奉行不力
即屬具文、伏乞
明旨嚴加
申飭、責以必行、如或玩忽不舉、畀有所歸、庶
重地寸寸設防、
京師安于太山矣、抑臣猶有二議、古稱有治人無治法、以
法而強援之人、不如擇人而聽其自任、如十事行有實效
即係異等乞

勅撫按二臣、非時特舉一二、備邊才之用、如泄泄從事、亦
聽非時糾劾、其或子惠堪以宜民、敦圉難與議戎、不妨量
才更調、務使近
畿州縣、皆強敏有力、機警應變之才、則告誡不煩、而長城
有賴矣、至于進
貢夷人、臣昔備員主客、稍悉端委、每起常補二貢、每貢近
百人、大約在舘常二百餘人、此輩衣服言語與東夷無別
奸細混入、何從辨識、此時三衛順逆情形、尚未可知、而令
輦轂之下、潛藏異類、能無隱憂、况今之貢夷歷恭
舊制、已失

成祖本意、當時入
貢皆都督酋長、正身遄置、邸中蓋有古質子遺意、今之來
貢皆積年猾夷、窺覘虛實、驟擾驛遞、無所不至、合無明
勅督撫每起量送一二人進
京、以存舊制、其餘俱在邊領賞賞物、照原開人數、一無所
減、令序班一員、押赴邊關、領發定有四便、一免狡夷容伺
虛實之弊、一無奸細頂名潛入之虞、一省近京州縣開發
供應騷擾、縱恣之害、一省光祿寺在
京宴犒供應各項之費、伏乞
皇上下部、一併施行奉

聖旨、條陳十欵、皆綢繆至計、近畿州縣、務在必行、不得以
虛文塞責、其進貢夷人、除已往不論外、以後着督撫官每
起量送一二人進京、餘俱在邊領賞賞物、照原開人數全
給、仍要作速打發、毋令久住京師、該部酌議、一併具覆、
兵科抄參、吞得三輔爲　京師重地、未事而張皇、即事至
之戢豫也、京兆所言十欵、似無遺着、然非
廟堂功令嚴赫、而禁氷守令設誠致行、恐不可得、法在限
之以程期、督之以申報、先之以委查、繼之以巡閱、如凡堅
築深浚、設險伏機、積穀教射、器械砲石等項、要必近地撫
按加意　神京、不時舉劾、以此爲課吏第一義、而後十欵

可舉行也。願奴酋計必因糧，則清野尤為長策。中國計
必嬰守，則火攻尤為長城。而火藥之料，硝易積難，須令各
州縣酌處錢糧解京，特差部司催買置造，分發應物，物皆
桑土。而處處有綢繆矣。昔王璧順昌以孤城力撓大兵，夠
以三輔應援犄角，而乏萬全之策乎。至于進貢夷人，寬收
之，必且滋奸，嚴拒之，亦或生心。則
聖旨所謂全絡速發者，不可不尋繹而審處之也。抄出斷
之。
議諸臣，凡條奏軍國緊要事情，務明切簡覈。有曾經人道
過者，不得勦襲賣陳。從科臣段國璋奏也。

授永和王妃父趙充念南城兵馬副指揮。
命員外孫元化製西洋砲以資防禦。
削御史石三畏籍，以其餘議輕率，薦舉欠當故也。
逮歐陽暉下劉鐸刑部獄。
非鐸供扇詩為歐陽暉所供，鐸得寫贈本福故，命逮之質對。
賜寧德長公主駙馬劉有福冠服。
兵部條陳六事：一廣諮訪以儲將材；一搜猛士以備衝殺；
一防逃兵以振士氣；一懸賞格以致首功；一嚴市買以充
犒賞。
經略高第飛報奴兵過河奉

聖旨：據報奴酋數回巢，深慰朕懷。還著嚴加偵探，豫備
戰守實事，以備將來，不得以賊退怠緩。該部知道。
內簿大駕工完奉
聖旨：魏忠賢加恩三等，賞銀五十兩，紵絲三表裡，蔭弟侄
一人與做都督僉事，仍賜勅獎勵。劉忠加恩二等，賞銀三
十兩，紵絲二表裡，蔭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正千戶。該部
知道。
南道徐復陽疏參曾汝召、魏士前、郝土膏等奉
聖旨：曾汝召附翊邪黨，羽翼移宮，希圖定策。魏士前倚恃
熊廷弼、周嘉謨，恣肆貪婪，聚贓梟惡。郝土膏作令不仁，虐

親無父，與試策文訕上無君，并前降處的方逢年、章允儒、
顧錫疇、丁乾學、熊奮渭、李繼貞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
追奪誥命。其董承業文氣稍平，姑照前旨。郝土膏贓私狼
藉，仍行該撫按提問，照數追贓，以助大工。仍據贓從重擬
罪。該部知道。
即此一疏，亦已甚矣。未幾，又上言六事：一曰臺規宜拔
請毀視忠詞于城外隙地，以我書院舊址，海內講院，諸
破不毀；一盡贈宜一表彰，應殺陳大殺為邪臣王允
以號請宜從削奪；一勤案宜結，凡言官所糾輿
屬諸所及、宮什迷蹤、精；一持局宜堅，言諸好日謀總
土并力為控抹，必有乘而伺吾隙者；一肆疑、一交
代此六事中，斷斷持
局二議疏調極大。
成、張慎言，速開宗建、繆昌期。

削總兵楊麒務為民以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也
勑獎魏忠賢復廕弟侄一人都督僉事賞銀二十兩紵絲
二表裡羊酒新鈔有差
時崔呈秀阿逆璫有覦事懷忠一疏頌忠賢猷年間虎風逆璫獲有功而建多猜故有此命
刑部尚書徐兆魁會同法司周應秋徐大化　啓光吳中
偉劉廷宣問成惠世揚獄詞大約與鎮撫司招詞相符遂
坐以上刑奏入逆璫從中持之竟如議
惠公身受慘刑知不自免惟求速死乃天府忠義之人卒屍之于獄幸矣哉
織造太監李實以欺君駕旨奏誣諸臣奉
聖旨周起元青違明旨擅㦸原題袍段緞匹又擅勒袍價

以致連年誤運且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趨
迎附和有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
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干請說事大肆貪婪兵
民恨深切齒除周宗建繆昌期已經逮解外其周起元等
五人都省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
心供職該部知道
鎮撫司參報緝獲奸細奉
聖旨奸細武長春係叛賊李永芳之孫向來出入京師窺
探消息謀為不軌又糾結李應誠李梃周應元李棟薛梨
等鑽營守備意欲握兵內應近者奴賊入犯彼實致之幸

上賴
宗祖之神靈下賴厰臣之忠智獲此元兇并擒奸黨已經
鎮撫司究問情真着送刑部依律從重擬罪魏忠賢赤心
為國殫力籌邊前此屢著奇勳今又潛消大禍不煩亡矢
遺鏃之費可比斬將搴旂之功勞在封疆賞宜超格着查
照寧侯晉伯事例速議具奏以彰朕酬眷元臣至意其原
辦官旂并與優敘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按臣徐吉奉吏部咨文將奉欽提周
宗建事狀逐一研勘竟無實跡坐修造書院侵蝕公費等
項贓金猶未補

嚴旨致蒙有提家屬追比之論清苦之官愈不能堪矣
先是晉欽程令吳江正值至清苦之郡守洗革貪表率其上而兇狠之輩多所顧忌而不能發舒已匿隱附恨矣乃罷職日者沈守曰是安可一日令吾民上黃入告賢撫周應元使之吾去以全此子遺雖吾吳江周宗建吳鎮雨侍史與那中周順昌銓司司卿吳默及文陳諸君子並親松柏氣治之蘭賓與守公善而於國計民情多造闕請欽程于是疑兄所呢狀皆邑中周吳禍公發其私不知而公素以難厚自惜夫豈不明于君是不非之義而為此曉曉夫亦曰畢巷議實不能拒祭何其心投言乘機報復使洗吳二公有論說之處周公有遠追之苦而竟以此償其家須其生寧不悲哉正所謂蛇蝎之毒與人同盡而無悔其無人之謂矣

三月
朵顏等衛夷人妙朵兒進貢。。
朝鮮陪臣金堤等慶賀禮畢辭歸
經筵高第以病辭免、從之、
上諭吏部、當奴酋猖獗之日、有叛賊內應之奸、非但封疆
勝負攸關、亦宗社安危所係、魏忠賢預發不軌之深謀、大
挫積年之強虜、捷音雖報于邊塞、勝筭實出于廟堂、寧晉
先後齊芳、世爵襲封允當、特封忠賢侄太子太保左都督
魏良卿為肅寧伯、世襲、官銜照舊、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
其遺下世襲錦衣衛都指揮使、另行承襲、錫之鐵券、與國

同休、誓以河山、永世無斁、藉此彝典、作勸忠良、該部知道。。
以袁崇煥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提督
軍務、
裁倉差、
中后所災、
二月二十八日中后所失火燒毀倉廒火藥器械命嚴究失事人員
兵部接出
聖諭、朕自御位以來、歷念遼事、夙夜靡寧、若發帑助餉、頒
帑從軍者屢矣、迄今數年之久、未雪三朝之憤、頃又渡河
告警、寧遠被圍、賴一時文武合謀、孤城得守、然醜類未盡
殲、除則禁孽猶恐時發也、朕雖深居九重、無日不惓此遼
慮、又念文武將士、星居露處、擐甲枕鞍、憫我征人、不啻痌
瘝之切、已茲特發御前帑銀四萬兩、各項青紅蟒衣膝襴
等段紵二百疋、并神廟卿妃等妃、朕后宮皇貴等妃、皇子
及諸王公主司禮監等衙門各局司庫掌印乾清宮御前
管事提督牌子各執事太監等官、共銀十六萬兩、又撿得
軍前藏虜應用神器等件、鐵棍頭號發熕三位、二號發熕
九位、安邊號神砲二百位、虎蹲神砲二百位、頭號佛朗機
一百位、二號佛朗機一百位、鐵滂珠砲一百桿、鐵連珠砲
一百桿、鐵三眼銃一千、各隨用什物全、火藥二萬斤、大小

鉛子十萬斤、弩二萬張、箭六十萬枝、刀二萬把、特著司禮
監秉筆太監提督忠勇營鎮守山海等處兼掌御馬監印
務劉應坤、與同乾清宮管事提督忠勇營山海等處左右
鎮守御馬監太監陶文紀、用乾清宮打卯牌子忠勇營中
軍御馬監太監孫茂枝、武俊、王莊朝、俱隨赴山海關撫鎮
道臣處、眼同查收、相機軍前公用、其銀兩就着劉應坤移
會撫鎮道臣分別等第、唱名給散、必要上下各霑實惠、勿
致遺漏冒濫、其差去員役、已自備盤費餱糧、不許騷擾驛
遞、而經過地方、亦諒加意防護、務保萬全於乎、揚出尚方
表朕毋敢不忘之意、恩沾邊塞、誼無捐軀翦報之心、知爾

人之忘恃可以反附而得之者且疏是其救隊之川忠補扱之臣一

三軍、勇氣百倍、倘犂庭掃穴、得蚤紓東顧之憂、將礪山帶
河、自不靳酧勳之典、欽哉、故諭、
四代誥命
給肅寧伯魏良卿四代誥命、
賜地
賜魏良卿養贍地土七百頃、
命內監劉應坤・陶文・紀用等駐札山海、清查糧餉器械兵
馬之數、凡軍中戰守事務、與舜息緩急進止機宜、俱得與
議、據實寄封馳奏、不得參商、
賜蔭
以獲王用行、蔭魏忠賢弟侄一人都督同知、
大學士顧秉謙等上公務、跪內叅論閱對禁近之人、奉
聖旨、是三朝要典、乃傳信萬世、垂訓將來、鄭崇光受賄狼

藉、見在追贓、周大成鄙陋不堪、久依門戶、豈得閱對大典、
俱着冠帶閒住、其汪汝祥・汪潤、皆惡党汪文言宗族、心術
險邪、炎政因之、招徠納賄、淆亂紀綱、俱不得久踞寄勿要
地、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工部侍郎崔呈秀直陳要典之原曰、史臣編輯
三朝要典、起于乙卯、止于辛酉、七年之中、起三大案、蓋諸
姦媒孽于骨肉、搆虛影於 宮闈、訕妄淋漓于筆端、播
煽摇邀其徒党、賴
皇上神明、洞燭其隱、徐觀其敗、
勅令成書以揚

祖德、而藏臣紀甚盛、臣敢本末言之、初年癸
請建儲、正也、已而呂坤遂辦閨範圖說、暘頌 皇貴妃、而
陰居護持之功、飛誣流謗、遂生猜忖、因萌微倖、嗣是捏造
憂危竑議、會逢
上怒巧卸之人、而給事戴士衡・御史樊玉衡、戍遣矣、大學
士張位、且削籍矣、而浸淫邪說、覬鼎奇勳、瞥快舉除、遠基
封拜、則又刻續憂危竑議一書、布散 朝堂、詭稱朱東吉
撰、若謂 東宮之吉語也、皆姦書也、
聖祖震怒、大索、爰有姦書之獄、使非
天縱慈孝、讒夫乘而間之、何慮不為江充蘇文也耶、至于

三王並封、
聖祖欲遲 中宮毓嫡、以隆大本、輔臣將順
帝美、急定長以絕紛囂、
主聖臣忠、父慈子孝、萬古無兩、而前年鄒德泳猶抗章追
論、以揚三案之波、而助其燄、 潞封之國、自是恒典、久安
藩邸之 福王、府第成而之國、甚尋常事、禮臣孫慎行等、
妄居格心之功、眾譽掀天之業、附會文致、厚誣其
主、有立少之心、而已居元功、以希爵祿、欺天罔人、孰甚此
者乎、
神祖臨御四十八年、慈孝如一日也、羣臣卽矢憂盛危明

之讟不當有疑論居功之寔至持挺之顛夫一介播除之
隸縛而閽之
上屬之吏矣發
顧命而御藥登
大寶而移宮莫非經正之事幻作非常之功愼行詭詭自
得至倡議討賊駭俗驚愚我立國居功之故智也就事論
事雖分三案籍口　國本實同一源昧元臣定長之苦心
詐爲立少之謗術分封之國之故事謬託翼儲之功驅至
廢梃擬藥竭作疑端麻幾燭影斧聲詭爲謗案獄逆大獄
未遂溺幢小品先刊此東林所繇起于詭遇盛于標榜至

于晚乃决裂而干
天誅邛王之案貪暴不容于物論因提牢而造獄自詭奇
貨可居陸大受以戶部郎擬定　福府長史而出跡規避
翻稱衛護　國本皆讒姦所繇倡而張問達鑄張差縱不
可方物初爲少司寇徇之案以長其姦既當察典誘之捨
道以謝輿論身踞院部又畀其克鋒察權勢所在一歲九
遷以曲致諂阿真姦貪之雄亂法之首今史臣輯緝宜檢
問達支吾反覆游幻之章疏察究超遷之月日遵
旨加以斷案乃奪姦黨而杜讒口更祈
勑下總裁各官務覈章奏月日毋以傳聞增入反開辯端

毋以己意減刪自郎欺妄必詳必愼如臣所舉數端証
帝德而竊虛名者列其罪于要典簡端以淸其源用嚴人
臣無將之戒王
明旨宜付史館及進熊廷弼事蓋惟
勑法而竣　新政光明今史臣欲增此案則徘徊于議論
之牽纏欲罷此案又凜畏夫
明旨之三及似宜　昭示以便遵行者也臣無任屛營激
切之至

擇而后任無不可久

御史李九官請久任開叢督撫鎭道諸臣
禮部侍郎楊景辰教習庶吉士

予第宅

命定肅寧伯第宅朝房
以楊國棟梁柱朝渠家禎王繼省何汝賓克總兵官鎭守
登萊陝西大同保定廣東等處
時闔中吏兵二部俱以危疆不宜輕遣中使稜述其不便
者有四　不允

大約言軍機應在呼吸六人者奉詔齊奏則動關進止反有滿洩參差之虞一也將吏樹功立名之心毋不勝猜疑畏讒之心牽制既多展布必少且有大半九牧之虞二也況二鎭守三中軍凡事關錢糧軍務一應文冊必致申詳檄書旁午郡邑支驛日益不給三也六人并駐開門必增衙宇一應人役滿多郎中宮疑賢而此輩蜂聚宜能以無事爲福者地方騷擾四也況一時創立後將因仍正恐后人未必如今人則無窮之患實自今日始耳

上諭兵部據報奴酋打造舟車意圖再逞即當水陸固防
前奏有覺華島水兵船隻作速調補修造之旨及寧遠急
需等物解發者不時回奏都不見題覆奴急我緩防禦謀
何今着內外文武諸臣悉修戰守實事凡繕城製器積芻
運糧補兵派守時刻戒嚴常如臨陣對敵務策萬全并經
畧速議應否仍設以便責成
中使出鎮閣部爭之不得于是科臣薛國光楊所修王鳴
玉林宗載周洪謨彭汝楠張唯一陸文獻段國璋黃承昊
楊文岳虞廷陞等御史牟志夔劉述祖高弘圖李九官王
業浩任心一張文熙許其孝梁夢環李蕃李懋芳劉徽師

泉莊謙陳世埈袁鯨王琪盧承欽曾應瑞倪文煥王時英
鮑承護陳朝輔李燦然等相繼合辭言其徒增紛擾無益
疆場亦 弗省
御史李懋芳劾罷乃詩教
疏畧曰臣昨疏論乃詩教趙興邦固向所號為四凶極
貪極惡而人人痛心切齒者也興邦與詩教朋和為黨
臣論詩教繇
皇上有所參不當所參不當之
言就中畧為點綴今與邦乃為詩教寔明其寔而云祖
禮祖附議尚賊可無為甕應嘉不可不賚夫興邦亦知
擬祖不肯薦好惡凡希之良僦未盡派若甕應嘉以私
悉報状
皇上間云所參不當而興邦獨謂其當參識不與詩教
附和為同既與邦自以參李宏等為盜循世遂而求附
于正人以安希
皇上之留用夫論人當合觀其始終本末故臣子曰聽

其言而觀其行若以參論東林便為正人敢於其正
覺參論東林亦逆黨自負正人而實奸貪
契比有共
事耶
南京河南道御史何早參區大倫魏說削奪
升舉自肅爲泰政代袁崇煥晉寧前道事
以王之臣經畧遼東等處之臣上言經撫不宜並設奉
聖旨奴報緊急當處處設防袁崇煥在關外鄉在關內互
爲聲援呼吸相應乃克制勝萬全乘朝公議停妥方行會
推豈是聲員業已奉旨宜即星馳赴任殫力籌邊不得推
處推託今改經畧爲督師出鎮總理遼東薊鎮天津登萊
等處軍務新銜以示鼓舞責成至意閣鳴泰速與交代不

必套辭
封西洋砲爲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遣官致祭
刑科黃承昊上言邊才最難儲之宜預調南兵科袁玉佩
忠勇謀畧不減伊姪崇煥應調之于北以備緩急邊差御
若處之空優調雲貴接差近從優處而奴氣更惡則巡關
一差已兼按遼之役存亡呼吸蓋與撫鎮諸臣共之即往
日按遼失事者至與經撫同罪而安可不與雲貴同議優
處哉時論韙之
時科臣黃承昊欲散遣遼人出關撫臣袁崇煥欲籍遼人
以復遼兵部議曰此不難可商若彼既托足內地幸免蹂

踰一旦驅之出關能無生心應行各撫按各州縣有司通
查境内遼民若干其老弱者留之中有壯兵堪籍爲兵者
量捐俸薪給與衣糧并給批文赴寧遠撫院發隷某將某
營食粮操演或另立一營擇一能將領之其有家屬相隨
者設法安插資其屯牧乃于散遣之時即爲團聚之日久
而南兵可汰回邊兵可陸續放歸所省安家行糧之費亦
不少也前朝鮮制遼遼民之請臣部覆令毛帥收之以成
牽制之一旅今恐蟻聚鳥散無俾軍聲合無檄令彼中簡
其強壯容赴寧遠一體安置以備耕練使營壘日增荒蕪
日闢以遼人守遼土科臣與撫臣之討不待再計者至于

抽調強兵用防肘腋簡畀大臣統之以壯虎豹在山之勢
尤甫科臣綢繆根本深慮及之亦在今日矣伏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刑科陸文獻疏曰自東西猖獗已來遼事三方犄角費金
錢六七百萬而黔事三省會師亦歲費二百餘萬然師徒
有益剪滅無期頻賦日增軍需日缺臣子切同讐之憤而
主上歷宵旰之憂驕吏幾於不可爲而討臣若於不能支
矣所幸
祖宗之靈
皇上之福奴酋大衆入犯意在長驅而寧遠戰勝報捷京

師奸先就擒奢寅又爲左右所殺焚其屍首此亞宋宅醜
虜之時而士民息肩之漸也不於此時蕩平一寇將來作
何底止職憂心如焚思所以佐前籌裏後効而有可早告
成事者莫如黔惟
皇上垂聽焉語曰兵貴神速不尚拙遲言師之不可老也
又曰兎起鶻落大緻則又言機之不可失也閲督臣朱燮
元所奏備說亦既虜在目中而兵行掌上矣乃其籌黔之
疏謂戢固難言撫亦宜緩且求裁奪以付撫臣嗟嗟督臣
勞苦功高所稱蹇蹇匪躬者也豈肯蹈後時之戒而貽
君父憂哉無亦以無米難炊而空拳難搏始爲此審顧

柰何之言也雖然用師惟恐不持重用謀惟恐不神速於
此蓋有机宜焉則軍氣不可不作也順逆不可不分也用
克不可不早也文告不可不先也使臣不可不重也奉
聖旨結黔局以併力遼東誠是確論但朝廷惟威信可以
服遠安酋屢欵求撫乃殺其求撫之人以致疑畏不決今
當曉諭各頭目許其輸誠勉以忠義有能縛献崇明邦彥
者即以二逆土地官爵優之餘寘悉從寬政族黔事便可
結局至于藺越其杰而魚鼐欽皆屬未當還着酌議行兵
部知道
刑部左侍郎沈演陳南北制馭方畧曰西南之局本非難

若乃歲糜餉二百餘萬兵連禍結帥老師罷罪人之得諾
甄畔岸徒將當事諸臣自爲其難者以致撫不成撫剿不
成剿恩威兩無所據也近者督臣駕馭得宜逆寅授首犇
臣陸文獻一疏最中窾會
明旨採納樞部援爲成議
皇上天覆海涵之仁已昭布遐裔自當稽首受戎索而人
情或謂征不克乃議撫疑于紀綱不振則臣請以已事爲
質治西南夷之法惟在安之不在勝之自是千古定局其
事則舜禹之舞干苗格其在
本朝則王守仁之定思田而究極利害盡詘疑議其悉亟

王守仁二疏十患十善二幸四毀印之令事較若合符順
逆之數以往籌今更自不侔蘇受首倡逆旅據郡要挾安
位十歲孤兒豈能作逆受制邦彥情事瞭然征撫之役雖
臣與疾討賊願効忠順況以
國制則安位爲
累朝封殖之長以旅拒則邦彥爲一時偷起之梟特以
天兵壓境未敢顯然與位爲異究竟彥與位豈能兩雄如
科臣之言招目以討彥誅彥而赦位非止仰
天朝之威信亦以除安氏之蠹賊也兵機雖貴寄至於宣
布

皇仁分別逆順宜顯不宜隱宜鄭重不宜輕忽楊一清謂
遼京官賞劾宜論勝於數萬甲兵良非虛語
肅皇一遣黃綰撫勘而大同遂定乃其左券恩威既洽之
後如尚不悛誅而戮之一獄吏事何患紀綱不振乎遼東
神京左臂控制諸夷奴酋挾數黠胡原非英傑邊臣失計
祖宗疆土拱手輸之其當恢復斷在不疑然帝王之兵以
全取勝必量度彼己先定本計立于不敗而後可徐圖恢
復
皇上毅然立斷簡任督撫拔號得人寧遠堅守挫賊本計
已定假以便宜隆以不御何難辦賊然臣區區猶抱隱憂

者則以進取與固守之局宜定也進取必大舉疾決其費
廣而暫則馮奉世之破隴西固守必扼要害與營田其費
省而久則趙充國之困先零兩賢計定建議不伸不止當
時必與駁議再三灼知其便非凡所見不難排盈庭之說
收已成之命罷散已遣之將吏而一以聽之是之謂便宜
是之謂不馭故能言無虛發動有成功未有征調窮海內
安危在呼吸而可以冥冥決事者以臣愚慮擁十萬之兵
拓地數千里全師獨克而無後患必得豪傑之將將素練
之兵輸不匱之餉櫛虜無旁撓反間有內應乃可大舉疾
決談何容易若老成洪圖則趙充國之散騎士留田二千

頃月省穀鹽菱蕘巨萬計而先零自碎書生籌邊則恐徙淹之域要害復廢堡廣營田通互市以足軍需撫熟羌使為漢用養威持重專行遠攻之策而元昊請和似為近實可行奴酋雖狡狸奢而法嚴然所用為謀主不過內地奸人盤詰嚴密奸闌出入者屏跡其役計自屈況有地不能耕有民不能撫多疑而好殺我能固守彼自見瑕因而感之慨復不遠故願

廟議之蚤為決計也至于本折支給預定酌處使民不困而軍有餘餉方為得策頃議遼餉臣亦在列實見新餉支給全非國制關係重大不敢輕言國制邊軍月餉八斗今

至每月一兩八錢幾再倍矣而兵無八斗之實惠至枵腹而譁則不計處本色之過也取之民者倍稱則民生日蹙給之軍無半菽則士心日渙以關門米價計之措本色十分即當折色三分之用矣趙充國請糴二百萬斛穀羌不敢動曹操田許下杜預田宛葉

太祖方入金陵即命康茂才為營田使欲舉大事先計本色以銀充餉起自近代貴買不宿飽輕賚易逃亡至覺華右屯積穀胡不給軍乃以資寇更不可解不於此計筭乘除措查出納為軍民兩利之術曰催科曰搜括事例舍此原無奇策然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制取巧取皆出于民安

有定額之外歲加五百八十八萬而可以為常者尚缺額二百餘萬更派則竭澤別項終畫餅如此景象朝不及夕何待有識方知其危亮之命舜惟以四海困窮為大戒願

陛下急勅內外當事諸臣勿狃熊廷弼三方布置為定本熟計新添鎮戍應存應罷本折支給孰省孰費軍民何以兩利戰守何以決策要使權一而不分以全力付當關將吏而後可收全局無待變生所忽然後駭而圖之也嚴守計定矣食足矣必立文武軍民封拜世守之格以開功名之路分疆畫地人自為守能安集者因而授之後建州二衛已廢之爵求南北關之裔以地降者封以地以部落降

者封以官奴以殺我以仁奴兼并自利我興滅繼絕我但爵賞虛懸彼自肘腋樹敵即曰有釜無柯終亦須顧內疑奴傾覆是懼敢與大邦為仇乎

司寇公胸有萬卷筆灑千言文章經旅之富[illegible]今古而於

國家兵刑[illegible]河漕錢穀及于地方利病人才消長舉動得失議論是非無不留心講究就正者復不自恃其才議臆決必諮引往昔鑒然有據使可信可行可傳可久而後已焉如制禦諸條識亦足見其一斑矣乃疏攻奸黨垂晚不倦非見賓客者不排毛尤喜與後進有志者談論其鋒激勵而氣度又極溫存使人樂就而不欲罷與

朝寧之楨幹而宗里之楷模也

兩朝從信錄卷二十九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

兵科薛國觀上言項援

登萊巡撫李嵩塘報一揭內稱天啟六年三月二十日准
平遼總兵毛文龍揭前事天啟五年據前哨中軍楊祖寧
千總丁國仁招首楊禾高等回稱探得止有千山八會寨
許多韃馬齊備達賊各屯並不見達子走動等情職等急
統各營潛行星飛前進於初三日夜炁至二更時分官兵
齊到八會寨圍住達賊知風抵敵官兵奮勇賊砲燒房砍
殺許多餘賊跑散又見各山火起兵疑各屯有賊救應不
敢斬取首級連忙收兵一日一夜奔回塞寨裡歇息公同
各營將領細查在陣活擒真夷除首級遺弃不開外參將
易承惠等下官兵易從賢王國等活擒真夷二十九名鳴
喻哨等夷奴一口真的查驗陣獲達馬九匹騾一頭達帽
弓箭鞭刀鞍韂等器隨分散各營官兵外除各營官兵在
陣遺弃盔甲十四頂鐵甲二十一領跑失官馬三十八匹
清查明白其有功將領易承惠等當賞花紅銀兩其陣亡
官兵何應元等五十三名着傷兵丁朴友化等十九名俱
給優恤併將沿途順帶四鄉謝坤等五百九十七名口各

安插訖等情到院准此除該鎮擒獲活夷候解到之日驗
審　題解等因到職該職看得奴酋鷙伏數載海外自信
捧制之能
朝中亦推捧制之力臣愚竊意其或然不虞今歲正月奴
擁大兵入犯袁於傾巢雖是稍挫其兇鋒而攻圍屠掠道
遠內地者直二十有日略無踉蹌返顧之意迨班師而東
操演海陽伏圖再至一似不知有捧制者然茲續塘報尚
叙去年十月間事其於大舉入犯越兩月餘槩乎未聞真
風馬牛不相及猶且日偵探最真朝謀夕計聞風撲殺者
耶猶且曰先發而獲八會寨之捷捷挫其西南之鋒者耶

以職論之總之毛文龍者駐師海外以捧制奴酋為職者
也果能捧制使奴不敢西來即不屑屑然於零星擒斬呈
解功自昭著於天下倘不能捧制使奴無所顧忌而西繼
日擒斬而日解捷何益於封疆之大事哉伏乞
皇上責成文龍當茲奴氛孔熾耽耽西視之時專於捧制
上着精神務圖擊奴之至計則其功莫大焉者矣以後有
所獲不係頭目渠魁者
獻未可輕舉刻前已有煌煌
明旨在今茲俘解總數開稱二十九名揭數開稱三十名
數目不合併宜　勅登撫李嵩研審的確就彼

奏决非惟重告　獄之
大典而且甦苦累之羈遞矣奉
聖旨寔本兇的是獄停前已有旨非真正渠魁不得輕濟
今着登萊巡撫審實虎治不得濫殺無辜至奴犯寧遠已
經三月毛文龍竟不知覺何云捧制據所住須彌島去奴
寨二千里餘去寧遠亦如之遠不相救毛文龍當自已審
處奏報以圖結局勿徒以獄停塞責該部知道
上諭兵部奴酋屢報造船即着防海官軍哨守出洋汎地
據稱毛文龍遠駐東江不能捧制你部裏酌量駐札要害
之處作速行文與他以便策應

都察院周應秋恭奏御史劉大受王心一削奪
以大受窩逮限魏法心一徇情結劉同門也
下周宗建繆昌期北鎮撫司獄
贈朱之蕃禮部尚書廕一子入監讀書
高攀龍卒
時有旨逮攀龍官房擬於十八日開讀而攀龍先於十七日夜溺園池死按高公生平抗直忠義自命孫行人歷御史以建言謫崇南浙陽典史光宗皇帝知其賢遺詔起光祿丞壬戌至太僕卿甲子陛都御史以斜勒補奸被削閒籍杜門著書集園山中興慶家迎陽倦以卒歲兵部意籍培受忠賢意指劈當風影之詞一網打盡爲世因但入叢劉怒闖殺騎丕典者沐浴手寫遺疏一通封固以授其子囑曰事急方隊之乃給家人云汝輩各自發息勿得驚恐詎無大禍我欲獨臥一宇甚思良策明早自有處分耳夜半竊出對衣冠望闕叩頭自投于園池其于世當亦密來窺伺闕秘架坐將戶視之空并絕跡惟一燈熒熒在几關且哭且戰亟尤池大燈香未散留詩一紙始知身殉但難矣隨報有司即親臨相視越三日而色如生惟遺疏云臣雖削籍舊爲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向稽首以效屈平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此以復
皇
上
巡撫遼東袁崇煥酌定兩鎮職任以便責成疏曰臣以書
生不閑單旅從督師輔臣孫承宗與舊撫閻鳴泰後力主
恢復持論是之不意已奄有寧前跨及錦右始終其關外
之事則總兵趙率教滿桂二人臣自作令家

皇上特知諸臣合爲留用趙率教則閻鳴太與臣作道特
保其出關滿桂爲樞輔中軍臣引之同出寧遠今
皇上陞臣爲遼撫而二人俱領元戎臣今駐札寧遠遠在
敵衝爲責頗重又不得不分其責于二人往時止以關門
爲經督撫鎮之信地寧前一帶俱駐防兵馬東則哨探屯
種而已今
皇上已
勅臣駐札寧遠則既復之地如寧遠以西便當隨地分認
設立專官未復之地亦分頭探哨漸圖恢復如總兵趙率
教則駐前屯領關內三部各一車營馬步共六營後勁爲

之仍轄中前一所前屯一衛與關上俱其信地總兵滿桂
則駐寧遠領前中後各一車營馬步亦六營前鋒屬之中
右一所寧遠一衛中後一所俱其信地而令其司三路哨
探遠出錦右又廣以明一軍之耳目二鎮各逐堡修理分
地授田臺隍烽堠地可闢而拓日盛漸以復
祖宗之舊明年復義城又其題分信大抵兩鎮更迭而前
交相為援今年滿桂在寧遠為前鋒則趙率教為後勁明
年趙率教東出錦州為前鋒而滿桂又在寧遠舟師及西
虜夷情監前鋒以轉領後勁再一年滿桂又跨而前則錦
州又為後勁逐步而前限之兵八萬餘臣每對人言請戰

則一城復一城守則一節頂一節步步活掉處處堅牢如
此作畧恐天下人所同心也其議刱于樞輔孫承宗然行
之不果而時亦無及臣今因之耳然敵勢甚强奴一出輒
十餘萬西虜之馴養能必其終處此蓋甚難也况臣憂病
之身孤蹤之迹然不如此不足以守關門而壓强敵守關
與復遼不得分作兩下工夫而戰即在守總在
皇上與廷臣所用之臣敢作聰明哉因勢而利導之耳即
關內二道事權參差不便當併二為一與寧前道一司關
內一司關外伏乞
勅下該部照地方兵馬開坐一領

勅書兩道職掌遼照管事逮將兵馬盔甲器械城堡舟楫
逐件修補其防禦戰守方畧容臣與二鎮商確施行冠近
門庭我欲待而奴不我待也
命戍熊明遇黃龍光鄧渼鄒維璉徐良彥時江西巡撫郭
懸坐諸臣擬城旦奏復而漸瑣嫁蔽
聖聰必欲戍遣之以為快龍光更發邊遠僉妻着伍尤為
慘絕
敘寧前功次兵部上疏奉
聖旨是奴酋犯順久逭天誅遇寧遠以固守大挫賊鋒敗
逃歸穴俟復有機限心嘉悅內外文武各官功次既經勘

明具覆宜行褒敘新舊輔臣孫承宗樽俎雄籌集[illegible]策
羣力以奏安攘萃一德一心而行翼贊勳猷克茂特用加
恩元輔顧秉謙加特進光祿大夫太保廕一子錦衣衛正
千戶世襲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加賜坐蟒一襲次輔
丁紹軾黃立極馮銓各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
進武英殿大學士各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還各賞
銀四十兩紵絲三表裡仍各賜坐蟒一襲原任輔臣孫承
宗改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賞
實徵餘官如故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各賞銀四十
兩紵絲三表裡都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廠臣魏忠賢嘉

議報國矢忠等邊將擒獲巨奸潛消禍孽預發什物火藥大
壯軍威功難泯於封疆謀實成於帷幄特加恩三等賞銀
五十兩紵絲四表裡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都指揮使
世襲給與應得誥命其先解軍糧劉應坤勤勞可尚加恩
二等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裡廕弟一人　與做錦衣
衛正千戶世襲胡良輔紀用陶文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
表裡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百戶世襲俱給與應得誥
命王永光加太子太傅廕一子衛正千戶世襲賞銀四十
兩紵絲三表裡袁崇煥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照舊巡撫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賞銀四十兩

紵絲三表裡給與應得誥命延關御史洪如鍾即陞京堂
用滿桂趙率教各陞右都督廕一子本衛副千戶世襲各
賞銀三十兩左輔實授都督僉事賞銀二十兩朱梅授署
都督僉事祖大壽授副總各賞銀十五兩何可綱陞都司
僉書賞銀十兩彭簪古鄧茂蕭林陞陳兆蘭各授遊擊各
賞銀十兩徐敷奏實授都司僉書實承功授遊擊斬國臣
鎮守王成宵參議加都司僉書職銜陳應元孫繼武張弘
謨高如松孟繼孔實授守備程繼模轉員外郎仍加俸一
級金啓倧贈三級襲陞三級仍優給恤銀八兩羅立授把
總賞銀二十兩王勝等廿員各照本職贈一級襲陞一級

各給優恤銀十兩常明德給優恤銀十兩王家翰賞銀五
二兩孫紹祖等二百八十一員及撫夷大小文武職官各
賞銀六兩劉廷郊呂應蛟李承培張邦才准復原官王燦
咪給副總兵廩給　其徙餘俱依擬該部知道
信王府第欽天監擇四月二十五日興工奏
聖旨是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題本年三月十八日因犯官周順昌
奉
旨下逮臣等齊赴公所正開讀間忽士民擁入鼓譟憂起
倉卒勢甚危迫臣等不勝駭異力為解散已經合詞

上聞請
旨懸膺復蒙續據蘇松糧道按察使張大孝呈據蘇州府推
知府寇慎申據吳縣知縣陳文瑞會同長洲縣知縣張茂
梧申稱本月二十日據西察院看廳門子報稱有奉
差官旂於本月十五日駐札本衙門至十七日奉牌俟於
十八日午時開讀時閭閻人民執香號呼喧闘堦下正開
讀間擊呼奔擁聲若轟雷時衆官俱圍守犯官而堂上隨
從驚避有登高墜下者或撞門倒壓者有出入爭奔互相
踐踏者遂至隨從李國柱驚忤不痊延至本月二十日辰
時身故當備衣被盛殮等因案查先據蘇州府呈據吳縣

申稱本月廿八日百姓一時喧鬨方家院道嚴諭解散陳
閤有旂從人等在于胥門河下勒索應付需援因而若輩
復又到彼爭鬨隨該本縣親詣船所緝拿民人禁諭當即
解散等因各具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直隸徐吉看得周
順昌之被逮也
主持自有
宸斷勘問自有法司直逮到之日官旂即行開讀而不慮
其意三日淹也比傳開讀臣等遂趨公所見聚觀者如堵
即行可辰而各官以爲屬者周宗建等開讀日光景亦是
如此且傳鼓相催遂擊除從人上堦行禮不意呼號之聲

如疾雷響應莫可禁遏執香稠衆一湧而上勢如鼎沸臣
等相顧錯愕雖以身爲捍蔽力諭道府諸臣喊示
功令幸順昌拘繫無虞而來
差官旂輩遂把捉不定驚潰郤走衆益揮號擾嘈直入後
堂致踐蹄踐踏披緩撲跌幾成狼狽突裂矣臣等速調防
禦官兵以次鎮禁衆稍奔軼乃烏合之衆乘風鶴之驚復
聞河下有旂從需擾若輩遂如狂如顛隨奔閶城外臣等
復急促府縣正官立刻嚴拿禁戢而旋亦散遂此廿八日
眞情景也次日訛言偶語遍街塞巷臣等惟有密加防獲
嚴行申飭自辰至酉方始解散距臣日而從殺尉者季國

實暴恣何殺狼犯不殺此其情盡可務懼哉

枉者因驚窠獨先踏傷偶斃矣臣等竊念事莫重於
王言法莫嚴於三尺詎意清平世界有此異常大變舉國
若狂幾於不可收拾何人情之洶洶而時事之叵測至此
甚也方周順昌奉
旨被逮縣官往即就緊當令府縣爲促開讀而官旂不應
逗遛需索訂期十八日致生遠邇之心此變之所繇肇也
蘇郡法紀陵夷已非朝夕何嘗有此臣等諄切飭示何嘗三令五申
乃開讀何事公庭何地至容囂雜諸人蹈滿塡塞以召急
不能驅卒不及防之變則縣官疎玩之罪也先事不能預
防臨期不能調輯致變生意外而始畢力以圖之雖云暱

心實已費手則府官因循之過也道臣身在事中何能無
調度防禦之責至臣德不足以綏民威不足以肅衆抑何
辭於溺職之罪除一面將犯官周順昌交發官旂即日起
解至京伏候
聖明處分外仍次第擒緝倡亂渠魁另行正法以重
國典以尊
君命臣等合詞再實伏乞
勅下部院行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愚民狂逞至擊傷旂尉雖云變起倉卒撫按等官平
日禁約謂何據奏犯官既已前來姑不深究還着密拿首

恩以正國法不得累及無辜其齊當等處私造書院盡行
折毀剋期回奏該部知道
開讀紀事云
天啓六年三月逮緝魏忠賢
詔逮按越撫都御史周起元等也故吏部員外郎周
順昌同惡內臣李實所謂同宦先是吏科都垣魏大中
被逮順昌隨而哭之道經吳門公與相聯姻柰酒夫報
持轍實是時逆璫竊天下之定吾同惡猶手觸禁而公
獨慷慨不休以故得罪忠賢怨公清節顯著自說幻俱
肆合沙之以府部臺省無把而甘為縱夫者率願發持
忠賢僱織造事羅織公姜祕上忠賢遂捏旨分遣
遣官緝捕蘇郡龍文之禍等逮公已
詔至之日則三月十五日也故事
詔使至撫按縣官自請先名時吳邑侯陳公文瑞公所
教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狀而慟公曰吾固知
詔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嚼然其報因對語乃悉召故
真訣別而夫人吳氏號泣哀慟絕而復甦者再諸子哭
地而哭聲動衢巿公不為動神色自若臨行所知曰吾
殊愚不試靈千百姦凶君曰當然矣與彼往不今笑曰無憂
縱人懷憤顧令吾有一素勝曰此能對苦皆書者向
巳於之名可不知予都一身心方呼筆適之字大矣
十體法遺勁撥識於月日授筆而起意氣浩然兩出門
百姓號哭聲忘色已不下數萬人公因服小帽語軍門
士民聚皆號泰大中丞毛公恐自猶不協與情撥有司
易置公乃使舞緊月四月至遂然遠近聞風相繼至者
參至數和人皆告吏部清忠者所何罪而
朝廷逮之公皆人不解所以相公為黨人者或悖逆若
怒或擬號若悲或哭號告無告或呼皆若夢驚而無以
自明相朱至於奔夜猶不散且則復聚自十五日至十八
者益多道國聖皇上聖明若之民撫史士民送者無慮數萬
相聚謀口吾偕小人無辭上達
天子朝常授東南臺忽其耗撥或曰北者東廠官宗忠
良雖撫按可奈何吾輩一死耳然足惜者諾氣激忿有
識者懼生變稍加慰口
朝廷聖明吾等皆忠義效諸吏部當為吏部門戶計不
勿之命而當為我輩是百姓皆執香送順昌於縣署號
聲震天訴於如雨臨官馬不得行日至乎西察院將撫
按兩人情洶洶天地晦慘識望五兩餘竟然臨立門撫
死犯罪曰人心怒矣脫以
天子詔不敢然然再撫按至事未可知我輩何
足毀百姓無聊桑梓是諸生皆唱填逸無毛公請合
按徐公言至百姓執香伏地呼號之聲如奔雷灌川廷臺
嘉不料一語諸生王節劉羽儀文震亨楊廷樞殷獻臣
汪景皇袁徵朱隗沙舜臣王一經等乃逆而臺於門
哭而陳曰周總部清忠端亮眾望久歸一旦以嗣黨
蒙逮下詔獄百姓怨痛萬心若一夫民心國之本也
士大夫民之望也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言失民心
夜服賊也況順昌等不繇臺諫列而出於刑臣
心憤懣不平之極者今東南赤子咸願百身以贖吳公
焉
天子重臣何以慰海內之眾使無崩解之患言訖諸生
皆慟哭毛公恐流汗被面當尚不敢出一語所對文之
開等妄尊大不察民情持械擊百姓且厲聲曰東廠之
旨逮官廷客鼠輩置緊百姓頹佩章等問之還問日逮
言東廠逮官則此旨出於魏監耶諸族虎而豹聲日汝
諸天者出東廠將何如佩常等不勝憤振臂大呼日是
業諸天
天子溺遲東廠何將旋寘直擎之所頭過從者
覆水不救之勢皮宗將發起倉卒諸生皆憂逃毛公若
恐怖失色急請兵自衛撤散至夜分百姓漸散從令肘李
國柱死餘或匿斗拱間或升屋走圖得全是日撥中正
縲而錦衣逮黃事索者號哭入漸泊舟胥江阻知也
岸揚揚陵縣市民一人偏袒呼曰是何得獨擒之指而
擊者雲集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重器投之於河
諸緣僅以身免始知城中有變跟蹌而逃先是忠賢
言逮故御史周宗建黨與爵相行鄰驛勢甚速先康縣東猶
張銷不具職一免矣及遺奏事二千石官長吞聲不敢仰
視龍等前後一轍及遺變兒奧隸皆雅美諦東默訝
我越二日民情稍定人謂吏部曰公不幸遭清流之
忠良無得全者刻今日變因公起恐徒自苦吏部美
以我一人路碍桑梓且小不曉我豈不知自裁然
昌小臣也豈得引高公不辱之義乎今我赴
都必死死則新
高皇帝建極元究以清君側之惡公等他日爲我作史
臣傳可耳乃以三月廿六日間行人無知者友人朱祖
文陰隨之晝伏宵行潛達
都下真得一當以脫公於死口志郭遠發發抱憤以卒
公既就獄誓不忘仇死怨公千世神樂觀哭天謹暴告

死生當吾如殃必族盡至于忠之士顧吾與諸君熟
轉大呼
聖祖
列宗。遂大罵魏忠賢誤國逆賊。許顯純等因叩首刑錄大
錯盡不勝楚毒而死。周至之所遠近聞者莫不淚流大
厭投屍於市三日。會乃借時順俯首，焉然偽多加搖
周文元等五人將就刑，聞之大笑曰：吾輩旦夕且死，笑
所以惟願得相公左右耳。及臨刑，佩韋等皆談笑投頸
遠近觀者皆嗚咽不禁。自大中丞而外，司府處不及收
殮。次日毛公私召不死復遣微學使者黑潘生王節
等五人屍成大殮云。越明年
熹宗鼎成
今上即位，神武天縱。元兇魏忠賢、崔呈秀及處虎其黨
羽籍先後伏法。凡惟文烈、李實得末減，論戍。
上復從廷臣請，錄死事諸臣，贈公大常寺正卿，蔭一子。
議建祠，周順昌得以優遷。吁嗟乎，一年之間，忠臣
士既因而家天府人事既臺而康非江都人士傳言貌
大聖人雷霆秉乾，孰能裁於此哉。近江都人士傳言
文與家白日見吏部冠服坐堂中，旁有五人皆武業待
左右，換家大槐冠服終不法，或言公正人，豈作
然余讀史記見灌將軍事，則究仇報復，自古已然。灌將
軍忠孝著西漢，而文帝罪戮甚於武安，又安知其不再
見於今日也。
此紀為吾友王貞明手述，蓋貞明與吾師劉瀚于為
周公莫逆，兼當患難不廢周旋，故所規說最為詳確。使
百世而後想見吳中臣忠義士謹民直之概云。
蔣穎曰：逆奄之禍，中自楊中丞以下，賢士大夫日伏刀鋸，
俎海內人人切齒，而黨逆者羅織方亟，緹騎四出，如吏
部之生平，吾鄉士民所習而家為尸祝者，於是不勝
憤痛之極，走死甘如鶩矣。一舉而逆奄氣奪，豪猾聞逆
者惴惴，惴惴指不敢出，發跡之逆，逆中止，則吾鄉士民亦
忠不淳，惟是當
熹宗大漸，郎聞逆奄聚徒謀不軌，其黨某首勸進，曰不
願便是死路，眷賊顧首鼠，曰不見景處江南之變乎？須
半年掃除可矣，為則吾鄉士民實有社稷功，蓋捨斷頭
謀而不覺也。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一旦權落逆豎手，義冠...
子謝表，兩臣稱義，義奪其非而碎首伏節之義，僅出於
壽青吏稜閱，在點首宦事粉其鳥打王章，終成左獄，嗟
悲哉，心哉，設有萬一不幸，逆奄偽出一紙，得以亦將

曰王命也，非所受之可乎。
聖天子掛然彰癉，無論士民加額，五人亦含笑九京矣。
是舉也，於海內乃有吾吳，於吾吳乃有此五人，若多士
痛哭佩佩數陳，峥嵘大節，崇為
聖朝吐氣，鎮吳人即伏藪澤，有餘榮焉。潘墨
擎節，不自禁其肩之揚而舌端之有餘馨也。
神廟榮嬪李氏薨，喪禮遵
旨照萬曆魏慎嬪例，祔葬于張順嬪之墓。
贈劉光復太常寺卿，蔭一子入監。
命清查京營軍馬盡數歸伍，有仍前隱占者，指名參奏。
時諸方矣盜，查清營額軍一萬，止五千人應役，營馬盡
各矣坐。至是，起視并道查參奏
旨限五日內務要點
數清還，不許隱占。
癸巳子時，白霧占曰：臣下擅權。又曰：主兵喪。

下李應昇鎮撫司嚴究追贓。
大理寺正許志吉誣參臺臣張繼孟削奪追贓。
命浙江撫按解黃尊素來京究問。
時吳中有開讀之變，于是婞較相戒
不敢復出，故有本處撫按起解之議。
下周順昌北鎮撫獄。
削奪吏部郎中李白春。
時論非謫以
門戶故也。
兵科薛國觀上言：臣於本月二十二日在科辦事，接得偏
沅巡閱麥得黔省沿危一疏，准貴州撫臣王瑊咨言：三月
初三日，安邦彥率眾數萬渡江，與我兵大戰數日，至初七

且總理魯欽親督兵敵賊回營至二更賊勢益衆漸逼營壘各兵因數月無餉紛紛逃散令難禁止五鼓營兵盡散總理無計可施遂截刎亦死於營中又准貴州按臣傅宗龍咨言十六日辰時塘報賊將麻姑孫官堡燒刼漸逼城下勢若燃眉等情到職職讀之不勝駭嘆曰近報者實被殺竊慶西南事可漸次盪平不意安賊之復猖獗如此也大都黔省遠在天末人視爲非門庭之寇不甚急切而姑緩之 廟堂上責成供應之意少邊塞問脆靡推諉之習多謂餉不果廢而兵不用命其說亦正若謂此逃散實繇無餉之致然蓋有辯以盡信者夫二更至五鼓爲時幾餉

豈無餉枵腹能挺之于數月者而不挺之待旦乎其盡散之也故賊勢甚衆漸迫營壘各兵懼不能支紛紛逃散令難禁止是明明供一潰敗之形而乃借口於無餉以爲歸咎卸罪之地將服誰乎十六日塘兵偵報賊將麻姑孫官等堡燒刼漸逼城下距今已凡四十日安危成敗尚不可知即偏沅撫臣閔言移駐偏橋僅率現兵數百遥張聲勢虚而有裨實用于招集調募俟兵力稍勁星馳赴援纔爲有濟急事乎此畫餅充饑臨渴掘井徒爲安賊所竊笑矣夫黔省多故 簡命王瑊聞亦夙有獨名受事以來不知作何調度作何練習使將不能制兵而兵輒恐弃將賊衆

殆魚驚鳥散遺孤將已五十平日之威令安在節制安在運籌決勝又安在瑊亦何爲于師中而又何辭於 皇上哉傅宗龍識諳苗情選擇而使無忝勞勛久而倦勤生任事之心與頹息之心交横于胸中壯心之銷磨幾盡此二臣者同有軍旅之寄同有封疆之責而進戰與退守成則共功敗則共罪如往者遼上之陷今者寧城之全賞罰之無少貸錯可念也若魯欽今日之死僅足贖前日之逃置之不論可耳伏乞 皇上嚴加申飭切責二臣和衷戮力合謀分應以遏賊鋒毋推諉毋拘執毋觀望毋參商將玩忽之精神立振壁壘之氣色改觀賊當望之而卻走黔無

恙而楚蜀滇之三省隨之西南半壁之天下有寧日也至兵馬之數一面速檄黔中整搠現在相機戰守一面速檄督臣朱燮元於楚蜀滇之附近諸處任便調遣星速赴援然而師行糧從一切安家行糧亦于附近所在任便接索事平銷算若偏沅撫臣閔地居輔車脣齒之勢宜作救援纓冠之急當傾心設法竭蹷策應毋第曰移駐偏橋率兵數百調募兵力稍勁星馳赴援而爲此不急之語以塞責也從來兵家勝負決於俄頃恐我不乘賊而賊乘我我有待而賊無待也其所請糧餉不論寧邊各項盡行那借俱如所 請以圖底定黔省幸甚封疆幸甚天下幸甚

刑部左侍郎沈演上言治外必先治內外寧猶有內虞治
亂何微轉關在微憂盛危明敎捋一得　一曰寬猛應酌
時宜傳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濟
之以寬寬猛交劑政是以和
神廟久御政尚寬大摘發不盡明擊斷不盡法雖大柄獨
持而銜轡時委
光廟一月恩覃九有
皇上初政惟務涵育諸人辜
恩罔
上仰干

天誅
皇上何心督過羣奸自底不類㧞陽和之後非霜不肅寧
止人情時乃天道今法紀聿新人心震聳自今以往惟當
綜核名實以警惰偷分別黑白以定趨向崇奬廉靖以紬
貪競修舉廢墜以明政紀顯示澀濯以與更始果能滌除
胃腎一意奉公不追既往卽有風譽屏居自引亦不深咎
無爲反側自疑故作不靖以扞文罔
皇上舜事必法堯舜法堯舜法天也疾雷震電惟以破除
陰曀暖日和風乃可昭示恭庶曾見止天有竟月雷霆者
乎　一曰

祖宗成法宜守
二祖法令明備立綱陳紀九官有長俾總庶政幾遲
庸慮炳若日星法久弊生不無撓廢惟
明勅所司各修訓典掃從來沿習之陋規復初時創立之
成憲魏相中興賢佐惟修漢故事太平何象曰無[illegible]恣苟
未當
聖心不妨駁議所守者正何嫌補牘如有未叶當備陳往
例以聽
上裁卽以臣刑部論姑息之久宜用重典
羣斁奸宄蹈踏火烈而後難犯然奸不戢於嚴刑而戢於

必得法不期於重而期於確但當閱實其罪耳使奸必麗
法法必麗情乃稱明允一重辟也而正犯與襍犯異一决
也而不時與秋後異輕重緩急稍爽其則何以稱平
文皇時因有情重法輕者欲重擬
上曰律者法之平今欲輕重之罰與當民弗信矣其如律
又有罰文官糧者
命幾之比議奏
上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如律
文皇嘗出爲律乃一則曰如律再則曰如律非徒以職要
職詳上下有體抑亦頭緒煩多情僞微曖一時神明獨斷

未必悉中情實故宜付所司不以瀆夾亦虞舜臨下以簡
無爲而治之道也。一曰預處經費以程工作
三殿並建原爲蹕典
至尊臨御萬國觀瞻安可稽緩
皇上式弘堂構神人協力在事諸臣竭蹶恐後費省工倍
皇極正殿落成有日從此來萬方之玉帛奠億載之
丕基獻俘識以張武功舞干羽以顯文德太平盛事有光
列祖
二殿次第修舉規制方備第工費不貲兵革未息財賦
國家之利髭虛實不可以示人大工與大兵並舉粉司農

與將作交征捉襟露肘支左鈌右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宜
令主者會計每
殿工料幾何經費領於司空者歲入幾何尚方織作之需
陶匏絲枲之屬燕享犒勞之具
內府積有奇羨者俱改納折色以給
大工歲歲裒而息之度可當工料十之六七而後舉事費
既積之累歲工自成於不日雖百堵皆作而天下晏如無
爲焚林而田見影而捉剋核太至而生其不肖之心無示
人罅隙之形使貪夷奸民量我物力而妄生覬覦之計斯
亦周禮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爲出之意也之數者

或憂時而出瘟心之語或摩切而進百一之規咸謂非所
宜言恐害於身而臣以爲不然臣家世受
國恩臣兄漼忠獻未竟臣芹曝微忱罔杞人憂天過慮實
嫠婦恤緯深心今所縷縷關
國大計苟有稗于涓滴又何愛于髮膚與其茹之而害于
國寧吐之而害于身與其已事而爲無益之咨嗟寧未事
而抒不必然之籌畫書云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與其退而有後言也寧進而直陳于
明主之前儻蒙
采擇施行萬分一有補臣忠已効退就罷黜亦無所恨矣

璫横起於甲子秋冬間初時好惡未熾公疏單辭糾者
十四及大權獨攬生殺在手中外緘口無敢一字與璫
異指者司寇公以乙丑臘月赴京兆任至孟夏蓋四閱
月矣自閣部至言官咸俛無敢言及璫字一字者獨當
意指是何暫諸羈臟如汪心淵無証追贓數萬李
承恩以借用應擬徒譴坐盗殺其宅情皆不附律輕重
任璫意心中既大不平璫復杖殺一御史以立威逮繫
七賢以快忿廉吏周順昌亦在逮中吳中大譟擊朝無
恥驍正一語自思身爲刑官坐視忠良騎首法律外錄
食何以下咽夜何以安寢遂星夜草疏逮上而成璫專
以非刑殺人口破首言寬刑璫專以中旨行亂政破決
言守成法無臆決璫專以大工爲寵幸非理苛索先覺
故求言宜致工無見影而捉焚林而佃三事皆璫所最
忌害多相阻止謂此時正患威怒難敢攖其鋒料虎頭
必不免虎口身老子弱不虞歸骨之難乎心知此斷是
忠其如心不能舍疏一日不上一日忿忿似無以支而
久不暇計一身生死竟以四月廿二上此疏疏一見怒
甚與其同黨言依宅議都是我裡邊不是了意欲重處
而關中原稿
旨甚厲又使人在外庭偵探此疏一出朝紳士庶稱頌

講蓮復集其心腹商議不如且以歲
青打發。另尋事端處他。看規議該第三日下。又遲二日
至廿六日。方批，該衙門知道。並與其腹心計議未定
也。日使厥役蹤跡。其祭門懸徐宗舜，可換給故借章牌
寺事入厥疏中。以同府人可借以爲題。然亦不能行宰
疹。嗟置于辯疏上。既第二日。即內批制精爲呂引紅滾
轉換字面。欲中以危法。恐公論太不平。陵禍止削籍。又
令厥役隨路蹤跡。徽秀必報。不死幸耳。在途兩月。家身
皆傳已逮。親知郤唐存德諸公。爲之諮詢。寄之間小淫
那里細民。皆爲泣。旋後聞抵吳門。朱舟相迓者。皆聯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　天啓六年四月

五月

旌表常州吳氏一門雙節。

時道府縣學俱勘得潘氏係東廂下里滿耆室女。有四
省提學副使吳仕年六十無嗣。於嘉靖十九年七月聘
爲側室。時年一十七歲。至嘉靖二十四年二月。仕身故。
氏生子數。復僅八月。將年二十二歲。仕先有嗣子。包藏
禍心。謀殺數復。兼偪妖氏。引刀自決。以死自誓。抱子
潛中。十餘年不敢出戶外。而子得成立。李爲賢書。復求
幸復先物故。遺孤士貞等。俱在招亂。僅於兇捷。樓稽遠
巨室飛禍。構之其家幾破。氏號天禦侮。出體哀求事難
衆什。竟以憂卒。記存庚七十四歲。守節五十三年。後氏
生而不辰。嫁卻多難。甫廿徵蘭之夢。遽旋點竹之悲。引
刀而志靡他。遂使而鞠凶歲。及遺孽嗣之禍。飲米茹荼。
卒敎傷子以成名。抱衣子之哀扶。老携幼。後撫遺孫。而
禦侮一身。兩世百折之憂。虞萬死一生。確終身之完節。
葢棺論定。屢表宜先。又勘得沈氏。係本縣清泉民沈尚
之室女。於萬曆十年正月歸已故舉人吳穀。復時十八
歲。二十一年。穀復身故。年二十九歲。子士貞甫數歲。餘八

兩朝從信錄　卷三十　三一　天啓六年五月

時新喪孝廉。家郤歲起。豪橫踞籍。幾欲取卵破巢。正當
所云潘氏號天禦侮時也。氏日與潘氏相對嗚咽。亦時
破涕上慰老姑。下撫幼子。焚黃在疚。不遑寧處。從事得
厥。即延師敎子。朝夕督課。勝於嚴父。士貞遂舞象遊庠。
弱冠鄉薦。茲成進士。氏見年六十一歲。守節三十五年。
按氏性稟堅貞。身嬰荼苦。志同皎日。操若嚴霜。茹姑樂
難。植垂絕之宗枝。翦子象賢。振重光之世業。三十年常
隕血淚。鐵石爲摧。六十年病鶴羸姿。於鈞比勁。旌閭已
逾。齒闕
允宜。

旌表上海孝儒張秉介

按張秉介直隸松江府上海縣儒學生員。係總憲貴州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鴻翼季子。事父至孝。朝夕奉侍。頃
刻不離左右。凡飲食所需衣服所適。必躬視手進。及見
父顏色和悅則喜。或有他事稍有所不怡。若然然則退而
晨轉憂思。寢食俱廢。每日夜伺察數四。凡若此者。凡近
官以致遠宦。自遠宦以至歸家。歷二十年。究如一日。迨
鴻翼病秉介萬苦療治。以至遍禱神貫卜等。再親至垂泰
暮夜叩禱北辰。請以身代。而嚼爲之裂。父病篤時。甘不交

門戶之禍
至此竟極
之禍甚於
以此加人
誰能自免

睫於不解帶嘗自割尸引刀割股家人奔閙號前抱持
之然刀頂已入寸許及父終不能救乘間家慟即絕氣
人以水漿灌口蘇宿而甦是時臥病床褥不及躬撫父
柩乃以臥榻之前設一靈几早晚上食不輟令人扶掖
于狀上徵作跪拜狀氣息奄奄有淚而無聲遠近聞而
哀之自父殁甫及匝月竟柴毀骨立以歿本縣知縣張
山頂嶽得其實以申諸府府以申諸道一時撫按諸臣
各有獎勵扁額充庭詠歌盈帙其事昭昭在人耳目也
大抵秉介之素不為好異立名常是日用之間真情真
性竭到體認為人所不可及至於一歿而後知孫晝達
外之孝親近
不多見矣
繆昌期卒于獄
按昌期博學宏才望如山斗當途令常熟時氣味相投
稱道義石交後同朝惟奸倖昌期直氣凜然常對人
詆忠賢之驕横不倫忠賢因銜之為
旨斥奪削籍擬坐而坐典建善為之懸衆蘇葉郭煙
為邪黨逮繫詔獄許顯純嚴刑痛拷十指拔
折追比誣贓斃于獄底天下聞之靡不痛悼

應天巡撫毛一鷺劾奏奉
聖旨毛士龍發邊遠充軍僉妻著伍夏嘉遇行賄得官
供甚確依律充徒不准納贖姜志禮削籍為民追奪誥命
其餘俱依擬行該部知道
禮科張惟一直科寺臣許志吉奉
旨罰俸三箇月
陜西巡撫喬應甲參孫瑋削奪革去恩廕
指喬為門戶故也
應甲從此遊矣
王恭廠火
御史王業浩等上言臣等於辰刻入署辦事忽聞震響一

聲如
天折地裂須臾塵土火木四著飛集房屋椽梁椽瓦窗壁
如落葉紛飄臣等俱昏暈不知所出幸班皂多人拚命扶
行及至天井見火焰煙雲燭天四邊頹垣裂屋之聲不絕
又覓馬出衙門首見婦女稚兒聚泣於衙則知屋舍碎壞
不可勝計也震壓冲擊蹂踏死者不可勝計也比衆馬行
不敢步又見萬衆狂奔家家閉戶則因衆房傾倒群象驚
狂逸出不可控制也臣等急策蹇騎至朝房驚魂甫定方
知變起王恭廠火藥局失火砲發沿近屋舍人民已無燼
類而城中家家戶戶有傾頹震壓之患人心惶憂伏恐

皇上端拱
天內不無震驚臣等下懷不勝踧切呈合詞恭候
萬安又切照得火藥原係制勝之神器修合收藏須萬倍
嚴密乃不戒自焚致
都城雲擾萬衆受害典守之罪夫復安逃第廠內戒嚴星
火未宵入門忽然焰起寧無別故相傳塘報奸賊差奸細
十人限于四月二十七日齊至
京師潛圖內應今日之變適與報符關係不小除臣等餘
續報悉昧庸辭署痛自修省甦責外伏乞
聖明

嚴飭內外亟做防守無致疎虞以彰
廟謨仰祈
勑行該撫查恤被災人戶以彰
聖德臣民幸甚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時救火諸役從廠中救出幸身男子吳二獨之口稱身
係廠中本僱火藥人役低見廠風一旋內有火光發將
頃廠藥鍾機發飛作三十餘人盡被燒燬止存吳二一
人最可異者庭樹盡拔而無焚燒之跡藥樓飛去百餘
數丈之境庫中軍器
如故神哉火木塵封
內閣傳與該部
聖諭今歲入夏以來風霾屢作旱魃為災禾麥皆枯百姓

失望乃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震驚屋宇動搖而京城西
南一方王恭廠一帶其房屋盡爲傾頹震壓多命朕以涼
德御極值此變異非常飲食不遑怵惕危懼念上帝
九廟列祖下致中外駭然朕當即齋戒虔誠親詣
太廟恭行問慰禮訖中外大小臣工俱各素服角帶務要
竭虔洗心辦事其停刑禁屠等項卿等即傳示禮部都着
痛加修省恪供職業共事消弭仰體朕心冀回
天變毋得視為具文苟且塞責仍將被災人戶速着該地
方官查明具奏分別優恤以彰朕畏
天省惕至意特諭

虜報甚急督師王之臣請發兵馬器械糧餉一切軍需以
為防禦實着
責莘素解到下鎮撫獄
命速造火藥以備奴警急推補司空以便料理
聖諭兵部朕覽工部署部事薛鳳翔等查勘異常災變奏
稱王恭廠局并周圍房屋一槩皆傾震壓人民不計其數
者乃古今未有之變也除修省事宜已諭內閣傳示禮部
訖念邊疆遼土未靖大工錢糧不敷正國家財力兩竭之
秋須亟求權宜長久之策今王恭廠局房屋一節爾工部
職掌所關速宜修理況此神器錢糧豈可久容暴露但工

程煩費似非旬日可竣即先修墻垣亦非永遠之計玆查
得西城十忠坊地方設有御用監外西新廠房三所共計
二百餘間其中甚爲寬濶即便改爲安民廠爾兵部即傳
京營總協督率三大營官軍論派三千員名速往王恭廠
搬運神器錢糧等件遞赴安民廠貯收事畢之日就以王
恭廠土坑仍將低窪之處填墊平實其木植甎瓦石料各
安集原處聽從別用以昭朕仰體天戒惜財節力至意特
諭
計查塌房一萬九百三十間
壓死男婦五百三十七名
督師報奪營堡之捷

毛鎮塘報言官兵乘奴賊鈔民畢上欲運南岸家書郭
渡入安莊會安奠救回原民一千三百餘人陣擒眞夷
三十六
名
千首扶賞

延綏塘報言房內十兒駙同伊母麻吉奴子三月二十人日率衆執傳帖文書負四百二十餘兩邊吏詰責酋辭氣遝努甚倨傲在我素苦技遠精銳挑選重以京民兩逆不繇軍餉欠正十六個月為方家甲內必脫中情形萬分可虞

京師祈雨。

春夏以來風霾元旱兩澤未敷啟命十九日始祈為始

上諭戶部有兵方有餉餉之多寡以兵爲準柳河敗衄覺
華被劫失兵若干應減糧若干如何不見清查一槩混補

本兵嚴穿何在若作速行督撫等官確查報部以便議補
班軍出關糧餉即于預備應支銀內發山海餉司給散該
部知道

兵部尚書王永光備陳修省之實疏曰臣觀古今災異洊
臻必朝有秕政位有憸人顛倒悖謬然后逆天癉怒而譴
告隨之我
皇上御極之初河清鳳儀固已慶太平
天子邇年以來所遜元宄登庸衆正朝講不輟刑政具修
直與堯舜同符陋漢唐不數謂宜協氣上蒸清寧成象矣
乃天心仍愛猶若有惓惓而未已者如近日
都城之變雷轟電掣屋覆牆傾死者屍橫枕藉傷者呻吟
載道流離殘破之景不忍見聞諸臣謂王恭廠不過火藥
延燒已耳何能使坤維震撼數十里作霹靂之聲此非徒
藥之力也目前稽察防範不可不嚴若但委之藥之力也
目前稽查失火則甚非上　天垂戒之意與
聖明修省之深慮矣今我
皇上減膳撤懸諸臣素服角帶謂遂足以當修省乎臣請
就諸臣言之問之植黨背公招權納賄者已伏其辜矣今
果能大法小廉精共爾位否不則試省而修之問之懷忿
逞臆斷送

封疆者已伏其辜矣今果能協力和衷共抒敵愾否不則
試省而修之問之蠹國剝民騙官盜餉者已伏其辜矣今
果能各滌肺腸清白自矢否不則試省而修之諸臣位置
不同職業各異而撮其修省之要端不越此
皇上固天之子也一言善即爲景星慶雲片念回便是和
風甘雨響答景從感召最速今方祖述堯舜寧有缺事而
亍一孫伏之過亦有可得而言者如刑獄繫生人命董以
士師申以伏奏誠重之也今繫囚半歸詔獄追贓即已畢
命雖其人自不宄而於好生之德無乃未愜乎甚至秋后
與不時並律梟首與枝斬剮甍痛快之事每足干和請自

今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罹法者自瞑自作之孽，此附者幸徼覗緣之恩，罪疑惟輕者，或開其謗除減免之一線。罰當其咎者，仍念其子孫父母之無辜，肅殺之后，繼以陽春。此其時矣。至於軍餉告匱，土木繁興，豈不知生財為亟，而急上木不如急軍儲。議撙括，又不如議節省。今既撙無可撙，括無可括，而瑣屑凌雜，冬臣以入告，竊恐焚林竭澤之后，能無魚驚鳥散之憂。請自
皇極告成，暫停工作，悉以海內之物力，并於軍前之輓輸，寢其屑瑣之誅求，益見
聖心之敦大，俟疆宇廓清，再宏堂構，未為遲也。此皆老生

之常譚，實為救時之針砭。若夫傳宣
詔旨，或以誤而成訛，不如以票擬還歸之政府。甄別品流，或以疑而成洞，不如以邪正盡付之公評。此皆舉朝所欲言而臣不忍不言者。幸逢
皇上聰明天挺，左右親臣，公忠自矢，為蠲振刷，已極苦心，碁事調劑，便稱完美。臣奉
先帝憑几之命，受
皇上特達之知，臣若不言之，而或避忌諱，不惟負
皇上，抑且負　先帝，敢敢瀝血陳之。倘蒙
聖明採擇，翻然更始，立　勅內外廷臣，一體虔惕，時政得失，盡討直言無隱，將災沴頓消，休嘉立應，而又何外患之足慮哉。

薊門地震。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列關外兩鎮參差之情，奉
聖旨：蕭桂，廉勇素著，捷賊有功，倚任方切，既稱群情欠調，暫准回府候推別用。其寧遠防禦事務，着左輔以原官管理，作速交代任事。原給印信繳進，關門內外大小將領，俱聽趙率教調度，以便責成。兵部知道。

禮科彭汝楠請省刑薄斂，以謹天戒。

詹事李國楷、王應熊充副總裁。

原任大學士丁紹軾卒。

賜塋祭，護其喪還。

朝天宮火。

此係　勅建與宗千官習禮之處，一旦火燼，深可駭異。

削葉大受職。

夷漢人來歸，督師王之臣譯審真確，下令安插之。

先是逆奴掩襲粆花部落，殺其名王貴人，掠其牛羊駝，虜眾逃難歸來者以二千計。本部院誠恐中間來諜奸人，呼粆花頭目賞白喇嘛舉其歸來夷目，一一盤問，喇麻泣言，俱是粆花部落，隨行學前道會同總鎮，將歸來漢人度地安插，其夷衆老弱善為撫慰，候事定仍歸虜營，以示恤患之意，則虜必畏威懷德。

貴州巡撫王瑊請

新督臣撫鎮黔陽叅結西南全局其便有十如事繫安危
機關秘密可以面商而意論不虞鄰筒遲漏也一便也利
害宜審進止宜酌可以互參而後議不虞道理隔絕也二
便也或撤軍兵以援黔則道將趨令唯謹不似職大呼不
應也三便也如督師以用兵則鎮臣奉法恐后不似職節
制無權也四便也在楚藩不患餉 黔又後餉蜀可免時
需而成兩楔五便也在督臣不虞難分用徑可專用不致
空拳而揩大舉六便也且中樞之威望足以彈壓而寒賊
膽七便也數載之恩信業已淪入而感賊心八便也親建
之才識久已洞徹賊情九便也出入鬼神之妙用聲色不忒

神武不殺而畢賊命十便也故可以定奢寅卽可以滅邦
彥督臣之能事可必也倘可以滅奢寅未可以滅邦彥督
臣之全局未結也乃奢寅已滅蜀局已結督臣不必仍居
蜀也今邦彥未滅黔亂方殷督臣不得不移黔也
太學士顧秉謙等進呈 三朝要典副稿
大學士顧秉謙恭進實錄副本奉
聖旨卿等所進纂修成
皇祖實錄副本自隆慶六年五月起至萬曆十年十二月
止共一百二十一冊朕虔誠恭閱具見卿等殫忠耗逸探
叶朕心仰惟我

皇祖享國綿長政務煩鉅卿等卽傳諭付總裁等官更加
傳訪周詳務要矢公矢慎卽將十一年以后之稿遵奉屢
旨上緊催修俾早竣萬世信史以慰朕羹墻若見之思其
加恩示酧統需后命該部知道
巡按貴州傅宗龍奏曰撫自犇欲蹉跌賊氣頓張助逆仲
苗蠓趨蜂動貴陽三十里之外焚屋殺人急書一日而十
餘王命讀壬戌二月之光景再見於今矣臣與撫臣王瑊
一面告急於督臣朱燮元一面求餉於偏沅撫臣閔夢得
一面會集司道諸臣商度機宜激勵將士先遣王國貞等
攻河沙壩之擺鬼盡俘斬之而廣順定番青岩白納一帶

之狡夷爲之奪氣繼遣張雲鵬等拒逆彥於趙官堡小戰
二日大戰二十日所殺傷者無算水內水外之賊奔走消歸
道路復通城池無恙此甚仰仗
皇上如
天之福非人力所及也

六月
雨降祭謝
工禮二部請給魏忠賢魏大用魏志敏魏釗等祖先祭
葬誥命得
俞旨都照伯爵例行
初五寅時京師地震○天津三衛亦震宣大同日震倒
壓死傷更慘
初六辰時皇子夔逝喪禮
命照悼懷太子例行并祔葬墓側
御史楊方盛以黔變阻隔無聞滇省孤懸可慮特陳擇

官通路之議請疏理建昌另開生路咨訪人才實加鼓
舞吏部覆議通路事屬兵部所司而擇官一節銓司于
升除之際加意體訪務令人地相宜勒限到任不肯少
假外其在外撫按亦勿狗情而違章保留以掣用人之
肘庶僥倖之門塞功名之途闢而滇事有濟矣
戶部奏
聖諭王恭廠一帶居民災傷甚苦賑卹宜優據請六千金
似未足周濟茲特發御前銀一萬兩着西城御史會同
戶科官一員照依查明被災人戶數目酌量加撫逐一
當官給散務使均霑實惠稱朕敬天愛民至意

時南直陳溝新河成
河道總督李從心奏曰惟我　國家定鼎燕冀歲運東
南漕糧四百萬石藉此運河一線轉輸在邳宿以南則
資淮黃二水在潞清以北則資漳衛洹淇汾陽諸水在
直口至臨清延袤八百餘里則資汶泗洸沂挾各州縣
諸泉水灌濟以達京通關係最重臣三月詣
陵行河經宿遷過汶劉口磨兒莊等處中河分司趙濂同
知宋士中及各州縣官鄉耆長年三老擁稱連年運船
到此一船挽拽夫百計以一夫工費動以數錢窮旗典
鬻以償官夫人力與水勢爭衡壹襱中斷前船橫亙后

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須臾歸之逝波風激浪高竟日
不能移一舟前阻后壓千艘俱皆等待各官會議要自
馬頰口起下至陳瓘溝止計程六十七里另挑一河已
有成議臣即同各官步行隨其指畫皆可施行及臣回
經臨則見畚鍤雲集工有次第臣復同各官步行逐段
閱視慰勞仍不次催促茲于五月十六日據同知宋士
中詳稱原議靈睢宿桃邳五州縣募夫七千二百名限
六十日完工今陸續着工隨將內河上年存剩銀分給
州縣召募每夫一名給銀二錢至三月中旬共計到工
五千六百一十六名案行府發土方銀七千兩收貯宿

除河外然

一勞永逸安可以節民擾而得從事也

遷縣庫知縣吳錫查照各夫役土方支給但實稽夫數較原議尚少一千五百八十四名后令魏三路募夫三百名劉萱募夫三百名調邳睢徭夫四百名協力併作或以濬兼築則計河工不計堤工或以築兼濬則計堤工不計河工或因勢順導或敗曲從直河底沙硬用鍬鑿開使深水中堤下以船載土壘築使高堤之殘頹者加修河之沙淤者加濬陳溝十里平地濬與築兼舉計挑生河長一千九百一十八丈築木墩水占堤長二百八丈又兩頭堋塌堤長四十五丈西岸平地築堤一百八十丈王能莊芬后雙河尾築堤長一百丈幫築殘堤長七百四十二丈濬深淺河長二千二百四十丈其根頂口底俱照丈估丈尺于五月初十日全完河工告成從此運船改由陳口諸湖遠避公私省挽之費可省漂蕩磕撞之虞以杜風浪不能爲之阻而各船啣尾直進可以計日計程无復耽延阻壓之苦與中河分司淮徐道復詳請開龍門放水行舟等因到臣該臣詳批陳溝駱馬新河工程既已竣運務亦永賴矣即今龍門開壩放水行舟似難久待仰司道先擇吉日舉行聽候本部院西巡畢日躬親查閱繳則南直黄淮之河不虞旱而虞澇可勿慮矣

督師王之臣上言歷陳遼事壞于不和之故奉
聖旨遼左從來壞事都因不和朕深切痛恨今督師巡撫同任封疆功罪一體果能捐去形迹和衷集事寬慰朕心便是忠誠體國之臣滅賊復遼端不外此卿身膺督師手握賜劍將吏進退戰守機宜自當指授一切公事須商議妥當使號令歸一將士知所適從該奏的照例會奏滿桂廉勇著聞朕所素鑒因撫鎮參商同城未便故暫准回府既稱將材難得山海需人應何委任着兵部酌議來說

已而兵部覆奏言督師議以滿桂鎮臨臣調遣為臣議請優之夫鎮總之體壽遼則人與地相安請
敕下督臣撫臣將滿桂用何地方作何調遣蓋往歲心膂要酌議盡一遵旨會奏卽此便是和衷此便是忠誠矣
時袁撫臣與滿鎮不和以朱知會王督撫題請更調故王督復有不平互相爭辯及請支換自公一疏可謂勇于聞過者矣

遼東巡撫袁崇煥以賊情暫緩題請贊畫孫元化回部元化以所頒賞銀五十兩繳還貯庫助餉
上嘉其急公准令回部

周順昌卒于獄時六月十七日也

虎彪黨逐浙撫意欲挑此骨斷皮開血濺肉飛冒誰囂指歸且不別衷合之擧馬惡從初絕口天日爲之無臣將有義者所中所治士民咲中突游蝸議一時號金錢代具完贖其其生全而畢上被鹽司肆壽隨既矣臨死且振氣以氣謀不入領埋時皮肉已腐無可舜膳數百日與府止見之頭骨髮鬚英風

凛冽尚自逼人先生烈矣吾輩能無痛乎

周宗建卒于獄時六月十八日也

按宗建由武康調仁和康明愷悌兩地絃歌和平清潔三臺上薦錯衣內召借冦無雖番溪攀轅執香擁遣柘臺屬節自簡嚴霜延方剔弊援楚持平素志舒皇而羅織金建講院之禍危言觸奸以致奪職遣綸爭之　言準擬歸田編輯素業何知黑蠹射人竟詞閣後騎而驚心對妻孥以斷腸兩邑士民懷思注訴當路冀以代完贖鍰萬惡瑺揚戚心願指監司急令諸加酷朴派亂已自竊以痛骨那堪箠楚誣贓塵被家嚴刑乃須命矣特御拔悶閉家子也戲懷有大志少卽以文名而臧性謙沖對人如不勝衣一富大義所在窮夫不回是以宗黨族里無不敬之愛之依之賴之及聞變相與為位而哭之嗟乎公之死僅與逆宄之敗隔歲時耳而公之名與欽程之名執馨臟亡今熱嬭逆之肺惡譬何不能自釋至此也

文書房遞出黑字揭帖

聖旨六月十九日辰時進三朝要典聖覽畢公同內外官員送皇史宬收

文書房傳出

聖旨信王婚禮大禮吉日着禮部行欽天監選擇

時已選中大興縣民周奎女年十六歲三月二十八日子時生卽今聖母后也

閏六月

御史陳朝輔再糾輔臣

聖旨這本說輔臣馮銓事跡多端卽着回籍閒住以候公論之自定程夢庚奸惡甚于汪文言已經該廠拿問不

閏六月　戶禮二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自古帝王御世莫不以敬天勤民為首務朕紹統　祖宗誦法堯舜念此至殷切矣踐祚以來惟　上帝眷祐是祇下民居食是懷乃今春入夏異災頻仍亢旱彌甚茲者伏遭霪雨晝夜連綿震動若傾滂沱如注朕兢謹天戒恐俱靡寧已于宮中竭誠致禱其禮部堂上官宜卽率屬懇祈各秉精誠齋心對越仰答上天示儆之意勿以虛文塞責又念京師米價騰湧小民糊口艱難今復房屋塌損人口損傷朕甚憫焉卽着五城御史上緊行查其奏照例一體優卹其房號銀兩除舊例免征外再免征三個

月戶部仍將太倉見貯之米暫借十萬餘石刻期支放不必折色以救目前朕思堯湯水旱不足損隆之治惟君臣交儆乃可答仁愛之天與朕同休戚者固在股肱心膂大臣而內外文武百官亦皆居天位治天職共朕欽若昊天者各宜仰體朕懷恪共乃職捐玩愒之故習矢勤奮之新滌一念不公儼肺肝之畢見一事不實凜釜鉞之難逃務使積誠動天轉災為福兩儀安奠百穀豐登粒食周艱室家胥慶以昭朕畏天省惕軫卹都民至意欽哉故諭

黃尊素卒于獄閏六月初一日也

按尊素剛介不阿氣節凜然稱為寧國節概人不敢犯勢宗愼服還入烏臺侃直敢言指斥權奸立被號黜歸

黃山欽起
徽民無窮
禍矣

陸東越之豁試詩書，偶過西湖看山翫水，常向人舉
潭不吳時忌，姚姬及之，嘗壁壁馬偵常者爾之織矯而
併入則走元一案交幸投時過吳門估勢緊擴新詐囑
斜多金，一時之間，求何可克述數而不道以林民此
考口京與且宵管明寺度擇吉者無按差官細解啟
京而猶怒猶十皆將俯附然不容其獨生述淌不起讓
興應昇同夜奏直情少不能領
禦卿人皆之鑑金而爲之驗云

欽天監欽奉
聖諭、信王婚禮大禮擇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時搬移、十
二月初十日午時尚冠、十六日納徵發册、二十一日安牀
正月二十七日開面二月初三卯時親迎
東廠魏忠賢奏曰告人吳榮告爲欺
君抗

旨蠹國嘜民等事狀一紙、該臣看係不法事情、隨差旗
尉王應元等將狀內有名人犯拘獲到廠內審得吳君實
供係直隸徽州府歙縣人、招稱有未到官吳養春家資巨
萬、爲富不仁、一面結交縉紳、霸占黃山、委令未到官男子
吳用哲等、砍伐材木、貨賣年久、獲利何止數十餘萬、遲其
強霸、不容諸人樵採、以致合郡烟爨有虧、人人怨恨、屢經
具告撫按府縣司道衙門、因其財勢通天、莫能禁止、先因
惟有巡按御史駱驗曾見其強橫、遂將山地判斷一半入
官、具疏造册送部、卷案見存、養春用賄朦蔽、至今仍舊公
行霸占、近有科臣霍維華等因見

大工肆興、條陳採取黃山木植應用、吳養春慮恐採取木
植難以獲利、于天啟六年三月二十日差未到官家人文
飾持書一封、前來天津令君實携帶多金、同到京城茍子
街、今在官男子吳塞叔家投下、密令塞叔等爲其打點停
寢採木
旨意、吳塞叔等將前銀收下、遂同今在官男子程夢庚許
應韋、應蒋茅培等、將前銀在于各當道處打點止住不行
採取黃山木植、養春私創崇文書院、委令未到官男子吳
邦宰管理、假以講學、呼朋引類、各立門戶、乘機挾詐官民
財物、積有萬餘、設立東廠、專備党中鄉官遇有患難之用、

奉天啟二年六月內奉
旨拆毀天下書院、吳養春詞未獲男子汪時俶等、不合不
遵
明旨、巧立名色、改爲書館、令子吳繼序同時俶在內看書、
招聚朋党講道學、養春付與未到官男子吳逢元方中凡
本銀三十兩、在于天津作鹽、因吳逢元方中凡俱回徽州、
遂將天津本銀俱付君實掌管、以備有事打點京中使費
取用、養春又付未到官鄭一娥等本銀七萬兩、在于揚州
作鹽、有弟吳養澤因分家財不均、具告撫按成仇、養春父
子倚財爲惡、將親弟養澤謀死、殺將七歲孤子嗣鵬耽收

希圖鯨吞家貲數萬有今原告人吳榮原係伊弟澤務訐
因養春將養澤一家幾破心甚不平時懷忿恨吳榮回籍
行至儀鎮　撞遇養春未到官人吳繼武等竟將榮行李
盡搶一空券約六十二張片紙未留妻子一十四口逐散
未卜存亡原籍家產亦被搶盡足見吳養春父子爲惡多
端抗
旨情弊吳榮不甘情具告到廠蒙將君實併吳塞叔程夢
庚許應章應存芋培一同拘獲到官審供前情及審吳塞
叔等各供情相同據此參看得犯人胡君實等玩法射奸
附淨籍握是權要之門若于巳家止採取之令誠如探物

至于吳養春久覇山場獨專其利逞虐焰之素張小民吞
聲從錢神之有靈有司箝舌故將奉
旨拆毀書院私改別館招朋引類深懷不軌之謀播惡如
此亦何所恃而不恐乎惟賴胡君實等多方打點之力耳
欺
君抗
旨莫此爲甚均應從重追擬以警巨蠹若也除見獲違法
犯人胡君實吳塞叔程夢庚許應章應存芋培在廠監候
外其未獲犯人吳養春吳用譽吳邦寀汪時俶吳繼序吳
逢元方中凡吳繼武合着

勅下錦衣衛差的當官旂前去與同撫按拿扭解來京所
有賣木庄銀數多其家屬經管人等亦應撫按嚴拿監候
臣未敢擅便奉
聖旨欺
君抗
旨久覇山場犯人吳君實吳塞叔程夢庚許應章應存芋
培俱着該廠監候其未獲吳養春吳用譽吳邦寀汪時俶
吳繼序吳逢元方中凡吳繼武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前
去與同撫按提拏扭解來京一併究問所有賣木庄銀數
多并着撫按嚴拏家屬經管人等監候追贓解進以助三

大工該部知道
浙撫潘汝禎疏請建立魏忠賢生祠于西湖
允之祠額承恩
從撫臣潘汝禎
尙文等呈請
黔督朱燮元囘籍守制部議加偏沅巡撫閔夢得總督從
中調度控制五省○李應昇卒于獄○追虜
按應昇英銳特達志大識高惟下帷讀書手不釋卷夙
負忠孝節義以道德文章自居丙辰會榜第五人筮仕
南康節推蒞事賴除豪強暴吏清霜肅玉潤春温廣名遠
布官察薦然拜御史直言敢諫屢疏糾劾權奸中致忠
言諸人逆璫含怒褫奪而歸聯奉親教子崇禎不旋踵無
端部獄一開　駕帖至郡環聚立門側俯望其來父母
命之入卒不敢應恐對家人泣逮亂方寸惟戀父母云兒
此去或徼君恩得以生還慎勿爲念聚尹發門府身

說道發升作賦賞馬吟詩豫得句擊節自賞無悲愁憔
悴之色，逮至加刑勝，惟大呼 二祖 十宗在天之靈
鑒我微忱，不敢負 君父，以報 國，臣之分也。但親恩
未報，烏烏之私，于心悲然，幸而有兄有子，是不乏奉養
惟同究諸人，止存黃尊素翁與患難，試論古今忠臣孝
子，以遺日其奈監司敲扑，逼拶且肆，釘欲速其斃，將使
不免于前一日賦詩寄別父兄，手書誡子讀之，一字一
淚。

按哈酋一旗較諸酋黠甚，黑炭等酋原勾引此酋，盤據
南山，無日不思犯搶，先曾犯男未吳，曾未深入，亦未
經大創，擄邊外牧放畜馬而去，其志亦奢，遂糾合諸酋
來犯甘鎮近堡，此其志真不在小，董鎮謂不一觀出創
之，必至狂逞內地，其各營官軍，亦咸
躬逆拳姦之忍，願捐軀以圖報効，此董總兵親提大兵
戰於牛心山，斬首四十餘顆，可以凱旋矣，乘勝長驅再
斬首二十九顆，火砲猛烈，賊虜紛紛落馬，不意雪雨暴
至，不能剿殺，此一場血戰，山
河為之震動，花夷為之驚愕。

南道羅萬爵上言罷稅，皇仁已普，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停稅奉有俞旨，速宜頒示遐衢，使商人
望關津為樂境，至帶征錢糧，朕念民力有限，天啟元年以
前盡行蠲免，已征在官者，即着扣算還民，侵在吏書者，不
得倖免，酒花戶元年以后，照常征解，寬其舊征，以急其新，其
本年各項正額，務要及期速完，仍刻定榜冊，使百姓曉然
共見共聞，知朝廷與民休息至意，該部知道

上特敕令總兵趙率教移鎮寧遠，并速選將官駐扎前屯

〇御史袁鯨劾吏部尚書王紹徽閑住，陜西巡撫喬應
撫按勘
甲啟元鎮撫獄

試開釁于諸虜 中國之利

御史李燦然論列諸臣奏
聖旨，徐紹吉患得熱中，投身去輔，營謀要地，盡喪生平，着
冠帶閑住，鄭履祥夙附權門，今誇入幕，驅除同輩，綰符職
方，吳殿邦居鄉多穢，橫參公祖，立逐身緇以快已私，都着
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敘酋侵并西虜部落。

撫夷副將王牧民塘報言，罪奴仇殺近虜，于□月十七
日圍被奴酋兵圍罪奴，奴亦妻子搶去。
又寧遠副將祖大壽報言，奴酋于四月十七，遼過河冦
寧遠，炒花發兵來敵，行至發善木，遇奴兵，殺敗炒花
臣子囊路台吉，又有炒安兒相隨囊路，半日之處，有奴
酋哨馬深至炒安兒營，奴衆被殺敗五十餘名，而囊二
名，擄達馬五十餘匹，敘大但復選精兵于二十五日辰
時圍炒安兒營，炒安兒并妻逃出，部衆盡被殺敗，炒花
亦被遣達賊，遼東孤諸酋會兵欲圍報復
按炒安兒係炒花之子。

太常少卿趙興邦閑住

〇總督倉場薛貞疏稱太臨魏忠賢殺滅草場雷火

上賜獎勵加原銜二級

御史王業浩救卜跪日切惟方今
天下，夷虜交訌，黔蜀危困，財匱餉乏，災變頻興，思良相
上下同然，茲
皇上
名輔臣之
請念政本之須以多賢共襄也。

明旨一出
中外想望太平臣隨諸臣之後亦與有咨訪之責敢無說
而處此謹條列五款仰佐
採擇焉一曰求真品夫人材不同聖賢豪傑各成就其資
之所近伊洛之儒純崇之器張九齡之風度宋璟之端方李
德裕之式武前賢韓琦之謀所謂絕難自興不凡之品也
苟為無品而據高位則覆餗貽殃負乘取誚羞黃扉而愧
白麻矣
明命矣一曰收人望謝安之起於東山司馬光之召于韓
下慰蒼生之望而定四海之心豈虛名之靡哉要亦實
經濟實品地之所蘊者深也自非然者奎裴公謹畫餅才
猷徒稽口呂參政之雅量而遠來王新參之彈文負
國恩而辱名行豈可以訓乎一曰重老成夫老成者言才
品歛藏以老而成也
天下大器
君與相共操之是詎可未能操刀而使割美錦乃令人學
製哉力綿而負重難骨脆而致遠仆萬斛之舟自非歷練
之長年三老弗任也一曰化方隅夫宰相平章
天下者也從方隅起見則相業不光若枚卜而從方隅起
見則真才真品又限于藩籬矣故東西南北之岐思不可

有也上
國退職之處見不可域也立賢無方念諸臣各具虛公之
心盡方隅之畛一化而黑白之際亦未消此清平之最上
義也一曰釋疑似自門戶之氛熾而不肖者蟻附一時
皇路諸臣半作背公死党之客幸
天清日朗紀綱頓振而餘波所及間有株連奸口所得不
無顛倒使抱忠者負黑地之冤懷才者無見天之會
大典如何得光茲咨訪之下務備諸臣生平品格并前後
公案洗濯與登庸並行而旁求之
睿念始愜耳凡此數款皆本我
皇上寤寐求賢之
盛心并輔臣懇懇求友之至念而願與在
廷諸臣廿矢赤忠得人以仰報
明命用以內安外攘襄 盛治而
泰大和也臣愚冒昧妄瀆
宸嚴奉
聖旨枚卜盛典務要虛公五款正是虛公處卽着依議行
該部院知道
刑部尚書徐兆魁亦為嚴䟽所糾奉
聖旨徐兆魁縱容司官責法全不知愧而強詞飾辯溫國

奇執法台臣反爲重犯求寬成何憲體仰着冠帶閑住劉鐸犯罪得釋已屬漏網又代人居間行賄明設騙局着提了問方震孺追贓未完候增一案罪上加罪其受賄司官候鎮撫司審明具奏處分該部知道

厥冤言盗贓犯官李性明與借用蟒袍犯官李秋思成事蒼營脫而與見同鄉之方震孺昔日同鄉之劉鐸謀書御史溫因奇爲鐸同鄉同年曾求寬了鄉敵司官崔呈繼李升聞朝上渠受賄責情吏書史大任等捨許多贓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一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王之臣袁崇煥會議總兵滿桂掛征虜將軍印鎮守山海

○葺兆陽門兼管四路

冊封遂寧長公主

刑科黃承昊綜覈以成明作之治疏曰切覩

神祖末年靜攝日久人情怠弛我

皇上有鑒于斯年來政尚嚴肅雷厲風行一時有振刷之

象矣乃積弛已久習氣猶存尚有視

絲綸如故紙者臣畧摘數事爲

皇上陳之如

祖宗立六科註銷之法以綜覈六部之務法至善也

皇上御極之四年有旨照例註銷乃今註銷者誰乎天下

必有一定之是非不可不明之功罪一切章疏下部自當

一一覆奏是者還之以是非者還之以非則正氣斯伸奸

情莫遁乃今以模稜爲得計以沉閣爲良謀下部之

疏十閣二三是豈厲精之朝所宜有乎有曾奉　旨推京

堂推巡撫者自當遇缺先推乃舊冢宰既偏聽而又獨任

即選郎亦不得與其議每遇缺出推其所推而赫赫

明綸全不照管豈所以遵

君命乎去年銓部覆奉

欽依凡有別衙門轉入大理寺屬徑升寺副不得又轉評

事以涸正選之途議至善也曾未一年而轉評事者且累

累矣豈功令固可朝更而夕改乎保甲鄉兵自是弭盜防

患之良法屢奉　旨舉行臣恭初假滿還朝正值東事孔

棘洶洶臣沿途訪問鄉兵杳然絕響惟景州知州晉承命

調度有法壯勇林林可觀其他皆曰往年征調具人散民

皆不顧充兵必須工食以爲召募今庫藏如洗安所得工

食然則鄉兵終不可練而

明旨遂成畫餅乎若有司不爲肥家計而爲地方計切恐

工食亦自可措也諸如此類未敢盡述以瀆

天聽書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是以古之帝王當令之未

出也則兢兢焉愼之又愼而不敢輕勿使有窒礙難行之

事及其既出也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令下人奉之如蓍

蔡此紀綱所以立而政教所以行也若

王言可以廢閣尚安有紀綱與政教乎伏乞

皇上嚴加綜覈法在必行事期徹底庶人情不敢戲愒而

聖政益光清明矣

吏部奏

聖旨旌賊來張瑞圖李國𣚴各升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俱入內閣同首輔顧秉謙等辦事。
時北地淫雨爲災自畿輔以及關門內外無在不告急
上命作速修築倒塌城垣營房議補冲損兵馬糧草拯恤
災傷疾病。
督師王之臣曰親尚故災處所見軍士頂席片而立馬困濕泥之上關塌欲摧之狀悲哭哽咽之聲不忍見聞足無寬崇與日山海內外官舍民居倒塌無算軍馬露處失病相連中前木委狼藉波濤所見中前右復然糧芻三軍命脈皆漂蕩無浮地增苦積痛灶已產蛙將來不知如何作計恐有不忍料不忍言者乃順天巡撫劉詔以邊垣冲倒民命皆危告矣府丞劉志選以水災異民不堪命告矣天壽山守陵太監冀汝敬以水冲皇陵城神路橋梁紅門墻垣傍岸告矣巡按清河縣又以冲沒人畜告矣大學

未已遽以水災正上天以忽憲示罪罷莫先人命故多方以警醒之而彼今不覺相貪而與猶但書與彼但日浮不哀哉。
一十四日駙馬齊贊元尚
遂寧長公主
晉張五典太子太保蔭一子入監讀書。

八月
雲南巡撫閔洪學奏報獻賊夷人中途被殺捸實參新章
下所司。
兵科參看得安鄉之爲西南患年數多矣師老財匱剿撫
無期庶幾用間用計巧行羈縻之法令鄉中自縛獻其元
兇亦彼中當事之苦心也安効良縛安應龍來 獻在我
正宜。獎賞其長而厚結之堅其內附以俟異日之再
獻豈非一最善之機括也哉何曲清道王鋏以爭蘇應龍
之故謀殺安効良縛 獻之使何與先保邦正于曲靖城
外也據 疏述列情景歷歷逼真尚欲從其資就曰兩犬賊

來雖釁自近聞亦與同將士捍之而走然兩軍對壘之間
士卒之肝腦塗地者蓋不知其幾千人矣況致安效良藉
口殺他獻功之人復肆猖獗爭功起釁莫此爲甚如王鋏
者急當從重處議以爲邊臣之炯戒可也倘曰遐方邊臣
姑從末減恐有效而尤之者抄出嚴之。
刑部奉
聖旨方震孺原以擬殺不思悔禍又復居間捍法加斬非
過劉鐸身罹法網仍肆奸貪爲人賣線加戍永宜李瑞以
鍚金丹一併遣戍其餘依擬
侯恂杜三策徐應秋削奪。

時指其為門戶故也

上諭工部，朔風將起，朕念兵士寒苦，皮襖照舊例加銀三錢，每給銀八錢，以彰朝廷優䘏至意，着作速解閱，不得遲悞，該部知道。

登州衛角樓火。

聞六月十六日五鼓，有紅雲一塊，自西南起，直至此樓內，似雷聲，頃刻進烈猛火，冲天，壓死守宿餘丁徐二等二名，角樓頃刻化為灰燼，殊盼火藥蔭熱一空，亦奇變也。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看得欵虜一事，國家每年費多少錢糧，而夷欲無厭，動輒擁衆挾賞，如干兒罵、補打大生館俱于天啓五年互過市賞例該把　舊市互覔挨次輪賞

成規已久，今乃妄肆要挾，糾衆臨邊，犯搶情形似不可遏矣。大抵皆衆醜朋謀，特借于補為名耳。臣因本鎮兵馬精銳，屢被挑選，糧餉時常匱詘，不得已支吾款局，不敢好大啓釁，乃狡酋不戢，無故而思狂逞。臣等忠憤所激，何忍受此犬羊凶氣，而不亟圖一大創之。除會同總兵談世德懸賞誓師，申明號令，鼓舞正奇游三營，并各營堡官兵擐甲厲刃，相機截殺，應援務挫賊鋒，以保無虞，係干虜情塘報，

錦衣衛奏

聖旨：這拿到犯人吳養春等，通送東廠與胡君實等會同質對明白具奏。

奴酋東侵島鎮，將士奮勇截殺，敗之于大石門橫山道河，捕獲夷人四十二名，報捷解俘。

六月　中[illegible]

鎮撫司奏

聖旨：劉鐸賦性奸貪，設心險毒，既以鎖誅擬戍，復圖鎮魘重臣，方景陽因姦殺妻，已干大辟，今又肆行邪術，咀呪與妖。一干人犯，都送刑部從重擬罪。張體乾緝捕有功，陞都督同知，把總谷應選加陞參將，仍管把總事，其餘參將中軍等官，着兵部照例優叙，該部知道。

東省壁

東廠奏

聖旨：犯人吳養春等，既與胡君實等質對明白，都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嚴刑究問，追贓黃山見在苗養木植，着差官前去會同撫按變價解進，以助大工，仍將山場地畝盡歸朝廷，以充公用。其許應篤、芳培、聰、發落，工部知道。

謂公之功實不可掩

遼東巡撫袁崇煥上言：切照奴狀以來，合中外文武邊臣之全力以為防，然捐棄兩河，未有勝着，此未易以言悉也。惟舊督臣王象乾、經臣王在晉，撫存西虜，奴窮于無所入；舊樞輔孫承宗，與原撫今督閻鳴泰，出關用遼人之議，奴窮于無所搏，故靜伏者三年。若去秋河上遠觀成之蹟

實故傾巢入犯而我兩之寧遠如机上肉至兵過錦右
帶彼不知臣之先行撤入而謂我畏先逃故一往無復顧
忌直抵寧遠城下臣又偃旂息鼓待之城中若無人彼愈
易而併力以攻孰知臣之厚備而奮擊也出其意外故措
手不及而敗吾賊已悉我之伎倆矣遂棄其無用之攻具
歸而造其能為我害者如板厚二寸之戰車葦以累之難
于渡故為舟舟不得法不可渡故取十方寺上流之處以
濟師至必由之路則杪花五大營駐牧之處故擇囊素台
吉而驅捲各營且請家丁于瀋陽攜之以入犯為一進不
退計孰知毛文龍徑襲遼陽故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

錦寧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掣之功此為
最烈此賊數十年未經一創況損于我而償于西虜與毛
帥奴氣又復振能一刻忘臣哉無奈稍雨成川我之將馬
且不能往彼之大衆安得來且秋收之亟過此以往彼日
日能來而我刻刻當備者也且結西虜以伐我交婦人能
馬以休兵力奴老于攻戰且號知兵若至避我從東攻擊
之法彼亦斷不輕來彼原有足恃者而又以忿心出之奴
未可易視也至在秋冬乾燥滿河水凍之時若犯必攻山
海蓋攻必攻堅堅者張則無所不破若揚言與錦寧而以
全力攻關必生疏計夫越 一 闖關原不可能近攻尚恃遠

交伐豈必須假道安有舍一難攻之寧遠輕越其都而腹
背受敵從來無此法奴深于兵者也蓋料我無所不備無
所不算奴實狡且愁然臣不懂也惟目前雨患城塌難于
修築然已併力為之即遲來速至深入臣都有可以相當者
饒他千態萬狀臣只一味簡易平常彼之遠來利速戰能
戰之兵又利在得戰臣只一味死守今至無得而與我戰
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而與圖之如令春臣面懇于經臣
高第無發援兵衆方疑之蓋援絕而人方致死必能死而救
生自是古法顧以為輕臣尤臣罪大矣我
皇上只畫經督二臣與臣于度外惟至所便宜臣又願立

臣置臣于度外亦惟至所便宜臣布置于關外二百里內
武斷武繞亦合亦分有守有不守必圖一恰當以報
皇上斷不令奴近關門關內只緊閉不令一兵出入便是
萬全勝筭蓋不貪功便無緣以致敗若貪一擊之利合扇
交鋒從前之禍立見此又非可以言悉惜師老于建事能
在臣先必不煩言慮也此為治標之法若治本則難言之
然又無容不治者也從古未有兵連禍結至八九年者有
之則自東事始微
祖宗之培植厚與
皇上之德澤深豈能有今日乎此事之至危可 一 不可

再者也。今便欲局之速結。焉得而結之。然局未必即結。與
于勢也。非我所得而主而事之理。則若有可過不在于縣
局之日也。幾下手便已了了。勿姑為而姑試之。如
皇上項折衷　廷臣之議。關內外分屬之于兩鎮之三差
中。為直捷了當之計。豈英謀睿慮超越千古。直以奴患付
臣等。更無可避。況經督兩臣。又是天下之豪杰也。何得不
殫智竭力。歎臣為
皇上完此一塊土。諸臣劉詔與臣關切如左右手。諸道臣
畢自肅、王應豸、張春、張登明俱有識有力。與餉臣黃運太
解運如期。總兵趙率教慮最精。滿桂氣可鼓。即與守諸臣

諸內臣。俱身親邊患。無愧
皇上之家督。以臣之迂拙。左右其中。何功不竟。蓋　天下
事。固成于有所因。亦敗于多所倚。漢多出塞之功。則在于
能任。如班超、馬能、虞詡輩。顧其才可用。則盡其所欲為。故
成功惟漢為最。唐安史之亂、跋扈　長安而不敢窺潼關。
則在　廷之權分而藩鎮之權一也。唐室無恙。終賴藩鎮
之功。至宋始。則以　天下奉契丹。繼則以　天下守河北。
故力以全用而無余。卒之遂以　天下殉。合三代而得失
了然。奴而能為　中國患。則其獨擅一方。生殺予奪之自
錄生聚教訓之不易。而我謂四方烏合。當之彼以專我以

散　彼以常我以暫。宜乎不相及。今
皇上以關外關內分屬責有攸司。生殺予奪。生聚教訓專
而不分。常而不暫。猶之乎奴也。而又與以內地之轉輸。又
多彼此之交護。如捕虎焉。此入目中已無虎。更兼發縱猜
角之有人。餉餽擒打之有具。則虎之不能為患審也。關內
見兵不滿三萬。必足三萬。始可為關外之勁。關外則六萬
餘兵之馬騾三萬八千餘。兵與馬見在關外者俱未有此
數。候增而補之。往時當邊事者。或索兵三十萬、二十萬。臣
今定于六萬餘。稍益之修築之班軍耳。豈好用寡哉。但賦
窮于無可繼。役不堪再藉。以邊人守邊土。上下井牧之相

附。寡而有多之用。月餉草乾歲銀一百六十餘萬零。米三
十五萬一千石零、料四十七萬四千八百石零。兵馬錢糧
註為定額。且守且戰、且築且屯。撫西虜以拒東夷。來歲屯
種之所入。可以漸減海運。大段堅壁清野。以為乘間擊惰
以為隨機應變。如水到渠成。方略原不得拘。有必不可留
者。總兵也。已用趙率教一人在左屯。而領前鋒。無戰不克
無履不險。令前鋒如舊。仍同東付總兵之體統。以承關內
關外二鎮之乏。而不可少者餉司也。歲完一百六十萬之
出入。已多于永平薊州之各鎮。而寧遠待餉于關內。近百
里往返。頗覺至難。況為遼東舊有之官。或宜並設如撫鎮

若臣銜職已久罪戾實深二親在暴不宜二刻戀此但昧
去一日宜一日經營偕諸臣苦心戮力務以生聚爲節省
事則年省一年。餉則日省一日，務還
祖宗幅幀法制之舊。蓋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月計不足歲
計有餘。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不必復
言恢復而遼無不復。不必急言平奴而奴無不平。即此一
番更定，奴自不能爲患。即以下手之日爲結局之日也。
蓋人可遷易而着數必不可更移。如金城圖上方略以衷
攻夷卒之憤，如左恭主謀先定故也。古今人原不相遠而
難成易敗者功蓋勇猛兇敵敵必譬振奮立功梟梟悉兇

任勞之必任怨蒙罪始可以有功，怨不深勞不厚罪不大
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沓至，從來如此。惟樂羊與郎墨大
夫幸結獨知于英主，今臣與諸臣遭遇
聖明推心置腹踰越古人，惟
皇上與　廷臣始終之，
封疆其有賴矣。伏乞
皇上察臣一得之愚，
勅下該部
採擇施行。奉
聖旨覽奏，具見石畫深謀，主守不主戰，尤是制奴勝算該

外另設餉司，着戶部議覆。朕念切封疆，委任責成，不啻推
心置腹，安有謗訕離間。還着殫力防禦，一意殄奴，勿以猜
嫌分心。該部知道。
賜川湖總督閔夢得尚方劍。
北鎮撫司奏
聖旨程夢庚等贓銀十三萬六千兩，本司立限嚴追。吳養
春贓銀六十餘萬，着行撫按照數作速追解。其山場木植
銀三十餘萬兩，工部即差官會同撫按估計變價解進，以
助大工。山場地二千四百餘畝并隱匿山地與拋荒地土
未入冊者，查出升科，盡歸朝廷，不得仍前隱漏。厥臣魏忠

賢報國赤心，發奸巨手，搜剔黃山之大蠹，克襄紫極之浩
煩，省金錢而工愈饒，不加賦而財用足，種種勛勞，茲功更
懋，着蔭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
錦衣衛指揮使
命，仍賜勅獎勵，以示優異。還賞銀五十兩，采段四表裏，羊
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原辦官旂照例優敘。該部知
道。
刑部奏
聖旨劉鐸、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依擬，即便會官處決。辛
雲終遣戍。方景陽雖已物故，還當戮屍。司官高默、徐日葵、
陳撥豪、湯本沛，先係徇情貰法，及奉嚴旨，幾行改正，着降

三復請外任該部知道
福建地震
鎮撫司奉
聖旨犯人徐自强等着送刑部如律擬罪張國紀身係皇
親宜修遵禮義不得濫用匪人本當送國子監演禮三年
姑着自行省改該部知道
忠賢借題奉
懿旨之名欲以徐自强等爲疑中傷
戚畹翻謀
牙爪可謂狡矣

九月
工科王夢尹以東江有當整頓之成局奴酋有可招來之
部落從實敷陳以圖恢復勝算疏曰臣何奉使海外風聞
尚得論列而況臣所親經之地局外尚得指陳而況臣所
躬嘗之事何敢嘿嘿而處此謹一一爲
皇上陳之仰祈
睿覽採擇焉一名器之當重也海外叅遊等官不下二百
餘員而經兵部
題授者幾何人臣以爲多固足以備用但令日一都司明
日一遊擊在文龍固借此以鼓舞士心竟究得官易而人
不知榮文龍鼓舞之術亦窮況一借名色歸遊海內貴盤
腰金號于人曰文龍之屬員也在文龍已不知其人之作
何狀供何職矣此文龍亦對臣稱苦者臣以爲隨便授官
宜行于暫而不宜行于常東江一鎮可謂暫而常矣似宜
令文龍清汰一番酌定地方酌定職業誠各將官年勞造
冊登撫具
題兵部酌復除已經
題授者及千把總等官聽便委用其餘查其年勞量授職
級俟其年深績茂仍與題
請升授間與

內地互相升調使叨升者感
朝廷之
恩遇而思報望升者慕
朝廷之
寵榮而思企。各弁既以爲榮官又以品自砥。毛文龍亦得
猛士之爲用矣。一兵額之當限也。臣謂文龍曰兵多則難
精而况餉不給乎。爲今日計、惟汰冗食以足餉、足兵以殘
兵或牽制或進攻乃克有濟耳。東江兵雖稱十五萬而屯
田者、盡充其中、合無將見在之兵令文龍精選一番、或三
四萬或五六萬就津登之本折逐項酌算、務令兵不浮于

食如有不給而仍以屯田者足之。其屯兵就各兵之父兄
子弟約定名數、務足屯田之用、戰士則厚其廩糧、屯田則
飽其家室、其有餘之衆、或量移
內地或移之寧遠、壯者籍爲兵、弱者籍爲屯。在戶部既不
苦撫米之炊、在文龍亦不苦庚癸之呼、在遼民既免凍餓
之虞、又遂生全之路。上感
國恩、下念家仇、而勇氣亦百倍矣。若添餉以責恢復、恐中
原之物力有限、海上之需待無窮、是在
皇上
睿慮特裁非臣所敢妄議也。一南兵之當裁也。臣聞南兵

出海時、名雖數千、至島不及二千、毛文龍慮其虛弱、遂以
遼人補之。四五年來、陰陽之消磨、饑寒之零落、又不知凡
幾矣、況以北人補南兵、名雖南而實非、何益乎、乃糜東江
之餉三分之一、合無除堪留駕舡水手之用外、以遼人歸
入遼兵、其南兵之老病不堪者汰之、南還去姑存之虛名
成畫一之紀律、庶名實相稱而士伍無假借矣。一餉運之
當叠也。海外屯田、其收入也有時、其支給也有限、而與商
人及朝鮮貿易、統賴餉銀、是遼人之存活、全賴
內地之轉輸也。獨天津糧米、運發及時、而山東餉銀、發解
未免後時、彼嘗餉之奸弁遂得借口開報不濟、以致海外

造冊竟不收入、不思遼民孤島中懸釜待炊、能待此西缸
之水乎、合無申飭該省、預爲解給、務要當年之餉完在五
月以前、庶六七月間風便可至、倘稍遲月日、秋風一起、徒
充魚龍之腹、不然亦以今歲之餉而療來歲之饑矣。一部
落之當招也。攻人之法、以長攻短者勝、聞自遼陽廣寧潰
陷後、奴所得子女玉帛、分給各牛鹿部落者不可數計。其
日用飲食起居不啻
中國富家翁也、聞有征調、各抱妻挈相哭、視昔之勇悍標
鷙、稍有間矣、且其富厚尊寵者、皆建酋親種如白羊骨兒
兒哈北關魚皮等部落、俱被虐使、頗懷怨恨、欲逃無所、此

亦奴之短于馭衆也。若
敕令邊職廣布文告，明招暗誘，收其孳二之部落，處之島
中，或擇地築城以居之，使奴日夜不得安枕，或亦弱奴之
一端。如謂部落來降，恐有奸詐，且歸降者少，無益于事，歸
降者多，難爲安插，職以爲嚴爲約束，自可無患，不然者在
奴地爲奴用，詎不足須我圖度乎。統候
聖裁，以上五欵，因時酌量，就事調停，總之使下無私，官官
無私，民粮餉歸于實用，以成恢復之實事，尊
朝廷而固
封疆，端不外此奉

聖旨：這條陳五欵具見方畧，有裨東江軍務，着該部作速
酌議施行。
左副都御史劉廷元疏請改正
皇考光宗實錄，并論廣西副使曹學佺削藉。
時學佺有野史紀畧一書，議論與
要典相反、被削籍毀板
平遼總兵毛文龍上言爲遵
旨奏報，直陳結局疏曰，
天啓六年四月十一日深入剿奴，適閣閱臣至島收歸鐵
山，復于本月十八日接得兵部劄付，爲海外捷音，復至等
事，謂奴犯寧遠已經三月，職竟不知，所住須彌島去奴寨

二千餘里，遠不相救，着職自己審處
奏報，以圖結局，皆出自
聖裁，而部議又謂海外一旅，所不憚悉索以供之者，專爲
牽制一着，今奴西向，有如風馬牛，即欲職移駐近島，抵婁
反覆復讀，且驚且喜，驚則驚奴犯寧遠，謂職不知，喜則喜
皇上念及結局，謂當自己審處，然職于奴非不知者，亦非
但知之者，職于上年十月內，即發塘報，言奴于歷節前後
必大舉入犯，謂布屯等處更宜加嚴防守，職以先知之矣。
即經臣高弟，曾云得職塘報，而預令道鎮預爲料理，是職
之先知已爲寧遠戰守計矣。及至今年正月十五日，即差

從山發兵，本月二十日職即督官兵至沿江一帶，督發濮
入、令易承惠等進攻威寧營，林茂春、王輔生進襲海州等
處，皆有擒斬，奴聞剿回，是職不但知之，亦盡力牽制之矣。
特苦粮餉不足，不能與賊久持，器具不備，即赴復城堡，不
能站住保守。
廟堂以奴緩兵徐歸，便謂職不牽制，豈誠奴已攻圍被敗，
正是強弩之末，又慮寧遠全軍追逐，是不得不爲緩兵之
計，以此指爲不知，豈不椊心長嘆，所駐須彌島，即名西彌
島，一連有三山，周圍廣濶二百餘里，中則雲從山，前則西
彌島，再後則眞珠島，以陸程計，雲從之離鐵山有八十里

以水程計鉄山之至雲從僅三十里雲從與西彌從大路
去至义州止一百六十里鉄山從水路去亦如之义州與
鎮江相對不過有三四里鎮江至遼陽三百六十里是鉄
山與西彌與奴寨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今謂去奴三千
餘里政不知何臣作此誑言以欺我
皇上去冬移駐雲從原爲鉄山樹木已盡無所樵採移以
就便迺指爲規避又不知何人故爲異議以誣此東江今
閏臣于五月十九日至島親望見西彌親歷义州以悉遼
近則遼陽之奴衆可知惟其去奴不遠所以知之極眞牽
之極切職可不辨而自明惟是令職自己寄處一節職有

熟籌自信足圖結局
請爲我
皇上一一陳之夫兵事首論人心次論地勢再次則算有
成謀若尤當以之而始局即以之而終局矣奴酋呑據遼
瀋當其鋒若首議三方布置令着止寧遠暨東江耳以人
心論寧遠遼兵少而西兵多東江則以海外孤懸無所退
避盡用命之人心以地勢論寧遠至山海一線可通諸凡
餉械易輸易足東江則往來接濟春俟凍開直至清明節
後人方敢渡海及冬稍凍前無粮草後無援兵便成絕地
使能站立得定亦非易事然寧遠至遼瀋俱係寬平坦道

無險要含藏難以出奇攻襲可守而不可戰東江則憑險
可以設疑出奇可以制勝水陸齊通接濟則艱戰守則得
人心與地勢既以兩得其所以進剿恢復終
是東江事半而功倍此非敢侈言也實一定之情形必然
之事勢緣向來
廟堂議論以東江爲牽制之虛局不以爲進剿之實事鉄
粮半缺半飽軍需若有若無奴不西去不言牽制得力奴
一過河便言職不牽制豈不念全遼不復山海終危奴賊
不滅終爲
國患職于

天啓三年間早已料之又豈不念弗謂得過一日姑目前
之小安忘
靈長之大計職于亦
天啓三年間叠提醒之爲因
廟堂全無一定之計奴伏而羣情泄泄奴動而衆議紛紛
更不以職言爲是急加粮餉軍需乘時剿復致有今日及
至今日便議移鎮此何見也前
請加餉兩年以內分文未增所
請器械兩年亦未運至所
請舡隻今方鳩工未得一帆應用令部猶言不得悉索以

供之將示麗人好聽乎抑以此而嚇奴酋也切恐東江稍
鎮即失地勢併惑人心無論不能進剿亦不能牽制斷斷
乎其不可者如以職自處之恐見歲餉而
請二百萬兩今者
京庫山東之歲餉已有四十萬兩再加六十萬兩津運之
截漕何止十萬石今
請加二十萬石山東之價買率粮歲定十萬石粮總得四
十萬石再有不足索之屯田併准東江于淮膠等處自為
設處買運其軍少器械除三四年分所
請發熟鐵農具防袢等項除天津運解外今

請准
天啓四年內制虜前備之科泰不必官商糴栽竟以部銀
歲給十萬兩以聽東江之自造海上以舡為命沙唬舡尚
請造三百隻登淮造一百隻今
請加沙舡九十隻唬舡六十隻共得二百五十隻欲喻西
虜連絡之情以絕奴酋西賄之路鎮印萬項查給舊征虜
前將軍印何為西虜熟識即東江能與西虜往來要約無
、、、即不足以取信
請查給之欲謀東江進剿之績併顧餉械接濟之需止捋
六月間職雖具疏

請內臣一員并
請舊撫臣王化貞出海督臣郝臣台省諸臣屢言之知非
東江一己之私今宜令其出海監督再加東江開一標監
引照寧遠沿舊例官賣以幇運脚粮餉足用器械精堅舟
師俱具連路監督有人東鎮仍駐東江委托胆畧之將捉
以方畧恢復廣寧駐兵三岔可尅期于二年內夫逆奴進
犯止有二路從鎮靜堡進守廣寧便可當鎮靜之鋒遼瀋
東從三岔河過駐三岔便可截狂奴之渡必如是而寧遠
可以安堵山海可以無虞
神京奠

陵寢寧而
天下完固先結此小局另議複遼平奴之大局再為尅期
不曩乎有次第哉只此信為今日要着然不自今日始言
之也上年已具疏
奏聞蒙部可其議聞尅期兩年不為遠錢粮百萬不為多
似乎今日真屬可行此則東江自己審處之一策也然還
念之
以上數事最為簡省最為緊要酌其可以措應亦酌其可
以
俯從是不敢隱懃箕之善蓋以虛明問倘當事者意見有

王門戶自分，于此數事，有一不如職
請此局終難圖結，深為可惜，惜以如許之兵民，數年之撫
練，一旦委弃之耳。至于東江之南北官兵，饑寒窮苦，最可
悲嘆。上年十月，冰結斷運，迄今已踰八月，津運顆粒未至，
去年所剩青州銀兩，于登買運者，止至百石餘，嗷嗷之衆，
張順待哺，幸得去冬所存之貨，换買麗粮十萬餘石，分給
糊口。至三月終，人已告絕，餓死無數，又移文乞借于高麗
熟米七千餘包，為秋進攻遼陽鞍山等處，以撤奴圍，其見
塘報，雖損兵折將，而奴已掣圍矣。職一腔之熱血，遂畢，但
行軍草野，卧地十六夜，風雨淋漓，致受濕氣，手足瘋麻，百

病交發，且以南北官兵，奄奄乏食，束手持斃，傷痛切心，卧
床不起，難以理事，
請將
天啓五年以前，除山東新餉外，凡有
京發帑餉，津運粮石，收用官員，挑選壯丁，設在營伍，存營
器械，需舡隻等　項，備造冊籍，差官查送報部，以備查核，
五年之內，用若干粮，養活若干官生兵衆牛馬騾匹，庶見
職一番苦心，伏乞
皇上矜念
利，設安危，係于寧遠，東江南地若移撤東江兵馬，不惟地

利失，人心搖而動，後難期，又恐愈近奴，而戰守工夫難定，
奴不滅而一息之，奴氣愈難制也。職固不足惜，其如封疆
何，則遼之為遼，尚有不忍言者矣。伏懇
皇上
敕下閣部會議，速擇賢能代職料理，用職之言，以終此局，
不惟職尾大之心跡且明，而
封疆之大事亦完，卽遊于泉壤間，深感
皇上鴻恩，全始全終，當厲鬼殺賊，以圖仰報。或曰奴賊西
犯，職故為此辭，不知職之焦勞成病，原為乏粮餉乏器械
乏同心共濟，其非畏敵也明矣。使職而果畏敵，當日遼事

敗壞，經院道鎮業已數發兵馬，盡西使職，不知此局，當與
草木同腐，飄然長往也，又何以率三百人而來東江，擒偽
賊，沭
皇恩而不能知始局，自是知終局，今日何以撫招兵民至
數十餘萬而求代，則病果入膏肓，自分難以救治，恐悞
國而倂以悞東江，是吐向抳之愚忠，祈立善後之左券也，
奏
聖旨，覽奏，知道了，疏說地勢人心極明，不必移駐，其請器
械舡隻餉銀，着該部酌議具奏，兵部知道
吏部奉

聖旨：量能授任，朝有彝章；量力服官，臣有定義。各官年力衰邁的，義當自裁；其素有品望的，着與加銜致仕，以示風厲。你部即遵旨分別具奏行。

刑科黄承昊請設餉司，奉

聖旨：黄承昊係東林，不自引退，反條陳塞責，着削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工部奉

聖旨：黄山木植，久為奸宄盤踞，差主事呂下問，給與專敕，以重事權，撫按道府務與同心協力，遵照原題上緊進解，毋得彼此推諉，責有所歸。其山場地畝，仍着撫按官丈量

等，則酌定賦額，另行具奏。

編修姜曰廣、工科王夢尹遵

旨便道詳閱事竣，謹陳海外情形疏曰：

天啟五年十月十六日，該科王夢尹

題為海外孤軍可念，粮餉酌　數宜酌重，

獻蒭蕘之言，仰祈

聖明采擇，以固牽制之局事，奉

聖旨：海外情形，即着頒詔二臣便道詳閱具奏，以憑酌議，不必另自差官。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職等以

詔書嚴重，先朝鮮周閱，詣事竣隨道

讀此悚然感泣

其念未死，眞可憫惜

旨便道沿島詳閱。凡目所親見、耳所親聞者，一切情形，不敢稍加粧點，以上負

明命；亦不敢稍加減匿，以下負輿情。明有

國法，幽有鬼神，上有明見萬里之

聖人，下有萬耳萬目往來不斷之册檔，職等敢不凜凜慎

爲語曰民爲貴，董先爲

皇上陳遼民之情形，而大及其他。自被擄遼民苦奴之虐甚也，各島中行有來歸者，男婦子女四五年所，不啻十餘萬。職等初往朝鮮時，渠等已絕粮二三月矣。沿途迎職等哀訴者，鐵山、廣鹿、石城、鹿島等島，各有安插之遼民，即自

鐵山至朝鮮之安州、麻布川、大川等處二百餘里，陸續不絕。奈皮骨僅存，枵腹待斃，力不任兵戈，匍匐道傍不能起，甚有僵卧不能出戶者。職等親至其室，見奄奄氣息，哀鳴床蓐間，職等心憐之，亦無以益之也。渠仍向職等懇曰：我父母妻子一家俱遭奴害，安得飽食一日，殺奴一級，死亦甘心。職等壯之，而未敢擅許也。遼民萬死一生，從虎穴中逃出，望我

中國生全之也，而竟以饑不聊生，且日夜多死亡者，真可憐也。此遼民之情形也。

一曰遼兵。據毛文龍册報十五萬，大要遼兵即遼民，其册

以外非婦女則老弱者或新來者耳其目前堪用者亦不
啻二三萬其餘不獨無堅甲亦無利刃更多執挺而衣不
蔽體者度其年貌僅堪圖攻取陣戰之用借食不充腹器
械不精恐難以操牽掣之勝也其南兵亦多以遼兵補額
思餉不及時其寘南兵固無日不思南還也此各兵情形
也
一曰遼官三韓既陷遼東各衛指揮千百戶等官逃歸
內地者固多而就便逃歸東江者亦不少除毛文龍已用
者不計外尚有二百六十餘人有未襲職者有襲職而無
俸糧者無不願食

公家一日之俸而効一臂之力在
內地者皆隸南等衛支糧矣在海外者孰非功臣之子孫
而聽其流離瑣尾已也此遼官之情形也
一曰遼生諸島中遼生共計有二百餘人職等叫至鐵山
僅一日即試諸生赴試者止有三十餘人如董朝紳等十
餘人皆堪進取職等亦賞其流離患難中不廢誦讀但
內地如山東已容其入闈中式用示
優恤而海外諸生仍不宜終錮海隅令抱 向隅之泣也
此遼生之情形也
一曰海外商人不下五六百人半在登州半在海外據册

借欠計九十餘萬有登州理餉官亦有逗遛者即過海買
明約借欠亦不下五六十萬據商人稟稱有銀不至手家
不得歸而竟瘞死于登者有貨已徹骨而挑水度日者及
有為人役使而寄食守候者近毛文龍慮餉弁之多弊欲
發商人海外以就銀如商人畏風波之險遠欲在登株守
以待須政尚未決此輩熙熙攘攘為利而往其涉風濤拚
性命急軍
國不過權子母以求償耳今本息俱罄前此者已難為償
後此者更難為繼此亦不可不急為之計也此海外商人
之情形也

一曰俘解自旅順至鐵山沿海約二千餘里俱與奴隣耕
牧偵探處處可以相遇以多擒少以壯擒弱或彼或此此
常情也獨五月之戰的係文龍身親督陣職等將至皮島
而文龍始回向來我兵見奴即逃而文龍能使之赴敵一
往英風可謂賈壯雖被奴殺傷多將多兵我兵亦畧有擒
獲已奉有不係渠魁免行俘解之
明旨矣今後仍尚畫策萬全也此俘解之情形也
一曰屯田獐子島以西舊隸遼東皮島以東廼隸朝鮮其
開墾田地俱以日為計而無畝數
天啓五年一歲收各色糧食二十九萬有奇惟是島中之

田堪種者固有而計地不寬朝鮮之地皆該國所不耕者
或山巔或山坡瀉潟不堪而用力倍艱要亦可接濟兵民
之窮也此屯田之情形也
一曰朝鮮之接濟朝鮮通
國皆山原野甚少大率多水田總計入道富饒不過三道
其民朴野不尚華飾毛文龍以銀易
中國之貨以貨易該
國之米而該國仍稱苦也據毛文龍册該
國止天啓四年捐助銀一千兩其餘皆以貨易之也此朝
鮮之情形也雖然職等又有說焉聽狼狽而提衝對爲害

大也毛文龍以二百人入鎮江據鐵山招降夷撫歸義之
民至十餘萬衆卽不謂吮奴酋之精血亦可謂收遼左之
孑遺不愈于遼陽一陷趍海而南廣寧一潰望風而遁者
哉如毛文龍者不可不謂之豪傑亦不可不謂之偏鋒若
堂堂正正與奴酋决勝敗于郊原不獨職等不敢信文龍
卽文龍亦不敢自信若能養成一隊精銳合兵設伏用間
乘敝出奇文龍自信其能職等亦信文龍之能也將將之
道惟在
皇上之神武與本兵之運籌耳遼民歸來者非不衆若何
使之生全遼兵備數者非多若何轉爲精銳老職之實係

作何查其遼生之進取從何向往商人之借欠竟何底止
統祈
敕下該部酌議施行職等奏
旨便道詳閱與
特遣閱視不同不敢妄舉市恩止將毛文龍原定花名粮
石文冊咨部備覆
遼東巡撫袁崇煥塘報奉
聖旨據報奴酋已與其子爭立狡黠叵測還着嚴加防禦
一切剿守機宜相時而行勿致疏虞該部知道
本年八月初十日
老奴酋血發背死

皇極殿告成禮部請擇吉臨御奉
聖旨是卽着欽天監擇吉舉行
諭停刑
刑部擬徐自强等罪名奏上奉
聖旨是斬犯徐自强絞犯劉應乾趙三省俱着監候處决
其餘依擬發落
兵部奏
聖旨據奏內臣撫鎮越數百里閱城畧地議招集饑民安
插屯種漸復疆土功勞可嘉廠臣魏忠賢體國赤心籌邊
壯志鼓忠義以勵鎮守捐家資而濟軍需致令將士協和

兵威不振戢戟逋逃之冠已罹天誅三韓綦券之原今將復業宜有破格之典以酬非常之勛于原封伯爵晉肅寧侯給與應得誥券還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折鈔三千貫賜敕獎勵以示優異鎮守內臣劉應坤紀用與原臣同心經理劉應坤原廕弟侄一人錦衣衛正千戶加陞指揮僉事紀用原廕弟侄一人錦衣衛百戶加陞正千戶撫臣袁崇煥協力擔當給與應得誥命其鎮將以及軍丁俱依議該部知道

旅順兵變

按旅順將官李鑛貪虐數飭被害人民稱告毛總鎮差官拘提鑛遂與爪牙兵丁計謀于八月初三日要殺鎮

納城部衆屠官攜口兵叛放火焚掠逃去又按旅順為海口要地向藉登萊外通東運東餉鎮山北通奴地若一旦不守奴知搖撼則東壁單寒運輸梗塞其患非小非文飭之所當急圖守禦者也

陞翟維華太僕寺卿毛一鷺南京兵部侍郎曹思誠吏部左侍郎

削奪朱欽相

削奪倪思輝

陸康稷張履端蔡獻臣冠帶閑住

一時削奪諸公皆好修之士而槩以門戶處之如吳淳夫李覲龍因言譴相繼而誅頤要以操生殺予奪之柄何怪乎芝蘭當門而削林叢哉況予奪于人才進退之際可以識世運之盛衰矣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二

秀水　沈國元述

十月朔　頒曆

宣雲巡按張素養塘報毛酋乞炭挾賞不遂聚兵千餘在
於滴水崖邊住牧謀搶寧遠火燒莊等堡北路參將張承
惡戰殺
是役也雖殺傷相當而副將損兵將路自險輕進之愆可不鑒哉

孝陵衛指揮同知李之才疏請建祠奉
聖旨褒奏厰臣魏忠賢恤小民之艱貓不給之資功德被
於留都矣至於捐俸以蘇造作葺垣以固邊陲裁革僉當

肅清奬賞雖建祠允順輿情賜額宜昭盛典其名祠曰在
清著南京守備孝陵掌印二監臣享祀春秋永虔修祝該
衙門知道

南御史徐復陽削奪

不遵總兵毛文龍遼士罹難猶勤學業疏曰㮣自三韓失
守爲大爲羊何士何民自臣鎮江一捷駐師鮮地忠招義
撫歸順之民日以百計月以千計繩繩而來每於童頂蹺
足之群有自稱曰某某秀才未嘗不潸然淚墮悲儒流之
狼狽至此極也臣亟予之衣冠給之資斧必爲安插職業
於天啓三年四月間有遵化變患之擾遍告部院科道衆
後稍稍聞風而至者踵相接數年間不下二三百餘名本
給以衣冠資斧如初旋又立
文廟權設學政以董之謝望謁
聖朝
闕濟濟楚楚也恂恂穆穆也夫諸生當此流離顛沛野居
草處短褐不完半菽難飽之時猶不變素志不改常業借
禮路義薙遜揖讓朝吟夕哦正所謂無恒產而有恒心者
惟士爲能耳前册使視師鐵山諸生相率趁迎哀陳苦志
願求明試閱臣不勝悲亦不勝喜隨課以文藝一一爲之
品題嘖嘖許可且置不勝收也切臣武弁頗知文墨胡虜

亂爍遑計人文顧
國運污隆全賴士氣士氣伸則神氣振神氣振則文明盛
而
國祚昌
國脈長況我
太祖高皇帝置科登賢二百餘禩猶一日也雖當强圉多
故而文運丕振所以士脈之靈雖極患難而初心不渝從
王益切頑鈍如識猶知按遼士於播越之中而遼士實切
明揚之有日令
皇上神聖踐祚起廢策淹幾稱野無遺逸

朝有明良、依稀乎雲從興歌菁莪育化追蹤周文之盛治
矣獨遼士歸順有年幽滯異域而不得一叨甄別之典以
覲光於
上國此固遼士深可悲憫而亦
聖世之缺典也職查天啓五年遼東巡撫喻安性有欲復
遼士先收人心一疏蒙
聖旨俞其奏已令遼士在北直隸等處考試科舉業有例
矣伏乞
皇上仁同一視羅廓八荒仍准遼士就省科舉或附山東
或在北京一例應試從古英雄每于困頓挫摧之餘動心
忍性煉成百折不回之骨傲出千秋莫尚之勛此理之常
鑿鑿不爽者職所以於窮荒絕域之間即茹草臥薪而亟
亟收鄒士類實以士氣爲
國家真命脉又安在禮義之不爲干櫓而禁御之非甚斷
牧哉故遼士不可不准科舉不可不定省地職雖賤弁竊
不避斧鉞而冒爲越俎其亦鄒魯之神明有迫於職之珮
睹而仰賫
天威耶奉
聖旨據奏甄收遼士亦變夷之微權同文之讜議也科舉
省地禮部看議來說

山東撫按議曰曲阜縣一官雖
聖朝崇報先師特典而業已剖符受百里之命儼然朝士
民理刑名治錢穀與列城並稱邑長吏則必其人植根厚
而取路長足以勝其任而愉快者方可免揶揄之口而膺
民社之重乃保舉衍聖公之鼻息受恩私室既未免委身
以徇人而考選之法又局局生員一途暮青衿而朝墨綬
儕輩先已輕之及其積與事習而日暮途窮之念生其人
亦自輕矣年來揭奏之紛紛雖兩大不相容之勢使然亦
以考選之法未盡善茲當擇官之期可無更絃之鼓職等
集議于孔氏之鄉紳商確于司道府僉云改用舉監之便
以華膴之路優之鄉舉至順也以考選之權歸之銓部至
公也以遷轉優異之利堅其末路至密也凡此者所以重
民牧非以優舉監實以優生員善乎孔紳之議曰生員可
以作知縣必可以作舉監未有不能爲舉監而竟可爲知
縣者且每科中式一二人殊恩異數政爲生員而設所議
增恩選以酧缺望雖調停之術亦蛇足之添不必拘也既
經該司覆議前來理合具題伏乞
勑下吏部覆議上請合無於曲阜孔氏舉監中酌定幾名
起送赴部考選一員銓除任事與州縣官一體考滿陞遷
倘舉選缺則以明經出仕曾經兩院薦舉者陞補庶人知

奮勵而事免窒礙於世職永永有光矣

順天府丞劉志選奏

聖主寬恩下逮底臣怙惡事奏

聖旨據奏張國紀事跡多端朕前姑令悔過自新以全國

體如何不見省改還着洗心滌慮日就令圖慰朕敦睦底

臣至意勿得執迷不悛自取罪責其嚴禁蜚語已諭緝事

衙門體訪拿究仍着實申飭行該部知道

奉旨臣致叢以被學者也何其陰謀

山東參政分守東兗道曹文衡討擒賊首鄭江等東省以

寧

鄭江鄭滸流賊之雄也西方亡命多歸之嘯聚開州

而其出沒爲害則東省受之近聞劉偉等盟誓剪之

後亦且參投江海二賊自畏二賊不剿則所業旋散

徒會此地方之急也今以分守東兗道曹文衡之運籌

設伏兗州營參將康思明之賈勇兼充二賊一鼓一擒

而射死劉嵩清擒斬馬見等四十餘名則巨患不剿滌

而零賊俱登魚臺雖有逋誅之漏加偵早擒可得也從此

兗東一帶居者行者俱貼以爲寧宇

九月二十日東兗道曹文衡會兗州營參將陳思明

調撥千總八日等前後共捉獲保賊張三兩等九名

獲劉上等馬州保捕允林又于十六日擒同本道家

丁孔大虎等直抵新泉索地方搜還賊首刺瀾

等牟領壯賊一黨官丁奮勇向前射死賊首孫東漢落

馬斬賊首級眾二號追十餘前被擒賊因用火箭攻

賊清賊一騎見鄭東金等家屬小店并搞未兵萬更等三

十餘名一尺鑑二頭鑼刀十一件在陣擒家丁等

名重鎮民組其才策又于十八日率領中軍官武人夫

役同本道家丁花大虎等奉書參政密令卿示撤兵睹

伏擒賊于賊所出沒處立瓦更時分直抵開州自獲祟

與賊對敵擒獲渠賊丘可成等有賊首鄭江鄭滸騎馬

等出眾兵追殺伏賊等奪刀如風雨賊走穴兵

將鄭江等四散走突圍遁獲收兵丁放箭射馬將

鄭滸馬射其解落馬就擒三面伏兵俱至獲射死斬

訊實斬首級渠賊韓鴻守擒獲自刎先獲賊首鄭滸并

逆賊孟可成等

賊馬二匹

內官監疏領魏忠賢殿工奏

聖旨皇極殿工我

皇祖遲延未舉者三十餘年誠重之也爰及朕躬纂茲鉅

典是皆廠臣魏忠賢心無二慮籌有定謀惟斷乃成經始

贊惟王之卜用人則務提衡致將作之勤開節有方財用

贏于久詘勞來不息庶民悅以忘勞遂使戶牖可觀奧窔

堪御俾朕藉手以稱謹述厥功茂矣其晉秩爲上公仍加

恩三等還賞銀一百兩彩段八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

鈔三千貫賜勅獎勵原封太子太保肅寧侯魏良卿晉封

寧國公世襲官銜照舊給與應得誥券以昭茂賞共餘內

外大小官員着該部優敘具覆

兵部遵

勅書明職掌奏

聖旨據奏黔事勛以成撫之局持論甚當展沉去黔千里

有難遙度督臣移駐貴陽與撫按諸臣和衷商榷共圖

萬全依議行

遠禍喙僧鐮南來塵等徒奴中偵兩

遼撫袁崇煥奏以本僧久居五臺有解衣之神宗皇帝御賜勑書法衣其人空明解脫無所不能下知必被愛朝廷世恩此未一當以報皇上於是遣田成等偕往奴寨宣諭觀其向背離合之意以為征討撫定之計
兵部復奏苗仲助叛惡盈官兵征勦大捷奉
聖旨匃吟之捷剪賊羽翼撫按方略可嘉還用相機衆勦
以待優擢文臣周鴻圖蕭上達武臣張雲鵬胡從義及餘
有勞吏士土舍等員或宜加銜優叙或宜一體紀錄俱係
部擬以酬前勞而勉後效該部知道
直隸巡按梁夢環上疏頌璫并誣參諸臣奉
聖旨據奏厥臣忠貞勞瘁克襄大典況幾先慮潜消亂萌
功積茂著朕所鑒知何士晉久依門戶居官貪黷程註附
權居間賍私狼籍俱着彼處撫按照原參數目提問追賍
解助大工沈惟炳黨邪害正責友沽名着削了籍爲民追
奪誥命程良籌係程註之子着吏部除名永不叙用該部
知道
一時頌璫逆璫諸疏閱之殊爲汙目故不具載而其中借婦傾善者畧爲拈出
戶部主事徐天麟奏臣親死難甚烈奉
聖旨徐朝綱以身殉官闔門死難忠節可嘉恤典宜優着
照近例酌議具覆該部知道
十二日建極殿豎柱

削奪周用賓彭汝楠王夢尹王業浩
削奪沈應時周汝弼崔維良
按是時被削者非曰門戶則曰邪黨善類空正氣塞矣
兵部奉
聖旨厥臣魏忠賢奇勛茂著謙德益光辭廕都督同知可
勝嘉尚其孫魏鵬翼廕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給與新銜
誥命王體乾等應廕弟任王之良梁桂石化琳涂文弼李
文學劉學孟李之榮俱廕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劉天錫
等三十七員各廕錦衣衛百戶內有見任官應加陞職銜
者俱依部擬都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
朝鮮國王奏小邦情事未蒙洞悉奉
聖旨覽王奏佩昭敬之遺言懷壬辰之舊德和協東鎮愛
戴中朝忠貞之忱溢乎言表朕甚嘉之鎮軍久懸遼衆雜
處久客累主生寡食多縱微王言朕不可坐照萬里之外
乎雖然奴亦非愛王之國而不攻也毛帥在中朝牽制之
着其在王國則亦唇齒之依也海上局秘朕近責令該部
多方區畫刻期接濟逃難遺民或精壯可藉或別島可分
或內地可徙亦毛帥悉心節次計處俾無重爲王累并力
恊心王亦重勉之奴酋已覺休息有期王行百里豈半九
十乎在中所闗尹義等事情一二明辨傳訛之言不足介

意朕之注念倩國當不減王之傾心於朕也王其悉之該
部知道、

十一月

陞陳九疇太常寺卿

削奪張鵬雲韓于宣、郭尚賓。

削奪詞臣唐大章、劉弘訓、劉鍾英、

以亡諸臣俱以門戶破
軋爲之桓彪、

御史梁夢環疏參南御史梁克順削奪

同室操戈故時
論快之、

禮部奉

聖旨徐朝綱合門死節、忠烈足表世風、薆賜謚廕與建祠
立坊、照張振德事例賜給、其妻媳孫男孫女義僕等、應附
薆附祠旌表、俱依擬行、已而贈光祿卿、廕一子錦衣千戶
世襲、

十八日卯時南京地震、

留都禁地積朽生煙、

本年十月二十六日四更時西華守門吏報稱
紫城煙起各衙門往救遥望不見火光止諱得樓後臺
地有土堆廣數丈高數尺荊榛成叢隨為刈除見煙氣
如縷從土隙中出循隙挖掘土下多瓦石瓦石下几甚
剩坊堆積朽腐無算濕者如絮焦者如炭欲燃未燃氣
蒸如此兩日始滅識者謂煙于鮮朽木更能生火理或
然也、

遼東巡撫袁崇煥酌度主客軍兵疏曰、鎭守寧遠總兵趙
率教稱自奴酋發難征調邊兵戍戍已可槩見、而該鎭

安家與盔甲器械馬匹且沿途行糧疲苦驛遞將領統馭
無法爲毒有不堪言者況正軍未必肯來展轉而僱此惰
逃之遊手平時原無固志臨敵必定先奔在此徒張空名
虛彼已捐實費況如遼者毛酋挾賞邊釁漸開九邊不宜
舍已以芸人本鎮熟思合無以宣大山西三鎮客兵盡行
撤回即募無糧之遼人照數充補一以免省直各鎮征調
之累一以堅遼人效死之心查得三鎮兵在關外者冗兵
共四千一百二十七員馬騾共三千八百三十八匹頭乞
行題請發回以壯三邊聲勢其原携來器械盔甲馬匹鞍
其堪用照數給值俱照此方成價一更張間而遼無窮之

利等因到職職隨與寧前道畢自肅面議深以爲便該職
看得東事調募以來職無窮隱竊誠有如該鎮所言者若
川酋之變實起於調募則該鎮未之言也使調募而有益
於遼瘡可填肉何惜割乃調到之兵卒但不能爲遼援而
主客不安先已爲遼之擾人人知之人人私言之而卒無
人公言之者以事關封疆兵一撤而事生誰執其咎鎮臣
用兵之人也職與鎮臣共任遼事而爲執咎之人也使此
兵無損於諸邊有益於遼土職將厚拓其中以濟殘遼無
奈其不足倚仗而已糜盡各邊之物力自應稍破成議而
放之還即招遼人以填之一轉移間而彼此兩利事之至

大而不容時刻緩者也至關外不若無兵只苦無盔甲器
械馬匹職量擇其可用者留之馬約二千甲器稱是宜依
該鎮所議價值照數給還但職此中無銀可給念此四千
二百之兵三千八百之馬每月應費糧銀一萬二千餘兩
應償三鎮盔甲器械馬匹銀兩不多量二萬餘金即於餉
司裁支內之糧以給之只兩月之餉便覺寬然職又慮戶
部爭執如從前兵餉中節省者即據之存庫而以馬匹盔
甲指爲兵工錢糧夫馬甲器械兵工職掌而爲遼加派之
新餉亦非戶部之歲供皆
皇上之赤子合而相助總之以

皇上之金錢留
皇上之邊事諸臣何容心於其間哉伏乞
皇上勑部議覆發然必行九邊幸甚
御史張汝懋請追諸臣贓數奉
聖旨這本說游士任楊嘉祚房可壯相倚貪濫多費帑金
數多具有冊案可查賍私易訊着行該撫按提問將奏內
諸項勘實勒限追解以助大工游士任雖經遣戍其贓數
着行原籍撫按另提家屬追比完解該部知道
御史陸獻明敬陳黔事節畧疏曰職自天啓三年九月奉
差按黔十月

不可卽勦

陛辭疾趨至黔受事迨四年改差湖廣又於十二月入楚
至任計兼及於黔及待理黔事者六年有餘故叛酋之情
形黔務之得失聞見頗真討茲雖馳驅楚域然日催黔餉
亦日訪黔情無緩三載西南無能出一畫殲逆醜至今遺
皇上南顧之憂第黔事實有難處甚費圖廻今昌敢須稍
以瀆
睿覽姑撮其梗槩而畧陳之其着數有未能卽行者二有
勢當酌議者一有急應整頓者三有速宜爬梳者二叛
抗天作逆屠害生靈戕殺撫臣致全省幾爲墟莽之區迄
今費

國家金錢無算而負固殘醜尚肆荼毒非斯誠
獻俘曷伸
國法顧撫之目前力不從心無論深林密箐之巢不可再
試鵰張兎脫之賊莫可窮追見今將兵徵餉餉寡難支彼
兇酋羅鬼實煩有徒且苗仲昇于諸苗偏甘助虐欲問罪
深入既犯前車欲出奇取勝又無從下手故今之不可卽
行者勦之策其一也勦既掣肘其庶幾言撫乎第四五年
來黔中當事者固欲討其首逆以靖一方未嘗不望其綠
弭以畫結局現祗縛渠魁餘從寬政煌煌然覓叛黨之計
明旨謂宜可招撫庶而懷好音矣孰知其狡計深情一味

不可卽撫

侮弄徉慢之說不可
上聞詭云受撫輙肆邀賞我方幸脫條龍彼且轉恣殺掠
並竄貴陽之兵力尚怯以爲莫可誰何而畧無意工撫首
向化故今之未能卽行者撫之說其二也夫既不可輕用
兵以堅其跳梁又未能議安懷以馴此反側則惟有修備
禦侮以爲保畫之耳計貴陽武事雖言不振然武弁如林
卒不下五萬以捷伐則不足以防禦則有餘黔六衞官軍
久已星羅碁布三岔陸廣鴨池等處亦在在設防今年滿
三月初三之失事則因賊之驟而掩至出我不意耳若號
令嚴明烽墩無墮卽耕種之時賊自不敢來撓我而文武

勢當酌議

同心一意綢繆諸凡練兵整哨想卽養民常常振舉元氣
克蠲禁衞益固矧今
皇上勵精而圖中外臣工悉心而晝威靈旁暢漸次可勦
可撫且安位年日長大自有愛恤爵土之念意者可以不
煩糧旅而自首獻逆矣所難者一日局不結則一日黔餉
不休當事靡憂之然有一說焉假令此局目前遂結而善
後之策須兵須將將吏濟濟不能吸露飡風乃全黔有粒
米可供官將可給否也黔餉其遂可盡撤乎第加派不可
爲常楚民又已疲困事窮則變法弊思更所當酌議者此
也黔地山多地少然寸寸耕熟雖軍需不足民食可資自

逆彥蹂躪屠戮、而後貴陽一帶及六衛與遵義諸處之民
不爲荒郊骸骨、則爲異名流移、野無青草、滿眼溝瘠、天啓
四年、每斗銀至八錢、職自當催運餉米之艱、撒行召集耕
種、迄今二年、而成熟者十無五六、今年米斗二錢、近聞每
斗一錢六分、則土田漸墾之效也、謂宜兵可屯、則廣爲屯、
民可召募、則亟爲召募、應給農具者急處農具、在兵則責
之衛所、在民則責之府縣、行至二三年、彼時之豐稔、積貯
有恆、儲糈稍充、而果腹之衆、有不踴躍禦侮者乎、所急整
頓者墾田、其一。
祖宗立法、即邊徼靡不周詳、黔之應衛所者、即有衛所、應

營哨者、即有營哨、蓋因苗多民少、布防周匝、彼營哨有官
有軍、有屯有糧、防禦有人、道途無梗、迨法弛人玩、苗之出
刼、卒皆節軍爲之前導、不惟苗毒民、而軍亦化爲苗矣、雖
職駐鎮遠時、議清查、而官軍無糧可支、無屯可耕、營哨無
開、始整理營哨、以補官軍之舊額、設處資糧爲官軍之養
贍、重懲其通苗者、開士農工商之坦途、而改差交代、設法
遂中輟、第營哨不理、各苗橫行、民不安生、誰肯內治、生苗
外禦侮、譬如人家骨肉不能自保、欲令之拒盜、內外無所
得之數也、所急整頓者營哨、其二。黔因民夷錯處、故文官
率多兼治民還亂之責、衛監司參道、蒞於府縣、正佐先每
豈爲虛設、邇來苦難畏亂、人思苟足、銓除陞調其地者、除
司道任事之外、強半不到官、林有名地名無官、大率兼僉
事代庖、衆魚肉疲民多所、云田土營哨諸事、竟爲料理、令
合將銓除陞調者、部科既限其到任、撫按亦嚴稽查催督
之、外計時恭處任勞有功地方者、撫按列名
上聞、必加優異、庶規避者咸思鼓厲、倘程處輕則降罰、重
則罷黜、再則提問、其勇往之精神、旺沿邊之氣色、增區區
彼酋何能爲哉、所急整頓者官兵、其一。蜀滇之爲撤爲黨
之郊、黔亦諸土司皆安酋之至戚、若安酋枝窮思遁、此皆
其遁逃主也、猶可言也、揭巢之役、若輩無不助兵助餉於

安酋、至今得以肆螯負嵎、撫臣王三善之過難、滇蜀土司
大有力焉、迄今米鹽火器等悉資籍彼中、至於廣西泗城
州、其上官有援黔之責、而奸民需貨火藥于紅酋、縱其肩
摩踵接、酋蓋有恃無恐、到底驁驁、夫土司土官、豈不關本
省統馭者乎、倘各省撫按司道留意遏絕、毋爲淵藪、毋爲
輸劫安酋、至坐困釜魚籠鳥、詎敢抗族犯順、所速宜嚴禁
者一也。黔省郭外、即係仲苗、再進則蔡家、尤家諸夷、皆安
逆腹心、距烏江之占之遠之族、盤踞而兇放、更出安賊之
上、固賊之前茅後勁也、官兵少則紛然來截、官兵多則佯
爲讓路、徒肆阻隔、思爲振刷剿無良法、惟討安賊在江外、

黔餉助

急切不能兩江回復諸苗，宜抽勁兵一枝，猝出洗剿，稍稍斷其輸助之途，逆彥失一臂而要害既防，自無待剿者，剿固以禁之也，不亦治剪一策乎。所爲速宜嚴禁者二也。凡此數欵，俱屬實事，年來黔之撫按司道，固已熟計而力行之，何俟職嘵嘵之贅？顧治黔者若舍此別無他奇，況職三年在黔，在楚，無日不以諸事爲念，今設重以講勦，而輕於圖繕，恐全黔終是殘破之景，而餉黔更無息肩之期，何所藉以紓

聖明之焦勞乎？頃觀

皇上深籌黔事，且欲更換督臣，於以仰見

九重奠安疆土之思，職所膽列，正督撫諸臣事也。伏望郎下該省覽應酌議者，亟勅酌議，應申飭者，嚴加申飭，黔地蕩平可期，而楚、蜀、滇、粵俱得享有寧宇矣。

十二月

禮部奏定

三王之國日期，瑞王天啓七年三月十一日，惠王三月二十二日，桂王四月十七日。

兵部奏

聖旨，據奏三王之國，應用符驗、旗尉、車夫、轎等項，預爲措辦，俱依議行，其舡隻遵照會典所載數目撥送，以照篤厚親藩至意。

兵科李魯生上言黔師已老奏

聖旨，黔事勦撫迄無成局，皆因事權相掣，意見互異，這本

議裁撫歸督，卽督兼撫，便指制而專責成，說固是。但着行王，域楚人，不便督楚，閔夢得管敘未見條畫，該部議與別衙門用另簡堪任總督的，推叫五員來看，以憑點用。吏部知道。

東廠照例三年類奏事奏

聖旨，都城奸宄叢生，廠臣魏忠賢肅法明刑，俾無漏網，據奏三年緝獲功大，消弭萌蘖，屏逐豺狼，茲至詳晰，朕心嘉悅，着蔭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還賞銀六十兩，采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敕獎勵，以示優異，揚家孫之鶴，發奸摘伏，能盡其

戚着加太子太保錦衣衛堂上僉書照舊管東廠理刑事
其劉德仁等四十員一併照例優敘
兵部奏
聖旨田爾耕緝紛有功着于原廕兒男正千戶加陞二級
以優忠勤其官旂陳國善等俱依擬
閩中賊首楊六等就撫
先是賊衆蟻聚來寇閩地集兵諸臣制度設奇宜審布信共懸賞格六等乘兵機因而用之分兵列營使會使宗討賊者兵部議宜以其衆散處各營使役賊自歸從凡將功責效其就遷驅役者治如法
陞邵輔忠兵部尚書仍管左侍郎事郭鞏陞添設左侍郎
呂純加改右侍郎霍維華陞兵部添設右侍郎加總督閩

傷泰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遼餉黃運
泰戶部尚書
陞楊邦憲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陳叢陞大理少卿陳九
疇刑右侍郎吳淳夫右副都管太僕寺事馮三元右副都御
史四吉太常少卿仍管職方事
陞許顯純右都督加太子太保崔應元右都督仍管司事
敘封護國濟運金龍四大王通濟平浪元帥從總漕蘇茂
相請○張鶴鳴仍以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都御史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軍務兼督粮餉巡
撫貴州湖北南川東偏沅等處地方

遼東巡撫袁崇煥陳屯遼地疏臣前具疏
請屯
皇上鄭重其事
特令從容酌議而督師王之臣疏
請斟酌處屯田之妨民也誠有服
明旨又感同事之忠告夙夜祇懼反覆思維便兵妨民豈
敢言此而不知遼方非腹裏比遼東又非他邊比止有衛
所之官舍軍餘耳嫡子為官庶子為令正子為軍夫子為
餘非若腹裏里甲而編戶也又非若山陝邊郡縣之遷置
民錯處也故其地盡屬軍屯也

國初擇腴以餉軍軍總而世其業承平以來以
天制武邊人啻言民而餘丁不復知其長即正軍餘丁其
身為正軍之儲也授繼愈佚其志即正軍亦置其身買販
中軍失是以無兵屯失是以無餉而調募轉輸逆流靠守
天下矣我
皇上續緒
中興
明燭萬里何俟職言但其
琉原末稜陳今職敢補續再于
大聰所

天鑒之下垂也
請先言不屯之害今日全遼兵食所仰藉者天津之截漕
耳
國儲外分
永康日整一不便海運招商派酒那移交卸多費致北直
山東民爲之疲累二不便米入海運缸戸客官沿海爲奸
究添水和沙苦盜失法該管道廳豈不加意而糧料數十
萬安能數百里斷非一手一足之力米糲不堪炊料絕不
可飼水兵毀賣之醸酒之家而另市其値者本色有名而
無實矣兵又以折色而兼本色之用三不便遼地新復土

無所出而以數十萬之生食故食價日貴兵與官餘交受
其窘且轉販而奔衙門之食飭且以遠窘四不便今調券
到者俱遊手也不以屯馳之而久居世業候忽逃忘日後
更能爲調募乎五不便兵不屯則着身無所顧乏恒産安
能保其必有之恒心故前之見兵輒逃者此皆身令無家
之衆也六不便兵每月二兩爲餉豈不厚但不屯無粟以
家爲貪物不豐之處百貨難通諸物常貴銀二兩不得如
平時他處數錢之用兵以自給不敷而逃亡七不便
請更端而言屯之用討伍開屯計屯核伍而虚冒之法不
得行便一兵以屯爲業可生而亦可世久之化客兵爲土

著而免征調之騷擾便二屯則人皆作餉而遊手之輩不
汰自清屯之卽爲簡便三比伍而耕同作同止技擊馳射
伍之相習耕之卽所以煉之便四屯則有草有粮而人馬
不饑國兵且得剩其前朝月餉修葺廬舍鮮衣怒馬爲一
鎭冨强便五屯之久而軍有餘積且可漸減折乾月米以
省餉便六賊壁關道有會有溝有封有比本種根高下縱
横聯絡胡騎不得長驅便七夫不屯之害若彼屯之利若
此職受
皇上知最深恐阿私借力不蹙臆忠言而以全遼爲
天府漏危負

明主負所學職滋感矣但職考
祖宗制度往時九邊各省無不屯之軍兵寓于田故不征
調而有兵不轉輸而有餉職又考
歷朝屢餉邊左以開屯而畏難遠怨無人肯任又考
國制凡開屯者俱官給牛各種具當農司拮据之日職亦
不敢比例以苦歲供故止
請于七年海運額米之中折本色十二萬五千石爲銀十
萬兩以作民本此不過將吾兵應得者特預之而以米折
致牛具不敢更費設不然耕于來春必喂養牛力于今冬
候忽年終最難措手此職所以亟

請于
皇上而更望當事者之及時乘機也若夫屯之法則有
祖宗之制在非奉
祖制斷不能調人情無容職一毫作意者其言前已宣之
臣逐段清楚照管萬畝軍六十人餘丁三十人之例先擇
脫者以給官給軍而世不失業業不失則伍嘗有人正軍
餘丁之外而有剩地則與汰脫之世家及流寓者令其盡
力開墾俟成熟後願輸子粒草束者聽不願者不强之以
招來若錦寧一帶明春且通管布散以耕俟城堡已完并
妝可耕又如寧前法自此而廣寧河東一城一堡循漸以

進我不勞而虜日促由此行之不變奴子不除必為我擒
矣足食足兵要邊制勝無有過于此者職伏覩
皇上
聖明
英武興利除害于古大有為之
堯舜也而廠臣魏忠賢與閣部諸臣俱一時稷契夔龍之
選以去督閻鳴泰職之知己經臣王之臣職之同心而內
臣劉應坤陶文孟用等與職約矢慨復職以所遇非偶故
敢卜為之必成伏乞
皇上

勑下該部速行議覆即將來折銀于是月解到俾職分經
各營官軍買米制具庶屯戰守三事隨變而應如環無端
皇上勿謂職僅辨農也屯政故剿殺無敵之方畧也而鎮
臣趙率教可娩充
國願
皇上始終任之職始終為之保任如為而無成有三尺在
其或以意撓職之成者亦有三尺在職斷不敢以意斷事
而身試法也
陝西巡撫張維樞奉旨催解捐貲銀兩奉
聖旨據奏張問達竭力捐助身已病故情有可憐這續完

銀三千兩作速解進以助軍餉其未完銀數着撫按行勘
家貲奏請定奪該部知道
劉其忠徐天衢冠帶閑住
削奪真憲時
俱坐以門戶故也
宗人府請
救纂玉牒
陞過庭訓應天府丞聶慎行補稽勳主事
南京太監劉魏忠賢祠額名崇勳
御史劉徽疏叅諸臣奉

聖旨覽奏熊廷弼侵盜帑金不下百萬着該撫按嚴提家
屬追贓劉弘化黨惡受賄亦有萬餘該撫按嚴行提問追
贓毛士龍邪黨渠魁盜庫納賄有據着法司提來究問追
贓房可壯樊尚燝侵課贓私即行巡鹽御史徹底清查追
贓具奏樊尚燝先行削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
道

逆王之寀成孫愼行爲逆黨劉志選所誣參也

督師王之臣恢遼議疏曰切念東事荏苒九年
國儲民窮心殫力竭從來無一勝着人人言滅奴而奴終
未滅日言恢遼而遼竟未恢所謂議論多而成功少也鉅

目盡守關門旬月以來惟與諸將飭戰守之具期于一當
奴茲者天厭奴氣一旦暴亡豈非陰投
中國以恢復之機而在我即當應天順人爲覆巢絕卵之
計似亦無容再議者但廷臣偷安成習舍正路而傍趨仍
前畫餅則遼事終無歸結倘奴愈蓄驕往而
皇上東顧之憂天下望治之願將何時而可慰乎臣用是
日夜疚心謹條議數款一據廣寧以窺河東一定軍營以
固根本一調班兵以亟修築一分兵民以安地方一設道
臣以清屯馬一合水陸以張撻伐一昂西虜以感東夷一
合關寧以通脉絡一集衆思以廣忠益一絕和議以壯衆

謂此皆目前急着舍此而言滅賊謂之望洋舍此而言[illegible]
遼謂之畫餅臣先任寧云時有慨于中不敢明言[illegible]
粗及任榆關骨鯁不吐者又將恭月若再坐視不言[illegible]
之愆死不足贖幸遇
聖明在御弊撤盡更因思撤之弊莫大于遼
國家經費莫煩于遼邊備廢弛人情玩忽莫甚于遼者深
及早更張無論外枯中乾日甚一日而養此附骨之癰舍
力而不用直至潰而爲大命發何嗟及矣說者有言奴[illegible]
天亡其子易與世豈有借號稱孤之人而易與者乎臣[illegible]
任封疆區區狗馬血誠

皇天后土實所共鑒若快志榮名漫嘗私智以僥富貴利
達之倖臣不惟不敢且亦不去也今日惟望
皇上不厭再四丁寧此事邊臣毋彼疆此界毋外合中離
必肝膽相照而後可以共濟有一相左事必無成仍嚴[illegible]
諭諸臣毋再執和議蹈宋人自愚自娛之弊茲者虜能對
孝賚有夷書自稱大金國天命元年即此觀之果係恭順
而來降乎若未降也果可以成擒乎或挨見日而始擒之
則不可不早爲計也更望再[illegible]下不言[illegible]
諭司農疆臣有事[illegible]非[illegible]遼守撤之日必須[illegible]相[illegible]
使軍前皆有餘資方不擾藩盡後運[illegible]軍[illegible]

餉荷戈終年、一飽無時、情甚堪憐、如遇大聲疾呼、亦當急
爲之所。毋就懸歲月、致困同仇壯志。銷戰士雄心。將見
綸命一傳、而三方之師、未揺甲而氣自倍矣。如以臣爲不
肖、言之或未必能行、行之未必能效、
請即將臣罷斥、另選能者任之、幸毋使中外議臣如土木
偶人、不進不退、塊然獨處也、唯
皇上一言之斷、庶遇事有更新之望。人情有鼓勵之機。轉
弱爲强、變夷爲夏、而
封疆
社稷、當另具一番景象矣。臣具
疏、將發遣接撫臣袁
題、稱爲賊差偵諭據實回奏事、內稱遣使偵虜、備敘將命
反命種種交接事情、頗與傳報各官所報于臣者兩不相
同、至于喇嘛東去時、臣在關上、遷不知其根因、後知而急
止之則行已遠矣、合
疏稱與臣會議、僉同、又謂合詞
上聞、臣實未知、何敢謬認爲知而自欺欺人也、適本館至
閱、即呼問之、館言原稟並未及臣一字、不知撫按而輒
各以
聞也、臣曾不可共事、而又會同其

疏、臣豈反儀至此、倘
皇上據以問臣、臣將何辭以對、臣惟曾無他長、惟是勿欺
一念、蓋自幼學以至于今矣、並乞
聖明垂察、
一曰修城堡、廣寧附近、丞爲光祿自當抖東、務先逐節使
程、經營安插、而民可屯、兵可守也、
二曰定軍營、關外至寧遠二百里之間、歸附甚衆、宜將
一帶、選其將有謀、而兵有勇者、發駐下遠海大小各城
一以衞民、一以禦虜、招沿不廢、而遠民之歸附者、占據
一定永爲世業、宮不擾爲傳、令民不以官爲過客、如是
而可守、可戰、人心固矣、
三曰調遼兵、河西五百里、城堡、近墟者三十餘處、大而
要者、則廣寧錦義、凌河右屯諸處、首富鎮治、須借力遼
軍、酌請工費、以成恢弱之貲、
四曰分兵民、兵民在門庭、使將士從事、耕可寧、朝廷以
原餉、餉兵急在役、遠之役而兵可撫、餉可省矣、歸本道
民、尊能家給、而人哺之、仰以遠土、庶遂民、使各自食、其
力、未可奪之、予兵、以絕其生路也、
五曰汰虛馬、馬匹餉、死一任官單開報、即使買補、買
食速舛、死怠多、正以稽察、無人爲一大漏卮、宜奪嚴
窟力欠、臣振綱領、而謹核之、
六曰合水陸、三方之兵、備久成、曾遣兵會哨于登萊
東江聲息已通、若拆力同心、各出輕兵、分道而擾、就之
是制勝之道也、
七曰用間、虜昔年王象乾撫西虜、正爲後地、後此之計
乃卑沈、夜兵不抵、兼忘、狀遍、因而虜散、奴即多方要結
不惟全弱于女、與給以犒賞、察罕諸酋、約婚姻秘花等皆
已吞其、餉、惟虎憨不得受諸者、總兵王世忠係其甥
台什之子、恨奴、頗畏其衆、守、欲癡入骨、感
大朝收錄、一日不忘、奴也、且世忠之甥女、得寵于虎
憨、虎憨甚注意、已許助兵、報仇、令鼓舞而聯絡之、聲千虎
十萬、賠矣、
八曰合閒、宰賽、惟同心後遼也、
九曰集眾思、
十曰絕和議、年來奴受梗于西虜、虜叛擊于朝鮮、一旦遼

粮共背云你從人全没膽子終日只說我們不助兵你自家馱載許多金帛着哈刺替他串來求和反教劉人奏他為他我們也不如投順他罷了據此我將何辭應之且此議一倡奴子愈得意不西攻虜則南攻虜先遣貿人代假道精謀而徐爲取虜之計矣

兩朝從信錄卷三十二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三

秀水　沈國元述

丁卯　天啓七年

正月朔

上御新殿百官朝賀

鳳陽府署戶軍民李光春婣忠賢建懷德祠

決孫文豸顧同寅

文豸太倉監生同寅崑山人以緣忿至茲遂罹殺身之禍尤爲自取焉耳

削奪蕭命官汪輝駱從宇閒住

亦逆門戶旋遭削奪

給內臣關防

涂文輔總督太倉銀庫節慎庫崔文昇總督漕運疏通河道查核京通等倉李明道提督漕運疏通河道

兵部奉

聖旨毛文龍提兵海外蓄銳多年常思滅虜恢遼以報

國今聞奴子蠢動精銳西來巢穴必虛宜抹馬厲兵長驅直搗以截斯醜之歸路以作後勁於關門度該帥義勇夙著計必出此你部即刻差人傳諭知道了還着水陸偕進速達　朕旨有功之日破格優酬卿等亦各矢忠猷預籌制勝之策以副朕東顧之虞

盜竊　天壇神器嚴緝之

兵部復奏偵探獲捷奉

聖旨連雲島之捷雖斬獲無幾而撫道伐謀之方畧將士用命之勞苦亦宜叙酬李嵩岳駿聲俱着加一級楊國棟雖已加銜　特恩論功行賞豈得獨遺還着再加一級餘諸吏士分別升賞俱依覆議行

御史劉重慶閒住

削奪曾楚卿

皆以門戶懸坐

總督閻洪學疏陳進兵形勢移駐地方疏畧曰臣不才謬膺督師之任東西南北惟力是視誰敢擇便偷安願與萬

關頭不係臣身之在彼在此第論事之濟不濟耳若徒聚三臣於一城鰓鰓焉日講求勦撫之局臣以爲不必爾蓋勦與撫立名雖殊致效則一主勦者不過得元惡而止豈能殄滅其種類主撫者不得元惡將於何處歇手乎此段見解臣與黔之撫按二臣若合符節毋庸更爲推敲總之欲議撫之功必先修勦之機兵有四機地居一焉機之所在即是臣身宜往之所在寧必拘貴陽哉臣書生也不習爲將觀之往事竊謂黔之屢進屢衄豈盡繇將懦兵弱定故正坐不得地機之故耳說者病之曰輕進倡矣而未及所以猗軋之方夫撫臣王三善時其兵一十餘萬也而云

以輕敗督臣蔡時其餉百七十餘萬也而又云以輕敗從
餉不及前之半而兵僅可三之一操何術而能矯輕爲重
耶臣嘗聞之琴瑟不調必改弦更張之玆欲轉敗爲功似
宜舍貴陽而別議進兵之路也何者貴陽之形勢利於守
不利於攻大都與蜀之納谿相類而險更倍焉自貴陽百
里至陸廣拒河而守猶易爲力自陸廣至大方百七十里
寸寸皆賊巢賊前可衝我後可包我左右可邀擊我非得
真正勁兵健將贏糧景從必不能進即進必不能退按兵
法地形之篇曰掛形者可以往難以返掛者懸也下順而
上逆也可以往乘賊無備也難以返賊有備而我不能出

也大方之役一一犯是可爲明鑒矣今且不能往又何論
難以返哉先是臣待罪蜀中監納谿軍事訟言此地不宜
進宜從長寧進聞者無不掩口而笑迨一潰前督臣朱
盡挈納谿兵會於長寧鼓行而前將永寧遂克繇兵力
稍厚實得地利故也論黔之地利以臣愚見入手工夫宜
從永寧始蓋制狗者必繫其頸捕鼠者必嚙其項今賊之
落離東爲播非爲藺業已盡摧獨畢節一路與四夷通耳
繇永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悉皆坦途赤水
城郭尚可憑而守宜縮老營於此一面整頓兵馬積貯糧
草事事庀具然後移營漸進四十里爲白岩六十里爲畢

臺又六十里爲畢節至大方不滿六十里賊必併力來禦
非重兵不能奔而據之畢節一據則四夷交通之路斷而
大方震恐然後貴陽遵義之兵剋日並進賊必不能支而
爲勦擒柄在我是乃繫頸嚙項之術也按臣之疏所云
貴取之二逆者端在此矣此舉宜爲久不爲者蓋緣貴陽
至畢節三百餘里中爲水西隔絕黔之撫按總兵俱駐貴
陽豈能分身越險永寧之道鎮兵將俱隸四川又豈能舍
已芸人以故瀰年置而不講使必據之要害棄爲甌脫可
耕之沃土鞠爲蒿萊良可太息今省會根本重地撫臣王
按臣傅 綢繆素預賊縱鴟張睥睨必不敢長驅深入

願
皇上一以 委之二臣斷無他虞而畢節之役臣不敢不
以身任蓋論 臣身之節次似舍近就遠舍易就難而論用
兵之機宜實舍遠就近舍難就易臣何敢自便其身圖而
坐淹歲月以負
皇上之 任使耶臣度其經費除見在額餉外非更得百
一二十萬不能辦前此督臣蔡 嘗以二百萬
請矣然止就貴陽論後此督臣朱 除見餉外以一百萬
請矣亦止就遵義論今臣合全局而所 請與二臣約畧
相同寧有餘而無奢也倘蒙

皇上
俞臣之
請臣卽當率貴州新任總兵林兆鼎、四川遵義監軍道厽
議盧安世同入永寧、一意料理赤水畢節事、荅兆鼎駐永
寧安世駐赤水、地利夷情如指諸掌、與之共事、誠事半功
倍者、度一年內可完此局、不然而每年各六十萬、兩年內
亦可完此局、驟聞之似費、細按之實省此策之上也、如以
餉無所處、則置臣身於活地、或貴陽、或偏橋、或遵义、酌事
勢之緩急以爲進止、亦策之次也、若專駐貴陽、則於臣身
甚近甚便、亦甚逸、顧無補于公家、乃策之最下者矣、至于
撫之一着、臣奉
勅書明載諭安位以獻功贖罪、曉衆目以脇從罔治、所爲
携其黨而置其腹者、亦盡心力爲之、然不敢壅
皇上之德意、尤不敢傷
國家之大體、惟謹持來則不拒四字而已、伏祈
皇上勅下該部、從長酌議、速爲
題覆、以便遵奉、其督餉一節、無論臣往永寧不能兼、卽駐
偏沅亦必不能兼、別議督理事在不疑乞
勅該部一幷查議施行、

閒其賦以言利進身者是剝削小人之毒貴山至今欽人之之[illegible]爲[illegible]

二月初二日
信王出府成婚、
命在京文武百官俱備朝服、初五日赴府行禮、
遼東巡撫袁崇煥題奏夷情奉
聖旨、覽奏夷使恭順求款之情似眞、然必彼確有所獻戰
自贖、我確有所憑以相信、自非然者、誠僞未可必也、還遵
前旨、從容講折、務求妥當、方爲題請、本中說周爲之備
堅厥間、其見成畫、深慰朕懷、該部知道、
信王辭免賜田二頃、
欽天監擇二月十九日
三王同謁辭陵
刑科陳以瑞、孫元化閣住
大理寺寺正許志吉奏曰、歙處萬山之中、山多田少、民間
生齒甚煩、而每歲糧食、僅供兩月之用、仰給于外者十個
月、故凡民間生長十四五歲、或隨祖父、或依親戚、或扶資
或傭倩、經年于四方、求什一之利、艱苦倍常、歷盡險阻、得
有餘利、歲秒寄歸、以償經年所賒日食之費、女則朝夕績
織、苟爲蔽體之謀、然食用不過淡粥黃虀而已、如是拮据
兩之貲、數十年不歸、遂成巨富、歙之風土、在在皆然、但可
悲者、有等富室之子、慳吝異常、徙爲不軌、以蜀專利、又有

嫖賭好啖用如泥沙誇富逞橫以快私忿然各省營建立
爲客綱于是爺之富名滿天下實不在欽也且本地無大
壓閭門無積貯極貧無措者始爲苦志讀書或得科甲只
知做官不識營運子孫坐食不久仍成窶子是所謂富而
不貴貴而不富者也今有壙占山場歎
君抗
旨違法犯人吳養春者父子不仁專利不軌幸蒙
聖明極意剪奸保民深念巳奉
明旨拿究追贓使小民無薪桂之悲人倫無吞殺之冤江
南之民舉手加額誦

聖德于無疆矣但養春祖父世業鹽于淮揚兩浙天津諸
處重資在外而家止有產業今奉
旨追比拘其家屬外則移計營運開病于官捲其所有逃
諸海瀕實有既散曼延難緝將何以報
明旨必至波及無辜深負
陛下愛民除害之初意然臣既知底裏敢不直陳一得之
愚乎
君父之前耶伏乞
陛下專差廉幹官一員專其事權徐天津淮揚兩浙諸處
用一番精神細爲查追更令各處有司同心一體不得徇

視如有故違者糾之如有奉法者舉之庶法可行贓可速
完矣某處引鹽及屋產典債若干逐一變出銀兩造冊即
于某處起解爲便差數千里外遞至徽州後行起解道路
險阻施延年月其勞而費且不可爲也至欽縣追比產業
變價亦須得法推廣
皇仁示以無累使民樂從承買方可得銀起解其重資在
外緊計潛避其誰爲查其誰與納地非所轄法所難施小
民一聞欽犯抱頭鼠竄畏縮不前勢成無米之炊六十餘
萬贓銀作何區處即掀拉無辜必推諉折辦遞爾愆期于
事何濟贓銀一日不完欽縣受累一日豈能免哉于是臣

不識忌諱據實直陳共情應行差官之要及時追解贓銀
以濟
大工之用使欽民安然樂業不爲所累共戴
皇恩于無涯矣乞
勅下工部議覆施行
吏兵二部接出
聖旨朕閱師克在和事主惟豫人臣同德以揆策廟堂慮
事而制宜中外寧有異心宮府原屬一體不謂自有遼事
以來群由斯道始因文武不和而河東淪於腥膻繼因經
撫不和而河西鞠爲榛莽覆車之轍炯然可鑒近賴廠臣

矢忠幹國、殫慮籌邊、供億多方、邊庭有備、逆奴既已天殛、
恢復次第可期、乃督臣撫臣爲封疆起見、各執一說、雖經
權奇正、無一成之心、意見未差、有異同之跡、朕前已有屢
旨開諭、再三後命、親近內臣前去鎮守、調劑雖切、猶未釋
然念此封疆兩大臣、皆自奮情忘後、特簡出于朕心、宗社
恃以安危、安攘咸所倚賴、其總兵滿桂、俱在山海關等處
駐扎、一切兵機進止、章奏文移、俱會同督撫計議而行、寧
遠有事、則山海速行接應、山海有事、則寧遠速行防護、如
家督捍主、亞旅同心、如率然衛身、首尾相應、細心料理、期
保無虞、朕又思劉應坤紀用閻鳴泰袁崇煥、從來意氣相

信、肝膽與同、謀畧總期爲國、奏疏不約而合、成績漸著、深
可嘉尚、朕既鑒往日不和之弊、後計及邊防處置之宜、乃
加意調劑、至此、其在內外諸臣、各要合心、若不亟爲區晝
恐見解互異、議論滋煩、畛域漸生、事權多掣、封疆大計之
謂何、是以慮及京師根本重地、已允卿等會議、將督臣王
之臣加銜回部、以備帷幄之中、不時籌策、其督臣閻鳴泰
無事之時、仍在薊鎮駐劄、遇有聲息、便速赴關門策應、撫
臣袁崇煥、內鎮臣紀用俱着便宜行事、并道臣畢自肅總
兵趙率教、俱在寧遠等處駐扎、至關門兵馬、俱聽袁崇煥
調度、內鎮臣劉應坤着便宜行事、并道臣王應令力克復

全遼、爰建膚功、紓朕東顧、策勳飲至、具有彝章、如或溺
故習、蹈襲覆轍、則我
祖宗三尺具在、朕何敢私、因念文武二途、責在兩部、疆圉
弗靖、具軫于懷、尚思篤念原功、以付朕意、特諭
戶兵二部接出
聖旨、朕惟謀國之誼、中外比之同舟、用兵之形、犄角方亟
捕鹿、蠢茲逆奴犯順十載、耻歷三朝、東顧足憂、實勞宵旰、
念毛帥獨耆孤忠、支撐海外、遙提師旅、閱歷當時、乃中湖
實倚爲輔車、而去輔毎視爲秦越、疾聲莫應、供億不敷、秕
甲荷戈、有枵腹呼庚之困、賠臣爲國、苦資糧罔發之供

于百凡艱危之中、尚有累次俘獲之績、似此苦心、朕且嘉
且憫、即今逆奴天誅、而叛孽尚懷叵測、朕志復
祖宗封疆、遠念將士勤苦、其所處皮島一帶地方、實牽制
勦除要着、去冬該鎮曾有請使內臣駐扎之奏、朕熟思審
處、久未施行、今特命總督登津鎮守海外等處便宜行事
太監一員御馬監太監胡良輔提督登津付鎮守海外等
處太監一員御馬監太監苗成中軍太監二員御馬監太
監金捷郭尚禮都蕭雅於皮島等處地方駐扎督催餉運
查該鎮糧、清汰老弱、選練精强、一應戰守機宜、軍務事情
着與毛帥和衷協力、計議妥確而行、不得輕易紛更、亦不

許脬執故套、更要不時牽掣、相機勦除、期奏犁庭埽穴之
勳、朕何靳錫盟帶礪之典、凡有戰獲捷功、照前一一解級
加遇偵探機密事情及島中戰守聲息緩急、即便據實飛
寫星馳密奏、以慰朕懷、念島中合用器具軍需、皆屬吃緊、
茲特發御前節省銀五萬兩、各色紵絲通袖膝襴二百疋、
五色布四百疋、以備營伍作正公用、又查發得頭號發熕
砲三位、二號發熕砲六位、鐵裡安邊神砲六十位、鐵裡虎
蹲神砲六十位、頭號佛郎機二十位、二號佛郎機二十位、
三眼鐵銃五百桿、隨用提砲什物全、盔五百項、齊履甲五
百付、長靶苗刀二百把、刀一千把、弓一千張、箭一萬枝、連

鈎鎗一百桿、大小鉛子三萬個、火藥二千斤、就着胡良輔
等都隨赴皮島等處地方軍前應用、朕既特命親近內臣
與毛帥同居海外、風波隔阻、瀕汛艱危、掌握既專、事權宜
重、所有合用勅諭關防等項、該部上緊頒給施行、務使東
江一着、不徒疑敵之虛聲、而兩河三岔、確資圍剿之實效、
特諭、
四川巡撫尹同皐奏水西擅殺奏、
聖旨、據奏水西兇狡、擅殺差官、糾兵出犯、撫局如何可成、
着行該省道將整兵固守、務保無虞、督臣所請餉銀、該部
作何處撥、并議妥速覆、

時叅將楊明輝率差蒞
諭安位及目把擒獻首惡、齊從盡行赦宥、而安邦彥逆
殺明輝等、其罪
不可赦矣、
削奪謝奇舉張其貴顧其仁周邦基吳性梁元柱等
俱以門戶誣削
禮部奏
聖旨、代藩北控邊鄙、南輔甸圻、冊封大典、委宜速舉、代世
子鼎渭着襲封為代王、郭氏封為王妃、其祿米准照親王
例支給、以彰朕篤念親藩至意、該部知道、
吏部奏
聖旨、蔡復一忠勤清苦、以身殉官、准贈兵部尚書、廕一子

入監讀書、還與他誥命、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逆虜渝盟奏
聖旨、該鎮賣火諸酋、兩次入犯、誠宜搗巢以伸國威、這條
議諸款、深于邊務有裨、至急補歲餉、尤為緊要、着將五六
二年見額與元二兩年欠額、盡數給發、以備戰守搗巢之
需、該部都與看議詳覆、
吏部奏
聖旨、李茂芳久係門兵、着冠帶閑住、缺另推看、
吏部奏
聖旨、白儲貂負氣偏執、着冠帶閑住、張捷暫附党人、為李

應升夙友著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其員缺另推來看
戶部奉
聖旨覽奏開列原派原支逃額併欠部欠邊逃數侍鑄著
心如視指掌若不早為區處后將安窮除太倉增該[illegible]官
如部議外欠部之數惟有嚴推積逋之一法欠邊之數惟
有策應新餉之一法至于支派之額出浮于入作何開節
使出入稍足相準著九卿科道官會議妥確具奏併行各
該邊鎮各該衙門共籌生財節費之道以備採擇
河南巡撫郭尚友時勢可乘事奉
聖旨中州為腹心重地礮兵委難議裁況係該省摘抑等

銀非同加派著照舊存留以備不虞該部知道

三月
瑞王奏酌時宜節奉
聖旨覽奏邊氛未靖水旱頻仍所在蕭條物力匱詘深軫朕念
覽奏膳羞廩糧夫役供應之浮費地方官員迎送問候之
縟禮一切內外隨從人等之苛求槩從裁節嚴加約戢更
人節用著澁言表立國之初如此就國之後何間東平之
賢不同可知朕心嘉悅即行與經過地方官民知悉俾體
王志以成王美兵部知道
惠桂二府各上疏言時艱民匱當加意約束撙節
上賢之

太和山玉虛宮火
傳報夷警
登萊巡撫李嵩塘報云
天啓七年二月十九日准總兵毛文龍揭帖前事六年
十一月初二日據差回歸作王仲祿稟報十二月盡奴
酋夫婁祀擒寧遠容計先發兵馬要來封截江邊今河
西差官與奴說寧遠講和許奴要貨銀兩酒緞布等物奴
說怕我去攻寧遠他來假意哄我我們就討他和等他
情我只管竟救又報鳳凰山一帶兵丁有二十餘名[illegible]
道講和事情俱逃西去路還達子一一殺盡又報義州
節制使八九日間累次差人與奴酋說河冰一開毛都
督兵馬多至江去請汗來拿毛都督是不准我們[illegible]
草多備專等汗來奴酋總一他奸細未肯輕信等情到職
據此報講和細細事情職一一細知職亦不肯輕信又
不敢輕報但奴賊犬羊口善心惡
七台見報萬分慎嚴防守決不可信其肯和是直為此
理合塘報又報云
天啓七年二月十九日准平遼總兵毛文龍揭帖前事云

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據登萊都司毛有俊揲報奴賊
搶掠兵馬犯關搶奪從錢山等處等情到職職即飛令
先發各島兵馬至江捲剿相機剿殺復報再到職即發
領官兵親身督戰不意麗人向根遼民援害將為奴賊
奸細引賊俱換麗帽麗服將沿途撥夜盡行戕殺正月
十四日奴兵入寇餘眾兵犯於大于子帶領四萬餘賊
實搶鐵山圍職衙門撥緊要活拿職至雲從不得拿
住撥夜都司毛有俊哄言不傷你命不害你家一人只
要領我活拿毛都督與你大將官做毛有俊拔刀自抓
咽喉已破大半尚不絕命防守鐵山都司劉文舉領兵
接戰一陣不肯服賊復殺之兵民迸竄賊來招撫不
殺大王子領帶四名賊見雲從職一聞報即同南北官
兵星馳去往雲從火籠堅守奴賊下營安息不致一人
職料賊必入皮島圍十五夜間差內丁都司毛有見有
侯尤景和等各帶兵一千餘砲火器分路衝打時賊勞
苦不備打死約有數百賊此日驚慌各奔上山逃躲毛
有見毛有德俱發營陣亡損兵七百餘名十六日大王
子急調鐵山六王子兵來云務要併力夾攻活拿職去
職向夜下降夷并陣上拿來活夷共有二千三百餘名
十七日夜開放火燒屋內應外合職當時援兵盡數殺

完職將火兵盡發過江牽制手下雖有三百餘兵為賊
斷絕糧道救援無食借得客商麥豆分給一碗未洗
不能空腹赴鬬惟以羸兵出沒安意靜俟激厲南北將
士堅壁守以待賊奴賊坐困多日不能前犯十數日退
回宣州下營尸恨麗官麗人你說活拿毛都督不難今
我為砲死兵又打死毛都督又拿不到手為何死活擾
哄我來你定是奸細賊即開刀殺人麗人背剃頭歸服
二十日兩王子領兵攻下鐵山殺死麗兵六萬燒毀糧
米百萬餘石隨去殺義州節制使竟攻安州等處職即
差都司毛永詩等於蓄鐵山宣州變兵親領南北將官
陳繼盛項選毛永祿等各帶兵廣火礮星夜出一間道
分派各將各處埋伏將賊攻麗服頁搭撥以截其後職
又令管旗調日城滿浦兵馬督令遊擊曲承恩等堵截
安州責令相接與賊死戰但糧草斷絕兵帶死馬牛肉
為饒可憐職向為
天朝接濟不及不能不棄給于麗今彼報奴寄職職無
發向麗人開尸之理伏乞
上台速速發糧救濟以全江東一帶終李削進勦之氣
奴寧犯搶一番殺傷不滿萬人惟見人頭官自已作主
受禍亦不為少賊兵追勝頁未知嗣後再報等因到職

准此理合塘報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報夷情奉
聖旨該撫發水兵為東江之援深得犄角之勢兵本陰道
難以陽言戰守之具該撫實修其可陽言以稱朕意其靜
定需時近於陰者以聽該撫總求着實可恃萬分無虞以
保岩疆該部知道
兵部飛報虜情奉
聖旨覽奏奴兵東襲毛帥銳氣未傷深慰朕懷麗人導奴
入境固自作孽但屬國不支折而入奴奴勢益張亦非吾
利還速傳諭毛帥相機應援無恢宿嫌致誤大計幾軍需

餉甚緊着登撫督那青登萊三府倉儲乘風刻日揚帆接
濟其勤支賍銀以勵戎士速發硝黃以壯軍聲委係目前
急着須上緊傳登撫如議行
三王念驛遞疲苦辭免
欽賜馬匹
上允之以成王誼
鴻臚寺啓　瑞王面辭請升殿
聖旨藩封之國典禮重大面辭誠國之彝章但念朕與王
為叔姪升殿行禮朕心未安免升殿
修築董家口

按直家口為軍府住牧之所，沖要不減吉粵，尤宜措
覺目，當事議與協力，全發班兵，益以主兵，及速發額
餉以備行糧得
俞旨。

山東巡撫李精白恭報祥瑞　青州西王疃地方王九常
家耕牛，於正月初八日辰時產犢一隻，碧皮朱唇，遍身鱗
甲，形似麒麟，產時燁然有光，母牛驚跳吼叫，其犢不逾時
而隱，奉
聖旨，昔年靈鳥已集中州，茲仁獸復產東土，王者之瑞，屢
見疊出，朕心嘉悅，第念民生多艱，方宇未靖，朕當增脩庶
政，以克副禎祥，厰臣輔朕發政施仁，安邊固圉，圖聞勳名，
朕所素鑒，本中額朕體天任賢，慎終如始，安不忘微，以褒
泰寧，其見獻納忠悃，所進麟圖，朕覽知道了。

蘇松等府糧長沈發等疏言東南民力已竭，奉
聖旨，覽你每說逋欠之苦，說的亦是，朕與厰臣軫念東南
痌痛切身，亦非樂以非常之須，驟擾你輩，但念回空猶期
國儲要緊，暫資功勞，本年為止，不必慮其後，厚處腳價，足
以相直，不必懼其累，有船則裝，無船則已，不必有取盈之
說，船至之日，官即為兌，不必有回遲之嗟，念非你輩應得
之役，地方各官有漕政之責者，自應精心體悉，空漕船，度
其日子，尚可至本地，還催發，以濟應募之窮，不得藉手抹
守，瓜議於開，未盡事理，委曲調劑，務期國民兩便，以稱朕
懷，該部知道。

瓜兌之議，畢竟于民弗便，後況不得行，從如常
注，先臣聞說所定運兌事宜，百世不能改也。

賜李如檜工部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

□□數月，圍困闕之，全鎮亦措，給之運遲，邊計不宜如此

寧夏巡撫史永安奏災異疏，奉
聖旨，寧鎮災異，深軫朕懷，月餉缺額數多，戰馬空虛太甚，
內憂外患，尤屬可虞，除脩省申飭葺築城垣外，着將天啟
五六兩年缺額及接遞未補馬價，俟報刻期給發，以濟邊
急，以承天儆，該部知道。

兵部塘報，奉
聖旨，奴兵東犯朝鮮，必不能支，若鮮折入奴，則奴勢益張
矣，着馬上差人說與寧遠撫臣，乘奴遠掠巢虛之時，挑選
關寧精銳，擇智勇之將，輕兵直搗，大兵陳河繼濟，以牽奴
後，而紓屬國之急，其糗糧犒賞，師行必需，戶兵二部亦宜
速議處置，毋得遲緩，坐失事機，該部知道。

下皋臣胡士容於鎮撫獄。

以件官事該他

遼東巡撫袁崇煥仰遵
明旨，飛報軍情疏曰，先是夷犯鮮急，臣已發水營都司徐
勇，督先出，張斌良繼之，汪翥勁後，各舟二十隻，兵士五百
人，先令宵東橫，方簡遮馬步進取開隨，奉
明旨云云，該臣看得奴兵東犯朝鮮，臣久已知之，臣各授

書樞臣尚冀鮮之君臣藉我毛帥爲援能背城借一如寧
遠去春不謂其弱莫能支而又縱其長驅之勢也道里既
遠且彼方東侵必留重兵自守以防我防虜使我不能救
然我又何得不救益往以救鮮則不能搗遼瀋而令夷內
顧不得全力于鮮則我之勝算也但念孤軍深入宜毓不
宜多臨于是日偕鎮守內臣紀用總兵趙率教寧遠道臣
畢自肅商議急移會山海鎮守內臣劉應坤總兵滿桂關
內道臣王應豸及諸將領議定于關外三軍營及前鋒三
營撫鎮標下四營每營選精兵九百而寧遠守城之兵未
敢輕動分作逵株三營以副總兵左輔領前鋒遊擊金國

奇都司靳國臣佐之總兵趙率教居中及都司張得勝孫
繼武佐之副總兵朱梅後勁遊擊黃士英都司孫紹祖佐
之而寧遠道臣畢自肅爲監軍進遏三岔河爲擣動之舉
總兵趙率教于八日即來往簡調益各營精銳聞東警日
皆已駐防于大凌松杏之間矣趙率教老成持重亦復變
幻出奇無俟臣戒臣于臨行惓惓戒之先聲後實勿邇近
利貴在多方以悞之又行總兵滿桂簡精騎三千去駐前
屯寧遠桂自駐前屯策應又行參將徐率水兵千人繇覺
是役也水陸夾攻夷即悍安得不疑又安得不懼疑懼交
逼安得不撤犯鮮之兵以西防機有可圖諸將急功名之

心寧肯後人知難見可
聖謨洋洋而廠臣一體
官府素讓成籌臣奉行以往不輕發不貪功動必藏謀必
全一腔烈膽誓必復遼滅賊爲關門不拔之障寧敢去此
一步以貽
皇上東顧也若欽餉本折不宜遲與有功有賞勞苦有賞
此則惟我
皇上加之意矣
朝鮮告急請援師
封涿房等礦洞

敘滇捷
陝西巡撫張維樞奏澄城知縣張斗耀因比錢糧彼本縣
百姓登時刺死奏
聖旨張斗耀急征激變然以民戕官事干十惡不義之條
着嚴擒首惡解散黨羽安戢良民確訊奏報以靖地方
兵部覆議援鮮事宜奏
聖旨登寧與海外互爲犄角毛帥拚死禦敵疾呼不應何
以鼓任事之氣朝策應海外正以綢繆爲封疆大計宜救
急着覽奏說覺華島精選水兵三千星馳赴援天津登萊
堪戰將士刻期出海俱聽毛帥相機進止說得是着即行

與各該撫鎮速爲督發，仍將發兵日期報以慰朕懷。

部推雲南正考戶部主事李日馥、楊應簡，副考行人汪邦

柱、李昌齡，貴州正考刑部主事林曾、徐大義，副考行人宋

鳴梧、馬茂才奉

聖旨，有必去其貴州中式名數，照舊額，汪邦柱、宋鳴梧俱

係門戶，且着冠帶閒住。

削奪蘇繼歐、徐備、龔世法、彭鯤化、劉永祚等，陸世科閒住，

皆以門戶寃人相加，而處之有輕重，則逆璫怒之深不深耳，非有幸不幸也。

建懷仁、崇功、崇仁、彰德、顯德等祠。

時承恩祠一倡，而相效者恐踵後至之罰，于是請建壽

聖建懷仁于通州西關外，並達總督閻鳴泰建崇仁……

國朝典彙　卷三十三　三十二

忠于逆璫，三州字事何宗聖建頌德于長溝，百問賀贊

撫劉詔建，按倪文煥建崇功于密雲，各山工人畫棟璠

忠務窮技藝之巧，甚至據民田墓，伐人樹木，誰敢發聲

及上食饗祀，一如王公，識者非之

祠中小像，不但求其肖而已也，以沉檀爲質，眼耳口鼻

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腹中腸胸皆以金玉珠寶爲之，衣

服鮮麗，又不足言矣，髻上穴一空，以四時香花簪之，

更爲奇絕

間一處逆像頭稍大，小監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以遣

首削而小之，以稱冠焉，小監抱頭慟哭，痛責匠人。

卷三十三終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

工部主事呂下問奏報愚臣督摧變出意外奏

聖旨黃山一案追出侵欺、給業平民、若使山與價準、不強

人以價之不平、價與力準、不抑人以力之不堪、承買之後、

產又與畝準、不苛人以畝之不載、委曲開譬、多方調劑、地

方人情、兩求攸賞、人必樂從、確覈爲額、方據實入奏、有何

難事、呂下問不能禁戢差役、株連無辜、致激地方之變、不

稱任使、着回原籍聽該撫按勘明等事原由、量懲首禍、其

奏黃山事理歸併許志吉、撫按官行該府縣官、亦宜併協

心努力、共急公家、再有推委旁觀、指名參處、地方人等亦

宜共曉朝廷追究大豪、無波累無辜至意、靜聽有司官設

法區處、保愛身家、無聽奸黠鼓煽、以身觸法、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李待問奏言黃山一帶追贓變價、擬奉

明旨地方官及部臣經理、方有次第、臣嚴催伊始、移檄再

推、正圖或可藉手以報

明命、不謂遽激而成變也、據詳黃文撈帶白役妄拘緊內

無名之潘家彥、衆憤而毀之、付之一炬、仍豎旂書逐部安

民四宗越日而擁之部臣公署、毀折門柵、燬其帳籍、致部

臣蹌踉避匿、一時披猖狂遝之狀、殆無天于上、無地于下

矣、徽郡層巖複嶺、幽深阻絕、習凌犷悍雖俗習固然、詎意

決裂至此、幸而地方各官竭力安慰、旋即解散、聞按臣以

造冊復

命、不日將移駐彼中、指顧易及、更必有以宣

皇上之德意

朝廷之法紀、以大畏民志潛遏亂萌者、臣治所距新安千

有餘里、前所賫牌人役尚未得返、今據前報、變出異常、不

敢不先以

上聞、容臣等查明事端、嚴緝猖亂、仰候

聖裁、

山場逼近

皇陵失火延燒四十餘里、又砍偷樹木多株、

上命撫按追究致火根因、重加懲治、其未獲盜木賊犯、着

王應祥等勒限嚴拿、務在必獲、以奠安

陵寢、

東江將士逃散、

登萊巡撫李嵩塘報稱天啓七年三月十七日准平遼
總兵毛文龍揭帖前事七年正月十四日奴賊犯鐵
山雲從戰差都司毛承祿領兵一千個按宣州不意于
七日陽鰲騎黃諶家春兵丁共二百餘名西逃賊特
兇情正急未及申報李游順參將張繼善知其陽陣脫
逃擎獲押解未到又在城參將郭勛到先在島中偶蓏

鄧山云從偶失統領出罪劉寧峰將冰良設貴等總兵
物盡行劫奪擄有姿色婦女約五十餘口又將他國男
妻妾銀兩及高麗武妻皆令心腹家人親丁約七百餘
人將貨物男婦搶打二船又將西米今凍米穀盡數
分散作爲行糧於二月初三日滿裝進去都司馬承
勛亦帶兵六百由六路西進當此與賊對壘之時兵將
紛紛逃竄
封疆誰守且又三軍沸謄李鎮郎總兵帶兵回去名
在覺華島大擺大筵受用不盡我們受饑受冷又要封
敵島中遍謠兵將俱無固志恐風聞于賊嚴拿梟示
割耳四人軍心始定李鎮自擅離汛地高萬重等臨陣
脫逃皆屬徐敷奏倡言謠惑所致律有明條罪俱不赦
伏乞
上台速正典刑傳首邊示海外庶孤軍畏法不敢輕逃
事関重大
爲此塘報

島帥遣參將毛承祿等襲殺奴兵于义州晏廷關口鐵山
等處塘報稱奴酋糾襲鐵山直趨高麗又强半歸降彼通

親王京儿上肉耳乃
天厭逆氛甫渡冰解前后阻江進退無據毛帥復督發兵
將救麗我兵據報三戰三勝虜始垂而終奮能因敗以爲
功亦可以少伸鐵山憤懣之氣而抑犬羊匪茹之謀矣奉
聖旨覽奏屬國危急君臣播遷朕心惻然該鎮發兵調援
具見方略知道了向日款議雖寧鎮別有深心在中朝原
未嘗許今日關寧別無調度何以明不爲狡奴所靡而爲
屬國口實乎戶兵工部關寧二鎮作速從長計議回奏
兵部奏議察會與白寨皆我款夷也察會向以講討人口
不遂心懷佹恨久矣今一旦擁兵十萬壓哈喇之境哈喇
諸酋其能支乎今諸酋備急求助于我我若助哈喇則虎
酋必肆螫于我不助則哈酋不能無怨合行督撫諸臣選
款撫通官出口以和解爲名若得說而罷之此上計也即
不然我亦有詞于彼但犬羊之性中情叵測或聲東擊西
便道而來挾索則沿邊諸文武將吏仍當處處設備着着
料理會不西向而我何以扼其吭雖不可過于張皇以自
發難端然有備乃可無患須從鎮靜中密策萬全斷不得
謂兩酋素飲我餌其自覩蚕食原莫予毒也是總在督撫
鎮臣之多筭實毋貽邊患耳伏祈
皇上勅下臣部容臣馬上差人嚴飭施行

防虜
宣府塘報探得夷酋插漢虎墩兎憨因地租所屬部
落把漢哈喇慎先年投在哈喇慎管內住牧今又因哈
喇慎已故老酋講五素初年與插漢兒老王子爲義兒
恩養成人分會人馬后滿五素帶領原分部落仍歸本
酋父世把都兒下后有插漢兒小王子[illegible]向白言等酋
講要把漢哈喇慎一枝部落又講要原分與滿五素的
人馬白言等酋未與今插漢兒王子傳調部落親帶人
馬來講又聞得夷人密說插酋說稱他這有一卜王子
那有這些王子徊張家口都是他的地方是卜刺人
之實與白言等酋講不果就要上邊講賞等語有白言輔
兒王子等各將宜前兩鎮各邊所屬部落傳調一處提
番擦酋備由巳經宗報說今插通事王親等于三月二
十五日進邊報訪探得插漢兒王子從原巢前赤起身
有哈喇慎家夷酋領帶小部夷張家牛羊馬匹于二十
三日從舊兒城撥移地方五羽哈哈住牧我省台吉等
亦于本月二十三日從舊兒城撥移地方本地都十等
四職住扎各酋只稱聯絡一提以備虎酋等情三月二
十九日巳時據張家口堡守備單國光稟稱本年三月

八月十七日有夷酋青把都賜來滿大台吉[illegible]
沙等貴夷[illegible]今擄漢子上馬要見郎石[illegible]
口下不知與我們達子家作伙與
南新作伙知況
南朝我們達子兵馬助
南郭上陳如先長們達子上陣乞助我鐵砲手見面令
同又于本日已將伊前逃提塘官侯恩票報撫瀋汎用
守吉速與前達軍門塘報內稱本月二十五日據守冈
遼官鄭進稟稱今有沙靠首那二等首差人執夷票到
開票送到我處大夸來票內云被我差人各具夷票有米無
父毛首祖母大發只常守遣忠順效力所遣弟兄二
人未能恭順毫無差錯今有神漢見達子因與你婁衛
不和前丁米月初四日奴人三百千餘騎子王子跟隨
日務擒漢見達子帶領人馬十萬前來攻搶損王先鋒至
也不知與及于護其情雖則使我弟兄二人心中愁想
而家發見一家我者[illegible]袭遂說明家
皇貴當可指望[illegible]必竟心吐動力你從邊羅土嚴蒲
分從防不可狐怨或者關及于實你選邊將人馬會[illegible]
扶助多多兵發要復此賊虜顯我兩家日後磐石之固
與有夷人傳報在邊不出關來今當差人星夜將奏[illegible]

從另行京依色卽刻自我以不可視爲尋常等因各差
該哈此看得獅酋欲處東隅與宣風馬牛不相及今撫
生枝節將騎控弦十萬加于卜訖等部如千鈞之壓卵
勢必無幸。且恐其聲東擊西之虜在我內地各嚴為設
備以待之。

虜犯甘肅，大破之，奏捷

去秋虜酋三兒同[illegible]人犯為鎮兵所敗，又報仇，又復糾
集[illegible]已久，千足金首土謝火力赤等按未未等[illegible]等
酋[illegible]部糾搶犯傳警甚急，撫臣王會同總兵徐永壽[illegible]
同上題等設伏夾攻，大捷，虜衆[illegible]斬獲無筭，虜遁引去。奉

戶部議軍中本色

聖旨軍餉全賴本色，軍弁私折數多，不亟查治，何以果
軍之腹？着督撫[illegible]嚴行餉部，驗係本色，纔許開洋，[illegible]
撫道驗船運米[illegible]收[illegible][illegible]餉司[illegible]有[illegible]

私折，該部仍各會本，并查運官何人具奏，以絕奸弊。[illegible]
俱着該部議移文申飭行。

平遼總兵毛文龍奏從前困疑叢竄來

聖旨該鎮孤軍遠懸，率枵腹之卒，猶能建斬馘之功，朕所
深知，亦所深憫。覽奏，掣于舊撫遏餉，饋糧歸于奸弁，將逃
兵走，深可痛恨。高萬重、李鎮、徐敷奏都照軍法處分。登萊
糧催供開洋，刻期接濟，俱已有旨了。該部還稽查未到新
舊額給發到鎮，火速應付。該鎮尚益厲肝膽，深相機宜，[illegible]
奴保鮮，以慰朕懷。

兵部奏憂特心切奉

聖旨用虜攻奴，固是一策，然必我先能自用，而後可以用
虜。近日關寧尚自却顧，未敢輕談。虜利財物，未必卽許爲
我用，以覘近利，爾時我又未能自用以用虜，虛聲空喝，將
無空增一番措置乎？九卿科道及疆場督撫諸臣中外熟
識之，苟有確然之畫，朕將採焉。若撫賞得宜，俾虜無攜貳，
此見任督撫之責耳。

增定大帥奉

聖旨奴孽東侵，震鄰孔棘，朕與廠臣深加綢繆之慮。這本
所奏增定大帥，分派信地，其見先事預備，聲勢聯絡，深裨
邊計。杜文煥特加制敕，駐寧遠；尤世祿駐錦州；侯世祿駐

前屯左輔加總兵職銜駐大凌河仍管前鋒事滿桂照舊駐扎關門節制四鎮及燕建四路仍賜劍以重事權增補八千額兵添買馬二萬餘都屬急着兵餉馬價作何設處該部即作速伏議回奏

奏曰廣胡尚賓丁進　俱削奪林釺莊際昌朱繼祚俱閑住削奪楊廷槐許弘臣閑住

山西巡撫曹思誠請建魏忠賢祠于五臺

賜額名曰報功

遼東祠額曰元功曰茂德太和山祠額曰昭德上林苑祠額曰咸恩松江祠額曰德馨

按茂德李太監請建咸恩處吉士李若建德馨里老薛世昌等請建

李日華晉尚寶司卿

公高標雅潤濟濟于書畫所不顧而著述甚富尤工于詩妙于書精于畫然公之精神則有所注不欲以諸長自見于世如知其[illegible]之端[illegible]指[illegible]之[illegible]

五月

遼東袁崇煥條陳夷虜情形奉

聖旨奴酋狡詐百端就來廝殺之言詐也宜假以應之無寫危言所喝喇嘛請勸之書更詐也更宜整以備之無爲遊言所惑西虜撫賞固須查清無致虛冒濫冒以生搆亡至諭虜酋與炒花立援與都令解仇俱着多方講折相機宜諭務令頗懷我威德共作藩籬該撫久勞嚴鎮朕所洞知封疆事重還宜體廠臣鋼膠石畫與內鎮諸臣協會心力屬秣兵馬修塞要害倍加嚴禁以保無虞所奏多備火器火藥添買馬匹即與速覆行該部知道

命禮吏議忠臣張銓母霍氏恤典〇建旌烈婦坊

按霍母訓子忠義壽幾百齡例當優恤烈婦湖廣人爲熊于宣適死節典刑

刑部欽奉

聖旨佟惟奇等輸逆情真服刑律當非廠臣深謀遠慮密計遊偵任用該監同心緝獲何以使神奸就擒詭蹤伏發說的是這佟惟奇擬凌遲佟惟科宋得貴周氏膃擒俱擬斬既已允確着會官處決傳首號令其未獲周日俊等嚴行各該撫按緝拿周汝昌幷吏部議處

兵部塘報

聖旨東師屢捷奴兵雖圍困雲從島毛帥智勇自能聯合

麗兵禦之。但孤軍枵腹，可虞。登撫津門運餉接濟，尚恐沫
敷。還着戶部將應補餉銀十萬，登津各舟運本色五萬，刻
期前發，以緩額餉，務要盡數起解，毋得遲挨。關西兵馬着
再挑選水兵數千，策應毛帥，以壯聲援。其合用器具，如火
藥、鉛子等項，俱着工部作速發去。

毛帥乞盟

宣邊駐虜，屢犯邊疆，被創認罰，願就戎索。

防奴。

諭關傳警，奴兵渡河，有直闖山海之報。
敕令鎮撫遣將，發兵馬，架偵探，并堡臺。

兵部奏

聖旨：關外防禦，左輔尤世祿獨當，各以原官加一級，還寫
與勅書，以示優異。奴報緊急，着滿桂移駐前屯，孫祖壽移
駐山海，黑雲龍移駐一片石，閻鳴泰移鎮關門，其分布兵
馬，關內四萬，關外八萬，俱如內鎮臣議，聽督撫作速布置，
期於脉絡相聯，呼吸共應，務保無虞，稱朕與㕔臣軫顧疆
圉之意。聞奴兵已越錦州，且薄寧遠，錦州兵馬無可退，併
寧遠之法，着各自清野堅壁，相機堵勦。該部速傳與他每
知道。

太監劉應坤東哨形情事

聖旨：覽奏，水兵東援，海外孤軍增氣，點奴撤衆還瀋，獨圖
獲全。厰臣妙算弘深，克張我武，朕所鑒知。該鎮馳報情形
甚悉，深慰朕懷。其鄭學麟等東哨著勞，候徐璉等回日，并
行題敘。該部知道。

平遼總督趙率教飛報，捷音本年五月十一日辰時，奴酋
提兵十餘萬騎至錦州城外，四面扎營。十二日分兵兩路，
撞攜車梯挨牌，馬步輪番交攻西北二面。太府紀公同職
及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躬披甲胄，親冒矢石，力督各營
將領紀鯨等，各官兵并力射打，炮火矢石交下如雨。自辰
至戌，打死夷屍填塞滿地，不計其數。至亥時，而奴兵拖擡
死屍，將班兵拆辦窑木燒燬，退兵五里西南下營。次日寅

時，馬兵圍城遊走，尚未撤兵。理合先行飛報。

兵部遵奉

聖旨：滿帥出援錦州，山海兵力單弱，這調發近鎮兵馬昌
平一萬，領以總兵李嘉訓；天津調五千，領以副將錢中選；
保定調五千，領以總兵王健。着星發赴關防守山海，不許
逗遛致悞軍機。楊嘉謨既係諸部薦舉，必有心計，準用，着
賫尚方劍，及閣寺銀五十兩，星馳赴滿帥軍前，以資方略
彈壓，以備賞犒，俱如議速行。

戶部奏

聖旨：奴西犯，不獨關外受敵，薊門一帶在在皆當嚴備

着馬上速行宜大各挑選兵馬五千名隨帶軍器火藥擇
智勇將領星發前赴山海聽督臣調度自山海以至河南
山東及直隸地方凡有兵馬處所俱要秣厲糗糧整搠用
備緩急即火速傳與他每知道軍機重大各宜齊心并赴
勿逗遛以干明法。
戶部題國琦奏議奴兵入犯需餉正殷奉
聖旨奴兵圍困錦州內外應援兵馬一切芻豆米糧自當
速補且桃林口飢軍待哺情甚危迫着該部不拘新舊餉
酌量緩急通融借發并行天津餉臣多運本色或措用遍
倉或暫碾各州縣倉穀事平之一并銷算其各省直應解餉
銀差官守催截解完者優敘尤者摘參凡所經過地方責
令有司多撥鄉兵沿途護送毋致疎虞
工部陳戰守機宜
聖旨奴兵既東戎又西犯中必虛實海上先速行進剿東
西之難可以並解如此急着登撫毛帥偵聞緊急皆可一
面布置一面奏報者立刻馬上差人說與他每知會本中
救錦州固寧遠備關門俱係緊務薊鎮咽喉之處設立撫
營統以大將內衛外援俱可相資防之法寓于其中着該
部商確申飭行
升毛堪南光祿卿

兵部條陳款
聖旨覽奏說錦州祀鎮忠勇自誓趙帥憑城擊賊多所殺
傷已見能守之勳然攻圍不退應援當亟赴援諸將尤宜
相機進止以備萬全寧遠撫臣料理有素且威略夙著無
煩牽貼深慰朕懷關兵應援這所調鎮兵三萬着急遣赴
關以資防守守者以全城爲上援者以退賊爲功說的是
其關外四城毋輕調發軍前糧餉作速接濟已有旨了你
部還馬上差人不時偵探有聞立刻入奏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議策援事宜奉
聖旨河上之聲遙紓屬國此行自不可少若老成都顧則
該撫持重之效也昂暑深入奴勢當不能久覽奏知援錦
之兵第聲息四出疑而擾之更兵相機守保寧遠關外方
略俱全朕意調發宣薊俱以原兵原借處行糧以備速給
已有旨了封疆事重中外文武協心并力以副朕懷
延綏總兵楊肇基請設大將分鎮防守撫臣以原任山海
總兵孫顯祖素有威望題奏塡補
楊肇基議曰延綏邊長一千三百餘里鎮城所居適中
至黃甫路六百里西抵花馬池界七百里邊外住牧不
下十萬昔一面有警犄角所往逐應援亦須十數日是
是鞭長不及馬腹若東西一齊有警必定從此兩失封
疆重任非將誰誘焉敢頓分權之小嫌忘報
國之大義爲今之計無如照花馬池新例予西偏地方
亦設一有望大將分界防勦一面有事則合力拒剿東
西有事則各分專殺如此則遠近可照管緩急無失據

撫臣朱疏略臣查得有原任山海總兵孫顯祖當年登
壇勇力早聞于他鎮家近寶坻威舉久振于沪前近廼
撫寧又史永安具咨來請花馬池遊擊兵見部已奉
明旨點用馬允升矣合無比照將顯祖改敘于定邊營
去協守副總一切事例俱照花馬池遊擊乃今之分地
而任西自豐鎮東至龍州城專聽其節制料理若分隊
把一處則與本鎮總兵互相救援俯就從分頭齊入則
各出其精銳一力攻殺況撫肇基自任以來大破積冦
辨擇宿奸實心為
皇上圖守疆場其與顯祖豪傑之初見而又金石之交
甚契在肇基既不吝分權以圖協心之助在顯祖必不
甘負友以誤
國家之餉況衛門有協守之居不必營建新衙
有協守之舊不必加添糧有更改實為兩益

兵部奏奴子回巢即聚整而來其欲撓我修築撓我屯種
明矣但溽暑行兵彼已犯兵家之忌我明烽燧堅清野以
佚待勞以飽待飢如上年寧遠覺華城固守故事且河西糧

食俱已搬運錦州千里而來無所標掠若奴子不攜深入
重地頓兵堅城之下不數日必且狼狽而歸此時伏兵要
害乘其惰而擊之此萬全之穩着也乞　勑撫鎮諸臣固
守城池慎勿妄動避其銳氣遊其惰歸最為上策

西虜領部衆稱効遣夷使貴英等請賞

兵部復奏塘報奉
聖旨錦州圍困不容不救然奴亦度我之必救為致我之
策若直赴之正墮其計間道出奇形格勢禁使奴自退誠
撫精心籌之許定國饒有智略滿兵願征忠義可嘉着分
兵一枝副以健將令星馳自效貴英等酋不妨便許重賞
以聞之此着最緊須速應不必疑也各該兵將着彙撥
催赴關有遲留者以軍法從事

有議以牽制奴之逆為非

遼東巡撫袁崇煥疏當遊將

臣非才而當封疆之重寄者五六輩而殘破之局天
下郎未必有邵而邊人所共將也女前兵淌為不可敵
今且十餘萬矣往合九邊之兵力戰之而不足也故金
之所淅滿廣進無不剿無不敗致不肯捍守得失之
故郑族阻之景來兵必不可再調即調亦未必有濟故
從遼地而聚遼人為守先以已之有日為肢蹤之流
移于內者悉以家口歸來遠求難致之兵何如近收回
鄉之衆此不肖圖兵計也本色仰給濟買或稱今年春
三月無糧照請臣郎有銀而無所市故不得不議屯以
為食但地不廣何以為屯不築何以為墾則一策一屯
夷之所最忌而無容我下手也故有今日之兵然不戰
而何以滿其所為請貨器械不出如天下緣面此
是已況邊臣自苦圖分隨象不虞霜天之虜之道河
及鵰夫桒薪陵二風秋而畢力收穫歸我城

以待虜乃以一東江之故即聲于河以拒之何如假一
款字以緩之今彼欲爭而無久我因而無患也然二事一
俱非臣所得專大用之而不以自用此千古遺憾況所
以恨天下而告送者則江東為甚毛帥分冬來文合即
遼之達島天下所一知也猶山所需老弱及麗人耳今一
攻以攻毛不能以一矢加遠而躲夕報功人遽易視此
夷議棄之即滅十年血戰就能當其鋒此豈遠事而天
下付之不知詞造言生事者欲借毛以行此私今局已
露矣夷見在松杏接繞而驟聚者二百里間一片精强
初遂遼率避之最者當之未易驟守而固者也毛守而
未必固者也毛即避于封疆無害戰將何之毛即不勝
于金復撤之所守其十保何如而可以國事當柔
敢賢之天下且夷精累勝脫不幸鐸被寧遠山海俱
其又何以集兵而閉山海俱非臨時可辦者咸錦之地
幸完彼視為必爭秋冬應傾巢重來又如何作討如何
用人肯樂不投即更設經略數總兵無益于成敗之
數況官多而兵益以少故添文官不如添將添武官不
若添兵若不添兵添將而添除煩以自弱文武中累
遣而議後之人不借事何以起之官必立有功方令復
議分贓之後而仍無功人將者而遠受累當事者早為

之計若職固有病也今力疾暫出或汲此身謝此地進
何言儻此番虜退職不以前病再懇但進率不可浪談
一言不效使及生靈非擇天下之智勇不勝此任而命
决者咒此皆封疆大計不啻如清正者其一切情形俱
戰前後疏中不敢多贅并祈
詳察情急而危語不擇音
遼東巡撫袁崇煥奏言山海總兵滿桂據副參遊都等官
祖大壽等報稱壽等奉經理滿總兵明文與六府孫武爲
同尤總鎮于本月十五日帶領官兵東援次日過連山有
都司彭守印報稱東夷三百餘騎從五道嶺徑奔西來又
有撫院差去喻奇功等去錦州哨探見奴兵于本日五更
穿號起兵南來滿總鎮武總鎮同上紫霧山看見夷係大
衆來兵甚急隨傳參遊都司劉恩等合兵一處因彼衆我

寡徐徐而回夷兵跟至杏舖與我官兵對敵良久在陣射
死我兵楊惟進等七名輕傷數名馬數匹其東夷回至塔
山下營我兵回至寧遠俟查有別項情形另行塘報等情
至鎮據此看得東虜大兵圍困錦州甚急數年行兵驕稱
議叔狡詐多端今來得利退至塔山未敢西犯但圍錦州
之背將兵撤至大道又分去其力錦州稍緩本鎮十七日
又挑選兵馬向前相機策應待有勝形另報等因至職看
得錦州之圍而親臣紀用同困于內即欲冲圍合戰但强
弱寡衆之不敵蓋天下之精銳關內外素所倚重而歸
者滿帥也今所推轂而借才者尤帥也又合諸選擇將領

尚且難當其鋒則平時欲過河或邀截而還欲于一擊者
豈有幸乎惟憑城而有一效錦州已擊死數千此捷劍予
先春寧遠時若使器械利具處即久用何妨正未必耳但
此盛暑即夷兵恐亦未必能久既職記去秋職因謝絶援
兵亦無赴援今援兵如許矣且募死士欲其營又舟師繞
出其後令王喇嘛督西虜揚旗于錦州之地凡可爲者俱
爲之夷安得不戒心今且馱鹽及燒野外各村屯似有遁
兵之意如其退去則遂
皇上之靈萬一錦不存則寧必受兵寧攻未必遽下但恐
其逗留爲于于瀋陽遇春往來攻圍職恐諸將領不能救

錦者必不能救寧等與錦爲存亡職與紀用爲生死此則
剝膚大患故在急調薊宣之兵于山海待援又急將原兵
調來遠給行糧預備而行遠兵法貴靜變起宜常除遣將
調兵之外則無別法其他說神說奇借有事以得官者祗
以滋擾而無補于事在
廷之臣爲自裁擇也
勅廣西潯州鵝山賊胡扶紀等
按扶紀積因有年屢經擾生靈塗炭官兵莫思
撫臣王與道臣潘應龍等合兵攻勦竟以蕩平
山海總兵滿桂塘報稱本月二十一日寅時據本鎮原差
守備李臣等稟稱帶領家丁沿途安撥哨至塔山進東竄

營有精兵韃賊數百在彼擱在去路不能前進據此看得東奴擱路阻我哨探不得錦州往來消息其情最狡急宜加兵剪其鋒就本鎮于本日起更時分密挑各營精騎一千以親丁守備千把總等王忠等數十員為前鋒以本鎮下中軍奈遊都司劉恩等千把總曹明輔等數十員為後勁隨傳集名將領等官一齊迎視親自嚴諭令擱路韃賊務係挑來强壯等兵奮勇努力只管向前砍殺不許下馬割級一歇催督即時起兵啣枚疾走本鎮即同總兵閆思印等統內鎮太監劉標下都司吳文耀等分守太監孫下守備周于策等分守遼東太監武下守備鄧畢等各營軍數千隨後彈壓接應於二十二日寅時前鋒官兵行至笊籬山正遇前賊擱路迎敵各官兵奮勇向前先就下手拼砍一處忽從笊籬山左右韃賊二股分頭前來將我官兵圍於中心本鎮同總兵遊擊後兵接應裡外夾攻人人奮勇用命惡戰許久刀砍箭射死傷韃賊數多各官兵遵守本鎮號令不敢下馬割級俱被韃賊馱去訖內丁白雄在于馬上摘斬韃賊頭目一顆馬一匹弓刀俱全笊籬山一帶高下險阨于中恐有埋伏故不便窮追隨即傳令收兵惟此一番奴賊懼威東奔大挫其鋒且數年以來而援遼官兵未敢與賊爭鋒一戰者今仰仗

天威承東廠魏指授方略官兵奮勇當先亦寒其膽矣況連山塔山高橋當護道乃賊夷備肆之地非可設兵防禦本日仍令各官兵徐回寧城固守次日復再酌量緩急前赴應援查得陣亡千總羅忠把總喬登科兵丁王希春等六十名重傷三十名在陣砍死傷馬一百八十餘匹得獲韃馬二十六匹夷器俱全據此塘報

兵部奏官兵奮勇殺賊奉

聖旨東援兵將追賊奮勇血戰斬獲有功滿鎮守運送火藥硝黃從海而東聲勢大振錦圍可解知道了

欽定王考官浙江簡討陳盟吏科張惟一湖廣簡討李明睿兵科李魯生江西編修倪元璐禮科薛國觀陝西吏主姚昌祚兵主胡福弘

時削奪晏清倫肇脩沈景初江用世葉有聲李瓚沈棨王應熊留陳易錢策杜詩汪起鳳俱閒住

諸君子身退而姓字益馨乃知門戶群黨不足埋沒真品也

監生陸萬齡請建璫忠賢祠於國學之傍

河南建戴德祠順天建茂勳祠延綏建祝恩祠

戴德係郭延姪所請茂勳係通政司經歷孫如洌所請祝恩係朱童蒙所請

六月

奴酋攻寧遠總兵滿桂等大戰敗走之

袁撫奏報十一年來中國之兵未嘗敢與奴戰合馬交鋒即賊去年亦從上而攻城兵今始一刀一鎗向下拚命不知有夷之兇狠驃悍職復憑堞大呼分路進追誠軍法從此敗一戰挫之滿鎮之力居多

二十八日忽得彭游擊二次用紅夷大砲擊碎奴營大帳房一座因王子隨自焚屍奴兵死者甚眾遂不敢西行帶降夷言奴酋長子召力兎陣勢中前穿胸必死其于復滿寧吞陣勢先于陣上被我兵射死陣亡孤山四人牛鹿三十餘人伯者達子無數

奏寧遠之捷奉

聖旨奴犯寧遠夷氛甚惡朕厪臣指授方畧深中機權換滿軍需足資戰守該鎮善禦賢臣忠赤嚴明賞罰鼓舞人

心內外諸臣協力同應內臣則有劉文楊翻諭切同侃分兵應援杜勳王良臣帶領精銳剋期策應孫茂林武俊親臨雉堞發令督戰胡佑吳康臣李進楊承芳督催官兵奉放神器馮允升董文儒劉思印陳岩督兵城外齊力奮勇文武諸臣則有閻鳴太袁崇煥劉治折衝樽俎發縱有力畢自肅王應豸張春接應軍實期會不爽滿桂尤世祿孫祖壽楊國臣被堅執銳親歷行間祖大壽許定國尤世威及朱國儀滿永保王佳王選劉恩周鎮等各將領督陣催鋒所向無前一日再捷大挫賊鋒振累年之積怯作三軍之新銳捷書未至佳信已聞已有

勅諭勞苦該鎮及內外文武諸臣并發御前銀五萬以充將賞覽奏具知詳悉深慰朕懷有功及被傷吏士宜優行賞恤事定日另行奏報奴氛雖挫夷情叵測相機乘虜以解錦州之困該鎮與文武各官商確便宜行事該部知道

遼東巡撫袁崇煥亦奏大挫賊鋒奉

聖旨十年積弱之日乃一當虜挫之狂鋒賴廠臣先事綢繆純忠鼓舞故能使內外文武齊心并力收此奇捷覽奏兵已乘勝鼓行逐虜援錦見可而進具見方略然須步步嚴密首尾相聯切戒輕敵防其詭計宜大援兵着速發出關聽用不許遲留盔甲器械不拘何廠有便星夜解發以

應急需太僕寺馬原係備用人馬仍着揀選壯的解發軍前備用不必折價與勅已發犒賞發御前銀五萬兩以資賞恤俱已有旨了

錦州圍解奏捷

山海總兵滿桂以錦州被圍急援如焚曾同楊總兵監院袁寧前道畢副使計議進剿擬定二十八日發兵監防[illegible]之間忽報奴賊就打五色標旗丁灰山窯山首山[illegible]前海分九營官兵撤進[illegible]周圍安營有總兵孫祖壽副將許定國在西門扎營滿鎮隨行令尉將尤世威督火器頂[illegible]時望見城東[illegible]塵蔽天大勢賊兵分[illegible]百家[illegible]城滿鎮即督帶兵馬器械等項接濟首即親督[illegible]同尤總兵督率各營副參遊把將領等官[illegible][illegible]等迎敵[illegible][illegible]射砲亦死傷賊一無數不許割級[illegible]賊死傷甚[illegible]破賊夷[illegible]馳至[illegible]制[illegible]西一帶用火藥火化滿鎮親冒矢石如期[illegible][illegible]身甲被賊射中數前戰馬亦被射傷尤總兵奮不顧身戰馬亦被射傷有

敕寧魏忠賢差鄧希詔賚[illegible]
題覆錫賚[illegible]太監紀用錦衣衛[illegible]
項至張璁遠役將乘山坡上奴賊大營打開[illegible]
乡自祈至午賊見我兵奮勇力戰不能得前撤兵散回
行軟去說滿貌恐背山背後山勢險恐賊有埋伏故
不宿也隨令各將領收兵仍在城外列營防
守伏道前丁達探奴衆在于背山迤東下營
平遼總兵趙率教三報捷音五月十二日二十九日據出
城大戰兩勝奇捷飛報外奴賊領兵竟赴寧遠在教場與
官兵對敵閒撥夷騎報錦州大兵殺攻奴營奴賊撤兵卻
回錦州于三十日圍城放火砲三筒吶喊三聲仍赴夷寨
於初三日夜寫敕上邊語箭上射之入城太府紀用與職
等議寫回諭在初三日亦射入賊營不暇入報抄寫

上覽是日曉連放火砲賊營燈火不絕疑是攻城太府紀
用與職等遍傳預備果於初四日丑時提馬步兵數萬擡
運車梯齊攻南面自寅至午連攻數十陣賊死于司禮監
魏忠賢發來火砲及火罐矢石填滿壕渠不地積尸如山
四王子在敎場下黄帳房穿黄衣力催攻城又過三時賊
死更倍而竟日賊亦用火砲攻打城牆至酉時賊方撤兵
敗歸所遺族牌車梯戰具隨發兵下城燒燬死不下二三
千是役皆仰仗
皇上
威靈司禮監魏忠賢妙算內鎮紀用同職及前鋒總兵左

輔副將朱梅都司紀甗劉應選公同諸將士對
天盟誓俱願拚命殺賊仗
朝廷謀諸神保護是以有此奇異大捷職等實不敢貪
天爲功爲此塘報
寧遠太監紀用飛報捷音切照逆奴圍困錦州大戰三次
大勝三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奴賊于城外以是初
四日奴賊提兵數萬蜂擁以戰我兵用火砲火罐與矢石
打死奴賊數千中傷數千敗回賊營大放悲聲隨于焚化
爲長屍骸處
天墜大星如斗其落地卻

天崩之狀衆賊驚恐終夜至五鼓撤兵東行尚在小凌河
扎營留精兵殿後臣即同總兵趙率教前鋒總兵左輔副
總兵朱梅等發精兵防哨外是役也非仰仗
皇上
天威厥臣密授
廟謨令臣等與趙率教等把守錦州要地可據以獲地藏
奴臣等苦心整暇閒部密籌督撫部道數年鼓舞將士安
能保守六年棄遺之瑕城一月烏合之衆兵獲此奇異之
捷爲此塘報
兵部奏奴賊歸巢事

聖上旨據奏狡奴敗奔折毀所過城垣似極不忘報復事定
即當謹防説得是所奴未卜真僞着押解入關赴總督衙
門分發安插其見遠慮依議行錦州將士勞苦功高懸須
犒賞着太僕寺借給二萬兩光祿寺借給三萬兩刻期差
官解赴軍前分犒三軍以作士氣
平遼總兵毛文龍奏奴謀極狡奉
聖旨覽奏奴尊在遐匝洲[illegible]經往興渡兵踏氷後借西虜
關入秋冬津蘊在在宜防喜峯口等處要害埋伏火器堅
壁厲孫以待且得制勝先着説得是逆將李鑛李鈸及鄭
繼奎錦總兵高進部龍滿發紀若不正罪何以懲衆着該

鎮臣會同督撫諸臣即行梟首以肅軍律
鎮守海外太監胡奏報區畫海外形勢奉
聖旨覽奏該鎮已達皮島宣揚明旨賞賚軍士安撫屬國
分插難民偵探奴息深體朕與厰臣憂勤國事較念危疆
至意朕心嘉悅所陳皮島株守孤懸不便建閫而廣鹿牛
島襟帶登津路通奴腹可以聯絡屯種牽制出奇移島實
據形勢聲勢犄形聯然兩鎮毛帥即於長山建牙設重如
議便宜行該島舊鎮毛承祿屢建膚功着加副總兵職銜
調用與彼相張犄角東事破壞委緣中外因循該鎮感懷
廷意訓練兵馬相應戰守機宜以稱任使

總督閻鳴泰奏奴泛海有據奉
聖旨錦寧鎮將受厰臣秘謀妙算屢建奇功奴膽已寒乃
之有日然聞奴新得鮮國海舡四百隻又令麗人打造戰
船四百餘號當憤敗時轉陸爲水以此報復狡謀叵測乃
南海口覺華島水兵船隻俱遣東援誠爲可慮前旨往淮
揚召募船一百二十隻着工部催督星馳前來限本月內
到關以資防禦其調募水兵駐扎南海口及覺華島添册
舡將該部即酌議具覆
海寇鄭芝龍等犯閩中銅山中左等處

犯銅山　犯中左

巡撫朱一馮奏略閩固海國頻多海寇年來寓粱寔繁
有徒小者不論其大者如鄭芝龍號一官老西二老[illegible]

予驅等各地俱號爲劇盜而芝龍尤横以二百餘艘
往來閩粤之間劫掠商漁所在見告近因二老爲芝龍
馬所併歸于芝龍芝龍一股益一本年二月一十二日芝龍
犯銅山寨把總崇宗憲所任不備全營船殺兵無數
官兵傷屠無數勝臣未入境然兵備者再諭調木標及
北中二標之船統之南路副總兵陳希范與水標遊擊
張文焕率左翼把總洪應斗右翼把總陳希範及將標
把總陳堂高中標把總林文雅會師鋪剿務會援臣厲
行閩臣於三月十八日入境四月初一日抵會城沈兵
嚴催舟師由下中路諸將吏務疲積習減此朝食二月
一十八日賊犯中左希范與泉南遊擊金富廉力拒諸
兩邊臣部將未弁大創必且復來隨嚴檄會剿之師[illegible]
戈以衛千將浚步弘中左希范等率三標及游擊[illegible]
船銅山西月十九日與乘南兵出不意夜犯銅山我兵狭
對敵賊其鳥船一隻繇賊在上風我兵遂戰不前賊浚
焼多船淇與乎未知其之焚死及漬散者居半希范退
保中左[illegible]維府海一帶如[illegible]陸營[illegible]
[illegible]與[illegible]調陸兵防守又令有司[illegible]
岸行巡海道參政周應期出同安訓度又令中左[illegible]
泉門兵備高廉以泉南遊擊[illegible]希范收合餘燼[illegible]

爲犄角賊衆于二十二日復入中左後爲官兵所狙擊
尚泊于外洋二十四日南風大發賊衆風便飛遁所遺
禦之不勝船被焚十餘隻臣先後得分巡漳南道副使
朱大典及漳州府海防同知蔣運昌泉州海防同知
餘某報撥如此而船之所失首十兵之所失若干
各道及鈐來以的數報臣參催未到容查明列上
聞恐後續爲羅護捷略號報地方驚恐之狀推是賊之
來也以索前所捐撫揚六揚七遁巢僞示皆言作佐等
語雖武假此爲名亦未可知而揚六等不能殺賊自贖
向者散官兵則爲張令者遇賊則縮蕭狂臣一發憤杳
無以應也緣閩中官兵因循養痼不知有勤王一事臣
旬日之間籌畫督責費于筆舌乾竭而諸將本無鬭志
爲賊所忌妄意賊之不來及一旦賊至倉皇失措雖爾
賊鬭有奔潰亦皆恃鬭其剽勇壯不等而提防鎮驗統
律未使賊務盡張義氣運奪見今道館告急于臣
請發援兵羽書押至而船兵之損失已多造船募兵動
費時日且閩省自丙庫銀解助
大工外
督撫若茂惠未可效東手坐困除臣暫借布政司庫銀
一萬若准借船二百五十隻以圖再舉剿賊一發解司庫

元春往海上召募又製造船器以爲商兵一子同安海
澄等縣各發銀倍募鄉兵仍發省城克坑外其中夫事
將吏曲分別論得若人因分之與賊往卜與去閩民之
從賊者千從官兵兵入其營與能姓與以嚮賊兵不能
翻從前之策曰亦何以承向後之招頁且賊殺兵而不
殺民挾富民而少遂于賓民勢甚爲衆入心感鵠有風
則走閩北風則走粵非兩省會剿無以制其死命見今
粵中督臣約會進師臣已相招應之容解報
閩臣之
旨鈔完
封船卹下該部先將大事各官議伏并議用兵之費而另擇
死將之人出死所以爲地方計者矣臣恩幸甚
卹恤幸甚
延綏總兵楊肇基建義士祠奏
聞奉
聖旨綱常萬古不毀全賴人心忠義這平奴死難諸人深

可嘉尚該鎮捐資建祠具見同袍厚誼著該有司官春秋
祭享歲爲永例用表忠魂以磨厲風俗
上不豫命遣官代行孟秋享
廟禮
時皆謂逆竟以魏良卿代
大禮爲之弗克
宣延鎮之捷
先是套虜入犯斬馘二百五十至是
祭告宣布
禮部侍郎李康先太常寺博士汪始亨冠帶閒住
亦坐以門
戶
承天建鴻惠祠嵩南建旌功祠山東建隆禧祠江北建瞻

德祠〇濟寧祠名表勛湖廣祠名隆仁一崔文升建 一李明建
鴻惠係湖廣守備李監所請贈德係漕運河監崔文升
所請酉曰彼同類自相推戴如此功則劃逆總督閻
隆禧則山東巡撫李所請其肺腸何
如黃勞剩之揚君子之所弗顧而後以一官爲重耶予
孫莫蓋之羞
亦可哀矣
惠王選侍王氏於本月初七日巳時生一子

兩朝從信錄卷三十四終

兩朝從信錄卷之三十五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刑部請出實承武賁濟于獄立功贖罪。以其有可矜疑者
四也。夫援師急赴。而以為逗遛擁衆竣後。而以為叵測奉
催入關。而以為棄城。況承武閱歷邊疆。敢冒鋒鏑。屢有斬
獲之功。今年力精壯。狀貌驍勇。昔在錦州。奮力殺賊。身被
六矢。其子清單騎舞鎗。冲鋒殺入。救父而出。官兵奮勇。繼
之遂免。奏捷此塘報之可覆閱者也。開其一面。使得自效
必有可觀。

賜樞臣王之臣尚方劍。駐劄寧遠。大帥以下聽其節制。以
圖戰守犁掃機宜。時袁崇煥以病乞歸也
　寧遠內番山海外援錦州。爲後所關。首尾文奏。非老成持重。練達邊事者不可。故以樞臣出鎮焉。
諭錦州等處。又秋禾歛運入城。兵將分信嚴備
　時奴圖所犯。因稱于我。故宜預行收割。其將士應派信地。預講堅防兵務。
一片石西界忽生鉛礦。可資火器
上命會同督撫道府開採煅鍊。
河南試官吏部員外王應泰。禮部員外劉伸。山東試官中
書張養正。陸一驥。山西試官少卿蔣一驄。戶部主事陳賓
盛。

特哀憐物深念矜恤上伯叔之說也

昌平大同調兵中途逃歸。沿途借端擾害。科院請嚴治之
　先是錦州被圍。調邊鎮之兵以援之。惡兵數千。兒等有借行擄而發為刼奪人物。有强割平民之禾。而又欧傷其夫。半路逃散紛紛。事法之所不赦。
太監紀用奏防奴事宜。奏
聖旨。奴酋挫歸。扶憤圖報。勢所必至。據留技頗都邑等酋
以作嚮導。山海喜峰各口。處處當防。說得是錦城奴所必
爭。塔山勢亦相倚。既經派定健將戍守。今應修築工。奴
騎冲突。便當審度緩急。商定築防要着。該部確議回奏。至
寧城滲壕築土爲外障。以屯聚軍民。保定等處。不必調發
援兵。止調薊鎮。以防山海。揀山海銳卒。以濟關外。俱堅器
中寇。轉將秋高。各口要害。備火器。繕甲兵。嚴加廉𥨊。以圖
戰守。信地時刻難緩。都着該部速與議覆行。
兵部奏關外需人甚急。奏
聖旨。關外戰守需將才甚急。而各營伍惟西兵得力。說得
是。楊嘉謨既習西兵。即着招募精銳。勒限前來。以壯軍聲。
江煜。夏登仕。官維賢。鄭一亨。都着各帶親丁。作速赴𨖷。用
備緩急。官維賢聽立功自贖。俱依議行。
傳免獻俘。臨御吉典。時
聖躬未霍然也。
命傳示夷首於各邊。

二等　等一

錦州之戰生擒賊兵五十九名州判[illegible]暢力把總
千戶以漢字寫僞撒其便處決僞代等俱斬首處
決其病故錯舊仍行
賊梟示一併傳諭各邊

禮部奏

聖旨覽奏遼士復還遼土就試順天甚得掄才寓招集之意但秋試甚邇士從登萊跋涉歸遼遂逆試阻又孤士望姑着照甲子例中一名於東省俟庚午秋盡屬順天共中四名關外遼士就試寧前道委爲妥便其廩例納監暫將印結咨監考試還行文原籍查確方准實歷俱如該部所議行

太監劉應坤奏援師救錦奉

聖旨錦寧之捷振起積靡克暢天威皆賴厰臣魏忠賢一腔忠誠萬全籌筭恩威迭運手握治平之樞謀斷兼資胸涵匡濟之略安內攘外濟弱扶傾念殊勛之難酬宜恩綸之申錫着加恩三等廕弟任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八十兩采段六表裏羊二隻酒宝十瓶新鈔三千貫仍賜勅奬勵以示優異監臣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元雅王朝輔郝隱儒李實涂文輔崔文升劢恭審勿績茂儲胥着各加恩二等廕弟任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五十兩采段四表裏鎮臣劉應坤鼓舞將吏努力戎行匪直大挫賊鋒于寧

一等

遠有却敵之効抑亦深寒虜胆于錦州有解圍之功着加恩三等廕弟任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同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六十兩采段四表裏李明道劉忠陶文楊朝杜勛矢心纓急殫力馳驅着各廕弟任一人與做錦衣衛副千戶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三十兩采段二表裏胡良輔葛尤思張守成李應江聲實相資特爲叙賚着各廕弟任一人與做錦衣衛副千戶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三十兩采段二表裏苗成郭尚禮金節田奉張大典分猷建塞着各廕弟任一人與做錦衣衛百戶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二十兩采段二表裏賈進朝賈進忠馮允升董元

儒閻思印劉尚用王愛陳費許允先崔良用劉希正馬化龍馬忠孫正賞効力戰場趨事悯懈着各廕弟任一人與做錦衣衛百戶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十五兩彩段一表裏滿桂尤世祿孫祖壽楊嘉謨等浩氣枕戈壯懐吞虜楊朱孫方鶴王崇德及王文元等詰奸禁暴并戰在事有功內外文武諸臣俱着作速分別優叙陣亡及輕重傷官兵俱照例優恤以昭激勸王之臣等俱有旨了該部知道

太監紀用奏元臣殫心制勝奉

聖旨錦州之捷雪耻除兇十年僅見朕心加悅厰臣魏忠賢貫日精誠補天經濟徹桑籌箸帷幄剖劃刷心運籌邊

需接濟源源奏手助賞十萬身作長城尤爲崇功堪獎照
府朕所洞鑒宜有特恩着該部照依寧晉伯事例速議具
奏以彰朕酬眷元臣至意閣臣功在帷幄朕自加恩內
鎮臣親用捍孤城以却勁虜振久弛以壯方張義膽忠肝
特危濟弱此番却敵厥功爲最着加恩三等廕弟侄一人
與做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六十兩
彩段四表裏內臣胡輔忠竭力不避險難接濟應邊一深
副特遣着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正千戶世襲給與應
得誥命賞銀四十兩彩段三表裏孫茂林武得間關間道
共濟軍實着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副千戶世襲給與

應得誥命賞銀三十兩彩段二表裏楊德王黃友德孫丕
守能護城戰能斬馘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試百戶世
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十五兩彩段一表裏孟吉祥吳秉
臣楊高進朝鄭良輔宋永福劉成楊承芳武進高起潛傳
貴周之禎焉應斗陳朝孔適王進嚴陰爲鈴均着廕弟侄
一人與做錦衣衛試百戶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十五兩彩
段一表裏王之臣郭允厚黃運泰薛鳳翔閻鳴太袁崇煥
劉詔中外同心安攘懋績超率敦左輔朱梅志切同仇功
著急難科道俯司及戰守在事有功內外文武諸臣俱着
作速分別優叙陣亡及輕重傷官兵俱與照例優卹以昭

遼東失一大城可惜

安平伯

激勸該部知道
宣大三軍半載絕糧撫臣奏饑奉
聖旨方鎮重地軍馬糧料缺至四五月防禦何資已有旨
速催民運如何違玩不遵其山西河南見征銀二十九萬
餘兩并所欠本色着勒限解發有仍前延挨的參來重究
仍於京運新欠銀先湊處十數萬星馳至鎮以濟燃眉該
部知道
京民二運積欠二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
吏部奉

聖旨魏忠賢報國心丹忝胡志壯整戎備伍立三捷奏膚
功雪恥除兇洗十年之積恨績奏安攘烈茂山河寧晉褒
典昭然世爵褒封允當着廕弟侄一人特封爲安平伯世
襲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錫之誥券與國同休仍賞銀彩
段羊酒新鈔賜敕獎勵以光賁大典風勵忠良
南京主考陳其慶張士範
詞臣楊汝成閔仲儼馮之騏劉垂寶賀逢聖科臣劉先春
虞廷陛臺臣徐揚先部臣馬任遠削奪
俱以門戶削除
巡按許其孝請建贈恩祠於淮楊
大將左輔奉

守錦州　議塔山　議火器　備車營

撫部上言軍中之當籌尚多而目下之吃緊有四一曰錦州不可不守也頃內鎮與督臣之疏皆論守錦而兩可其辭臣愚以為當斷在必守夫全遼輒上游於必復咫尺錦州豈可興議況向以修築未完之城尚能據以挫賊今乘此戰守已勝之餘何難憑以自固且尤帥乞為信地增兵奏有

明旨宜一意修葺城垣整頓兵馬料理芻糧為有進無退之計可也一曰塔山不可不城也錦州既在必守而聯絡於錦寧之間者惟塔山是恃即無城猶當增置況有城何難修葺第恐轉眼秋高時日迫而工程大故頗慮不決耳

臣以為城欲堅不欲大止就舊址補葺本山之石與附近殘毀民房之磚運而砌之亦計易也一曰火器不可不練也與奴爭于數歲之內我之騎射不如奴若擊奴于百步之外神器所至奴之騎射無所施其力矣我之火器未嘗不精火藥未嘗不多要必使件件各盡其用人人俱擅其能則一器可以斃數奴一人可以發數器即用寡敵衆當無不勝況我之兵且倍於奴無笑哉一曰車營不可不備也夫均此火器也用以城守則有餘用以進戰則不足者限下營壘不堅無所據以展其技也可以堅我營壘拒奴冲突者莫如車而諸將支吾若視為緩圖者未能窮其製

駁遼之要進

耳前臣等在文華門見發去關外之車以古制而參新裁即拒守而為搏戰其法盡善關外宜倣而多備之俾諸營皆以車為主充以步卒足以盡火器之長中藏馬兵可以乘出奇之計進憑以攻止據以守則有勝無敗之勢常在我以至若某處應兵若干某處應馬若干芻糧應用若干器甲藥料應若干是在督師與內外鎮臣熟計定額各部竭力預辦而速應之非臣部所敢遙揣而度越俎而談也

建昌路通

禮部中明表貢　大典事宜奉

聖旨遼藩支庶歸併惠藩表箋封婚等項悉歸類進奉祀

六廟祭掃湘陵一節照舊仍屬遼藩以明支庶而妥幽寞著如議行

八月

順天典試簡討徐時泰孫之獬

禮部以

三殿告成萬壽效順請擇吉

臨御

上以方在靜攝少需擇期而行

天啓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啓工至七年八月初二工完
共用過工價五佰九十五萬七千五百十九兩零

南京吏部尚書王在晉敬效愚忠疏曰勝亦兵之常謀居勇之上辨賊之所以退則知賊之所以來來者因糧也去者食盡也沿海之露積豈一炬之可焚而嚙寧之乏餉幾

曠日之難久今後海運之交割須先儘內地海瀕之暫卸務轉運城中而後我飽賊饑賊必不來至亦不能久留彼踰河跋涉牛馬不能以負芻我結連屯堡諳畜預宜以收斂堅壁清野以主困客是爲今時第一義動以挑之不如靜以鎮之先聲以怖之莫如後實以疲之惟畜銳以固其防勿輕嘗以入其轂備火藥精器械練兵卒搜奸宄結人心是爲今時第二義溽暑非酣鬪之時強奴有未盡之技時至秋深則馬肥於草貫弓效於風高海颶不便運艘難于轉輸秋月信明乘宵慮其掩襲此秋防之當謹也入冬則輜重可以躡氷胡騎逕能飛渡島師難施牽制之力凍土易騁版築之工霜雪嚴凝手足皸瘃彼向陽而就煖我扶冷以迎寒此冬春之可虞也七城之生命待食於一綫之餉道津門之水犀有限而海天之浩森無窮覺華新募之遼人能慣涉海而淮揚所造之船隻猶恐後時毛帥孤忠必駐師要地而後可牽黠奴之狼顧西夷多狡必柔撫將啻而後可固薊北之藩籬此俱今日之要圖而

天與我以綢繆修備之暇

廟廊之上當悉心講求時乎時乎此其萬不可失者也兵餉各邊之調遣殷煩而農部之供輸久匱奴若再來必難壽甯之戰須早辦軍需火器備歸期之緊用預募其所難

而先籌其所急庶不爲臨渴掘井之謀而有當于曲突徙薪之慮此在心膂重臣又有成筭而臣等深心側慮覬敢忘之籌若夫戰勝而惧好謀而成內外協心將士併力乘蒭蕘以資謀議核功實以昭勸懲明明在上濟濟在

廷自饒爲之臣等無庸喋喋矣

加寧國公魏良卿太子太保[illegible]伯爵見任錦衣衛指揮使魏明望晉秋少師

無端逆璫竊僭宮闈德薄位高怨爲倶滅理勢然也特
彼身在局中而不悟耳

簡討楊世芳冠帶閒住

舡府妃父郭之沛授西城兵馬職銜

第一義

第二義

秋防

冬防

封魏忠賢弟侄一人爲東安侯世襲

既以殿工封之何不東安前名思義其何以處

敘三殿大工勞事之臣

督理諸臣原宜優敘以酬其勞然而非勞則虛恐有另骨之人所不服與寺璫同功也

戶部奏議邊餉要務宜有專官奉
聖旨邊餉重務照倉場錢法例宜設專官說得是着將該部左侍郎加督理邊餉字樣專重其事合衆堪任的來看主專理邊餉司官選精敏的加銜用其堂司官應鑄關防俱如議行卿等邦計邊腹財賦歲所提衡還宜兼籌其緩以裕邊儲

聖諭奉聖夫人事朕襁褓沖弱之時勞深調護及受顧託益勤兢業倍加飭宜迨朕沖齡嗣服倚毗尚殷更著勞績二十三年始終一心忠慎不替兼以捐俸急公不一而足德茂淵懿眞可嘉尚茲殿工捷音兩次敘賚宜隆報功著加恩三等賞銀一百兩彩段六表裏羊四隻酒六十瓶新鈔五千貫賜勅獎勵外蔭弟男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昭朕篤念酬答至意

禮科李覺斯上言奴賊之一見挫于寧錦而東江又已大創矣在奴之伎倆已盡而我之膽氣倍張乘此長驅勢且破竹職愚以爲今之計惟合寧錦之兵與東江之衆各分遊數隊遞發一軍以擾其東寧錦擾其西彼必呼集而應彼聚則我散彼散則我伏果更番迭出使其一國之衆疲於奔命而我且由錦而瀋由義而廣寧步步爲營着着逼彼使窟遠故穴則有坐而受縛耳大抵天下事能守則能戰能戰則能攻年來以守則困以戰則勝誠因此而爲攻取之計直可唾手得者然所以辦此者有要焉募土兵也練火器也習車營也備舟師也語有之狂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故三代以來皆藉民爲兵彼物力資產既切於已父母妻子又繫其心以之禦戎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仇有不當奮勇取勝者乎我之長技惟火器此亦明效大驗已第必平時習演慣熟然後臨敵點打無差今宜擇能者以爲教師使之人人共盡其長諺所謂練兵者先練胆練胆者先練技此乃練兵之實着也古用車戰爲其動足以衝突止足以營衛士卒有所庇衣糧有所資而況我既以火器制奴而火器必以車載而後可以遠馳而後可以機發準也則車隊之布置宜習矣奴之狡謀叵測既窮於陸或更逞志於水未可知卽彼不能來而我以三老舟師泝流上下時以衝其脇時以牽其尾使奴水陸兩顧而手足俱挫此亦虛聲遙制之術也夫殺敵者怒也不畏法而畏敵懸戳襲罷僥倖無事欲酬恢復其何日之有故職願在事

諸臣亟宜以
皇上之心為心，釆儀策勵，兹勇合謀，俾久淪之土宇以復，
聖慮少紓，則職愚幸甚，封疆幸甚。
英國公張惟賢恭候
萬安，奉
聖旨：清心靜攝，順養天和，是珍調良法，卿等候安，具見忠
愛至意，知道了，該部知道。
魏良棟進封東安侯，世襲，加授太子太保。
三殿告成行
欽恤之政
防奴
時警報遼王戎言搶西虜庄禾，或言搶錦寧田禾豬之，奴甚狡，或聲東擊西，皆未可知，而一面行備禦，一急了報後，則奴之真情形也。
禮部接
皇后懿旨：
大行皇帝奈紫秉虛弱，兼東事焦勞，得患時疾，醫藥罔愈，於天啓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申時崩逝，合行喪儀事理，着禮部便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厚具儀來看。
又接出

大行皇帝崩逝，命婦免哭臨，并祭禮部知道。
皇五弟令旨：
皇兄崩逝，今有文武大小官員於文華殿行問慰禮，請遵即位，令細詳之所有例行郊祀等諸大典未行，禮恐未協，還着該部詳議來看特諭。
又接出　一箋
皇五弟信王令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覽所進箋，具見卿等愛國至意，顧予哀痛方切，繼統之事，豈忍遽聞，所請不允。
又接出　二箋
皇五弟信王令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所奏進箋，具見卿等為
宗社至計，言益諄切，披覽之餘，愈增哀慟，豈忍遽即大位，所請不允。
又接出　三箋
皇五弟信王令諭文武羣臣軍民耆老人等：卿等合詞陳情至再至三，已悉忠懇，
天位至重，誠難久虛，況遺命在躬，不敢固遜，勉從所請。
二十四日
上登極，文武百官朝賀。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我國家
列聖纘承休烈化隆俗美累洽重熙遠垂萬禩我
大行皇帝仁慶涵天英姿悪古勵精宵旰銳慮安攘海宇
快覩維新彊土勤思恢復萬機總攬六幕覩麻方啓鴻圖
忽賓
龍馭爰膺
顧命及於聆躬相聞凭几之言禀受承祧之重而文武羣
臣及軍民耆老合詞勸進至於再三堅拒弗獲乃仰遵
遺詔於八月二十四日祗告
天地即
皇帝位以明年爲崇禎元年朕以冲人紘承鴻業
祖功
宗德惟祗服於典常吏治民艱將求宜於通變咨爾中外
文武之賢贊予股肱耳目之用光昭舊緒念茂新猷所有
合行事宜開列於後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文書房寫出揭帖
聖旨朕生母
光廟貞靖賢妃老娘娘當尊謚

皇后并祔葬事宜等速擬勅諭來看
又揭帖
聖旨
大行皇帝陵寢作速會官選擇禮部知道
加恩文武軍民人等
賞賚守邊官軍
免召買香燭節省二萬餘兩
禮部奏服制二十五日起九月二十一日除服
禮部奏
聖旨朕寫思方切豈遽忍離衰次其以九月初六日釋服
禮部具儀來看
聖諱儉字用荀
聖明御極答政聿新萬年有道之長左右史
評注之草莽臣未敢以滕頌也
又